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六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六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二六四冊目次

## 史部·政書類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六十卷新集至治條例不分卷(二)

不著撰者  
影印元刻本

一

皇明祖訓一卷

〔明〕太祖朱元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洪武禮部刻本

一六五

國朝典彙二百卷(一)

〔明〕徐學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徐與參刻本

一九〇



#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六十卷 新集至治條例不分卷

(二)

不著撰者  
影印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典章前  
集六十卷附新集無卷數》提  
要

## 刑部卷之十二 諸盜二

典章五十九

拘摸

○（附錄）大德元年六月江西南昌縣知事申奏：  
王合住等五賊竊得各年一十四歲同情於不曉，前拘摸獲賊  
事主鈔五錢，又於楊和門裏論說事主鈔四兩，被捉匪犯呈奉  
都堂動官依律處斷施行。

○（附錄）大德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將帶至元鈔二貫文一十張，前主網林軍  
收買銀子至祐州前被軍士李方一搦獲，前主網林軍約會銀軍  
追問得李方一搦獲，前主網林軍約會銀軍至元鈔該中  
經三定內，除分與黃舍查察，上登至元鈔一貫文，又有一般軍丁也  
成，取銀係事，總被軍士勒分，說至元鈔八貫文，余上鈔一十四貫  
中，說鈔一錠一十兩，係方一入已是實黃舍，黃舍主查招伙相同，不  
路，獲黃舍主查三各俱保一定之，下罪名九折，各人割手外  
決說五十七下李方一所招保一定之上，罪名中乞照詳明降判，所  
省府縣得即與所過論，官布賊人趙春二定之上，罪名乞異台，下  
仰將李方一項判切盜一錠，決杖六十七下，奉此。

○（附錄）大德十一年六月行軍軍准 御史臺奏：據監察御史  
呈稱：前出都省司刑考大德九年十一月半文卷內一件，至黃舍  
吳仲一李廣志明招揭取黃舍心羅軍麻子收留已後，依合情人情搜  
使用大德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起發賣到軍糧一分，將充成意，已羅  
軍麻子系在燕碎窰內，令吳仲一喫用，得法不省，將同行行至東湖時  
空野，賊將吳仲一強盜用刀子割斷盜說中，說鈔五錠二十五兩，刑  
部擬依切盜，既有未盡，原其罪犯合從強盜論罪，然係通例，令合  
干部分再行定額相應，且至照詳得此奉中書省到付送刑部，得  
李廣志所犯用婚案，令吳仲一食用，則收鈔一定情罪，既已照依切盜  
呈准判處，又係大德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發說。

○（附錄）大德十一年五月，日福建軍司水奉 江浙  
行省約付近據杭州路中為希助先先會偷盜銅錢，約助利得再行  
糾合，頗係兇悍，於街衢白晝將絲線等物，拳打攔攔，被鈔兩罪，經得



免若以比附盜盜持杖劫物傷人刺字恐添大犯咨請照詳在此  
刑部欽得江浙行省咨賊人常駝兒先犯兩銅錢已經刺斷今次  
復糾合身孫兒張駝兒白晝於街上將絲線等物縱闖砍後復抄兩  
罪過得免奉詳常駝兒等所犯既非持杖施威強劫民財難同強盜  
定論合行省照勘如已招明白比依切盜刺字相應具呈照詳  
都省准奉咨請依上施行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三 年八月江西行省便 中書省咨米谷  
 南康路申達昌縣巡軍張儀住狀招至外招居住發倉糧隨同租到大街  
 見鄰同鄉人搬入巷內廂地打記陽奉年統銀一百二十五兩聚  
 犯本省有詳若依舊斷罪因官所擬比附強盜不傷事主判罰銀  
 犯在分發罪以下各案內查該事部各議議陳人張儀住罪犯依准本省  
 所擬市曹對數員同罰一百七下劃面配役請依上施行  
 日 江西行省便  
 中書省咨米谷瑞州路高安縣民戶李德泰等告事取到犯人羅八等  
 一十餘人手執刀斧棍棒打傷老小搶劫錢物公事拿到犯人羅八等  
 各役等各各執刀斧棍棒打傷老小搶劫錢物公事拿到犯人羅八等  
 百姓劫物後長惠意勿盡討打傷若同發傷事主王振鄉錄  
 認者已前止招討打強劫民財計將各人杖斷一百七下劃  
 發付南寧應九軍役發貨請照詳准此都省說得羅八等所犯若依行  
 省所擬打斷罪係南出征軍人擬斷各人比同強盜並克剋杖斷說



拐帶

○刑部題請至元十二年十一月申書兵部郎樂大都路中役  
驅主再與狀招不合拐帶水使巡界令錢物罪犯家畜斷罪因官議  
得主再與所化偷拐木使錢物同賊一般發行案場配役除將本人  
權行發下若後外乞照詳事官部議得王再與所犯即係取拐王財  
如王人求免即與離同偷盜他人財物賊：請斷次分付本主令  
自盡因官擬斷配役為此呈奉刊 仰憲約日依准本部酌呈奉此

放火

○刑部題請至元五年河間路陽陽府得尚顯狀招至元五年正月  
二十三日放火燒毀高念奴各夥馬及前次劉祖子村料火槍夾鎗  
棍子北臺官團燒毀本舍房屋物件并燒死九歲小女兒一人罪犯  
法司擬斬劉祖子燒毀本舍房屋物件并燒死九歲小女兒一人罪犯  
以故殺傷人命物二罪從重官行犯犯死追燒埋銀給付苦主部議至  
自酌訖

○刑部題請至元五年河間路陽陽府得尚顯狀招至元五年正月  
二十三日放火燒毀高念奴各夥馬及前次劉祖子村料火槍夾鎗  
棍子北臺官團燒毀本舍房屋物件并燒死九歲小女兒一人罪犯  
法司擬斬劉祖子燒毀本舍房屋物件并燒死九歲小女兒一人罪犯  
以故殺傷人命物二罪從重官行犯犯死追燒埋銀給付苦主部議至  
自酌訖

○刑部題請至元五年河間路陽陽府得尚顯狀招至元五年正月  
二十三日放火燒毀高念奴各夥馬及前次劉祖子村料火槍夾鎗  
棍子北臺官團燒毀本舍房屋物件并燒死九歲小女兒一人罪犯  
法司擬斬劉祖子燒毀本舍房屋物件并燒死九歲小女兒一人罪犯  
以故殺傷人命物二罪從重官行犯犯死追燒埋銀給付苦主部議至  
自酌訖

○刑部題請至元五年河間路陽陽府得尚顯狀招至元五年正月  
二十三日放火燒毀高念奴各夥馬及前次劉祖子村料火槍夾鎗  
棍子北臺官團燒毀本舍房屋物件并燒死九歲小女兒一人罪犯  
法司擬斬劉祖子燒毀本舍房屋物件并燒死九歲小女兒一人罪犯  
以故殺傷人命物二罪從重官行犯犯死追燒埋銀給付苦主部議至  
自酌訖







刑部卷之十三

諸盜三

防盜

○國朝開國中統五年八月初四日欽奉  
聖旨道員中書省在先遇有失盜其各官所屬巡警官並不帶行撥緝  
立定嚴密巡緝捕弓手防捕捕盜等因今後巡警官不帶行撥緝  
內一款開州府署路巡巡馬及馬步弓手巡警官不帶行撥緝  
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者若公事巡警官不帶行撥緝  
限違者各二十下如有官者各二十下推贖免罰一貫州縣城子相  
離警巡巡其間五七十里所有村店及二十戶以上者設巡防弓  
手若無村店去處或五七十里創立聚落店舍亦須要及二十戶數  
其巡警另設不在戶數之內開津渡口必當設巡防店舍弓手去處不  
在五七十里之限若巡警官不帶行撥緝  
在重於本縣不以是何撥下當差弓手及軍站人匠打捕諸路防  
衛治諸邑人等內每一百戶內取中戶一名充役巡防本戶合着差  
役其當戶推到各該差役數目如於九十九戶內均攤若有失盜勒  
令當該弓手立定三限收捕首犯一月如限內不獲其捕盜官強盜  
每條兩月切盜一月以外弓手如一月不獲強盜的決一十七下切盜  
七下兩月不獲強盜再決二十七下切盜一十七下三月不獲者強  
盜再決三十七下切盜二十七下如限內獲賊數及一半全免本罪  
中書省官署中統五年八月十八日 江西行省准

聖旨道員中書省在先遇有失盜其各官所屬巡警官並不帶行撥緝  
立定嚴密巡緝捕弓手防捕捕盜等因今後巡警官不帶行撥緝  
內一款開州府署路巡巡馬及馬步弓手巡警官不帶行撥緝  
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者若公事巡警官不帶行撥緝  
限違者各二十下如有官者各二十下推贖免罰一貫州縣城子相  
離警巡巡其間五七十里所有村店及二十戶以上者設巡防弓  
手若無村店去處或五七十里創立聚落店舍亦須要及二十戶數  
其巡警另設不在戶數之內開津渡口必當設巡防店舍弓手去處不  
在五七十里之限若巡警官不帶行撥緝  
在重於本縣不以是何撥下當差弓手及軍站人匠打捕諸路防  
衛治諸邑人等內每一百戶內取中戶一名充役巡防本戶合着差  
役其當戶推到各該差役數目如於九十九戶內均攤若有失盜勒  
令當該弓手立定三限收捕首犯一月如限內不獲其捕盜官強盜  
每條兩月切盜一月以外弓手如一月不獲強盜的決一十七下切盜  
七下兩月不獲強盜再決二十七下切盜一十七下三月不獲者強  
盜再決三十七下切盜二十七下如限內獲賊數及一半全免本罪  
中書省官署中統五年八月十八日 江西行省准

○國朝開國中統五年八月十八日 江西行省准  
聖旨道員中書省在先遇有失盜其各官所屬巡警官並不帶行撥緝  
立定嚴密巡緝捕弓手防捕捕盜等因今後巡警官不帶行撥緝  
內一款開州府署路巡巡馬及馬步弓手巡警官不帶行撥緝  
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者若公事巡警官不帶行撥緝  
限違者各二十下如有官者各二十下推贖免罰一貫州縣城子相  
離警巡巡其間五七十里所有村店及二十戶以上者設巡防弓  
手若無村店去處或五七十里創立聚落店舍亦須要及二十戶數  
其巡警另設不在戶數之內開津渡口必當設巡防店舍弓手去處不  
在五七十里之限若巡警官不帶行撥緝  
在重於本縣不以是何撥下當差弓手及軍站人匠打捕諸路防  
衛治諸邑人等內每一百戶內取中戶一名充役巡防本戶合着差  
役其當戶推到各該差役數目如於九十九戶內均攤若有失盜勒  
令當該弓手立定三限收捕首犯一月如限內不獲其捕盜官強盜  
每條兩月切盜一月以外弓手如一月不獲強盜的決一十七下切盜  
七下兩月不獲強盜再決二十七下切盜一十七下三月不獲者強  
盜再決三十七下切盜二十七下如限內獲賊數及一半全免本罪  
中書省官署中統五年八月十八日 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奏聖元二年五月丙酉行有准

奏過事內一件八刺賊因題奏有司官初當差者自負巡軍手的手上

頭巡軍的勾當便了和今後有司官其餘勾當差不得差占專一

巡捕者發遣奏明那般者廢道

聖旨也此據省各請依施行

行除常項多出文移將令自指首捕若犯禁未行隨即告發或已相

結聚能自捕獲者量其事功理宜重賞此等巡捕官司關押追

捕如必當令鄰里者本校官司即須期滿在生精力捕逐勿以疲

弱此界為限違者充治至元新條

聖旨大德七年正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各松江府中

本府合設捕盜官捕則無見在照得近准中書省各松江府官兵

弓箭案奉

聖旨以裏一十副散府州裏七副隊裏五副巡檢三副欽此案詳各處捕

盜官前未審合無官為給付准從捕盜衙門自行具情不請照詳送

刑部照擬回呈照得大德三年五月承奉中書省到付文為浙河會

通河道北自大都南抵江津運運係官諸物官商各旅縣行多有盜

賊生發兩旁差官照照悉給并札官悉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

照盜方累發盜之原蓋因見設巡捕官巡捕盜賊里馬巡捕盜賊里

給弓箭錢少巡防頗併刪去後空職實屬伺空隙往往巡捕盜賊里

把軍巡巡行出沒為盜其捕盜官兵皆空手而非法劫光取甲而捕

捕盜賊被盜我弱難敵捕盜衙門自大德三年十一月巡捕河南省管下

歸德府界古柏過城河上下安置巡捕三十巡元設一十五巡初

添五巡除拘該州縣一十一巡內就用以設州判縣尉八巡東光任

其清海三縣水陸驛接元設巡捕官改主捕盜該縣尉事一巡防外

有十九巡舊設巡司率去改設巡防捕盜官色目漢兒人負役

九品級合用弓箭關的相繼遞近案破上至五十名或四十名三十

名除役後外不敷者於各該州縣當差內差撥如更不敷陳近去

處差取切每巡官給弓箭二十副從色目人負役巡防巡捕盜賊

其大官依上施行捕盜正官亦許縣帶為此都省於大德三年四月

二十三日奏江南不揀其差錢物求向經由何道裏來有耗實數的

也那河道裏行有為盜賊多的上頭去年

皇帝根底委了省裏差裏也可扎魯赤差人監治去來而今與理會

的人每一歲商量立二十巡巡防捕盜衙門內有八便州判縣尉更

有三處下縣主簿兼糾有主簿兼糾巡捕盜賊衙門初設十九處

事這三箇下縣主簿兼糾巡捕盜賊衙門初設十九處

巡捕盜賊衙門每處色目一員漢兒一員分委計兩個人若巡捕盜

盜衙門手不敷有於附近百姓巡捕盜賊衙門又賊人每有執把兵

器巡捕盜賊衙門每處給銀五十兩巡捕盜賊衙門每處給銀五十

時各處色目人員員提調收管者就道衙門來本衙門

聖旨那般者以此都省除外合已前除設用巡捕盜賊衙門有外仰賜

不數數自行檢合屬官為巡捕盜賊衙門今承見奉移後都省各該

州判縣尉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

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

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

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

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

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

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

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

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

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

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

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

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

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

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

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

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

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

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衙門巡捕盜賊



獲盜

○鎮撫使時解題至元五年二月右三部會驗欽奉聖旨條畫內一欵節該諸府州司縣巡捕盜官捉獲賊

公廩推問是實解赴本州府再行鞠勘不得事委  
○獲賊查問即辭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欽奉

署問情由即便牒發本縣一同審問若無冤枉畫

○釐賦分付民官至元二十一年欽奉

捕鴉等官人每先煎扎膏花赤奏千戶百戶本

或發交刑了的多有爲那上頭做賊的多了也今  
與賊子裏達密花芥實人每與證見一紙對證了

有益做賊的也改去也這般奏底上頭如今揀那人如拿往賊窩交本外達魯花亦官人每新者如

裏是說者這般貪利呵却私下休和斷的人每

聖旨錄畫內一封節該諸人告或捕獲強盜一名賞銀  
二十五貫應捕人告或跟獲強盜一名賞銀比諸人減

犯人財產不及官司補支  
○大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奏准修畫內一欵云云見諸切盜藏通例

管下司縣失盜盜賊達限不獲其捕盜官已是依  
却有捉獲賊人合微賞錢犯人家產不及又有隻翅

不昂是何錢內碑支之明隆事處此表中有首  
署印該見外捕匪案第二條欽此公說得今後諸人

賊徒擬令比折除過謂如捉獲別境作過強盜等語

盜一起既是推折除過其賞不須給付如本境內別

在除雅理賞之限仰照驗施行

\_\_\_\_\_

隨時發與本國吏手拷問人員如是應時本館上司嚴令本館止仰察欽此

公事各役下打私下休和發了若拿者賺分付百班每根派銀兩百班每根派銀誰但屬城子的罪過者不短此

千貫切一名犯人名下追徵

等路各狀中得俸與手的決

人犯無進國

起二起亦在強盜二起亦在強盜二起亦在強盜

失物招獲但不

符紋上並來騰

林賊盜竊寶銀却獲別境蔡州作過偷馬賊人張德餘已判斷與獲賊賞一半限次合無於本賊名下追徵寶錢事省部照得先奉中書省劄付限本界未過賊人却獲別境賊賞者折除過限寶錢不給付緣違限拿獲別境賊人准於餘過上減下負等語具奏

此等賊徒即係一體作過之人若不追徵似有偏負以此公議追寬賊徒多有家資無財可賠又無指定是向錢為補支如補盜人負累

有不獲賊人依例停罰其獲賊賞錢無可補支合無擬自今後於該  
過賊人名下依例追賞各各路總管府置管收貯如有獲賊不數時

○目於此項錢內補支具呈 中書省依准所擬通行所屬依上施行  
○別提准過提事人旌賞 至元九年七月 中書兵刑部擬奏安

州李申社殲殲被盜狼狽賊人未到初限益都路錄事司捉獲正賊孫公惜若特捕盜官兵一個責罰未敢應便乞明降事省部相度奉

下合職賞錢依例追徵給付提事人收管呈奉都堂鈞旨准徵施行

州府近於大德六年四月初六日准本州捕盜司隸軍戶元良弼狀告四月初五日度城賊將臨新坂營圍開入來捕四圍急攻

物終牒李司督勸會捕弓兵捕賊未獲當月二十五日准李司牒該

合據官兵揭帖呈報該縣小管等驢馬等物賊人一起一名將乞驢准此依例緝勘外檢會元奉省部舊例即該捕盜

作過強盜或偽造主鈔二起各准本境內強盜一起無強盜者准切盜一起如獲切盜二起亦准切盜一起又於大德六年四月內以非

中書刑部符文井奉宝哥爲頭也可札曾忽赤割付連到盜賊斷例  
爲一款著人告獲強盜云云見強盜通例表比余尊衣小兒照得

項未獲切盜一起初限已滿若將常抽弓兵依例斷決今限內探獲別境切盜一起若獲前例功過用折扣緣舊例如獲別境力盜二名

在本境切盜一起誠恐差池係以父爲例事理除已飛報捕盜官兵着緊緝捉正賊外乞照議事得此照得欽奉

聖旨條畫言有失盜全兇木罪及諸人生口或捕獲強盜一名賞錢一百  
欽此省府擬得今後捕盜人自本境內如有失過盜賊却獲別境作

過賊被擒合此折除過謂如賊獲別境作過強盜或偽造宝鈔一起各准本境內共過強盜一起無強盜者准切盜一起如獲切盜一起

亦將抄一處既是有抄降過其實不須給付如本境內別無失過  
起數但獲強切盜賊依上理賞已下本部依上施行去訖本部看詳  
隨處捕盜官兵捉獲銀刀盜賊等

臣等謹將前次奏請開辦各款彙摺具奏  
光緒二十六年元奉 諭旨著照所請  
欽此



到本處失竊盜賊擬擬刑處作過賊匪刑功過相折數次理直相抵  
綠條通例員在照會部有在照會部不通行照會功過在下官不詳  
元行以此代擬擬刑元元二年八月施行 中書省刑部呈會驗錄奉  
聖旨依議內一款見於刑部除餘款外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濟南路  
保甲中戶張平節以聚賭強盜切盜外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濟南路  
檢在後獲賊之人往二指別官告案通例酌參今後諸人獲賊擬  
合款依給賞呈詳詳 都省准呈除外咨請裁奪施行  
○**刑部呈會驗錄**奉天德七年五月行 中書省刑部呈近利  
奉 中書省刑部大德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奏奉  
聖旨依議內一款刑部諸人告獲強盜每各給賞銀至元鈔五十貫切  
盜二十五貫獲強盜首格之數此今據各處官申詳不見於其何處內  
坡支本部擬將隨處若有獲賊起發擬勘口知無差初手功之人  
必合理賞格今本巡就於捕獲賊匪內給付知不數於際際年終  
支持發內補支扣處為此奉部呈約官准呈送刑部依上施行  
仍開戶部照會奉止本部除腹裏路分佈上施行外擬各處行省宜  
從都省行接照會相照具呈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刑部呈會驗錄**奉天德九年 中書省刑部呈孫衣衣陳會先欽奉  
聖旨內一款刑部諸人有失盜云云月石案案 欽此本罪又 欽此諸  
國家法既明官罰必信然按事功有或使捕盜官其獲賊亦以賞  
失盜不見罪狀使民家盜其可得半今各處捕獲賊人欽依已降  
聖旨使令給賞刑州縣官等千緡官錢不敢違支須申上司經由前年  
帳明降才方支付為轉錄盜案調處月捕盜官貪注滿額不役願  
問不獲失盜盜賊強盜三限月手依例折折捕盜官止前錄抄住滿  
給由獲此失盜起發到部之日依驗賞起定集案罰元影何由激勵  
以致獲賊尸位素餐多不獲將來盜案為害非輕以此案詳今後  
諸人告捕獲強盜切盜賊賊仗已明許今有司隨即支給賞銀其中  
上司照職其有失盜起發強盜不獲捕附過名任滿額內內開寫在  
上功過事雖有獲強盜在當該部由官吏到部照依功過照照照照  
控向公公有功不致若知所畏畏內嚴賊賊自見難提調分據  
陳官有獲強盜名諸人告捕獲強盜切盜賊賊仗已明有司隨即給賞  
如失盜起發強盜內內明開寫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  
若功功內一就捕獲員呈照詳得此送報本部會同吏部到吏部  
中耶一問詳得孫衣衣陳會先欽奉聖旨使令給賞刑州縣官等  
人告獲強盜切盜賊賊仗已明別元錢以例合給賞官給賞官司

即於不以其何係官錢內就便支撥其數中至合十上年終通行  
照孫衣衣人官及心賊盜盜息如有事不干大罪乃給賞官司外  
捕盜官功過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  
○**刑部呈會驗錄**奉天德七年五月行 中書省刑部呈會驗錄中  
內一項諸人告捕獲強盜見見捕獲強盜第二條至旗捕人破半銀兩  
被之後送給通例咨請參送刑部議處捕獲強盜切盜賊招伏賊驗是  
官報事人賞銀合咨行省照勘明白如刑部案案以道給相應  
都省准照會咨請依上施行  
○**刑部呈會驗錄**奉天德七年五月行 中書省刑部呈會驗錄  
案及兒是事主自強強強盜賊人亦依例給賞官 照詳事府府送  
刑部核會到案五年八月內錄奉 中書省刑部呈近利  
○**刑部呈會驗錄**奉天德七年五月行 中書省刑部呈會驗錄  
大都路來申事主自強強強盜賊人亦依例給賞官 照詳事府府送  
郭小二取說抱伏呈報利斷了當外報事人賞銀二十五貫若使  
追付當報報官未敢總便乞明降事部即照得例照事主獲賊給賞  
法例外報報人郭小二名下依例追報合發賞銀數及有為報報報  
文其餘賊人財產不數賞項合下即照驗依上施行  
○**刑部呈會驗錄**奉天德七年四月內 中書省刑部呈會驗錄  
司早次邊巡哨軍人捉獲強盜人口本主強盜強盜名振合出備銀一  
十五兩均與事人充賞賞賞移移 中書省刑部呈會驗錄  
人捉獲強盜如不主強盜今本巡官民官品官品官品官品官品  
五分內擬給一分充賞賞賞賞賞賞賞賞賞賞賞賞賞賞賞賞  
○**刑部呈會驗錄**奉天德七年四月內 中書省刑部呈會驗錄  
捕盜官報告不合理當更平府路司吏吏吏吏吏吏吏吏吏吏  
捕盜官報告不合理當更平府路司吏吏吏吏吏吏吏吏吏吏  
○**刑部呈會驗錄**奉天德七年四月內 中書省刑部呈會驗錄  
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中書省刑部呈會驗錄  
孩兒不獲其賊人諸物在來的人要者那賊人拿的也多拿者那賊  
也改去者來道  
○**刑部呈會驗錄**奉天德七年四月內 中書省刑部呈會驗錄  
聖旨了也欽此



該取捕單賊隨起起劉應捕戶在民家私藏人與軍分臨檢命相  
殺所提分據定時傷人口口不與軍一休給付已後無以動發人心  
請定奪官奉尚書部議付來臣等查該洋兵黃旗捕戶與軍分官軍  
無異職分依准本例臣等查所擬相應都督自是擬依上施行

### 失盜

○失盜案 中統五年八月初四日據奉  
聖旨 錄內一狀即該若有失盜勒令當該弓手立定三限收捕倘非一  
月如限內不獲其捕獲強盜律條兩月切盜一月外弓手如一月  
不獲強盜的決一十七下切盜七月兩月不獲強盜再決二十七下  
切盜一十七下三月不獲強盜再決三十三下切盜一十七下如  
限內獲賊數及一半全免罪  
○大德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奏准云云云云切盜之新舊例

○失盜案 中統五年八月初四日據奉  
聖旨 錄內一狀即該若有失盜勒令當該弓手立定三限收捕倘非一  
月如限內不獲其捕獲強盜律條兩月切盜一月外弓手如一月  
不獲強盜的決一十七下切盜七月兩月不獲強盜再決二十七下  
切盜一十七下三月不獲強盜再決三十三下切盜一十七下如  
限內獲賊數及一半全免罪  
○大德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奏准云云云云切盜之新舊例

○失盜案 中統五年八月初四日據奉  
聖旨 錄內一狀即該若有失盜勒令當該弓手立定三限收捕倘非一  
月如限內不獲其捕獲強盜律條兩月切盜一月外弓手如一月  
不獲強盜的決一十七下切盜七月兩月不獲強盜再決二十七下  
切盜一十七下三月不獲強盜再決三十三下切盜一十七下如  
限內獲賊數及一半全免罪  
○大德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奏准云云云云切盜之新舊例

○失盜案 中統五年八月初四日據奉  
聖旨 錄內一狀即該若有失盜勒令當該弓手立定三限收捕倘非一  
月如限內不獲其捕獲強盜律條兩月切盜一月外弓手如一月  
不獲強盜的決一十七下切盜七月兩月不獲強盜再決二十七下  
切盜一十七下三月不獲強盜再決三十三下切盜一十七下如  
限內獲賊數及一半全免罪  
○大德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奏准云云云云切盜之新舊例



**勝敵**前奉事傳驛一盜賊見息谷縣曉諭兵革事得此迭刷罪降降  
若遇天盜賊運處不獲官軍人與捕獲凡例有司務者至  
有失過起數而限內全獲者為次其因分盜竄無計未獲數多上  
應下逮之役日老其贖頭定其降陣即南方月有望賊去觀若平治  
有法使盜盡亡名其贖頭除降陣外又有望賊去觀若平治  
**山東道憲劉公**奏為光緒六年十月江西行省訊中書銜密御史李  
省逐一區巡各請依上施行以兩捕盜署雖有定例兼管正理是將  
來任清鄉後失逸已未審該員空職亦減資辦匪片隨日的捕  
限休養舊制係失逸已未審該員空職亦減資辦匪片隨日的捕  
所以不片用心緝拏今後若令子管上同摘棄不已身則不論已  
失過未獲仍從起數降功過相抵外倘盜案不獲強盜一定約單  
斷罪切盜依例酌給三起之上亦行的界解由到部俟例添資降  
等照機用心捕獲本部會驗大德六年十一月內欽奉  
旨著依議一等獎牌一面賞戴人員在任斬決盜匪王秉理旗駁自  
端緝拾槍行推調卸即受理追報致便賊人全無忌憚因而滋盜  
爲要領察拿餘屬乎過盜賊事主告發到官應捕官兵人等費時  
甚踴躍提昇升本營上司均勒緊要件內全獲正賊擒者敘保已  
降  
**修葺文廟謝崇和鼎章臣**奏為刻錄恭勅云字人壽代替出肅省擬  
同日立法出安梁州捕盜五副印信並勅 賜勇初遇  
**刑部侍郎周馥**奏為大德五年二月 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  
倫都督行省查照於大德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准 中書省咨據雲院  
到申詳路東阿縣北門西二人名駒馬及庚帶刀捕奸殺案鳴合十一  
具附元縣項衣衣服、物等呈稱行劫首犯報判司張振不肯以為意又  
違到本縣逾日失過盜案飭供不至報告各起叙此恐經行轉路如未  
獲上司追問聚盜庶幾道路通便宜呈報詳部各除外當請照助未  
獲上司追問聚盜庶幾道路通便宜呈報詳部各除外當請照助未  
復別特捕盜官兵依例酌取補助銀兩仍移請府縣遵堂花紅當民正官  
常加用心巡警盜賊生發如有不服驗起效多寡就便酌量寬罰註  
落於帳內開闢惟止已經通行以上施行以來本省照得辦理  
州縣官印信更換已竣現因新設海鏡錢糧佐使候原百色事繁  
中間但有假期放缺俱有表劃定期況江南山江湖湖聚多也勢險



妊娠罪經原免合无依例照勘  
隆刑件照得大德九年八月內

前先在平陰縣主簿時彼處亦有賊人劫訖尚好信墳墓奉到上司



1875

典章五十二

詐僞

斷例

聖王至主  
宅然百夏流遠死

詠傳制書

犯人

詐令旨

犯人

偽造省印勅牒

爲首

詐稱監察

犯人			
----	--	--	--

仙道鹽引

[illegible]

偽造茶引

犯人

偽造索引

[illegible]

100

[illegible]

為造統印

恒犯

食以類聚

2

詐謀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偽造曆日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漢書

[illegible]

言稱母亡

--	--	--	--	--	--

偽造印信

陳印 縣印  
行省 修遠

行

EP

詐傳省官

犯人

10

[illegible]

章五十一  
 餘人扶助  
 家產並給付告人充實  
 比同馮進省部印信  
 搭幫入貢銀一錠  
 除已領外  
 仍具盜盜勘斷  
 以達  
 制備盜劫者賞銀一百兩  
 職官過章釋免罷役不叙  
 亞細亞  
 重一兩以合銀兩的收現  
 先例如二邊案  
 罷役別行求仕



諭

○諭旨 前據山東巡撫奏為鄭均訴請到牌用金幣案據金牌作明  
 應將案卷取齊鄭均收執中即路李季少驢口小劉務帶本使  
 為一尺振開前來金部不合應對該部議說有  
 皇朝聖旨又有金牌前來金部做明康順察給軍民公事若有事發  
 聖旨并虎頭牌不招均為增以此行到錢牌一面用金幣案一令張誠等  
 擬說請該部議說張誠女花兒為增又不合對銀上王孫孫等說道有  
 聖旨并虎頭牌金牌金部路明康順察給軍民公事若有事發  
 等事因又招不合該部議說免了鄭王軍兵收執為  
 皇朝聖旨事

○諭旨 安寧水扣約巨軍軍力都暗察金牌若有事發并  
 公事先斬後奏如此類各人犯犯 法司擬斬驢口小劉在逃不  
 招等情外請先斬王軍兵條數罪并錢作虎頭牌為張花兒為張紫  
 花八十亦係輕罪又招本有  
 聖旨并金牌金部路明康順察給軍民公事若有事發  
 等事因又招不合該部議說免了鄭王軍兵收執為  
 皇朝聖旨事

○諭旨 不合該部議說免了鄭王軍兵收執為  
 皇朝聖旨事

○諭旨 不合該部議說免了鄭王軍兵收執為  
 皇朝聖旨事

○諭旨 不合該部議說免了鄭王軍兵收執為  
 皇朝聖旨事

○諭旨 不合該部議說免了鄭王軍兵收執為  
 皇朝聖旨事

○諭旨 不合該部議說免了鄭王軍兵收執為  
 皇朝聖旨事

○諭旨 不合該部議說免了鄭王軍兵收執為  
 皇朝聖旨事



保案例事理各請照詳呈奉中書省制送刑部請議案會總官吏將

本縣文卷九百一十三宗并見行文字應遵吏申洪小源流廉訪司

追交到官數內有平確盜賊人會保官錢銀等事已招明以除御史

司吏商罪應役外據連重花赤郎郎郎尹王英陳尉李德用所招各

次四十七下解見任降等級用相繼部省縣縣外仰依上施行

○**中書刑部**為三义口河渡司捕房到周福陳中山招供

為通失說元引周福主意用羅網計刀斃呂恩印馮到又引渡河

犯周福次五十七下陳中山次四十七下

○**中書省**為元十七年 中書省提舉王客誠陳行自并中書省印

信李畫省官押字行有保在次自賣去無據朋求仕人等後填

抄謀送即舉犯取明是實

開奏過已將為首主於市曹對眾處斬其餘人等杖決外

省附令休知各歸州司縣官并差役官人負多無中書省會

雖便札行官當若不取勘是實該傷不無今下仰照曉諭將各如無

照會札行官取明照會錄由及將所交

宣物台札抄連開呈若有以此人台依上呈去自無公札在

○**中書省**制付延祐六年五月初二日 江南行臺官 御史臺丞承奉

奏過事內一件近年以來偽造印押字支取錢糧的也有奏付勾當

保來的文書也有又含流遠去了的人每數目已過來者應通行

文書的也有為在先犯那縣脫離到印押字人身的罪過究獄的

難的上頭不改有又軍情勾當難離印押字人又文書呵解

百姓若不嚴切禁治呵不中也有今後期的勾當重一兩个合處

元的死死出軍的交出軍同伴來的後即自他得的此先例罪過

○**中書省**至元二十八年 湖北京尉使司奉 行中書省制付

為確余連司呈奉 都省降到引據條畫榜文內一款偽造差引者

處死有旨傳貴者犯人家家產並付告人充實

○**中書省**部奉到批到內一款偽造差引者皆斬首處得

實者犯人家產並付告人充實充充案察都百杖一百

○**中書省**部奉到批到內一款偽造差引者皆斬首處得

實者犯人家產並付告人充實充充案察都百杖一百

○**中書省**部奉到批到內一款偽造差引者皆斬首處得

實者犯人家產並付告人充實充充案察都百杖一百

○**中書省**部奉到批到內一款偽造差引者皆斬首處得

實者犯人家產並付告人充實充充案察都百杖一百

○**中書省**部奉到批到內一款偽造差引者皆斬首處得

實者犯人家產並付告人充實充充案察都百杖一百

○**中書省**部奉到批到內一款偽造差引者皆斬首處得

實者犯人家產並付告人充實充充案察都百杖一百

○**中書省**部奉到批到內一款偽造差引者皆斬首處得

實者犯人家產並付告人充實充充案察都百杖一百

○**中書省**部奉到批到內一款偽造差引者皆斬首處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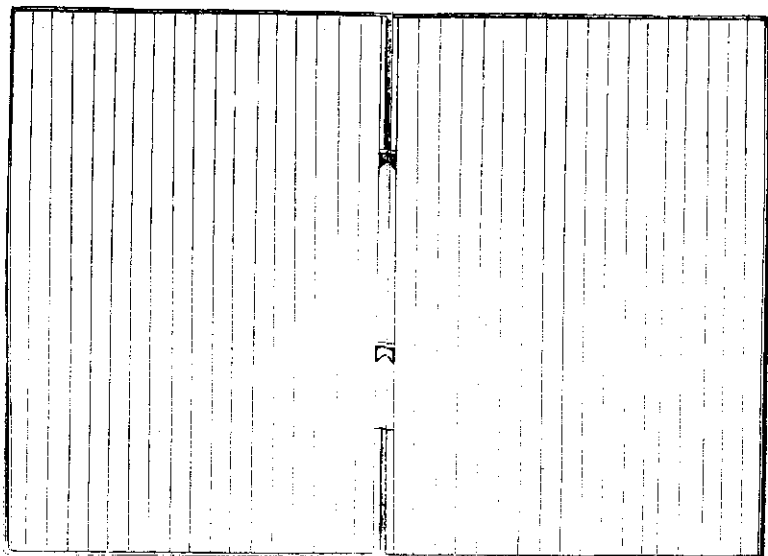
實者犯人家產並付告人充實充充案察都百杖一百

○**中書省**部奉到批到內一款偽造差引者皆斬首處得

實者犯人家產並付告人充實充充案察都百杖一百

○**中書省**部奉到批到內一款偽造差引者皆斬首處得





刑部卷之十五

典章五十三

訴訟

草率四十七

流遠

處死

諸告人罪者明題本題本  
注年月指陳實情宜在  
事不得指陳實情宜在  
告者抵罪反生司。

無頭圓狀

元會一人了不得  
元會一人了不得  
元會一人了不得

的交元者

的交元者

無頭匿

元會一人了不得  
元會一人了不得  
元會一人了不得

的交元者

的交元者

名文字

元會一人了不得  
元會一人了不得  
元會一人了不得

的交元者

的交元者

書狀

○開禧元年五月行筆程

御史某言據淮西江北道

廉訪司申會大德五年三月內江和行軍監察御史折都特任至

各處狀鋪之說本敘書寫有理詞狀便知應否不應告言之例庶革

泛濫陳詞之弊亦使官所詞訟靜結易於任結比年以來所在官司

設立書狀人多見各官梯己人等於內勾當或封會行求取取所任

之人既不請賄吏吏及以爲營利之所凡有告小事不問實虛高資

錢四五兩而後得狀一紙大事一定半定老官一功家事告事申

狀先至伴稱已有乙狀却翻其所與之案於而後與之書寫若所與

厥其所發乃與書寫稍改性客故行留送隨行報與被論之人便作

先治其至事一先實敘說定者又有一等有錢告狀者自與被論詞

語虛捏情節理雖曲而並無錢告狀者雖有理理或與之則去冤冤



金瓶梅詞話

[illegible]

推官石承務呈切謂詞訟之煩請派民官之政令今見大江以南鄉  
都里正社長巡尉司手人等時為官所裁之人事不日已罷為休  
訪申作事頭當該官不諳事體依憑分攝民皆受私害吏相藉為  
奸故也其餘一切公事叨令百姓疑有司從僕凌虐鄉都里正首社  
長巡尉司手等不許干預所處凡有詞訟官官詞詳當詞理若  
指陳不明及無證據或干預鑽弊不應受詞者即與明白分別省  
限還自然訟簡民安至乞照詳得此應司事官可依上施行

○大德三年四月廿五日  
詔書內一狀即該成令有所未便事舉有所未去民理有所未除差  
去官与本鄉官應便更革者即與更革敘此此外一件各處巡尉司  
取軍捕盜例禁不許接受民訟令各處捕盜司巡檢司領縣司吏  
弓手及行禁不許接受民訟令各處捕盜司巡檢司領縣司吏  
主首弓手人等捏合事端私受白狀及有被誣之家多以事主不行



去歲爲前差人看路賊蹤顯無名字弟動計三十號把軍器勾  
獲平民匪夥吊打獲奪財物去仍嚴切於治捕差官司受理由狀若  
是依前違犯嚴行治罪

○州路巡司中已斷爲良衆賄賂自願出外訓名區茂有  
朝廷差來官吏古犯亦不滿等却行接交張阿榮文狀將察處取發  
本省各詳察院轉解嚴訪司歸問傳不獲人子安即令爲楊已斷  
爲良自願出家今大抵滿等因事到杭州按察阿榮文狀行獲通  
錄司取發以致不獲若依已斷相應公後出外一員除本宗事外似  
此理問詞訟合無禁止省請在案送刑部議行

○良本婦并俗出家合准行省所擬據隨  
朝訪衙門出使人員理問詞訟其於事体不同倡難禁止合行省若  
有差民害公所行不法人員具爲元安衙門姓名不法事跡開客都  
省臨事區應相應具呈照詳都省議得今後詔衙門出使人員除本  
宗事外毋得接理詞訟若果有必合  
上聞事理實封申呈合于上司餘准部擬查請照驗施行

○行查到付准 御史基咨取奉  
中書省到付刑部呈照得近年以來一等詳訟僥倖之徒爲所告之  
事無理往往裝推飾詞越幕本管官司赴都自陳告亦有口傳  
都堂詢問送下白狀今本部施行其於事体其爲不便以後果有必  
合告者受理文狀宜從都省署押明白批送還依施行具呈照詳得  
此照得各都諸衙門人負本欲呈身識圖或因細事妄作疑似厭處  
都堂察院立案施行其於事体深爲不便都省議得今後除緊急  
事務必合照舊須照左右司將議府一同詳談常事止動公文其  
余人等口傳言語不許奉行余准所擬除外仰依上施行承此

○嚴防口傳言語至大元年四月行臺據江浙巡按御史初准  
朝廷發分限各有收司責任既專雖雖不察此古通制也據諸詞  
訟已有狀奉

○聖旨修繕并都省元行定例今休知隨處水馬站亦遇有爭告婚姻田宅  
家財戶役一切詞訟將有司違於誣誣往往裝飾應約計會陳申  
告其本站提領人等不依所告取投不詳所告虛實雖便會理備申  
本路其實該上司又不聚問究治違便准申行下合爲是致構亂正  
理抑案如問則無由可推決則無理可斷欲罷不罷此皆受理不明  
之過實爲蠹政公累事各站抵應舉子例於站戶餘糧內差撥一名

上下半年交替糧運至王官戶役役役若不公理合日下而上應請  
本管官司陳告其據江路馬站於大德十一年七月至十一月五  
月間據馬站差人李順元等三犯狀訴年備申本路轉解元無報  
站戶差役勾撥四名又鄞州路龍游縣人戶董應長在馬戶李尚之  
於大德五年與說田四十一畝有零年過滿不肯放贖其董應辰自  
大德十一年三月二十一號與田價分中結銀一十三錠口銀到  
縣收貯在官照勘追問元告是實於十月十一日議擬今董應辰官  
業收租其李尚之不行赴縣收領元價不待本宗公事結絕知縣馬  
站告諭當該縣吏王蕃貼書方東等取受託中號銀三十五兩本站  
受狀備申總府委署路吏汪子庭馬本縣一同追問勒逼李尚之表  
弟孫菊孫作見付人將被告貼書方東等解縣取問以致各人糾冤  
除將違礙當該官吏取問另行外看計各站地官多係省臺公使省  
領而前隨使人等類皆不諳官事使若此役使行人管會馬足船  
隻舖陳什物一切事務乃其職也站戶詞訟自是付司之責不應站  
官私受詞狀若不禁止不惟素煩官府實爲害害良民不便至乞照  
詳施行據此本臺除外仰照驗行移合屬於治更爲常加休察施行



告事

○**告類不得相異** 中統五年欽奉

○**陳君** 陳君名某，江蘇人。年三十餘，素行端正。前在江蘇省城，因事被控，經官訊明，並無不法。後到省城，因事被控，經官訊明，並無不法。至元八年九月，尚書郎王契勘應訴，等語。

於元平事外別增加新狀陳實始末吏部訪獲傳得別例訴人實不得  
於本平事外別增加新狀陳實始末吏部訪獲傳得別例訴人實不得  
平事結絕別行陳告呈為相應省府兩行各清情實該人等於是日  
論人知有告絕元告人公事指陳失實官司雖蒙受理擬贖元告若  
據公事結絕至日本平行縣合不得行照會為此移在中書官告得  
告公事係見告公事結絕了畢安理官司同縣令具狀陳告該者依律  
所擬請轉報便施行上施行

得教者老幼咸歸人易服習事若實重事誣者依

將父老妻妾子孫皆殺之。蘇家來往王官行照會總員至郭省查報。  
○國朝欽差巡按使臣陳士元奏稱：「本州知縣張大德十一年御史劉  
監察御史呈報州人戶錢仲賢等告本府具言教化州判到任不除加  
酒食於平糶之所，招不合符帶高州懸候，張得進前來以致本平賣偽  
承易受銀二十七下嚴禁外，元年正月教化州判不肯自離赴進比  
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檢受魏三申統號五定對問得知係徐松林人王甫  
持鈔二文收入已依律杖八十例斷發四十七下並去舊條條仲賢等  
誣告罪狀欲飲重事者虛例全科知縣一項事除已將過錢人王甫  
酌量改將所罰杖數漸次不見外，今通例軍令合在干部分處完具各  
照詳送刑部議待知縣高學廉州判教化的別依律擬斬外，兇犯元  
人韓仲賢等所告教化州判於過籍李父加親受銀三百統號五定  
對問得係徐松林人王甫持鈔二文過給教化父加親受銀三百統號五定  
罪案主錢仲賢等無故捏造元告教化州判取受不實從銀三百令王  
南將鈔二文過付其姊姐所告全免例別一將王甫並郭首試得今後所  
犯軍事刑章俱照該罪非生部職」

施行

問事

○正治間至元六年九月中書省三部奉中書省糾付御史臺呈請以東道提刑按察司中主文選官乃城縣官吏不允秉事等處官司奏乞不係省部迂轉無職人員置院推問公事擅自將人打拷被論人有抵受

官報官廳糾引惹詞訟案官司中聞有未嘗受理受託証驗不推  
公事連帶糾引惹詞訟案官司中聞有未嘗受理受託証驗不推  
人等不公等事先取令人重打親統文牒若有前逃去處本管官  
親爲理問如吏里差違事關刑要緊官推問不處情官一員特  
隨陳陳如吏人等前在彼處未受受理婦婦官推問不處情官一員特  
官內避差藏幹正官特引請摩人吏勾當乞照廳事本奉奏詳所  
以爲相報官府推至通行各月一本地行

宣統六年三月行案 御史李壽諒先准來咨浙  
東道中州司縣州名謝計陳陳陳行省并督憲司已下衙門報  
差令吏吏使使人等及各官官推勘轉問中間作假作福深弊害  
官與縣官司書吏差一本來本官司轉問

禁刑名詞於情犯發端若稍以類案追問事理合中雖擬公議逐  
果有違律之徒計職陳謝或官司不應受理及所委人員擅作威福  
宜有相權兩事理除  
京外各衙門轉奉令史宣使人等官若兼訪司書吏差奏一體禁止  
相侵奪

○中書省制村依已行事理施行

○人與訟於前聖憲元年二月江西廉訪司奉江南行臺劄付  
御史張公率中書省劄付來呈江南行臺咨湖西蘇訪司申江浙  
寺執憲提舉司申杭州路該管州儒學牧申至大四年二月十八  
日常人施德義尹忠等因盜殺人命被殺者家屬傷亡得力為

監官州縣受賄現又不依例糾問縱容勾據以此參詳撫人相干公事李應一司民間下通例今該督道改為定例以廣學校軍人相干李應一體抄籍難同別議謹道軍民戶口復數免除丁徭等事校之事外其餘訟戶婚等事若從有司婦姑燕不來類終係為例事校不實者特知浙西兩憲司所言班軍李頌之弊雖已查辦行案所有籍冊李姓教習撫有司司官會場開詞詞類之弊概不概事于通例復從合干部分定擬據應具呈報詳得此從提刑部呈照得至大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欽奉

欽此

前總督尚先生也里可滿告失察白雲宗頭屯教等處疏杭州



擬要將他每的衙門都教革罷了均放了印信等物斷的勾當有  
阿魯民官依休例解新者欽此除該遵外合亟奉本部該詳李茂  
之設安風化之原人利所自也其歸德之官當以教養成爲務在  
無偏人果有違枉不公不法一切詞訟此例合准有司端相應具  
呈照詳 都督即照驗施行

○兩江總督奏元年三月 日福建宣慰司奉江浙行省判付准  
中書省咨至大四年十月初四日轉奉  
聖旨哈的大師只准他領軍教爲錄者回人應有的刑名戶婚嫁復詞  
衙門并委有來的人每革罷了着照舊行

○兩江總督奏元年八月 行革罰付准  
御史學公來咨湖西廉訪司中杭州路僧人崇圭告僧寺王新占只  
擬革還不法和尚相告不同兼分增縣吏兵壽之取受必須待寺  
主指証方准照得聖慶二年六月十七日欽奉  
聖旨該管民官休僧和尚者王全欽此者詳各寺寺主持頭目寺本寺  
僧人互相告告非違不法并僧人干碍取受等事寺寺如何同降問咨  
中書省來咨奉 中書省判付該管刑部議錄會同佐持頭目寺  
本寺僧人互相告告非違不法寺寺理宜各歸近寺院和尚頭目結絕  
若官更取受於內干碍僧人通事出外必合候對休係一連監察御史  
史廉訪司依例追問相照具呈照詳都督仰依上施行

○兩江總督奏元年二月初七日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湖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呈准湖東海右道廉訪司  
錄司據今總歷至台州等路照例本路合屬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  
訟未結絕及已後續受相爭事理例該管縣院使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  
已行赴北總歷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照詳准此延祐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嘉祥縣有將分運古尼赤大教都察里兒給事中不花帖木兒等來  
元伯都判手章阿札海牙平章察穆魯郎中哈刺都魯帖木兒等來  
相阿察相繼撥入應呈報江浙有備着湖東廉訪司文字官核擬  
寺將文書來各處照例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訟未結絕及已後  
官錄錄得善教宣政院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已行赴北總歷四年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兩江總督奏元年二月初七日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湖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呈准湖東海右道廉訪司  
錄司據今總歷至台州等路照例本路合屬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  
訟未結絕及已後續受相爭事理例該管縣院使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  
已行赴北總歷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照詳准此延祐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嘉祥縣有將分運古尼赤大教都察里兒給事中不花帖木兒等來  
元伯都判手章阿札海牙平章察穆魯郎中哈刺都魯帖木兒等來  
相阿察相繼撥入應呈報江浙有備着湖東廉訪司文字官核擬  
寺將文書來各處照例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訟未結絕及已後  
官錄錄得善教宣政院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已行赴北總歷四年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兩江總督奏元年二月初七日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湖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呈准湖東海右道廉訪司  
錄司據今總歷至台州等路照例本路合屬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  
訟未結絕及已後續受相爭事理例該管縣院使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  
已行赴北總歷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照詳准此延祐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嘉祥縣有將分運古尼赤大教都察里兒給事中不花帖木兒等來  
元伯都判手章阿札海牙平章察穆魯郎中哈刺都魯帖木兒等來  
相阿察相繼撥入應呈報江浙有備着湖東廉訪司文字官核擬  
寺將文書來各處照例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訟未結絕及已後  
官錄錄得善教宣政院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已行赴北總歷四年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兩江總督奏元年二月初七日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湖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呈准湖東海右道廉訪司  
錄司據今總歷至台州等路照例本路合屬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  
訟未結絕及已後續受相爭事理例該管縣院使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  
已行赴北總歷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照詳准此延祐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嘉祥縣有將分運古尼赤大教都察里兒給事中不花帖木兒等來  
元伯都判手章阿札海牙平章察穆魯郎中哈刺都魯帖木兒等來  
相阿察相繼撥入應呈報江浙有備着湖東廉訪司文字官核擬  
寺將文書來各處照例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訟未結絕及已後  
官錄錄得善教宣政院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已行赴北總歷四年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兩江總督奏元年二月初七日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湖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呈准湖東海右道廉訪司  
錄司據今總歷至台州等路照例本路合屬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  
訟未結絕及已後續受相爭事理例該管縣院使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  
已行赴北總歷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照詳准此延祐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嘉祥縣有將分運古尼赤大教都察里兒給事中不花帖木兒等來  
元伯都判手章阿札海牙平章察穆魯郎中哈刺都魯帖木兒等來  
相阿察相繼撥入應呈報江浙有備着湖東廉訪司文字官核擬  
寺將文書來各處照例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訟未結絕及已後  
官錄錄得善教宣政院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已行赴北總歷四年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兩江總督奏元年二月初七日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湖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呈准湖東海右道廉訪司  
錄司據今總歷至台州等路照例本路合屬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  
訟未結絕及已後續受相爭事理例該管縣院使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  
已行赴北總歷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照詳准此延祐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嘉祥縣有將分運古尼赤大教都察里兒給事中不花帖木兒等來  
元伯都判手章阿札海牙平章察穆魯郎中哈刺都魯帖木兒等來  
相阿察相繼撥入應呈報江浙有備着湖東廉訪司文字官核擬  
寺將文書來各處照例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訟未結絕及已後  
官錄錄得善教宣政院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已行赴北總歷四年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兩江總督奏元年二月初七日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湖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呈准湖東海右道廉訪司  
錄司據今總歷至台州等路照例本路合屬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  
訟未結絕及已後續受相爭事理例該管縣院使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  
已行赴北總歷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照詳准此延祐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嘉祥縣有將分運古尼赤大教都察里兒給事中不花帖木兒等來  
元伯都判手章阿札海牙平章察穆魯郎中哈刺都魯帖木兒等來  
相阿察相繼撥入應呈報江浙有備着湖東廉訪司文字官核擬  
寺將文書來各處照例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訟未結絕及已後  
官錄錄得善教宣政院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已行赴北總歷四年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兩江總督奏元年二月初七日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湖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呈准湖東海右道廉訪司  
錄司據今總歷至台州等路照例本路合屬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  
訟未結絕及已後續受相爭事理例該管縣院使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  
已行赴北總歷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照詳准此延祐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嘉祥縣有將分運古尼赤大教都察里兒給事中不花帖木兒等來  
元伯都判手章阿札海牙平章察穆魯郎中哈刺都魯帖木兒等來  
相阿察相繼撥入應呈報江浙有備着湖東廉訪司文字官核擬  
寺將文書來各處照例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訟未結絕及已後  
官錄錄得善教宣政院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已行赴北總歷四年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兩江總督奏元年二月初七日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湖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呈准湖東海右道廉訪司  
錄司據今總歷至台州等路照例本路合屬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  
訟未結絕及已後續受相爭事理例該管縣院使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  
已行赴北總歷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照詳准此延祐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嘉祥縣有將分運古尼赤大教都察里兒給事中不花帖木兒等來  
元伯都判手章阿札海牙平章察穆魯郎中哈刺都魯帖木兒等來  
相阿察相繼撥入應呈報江浙有備着湖東廉訪司文字官核擬  
寺將文書來各處照例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訟未結絕及已後  
官錄錄得善教宣政院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已行赴北總歷四年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兩江總督奏元年二月初七日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來咨湖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呈准湖東海右道廉訪司  
錄司據今總歷至台州等路照例本路合屬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  
訟未結絕及已後續受相爭事理例該管縣院使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  
已行赴北總歷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照詳准此延祐四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帖木兒休辭第一日  
嘉祥縣有將分運古尼赤大教都察里兒給事中不花帖木兒等來  
元伯都判手章阿札海牙平章察穆魯郎中哈刺都魯帖木兒等來  
相阿察相繼撥入應呈報江浙有備着湖東廉訪司文字官核擬  
寺將文書來各處照例文卷於內僧俗相爭詞訟未結絕及已後  
官錄錄得善教宣政院官到日奉行知得本官已行赴北總歷四年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有買紗回還一年有餘也欽將來有德文文不重照明聖慶二年省







首告

○口首案開辦延祐二年三月行省准 中書省咨刑部呈山東  
 巡撫司申固提捕司令司申已大捕義狀呈延祐元年四月十一日  
 據馬赤索即古歹口口自當對察首告有使索即古歹自願熟私  
 據其用指上項私私呈報到官取認索即古歹招供不合官便熟私  
 據八片除食用外有違二斤及取到首告人吳自當不合官便索即  
 古歹招供吳司泰詳報口口自當快便使索即古歹將伊弟兄分散  
 及因行罵本人對固提捕場巡捕弓手楊義處首告伊使索即古歹掃  
 刺賊土爾然私逃除食用外有餘剩些斤楊義處報到官合同日  
 首告免若將吳自當不應首告本使則然私逃科斷本司不曾斷過  
 此例誠恐差地申乞明降照得至大二年九月十一日欽奉  
 旨內一款即該知有子証其父叔姪其主及妻妾弟姪千名犯案者  
 一切禁止此部恭詳吳自當所招違別禁例不應首告計本使索  
 即古歹捕刺賊土爾然私逃據其索即古歹合同自其妻妾兄弟  
 當所犯重情擬決七十下分付伊使知家准呈以為通例施行照  
 會相應具呈照詳部有咨請版上施行  
 大德七年十一月山東宣慰司准 中書刑部開  
 承奉 中書省刑部送本部呈山東宣慰司開濟寧路橋礪山縣申王  
 頭口告文人劉通逃逃私為賊犯人劉通拒伏其告人王頭口係  
 劉通下財招到妻老不出舍女婿永繼戶門男无異官同自首本  
 部通得上頭口既係劉通下財招到妻老女婿永繼戶門男同父于  
 今乃藏齊人倫却行告許劉通逃逃私為賊犯重事合准本路所擬  
 比同自首免罪擬王頭口不應首告到官 德戒以厚風俗相應  
 具呈照詳奉 省堂鈐旨送刑部版上施行

誣告

○口首案開辦延祐三年三月行省准 中書省咨刑部呈山東  
 巡撫司申固提捕司令司申已大捕義狀呈延祐元年四月十一日  
 據馬赤索即古歹口口自當對察首告有使索即古歹自願熟私  
 據其用指上項私私呈報到官取認索即古歹招供不合官便熟私  
 據八片除食用外有違二斤及取到首告人吳自當不合官便索即  
 古歹招供吳司泰詳報口口自當快便使索即古歹將伊弟兄分散  
 及因行罵本人對固提捕場巡捕弓手楊義處首告伊使索即古歹掃  
 刺賊土爾然私逃除食用外有餘剩些斤楊義處報到官合同日  
 首告免若將吳自當不應首告本使則然私逃科斷本司不曾斷過  
 此例誠恐差地申乞明降照得至大二年九月十一日欽奉  
 旨內一款即該知有子証其父叔姪其主及妻妾弟姪千名犯案者  
 一切禁止此部恭詳吳自當所招違別禁例不應首告計本使索  
 即古歹捕刺賊土爾然私逃據其索即古歹合同自其妻妾兄弟  
 當所犯重情擬決七十下分付伊使知家准呈以為通例施行照  
 會相應具呈照詳部有咨請版上施行  
 大德七年十一月山東宣慰司准 中書刑部開  
 承奉 中書省刑部送本部呈山東宣慰司開濟寧路橋礪山縣申王  
 頭口告文人劉通逃逃私為賊犯人劉通拒伏其告人王頭口係  
 劉通下財招到妻老不出舍女婿永繼戶門男无異官同自首本  
 部通得上頭口既係劉通下財招到妻老女婿永繼戶門男同父于  
 今乃藏齊人倫却行告許劉通逃逃私為賊犯重事合准本路所擬  
 比同自首免罪擬王頭口不應首告到官 德戒以厚風俗相應  
 具呈照詳奉 省堂鈐旨送刑部版上施行

○口首案開辦延祐三年三月行省准 中書省咨刑部呈山東  
 巡撫司申固提捕司令司申已大捕義狀呈延祐元年四月十一日  
 據馬赤索即古歹口口自當對察首告有使索即古歹自願熟私  
 據其用指上項私私呈報到官取認索即古歹招供不合官便熟私  
 據八片除食用外有違二斤及取到首告人吳自當不合官便索即  
 古歹招供吳司泰詳報口口自當快便使索即古歹將伊弟兄分散  
 及因行罵本人對固提捕場巡捕弓手楊義處首告伊使索即古歹掃  
 刺賊土爾然私逃除食用外有餘剩些斤楊義處報到官合同日  
 首告免若將吳自當不應首告本使則然私逃科斷本司不曾斷過  
 此例誠恐差地申乞明降照得至大二年九月十一日欽奉  
 旨內一款即該知有子証其父叔姪其主及妻妾弟姪千名犯案者  
 一切禁止此部恭詳吳自當所招違別禁例不應首告計本使索  
 即古歹捕刺賊土爾然私逃據其索即古歹合同自其妻妾兄弟  
 當所犯重情擬決七十下分付伊使知家准呈以為通例施行照  
 會相應具呈照詳部有咨請版上施行  
 大德七年十一月山東宣慰司准 中書刑部開  
 承奉 中書省刑部送本部呈山東宣慰司開濟寧路橋礪山縣申王  
 頭口告文人劉通逃逃私為賊犯人劉通拒伏其告人王頭口係  
 劉通下財招到妻老不出舍女婿永繼戶門男无異官同自首本  
 部通得上頭口既係劉通下財招到妻老女婿永繼戶門男同父于  
 今乃藏齊人倫却行告許劉通逃逃私為賊犯重事合准本路所擬  
 比同自首免罪擬王頭口不應首告到官 德戒以厚風俗相應  
 具呈照詳奉 省堂鈐旨送刑部版上施行

○口首案開辦延祐三年三月行省准 中書省咨刑部呈山東  
 巡撫司申固提捕司令司申已大捕義狀呈延祐元年四月十一日  
 據馬赤索即古歹口口自當對察首告有使索即古歹自願熟私  
 據其用指上項私私呈報到官取認索即古歹招供不合官便熟私  
 據八片除食用外有違二斤及取到首告人吳自當不合官便索即  
 古歹招供吳司泰詳報口口自當快便使索即古歹將伊弟兄分散  
 及因行罵本人對固提捕場巡捕弓手楊義處首告伊使索即古歹掃  
 刺賊土爾然私逃除食用外有餘剩些斤楊義處報到官合同日  
 首告免若將吳自當不應首告本使則然私逃科斷本司不曾斷過  
 此例誠恐差地申乞明降照得至大二年九月十一日欽奉  
 旨內一款即該知有子証其父叔姪其主及妻妾弟姪千名犯案者  
 一切禁止此部恭詳吳自當所招違別禁例不應首告計本使索  
 即古歹捕刺賊土爾然私逃據其索即古歹合同自其妻妾兄弟  
 當所犯重情擬決七十下分付伊使知家准呈以為通例施行照  
 會相應具呈照詳部有咨請版上施行  
 大德七年十一月山東宣慰司准 中書刑部開  
 承奉 中書省刑部送本部呈山東宣慰司開濟寧路橋礪山縣申王  
 頭口告文人劉通逃逃私為賊犯人劉通拒伏其告人王頭口係  
 劉通下財招到妻老不出舍女婿永繼戶門男无異官同自首本  
 部通得上頭口既係劉通下財招到妻老女婿永繼戶門男同父于  
 今乃藏齊人倫却行告許劉通逃逃私為賊犯重事合准本路所擬  
 比同自首免罪擬王頭口不應首告到官 德戒以厚風俗相應  
 具呈照詳奉 省堂鈐旨送刑部版上施行







聖旨 例裏分理呵怎生要兩歹人每有怨罵的是那賊老漢道  
聖旨了也欽此

御史 聖旨照得先為行差并各道廉訪司斷罷北湖人員往往授合

錦詞此等差錯於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拜住修辭第三日

光天聖廟聖旨主廟內有時分運古兒赤兒不花天玉赤買發手

有來殿兒只中承脫欠乃治書院卿經等

奏恭刺李大夫承脫欠乃治書院卿經等

吏每來這裏要辦寬的多有這裏頭

戴前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戴來的也有事後的也有

### 越訴

聖旨 宣諭漢京路總管府系畫內一般而該諸告人罪者皆須明法年月

指陳實事不得欺誣認告者抵罪反坐不得越訴若有本然官司理

新偏向及集合回避者將令赴部或訴事官知陳告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 江西行省撫吉州路申人

民詞訟之劇多有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無轉發

行下歸結如有元告人不行前來歸結必領勾追察司控訴及至受理

然今後訴訟人等如有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無轉發

本路歸結對乙照訴本省議得各路爭告乃結田產家財債負錢糧盜

盜賊一切刑名公事若各路歸結輒便越訴不公許今直赴上司陳告如

有越訴告狀之人即便轉發合為越訴歸結外仰照驗

至元二十六年年月 行御史臺近據江東浙

西道各狀申訴人赴本司訴訟人等除依例省會自下而上陳告外

據合審官更因事改受該物未審先受後受訛詐事得此移登

御史臺查奉到 尚書省前付來生公後受訛詐事得此移登

依例轉發 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無轉發

司照得 宣諭漢京路總管府系畫內一般而該諸告人罪者皆須明法年月

指陳實事不得欺誣認告者抵罪反坐不得越訴若有本然官司理

新偏向及集合回避者將令赴部或訴事官知陳告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 江西行省撫吉州路申人

民詞訟之劇多有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無轉發

行下歸結如有元告人不行前來歸結必領勾追察司控訴及至受理

然今後訴訟人等如有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無轉發

本路歸結對乙照訴本省議得各路爭告乃結田產家財債負錢糧盜

盜賊一切刑名公事若各路歸結輒便越訴不公許今直赴上司陳告如

有越訴告狀之人即便轉發合為越訴歸結外仰照驗

至元二十六年年月 行御史臺近據江東浙

西道各狀申訴人赴本司訴訟人等除依例省會自下而上陳告外

據合審官更因事改受該物未審先受後受訛詐事得此移登

御史臺查奉到 尚書省前付來生公後受訛詐事得此移登

依例轉發 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無轉發

司照得 宣諭漢京路總管府系畫內一般而該諸告人罪者皆須明法年月

指陳實事不得欺誣認告者抵罪反坐不得越訴若有本然官司理

新偏向及集合回避者將令赴部或訴事官知陳告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 江西行省撫吉州路申人

民詞訟之劇多有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無轉發

行下歸結如有元告人不行前來歸結必領勾追察司控訴及至受理

然今後訴訟人等如有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無轉發

本路歸結對乙照訴本省議得各路爭告乃結田產家財債負錢糧盜

盜賊一切刑名公事若各路歸結輒便越訴不公許今直赴上司陳告如

聖旨 宣諭漢京路總管府系畫內一般而該諸告人罪者皆須明法年月

指陳實事不得欺誣認告者抵罪反坐不得越訴若有本然官司理

新偏向及集合回避者將令赴部或訴事官知陳告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 江西行省撫吉州路申人

民詞訟之劇多有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無轉發

行下歸結如有元告人不行前來歸結必領勾追察司控訴及至受理

然今後訴訟人等如有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無轉發

本路歸結對乙照訴本省議得各路爭告乃結田產家財債負錢糧盜

盜賊一切刑名公事若各路歸結輒便越訴不公許今直赴上司陳告如

有越訴告狀之人即便轉發合為越訴歸結外仰照驗

至元二十六年年月 行御史臺近據江東浙

西道各狀申訴人赴本司訴訟人等除依例省會自下而上陳告外

據合審官更因事改受該物未審先受後受訛詐事得此移登

御史臺查奉到 尚書省前付來生公後受訛詐事得此移登

依例轉發 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無轉發

司照得 宣諭漢京路總管府系畫內一般而該諸告人罪者皆須明法年月

指陳實事不得欺誣認告者抵罪反坐不得越訴若有本然官司理

新偏向及集合回避者將令赴部或訴事官知陳告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 江西行省撫吉州路申人

民詞訟之劇多有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無轉發

行下歸結如有元告人不行前來歸結必領勾追察司控訴及至受理

然今後訴訟人等如有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無轉發

本路歸結對乙照訴本省議得各路爭告乃結田產家財債負錢糧盜

盜賊一切刑名公事若各路歸結輒便越訴不公許今直赴上司陳告如

有越訴告狀之人即便轉發合為越訴歸結外仰照驗

至元二十六年年月 行御史臺近據江東浙

西道各狀申訴人赴本司訴訟人等除依例省會自下而上陳告外

據合審官更因事改受該物未審先受後受訛詐事得此移登

御史臺查奉到 尚書省前付來生公後受訛詐事得此移登

依例轉發 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無轉發

司照得 宣諭漢京路總管府系畫內一般而該諸告人罪者皆須明法年月

指陳實事不得欺誣認告者抵罪反坐不得越訴若有本然官司理

新偏向及集合回避者將令赴部或訴事官知陳告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 江西行省撫吉州路申人

民詞訟之劇多有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無轉發

行下歸結如有元告人不行前來歸結必領勾追察司控訴及至受理

然今後訴訟人等如有不候本路歸結輒便越訴告狀人合無轉發

本路歸結對乙照訴本省議得各路爭告乃結田產家財債負錢糧盜

盜賊一切刑名公事若各路歸結輒便越訴不公許今直赴上司陳告如

有越訴告狀之人即便轉發合為越訴歸結外仰照驗



○西曆今以代數至元九年八月 中書兵刑部承奉 中書省并送  
面中書省奏西四川道安察司申訴爭告戶婚田宅債負驅良差役

之於內有一年生女重驚發疾人等具狀陳訴其官府憂憫此等  
人恐有寬恤多為愛理即是本年閏閏年正月舊歲故告小輩作李  
之人囑託街衛意欲隱押不事如此伺問該年正月舊歲故告小輩作李  
遂人不任刑責若不受杖妄生事端外面是非官府不免受杖或干  
證人指駁無理私訟以弄公堂上言見告致被開例難免錄禁其難  
成黨約糾紛在前雖以非罰違自今未定定期例難免錄禁其難  
都憲劉自迭次批議定運呈奉此部議得元年八月舊歲發疾人等如  
皆蒙愛和撫臣孫不孝及同居之內為一履犯紀人所共知公行抵  
張安國誣捏枉難以交罪合令同居親屬代人代訴若其控告公行抵  
罪及誣捏元告之人都有假擬外說得令同居親屬通知所生事理  
的實之人代訴除已剽付御史查照會外仰照欽奉行

大德三年二月奉 行御史臺剽付樞江西  
巡康節司中爲江西地面刑案當戶公佃客轉人代詞詞說事今後  
應與各處公佃之權由縣租公母再核理便使如有主使因詞論

欽命奉代爲主之冒名陳告之人取閱人實籍行懲治歷有年矣  
實屬善舉此正同名異調通知所告事理之人誦諭此照望日漸  
覺其多弊者簡便也照詳得此案是相慶諸人訴訟自有定例各處  
受理官宜宜寬審特除外仰依例察決施行

准中書省咨據御史臺呈河南憲訪司申稱得小民生有得替開倉官員  
濫百姓爭訟軍押公文文行移並不赴官面對使多不得替開倉官員  
今後得代官負九乃由百姓爭訟不得以公文往來令本官赴有司陳  
告次子孫代訴相應具 奏照詳謹此札仰該部至羅得聞各官員若特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承奉 尚書省判到送臣等謹將開倉官員若特  
類官任職官其有違犯

隆裕帝受陵稅銀合從有司勾問其餘十涉指例行發本巡見任官  
却不得因取陵稅銀不合奉 都察院鈞旨准五送法九等行移照例  
施行奉此已照行核合稅銀或上施指諸該合奉律元二十五年早  
准都督受陵稅以外尋事訟田土籍關口情等事令子孫孫姓姪  
家人代訴新帳員以外尋事訟田土籍關口情等事令子孫孫姓姪  
家人代訴新帳員以外尋事訟田土籍關口情等事令子孫孫姓姪

爲婚姻田債等事合令子孫弟姪或家人陳訴却不得因而侵擾不  
安除外咨請通行照會施行

中書省咨刑部呈准德化縣申稱本縣府判田奉訓謀賊殺老幼婦人  
 當行口告或具文狀當以理理法詰論之未服罪實難處自前准  
 改簡過近已蒙司馬府諭安撫等處人告爭田土務當實屬難憑續  
 至續年未結事關輿命原告被論人等亦內有一妻不畏公法素不  
 識事理自甘墮辱有一妻對證詞據明白無任代替兄子姪叔伯  
 兄弟叔官等與有一等訟盜盜明自白無任代替婦人又行抗拒  
 起生僥倖不肯供認實詞者別生事端在該地知後有一年年初  
 某婦意欲逐客色食延其男子遠隨傷傷衆人衆難言爲難勾引出入  
 茶肆酒家飽食終止情事殊違中間非理不爲言以爲常官不  
 爲若矣終道有傷風紀合今無不許婦人告事或或全家無  
 男子者私下不能杜絕必須赴官陳告訴今宗族親人等訴  
 是實依理斷知知不足止罪婦人不及代訴乞詳明陳得此本  
 部議據人等之妻撫田中贖代女出獄有違孔法此等度律在知  
 是不加禁之取除部深以此次詳具陳代替男子經官辨明詞  
 合准所行通行情禁止若果各各無依及雖有子男別因他故妨礙事  
 頭論諸者不拘此例如實准是通行照會相應咨准據依上施行



中書省咨本八剌孫因乃蒙古中書執州奉中書省咨付准  
至元九年中書執州奉中書省咨付准  
哨折薛該係其屬雲木陳宏慶田地裏  
上位的大名字提者那厥喇提着道的人口裏填土者教省官人每  
根底應知省論者

告狀受理官同批許審閱二十八年 江蘇巡撫王鼎一奏  
官取附刑案因已承服不須別爲被告投囚人不伏必須審定指  
就原對案開回連人拍名正堂無得將被告囚之縣尹必領差往  
附刑案開回連人拍名正堂無得將被告囚之縣尹必領差往  
呈札部開奉行合勘人陳言送札部休休分閱可采名件覆覆部  
附錄後核計各扣部分另送批開半事 本部就便擬定奏奉  
此分閱到部平仰各照一件批署詳相交應考應考也近年謹行  
依自告退更罪案驗職案指其父母兄弟妻女爲證問事也以  
部爲上時決意然信迫對公証之下一安當內自熟休獄蓋帝

婦人李二不曉書來未幾剖說指告相鄰某婦用化如此賊獲巨方之賄何能設大無孔門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之意合無議其今後犯者必遵例決罪開關於體恤上議擬就便施行本部謹將人倫之大義次及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敘主其公孫如失火竊其私物整以當以人倫爲最近至有妻妾之類其父母姪女夫婿器其本而致其于誣謬又施法反之刑若迫以成其獄非惟大失國用刑之本意而且其難使人不復知有綱常之理一道有虧用刑次第最重于此以此條詳稟旨禁治其照例都省自理○查請依上施行  
○國至大元年十一月行旌節 御史張吉至大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奏邊事內一件在先一个胡平仲小人名黃文豐嘗持符就有電史每取受費貳百兩因依條例當做回帳婦男兒根底漢兒爺根底兄兄弟弟皆得從權便宜俾便其後報官了肚皮做那認見指攀者豈可明有傷風俗哉道有宋臣有邪言語在爾有各家做那認見了文書有未備問量來媳婦男兒根底孩兒甥兒兄弟字句撒脫奴娼使長根底應罰了肚皮的銀根底不問閑阿富當先完備倘敢說誘的人每便再違多了有欠阿富當裏要錢可有怕見阿依咱先立定的  
至官休別交阿富當裏要錢同奉

聖旨那縣着欽此當該道奉行

○正月朔當明茶宴內一缺即設投下并諸色戶計遇有刑名詞訟從本處憲官酌派管倉公約會本營舊辦道知府俞不至就便州運施行  
○前據廣德縣知事王三于二十一年正月 補運行省准 中書省咨撥糧  
○案院呈至元三十年正月月初九日

奏通事內一件朕欲又未善行嘗試院官人每与將文書來還裏的和

尚海先生爲頭兒的秀才每有一處有差差的言語有呵和尚海先生的爲頭官  
先生每在頭兒的秀才每有一處有差差的言語有呵和尚海先生的爲頭官  
民官據在被地下管着先生的秀才每爲單一不問平民  
官與知頭的題目一同開有如今和尚海的先生每底秀才每一  
忽若有事差言語呵和尚海先生的爲頭兒的秀才每爲  
頭兒的一同開若康道去將

(四)

聖旨來的就轉來有俺商量的去年俗人尚和尚每有爭差的言語呵和尚每的爲頭兒管民官一同問了斷者民官和尚每根底休教虧了教道聖旨去將來如今和尚一奴先生每秀才每有爭差的言語呵管民官一奴休交問和尚每的爲頭兒的先生每的爲頭兒的秀才每的

爲重見的一同開者鑒道  
聖旨与將去呵延生慶道奉命那殿者慶道欽此  
○聖旨欽此  
聖旨和提督人百姓每一處有爭端的詞訟時卽管民官醫人每頭日一  
聖旨和提督人百姓每一處有爭端的詞訟時卽管民官醫人每頭日一

然歸問斷者敘此

○**大總統令** 大總統三年十月初二日中書省奏奉  
聖旨樂人每根底管民官每的勾當違誤該管教生受有有問的勾當  
管樂人的頭目与管民官每一同問着欽此

○**天下奇案** 手書省劉付大德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奏過事內一件不憐吉又爭河南當官人每欲將來探馬亦每百姓每  
根底不懷有其麼爭錢可與探馬亦每頭目一巡歸問者若道接的

聖旨的上頭似這般勾當的管民官約會他呵不肯來告訟的百姓每生受勾當也挨了去年開讀

百姓相爭詞訟可約會他每頭目每一處閑者瘠道多也若他每的



自是年易郡縣，乃順長公兒每的江茂林爲頭哈里區吳忠兒每漢兒每河西萬妻至每哈爾張振回同回地裏不嫌那一個諸王去役不嫌甚麼的對証的合開的勾當他每的若有呵咄因納表差錯失誤本兒伯賈實往地裏看都理府管的官人每年營着外城城上重有的甚多兒每往來軍地和別個的一姓每一處對証的合開的勾當他每的有阿家付了的他每的头目与城上重官人每一处交割証着照了虧者從來沒收便論了呵司登問的人每他每不怕那甚麼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載記第五 至大元年行台崔中書省督至大元年五月十八日  
奏選第一件家財民相抱的勾當引可欺騙人命甚重罪惡過的交通長年  
婦問其姪家財民主開打相牽連連經過的軍民官約會集同教放過  
世祖皇帝  
完澤答里失帝時分那駝行來推攔院官人每奏過與俺文書家古重人自  
其朋黨報告的勾當有呵院官人每問其姪家財民相抱不據甚麼  
勾當有呵約會者問者放過第一俺根底勾文書家他問尋來人命  
誠情等事罪過的交約會者問呵他每的頭目知某無休例推問  
着物會處不來過延月日近通詞訟中問空臨多有為其家邊繞行  
不據那人由地裏被殺死或被傷人可或強盜劫奪錢物并殺主殺  
死打傷呵隨即勾會處有約會處不來過呵天氣快晴日首夏

奏陳事內一件推密院管人每以文書來爲軍民詞訟相爭的上頭推密院管人每奏會同官場相犯則官軍官提密院官歸結者軍民相犯呵交民官軍官有約會場間誰不到呵交所屬官人控告了要緊過者來交察司目休染若共議說官人嫌面皮呵拒密院御書裏說將來呵取問者祈道奏官人行了

平官有來使商賈來在先官家官人父行

薛降皇帝根底奏有軍民相爭犯重罪過的折盜謀傷的并其餘重罪犯過的人每只交管民官斷者相爭婚姻墮良民田上欠債等事的會合校兒頭目每一處燒斷三遍的會不來呵管民官依條例燒斷者前住路地施行

聖旨未知今休休者推密院官每奏奏的行交呵大司憲裏裏有依官在左

薛維藩帝已行丁的  
聖旨那維藩就此  
○國歷庚午年七月 江浙行省准 撫憲臣咨准 中書省照會河南行省查徐州路備知州黃江縣申推舉尹王永泰察閭閻得至元三十一年交例當官備知州等司并投下莊撥官民官備與各營官司約會一同編點知行核移三次不上投撥官民官備一千人等依例補結並重中邵詳訴外切願本縣所轄各鄉軍軍色大小民相率往監至今優異詳請在營軍人及民相關連依例酌提高家軍屬餘下爭鬪等事叨蒙聖旨官問應得事休歸一本官若依所擬凡遇軍民相干說訟在營軍人依例酌同萬歲年餉餘了若依服軍民因官酌同邊遠兩府州縣衙門俱尤兼管契買敗名伏慮未廉宜令合于部分定擬招撫總巡訪盜諜詐為此送刑部呈取得河南行省咨合軍民相關關總巡訪盜諜詐為刑名重罪例從中司嶺斷外據兩軍地土聞敵寇姻嫁及賤家財贖買宗族離絕等事合行約約三遍不來管民官備結已有數年

聖旨通例行之已久似難更議且呈顯詳得此都省除已移咨河南行省依上施行外可照會依上施行







告欄

○田主告欄 大德十一年五月江新行省准 中書省咨 近據江蘇路  
封立縣王成與阿馬相爭地土差差前經江蘇總督朱潤福駁回  
呈行據江蘇路申解到一千人証對問間有原告人王成原告人阿  
阿馬及干證人等連名狀告綠為成等連相赴上司陳告其事地一  
頃一十六畝半中書省委官前來傳喚將成等刻日交案公堂眾人乘以  
間在外有知識人鄭自等將成等勒扣即日冬大案公堂眾人乘以  
此成等自願商議休和將見事地土各除地段對眾另立約約會  
同文字分派外並不具官司上上下下勒扣如此相拒已後各不當悔  
有悔悔之人成等情願甘當八十七下更將則項地土悉數交付  
不悔之人求速為主并不赴官爭告已施行得此單照得王成所  
阿馬相爭地土自至二十三年四月內仍阿馬與王成自願將地均  
分於廷廷將則項甲狀告欄在後王成當官江蘇路即行受理政  
前陽縣王成將則項甲狀告欄在後王成當官江蘇路即行受理政  
社總以此案詳民間詞訟多自相爭理一十餘年未赴官府不得  
論初以此案詳民間詞訟多自相爭理一十餘年未赴官府不得  
詳元勳便行據狀揭問不惟使虎降之徒越法違理違非實是  
官府不為明辨行之然也致令輿訟不絕深為不便今王成又自休  
和如家准准施行禁止其若將則項地土差差前經江蘇總督朱潤福駁回  
呈行據江蘇路申解到一千人証對問間有原告人王成原告人阿  
阿馬及干證人等連名狀告綠為成等連相赴上司陳告其事地一  
頃一十六畝半中書省委官前來傳喚將成等刻日交案公堂眾人乘以  
間在外有知識人鄭自等將成等勒扣即日冬大案公堂眾人乘以  
此成等自願商議休和將見事地土各除地段對眾另立約約會  
同文字分派外並不具官司上上下下勒扣如此相拒已後各不當悔  
有悔悔之人成等情願甘當八十七下更將則項地土悉數交付  
不悔之人求速為主并不赴官爭告已施行得此單照得王成所  
阿馬相爭地土自至二十三年四月內仍阿馬與王成自願將地均  
分於廷廷將則項甲狀告欄在後王成當官江蘇路即行受理政  
前陽縣王成將則項甲狀告欄在後王成當官江蘇路即行受理政  
社總以此案詳民間詞訟多自相爭理一十餘年未赴官府不得  
論初以此案詳民間詞訟多自相爭理一十餘年未赴官府不得  
詳元勳便行據狀揭問不惟使虎降之徒越法違理違非實是

禁例

○禁例 至元六年一月 揭榜按察司欽奉  
中書省咨 近據江蘇路封立縣王成與阿馬相爭地土差差前經江蘇總督朱潤福駁回  
呈行據江蘇路申解到一千人証對問間有原告人王成原告人阿  
阿馬及干證人等連名狀告綠為成等連相赴上司陳告其事地一  
頃一十六畝半中書省委官前來傳喚將成等刻日交案公堂眾人乘以  
間在外有知識人鄭自等將成等勒扣即日冬大案公堂眾人乘以  
此成等自願商議休和將見事地土各除地段對眾另立約約會  
同文字分派外並不具官司上上下下勒扣如此相拒已後各不當悔  
有悔悔之人成等情願甘當八十七下更將則項地土悉數交付  
不悔之人求速為主并不赴官爭告已施行得此單照得王成所  
阿馬相爭地土自至二十三年四月內仍阿馬與王成自願將地均  
分於廷廷將則項甲狀告欄在後王成當官江蘇路即行受理政  
前陽縣王成將則項甲狀告欄在後王成當官江蘇路即行受理政  
社總以此案詳民間詞訟多自相爭理一十餘年未赴官府不得  
論初以此案詳民間詞訟多自相爭理一十餘年未赴官府不得  
詳元勳便行據狀揭問不惟使虎降之徒越法違理違非實是

○禁例 至元六年一月 揭榜按察司欽奉  
中書省咨 近據江蘇路封立縣王成與阿馬相爭地土差差前經江蘇總督朱潤福駁回  
呈行據江蘇路申解到一千人証對問間有原告人王成原告人阿  
阿馬及干證人等連名狀告綠為成等連相赴上司陳告其事地一  
頃一十六畝半中書省委官前來傳喚將成等刻日交案公堂眾人乘以  
間在外有知識人鄭自等將成等勒扣即日冬大案公堂眾人乘以  
此成等自願商議休和將見事地土各除地段對眾另立約約會  
同文字分派外並不具官司上上下下勒扣如此相拒已後各不當悔  
有悔悔之人成等情願甘當八十七下更將則項地土悉數交付  
不悔之人求速為主并不赴官爭告已施行得此單照得王成所  
阿馬相爭地土自至二十三年四月內仍阿馬與王成自願將地均  
分於廷廷將則項甲狀告欄在後王成當官江蘇路即行受理政  
前陽縣王成將則項甲狀告欄在後王成當官江蘇路即行受理政  
社總以此案詳民間詞訟多自相爭理一十餘年未赴官府不得  
論初以此案詳民間詞訟多自相爭理一十餘年未赴官府不得  
詳元勳便行據狀揭問不惟使虎降之徒越法違理違非實是

○禁例 至元六年一月 揭榜按察司欽奉  
中書省咨 近據江蘇路封立縣王成與阿馬相爭地土差差前經江蘇總督朱潤福駁回  
呈行據江蘇路申解到一千人証對問間有原告人王成原告人阿  
阿馬及干證人等連名狀告綠為成等連相赴上司陳告其事地一  
頃一十六畝半中書省委官前來傳喚將成等刻日交案公堂眾人乘以  
間在外有知識人鄭自等將成等勒扣即日冬大案公堂眾人乘以  
此成等自願商議休和將見事地土各除地段對眾另立約約會  
同文字分派外並不具官司上上下下勒扣如此相拒已後各不當悔  
有悔悔之人成等情願甘當八十七下更將則項地土悉數交付  
不悔之人求速為主并不赴官爭告已施行得此單照得王成所  
阿馬相爭地土自至二十三年四月內仍阿馬與王成自願將地均  
分於廷廷將則項甲狀告欄在後王成當官江蘇路即行受理政  
前陽縣王成將則項甲狀告欄在後王成當官江蘇路即行受理政  
社總以此案詳民間詞訟多自相爭理一十餘年未赴官府不得  
論初以此案詳民間詞訟多自相爭理一十餘年未赴官府不得  
詳元勳便行據狀揭問不惟使虎降之徒越法違理違非實是



告諭臣等知衛吏輩竊察御史廉訪司糾彈官吏及違禁不令監臨如所  
親臨有弊隱人負屈到府以刑州判官揭私與亦有尚勇員裁司縣  
有慾誣枉則生焉或有把持官員公事奸細影射入人籍信上司搜檢文  
牘狀章擅自改調情由捏造生事公同欺騙影射入人籍信上司搜檢文  
牘將案章私自變易司縣生吏人等取受不公上司嚴據具端控合  
州軍其路州州軍任於省館者如有司挾嫌害得說社節吏監察祭酒  
之康政司余往州中任於省館者如有司挾嫌害得說社節吏監察祭酒  
把文簿狀章軍機搜探持牌隨帶陪宿罪累及無辜勾合成事重責

中奸人之言譏狂骨更爭取受不公止竟歸罪嚴肅大且不可據實  
虛爲誦人犯犯心惡極擬以上罪名移請廷杖五十俾便刑憲懲戒不赦  
生父子不相保者予配謫家眷暫緩行無由所控遂刑又滿族別  
別元祖罪及革職等語之罪尤元祖名係蒙古一裔前次以忠結  
其批置又帶帑贖身機日罪尤元祖名係蒙古一裔前次以忠結  
罪累至大狀即與陳名等充要圖狀告人而公然縱恣何如私薄則京  
平應悉皆以成風爲詞如何得見有部某員司官吏等搜獲私留  
文簿數百卷日作爲通關符目爲發入人之罪天下折獄幾難創定  
而印書不止並得同鄉而湖廣又兼罪人因賄賂而情事詳推難於  
狀外即上金案求之天也若不從改竄爲不便本省詳諸乞料

察諸人亦不法事者已有案牘在內聞中間情弊多端禁不禁止按  
姦殺計日增善長反遭誣弄深爲未便然此卽係通例咨請部議  
送刑部待質黃旗管州以爲久疑今被校  
諸閩人罪首各須明注今年指限奉審不得再延誤設查者抵果友坐  
故其所獲數畝以爲軍糧吹草豈爲一切事日報戰逐句事理直莊  
欲自祈禱於上天不爲遲延至照詳細有惟礙咨請依一施行  
臣等謹將本年九月十一日奉 諭奉

御書內一欽此字以來諱許咸風下陵谷替今後諸親友己之錢物者許以妄欺其傳聞取他人物者不許言官欽此。至戊午年六月十三日。江西廉訪司承奉。行臺揭付惟御史某等查察御史某欽此。御書內一欽此字以來不許言官欽此。惟舊百端者止許出錢人自告乃爲正理其出錢之人犯法非違之財得往任云云。一月內免追過期頭領之輩官人每在任內欽此。

先是帝嘗言節級張說口體人說底是呵與實也若說不是阿不要  
罪過近聞  
詔書裏不難誰提說臣緣底人有呵提說有犯道行有未  
當可憐見呵裏頭要寫頭行要重官人每監察每名道前政廉訪司  
官人每各日省得些勾當各有兩款收

皇帝聖旨休例

帝聖旨裏不標樣批說勾當者說底是呵  
當諱勾說法不是呵不要罪過這般行呵連近勾當皆成乃成都知道  
此者惟家某肚腹腫腰兒耳朵發背者不白中書省爲頭諸衙門官  
吏行問者是說不是底休察行有不檢公庭案卷乃來拿了氣憤底後  
更相搬換有幾處底勾當有呵操公庭案卷乃來拿了氣憤底後  
御史堂官人每爲甚麼不先說就不曉道

皇帝掩臉吸眼道不是來待打呵說了來奉時奉

官說底是有朕道

官方也發此又至元五年欽奉

相皇帝聖旨立御史臺

宣方也發此又至元五年欽奉

有一獄諸官史乞乞納物來監察糾察又一狀諸監臨之方知所  
據置內一狀諸官史乞乞納物來監察糾察又一狀諸監臨之方知所  
部有不法之事亦勿治或舉人聚五十五科人等下而不平勿治或











1



欽定  
宣命人員稽查御史臺顯詳今准回營呈奉 中書省劄付據別部呈  
照得大德六年二月承奉 中書省劄付本部內奉旨本月初旬行  
省差揚州路江都縣宜安縣檢司柱間曹曉因奸姦女才劉菊兒  
事理達通判該得曹曉杖八十用鐵刀勒傷伊婦姑知不曾伊妻買具手徐  
妙李呈到官報檢係因奸殺夫大論止據曹曉打因奸殺夫大毆打逆違  
尊親犯死罪應免以此參計如在外教及未曾施行者所擬折罰  
視士貴所指招伏伊夫向伊曹宗聚宜安縣巡檢雖入罪取招伏司吏  
叙相替酌有礙仰照驗施行又照得大德七年七月內承奉  
指批伊兄任十一劉十一韓三一名入戶初五日蕭監按步頭發獲武八  
高與管軍并賊子張宜政即次取問得任十一等一十一名各  
招不合仍從首犯單子張宜政合行取問得任十一等一十一名各  
不肯招伏獄內匠人等一十一名因病身死六名保放在外身死五名  
及問得事主王向誠公等三名並不曾被劫盜弓手狀結被劫時於內  
認得一賊係劉十一元忠右附次後復逃正賊則首一招指上確拿  
四等一十八名初說孟弓手財物並未曾失手彈擊等語上奏本道宣  
慰司委至麥路府判孫承德取問到頭日蕭監按武同司事案項等  
各姓名招揭投伏為元元間官當照抄招揭問得龍滿釋兒若使近歲  
幾名糧餉扣掠故事在案前令諸堂悉追未討謂得龍滿釋兒目前尚  
等別元承在事主告訪次遇觀科平人庄八張金春楊勘安指伊兄任  
十一三十餘人行劫周號公周十向號公查弓手將解赴武崗縣  
當官請事並不詳情情屬隱忍上憑誥詞約會軍官張千戶解任十一等  
非理概嚴處置抄招既問得明白頭項周號公等二家欲招不曾  
被盜亦無欠還可可信據又又無明白頭跡即係元章見其弟即  
疎放其元間官史依前枉禁任八等一十一名身死內舉梁入等即  
召名保存在外取訊元元間官充葉元充無辜任八等八名情罪輕重以  
此參詳難免刑罰元元間官招該錄次稟遞奏格招指明白見各  
人著押系來可照票元可疑故遇釋放寬量擬達管花亦少班離尹陳  
世榮錄奏趙順土溝族從千戶張宜政詳見元元間官元元一等典史  
司史楊遷等但各事能經不敷通行標開仍任元元間官更并批提限日  
以新等元元間官職中銜鈔八十足給付陳工元元當之資担限都有  
宣稱元元間官職中銜鈔八十足給付陳工元元當之資担限都有



提各降伏施行奉此本部以得欽差劉隆按官一寺拿住部職除外仰  
照例依上施行○奉此○戶部欽差劉隆按官一寺拿住部職除外仰  
人戶謝補贖男萬二六省行將山縣已開闢地傷村人等五打探  
取稅務司分派縣吏黃世榮出陳本誠示招充供詞撤銷另罰銀二  
六赴廣的意旨可查度值伊近拿神道消武為受理地胡關省  
省秋交其家回堂等語查無戕賊人王再貴就武邑路殺舉人回還  
又不發下家山縣與元指陳人婦對亦未取到招伏主官與李抗使  
轉文據傳獲解押解二六鄉巡街名令連日甥助經隔六日在年  
因身傷先死父謝繼章年逾八十六鄉巡街名令連日甥助經隔六日在年  
却延至二十四日身故死數重良民父子二人俱因刑案乘危取命  
犯杖每幾處官河池縣軍衛在案祖衣宗餘論積聚重難免於罪  
到問伏具連說官并一千人等指明白累經重撥比擬合眾嚴議  
不叙安撫府文碑原其所犯輕重事奉國憲竟然給符長引  
同族紳士某某人致命比例量釐等項均微機現銀兩給予活字標  
附相應都省在案仰即驗施行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 江西行省准 中書部咨所奏  
有期刑罰事宜奉聖鑒事依奉 省創前去江西行省為省委瑞州

[illegible]



升義監押前太遊街號全隨有此路遇明說等一亦召會縣官百姓  
張事司達堂花上打里子又他喊着就公以致揚首領官胡順  
的好生往街上打着走也他喊着就公以致揚首領官胡順  
朱珍胡德林陳順良康慶兒王能一條一朝漢等惡徒同知張  
行打內胡順等四名陳即事中照應商議扛抬胡順等身處  
府判日推官自領官陳知事中照應商議扛抬胡順等身處  
禁今司獄司虛捏狀欺作要病身傷重行下錄事司貴地縣安  
官初從被檢夾契胡順等俱因被打傷重行下查理巡撫三分  
發下錄事司嚴管醫治至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有胡順等  
德一發一朝漢胡順等死行刑獄事司貴地縣將胡順等屍  
胡順等一名根保解縣文枝楊軍並氣攻後兩肋車腰殺命  
屍初投的是交本部議得司吏周崇仁所犯欽遵兇令依犯  
擬處按察司核題

首領官二名提控案續申世榮知事陳載狀相同本部議得據  
於德律例出外游街棍徒陳黃六八名因傷致死者罪該斬立  
決不應違例游街杖限陳黃六八名因傷致死者罪該斬立  
決一革通行標榜過名相懸

或一革通行標榜過名相懸

[illegible]

監押同令官錢某司達骨陀亦八里于照黃龍鎮尹黃連某家抄  
依押同本局錄得他路路錄某司達骨陀亦八里于照黃龍鎮  
尹黃連所報從家不路達骨陀亦八里于照帖不兒總官于某家  
某官官及錄吏口傳言語將犯人胡觀等一十名監押各職  
劃馬遊街說令挖打因傷致死八人罪過原免重數各降五級  
一革操府相廳

官暨提領并大椿狀招是矣本部議得官暨并大椿所招罪犯欽

錄事司典史祝葵司吏程子邁各狀招伏是實本部議得葵史祝

合麗見投標附相應

罪犯欽遇索免擬合革去相應

司寇刑文選李師讀得刑文選錢元珪至杜仲錫擢男并杜本官署押虛畏病狀案驗明白量擬解見任別行求仕標前相應

1

100



福建興化府永泰縣志

[illegible]

武郎將軍惠州路總管兼官內勸農事戰役大德五年八月二十

日有司吏更督轎轎到縣署廳中檢校轎轎因係被打  
血作淚心身死現文雖本吏劉佑軍說薛經堂道趙提親是  
實劉司劉經堂文解文付劉宋致數語劉文解其案作因傷  
身死姑自今本志本縣例道趙不合該府前來府衙前抱  
八月二十九日歸差巡捕趙花亦阿都亦前來府衙前抱  
薛經堂親提說趙趙趙今吏更回漢因傷身死文解打喉生前  
因打後因傷身死薛經堂係分府阿都亦道據先被打了  
因拘身死阿都亦亦經堂係分府阿都亦道據先被打了  
合回對薛經堂道趙趙是又對阿都亦亦以捨地地也好又招九  
月初三日司吏更督轎轎將刑到二十六日文解於阿都亦  
下本縣道司吏更督轎轎文更實說文下通傳經堂刑到政二十  
四日之文解署押了當刑犯經堂司九議將持械陳佑即係經  
氏之妻不以人命為念經堂經堂詳諭官語今司吏更督轎  
將經堂歸送營花亦初被執持械因係生刑打身死現文雖  
因拘身死本縣道薛經堂

宣命同知惠州路提督府事以復奏太德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招伏相

事李十人命二次情狀司馬陳國清難陳廉署理在案應照例擬斬  
死支解凌遲罪經部議免又某太官已行拘拿其兄致交黃軍  
道宣親提便會元帥府并七十四州患險於前蒙  
端緒性過名刑部謹將瑞澗所招情形知准在京奉候核辦

○珍瑜挾恨也文

勅撰役往卽惠門路總管府經歷賡服役大德五年八月二十日開校

得經歷時癸卯拾明大興縣傷身縣千客入命因爲阿都赤

死又爲良吏劉劭經籍寄行分行刊刻幾領卷當當此司東  
施賢補授文選進士後行被校僞舉平復的係傷身事死有  
格亦稱行赴將赴薛經籍舉別又不合身本官若初校  
到應西保生則被校打血作攻己身死文經籍作被校僞舉  
復內稱身死遂錯經籍免將經籍薛經籍死任降一等  
叙用刑部議得經籍薛所犯將婦革職又申革國保身文  
文贈改回獲作病死罪經籍免量減職見任期年後降先  
幸繕職內任用標附相應

月十八日據黑阿羅狀告平山邱挺領刻王匪伊魯圖保次

於八月十七日假身離州城郭而奔當月二十日既歸將  
打竹行入某棧中便睡用大板夾檢海巴北門門牌廿四號  
多發五號六左右有賭客一痰係季泰大助開賭一痰係陳  
振石林林陳建勇第三枝一痰係杜物傷石碧上一痰係  
保龍物陳城官作竹行葉德高場賭案定監五外季一痰爲  
重的係生前因他物打傷血攻致致命身死回本縣照  
回惠州路照驗於八月二十七日有司吏陳孔收回撫押  
過本縣元由檢尸及詳言奔逃知悉分打換過查件事據  
身死文縣申稟以致事發到他罪犯文生陳阿司曉得阿  
亦司把係是投爲官收本官親打發奔逃而重傷的係王  
被他物打傷血攻致命身死回本縣申詳該有司吏



徐林初回總府押過文解官斬問知各處同獄作楊萬身死  
明知子孫一人合記打心經願觀看以此依隨官會司吏徐林  
到提領侯府官會司吏徐林初回總府押過文解官斬問知各處  
打傷喉破已平復因楊萬身死被殺血作文心身死改作生身的後  
任降一季報用刑罪雖重幸免於死亦阿柳亦不該不合依隨  
懲官陳伯省督會司吏陳伯晚到縣內被殺打身死尸狀文  
解縣經解府官會司吏陳伯晚到縣內被殺打身死尸狀文  
命酌實錄見充署司馬路廣官衙司史黃福公德九日八月十  
九日依原籍解府官會司吏黃福公德九日八月十日依原籍  
不合依原籍解府官會司吏黃福公德九日八月十日依原籍  
檢官初亦就說打撲生開恩結身死被殺血作文心身死改作生  
六日改作八日二十四日和楊萬身死被殺血作文心身死改作  
不到自合依例准事即不合於八月二十六日九月十一日一  
一次不立案據說印犯黃坤通劫故前主三縣縣令均曉到  
試吏黃坤通二挑批行吏前主三縣縣令均曉到  
食三日息和與文難辦作病身死及家貧無資延奉祭初三  
二天又停柩入役任用過事犯其家親司議請司吏起  
暫輔所犯張西保身死查明知事一人命不合依例推論經  
言語將路近初客寄書中到縣應係生前被打血作文心  
身死文解令初提檢官吏把扣因病身死又招獲檢文難憑得  
取吏文解令初提檢官吏把扣因病身死又招獲檢文難憑得  
家說將司史趙寶龍毆殺不叙已照惠州路王說訊明該行  
超納輸司史趙寶龍毆殺不叙已照惠州路王說訊明該行  
放拘撫門相報

李雅林控告妻舅仇婦身死縣司吏於大憲九年八月十八日奉行  
達查札到控告妻舅仇婦身死縣司吏於大憲九年八月十八日奉行  
達查札到控告妻舅仇婦身死縣司吏於大憲九年八月十八日奉行  
十五日將文解赴府按下了當至二十七日有府吏更調向  
追照過本縣行移將元罪離還今札与本縣道當化元向  
操作病患身死文解申前及打動取到王元德扶同招詞罪  
犯是年無辜已識得司吏徐林初被殺血作文心身死知事于  
人命不合依原籍解府官會司吏徐林初被殺血作文心身死知事于  
前被打血作文心身死文解申前及打動取到王元德扶同招詞罪  
元德行打動合扶同身故文解申前及打動取到王元德扶同招詞罪  
過解衣械將徐林罷職下叙候牌奉高堂會去究別罪滿傳



限文狀亦不候李將軍見帶滿堂登可却取詔浮平產可惟伏又不敘  
依約會軍官擅擄將軍李參政見說三十七下又招於開閏七月二十  
十三日聞知又欲召司吏孫得榮賞與典史先行善卷完備施行和  
程到三十七條聞知會軍官官軍審判檢日公使等到獄不令查得  
當又不合於獄例禁止判寫三十七下接合得吳振雲及黃得  
振劉振孔與李三司吏孫得榮召手至孫三子澤所招相同擬展  
尹子澤四十七下縣將發三十七下晚至李仁四四年八月初十日  
奏通州文館的漏經實為參明小名的軍人毆打李將軍名字人來慶道  
不令面圍店後有二面詞說將軍人虧說三十七下

聖旨 帝親詣軍營民相犯呵除重罪過外其餘勾當官軍官一同約會  
書歸問其裏面  
不到處巡撫押下文案休例有戒諭多為人爲頭的打四十七下  
余的收着巡撫押下文案休例有戒諭多為人爲頭的打四十七下  
聖旨 郭昺者今後不以道毀人姓名每人每字受過巡行各如省欽此

興隆慶路元平四月交州路等 江西行省每月近據廣  
與路底戶劉岳告本路有過時吏罷出元平故違例倒懸月日將  
州士衛王汝格降陣路吏賄贓串省乞調得此送核理刑所照該司  
王汝格充龍興路新建縣吏役違避戰罷役不叙授无州縣司史  
三十八個月就補路吏本局爲本人名投不見是否應例有充管  
校在 中書省差遣州判至新據報王汝格投訴不明照得大  
德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奉省本部主山東宣慰司開濟南路都大  
蘇撈問到王伴兒與喬小聖寺殿黃貴兒將王伴兒踢死殺妻賊路

此等孔婦各召二招扶舉惡原免驗合解任罷役前行收仕得此移  
准御史曹家驊奉 中書省札付速擬刑部呈達一議擬于右具  
呈御詳得都察院奉 聖批仰該部知道欽此施行

縣王馬廷鑑招上大四正月初三日准本縣周張阿陳打崇  
險殺姦婦案因田上將太公爺打花將引司吏周鼎承行衣人  
趕通於佛死去郊外將姦親柱打斃告一千人李眼同初拾得見  
已死姦婦被沿身下除輕傷不礙致命外右肋一痕係他物  
戳皮不破血不出染黑色腫重貳一六分關九分的係致傷  
比對自念當場待問端端的何人行兇取責明白招伏追索姦  
身死命免當場待問端端的何人行兇取責明白招伏追索姦  
身死命免當場待問端端的何人行兇取責明白招伏追索姦  
身死命免當場待問端端的何人行兇取責明白招伏追索姦

安五推不招收違旨節元降体式於犯帳內正把人名下權差  
候招人三三月廿九日及在五是席內藏姦至寺神聖酒伶  
伶奴於三月十九日及在五是席內藏姦至寺神聖酒伶  
如用木棍於藏姦處右肋打着身死不合行刑斬逆奏轉令  
吏更鄭者三人私下取問數次元卿差指已說謝恩德用木  
棍將兄兒交與叔祖右肋打着一下倒臥元卿值報用木把頭頂  
不德打死又不合信從差冷奴私用帶燈火隔牆率一結諱不  
招打死蔡敬祖根犯伙狀是吳本郎誣害舊昌縣尹馬德勝故



行開堂。雖多禁止，而刑獄茲嚴，屢有招致他物一案的保發命不  
行。人呼問：「何止？」乃知該盜竟係不招此物一案的保發命不  
正犯人下體添被告三人三字。公堂似以事於下，遂令其相博羅  
縣關得派役奴用木棍將該盜扭回肋打。躬親本縣婦間之  
初局疑係是正官明知刑名重事不行身勢難免冤情。司吏  
貽言私下取問成說，欺取正犯人梁允奴既誦教令蔡元都虛  
指眼見已死謝景德將兄蒸殺証人梁允奴既誦教令蔡元都虛  
量得打死及依律擬斬。兄奴止招用鎗打倒蔡元鄉用一木把頭刺死  
景得情由如此捏合出脫。梁允奴打死蔡叔祖情罪京其所犯  
即係刑比連累過絕免比例合核舉訪司所擬解見銜別行  
求仕標榜相應

孔氏孔氏陳氏是實刑部故得曹鳳麟此孔氏鍾村所困於此  
兼孔氏以蔡阿陳否余伶飲曹鳳麟上將太監殺祖父此  
時孔鍾村因事被問還候監內明見陳否曰送究初檢案蔡父  
屍係名助致命一乘馬縣尹三行旁問明白馬送究初檢案蔡父  
屍係正犯人下據孫被告人三行旁問明白馬送究初檢案蔡父  
乃南台總府在任情誣陷告得仍依原例杖殺若果殺祖父明  
知刑名重事才合轉令說楚楊梅林私下取問故該堂斷教令

臣等查該犯等係屬兇惡，已死謝景得用棍將兄蔡致祖打倒，蔡元卿用水桶頭將謝景打死。如此等盜殺合犯，正盜用鎗利傷斃貴一不招打死蔡致祖，實情打犯，從從從合犯，出放孕兒，奴奴人情由原其所犯，即例名達，違礙罪經釋免。若依不道，違礙請司所解，解見皮別月，江江西廉政司往龍鳳縣，崇奉江江西省到。

付准。中書省咨各處官廳以路經刈盡告示，汝得將新建縣吏役檢驗丁清九打死銀幣六兩有奇，爰分作舉出汝發命傷痕因毆身前脫離臬司取託王汝椿招詞勘至五十七下監候在後本州人犯王前向陳廉等叙從鑄鐵與路臨江總司吏更有此不因此告已施行得此行據理問所報博王盜榜充新建縣同吏竟有此不法因乞施行得此行據理問所報史例查在開平奉旨札轄崗本年新嘉元年五十二下監候如委在開平先定奪本所議得既非歸公辦理不理又項文義錄酌之復援充州路司吏員符者詳詳的得此再據核按過上級文兼錄酌之後接獲充州路巡邏諸匪糾聚結紮是人命運銜擬合革去得此到付臨江路將本人籍從叻順照和張王汝椿杖交前來新建縣教養元年州吏更即太位爲係途該司吏元仲偉翰童在期首前未及數日致被充元年州吏更即太位轉刻劍連刺斃傷五十二月前須切便據檢驗官俱已得除見投公當



---

「我這首詩也罷」

2.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4:

封之

不可不

申

拔差

昭恩原

起解

倒身

下司

天下州官一十七下首領官一十七下司吏金官三十七下三李檢  
網路官劉德三月首領官一十七下司吏庫官四一十七下都有准據仰依上條行  
七下首領官三十七下司吏庫官四一十七下都有准據仰依上條行  
人合處死官劉德延祐五年三月十七日江湖行省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成州人民聞食本州不即申報賊殺以致死亡  
連被取證當該官吏違慢招伏有諍同知康惟忠等職司殺賊民抗爭  
在方適值人民缺食不即賑救致有流殍死亡損失救民之道以此  
本詳若便區別刑無所平通例具呈照詳得此送據刑部呈照得大  
德七年四月十三日御史臺奏奉 中書省劄付本臺呈監察御史  
呈大率路鳳州人民聞食本路官糧慢五個月餘不行驗發取證見  
在官軍招伏本臺詳詳大率路某州人民聞食賊死官糧三十七  
總管哈魯等不即申報交據死犯本部詳得總管哈魯等據三十七  
下過七十依例贖罪刑罰為詳二十七下各縣見任降先賊一等橫  
掠奪贖姚子淵二十七下罷役不殺報省我待提提奪贖姚子淵所  
犯重決三十七下罷役不殺報省我待提提奪贖姚子淵所  
犯重決三十七下罷役不殺報省我待提提奪贖姚子淵所  
中報賊請以致流殍死亡人口累犯比後事振同知康惟忠三十七  
下分別重決三十七下各口見任降先賊一等重決同知康惟忠三十七  
張惟福三十七下罷役不殺報省我待提提奪贖姚子淵所  
首准據除仰咨施行外施行合備依上施行



非違

縣官杜謨部民妻延祐五年卒奉

中書省奏至四年七月刑部呈准將武縣達魯花赤伯不花將部民妻阿王扯棒戲謔決六十七下罷見役降二等雜職內叙用

三子五年

約令擇己女某奴前夫發泉州判妻阿尚家求娶知夫小妻馬望  
為妻為妾不從從酒目前行都求問扯定求好甚失被民之休決五  
十七下遇免解任籍賦內用都省准擬

中書自谷延祐

趙孝家駢不出軍錢禮時十二歲幼弟常執軍人何宋曰若張元吉元吉人何有連鑪有會本人收銀致令何宋施行奸利刑部議千戶劉游恣逞威權杖決八十七下除名不叙都督崔呈

達例

元貞二年九月 江西行省准本省左丞張良弼

此良善好慶至為無幾人吏秀於八月二十二日將賊人鍾大旺生

一 醒仔正縛跪問要責得該所李珍狀詔不合不坪八月二十三

禁刑日令與書劉奉齋問因劉蒙統狀招不合從同并奉諭兩上

取責賊人王劉子同因令其子王萬將木成傳而後聞之友人之

等又主于王富弼召王異余又乞正其罪王異重口之謂乃與余字人

三、金一、二后，昇打天昇院耳說無思王。达明孝安陽以托扶將李

官言吏惡發人善言計外拔該吏李珍狀招供違例罪記擬將本人

由罪就役行下本路照依廉訪司牒內事理選保貼書一名其餘人

裁華去外次請禁治淮此

○禁前日斬人罪例  
天德元年十月  
王西胡東道義方司奉  
行去冬十月

來申建昌客南成縣生員曰忽魯不人今忽魯不人冬丑月

五月廿三日 亥時 葬 王月 初四日

二十五日刑部手劄薛周轉各決一十七下罪犯量決二十七下還賊窩

唐書劉晏傳所招罪犯量決一十七下還戰勾當仰照施行

元貞二年八月江西行省總吉州路中省案

廉訪司官婦問到平淮行用庫提領李成太史提留庫子等將到以

卷四 中統鈔四卷 四十三 鈔本 不冬 王 尚 吏 月 公 中 及 口 流 一

三十四金不方正區創用連以及中級

士定四十三兩至元一十二兩七錢七分

移住 鄧省各該英司事員等處所共五十二處

表省官言這元帝甲據得孝成尋賊抄五十七下別行求什

打井井應者省官撥錢予人等就便開造

多中工部  
大德七年正月十三日行基淮  
御史臺咨來咨牒











鹽科

○至元九年命吳景衡提刑按察司申察到太原路平晉縣民劉國三等三十一戶取到本縣官吏侵佔呈奉中書省鈔付該送戶部議處等因奉旨亦仲里戶部議處外其餘犯各擬罰條一月主簿趙元澤所招解罰十月御史鄭廣所招罪犯擬將本戶告四十七下據實以當官道擬除公佈行下各道被刑按察司更爲議條施行

○至元二十年御史察提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申察到鄭州花西官廳縣將軍分股順手謀合各戶供送盜案等事取到各戶招供呈奉中書省鈔付送刑部議處等因奉旨持據擬決下項杖數仍解見日期年降先取一等輕周奉此該司知有占破戶計用心體究施行

○至元二十年御史察提河南道提刑按察司申察到鄭州將軍分股順手謀合各戶供送盜案等事取到各戶招供呈奉中書省鈔付送刑部議處等因奉旨持據擬決下項杖數仍解見日期年降先取一等輕周奉此該司知有占破戶計用心體究施行

○至元二十年御史察提河南道提刑按察司申察到鄭州將軍分股順手謀合各戶供送盜案等事取到各戶招供呈奉中書省鈔付送刑部議處等因奉旨持據擬決下項杖數仍解見日期年降先取一等輕周奉此該司知有占破戶計用心體究施行

○至元二十年御史察提河南道提刑按察司申察到鄭州將軍分股順手謀合各戶供送盜案等事取到各戶招供呈奉中書省鈔付送刑部議處等因奉旨持據擬決下項杖數仍解見日期年降先取一等輕周奉此該司知有占破戶計用心體究施行

○至元二十年御史察提河南道提刑按察司申察到鄭州將軍分股順手謀合各戶供送盜案等事取到各戶招供呈奉中書省鈔付送刑部議處等因奉旨持據擬決下項杖數仍解見日期年降先取一等輕周奉此該司知有占破戶計用心體究施行

○至元二十年御史察提河南道提刑按察司申察到鄭州將軍分股順手謀合各戶供送盜案等事取到各戶招供呈奉中書省鈔付送刑部議處等因奉旨持據擬決下項杖數仍解見日期年降先取一等輕周奉此該司知有占破戶計用心體究施行

○至元二十年御史察提河南道提刑按察司申察到鄭州將軍分股順手謀合各戶供送盜案等事取到各戶招供呈奉中書省鈔付送刑部議處等因奉旨持據擬決下項杖數仍解見日期年降先取一等輕周奉此該司知有占破戶計用心體究施行



○孟報定陽田頌官史職累皇慶元年五月行禁隄御史杜某言

水旱災傷官民田土二千三百四十八頃三十四畝一分五厘一釐一毫一絲較銀二千九百一十石一斗八合州縣陳請並案酌定一系被撥約同協理藍華卿等奏各道兼飭司牒體恤賑濟除將災區田土二萬一千一百五頃三十二畝三分九厘八毫七絲八忽撥二千七百九十二百六十九石七斗五升八合外休體恤出賣被災傷斃等項一千四百五十五石七分五厘二畝該銀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一石三斗五升得此賑得至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年平江路吳江善縣正官賑賑災傷田畝取到官吏親次稅糧都有卷存其災錄在

欽命前合縣知事又升署該管縣後陞任人查運司三品秩名在內  
前虛中作縣雖非無降已經過行去訖據前項冒破文傷臨府州照  
正官便取問錄在

格例事理例合縣降於至大四年六月初七日依例祿附邊倉行下各  
都知悉若往後滿於縣內的明白關為外本部要將

國家經費雖極重要人戶申告家傷恐有不實貪自誇於州縣正官  
鄉保人役行移稟請州縣例應如令隨休縣城官署上該縣一  
萬六千餘石合准江蘇行省所撥如額家傷若有石前軍中破則  
將元麥後踏石更依例罰罪任滿於解由內明白開寫以憑點降如  
實准呈同行行公議照會相應具各詳請仰伏施行  
欽此欽此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行奉准御史李鴻章奏湖省道  
訪司中准分司牒休復出湖州路德勝縣災就田二頃八十三畝一  
分九厘至六分六釐合上今九月初九日湖州路陳到豫鄂督批  
依奉詳請者使湖廣總巡周潤棠中書省前付到豫鄂督批  
湖州路德勝縣官報二石六分一合七勺九抄災田二頃八十三畝  
二分五厘除城官報二石六分一合七勺九抄災田係光緒元年十  
月二十九日以前該處原依例攤納今據報此若不分別輕重並照  
降作不倫以充奏請各欠官更換踏災傷不實冒報官報受財者  
以枉法論不實受財踏踏不實者就虛報田糧多寡究時斟酌定案  
相應具各詳請仰伏施行欽此

雜犯

脱囚

○沿路在外界犯法至三月六日陽路召李朝監臨送賊人謝崇德  
○國至元年六月中都路中興軍馬百侯前賞財文支前去上直  
安路稅務司判皮子令與本外添差弓手監押到真定府交割都  
不台轉合符召李士達監押以致在外界犯法同疑怠慢事重杖八  
十部數量決四十七下  
○國至元年八月河間路為強盜引千奴犯獄在處押解關嚴七十二  
七下年于陳德名照各六十七下同獄則藏四十七下提調官罰錢  
兩月  
○國至元年九月東平路申察子張昇等失囚及脫繫北王重四賊  
入便利化州節制斬首于張昇等失囚及脫繫北王重四賊各五  
十七下

○大元帥驛聞得覃縣接使人劉順招伏因為監押信萬奴申  
來本縣地間行惱人民公事公速不為用心以致信萬奴自抹耳死  
欽此

○將原將本人陳放丁當部辦得信萬奴至是自抹耳死蓋因劉順不為  
用心以有罪化欺誑

○欽此

○到無礙案卷如數交死坐張子資寶發於劉順名下撥鈔五十兩給付  
去主呈奉到申書省刊印板准所擬施行



縱囚

○司中白沙提督司官下東張治年子宋僧住將配役賊陳福興等所屬錢銀項下故無在外持仗強劫良民衣物却行違禁拒捕分監等事呈奉中書省到付送刑部改重張治年子宋僧住將配役賊陳福興等八名取去各帶鎖鍊腳鐐鎖合在外強盜張澤銀兩等物一同分監各官行令有司併勘元備俟例結案法開訊一節據本司詳案候便施行所擬提案司并錄合所官更有失關防以致年子雖合配因初民財罪犯如蒙一付衙署行下本司便便查治相應呈報詳部有除外仰依上施行

○司中白沙提督司官下東張治年子宋僧住將配役賊陳福興等所屬錢銀項下故無在外持仗強劫良民衣物却行違禁拒捕分監等事呈奉中書省到付送刑部改重張治年子宋僧住將配役賊陳福興等八名取去各帶鎖鍊腳鐐鎖合在外強盜張澤銀兩等物一同分監各官行令有司併勘元備俟例結案法開訊一節據本司詳案候便施行所擬提案司并錄合所官更有失關防以致年子雖合配因初民財罪犯如蒙一付衙署行下本司便便查治相應呈報詳部有除外仰依上施行

○司中白沙提督司官下東張治年子宋僧住將配役賊陳福興等所屬錢銀項下故無在外持仗強劫良民衣物却行違禁拒捕分監等事呈奉中書省到付送刑部改重張治年子宋僧住將配役賊陳福興等八名取去各帶鎖鍊腳鐐鎖合在外強盜張澤銀兩等物一同分監各官行令有司併勘元備俟例結案法開訊一節據本司詳案候便施行所擬提案司并錄合所官更有失關防以致年子雖合配因初民財罪犯如蒙一付衙署行下本司便便查治相應呈報詳部有除外仰依上施行

放賊

○司中白沙提督司官下東張治年子宋僧住將配役賊陳福興等所屬錢銀項下故無在外持仗強劫良民衣物却行違禁拒捕分監等事呈奉中書省到付送刑部改重張治年子宋僧住將配役賊陳福興等八名取去各帶鎖鍊腳鐐鎖合在外強盜張澤銀兩等物一同分監各官行令有司併勘元備俟例結案法開訊一節據本司詳案候便施行所擬提案司并錄合所官更有失關防以致年子雖合配因初民財罪犯如蒙一付衙署行下本司便便查治相應呈報詳部有除外仰依上施行

○司中白沙提督司官下東張治年子宋僧住將配役賊陳福興等所屬錢銀項下故無在外持仗強劫良民衣物却行違禁拒捕分監等事呈奉中書省到付送刑部改重張治年子宋僧住將配役賊陳福興等八名取去各帶鎖鍊腳鐐鎖合在外強盜張澤銀兩等物一同分監各官行令有司併勘元備俟例結案法開訊一節據本司詳案候便施行所擬提案司并錄合所官更有失關防以致年子雖合配因初民財罪犯如蒙一付衙署行下本司便便查治相應呈報詳部有除外仰依上施行

○司中白沙提督司官下東張治年子宋僧住將配役賊陳福興等所屬錢銀項下故無在外持仗強劫良民衣物却行違禁拒捕分監等事呈奉中書省到付送刑部改重張治年子宋僧住將配役賊陳福興等八名取去各帶鎖鍊腳鐐鎖合在外強盜張澤銀兩等物一同分監各官行令有司併勘元備俟例結案法開訊一節據本司詳案候便施行所擬提案司并錄合所官更有失關防以致年子雖合配因初民財罪犯如蒙一付衙署行下本司便便查治相應呈報詳部有除外仰依上施行



刑部卷之十八

典章五十六

蘭遺

縣官 <small>陳</small> 口	七下	二十七	二十七
李蘭人口	在家使喚	二十七	二十七
<small>陳</small> 口字蘭			
奚鷹大背的地飛放的			
去夫馬人			
諸人收住			
不迷官者	一日	二日	三日
	映		
	斷沒一半		
		標注私弊過名	
			迭爲司今人識認

李蘭溪

○勅收安國縣人口三歲中統五年八月欽奉聖旨條審內一畝該諸郊應有不闌矣人口頭疋等從各路府司收拾仍

將奴拾到數日於廳收置太叔收置限十日以裏許今本主識認如十日以外作李蘭英收係母日申部如有隱匿要究治施行

○至元十六年十一月敕奉

聖帝聖后親臨殿中書省突已回常不蘭美官北文太阿散魯克生小牌  
潤及歹莽因諸路收恰不蘭美諸色已下頭目人等多有驕慢不能  
及實到官將違官舊管不蘭美名分罷謫今委吏部尚書考覈使  
都答兒兼領諸路不蘭美總管府事仰照臨區處定事理施行

各路運使亦統總管府及州縣各官縣每官民正官不効本職  
收指不關義州人頭及諸物各州縣每月申總管府每季申  
吏部尚書該部路不關義總管府仍令本府逐縣查人惟  
督獎勵各路嘉定正官將收指到不關義總管到官每月申

月二十日見委辦許官召招給土外無人識認乃依上冊於  
案人管押赴大都交付吏部尚書兼領諸路不關安總管府  
收管外據府州縣在前收拾下底不關美人口頭定諸物亦

仰蓋數年人赴本府交納無弊隱痛  
各路多出文牒衙門粉飾不以足何人幸若有新舊以有底不  
蘭溪人口頭足諸物管限三日申送所在官司如有隱蔽

或遠限不辭赴官許國佐諸人首告得無誘犯人痛行斷罪  
告以約量論若坊里正鄉頭社長士人等知而不首者

後軍馬經過去慶元橋到人口沿路在路病患落沒了底人  
上脚罪姓李千戶下驢口首告者則斷爲良  
等等留下不曾來取并滌留下條官人口頭天諸物當軍民

人既諸邑官員不以是何人等限歲者許令自百到官並免  
本罪如是違犯竊行勘罪外不關矣人口自行首官與晚本  
罪即令爲民

拾到不顧家頭口須要如法喂養不致瘦弱死損如有倒換  
此等宰殺食用及為者諸人自告得實依上勘罪給賞如妻  
是病患倒死肉貨分付所在官司貨賣作鈔同皮子勦用逐

旋經官外人口妄因病死保結開申  
罷官不關奏官負將元收拾到戶計人口頭疋諸物盡數  
交付吏部尚書兼領諸路不關奏官管府管領如憑義或推

故律弊不行者實交付者將元骨人真并見收檢之人例斷罪  
大德六年八月初三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  
因用陳藏字蘭案平棲竊造文契意欲貨賣不行處官自納

所外不見給賞銀數定例咨請照驗准此行撫宣徽院

贖銀手蘭契一个當銀若干凡人口頭是價直不等又所遺  
閩責既有差今後應告隱藏字蘭契有体問明白佑驗所隱  
查價銀於犯人名下減半追繳給付告人充當其犯人亦驗

附文罪似辜示幸隱蔽之弊如惟所呈實屬允當送刑部議  
擬字蘭奏賞鈔合准宣徽院所擬犯人罪名貼事驗輕重科斷  
詳都省准呈咨請依上施行

正員拘捕大德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江兩行省准中書  
東宣慰司忙古又言出使人負賣奉  
蘭矣人口不行經由右司一而於意下村無問軍民投下戶

後委自各路提督并赤物官及州縣各官民長官

不防本職收拾亭蘭爰撫州縣收拾到人口頭反依條例交  
認無人識認的開坐數月起赴省部交納若有人收著不行  
計開並諸人有告的實轉犯人嚴罪告人金銀有數比全

因本部議得擬合欽依元奉  
聖旨原送蜀花亦是官收拾州府都有管官請欽依施行



○**志願** 大德六年

中書省劄付准蒙古文字譯該中書省用人

言臨年時夢李蘭溪鷹鵠狗隻拘收而生秦拘收者整道  
鵠狗隻交送納將來這裏者這般說当了不送納來後順事發或南  
人自告呵依先

聖旨裏有的他每省的也有這般行文文字關緊鴛鴦限內不送納  
阿後頭自告的人有阿俺

此節該字蘭泰臨大速兒火者不吝失里兩個報盛不文收拾背地裏  
飛放的打三十七下虧沒一半者欽此

姓合無次係爲民事照得元奉上司文字禁治據誘誘賈良民擄當  
到官經人戴行治票人元發付元籍給親完報切見江南地面自歸  
附以來被賣者多被多道阻礙

賈觀等姓名被摘取前來庶難便憑准上將本官爲收承行移元  
蕭官同呼召親族藏匿勒勒當其間自腰裏至江南京至開窟勒經數  
千百里遠官同姓連行移故于今月號自沙窩至

倖地遂不能前來就試更兼校實人口自幼離鄉經隔年深不能省  
記元籍住費父母親屬姓名多有供指爭差无可落着及有父母親  
屬逃亡不存者數多似此相號致人口齒年在身無依憐發付所  
屬地方收養之多反害人口

外亡者落稅畝其爲民害此等人口終無完復之期又有所盜掠官  
賊傷受闖矣人口亦在百姓之家有養一例援民在前官司累置取  
勸見數至今未嘗明白發落若蒙一同委官隨路取勘見數除將該  
司公限

至元籍官司召親給付早糧發落去親實爲男女匹配成戶收係爲民  
外據商民保官人口隨即解赴合屬上司收保外據一切寄養之人  
主識詞學補美人口隨即解赴合屬上司收保外據一切寄養之人

所在官司即便發落不得於坊正民家寄養如有違犯收解勘司究治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

去韓四十餘里誠恐公路瓊損倒死傷費祿殯安撫所於流寓家依

振合貴府附近又田官收者耕種其畝遂逐路拘劉文馬高差之類驗按中時莊實多影似爲糧益伏請詳報有款得拘收拘至仰交頭天合撥本有依例召王藏隨不盡數目發付日德獲案合請依上施行

江蘇行省粉付准 中書省咨宣撫院備關道監丞湯淑呈隨從路  
府州縣時屬荒赤提調李蘭奏人口頭死等事其各官因仍苟且不  
肯用心提撥以致人口頭死等事其各官因仍苟且不

各官多眼瞶不時聚交將字蘭矣馬足非理蹴驟至於倒地匿不  
申謝繼有解到瘡損不堪騎坐今後要若改委各如文資長官擇調  
凡有字蘭至人口頭定責付里正主管收養立法關防用心檢點毋  
致差易誤至多司馬

便益候據刑部議得除路州府縣達管花赤提調李蒲矣人口頭足  
已有定例所據駙坐紫枝移易滕占人口頭足合准宣徵院所撥扎  
付御史率行下各道廉訪司嚴加体察素到官之數令宣徵充

十一月二十五日本院官

將來軍人每莖子田地裏出狂時得來的驢口一個莖子和尚談說  
伯父莖子百姓每窮他本地面裏去者麼道說呵他每的奴婢每白  
日裏將他娘婦孩兒每送與阿破也使長每長行呵破也

的也有似那般兒走去了的每於城子裏村房裏和尚先生寺觀裏人匠各院裏隱藏入去的也有用紅找偷麼過黃河大江去的也有使他每的使長出軍去了呵欺負着他每的媳婦的孩兒隨走了的多有爲那上頭事人的氣力限消了上頭事人的孩兒隨走了的

聖帝聖后靈應藏有不圖災禍的人每也有罪過者罪道遍行了  
有來如今休自在先

休例交行文書日麼違時呵不揀誰休隱藏有隱藏的每有罪過者  
長的人休三傳三

人每不肯用心提調的上頭外走的驢口每也不肯出來有在裏面的人每像雲雀般走了的上頭軍人的氣力更生受消乏了

戶每歲有僱數官人每箇量米依省在先  
休例裏諸王駙馬公主每根底各枝兒裏并和尚先生每根底不以



是何按下有德藏入去的洪難每兩立與限一百日限內出來去  
他根脚裏的便長根底底呵元了他每兩難過這般道了不肯出來  
的主不據是誰隱藏者依條例不肯出來的每斷七十七下轉送巧他本  
分中斷沒一分與首告的人兩鄰外主首杜長明知道不肯肯的每  
六十七下家私四分中斷沒一分與首告的人充實賊子裏的官人  
每告發到官親面皮按着  
聖旨不行呵斷三十七下罷了他每的勾當省論衆人公標門粉壁呵怎  
生議定來麼道

聖太子根底發過  
聖旨那般者欽此

建縣申郭仁一於至大元年七月內收到无主水牛一頭即次生  
下牛犢三頭因病倒死一頭外有見在母子牛三頭責付主首王李李  
青等收養防跌若販起解地遠不便擬合估價還官恭詳各處拘收  
到頭及別无屯田耕種處所若不依價變賣誠恐死損不便除將拘  
收到官頭及估價賣外咨請照驗准此送刑部議得新建縣收到  
无主水牛二隻既長別无屯田耕種合咨行省更為照勘如蒙无主  
識認依准本省所擬估價變賣青楚解州應具呈照詳得此議得上項  
拘收到官頭及難准估價變賣自當請果驗更為名主識認如无權令  
有田之家租用方供

### 宿藏

○原值贓物結案至元十三年閏三月申書戶部據西京路申韓  
村民戶王拜狀告至元十一年四月初三日相合到王四九李魯  
兒實一等前赴新莊莊主王實一等藥瑞李金寬於密場內掘出  
大白磁鉢子王四九用拔刺製拜兒黃色磁子不分分張得此勾  
到一千人等追到元概小銀一錠銀鐲兒一對金鐲兒一對金釵兒  
一隻銀金釵兒一隻乞與驗事官部照得王拜助等元物已有八張  
他到價銀若便沒官誠恐已後元有異言致空隱匿不肯出首為此  
省部公議得與王拜助等於實二地內掘得埋藏之物於所得物內  
一半沒官一半付告人於地內得者依上令得物之人與地主得分  
若掘出私田定者別同業主如得古器珍寶奇異之物隨即申官  
並候約畢驗明如有隱匿其物全追沒官取招斷罪奉  
聖旨准其施行







上位置子輩檢勘辦到與某一起斷人拿住取了招伏  
合配役的交配役了來因看這的每檢勘辦到某生不藏以藥治而賊  
人每引潮的多未也今獲斷將誘役人爲做婢者署賣八個人斷一  
年而七下流連二人已上處死爲自已妻某子孫者斷七下下流連三  
年因而死流連二人同謀盜賊罪者甚而未嘗者減一等和誘者又各  
減一華又和同相賣爲做婢者各斷一十七下又按誘殺婢婢賣貨又各  
減者各減誘殺役人罪一華將這奴婢人每爲妻某子孫者斷七  
下下流連一年半知情賣買又窩藏者各減殺役人罪半保如  
假以通誘一妻各因男賣貨爲做婢者斷九十七下犯引罪一華又  
情藏一等價外役官人益因數如無元買貨與者依公稅務司執行  
就發賣決四十七下有司不應給與輕便使給與者依官司一休斷受  
以取告不即逮捕者決四十七下開津渡口當導的官人每知而受  
財檢勘者減犯人罪一等隨生不取失盜察者各一十七下下流連勾  
當能者各減犯人罪一等給與者依官司一休斷受

奏明奉  
聖旨依議欽此

○大德六年五月十一日江西行省檢校傅光崔

川李在亭陳示相繼具呈願詳都省准擬即照驗施行  
中書省刑部郎中孔祥麟會到將軍陳言定詳批部核辦據可朱  
名件置署酌印附錄該部復行合司部咨各該縣開呈奉此分發  
關里伯牙所管軍機處本部議一議裁下項事理開呈奉此  
民官所請行非不棄但乞慈易務勞爲名販賣良民切禁沽販賣及  
窮之家誘行男女指乞奪過等爲名將得力物中間分作入已知特  
口轉歸他地查過利息又有一華女停人鬧當欲紅戶送爲奸邪  
貪定行鞭楚該口透越趨順境江而上有賊有匪當欲紅戶送爲奸邪  
治嗣後上下脫免其經總同津等處門份暨無業亦不准行與賄賂  
冷合案若有自告乞全免官等語內均經嚴飭以所屬長官等常切  
約束家男女齊集報數奉來州司照舊月轉奏提正逐月具報不致  
提調以免更制官人等常切於國體奉來提正逐月具報不致取  
衷中各取一名以上有無關富到口起赴營司照不過次月初五日  
治職放下完數公前路官司整頓到官解將犯人依條斷罪當該



通省各屬人等並行案治各官任滿解回亦行開局姓名開列無得  
至元三十年欽奉

聖旨該江南平定之後家為平民今十有八年間營利之術以人為  
貨公然販賣而強掠及人又指以乞養過房來帶資好男婦非一  
狀其苦之後南往來販人客旅並行禁止仰該通官司開津去  
巡盤問其犯人新八十七下強賊等以強盜同科斷人婦本家印  
訪者各給一白七下若後捕獲賊軍官人勇到人口本官出証軍  
官与初依官府隨即一同從實分搜但係良人就付元家委係賊軍  
被本官方千戶出給印信執照中間却有夾帶良民罪及軍官其  
有礙將口轉行買賣之家須赴所在官司給到文方許買賣違  
者買主並口轉人俱各罰銀拾貳此照得先嚴路費良人等職明  
正典刑通行所屬衙門粉登曉諭外據通討人員不為用心搜獲令  
該各縣有司并兩廣廉訪司糾察施行

尚書省創行至陝西行臺各河西臨西道廉訪司申切惟民惟知本  
本固和年古全通倫也欽奉

聖旨內一欽即該諸果站亦亦消之蓋因有司失於接洽之故仰中書省  
通曉院即與通曉院人戶合併補兼官站頭目因而典買本官站  
元籍為差行完稅價不追還此照得本道探立河西地面接連遼  
陸人煙聚聚站戶數少又係色目之家應當所立站亦地面遼遠比  
之中原實難不同使臣頻併馬足例免稅必須督責補買及供給一切  
諸物因而過路疲乏湯苦尤可免免稅將稅銀男男女女於權要勢豪  
實之家典買租便不能完原百姓稅銀

聖旨該往任處官生理甚可哀憫近年以來田禾薄收人民缺乏其間  
情苦不可勝言單向有許若將權要勢豪色目人等應典買站戶親  
屬若依已降

聖旨官站頭目典買站戶一依元家合元官為收贖惟領別有區處  
豈惟父子得一遂園園之樂不為

聖上恤民之意中乞照得此亦南照錄惟此本委具呈選判部難以得  
近年以來田禾薄收人民缺乏站戶消之致將稅銀典買他人驅使  
實可哀憫其官站頭目典買站戶親屬已有錄奉

聖旨給與完稅所有權要權要人家典買站戶尼女為贖即係違法  
經得親親友友改正給與完稅元價外西站戶西站戶之違法為  
恤民恩主 聖旨仰即照錄施行

聖旨該往任處官生理甚可哀憫近年以來田禾薄收人民缺乏其間  
情苦不可勝言單向有許若將權要勢豪色目人等應典買站戶親  
屬若依已降

而為駭異雖神光改正為良之權實商為駭異可哀憫以此案開  
以此案詳今接詳及之人勸令明白委令為良事官官先行給與  
公興止於所在推且露留行移元籍取給執照為實公文前來即便給  
親同家如元親為男婦所販所婦人家若欲者即可自致知此處  
置無得其宜必欲贖元籍此等多係南人終終不能安妥一旦流  
移四方旋合有司交稅人之責如家准是施行合為違科相應具呈  
照詳部道准至各請通行依上施行

聖旨該往任處官生理甚可哀憫近年以來田禾薄收人民缺乏其間  
情苦不可勝言單向有許若將權要勢豪色目人等應典買站戶親  
屬若依已降

聖旨官站頭目典買站戶一依元家合元官為收贖惟領別有區處  
豈惟父子得一遂園園之樂不為

聖上恤民之意中乞照得此亦南照錄惟此本委具呈選判部難以得  
近年以來田禾薄收人民缺乏站戶消之致將稅銀典買他人驅使  
實可哀憫其官站頭目典買站戶親屬已有錄奉

聖旨給與完稅所有權要權要人家典買站戶尼女為贖即係違法  
經得親親友友改正給與完稅元價外西站戶西站戶之違法為  
恤民恩主 聖旨仰即照錄施行

聖旨該往任處官生理甚可哀憫近年以來田禾薄收人民缺乏其間  
情苦不可勝言單向有許若將權要勢豪色目人等應典買站戶親  
屬若依已降

聖旨該往任處官生理甚可哀憫近年以來田禾薄收人民缺乏其間  
情苦不可勝言單向有許若將權要勢豪色目人等應典買站戶親  
屬若依已降

聖旨官站頭目典買站戶一依元家合元官為收贖惟領別有區處  
豈惟父子得一遂園園之樂不為

聖上恤民之意中乞照得此亦南照錄惟此本委具呈選判部難以得  
近年以來田禾薄收人民缺乏站戶消之致將稅銀典買他人驅使  
實可哀憫其官站頭目典買站戶親屬已有錄奉

聖旨給與完稅所有權要權要人家典買站戶尼女為贖即係違法  
經得親親友友改正給與完稅元價外西站戶西站戶之違法為  
恤民恩主 聖旨仰即照錄施行

聖旨該往任處官生理甚可哀憫近年以來田禾薄收人民缺乏其間  
情苦不可勝言單向有許若將權要勢豪色目人等應典買站戶親  
屬若依已降

聖旨該往任處官生理甚可哀憫近年以來田禾薄收人民缺乏其間  
情苦不可勝言單向有許若將權要勢豪色目人等應典買站戶親  
屬若依已降

聖旨官站頭目典買站戶一依元家合元官為收贖惟領別有區處  
豈惟父子得一遂園園之樂不為

聖上恤民之意中乞照得此亦南照錄惟此本委具呈選判部難以得  
近年以來田禾薄收人民缺乏站戶消之致將稅銀典買他人驅使  
實可哀憫其官站頭目典買站戶親屬已有錄奉

聖旨給與完稅所有權要權要人家典買站戶尼女為贖即係違法  
經得親親友友改正給與完稅元價外西站戶西站戶之違法為  
恤民恩主 聖旨仰即照錄施行

聖旨該往任處官生理甚可哀憫近年以來田禾薄收人民缺乏其間  
情苦不可勝言單向有許若將權要勢豪色目人等應典買站戶親  
屬若依已降



十七日發有不倫事通國各公台手部分定擬差品類詳准此  
上照錄先送刑部該部合行欽此  
量歷六月初七下降先服一大家都督設據王官井地不允再送刑部  
擬合降名不敷數請將景陽縣人入卷不雲台城王官井地不允再送刑部  
部設得常提撥提推同知一按詳行奉此是奉中書省臣行送刑  
部設得常提撥提推同知一按詳行奉此是奉中書省臣行送刑  
升縣小兒係公台拏犯後一王官井地不允再送刑部  
叙到付御史堂照勘明行欽此

六十爲家資。賈至元十三年十一月江西行省被差判路縣問到欽  
冬五貫足取到銀六十二兩。差在欽差使館三使館三爲滿要說。省  
十狀招明該差爲該縣。離不日自願將差三使館將府照得第六  
要合仰官收銀五錢五貫。隨行合將彭大收據同吳子典爲憑。爲  
完據道叔元的陳休持卷。爲憑行合將彭大收據同吳子典爲憑。爲  
按察司中作副使楊中。於元七年十一月歸家上樹山南胡道  
有地客所請地客即將長。於元七年十一月歸家上樹山南胡道  
生男便供供地客即將長。於元七年十一月歸家上樹山南胡道  
客亡爲官取契。契銀兩。使使利或爲其全其公司。司安發將地客  
失爲官取便又准分司。各利以便公地客。有未發錢一頂。當後  
路客下民戶縣。縣將佃家。計其戶數。生錢銀兩。州縣則官吏歷年書早  
常難口。又異間有要與公。公將此。小差違。公地客帶佃戶地客將  
是逃佃佃客。人行立契。分力租銀五文的。如如達客。佃戶地客將  
戶東東取之。訟其事。元末時分低分約三十餘年。已歸官。佃戶  
按察司送下小路。路開元末時分低分約三十餘年。已歸官。佃戶  
李潤。縣司公。有佃男女。地佃戶。李潤行擄當當。收銀。必致起

敬方詩賦親其貧寒之人力有不及以致男女怨曠失時潘參馬公  
早司察詳以兩主戶佃客極多此係爲例事理申乞定奪將此憲案  
相應前項事理即係亡宋弊政至今未能改革南北  
王氏豈有主戶將佃戶着同奴隸役使與賣一切差役苛出佃戶一家

至如男女婚嫁不由父母咄咄所主牧民之官不爲牽制以致如此此弊宜訂司其正者行照詳來咨各處  
開張立同德堂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刑行省詳奉咨各處  
東道憲趙希憲同知呂恕忠典生與生男女係丁未日靜候風暇俗即非良  
法若將江江同德堂館生男女係丁未日靜候風暇俗即非良  
館體分不洞何付仍然約令俟母得將親生男男女女係丁未日靜候風暇俗即非良  
爲急用物無欠折計便依嚴懲未許立交同德各處每月有詳詳通例  
依定強年股滿日即依嚴懲未許立交同德各處每月有詳詳通例  
解又命各回任莊家爲首若依所辦安爲相繼並准有附依上施行  
至元二十一年六月申省樞密院史臺京折奏  
浙江道憲趙希憲申本道副使王朝諱鑒立同德大婦乃之大倫儼  
妻在乃有奇難之稱天下元無難之况中巨天女之民豈過大館事乎  
仍旧有所不謹者安得與堂於他人江汪之家公然得之夫豈爲多解  
至如男女婚嫁不由父母咄咄所主牧民之官不爲牽制以致如此此弊宜訂司其正者行照詳來咨各處







禁宰殺

聖書中書省官人每根底你真字羅言語大都爲頭漢兒城子裏美兒多

殺有願道如今不擲阿誰羔兒休殺者這  
聖旨聽得阿羔兒賣來的人十個羔兒價例見的人要者又明知道賣了  
殺去人二十人美兒內賣者十人來的人二十人

聖旨了也俺上都裏行了榜也這文書到河攬撥各路分裏榜文字行者盡此

成吉思皇帝降生日出至漢盡收諸國各依風俗這許多顏色民內唯有  
回回人每為食饈不嫌家克之食上為

天誨助俺收抚了您也您是俺奴僕却不喫俺底茶飯怎生中麻金道便教  
聖君抹殺羊呵有罪過者麻道行條理來這聖旨行至

貴由皇帝以來爲俺生的不及

起歹心上自被誅戮更多累害了人來自後必開赤賽角丁陰陽人

起到大王殺了女衆回回每雲本朝之食更譯出木連合文字与將來

去那時節合身是來爲不曾省上有八兒瓦納又歹尋思來被阿不合大王誅了那時節也不省得如今直北從八里灰田地裏將海

青來底回回每別人宰殺來的俺不費財道撞撞貧窮百姓每來底上頭從今已後本速魯回回每本忽回回每不棟是何人殺來的

上頭若待加倍禮拜五拜做納更看周詞他每識者別了這

告以原本使取出為良家緣財物不揀有的甚麼都與那人若有  
他人肯替阿依言奉酬所與此

○李老病死牛園中書兵刑部十月初二日伯木尚書而奉都堂鈔旨昭依上年例省諭諸人自十月至十二月若有老的病的不堪

死的馬牛申捏只麻連忽相驗宰殺者奉此省部照得至元十三年十月十二日大都路申十一月初六日

奏舊城裏有頭目每馬和牛老的也有瘤的也有病的不能使用的也有聖旨休交宰馬牛河不敢殺有枉可惜死了俺如今商量交一个好人一

自製不交街上賣去若賣的人俺的做賊捉拿這十月十一月十二

聖旨休罷這般可忍生奉  
聖旨是也該着您商民來的那般行者欽此府司照得見委付何人那  
蘭田地裏相較幸殺及本路州縣合無一本着部呈奉 部堂鈐旨

送本部已行委付捏只爲頭馬麻速勿忽領仰大都總管府亦行差委奸人一名馬捏只一同管領每月捏只等故了底皮貨并勸用數

○ 自具呈各干部分照會八作司其皮工價裁依市價官為和買奉此  
○ 宣統元年十月 行御史臺准 御史其美昌奏奉

奏如令外頭做親麼道推著頭殺馬喫的人每多有麼道奏呵奉聖旨和拜把大幾天下中用的殺物呵於本堂口，第一頭令人拜殺因

立著證見兩啜者無病年紀小的休殺喫者麼道

○聖旨羊羔兒窩至元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休殺羊羔兒聖者教來的人根底打二十七下更娶了他的羊羔兒

○臣等謹將聖元三十年十二月中書省先傳奉

聖人養德等分幾者有有官同儔散去休辭互交養生者廢道

聖旨了也這裏的用課程錢小冊子寫了月赤兒只兒哈郎眼底分

付者窮暴的根底去麼道

○牛馬固死皮肉從民使大德元年胡廣行自據吳國路申蕪訪司牒

文移准 中書省咨照得大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御史臺呈行御

幼官中間徵索實是擾民不便如遇必用皮貨官為和買相應已經  
移咨江浙兩省及湖廣總督工部去說今准見咨都省議得長聞

倒死牛馬廐角依例拘收盛賞聽從民便請依上施行

江浙行省劄付會驗中統二年五月內敘奉  
聖旨節該凡耕佃備戰有重致遠軍民所需牛馬爲本徃牲公私宰殺以

充庖厨糞之物良可惜也今後官府上下公私飲食宴會并屠肆之家並不得宰殺牛馬如有違犯者決杖一百兩隣知而不首者減一







聖旨所招不合私學馬氏定會罪犯擬合  
聖旨事袁夫杖一百却歸八撒兒船口高與官更上護馬二十歲左  
服織有青首別元跟折不堪字死之後安官用新說情罪即係受  
宣三品職官宜從寬處置惟便令合干部分更為寬緩相應移咨  
該部奉 中書省劄付送刑部呈會驗至元八年正月被奉  
聖旨節該有私宰馬平者正犯人才杖一百若馬平老病不堪為用者除  
中都府城隍由總官府辦驗得安附惟印牌說方許宰殺余經所有  
官司依上施行於此今承見奉本部議得乃令入撒兒所招除輕  
罪外止擬不合於延祐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令船口高與兒用中統  
錢陸定五兩於宋及契買到者色額馬一疋令船口高與兒爭投請  
待滿元帥察會罪犯雖稱年老眼微有青首說非不為用擬合依  
例杖斷一百指用相應具呈照詳得此照得延祐二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被奉  
聖恩得免今與見呈都省仰欽依施行

禁夜

聖旨中統五年八月被奉  
聖旨禁夜內一款廣州府縣路設置巡馬及馬步台手役民戶多不足  
巡邏者本官領目以其本處長官動輒不聽任官禁禁之法一更二  
點鐘若禁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若動輒人行官事違犯禁禁者  
有之罰不在此限違者罰二十七下有官者各一丁准贖元至鈔一  
貫此  
聖旨節該有私宰馬平者正犯人才杖一百若馬平老病不堪為用者除  
中都府城隍由總官府辦驗得安附惟印牌說方許宰殺余經所有  
官司依上施行於此今承見奉本部議得乃令入撒兒所招除輕  
罪外止擬不合於延祐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令船口高與兒用中統  
錢陸定五兩於宋及契買到者色額馬一疋令船口高與兒爭投請  
待滿元帥察會罪犯雖稱年老眼微有青首說非不為用擬合依  
例杖斷一百指用相應具呈照詳得此照得延祐二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被奉  
聖恩得免今與見呈都省仰欽依施行



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行中書省劄付會驗欽奉

聖日新附城子裏火燭在意者欽此省府議到潭州禁治遺火事理除已

聖日處分事意及省府生去事理比附禁治施行內一欵違謬者但犯於

一百七下燒去深官辦舍分粮及致傷人命者別議施行

至元十九年十月行中書省次袁州路申婦問到仰行

○**興慶安陽通商**至大元年九月江州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臣

鼎等四起遺火燒訖人戶房屋本路所漸遺火枝數不一別无定例

通例各處看詳上軍事理宜令合十部分定職相應得此施行間又  
莊湖廣行省咨亦為此事送刑部議得除故燬官私舍宅已有呈准  
通例各處看詳上軍事理宜令合十部分定職相應得此施行間又

之人若延燒入舍及財物畜產者各五十七財物雖多課止八十七

下因而致傷人命者依過失例論罪其所獲房產財物既是誤犯不

○臣等遵人遠爲皇慶元年四月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准

房九間公事本路達魯花赤并家小住坐係官四望亭五間梯已入

遺火燒荒河南省移准尚書省咨送刑部呈照得諸處遷轉官員多有挂坐條房等語若行實錄及一切人主事等因奉

鮮由內開寫自不小心燒毀者定勒賠償合各行道通行照會通例

之小民租賃者亦有之其民間遺火燒損房產財物中書省部已擬

諸名臣如魏徵等進言當節用當崇儉上皆從之官真自不小小燒

來呈奉省判江浙省咨寧國路申至大四年正月十一日夜祝縣尉  
家父謝慶兒跪丁泣工所首治軍自畧曰嬰易王營

縣尉房星延燒顏元等九十七家計房六百八十五間及因而燒死陳學史四個人

言上以月小女與宣女不齊十三房怪壓死李重一善事本

犯別無故燒情節所疑官房雖燒毀其屋宇  
斷無上施行奉此本部該得張保保遺火燒訖  
官房九間既是該

○**遷次** 延祐二年二月 江南行臺准 御史臺咨奉 中書省 付江浙行省咨理問所知事 將土星渡州路軍人銷黑

見延祐元年閏三月初五日達鎮撫將引前來佑聖觀橋較火中落背奔盜盜民財不能令東下爲元罪各懲官司則元泰則遵守家

例輕易發落以此恭詳遇有居民不測遺漏軍民官司嚴加關防軍民人等毋得乘時為奸竊盜黨眾圍火驚擾之弊理合財物比同

白晝搶劫。勒令示衆。照例科斷。如巡捕軍人。弓兵。被火人。丁聚時。時。倉庫材物。比之百姓。如等所。則。被。傷。人。命。首。來。重。盜。受。

人定論本官頭目有失鈴東初犯決三十七下再犯四十七下三犯

月初二日承奉 中書省劄付來呈奉省判江浙省叅政高中奉言  
云遠邇輿變例承此余遵依以奉即以尋居民下幸雷直風之說見

房產變換之際搶奪財物亦合比依強盜例計擬科斷仍刺字其所

詳都省仰依上施行

**Abstract**

史 264—60



禁刑

○禁刑

聖旨諭旨已詳為頭按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這四個日頭

不據是業但是有性命的皆也禁刑的人每不斷接奉來都甚恭

聖旨諭旨已詳為頭按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這四個日頭

不據是業但是有性命的皆也禁刑的人每不斷接奉來都甚恭

聖旨諭旨已詳為頭按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這四個日頭

不據是業但是有性命的皆也禁刑的人每不斷接奉來都甚恭

聖旨諭旨已詳為頭按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這四個日頭

不據是業但是有性命的皆也禁刑的人每不斷接奉來都甚恭

聖旨諭旨已詳為頭按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這四個日頭

不據是業但是有性命的皆也禁刑的人每不斷接奉來都甚恭

聖旨諭旨已詳為頭按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這四個日頭

不據是業但是有性命的皆也禁刑的人每不斷接奉來都甚恭

聖旨諭旨已詳為頭按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這四個日頭

不據是業但是有性命的皆也禁刑的人每不斷接奉來都甚恭

聖旨諭旨已詳為頭按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這四個日頭

不據是業但是有性命的皆也禁刑的人每不斷接奉來都甚恭

聖旨諭旨已詳為頭按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這四個日頭

不據是業但是有性命的皆也禁刑的人每不斷接奉來都甚恭

聖旨諭旨已詳為頭按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這四個日頭

不據是業但是有性命的皆也禁刑的人每不斷接奉來都甚恭

聖旨諭旨已詳為頭按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這四個日頭

不據是業但是有性命的皆也禁刑的人每不斷接奉來都甚恭

聖旨諭旨已詳為頭按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這四個日頭

不據是業但是有性命的皆也禁刑的人每不斷接奉來都甚恭

聖旨諭旨已詳為頭按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這四個日頭

不據是業但是有性命的皆也禁刑的人每不斷接奉來都甚恭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禁賭傳







林某案

○聞傳聞路國大德七年十月十九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  
尹滋等言諸關及官內有一某妻得無知小人不曾而係其妻妻  
宣物不去遠方之性成有耽淫因作買淫虛走一遭惟事細察別給  
仕或在家人坐與司縣官接為交友俱不當難於察別別列給  
把柄不均若有此等人員合與有司追求所受  
宣物押回司縣官不追申者司吏更難從典吏正官取招近眾  
勸司縣行休察施行送刑部議詳如有以此人員負全令所在官司  
開明白取招申上仍令各官嚴訪司依案相照各官請依上施行  
西樞建道使查撫巡行王江西據詳人言告有一等黨黨聚  
之家內有曾充官吏者亦有曾充軍役離職者亦有被及山頑者皆  
非良善以強姦弱以聚黨安其無事職職平氏騙其家資專以妻  
子其則淫婦性命不可勝言公案結官府規同一家小民既受其欺有  
禁不為行自已下大小官吏非親戚不得與所部來動察於安婦人  
等以前違犯取問累實初犯於不罪止此常人加一筆罰罷紅土務  
謹標示過名再犯捕行斷罪務從速處如少幸侵官細民之被刑具  
呈顯詳得此送刑部議得除見任官吏不得於所部之內受賄縱  
所無嚴加禁約如有違犯之人初犯捕行斷罪於各縣門首出五粉  
壁書寫過名若三年改過許令除籍其有不悛再犯者加等斷罪  
徒逐北地而北捕行應都督准備請依上施行  
○大德十年十月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杭州  
路達等花亦托忽兒王呈本路事務繁冗實與其他路分不同家額  
把持官府破落殘皮擾民等項事理關緊詳送刑部議辦到本官  
所官事理應都督一議擬于后請依上施行  
○件把持官府之人與親有之其把持者杭州為最部過官員到  
任百計鑽利或求其親戚引薦或賂其左右攻讎低昂俱具  
其中其始以口味相食而後以道相結遂逐其奸好相得則  
其愛其色者賦之美稱而後利者之至其奸奇兄弟等與之  
既器日漸一日交結已深不問其罪不問其罪為兄弟等同席  
飲宴者有之其打双快者有之其罪惡相傳者有之其家人妻妾  
不避其嫌姦又縱為姊妹通姦性還至其獨密街家人見  
其如此遇有公事無問大小悉皆投奔其家托關節衙門婦兒

頭又曰定四貪官汚吏吞其財物等情其詳錄行即行禁止  
則止稍有相違家告告訴成其詳錄行即行禁止  
不分民之案糾糾所部其有相違家告告訴成其詳錄行即行禁止  
此後則推門案糾糾所部其有相違家告告訴成其詳錄行即行禁止  
編排等以設告誡使為之表忠同鄉夫雖於常時常照  
白受等以多發使為之表忠同鄉夫雖於常時常照  
昭安縣鄭縣尹限板累附把持人同鄉夫雖於常時常照  
此之類不可殫數若不嚴法禁治無以警戒貪婪之害  
吏已有禁約中開似有未盡今後如有把持公事并妄害官  
民之人初犯初犯於犯人門首示禁約行斷罪紅粉壁書寫  
過名所在官司據詳送刑部議詳如有以此人員負全令所在官  
是不按捕犯加等斷罪務從速處在任官更以此等要職把  
持之人安結道徑接受賄賂違犯不出事即同枉論庶幾官府  
稍兩生民得安移閣本路中泰江浙江行省衙門相度本官所  
言將此案翻把持之人斷絕釋放充大役是為允當仍依上禁  
治施行奉此除已依上施行外餘無違犯到部明白文各衙門  
不負奉行伏乞鈞詳更賜賜終本路禁約死行刑部議詳前事  
○江浙江行省既以所告其常准禁治各衙門不負奉行此等  
官府延綱未立教令不行上下交相其職以致如此本官見  
任本路達等花亦若親朋上司并同僚官相相補助依公  
擬治然然不敢把禁令奉行自照會亦力究治  
前詳議得此等之徒初犯初犯於犯人門首示禁約行斷罪紅  
粉壁書寫過名若三年改過許令除籍其有不悛再犯者加等  
加等斷罪務從速處在任官更以此等要職把持之人安結道  
路事輕軍完備除性部擬  
○件杭州城荒地除人煙稠密俗僥幸民巧詐有之等不農  
吏人等以有為用竟敢安服色遊說無事官吏使生事相掠奪人  
家乞取酒食錢銀因而開散放債人合或公案結攔阻物於  
我司酒務倉庫投托引誘放債官府官吏受賄縱容或詐拆毀捕  
官門下隨使人數并諸衙門祇候面前人等所在官司安是  
受理中問受情調弄者有之偽請脫放者有之原其所由盡  
無嚴法警畏以因司禁治不嚴請捕官長犯而不問以致



由縣照長優官民深為不便... 應准從省裁加無治若經斷不修者加等酌罪移候速能  
... 應准從省裁加無治若經斷不修者加等酌罪移候速能

... 應准從省裁加無治若經斷不修者加等酌罪移候速能  
... 應准從省裁加無治若經斷不修者加等酌罪移候速能

... 應准從省裁加無治若經斷不修者加等酌罪移候速能  
... 應准從省裁加無治若經斷不修者加等酌罪移候速能

之... 應准從省裁加無治若經斷不修者加等酌罪移候速能  
... 應准從省裁加無治若經斷不修者加等酌罪移候速能

... 應准從省裁加無治若經斷不修者加等酌罪移候速能  
... 應准從省裁加無治若經斷不修者加等酌罪移候速能

... 應准從省裁加無治若經斷不修者加等酌罪移候速能  
... 應准從省裁加無治若經斷不修者加等酌罪移候速能

... 應准從省裁加無治若經斷不修者加等酌罪移候速能  
... 應准從省裁加無治若經斷不修者加等酌罪移候速能



# 禁毒藥

○查禁烟毒藥至元五年十二月 中書省刑部奉

聖旨仰中書省嚴行禁約開張藥舖之家內 不得公法之人往往將有毒毒藥物如烏頭附子巴豆 椒之類尋常賣與人其間或有非徒殺傷人命及不醫醫過諸色人等不願醫 不知藥性欺誑或有非徒醫藥為名規圖利利行欺誑誤人性命又有一等奸人專行運胎藥者作孽多端藥約事欽此

○查禁烟毒藥至元五年十二月 中書省刑部奉 聖旨右三部將文發奉 中書省刑部付欽

國利利行欺誑誤人性命之人欽此除外初見通知切切盜賊殺其間多有北跡往來販賣藥為名見便行賄作過時奉本州管下唐李叔投獲賊人過道派等俱指賣藥打當為名和使為盜合與今後凡有村野說識販賣打當行醫不通經書不著科目之人及行禁斷藥者行欺誑誤人性命亦又革去賊人不得販賣為名作過時部議定合禁除淨利目人多合發本業遇有患人投經者對證用藥

或鍼灸看治外賊不通經書不知藥性妄行鍼藥誤人性命之人合行禁約如違治罪施行

○查禁烟毒藥至元九年八月 中書省刑部奉 中書省刑部付該准 中書省合七月二十一日 附合馬平章

奏知公街上多有賣販藥及用米麵諸色包裹說禁藥物出賣的也有恐誤傷人性命奉

聖旨您也知生出來明白者論者知者論已後有違犯人呵依着 扎撒教死若欽此

○查禁烟毒藥至元九年八月 中書省刑部奉 中書省刑部付該准 中書省合七月二十一日 附合馬平章

奏追事內一件前者朕見述的上頭賣毒藥的禁約整治南番者朕道聖旨有來俺與大醫官部官嚴人一體嚴禁得今後和祖籍巴豆烏頭附子大散花散藥耳迷透散毒藥治痛藥更多用有全程禁期不宜也者如今賣藥的頭根底嚴切禁治外頭收探販賣毒藥的人呵察神察實者醫人每買有毒的藥治病呵明看認見買賣賣的人文楷上標記着賣藥者不係醫人每附離人每根底休賣若有這般有論了明白知道賣藥毒藥害人性命呵買賣的兩個都處死者限離人每根底休賣阿不會害人性命今有人告發呵買賣的會的人每根底休賣六十士追至元第九百兩與元告人充賞者又街中造

酒藥等毒藥藥飲用者不通醫術的人每合販賣街市貨賣的也禁治有自告的人每言語若虛呵也依休例治罪過呵奉聖旨奉聖旨那般有欽此

○查禁烟毒藥至元四年八月 江西行省准

聖旨仰中書省刑部至大醫院開至大四年五月初六日本院奉在先

聖旨仰中書省刑部至大醫院開至大四年五月初六日本院奉在先

聖旨仰中書省刑部至大醫院開至大四年五月初六日本院奉在先

聖旨仰中書省刑部至大醫院開至大四年五月初六日本院奉在先

聖旨仰中書省刑部至大醫院開至大四年五月初六日本院奉在先

聖旨仰中書省刑部至大醫院開至大四年五月初六日本院奉在先

聖旨仰中書省刑部至大醫院開至大四年五月初六日本院奉在先

聖旨仰中書省刑部至大醫院開至大四年五月初六日本院奉在先

聖旨仰中書省刑部至大醫院開至大四年五月初六日本院奉在先

聖旨仰中書省刑部至大醫院開至大四年五月初六日本院奉在先

聖旨仰中書省刑部至大醫院開至大四年五月初六日本院奉在先

聖旨仰中書省刑部至大醫院開至大四年五月初六日本院奉在先

聖旨仰中書省刑部至大醫院開至大四年五月初六日本院奉在先

聖旨仰中書省刑部至大醫院開至大四年五月初六日本院奉在先



都堂鈞旨大都街上多有發皮鞭打底跳神師婆并投賤曉散低仰  
本部行文字禁斷如是依前違犯除將跳神師人并夜聚曉散人等  
治罪外核發皮鞭打的發付着役施行有部除外合行照驗違為

嚴行出榜查拏如有違犯人等依上治罪施行  
至大四年十月 日 江浙行省准

中書省少衛史等呈陝西行基僧恩霖壽安寺住持安西國僧了恩文行著自至大四年二月以來於本路開元寺以修建方僧水

陸資平本會爲名聚集山東河南冀寧晉寧河中汾鳳翔延西等處  
僧衆萬人及弱惑達近俗人男子婦人前來受戒觀者車馬充塞凡

人毋得作鬧沮壞為此追照得本路行卷內至大二年十二月初六

了恩文行告稱至大二年就安西府大開元寺營建萬僧水陸大會

七晝夜端力告  
天祝書爲

國祈禱謂爲添力提調其約省將仰依上施行提調其約施行本路行

下錄事官并長安將軍二縣委官採訪及糾捕方奉引捕獲無所  
雜人等毋令中間作陷沮壞情事如有違犯捉拿斷罪照得如此

賊者有詳事而貴於防微患常生於所忽蓋思患預防則無後難止  
至而圖无益於事今僧人子思文行別天欽奉

音

令旨亦不奉都省明文撥賑恤俗一二萬人修設資戒大會經七喜歲

有乘間竊發或爲奸盜或構罪謀者何以備之所繫非輕不可不慮

物斛增價亦甚耗散民力欲便禁止錄敘托以告

天祝壽爲

文牋書及多方用心防禁毋致別生事端外人後但有倡此聚眾

聞奏方許建修庶革未萌之奸亦防不測之患也具呈照詳送刑部  
尋安西路曾人文行等聚衆東川府屬川鳳嶺也南等路

卷之二十一

俗乃人以作水陸資飛大僧七晝夜中間僧俗雜雜男女混清與衆周民共相感化其弊鮮無者至大曆三年三月十八日欲過閭閻衆無治治應具呈報詳報得至大曆三年三月十八日欲過詔戒除嚴遵外欲得上項事理已經奉撥今後理宜禁治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村坊鎮店多有「一游」者未食之民不事生業聚徒入聚劫奪神社  
賭博錢物已實通行禁未說切恐有司不為申明旧覺樓下民枉  
遭刑憲都省議擬到各各罪名開生前去各請照驗行移合屬排門  
份嚴嚴加禁治施行

載在祀典者所任官司以例爲準或外各犯一筆不與公法之槌禍斂外物聚衆推扮爲駕輦鼓迎神賽社不惟耗費官出又且有妨農務或因而別生事端深爲未便今後所在官司司馬巡檢加禁除有違犯之人許諸人告發到官爲首正官者各決月

百貫付告人充實廉訪司常加糾察

呈爲許重 聖家告被賊民張德生等部引老少一千五百余人搶奪米糧財貨等事緣已差官趙曙前次爲江東道官一同把捉衛衛傍物犯人得獲現例追辦及元勳各處官司巡警統捕獲濟不致步所外咨請照據准此照得道爲蘆州路時次流民缺乏延祐三年十二月十日奉奉

省依上憲行外又照得延祐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仰該江州府將爲文書來所管的地畝裏各峽木

一二百人自宜頭目接換百姓行有如今交管民官掃調有那人公  
報底分押了妻休螺寨孤獨所在州縣官司條官推內養份少此  
頭元氣力的被展底与些小行罪折此不過三十人一樣接連送  
本鄉被落殘皮无賴之入寫了罪過交發逐本籍去呵相應依有  
每說將來的交行文書何王法來

聖旨了也欽此除欽依外今惟前因留中移咨河南省依例追問里爲

史 264—66



史 264—67



100

據杭州路申准江南蘇州西兩廣政務司分司牌牒和得杭州一警  
無籍之徒游手好閑不務生理尋常糾合惡黨數月自謂已頗聚財  
持此志其某局之者七十有一要學如大字號某某一語詢良家子  
也其黨則有口張公曰自身日營人等名多其黨第一夥訪良家子  
華富商大賈到來本路此輩即照章查致令以意圖利各所嗜好者逆  
漸次結託賭博竊取財物肆行勒索以致到案今於處杭州路追問尹  
南之被控犯賭已有之伴此之類聞該縣經叙知府處杭州路追問尹  
元吉顧奎等訴請以路商蘭商人華局騙輸內程榮泰等不願合  
至大一年十一月設計誘以買入鬼由因開闢茶館徐承裕賂陰  
出銀串珠環及零碎包裏紙假作鈔定特銅錢賭博雙令開  
証相同按稽稟說至元銀八次三十二兩而黃泉下外發招人招  
詎相合同將程士顯鑄徐途次八十七下蕩情兵勇原下罰阿狗各  
決七十七下又一件姚勝控告騙事犯人張勝招伏不合與姚青等  
共謀以賣人名色至大二年十二月編到姚勝具有贓實注諭紀陳  
等處以賣人為由嚴辦李慧光將姚勝鎖用元騎手沈耀記人  
至元銀三錠二十七兩將姚勝等各決十下又一件葛德山告

局騙犯內犯人馮誠道收招不務生理巧囊安允瑞東新莊朱松  
為總串一夥勾賭獲騙鄉人錢物由生設計全族假借新莊崇州  
判會人寄書為由誘騙張萬德山飲酒賭博諸家各騙銀千緡約十一  
十一錠分發入己各決八十下即召此違紀比皆是仍照  
局騙計欺賄罪至重其事但有所犯止將賭匪上或加拿拿翻累官  
或任意欺賄乃由其近年往二視其罪狀賭匪雖起過寬免罪習  
以成風盜賊物者且潛形影密而行貪之際猶可懼心人物雖多例  
又如切實勘物者乃遭假充修路人較甚者遠達出軍罪非並置在  
刑其局騙者結成黨乃日設局強騙人物比之理切尤為慘烈  
自來別究申覆上句追捕通白以此省詳上項事殊難長得生法  
斷詞謝流配受重如此不准刑法律待中抑且野荒弄跡長得不生法  
無繩難行從合干部分定審看照詳左後今省憲手批擬得杭州  
照詳施行從此移咨中憲看照詳左後今省憲手批擬得杭州  
人民程忠等不務生理結成朋黨發局白日強騙諸人錢物清理理  
重犯不法法依律治罪之類暫概札飭嚴限風俗俾改爲不便今後  
有犯假合依約在首彼何計誣陷解脫免刑不退信其信從便入局  
被騙之人命事輕重酌量核覆目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據上施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llegible]



[illegible]



亦因困而致發不便於將來續令禁治之行據各縣縣治及申行部  
吏奉行一體施行等因奉 諭旨若該所行禁治以爲允當即行  
施行其有詳知進所由實爲允當者下台會禁治施行  
○大德五年 行御史某縣監察御史某開天竺  
氏澤然等六人始有誤其中有不審者乃請物化某等致致之所  
以爲害甚巨實據據情之事就約而言之不過盡小事之爲爲亦  
孝悌勤儉也

國奉私賄賄賄力行開塞可以籠人出仕可以德聚則神不  
求福祐而自福祐之易詳曰德善之家必出公卿此也公卿之  
人捨人事而不爲官法皆而爲之又有各衙門級官人等輪爲社  
頭團頭稅買官賣官吏印押公據糾集黨徒打劫不備公街鼓探搜  
逼買官且使戶出錢而後已所得買官銀兩每役所買官銀六  
不軍街衢喧鬧男女混雜去歲端午如城察官率役巡街遶死六七  
人然所謂口腹壯火者其甚甚前因從何校之醜亦爲之會請明  
正之神卒此求至於求福乞祐焚燒雙姓雖屬重災木偶橫街  
謂明正之神受此非是知其必不享受也從前燒牌迷惑人心最  
害人倫之大者今此所爲皆素所無乃敢公然官犯

國奉私賄賄賄力行開塞可以籠人出仕可以德聚則神不  
求福祐而自福祐之易詳曰德善之家必出公卿此也公卿之  
人捨人事而不爲官法皆而爲之又有各衙門級官人等輪爲社  
頭團頭稅買官賣官吏印押公據糾集黨徒打劫不備公街鼓探搜  
逼買官且使戶出錢而後已所得買官銀兩每役所買官銀六  
不軍街衢喧鬧男女混雜去歲端午如城察官率役巡街遶死六七  
人然所謂口腹壯火者其甚甚前因從何校之醜亦爲之會請明  
正之神卒此求至於求福乞祐焚燒雙姓雖屬重災木偶橫街  
謂明正之神受此非是知其必不享受也從前燒牌迷惑人心最  
害人倫之大者今此所爲皆素所無乃敢公然官犯

○大德五年 行御史某縣監察御史某開天竺  
氏澤然等六人始有誤其中有不審者乃請物化某等致致之所  
以爲害甚巨實據據情之事就約而言之不過盡小事之爲爲亦  
孝悌勤儉也

南取受作樂者檢閱官並行斷罪廉訪司臨村休然就此除  
外本知得一等不典公法之人往往將蒙古人口販入衛輝  
傳易其有違犯者嚴行懲辦今以下等船隻開洋之際即由  
船司自用心搜檢如有將蒙古人口隨船帶出者即行發付所在  
官司自辦

○大德五年 行御史某縣監察御史某開天竺  
氏澤然等六人始有誤其中有不審者乃請物化某等致致之所  
以爲害甚巨實據據情之事就約而言之不過盡小事之爲爲亦  
孝悌勤儉也

○大德五年 行御史某縣監察御史某開天竺  
氏澤然等六人始有誤其中有不審者乃請物化某等致致之所  
以爲害甚巨實據據情之事就約而言之不過盡小事之爲爲亦  
孝悌勤儉也

○大德五年 行御史某縣監察御史某開天竺  
氏澤然等六人始有誤其中有不審者乃請物化某等致致之所  
以爲害甚巨實據據情之事就約而言之不過盡小事之爲爲亦  
孝悌勤儉也



聖明王如蒙官欲發物全有司歲時致祭其一切奏請並准行  
 得此奉聖旨照詳送刑部與刑部一同議得照到元長元年六月  
 奉奉  
 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堂備監御史會驗奉奉 中書省劄  
 奉准禁約所神家社坊基構聖及殿廟等事已經通行依上施行又  
 照得至元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奉新神家社坊基構聖及殿廟等事已經通行依上施行又  
 的人每也合休約  
 聖旨准奉教依禁治云云記今承見奉本部約請到禮部郎中李朝列一同  
 以得嚴鎮名山  
 國家致祭況大山乃五嶽之尊今此下民不知典札每歲至春延父四  
 月或因父母或為己身或祈禱以祝吉或祀養神而體念拜集香  
 焚道路旁午工商數遠近咸集焚燒燔身元所不至為惡感之人既  
 眾好惡之俗至元不惟禁神聖誠恐別生事端以此奏詳合准本  
 都省仰依上施行



工部卷之一

造作

段定 雜造

典章五十八

。造作工程時一諸營造官須視其時月計其工程日數月考母使有  
 難惟大匠疾雨而造者工者除之其監造官仍須實籌常切拘檢當  
 該上司時至點校不致虛延月日又口天工  
 造作物料須選實通運道作人官營校勘廳方許申索實數官  
 司休罷者亦如之有冒破不安計其多少為罪一入者驗數追償  
 造作官物工母之日其元除物料雖經廢棄而但有所餘者須限  
 十日呈解酌官限外不納者從隱盜官法科  
 局分謀定合造物也不許擅自更移有  
 位契分改造者即以見造生活比弄元開物料少則從實開撥多則  
 依數還官  
 造作局官每日躬親海歷巡視工部每月委官點檢務要  
 作如法工程不巧違者隨即究治其在外局分本路正官依工提照  
 每季各具工程次第申實總司核開工部照會工部通行比較季一  
 呈省比及年終俱要申單毋致巧文行官部下局分等此  
 造作官官共所委監造人官下須躬親指實必要無事如法一切  
 完牢若歲月不多未應損壞而有損壞者並將監造人官當該工區  
 檢不究治  
 造作官司審物實實不虛修理者差官相驗是實方許易換若已給所  
 物其改物十日以果即須還官發合為備備用不使作廢者赴  
 官呈驗不須開寫名色虛用文籍備用之類情備驗  
 造作支破錢物工畢之日其親臨提司即行拘集當官吏一  
 照算完備本司校勘元差合除破者依例開申除破合還官者從失  
 解的還官毋使隔礙將致難理亦  
 造作官用諸物先依官有見在其不足之數有可代支而價不可  
 官者申稟折支  
 造作官如遇積造軍器諸物其一切所須必便明立業驗遞差好人  
 置造軍官工畢之日隨即照算元收已支見在數目本路正官休校  
 是安開申合干部分照會  
 隨路每年該值水害凡可疏通開塞修完未當該上司須於農  
 隙之時委官預為踏視相其地且料其工物若役人較少不動官錢



听差近民即即修理必支款動省連中令各局司此比至本年春月  
之前辦工須要事務修作修物力者其止其非五至至不相此  
。前辦工須要事務修作修物力者其止其非五至至不相此  
。前辦工須要事務修作修物力者其止其非五至至不相此

奏過事內一件近人每納了生後須驗取明牌號支與領有造般明匠  
人每生受上下半年預預支與明不做生活若無其其工部官人  
每造般設有依者其其的言語與明怎生奏可與者

聖旨也欽此憲聖至平深路領出文卷內放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聖旨也欽此憲聖至平深路領出文卷內放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聖旨也欽此憲聖至平深路領出文卷內放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聖旨也欽此憲聖至平深路領出文卷內放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聖旨也欽此憲聖至平深路領出文卷內放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聖旨也欽此憲聖至平深路領出文卷內放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聖旨也欽此憲聖至平深路領出文卷內放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聖旨也欽此憲聖至平深路領出文卷內放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聖旨也欽此憲聖至平深路領出文卷內放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聖旨也欽此憲聖至平深路領出文卷內放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聖旨也欽此憲聖至平深路領出文卷內放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聖旨也欽此憲聖至平深路領出文卷內放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聖旨也欽此憲聖至平深路領出文卷內放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聖旨也欽此憲聖至平深路領出文卷內放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聖旨也欽此憲聖至平深路領出文卷內放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四年大德二年工部官問明有結案有未支支軍器局人院大德

和買段子阿和買也者則依在先條例裏奏六托當課段  
子阿怎生奏阿那般者

聖旨了也  
織造段子的緣分付與匠人打結時分脚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款員數除除有米尚書官人每折都等折

聖旨了也  
織造段子的緣分付與匠人打結時分脚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款員數除除有米尚書官人每折都等折

聖旨了也  
織造段子的緣分付與匠人打結時分脚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款員數除除有米尚書官人每折都等折

聖旨了也  
織造段子的緣分付與匠人打結時分脚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款員數除除有米尚書官人每折都等折

聖旨了也  
織造段子的緣分付與匠人打結時分脚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款員數除除有米尚書官人每折都等折

聖旨了也  
織造段子的緣分付與匠人打結時分脚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款員數除除有米尚書官人每折都等折

聖旨了也  
織造段子的緣分付與匠人打結時分脚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款員數除除有米尚書官人每折都等折

聖旨了也  
織造段子的緣分付與匠人打結時分脚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款員數除除有米尚書官人每折都等折

聖旨了也  
織造段子的緣分付與匠人打結時分脚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款員數除除有米尚書官人每折都等折

聖旨了也  
織造段子的緣分付與匠人打結時分脚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款員數除除有米尚書官人每折都等折

聖旨了也  
織造段子的緣分付與匠人打結時分脚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款員數除除有米尚書官人每折都等折

聖旨了也  
織造段子的緣分付與匠人打結時分脚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款員數除除有米尚書官人每折都等折

聖旨了也  
織造段子的緣分付與匠人打結時分脚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款員數除除有米尚書官人每折都等折

聖旨了也  
織造段子的緣分付與匠人打結時分脚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款員數除除有米尚書官人每折都等折

聖旨了也  
織造段子的緣分付與匠人打結時分脚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款員數除除有米尚書官人每折都等折

聖旨了也  
織造段子的緣分付與匠人打結時分脚絲等十分中一分  
折耗自前至今款員數除除有米尚書官人每折都等折







造偽乃物類及賈賣之家一體查照。場及官物此家應立限通行  
禁名切恐諸人任意違常檢舉下民自願報知者不日定明示  
罪名切恐諸人任意違常檢舉下民自願報知者不日定明示  
式樣條印發行各款稅務收掌限三十日店舖之友即將見有不依  
條印方許發售限滿即行拘取外務係印當官限填仍令概行之家  
將見使等使印口亦依限內要領條印式樣開辦印口概行之家  
要將水來寄交印口亦依限內要領條印式樣開辦印口概行之家  
本知書民達書花亦長官不妨本職常切用心提調如限外違犯  
人投拿到月缺杖五十七下其務役及坐月七下之親親民司勝提調  
正官禁治不嚴切杖罰俸一月并犯各杖三十七下三犯別議親民  
州縣司縣同仍標注過名任滿於解由內明白開寫以憑交事外  
路州達書花亦長官不為用心提調致有違犯罰俸一月并犯  
取招別議定罪

○中書省官人每月底不花帖不見官話  
上位穿的一般段疋不據那漢林繼陸等入根底都有論奏康道  
聖旨了也欽此

○大德元年三月初一日中書省准奉曰大令詳議  
上位穿的御用太龍則少一箇爪兒四個爪兒的着實有奏呵暗都刺  
右丞道 尚書省兩個欽奉

聖旨着實龍兒的段疋幾回不礙事數着似有毋穿的段疋幾處身上  
龍的完澤根底就各知遵行又書禁約休職着欽此

○宣政院至大德九年八月初一日忽都魯兒杖罰第二 中書省  
水品殿內奏時分少者小雖有來本院官問恩蘭官政院使乞失休兒  
同知恩蘭恩同和忽都魯兒里副使開關出同簽議同簽奉  
奉過事內一件街下織段疋的匠人每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聖旨着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聖旨着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聖旨着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聖旨着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聖旨着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聖旨着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聖旨着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聖旨着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聖旨着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聖旨着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聖旨着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聖旨着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聖旨着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聖旨着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聖旨着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聖旨着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佛像并西天字段疋貨賣有那織着



例得諸局院造納殿尺的

諸王官八托六托段及合幅闊一尺四寸常課長六托段尺幅大

上開一尺四寸照例得尺是

上開一尺四寸六托段尺幅闊一尺四寸五分諸人所用理應

既諸局院造常課例每尺長一尺四寸五分闊一尺四寸亦係諸人

服用之物所據街市段尺紗羅綾綢緞合一律仍禁治私運等短途

棟場中絲線清水織造等貨貨及不許織綉銷金日月龍鳳等花

樣顏色紛依通行禁治相應錄在案

每尺各長五托半之上闊一尺六寸宜從都省定章

由委合將合案事理開坐前去仰多出文抄通行各屬依案治施行

顏色 柳芳錄 雞冠紫 印霜合 胭脂紅

五爪雙角變身龍 五爪雙角雲袖龍

五爪雙角者半 五爪雙角六花

○開延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本院官令縣不準使野驛院使

對散政院官職別開便使遠遞承日錄奉

聖旨上諭

上用穿的首戴銀線袖并天鵝絨五爪雙角龍鳳格于辛花樣應將

作院官着匠人每樣底好生的歌禁治者不屬你官着的与省部

家文書各處禁治者先降標子織造來者交用者今後織的匠人

每穿的人每好生要罪過有發道

禁旨了也欽此

### 雜造

○開隆慶元年十月大府監備群牧所提舉使張季欽奉

聖旨以下衆多人到吏部聚聚查覓見吏吏有雲彩龍鳳集休畫等欽此

聖旨即該今後請人但係器物上並不得用描金生漆教令裏面行檢受

禁旨了也欽此

○開隆慶元年六月御史金奎奉 尚書官劉付該五月二

十日准來古文等詳請尚書官人每根來字雖言說全後鮮雜兒

上講了等龍頭兒休做者做与的人斷投打差罪過者教修行文書

者來道

聖旨了也欽此

○開隆慶元年十一月十一年中書右三部奉奉

聖旨了也欽此

○開隆慶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書官

聖旨了也欽此

○開隆慶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書官

聖旨了也欽此

○開隆慶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書官

聖旨了也欽此

○開隆慶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書官

聖旨了也欽此

○開隆慶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書官







林切政不長公決之人貪利賄行製造賄利等奉 部堂鈞旨  
今據政有違犯許諸人首犯到官實至元鈔一定於犯人名下追給  
正犯人斷決六十七下兩斷知而不首決四十七下其物後官送刑  
部就便出榜依上施行去後今後刑部呈除大都南北內城并直隸  
省部路府州縣依上出榜禁止外據各處行有清結未結宜從部  
核各省 沐出榜禁止外據各處行有清結未結宜從部

工部卷之二

造作

橋道

公廨

典章五十九

橋道

○橋道官統轄至元五年八月申書右三部呈奉 中書省劄付為  
諸路官統轄至元五年八月申書右三部呈奉 中書省劄付為  
自五月一日合拆卸時分令縣尉并設軍營去後依時拆卸如有  
貪貪自以上官兼管將木植等物備細數目移詳本縣簿籍於萬阜  
架官庫停頓尤致糟爛流遺失候八月一日格尺須要如法堅固  
不致鬆塌損壞今長官常切檢校若長年計委有損壞照勘是何年  
分修蓋到今幾年合行修理隨即預為計料工物中置業管上司委  
官擇料實用工物價直從本管上司保結預為申部呈省官管許准  
明文放支修造毋得擅支官錢被度耗若有損壞修造毋得擅支官  
結合用工物亦仰依上預為計料申修  
○橋道官統轄至元八年八月尚書省據大司農司呈都水監申會  
據 中書省奏奉

聖旨教內一款而按都水監所管河渠堤岸道路橋梁等項修理以此除  
敘依外照得舊例九月一日平治道路令佐式官監督附近居民修  
理十一月一日使畢其要道隨塞冷水及度行旅者不拘時月重完  
本地分人夫修理仍委按察司以時檢察今已相承九月須合預為  
申部呈行下各路平治事宜將營已劄付大司農司就便行下各路  
依上施行仰行移各道提刑按察司司檢察施行  
○橋道官統轄至元十五年十月江西行省准樞密院奉 中書  
省劄付江州路申日今章寇生發合尤於江一帶城池西至峽州  
東至楊州二十二處仰復修理料料錢急要調軍馬守禦似為官民  
便承此移准上樞密院奉八月十二日本院官與阿不承相 同  
關奏為奉

聖旨作修城子聖元休例欽此  
○橋道官統轄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准御史中丞該准 御史中丞  
崔少中牌古人防其屬甚長有損傷於萬年之有夫識之人  
指為汙閣內指不治患出倉卒不可奈何謂知諸知險以張損代  
施工不問水旱常切完備近年以來諸如河流水者淺縮小者乾涸  
人習見此以為常然遂不以澆淪為慮險防缺廢久不增築今年大  
小河流汙濁衝沒舊橋圍野人相率渡者多此由平日不預自前不



史 264—78







紅雙料同航戶花各時便安官點勘若有開關或礙訟事候之人  
先行着落船同航人代管須要均地止如有官部罪案受騙者雖  
議案案結斷無有犯仍除各元港內有已招復業人口即復業  
業實在各各戶數不過次月十日後以報申到部以爲憑官計無  
以望少重罰官人等好食委民云等語大陳表表後官給紅雙料一遭復業解  
別無餘事近元港船戶軍夫陳表表後官給紅雙料一遭復業解  
行代管本港上司亦不照開防案嗣以致如此今後若有違犯許  
諸人自告取問是實補行追斷本官司司失操者亦亦行治罪除外  
仰嚴加督察此

聖旨 將書內一缺隨發銅縣及開津渡口舟船楊家巷治不如法者又  
設行旅一切違禁等事並可糾發此除餘外均見沿江渡口  
設立嚴密官如夫與其船水人等件件出刀跟隨往來收取船錢錢  
滯人難亦有乘船船隻五至中流時停候是動要錢物故違禁下計以  
致或因潮來或因風起等情人命深爲可惜計行下台各縣  
如案拾地行各官印行移各縣治更爲嚴密此

聖旨 將書內一缺隨發銅縣及開津渡口舟船楊家巷治不如法者又  
設行旅一切違禁等事並可糾發此除餘外均見沿江渡口  
設立嚴密官如夫與其船水人等件件出刀跟隨往來收取船錢錢  
滯人難亦有乘船船隻五至中流時停候是動要錢物故違禁下計以  
致或因潮來或因風起等情人命深爲可惜計行下台各縣  
如案拾地行各官印行移各縣治更爲嚴密此

同取安南料斷及機令區隔經行領不受時亦即開辦惟部除  
已錄存江浙河南行省及劉村莊訓政上施行仰廉訪司監察御史  
當加督察

聖旨 將書內一缺隨發銅縣及開津渡口舟船楊家巷治不如法者又  
設行旅一切違禁等事並可糾發此除餘外均見沿江渡口  
設立嚴密官如夫與其船水人等件件出刀跟隨往來收取船錢錢  
滯人難亦有乘船船隻五至中流時停候是動要錢物故違禁下計以  
致或因潮來或因風起等情人命深爲可惜計行下台各縣  
如案拾地行各官印行移各縣治更爲嚴密此

聖旨 將書內一缺隨發銅縣及開津渡口舟船楊家巷治不如法者又  
設行旅一切違禁等事並可糾發此除餘外均見沿江渡口  
設立嚴密官如夫與其船水人等件件出刀跟隨往來收取船錢錢  
滯人難亦有乘船船隻五至中流時停候是動要錢物故違禁下計以  
致或因潮來或因風起等情人命深爲可惜計行下台各縣  
如案拾地行各官印行移各縣治更爲嚴密此



不問及發公明巡行頭不受財亦打受門從索賄索賄索賄司第  
物約舉如家作主左冷行有通行照會多出錢於該官治河上  
錢財與家作主左冷行有通行照會多出錢於該官治河上  
錢財與家作主左冷行有通行照會多出錢於該官治河上  
錢財與家作主左冷行有通行照會多出錢於該官治河上

○**重車一輛** 二錢 空大車一輛 一錢  
重小車一輛 二錢 空小車一輛 一錢  
駝子一頭 二分 空頭頂一頭 一分  
手抬每口 一分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 奉天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











民勝行添差巡檢會集治令縣察備吏廉訪司常加體驗此照得各縣修理公廨已有定例據取於民行究問當請照驗施行

○大德七年

江浙行省劄付近為各道路州縣所管一應係官倉庫等項埋沒年深以為已弊處項積多為此行下各縣今後一應係官房舍基地要買以前未相買賣及以前就買升官

中書省自驗去後今准令該送部照辦得各縣行省所轄大廳廳裏路分係官房舍數多江浙行省所有官舍官便益以此各詳合准行省所擬施行各縣依上奉令相應

○江浙行省劄付上施行

會驗欽奉聖旨節錄江南官軍官民官員不許占住新附民分房舍田土等動款奉和此今未因起限得江南自歸附以來所在縣將所有係官房舍在在札任官員因係官房無主看守却於此等數倍什物以此故倚氣力一面盡將民分梯已為倉田園地上占住不惟妨礙農又且老小出入不便至至王什物恃強奪要不敗爭執但見官員占在以後後據報來親為傳舍上下案數多不理問奪是有違元降

聖旨事意呈行下合為今後遇有札任官員到來止於係官房舍安治無得以前占住百姓人等房舍事得此旨請通行各屬依案奉行

○江浙行省元年二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官廳八人哈失等報房等七項造作所用物色數多本省員剛支持乞請撥降鈔錠事准此照得至大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為此附各年支持錢糧費用不敷奉奉

聖旨節錄這幾年頗供聚會田米也如生不敷收如今大聖旨方安字裏有

世祖皇帝御容那寺好生損壞有未修理呵不中也寺前山寺在前待修理來除這箇寺外其餘大小修理都交住僧者嚴道

聖旨也如此又於至大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改奉

聖旨節錄這幾年頗供聚會田米也如生不敷收如今大聖旨方安字裏有

世祖皇帝御容那寺好生損壞有未修理呵不中也寺前山寺在前待修理來除這箇寺外其餘大小修理都交住僧者嚴道

聖旨也如此又於至大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改奉

聖旨節錄這幾年頗供聚會田米也如生不敷收如今大聖旨方安字裏有

世祖皇帝御容那寺好生損壞有未修理呵不中也寺前山寺在前待修理來除這箇寺外其餘大小修理都交住僧者嚴道

聖旨也如此又於至大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改奉

聖旨節錄這幾年頗供聚會田米也如生不敷收如今大聖旨方安字裏有

木之下座廟和劉應德監修每以善真也謹有萬聖即日天早就食球

內府係官倉庫并必合修理的支修理其餘一切不急之役截日住罷

世祖皇帝蓋來的寺不修理志中聖旨有呵又泰白塔寺也在必合修理數目內有現行修理有泰河那殿重修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仰欽嚴施行



工部卷之三

役使

祇候人

典章六十

○**祇候人** 屬諸理民之務樂其樂民者此最為先凡里正公使人等應書亦同役各路理民之所擬定合該人數其分司照例應能無過之人多者罷去仍須每事設法開防毋致微則侵害百姓

○**祇候人** 王官使位里正權宜左役禁止違法其坊村人戶隣里之家照依舊例以相維繫毋違非違

○**祇候人** 莊伯顯家古志云譯設兩縣每縣行役祇候人每縣祇候人當外頭底戶每縣祇候人每縣祇候人每縣祇候人每縣祇候人諸王諸子官人每的祇候每縣者其祇候祇候每縣祇候行役祇候定章民戶的一般行役祇候

○**祇候人** 奉司安重報成試我打文字物取者一就休養者奉司

○**祇候人** 中書省制付照得至元二十九年六月行街史查准 御史大夫奏奉

○**祇候人** 聖旨除吏大都路百餘餘歲差發統稅除款休外即日罷去方殷 都省議得州縣官司禁約公吏人等無得私詣鄉村隨行誹謗非公事急速雖官司亦不差不入下村必有常監憲書至限前毋得使降臨鄉

○**祇候人** 御史所至之縣應依條仰照施行此奉 聖旨依議施行

○**祇候人** 泰准事內一件行官每當富裏為甚無休的人家道隨家廉訪司官查得令吏每當遇過嚴誦有他商等無休條的人勾當裏差使司也無妨礙其那般有過的人每休差使司除外在先曾勾當裏行來的待用的人每差使司者奉司奉

奉為先據前府縣百姓又有部備者... 行軍去如是本省差遣祇候或刺的夫各路... 坐去花名就便取取斷新

○**祇候人** 元安路路州司縣人數

○**祇候人** 諸下路

○**祇候人** 散府直隸省部

○**祇候人** 散府直隸省部

○**祇候人** 上州直隸省部

○**祇候人** 中州直隸省部

○**祇候人** 中州直隸省部

○**祇候人** 下州直隸省部







# 弓手

○續前 皇慶元年二月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四川行省准  
平章政事咨據本行省路分自至元二十七年續定公使人  
二千四百有餘次使八百九十人別不曾離官一切差役本省左右  
司官吏人等皆自影占一節其其路州縣影占者數多道永  
准 中書省咨據本行省路分自至元二十七年續定公使人  
將此等影占之人取數見數逐處出或當站亦各請照驗准此  
兵部呈議得將所加與各該路分弓手公使人等行省支銷食不  
候各有定額其影占之人數日章一依前日章各衙門有特  
示有該軍去人親對各從官家應訟司常加糾察如蒙准移咨各  
省施行照會相應具呈 詳請 咨請 施行施行

○續前 皇慶元年正月 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據 山東道奉使王楸東昌等路狀申照得江南宣慰司  
運司路府諸衙門控係首領面前冬係當稅稅戶之家投充稅月支  
俸食不願重者續係候禁手包除差稅所設不同此等之人身役雖  
徵派為軍用不時巡司司發到強切盜賊數內多係投充人命重刑  
使禁手人等監收入禁中間消有未及必令監禁獄卒研究備別磨

問方得安停如或詞理無通用獄器鞫問所捕者少知輕重札加  
刑法拷鞠事聞人命今次若運運係候禁手所設其重係保民  
不諸刑獄走逃事情儘有課度事保利害已役三年再行捕營數年  
之際鄉下鄉民過為低候減不便於如家依收入年依舊應役官差  
官司嚴加禁約今下鄉的催差發詞訟各家於內果有不多當強  
之人依上支管把持官用私和奸誣害民處政者加等治罪以爲官  
民兩便申乞照驗得此此等差役詳知在各路所申相應得此差役  
刑部呈議得各如具役弓手依前舊額前由吏判管司人等及差  
民已經至推於相應戶內從新補役未充者以三年一次公役數年  
之後將州縣民官免課起或詞訟差札官私不便以此來詳  
合依已行及數交督三年投滿不作過死者依舊存役官經斷罷革  
開依已行及數交督三年投滿不作過死者依舊存役官經斷罷革  
合依已行及數交督三年投滿不作過死者依舊存役官經斷罷革  
合依已行及數交督三年投滿不作過死者依舊存役官經斷罷革

# 太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綱目

大元聖政典章自中統建元至延祐四  
年所降條畫板行四方已有年矣鈔准  
皇朝 政令擬新朝綱大振舊章條畫  
典今謹自至治新元以迄今日頒降  
條畫及前所未刊新例類聚詳行使官  
有成規民無犯法其於政治豈小補云

## 大國典

## 詔令

## 大朝綱

## 中書省

## 公規

## 大吏部

## 官制

## 選格

## 大戶部

## 祿廩

## 倉庫

## 課程

## 勸課

起綱 總綱

御史臺 起綱 總綱

追問 照制

行務

職制 餘赴 散役 作簡

名叙 丁憂 給由

職官 總官 總官 總官

吏制 總制 總制 總制

名叙 丁憂 給由

職官 總官 總官 總官

吏制 總制 總制 總制

名叙 丁憂 給由

職官 總官 總官 總官

吏制 總制 總制 總制

名叙 丁憂 給由

職官 總官 總官 總官

吏制 總制 總制 總制

名叙 丁憂 給由

職官 總官 總官 總官

吏制 總制 總制 總制

名叙 丁憂 給由

職官 總官 總官 總官

吏制 總制 總制 總制

名叙 丁憂 給由

職官 總官 總官 總官

吏制 總制 總制 總制

名叙 丁憂 給由

職官 總官 總官 總官

吏制 總制 總制 總制

名叙 丁憂 給由

職官 總官 總官 總官

吏制 總制 總制 總制

名叙 丁憂 給由

職官 總官 總官 總官

吏制 總制 總制 總制

名叙 丁憂 給由

職官 總官 總官 總官

吏制 總制 總制 總制

名叙 丁憂 給由







官貪賤用依鄉原例分收  
官吏罰俸定例  
五年

勸課



田宅

典賣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告年田宅

兵部

軍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軍中不便案件

刑部

刑制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刑部

刑制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刑部

刑制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刑部

刑制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推官大許



<p><b>盜賊</b> 盜賊在途遇克押赴府在江口刺死同黨例 七年</p>	<p><b>出罪</b> 賊人死在途指死止刺殺後投屍例 七年</p>	<p><b>再犯</b> 再犯劫盜計十徒例 七年</p>	<p><b>再犯</b> 再犯劫盜計十徒例 七年</p>	<p><b>再犯</b> 再犯劫盜計十徒例 七年</p>	<p><b>再犯</b> 再犯劫盜計十徒例 七年</p>	<p><b>再犯</b> 再犯劫盜計十徒例 七年</p>	<p><b>再犯</b> 再犯劫盜計十徒例 七年</p>	<p><b>再犯</b> 再犯劫盜計十徒例 七年</p>	<p><b>再犯</b> 再犯劫盜計十徒例 七年</p>	<p><b>再犯</b> 再犯劫盜計十徒例 七年</p>	<p><b>再犯</b> 再犯劫盜計十徒例 七年</p>	<p><b>再犯</b> 再犯劫盜計十徒例 七年</p>	<p><b>再犯</b> 再犯劫盜計十徒例 七年</p>	<p><b>再犯</b> 再犯劫盜計十徒例 七年</p>	<p><b>再犯</b> 再犯劫盜計十徒例 七年</p>	<p><b>再犯</b> 再犯劫盜計十徒例 七年</p>	<p><b>再犯</b> 再犯劫盜計十徒例 七年</p>
---	--	--------------------------------------	--------------------------------------	--------------------------------------	--------------------------------------	--------------------------------------	--------------------------------------	--------------------------------------	--------------------------------------	--------------------------------------	--------------------------------------	--------------------------------------	--------------------------------------	--------------------------------------	--------------------------------------	--------------------------------------	--------------------------------------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p><b>訴訟</b> 軍民相干詞訟例 七年</p>
-------------------------------------	-------------------------------------	-------------------------------------	-------------------------------------	-------------------------------------	-------------------------------------	-------------------------------------	-------------------------------------	-------------------------------------	-------------------------------------	-------------------------------------	-------------------------------------	-------------------------------------	-------------------------------------	-------------------------------------	-------------------------------------	-------------------------------------	-------------------------------------



工部

造作

通鋪

雜造生法分府是船部二年 官師如多第大各四元年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目錄

至治二年以後新例俱有  
頒降值類編入梓行不以  
刻板已成而漸於附益也  
至治二年六月日謹言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

國典

詔令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至治二年三月十一日



不正藝倫之敘論音義布廣新孝治之風咨尔多方体予至意故茲詔示  
想當知悉

○赤白之蓋用養廉餅今後諸衙門并諸太公主朝馬客杖鬼帝











聖旨若有干礙着體例的呈奏者家聲體面重似貶職呵於治有益題舉如有  
商賈來在先爲不交隔越奏事的

聖旨編行又書來翰林院謹爲

[illegible]

○官吏沈抑明白分揀延祐七年二月日江南行臺

[illegible]



御史臺

聖旨中書省爲順天人等門等入京者云

聖旨 行 官人益林亦衆百姓每根底宣諭的

李君者，字伯玉，號竹坡，江陰人。其先世自唐末避仇，徙居江陰。伯玉少以文學著稱，有文名。入翰林，爲監察御史。丁母憂，去。居喪哀毀，事親至孝。伯玉少以文學著稱，有文名。入翰林，爲監察御史。丁母憂，去。居喪哀毀，事親至孝。伯玉少以文學著稱，有文名。入翰林，爲監察御史。丁母憂，去。居喪哀毀，事親至孝。

官勢藉財落了的做无体例勾當的御史臺官人每休問他每有甚麼歷由與衆的挑把

聖旨百葉子者惟是掌官人每監察廉訪司官每依在前體例問者自有印信衙門文卷依體例都照刷者益國便民為當題說者內外不該吏不公不法者改劣民則

名分者明知道不肯糾彈而有罪過者官吏每元亨利貞富做了的說監察廉訪司官每枉問了斷罪來歷自苦的人有可說正刑

告者外頭有的行莖裏告者問的是非同被告的官吏每依本例罪過者虛同告的人每加美斷罪者臺察裏勾當才搜護你人主官休且壞者這般官除了阿附了的全家及家口

那甚麼軍府憲臺合有整治勾當呵特新整治者凡有合行事理照依立  
御史臺以來累降

聖旨條例行者

○至治元年 月 日江南行臺 御史張瑄延祐七年二月二十日奏過事內一件

律禁情風俗刑磨諸司案牘微耳目委付着求文監察廉訪司官明知道  
不仁不法的不糾彈何有罪過道錄當行

青有宋在元月費律那價為顯聖官每奏自中丞以下至監獄御史

国家政事得失，民休戚有恩乎的，以意之，其可也。

麥阿奉  
世祖皇帝聖旨  
每有的不是可也

者那裏方教得着忘

官每臨臨地根底見的眼听得王公委付着呵為甚麼不先說來待要  
罪過呵繞了來如今

帶扎撒做賊說謊的人每不要阻壞老嫗的人多看了百姓每生志各有

立識者秦明率

交與着道

休家官員百位延祐七年四月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抄申臺呈延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本臺呈寺長

昔曾內外委付着的官人每做无体例勾当百姓多生受不安好  
生疾治有康道

尋思采內外委付着的官人每事管民官每做无体例勾當又百姓每主受

要肚及交百姓每生变的緣故是這般有如今迭各處行將又書王委訪察  
察獲訪司官每用心体察行者廉道

○留學學士卡里雅沙同能圖全於元年二月

御史臺咨來咨浙西道廉訪司申欽奉  
上旨即該杭州立了行宣政院衙門文卷照察每照刷者欽此除欽依外照得

等取受不注數內十連僧人必令勾問或有涉虛別應抵罪若便區如錄  
無奉到明白還守道例緣係別事理合請照詳律以奉 中書省別

付送刑部呈請擇差追贓訪司按問大小官吏人等取受不法不公若僧尼告諭有司官吏人等取受等事如并干連僧尼有誣告之人贓訪司既係聖旨刊布印行與僧尼無涉

司教爲追取開歸結胡應芬呈請詳得此准呈除外都省仰依施行







吏部

官制

○國朝官制 嘉慶五年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諭旨內一件御史奏稱者江南行臺案牘每入書數至將來名冊是國朝大分官制有功的人與相與今時官吏更替休休得難明天下人看的名冊更替的沒幾日的容易明天下人看的不容易了自古天下治與不治只在名冊用人有

○國朝官制 嘉慶五年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諭旨內一件御史奏稱者江南行臺案牘每入書數至將來名冊是國朝大分官制有功的人與相與今時官吏更替休休得難明天下人看的名冊更替的沒幾日的容易明天下人看的不容易了自古天下治與不治只在名冊用人有

○國朝官制 嘉慶五年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諭旨內一件御史奏稱者江南行臺案牘每入書數至將來名冊是國朝大分官制有功的人與相與今時官吏更替休休得難明天下人看的名冊更替的沒幾日的容易明天下人看的不容易了自古天下治與不治只在名冊用人有

○國朝官制 嘉慶五年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諭旨內一件御史奏稱者江南行臺案牘每入書數至將來名冊是國朝大分官制有功的人與相與今時官吏更替休休得難明天下人看的名冊更替的沒幾日的容易明天下人看的不容易了自古天下治與不治只在名冊用人有

○國朝官制 嘉慶五年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諭旨內一件御史奏稱者江南行臺案牘每入書數至將來名冊是國朝大分官制有功的人與相與今時官吏更替休休得難明天下人看的名冊更替的沒幾日的容易明天下人看的不容易了自古天下治與不治只在名冊用人有

吏部

官制

○國朝官制 嘉慶五年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諭旨內一件御史奏稱者江南行臺案牘每入書數至將來名冊是國朝大分官制有功的人與相與今時官吏更替休休得難明天下人看的名冊更替的沒幾日的容易明天下人看的不容易了自古天下治與不治只在名冊用人有

○國朝官制 嘉慶五年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諭旨內一件御史奏稱者江南行臺案牘每入書數至將來名冊是國朝大分官制有功的人與相與今時官吏更替休休得難明天下人看的名冊更替的沒幾日的容易明天下人看的不容易了自古天下治與不治只在名冊用人有

○國朝官制 嘉慶五年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諭旨內一件御史奏稱者江南行臺案牘每入書數至將來名冊是國朝大分官制有功的人與相與今時官吏更替休休得難明天下人看的名冊更替的沒幾日的容易明天下人看的不容易了自古天下治與不治只在名冊用人有

○國朝官制 嘉慶五年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諭旨內一件御史奏稱者江南行臺案牘每入書數至將來名冊是國朝大分官制有功的人與相與今時官吏更替休休得難明天下人看的名冊更替的沒幾日的容易明天下人看的不容易了自古天下治與不治只在名冊用人有

○國朝官制 嘉慶五年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諭旨內一件御史奏稱者江南行臺案牘每入書數至將來名冊是國朝大分官制有功的人與相與今時官吏更替休休得難明天下人看的名冊更替的沒幾日的容易明天下人看的不容易了自古天下治與不治只在名冊用人有



項差令停  
將巡斷若已老病不爲用心提調雖防微撥罪今來如行首罰司最是  
錄下無定例

聞奉施行若有仕宦富貴界內實合納錢糧却有拖欠數目无緣得由如有  
有施改行給與財田者又動陷扣拖欠錢糧更行查究施行惟此犯犯行

已致發在情內可謂流弊科場取士未善亦是正八品級其教授入流以  
得授八品者亦逐月日將米八石輸送該縣人等皆以全歸鄉地無以  
成人物者所以俟後者無從擇此抑且至致於脫離施行外又村井半公  
願者有所以便宜益具呈詳詳詳此抑且至致於脫離施行外又村井半公  
詳得此未報公詳因于監所被試發驗之通鄉逐設擬如家准其依







Figure 1

程氏大訓其各如

[illegible][illegible]



職制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奏過事內一件雖事重難報故錄其文字意欲要來了了的也有表存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長官六年閏八月二十一日 日江西行省



[illegible]











[illegible]

延祐六年七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省咨各該路通鑑史官自來例宜令各干部分定綱目應送  
史館議擬到下項事據具兩詳都司會請依上施行

各隨事名流行省亦擬除充考選官

即係一律以此案爲合依各路譯史例遷叙相應

蒙古譯史如係翰林院發補九月恭詣凡各路譯史職一界吐蕃其回書吏照依漢人書吏舊例出身一體定奪

前件應傳江浙財賦都總官尉與運司往慶平謀故陳各路討賊等事如  
係歸本院所發考滿與運司運使一體出員

○**劉至**字少卿，江西南昌人。少舉進士，授江寧府推官。至治二年，江西行省抄劉至大四年七月，日晡，中書省會議，建德路諸將食不里卒，既而卒，卒於路。兵民怨其議，抄其家，劉至其餘分似此之人，一併正刑。劉至仍舉會翰林院，今後避籍於順慶軍，成慶答籍依上施行。

○**家官品級****陳繼**至治元年五月一日江南行臺  
御史大夫兼奉中書右副侍郎是監祭御史呂本其父公蘭亦所掌表事文字誠為重要厥後院俱有設置擬於該家取員一名今以昭脂家院官陳善院兄張孝古妻徐南氏欽敘將司過三府明謹申奏本堂

[illegible]

地方迂僻日月雖遠乃准理耶蒙准呈本部為候傳字相應具呈  
都省仰依上施行

中書省吏部呈奏判江蘇省按察使府中書吳祥大德三年杭州路  
錢事司吏讀傳一十五月差充行用庫司庫讀傳一十二月大德十一年



發充江陰州司吏請俸二十二月充松江府司吏請俸一十六月奉元  
會副皇慶二年俟滿松江府司吏請俸四十二月通前交蘇嚴府上州司  
吏二十月奉元府上州司吏請俸四十二月通前一共皇慶自縣令比依

上例考滿歷典史兩考依例陞轉咨請回示照得延祐九年十二月奉中書省例行各衙門吏首降等內一項外路司吏並依舊例申州將府吏轉

充九十月考滿與史一楚升吏目更口一楚升都司補一楚升至提  
塔寨嶺與仇九品奉此令承見奉本部議得贖集江南散府上州各處  
台都提軍司除正役四品其司吏未有陞轉道例以具奏許若因司歸州

吏聘充者歷係九月為演縣節度兩省課吏目一考限至  
提按等贖贖裏外行省歷三考俱於校力品內升余邊例充者雖有板  
過月日刻充定奪具呈廳詳都省准呈咨議限上施行



戶部  
祿廩

[illegible]







4251

--	--











做三定呵取利太重只每引做兩定賣者嘆道又山東是司因互人每兵  
說道這法更張猶如戲商通隔者謀說有作官了的每引做三定鋪  
多人每根底出榜願以首誰呵兵上奏呵那般賣藥道  
聖旨了也教此都自負請東爲多出文榜教依施行

○舊廣西巡按六年三月日奉州路准州准撫司詳奉  
中書省制付所委司農丞主直州入局核實以費三近四十冊除正額

三定外帶收席案等分五兩七分一釐三分官牙四分見議議收陸船水脚各一兩并查龍船分通州倉一十二兩五分安東倉一十五兩又有

行舉廢紙共計二十余張。各款本利微少。又照得兩月賣  
諸袋官定價多。著因定一十五兩酌中。去規中銀四兩。附近場分三定  
四十兩。照合照本中等價。每日量銀一十兩。亦自以爲便。自五月十一日

發賣引目及帳中等引客入查引運至京州初引量祿中統鈔五貫計鈔  
三錠四十五兩成文發賣不特遵守如禁沽酒會并真州此川人等毋

致刁鑽取費分兩奉此除依例每引正課中統鈔三定發賣客人下卷登  
括運至五州入局成交每引中統鈔三定四十五兩轉賣外江客旅括卷

竊移分巡處及係上禁外縣司出榜禁治秋牙把柄行市及盜挖湖  
離拘引人等毋得乘理刁證取要分物侵漁客商以壞鹽法

運司牒奉 中書省劄付延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拜住丞相寺

奏過事內一件今年聚會裏多支用了銀子央庫裏見在銀錢少有預先不規措呵誠恐不敷支用在先似這般聚會裏又庫的銀定不敷呵也管於

銀每一定銀做四十定鈔呵怎生奏呵奉

中韓販辦軍人食鹽不預帶收銀兩其去如驗發商鹽引致依收辦每中統鈔四十定折銀一錠十錠以上依別辦兩兩六兩四兩四兩四兩

各驗元收等榮成色銷鑄成定同謀鈔分運差人赴都交納不以是伺貴  
庶之家並所一体共發賣支資其一切關防照依累降

聖旨准其照舊施行奉此除已撥發至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受狀發賣本年  
並引依上帶收銀兩外標可出撥曉諭施行

北界推廣萬分等事移准中書省咨奉台備兩浙鹽運司申

聖旨條案內一款卽該諸人告摘私盜其告首捉獲之人於沒官家產內一半付告人充實其犯人貧窮无望可籍娼有不刑其功毋私盜二天官中

結鈔五十二員應辦人減半不及者同一引例於運司條官旁內隨即支給  
犯界其係上於犯人名下均徵雜稅權宜而無犯人不在此項之限數  
土文指

此又謂人井捕人獲盜私蓄真多於此盜在人家庭內半亦真盜數過

詔赦已前已抄家產到官照依前例給付食力九產及不敷數目召爲補

以說勤者便官為吏給終无奉利上司計性通商犯界海貨於已釋免

人姓名不詳據此奉省署詳請搜獲盜贖多例於沒官家產內酌  
付犯界撥贖犯人名下均徵今既缺額革撤獲到盜贖已行結課其告  
人疑合司司易移設盜多內檢

部呈與戶部員外郎嚴家政一同議得江甯省各案諸費私鹽犯人數

貧劣力竭官為補支中統鈔一定例於沒官回易糧方內支給不敷者  
為貼支相應具呈照詳得此節省准至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嘉祐六年九月 日御史臺奏奉 中書省劄付送捌刊部  
的請戶部侍郎王中憲一同說得各處稅務擬辦關防累奉  
降例行

攀收買私糧用度雖有取到各一招伏別九真正蹟貨擬合革撥改正法  
放元轉財產今行令主事司職新嚴按縣照實一節林等定限限用月限

勦等已斷訖刑死究奪今後干碍官吏收受發付藥訪司婦結運司  
得限前搜斷其險鹽之家合用撥價量撥三十斤已上至百斤並行

請買地司以察公與其餘不行墾地面所買有引官鹽有司給憑若用私鹽

貨而充官司撫臨時詳酌輕重斷罪如募准呈為例遵行相應外據  
察御史劉主運使采兒等呈為舊法舊民一即罪道舊

奏代具呈願詳得此都省准呈除外仰照驗施行

中書省奉旨備兩浙運司申會驗延祐五年三月初四日奉在

今諸如買販其有因而夾帶私鹽者依例罰斷然此案詳兩浙每三港

海魚煮一半彼此用鹽一休若依都省足列夫有不倫尚且兩煎破整  
銅抄納官課餘魚國長鹽校所秤鹽別近夾帝句奴門口殺虎音山

兩淮義無別謀豈不奸賊謀我不納奸弊滋生委實以小侵大內折損  
目下國帑具令各子部分定立那一明白備例付下遵等相照得此奉

引一千一百三十二斤前奉為所北力奏

是旨即錄原奏不拘行據地方許令請別牧後其費理合另具照數引目奏



前來兩湖地面官會捕獲盜匪司差官點獲匪徒等情據報前來所請嚴方辦理  
 現據該處官報稱該處以以來該處匪徒不絕地方官會捕獲盜匪司差官點獲匪徒等情據報前來所請嚴方辦理  
 定例行之已久其地匪徒不絕地方官會捕獲盜匪司差官點獲匪徒等情據報前來所請嚴方辦理  
 奉准通飭各該地方官會捕獲盜匪司差官點獲匪徒等情據報前來所請嚴方辦理  
 據該處官報稱該處以以來該處匪徒不絕地方官會捕獲盜匪司差官點獲匪徒等情據報前來所請嚴方辦理  
 外委請照 立施行

此項銀兩係由各省督撫撥充以資賑濟其數目如下  
 一、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二、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三、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四、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五、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六、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七、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八、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九、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十、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十一、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十二、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十三、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十四、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十五、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十六、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十七、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十八、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十九、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二十、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二十一、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二十二、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二十三、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二十四、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二十五、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二十六、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二十七、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二十八、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二十九、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三十、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三十一、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三十二、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三十三、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三十四、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三十五、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三十六、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三十七、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三十八、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三十九、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四十、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四十一、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四十二、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四十三、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四十四、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四十五、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四十六、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四十七、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四十八、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四十九、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五十、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五十一、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五十二、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五十三、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五十四、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五十五、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五十六、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五十七、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五十八、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五十九、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六十、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六十一、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六十二、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六十三、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六十四、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六十五、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六十六、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六十七、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六十八、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六十九、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七十、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七十一、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七十二、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七十三、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七十四、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七十五、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七十六、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七十七、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七十八、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七十九、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八十、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八十一、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八十二、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八十三、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八十四、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八十五、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八十六、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八十七、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八十八、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八十九、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九十、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九十一、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九十二、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九十三、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九十四、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九十五、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九十六、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九十七、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九十八、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九十九、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一百、各省督撫撥充之銀兩



分道每引上收至三元二角六分定額滿十兩罰銀二十年無  
不遵例加延耗三元二角六分定額滿十兩罰銀二十年無  
上條額銀等項同例以充餉餉銀三錢五分三厘作一錢五分以  
一百二十兩引為限每引以銀三錢五分三厘作一錢五分以  
年終比數按總辦錢稅引目有欠多亦無少至引目減滿由延耗  
六年正月引根本自己行開辦無與公舉由引者若立從前新設延  
格六年引根本自己行開辦無與公舉由引者若立從前新設延  
行費銀兩外則運司奉去福建運司費銀二員及本處印費吏民  
取費各物引外則運司奉去福建運司費銀二員及本處印費吏民  
前件之費概以銀兩充之至今元十五年為始按例開辦出額無  
之數而元後額銀兩之矣今該各官自行開辦則法從違引目見  
行奉法官民充額引銀外應有依何定章酌量整頓引目見  
道每引上收至三元二角六分定額滿十兩罰銀二十年無  
上條額銀等項同例以充餉餉銀三錢五分三厘作一錢五分以  
一百二十兩引為限每引以銀三錢五分三厘作一錢五分以  
年終比數按總辦錢稅引目有欠多亦無少至引目減滿由延耗  
六年正月引根本自己行開辦無與公舉由引者若立從前新設延  
格六年引根本自己行開辦無與公舉由引者若立從前新設延  
行費銀兩外則運司奉去福建運司費銀二員及本處印費吏民  
取費各物引外則運司奉去福建運司費銀二員及本處印費吏民  
前件之費概以銀兩充之至今元十五年為始按例開辦出額無  
之數而元後額銀兩之矣今該各官自行開辦則法從違引目見  
行奉法官民充額引銀外應有依何定章酌量整頓引目見

[illegible]







江南無田，地入戶包。  
延祐七年六月，日下所行省條。

麥賸裏這兒百姓無田地的每一丁納兩石糧更納包銀絲

[illegible]

官糧一斗添二升

中書省咨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illegible][illegible]

聖旨米如令俺箇裏來回一也里可溫行忽答失亦除看者寺院住持念經  
聖旨的依着在前

聖旨有其餘的每并放良通事寺戶在那州賊裏任呵本銀官司抄

致予立契文冊有田的父田地稅銀買實納諸稅吏更力額定的銀二面  
折至立契一丁田餘着各家物力向下印本均和納定生契同奉  
聖旨依着條限人商量天的行者欽此都着除已割村衛文費發役施行與各  
請發依限施行

差價

聖旨自開但是和雅和理等軍自立一節應查代臣察該軍人大都至十部共間  
自開自思該軍請將該兩方自立一宗以副聲靈奉旨自元貞元年免處格  
雅和理等軍自立一宗以副聲靈奉旨自元貞元年免處格  
上臣職職同土除表外該處遠軍人地猶大如全有離軍聲氣相與已降  
克丁通軍官人并僧道人等地猶大如全有離軍聲氣相與已降  
是有烟洞餘地土並有未奉軍的民匠監臨爲之選撥給戶各被覓不以  
是向戶計數相順查一體均同阿定生卒  
聖旨都察院查照  
聖旨月日欽此

續文獻通考所載。一曰。晉書上卷。卷之二十一。

賈逵

聖太后慈旨鑄銀錢大分當有無教他重仿當臣王五有誰之差快明喻  
的勾通快快，如要查究者所屬影射此令該部知道此近發部至  
宣統元年五月十一日發  
聖太后慈旨鑄銀錢大分當有無教他重仿當臣王五有誰之差快明喻  
兒不似何向清臣人等，及卿等英美人名者，如在寶號和寶號號與  
眾不以何向清臣人等，及卿等英美人名者，不數數和寶號號與

○**諭旨** 欽此 奉 上諭 前據 貴州 總督 張之洞 奏 請 將 貴州 省城 城隍廟 改 爲 育嬰堂 一摺 該部 知道 欽此

中書省以各處官手批陳有違礙詞句於批據內大加刪補  
 換有詳各處所申官手批不一未審擬於何等手批數內牽差若謂完全  
 親到各處批據者宜於相應之內就便查補施行在此省府相應官手批  
 缺職人亦藏一十名爲則奏充一名卽本補施行







交易  
十七下

與舊因生事後一十日此例在成文以前不付施行陳親親陳氏等奉是字給據退如違限行刀躍斬不貸外物故不交所有者在立限取贖限外不付退如華士體極高價不相和者雖里內有礙奪奪限外者限外不得行事自官路之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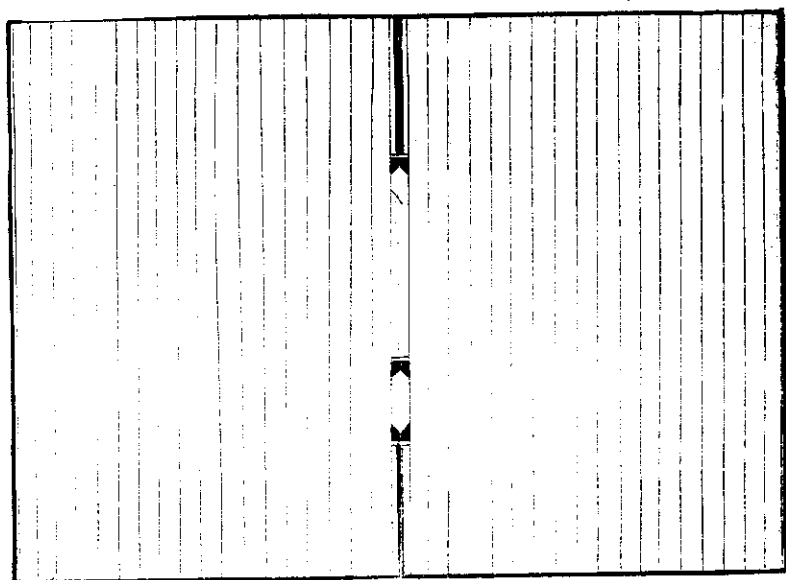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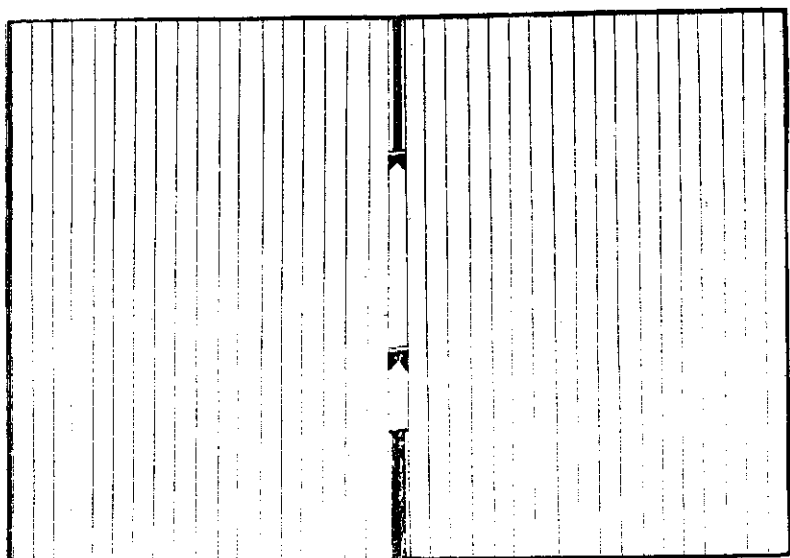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

○中國書局藏清乾隆七年十月、日江府刊行。中書省鑒  
將來人每年去歲請給軍餉而物之土額將銀兩分給與求之東地毋  
與了人不交回乃隨得此土額以爲人每百員應在正前樞密院面  
上打報依奏了未若交該銀行動轉如有或爲人典賣了人的地方  
來價收贖將火燒還元以爲官幣土庫至二十五年至二十四年止

聖旨係例傳撥公賞中人爲主追般乃竹文書未便商量其張元自姓魏然地  
贈分明白著文契契契並遺令各具拉連發當官如家發又遷往元  
地歸狀知悉了也其父交回乃隨得此土額以爲人每百員應在正  
他無立般矣的除正又發給仍外然實爲例之事業發土王阿保能同  
聖旨那得這般條例來依有開置量本的女老等爲本主王喀康道  
也於此等情親統施行

[illegible][illegible]







婚姻

五十七 後娶者知情減一等女歸

已前夫男家悔者不坐只不

娶者照依舊例聽許經官  
出合婚限月行女家

慶三年五月 日江浙行省准  
判本部元呈直轄路申惟本路總管石知義勦力

多舉示事嗣後出也今百姓之家始於結親象道

有所出。始爲父而斷焉。啓僉作之路成。食福

及已婚婦言及有私會一切離悔有杖六十並無許

則未嘗見行事發到路者一十餘家州縣往  
府五年旣訖不以爲安所許經官出口給執照改嫁外

後敵有犯者比照唐律量賊等罪燒紅女追  
之似爲不便然止緣縣爲因事理應變更爲市

道人之文倫禮之大節也近年以來民間趨

詳助奉 都。釗貝之孔都。會所祭官一同。

若不自立以時家所以勸臣修人踐計嫁女已  
而輟悔者百二十七下若更許他人者百四十

不要着服役違例所許違官也。凡別行陵  
付本部為別違寸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

[illegible]



1

婦人拔  
○ 離異  
與男同  
居  
財錢酬謝  
等物沒官

主婚人決

婦人拔  
○ 離異  
與男同  
居  
財錢酬謝  
等物沒官

[illegible]



[illegible]

中書省到付本部元呈奉奉旨到付御史臺至京下南口正堂通緝違限外官等  
泉州左副使錢振綱據呈本堂到司付永年江府正堂通緝違限外官等  
取利及停奉吏部司請等一名戶子於大德六年六月將鈔關文信司系報  
紅筆軍人孔德便文等一名母於大德六年六月將鈔關文信司系報  
各人在家軍軍人班送送等物又申鈔一十三兩三錢五分人深實數故  
作一十五文文字加倍取息元利通鈔關文信司一十三兩九分五公本  
既已進納合依律例所報及本堂所報三犯人不應將情通釋免究公本  
官依例元招情具報通緝今奉本堂鈔關文信司所報情通釋免究公本  
官依例元招情具報通緝今奉本堂鈔關文信司所報情通釋免究公本  
詳報外官官取付本部元呈奉旨到付御史臺至京下南口正堂通緝違限外官等  
至元元年五月一日到至臺奉中書省到付御史臺至京下南口正堂通緝違限外官等  
取利及停奉吏部司請等一名戶子於大德六年六月將鈔關文信司系報  
紅筆軍人孔德便文等一名母於大德六年六月將鈔關文信司系報  
各人在家軍軍人班送送等物又申鈔一十三兩三錢五分人深實數故  
作一十五文文字加倍取息元利通鈔關文信司一十三兩九分五公本  
既已進納合依律例所報及本堂所報三犯人不應將情通釋免究公本  
官依例元招情具報通緝今奉本堂鈔關文信司所報情通釋免究公本  
官依例元招情具報通緝今奉本堂鈔關文信司所報情通釋免究公本  
詳報外官官取付本部元呈奉旨到付御史臺至京下南口正堂通緝違限外官等  
至元元年五月一日到至臺奉中書省到付御史臺至京下南口正堂通緝違限外官等  
取利及停奉吏部司請等一名戶子於大德六年六月將鈔關文信司系報  
紅筆軍人孔德便文等一名母於大德六年六月將鈔關文信司系報  
各人在家軍軍人班送送等物又申鈔一十三兩三錢五分人深實數故  
作一十五文文字加倍取息元利通鈔關文信司一十三兩九分五公本  
既已進納合依律例所報及本堂所報三犯人不應將情通釋免究公本  
官依例元招情具報通緝今奉本堂鈔關文信司所報情通釋免究公本  
官依例元招情具報通緝今奉本堂鈔關文信司所報情通釋免究公本  
詳報外官官取付本部元呈奉旨到付御史臺至京下南口正堂通緝違限外官等



禮部

禮制

○國朝禮制七年二月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延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奉禮部一件如令鄉地書官人逾限者

本道年開議

奉來酌也不足十得即史案案司事理若依在罰

雖月不即按可也頭亦得者即史案案司事理若依在罰

聖旨明各一員官即接奉送限的以時期謹將人犯把的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服色

○國朝服色三年五月抄到延祐四年十一月 日江西行省

中書省延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奉禮部一件如令鄉地書官人逾限者

本道年開議

奉來酌也不足十得即史案案司事理若依在罰

雖月不即按可也頭亦得者即史案案司事理若依在罰

聖旨明各一員官即接奉送限的以時期謹將人犯把的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聖旨依限後酌定生委何奉







兵部

軍制

○軍制之新議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軍制之新議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任在年功一年重一級倘遇有戰事可及今後果有戰事...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密奏軍制事宜 宣統七年四月 日 江南行軍 則史李 准軍制



[illegible][illegible]







驛站

赤站治整

延祐七年十月初九日本院官

世祖皇帝時分腹囊江南漢兒等站赤每各路差遣官役站赤總管提調有來斤

生文州縣官每提調的頭站赤每生受廩道說有如今依在先本例數各路驛費花赤總管兩個提調州縣官每休教提調呵怎生奏呵那般者依着

世祖皇帝在日教及口路達管花赤總管提調站名州縣官每依提調者隨處行文書者麻急道

聖旨了也欽此咨請欽依施行

聖旨查按察司條內一欵隨外鋪驛及關津渡口舟車諸處各等處

省及乃踴行檢一切違枉等事並仰糾察又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御史臺承奉中書省詔得水旱站赤方今軍事自今以後更無所糾察各從

正官用心提調站戶須要親流富役若有逃亡事故所屬官司振勾各站

鑄馬如法喂養多有死損即令補買站社知事等處境曉即修葺館舍鋪陳什物俟養完備諸人不得私相擅售復臣欽差分別頭為族

官必依公銷用不得因而科歛並及不得濫買違弊先期賄借後撥官  
分通同分使虧損百姓各道各路正官親行監點不許之監發人公私賤

害仍行下議訪司嚴加体察奉此又檢照大德三年湖廣行省劄付云奉鈔中書站臣近政院呈令站官巡檢州縣印信全支承此若不奉行威

各處提調官不為用心整治致臨官更人等違例中賣為定因而作弊大  
悞走避據請以例施行在此據可照贖俗去累行事由表上施行

○押運囚徒人等不得打蛇官延祐六年三月日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江浙省咨本司歲辦金銀分帛重稅設罰貢者物必願差又畏

押赴都察院百餘運應付弓兵脚力腹裏州縣站赤防夫去處安分彼我不  
即應自和夫脚力押運當優督併便以誣挾行打若不嚴打恐成切恐將

來月隔遞送刑部訖得今後宣使人等押運官物經過站赤果有妄行  
欺騙毆打站官除隨從人等奉巡官司就便究治外恐差違人貪賄即申

覆拿司區處不得輒便阻滯其所存官司邊有押運官物因而失誤者亦合量事輕重究治相應者各有版心案卷一通行

12. *Comments:* A. B. Thompson, 1800 S. 10th St., Phoenix, Arizona 85004. 11/1/79. 11/1/79. 11/1/79.

10

○ 諸君

中書省判官郎呈唯通政院關家右父字澤公正

奏倭通政院叛官人每箇重果

交鋪馬裏將出去丟了結赤百姓每生受苦如今依先例念刺出人每殺  
鋪馬裏不交將出去河堤上非道裏河堤畔有各支支裏各的以復不

道的文章行著藝道沒有前不陳是誰發了舖馬意將止去的才索着麻  
旨了也欽此閣請照發欽依施行准此奉部知道欽此奉  
旨了也欽此閣請照發欽依施行准此奉部知道欽此奉

○續修縣志  
延祐七年八月 旨江漸行省准

奏為  
宣政院  
延祐七年五月初一日

今多寺院裏以及寺了騎鎗馬者摩道客以及鎗馬

旨也多看過般亂騎馬，時站亦怎生不消令父般亂騎馬的交。

旨你說的，是有那般體例，那裏有以那般與來的講馬。

有司拘收者宜爲每根底說者元您的文書裏裏發補焉云同省家拘收送

地面裏井這裏價俗人每根底合與的

根底听者麼道

便臣清起御史臺延祐六年六月初二日本臺具劄罕大

奏過事內一件大都乞塔中不等某官人每備着次西行某官人每文書

面裏拘收牌面追國幹院等分七個鋪馬裏素來他到河州除邊裏夫

銀匣之外他的言語裏交雜了兩個錯匪買賣的人每根底要了各物品帶着去了更吾思藏宣烈司官人每根底取要了金子毛子哈丹跌正着

上頭陝西廉訪司官副使廖家奴他根前問呵與了明白招伏賍也結了

西書寫每條著劉明山的例合斷一百七下除名不叙更合追奪它銘

的立着騎馬的不攔當要了肚皮他每合該的罪過一選定擬將來石



予以此份外添請款依施

[illegible]

刑制

[illegible]

如界不出軍

持仗不害傷人但得財二百七出軍至一千貫爲從的二百七軍  
不持仗不曾傷人至四十貫除首賊外全人斷一百七出軍

主不得財官斷一百七出軍不曾得財於內有舊賊出軍

○原書良人六德八年  
奏准令修葺投賣良人為奴婢者贖費令入斷一百七流處

卷之四

○松林倫義等其半賄五參預の能一百七十五貫  
○偷財物三百貫以上一百七十五貫  
○經斷及倫金十貫以下の再徴徴用爲首出軍

○詳發瑞陽作傷處賊務同強盜以合該出軍  
○排剿得獲主鈔以兵伐傷番化新罪疏達  
○知情分貢行使傷盜三犯計贖疏達











官犯奸

道提建康路中牧司朱宗政疏云吉江鎮建康路司奉  
延祐六年正月初九日各處司馬等言一書卷及銀兩、  
子以回於縣庫樓上飲酒過飽能令各處燒、華竹田、  
二定二兩押到江道一書卷云計得此等銀兩銀錢各  
相問看詳緣元通所欠各處等分扣及銀兩銀錢、  
便料將銀錢元通所欠各處等分扣及銀兩銀錢、  
各處詳報延祐七年二月十四日回、  
斜觀卷上元統初張義興被控經界外止限令人曉  
為心誠教業物人張儀、王阿楊家款然更與不  
還不法合准再行首首所擬各處、  
遇不不法合准再行首首所擬各處、  
相與具呈照詳都省據此、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前歲至合二年五月初到江兩行省延祐五年三月日佳

在蓬米除



史 264—139







詐僞

計應印信至正  
年五月批到江西行省延祐六年七月  
日准

奏過事內一奴才以爲海嶺印押字又恐未穩的也有去奉旨當面來  
定在明諭那裏取去印押字人母的恩過失報的輕了的事體也有  
不中事的奴才等因欽此臣等查印押字文行有恩過失報的不當的父祖  
那裏有的印押字他有的印押字與過加一二等更重過同定奉旨奏  
奏

中書省各州縣至戶部計開延祐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有令至宛中  
省取一道放支爲母報中開銀錢七百五十道被刊前來奏發  
納得部印文爲母報不元字樣與有該部本部還納得銀錢  
新六十六先比北府兩關鑄金印充符的收入口頭及有眷因  
除中據引札行照案奏發戶部略云相押字有印年月據本使樣發於

雖稱用自已解帶刀丁各名職別充備用輕一張係別項實印單據在  
人姓名增補字樣並蓋有印篆號數計七百五十三號付村平橋場家  
村名增補字樣並蓋有印篆號數計七百五十三號付村平橋場家  
字者雖姓名字數全元係實赴戶部兌領傳單取訖不知往何處一人家  
寫回二字二行在典史石萬玉手如願到勒令踏銀付文應給像孔付發  
該合令各充札行典史石萬玉手如願到勒令踏銀付文應給像孔付發  
人胡榮林級別充堂事夫處吏職係屬差役近現元便刀丁名希物明已  
人胡榮林級別充堂事夫處吏職係屬差役近現元便刀丁名希物明已  
級別充堂事夫處吏職係屬差役近現元便刀丁名希物明已

聖旨等字體在砂大重疊疊粉本八紙闊一百七十二條應元帝宮初題宮外以  
 爲因字字入案檢鈐不即情又元任買大都路過德順府不見劍元  
 事所有是役初意是事是到爲印者檢檢明通具報待以此因  
 別運犯元免印者填填檢印空印收不備入口印人戶糧局充今  
 不候討贖官印書據於去歲陽州州札仰令該州城守司抄請版石施

諸殺

[illegible][illegible]



癸六十七下... 行開六天二十日

浙江行省...

浙江行省... 中書省... 延祐五年四月初二日... 浙江行省... 延祐五年四月初二日... 浙江行省... 延祐五年四月初二日...

續錄二

延祐七年六月... 日浙江行省...

延祐七年六月... 日浙江行省... 延祐七年六月... 日浙江行省... 延祐七年六月... 日浙江行省...



死者之服祔棺相繼而殯服事衣喪葬人眾聞感嘆曰死者已死而猶不明避天殺  
死者自知其情惟相繼而殯服事衣喪葬人眾聞感嘆曰死者已死而猶不明避天殺  
到遠國無所不容故祔棺近時日更動輒輿送在道傷風聞棺出先死經  
該省吏遂乞光州府典獄放其叔安日更動輒輿送在道傷風聞棺出先死經  
從後吏不嚴緝是屬誰省吏可奈何嗚呼此屬庸吏一時吏有李德延  
被四兩月死屍報官因與胡朝新相持文書打問  
用款拜紳紳等物俾快帶歸鄉雖以千萬貫易之將獲輒寄某州縣  
馬賊戶紳紳等物俾快帶歸鄉雖以千萬貫易之將獲輒寄某州縣  
風化及以非法私竊不數年小民待人命若草芥心恣於私惡不已嗚呼  
公致政以爲難民私竊不數年小民待人命若草芥心恣於私惡不已嗚呼  
其後復爲難民私竊不數年小民待人命若草芥心恣於私惡不已嗚呼  
若後復爲難民私竊不數年小民待人命若草芥心恣於私惡不已嗚呼  
佳後復爲難民私竊不數年小民待人命若草芥心恣於私惡不已嗚呼  
禁止不得越境知而有萬千餘人放地充闕當以不應爲之孫子嗣治  
如此故祔棺相繼而殯服事衣喪葬人眾聞感嘆曰死者已死而猶不明避天殺  
其期不說而官尤先之朝白轉輿民通和印皆有法不數年犯此所  
謂期不說而官尤先之朝白轉輿民通和印皆有法不數年犯此所  
樂史紀略所宜記也

出於嚴州縣中路中延祐三年六月十二日臨川縣中何門何宅失火同  
二八月十八日府上教役有司去田山由水快不火日夜一更時分天  
有老婦人陳氏有數子妻與潘某及付童女同寓言龍力殺他何二在  
徐李門首我夫被本家兄弟爭奪奪去潘某等語何龍地不言何二在  
到徐李門首問曰天下何事一被二人殺殺後復得全矣王捕兄已嚴刑勒令  
回去徐李門首問曰天下何事一被二人殺殺後復得全矣王捕兄已嚴刑勒令  
城兩旁方北化德寺善觀行兇人不帶利器恐妨勿論即緣何來三三  
無嫌之者余先无比在逃同鄉成例於北人名下追獲現將該犯解事十道供  
申乞照例釋放此移在中華書堂送刑部待刑期各處提限至本年六月  
廿八日夜間用刃力傷命重二被殺父弟與伊實何老婦係延祐二年六  
月廿四因被殺身死犯人數條便獲於逃獲捕拿獲送府原官具詳  
代合則擬絞就准其本有刀數依例倍從速燒埋銀兩給賞主招巡捕查辦  
各情據上施行







聖旨道：卿著傳文選，遷往遼陽，以誦其余。客籍依上，補仁

[illegible]

國語

軍民相干詞訟 至治二年

江蘇行省劉帥准 三書抄到福建督憲張帥會同江蘇行省劉帥路地  
和州與江蘇縣直隸州王承幹副將等會同三書定例各處官局移文云云  
運司并抄下相國公署官印及各省官印等會同婦姑外切聖本職  
不至上虞管民官公婦一千人等交理總辦等申討詳開外切聖本職  
所管鎮陽等處軍營萬家寺長民相來住今後官兵若除在營軍人外與  
關交關等知事軍營萬家寺長民相來住今後官兵若除在營軍人外與  
本省若服衣械衣過軍人等請於衣例內依例酌量酌量酌量酌量  
若依服衣械衣過軍人等請於衣例內依例酌量酌量酌量酌量  
未便盡令全十劃分近補相應等請照驗在伏候刑部主政得兩湖行  
省會同軍民相捕狗良民數家毋使宗族鄉鄰等事奉行約三議不  
管地上關鄰捕狗良民數家毋使宗族鄉鄰等事奉行約三議不  
民官婦姑外切聖本職  
地省巡例行之已別雖是故具呈照詳傳此都省除已移咨河甯行省依上  
施行外可照會依上施行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廿五日江蘇行省

卷一百一十五

中書省宣政院呈延祐七年四月十四日

偽殺傷人命重罪有呵係審例交官廳問外其餘僧俗相爭的勾當有呵與行省行宣政院官廳司官民官一同會結結有和尚不據妄勾當有呵請衙門官人每據承力者更行宣政院的文書与行省并各路行移省造版

聖旨有來如勾行宣政院說他每有合行的勾當呵依着條例裏与各路并各寺院住持約會問呵有司家推稱着俺无條例与住持約會康進爲言

世祖皇帝以衆累降聖旨但凡降俗相犯勾當有呵行者各路諸衙門官人每添氣力做伴當者這般行了

阿字生奏阿奉  
聖旨那般者奏道

聖旨也欽此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臣等因奉 聖諭延祐六年三月 日奉 聖旨奉 江西行省劄付未申  
分宜縣使檢口四千九百戶司方載縣二千戶計當元撥戶設軍官一官  
催辦







○吉事 宣統四年十月 日江西行省准 中書 奏 諭 中書 奏 准 江

[illegible]

○江西 廣信 地租 收 延 祐 六 年 二 月 日 江 西 行 官 准  
中 書 約 查 延 祐 五 年 十 一 月 初 四 日  
奏 議 事 內 一 件 兵 部 官 人 每 條 根 株 與 文 書 有 各 處 探 馬 亦 與 白 姓 相 爭 地

[illegible]

賊賄

1

1

1

13

卷之四

10

[illegible]

北平慶元元年正月壬子有彗彗人等比向吏人通例以前與支神力亦無異  
兀等亦死一特令臣已據比鄰比行役用標榜隨其至照詳得此端  
省軍糧仰伏上施行奉此令承見奉在部以得江西行省官書在彼英順府  
花至四年四月十內因委司計點赴部為因欲與江西行省在彼英順府  
寺中歸款工十定江西湖廣等處收買穀司撥本官訪知明保立碑之  
合以昭祐下為重計特賜銀元功邊主十貫休不枉法二十貫以上至五十  
貫止上下下并耕種稅銀元功邊主一任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  
通判不花伯係係在刑部之丞兼領台設行知縣縣人戶行別元統元年  
通判以此案係係在刑部之丞兼領台設行知縣縣人戶行別元統元年  
在延平府合延平府司元統縣知縣陳元正立格又係  
不花伯係係在刑部之丞兼領台設行知縣縣人戶行別元統元年  
知縣陳元正立格又係  
事 中書右丞相臣江南行省官書在彼英順府  
元統元年正月壬子有彗彗人等比向吏人通例以前與支神力亦無異  
兀等亦死一特令臣已據比鄰比行役用標榜隨其至照詳得此端  
省軍糧仰伏上施行奉此令承見奉在部以得江西行省官書在彼英順府  
花至四年四月十內因委司計點赴部為因欲與江西行省在彼英順府  
寺中歸款工十定江西湖廣等處收買穀司撥本官訪知明保立碑之  
合以昭祐下為重計特賜銀元功邊主十貫休不枉法二十貫以上至五十  
貫止上下下并耕種稅銀元功邊主一任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  
通判不花伯係係在刑部之丞兼領台設行知縣縣人戶行別元統元年  
通判以此案係係在刑部之丞兼領台設行知縣縣人戶行別元統元年  
在延平府合延平府司元統縣知縣陳元正立格又係  
不花伯係係在刑部之丞兼領台設行知縣縣人戶行別元統元年  
知縣陳元正立格又係  
事 中書右丞相臣江南行省官書在彼英順府







延祐七年華後軍到通例延祐七年八月日江西廉訪司奏

欽此

諸人言告官吏人等取受不公已有招狀并經釋免未追給沒贓物并自首未納之類合无追徵贓降別部照得延祐四年二月十二日

哨中書出交付官吏等取受不台已有招伏罪經釋免未追給沿  
贓物并自首未納之數該合追繳未有招伏者欽依奉撥已經時集  
令依見奉下印卷等項事理

諸人告官吏人等收受不公犯在延訪七年三月十一日以前發在案

未刊取訪招伏追贓之際鼎彝雜貨等項未追贓物各無追贓驗降  
數似別部張得延祐四年二月十一日呈進中書省劄付御史臺

云至大四年始在搭蘭一片已經照會今承覓奉本部議將上項專  
理合依前例一體施行相應

請入言告百吏人等曉要分物照証明白避罪在逃照經釋免合先  
依例追徵嚴徵刑部照得延祐四年二月十二日是准中書省劄付  
事大德五年正月十一日

北魏書卷之四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崔暉傳

未招趙初修前就无收到招伏擬台元徵怕煙

賊劉官非經原免取授太憲唐元凱降刑部說得延祐四年五月十  
七日呈准中書省劄付官吏因差官押官物取要餉物人起發青

已招阿日追隨至官罪過原免所獲賊役驗事輕重依例議擬相謀  
已經照會令承見奉本館又得上項事理合依廟例一體施行拍

斷非追賊累紅釋免後奉通例革前已首招次者依例追徵行移

无免徵刑部照得延祐四年五月十七日呈准中書省劄付本部先呈准中書劄付本部元呈官更人等服受不公

依例點降未追給沒贓物并自貢未納之數擬合追繳未有招伏者  
受依奉機部尚准擬奉此本部查降合依前例一體施行如委大  
所詳奉覆建太監等自奉

合依前例一體施行相應

故通章合元比依前例照依市價考文之數追給刑部照得延祐四年五

題十七日呈准中書省刊付官吏人等知悉內感實實錄已奉  
批伏者罪經釋免考欠費外未數官亦未習文自致文不

行招票

辭被彈劾賜汗不公不法不勝職任官更章已到臺并各道憲訪司  
驅勘未經回文合无咨振先儘比例操辦解牌刑部照得延祐四年  
五月十五日呈送中書省刑部

不法不勝職任官吏罪經釋免擬合依上照勅明白至日依例定擬

各該處領頭目將官降本並支持首恩參未關支出庫帑散中問指以資費在案公事將上項釐定不行給散人功於上下官衙間印度

使自前到官指出受分官更勾問欽遵  
作革嚴元告分聯合元署原告人連徵驗散刑部改得各記提領頭

於上下官府破使首告到官指出受外官吏未發勾開欽遇革發所

官吏人等因事取受外物聞知欲苦回付本王出首到官取訪招伏  
謀非之際敘通釋免外叙此例解見別行按士口已查多事王

其罪例成  
等籍免所有取役合无依枉法定例不叙或照降叙

李師古奉旨於延祐元年閏三月初五日承奉中書省劄付本部元

前例一體施行相應  
軍官因貪者欺營  
犯在逃者七年三月  
日以前及犯者

經釋免職役并已招未追斷銷未審合元追繳職降刑部照得  
祐四年五月十七日早准中書省咨付傳官因令所敘監學帶前以

承見基本各議得上項事理所記不一已招贖鈔合依前例追償外

治元年九月 日福建康訪司奉 江南行臺劉付新提來申為事

節次移杏 御史薦詳去後今宜咨該呈奉 中書省劄付送交  
星照勘到各項事理本部逐一議擬開呈照詳得此准呈部咨開

官史人等並前取受已經追斷前赴上司投覈行移照勘取陪未宗

仰書省劄付御史臺呈奉中書省劄付延祐七年五月十二日承奉  
不迭兄太師右丞相陶穀承用等來前呈稱量了數外而一併

孝經 一件



[illegible]











延祐七年八月 日江西廉訪司奉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雍正朝 卷一百一十五 刑部 刑例 刑部題到下項事 刑部題到下項事 仰依 施行

給親新良之人或有寄養坊正主首或於本主之家勸會歲月未

刑部題准延祐四年二月十二日呈准中書省劄付諸訪客人  
罪經原免其被賣之人雖未勘會元係現今發付給親庶免聽差

失之者謂是之人或有倚於本土之家助會歲月未完因而本  
推捕在逃隱匿不令赴官辨經原兇其人擬合以家追償給親

上項事宜合依前例一體施行用應

又至治元年四月日福建宣慰司奉江浙行省劄付住中書省  
來咨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並後合與通飭云云是歲賊寇章鉅結

○○係人口願定并收匪關連等物爭訟到官犯人罪經釋放

前件照得延祐七年五月二十日星霍中書省劄本計呈諸人  
處係官人口頭定已有招伏擬合追散未有承伏本物見詳同奴

口頭定已未可伏依前例追問外擬收歸廟道之物爭訟到官者

舊例已有承伏抽收人官未有招伏革按相應

中書省自付延祐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底於逃賊家私肉贖沒一半充賞明知是誣誘引高義不行苦育的人  
斷七十七高義之家曾將逃贖備使者依鄉原例徵理備工之下金有

使兩隣主貢社長知而不肯告勸五十七下不可情者不生害人殺進  
逃難家私勸後一半充當局主範獲十口以上者則放為良仍算中統

有司承告取問明白不行依例發落而故前者判署正官各三十七員

定生商量奏阿奉  
有那數者數此仰欽依施行

至治二年正月一日江浙省省  
中書省奏至治元年五月

七日連發面奏請旨人每早作文書等件至三月初三日奉  
上諭爲皇帝聖節的上頭自當月初一日爲始至十五日各外禁斷了宰殺  
如今宰殺的依在先列禁斷那不禁發道就將來有奏可舉

聖旨通行文書依在元禁斷者  
我的生日二月初六日有每年自二月初一日為始至十五日休沐等殺者

○聖諭七年九月 日江西行省

中書堂臣等奉旨將該部所擬各款逐條核議。竊惟該部所擬各款。除其有礙於國體者外。其餘各款。均屬切實可行。應即照所擬各款。分別施行。其有礙於國體者。應即刪除。其有礙於國體者。應即刪除。其有礙於國體者。應即刪除。

省署等知所言相煩請照詳准此送刑部呈照得至要元年  
二十日奉中書省劄付來呈據仲士私宰耕牛依例斷違外

力下手人陳瑞師若以同宰生懷禍異終本人終非始謀正犯人歐陽  
德仁等決殺八十七下相與得此佳報都有仰與驗施行奉此今

○正非人沐衣一百已有定例外搬運役扶頭

情臨時准情者擬合最情斷罪相應如案准至為例遵守是而詳得從寬

○聖馬中父婚送常品味延祐七年月日江西行省准  
中憲兵部呈會驗慶二年六月初七日承奉

中書自創付聖鑒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入刺脫因左丞奏  
聖鑒時分不交筆馬牛有來云全例又照得延祐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近聞所傳兇百姓將死臨病的馬字號有要道听的來如今越冬

聖旨了。欽此。會驗至元三年八月欽奉

此又照得至元八年中書省上尚書省云私宰馬牛正犯頭目誘估人  
多名係各人實跡又照得至元八年欽奉

初陽內一畝即演云舊廟舊有金的全支欵此今俾知得內從官貢士庶

諸百家人施行合處多張榜文再行禁約具呈詳部真請張上旗



刑禁

華陽宮史附錄文仲既歸至治元年二月日以南行輩唯  
街史輩皆奉中書省劄付來呈監察御史差令必罷開歷官汚吏等情

尚不能錄除一有父過庭類亦皆悅旨崇命惟其所便以致諸訟經年不能情結感感多差或致欺弄及絕而官府依今致為此舉所害甚從

詳官事持不謹賄賂交誼徇私放縱必當嚴戮罪名期於不犯以此爲  
辭公後見其官署乃華閣陋官吏更安有敢言者公新築官署依  
舊非因親親指以追復爲私枉交誼實公其歸諸事發到官令依  
辦比依十二等名姓太師咸壽新刑鼎罪至其官之賄賂把持之族咸官  
罪

罪一等累犯不依例擬斬仍令原差常加緊緝拿如獲准至為側憐守机  
匪得此都督仰作上施行

日合酌以諸大小衙門政為各官生辰或因兒女婚嫁一切慶賀所用之

察明白以擬議罪待

案照內務府內外大小衙門公私道會館人等於所屬官吏人等儀  
內力除事理擬台錄係至元三十一會御史奏奉  
旨事禁治仍令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體察相應欽此欽遵得此欽遵

擬咨請依上施行

病擯出罪人或主官私積之人或无家眷他鄉折獄公事之人或服侍  
武軍漢武姬或婦女或小兒實公坊司人等寄養宿泊日晡俱隨口  
夜間拘回日令人引候隨傷吹脹至夜令人看守其良妻之人可以无

以監督相謀公後台教所屬官吏毋得倡前情一應為詳人叢從嚴責罰  
題卷隨着治案歸可出榜依上施行

知文林郎合人德順等名色及武職提督信陳敵人事需攻外物爲托公事各怨官司並不建求來歷往奉承應付比及知竟其人已行逃匿以

此少有賂若不被如某物非惟官府被其提奪亦且玷累清名爲此除  
能行俾察外官儘可依上禁約若有違犯之人捉拿到官追問是實廂行懲  
治其或平官某有子某別因買賣給勾已罪到被不許擅提官府並不  
得該飲食官帖身物及有等之人亦即逐退是等親鄰同官同知

是時值各處不行究治以致連致定將高謫官其突開

報通東內一件去年為聚眾賭博的祈神賽社的又立着集場做買賣的教  
住罷了第幾冬又行了文書來有如今又設開聚眾眾人祈神賽社食

用家裏的錢請前上的算明前上匠匠裏要病人安謝的才曉得一二兩斤  
上頭差人問去了也那人每問了來兩斤要也名信信祇的若不  
最切甚麼阿三三也今錢袋開與着眾人唱詞的祈神資社的立井坊

者其餘應罰資社立集體的每比常例加等要罪過州縣官民官每按罰者若不用心提調他每所官的地面裏似這般生發呵官人每根底要弄過罰志生養利奉

[illegible]

所屬官司察治不應有失矣察者又減幸其元勳外物後官仍於犯二名下共徵中統錢一百貫付告人充賞兼訪司常那糾察又賜得至元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銀券

僕有犯錄依加等斷陳外擬起盜匪聚立舊詞初擬管轄已革之例  
到縣各合依已擬為首犯人決四十七下禁治不嚴親民州縣正約未自定  
十七下當該社表主首隨人等決二十十七下故縱者各加一等仍案

臨江府知府有文到察院曰：海鏡一月，掃其其餘，堪與實人民商。按明唱人等皆係家，急求事十人，衆似難一禁。論罪如家，惟子伯名，船會門粉，登議論相應，都有准據，咨請依上議，約施行。



戊申年閏四月十一日江蘇行臺准 御覽卷之六  
 抄司中丞趙鼎奏為呈請督路兩道員在案竊據該道聞有不務正業不  
 務之徒糾為群黨自置頭目經過途次恣為搶掠等語打緊官據稟查  
 辦者不該法吏刑獄司因發禁別生事將該道員以奉  
 中書部知道欽此欽遵等因詎於七年三月十一日欽  
 到該部發來本部以得江東金甌等處民賊糾聚為把把把前鎮總兵  
 官呂紀打緊各物多事係保衛地方七年三月十一日已飭事理人等查  
 拿後此等流匪各若許從便搶掠恐為民待此出而騷擾恐多累民不便  
 以此奉憲擬合欽此  
 奉 准奉憲擬合欽此  
 惟奉憲擬合欽此如欲查辦該道員有頭目聚眾力者每起不過三  
 十人官為應辦行據送送該部擬辦如有聚眾聚眾不能自存之人  
 官給已據奪官並依例奪奪各物獲獲百功以上官司以事取回刑行斷  
 罪惡惡尤難其有積聚足以適用又係打緊應准准准准准准准准  
 核酌行據據公議欽此欽遵等因欽此欽遵等因欽此欽遵等因欽此

[illegible]



[illegible]







工部

聖旨八思巴帝師

人思武帝師檣底教蓋奇者摩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聖旨了也。致此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五石癸亥仲春

通鋪

州路牌字准本路府判張奉直牒字近准本路據提點惠應鋪舍於依上  
提點惠應鋪舍除依上提點上下半月往來照別外合等本路所管一十

四鎮一抵建昌潯源鋪下接龍興南陽鋪又過江津之  
其接輻輳鋪分多爲水傳上同文字於案察按察司公關順  
刻字傳事走施經良吏一紙張爲公關分事以爲關別

難逃越界每季規請各舖勸勸格官司爲不托其狀究以致各舖畏字

文字以擬製到皮等項毋分贗真模問的天氣既寒則應將舖立改更  
傳之法不致發地諸申購自意施行有此伏請照詳外此司相度使  
文等項近查得司相度使張良士等文等項近查得司相度使張良士等

依限交運所在投點官亦不用心核辦是致稽遲未報據在左在  
挨其各處曉諭接界鋪分往五福橋運移文報按急辦會願今後即完  
妻下布費糧運交完以爲示

相體讓一德行



都省通例

監審知縣却光傳吏

江州等處行中書省至治元年正月三日據建康路延祐七年十月二十合司吏限權取付狀申據溧水州申延祐七年九月十六日據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審御史等劄該依奉

宣德皇帝制前未吏御史副文卷一審錄罪因等事除另行外應照溧水州縣本州在城住民兵黜忠狀吉州吏戴必顯前充建康路總管府刑房貼書大德八年七月內取官句容縣內四等敘元係三公事及受孔西六兩兩家

監審知縣却光傳吏三十七下華古大德九年正月內又行廣元句容縣吏延祐元年十月據監審御史杜松利縣有江案陳吉判額前過蒙追照明白得本吏革古追休還官等事得此令溧水州抄案行移句容縣照勘革古戴必顯錄出并叙元行文卷中解前來今據溧水州申移准向在縣解離到元革古戴必顯文卷一系與得皇之案三年正月和九日在溧水州錄該十月十日據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審御史等劄該依奉之句容縣據本縣江案狀吉本縣同是戴必顯不曾經歷此肘司吏於建康路充貼書大德八年內取受孔西四兩兩家監審御史等劄該三十

七下華古在後充僧錄司司吏例革今次據控曾於元貞二年充溧水州吏請俸十一月委州吏俸月未收查錄句容縣吏冒請俸待二年有餘查實不應得此准照向在縣行卷該云大四年六月十九日奉 敕旨准發下戴必顯該據溧水州申本人自元元六年二月內充江東人既授舉司司吏請俸一箇月元貞二年正月補充溧水州吏請俸一箇月因病告假百日作開在後溧水州官吏等別無帶帶為是元後總補人數倫申本路於路吏內叙補無缺務記移律江東建康通書以廣訪司分司休養相應又擬充大德士年本路書狀一週歲為州吏月未

及最下本州點補立幸候缺間之大四年四月內據監審御史叙具限脚淺短仰本縣遇開叙補於七月十日擬令戴必顯補填司吏契士明名關公各句當為不見戴必顯先元本路點書文賦勘革一節是否端的今戴必顯在役無候移轉察院此勘去後回准牌該追照建康路各項文卷內戴必顯先充溧水州吏於元貞三年正月十日看復自二月分支俸一月至三月內因局州吏不見留無選試開除收追照得句容縣吏年差充司庫俸月天卷相同外據先充人既授舉司司吏文卷據條例革填門別不曾支前上項卷宗無憑照勘為此於架閣庫檢照得大德八年六月十日堂



奉知向春縣往人孔丙六於大德七年三月內為伊兄孔丙四致人公  
軍前未建康路便知行求在扶本南由九合家去下同歸等事一  
貢孔丙六收拾數內建康路書武必顯二次皇龍中統初四十四貢  
得武七顯狀本年三月無孫南徐建康路歸軍司正未歸住些民戶  
元兄本路州房康文金下顯書武既是承王官吞吞結解孔丙四致人  
路三寸事不合於大德七年八月為記日授之孔丙四而孔丙六行求  
與與人情各中統初三年八月又拓不合司為本路句頃伊父孔一  
更點立項公軍於當年十月內不記時日之記錄未付到展限人情  
中統初二年貢入已役因不存罪紀是實大德七年七月初一日錄得建

康路貼書武必顯所拓不合二次皇龍孔丙六中統初四十四貢入已罪孔依  
不枉法例合斬四之下係無休人減一官六十七下黃去呈奉  
准差官劉付指擬赴是官官明牌批驗施行併此檢照大德九年十月  
取奉

江有路通行順又臺劉付准  
卿又臺容取奉

中書省劉付詳得委官犯賊有主月自依例刑罪無休本月有  
今後因事犯賊盜賊不叙奉此又大德七年八月欽奉

詔書明一欽先為小吏俸得不足改事機已書條給備去今後月事犯賊除

卿罪外並罷不叙致此又皇慶元年十月二十日

奏准減等例內一款各處行省并地轄衙門公罪人等知照以便公  
究是人等須要照依元定例相應人內補自一項一咨重罪該其或  
補用處例不理者行省提舉等知照是官屬司應照例司取共無役人  
數各各歷時賜色係例照例但有不便之人截日若古徵文之俸  
給其或糾舉未盡者雖有而到知係例行物是俸後三月月並不  
准算欽此除欽遵外謹將元古武必顯先元增錄司并人等提  
舉司司官一節俸例革衙門無差照勘外給其得武必顯先元原  
路貼書不合於大德七年八月十月二次皇龍孔丙六中統初四十四貢已

新八月入已取訖明白招伏追繳贓物到官依十二章不枉法減一官  
例皆三十七下黃去以此奏難武必顯既於大德七年元本路貼書之時以  
文抄兩部筆即係無出身之人擬合不叙今次從從前之官免司各  
縣諸係司文一節仰澤不用抄事行務司吞吞結解武必顯取問於軍  
後不應冒請據驗明白招伏截日革去仍照本吏吏之德不係  
未敘足選官據本人罪紀就便置官三十七下先具條狀收申奉  
此錄請給金花并仍具條狀就中監察照是照驗以此為是司吏司  
勤比准以前近元本路錄司司吏吏記為此於五月初五日行移錄  
軍司係以施行每年監舉御史無難言訖以將文卷京庫條請照驗准



此爲不見錄水州牧補貳必顯克州吏轉自遊牧降本州文惠縣進  
祐三年八月內本路官糧說徵監磨加父業副世副出句吞縣進貳  
順慶受職經銜不應克辭吏照得本人見於本州充事候仰於貳必顯  
名下進徵支過俸外八定兩數足解兩庫以本州充事於下坊充  
貳必顯名下進徵支進祐四三月二日奉府貽貳必顯文惠縣進  
曾爲進徵到官已徵主此一手停結申府著日然勘得不曾進到  
申府此驗四月二日奉進康路台糧說奉

江洲哥艇行中書省到付來申蒙監磨御史三系汪宗吉同孫彰  
更裁此顯先充本路點書承定新革隱過月免請張司支仰並遵

傳達官監察此機會到也州路大憲九年十月原奉口湖行府劉督  
州路中司史何某先充寧國路宣慰縣監書年長悅也犯罪雖同註  
俸人吏一依不叙又照得大憲九年取准江東廉訪司牒來諭書同  
張巡檢吉住犯宋賢三欠分錢新本池官更人等爭文定都外務司  
更于孔府据不合因免諱揭州監書即交本諭鈔兩條例新罪若將本  
吏革去務抄犯執在本充州吏之前嚴於曉諭州吏內對注合恩  
俸給條例據文該得裁必類若依何某于孔事文例叙用條非通  
例中者未奉明降以此送據理問所呈照得延祐三年四月十七  
日湖西廉訪司御史杭州路四比錄事司司是沈澤先充東面錄

戶司司吏未曾幫俸大德五年六月犯賊經斬據在大德五年三  
 月合吏人犯賊不叙罰前以馬廉訪司新立沈原事例一体直從  
 創付建康路起勘武仕顯天祐休例花莊如確止以驗澤此施行聞  
 今據見中省府合下仰照驗起勘明白依例施行歷此等遊協句  
 容縣申漂水州牌此等盜害知見事創行委吉本縣司吏武仕顯  
 充建康路點書有過冒免旬容縣吏二員有未司事移據容  
 沈忠以得建康路起勘先充元貞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州吏二員  
 天祐一月為不香處識開俸大德七年元本路刑房司吏薛文登  
 下據書申受孔丙六行獄中統新四十兩新訖二十七下董去恭詳記

必顯既於大德七年充本縣點書之時奉吏部兩部差卽係無出考之人擬合不叙今次應虛前之曾元勾容縣諸保司吏一新相相乘片移勾容縣將此題取問於革後不應官諸保給明日爲首重吉此題連徵本吏文之悖多係未數足誤官准此照得合取狀心題文之至大四年閏正月己丑癸二年四月終片之四月係本縣統計元完兩本更見在澤水州吏書鋪勾當計下本州進教古後合處因因總府合下仰照發依奉

省府副封事理施行奉此至案據得對必顯所支俸給係在云  
大四手三月十日例前多理擬合依奉



有制免徵當月十百奉南貼到武顯仰本州陽司吏有司  
依例貼補施行此五月十百奉南得本州司吏有春卿兄為

失可山軍交中統封之定邊監察御史謝革其武顯即係貼補

人數依奉總府官權將武顯補填荷春卿名聞公案當

中區後魏府照驗收部傳給了當照到此今照得吳顯忠吉州

吏武顯前充建康路總管府州府監書大德八年七月內奉

文凡西四節西節革大德九年正月補充自容縣吏延祐元年十

一月內有任榮經監察御史康吉到文至前上將太史臣上

追遷遷官其武顯呈告邊水路江照何榮子禮犯顯例由本

江浙行省制封改正以此奉詳目吏武顯雖是申奉行省以例

改正即非

省部堂擬相難為例遵行今各處依此犯顯貼書吉許

此皆有為無已定之例屢革原目立惟擬相官而抑且徒

費文繁謬得仰令澤水州知事備申建康路照中

江浙行省移咨

都省宜令于部分明自宋擬遵守相應以將句容縣元祿文

卷就發本縣取書令武顯在役收帳會古人吳星忠等家

其依准快申謹此諭已依上將句容縣元祿文卷牌發本縣收

管并令司吏武顯呈在役聽候會吉人吳星忠等家中嚴監  
察御史照驗外中已備申

江浙行省移咨

都省宜令于部分明自宋擬遵守施行得此兩司中已照詳已

賜物咨

都省送部定擬回降以憑遵守施行得此據史明大民於吉月

二十七日移咨

中書省照詳當年十月十日據史徐大寶實回

都省省檄轉轉取行十月十日咨該未咨建康路格澤水州也

查監察御史此應公本州吳星忠吉州吏武顯呈大德八年充

建康路刑房監書取文凡西六節西節革大德九年正月補充自容縣吏延祐元年十

一月內有任榮經監察御史康吉到文至前上將太史臣上

追遷遷官其武顯呈告邊水路江照何榮子禮犯顯例由本

江浙行省制封改正以此奉詳目吏武顯雖是申奉行省以例

改正即非

省部堂擬相難為例遵行今各處依此犯顯貼書吉許

此皆有為無已定之例屢革原目立惟擬相官而抑且徒

費文繁謬得仰令澤水州知事備申建康路照中

江浙行省移咨



得以前省准據合行移咨請照驗依此施行此下日封時  
建康路依此施行此下年正月三日取發吳興趙以收領入

元典章前集六十卷附新集

無卷數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集載世祖即位至延祐七年英  
宗初政其綱凡十曰詔令曰聖政曰朝綱曰臺綱  
曰吏部曰戶部曰禮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其  
日凡三百七十有三每目之中又各分條格新集  
體例畧倣前集皆續載英宗至治元二年事不分  
卷數似猶未竟之本也此書始末元史不載惟載  
至治二年金帶御史李端言世祖以來所定制  
宜著爲令使吏不得爲姦治獄有所遵守英宗從  
之書成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凡二千五百三  
十九條計其時代正與此書相同而二千五百三  
十九條之數則與此書不相應卷首所載中書省  
制亦不相合蓋各爲一編非通制也考元史以八  
月成書諸志皆潦草殊甚不足徵一代之法制而  
元經世大典又久已散佚其散見永樂大典者頗  
創割裂不可重編遂使百年掌故無成書之可考  
此書於當年法令分門臚載採掇頗詳固宜存備  
一朝之故事然所載皆案牘之文兼雜方言俗語  
浮詞妨要者十之七八又體例皆亂漫無端緒觀



省割中有置簿編寫之語知此乃吏胥鈔記之條  
格不足以資考證故初擬繕錄而終存其目焉



# 皇明祖訓一卷

〔明〕太祖朱元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洪武禮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祖訓》  
卷《提要》

## 皇明祖訓序

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應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為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汙染之

## 祖訓

徒且羣雄之強威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姦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修葺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茲更常舞文弄法自非傳采衆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



不負朕垂法之意而

天地

祖宗亦將孳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祖訓

二

皇明祖訓目錄

祖訓首章

持守

嚴祭祀

謹出入

慎國政

禮儀

法律

內令

內官

職制

兵衛

營繕

供用

祖訓

三



皇明祖訓

祖訓首章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竊恐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黜刺誅劓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宮生內長人情善惡

祖訓

四

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顛覆不敢相廢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

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除謀逆不赦外其餘所犯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諸王及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拿問

今將合議親戚之家指定名目開列于後

皇后家

皇妃家

皇親

五

東宮妃家

王妃家

郡王妃家

駙馬家

儀賓家

魏國公家

曹國公家

信國公家

西平侯家

武定侯家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



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今將不征諸夷國名開列于後。

東北

朝鮮國 即高麗其季仁仁及子李成桂今名世祖九載王氏

正東偏北

日本國 雖朝貢詐稱通好臣朝惟虛構其不誠故絕之

正南偏東

報刺

大琉球國 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俸甚厚

小琉球國 不通往來不置朝貢

西南

安南國 三年一貢 真蠟國 朝貢如常其國皆海

暹羅國 朝貢如常其國皆海

占城國 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內奉行商步行謁朝故暹之自洪武八年通貢至洪武十二年方乃通其國皆海

蘇門答剌 其國皆海 西洋國 其國皆海

爪哇國 其國居海中 三佛齊國 其國居海中

白花國 其國居海中

淳泥國 其國居海中

凡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唯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將以天下為樂則國亡自此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若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為心則能永受天之眷顧若生怠慢禍必加焉可不畏哉。

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深憂憂常存心則民安國固蓋所憂者惟望風雨以時

報刺

七

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風雨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國勢危矣。

凡天下承平四方有水旱等災當驗國之所積於被災去歲優免稅糧若豐稔之歲雖無災儀又當驗國所積稍有附餘擇地瘠民貧瘡亦優免之不為常例然優免在心臨期便決勿使小人先知要名于外。

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則



身不被人所窺國必不失若恃安忘備則燕人得計身國不可保矣其日夜警備常如對陣號令精明日則觀人語動夜則巡禁嚴密燕人不得而入雖觀信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於心寧有備而無用如欲迴避左右與親信人密謀國事其常隨內官及帶刀人員止可離十丈地不可太遠如元朝英宗遭夜被害只為左右內使迴避太遠后妃亦不在寢處故有此禍可不深為戒備

祖訓

八

凡警備常用器械衣甲不離左右更選良馬數疋調教能行速走者常於宮門喂養及四城門舍內使帶鞍轡各置一疋在其所在一體上古帝王諸侯防禦也凡夜當警備常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庭仰觀風雲星象何如不出則候市聲何如凡帝王居宮要早起睡遲酒要少飲飯要依時進午後不許太飽在外行路則不拘凡人之燕良固為難識惟檢之以職使臨事試之勤比較而謹察之燕良見矣若知其

良而不能知其燕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歷代多因姑息以致燕人感侮當未知之初一舉委用既識其燕退亦何難慎勿姑息

凡聽訟要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久則天必怒焉或有大獄必當面訊庶免構陷鍛鍊之弊

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凡自古親王居國其樂甚於天子何以見之冠服宮室車馬儀仗亞於天子而自奉豐

祖訓

九

厚政務亦簡若能謹守藩輔之禮不作非為樂莫大焉至如天子總攬萬機晚眠早起勞心焦思唯憂天下之難治此親王所以樂於天子也凡古王侯妄窺大位者無不自取滅亡或連及朝廷俱廢蓋王與天子本是至親或因自守分或因燕人異謀自家不和外人窺觀英雄乘此得志所以傾朝廷而累身已也若朝廷之失固有此禍若王之失亦有此禍當各守祖宗成法勿失



親親之義。

凡王所守者祖法。如朝廷之命令合於道理則惟命是聽。不合道理見法律篇第十二條。

律制

十

持守

凡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正宮無自絕之權。妃嬪無寵恣之專。幸朕以乾清宮為正寢。后妃宮院各有其所。每夕進御有序。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宮無妬忌之女。至若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一官之諍未可以為必然。或燕閑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朝無偏聽之弊。權謀與諂專出於己。察情觀變慮患防危。如履薄冰。心膽為之不寧。晚朝畢而入清展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而國家所由興也。

律制

十一



嚴祭祀

凡祀

天地祭

社稷享

宗廟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故祭祀之時

皆當極其精誠不可少有怠慢其風雲

雷雨師山川等神亦必敬慎自祭勿違

官代祀

凡祀

天地正祭前五日午後沐浴更衣虔於齋宮

律制

次日早傳制戒諭百官又次日告

仁祖廟致齋三日行事

凡享

宗廟祭

社稷正祭前四日午後沐浴更衣虔於齋宮

次日為始致齋三日行事

凡祭

太歲風雲雷雨師嶽鎮海瀆山川城隍等神

正祭前三日午後沐浴更衣虔於齋宮

次日為始致齋二日行事

凡傳制遣官代祀

歷代帝王并旗纛孔子等廟前一日沐浴更

衣虔於齋宮次日遣官

帝王春秋大祀壇內祀祭

旗纛春秋於泰山川南一遣官奉壇致祭

孔子春秋仲月上丁日遣官致祭

凡祭五祀戶竈門井於四五月遣內官致祭中

雷於季夏土旺戌日亦遣內官致祭

律制

主



證出入

凡動止有占。乃臨時之變。必在己精審。術士不

預焉。且如將出何方。所被馬忽有疾。或

當時飲食衣服旗幟甲仗有變。或恐妨

失杯盤傾所用違意。或烈風逆雷逆前

而來。或飛鳥走獸異態而至。此神之報

也。國之福也。若已出在外。則詳察左右

慎防而回。未出即止。然天象人不能為

餘皆人可致之物。恐姦者乘此偽為。以

無為有。以有為無。空礎出入。宜加詳審。

雜則

古

設若不信而往。是違天取禍也。朕嘗臨

危幾。凶者數矣。前之警報皆驗。是以動

止必詳。人事審服。用仰觀天道。俯察地

理。皆無變異。而後運用。所以獲安。

慎國政

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今

後大小官員。并百工伎藝之人。應有可

言之事。許直至御前聞奏。其言當理。即

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阻滯。違者即

同姦論。

者以元朝令。知詔有云。諸衙門設有隔越。中書奏請。致遠。延誤。則使下情不通。

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才德政

事者。務要鞠問。情由明白。處斬。如果大

雜則

十五

臣知情者。同罪。不知者。不坐。

如漢王莽為相。條不咸。楊平帝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封莽。莽得不受。是民上書。漢莽功。德。者。後四十。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遂。封。或。懷。歸。第。傾。移。漢。許。可。不。咸。哉。



禮儀

凡王國宮城外立宗廟社稷等壇

宗廟立於王宮門左與朝廷太廟位置同

社稷立於王宮門右與朝廷太社位置同

風臺當南山川神壇立於社稷壇西

旗纛廟立於風臺當南山川壇西司旗者致祭

凡祭五祀用天一祀東壇油菓

司戶之神於宮門左設香案正月初四日門官致祭

司宮龜之神於廟舍設香案四月初一日門官致祭

中雷之神於宮前井內設香案六月三日戊戌日

神前

司門之神於承運門橫東設香案七月初一日

司井之神於井邊設香案十月初一日典屬官致祭

凡正旦遣使進賀表箋王具冕服文武官員朝

服游寶用寶訖置表於龍亭王率文武

官就位王於殿前臺上文武官於臺下

行十二拜禮畢王送表出宮城門止離

五文地文官送出國門武官從王還宮

凡遇天子壽日王於殿前臺上設香案具冕服

率文武官員朝服行祝

天地禮若遇正旦拜

天地後即詣

祖廟行禮畢陞正殿出使官便服行四拜禮

文武官員服行八拜禮

凡帝王生日先於

宗廟具禮致祭然後敘家人禮百官慶賀禮

畢遣宴

凡遇詔赦至王國武官隨王侍衛不出郊外文

官具朝服出郊奉迎安奉詔赦於龍亭

乘馬前導王具冕服於王城門外五丈

餘地奉迎至王宮置龍亭於正殿中王

親親

於殿前臺上先行五拜禮畢陞殿侍立

於龍亭東側武官護衛文官於臺下自

行十二拜禮曉曉開讀

凡朝臣奉使至王府或因使經過見王並行四

拜禮雖三公大將軍亦必四拜王坐受

之若使臣道路本經王國故意迂迴躲

避不行朝王者斬

凡王府文武官並以清晨至王府門候見其王

所居城內布政司都指揮司并衛府州

縣雜職官皆於朝望日至王府門候見



朝遠國無虞。信報別王方許來朝。諸王不拘歲月。自晨至幼。以嫡先至。嫡者朝畢。方及庶者。亦分長幼而至。迺而復始。毋得失序。

凡諸王居邊者無警則依期來朝。有警則從便。不拘朝期。

凡天子與親王雖有長幼之分。在朝廷必講君臣之禮。蓋天子之位即祖宗之位。宜以祖宗所執大圭於上。鏤字題曰奉天法祖。世世相傳。凡遇親王來朝。雖長於天子者。天子執相傳之圭以受禮。蓋見此圭如見祖考也。

祖訓

十九

子者天子執相傳之圭以受禮。蓋見此圭如見祖考也。

凡諸王來朝。祭祀辦與未辦。先常服見天子。三叩頭不拜。

奉先殿見畢。不拘何殿樓閣門下。天子執大圭。王具冕服。叙君臣禮。行五拜三叩頭見畢。諸王係尊長。天子係姪孫。引王至何便殿。王坐東面西。天子衣常服。叙家人禮。行四拜不叩頭。王坐受。然雖行家人禮。君臣之今不可不謹。天子居正中。



南面坐以待尊長。次見東宮行四拜禮。如王係尊長。東宮恭拜。

凡親王係天子伯叔之類。年逾五十則不朝。世子代之。孫姪之輩。年逾六十則不朝。世子代之。

凡親王來朝。若遇大宴會。諸王不入筵宴中。若欲筵宴。於便殿去。席精潔。茶飯叙家人禮。以待之。羣臣大會宴中。主並不入席。所以慎防也。

凡東宮親王位下。各擬名二十字。日後生子及

冊制

字

孫即以上開付宗人府。所立雙名。每一世取一字以為上字。其下一字臨時隨意選擇。以為雙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照例續添。永為定式。

東宮位下

允文遵祖訓

欽武大君勝

順道宜逢吉

師良善用嚴

秦王位下

尚志公誠秉

惟懷敬謹存

輔嗣資廉直

匡時永信博

晉王位下

濟美鍾奇表

知新慎敏求

審心咸景慕

述學繼前修

燕王位下

高瞻邦見祐

厚載綱常由

慈和怡伯仲

簡靖迪先猷

周王位下

有子同安睦

勤朝在肅恭

紹倫敷惠潤

昭格廣登庸

楚王位下

冊制

字

孟季均榮顯

英華極盛容

宏才升博衍

茂士立全功

齊王位下

賢能長可慶

睿知寶塔宗

異性期淵雅

寅恩復會通

魯王位下

聲泰陽當健

觀頤壽以弘

振舉希兼達

康莊遇本寧

蜀王位下

悅友申賓讓

承宣奉至平



祖訓		廿二	
湘王位下	懋進深滋益	端居務穆清	
久鎮開方岳	剛毅循超卓	楊威謹禮儀	權衡素自持
代王位下	遜仕成聰俊	傳貽連秀郁	充廷鼎彝
肅王位下	瞻祿貢真弼	瞻暉躋富運	緝紳識烈忠
欽諫處恒隆			
遼王位下	貴豪恩寵致	雲仍祺保合	憲術徽尊儒
慶王位下	秩遠寘台鼎	廷完因巨衍	倪仲帥倬奇
寧王位下	磐奠觀宸拱	總添支庶闊	多謀統議中
岷王位下			作哲尚親衷

祖訓		廿三	
徽音膺丹譽	崇理原誥訪	定幹企裡雍	寬豁喜實從
谷王位下	賦質僖雄敞	篤誥恂惇豫	業興闡福昌
韓王位下	沖範微儲旭	童韶愉穎健	融謀朗環達
澹王位下	信幼詮勛胤	恬幼詮勛胤	令緒儉蕃維
安王位下	斐序斌延賞	恢嚴顯輯矩	凝覃濬社裏
唐王位下	瓊芝彌宇宙	啓齡蒙頌體	碩品聿琳琚
耶王位下	偉聞參望輿	猷麟餘積兆	歲誨泊鼎甓
			奎穎暉璿璣



伊王位下

顯勉提許典  
應晴傾肯選

寮珂采鳳琛  
昆玉冠泉金

密初斯建節  
執準符鉤正

鼎好必貞銓  
詢改泌勵虔

薦攝演還暢  
誦權爰造就

先施遂省稽  
適藝冀須麓

祖訓

苗

慧壁忻慮確  
習殿增盈謐

鑑潔綽仇孜  
臨饒軼績楊

靖江王位下

贊佐相規約  
若依純一行

經邦任履亨  
遠得嚴芳名

法律

凡皇太子或出遠方或離京城近處若有小大

過失並不差人傳旨問罪止是喚回面

聽君父省諭若有口傳言語或貴持符

命或朝廷公文前來問罪者須要將來

人拿下磨問情由預先備禦火速差親

信人直至御前面聽君上宣諭是非明

白便還回報依聽發放其諸王及王之

子孫並同

凡親王及嗣子或出遠方或守其國或在京城

祖訓

王

朝廷凡有宣召或差儀賓或駙馬或內

官貴持御寶文書并金符前去方許起

程詣闕

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赴王國任用武官已有

世襲定制如或文武官員犯法王能依

律剖判者聽法司毋得吹毛求疵改王

決治其文武官有能守正規諫助王保

全其國者毋得輕易凌辱朝廷聞之亦

以禮待

凡王所居國城及境內市井鄉村軍民人等敢



有侮慢王者王即拿赴京來審問情由明白然後治罪若軍民人等本不曾侮慢其王左右今虛張聲勢并王慶誣陷善長者罪坐本人

凡親王有過重者遣皇親或內官宣召如三次不至再遣派官同內官召之至京天子親諭以所作之非果有實跡以在京諸皇親及內官陪留十日其十日之間五見天子然後發放雖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則降為庶人輕則當因來朝面諭其

報制

其

非或遣官諭以禍福使之自新若大臣行姦不令王見天子私下傳致其罪而遇不章者到此之時天子必是昏君其長史司并護衛移文五軍都督府索取姦臣都督府捕姦臣奏斬之族滅其家凡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離間親親者斬風聞王有大故而無實跡可驗輒以上聞者其罪亦同

凡諸王京師房舍或頗華麗或地居好處奸臣恃權欲巧侵善奪者天子斬之徙其家

屬于邊

凡臣民有罪必明正其罪並不許以藥燒之凡王遣使至朝廷不須經由各衙門直詣御前敢有阻當者即是姦臣其王使至午門直門軍官火者火速奏聞若不奏聞即係姦臣同黨

凡王國內除額設諸職事外並不許迎攬交結奔競佞巧知謀之士亦不許接受上書陳言者如有此等之人王雖容之朝廷必正之以法然不可使王驚疑或有知

報制

其

謀之士獻於朝廷勿留

凡庶民敢有訐王之細務以逞姦頑者斬從其家屬于邊

凡朝廷使者至王國或在王前或在王左右部屬處言語非理故觸王怒者決非天子之意必是朝中姦臣使之離間親親王當十分含怒不可輒殺當拘禁在國鞫問真情遣人密報天子天子當詢其實姦臣及使俱斬之

凡朝廷新天子正位諸王遣使奉表稱賀謹守



邊藩三年不朝。詳令王府官掌兵官各一員入朝。如朝廷徧守祖宗成規。委任正臣。內無姦惡。三年之後。親王仍依吹來朝。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既平之後。收兵於營。王朝天子而還。如王不至。而遣將討平。其將亦收兵於營。將帶數人入朝天子。在京不過五日而還。其功賞績後領降。

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

雜訓

史

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姦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違信棄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姦臣。其三年朝覲並如前式。

凡王國內時常點檢軍中。不許隱匿逃亡。如或有之。止坐兩隣富家。及有司官并該管頭目。毋得開王。王亦毋得隱匿遮護。或姦臣故縱逃亡於部內。欲誣王者。將姦臣斬之。徙其家屬于邊。

內令

凡自后妃以下。應大小婦者。及各位下使數人等。凡衣食金銀錢帛。并諸項物件。尚官先行奏知。然後發遣內官監官。監官覆奏。多許赴庫關支。尚官若不奏知。朦朧發遣。內官亦不覆奏。輒擅關支。皆處以死。

凡私寫文帖於外。寫者接者皆斬。知情者同罪。不知者不坐。

凡廣觀寺院。燒香降香。穰告星斗。已有禁律。違

雜訓

史

者及頒香送物者。皆處以死。

凡皇后止許內治宮中。諸等婦女。宮門外一應事務。毋得干預。

凡宮中遇有疾病。不許喚醫入內。止是說證取藥。凡宮闈當謹內外。后妃不許羣臣謁見。命婦於中宮千秋節。并冬至。正旦。每月朔望。來

朝。其隆寒盛暑。雨雪免朝。凡天子及親王后妃官人等。必須選擇良家子。女以禮聘娶。不拘處所。勿受大臣進送。

恐有姦計。但是倡妓。不許狎近。



內官

凡內府飲食常用之物官府上下行移不免取辦於民多致文繁生弊故設酒醋鹽織漆等局於內既設之機忽視周禮酒人漿人醢人樂人之職亦用奄人乃知自古設此等官其來已久取其不勞民而便於用也其他如各監司局及各庫皆設內官職掌其事甚易辦集上項職名設置既定要在遵守不可輕改。

凡各衙門內官

奉

奉

各監官職名

左少監從四品 左監丞正五品

太監正四品

右少監從四品 右監丞正五品

典簿正六品

神官監掌仙桃

尚寶監掌御寶如符將軍印信

孝陵神官監掌祖訓并職姓一應果木蔬菜等事

尚膳監掌御膳及御膳并宮內食用之物及惟膳

尚衣監掌御用冠冕袍服履鞋靴等事

司設監掌御用桌簾帳幔帳帳等事

內官監掌御用桌簾帳幔帳帳等事

司禮監掌御用桌簾帳幔帳帳等事

御馬監掌御用馬匹及御馬房等事

印綬監掌御用印信及御印信等事

直殿監掌御用直殿及御直殿等事

長隨奉御正六品

奉天寺門官職名掌奉天寺門官職名

門正正四品

各司官職名

門副從四品

左司副從五品

司正正五品

右司副從五品

鐘鼓司掌奉天寺鐘鼓并御用鐘鼓等事

惜薪司掌奉天寺惜薪并御用惜薪等事

各局庫官職名

左副使從五品

大使正五品

右副使從五品

兵仗局掌御用兵仗及御用兵仗等事



內織染局	掌染織工局并管內一應正人
針工局	掌織造一應織工并管內官監人等物帳等項
巾帽局	掌造內官人等物帳等項
司苑局	掌官人等食日備辦雜物
酒醋麵局	掌官人等食日備辦雜物
內承運庫	掌官人等食日備辦雜物
司鑰庫	掌官人等食日備辦雜物
內府供用庫	掌官人等食日備辦雜物
東官官	
典璽局	掌璽書給呈之事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紀事奉御	正六品
典藥局	掌監司醫藥并各藥料並書冊供送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典膳局	掌監造膳食供送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典服局	掌監造朝服常服並管膳房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典兵局	掌中軍及外軍等事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典乘局	掌車馬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王府官	
承奉司	掌王府一應事務並有司及吏員并禮衛等事
承奉正	正六品
承奉副	從六品
典寶所	
典寶正	正六品
典寶副	從六品
典膳所	
典膳正	正六品
典膳副	從六品
典服所	
典服正	正六品
典服副	從六品
內使六名	司禮二名 司帳二名 司膳一名
各門官	
門正	正六品
門副	從六品
內使	
司藥二名	
司弓矢二名	
公主府	
中使司	
司正	雜職
司副	雜職



職制

凡封爵

皇太子授以金冊金寶。記止授金寶。不用寶。

親王授以金冊金寶。記止授金寶。不用寶。

公主授以金冊皆稱駙馬都尉賜誥命。

皇太子嫡長子為皇太子嫡次嫡子并庶子

年十歲皆封郡王。授以鍍金銀冊銀印。

女皆封郡主賜誥命。

親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冊金寶。

實主為王世子。如或以庶奪嫡則降

雜制

為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正

妃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為郡王待王與

正妃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為王世

子。

親王次嫡子及庶子年及十歲皆封郡王

授以鍍金銀冊銀印。子孫承封者領王印。正嫡官授諸侯印。

皇姑曰大長公主。

皇姊妹曰長公主。

皇女曰公主。自公主以下俱授金冊。

親王女曰郡主。自郡主以下俱授誥命。

郡王女曰縣主。

郡王孫女曰郡君。

郡王曾孫女曰縣君。

郡王玄孫女曰鄉君。

靖江王府合比正支郡王遞減一等稱呼。

女封縣君。

凡王世子承襲王封朝廷遣人行冊命之禮授

以金冊傳用金寶。

凡王世子并郡王娶妃及郡王受封并郡王嫡

長輩封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止行冊

雜制

命之禮。

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

以名聞朝廷考驗授授官職其陞轉如

常選法如或有犯宗人府取問明白具

實聞奏輕則量罪降等重則黜為庶人

但明實罰不加刑責。

凡郡王子孫授以官職

子授鎮國將軍。

孫授輔國將軍。

曾孫授奉國將軍。



玄孫授鎮國中尉

五世孫授輔國中尉

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

凡立宗人府以親王長者主領府事以次官負

皆用勳舊大臣專領玉牒譜系辦其親

疏敦睦皇族凡宗室有所陳請即為上

聞聽天子命

凡親王文武官除長史及守鎮指揮并護衛指

揮初俱係朝廷所遣至護衛指揮及千

百戶子孫世襲王先與令旨准罷然後

祖訓

業

差人賁詣赴京續詣續黃毋得阻當留

難其府縣官皆係朝廷除授不在王府

選用

凡王府武官千戶百戶等從王於所部軍職內

選用開具各人姓名實跡王親署奏本

不由各衙門差人直詣御前關奏頒降

詔教仍照京官例給俸

凡王左右及境內所用官屬朝廷或欲起取未

問有無罪責王即發遣毋得阻當

凡王府官

長史司

左長史一員 正五品

右長史一員 正五品

典簿一員 正九品

審理所

審理正一員 正六品

審理副一員 正七品

典膳所

典膳正一員 正八品

典膳副一員 從八品

祖訓

世七

奉祠所

奉祠正一員 正八品

奉祠副一員 從八品

典寶所

典寶正一員 正八品

典寶副一員 從八品

紀善所

紀善二員 正八品

良醫所



夜醫正一員	正八品
夜醫副一員	從八品
典儀所	
典儀正一員	正九品
典儀副一員	從九品
引禮舍人三員	未入流
工正所	
工正一員	正八品
工副一員	從八品
伴讀四員	從九品
雜前	
教授	從九品
庫	
大使一員	未入流
副使一員	未入流
凡指揮使司	本司掌儀司官隨軍多少敘置不 論品級係係係係係係係係
指揮使	
同知	
僉事	
經歷司	
經歷	

知事	
衛鎮撫司	
鎮撫	
千戶所	
正千戶	
副千戶	
所鎮撫	
鎮撫	
百戶所	
百戶	
雜前	
儀衛司	
儀衛正	正五品
儀衛副	從五品
典仗六員	正六品



兵衛

凡王府侍衛指揮三員千戶六員百戶六員正旗軍六百七十二名守禦王城四門每三日一次輪直宿衛其指揮千戶旗軍務要三護衛均撥

凡親王入朝以王子監國

凡親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旗軍木柶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從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申仗務要鮮明整肅以壯臣民之觀

凡朝廷調兵預有御寶文書與王并有御寶文書與守鎮官守鎮官既得御寶文書又得王令旨方許發兵無王令旨不得發兵如朝廷止有御寶文書與守鎮官而無御寶文書與王者守鎮官急啓王知王遣使馳赴京師直至御前聞奏如有巧言阻當者即是蔽人斬之毋惑

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如本國是險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鎮兵護衛

兵並從王調遣

凡守鎮兵不許王擅施私恩其護衛兵或有賞勞聽從王便

凡王出獵演武只在十月為始至三月終止

凡親王府各給船馬符驗六道以供王遣使奏報所用

凡王教練軍士二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事有發或王有閑暇則遍數不拘

親王儀仗

令旗一對

清道二對

傘

麾臂一張

白澤旗一對

戟一十對

稍一十對

弓箭二十副

刀盾一十對

絳引幡一對

捆鼓二面

金鉦二面

金鼓旗二面

花區鼓二十四面

畫角一十二枝

板一串

笛二管

鐃二面

節一把

夾稍一對

告止幡一對

傳教幡一對

信幡一對







韓王府  
瀋王府  
安王府  
唐王府  
郢王府  
伊王府

律制

四四

凡諸王官室並不許有離宮別殿及臺榭遊觀  
去處雖是朝廷嗣君掌管天下事務若  
其離宮別殿臺榭遊觀去處更不許造

供用

凡親王每歲來朝自備飲膳其隨從官員軍士  
盤費馬疋草料俱各自備毋得干預有  
司恐惹事端

凡親王每歲合得糧儲皆在十月終一次盡數  
支撥其本府文武官吏俸祿及軍士糧  
儲皆係按月支給每月不過初五其甲  
仗接缺撥付所在有司照依原定數目  
不須每次奏聞敢有破調稽遲者斬  
凡親王錢糧就於王府封國內府分照依所定

律制

四五

則例期限放支毋得移文當該衙門亦  
不得頻奏若朝廷別有賞賜才在已定  
則例之限

凡親王郡王王子主孫及公主郡主等每歲支  
撥

親王

唐制親王歲餼四千八百石唐制四百五十石  
宋制親王歲餼二千四百石唐制四百八十石  
宋制五百石

今定米壹萬石

郡王

唐制郡王歲餼七百四十石  
宋制郡王歲餼六百石  
唐制六百石  
宋制四百石

十餘石



今定米貳千石

鎮國將軍

唐制歲祿米六百石。唐五十頃。宋制郡王子以下量才除官。其官品高者祿賜

今定米壹千石

輔國將軍

唐制歲祿米五百石。唐四十頃。

今定米捌佰石

奉國將軍

唐制歲祿米四百石。唐二十五頃。

今定米陸佰石

鎮國中尉

唐制歲祿米三百石。唐十四頃。

今定米肆佰石

輔國中尉

唐制歲祿米二百石。唐八頃。

春前

四六

今定米叁佰石

奉國中尉

唐制歲祿米一百石。

今定米貳佰石

公主及駙馬食祿米貳千石。

郡主及儀賓食祿米捌佰石。

縣主及儀賓食祿米陸佰石。

郡君及儀賓食祿米肆佰石。

縣君及儀賓食祿米叁佰石。

鄉君及儀賓食祿米貳佰石。

凡皇太子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之後。必俟

出閭。每歲祿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侯及嫁。每歲祿賜與親王女已嫁者同。

凡郡王嫡長子。祿封郡王者。其歲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給。

春前

四七



明祖訓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洪武二年命中書編次其目十有三一祖訓首章一持守一嚴祭祀一謹出入一慎國政一禮儀一法律一內令一內官一職制一兵衛一營繕一俱用至六年五月書成太祖自爲序復命宋濂序之此本依濂序惟太祖之序載篇首序稱開導後人立爲家法十書揭於西廡朝夕親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錄稿至今方定命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云云然則諸詞臣僅繕錄排纂而已其文辭悉太祖御撰也其中多言親藩體制大抵懲前代之失欲兼用封建郡縣以相牽制故親王與方鎮各掌兵王不得與民事官吏亦不得預王府事尤諄諄以姦臣壅蔽離間爲慮所以防之者甚至如云若大臣行姦不令王見天子私下傳致其罪而遇不幸者其長史司併護衛移文五軍都督府索取姦臣族滅其家又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或領正兵討平然則靖難之事肇發於此高煦宸濠遂接踵效尤是亦矯枉過直作法於涼之弊矣皇甫錄明記畧云祖訓所

以教戒後世者其備獨無委任閹人之禁世以爲怪或云本有此條因版在司禮監削去耳然永樂大典所載亦與此本相同則似非後來削去錄所云云蓋以意揣之也



國朝典彙二百卷(一)

〔明〕徐學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徐與參  
刻本

國朝典彙序

卷

夫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

虞夏以來若帝

丕承大統謨烈

列聖相傳盛德大業超軼往

代第史臣編纂守在金匱



而稗官野乘撰述多門漫  
無統紀閱者苦於望洋而  
余同籍徐敬輿氏世承家  
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博

不論及古今類書

本朝未有集其成者公遂因  
各家之成書刪繁就簡校  
讐魚亥上自

開國至於慶曆分門敘事囊  
括群籍一代掌故燦若日  
星乃此書幾就緒而公竟  
與世去以二子與稽與參

古今類書共得二百卷

可謂克繼先志而有功於  
史氏者矣輯成乃問序於  
余余惟王元美有言國史  
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章



典述文獻不可廢也而是  
編不恣矣野史人臆而善  
失真然徵是非削諱忌不  
可廢也而是編不臆矣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續不可廢也而

是編不更矣方之漢世不

庶幾班馬乎哉

累朝典則披卷炳然匪惟稽

古者用資博識卽射策

金門者亦可爲敷奏以言之

一助矣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詹事

府掌府事禮部尚書兼翰

學士

五

總裁知

光緒日講官周應賓撰





國朝典彙叙

自馬史變編年為紀傳  
班史因之說者曰史之  
失自遷固始嗟乎此史  
之所以敝也夫史治

待失之林也其褒譏  
不足以示是非紀載不  
足以存法鑒廢置沿革  
不足以垂永久大政令  
大缺遺之不昭而徒脫

卷序

二

略為簡聚贅為瞻彼其  
識眎范曄奚翅千里何  
怪乎詆訾良史也石樓  
先生竒現宏博著述甚  
富以經濟才敷歷中外  
稱名臣顧不能割石渠  
片席懸車之暇取  
國朝典故門分類別緝為  
典彙一書略仿紀傳而  
不失編年之次簡而核



秦序

三

瞻而有體一披覽而沿  
革廢置法鑒是非之際  
炳若日星試今腐史抽  
豪班生載筆能軼此否  
高皇帝神聖開天憲典昭  
垂莫不馳驟帝王凌轡  
今古九夷重譯六宇晏  
如  
列聖相傳憲章如故而蠹  
生法久竊銜委轡時或

秦序

四

有之  
肅皇明離作兩法  
祖成治即末年法尚玄默  
終無敢因疏續塞聰明  
者  
神宗久道化成政凡三變  
其始也凝脂束濕而道  
揆法守中外敕寧既也  
懲亢厲之過稍二劑以  
寬和浸假而端拱聞聲



上如封豕下如鬪鼠弁  
髦法紀遽宿官聯已開  
今日之漸此先生典彙  
之所繇作也陵夷至今  
而益變局鐫者漏卮矣  
金齏者煬寵矣空署轉  
而充廷白駒轉而振鷺  
闢穴轉而戰野議論日  
熾水火漸成憂危之士  
慄二虞其所底而先生

蚩見卓識固已於  
二祖  
九宗之謨烈十三朝之政  
令興釐二百六十餘年  
之大是非大得失不厭  
詳媿若預懸為今日之  
法鑒者而令人一展卷  
一低回也誠得先生者  
潤色  
兩朝實錄寧不足軼兩漢



而上之乃不敏以職在  
文史濫竽校讐之役而  
先生良史才顧不能起  
之九京干寶輩將毋重  
擲掄之耶噫嘻我

蔡序

七

明固不乏良史才而先生  
徒以經濟名則用違其  
才耳雖然是編在先生  
又豈徒以經濟名也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詹

事府協理府事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同修

國史知

制誥

蔡序

八

日講官蔡毅中撰





國朝典彙序

世不乏天官而鴻裁鉅製  
出天官者蓋寡子長修其  
先業猶云藏諸名山非有  
分曹設局之務班范而下

米序

一

亦各希踪腐史竭心手力  
以自成一家原其具官待  
進不簪事言之筆此知證  
鼎往初鋪揚叔近援故實  
以發抒菁藻煌煌乎儒紳

之卒業不可貶也往牒無  
喙矣

明典二百有餘年

神聖席圖名公卿之所翊贊

躡漢唐而偕姬妣蘭臺虎

米序

二

觀編摹鱗集至稱簡嚴得  
體獨海鹽吾學一編其言  
極雅馴而淘汰過精今讀  
者肅如損飛動之趣非才  
之故時勢適然今方寓習



鉛槧業帖括排偶錮肺腑  
巖廊密勿無別手口言之

不文鮮可採掇下逮碑版  
傳誌裨官脞說無論四氣  
不備而意爲低昂蒼黃失

宋序

三

實爲薦紳先生所不道卽  
有如椽巨筆因無可因亦  
復不能鏤雲繪水自見厥  
奇史之難難於今日所從  
來矣石樓大中丞生文獻

樞起巍科而階臚仕營精  
大業囊括

本朝典憲充實鬱勃不可以  
已勒爲典彙一書起

二祖以迄

宋序

四

世

穆總二百 卷大都事自爲  
彙彙有其條根抵枝節扶  
疏溢目靡枯靡澤質有其  
文危坐展披洞見我



宋序

五

明休美躍然神志爲聳有過  
海鹽無不及焉下視陳東  
莞輩不啻衙官而厥役之  
矣何者彼其識沉于闇習  
而妬肆其詆謾也試取近

事一二論于忠肅之歿東

市乃尤其戴

鄺王而置

英廟豈知

鄺王立則社稷重而君父輕

宋序

六

元良繼則君父重而社稷尋  
南宋之轍矣他若康齋之  
聘昉自逆亨卽爰立作相  
義無可受來以成君去以  
潔已具見真儒作用議者

晦其心而瘡瘡其影則何

取於編摩爲也故史有三

難無才則貧賈不殖無學

則巧匠乏材才且學而識

不具有折閱廢著偁繩墨



恭序

七

而改錯耳典彙推見至隱  
盡芟其陋其於三長可謂  
兼之蓋其整齊故事類子  
長據行事仍人道不失素  
王家法於以彪炳休明輝  
映來許端有攸賴卽懸諸  
日月與古人爭烈可也  
北地米萬鍾仲詔父誤



國朝典彙序

古今典制未有備於

昭代者也當

開基之始力掃荒蕪二界鴻濛

允稱再闢自後

彝序

一

聖烈神謨適加斟酌深仁濺澤  
淪浹肌膚密緯緘綸綱維輝  
象雖周孔復生不能輕議損  
益也蓋典也者重也大也重  
不可遷大不可褻故名之以



法猶有出有入臚之以史猶  
有公有私惟一畫之以典而  
山岳定日月懸矣典何所昉  
曰昉於易典何所據曰據於  
書六爻陳而成撰此天地之

韓本

二

典也九疇列而成務此帝王  
之典也彙稗錯雜萬寶告成  
於穀垣野叅差五星垂象為  
經晰是義者可以讀石樓先  
生典彙矣先生：具軼材家

藏秘冊仕宦則蘭臺石室供  
其採搜閒居則仙洞羽陵恣  
其游覽上下二百年裁書二  
百卷一切武功文德品制官  
方區別有門色絡有數本質

韓本

三

有辨枝葉有依國體既綜物  
章亦覈固儼然一代之史矣  
而先生上遙尊之曰典下僅  
宅之曰彙不編年不立傳若  
自遜為中原之蔀以待簪珥



之采者此何意也元凱之所  
謂五例子玄之所謂三長蓋  
千古難之乃若孫盛直筆見  
嫉權門王隱顯書取譏貴室  
天監人禍昌黎至握手戒之  
他如班生受金陳壽丐米魏  
收納穢歸善爾朱沈約私親  
祈刪宋畧楊銜之以碑誌不  
實生監距而殺吏齊李勣以  
行狀無憑屬門人而援故吏

允繇愛憎何闕定評此先生  
所以虛筆削之權不居而引  
考訂之林自處也雖然禮樂  
征伐出自天子順德配命摠  
因舊章惟輕變祖宗之法而  
熙豐雄蜀之事遂層見疊出  
成都之座致興續尾之謠東  
園之錢不定愚神之論括索  
已極誰為竭澤之漁人材寔  
難忍作焚岡之酷使起先生



韓序

木

於今日執簡浩嘆伸紙含顰  
併纂述之役亦不欲任矣余  
生也晚不及事先生幸與先  
生子原性遊原性曠材絕學  
識通天人名山之藏出以公

世高文典冊遂供肄習夫談  
遷彪固尚矣有何法盛則有  
承天有裴松之則有子野有  
姚察則有思廉有李德林則  
有百藥彼其作述之盛楊襲

韓序

土

之休一家之無愆忘即可卜  
一世之無僭竊於以羽翼金  
匱之藏黼黻銅龍之業雖目  
為

吳興後學韓 啟撰





凡例

一

國朝紀載不啻數百十家然或以識一時之見明或以紀

一事之顛末傳記則步趨乎班馬編年則彷彿於史

綱要斯傳信千秋用俾開揚

一代若夫比倫彙次逐事條分披覽者原始以冀終考鏡

者尋端以究要有是書在餘不必觀

一先中丞衡文東土時漢陽尹中丞以憲章類編一書

屬先中丞補輯

世

國朝典彙

凡例

一

卷一

穆二廟先中丞遂與臨胸馮宗伯往復商確補所闕遺爰

厥繁瑣宗伯因出所藏

兩朝實錄以備考錄遂成全書

一是書蒐集既廣編摩倍艱或一人而臧否異辭或一

事而煩簡互出取裁固經獨匠潤飾實承衆長故訂

正之勞多資察衆儒錄姓氏以志一時共事之懿然

編纂雖成于當日殺青纔竣于今時故銜列今官而

序仍昔爵至若遇者司道郡邑或經就正或叨勛梓

有裨斯集例得并書

國朝諸書多止弘正迄

世

穆兩朝闕焉未備夫時近則易徵事近則可守

肅皇帝制作事新歷年最久

神謨偉烈炳耀史冊洵爲中興盛事是以特加詳備多諸

書所未悉載若夫

神

光二廟時事更近尤昭人聽睹以

實錄未成猶成闕典後有作者尚有待焉

一先中丞性無它嗜獨有書淫自筮仕以逮懸車手未

國朝典彙

凡例

二

卷二

普一日釋卷生平著述不下數十餘種是書纂輯最

勞經濟備見每親手澤不覺潛然特傾貲以付剞劂

蓋不忍以先中丞數載苦心徒飽蠹魚云爾至若錄

根帝虎之訛政如落葉之不易盡掃尚期同志不吝

指裁

天啟甲子春仲之吉

不孝男與參謹識



國朝典彙目錄

朝端大政

卷一

開國

卷二

精難

卷三

親征復辟

卷四

登極迎立

卷五

遺詔顧命

卷六

廟號尊諡

卷七

陵寢

卷八

東宮

國朝典彙

木目録

卷九

后妃

卷十

官闈

卷十一

駙馬公主

卷十二

戚畹

卷十三

宗藩  
附藩戚 優錫親藩

卷十四

巡幸

卷十五

郊祀

卷十六

祈禱祠醮

卷十七

教閱

卷十八

耕蠶

卷十九

莊田  
附勸成田土

卷二十

御製

卷二十一

國史實錄

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卷二十三

獻書

卷二十四

論道議政

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卷二十六

召對

卷二十七

隆遇

卷二十八

賜賚

國朝典彙

木目録

卷二十九

求言納諫

卷三十

建言

卷三十一

勳臣考

卷三十二

輔臣考

卷三十三

中官考  
附自官

吏部

卷三十四

吏部

卷三十五

官制  
附官俸

卷三十六

銓法

卷三十七

行取考選



卷三十八	京官考察
卷三十九	朝觀考察
卷四十	薦舉
卷四十一	舉劾
卷四十二	論劾
卷四十三	優召
卷四十四	優老
卷四十五	存問
卷四十六	給驛
卷四十七	歸省告病 〔附〕憂起復
目錄	五
卷四十八	給由考滿
卷四十九	久任〔附〕赴任違限
卷五十	冒濫官賞
卷五十一	請乞傳陞
卷五十二	宗人府
卷五十三	都察院
卷五十四	御史
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卷五十六	通政司
卷五十七	大理寺

卷五十八	詹事府 〔附〕春坊 司經局
卷五十九	太常寺
卷六十	四夷館 〔附〕譯書
卷六十一	太僕寺
卷六十二	南京尹
卷六十三	光祿寺
卷六十四	國子監
卷六十五	翰林院 〔附〕庶吉士
卷六十六	鴻臚寺
卷六十七	尚寶司
目錄	卅
卷六十八	六科
卷六十九	中書科 〔附〕誥勅
卷七十	行人司 〔附〕冊使
卷七十一	親政進士
卷七十二	欽天監
卷七十三	太醫院
卷七十四	上林苑監 〔附〕內府禽獸
卷七十五	兵馬司
卷七十六	布政司
卷七十七	按察司



卷七十八	行太僕寺
卷七十九	苑馬寺
卷八十	鹽運司
卷八十一	府州縣
卷八十二	王府官
卷八十三	恩廕
卷八十四	貢士
卷八十五	監生
卷八十六	雜流
戶部	
卷八十七	戶部
卷八十八	方輿
卷八十九	戶口
卷九十	賦役
卷九十一	田制
卷九十二	農桑
卷九十三	錢法
卷九十四	鈔法
卷九十五	茶法
卷九十六	鹽法

卷九十七	漕運
卷九十八	海運
卷九十九	救荒 <small>附恤孤貧</small>
卷一百	蠲免
卷一百一	倉儲 <small>附庫貯</small>
卷一百二	查理錢糧
禮部	
卷一百三	禮部
卷一百四	禮制
卷一百五	聖節慶賀 <small>附命婦朝賀</small>
國朝典彙	
卷一百六	歲時宴享
卷一百七	朝貢
卷一百八	貢獻
卷一百九	朝儀 <small>附奏事儀</small>
卷一百十	章奏
卷一百十一	冠服制 <small>附官室典馬器用</small>
卷一百十二	樂制
卷一百十三	祥瑞
卷一百十四	災異 <small>附殿災 日月食</small>
卷一百十五	廟祀



卷一百十六	獻廟大禮
卷一百十七	山川社稷諸神壇廟
卷一百十八	歷代帝王祀典
卷一百十九	歷代名賢祀典
卷一百二十	功臣廟祀
卷一百二十一	文廟
卷一百二十二	從祀
卷一百二十三	聖哲裔
卷一百二十四	謚法
卷一百二十五	封贈 卹典
<p>綱朝典業</p> <p>目錄</p> <p>七</p>	
卷一百二十六	錄成事
卷一百二十七	旌節孝
卷一百二十八	科目
卷一百二十九	學政
卷一百三十	督學憲臣
卷一百三十一	文體
卷一百三十二	學術
卷一百三十三	風俗
卷一百三十四	釋教
卷一百三十五	道教

卷一百三十六	兵部
卷一百三十七	兵部
卷一百三十八	都督府
卷一百三十九	錦衣衛 附鎮撫司
卷一百四十	總兵參遊
卷一百四十一	留守都司
卷一百四十二	衛所
卷一百四十三	軍政
卷一百四十四	武臣襲替
<p>綱朝典業</p> <p>目錄</p> <p>八</p>	
卷一百四十五	推舉將才
卷一百四十六	封賞功勳
卷一百四十七	邊臣功罪
卷一百四十八	冒濫軍功 附冒濫軍功
卷一百四十九	武學武舉
卷一百五十	京營
卷一百五十一	調兵操練
卷一百五十二	職具
卷一百五十三	軍伍
卷一百五十四	恤軍



卷一百五十五	兵餉
卷一百五十六	屯田
卷一百五十七	馬政
卷一百五十八	互市
卷一百五十九	備邊
卷一百六十	海防
卷一百六十一	江防
卷一百六十二	郵驛
卷一百六十三	兵變
卷一百六十四	妖術
國朝典彙	大自錄
卷一百六十五	寇盜
卷一百六十六	朝鮮
卷一百六十七	琉球
卷一百六十八	安南
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卷一百七十	北虜
卷一百七十一	河套
卷一百七十二	哈密
卷一百七十三	女直
卷一百七十四	三衛

卷一百七十五	西番
卷一百七十六	土官
卷一百七十七	川湖雲貴苗蠻
卷一百七十八	兩廣徭黎
刑部	
卷一百七十九	刑部
卷一百八十	刑法
卷一百八十一	律令
卷一百八十二	恩赦
卷一百八十三	按察
國朝典彙	大自錄
卷一百八十四	評奏
卷一百八十五	錄囚
工部	
卷一百八十六	工部
卷一百八十七	都邑城池
卷一百八十八	皇城門禁
卷一百八十九	官署
卷一百九十	治河
卷一百九十一	水利
卷一百九十二	營建



卷一百九十三 工匠

卷一百九十四 採木

卷一百九十五 採辦內供物料 附柴炭鐵冶

卷一百九十六 開礦 附採珠寶

卷一百九十七 織造

卷一百九十八 燒造

卷一百九十九 抽分稅課

卷二百 市舶

國朝典彙

目錄

十一

國朝典彙卷之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徐學聚編纂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臣馮琦訂正

朝端大政

開國

壬辰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 春高皇帝治兵濠州 帝之先自沛徙

江東世為句容朱家巷人宋季時 大父熙祖復徙家

渡淮居泗州 父仁祖諱世珍又徙居鍾離之東鄉

太后陳生四子 帝其季也 帝生元天曆戊辰之九

月丁丑是夕赤光滿室上燭于天里中人皆見之驚呼

國朝典彙卷之一

開國

朱氏火起相率救護及至無有也歲甲申 仁祖及慈

太后俱崩又喪伯兄值旱饑疫者甚鄉人劉繼祖與地

始復芝時 帝年甫十七九月入皇覺寺逾月僧乏食

帝西遊合淝歷光固汝賴諸州凡三年時汝賴兵起列

郡騷動 帝復還皇覺寺至是足還人郭子興與其黨

孫德輝等自稱元帥率賓客子弟攻濠州城擒之于是

亂兵焚皇覺寺寺僧逃散 帝亦出避兵方卜從雄未

決蒙古特微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

良民為盜以徵資皆物而相扇動不自安 帝遇以開

三月朔旦抵濠州城入門門擬以為謀執欲害之以告



子與子與見 帝狀貌奇偉大異之因問所以來之故遂留與謀事久之凡有攻伐卽命以往往輒勝子與由是兵勢益盛

按自胡元入主中國人心痛憤傳至順帝在位日久安失德災異迭見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時又聽邪臣賈魯之言發河南北丁夫十七萬開濬黃河故道民心益愁怨思亂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股挑動黃河天下及及開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徐嶺薪黃劉福通之兵起勃舉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合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

國朝典彙卷一

不聞聞

二

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等復詭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實爲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膽告天地約同起兵以紅巾爲號事覺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威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上蔡真陽等縣遂陷汝寧府及光州息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徐壽輝與其黨倪文俊鄒普勝等俱以妖術聚衆起兵亦以紅巾爲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備稱皇帝國號天元改元治平未幾復陷漢陽興國武昌九江袁瑞饒信南康吉

安建昌安陸沔陽荊岳徽杭等郡自是南北郡縣多陷沒群雄割據戰爭無虛日四方塗炭民不聊生咸願真天子出矣

初宿州閔子卿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受人喜施避仇定遠與子與爲刎頸交馬公有季女甚愛之術謂女當大貴馬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與卽以女托子與曰幸公善撫視子與撫之如己子已而馬公死子與欲爲女擇良配以 帝度量豁達有智略方屬意于 帝其妻張氏曰今天下亂若舉大事正當收集豪傑與成功業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成事者子與遂以其女妻之

國朝典彙卷一

不聞聞

三

卽 高皇后也 帝旣在甥館遂日治兵掌征討之事時彭早住趙均用爲元兵所敗自徐奔濠子與遂爲二人所制 帝爲解釋由是恩威日著豪傑樂從若李善長湯和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附姊子李文忠先同其父母避亂與 帝相失其父頑問 帝駐師滁陽遂携來歸時年十二定遠人沐英年方十歲父母俱亡 帝見而憐之與文忠皆賜姓朱氏命 后撫育如己子 帝嘗夢人以璧置于項旣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 帝攻陳瑄先時方假寐有蛇緣臂而走左 帝驚視之蛇有足類龍而無



角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則棲我朝殿中蛇係入殿中帝舉朝戴之遂詣殿設詞論降秦帥既歸忘前蛇坐久方解脫朝視之蛇居殿中自若過引觴自酌因以飲蛇蛇亦飲遂蜿蜒繞神檣燭首四顧復俯神王頂若雙刺張久之升屋而去

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癸巳五月恭州張士誠起兵據高郵自稱誠王蒙古加府

廟朝興業卷一

開闢

四

李和死之士誠自駒場亭民及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淮南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歸士誠尋殺齊政趙璉走入湖復陷興化縣以行省左丞僕哲篤偕宗王鎮高郵出齊守覽社湖五月乙未賊數人呼噪入城省憲官皆遁齊急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始言諸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十獄齊雖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為尋守計官軍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說齊此曰詔賜加鉉為賜賜士誠怒使倒提碎其膝而湖

之時論大廷三魁若李輔泰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廟朝興業卷一

開闢

五

甲午冬十月蒙古脫脫分兵寇六合滁州帝帥張再成禦却之元帥脫脫尼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于滁郭千與不答帝曰六合受困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子與屈帝往今禱于神帝曰事之可否當斷之于心何必禱也遂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元兵攻數敗四每番陷輒又完壘苦戰元兵疑之帝又以計給之元兵不敢迫遂引去既而元兵復大至將攻滁州帝設伏剽側今再成伴走誘之渡潤伏發城中鼓噪而出內外夾擊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由是滁城得完時馮勝趙得勝胡大海皆來從子與欲據滁稱王帝察知其意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賈不集無形勝可居不足據也子與默然

帝在和州與李國勝趙普勝同盟渡江既至采石國勝就舟設宴邀帝飲飲闔之部下人陰以其情告帝推疾不起後數日設宴請國勝既至令壯士縛之投于水部下廖永安俞通海以軍馬舡隻降

乙未三月郭子興卒帝將其兵是時濠城舊帥孫德崖等亦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德崖因求入城假居數月



帝慮其彼衆我寡力不能扼不得已許之適有讒  
帝于子興者子興怒即自塗來欲督過之子興至衙  
帝往見之子興怒不言 帝曰家事緩急皆可理外事  
當速謀孫德崖在此昔與公有宿恨此爲可憂子興默  
然德崖聞子興至心不自安欲他往 帝疑有變急報  
子興僧之德崖軍既發 帝出城欲食德崖行二十餘  
里忽城中走報子興德崖兩軍相鬪 帝亟騎還德崖  
軍在道者即來追 帝一人直前忿曰城中殺害我軍  
士汝寧不預謀 帝曰吾以送友故出城城中爭鬪何  
由知之衆弗聽持 帝馬銜鞭之行展轉十五餘里遇

春 帝嘗與諸將飲劉福通等迎韓林兒爲帝居  
毫遣人詣和陽招諸將張天和遂往時 帝發兵及親  
率將士取和陽西南民寨次第平之天和尋自毫歸齊  
劉福通檄推子興之子爲都元帥天和祐及 帝皆則元  
帥 帝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  
六月丙辰 帝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諸將謀渡江患無  
舟楫時俞通海通源廖承忠永安等各擁衆據巢湖張  
德勝亦集義衆結水寨自保五月丁亥間道來附 帝  
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至吾事濟矣時鄒  
城開馬場河等隘口皆爲蒙古中丞蠻子海牙水寨所  
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淺澗不可通大艦已而大雨兼旬  
川谷流溢巢湖舟魚貫而出悉至和陽命廖永安張德  
勝俞通海等將之壬寅 帝帥舟師攻蠻子海牙于營  
路口大敗其衆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  
金陵 帝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襟喉得悉  
石金陵可圖也六月乙卯 帝率徐達湯和季善長寬  
遇春廖永安馮國用邵榮鄒春耿君用毛廣各引舟渡  
江時西北風順舳舳齊發軍士皆躍躍永安請所向  
帝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故難爲禦  
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項刻及



唐守者驚駭出拒不支卽走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鼓勇繼之采石鎮兵驚潰遂拔之緣江諸壘望風迎附乃令軍中皆食食已卽率衆自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太平城下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萬鈞連魯花赤普里罕忽里閉城拒守 帝命將急攻遂拔之完者不花等棄城走者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安見 帝狀貌謂習等曰龍安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帝之登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賊軍士榜且入城卽張之士卒欲剽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卽斬以徇城中肅然 帝召陶安李習與語時事安因獻

國朝典彙卷一

開國

八

言曰方今四海鼎沸秦僭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帝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足下以爲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合 帝意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與議焉乃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真人平與國翼元帥府諸將奉 帝爲大元帥 帝命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潘廷堅爲帥府參政汪廣洋爲帥府令

史以陶安等幕府事命諸將分守各門修城浚河以固守禦

丙申三月

帝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陳瑄先之于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營方山與海牙茂才等相協 帝命廖永安馮國用先攻兆先營大破之連拔其糧擒兆先盡降其衆得兵三萬六千人擢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帝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所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侍臥側旁 帝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乃相語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庚寅進兵集慶未及城五里諸

國朝典彙卷一

本朝國

九

軍鼓噪而進元兵皆破膽行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戰我師擊敗之福壽閉門拒守大軍薄城下將士以雲梯登城城中其能守遂克之福壽又督兵巷戰兵潰坐伏竄樓前指揮左右更欲拒戰或勸之通福壽此而射之督戰不亡遂死於兵平章阿魯灰參政伯家奴及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獲其御史王稷元帥李罕等三百餘人鑾子游牙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瑄茂才前軍元帥尋朝佐許成劉剗刺不花海軍元帥葉微及阿魯灰部將完都等各率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 帝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



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時朝夕驚悸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安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禮用之居官貴毋暴橫以殃吾民有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毋是說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辛卯帝周覽城郭謂徐達等曰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其形勝地也倉庫實人民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共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達曰成功立業非偶然今得此殆天授也乃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命趙忠爲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葵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上元江寧二縣金陵既定帝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管縱士卒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等將兵以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汝等當體吾心戒嚴將士城下之民毋犯之勿殺勿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誅無赦達等頓首受命丙申徐達湯和張瑄麟廖永安等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宴然民不知有兵已亥以鎮江爲淮興鎮江翼元帥府命徐達湯和爲統軍元帥改鎮江路爲

江淮府元康茂才自集慶奔江口俞通海以舟之茂才遂帥所部三千解甲來降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乃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帝釋之俾率所部三千餘人以從征諸將奉帝爲吳國公以元帥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帝愍吳國事七月初常州奔牛驍人陳保二聚衆以黃旗裝首號黃包軍湯和等兵下鎮江御奔牛呂城保二以衆降至是復叛降于張士誠誘執廖李二將以去乙亥帝遣儒士楊應通好于張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晉澤爲足下書吾與足下東西境也雖鄰守國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或干戈牌之言以生過衆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應通不還尋誘我兵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龍潭帝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于負販爾詐多端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帝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



建軍於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役而吾獨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令總管趙均用車鉄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旣交均用鉄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趙伏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卽士德衆驚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旣被擒士誠氣沮帝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聞遣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謀之

國朝典彙卷一

開國

十三

十一月張士誠兵旣敗于常州又以其弟九六被擒士誠促遣其下孫君壽奉書來請和顧瑄輪根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各守封疆不勝感恩帝復書曰朕鄰通好有邦之常開募召兵實由下爾向者用師京口靖安疆場師至奔牛呂城陳保二望風降附爾乃受其叛逆給執我唐李二將繼遣儒士楊憲齋書通好又復拘留情兵開募誰執其咎我是以遣將帥兵攻爾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旣知過能不墮前好歸我使臣蒞校仍覩糧五十萬石卽當班師况爾所獲唐李乃吾編裨小校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大丈夫舉事當亦

心相示浮言誇辭吾甚厭之士誠得書不報徐達兵圍常州久不下帝復益遣精兵二萬人圍之士誠年將誘我長興新附義兵元帥鄭金院以兵七千叛去初我師四面圍常州及鄭金院叛我師四面去其三達營于城南常遇春營于城東南三十里外士誠兵伏鄭金院攻徐達湯和並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壘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生擒其將張德餘軍奔入城士誠復遣其將呂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達復遣師圍之城日益困

國朝典彙卷一

開國

十三

十二月戊申復以江淮府爲鎮江府是時帝所克城池令諸將守之不許備者在左右議論古今止設一吏掌文書有失罪獨坐吏將官正妻留京城聽於外娶矣丁酉二月丙午遣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走湖州戊申耿炳文克長興獲戰紅三百餘艘擒士誠守將李福安答失蠻等議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寧家來歸炳文與諸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爲守禦計乙亥改長興州爲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文爲總兵都元帥劉成爲左副元帥



李景元爲右元帥守之

三月戊午我師克常州初常州兵雖少而食足故堅拒不下及誘我叛兵入城軍衆糧少不能自存我師攻之益急呂珍宵遁徐達等遂取之丁亥置毘陵翼以湯和爲樞密院同僉總管張瑄爲元帥守之命鎮撫孫繼達浚治城隍改常州路爲長春府以高復權知府事尋復改長春府爲常州府

夏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乂不下遇春中矢裹創與戰帝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縮竹爲重蔽數道並進仲英不能

開朝興集卷一

不開國

十四

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于是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

六月己未命趙繼祖郭天祿吳良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扼我師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先是士誠北有淮南有潤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太江扼姑蘊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宜歛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游大江上金焦至是並爲我有

士誠使執路絕

七月徐達擊敗張士誠兵獲馬五十匹船三艘降其兵甚衆明年六月士誠兵寇常熟慮永安大敗之

八月張士誠寇嘉興爲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迺以其反覆不可信完者因勸乃承制假江湖康訪使周伯琦行省察知政事至平江路諭之士誠始畏王爵達識帖睦迺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識帖睦迺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爲之請達識帖睦迺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件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

開朝興集卷一

不開國

十五

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元朝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迺之功加太尉

費子賢率兵至武康三里橋擊敗其萬戶斬首百餘取之九月徐壽輝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奔其軍友諒汚陽燄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逮爲文俊得書孫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尋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貴州友諒因乘機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十一月帝聞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繼大章率師取楊州克之首軍元帥張瑄以其衆降初乙未歲明鑑聚



淮西以青布爲號者青軍人號一片爲其黨張鑑時  
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合山全椒  
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李羅普  
化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爲激泗義兵元陣倖駐揚州  
分屯守禦明鑑等以食盡復謀作亂說鎮南王曰朝廷  
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衆無所托急殿下世祖  
孫當正人位爲我輩玉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窘不  
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  
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衆使  
退明鑑等不從呼噪而起因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爲  
國朝典錄卷一

趙均用所發明鑑等即據城克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  
以爲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廼出降得其衆數  
萬戰馬二十餘匹報至 帝命悉送其將抄妻子至建  
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  
守之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按籍城中  
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年截城西南隅  
築兩守之

戊戌正月陳友諒破安慶蒙古淮南行省右丞余闕成之  
鄧愈遣部將王猗孫虎及汪同等取婺源列兵至城西  
與元守將鐵木兒不花戰自旦至晝不下乃分門逼之

孫茂先攻北門王猗孫虎攻南門汪同攻東門三門並  
進遂拔其城斬鐵木兒不花獲士三千餘人復遣萬戶  
朱國寶攻高沙壘克之

三月鄧愈朱文忠胡大海率兵進攻建德道出慈安長鎗  
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敗之追至淳安有達安  
將洪公率兵來援大海復擊敗之兵抵建德元帥不花  
等棄城遁父老何良輔等率衆降 帝簡文忠鎮守

四月陳友諒遣將趙普勝寇池州陷之樞密分院判趙忠  
被執

五月朱文忠下浦江開義門鄭氏濟兵山谷訪得之悉送

還家禁軍士毋侵掠

九月元江浙同僉員成等以兵三千人來降朱文忠遣元  
子實以步騎千人統其衆於新城送員成於建康

十月我師取蘭谿先是胡大海至婺之鄉頭擒萬戶趙伯  
顏不花雲完都等平其五壘是日進攻蘭谿敵兵千餘  
由戰敗之克其城獲元廉訪使趙采仁等十四人馬牛  
羊萬頭立闕總翼元帥府分兵守要害遂進攻婺州

我師克定先是徐達邵宗攻之與久不下 帝遣使謂  
達等曰宜與城小而堅守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  
張士誠海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間道彼軍食內乏破



之必矣連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之  
元帥胡大海等進兵徽州元守將八思烈不花及葛戶吳  
訥等拒戰大海擊敗之遂拔其城訥等退走欲守遂安  
縣大海引兵追及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乙酉改徽  
州路爲興安府立雄峰翼元帥命鄒愈守之

樞密院判胡大海帥兵攻婺州不克帝自將親軍副都  
指揮使楊璟等師十萬往征之十二月壬辰自宜歷徽  
道關嶺至婺命樞密周德遠入城招諭不下遣督兵圍  
之先是元參知政事石林宜孫守處州聞大軍克徽州  
進攻婺城與參謀胡澤章溢議爲守備造獅子戰車數

關朝典彙卷一

關國

十九

百輜以弟石林厚孫守婺繼令澤等將車師爲援自率  
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澤至松溪觀望不敢進帝謂  
諸將曰婺倚石林宜孫故未肯卽下聞彼以車戰兵衆  
披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逼  
之其勢必破復兵旣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之翌  
日命倉院胡大海發子濟誘其兵于梅花門外縱擊大  
敗之擒其前鋒元帥李彌亨并復其所製驚馬器仗澤  
等趣去澤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其  
長且天頂之白氣爲黑氣所蔽澤知其不吉恐衆心驚  
懼謬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益孤臺

憲將臣盡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樞密院同舍郭安  
慶都事李相開門納大兵浙東廉訪使楊惠葵州達魯  
花赤僧住皆戰死執其南臺侍御史帖木烈思院判石  
林厚孫廉訪余事安慶以下官帝入婺州下令禁散  
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印籍以徇民皆按  
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偉壘似蓋城中望  
之以爲祥及城下週知爲帝駐兵之地置中書分省

于婺州徵王稭爲省樞密略機務立金華翼元帥府以  
袁貴爲元帥吳德真副之改婺州路爲寧越府以儒士  
王宗顯爲知府報前總管陳從貴兼知東陽縣事總兵

關朝典彙卷一

關國

二十

三百戊之義兵元帥呂兼明兼永康知縣檄前總管王  
道同爲義烏知縣楊苟爲武義知縣命寧安慶仍同倉  
樞密院事隨軍征進遂命寧越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  
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沅徐原等爲  
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之聲無不  
欣悅帝旣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都郡集諸將  
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  
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  
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  
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慈師旅



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爲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潤。爾等從吾言。事不難就。而大功可成矣。

初帝克發州於城南上。豎立大旗。上寫山河。卷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統天。及命胡大海。紹興。紹興路。紹興府。時。縣。元帥。新昌趙萬戶等。以兵來降。慶元方平章。平陽周泰政。永安黃元帥。建寧阮泰政。福清葉泰政。莆田張元帥。各遣人。責書降胡大海。紹興不克。帝取回守發州。隨有趙姓三人。見稱趙米子孫。請胡大海再攻紹興。願爲內應。帝曰。紹興時不用見今。

國朝興業卷十

本開闢

主

大海回却舉此謀。可疑。今法司訊之。果士誠使詐降者。遂併三人家屬盡誅之。

已亥正月。余院胡大海帥兵取諸堡。張士誠守將華元帥。戰敗。宵遁。萬戶沈勝以衆降。我師入城。其衆洶洶不定。爲作。大海復擊敗之。生擒四十餘人。馬六十匹。遂改尚賢爲諸全州。

三月。方國珍以慶元溫台三郡來歸。先是。帝遣主簿蔡元訓。備上陳顯道。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發州不止。與抗。況與我爲敵。有西有張。

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體爲質。帝曰。古者。處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誓背。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又獻金玉飾馬。卿却之。

秋七月乙巳。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建奉天旗。對棚圍其六門。造呂公卓仙人橋。長木梯。備龍瓜。推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于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元守臣宋伯顏不花等。悉力備禦。以東華灘。燒呂公車。駕千。

國朝興業卷十一

本開闢

主

杆釣。備龍瓜。用長斧。以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燒城毀其所架砲。督將士攻圍益急。九月丁未。克之。時遇春圍城兩月。餘攻擊無虛日。元樞密院判張斌度。不能守。寄遣其下詣遇春。約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猶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大軍已入城。衆潰。總管馮浩。赴水死。擒宋伯顏不花。及院判朵粘等。得糧八千石。改衢州爲龍游府。以武義知縣楊荷知府事。立金斗翼元帥府。以府君用爲元帥。夏義雲副元帥。朱亮祖爲樞密分院判官。命寧越分省。



都事王體兼理軍餉過秦還寧越

九月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我俞院會通游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帝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數術嘗爲普勝託策普勝尊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親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又聞朝典彙卷一

不開闕

三

有言普勝將歸于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與罵以登舟見友諒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

冬十一月取處州時胡深與石林宜孫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兵欲開闕爲守拒計士民咸請于深願內附以全民命深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軍師胡大海一郡遠不受兵帝素聞深名召至南京體左司員外郎深有言帝甚善之仍謂深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兵卒以從

帝初在婺州既召見朱壽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

於章章蓋麗水葉琛者即遣使以書幣徵四人同起建康人見帝大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分爭何時而定

帝善其言甚禮親之

陳友諒幽其主徐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欲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出迎伏兵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有壽輝一歸友諒壽輝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惟一歸友諒壽輝惟極虛位而已

聞朝典彙卷一

不開闕

三

庚子二月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建州來歸陳友諒寇池州大敗復率舟師攻太平守將樞密院荆花雲與朱文遜等以兵三千拒戰文遜死之友諒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而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主必誅爾曹斯爾爲鎗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舟而遁

院荆王內知府許瑗俱爲友諒所執亦抗罵不屈皆死



狀者壽郡以行既陷太平志蓋滿急謀餉乃于采石舟中先使人請壽輝面作爲白事令壯士持鉄繩自後擊其背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昇廟中神像顛倒置門外而僭位其中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昔勝爲太師張必先爲左相張定邊爲太尉羣下草次行禮于江岸又值大雨冠服皆濡濕略無儀節識者知其必無成

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欲犯建康羣議皆請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帝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深

開朝典卷一

不開國

三五

壘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勝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于我猝難敵也或勸帝自將擊之帝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可至縱能得達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可命帝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且伴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其來爲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副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志

開朝典卷一

不開國

五十六

諒不渡吾者令資以往則必借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帝曰此策不可失失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虎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胆落矣遂遣副者持書乘小船徑至友諒軍友諒見副者即呼問之曰爾何爲來副者曰康相公令我來友諒曰康公何言問者出書進之友諒觀書畢甚喜問副者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營又聞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至則呼老康爲號副者諾歸具以告帝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鉄石通官治之及旦而成適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開新河道路又令于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于石灰山側徐達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瑄朱虎帥師出龍江關外帝德大軍于盧龍山今特職者祿黃識于山之左轍赤轍于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轍久舉黃轍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瑄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遂引退崩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鉄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



肥者之譏已解與其弟驍五王者率舟一餘向龍灣先  
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銳甚時暑熱 帝承紫茸甲張  
營督兵昇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帝曰天將雨諸  
軍且就食留衆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來  
北風與雨大注赤旗舉 帝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  
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至命伐鼓鼓震黃旗舉  
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  
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  
舟恤潮退身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  
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衆世衡等皆降獲巨  
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槓例山江海盡者百餘艘及戰舸  
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下其所乘舟臥席下得茂才所  
遺書 帝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嗤也張志雄者故趙普  
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實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  
國志及降言于 帝曰友諒之東下盡倚安慶兵以從  
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  
帝乃遣修德馮國勝張德勝等將兵近友諒又令元帥  
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  
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真軍說之友  
諒與其將張定邊聞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

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聚太平遁去達率舟師追  
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守之  
我師克信州改信州路爲廣信府初友諒之寇龍江也  
帝命胡大海出兵擠廣信以牽制之大海道元帥舊俊  
率兵以往道遇衢州都事王愷止愷乘驛至金華謂大  
游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旣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  
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出偏師設若初敗非獨  
廣信不可下吾儕先聲騷矣大海從之乃親率兵攻信  
州至靈溪城下步騎數千出迎戰大海擊敗之督兵攻  
城守兵不能禦衆潰遂克之甲申改信州路爲廣信府  
以段伯文爲知府立龍虎翼元帥府以葛俊爲元帥周  
隆爲副元帥守之  
辛丑八月我師伐陳友諒復取安慶大破之于江州友諒  
走武昌先是友諒將李明道寇信州胡大海率兵擊敗  
之擒明道送建康 帝命仍舊職用爲鄉導以取江西  
帝問陳氏何如明道具言友諒自執壽輝將士皆離  
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老  
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及安慶之陷 帝遂決伐之  
召諸將論之曰陳友諒殺徐壽輝借大號天理人情  
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騁兇暴侵我太平犯我建康



既自取勝敗不知憐惜今乃以兵陷安慶觀其所爲不  
被不已爾等各屬士卒以從徐達達曰師直爲壯今我  
直而彼尚焉有不克劉基亦言昨觀天象金星在南方  
星在後此勝師之兆順順天應人早行吊伐 帝曰吾  
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達師徐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  
徑龍驤 帝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曰吊民伐罪  
納順招降諸軍乘風而流而上時友諒江上斥候望風  
奔遁戊戌我師至安慶敵固守不戰乃以陸兵疑之敵  
兵動遂命廖永忠張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  
十餘艘獲戰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友諒

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  
出江偵邏常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  
親率兵督戰 帝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又大破之獲其  
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我  
師入江州獲輜數十萬

十二月己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鄒  
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意欲緩師以款我聞  
會院鄒克明駐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詣令其地諸  
降僉察其意非誠即率兵由撫州以款聞道克明之衆  
明至其麾下兵由東西北三門入克明不意我師至金

辛許銘所出單騎由南門走又自度不能免乃遣其員  
外羅天錫以分省印及所探撫州壽昌臨江汀州四路  
南豐寧都吉州三州臨川樂安等十八縣印詣克明  
留克明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  
因請往九江見 帝愈以兵送之至中途克明復逃歸  
新淦乙卯改撫州路爲臨川府建昌路爲肇慶府未幾  
皆復其舊

是月己亥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來  
降廷瑞遣鄭仁傑詣九江納款仁傑因以廷瑞之意言  
于 帝曰明公英武蓋世海內豪傑皆延頸傾心樂爲  
任使廷瑞等欲歸命久矣然無路以請今特遣仁傑輸  
款但所領將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恐既降而以此輩  
屬之他人則非所願故預陳本意 帝以書報可廷瑞  
得書遂決意遣其同僉康泰至九江降

壬寅正月 帝遣發九江如龍興辛酉胡廷瑞祝宗等俱  
迎新城門外 帝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壬戌入城存恤  
鄒家孤獨放陳友諒所蓄鹿于西山戊辰築臺于城北  
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民人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  
城掠地錙鎰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無  
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均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



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關民甚苦之今吾弟去其美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辭情母作非爲以陷刑碎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善各係父母妻子爲吾良民於是士民皆感悅乃改龍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

鄧克明既逃歸新淦復收集舊部曲仍肆劫掠帝至龍興遠近皆降克明懼不自安欲復降恐見誅乃詐爲商賈乘小舟至龍興城下潛使人謁何可否爲去就事覺被執并獲克明帝責其反覆不誠囚之以歸建康

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會萬中梓中來降初本立起兵盧

國朝興業卷一

八開國

三十一

陵萬中兄俞聚兵吉水從元守臣納速兒丁守吉安爲友諒將熊天瑞所併心常不悅聞帝至龍興遂納款以本立爲行省參政萬中爲都元帥梓中爲行軍指揮二月金華賊將英等殺守臣胡大海初大海下嚴州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號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過已厚未忍殺李福嗣其衆曰胡公欲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王將不殺王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取餽私恩乎衆從之以普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舉兵是日英等入分省署俘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等大海出將上馬共食

鍾鍊于曉于馬前陽新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鏈若繫鍊于狀因中大海觸仆地英即斷其首提于馬上以示同舍鄧安慶院判張斌賜其衆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年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之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實棣史章誠亦死之典史李斌懷省印緹城走嚴州告變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據史都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西走降于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其復來降世明知王愷爲得真所害將

國朝興業卷一

八開國

三十二

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真則降者皆懼使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討帝卽命左司郎中楊元果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民既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進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宴

初帝嘗曰金華是吾親征之地密通江西福建迫于敵境重鎮也必得重望之臣鎮之改分樞密院爲江南分省陞大海爲本省參政及蔣英事聞帝改江南分



省爲浙東行省陞同舍李文忠爲本省右丞總制處州等五府一州軍馬選都事楊憲爲左右郎中參贊之帝謂憲曰李文忠吾甥也年少未歷練方面之事肯聽爾裁之有失罪亦歸爾

張士誠遣俞士信率兵寇諸全我兵敗之

三月丁亥 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得將兵等已敗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伙聞亂卽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部事孫炎被執幽之空室賊卒環守之會炎降炎不屈賀仁得以炙馬斗酒饋炎炎不受

國朝典彙卷一

開闢

三十三

曰今日乃爲亂輩所困然我死爲主反覆賊死猶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爲賀仁得所迫亦不屈而死 帝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緒雲榮及祐等攻處州燒其東北門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得走緒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處州復平以王祐守之榮乃還

四月癸亥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初洪都之降非二人本心既降數日反意時出語咎胡廷瑞廷瑞反覆開諭

之故未卽發 帝還建康廷瑞恐二人爲變不利于已乃微言于 帝卽發使詣洪都今二人將所部兵往朝

廣從徐達聽征二人舟次女兒港遂以其衆叛適遇商人布紅因掠其布爲旗號反兵劫洪都是日暮至城下發礮舉火攻破新城門賊殺官軍時鄧愈居故康防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逆跳踣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始得脫從撫州門出走還建康於是都事將恩誠知府葉琛皆死于難愈至建康 帝聞變命徐達等還討之達等師抵城下祝宗康泰分兵拒守達攻破之

國朝典彙卷一

開闢

三十四

復取洪都祝宗走新淦依鄧志明後爲志明所殺由其首末建康泰走廣信爲追兵所獲送建康泰胡廷瑞之甥 帝以廷瑞故特宥之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參政鄧愈鎮洪都

明玉珍破雲南遂自稱隴蜀王初玉珍聞陳友諒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費輝至是遂自稱龍蜀王分兵克龍州犯興元華昌諸縣陝西秦政軍里帖木兒擊敗之擒其弟明二

秋七月丙辰平章邵榮奏政趙繼祖謀反伏誅榮粗勇善戰與 帝同起兵濠梁 帝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



騷擾有觀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慄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侯開作亂至是 帝聞兵三山門

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為變令大風簪發吹旗觸

帝衣 帝畏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為朱國

興所告 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 帝不欲即誅繫于

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卿榮而榮所為如此將何以處

之帝過春口榮等兇悍一旦忘恩義謀為亂遂不利千

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怒卿之我等義不與之俱

生 帝不得已命具酒餞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敗走承

嗣朝興棄卷一 不關關 手立

新天瑞復攻破永新本立被執死之友諒使其知院饒

萬臣守吉安萬臣慄悍有胆略所至皆募人呼為饒大

胆初天瑞寇吉安本立遣元帥曾萬中梓中問道走赴

康來救時大都督朱文正鎮洪都 帝遣命文正往救

之師未發而吉安陷文正遣裨將率兵取吉安饒萬臣

出走遂以參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梓中共守

之以朱叔華如府事兵還洪都

癸卯五月初饒萬臣等復陷吉安沈參政劉齊知府朱叔

華遂被臨江統同知趙天爵皆不屈友諒以三人拘于

洪都下

陳友諒兵陷無為州知州董曾死之

秋七月陳友諒寇洪都 帝率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

友諒敗死子理走據武昌友諒其驍勇日感作大艦

來攻洪都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欄

下設板房為蔽置勝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勝箱

皆裹以鐵自為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洪

都城始敗大江友諒前攻城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

敵為所破 帝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以是友

諒巨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正

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

守官安士黃橋步三門指揮薛顯等守章江新城二門

元帥牛海龍等守琉璃港壘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軍

自將精銳三千往來以禦之丙寅友諒攻撫州門其兵

各戴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

鄧愈以大銳擊退其兵隨壁木柵敵爭柵文正督諸將

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

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

友諒復攻新城門將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

震順敵兵退還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友諒增

修攻具攻水關欽破柵以人文正使壯士以長槳突進



內刺之敵奪渠更進文正乃命服鐵鎧鉤穿幘更料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計窮又以兵攻宮。喪士步二門德勝忠禦之暮坐官步門樓指揮士卒中流矢死洪都破。閉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于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盡止凡半月始得達。帝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帝謂子明日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

謂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友諒聞洪都已八十有五。日丙戌聞大軍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帝率舟軍由松門入鄱陽湖諭諸將曰兩軍相鬪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賊其勢必死。關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勇誠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當丁亥遂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帝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退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為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成諸將逐寇舟先發火器火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達遇春承忠等進兵將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會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後軍殺溺者甚衆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達等裨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轉火更戰。帝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帝舟舟遇膠膠我軍格鬪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帝舟得脫承忠遂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旌而遇春舟亦膠淺。帝麾兵救



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令日暮諸軍欲退帝御樓紅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諭以死生和字諸將咸以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連運守建康已丑旦帝命鳴角升師畢集乃親御陴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無算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為敵所覺以數舟俱兵鎗刺之志雄窘迫自縛丁普郎余和陳新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背脫鎗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敵兵舟艦相連至順東北風起帝命以七舟兼焚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為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戟若圖敵者令敢死操之備走舸

兩朝興集卷一

不聞

辛九

于後將赴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瀕吏抵敵舟焚水寨舟數百艘燬溺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表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勝一目有智教果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為之喪氣普略即新開陳也明日帝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感之于是諸將亦自奮是時帝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帝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且時莫能辨賊益驚駭辛卯復請舟大戰敵兵巨艦數千運轉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尚呼號搖櫓如故已

而焚其舟皆死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連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紅而山我師見之勇氣倍增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軍旗鼓器伏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遂自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欲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移舟泊紫棚去敵紅五里許復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帝曰兩軍相持我者先退彼必以為怯而來追非計也必

兩朝興集卷一

不聞

甲

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為敵所乘至使令紅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于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蒲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于其下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為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尤多尚堪一戰若能倍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驅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費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軍聞之



懼反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 帝既駐師左蠡移書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卷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一困于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殺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預兵樊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平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週迴巡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承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口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遣書與之曰昨兵紅對泊諸磯背遣使告記事在不親使回公度量何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辛卯以來天下衆條紛然並起邇來

中原英雄與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湘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 帝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友諒往湖中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板于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燬其舟友諒根絕勢益困八月壬戌友諒窮蹙退走大寨歎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角爲我軍所遇遂欲突出湖口 帝應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缺冠大笑賀 帝曰友諒死矣 帝笑曰無妄言復敵缺冠曰縛汝于水濱以俟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視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其死必矣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舫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衆敵衆大潰于是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象參政曾某樞密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樞密



金院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樓紅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傳副樞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死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使追之不及定邊等至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通改洪都府為南昌府遣兵追陳理于武昌

初劉基赴京道經建德適張氏入寇時李文忠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賊擒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旌幟皆如故且聞鼓聲聲疑其欲輕動基趣之遣兵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募老弱遂窮追賊走東陽悉關朝興卷一

不關關

聖三

擒之以還甚至京師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張士誠自守勝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帝遂伐陳氏因大戰于鄱陽湖勝負未決基言于帝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帝皆從之陳氏遂平

九月壬申帝至建康告廟俟至論功行賞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驗也

帝曰汝不聞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友諒兵雖衆人各一心上下猜疑故數敗無功夫師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鷲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為吾破也諸將歎服

帝率常遇春等討陳理於武昌帝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既抵其城命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為長塞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於是湖北諸郡皆來降

時帝於降者悉厚加禮遇如浮梁偽院判子先來降待之甚厚及回帝親送之南門外解衣賜之建昌偽

關朝興卷一

不關關

四十五

平章王溥全城來降自備軍食不支官糧帝賜第於南門外名其街曰宰相街以示尊寵江西偽丞相胡楚遂以南昌降帝入城拜其母以安之

十二月朔帝發武昌至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狐兔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思城不下也

甲辰正月李善長徐達等屢表勸進帝曰戎馬未息瘡痍未癒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姑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群臣固請乃即吳王位置中書省官屬以善長達為左右相國常遇春命通海為平章



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和爲左司郎中論達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至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惕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徒取克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于我卽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爲吾輔相當

開朝集案卷一

開朝

早本

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于終也

二月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賊城中帝問諸將誰能奮此傳友德請行遂率數百人一鼓奪之城中益喪氣後數日帝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矣帝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汝誤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帝意詞旨懇切理與定邊等遂請降癸丑陳理銜璧肉

租率其太尉張定邊等出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帝見其幼弱起筆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懼也命宦者入其官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卽自隨王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然城中民飢困帝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復撫慰之民大悅於是漢沔利岳郡縣相繼降

開朝集案卷一

開朝

早七

康封陳理爲歸德侯

四月帝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駕馭羣雄遂爲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蠭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嘆久之又曰今天下河北有李羅帖木兒河南有曠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擾者河南也道路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好謀而尚開謀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壘上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



而勸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 主上神武當定天下于今其時矣

八月先是 帝命平章常遇春會鄒愈及金大旺討江西上流未附州郡遇春等率兵討新淦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平之執僞知州鄒志明送建康伏誅進次吉安時故陳友諒知院饒禹臣守吉安遇春遣人謂之曰吾今往取賴可出城一言而去禹臣怖懼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命坐而飲之又贈以衣服遣歸曰歸語而父將欲何爲匿而不見吾往矣不能爲爾留可善自爲計禹臣即夜棄城走安福遇春遂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

關朝興集卷一

不關關

早八

我師取江陵故陳友諒平章姜瑄以城降先是瑄聞友諒敗遣人來朝 帝以書慰之曰王尚書劉太監至言屬慷慨磊落總裁歸附予甚嘉之古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今足下知天命之有歸審人心之有屬以所部全歸來歸其誠可以格天其義可以感人其惠可以及百姓視彼不知天命不達事機徒欲驅赤子于鋒鏑而卒取敗亡者豈不大相遠哉且荊州自昔戰爭之地今不煩干戈而民復生全足下之功不少矣尚當益修乃職慎固封守輯寧軍民以副予懷壯之意瑄得書猶豫先遣妻子遁去至是夢見有前達乞降且曰當死者瑄耳丁

姓無辜連善其言下令安輯居民禁民侵擾列郡聞之望風歸附尋改江陵爲荊州府

十月己未張士誠丞相張士信以兵侵長興守將歐陽文破之獲其元帥朱典祖士信志怒復益兵圍長興是月辛巳命平章湯和率師救長興湯和師至士信以兵拒戰自己至申我師內外夾擊敗之虜其士卒八千餘人殺馬五百餘匹湯和師還

乙巳春正月我師克贛州故陳友諒守將熊天瑞出降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 帝命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兵平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恭

關朝興集卷一

不關關

早九

謀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固處孤城猶龍會群獸豈能逃遁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以爲國家用一則爲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鄒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鄒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朔廣榮軍士母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 帝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濬立橋以因之遇春圍贛州久以 帝命勿殺故欲困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視兵勢遇春亦從數騎出



猝與相遇元震家襲遇春遣將士揮刀擊之元震奮鉄  
搥以拒且聞且却遇春日壯男子也舍之至是天璫投  
絶根盡遣元震出降天璫尋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  
遇春送天璫建康帝聞遇春克顓不殺喜甚遣使褒  
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  
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  
然也提督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  
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先是天璫  
據顓常加賦橫歛民財及其旣降有司仍舊徵之帝  
曰此豈可爲顓耶命亟罷之并免甲辰秋根之未輸者  
聞朝典彙卷一 八開闢 辛子

安陸及襄陽爲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後之門三  
軍之銳氣急之恐墮人以肩矢不宜相機招致以解  
其民復徇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  
繼其後  
帝嘗與徐達論遇春論襄陽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踞連荆  
蜀乃南北之喉襟英雄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  
憂况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甘陳氏舊卒壤地相鄰易  
于煽動辟之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爲幹幹若有損  
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  
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以往  
聞朝典彙卷一 八開闢 辛子



未附常聽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由俾知所以備存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賜而遣之

乙丑蒙古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應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吉州軍民二府要川刃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于是命改宣撫司爲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慰使

閏十月辛丑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取泰州戊辰我師克永新執周安等送建康伏誅

徐達常遇春克泰州虜張士誠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誠

關朝興案卷一

大開闢

季三

等凡十四人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匹以所俘五千人送建康報捷復以守城事宜爲請帝遣使諭達新舊二城自度可否以便宜處之其未下諸城宜乘勝進取祭未命以徐達所送泰州俘五千人安置潭辰二州時天寒令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絨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歲而去

丙午二月甲申大將軍馮勝等襲破虜騎于慶州

二月取高郵四月取淮安安豐諸路及濠河徐頴諸州

帝遣使以書諭徐達曰近大軍下高郵可乘勝取淮安

兵不在衆當擇取精者而用之宜以疾騎一萬五千舟師一萬水陸並進勿失機也其餘軍馬悉令常遇春統之今守泰州海安應援江上徐達兵至淮安張士誠將徐義軍在馬驪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軍義泛濫遁去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肅成籍軍馬府庫出降達有兵城上民皆安堵今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戊午徐達率兵取興化先是帝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今達以兵絕其隘達如自進兵至是遂取興化淮地悉平

關朝興案卷一

大開闢

季三

辛酉命朱文忠往徐達軍會議淮安城守事宜諭達曰大軍既克淮安足以保障江淮控制齊魯然將士新附軍士移戍者多留鎮者少今就于其屬選將簡卒人人望爲將領不得則易怨將軍在處宜得所使上下相安則吾無關外之憂矣

淮安降將梅思祖等至建康帝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受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今米歸我寧無舊主之思乎思祖等對曰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彼而從主上猶出昏暗視天日豈敢有反覆乎帝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思祖等曰臣視



皇上謫迷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謀臣以實士今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誠得所歸

元徐州守蔣恒密院同知陸聚聞徐達已克淮安以徐達二州請達軍請降事聞帝甚喜以聚為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賜文綺三十匹白金三百兩勞之

乙未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帝諭朱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命汝攻杭州是單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其疲于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

十一月左丞廖永忠奏政薛顯將蕩軍至湖州之德清速聞朝興棄卷一 八 附南 手四

取之獲紅四十艘擒其院判鍾正張士誠自徐志略兵敗懼甚乃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常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由士誠遣赤龍紅親兵援之義始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紅兵屯于平望復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拔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紅軍資器械一時俱盡眾軍散走自是張氏舊館兵援絕饑餉不繼多出降于常遇春兵敗烏鎮士誠將徐義潘元紹拒戰不勝復退走遇春追至昇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六寨是夕王晟亦降戊寅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士誠兵紅紅上人皆觀而

矢暗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常遇春稍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紅其眾大敗其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泅水朱暹呂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來降士誠為之奪氣十一月甲申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于湖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欲自殺為左右抱持得不死其左丞張瑄總管陳昧等以城降伯昇亦降

國朝興棄卷一 八 附南 五十五

十一月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師復遣袁洪孫虎略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于張氏非爾謀也爾乃我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富貴謝五答曰我誠謀計若保我不死我即降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未至張士誠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請納款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潘原明及同僉李勝奉士誠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印并批將英綱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文



忠臣去之退原明等宜 帝命慈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文忠復以兵攻紹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

十二月徐達既下湖州卽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

帥王勝降辛卯至吳江州圍其城徐政李潛知州楊粹

降癸卯徐達等兵至姑蘇擊士誠將寶義走之康茂才

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戰紅千餘艘及積

聚甚衆遂進兵圍其城達軍對門常遇春軍虎丘郭子

興軍對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開門王弼軍盤門張

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

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築木塔

開朝典卷一

開陣

季六

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下厥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守

弩火銳于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地震恐有楊茂者

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

相聞通卒獲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

天祐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

得其彼此所遺輟免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

困之計益備

帝特令指揮傅友德領軍三百出哨濟寧以警中原賜友

德安業國亦陪飲投與歌妓十餘人 帝令內官親友

德國亦領妓婦脫去皂冠皂褶子穿華麗衣服混坐

帝怒令壯士拘執國亦與妓婦連溺于馬坊國亦罵帝  
國亦解脫死則死何得與賤人同類 帝曰爾不識我  
分別貴賤故以此等賤人辱之便訖發瓜州領其夫後  
釋之

定以明年爲吳元年

元時有者局臣告省臣云見一老人言吳王卽位三年當

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

臣以聞 帝曰此誕妄不可信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

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吳元年九月徐達之圍姑蘇也 帝初不欲煩兵但困服

開朝典卷一

開陣

季七

之耳至是久不下乃以書遣張士誠諭以畏天顧民全

身保族若漢之賈誼宋之錢俶毋爲困守孤城危其兵

民自取敗亡爲天下笑士誠不報士誠被圍既久欲突

圍以戰視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欲掩襲我軍轉至

間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敵截其兵復

遣兵與關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蔡政黃哈喇八都等

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山塘路狹塞不可

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

爲我取之乎弼應曰諾卽馳鉄騎揮雙刀往擊之敵衆

稍却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



關朝興策卷一

開關

三八

甚衆士誠焉驚墮水幾不敢肩輿入城計終急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投令歸命乃遣李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暗鳴叱咤百戰百勝敗垓下天下歸于漢趙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也賊羅列中外美承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十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纖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及諒乎均有荊楚兵甲百

關朝興策卷一

開關

三九

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墜于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紇天乃及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今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况嘗許以寶融銀假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其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放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迫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帳城上磨銀椅與秦政謝帥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張礮碎其首而死時城圍既入熊天瑞救城中作嚴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折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舉伏其下蔽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鈐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達率衆渡



橋進薄如下其徑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  
參政曹印周仁止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援投兵降周  
仁徐義浦元紹及錢泰政皆降輔時士誠軍大潰諸將  
遂環攻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振劉毅收餘兵尚二  
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  
歸從者僅數騎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  
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營  
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越其自盡令養子辰  
保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  
走達進士誠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  
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  
獲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及覆數四士誠敗目不宣  
乃以舊盾昇之出封門途中易以戶扉昇至舟中凡獲  
其官屬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  
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  
言不通善長怒罵之帝欲令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  
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  
張士誠有二子皆幼城將破其妻劉氏以白金遺孔  
令負之而逃不知所終  
按士誠謀生惟弟士德及部將左丞史椿後士德被擒

椿被讒出守淮安椿見士誠不足事遣使奉書欲未歸  
事泄士誠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  
夫葉德新葉彥夫三人謀國皆諂佞小人帝聞之曰  
我諸事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士誠行終歲  
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着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成  
性恃弟士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諺十七字曰  
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  
帝平僞周見周伯琦伏張士誠後問爲誰對曰前元參政  
周某帝曰元君寄汝心腎乃資賊以亂耶伯琦惶恐  
不能答先賜三日大醉以醉其功後殺之  
平章胡廷瑞率師攻無錫州守將其天佑以城降  
朱亮祖兵至台州城下方國瑛走黃巖達克之下僊居  
九月方國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過元機廟帖木兒南交  
陳友定王師討姑蘇而國珍擁兵坐視實假貢獻觀勝  
敗爲叛服計帝以國珍反移貽書數其十二過國珍  
得書不報復以書諭之曰汝初納款謂杭城下卽獻土  
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良謀也意汝懷奸  
挾詐陽降陰叛數相惡弄張士誠與汝壤地相接取爾  
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於汝者以吾力能制之懼言聲  
援汝故得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貴是我大庇于汝



也汝乃自爲不祥背棄信義聘遣奸細規我動靜潛結陳友定以爲相援彼自敗不暇何能救人汝何感之甚也今明以告汝吾兵下姑蘇卽南取溫台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汝早于此時改過效順能盡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如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爲不然舍三郡之民爲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吾恐子女玉帛反爲汝累舟中自生敵國徒爲豪傑所笑也非分之思不可數得汝宜慎思之方闊珍大懼爲汎海計至是命朱亮祖湯和吳去疾帥師討之

明史紀事本末

不關關

卷五

十月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相文輝爲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參政趙德隨征命湖廣平章楊璟左丞相德興參政張彬率師取廣西帝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率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卽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圍

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復諭璟等曰南方之炮皆入版書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接順附使遠人畏服悉達乃毋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

明史紀事本末

不關關

卷五

十一月已丑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湯和討方國珍遂克之國珍部將徐元帥李食院等率所部詣湯和降國珍兄諸將敵不得已于是亦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奉書于湯和乞降已而又遣其子明克明則從子明翠等納其省院及諸銀印銅印二十六并銀一萬兩錢二千緡于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岩方國瑛及其兒子明善率家來降送之建康國珍子明完奉降表至帝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詭詐吾始客之待汝自効豈汝行小智愈肆奸兇竟背前盟致勞我師汝尚不卽攜首歸命逃于海上猶說望成敗今鈔窮來歸詞甚哀懇吾當



以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東歸悉從原省方國珍及弟國珙率部屬謁見湯和于軍門得其部卒九千二百人水軍一萬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馬一百九十四匹海舟四百二十艘糧一十五萬一千九百石他物得是繼而元昌國州達魯花赤調里吉思亦來降得糧六萬九千石馬五十四匹紅四百八十二艘送國珍等赴京入見 帝諭之曰汝獻款已久何爲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曰臣遭多艱逃死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然此非出臣心實群小所誤是以至此惟 陛下哀其愚特赦其死罪

國朝典彙卷一

不聞

李五

帝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爲亦誰能識帝王之有真者其爲去就安能無所齟齬爾之所爲亦何足責朕惟赤心待汝其自安勿用懷疑國珍頓首謝以爲廣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居京師

十二月癸丑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等奉表勸進先是善長等勸 帝卽帝位 帝未之許善長等力請曰陛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割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王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帝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望尚梗若逃群大號未愜輿情自

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一得勝安自謂志驕氣盛卒致亡滅贈濂于後吾豈得更自驕之若天命在我國自有時無庸汲汲也至是復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曰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興國應天順人正宜大君之寶位蒼生咸仰紅日方升蓋聞以道化民者謂之皇以德教民者謂之帝惟首出于庶物用光建于鴻名由是繼百王而立國家定四海而總綱紀事聞在肯運際當今欽惟 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掃除六仞之風塵拯救兆民于水火擁樓紅而西上孺子奉順而

國朝典彙卷一

不聞

李六

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僞主東身而受縛由是天下歸赴若江漢之朝宗邦域肇隆如金湯之鞏固既膺在躬之曆數必當臨御于宸居上以答于天心下以符于人望俯從衆請早定尊稱臣善長等爰顯群情躬自勸進對明廷而虎拜朝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奉贊兩間之化育制禮作樂開拓萬世之太平謹奉表勸進以聞 帝曰始吾卽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卽帝位吾恐德薄不足以當之群臣皆頓首請曰天生聖人以爲民主 殿下之卽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既誅



項籍舉下勸進亦不違其請今 殿下除暴亂救生民  
功塞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臣等敢以死  
請 帝因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 殿下謙讓之德  
著于四方感于生民願爲天下計早徇群臣之請 帝  
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  
等屢請不已此大事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率

戊午救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帥舟師自海道取  
福州 帝御戟門與大都督府臣論各處用兵曰朝廷  
瑞已得邵武今命湯和又從海上取福州其勢必得所  
得福建當留兵守要害俾由海道取廣東楊璟兵取廣

國朝興業卷一

附錄

李七

西阮克就以其兵西取蜀中原赤地千里人民艱食軍  
馬所經糧餉最急當令往徐邵運糧兵精糧足所向必  
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喜

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  
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舍賴正孫副樞謝英  
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  
以拒時湯和等舟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  
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人城招諭爲元平章曲出所  
殺我師登岸將以城曲出領衆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  
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徐政哀仁密遣人納

款黎明我師于臺戰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營益  
拒戰于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蹇平曲

出榕海木兒杭者不花左丞鄧住中丞缺木烈恩等皆  
懷印殺單妻子遁去參政尹克仁赴水死時金樞折缺  
木兒居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我得爲無以報國  
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剄湯和  
入省署撫輯軍民獲馬六百三十九匹海舟一百五艘  
糧一十九萬九千五百餘石金一千四百五兩銀二萬  
四千餘兩胡椒六千三百餘斤和遣袁仁暨貝外余普  
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  
略之

國朝興業卷一

附錄

李八

辛酉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進卽位禮儀  
甲子命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常遇春爲征  
虜副將軍北取中原 帝將命諸將北伐謂達等曰自  
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塗炭于與諸公代  
義而起初爲保身之謀冀有莫安生民者出竟意大難  
不解爲衆所附乃率衆渡江與群雄相角逐遂平陳友  
諒滅張士誠闔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尙念中原擾攘人  
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于術倫風竊反側不常河南  
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寶則政恩臣爵專城上疑下叛



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討公北伐計將何如郭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血竭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遠之卒提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帝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郭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于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濟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後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帝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其識之于是命達為征虜大將軍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復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過春幾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較陳氏知張定邊者何

足糧數尚餘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勝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右丞薛瑄參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胆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師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達曰關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奮進退之機適遇變之宜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成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諸衆條並馳觀其取敗者未有不出威不立而勢輕也沒其任之又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宜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是日帝親祭上下神張于北門之屯里山祝畢復大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爾等師行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倒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害農且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



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卽還之此陰陽美事  
好共爲之

壬子取沂州嶧州益都

丁未取般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大都督同知汪興祖率  
師至東平元平章烏德萊城通典祖遣指揮常守道千  
戶許秉進至東阿元參政陳瑄以所部五萬餘人降秉  
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元右丞杜天祐左丞蔣興以衆降  
孔希學者孔子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幸曲阜縣尹  
孔希舉鄒縣薄孟思諒等迎見與祖於軍門與祖禮之  
於是兗州以東州縣皆降以希學襲封衍聖公

國朝興業卷一

不關關

七十一

洪武元年戊申正月乙亥 帝祀天地於南郊卽皇帝位  
大赦天下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  
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  
終海內疆土蒙傑分爭朕本准右庶民荷 上天眷顧  
祖宗之靈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  
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郡蠻夷各處寇  
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  
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主  
黔黎勉狗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 天地於  
鍾山之陽卽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

吳二年爲洪武元年是日恭詣 太廟追尊四代考妣  
爲皇帝皇后立 大社大稷於京師以冊寶立妃馬氏  
爲皇后長子標爲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蒙古興化守將葉萬戶棄州遁者民李子成率衆詣湯和  
降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往守之於是莆田等十三縣相  
繼皆降遂移師進攻延平

征南御史胡廷美

卽廷瑞以選  
御史改今名

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建

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備禦甚堅延堅等

進圍之數與挑戰達里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其四門  
攻之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文輝營納款許旦德

國朝興業卷一

太關關

七十二

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諫已  
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  
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嚴  
號令毫髮無所犯執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  
九十餘人馬二百餘匹銀萬餘兩糧十萬石命指揮費  
子賢領兵守之

湯和克延平執蒙古平章陳友定送京師先是 帝遣使  
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或者置血酒甕中慷慨飲  
之誓衆戢守至是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  
門友定嚴飭軍校巡城晝夜不息息諸將出戰友定不



許欽諫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蔣院判劉守仁有携心即收其兵柄殺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聞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砲澤脫擊我兵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齟齬乃與副樞謝英輔參政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戚耳公等宜自勉乃退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面泣拜與謝英輔皆自縊於楹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昇之出水東門外值大雨復懸械送京師 帝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革豈人力所能爲爾竊據偏

國朝典彙卷一

八閩閩

七十三

七十三

方負因逆命害吾參軍殺吾使者陸梁勿服欲何爲哉友定曰事敗身亡惟有戚耳尚有何言遂誅之

楊璟攻永州元兵大敗獲其酋戶丁武等千餘人馬百餘

二月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王師先克寶慶尋爲

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擊之文貴遁去城遂下

三月湯和遣使傳檄至漳州元達魯花赤逃理達實具服

焚香北面再拜持斧砍印章引刀自刎而次總制陳馬

兒以城降湯和命指揮李執中守之

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副之帥舟師

由海道取廣東 帝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

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恭克潮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降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肅靖南服在

國朝典彙卷一

八閩閩

七十三

此一舉

蒙古汀州路守將陳國珍及泉州郡縣皆降征南將軍胡

廷美遣建寧降將曹復曉招諭汀州及寧化連城等縣

守將陳國珍遂納款泉州郡縣聞之皆相繼降附

草濫子存道部鄉兵五萬二千從湯和入閩閩平 帝召

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濫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

入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用之是爽信也 帝不悛而

罷濫繼論奏曰其已入閩者俾還州里其背背叛逆之

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帝喜曰孰謂

簡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濫受



詔進行

癸丑常遇春克東昌及所屬太平等縣皆降

王成勛領州衛指揮使陸仲興帥師會廖永忠征廣東

常諭竹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瑄等由湖南取廣西平章

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鄱州直

搗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

兵以取廣西先聲旣震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

殺掠

丙寅徐達平樂安初樂安俞勝納款徐達輒而遣之勝既

歸陽爲附順陰實從元達乃遣其郎中楊子華等回樂

國朝興業卷一

開國

十六

安名爲造作軍器徵糧草實欲陰察其所以勝果拒命

而叛達等遂進師平之

都督康茂才擡率步騎大軍往山東同大將軍徐達等併

取中原

三月徐達引兵過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

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州縣卒馬糧鹽布絹纔數凡獲

卒三萬二千餘人馬一萬六千餘匹糧五十九萬七千

餘石鹽五萬三千餘引布絹八萬七百餘匹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楊璟等兵開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

兵進取全州元守將遇民以城降于是道州寧州桂陽

藍山常寧武崗守將皆降

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將招諭元分

省左丞何真與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劬元末邑人

王成陳仲玉構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仲玉就擒

成築營自守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千千是成家奴

縛成出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錢駕諸轉輪車上

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真乃縛其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

鳴鼓推車號于衆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于是人

服其實罰有章競歸之元授以分省左丞或勸爲尉佗

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上其印章并籍所

國朝興業卷一

開國

十七

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

夏四月朔廖永忠等師至東莞元將盧左丞張元帥聞何

真既附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參政邵宗愚據

三山寨遣人約降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發兵直抵

其寨破之獲宗愚及其黨皆斬馳檄諭海南海北諸郡

縣悉來歸

邵宗愚兄弟俱殘暴嗜殺近境頗被其虐嘗陷廣州大肆

侵掠廣州民尤嫉之及面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噬其面

遂與其徒皆棄市詔命縣士聚黃彬河源縣曹文昌沒

州廖仁等殺聚衆作亂自稱元帥永忠復擒誅之內庭



縣人夢康祖以魘魅蠱毒殺人又捕斬之廣州既平不忠遂進兵取廣西

丙戌楊璟遣兵攻武岡州蒙古守將曾權以城降

徐達師至陳橋左君弼竹昌迎降

陸仲亨率師略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

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

廖永忠上何真降表于京師 帝謂真保境安民不勞師

故先期來歸其親漢唐實融李勣奚讓特召真來傳入

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百匹將校各賜有差授真

江西行省參政

關朝興卷一

關圖

七十八

楊璟等兵克永州引兵進攻靖江

今桂林南

命御史大夫鄒愈統領襄陽等衛官軍征取淮漢迤北未

附州郡愈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

生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

五月戊申徐達平河南遂取嵩州達等率師自虎牢關進

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詹同脫目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

列陳于洛水之北十五里我軍既成列副將軍常遇春

單騎突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橫槊刺之遇春發一矢斃

其先鋒彼軍奪氣達遂揮衆乘之俘斬無算詹同脫日

帖木兒等散卒走陝州達遂進營于河南城北門李克

「莽復走陝西于是河南行省平章梁士阿魯孫送款軍

門河南平達命左丞趙唐守之指揮任亮招撫楊明王

子遇春率兵至嵩州守將李知院迎降甲寅入其城執

其平章外兒等分兵取未附諸山寨進克陝州直抵潼

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

之遂入潼關思齊棄輜重奔鳳翔求師遂取華州時陝

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

即張良弼

二人所據徐達大軍克

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時河南諸郡皆下雲獨守裕

州累戰不克後以孤軍戰敗被執 帝嘉其忠義釋而

用之

關朝興卷一

關圖

七十九

車駕發京師幸汴梁 帝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曰若

克潼關勿遽乘勝而西今大將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

留鎮守關以遏其援兵爾且率師回汴梁朕將躬往議

之是日 車駕發京師幸汴梁時言者皆謂君天下者

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 帝往視之且會大將軍謀

取元都

馮宗異入潼關請益兵于徐達達調金事郭子興等守潼

關與宗異俱還河南

庚寅車駕至汴梁辛卯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 帝

勞之曰大將軍與將軍率師北征不踰年平齊魯下河



洛亦甚勞矣。趙春頌言曰：此陛下威德所至，臣等奉  
越成算，得效驅馳臣等之幸也。徐達等自河南至，見  
帝。帝勞之曰：將領師征，計勦勞于外，古人所謂忠  
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  
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  
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  
朕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達等頓首謝。既退，  
帝復召問達，令取元都計。將安山達對曰：臣自平齊魯，  
下河洛，王保保遠遁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  
張良弼、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將

關廟興業卷一

關廟

八

文

其孤城必然克之。帝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  
平曠，利于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將  
軍督提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果以給餽餉，由秦  
趙趨轉臨清而北，直搗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  
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于  
後，必發師追之。帝曰：元起朔漢世祖始有中夏，乘氣  
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  
係于天。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  
但其出塞之後，卽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受命而退。  
六月，陳友定敗其將金子隆、馮谷保等，糾合清流軍化

散卒寇將樂，勢甚猖獗。守千戶宋國臣嬰城固守，至  
是賊黨日衆，攻城益急。國臣以援兵不至，棄城遁于藍  
等遙陷將樂，殺知縣馮謙，主簿趙兼善，乘隙寇延平。攻  
四鶴門，指揮羅花聚千戶李申擊却之。復來攻官軍出  
陣于城南橋，以禦之。指揮蔡玉率衆奮斬大敗其衆，追  
至沙縣之青雲寨。金子隆等自險拒守，達率衛指揮使沐  
英遣兵夾攻，破之。擒谷保。帝以金子隆未平，乃命平  
章李文忠率兵討之。

癸丑楊璟等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卽分兵據靖  
江路，要以絕其聲援。至是璟與張彬合兵攻之。元平章

關廟興業卷一

關廟

全

也。見吉尼督衆固守，璟遣指揮丘廣攻奪其水陸朱先  
祖亦自平樂率衆來會，攻益力也。見吉尼勢窮出戰，指  
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赤高。璟因使皮赤高陰誘其  
把水元師張榮榮麾下衆，覲以書射璟，營約降。嗣下二  
敵，覲絕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固志，可立取之。  
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使歸爲讖約。四敵從貨寶門入，  
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也。見吉尼倉皇出走，追執之。  
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峒。  
秋七月，己巳朔，廣西左江太平土官黃英衍有江田州土  
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楊璟，單門降。



帝親董征進國遣使授徐達各衛糧船俱赴濟寧鎮運

都齊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縣皆降

元柳州守將左丞楊以誠詣平章楊瑄營降

帝在汴梁復勅徐達乘機進取宜調益都徐州濟寧諸將

悉會東昌以俟征進

元平章阿思蘭以泉州降初思蘭自全州之敗退保泉州

廖永忠遣指揮取元璽等追擊之恩蘭乃率所部詣永

忠獻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帝著發汴梁徐達等自陳橋入齊帝諭之曰朕與卿等

率衆渡江誓除亂以安天下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

國朝典業卷一

開國

全三

肆行屠戮朕實不忍爾等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

得掠婦女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皆接堵凡元

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代

罪救民之志有不奉者必罰無赦軍駕發汴梁還京師

以馮勝爲右副將軍守汴

閏七月己亥朔遣使騎北征將士徐達等率師發汴梁次

安丘遣薛顯傳友德分布士馬自中深渡河取衛輝元

守將龍二棄城走彰德徐達神聖彰德龍二復出走其

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降遂下砥州進攻廣平元

平章周昱先棄城遁鄆縣今都文王率耆老降遂克

趙州

徐達師次臨泚遣人持檄詣東昌起張興祖華雲龍各率

兵來會

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智臣張處仁遂以爲嚮導徐達因

遣傅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顯時浚縣以通舟師韓政孫

興祖俱以師會臨泚徐達令韓政守東昌鎮撫臨泚達

率馬步舟師北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俱以師會

徐達師至長蘆元守將遁去命指揮費子賢等守之復論

分兵守齊州

徐達師至直沽獲海州七艘作浮橋以濟師又令常遇春

國朝典業卷一

開國

全三

張興祖各率師水陸並進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塞

風奔遁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率兵迎敵我師與戰

大敗之擒其將校三百餘人俺普等悉遁師至通州元

將五十八國公出戰我伏兵中起斬首數千級擒元宗

室梁王孛羅遜克通州元主聞之遂集三宮後妃太子

夜從建德門北遁上郡

八月庚午徐達師至燕都齊化門填壕登城而入執其監

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丞相慶童平章透兒左右丞張瑄

伯丁敬等數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珍寶

及宮殿等門以兵守之官人妃主令其宦寺護侍就令



士卒無行侵暴人民按堵市不易肆

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泰政鄭參政皆自西山來降武

德衛軍抄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南泰政張郎中等達

遣指揮鄧捍赴京獻捷仍命右丞薛顯泰政傅友德平

章寶良臣都督副使顧時將兵偵邏古北諸隘口

徐達遣使獻平元都捷表至京師遂詔天下

九月甲子徐達常遇春傅友德等率兵取未下州郡張

典祖下永平乙丑常遇春下保定府以指揮李傑守

之丁卯下中山府以指揮董勳守之遂帥師趨真定

十月戊辰朔常遇春克真定先是真定路達魯花赤級納

國朝典彙卷一

開國

八十四

錫彰開王師取元都乃具朝服登城北面再拜鑒座次

元左丞自河中率眾攻潼關都督俞事郭興部將于光

魯擊之元兵大敗自是李思齊等不敢復窺潼關

徐達下河間府以廣武衛鎮撫劉聚守之

已巳馮宗異湯和下懷慶以指揮紀斌守之壬申取澤州

丁丑取潞州

戊寅徐達克雄州以徐州衛鎮撫孫信守之

帝以元都既克遂命徐達常遇春帥師取山西別留兵三

萬人分謀北平六衛令都督孫興祖俞事等雲龍守之

十一月徐達率兵發北平取山西初元主北奔命增郭帖

木兒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馬門關將由保安州經居庸

關以至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帖木兒率師遠出

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

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

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搗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

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

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銳副將

軍常遇春謀于達曰我將兵雖集而安兵未至未可與

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

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徐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內

應達于是遣兵夜襲其營擴廓帖木兒方燃燭坐帳中

使兩童子執書以待衆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猝不

知所出亟納脫未竟脫一足踰帳後出乘馬馬從十八

騎遁去追且徐鼻馬遣其子來報達等勒兵進營太原

城西徐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

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擴

廓帖木兒遂走甘肅

二年正月常遇春自太原帥師征大同元守將竹貞等棄

城走

二月徐達克奉元改奉元路爲西安府初元行省平章李



恩齊就鳳翔府副將許國英穆薛飛等守關中張思道與孔興脫伯列金牌張龍濟民李景春等駐鹿臺以衛奉元及聞大兵入關恩道等先三日由野魚口遁去達至道都督郭子興將輕騎直搗奉元而自率大軍繼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達遂按兵令左丞周凱入城撫諭明日達師入兄奉元路

常遇春等率師自西安進取鳳翔李恩齊西奔臨洮遇春勦入城獲其部將薛平章

丙寅徐達兵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恩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出函州取慶陽

國朝典彙卷一

關關

八十七

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爾其土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壓之思齊不西走朔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留湯和守營壘金興莊余恩明等守鳳陽遂移師趨隴州

徐達師至鞏昌元守將梁子中等出降達師至會州郡將有欲括州縣羊馬以供軍用者達曰西北之民素以畜牧爲生今奉命吊伐本以安民若盡括其所資彼將何以爲生不許

將軍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恩齊降初恩齊在鳳翔帝以書諭之恩齊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與其麾下給之欲與西入吐蕃恩齊信之遂俱奔臨洮琦等私竊珍貨婦女匿山谷聞恩齊窮蹙至是宗異師至遂率臨洮降琦等亦相繼來降宗異遣宣撫使張本中報捷京師達遣指揮韋正及琦等守之帝遣使往諭達曰將軍提師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恩齊又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如何張思道兄弟多謫許若其來降宜審取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之事尤宜慎之李恩齊入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於京師

國朝典彙卷一

關關

八十八

丁酉徐達師至蕭關遂下平涼遣將士招諭華亭等處指揮朱明克延安因以明守之

辛丑元故將張良臣以慶陽降初張思道在慶陽開王師克臨洮懼走寧夏而使其弟良臣與平章姚輝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等俱爲擒郝帖木兒所執徐達既下平涼即謀取慶陽令湯和遣軍往和州別遣指揮張煥將騎兵伯延慶陽會合部將謝三遣人招良臣良臣以其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爲小平章

戊申張良臣復據慶陽叛初良臣之降也遣其參政花某



諸徐達獻軍民數目又遣其知院李克仁萬人來獻馬數目達遣薛顯將騎兵五千步卒六千同克仁等赴慶陽比良臣出迎伏兵遣左倅爲卑下以示歸降達暮時以兵劫營我軍不意其叛爲所衝潰張瑄被執顯被傷走還達聞報諸將曰上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日所言良臣之叛誠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六月常遇春李文忠率步卒八萬騎士一萬自北平往開平道三河經鹿兒橫過會州敗破元將江文清兵於鋪川得士馬千計次金寧放元丞相也速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遁去進攻大興州文忠謂遇春日元兵必走

國朝興業卷一

本朝廟

九十九

乃分千餘兵爲八十屯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擒其丞相脫火赤達率兵還新開嶺進攻開平元王先已北走追奔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雄佐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剋北悉平遇春還軍次河州卒詔文忠領其衆七月蜀明昇遣使來貢賜璽書答之

八月故元將說列伯等領兵攻大同時李文忠奉命令攻慶陽至太原聞大同受敵遂由代出馬門至馬邑道避騎數千屯至猝遇我師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剋帖木兒脫列伯悉銳來攻擒之降其軍萬餘獲馬萬匹輜重甚

衆先是元王北走屯益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歸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王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

癸未徐達克慶陽初達率諸軍應慶陽駐於東原令馮崇異湯和顧時戴德以兵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良臣復自西門出戰宗興以兵擊之良臣走還時王保保自軍夏還竹竿來慶陽良臣因復遣還寧夏求援徐達別將李海明還獲竹竿斬之以殉城下良臣復乘大風出兵與我師接戰我師擊敗之良臣懼登城呼呂德約降達不聽初良臣自負城隙又養子七

國朝興業卷一

本朝廟

九十

人皆精悍善戰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營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還數出戰又皆不利乃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之絕至盡人汁九泥噤之其部下知事不濟爭開門約降達勒兵入北門良臣父子俱投井中達引出斬之及其黨衆如院等二百餘人盡殲焉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

蒙古部將賀宗哲掠蘭州徐達遣馮宗異擊之宗哲遁去九月征南將軍廖永忠叅政朱亮祖等帥師自廣西還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濟十月遣使致書元王曰朕本布衣因海內鼎沸不能自寧



靜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於心不忍君又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軌外爲元臣內實自謀雖有載定禍亂以安生民者乃親率諸將西平江沱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入關兩江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發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警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河雒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亂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莫安國用富貴尚不能削平群盜今遠寄沙漠欲救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爲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亦不過灰灰之餘燼凋撤之朽薪耳何能爲哉比時君仰通逃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北征還 帝撫勞之

十二月楊璟自使蜀還言明昇開弱喻之不悞莫若舉兵取之 帝曰兵之所加必貴有名西蜀之地彼亦安能久據但厭意候其悔悟來歸則師可不勞民亦無苦也

始統之

李文忠以所俘脫列伯等獻京師 上曰彼亦爲其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王保保偵知徐達南還悉兵至蘭州城下圍城數里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以待援兵時屬揚衛指揮于光守華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離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喚張溫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去 光南康知目人自少磊落有是志徐壽輝初起畧湖以附都昌者

光爲江東宣慰陳友諒弑壽輝光輕騎謁 帝於龍江校行樞密院判官從 帝征九江下黃陂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已從徐達克陝隴下潼關同都督郭興守之後移守華昌以處 帝聞遣官諭祭配享功臣廟

三年正月 帝以王保保爲西北患復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膠鄆愈湯和副之往征沙漠問諸將曰元至還關塞外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出師當何先諸將曰保保寇邊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降也 帝曰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求元主是忘



近而趨速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瀘關出西安擒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由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顧應援元主遠處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王保保攻瀘州不利且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徐達等率師由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定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東南一壘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

關朝典彙卷一

關關

九十五

達親帥兵急擊破之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趙某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敗果明日整衆出戰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于川北亂塚間擒元郎王文濟王及國公闊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殿承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駝驢騾雜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水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以總督失律檄達京師保保至和林愛猷議理達服復任以事

先是擴廓帖木兒遁之甘肅莫見其終按通紀云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初名也

胡德濟被送至京師帝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勅諭達曰朕起布衣克成大業命將出師悉由節制將軍從者知之遇者浙江右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檄達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補建獨不見獲其待莊賈乎且慢軍攻者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關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諱其功過又非關外之比矣彼嘗

關朝典彙卷一

關關

九十六

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誅詔罷將軍緣此經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日今降臣克廉愛毋事姑息

五月徐達分遣鄧愈招諭吐蕃自將取興元

孫興祖兵次于三不刺川遇胡兵力戰死于五郎口興祖濠州人年十九從帝取和陽既而拔采石取太平克金陵下毘陵南征北伐平定中原取元都歷官都督至是以戰死年三十五帝甚悼之遣使致祭贈北平行中書省左丞封燕山侯謚忠愍仍塑像祭于功臣廟徐達與馬勝傳友徐李思齊由曲陽入潯州又遣金興瑛



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忠惠金慶祥迎降

六月乙酉故蒙古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領南普等以蒙古所授金銀牌印宣勅詣左副將軍鄧愈軍門降辛丑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文忠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一故騎問之曰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妥懽帖睦爾已祖文忠即督兵兼程以進癸卯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圍其城獲元主嫡孫質的里八剌并后妃官人等及玉璽金寶玉冊俱圭與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

廟朝典彙卷一

開國

九十六

數十騎遁去文忠親率精騎追之至北虜州不及而還捷奏至京師百官稱賀帝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免知天命謚曰順帝

七月乙亥李文忠遣人送獲故元質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質的里八剌獻俘于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帝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伐殷周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

可知唐太宗嘗行之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干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滋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永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俱謂意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永本俗服于中官朝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祝謝乙亥質的里八剌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于龍山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廟朝典彙卷一

開國

九十六

中書省領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帝覽之見其有修大之詞深責省臣曰卿等為宰相當法古昔致君于聖何習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訕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張皇若此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為是也可即改之丁酉頒平定沙漠詔于天下詔曰朕本農家樂生于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敗由是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雖元兵四出無救于亂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為王霸觀其所為不合于禮故皆滅亡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十有四盤桓避難



終不寧居遂托身行伍驅馳三年觀群雄無成徒役生民乃率衆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強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犯邊場勞我師旅今年六月十有五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左承趙鼎等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北至應昌務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君已于四月二十八日殞于應昌大將軍所至朝廷遂空中書上言宜以其孫及后妃獻俘于太廟朕心思之其君之亡係乎天運所遺幼孫何知若行獻俘實有不忍况當天下紛亂朕非有意不過欲救患全生今定四

海休息吾民于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致然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下左副將軍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剌已至朕懷帝王之後難同庶民及首亂僭偽來降者特封崇禮侯總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官民尚俾存元祀體法前王不敢過虧嗚呼天命靡常惟殷是鑒可不畏哉

仍遣使齎諭安南高麗古城是日百官表賀帝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元歷膺華夏幾及百年天實厭之又况末主荒淫政殘民困爲得不亡陛下應天運

人神武不殺敗民水火安得不興帝曰當元之季君則晏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伐日促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天下已非元有矣向使元君克其天命不自違緣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豈得乘隙而起耶朕取天下於群雄非取于元氏今獲其遺胤朔漢清寧天實命之詩曰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朕天命如此可不畏哉

到悉安所居無自驚擾以廢耕牧十月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剌曰君之將擄朕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遷都巴魯特追擄且夕必擒近獲微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通元史告朕朕以令先君爲三十餘年之劫不可無過以垂後世用諱曰驪已著示於君之于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地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復遣使齎書與元主曰前者兩致書于君而使者久不達望君尚以往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耶是大不



然君者天下之義。何常之有。顧人心天命何如耶。平以四海兵爭。斯民無主。提兵一起。薄海歸心。此誠天合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知。庶幾精我之盛。強號令其部落。尚得牧養於近。懇以奉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明乎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爾平章火兒忽魯右丞吟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待以不死。再令齋書請赦。惟君審圖之。

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至建康。帝命有司給慶餼歸於元。

而誅將英於市。以其嘗刺殺胡大海叛投士誠。命懸大

國朝典彙卷一

八 關國

九十九

海蓋像刺英丘祭之乃復誅謝五等。朱文忠以爲前保其不灰。今復殺之。何以示信。且恐後無降者。帝曰。謝

再興是我至親。尚校張氏情。可恕乎。兄命急礫於市。

十一月徐達等班師還至龍江。車駕出勞於江上。明日

帝御奉天殿。達等上平沙漠表稱賀。

四年正月。帝以明昇招諭不服。命湯和爲征西將軍。周

德興。廖永忠爲左右副將軍。率京衛荆湘舟師出瞿塘。

趨重慶。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顧時爲左副將軍。率河

南陝西步騎出秦隴。趙成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

海莫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

大之禮。故于明昇調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輩有覺悟。昇乃惑于羣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段劒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嚙噬。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

舟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于奔命。勢當必克。但

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首王

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

二月。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郡地圖并籍其兵

馬錢糧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

爲指揮。同知。

仍次師歸州。

傅友德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

衆。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留平章丁世真等

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羅馬軍前中。采石死。友德怒。奮

兵急攻破之。興祖遁去。遂拔文州。

帝以湯和傅友德等出師伐蜀。已逾三月。未報復命。朱亮

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之。

五月。傅友德克綿州。友德造戰船。成將進兵漢口。欲以軍

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暴漲。用以水牌數千

百一



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接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驚懼爲之解體

六月傅友德拔漢州 帝聞馮和駐兵大溪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留緩事適唐州捷至乃下詔切責之和猶遲疑未決及得傅友德水牌于江流乃進兵自白崖山伐木開道以趨夔州

廖永忠進兵瞿唐峽以山峻水急蜀人設鐵索飛橋橫嶽開口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以禦飢渴山多草木令滑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巖石間蜀人不之覺度其已至乃

國朝典彙卷一

開國

百二

率精銳出墨華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鉄嬰頭缸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覺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砲夾擊大敗之其將鄧興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鉄索檣同食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蔣天張鉄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

忠慶

初傅友德克文州雷指揮朱顯忠守之至是僞夏平章丁

世真令番寇數萬來攻顯忠城而却之僞夏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詎料世真攻圍益急顯忠遂出兵東門拒戰而世真復攻西門且暮顯忠被傷聚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爲亂兵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忠領士卒七百餘人及城破僅二百餘人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

國朝典彙卷一

開國

百三

真棄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其家世真復率其餘黨寇秦州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傅友德調兵來援遂擊走之世真逃竄山谷自以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夜宿桴潼廟中爲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奉請賞之帝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僞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聞傅友德已克文階遂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軍門降獻良馬千匹友德遣人送思忠等至京 帝命還其馬賜第居京師仍賜思忠米五石錢六千餘各有差



廖承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明昇與其右承劉仁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延命且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兵民皆破胆心悸豈能効力若賊之拒守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承忠軍全城納款湯和至重慶會廖承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明昇面縛叩壁與毋彭氏及其屬奉表詣軍門降承忠解縛受璧撫諭戴壽向大亨等令其子弟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

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哈喇出據金山擾邊爲遼陽患乞

開朝興業卷一

開國

百四

五

益兵以備乃遣黃齊齋書諭哈喇出曰前者萬戶黃偉回聞將軍威震遠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莫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遣非人力也元之號字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聚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頤羣盜徧于中原盜名僭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毫徐真一稱帝于斯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于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曰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爲群雄所逼因集衆禦寇遠渡江與將

軍會于太平比特他倖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謂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邊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退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可支黨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禱至金山哈喇出拘留不遣

七月傳友德兵圍成都僞夏丞相戴壽知院向大亨等出

開朝興業卷一

開國

百五

六

城拒戰以象戴甲士列陣前友德命指揮李英等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壽兵踴藉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報重慶之捷壽等亦聞重慶已降室家無恙遂無圖志乃藉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許之翌日壽等率其屬質得士馬三萬初保寧城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邂逅其叔父廣之歸成都人稱爲韓其女云

乙丑指揮萬德送明昇并降表于京師諸司定議受降禮



帝曰明昇與宋孟昶不同昶專治國政所爲著殺昇年幼事出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授昇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於京師

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擒元平章僧家奴盡俘其衆八月周德興等克保寧時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帝遣使諭勸和曰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遣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故蒙古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揭遣使貢馬上蒙古所授印章宜勅金牌及獻殺劉益之賊

國朝興業卷十

開闢

百六

七月從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理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帝聞之曰此童儒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蠱惑不能保其始終安處之遠方則繁隙無自至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谷理護送而往仍賜高麗王絳羅文綺俾善待之五年十一月靖海侯吳禎先將餉定遠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京師帝曰海內悉歸版圖因可喜亦可懼禎曰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帝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此今之天下卽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至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十二月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祔諱示中廟其有顯示優待者不久非爲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帝今已三和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和生長君鄉混於民歸豈有志於今比日辛卯盜起汝

領新黃歸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士民催茶赤辰始議與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知趣非人加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問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

國朝興業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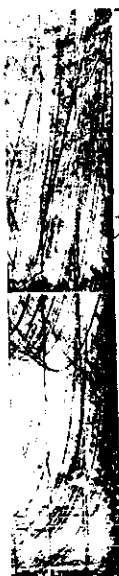
開闢

百七

少何如至正之移蒙塵而勝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也今特遣使奉諭爾和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以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如陰此二生若忠於我身當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地惟熟慮之七年九月遣宦者咸禮表下花帖木兒送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厚賜之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剌繼命文綰辭行帝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公就俘曩欲卸道



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遠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外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愛猷識理達刺曰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經五年念君流離沙漠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表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九年三月 帝謂羣臣曰嘗聞智力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之始事論智不如張士誠論力不如陳友諒朕惟誠心待物不以詐力加人而人卒敗者要之智力有窮也群臣皆頭叩服



國朝典彙卷之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徐學聚 編纂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尹應元 訂正

朝端大政二

增難

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以工部侍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爲北平都指揮使時藩府相繼告變尤忌臺大臣言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爲守臣推昂北平與貴並受密命視府中事

將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曰漢高帝懲秦孤立

而公大封同姓王三庶孽分天下半其處遺矣然卒遺

後世以不治之病疾賈誼指股脛腰之喻明且切矣時

不果用而斗粟尺布之謫卒爲李文盛德之鼎斯往事

之可鑒者也景帝厚德已慙乃考又輔之以刻深之是

錯輕削諸藩落臺徽禍使非文帝得將蘇民心戴懷

則社稷危矣我 高皇帝同符漢高英武過之上法三

代之公下洗孤秦之陋封建諸王必先形勢比之古制

雖過然揣聖意凡以護中國屏四夷爲聖子神孫萬萬

年慮也夫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故今諸藩驕逸違制

不解則廢法削之則傷恩有難處者賈生曰欲天下之



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衆同小  
財信和心貞裁制諸侯之良策也臣愚謂今查師其意  
勿施晁錯削奪之策效主父蠲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  
弟分封於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其餘類此  
而畢封之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藩王之權不  
削自弱矣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同  
不絕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驛遞不法如淮南濟  
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犯而不收則告廟削地而  
廢處之卒有不服順者哉 上奇之

建文元年二月命都督食事耿瑄偕左僉都御史景清視

軍北平尋召還

八年

三

燕王來朝行皇道人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侍班劾  
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官中乃敘叔侄之倫由皇道不  
拜大不敬廷中愕然 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  
密奏曰 燕王智慮絕人酷類 太祖夫北平者強幹  
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從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  
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哉非  
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大驚初之翌日語敬曰 燕王  
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所文非父子邪 上  
默然

四月 燕王使 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縱至京師

國時 王以 太祖小祥近三千里來或沮之曰不宜

往 王曰使朝廷勿疑也齊太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

爲彼將先備兄弟三人皆親國公徐輝祖甥也輝祖亦

勸 上留之且言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寧惟不忠

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之

頒行勅入輝祖殿中取良馬馳去 世子既還國 王

喜曰父子相聚天贊我也大事濟矣其後 上終不用

輝祖言

北平按察使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右布政曹昱

勸朝與衆來

不增

王

副使張璉等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至京安置瑛廣西

端縣後窮治建 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亦上變告逮府

中官旗童部獄于詠周鐸皆伏誅沒產壯者戍邊鄉幼

者剝離間親王字克錦衣衛按轡局幼軍 諒死後

劫都督宋忠徐凱歌歌將逃衛兵分屯開平臨清山海關

調北平永清衛官軍屯彰德順德時齊燕踵告變齊太

貴子澄以爲當亟討 上難之問所先子澄曰 燕王

數稱疾而日操練軍馬招異人術士機已彰宜先 上

解太曰 王素善兵未易輕動太曰今邊報北平消息

但以防邊爲名發北平精銳出戍去其羽翼無能爲矣



上領之乃命宋忠訓緣邊各衛官軍三萬屯開平諸府  
護衛選禁麾下徐凱臨清耿獻山海關三都督均為角  
陰約肅臣張易等伺動定

召燕府胡騎指揮關童等還京

五月岳池教諭程濟上書大難起宗室某月某日兵發西  
北朝廷謂非所宜言逮至京將殺之召入見深仰面大  
呼曰陛下且因不驗死未晚遂下之獄

時燕王威名最盛又最長地勢形便兵力又最强朝廷

深疑之齊太黃子澄徐輝祖卓敬日夜謀所以防燕者  
長史青誠伴讀余達辰亦稍洩其謀而張易謝貴等每

謂朝與燕卷二 不增錄

選朝使至輒傳語宜蚤為備燕王固知之自京師歸

即託病佯狂走臥久之後詔讓遂稱病篤大暑間火爐

搖顛曰寒甚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為意誠達  
辰宿告昂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

測也貴等譖然之謀益急

燕王稱疾不出屢問僧道衍以起義之期道衍每對言未

可至是朝廷復以北平都指揮使張信為王所親密

勅信擒以來信受命日以為憂而不敢言其母疑而問  
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

死非汝所能擒也不如轉禍為福信聞之益憂不知所

出未幾復有勅趣之信慨然曰何太甚乎乃乘婦人輿

詣府求見王見其無他召入拜於床下王陽為感

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王曰我誠

有疾非詐也信復曰殿下不以誠語臣今朝延勅信

擒王王果無意乎當就執如有意當以告臣王見

其誠不覺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呼為恩張乃召道

衍等共謀語未幾悉充飄墜地而碎王以為不祥殊

不憚道衍曰此祥也王毀罵曰汝何妄言此烏得為

祥道衍笑曰天意欲殿下易貴耳王喜是日謀

乃定

謂朝與燕卷二

八靖靈

五

七月燕王起兵號靖難北平右布政使郭資都指揮張

信降掌布政司工部侍郎張易都指揮使謝貴燕府長

史召誠伴讀余達辰死之迷盡克九門初蘇州鈔智巷

僧姚廣孝洪武中以詔選高僧侍燕王王嘗出對云

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水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

出頭誰作主因贊助出師運籌帷幄時謝貴等集兵布

城衛圍于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張易約盧振內應一

面飛章奏聞有所親吏李友直竊其草獻府中為北平

議王恐呼護衛指揮張玉千戶朱能等率勇士入衛

能曰先擒貴易餘無能為矣王曰不如以計取之會



日母自告朝廷已聽 王自制一方矣亦下檄緩城內  
外三日悉定都指揮使余瑛既與謝貴合謀不遂乃走  
守居庸關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都督宋忠自開平率  
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

按張昂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  
命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至是死之疑得還騎難後族昌  
家焚殺近戚程亨輩疏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符脫  
文皇帝夢昌被髮為厲山焚其屍西色如生

謝貴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指揮歷晉山西行都司事  
坐趙隆事法當死 上特宥之時河南衛指揮建文初

齊太為其智勇以為北平都指揮使俾視藩府令其  
兵卽有變先發後問至是死之

葛誠未詳里字

余遂辰字彥章宣城人靖難兵未起嘗遺書其子曰我  
已自必死竟死之

靖難兵遣成王朱能攻薊州

燕王上書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以定有天下  
封建諸子為磐石安不幸 皇考賴天陛下嗣承大寶  
而奸臣外太黃子澄殺陛下之威惟賴皇家之枝葉儲  
梓植桂植五弟不二年間放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

執五弟請從流離行路矜側柏尤可懸閭室自焚仁聖  
在上胡寧忍此蓋非由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為也心尚  
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二十年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而  
奸臣誣直為枉加禍臣幸就臣奏事人楚楚刺焚垣言  
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昂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  
突於街衢鉦鼓喧鎗於遠邇聞守臣府如臨湯火萬念  
臣於懿文太子同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懼奸  
之心不止害臣辟伐大樹先剪附枝奸臣得志社稷危  
矣伏望 漢發德音去此克惡用肅清朝延永安社稷以  
保全親藩又竊計奸黨入固陛下未易除之伏祝 祖



訓有云如創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以侍天子  
密詔統兵來討平之臣謹伏俟命惶恐上書

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於靖難兵

丙子故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遇戰宣及衛鎮撫  
曾濟俱被執死之指揮毛遂以薊州降難兵宣起

兵攻北平西行遇靖難兵逆戰不利退守薊州與濟出

城再戰敗俱被執抱之降不屈罵不絕口以死

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於靖難兵

已卯靖難將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攻拔居庸城以  
千戶吳玉守之

國朝典彙卷二

靖難

八

四一

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都指揮  
使彭聚孫太力戰死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使余輿被執

死之時瑛守居庸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燕王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瑛

若從此搆我背宜急取援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徐

安鍾祥等擊瑛瑛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

依宋忠 燕王曰忠據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

擊之遂出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 王據鞍指麾

有喜色忠眾帥眾援居庸燕兵伐譁者言忠謂諸將士  
家在北平者被慘戮宜為報衆在懷信間 王遣介忠

伍軍士家屬為前驅令得觀見相呼應懈其士心忠不

意敵卒至列陣未成 王麾師渡河鼓譟衝入忠軍忠

大敗走入城燕兵乘勢入不能禦孫太彭聚力戰奮呼

陷陣死忠瑛遂被執既失懷來燕勢大振於是山後諸

州皆不守而關平上谷等處守將往往叛附矣是日將

校被俘不甘降憤懣死者百餘人 瑛死

按宋忠錦衣指揮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者非其

罪忠疏救之被劾 上曰忠率直無隱為人請命何罪

為并有百戶三十年御史劉觀劾忠作威福邀名恭調

鳳陽中衛明年擢參將從征虜前將軍楊文討西夷凱

旋復官錦衣建文元年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屯關平

至是死之子謙鎮南衛指揮使靖難後成邊年十六賜

死 陳質以都指揮克恭將守大同有威名尋陞都督同知

嘗發代王陰事至是引兵援忠師敗退守大同革命日

被執不屈 文皇曰質姦人嘗代王者遂被殺

庚寅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昇郭亮叛降燕

大寧守將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大寧兵

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 燕王聞之援遵化  
萬等退保松亭關陳亨有二心於燕時時陰欲忌萬

靖難

五



不發 燕王故胎萬書盛稱萬發召所獲卒於歸投  
萬發書衣中厚賞之又令同獲卒得窺見之亦高行許  
待同歸獨無賞心懷不平比至事發卒貞遂就萬發極  
辯不能自竟下獄籍其家

按卜萬大寧大將也謀勇自負樂効死每戰領先登至  
是置 文皇術中未幾卒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  
守矣

王辰以長典候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驛馬都尉李堅都  
督箭忠爲左右副將軍師師北進詔天下曰朕幸 高  
皇帝遺詔慕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又民不幸骨

副朝典彙卷二

附錄

十

三九七

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儲潛爲不軌辭連燕齊  
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急窮治止正捕罪餘不問庶  
幾自新今年齊王禕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  
柏燕王同謀伯自知難逃焚死得已發爲庶人朕於燕  
工親最近未忍究今乃稱兵犯順聲言除奸竄竊清朝  
廷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正其  
罪各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以安  
社稷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普諭諸王制燕屬籍時 上  
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爲北兵  
不足憂黃子越謂北兵素強且兼有營衛之旅不蚤禦

之恐河北遂失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  
許指樞密府潘忠楊松顏成徐凱李文陳輝平安等各  
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徵山東河  
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

諭譚北征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  
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 燕王對壘務體  
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云云

故程濟出獄擢爲翰林編修兄軍師護諸將北行  
賁平燕布政司於真定命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  
八月徵雲南兵入京備征

副朝典彙卷二

本增補

本

三九三

已酉耿炳文兵三十萬至真定都督徐凱兵十萬駐河間  
都督潘忠駐鄭州楊松率銳鋒九千人據雄縣  
壬子中秋夕 燕王虔松等夕伏不備率衆渡白溝河夜  
半來圍城攻破盡屠之九千人皆斃屍漂河中援松  
燕王先遣諜諜千人伏月標橋水中忠至伏發夾攻  
忠松俱被執并失鄭州 燕王曰炳文在真定不虞我  
至由間道破之必矣時炳文兵營渾沌河南北其部將  
張保降燕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河南  
北 燕王故遣保歸告罕至諸將謂曰今由間道不令  
彼知蓋掩其不備奈何保告之爲備 燕王曰不然



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知其半營河南北則當令知我至其南之衆必移於北并力拒我一舉可盡敗衆欲知雄鄭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者也若不令其知徑薄城下雖能勝其北軍彼南軍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當彼逸勝負難必且人委身事我當推誠任使若彼有反側去一張保於我何損誠係歸能言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歸又令言雄鄭敗狀燕兵旦夕且至令河南兵北移得并力破之乃兩文達用其言移營過河

壬戌 燕王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關朝興繫卷二

不增錄

主

四

二入間知南營果移於北奔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襲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澤淵朱能馬雲等率衆奮擊之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攻橫透敵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死者甚衆副將軍李堅富忠及都督顧成何托都指揮劉德皆被執成降燕兵遂圍城炳文盡力堅守內兵死者漸殺燕王萬溺死無算遣馬甲輜重亦無算

按李堅武涉人父英開國有功為驍騎右衛指揮戰死烏鐵堅尚 太祖第七女大公主為驍馬都尉弟驍兵起克左副將軍從長興侯北進接戰互有勝負封驍

城侯與世券已而兵敗濟沱河薛祿引衆中堅壓馬祿揮刀直取堅堅大呼我李驍馬勿殺祿倫見 文皇文皇謂罔至視今至此奈何祿送北平遣卒子恭當副公主體嗣徽帶券莊流寓南京詩酒終其身或曰莊端甯忠未詳里氏其妻徐氏女也後與罔死難吳傑帥師來援真定兵皆遁還京謂為南軍衛指揮丙寅靖難兵攻真定不克還北平

九月丁卯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馳至軍中會諸將北進

上聞炳文敗績始有憂色謂黃子澄曰余何子澄對曰勝敗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

關朝興繫卷二

不增錄

主

四

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遂遣景隆代炳文

谷王德自宣府還京齊太處遂王植寧王權通燕石二王還京還王至寧王不至從封還王於荊州寧王獲附

御史韓郁上書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德貴則 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 二帝見陛下為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存天之望其能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皆賢儲備見病滿封太重疑慮太深而至此夫

辱於幽塞誰不自危周王既廢湘王既焚代府被圍而



齊臣又告王反矣彼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如是則  
朝廷之憂也易足怪乎今自北伐以來兩月矣而後  
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未獲謂之國有奉臣可乎  
經營已久華與源之將不効力徒使中原無  
幸赤子困於轉輸令下雖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  
而由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揚揚自得若無事人臣愚  
不知彼其功陛下必削諸國者果何心哉陛下弗信不  
待十年海無及矣宜及今與源絕釋代王之圖封湘  
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  
待青勸燕厚親親以安宗社不報

國朝興發卷二

不塘錄

十四

沈陰侯吳高及都指揮耿職楊文帥兵圍永平

李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姚文餘眾并調各道軍馬五十  
萬進營河間山東泰政鐵鉉督備飛騎銳果水陸並進  
以不乏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督眾暨子  
耳未嘗朱兵色屬中使楊克任事以數十萬眾付之是  
自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  
永平彼急彼將乘吾出來攻堅城在前大軍回營必成  
擒矣諸將曰恐北平兵少燕王曰戰則不足守則有  
餘吾在外可隨微處變非專為永平也直欲誘之至而  
擒之耳吳高法不能設問我出援必走是我一舉而詳

永平且破九江也遂行戒世子嚴守勿戰

靖難兵援永平吳高退保山海關

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使朱鑑死之時吳高既遁  
去燕兵追殺數千人燕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育守松  
亭急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必援北平不如  
還師徐圖之燕王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  
達大寧兵壯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拔耳拔城之  
日漸安家局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壘堅持而  
吾以大寧既拔之勢赴之必克之第行已機計遂破大  
寧守將朱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都指揮房

國朝興發卷二

不塘錄

十五

寬降乃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劉貞陳亨自松亭蠲  
引兵來援亨向有二心於燕遂與營州中護衛指揮徐  
理陳文皆降因出貞不意策之貞悔曰吾失所也夫不  
得已浮海還京靖難後陞左都督鎮遼東以魏師卒貞  
靖難兵以寧王權及大寧諸軍元良陰三衛胡騎入松亭  
關趣援北平初燕王謂諸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寧  
領衆頗諸夷驍勇善戰戊卒皆聞左罪謫不能棄吾取  
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大寧既破燕王  
駐師城外以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專慰窮戚徵寧  
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



結諸胡酋長及閭左思歸之士頒行寧王餞送外云

兵撫寧王去遂招諸胡及護衛官校皆從寧府單發而城爲之一空其後大宰兼與榮顏諸房而行部司遷保定京師東北失一藩籬矣今所云榮顏三衛是也

辛亥李景隆進兵攻北平遣別將攻通州敗績時景隆聞

靖難兵去大宰遂帥師渡燕藩楊喜曰不守此綏何阻

之虞遂薄城榮顏九門攻之別結九營鄰村壩以待

燕王還時北平守甚堅麗正門殘破城中婦女並東城

牆瓦石攻者驟退守益堅都督程能與其子帥精騎

奮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禦景隆故使人止之俟大軍同

國朝典彙卷二

增補

十六

四

進乃亦止會天寒汲水灌城冰凍不可登景隆日夜

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者甚衆燕王諜知之謂

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

十一月庚午景隆移營白河西遣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

東遇燕王及其將薛祿戰暉敗僅以身免七營連破

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內兵繼出夾攻

景隆不能支盡棄輜重拔其衆南奔九門兵悉潰景隆

至德州餉調各處軍馬以圖後舉上問黃子澄曰外

間近傳軍中不利果何如子澄曰間文戰數勝但天寒

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舉子澄遂差人密語

景隆認其敗勿奏

乙亥燕王再上書言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姦橫加大罪

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察疊發大兵討罪不已竊

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八瀕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

一謂臣護衛諭額祖訓職掌餘王府官軍不約發日各

王府皆然此奸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無事不當操練

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過數不拘此奸臣枉臣

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王

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直詣

御前頒降詔勅此奸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驍親

國朝典彙卷二

增補

十六

四

使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嚴緘

衣糧備虜此奸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

衛士養於府中朝夕議論爲非竟無主名此奸臣枉臣

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

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

此奸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此皇考所賜

祖訓營繕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奸臣枉臣七也

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遇涿州糧皆驛官此臣失款然

皆一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迹寬濫已甚何以服天下

後世此奸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大祖高皇



帝 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奸臣稍得誣以極惡則疎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埋耶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濟湘代戢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比又削其護衛警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感去此奸惡臣某頓首頓首

燕王傳檄天下言我 父皇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爲 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不幸 皇太子薨逝泰晉二王繼嗣 父皇慈念 皇太子

翻朝與葉卷二

入端

十

子遂立其次子爲 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七日 父皇賓天 皇太孫卽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道

尊亢臣子之情至矣蓋矣 帝年幼冲任用奸邪小人屏棄典刑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修者此皆齊尚書黃太卿等官讒佞於君恣行不道今天下但知有齊尚書等不知有 皇帝皇帝被奸臣惑溺 父皇陵土未乾周代湘齊戢五王相繼竄流齊尚書等又使惡少謝貴爲北平都司官張昂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蔣誠合謀六月間我王齎柩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諸軍散甲執杖銳鼓呼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城

以都指揮張信言泄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孫泰會衆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真定走耿頌文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軍甯忠右都督顧成何托都指揮劉燧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璘楊文以遼東兵圍永平余直抵永平高等夜遁還兵大寧都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鑑都督劉貞陳亨守松亭關不肯來降余襲破其營擒亨貞陳亨遁去大寧遂平未幾齊尚書黃太卿等又矯詔曹國公李榮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余以寡敵衆景隆大賊斬首

翻朝與葉卷二

入端

十

萬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余本 高皇帝親子母 高皇后 皇太子親弟奉居肅王之長禮田父之誓不與戴天兄弟之誓不反兵今奸臣齊尚書黃太卿等參議不與共戴天也故欲遵祖訓親兵三十萬討左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朝廷奸臣大逆不道我 父皇之誓爲子者義在坐報也罪惡都指揮僉事周成袁成傑陸晉隆燕十二月從江陰侯吳高廣西楊文鎮守遼東先是高守遼東與耿璘楊文圍永平院選保山海關 燕王曰高璘出行事差衛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遣



二人書盛舉高誦文故易其兩投二人所二人得音並聞之上竟疑高削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職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

靖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時景隆駐德州燕王

知其銳意後舉曰我先趨大同彼必來援南兵脫弱不堪此苦寒地疲於奔命不戰而屈其兵矣遂出紫荆關

攻廣昌

河北指揮張倫等自披南線盟於途倫勇悍負氣節常慕

觀古忠義事感薊州馬宜曾等起兵攻北平不克燕

發憤因率兩衛官兵南奔結盟誓報國初從景隆軍已從盛庸軍移職

魏廟典彙卷二

本

辛

二

助死之

加景隆太子太師景隆之敗子澄曲爲隱護上不得盡

聞且云將圖大出故有是命兼賜璽書金帛珍饈雜藥

參贊大將軍軍務高執使燕魏上書願使燕披忠膽陳誠

義曉禍福遂遣至燕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

王其詞曰竊嘗慕管仲連子排難解紛利施當時名垂

後世輒獻其私惟垂聽我太祖升遐皇上嗣位布

政維新意在休息朝野皆曰太平之治可待不意大

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

出今朝廷執言仗義以順討逆夫動干戈孰若和解之

便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臣所以奉明詔來求見欽重

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夙許太祖生常弱首死當

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避居東若大王能割首

許者擒送京師或發而奏聞仍解去護衛質所愛子孫

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邪離間之口不遂與周公比隆

敬處不及此遂撤遠邇大典甲兵彘彘宇任事者得藉

口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諸

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旦奸雄彘彘彘彘彘

賴因時乘彘彘彘彘彘彘彘彘彘彘彘彘彘彘彘彘彘

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

魏廟典彙卷二

本

辛

二

魏真定數月以來尚不能出區區葭爾一隅之地較以

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罷矣况朝廷天

平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初志志

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天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義

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

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官上表謝罪後甲休兵

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

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倖倖與伯夷叔齊蘇伯

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

謂何倘有蹉跌取議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官可得乎



跪白髮書生婢辦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矣

太祖效

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

龍齊太黃子澄仍留京師

二年正月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

二月丁酉靖難兵攻大同

湖廣左參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大略言帝堯之德始於親睦九族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翦其輔枝燕盡而本根撥矣書上安置遼東

丁未穀輅可汗坤帖木兒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獻北平

綱鑑與衆卷二

靖難

三

癸丑景隆率兵出紫荆關援大同

靖難兵自居庸關還北平景隆遣書請息兵答書索燕

黃子澄

保定知府維會叛降燕

諸武弁犯法被戮者悉叛走燕燕盡復其故官

四月景隆兵次德州郭英吳傑等兵次真定約日合兵進攻北平先是

上遣中官賜景隆書及斧鉞渡江忽

大風雷雨暴至舟破盡沈諸江至是復賜景隆益專恣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諸將易玩之

辛丑靖難兵渡馬駒橋南駐武清

癸丑景隆軍至河間先鋒都督平安先至白溝河郭英吳

傑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於白溝河

燕王進至固

安乙卯營中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坐交牀以待旦已未

見兵端火光如電擊燦燦相上下金鐵鏗鏘作聲弓弦

皆鳴及視天有神爵五色駐旗竿之首知必大捷遂率

大兵渡白溝河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

燕王曰平安

堅子往從吾山塞紅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

吾且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戰互有勝負會都指

揮何清被執方輿遂收兵還營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

合兵六十萬驅營白溝河燕火器一寨鋒搗馬丹地中

綱鑑與衆卷二

靖難

三

人馬遇之輒爛夜與燕兵大戰燕王從王驍騎後遠

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

河而北

庚申燕王率衆渡河胡騎三百叛降燕燕胡騎指揮

吉盡掩殺之是日景隆諸軍進戰破燕後軍房寬狼狽

走平安善餘刀斬燕大將陳亨已而高煦率精騎數千

合燕王接戰兩軍相持都指揮僅能引其子及精兵

萬餘人奮躍而前大呼滅燕斬首餘騎景隆遂應諸兵

乘敵後燕王見張玉朱能丘福陣又望見陣後塵起

曰敵蹤出我後矣急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彼衆我



上命濟師來殿獨得全軍以還

按羅能不知何許人一本羅通子驍勇有在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從涼國公擊西番有功又為關總兵從蕭輝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副涼國公破賊雙堡塞白溝之役能為裨將諸將多狼狽走能獨父子死戰并精兵萬餘皆死之

俞通淵父河間郡公廷玉兄號國忠烈公通海南安侯通源通淵以父兄故兄奉將屢功封越雋侯生累奪爵建文元年召見上壯之曰老將也授豹韜衛指揮使克倫將禦北兵敵戰有功白溝之役死之勅葬聚寶山

子靖難二年卒靖難後家人懼禍不敢言襲替事

王戊靖難兵攻德州

五月辛未景隆奔濟南

癸酉靖難兵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省死之

按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食試令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上親試稱旨當殊渥堅乞便養得浮梁教諭歷艱陟濟陽靖難兵至為游兵所執從容引聲詞義慷慨集舍之

歸生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名明倫今叩明倫之義仰如迷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立死女靜適即星周簿聞靖難兵至濟陽量父必死預遣人求父遺骸竟得之以歸葬于順通判夔州亦抗節死賊中

督餉山東參政鍾鈺奉軍高鑑自臨邑還守濟南初李景隆之奔濟南也鍾鈺隨之次臨邑咸一時城壘望風奔逃方對酌端午慷慨涕泣以死自誓相期協守濟南以須後援遂趨入募兵并集潰亡士卒景隆自德州往就鈺



丑 燕王率衆趨濟南已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入城 燕王遂圍城疾攻之鉉巍等悉力防禦大挫燕衆 燕王射書招降生員高賢寧作副公和成王論答射請 罷兵辛巳 燕王命其下隄水灌城中城中人大懼鉉 曰無恐計且破之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且 日且降盡輟守其出千人城外伏地請命又請退兵十 里鉉驚恐城中時 燕王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糧 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郡縣旋破旋堅守不肯降 至是聞濟南降大喜曰濟南中原要害得此可斷南北 仰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可以徐圖江淮遂慰勞千人

國朝典彙卷二

入增錄

王本

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歡呼萬鉉懸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 燕王入城時呼于歲卽下鐵板板橋計定乃遣人請入撫諭 燕王遂乘駿馬徐行事勢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時守陴者皆登城伏堵北人門門中遠呼千歲鐵板下移急他傷 郭玉馬皆 燕王急乘馬取從馬走走至橋伏發斷橋橋不可動 燕王得過橋大驚怒復令兵圍濟南鉉令守陴者罵燕軍攻益急以礮駁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其處遂不敢擊鉉每隨機應變明智能禦守盡敗北兵攻具累敗之相持兩月而圍卒解

按高賢寧濟陽學生受學於故諭王省靖難後被執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命官之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衣指揮梓用勸就戰答曰子以軍旅發身余書生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細言於 上得還歸年九十七而卒

高賢寧事朱榮華師通歸誅之

六月遣尙寶司丞李得成至燕軍諭罷兵時濟南圍急子登等計請和以息燕得成律範請行見 燕王濟南城下 燕王執詞得齊黃乃解兵歸報以爲辱命下獄尋釋之

國朝典彙卷二

入增錄

王本

七月都督平安率兵二十萬進次單家橋欲分兵出御河奪燕餉舟復德州知高挺出軍良鄉遂不敢進八月濟南圍解靖難兵還北平時濟南圍且三月堅不能破 燕王憤不懌僧道衍曰師老矣於是解去鐵鉉盛庸等乘勢奔之遂復德州 上卽軍中臨鉉與師中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宋泰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難叛諸郡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華善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遁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



趙朝興集卷二

不悔難

壬午

五

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得健勇公機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路之公館殺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南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偕同辛苦述賦磨歌激發忠義高麗賦曰至濟南而被國恩張巡之忠堅達遇知己之鐵相更從吳輩以雲臨若徐將軍之趙趙盛統兵之桓桓愈意高公之糾護大恭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玉府校之論議斯文王宥拙之勉辦衆資蔡策屈力保全盛庸進兵德州踰難將陳起遁去

十月山西清遠衛卒羅義高聞上書乞息兵講和并錄王燕王書言殿下聰明英義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設法周公輔周王之義嘗聞史丹以國相謀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今以燕國敵朝廷即遂其願尤爲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乞燕恩兵歸國書上下義獄靖難後出之懼尸科給事中未幾陞

謝廣參政

趙朝興集卷二

增難

壬午

五

靖難兵復出數破滄州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屯德州而徐凱陶銘城滄州爲犄角之勢以困北平燕王謂其下張玉曰德州城壁堅牢大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愚未得下獨滄州新築凍土易敗由凱不意疾攻之可旦暮得也乃佯言征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抵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收策具財賂敗績入城守燕兵攻城東北凱及都督程退都指揮俞瑛趙游朗原李英張傑將校百餘人皆被擒時降者數萬人北將譚淵夜殺降卒三千人燕王飲凱等酒遣歸凱等謝願留事殿下遣至北平仍其官職召景隆還景隆昏懦奸邪屢戰輒敗棄其師遁至是奮選赦不誅黃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盡誅何以謝祖宗屬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言此實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子澄拊膺歎曰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罪有誰方存歸憑誰仲勉師茹死無語登之句

以盛庸爲平燕將軍克統兵官陳睢平安爲左右副總兵馬灣徐真爲左右參將鐵鉉參贊軍務督諸兵北進



一月盛庸駐德州靖難兵移直沽之舟至長蘆截降燕  
輜重順流而北 燕王自率衆循河而南肅出兵襲其  
後不克 燕王遂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焚燒軍餉  
十二月靖難兵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率兵臨其後營  
東昌遣先鋒孫霖管滑口而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都  
指揮唐禮被執竄走免

乙卯賊黨王至東昌肅背城而陣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  
兵力恃屢勝直至前衝肅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肅  
麾兵圍賊於玉鈞壘會平安兵亦合肅益銳大戰斬其  
大將張玉燕騎往往有棄甲降者朱能等率胡騎奮擊  
燭廟與黨卷二

靖難

三七

我東北角於是西南漸薄 燕王易服奮躍馬以出燕  
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走肅軍復大呼譟斬萬餘人燕  
兵遂北肅趣兵追之復擊殺無算丙辰再戰燕又勝步  
卒先登肅衆之復殺傷無算北平震動是役也肅鉉聞  
燕兵且至先簡閱精銳勵衆誓師盛稱宴饗士人人思  
奮遂大勝出師以來未有是也當燕兵敗北時 燕王  
獨以一騎殿後適高煦領指揮華衆等兵至獲肅部常  
指揮等數人而去燕兵既退駐館陶而肅遂飛檄冀定  
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燕兵歸

三年春正月歷賊侯肅遣人獻東昌之捷詔諭中外享太

廟告捷

靖難兵還北平 燕王歸恥東昌之敗過衍日前岡已言  
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耳也自此全勝矣與朱  
能力勸整兵前進遂召募勇敢士  
召復齊太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

二月乙巳 燕王復率衆而出已酉至保定盛庸合諸軍  
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與定攻北平

三月辛未肅兵至單家橋已卯營於火河辛巳 燕王率  
衆至夾河肅結陣甚堅 燕王掠肅陣旁火車火數  
張弩破盾固堅不可動乃退肅出于騎追之 燕王復

廟告捷卷二

靖難

三七

率萬騎步兵半之直薄肅陣陣終不可動 燕王命步  
卒攻左搃騎兵搃中路而其大將譚淵出兵會擊自中  
軍夾肅因危諸軍粘得等力戰遂斬淵及其部下指揮  
黃真仰等燕兵小卻 燕王更以勁騎掩肅陣後朱能  
張武等從肅軍火器不及發賊盾又中鐵礮相牽不能  
先後亦小卻粘得趙智勇旗張等皆陷陣以死是日戰  
聯連各斃兵入營 燕王以十餘騎逼肅營野柅明  
且引馬鳴角穿營而奔諸將士相顧遲疑不敢發一矢  
以 上有詔旨無使朕見殺極父名也 燕王既還營  
復嚴陣約戰無軍東北肅軍西向自辰合戰至未互勝



與翼進翼退將士皆驚各生慮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  
忽眾北屈大起塵埃障天沙磧擊師肅軍中晝時不辨  
只咫尺燕兵大呼乘風縱擊肅軍大敗歸謂死者無算燕  
兵追奔至滹沱河周力走得脫遂還保德州當是時肅  
侍東昌之捷輒敵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惜金銀銅  
器錦綉衣袍口破北平張延痛極至是盡為燕所獲  
按罪得一作洪武末為西京都指揮召至北平為燕兵  
右翼出塞有功建文初繇宋忠慮下懷來之敗惟得一  
軍得全至是力戰死

楚智驍將也洪武中數從宋國公涼國公出塞有功歷

國朝興業卷二

人增難

三

三

陞都指揮使使北平尋召入京從曹國公統騎卒遇陣  
輒奮力戰至是被執不屈死之

牟旗張者不知其名以都指揮克偏將力挽千斤每遇  
戰輒揮牟旗先登軍中呼為牟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  
敵至是力戰死猶執牟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琴未平安等率師駐單家橋甲申與燕王大戰擒其將  
薛祿祿逃去復戰陳驪不相援安敗初安與具傑約合

兵盛庸協戰比出真定聞庸敗又聞燕散遣健兒四出  
掠餉遂進兵聚燕不克

閏三月乙未靖難兵掠真定具傑平安移軍滹沱河燕

騎兵退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傑營營棗城燕  
王來合戰互勝負已亥傑安列方陣西南燕軍攻其東  
北燕王自以驍騎循滹沱河兩岸後傑安發火器大  
弩射燕王矢集旗竿叢於蛾毛竟不及燕王時安  
於陣間縛樓高數丈登高見內軍戰勝大喜麾諸軍力  
戰無不一當十燕王望見安樓上率精騎直趨樓攻  
安安不自持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亂  
燕兵乘之追奔抵真定城下被俘斬六萬餘人都指揮  
郭晟陳鵬等俱被執安傑入保真定

已酉靖難兵掠順德辛亥掠廣平癸丑掠大名

國朝興業卷

人增難

三

四

復請齊太黃子澄論燕罷兵燕王復上書曰臣聞虞舜  
用辟首去四凶朕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王之盛美萬  
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歷二紀稟累不敢違越皆  
緣奸臣齊太黃子澄懷操莽之逆圖志傾危於宗社造  
滔天之禍剪清輔之親屬前詣王次及於臣誣誣為枉  
飾虛為實加之大惡冒以深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  
財擠臣一家並寘死地臣嘗激忠懇號號訴於天天居  
甚高略無見聽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  
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  
以兵自防誠非得已上頓天地宗廟之靈鑒臣忠誠惘



朔朝與彙卷二

八靖難

三

臣非罪僭垂庇佑大軍所至無不摧剷然臣不取爲喜  
恒用傷悼誠念此皆 皇考所養兵民而奸臣一旦盡  
驅之白刃之下使戮血成川爆骸蔽野嗚呼冤哉彼實  
何罪故夙夜拳拳誠敬籲 天地鑒 祖考盛開發  
聖明助震威斷豈戮姦賊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延以  
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此聞  
姦臣齊太黃子澄皆已竄逐於外臣一家長幼皆欣喜  
賀忱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宜雷霆之威已  
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可望保全生靈  
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凶成湯之改過  
朔朝與彙卷二

三

朔朝與彙卷二

八靖難

三

姦臣之計此非獨欲微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室  
室莽莽之事前登甚明此不特智者而後知也姦臣之  
計臣前嘗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但試察其所行所言  
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  
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無終爲懷邪所蔽  
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書至  
上召方孝孺視書問所宜對曰今諸軍大集而燕兵騁  
大名暑雨爲滂不戰自罷若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  
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倚北平彼顧果穴歸援我以大  
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  
書往還踰月彼心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 上曰善  
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卿薛昂持報燕別爲  
勝諭數千言刻印萬紙授昂令散燕軍中昂至燕軍見  
燕王王問 上意云何昂曰朝廷言殿下釋甲蒞旋  
師 王怒曰是紿我也昂惶恐不能對將士譁欲殺之  
昂戰慄伏地 王令護島南還昂歸言燕軍強盛孝孺  
惡之曰此爲燕游說也  
四月吳傑平安盛肅出兵捉燕餉道不克  
五月燕遣其指揮武勝上書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特遣  
大理少卿薛昂下詔軍中諭以解兵息民雖臣將士不



能無疑於權豪之欺臣之父子蓋已厭惡陛下之仁矣而昂歸未十日吳傑平安處情損憂發兵絕臣糧運要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守臣寨不敢赴闕而彼必欲求奪略不見恰與比所下詔旨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係等有所不知不聞薛鼎之來往復皆經其軍中其可謂不知不聞耶此皆奸臣之所爲而陛下深居九重有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陛下至尊至親也今爲姦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之心而不能見底則臣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臣之忠誠計薛鼎歸必能詳達但前

蘭朝典彙卷上

本朝

手本

日詔旨如此今日姦臣矯制如彼外情洵海不取不聞伏惟橫明奮斷以固皇業以安天下斯臣亦有保全之望上覽書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父奈何必用兵爲召方孝孺諭意孝孺對曰陛下卽欲罷兵兵一散卽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關何以禦之今軍聲方振計捷書當不遠耳幸無感甘言上然之勝等縛下錦衣獄

六月辛酉燕王遣將李遠等南掠衡道士申至濟寧以無備故縱焚掠隨至沛益甚前後縱舟萬頭庫糧無數河水盡然魚鱉上浮濟卒因以散去京師大震

壬午都督袁宇山步騎三萬邀擊李遠中伏敗績

殺觀海衛指揮張壽壽飲中言國事危急竟生妖言死

七月靖難兵掠彰德日殺城下樵採都督趙清出兵追之

輒引去於是城中乏薪乃屋炊燕王遣人招降清

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今爲

朝廷守封疆其敢棄命失職燕王悅清言特緩其攻

清雖人有力善用兵燕王中至北平都督使臣

督常發使思盡力以爲出守彰德奉命日自陳乞

許

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次定州安營平村離城五十

里授其耕牧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靖難兵告急

蘭朝典彙卷上

本朝

手本

靖難兵遣將劉江援北平平安邀擊之敗走還真定時

江軍砲聲不絕聲言大軍繼至安軍駭故敗

戊戌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遠燕世子書先是方孝孺門

人林嘉猷嘗居北平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

於一世子內臣賁素奸險亦惡於世子銀方曲事

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燕王軍中

時時傾世子孝孺言於上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

弟可間而離也世子誠見疑王必北歸王北而

我倘道通事乃可濟上善之命孝孺草書許王世

子燕地遣安持書往世子得書不啓計并安俱致



王所三郡王今儼先已馳使告 世子且反 王疑之 問高煦曰 世子固善 太孫許未克善至啓親述 曰嗟乎幾殺吾子	壬寅大同守將都指揮房昭引兵入紫荆關保定下邑 駐易州水西寨寨在萬山中四面險峻惟一徑築援可 上昭守寨集兵糧寇期進攻北平 燕王聞之即日遣 兵援保定	八月丁巳 燕王渡滹沱河至其將孟善守保定 丙子真定總兵遣都指揮章諒率兵萬人運餉援房昭丁 丑 燕王遣率兵至日昭得諒兵糧卒未可破關水西	劉朝興棄卷二 人 趙 難 主 太 三十一	劉朝興棄卷二 人 趙 難 主 太 三十一	九月甲辰靖難兵解水西關并力攻定州以房昭兵糧 足相持不能破也	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真定	十月丙辰平安等遣都指揮花英期率步騎三萬援水 西寨 燕王自定州馳退英等列陣齊河山下 燕王 潛兵出陣後令戰敗徐英瑞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 等俱被執房昭章諒脫走水西寨遂破	乙卯靖難兵還北平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政永平燕將郭亮固守不能克遂
--	---	--	-------------------------------	-------------------------------	----------------------------------	--------------	--	----------	------------------------

以萬餘人掠衛州殺戮大慘攻昌黎遇燕將劉江號敗 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 文會山人平其神 華歷指都從歷集守太倉晉浙江嚴弘廣西又平宗 東王是散教者細長召文是散其開國老將 得不死至永樂四年辛未林右衛指揮使 命兵部右侍郎徐屋招集兩浙義勇	按屋字宗實黃巖人聘授風紀官屋以草茅愚僻辭銅 陵簿調淮陰驛丞都邑士多所造就召見獎諭屢聘主 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侍郎疏請整移風俗罷去不 急振舉廢歷裁定賦稅撫輯農桑開政教之路塞異端 之流進賢退不肖云奉使招集義勇之明年屋家覆沒	劉朝興棄卷二 人 趙 難 主 太 三十一	於京師義舉慨然杜門終老	平安敗靖難兵於楊村	變軀通燕寇鐵嶺	十二月丙寅靖難兵復出北平	勅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	以徐真馬濟為左右府都督會事克恭將率偏師北進	四年正月德州和將都指揮葛進率步騎萬人為先锋渡 津泚河遇燕將李遠於棗城戰敗	命魏國公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	平安率兵十萬復通州不見
--	---	-------------------------------	-------------	-----------	---------	--------------	-------------	-----------------------	---	---------------	-------------



戊子指揮賈榮等兵敗於衡水靖難兵攻破東阿

戊戌攻破東平指揮詹鼎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被華臨澧人字思孝洪武十八年進士以行人使川廣

建文元年往諜前東平吏目兵起謂其妻蕭曰吾必死

義奈親老汝少何妻泣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

乃稱病尋醫攜家托友人無錫丞趙太進還通州州長

貳以兵且至盡棄城走華獨慷慨率民吏憑守之力不

支請援山東又不至不食五日死

庚子靖難兵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

庚戌攻沛縣指揮王顯叛降燕知縣顏伯璋及主簿唐子

勳朝典彙卷上

不韋輝

甲

三

清典史黃謙死之

按顏伯璋廬陵人名琰以字行聰敏介直能文章建文

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終歲餘軍

餉伯璋征賦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北京掠濟寧游

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璋設法招徠會說豐沛軍民指揮

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壘備禦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是

月上元夕燕兵攻沛伯璋遣丞相先百夫長邵彥莊聞

行至徐告急於都督候援竟不至度不能支乃令弟班

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二十二日夜

兵入東門伯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

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爲甫去不忍割復還見父屍自刎

以從死脫走濟寧逾月還沛詢邑人知何先已收葬伯

璋父子於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璋友人晏璧壁與伯

璋同郡宦於徐因爲傳其事正統中御史彭勛爲起增

祠祀之

以祭酒張顯宗爲工部右侍郎募兵江西

靖難兵至徐州

二月諸軍皆營於濟寧餉卒遇敵於鄆縣潰走

甲戌靖難兵攻徐州城中兵出破敗積

三月甲申靖難兵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率精兵四萬爲

國朝典彙卷二

不韋輝

甲

三

先鋒追躡之壬辰燕王過渦河平安兵進至汜河遇

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安等遂

駐宿州燕將譚青斷徐州條道

靖難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按恕字本中仙居人善詩書畫博雅士也貧甚一介不

妄蕭然斗室日與生徒數十人講論經理高風勁節一

時徵傳寧波知府禮聘爲昌國訓導未幾知諸縣民愛

敬之至是死年五十六後籍其家妻彭妾女俱見救坊

錄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從侄溫汲俱請北平種田

四月甲寅平安兵營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



國朝典彙卷二

增補

聖主

遇燕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復大勝斬其將王具  
與將也 文王舍口舍勇如工其何功不威 燕王見  
其勇將也 文王舍口舍勇如工其何功不威 燕王見  
失兩將兵兩部乃力自督戰急幾為安樂所及安馬忽  
厥不得前燕將王麒麟馬入陣援 燕王得脫裨將  
丁良朱彬被執是役也燕軍中大懼議北還平安諸軍  
營小河南燕兵據河北魏國公輝祖率京軍來援都督  
何福亦引兵會安軍擊大振甲戌大敗齊倉山自午至  
酉內軍再勝薄暮輝祖斬其將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  
餘人城在北軍最銳勇敢死燕軍益懼會大霧各飲  
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近屯小  
河東就麥觀隙而動燕王不聽朱能鄭亨 又力言渡  
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 燕王乃下令曰欲渡河者左  
不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右 燕王大怒曰任汝所之  
於是諸將不敢復言北還當是時 燕王已數日不解  
甲矣會京師傳言靖難兵敗北已歸遮召輝祖還  
丁丑平安營於鞏壁會 燕王遣萬人遮餉道而高殿伏  
兵林間安率馬步六萬護餉突至殺死燕兵千餘 繼  
王麾步軍橫擊斷為二遂凱何福出壁來援與安合擊  
殺燕復數千卻之高烈伏起 燕王遣兵來戰福連敗  
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旦三砲突圍出師就糧於滹河大

國朝典彙卷二

增補

聖主

日燕軍三震砲攻營經軍誤謂已砲旋趨門寨不得出  
營中紛投人馬墜濠壁俱滿營遂破指揮使宋垣力戰  
死之福走都督平安陳輝馬海徐真都指揮孫成等三  
十七人內臣四人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  
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資等百五十人皆被執既而  
燕兵縱性善與明伯完資付婦性善死之  
按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  
太祖見性善疑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校行人可副  
入翰林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鐸索其遺書基子  
建出觀象玩占石室中上之性善善楷書召入便殿繕  
錄 太祖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性善獨動止  
安雅書法端正 太祖悅賜之酒是時威謙臣測性善  
爵竟日家人以為死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趙陞禮部左  
侍郎 皇太孫在東宮然聞其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  
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咸知  
遇盡所欲言 帝多從之然極為奉行者所格性善請  
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傾側臣既俯塵上瑞許臣必  
行未幾輒改所謂為法自是以何以信天下增難起改副  
都御史監軍事被執縱歸衣朝服躍入河死之後加追  
戮家徙遣已而放逐



彭與明萬安人以貢授兵科給事中累陞大理丞廉勤律已剛毅放言敏達能斷是年擢中朝官知兵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旣被執遣歸令傳語朝中士與明慚憤裂冠裳聚官變姓名去

劉伯完不知何許人精於占候又精回曆法洪武中起爲人歷官欽天監副從龍城候軍中被獲得還覓去莫知所終

宋瑄鄆國公晟子建文初爲府軍右衛指揮使數戰有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諸營敗無格鬪力屈死之晨後改封西寧侯卒兵部上子孫名瑄子本

國朝典彙卷二

增補

聖高

以長孫宜嗣 文皇惡瑄乃侯其弟號

王套以指揮從偏將防守淮北有臂力善騎射被執遣還京遂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增難後追罪廢死

附平安初名保兒滁州人 太祖養保兒及周舍退舍

馬見金剛奴也先買驢真童潑兒爲義子分守新附城邑安父定從 太祖起滁梁安以父功襲指揮僉事陞

密雲指揮使擢右軍都督僉事北征有功進副總兵安力舉數百斤善戰旣被執增難諸將皆喜或請殺之

文皇惜其力勇釋縛簡銳卒衛送之北平且令 仁宗

郊祭善視安已而掌北平都司事進北京行後府都督

永樂七年 文皇見安忽問曰安乃尙無恙安懼遲自經

五月遼東兵潰於直沽初北兵南來 上用齊黃謀調遼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鉉合以絕北兵後總兵官楊文帥之至直沽遇燕將宋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至濟南者已丑增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降

辛卯盛庸率馬步騎數萬破鐵鉉于別管淮南燕兵營淮北丘福米龍等以小舟潛濟出肅後肅走盡棄其戰艦軍資壬辰 燕王遂渡淮至盱眙守淮河兵部主事梁士信死之 按士信應城人洪武乙丑進士後族誅

國朝典彙卷二

增補

聖五

庚子增難兵至天長楊州指揮王禮千戶徐政張勝江都

知縣張本皆降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時諸將分屯鳳陽淮安以追燕兵 燕王欲從淮安取道渡江

騎馬梅殷守之竟不得取道欲從靈璧出馭陽渡淮鳳

陽知府徐安謀知拆浮橋絕舟楫拒守亦不得渡 燕王遂徑移楊州至天長時御史王彬巡江淮泊楊州倚

任指揮崇剛練兵繕濟城濠開闢增難兵至晝夜不解甲與彬共守楊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知之說禮及

其黨下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嘗以自隨增難兵飛書

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掣力士莫敢縛禮



弟宗老厚。力士母請其子出會彬。解甲添盤于爲務。政張勝所縛昇至城下。投槍難兵中不屈死之。以遂出。禮等於獄。與張本開城門降。剛亦不屈死。

按王彬字文質。東平人。洪武中進士。

按徐安。鄆人。洪武中舉人。材果官濟南知府。調以陽靖。難後放歸田。逾年果遣。適有司上安名。得復任。居數載。鳳陽諸戚里奏安凌宗親。阮細民奪莊田。文皇怒曰。朕昔爲安所困。况若曹乎。逮戍雲南。

壬寅靖難兵至高郵。指揮王傑降。遂至儀真。

部天下勳王曰。燕兵勢將犯關。中外臣民坐視乎之。困苦。

關朝東業卷二

靖難

四十五

三十七

而不于救乎。凡文武吏士。即日奮義共勦。勦王宗社。再安子不敢怠報。詔下臣民無不慟哭。

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郎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

召齊太黃子澄還。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事師勦王。

遣嚴成郡主如靖難兵時。燕王已入儀真。方孝孺曰。事

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幸至。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郡主往高郵。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

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

理問徐讓。縣丞衛健。使燕還。以爲衛鎮撫軍前差遣。

按徐讓。山西布政司理問。材氣磊落。有口辯。應募資書。物至北平。議和。解兵受而不答。後戰歿。

衛健。山西孝義丞。讀儒書。達吏事。磨智過人。見文皇。請燕思之不聽。後戰歿。

刑部尚書侯泰。轉餉淮安。

蘇州知府陳彥。回糾衆勦王。

樂平知縣張彥。方糾衆勦王死之。

按張彥。方龍泉人。建文元年以給事中告便。養父母。樂平知縣勦王兵至江口。遇靖難遊兵。執至本縣。梟首暴屍。

樵樓時。暑月。經旬如生。面無蠅集。父老竊葬之。縣治清。

白堂後。

前永清典史周縉。糾衆勦王。

按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官永清。廉謹。操令事。捕蝗。彈盜。邑故邇北平。力支不足。民多逃散。乃懷印去。

意欲他圖。會母喪。歸終喪。卽出糾義旅。勦王。成器數日。

略具聞變。乃匿民間。壬午十月。吏部言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八人棄職遁去。悉宜真法。遂候。縉至京。

滿興州居故年子代。還年八十終。終家。



靖難兵掠鳳陽種馬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府諸將逆戰敗之燕王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披甲仗鐵撫胸背曰勉之太子多疾於是照殊死戰燕王率精騎直衝敵陣諸軍少却上方遣都督陳瑄率舟師援廣運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有督將金某密謀降燕者益貴以大義督將恨之遂殺植率眾降燕且遣賞燕王立詠之仍命具棺欽植遣使護葬之白石山植宗人大懼悉散匿無敢會葬者

後陳植廬江人元至正舉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爲吏部

綱朝典彙卷二

靖難

聖大

文選主事歷河間知府雲南巡撫都御史至今官

乙卯靖難兵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燕

王奮力先登大敗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降燕

庚申靖難兵至龍潭上遣李景隆王佐茹瑺至龍潭議

和景隆等至軍中但伏地頓首納款稱臣呼萬歲不已

命諸王分守京城門

癸亥再遣景隆同諸王如靖難兵景隆初往微述天命推

戴得還甚恐至是不肯行上令同諸王往燕王曰

勿多言不得姦臣吾必不已諸王歸言狀上愕然會

舉臣勸哭成勛上且幸浙或言湘湘孝僞靖堅守京

城以得四方之援遂不夾

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解散

按常昇開平王仲子也兄茂舉封鄭國公以罪廢太

祖念開平功封昇開國公靖難後見文皇帝不死子

繼祖坐事南雲南國除

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趣援兵皆爲靖難遊騎所焚

乙丑靖難兵至金川門上書皇太后陳不得已起兵之

時有約開門迎納者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冕率同僚十

八人卽殿前殿之幾死其日以兵亂報朝瑄及見大呼

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

綱朝典彙卷二

靖難

聖元

谷王棖與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靖難兵入城徐輝祖率師

迎戰敗績時谷王與景隆守金川谷王登城望見燕

王麾蓋輒開城門燕王遂入與谷王周王等連轡而

進前四子孫世襲守府事成就下景隆勝日非臣臣

下何有今日文皇帝曰景隆敗來若也

安王棖及文武華臣兵部尚書茹瑺吏部侍郎蔡義戶部

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劉儒禮部侍郎董倫刑部侍郎

劉季篾大理少卿薛鼎侍講王景修樞密卿靖王員編修

吳海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金幼孜

胡濙吏部郎中陳洽兵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朱禮助



教王達鄴緝吳府審理楊士奇桐城知縣胡鑑等迎附  
茹瑺先率臣叩頭勸進許之遣人布告天下召募丁壯  
悉令解散是日余都御史程本立戶部侍郎郭任禮部  
侍郎黃魁衡府紀善周是修大理寺丞鄒瑄御史魏冕  
等死之

按程本立字道原系出伊川自杭徙崇德之桐鄉讀書  
不務章句致行檢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國初宋明經秀  
才歷泰周進長史謫馬龍他郎旬吏目從一僕赴官會  
單騎入百夷諭逆者歸命奏計入京爾脩實錄陞翰林  
尋試左僉都御史建文三年生失陪祀祠降明年改江

國朝典彙卷二

入靖難

五十

三

西按察副使未至聞變慷慨自經死所著有吳隱集  
郭任丹使人定遠廉慎有吏才仕至戶部侍郎調兵食  
軍興不乏北師入都不屈就戮子經生死少子金山保  
成廣西三女給配

黃魁任禮部侍郎工文章習掌故與陳迪黃觀厚善以  
不屈死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奉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  
學訓導入見高帝問家居何事對曰教人孝弟力田  
帝喜擢周府奉祠正尋陞紀善建文初王有過逮吏部  
獄是將以香諫免改歸府前纂修實錄北師起教陳論

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怨衆并願之屹不爲動  
靖難師渡江是修留書別其友解縉胡靖楊士奇輩付  
以後事其入應天府學自經死年四十九初是修與諸  
友約同死義後無一如約者既死解縉然其墓士奇爲  
作傳語其子轅曰當時我亦同死誰爲爾父作傳耶

鄒瑄吉安永豐人江津人洪武中遇金華王紳紳稱  
其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忠義其天性也嘗遊成都都人  
士皆願與之交赴召至於京建文二年爲大理寺丞革  
命日不屈死之男婦四百四十八人見救坊錄  
魏冕吉安永豐人爲御史勦直有才靖難兵入或謂宜

國朝典彙卷二

入靖難

五十

三

亟迎附冕穀色曰使吾改臣節必不爲時所用徒自污  
耳遽自殺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附郭朴字爾愚與冕同邑建文初仕周府諫王逆謀嚴  
刑禁錮其密事聞上嘉其忠召至尋陞御史陟秦府

長史歸省聞冕死憤不能食竟卒稱永豐雙烈云  
燕王入城上手誅都督徐增壽於左順門初靖難兵起

增壽兄輝祖謀議督兵北進增壽獨以百口保燕王  
無他故今誅之又欲誅李景隆不果諸內臣譁言不如  
遜位去上弗聽欲自殺程濟告以祝髮山丘可免難  
從之或曰上方急時一宮人捧太祖遺篋王曰曩



受命累大難則發發得楊應能度歷及見銅濟日數也可奈何立召主錄僧溥洽爲上剃髮從水關出須臾宮中火發傳言 上崩濟從 上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天下皆不知其生也

或曰 帝發火宮中卽削髮爲僧入蜀未幾入滇南常往來廣西貴州詣寺中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送至藩堂南面跌坐稱原姓名曰胡濙名訪張佩備實爲我衆聞之悚然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

國朝興業卷二

本坡難

壬子

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士庶至今猶能道之或曰 帝之生也頂顛頗偏 高皇知其必不終故預函兒綱校之又曰 帝幼秀穎能爲詩 高皇使賦新月日誰將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高皇默然既而曰幸免於難

一云 帝遜去 文皇疑匿於僧溥洽所永樂乙酉以他事禁錮之命給事中胡濙以訪張佩備爲名又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之不可得正統七年有僧出

自田州土官所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曰我自蜀歷演遊方至此今老矣欲歸骸骨故鄉官司奏上驛送赴京號爲老佛寓大興隆寺拜謁無虛日科道屢上言恐其惑衆乃下獄朝廷不忍以太監吳亮經侍 帝最親幸使住審視一見卽曰汝吳亮耶亮曰非是我昔御便殿食子鵝遺片肉於地汝戲餌之豈遽忘耶亮伏地哭不能仰視既復命自經死於是迎入大內辛葬西山鄧人黃玉潤督學廣西親見其臥坐藩堂長身巨鼻聲如洪鐘

國朝興業卷二

本坡難

壬子

接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盤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西北兵起下獄已出爲翰林編修克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紀戰功及統軍姓名濟夜往祭碑莫測其故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越左右鐵椎椎碑再椎連日止止爲我錄碑來已而按碑族之無一得免者濟名正當椎處震之祭蓋礮碑也淮上諸將敗召還京初濟與同邑高翔並徵召各節濟好術數濟 嘗勸翔學其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之濟從 帝脫去後隨至南京人尚識之後莫知所終



燕王爲 建文帝發喪治葬送謁李陵卽皇帝位初 上

入金川門案義輩皆赴迎賊湯澤亦見馬首曰翰林

脩臣楊榮 上曰何如曰臣請 殿下今始入城當先

謁陵乎先入廟乎 上亞然曰固當先謁陵還從之日

非若言幾誤乃事矣 上既登極茹瑄首入殿賀 上

謂之曰瑄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奈何瑄叩首曰

陛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 上大悅進忠誠伯

及 上入宮詰 帝所在皆誤以后屍封上抱屍哭

王申葬 建文皇帝初宮中火起時 皇后馬氏赴火死

國朝典彙卷二 人精勤 壬申 文

之曰幾見何至是召翰林侍講王景淵葬禮景曰當葬

以天子 上從之

戊寅遷 典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 懿文皇太子遷

呂太后於 懿文陵革除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年

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

以卽位詔天下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 茂名聞詔至

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率其徒伍性

原陳應宗林珏鄭君默曾廷瑞呂賢仰明倫堂爲舊位

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

大赦天下惟在奸臣榜者不赦初奉 燕王令旨諭在京

罕民人等知道予昔者固守藩封以左班奸臣竊弄威

禍骨肉被其殘害起兵誅之蓋以扶持 祖宗社稷保

安親藩也於六月十三日撫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予

不敢赦無罪者予不敢殺惟順乎天而已或有無知小

人乘時圖報私擅自綁縛劫略財物禍及無辜非予本

意今後凡有惡有各者聽人拾拿餘無名者不許擅自

綁縛惟恐有傷治道諭爾衆庶咸使聞知計開左班文

職奸臣太常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本禮部尚書陳迪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練安翰林侍講方孝孺禮部侍郎

黃觀大理寺丞鄭公理大理寺少卿胡閔戶部侍郎郭

國朝典彙卷二 人精勤 壬申 文

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侍郎暴昭戶科給事中陳繼之

工部尚書鄭賜右侍郎黃福前監察御史尹昌隆吏部

尚書張純侍郎毛泰監察御史董庸曾鳳韶王度高翔

魏冕宗人府經歷宋徵戶部尚書巨敬凡二十五人又

榜奸惡官員卽前二十五人以方孝孺爲首益以戶部

尚書王純禮部侍郎王魁左拾遺戴德舉兵科給事中

韓永燕府左長史葛誠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衡府紀善

周是修某官盧振知泮縣顏伯璋北平左布政張昇戶

部侍郎卓敬兵部尚書鐵鉉某官謝昇戶科給事中龔

泰副都御史毛大芳知懷州府陳彥同知蔚縣鄭恕都



事宋忠知蘇州府姚普刑部侍郎明子昭某官四辯知府蔡惠仲某官高不危德慶侯廖錦魏國公徐輝祖爲五十一人

按黃子昂名混以字行分宜人少有文行負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帝爲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雖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儻有設衛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大小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及卽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

國朝典彙卷二

靖難

五十六

五十六

門之言遂與齊燕議制奪諸王兵權未幾周王符罪帝書諭文皇文皇爲曲解子澄曰燕周母兄弟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靖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子澄屬李景隆爲大將復敗靖難兵至淮上帝不得已逐子澄以謝燕兵抵江干姚善言子澄文武才略足捍國難頗屏諸問遠以快敵人胡失計至此始急召子澄未至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旋其家妻妹發放坊司一子走易姓名曰經遇赦家謂靖難寧其九族外親盡成者四百餘人

齊泰漢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歷禮兵部主事合震違身殿太祖禮郊廟奉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恭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尚書太祖

嘗召問邊將姓名恭歷數無遺又問諸邊國籍奉出袖中手冊邊問要詳密大奇之既受領命輔政時詔諸王臨邸中母奔喪王因所在史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嘗使北平有賂受歸請爲兵費帝益重之又與黃子澄進策凡親王有罪輒除國增離兵起泰專主籌畫命將出師帝日與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問外事一付泰泰遂移檄指斥削屬

國朝典彙卷二

靖難

五十七

五十七

籍或難之泰怒曰各正言順敵乃可服靖難兵遂以誅本爲名兵迫淮泗滿泰子澄官求解兵尋召泰未及還帝逼去泰赴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竟被執見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敦宗等皆死時承陽彥等滿成姊及舅媳俱發放坊司一女守節不污後出獄見甫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爲輔舍人猶稱尚書

鍾云

陳應字景道宣城人祖有賢國初從征有功調撫州守禦百戶因家焉應幼儷有志操洪武八年薦辟爲縣學訓導召入翰林編修陞侍講預修大典歷陞雲南右



布政時普定曲靖烏嶺烏家諸夷屬配迎率士兵擊破之捷開賜金幣 建文帝即位徵爲禮部尚書二年水旱有旨集議地吉刑賦未濟宜勅法司擇公廩仁厚者分諸郡縣審發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業既罄且畏公私通負失令不歸必嘯聚爲患宜使有司招徠其不願歸者聽附耕種即暫免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皆從之三年加太子少師靖難兵起與黃子澄等上疏陳大計迎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卽赴京師 文皇登極召建貴問迎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死此

國朝典彙卷二

入靖難

五八

五七

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熬熱食迎問味何如迎曰忠臣等千之內自香俱凌遲死既於衣帶中得詩有口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爛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微陰區不二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縣計家僑郡人私諡曰靖獻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浙淦人起居注伯尚之子洪武十八年進士子寧初從鄉長者竹莊先生游命賦水竹枝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過一夜春雷長簾龍船長與金水保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廷辭言近日朝廷用人胸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

戮非有才川人之近銜切而不顧忌諱 太祖親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內艱力行喪禮後除翰林院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改吏部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靖難兵渡淮時靖江府長史蕭相道衛所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周事者怒詆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詎者愧而止 文皇卽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黨鄒文壽等男婦百五十五人張烏仔

國朝典彙卷二

入靖難

五九

五八

等男婦六名楊文等男婦五百五十一名親近者俱凌遲遠者俱戍邊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父克勤元末隱居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目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海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從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以明王追闢異端爲己任世咸謂程朱復出嘗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傒爲召見 太祖喜其舉動端整謂 皇孫曰此莊



士當老其才輒汝遺選卻會仇家得罪詞連孝慈積其  
家械送闕下 太祖議孝孺名特開釋二十五年又為  
召至 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蜀  
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各其  
讀書獻曰正學 皇太孫即位廷臣交薦召為翰林博  
士進侍講學士侍經筵簡領間凡大政議輒咨孝孺  
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  
否必命孝孺跪殿前批荅常獻正心殿錦凝命神寶頒  
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孝孺為文學博士靖難兵起  
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兵既渡淮及江上畫策堅

國朝典彙卷二

本

本

誓死社稷 帝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  
肯屈緊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令草詔孝孺  
衰經號閤下 文皇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余欲法周  
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文皇曰渠自焚死孝  
孺曰成王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曰先生無過勞苦命左右授  
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  
筆於地且罵且哭曰死卽死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曰  
汝不顧九族耶孝孺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遂命磔  
諸市既訖九族爲絕今日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汗

臣得計兮諫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猶  
今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役收其  
妻鄭氏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母族林  
妻扶鄭五服之親俱盡旁及游寓鄭居貞盧原質等門  
人鄭公智林嘉猷廖鏞等蓋方黃之獄族夷十數殺及  
萬人矣洪熙初方氏遺族始有故遺者世傳錄孝孺家  
時得魏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詩  
所謂系枝一葉是君恩也 鄭公智林嘉猷廖鏞等  
附鄭居貞徽州人 或曰豐頰美疑解從文官閩中因從  
貢尚書遊洪武中以明經果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

國朝典彙卷二

本

本

中建文時爲河南左叅政三年吏民信愛之永樂初  
坐方黨死於南京兵部尚書  
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父中母孝孺姑也洪武二十  
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歷太常少卿建文朝  
屢有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死之族其家  
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孝孺薦之  
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詞藝公智數稱遜河  
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  
爲御史蓋事稍微持法不阿坐方黨論死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寧海人師同邑王崎崎學累進



雲南嘉猷使步下里道別又行六千里至漢中師老  
猶孝孺得嘉猷郎叔貞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二  
十九年以儒士授文四川蜀王訝其名字不相蒙更  
名良顯薦入史館爲史官累遷陝西僉事嘗殺召入  
燕邸最久知二郡王素傾世子以告孝孺孝孺因使  
人問世子事竟泄後坐方黨逮至京死之

劉端 王高拉南目人建文二年進士並以給事遷

大理承廉明執法拉坐縱孝孺息樹陰劉莫死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建文元年孝孺試幾士題命托

臨朝與髮卷二

入時難

本二

張肯命章得政卷喜曰此烏中孤鳳當虛左處予遂

擢第一孝孺被刑政慟哭不食死之或曰政在永樂

中誓不復仕授徒終其身

樓璉字士迎金華人肯從宋廉學洪武中以藍田知

縣擢御史滿成雲南建文初召入翰林至侍講 文

皇卽位命孝孺草詔不可改命璉建強受之歸而慙

問妻子問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表所爲此正

恐累及汝輩耳遂逃一夕經死

贊觀字滿仙一字尚質貴池人初從父贅旌許幼類敏

受學元黃早半死而記益自砥礪嘗築學教書舍讀書

洪武二十四年會試廷試俱第一授翰林修撰劉景淵

尚質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掌尚書司事與方

齊並見信用 文皇索齊黃時祀草詔極其詆斥四年

觀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部勸王至安慶聞變痛哭謂

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見葬之江上明日家人

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叙

劍出市酒殺夫人悉攜二女半家屬十八人投淮清橋下

死觀慟哭至半勝河間 帝避位朝服東向再拜投瀾

流中死舟人悉鉤之得其冠以獻 文皇命東鄉象奴

取冠冠之而剄於市籍其家并逃鄉黨

臨朝與髮卷二

入時難

本二

鄒公瑾 見前

胡閔字松友鄒陽人博學修行 太祖征陳友諒至鄒

吳芮祠見壁間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

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問得閔立召見置帳前久之官督

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諫知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

靖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因事壬午七月不屈死之籍

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滿成內外親屬就成邊妻汪女

郡奴見救坊錄郡奴雙雙汚面誓不辱二十一年得釋

歸貧甚無依鄉人競遺錢救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

年五十六落尚志子鄉人私謚曰貞姑



郭任

盧迦仙居人建文三年爲戶部侍郎謙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代唱長歌或以爲狂既住折節恭順增進後不屈縛就刑長誼而死聞者悲之趙一作珠

侯泰南和人累官刑部尚書靖難兵起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輜船船沒還京建文四年又由淮安總軍傷得便宜行事 文皇帝位泰至高郵與其謀上高才卯行同

執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死弟敬祖子玘皆論死吏會配象奴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繁獄應決

暴陽山西人建文初以刑部侍郎克北平朱訪使至境

國朝典彙卷二

六十四

四九五

聞髮卒歸以聞力請爲之備金川門破昭出臣被執抗罵不屈至去齒截手足斬首乃絕

陳繼之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爲戶科給事中靖難兵起建白多指斥又言於朝曰徐永福無至親必有陰謀

宜先事除之已而承福果開門降 文皇帝位召見責問不屈繫於市夷三族父秀母黃誦成甘肅道死子敏

仔妻姚女建奴京奴沒官第余朔等悉戍邊

建文三年八月丙午朔難使自忠復官  
黃福字如璧莆田人官三部侍郎靖難後李景隆將福爲奸黨福曰臣罪惡但爲奸則非 文皇帝不問時隆內忠故和入無武十八年建士授難後修撰尹昌隆字彥謙太和人洪武十八年建士授難後修撰

郭任

以庚辰之 帝曰不可而陳陳難自是諸臣皆持中  
取通體部可領示天下厥後亦明自警元年京師地震  
屈時諸人專致陰謀陽謀見於天譴厥之由如  
復官靖難兵南下日隆上言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  
來京泰言四公稱成王不若能兵息戰其入朝來既  
欲申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疑成王有疑欲使諸臣  
不失守藩若法不不斷焉至無日進退失統錄未歸再  
性布衣不可得矣不報諸難後日隆名在奸黨雖山薨  
分當隆大呼曰臣曾論諸位 陛下泰陵尚在可憂也  
不若是諸家亦無足言諸君進退矣此言南生靈交關  
進中允諸人惡之致馬敬祖生事尚書

呂震誣其與諸人惡之致馬敬祖生事尚書  
張純字昭李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

通敏 太子器重之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參議試左選

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右恭政院辭 太祖賦詩十章

國朝典彙卷二

六十五

四九六

賜之歷進左布政使二十六年秩滿入覲治平爲天下  
第一特命吏部勿考賜宴書賜宴及道里費三十一年

召爲吏部尚書漢人如失父母時 建文帝旁求遺逸  
日集閣下率命絕試盤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 太祖

實錄被旨試翰林纂修官考第高下統得楊士奇策喜  
日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靖難

後召純與王純論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智如典故今

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疾  
舊制者直告朕純隱隱稱厚望老成之意純出遂自經  
吏部使堂死



毛泰不知何許人建文元年爲吏部左侍郎與張純同  
事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並中朝後彥靖難兵起數上  
封事條方略純死泰亦死

或曰印

董肅或作肅建文時爲御史有志節效忠本朝者時時會  
肅所誓不負此心將校懷決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

難後爲衆所持論死家徙戍邊

曾鳳韶處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靖難兵

起鳳韶使北平請罷兵歸國不報革命後召復御史不

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盛陵

國朝典彙卷二

靖難

李六

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恨吾文

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

九李亦守節死

王慶字子中歸善人以博學修詞爲學士師洪武末由

明經儒士薦起山東道御史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

行靖難兵起慶與齊黃等調兵食密陳便宜有東昌之

捷以李景隆讒稍見疎斥三年夏靖難兵南下益急慶

請募兵未幾有小河之捷初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

守孝孺與慶書誓死社稷因年秋七月請戍賀州生語  
不遑夷其族年四十七

高翔朝邑人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明經殺爲御史諸  
所論奏皆國家機要當上心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  
激發忠義靖難後召翔翔服喪入見大哭語多不遜  
遂族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今世世馬翔也  
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灰灰揚之而以其  
地爲滿澤園

魏冕見前

宋徽宗人府經歷齊上疏請削罪廢宗藩屬籍諸王恨

之又嘗與盧振謝昇牛景先數言歌曹諸將失律懷二

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

國朝典彙卷二

靖難

李七

巨敬平涼人初爲御史仇直敢言建文中爲戶部主事

清慎有聲靖難後被貴問不屈死之與其族

王純太僕人始元主士爲御史洪武十年舉劾才校

王孝主事歷陞浙江左布政使景泰去建文初歷戶部尚

書靖難兵至純隱匿走文皇召見曰爾向輔建文爾

朕肯爾今何歸爾曰願首惡除命致仕月給兩月俸

永泰元年六月純上言軍中屯糧數事皆從之親舟往

北京山東撫軍民經理屯成二年四月仍歸江蘇

官至戶部左侍郎  
黃魁見前

戴德昇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入翰林爲編修  
陞侍講改御史建文中遷左拾遺北師日迫與方黃輩  
日夕畫策防禦靖難後逮至責問不屈詠



韓未陝西西安人。建文時爲戶科給事。監舉人。其音吐宏朗。每健論兵事。帝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死之。

葛誠見前

王叔英字原朱。黃瓊人。初從外姓陳篤志。力學。洪武中與方孝孺並徵。薦爲仙居訓導。改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建文元年。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皆援証今古。可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邪。鞅抑強鋤。便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病去則宜調養其血氣。

國朝典彙卷之二

六十九

六十九

章去則宜培養其根苗。靖難兵至。淮上游兵逼江干。帝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變。慟哭會齊。太奔叔英曰。太素心矣。急擒太至。密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太且踟躕。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浴太冠。背絕命詞。藏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窮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胆胃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作。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獨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

無慚於後世。文皇登極。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所著有靜學集。

周是修見前

盧振一作震。燕護衛指揮。嘗密約楊貴等爲內應。黃死。振亦死之。或曰。與徐輝祖。齊黃謀。書攻守効力爲多。壬午秋。逮至。不屈。數其罪殺之。夷族。

顏伯璋

張昂俱見前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生質秀敏。孝弟七歲。靜感相者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謫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咒牛馮之。歸比入門。乃

國朝典彙卷之二

六十九

六十九

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改元士。又復爲給事中。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多僭。敬乘間爲言。帝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因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密奏宜徙燕封南昌。事竟寢。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乘輿微厲。聲不遜怒。欲殺之。憐其才。且繫獄。或以骨仲魏徵事。諷之不聽。姚廣孝惡敬。必欲殺之。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略。敬死有餘辜。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文皇嘗曰。國家養上三十年。惟得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諡曰忠貞。歲。鉅鄉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



事表對詳明 太祖喜賜字鼎石滿府坐法刑官久鰥  
不能奉官屬鉉立決 太祖蓋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  
鉉未幾陞山東參政建文二年命參李景隆軍務以守  
濟南戰東昌功進布政使再進兵部尚書參處府軍務  
賜金幣詰命封三代鉉入謝京師賜宴饋粟肉小河之  
捷中原震動 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得勝遂長  
驅渡江鉉感憤欲自殺 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  
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剖其耳與竟  
不肯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  
戍河池康安先卒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二

國朝典彙卷二

不靖難

七

三

女發教坊司死不肯辱久之救出配士人

謝昇沛縣人不知何官一云湖廣通海史建文時練兵給餉風

夜効勞靖難後不屈死之父旺子咬住戍金齒妻韓四

女見教坊錄

冀泰字叔安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傳躬教之長益自刻

勵造詣深遠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奉旨閱齊

府獄監安東舍盡力刷挾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

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北師渡江泰與妻傳訣曰事

至此我自分死爾弟獨幼孫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官

中火起泰馳赴為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奸

籍得釋泰自戕城以死年三十六泰遇事剛果有為以  
孝友聞任人憐泰池湖幾死因其病狂弗校鄉有巫言  
禍福輒驗泰至不能出一語子永吉官兵部侍郎

毛大方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洪武中以儒士

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太祖召對悅之擢泰府長

史勉以童子輔相之業賜養甚寵大芳感激願其堂曰

希董方孝儒為記建文初擢調都御史增難起進淮安

守將梅殷詩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

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

功驚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四年

國朝典彙卷二

不靖難

七

八月死之子順童道壽文生並論死二孫添孫歸生死

獄中妻張死教坊司有希董集五卷行世

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以父立誠故謫戍廣西會赦貧

不能歸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以明經為保

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顏問陞平江知縣會 太祖

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陞徽州知府至郡數月

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

祖母郭卒承重父老走京乞留彥回赴闕乞復陳姓命

奪情留徵葬郭徵之北山時走吳墓下徵人名為太守

山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助王 文皇即位械至



京死之籍其家妻居見教坊錄

鄭恕 見前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居魚寨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洪武中鄉舉歷郡門丞同知廬州重慶府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善洞達政體因俗政正郡綱大治高士錢芹授以職守制勝之策靖難兵起善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因薦芹爲行軍司馬善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尋還京建文帝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於外善白惡召還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國朝興葉卷二 入靖難 七十一

未及戰文皇帝卽位索子澄甚惡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文皇帝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避死之年四十三妻宋見教坊錄子節鞠戎賀縣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習匠

附黃錢字叔揚常熟人祖明德夢神授以錢因名以生員薦除宜章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給事中三年外艱出京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緣常懷京師左蒲君異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

有以教我錢曰三部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八自撫藩籬也指揮童俊役份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勅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錢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錢就父額名股上舊處足跡不入城邑靖難兵至江上善受詔勤王以書招錢錢卽日營壘畢遣子善將時俊來以城降靖難後聞善被縛勸哭遂絕食附日三日求死家人救兒或告之曰善款服已得有復贖國朝興葉卷二 入靖難 七十一

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且少俟善事定吾獨死未晚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是年七月十一日善死報至錢起登萊川橋西向再拜祀善勸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詔家人歸祭具悉整衣冠僉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藉藉言且併錄錢家親族悉驚伏錢友人楊福具棺余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錢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勸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堊之屏處胡子昭字仲常一名子詒字伯尚大足人初名志高宣



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漢中蜀賊王重之以明經儒士薦為崇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累進刑部左侍郎四年九月死之臨刑詩云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給緇纒等皆滿成妻王見教坊錄

國朝典彙卷二

人增難

七十四 三九

周瑄諸城人官神策衛經歷建文初以言事權左僉都御史靖難後逮至不屈死妻王子蟹兒繫獄  
葉仲惠初名見泰以字行臨海人與兄夷仲並有文名稱二葉以知縣克史官修高廟實錄又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論死籍其家年六十四妻蕭見教坊錄  
高不危官淮郡北師院定都城抗命被戮家歸滿成弟宣茂尚海衛實發工部習匠或曰不危即高毅字非是  
廖鑑果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文惟嗣封鑑以適子任散騎舍人監官許建文中與議兵事時宿衛殿

難後文皇以廖侯兩子鑄與錦堂受學方孝孺命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文皇怒遂殺孝孺廖侯兩子拾遺骸葬與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見軟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鎮撫司獲之送刑部論死鑄第賊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謫戍邊母東院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國朝典彙卷二

人增難

七十五 三九

徐輝祖中山王長子初名允恭太祖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封魏國公嘗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書善大字建文帝即位特見信在靖難兵起與齊黃盧振張瑄楊瑄試通謀議督諸兵北進屢有功召還革命日武臣畢迎附獨輝祖不屈始終無有推戴意至法司迫取供招默然不出一語惟出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文皇大怒以元勛國舅寬之奪其爵尋幽禁五年春卒於獄年四十長子釋迎保兒文皇賜名欽嗣魏國公遂乞守墓  
文皇怒滿居中都二十二年卒

附死難靖節諸臣

駙馬都尉梅殷歸德人汝南侯思祖從子尚寧國公主恭謹有謀能騎射最為太祖所愛嘗受密命輔皇太子孫建文問漢誰安悉心防禦文皇假道殷謂使人



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及卽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文皇迫公主招之公主嚙指血爲誓付李中使至殷殷

得書慟哭曰君存與存亡與亡吾姑忍之乃還京

見文皇文皇曰驛馬勞苦日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

陳瑒言殷招蘇臣命私匿罪人與女秀才劉氏明和詛

呪幾得罪明年冬入朝瑒家都督譚深指揮趙瑄令人

擠殷死包橋下瑒又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

文皇怒罪深瑒二人對曰上命也文皇益大怒立

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謂果

國朝典彙卷二

人壽

主

出上意牽太夫哭問驛馬何在文皇笑曰爲公主

踪跡賊無自若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文皇以順

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指揮旗手衛僉事賜手書二甥曰

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使

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先是公主

嘗始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

與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懼兵禍公主亦不

答公主高皇后長女

歸馬都尉耿璠長與侯炳文之子洪武中爲前軍都督

尚懿文太子長女江都郡主建文元年郡主遁封公

主樂爲驛馬都尉掌前府事璠勇悍有武略靖難兵起  
以王室懿親得預聞兵事炳文北行璠力勸直搗北平  
已而炳文戰敗璠快抱病時封公主悲泣帝遜  
去杜門稱疾竟坐罪死公主復稱郡主永樂元年春以  
憂卒

都督耿璠炳文仲子累官至後軍都督靖難兵起與吳  
高楊文閣永平革命日論死

谷府長史劉璟字仲璟文成次子也自少靜朴峻厲博

通經書究兵略嘗與兄璠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阿

璠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旣而基與璠相繼卒詔

國朝典彙卷二

人壽

主

璟襲爵以讓兄子萬璟偉貌豐髯論說英偉太祖召

見謂曰朕欲日夕左右惟閣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

宜達爲職處爾無如此官者遂授之賜第累衣帶金書

除奸敵倭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汝

持此科正會各王之國太祖謂王年少誰可羽翼王

者諸大臣故忌景因爲谷府長史并勅提督蕭遼慶

寧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文皇與奕不勝文皇

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

可讓處璟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

聽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半



漢廣滿河水陷馬驚環力破水跳躡峭壁走良鄉刻  
趾跋行三十里環子猶自大同赴難起良鄉至涿州遇  
環翼之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二年環與疾赴關連聞  
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環還家待用及帝遜位環稱  
疾不起法官論環逃叛逮至京見文皇猶稱殿下且  
云殿下自世後逃不得一箇口字下詔獄微髮自經死  
法司希旨坐其家文皇不許得歸塋

國朝典彙卷十一

人靖難

七人

三

艮自聞靖難師起輒憂慙不食日就羸慙北師薄都城  
羣臣多往迎附艮獨閉門痛哭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  
者死人之事吾不復生矣安能顧若等遂自燭死子修  
後亦首鄉為云按諸本皆云艮以辛巳九月死帝  
遣禮部侍中黃觀諭祭之章朝志獨辨其非言良家  
飾此以避造戮耳吳諭德與弼少從其父溥邸舍目  
見艮事能述之

參軍斷事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母老得癩疾  
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餽粥水飲三年洪武十五年應  
貢入太學十七年有司舉孝行詔旌其門尋授前軍都

督府左斷事十八年巍上疏乞鑿河南山東北平兵餉  
荒田歲可省漕數十萬石又言柳末務慎選承情名器  
數事太祖深嘉納之後坐斷事不稱旨當死以議賢  
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侄代役建文初元巍上疏陳情  
乞歸田里許之時詔未賢甚悉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  
銓曹上書論時政帝奇之命參贊李景隆軍務及景  
隆兵敗巍自拔南歸二年五月遇鐵鉉於臨邑相持慟  
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北兵京師既破巍經  
死釋舍

國朝典彙卷二

人靖難

七人

三

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戒  
不復求仕  
徽州知府黃希范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大修  
武備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誓嘗  
共條議防禦策為錦衣邏卒捕去論死籍其家  
遼府左長史程通字子章新溪人祖平諱成延安通以  
太學生走闕下上書請還其祖諱懇例免之洪武二十  
三年舉應天鄉試時遣諸王行邊以封建發策通對拜  
遼府紀善從王聞武臨清明年從之國遼西靖難兵起  
從王渡海來朝進左長史荆州衛士紀綱者方幸王通



縣辱之朝廷遣人至荊州通上防禦北兵數千言 文  
皇卽位竊入賀爾錦衣衛幸用事乘間言通邊有封事  
指斥遂械通至京論死家人戍邊錄其家得田數十畝  
遺書數百卷

刑部侍郎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歷官侍郎建文三年問  
燕國人罪從末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調岳鄂王基  
晉曰苟愧武穆非人也 帝遜位大勸九月詔召良良  
集臬司諸印私第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  
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  
遂慨良舍抱其子歎歎如廁置其子池旁授池死良殮

國朝典彙卷二

八 靖難

全十

妻畢卽列薪於戶付遺孀家人令妻抱幼子往匿某食  
事家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 文皇曰死本良分朝  
廷印信良不得輒毀徙其家於邊

太常少卿廖昇襄陽人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  
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擢太常少卿昇博雅有史  
才朗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撻實聞忠誠伯等自龍  
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經死

國子博士黃彥清未詳履歷在梅殷軍中聞變私諱建  
文帝坐死併逮從子貴池與史金蘭及族人繫獄梅殷  
故曰無之金蘭等得釋

都御史黃清巡撫某處新詔至不受謀起兵不克死之  
或謂卽清

晉府長史龍鍾字德剛萬載人洪武十七年貢爲國子  
生授浙江按察使以累左遷長洲知縣尋陞晉府長史  
靖難師起徵兵於晉鍾引大義力主發兵 文皇卽位  
詔械繫下鍾衣獄不屈死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云  
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兄忍勸肝腑盡忠爲臣盡  
忠爲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衣色形骸歸於故土  
寧府長史石拱山西平定人靖難師至所在郡縣皆下  
拱在大寧獨爲守備計已見拔終不屈支解之

國朝典彙卷二

八 靖難

全十

按察使李文敏蔚州人監生爲監察御史陞四川按察  
使永樂初以奸論死

御史王玘蘇州人以匿奸黨子孫誅死

獻縣知縣向朴字遵博慈縣人宗意湖之學行務實踐  
力養親洪武中訪材應詔知獻縣時兵荒後朴開創藝  
教農桑流移復歸民安其治北兵南徇獻無城又當兵  
衝朴直以忠義鼓激民耳力不支懷印殺以死民哀之  
相與拾遺骸塋道左

松江同知失姓名勅王詔下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  
動人心 文皇聞而惡之卽位復械至京磔於市



賓州知州蔡運南康人貢起家歷官四川參政清勤直

諫不諂於俗罷歸復起賓州知州有惠政靖難論死

御史葉希賢松楊人以鄉薦入臺倨倨自負建文中屢

疏言用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金川門失守又

詐藩守門者坐逆黨死之一云前發為僧

牛景元黎靖難數有功金川門破變姓名易服出走死

蕭寺中已而窮治齊黃黨遂其妻妾發教坊司

諸福無錫新安鄉人也年弱冠好義壬午之變率母妻

過去已而挾購在錄中調曲衛衛舟行次忽仰天哭曰

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之臣竟不食死婦范營集

國朝典彙卷二

增難

八十二

養其姑守節以死里人憐其節孝廟祀之

工部尚書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洪武中以老人言事

授河南參政歷工部尚書已坐事降御史尋復原官震

直質直勤敏太祖數稱之時府賜食復其家靖難兵

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為北兵所縛置布囊兩馬夷

昇至北平文皇即位復為工部尚書使安南密囑訪

建文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哭帝曰何以處我對

曰帝從便臣自有處夜經郵亭死或曰見帝悲

寧波知府王聰字器之日照人通經史尤長於春秋初

仕教授坐誦洪武末以賢能薦知寧波廉潔平易杜私

調章吏弊政敬兼舉聰自奉儉約一日見餠兼魚肉大

怒命撤而瘞之號埋莫太守惟摘絕豪武人以故衛吏

卒恨之靖難兵至江上聰造舟取海道勸王為衛吏卒

縛至京見文皇文皇問造舟何為聰徐對曰由海道

趨瓜州截路耳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

衛輝知府孫鎮合肥人洪武中中制科壬午抗節不附

滿成山海二十餘年宜德初薦起上饒丞不就白號冲

玄子

常州同知石允常字恒德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

河南按察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嘗徵行民間聞

國朝典彙卷二

增難

全三

哭聲甚悲廉知其女為閹宦逼奸而死受其訴聞於朝

捕宦抵大辟羣宦銜之左遷常州同知北師起棄官歸

文皇登極追錄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

餘人允常與焉眾悉洩懼服罪人止贈米五十石命平

原加一秩仍用之獨允常嚴鍊百端堅不服繫獄二年

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胄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遇

西歲感愴病卒舟中遺文曰遇安集

都督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

克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為戰艦

樓櫓戈甲咸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北師竟從下流



渡淮京城破尚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勅岳達至京  
宥死安置海南

龔詡字大章年十七爲金川門卒兵入胡大哭後還鄉  
宣德中巡撫周忱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縣不說曰詡  
仕無宰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  
謚曰安節先生

初靖難兵入城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繞城逡  
去詰朝御史以聞上不問

附錄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寶雅有聲  
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時

國朝典彙卷二

靖難

全四

出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泚字多斷沒不可讀讀  
數日稍稍銓錄其可識者得梁田王郭良梁中節梁  
良周宋和郭節何州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  
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因題曰忠賢奇秘錄

梁田王定海人歷官至郎中靖難兵入金陵田王與某  
御史俱髡髮爲僧避去

郭良靖難後與梁中節相約棄官爲道士去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  
後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靖難後相

率雙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於水或曰梁氏  
父子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也靖難後變名換卜筮書走  
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淵海洲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  
相勗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爲筮人客死異域竟莫識其  
姓名

梁良玉亦中書舍人梁郎中族也靖難後訣妻子易姓  
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鬻書爲業  
以死

國朝典彙卷三

靖難

全五

何申不知何許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陝  
口聞金川門失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

又雪庵和尚名賢不知其姓方簪之獄殺幾萬人請成  
邊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人時和尚方壯年慟哭落  
髮爲僧西南走重慶之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

尚欲止之其里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  
往來自龍諸山山旁松柏灘灘水清駛蘿蘿森詩和尚

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和尚率徒數人入居之  
斯夕誦乾易卦山中人因謂佛經景賢知之不忍問恨  
不能安和尚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寺因名觀



曹云和尚好觀楚辭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思補瀾  
中流朗讀一葉輒投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盡乃  
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好飲日  
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榼牧豎人飲飲  
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醉焉而寐和尚頽形  
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然意氣渾發又  
能感情人或曰和尚爲建文朝御史不數月帝遜位  
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師即死宜銘何許人  
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或曰即松陽人御史  
葉希賢也

顧朝興叢卷二

不情難

今本

河西儒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文皇即位備殿葛衣  
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備常衣葛  
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取直積買羊裘被之雖  
寒必覆以故葛衣葛益纒纒竟不肯脫夏或衣昇布布  
卽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棄之輒悶悶不答備錢稍  
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食飲飽時時自吟哦  
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甯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  
者識備欲與語備走南山中避旬月甯都官去乃還甯  
都官亦不語人居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  
死勿發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

言

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慶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  
不過三日卽去或復來有欲學補鍋者卽教之不索  
謝直令負擔從有後學者至卽還先學去如是數年慶  
慶間人皆呼爲老補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  
時與之食卽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輒  
不出卽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寄寄宿蕭寺中忽變州寺  
中途爲翁者二人相顧憐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  
山岩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  
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峨眉山曾有建文遺臣題

顧朝興叢卷二

不情難

今本

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  
臣薄力爲君王回首陽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  
爲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  
嘗作詩大書壁門比見補鍋匠歸卽割去詩日夜夢何  
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灝光更皆五  
色蛇涎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耕高旻時蓋永樂甲  
甲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貳價  
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廬庭聽詔或歸語樵



夫日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曰自焚矣樵夫大慟哭遂投湖水中死

耶堅盤居舍稽之耶路撒冷度日嘗有詩云夢入鴛班觀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獨死有敵堪濟伯夷貪伶苟活緣何事要了殘夢一點真

八月望御史大夫景清犯駕伏誅清本姓耿真草人洪武甲戌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編修尋嘉其才能命署左僉都御史建文初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出爲北平參議往察燕邸動靜上譴之清言論明爽被稱實

國朝典彙卷二

本朝

今本

尋還舊任及建文帝自焚清詎知其出也猶思典

復乃詣上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卽厚遇之仍其

官清自是恒伏利劔衣衾中委蛇侍朝至是日蚤朝清

衣新緋衣而入朝畢上出御殿門清奮躍而前將犯

駕先是欽天監奏有星紅色犯帝座甚惡至是清衣緋

果獨鮮上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劔清知志不遂乃躍

起奮立矍厲上大怒命扶其齒且扶且罵頃之含血

近前直噴御衣上愈怒剗其皮草櫛之械繫長安門

示百官而碎磔其骨肉是夜上夢清仗劔繞殿追迫

司晨駕過其尻忽斷索行三步爲犯駕狀乃命藏於庫

中詔赤其族盡燬其先墓焚夷廟又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上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留軍馬錢糧數盡焚諸言語干犯者因從容問縉及李貴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貴獨頓首曰臣貴等實未嘗有也

上曰爾以是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遜蔽也貞歲後人後世中

國朝典彙卷二

本朝

今本

上順承應人以有天下四方萬姓莫不率服然車駕初

至京師有不順天而效死建文者如黃觀廖昇王叔英

周是修王良顏伯璋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從逆戮

上曰朕初舉義誅奸臣不過數輩後來二十九人中如

張純王純鄭賁黃福尹昌隆皆背而用之今汝所言數

人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

勿問

瑛奏亦下獄死

木樂九年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特建文時士

人包舉古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紀語請

法司治之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卽



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卽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况天下之主皆當不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十一年正月勅諭齊黃等遠親未復者悉皆宥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婣先是建治姦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卽日下令禁止

國朝典彙卷二十一

增補

十一

於是黨黨漸解

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卽位御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有爲民給還田土又諸羣臣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諸死義爲忠臣云又 御案 長陵碑文稱 皇考駐師金川門道人奉章言不得已起兵之故聞宮中火起疾發人往救不及 皇考痛悼曰臣之來也同將清君側之惡用平邦家何不寤耶 建文帝推追廢舊書其沒日前當其在位必尊之曰朝廷云

天順元年建庶人吳庶人黎令自便

弘治六年二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

是修練子寧鄒公瑾魏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

死天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

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

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

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述爲疑而不敢言此皆

不知 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 太宗嘗謂羣臣曰人

君止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卽位之

國朝典彙卷二十一

增補

十一

初卽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孺親識抄沒者

悉赦回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也且 仁宗旣罪李時

勉而日後有忠文之謚 英宗旣誅于謙而未幾有廟

祀之舉 祖宗雄略率多類此 陛下以 祖宗之心

褒表諸臣 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

格不行

時台人繆恭上六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

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奏大駭繫恭兵馬司獄劾上

待命 詔勿罪

嘉靖十四年七月給事中楊傑上言建文時死節諸臣齊



本錄錄後立祠尚書夏言覆奏保所列死事諸臣皆當時誤國有罪者 太宗名爲君側之惡聲其罪而誅之俟新進儒生未諳事理所奏難以准擬 上怒其狂妄之

隆慶六年七月 神宗登極詔內一款曰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 太祖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臣罪雖莫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 聖祖遺意褒表忠寬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國朝典彙卷二 人增舉 九十一

地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爲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儘有存者厚加恤錄

國朝典彙卷之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輯

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 李 銓 訂正

朝端大政三

親征復辟

永樂七年九月議親征虜酋本雅失里遣書諭 皇太子曰此遣丘福等率兵北征皆沒于虜辱國如此若不再舉珍滅之邊禍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

十月召諸將諭以親征之策

國朝典彙卷三 人親征

一

八年正月乙未諭從征將士胡寇達天逆命殺害朝使荼毒邊民非一朝一夕朕躬行天討爾等宜共殲謀奮勇驅逐此虜永享太平

二月戊戌 上親征虜酋本雅失里命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扈從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

辛丑以親征詔告天下

丙午北京耆老以 車駕將發詣朝辭 上以此舉爲民論之命禮部悉賜布鈔

丁未以親征戒于承天門遣官祭太歲旗纛等神

車駕發北京 已酉次龍虎臺遵行在太常少卿朱焯祭



居庸山 庚戌次永安甸雨雪已而復霽日下五色雲

見 甲寅次泥河見病卒命馬載至營論諸將撫卹軍

士 丙辰遣行在太常卿朱煌祭宣府山川城隍

丁巳駐宣府閱武營內 壬戌度德勝關駐蹕典和遣官

祭所過名山大川 甲子駐蹕典和閱武營外 乙丑

大閱兵農和

三月甲戌駐蹕鳴鑾成瓦剌順寧王馬哈木遣完者不花

答哈帖木兒等貢馬謝恩賜練幣襲衣

乙亥 上大閱普師於鳴鑾成時軍陣綿亘數十里瓦剌

使者望之駭愕

國朝典彙卷三

親征

二

丙子車駕次凌霄峰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祚時

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倔強果何所持哉因問廣

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

之輝何能上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蓍

莛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知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

所爲必盡衆入之情苟嘗專任一己以掩羣策時少水

夜大雪尺餘軍中足用 庚辰勅凡具減半

辛巳命都指揮章安充輕車將軍同尚書吳中督餽運赴

平胡城 甲申車駕次錦承嶺前鋒報見虜踪跡下令

各軍嚴警備 丙戌次環環園勅各營謹哨瞭

戊子次金剛阜勅都督劉江先據清水源山巔以俟

丙申駐蹕清水源去營三里許平泉躍出洋溢四達士馬

飲之不渴賜名神應泉

四月庚子行在各營刀錢夜皆有火光 癸卯車駕次玄

石坡製銘勒於立馬峰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

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戊戌次楊林茂以謀入虜地免

諸將朝 壬子次橋胡山製銘刻石曰瀚海爲鐔天山

爲鐔一掃胡塵水清沙沒賜其泉名靈濟 甲寅次廣

武鎮賜其泉名清流製銘刻石曰於鏢六師用鐵離虜

山高水清用彰我武 庚申次威虜鎮無水命以駝於

國朝典彙卷三

親征

三

廣武鎮載水賜衛士日暮中官進膳 上曰軍士未食

朕何忍先飽視各營食始進膳 甲子次長清塞賜其

泉名玉華

五月丁卯車駕發順安鎮臨臚胸河登山四聖賜名飲馬

河營於平漢鎮遣都督冀中祭飲馬山川 庚午次蒼

山峽哨騎獲虜謀者五人及指揮款台獲虜馬四匹來

獻 甲戌次環翠阜胡騎指揮款台獲人詢知本雅失

里在兀古兒札河晚遂度飲馬河下營

乙亥命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領官軍於飲馬河上築

設明城駐劄 上率精騎循河西北行胡騎都指揮要



鬼力殺被虜人口華高命送殺胡城饗之

丙子發聞喜岡勅諸將以次前進避出敗道疲困士卒丁丑次平虜鎮用健輜百戶爲鄉道

戊寅至兀古兒札河虜先遁賜名清塵河夜倍道追之

已卯車駕至幹難河追及虜虜拒戰上登山布陣虜先鋒逆擊一呼而敗之本雅夫里窮追以七騎度河遁去

俘獲男女輜重等無算時阿魯台東奔復追之至飛雲壑虜令兵以待上以數百騎挑之虜迎戰右哨先

與敵逆鋒以當我中堅上將率諸騎千餘追之虜

陣動我師大呼天下如注阿魯台墮馬復上我師乘之

國朝興業卷三

親征

追奔百餘里虜衆潰敗後以精騎窮追至長秀川命都

督真中等盡收其牛羊雜畜焚其輜重復追之至回天

津大破之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乃還至廣漠鎮渡

河伏兵破其追者斬獲又千餘

辛巳諸將以所得把禿帖木兒等男婦百餘人來朝見

上命皆釋之旋師次五原峰勅王友等簡精銳士卒候

征阿魯台

壬午駐蹕五原峰命都督薛祿祭旗難山賜名玄冥池

癸未次清塵河指揮萬忠獲虜四人至命釋縛留隨征

丙戌次飲馬河遣都督指揮李文中中官海壽賁青瀾

皇太子遂下詔班師上謂兵部尚書方賓學士胡廣

等曰朕爲宗社生民不得已遠征逆虜冀一勞永逸今

首惡已遁其衆敗散朕當旋師且休兵息甲嚴守備更

移屯田使兵堅邊實虜不足慮賓曰宗社生民之福也

丁亥次殺胡城勅成安侯郭亮督糧運赴應昌

命清遠侯王友廣恩侯劉才領將士先赴開平休息特譚

報虜知院失乃干潰散走西至廣武鎮欲率衆來降遣

指揮麻帖木兒等招之仍命王才等途中如遇失乃

干降須善撫綏之不降卽掩擊之

庚寅車駕循飲馬河次蟠龍軍士乏食命軍中所獲牛羊

國朝興業卷三

親征

及光祿寺上供米麩諸物悉給士卒上勅王友等曰

士卒從征備極艱難古人爲將肯與士卒同甘苦士卒

未食不先食朕安得獨享

壬辰次定邊鎮遣都督梁福祭去年陷沒將士癸巳次

雙清源前丘福陷虜軍士聞上親征至是多脫歸

六月丙申次凝翠岡下令將士臨陣毋掠人口輜重及馬

駝牛羊違者斬庚子次楊青成戒將士毋妄殺戮

甲辰次飛雲壑前山谷中阿魯台遣諸軍聞請降上知

其詐爲自脫計遣勅諭令來朝不決率兵擊敗之阿魯

台有歸順之酋其左右沮之曰爾不殺大朝使臣耶大



明皇帝何負爾爾既背之今復歸之縱天地之量能爾  
客爾何顏面立於其朝乎阿魯台默然未決又遣其甥  
朵兒只來輪誠款 上賜之酒復遣使與偕往諭之其  
下欲降者半欲戰者半阿魯台對衆太息曰今戰勝負  
未可必但戰敗欲降可得乎哉所遣使知虜猶無堅  
志馳歸奏之 上曰朕固知此虜詐諸將請戰 上未  
可令諸將暫休各嚴陣以待虜亦遲回不敢發 上以  
數百騎挑之虜衆迎戰右哨先與虜敵阿魯台率數百  
騎當中堅 上躬率精騎千餘徑衝虜陣我軍大呼人  
百其勇矢下如雨阿魯台失色墮馬虜騎咸者相枕籍  
聞朝與卷三

親征

六

阿魯台罵其麾下曰不從吾言至此今無及矣策馬走  
我師乘之追奔百餘里虜衆潰阿魯台以其家屬逃遁  
乙巳 上旋師逐虜潰散者晚次駐蹕峰地高少水忽雷  
雨大作軍中足飲 丙子 上率精騎前進至長秀川  
虜衆輜重牛羊雜畜滿山谷及河兩傍百餘里命都督  
冀中金玉等殿後收其牛羊雜畜盡焚其輜重 丁未  
上追及虜於同曲津大敗之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  
戊申 上追虜至廣漠戌餘虜數十人遙拜祈哀盡釋之  
已酉車駕發廣漠 上諭諸將曰虜性至死不不易今雖潰  
散山谷必有窟伺我後者須擒之乃命諸將先渡河伏

騎士數百餘河曲柳林中令步卒十餘銳士後行而實  
草於囊載之以誘虜戒之曰虜至則引入伏中舉銳伏  
兵聞銳即出 上按精兵千餘最後發虜見大兵渡河  
果貪所載物競趨而至既入伏中銳發伏兵躍出虜亟  
回走 上所率兵已至虜窮急莫知所向復奔渡河馬  
陷入淖泥遂生擒數十人餘盡滅至是虜無敢窺於後  
者而訊所擒數十人皆兀良哈部下皆入朝投官矣復  
叛附阿魯台 上責之曰爾於朝廷何功徒爾來朝輒  
予爵賞今不思報乃復叛爲寇用命悉誅之  
庚戌次寧武鎮虜率衆來降者踵至遣都督王真中官紫  
聞朝與卷三

親征

七

塞賁敗阿魯台之續論 皇太子  
辛亥次紫雲谷諸將皆賀捷 上曰朕非無深宮廣殿  
可以自逸而與卿等蒙冒霜露暴於遠外者誠以邊民  
之患不可坐視胡虜之勢不可滋長及朕與卿皆未老  
同力掃除之亦子孫生民之利也  
壬子次玉閭山命諸將善視軍士有病者毋令失所  
乙卯發清寧派命諸將巡視卒有病者悉昇載赴營  
戊午次涼流峽遣人督成安侯郭亮纓運赴營  
辛酉次長樂鎮命都督劉江等率師殿後通遣散就撫之  
上聞王友等討至舍胡山與失乃于相距一程迂道避往



應昌致軍士之食遣使切責之曰將士從朕遠征勞苦  
可憫特付爾等先歸就有根之處休息今舍近趨遠踰  
無根之地致餓殍甚衆馬蹏達諸葛亮節度舍水上山  
亮按斬之朕爲天子總六軍乃可廢法耶又嘗爾等遇  
胡寇卽相機勦滅寇距爾一程乃舍之而避去爲將擁  
兵縱賊尚可逃誅耶

壬戌次通川旬勅英國公張輔問視王友所領馬步官軍  
器仗 癸亥次全抄死勦張輔收王友等原受制論鎮  
其衆 乙丑次威信戍 皇長孫及趙王高燾北京文  
武衙門遣官進迎鑾表至行在所

陶朝興案卷三

八親征

八

七月丁卯車駕次開平安勞將士及進表官命諸將以所  
獲牛羊給軍食 上謂侍臣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  
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侍  
臣曰臣等比見陛下服御供具儉約蓋將帥有過之者  
上曰朕往時在軍皆然不獨此行但此行尤念士卒勞  
苦也 戊辰遣庶子楊崇實書諭 皇太子以七月十  
七日抵北京代告天地宗廟社稷 已巳勅文武羣臣  
議王友等罪 壬申次盤谷鎮勦廣平侯袁容等預檢  
軍士候隨征將士到家代爲收放仍禁軍士踐苗稼株  
爪果 癸酉次獨石勒北京留守羣臣毋遠迎妨事

甲戌次龍門 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進迎鑾表  
府丞陸中善進袍服皆至 上曰將士同朕勦勞其示  
哀悉敕未有更易朕何爲獨先候入關將士俱易衣服  
方易之 庚辰次龍虎臺文武羣臣奉迎見單卽遣歸  
壬午車駕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羣臣上表稱賀  
十二年二月詔親征瓦剌胡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  
字羅先是朝廷封阿魯台爲王瓦剌馬哈木等怨爲自  
是朝貢不至遂議親征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武安侯  
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  
都督譚青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

陶朝興案卷三

八親征

九

三月庚寅車駕發北京 皇太孫從行 辛卯至沙河命  
光祿寺賜侍臣酒饌 癸巳至陞慶州下營時馬步官  
軍五十萬俱集 甲午至懷來下營 戊戌次宣府  
壬寅發德勝口度野狐嶺  
四月甲辰朔駐蹕興和五軍盡出塞 已酉大閱軍士於  
沙城 甲寅次凌霄峰 卽元山  
子楊榮足食足兵之策榮曰宜慎擇將帥竭力屯田將  
得人則撫取有方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食不足兵  
不精 上嘉納之 丙辰次五雲關 卽冷口  
阜 卽忽兒 已未次殺虎城 卽茶城 庚申次龍沙甸 卽阿爾



甲子次清水源

五月癸酉朔駐蹕楊林大閱武

已卯車駕次廣武鎮

六月甲辰車駕次雙海泉即徹里怯兒元太祖發跡之地

見元

舊營建宮殿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西北山有三關口

通飲馬河土剌河胡人常出入此處

乙巳下營雙泉海前哨馬來報遇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遁

即唐青通

初七日戊申晴發蒼厓峽次蘭忽失溫房寇答里巴馬哈

木太平把禿孛羅等掃境以三萬人進戰見行陣整列

勦與彙卷三

八親征

十

還頓兵山嶺不發上駐高阜望見虜已分三路令鐵

騎數人挑之虜奮來戰上慮安遠侯柳升等以神機

砲整賊數百人上率鐵騎乘之虜敗却武安侯鄭亨

追擊之中流矢退寧陽侯陳懋成山侯王通車兵攻其

右不動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驍攻其左虜盡伏聞

被創都指揮滿都力戰次上遙見之率鐵騎擊虜大

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首數千級餘衆俱走大軍乘勝

追擊之度兩高山復戰敗之追至土剌河生擒數十人

馬哈木等脫息遁時夜二鼓上還帳中皇太孫入

見上語以虜敗狀太孫叩首稱賀上曰此虜向

未還夜中尤須慎防遲明追獲之必盡殲乃已太孫

對曰陛下督戰勦勞天成所加虜衆破勝矣今既敗走

假息無所等敢逐顧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上

然之蓋是時雖勝所殺傷亦相當衆危而復攻班師之

令所以急下也

庚戌班師壬子師出三峽口餘寇復聚峽口山上及數

百人據海子諸軍以火銃擊之悉遁去戊午駐蹕三

峰山之西南和寧王阿魯台遣所部都督朵兒只魯卜

等來朝命中官王安齋勅往勞之是役也內侍李謙

恃勇引皇太孫於九龍口迎戰幾危上大驚急追

勦與彙卷三

八親征

十一

回大營謀價輕次已巳車駕次黑山峽勦皇太孫

以班師告天地宗廟社稷遂頒詔天下

七月壬午車駕次榆胡山寫平胡詔遣都督李英同中官

貴回北京癸巳駐蹕宜府已亥駐蹕沙河皇太

子遣兵報尚書金忠指揮使楊義進迎鑾表至

八月辛丑朔車駕至北京由安定門入上御奉天殿受

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從征將校命禮部會議將士功賞

十九年十一月以阿魯台數寇邊議北征戶部尚書夏原

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勦邊將備禦未奏會

上召兵部尚書方賓贊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與師遂召



原朝與葉卷三

親征

十二

昔所爲策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禍  
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檢邪米之有也 上由是怒稍  
釋置不問

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征北魏納輔  
等議分爲前後選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前運用總  
督三人陸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杲車運隨運各  
分官領之領車運者奉寧侯陳瑜都御史王彰及都察  
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隨運者鎮遠侯顧興祖尚  
書趙鉅等三十五人後選惟車輛用總督官二人保定  
侯孟瑛遂安伯陳英副者二十七人共用驛三十四萬

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輛虎車民丁二十三萬有奇運  
糧凡三十七萬名

三月阿魯台寇興和先是阿魯台爲瓦剌馬哈木等所敗  
窮蹙日甚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奉表稱  
臣遣使貢駝馬 上曰虜性詐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  
然天地之仁發而己言有所擇哉遂納其貢而禮其  
使詔封阿魯台爲和寧王母妻皆爲夫人賜金帛俾仍  
居漠北阿魯台感 上恩德屢遣使貢馬又遣其子來  
朝數年畜牧益蕃生聚益富而兇悍之心復萌其朝貢  
之使既歸往往就途劫掠朝廷使者至彼或恣殺侮亦  
圖朝與葉卷三

親征

十三

有拘留之不以禮待者其部屬屢爲邊患每因其使行  
戒諭之而怙終不悛至是大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  
煥親征之議遂決在廷文武之臣羣謀會同令五府整  
兵戶部理領餉餉日啓行遂警將士

丁丑以親征告天地宗廟社稷

戊寅祇祭於承天門遣官告旗纛太歲風雲雷雨等神車  
駕發北京遣官祭居庸山川

辛巳駐蹕鷄鳴山虜寇興和者聞 上親征遂夜遁諸將  
請急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計能尋諸糧食一得所欲  
急走追之徒勞少候草青馬肥道間平曠應昌出其不



意重抵篇六破之未暇

四月辛丑駐蹕龍門戍卒言勝舍卒遺去遺馬二千餘匹於洗馬嶺勅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

乙卯駐蹕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來者若不閱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處待不慮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取忽也

五月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宴

乙丑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卒隨朕征討道中惟收獵可以驅馬揮戈揚武事作其號勇之氣耳

國朝典彙卷三

入親征

高

丁卯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脈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應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戊辰親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犒碗二上曰賞重則人勦是日上親製平虜三曲碑

將士歌以自勵

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襄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陸平侯張信應城伯孫寧新寧伯譚惠典安伯徐亨合就營中聽射上親觀之惟輔片懋連

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相解不至降充辦事官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謀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辛未車駕發臨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遊獵之所上望其額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賢德靡常尤有以仁心平乎可爲殿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國朝典彙卷三

入親征

十五

癸酉發西涼亭次開安下令軍中收放樵採不得出長圍之外特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論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算是命上曰兵法有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無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相協一



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船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癸未發威虜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根六萬石儲於山海

六月癸巳車駕次威遠開平報虜復攻萬全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

慮大軍徑搗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七月己未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

國朝典彙卷三

入親征

本

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備備其母及妻

聞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

夙固宜使吾屬駢首就縛而俘囚將死無葬身處皆汝

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闊淥海之

側與其家屬北走矣上曰賊窮則走然此難虜未

當速信或挾詐謀示弱以給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繼獲

虜部曲亦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

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乘牛羊駝馬焚其輜重上召

文武羣臣論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邊患驅之足矣

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是夜召諸將諭曰阿魯台敢爲背逆者以有兀兒哈魯之

羽翼也今阿魯台遠遁而兀兒哈魯敢入寇當還師剪

之諸將請分兵進擊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且授

之方略曰兵貴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可也諸將頓

首受命上曰官軍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

之速率精騎數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祥將之

庚午上率師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羊車輛西

奔陷山澤中遇大雪寇倉卒逆戰上麾騎兵爲左右

翼齊進寇聖官軍勢盛欲突而走上前鋒銜之斬

首數百級寇自蹂踐者相枕籍餘衆散走其地背河

前左皆山大軍依山而陣上乘高壘之見寇復聚乃

麾兵繞山出其右又分兵渡河斷其後寇數百人突而

右走盡獲之又麾兵出其左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

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矮障山下以待已而寇盡

棄其輜重馳突而左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

之寇驚走而林間神機弩就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

餘寇尚數百人躍馬而走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須

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

生擒其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

重兵器俘次豐潤也諸將皆頓首賀上曰用兵吾



得已哉諸將曰天道福善禍淫陛下奉天伐罪以寧兆民豈過舉也

八月乙酉朔以班師遣書諭 皇太子及頒詔天下

九月丁巳車駕入居庸關次龍虎臺聲隨駕將校北京文

武大臣迎見 壬戌昧爽 上乘法駕入京城告天地

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朝百官上表賀

二十一年七月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上召

諸將論曰去秋此寇犯興和朕率師擒其巢穴復東剿

其黨兀良哈之衆其窮亦甚矣今以朕旣得志必不復

出故萌安念朕常率兵先馳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

廟朝典彙卷三

太親征

太

已出而輕肆妄動我因其勢而擊之破之必矣諸將皆

曰善是日命柳升陳英將中軍鄭亨朱勇張輔王通將

左右軍陳懋等將前鋒先馳攻之阿魯台北再征

八月壬子復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

娶丑車駕發京師大學士楊榮扈從軍中機務

甲寅發宣府次沙鎮賜諸將內廐馬

庚申次萬全兵民有進馬牛瓜等物者命倍時值酬之

九月己卯朔駐蹕沙城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崔審請軍

門奏事令還北京待命

虜中阿太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

夏爲元朝順寧王脫歡等所敗部諸潰散無所歸今若聞天兵復出必疾走遠避豈復敢前向之意命賜酒饌衣服且授阿太帖木兒等俱正千戶

十月戊申朔車駕次上莊堡陳懋等以輓輶王子及其部

屬來降封也先土干爲忠勇王賜名曰金忠也先土干

之來也其甥把台罕實贊之遂授把台罕都督俱賜冠

帶織金裝衣左右皆贊 上功總之盛 上曰昔唐突

厥頡利來朝太宗言朔越一家有裕誇自得之意朕所

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虞兵甲不用斯朕

志也 遣書諭 皇太子以也先土干納降之故遂下

廟朝典彙卷三

太親征

十九

詔班師車駕發萬全

十一月戊寅朔車駕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 甲申

至京師謁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文武羣臣上

表賀賜忠勇王金忠誥券金印朝服玉帶織金文綺

二十二年正月甲申初金忠來歸慶言阿魯台數爲邊患

請發兵討之願爲前鋒自效 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

厭之矣忠曰雖天地大德無物不容其如邊人荼毒何

時可已 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姑待之至是大

同開平守將並奏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 上召公侯

大臣計之且告以金忠之言羣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



賊不可緩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違也

決之遂即日勅緣邊諸將整兵以候

按此三征阿魯赤

三月戊寅大閱

四月戊申以親征命 皇太子監國告天地宗廟社稷遣

官祭旗纛山川等神 己酉車駕發北京大學士楊榮

金幼孜扈從 癸丑次龍虎臺遣太常寺官祭告居庸

山川 丁巳次土木 己未享諸將於長安嶺

五月乙亥車駕次威虜鎮 己卯次開平 勉諸將師士卒

甲申 上召楊榮金幼孜至帳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

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

闕朝典卷三

親征

二十

辭也登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

格於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岡玉石俱燬惟

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

辜卽命草勅遣中官伯力哥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諭

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爾等所

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聞者以天人

之怒再率師討之如狗將士之志奮雷震之威爾等豈

復有噬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其或改而自新

也今王師之來非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

無所問有能散順天道輸誠來朝悉待以至誠優與恩

賽母懷二三以貽後嗣

壬辰車駕次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柏

人處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

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下必助順矣

丙申次清鎮卽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在後 上諭

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爲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

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崩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

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慮耶遂命分兵接之

丁酉駐蹕清平鎮 己亥宴文武大臣於威遠川命內侍

歌 高皇帝御製詞五章浩醉而罷

闕朝典卷三

親征

二十一

六月甲辰朝車駕次祥雲屯 上出塞已久尚未抵賊巢

而士卒多艱楊榮金幼孜夙夜計慮言虜已遠近請班

師 丙午次翠玉峰勅陳懋金忠爲前鋒偵寇

癸丑次金沙灘陳懋等獲胡寇馬九匹以獻 上曰虜多

詐安知非誘我令益加防 丙辰次寶屏山 戊午次

玉沙泉 己未次龍武岡命陳懋金忠率師遇阿魯台

生擒以來 庚申次天馬峰復行數十里懋等遣人奏

臣等已至答蘭納木兒河瀾聖荒原野其虜隻影不見

車轍馬跡漫滅其遁已久 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

谷大索仍命懋及金忠前行規賊車駕進至河上以次



王戊車駕發河上。次蒼不聞張輔等相繼引兵還秦。因等分案山谷。周圍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無賸者。聚支車駕。次進秀坡。陳慙金忠引兵抵白郎山。咸無所遇。以糧盡。還於是。張輔奏。願假臣等一月糧。半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楊榮金幼孜言足輕等且休矣。

甲子車駕次翠雲屯。召張輔等論曰。昨日之言。朕愚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虎秋之患。馳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逃荒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斷朝與樂卷三

親征

三十一

必得耶。吾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遂命班師。丙寅。班師。次蒼玉淵。諭諸將嚴兵殿後。

七月庚辰。車駕次清水源。道傍有石崖高數十丈。命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

乙酉。次通精。戊其地。平廣多廢。子軍士有驕驕犯之者。上望見。急令止之。曰。種是者必安業。於此不爲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而逃耳。犯之不仁也。

丁亥。次翠微岡。戊子。次雙流。澤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齋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已丑。次蒼崖。戊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嚴毋忽。

廣利次榆木川 辛卯 上崩

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遣親信人枚青等入京約舊功臣。爲內應。青至英國公張輔所。輔暮夜禁之以聞。

上親問之。悉得其實。遣中官侯泰齎書與高煦言。昨枚衛餘丁枚青來言。叔有督過朝廷之舉。予誠不宥。然處是。小人離間。不可不告。高煦遣百戶陳剛贊奏言。仁宗皇帝不當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誅勅封贈。謂上不當修埋南巡席殿。片二三大臣爲奸臣而指反。厚吉爲首。並索誅之。上覽之曰。高煦之不臣天地祖宗。實監臨之。出其奏及書示羣臣。命行在兵部楊士中外

掘朝與樂卷三

親征

三十二

上將親征。命奏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楊溥。吳中。胡濙。張本。顧佐。協同扈從。

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百神。遂親征。是日車駕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

上遣書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與師問罪。非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爲而反耶。朕惟張放失國本之責。高准南受誅。成於伍祐。自古小人事薄。國幸固之以自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同荷。免若此者多。



矣今朕師已殲境王能悔厥愆所倡謀者來獻朕與王  
則除前過恩終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  
敵或攫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即成禽  
矣又或麾下以王爲多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  
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爲福一反掌間耳其審  
圖之

辛巳昧爽至樂安駐蹕城北上念矢石之下禍及無辜  
乃遣諭高煦云今山東都布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官  
并兩護衛軍校除丁民人奏爾及逆朕皆未信及覽陳  
剛齋至本上誣先帝遂及朕躬爾罪著矣朕以祖

親朝與衆卷三

大親征

三十四

宗付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率問罪之師已至城下  
爾不來朝亦不遣護衛王府官出見是負固不服今以  
誠心待爾爾能戰則戰不能則請軍門而陳爾情庶得  
保全始終如怙終不受命城破之日悔罔及矣午復遣  
勅諭之曰前勅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  
勅繫矢射城中諭逆黨以禍福於是城中人多欲執高  
煦來獻者高煦俱失據密遣人請行輜陳奏願寬假  
今夕與妻子別明且躬赴軍門歸罪上許之是夜高  
煦盡取積藏所造兵器與凡謀議文通文書燬之城中  
迺夕火光燭天

壬午駐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山叛黨王綏等同止之日  
一戰以歟不可爲人禽也高煦紿執等復入宮遂潛從  
間道出爲官軍所執以獻文武群臣列奏其罪請正典  
刑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群臣復言  
春秋之法大義滅親上却之但命以群臣勅章示之  
高煦跪言臣罪萬死惟生殺在皇上遂令高煦爲書召  
諸子同歸京師乙酉班師

庚寅駐蹕獻縣之單楊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言漢趙二  
王實同心宜乘今席捲之勢移兵彰德襲執趙王國家  
可永無虞上召楊榮襄義及原吉楊士奇謀之義順  
國朝與衆卷三

大親征

三十五

吉以爲可上令士奇草勅士奇執不從遂促還京  
九月丙申車駕至京師上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  
至京師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劾奏高  
煦謀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國典以爲亂臣賊子之戒  
上曰國家待宗藩自有祖訓朕不敢違命行在工部  
築館室於西安門內巡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  
奉悉仍舊無改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群臣凡書高  
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發兵之故悉詳備云

三年八月甲辰上巡邊關  
九月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



之寇萬泉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復河 上覽奏  
曰是天遣此寇殺我耳遂駐蹕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請  
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虜虜無能爲但  
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槍  
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  
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  
必矣武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  
三千精兵足擒此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  
乙卯出喜峰口夜軍士皆斫飲甲船戈馳四十里昧爽  
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兵以爲成邊之兵卽悉

國朝典彙卷三

入親征

三天

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  
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銳盡  
發虜人馬歟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虜  
營見黃龍旗知 上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  
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擒虜穴忠勇  
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之有密言  
於 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  
欲耳朕爲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  
夕置於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耶曰如不欲置其行  
則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則俱遣留一

人乃使之畜奴矣朕待此二人甚厚大馬滿案茶之恩  
况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

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鹿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  
上既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  
還者 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 總兵官單廣  
泰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  
貴馳往宣府勞之 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  
數百至 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厨酒饌而飲以金爵併  
爵賜之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糴至賜亦如之  
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單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  
論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  
師群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如廟享期迫請勅  
一親王代行禮 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  
吾不與祭如不祭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  
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  
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候諸將單至則歸  
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鐵將軍店 乙丑駐蹕偏嶺 丙寅  
入喜峰口駐蹕開內 庚午駐蹕三河縣在京諸王及  
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賀表至 壬申駐蹕齊化門  
丙午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 太皇后置酒上壽

國朝典彙卷三

入親征

主七



復辟

正統十二年二月遷撫宣大都御史羅亨信奏虜酋也先專倭疊端以圖入寇宜預于北要宰增置城衛備之議不行之時恭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二丁取一爲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北虜方驕邊民疾甚加以邊地糧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初龍刺順寧王脫脫厥其子也先常遣人入貢馬得賜金帛無算遂桀驁不恭時時殺掠道路也先與通事人國朝典彙卷三

復辟

言吾子請將南朝公主通事人謾曰爲奏皇帝已許爾矣也先大幸十四年二月遣二千人許稱三千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莫之知答拜無許婚意太監王振怒其詐報人數減其賞賜并所酬馬價也先愧忿遂謀入寇七月虜分遣入寇脫脫不花王寇遣東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也先寇大同至貓兒莊恭將吳浩迎戰敗外報至乃遣驛馬升源等四將各督兵萬人出禦之源等號行王振勸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甲午駕發京師命 邸王居守駙馬焦敬太監金瑛等輔之令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師以從戶部

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鄒瑩學士曹鼐張益等扈行遂借王振率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出居庸關

乙未上較技龍虎臺中夜驚

丁酉遣居庸驛守備同整王振惡瑩瑩告令與王佐隨老營至懷安瑩隨馬幾殆從者請留就醫藥曰天子在前可託疾求自便乎力疾至雲中

辛丑過懷來至宣府迎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益急井源等敗報踵至群臣請駐蹕王振怒俱令掠陣時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餽屍滿路寇亦伴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遣兵北行朱別膝行聽命王佐竟日晚伏草中

國朝典彙卷三

復辟

二

請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彙釋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的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言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

宜府總兵官楊洪奏虜聞馬圍三日將河水斷絕管中無水是日大同總督軍移西寧侯宋瑛等與虜戰陽和後口全軍覆沒瑛及總兵官武進伯朱見俱歿監軍大監郭敬伏草中得免參將石亨奔還大同

八月戊申朔至大同郭敬密告振以虜設伏塞外其勢不可行庚戌次雙寨黑雲如蓋震營俄雷電風雨大作



六師驚驚徹夜不止振始有回意總兵郭恩告聞帝  
車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遣 上過其府  
州里第既又恐損稼特從宜府行

丁巳至宣府庚申將發教虜將襲我後遣恭順侯吳克忠  
都督克勤爲後拒力戰敗沒至晚報益急命成國公朱  
卯永順伯蘇綬以兵四萬迎之勇無謀進軍鵠兒嶺冒  
險入遇敵虜兩翼遮阻夾攻復敗沒

辛酉駕至土木日尚未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

以王振輜重千餘輜奉至留待之鄧瑩再上章請早駕  
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爾

國朝典彙卷三

復辟

三

僑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敗瑩曰我爲社稷生靈言安得

以爲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駐土木虜四面合圍  
人馬不飲水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不得水虜分遣人

挽我師不得行 壬戌虜遣使持書通和召曹鼎革勅  
與和道二通事偕虜使往振急傳令穆營踰壘南行未

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  
能止虜騎蹂躪而入奮長刀以斫我軍大呼解甲投刃

者不殺衆深相陷藉焚者設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  
體如蟬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振等

中貴及英國公張輔秦寧侯陳瀛驛馬并原平鄉伯

陳懷襄城伯李珍選安伯陳瑛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

王貴尚書王佐鄧瑩侍郎曹鼐丁鉉王永和都御史鄧

瑒學士張益通政龔全安太常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

一居大僕少卿劉容尚寶少卿凌雲給事中包良佐姚

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濬錢昂御史張洪黃常魏貞

夏誠申孫引孫童存德孫茂林祥鳳郎中汪齊馬學明

員外王健程思溫程式遼端主事俞鑑張鏗鄭瑄大理

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驛如鏞欽天監正劉信

序班李恭石玉皆歿焉其幸免者達頭赤身踰山陞谷

連日饑餓僅得達關驛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

盡爲虜所得

我師既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向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

國朝典彙卷三

復辟

四

盡爲虜所得

與將行欲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刎乃以見也

之弟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

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

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者問

之一見大驚曰是也也先謀爲布囊盛之使驛騎蹂躪

忽一雷擊外也先所乘馬其謀乃沮又夜令人行弑且

一大蟒蛇遠護御帳外畏怖而去群胡皆曰大元之德



人也。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推下萬般煩惱之中。鐵矢不沾。寸兵不染。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衣。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且復坐寶位。豈不有萬世美名乎。泉皆曰。胡云然也。於是也。先以上送知院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亦也。先弟也。

十六日。上在虜營。惟枚尉袁彬。隨侍。令彬作書。遣人回京。奏乞珍珠。蟒龍段。金銀等物。以賞也。先遣人至宣府。城下不敢開門。絕而登。復令人送至京。以夜二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閣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

國朝典彙卷三

復辟

五

愁歎驚懼。出陌上。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汚狼籍。然尚未知。上所在也。是日。皇太后遂遣使齎黃金珠玉。褒龍段。疋等物。馳以入。騎請虜營。請還車駕。不報。按袁彬爲虜所掠。得侍。上左右。頗知書。識字。百凡警敏。又有盼銘者。先隨使臣吳良鶴。留在虜。至是。亦與彬同侍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又有衛士沙狐狸者。亦隨。上至虜中。汲水。取薪。備極勞苦。也。先開之。亦善于應對云。

吳官童譯使也。十三年。使虜。拘爲奴。及上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放。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攻諭之久之也。先

下馬曰。爾誠若君邪。官童曰。我君也。豈不識之乎。是令從者引見。上上曰。官童至。吾無憂也。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甚衆。夫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爲時。上與也。先未相見。益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理論也。先曰。爾每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爾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上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

丙寅虜卒。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以賄。至卽歸。聖駕都督郭登守大同。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

國朝典彙卷三

復辟

六

檀彬。陞竟不出。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宣同出見。獻蟒龍袍。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翁大通漢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朕欲歸我情。倘難測。且嚴爲備。安獻酒。上醉。酒飲訖。虜令括城中犒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獻虜不應。竟擄上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令令奮前執其矛刃。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



沮者既淹久虜營擾而去擁 上遣宣府總兵楊洪開

城門不出朝廷聞之遣洪繫詔獄尋釋之使自効

二十三日 上過猶兒庄九十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

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

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 上酒歌

舞以爲娛遂奉 上居于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

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兒 上亦如也先禮 上在營

聖敬無戢虜以女入侍不受虜服不敢少失臣禮會大

雪乘輿所止穹廡雪不凝虜具之往覘天來穆然危坐

亦無寒色咸極駭歎効順蓋爲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

國朝典彙卷三 八 復辟 七

羊七日獻牛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所

獲野馬黃牛之數來獻

九月戊寅朔 上在虜營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

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先

癸未 郕王仰皇帝位進尊 上爲太上皇帝

也先復遣使致書辭甚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言于 上曰

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

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

分遣官四散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

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謀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

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厥晝夜併工造成攻戰器具京師

九門宜令都督孫鏐衛瑄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

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分投巡視勿

致疎虞徙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安插毋爲虜所掠通

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官人員悉詣關

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 上皆嘉納施行之

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至虜營起居 上皇也先亦遣

使來議和還車駕廷議遣使約和奉迎 上皇時都御

史王文厲聲曰孰謂虜可和彼不索金幣且索土地曷

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謙曰防變方略我與總戎責

國朝典彙卷三 八 復辟 八

也俄而旅退惟賜也先金銀彩幣

十月丁未朔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爲名與可汗脫脫不

花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大監喜寧本胡種土木之敗

降于也先蓋以中國虛實告之爲彼嚮導送奉 上皇

入塞七日至大同九日至廣昌破紫荊關敗我師殺指

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次朝野灣海人無因志

歷事舉人練綱上勅王急務疏其略曰虜勢猖獗非重

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放金人以汴求待我也我國家國

富兵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神師遣李綱亦未見

乞遣選武臣授以方略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



勸兵內向巡其歸路誤有倡為和議緩于武備且諸南  
遷以圖偷安者即為奸臣宜仰加誅以為衆戒上閱  
疏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即授以監察御史

尚書于謙上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嚴禁官民  
輒入餘儲威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  
矣乃出楊綸固守之議始矣

時本平日久城外壘上等處倉場芻粟以數百萬計于謙  
聞房道關遂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之一面奏開或  
謂姑待報謙曰地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資寇  
宋時年賊聞之事可鑒也衆皆服

國朝典彙卷三

不律律

九

也先犯京師故交趾敗績論成山侯王通為都督陞鴻  
臚寺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協守京城太監金英召廷問計理泣  
計將何如通以挑集京師外城濠為計與安郃之待謙  
徐理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廷問計理泣  
曰險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憐然不  
悅宣言于衆曰成則君臣同一處耳有以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于謙亦奏前所議遷都之人衆心稍定也  
先奉 上皇居土城廟房騎掠西北關外于謙平分  
營城北都督孫鏗營城西副都督鄧江淵參軍事尚寶  
司丞夏原陳使諸召邊兵入得京師內外夾攻乃召宣

府遠東各邊精兵赴援房連日攻城石亨等兵與戰殺  
傷相當也先遣使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曰迎駕衆莫  
敢出乃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  
榮為鴻臚寺卿出朝 上皇于土城廟也先伯顏帖木  
兒環甲持弓矢侍 上皇復等見 上皇進暫勅 上  
皇視漢字書房視番字勅也先日偕皆小官急令王直  
胡濙于謙石亨楊善來 上皇前復榮曰彼無善意汝  
等宜急去二人奔歸房益四面圍掠焚長陵獻陵景陵  
殿殿祭器逼宜武門南逾盛溝橋散掠下已于謙督軍  
田德勝門與戰發大砲擊房房有無數石亨遂統兵出

國朝典彙卷三

不律律

十

安定門挺刃單馬進殺數十人石虎持斧率兵從之諸  
軍懼呼踴躍登振天地房却而西引追戰城西房復却  
而南亨會彪率精兵千人誘房南至彰義門房見彪兵  
少退之亨率衆乘之房大潰稍奔復追至清風店又大  
捷孫鏗禦房西城外失利諸將不相援鏗急叩城門求  
入給事中程信監軍西城急奏鏗小失利即閉門納鏗  
房益振人心益危宜速鏗戰必効威力 上立詔勿納  
鏗房逼城鏗兵亦附城戰信與王通楊善城上鼓譟給  
礮佐鏗房退信遂請勅石亨于謙發營關廟外衆房先  
是聞臣等陳使諸召邊兵入得京師內外夾攻乃召宣



勁騎與宿軍夾攻擊至是又請下楮數道諭回回襲制及漢人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致書與典安云約諒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所致書爲也先選卒所得也先疑懼而邊兵入援亦稍至是月既望也先出居庸關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荆楊洪石彪仍帥兵擊安房未去者陳循請留邊兵守京師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遂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素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如陵寢郊壇社稷田里生靈何急宜固守宜府居庸爲便

廟朝典彙卷三

八復辟

十一

命副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尚書石瑄鎮守宣府余都御史王竑鎮守居庸副都御史朱鑑鎮守雁門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平江侯陳豫守臨清副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城東軍務余都御史陸矩鎮守真定

時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哀彬執松哈銘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却之尚書胡濙王直言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使楊洪與孫鏗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于涿州紫荆等處迨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

時我師屢勦邊陲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盡閉人心瓦解人謂郭登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祐國家必無可愛之事若胡勢莫過吾與此城誓共存亡當不使諸君獨灰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弔問傷親爲暴創傳藥晝夜籌處修城繕兵以圖復舉既而虜侵京師登議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嶺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日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後詔褒答焉

廟朝典彙卷三

八復辟

十二

副都御史羅通先守居庸禦虜有功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上疏乞勒石亭楊洪各率精銳馬步官軍守自紫荆出大同淵自居庸出宣府沿途巡哨堵塞關口修理器械勦除賊寇防護耕種又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近在都城新虜幾何乃申六萬六千有餘又言腰玉耳郭者皆尙全性命忌能憎言于謙不喜亦上



言德勝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而已且乞罷兵柄五府部院翰林科道議乞留諫亦言通志在滅賊爲國計無他議等宜同心協力勿互猜疑于是諫上言口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虜寇野無所掠擁衆以送駕爲名震至太原則山西搖動而河南淮河之間亦可憂矣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鎮山西 上命通往

虜寇遣東提督都御史王翔嚴兵禦之虜遁去

十二月虜寇甘州都御史馬昂收斂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是役

國朝典彙卷三

復辟

十三

也喜寧爲虜謀奉車駕而西欲入陝西直趨南京而脫

脫不花方寇遼東不衆出寧夏入陝西故不果行

景泰元年正月朔 上皇在虜營寫表視天行禮也先迎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

北賀節進冬衣 上謂必能識 上皇者始可行群臣

懼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

虜入朔州境大同守將郭登率兵蹙其踪行七十里至水

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

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

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于是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率先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拷佬山斬首虜二百餘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

閏正月鎮朔大將軍石亨部督范廣率兵出宣大尋召還四月賊臣喜寧伏誅寧懷二心數教也先撓邊且不欲送

國朝典彙卷三

復辟

十四

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

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

彬與 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

繫磐解間令至官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

將楊俊出寧領書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

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嚮導稍稍厭兵矣

大同參將許貴請使虜議和 不許

六月也先令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參政完者脫歡齎

番文赴京請和是時輓輶政事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

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衆虜鼎



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害則均受及也先欲和必屈意乃陰使阿剌等來言于是禮部會議遣太常寺卿許彬錦承衛都指揮同知馬政往審之虜使言欲朝廷差大頭目去阿剌及也先脫脫不花處講和退軍如欲迎 上皇就奉還京若不講和我三家盡起人馬來圍大都彼時無解且言此非特阿剌意凡我下人皆欲講和如朝廷不信留我一人爲質奏至召戶部尚書陳循等手文奉殿諭之曰也先背違天道邀爾上皇不共戴天之仇如何可和循等請勅諭阿剌并質來使令回以緩其禍許之請仍敕在京各營各邊關整

國朝典彙卷三

入復辟

十五

四十一

擄軍馬以待從之

六部等衙門尚書王直等言虜遣使請 上皇還京茲上下神祇陰祐其衷使之悔悟伏望 皇上許其自新俯就虜情亦遣使臣前去審察誠僞如果至誠特賜幣納奉迎 上皇以歸不復事天降民 陛下但當盡崇奉之禮庶天倫厚而天眷益隆 上曰卿等所言理當然此大位非我所欲蓋天地祖宗及宗室文武群臣之所爲也自 大兄蒙塵朕累遣內外官員五次費金帛使虜城地方迎請虜不肯聽從若今又使人往恐虜假以送駕爲名誘誘我使乃率衆來犯京畿愈加養生之

患朕意如此卿等更加詳之勿違後恩

乙酉 上皇駕至大同先是虜北入既深又議遷虜馬奉 上皇南歸是日至大同虜聲言送駕守將郭登等設計于城月門裏具朝服以候潛令人伏城上俟 上皇入卽下城開板既及門虜覺之遂擁 上皇去

戊子虜役遣使請和禮部尚書胡濙等會奏言虜役遣使迎復當從明日 上御文華殿召文武群臣論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曰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上不俾口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

國朝典彙卷三

入復辟

十六

四十二

非由朕心于謙對曰大位已定誰敢有議但答使盡禮紆邊耳 上意始釋口從汝從汝言已卽退群臣出太監典安復出傳旨言關等固執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答王直而發亦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群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是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與安語塞既而以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左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詰問明白之遇典安語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行七月朔丙申李實等行丙午至也先營失八兒剌之地也



先日爾輩來甚善適投我意事當諸矣設不果來我等期以翌日至北京也明日尋實等謁 上皇進紆繻四疋粳米魚肉煤炒燒酒等物實等泣下叩頭畢見朔惟校尉袁彬軍餘劉子俊僧夏繡侍行在皮帳布帷簾連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備從營之用 上皇謂實等曰始我之來非以游畋而出乃爲天下生靈計躬率六軍征討遼北不意被留皆王振陳友馬濟馬雲所致也也先且有意送我回喜寧導之先破紫荆關殺擄兵直闕京城後至小黃河及乾河也先屢欲送我回俱爲喜寧所阻問寧已噤或友等慎勿有之因問 聖母及

國朝典彙卷三

入復辟

十七

今上康善法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處此逾年始見卿輩實曰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粗陋乃若此實曰王振寵之太過以致傾客國家陛下有蒙塵之禍上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何及也先殺馬置酒以宴實實以迎駕之意告之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但言講好未嘗言迎駕 上皇帝留此是一闕人返之闕我于朕之後罪一美名爾輩歸奏須遣太監一二人大臣三五人來迎我即遣人送往今茲送往過于輕易歸見 皇帝再三陳之已酉實等辭上皇歸也先遣其右丞相禿魯帖赴京復遣其下僧羅綺

滿大同謂回山西大同延表撥邊土厚賜廟主脫脫不花昔化克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以是月壬子行甲寅至懷來與李實等遇

國朝典彙卷三

入復辟

十八

上皇意動也先附其使去使丙寅悉遣等再上言往者脫脫不花阿剌遣人議和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辦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已下大臣再議丁卯實上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 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敢竊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即未遣須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宜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督牧牧不轉餉虜言可信伏望俯從群言剏遣村智大臣往迎難虜情變許不測亦可塞彼無訶不然直在彼面在我猶嫌趨趨過期失約復



欲遣使或又以命臣自縊愆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矣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把禿等還論也先曰把禿等至悉議和之意願前已遣楊善趙榮齋背幣至可汗及太師專為迎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瓦剌甚厚一旦因嫌構隙連兵太師既能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同特頒賞給至可領也所言欲送還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慈直等復

國朝典彙卷三

請再遣質奉迎上曰侯善還時御史畢鑒等翰林檢討那讓皆疏乞專遣人迎駕不聽

八月丁卯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上

皇還京有平章坤克問有何禮物來迎皇帝善曰太

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為財物乎此舉

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

御史言是昂克言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

問善皇帝回去復為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易也

先曰竟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

弟正與堯舜相類明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

完顏又明日也先具賀諸上皇至其營饒行善等亦待飲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使坐即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頗美口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具宴饌上皇行又各具筵餞使臣行於西上皇駕發也先率眾酋長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衛送乙亥過野狐嶺丙子至萬全右衛演武亭駐蹕丁丑宣府南城東駐蹕戊寅仍駐宣府

丁丑時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為疑禮部類

日會議奉迎禮未定千戶嬖遂榮書于學士高啟言

奉迎當從厚大略謂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為宗社

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

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

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醜神其書入朝以示廷臣

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

耳禮部尚書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

心都御史王文止之大學士陳循見之悲甚言遂榮非

分諸治其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已卯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群臣同禮部

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雙方略朝退多官集會議



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號以爲來耶衆素畏文閣之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言奉迎禮不可簡稍益故儀注諸備法駕候安定門外內批虜詐未可信備禮遠迂輒中虜計奈何大兄入城事在朕躬朕迎東安門內同百官隨至南城卿等勿罪紛更

庚辰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同京詔諭避位免群臣迎

甲申遣翰林侍讀商輅候 上皇于居庸關 上皇勞輅

曰朕還京愿居開爲朕寫書皇帝知朕意

丙戌 上皇至京師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

入 上迎拜 上皇答拜各述授受之意推遷良久乃

昭朝典彙卷三

八 禮辟

三十一

送 上皇至南宮百官隨至南宮謁朝見勅曰 先帝

遺命 祖宗鴻業付畀于朕深爲荷負之重朝夕懼懼

以圖法天去年秋醜虜傲虐背恩負德拘我信使率衆

臨邊有竊窺神器之意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

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 聖母上聖皇太后

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

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群臣欲請朝見重以躬躬

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爾群臣乎所請不允故

諭群臣就見而還大赦天下

癸巳 上復見制使人于奉天門明日 上皇宴之南宮

乙未陞實元制使人有差

十二月朔漢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于延安門不許

荆王載綱請朝 上皇不許

二年六月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 上皇居南宮

忠上變妄言 上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

嘗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非

妖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太監

王誠等言盧忠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

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

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特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

昭朝典彙卷三

八 復辟

三十二

中名聞四方正統間客游大同 上皇既北狩陰遣使

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

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

庚午次歲而更能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

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武躍應焉武之者疑之

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

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

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衡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

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中召問休咎寅

筮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



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時幸以爲詐獨撫寧伯朱謙  
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力言于中曰虜人順天舉  
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事遂與于  
謙協議遣使虜果乘輿來歸

五年五月皇太子見濟遠疾殤御史鍾同手疏請朝南宮  
復 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衛止之以  
諷胡濙濙縮頸不敢對曰作威作威同不聽竟上之下  
禮部會多官議通郎中章綸陳修德等吳十四事其  
一謂 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  
下皆受冊封是 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華群臣朝見

國朝典彙卷三

入復辟

三十一

千南宮以數師祭之飾以隆華崇之禮又當復汪后于  
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 沂王于儲宮以定天下  
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亦可消矣 上覽  
大怒曰已朕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  
逮綸入獄拷訊又明日併鍾同逮治日加捕掠流血神  
體遍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  
酷潰成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勅  
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

兵部觀政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略曰姦人黃竑進易儲  
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灰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

聽官像之責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威杖下  
而公坐享榮高矣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  
知朝廷法度然有胆氣當進一級處之出集六安知州  
格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聖廢 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  
慮宜出 沂王于所封沂州增南都城數尺伐去城邊  
高樹宮門之鎖亦宜澄欽 上怒黜爲雲南衛經歷尋  
謫戍鐵嶺衛

八年正月 上不豫免百官朝數日國富貴者因起異意

國朝典彙卷三

入復辟

三十二

其事漸泄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率十三道同百  
官問安于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曰若皆朝廷大  
臣耳目不能爲社稷計徒問安耳即日雜順集御史議  
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  
慮矣衆還署中作封事草其略曰聖躬不寧內外憂懼  
京民震恐蓋爲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皇上早建元  
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會稿于朝衆謂 上皇子宜復  
立惟王文意不在此陳衛輩知文意不言吏部侍郎李  
賢問學士蕭鐵錫曰既還矣不可再也文遂對衆曰今  
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舉筆曰我更



國朝典彙卷三

復辟

三十五

一字乃更早建爲早擇笑曰吾輩亦欲更也是日進奏  
十有三日奉旨朕連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  
正月十七早朝肅穆元良一節雖難體部尚書胡濙令  
辦事官報各衙門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  
武大小群臣于十七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  
知衆名遂會議于禮部草奏其略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于 宣宗 陛下 宣宗之子 沂  
王 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于孫此萬古不易  
之常法稿登正本會合因姓氏衆字書多訛至十六日  
聊時方完擬明日對仗陳進 上之有疾也武清侯石  
亨知 上疾必不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 上皇  
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軫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  
辟謀叩太常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  
爲也蓋聞之徐元玉 亨軾等從其言徐有貞亦時  
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月十四日夜亨等會有  
貞有貞曰 上皇昔有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  
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軾等曰  
兩日前有陰違省軾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南城已  
解報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蹑步就衆下 時在  
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軾遂伴言開旁驕且薄都城

國朝典彙卷三

復辟

三十六

奈何有貞言當以兵入內備非常有貞自焚香祝天與  
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等駕說王  
文于謙已擒取金珥勒符迎襄王世子去矣又曰 上  
命內官張永等捕亨數人掌兵者矣吉祥遂以人白  
皇太后卽下懿旨言 天子拔大漸弱勿與天位久虛  
上皇居南內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以好臣擅  
謀闕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于國家亨  
等其率兵以迎吉祥收諸門諭投水費中軾等不知  
所爲時天色晦暝軾等惶惑有貞起行大言時至矣勿  
遲薄南官城門鐵鎗牢審扣不應有貞命取巨木架懸  
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  
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棗來兵士驚懼  
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救 上皇登樓有貞等又自  
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  
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還屬車至奉天殿侍  
衛都督范廣禦之戰成閣下時六小群臣以 景帝有  
十七早朝之旨方各趨朝謹待上出期進命本忽聞傳  
呼震地群臣失色須臾鐘鼓鳴 上皇御樓矣于是百  
官入賀朝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 景帝聞鐘鼓聲問



左右曰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一掃帝日  
做好 上皇既復辟即日命有貞照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明日升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  
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徐有貞張順楊善曰不殺于謙等今日何名官劾謙與王文等迎立於藩所司勸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已在此意及廷鞠有貞令所司加拷掠王文反覆力辯謙俛首不言但曰事已如此辯之何益法司成獄上上翁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國朝典獎卷三

復辟

三十一

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遂決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

逮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驤蕭鑑商輅王偉顧鏞丁溍于錦衣衛獄 陞袁彬錦衣衛指揮僉事

丁亥殺王文于謙及中官舒良王誠張永王勳免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驤放發口外永遠充軍蕭鑑商輅王偉顧鏞丁溍俱削籍爲民

天順元年二月乙未朔 皇太后詔諭廢景泰帝仍爲  
邸王歸西宮越數日命 邸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爲  
宣廟賢妃廢皇后汪氏復爲 邸王妃

癸丑 邸王薨於西宮葬祭禮悉如親王諡曰戾妃嬪唐氏等俱殉葬

六月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劾奏亨吉祥家人占奪民田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上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而生幸遂見亨吉祥勢益張於是御史張鵬等將並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乃與吉祥合謀入譴遂同泣于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悲哭不已且言鵬乃已誅姦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

復辟

三十二

國朝典獎卷三  
黨謚臣及疏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傳誦彈章而歷詰之有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上意已主先入之譴竟莫能回悉收鵬瑄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嚴刑拷訊究主使之入王鉉及錦衣衛官劾奏都御史耿九疇雖結謀使爲此併執鵬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遂併下有貞賢于獄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京師震恐于是獄皆從減翼日赦有貞等由獄降有貞賢絀皆布政司叅政九疇布政瑄鵬等俱謫戍遼東鐵嶺衛 上亦心知亨吉祥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自以爲功日在左右



只得狗從既而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一妄言今與有貞同請于心不堪即召王弼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徐有貞既降李輩折處其復起必欲授之今人僞作奏疏毀謗朝政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命逮秉彝拷訊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李等因請有貞懇聖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迹上遂遣官校湖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刑具于庭拷掠漸成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有貞武功伯諱夢中有續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

梅格召原師正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袁克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昔堯設建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實非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將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難急則人情危懼念求輟輟不如勿究特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初贊善岳正直文淵閣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補朕正曰今內臣武臣權重上領之曰已嘗正退告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曹吉祥



從復諸戍南丹

初石亨怡龍專恣官軍守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在內閣以爲言上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譴斥薦其私人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上不聽與王綱謀仍復賢內閣八月命正誼欽州道鄒縣以母老留閤月兵部尚書陳汝言對石黨也誠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曹石意欲遷者以私事中之遣繫錮衣衛獄拷掠備至諸戍肅州鎮夷千戶所

九月時石亨張帆輩每朝退頻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

廟廟集卷三

不復辟

三十一

三十一

畏其勢而趨附之上服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常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不必來因勅左順門關者今後非有宜召總兵官不許擅入

十月廣會李來近邊打圍傳聞賢聖在其處石亨欲領兵進邊乘機取之上召李賢問之賢對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難近邊不曾使犯今無故舉兵伐之不可若賢聖乃泰始皇所造李斯所聚亡國之物不足爲寶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遣兵部尚書陳汝言下獄收籍其家時科道交章

劾汝言怡勢亂法賊賄狼籍先是于謙被竊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某何得賂之多若是耶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愧首自是上警愾謙寬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戚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上備言謙臣濟多難之功迺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實日久察迺立事無狀每語石亨張帆曹吉祥等迺立外藩之故皆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言耳于是上浚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有金齒之行而亨輩俱不免

廟廟集卷三

不復辟

三十一

三十一

者皆由于此

太平侯張賜初名輒景泰初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不可用景帝宥之自是賜與石亨皆恨謙既奪門復辟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併誣殺之廣既成賜一日遇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遇也歸家養病疾

四年十月遣忠國公石亨下錦衣獄次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開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顧南城迎復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權納賄天下諸司及邊將多出門下一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



顏欽杜濬等二十餘人待罪曰我此職事皆罔之所欲爲者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提挈各衙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及罔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慄目指揮重先于袖出妖書曰惟有人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鎮守大同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陽清決高鄂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矣亨既有此謀彪在大同誣劾都御史年富數侮其總兵總兵遂言彪有異志上因疑彪欲召彪還彪使大同人留已爲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戚黨必欲留處大同爲亨外援上亦疑出亨意尋遣彪定遠侯爵召還京侍衛亨知上疑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舍傍人入貢者見彪于朝羅拜稱石王上聞益疑不可解于是御史大珪劾彪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事連石亨上念其功欲寬宥之尋以家人傳說慈諂有不軌之謀于是逮亨繫獄歲獄中法司請遷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爲善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象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上曰然即從之法司又奏亨等冒冒報陞官者俱合

查究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乃安帖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皆改正人心皆快或有謀欲進其支過俸體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于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上嘗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令人心無有不厭文武群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願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進臣與謀者臣不從以臣愚見若景泰不起率群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勞攘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者皆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群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賄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



勿用言其必亂邦也于此驗之爲尤信 上曰然

十二月釋徐有貞歸 上坐文華殿與李賢王綱論人才  
高下 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  
石亨張輿所害如後世議何可釋歸田始得還卒于家

國朝典彙卷之三

八  
復修

三十二

國朝典彙卷之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 四

登極迎立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戊申正月乙亥即皇帝位 上自  
壬辰起兵歷十有七年至是文武群臣百司衆庶合詞  
勸進尊爲 皇帝祭告天地于鍾山之陽卽位于南郊  
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上將卽位以群臣推戴之意告于 上帝曰如臣可爲生

國朝典彙卷四

登極迎立

一

民主告祭之日帝祇來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至日當  
烈風異景使臣知之先是連日雨雪陰沍至正月朔旦  
雪霽越三日省牲陰雲悉散日光皎然至行禮天宇廓  
清星緯明朗衆皆忻悅

三十一年閏五月辛卯 皇太孫卽皇帝位詔曰天降下

民作之君我 皇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治有萬邦宵衣

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

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

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卽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

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惟



寬猛之宜，詔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  
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  
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建文四年六月丙寅，燕王入京師，諸王及文武群臣請  
正天位。丁卯，諸將上表勸進。戊辰，諸王上表勸進。己巳，  
王謁孝陵，還御奉天殿，即皇帝位。

以卽位，詔天下大赦，詔曰：昔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  
淮甸，退掃區宇，東抵度遼，西踰崑崙，南跨南郊，北際瀚  
海，仁風義聲，震盪六合，宵衣旰食，昧成，際光明三十年間，  
九有寧謐，晏駕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恢于湯武，德

國朝典彙卷四

入聲極迎立

二

澤廣布，至仁潮流，姪九叔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秉心  
不孝，更改章憲，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上  
水天變，干上而不畏，地震于下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  
已過，飛鵲蔽天，而不修德，益乃委政，官官落，俟無度，禍  
機四發，將及于朕，朕爲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  
正臣，內有奸惡，與兵討之，朕尊奉條章，舉兵以消君側  
之惡，蓋出于不得已也。朕兵不舉，亦將有聲罪而攻之  
者。九叔冒不反躬，自責肆行，拒旅股，荷天地祖宗之靈  
戰勝，攻克，擄之于壩上，殲之于白溝，破之于涪州，潰之  
于棗城，蹙之于夾河，躡之于靈壁，六戰而已，不國矣。朕

于是駐師畿甸，索其奸貪，庶幾周公輔成王之義，而乃  
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絕于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  
不容，事不可止。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  
朕太祖之嫡子，應天順人，天位不可久虛，神器不可  
無主。上策勸進，朕拒之再三，爰俯徇輿情。己巳六月十  
七日，卽皇帝位。大禮既行，所有合行底政，並宜兼舉。今  
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望日，皇太子以嗣位，遣英國公張  
輔等告天地宗廟社稷，躬告几筵，卽皇帝位。朝群臣大  
赦天下。

國朝典彙卷四

入聲極迎立

三

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皇太子卽皇帝位，命文武百官  
免賀，免宣表，止行五拜三叩頭禮，遂頒詔大赦天下。  
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皇太子卽皇帝位，詔赦天下。  
正統十四年八月，上車駕北狩，戊辰，報至京師，已巳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皇太后親臨萬幾於午門。  
南面，見百官啓事，施行辛未，皇太后詔立皇長子  
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皇太后勅諭：皇帝幸六  
軍，親征已命。邸王臨百官，然國家庶務不可久曠，今  
特勅邸王暫總其事，爾各衙門大小事務，其悉啓  
邸王聽令。毋致怠慢，違衆疑行，且卽真數日內外洶湧，不



<p>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皇太子即皇帝位以明年爲</p>	<p>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六日 皇太子即皇帝位以明年爲</p>	<p>成化元年</p>	<p>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三日 皇太子即皇帝位以明年爲</p>	<p>景泰八年正月 上不豫十七日 上皇復即皇帝位改</p>	<p>是年爲天順元年</p>	<p>遷尊 上爲太上皇帝</p>	<p>九月初六日癸未 卹王即皇帝位改明年爲景泰元年</p>	<p>群臣交章勸進</p>	<p>副朝典彙卷四</p>	<p>臺極觀立</p>	<p>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p>	<p>祚理萬幾 卹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p>	<p>庚辰 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 皇太子幼冲未能踐</p>	<p>下威使聞知 丙子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p>	<p>有君而社稷爲之安君必有儲而臣民有所仰布告天</p>	<p>東宮仍命 卹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嗚呼國必</p>	<p>族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某立爲 皇太子正位</p>	<p>安國家不意被留虜庭尚念神民不可無主茲于 皇</p>	<p>自保 皇太后乃復詔天下曰適因虜寇犯邊壽宮生</p>
-------------------------------	-------------------------------	-------------	-------------------------------	-------------------------------	----------------	------------------	-------------------------------	---------------	---------------	-------------	------------------------------	------------------------------	-------------------------------	----------------------------	------------------------------	------------------------------	------------------------------	------------------------------	------------------------------

<p>戊寅遣迎官至安陸藩府 上候迎府外至承運殿行禮</p>	<p>開邸衆不答璽意乃沮</p>	<p>尚書王瓊排掖門入鴈席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p>	<p>既定入白 太后取旨廷和等候於左順門頃之吏部</p>	<p>官以 太后命至內閣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p>	<p>元皇親邵憲禮部尚書毛澄來金省以行 初司禮監</p>	<p>率侯張鶴齡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p>	<p>侍嗣君至日處分於是司禮太監谷大用韋驤張錦壽</p>	<p>君臨天下又傳 皇太后懿旨諭群臣曰 皇帝寢疾</p>	<p>彌留已迎 興獻王長子來京嗣皇帝位一應事務俱</p>	<p>閣朝典彙卷四</p>	<p>臺極觀立</p>	<p>立遵奉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 宗廟請于 慈</p>	<p>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 宗廟</p>	<p>帝親弟 興獻王長子某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p>	<p>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 上崩欲遣奔告 慈壽</p>	<p>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詔曰 皇考孝宗皇</p>	<p>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p>	<p>可爲矣爾等與張鏡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 皇</p>	<p>漸惟太監陳敬遜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p>	<p>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丙寅 上崩于豹房先一日大</p>	<p>正德元年</p>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開諸畢 上陞座於廣及州府各官侍班乃進金椅  
上親受之迎迎官行朝見禮賞齊有差

四月壬午 上辭 興獻王寢墓成拜勸哭從官無不感

泣癸未 車駕發安陸 上不忍送離 聖母嗚咽涕

泣 聖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慎無輕言 上曰謹

受教駕行安陸民人老幼攀戀從內臣張佐戴永長

史袁宗舉指揮駱安等凡四十餘人所過約束不擾至

河南渡河有父老孥舟者曰昔 天子初生之年此河

清三百里者三日當時謂黃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

丁亥禮部員外楊應奎具合行禮儀途啓請知皇太子降

闕朝典卷四 入登極起立 六

位禮 上覽之謂長史袁宗舉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

非皇子也所具云何

癸卯 上至京城外御行殿大學士楊廷和等請 上如

禮部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

極 上不允會 慈壽皇太后有旨曰天位不可久虛

嗣君已至行殿內外文武百官可即日上箋勸進于是

魏國公徐鵬舉率文武百官軍民人等三上箋勸進

上受箋日中由大明門入遣武定侯郭勛告天地是昌

侯張延齡告宗廟社稷 上親告 大行皇帝几筵謂

見 慈壽皇太后 武廟皇后 憲廟皇妃畢出御未

天殿卽皇帝位遂頒詔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大赦天下

上 興獻王長子 憲宗孫也弘治甲寅 興王受封之

國安陸州正德丁卯八月十日 上生子興邸是日官

中紅光燭天遠近聲異卿雲見算軫分時已卯六月

王薨諡曰獻 上受勅嗣理國事至是年十有五矣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祿王卽皇帝位詔以

明年爲隆慶元年

國朝典卷四

卷四

七



民朝典彙卷之五

明 都察院右叅都御史蘭馨徐學聚 編次

朝端大政五

遺詔顧命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上不豫乙酉召兵部尚書齊泰受顧命輔 皇太孫 上崩於西宮壽七十一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假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

國朝典彙卷五

遺詔顧命

一

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美哀念之有皇太孫允攸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非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歸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 上親征阿魯台班師已丑次蒼臺上不豫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且云登服禮儀一遵 太祖皇帝遺制辛卯 上崩內臣馬雲

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遂一遵古禮合欽異載以龍輿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次雙筆峰楊榮與少監海壽率遣命馳計 皇太子即遣 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駕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藉藉慮護衛爲變遂秘未發喪 皇太孫頒行啓 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皇太子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楊士奇日殿下未踐祚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官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 皇太子即取付

國朝典彙卷五

遺詔顧命

二

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皇太子曰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八月己酉次鵬鶚 皇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六軍號痛聲徹天地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縗服哭迎壬子及郊 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安仁智殿加飲納梓官

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奏 太宗皇帝遺命喪服一如太祖高皇帝敕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請上釋衰服臨朝 上命六部都察院詳議以聞震與部院共奏宜素服烏紗冠黑角帶群臣皆從君服 上曰



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朝素帶麻衣麻經朝退仍衰服

十二月初 太宗崩或有欲以他事寫勅用變遣人馳報者楊榮曰 先帝在即稱勅賓天而稱獲罪非輕乃今中官以 先帝崩題月日并遺命傳位之意具啓馳報榮初抵京 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遂降勅獎諭之

洪熙元年五月庚辰 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爲勅遣中官馳召 皇太子辛巳上疾大漸遣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是日 上崩于欽

國朝典彙卷五

遺詔顧命

三

安殿官中以 皇太子未至未嘗沐浴製奠飯舍如禮六月辛丑 皇太子至自南京頒遺詔于天下

宣德十年正月癸酉朔 上不豫乙亥 上崩于乾清宮

壽三十八 皇太子方九歲祖母 張太后取金符入

內浮言藉藉楊榮楊士奇哭踊畢請見 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群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

天順八年正月 上不豫既而大漸諭處後事命太監牛

玉執筆者之一曰東宮卽位百日成婚二曰定后妃各

分三日命勿以嬪御殉葬四曰頒欽器服從舊書畢命玉持付關臣潤色玉至關李賢與陳文彭時勢儉律誦

歎曰所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十七日庚午 上崩

(按)我朝皆有妃嬪殉葬相傳 太祖有殉天女尸詳前宣廟有贈益諸妃冊辭詳后至 英廟遺詔始革考正

統四年六月周憲王有敬罷無子 上貽書王弟祥符王有婚令其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厥年少有父母各

遣歸其又十日憲王府以王正室聳氏等次殉事聞賜謚貞烈贈夫人施氏顧氏韓氏陳氏張氏李氏俱賜謚貞順贈夫人予祭及葬用一品禮未及聞 上命故也

國朝典彙卷五

遺詔顧命

四

四年遣王蒙繼上言嫡長子恩輔天亡子欲以其婦馮氏妾曹氏殉 上貽書切責之令移其婦妾于宮中俱

奏如法毋使夫所二十二年寧河康僖王卒官人王氏楊氏張氏段氏俱自盡贈夫人賜祭及葬益 上以其

節烈而旌之不知其亦從殉也嗚呼 英廟之仁澤遠且大矣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庚辰 上不豫甲申命 皇太子暫

視朝于文華殿文武百官朝 皇太子如常儀戊子

上大漸召 皇太子至命卽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辦諭備至 太子頓首受命已丑



上崩壽四十一遺詔論文武群臣

弘治十八年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太監戴儀

出左掖門宣內閣李東陽劉健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

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

健等叩頭上令近前者再于是血叩頭榻下上曰

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

疾殆不能與故與先生相見時少健等對曰陛下萬

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上曰朕

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監事

太監張倫取金盃進水以清絹拭舌勸上進藥不答

國朝典彙卷五

遺詔順命

五

上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

多費心共知道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紫

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

婚社稷事重可急會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

陳寬李榮蕭敬等以次畢至皆羅跪榻外上曰授遺

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裁儀就榻前書之上曰東

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可常請他出來讀書輔

導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

上復加慰諭而退健等出至左門謂自傳禮部行之

儀送出東角而入越一夕而

上崩矣

正德十六年二月上寢疾豹房行人張岳上疏曰臣謹

按古體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故君有疾欲藥臣先嘗

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

如入子之節益君臣一體義理當然亦所以鎮定危疑

預備非常其所關係甚爲不小也近日聖躬偶感風疾

管免朝參數日陛下聖體完厚宜飾料宜側爾感冒

豈足過慮今自免朝之後群臣不聞親候玉色嘗奉藥

膳止于闕門備禮一疏恭問起居探諸人子事親之義

臣愚深所未安也伏望陛下仰思宗社重計俯念臣

子至情每日計內閣大臣一員府部寺院大臣各一員

國朝典彙卷五

遺詔順命

六

經筵科道官各一員朝夕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

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

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至聖

躬平復視朝仍以逐日問過揭帖具本奏聞陛下起

居之詳既得漸聞于外人情自無疑慮亦可以愜意外

不測之憂臣深思人情理法參酌古今事勢必如此然

後可安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與大臣相接獨與內侍

數人共之而可以還和平之福者哉伏惟陛下不以

臣言爲妄特賜施行則宗社幸甚不報

三月甲寅上崩于豹房遺詔曰朕以菲薄紹承祖宗不



第十有七年矣。遺疾留殆弗能興。惟在繼統得人。宗社生民有主。朕雖垂世亦復奚憾。皇考孝宗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內外群臣協心輔理。事依祖制。用副朕懷。

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遠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廟朝典彙卷五

八道詔顧命

七

軍勞苦可憫。令永勛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龍威武闕。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草各處皇店。官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甯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牧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以上數事。雖奉。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于。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素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上不豫。初。上以保養聖躬。精意修玄。嘗命御史王大人任姜儼。四方訪問能修玄者。王

大人于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外之士。能合內務諸藥。王金等。姜儼于江西廣東諸省。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徵俱授翰林侍講。儼不自安。乞還。大任仍在朝。不爲翰林所齒。上雖修玄。西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同收誕授中官。缺長無或干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已卯興夜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旋驗灑然。天縱然也。自大任以方士王金等。選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本草所載。大較以強健陽力爲主。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大發疾。甚中外憂懼。不

廟朝典彙卷五

八道詔顧命

八

知所爲。十四日。上疾大漸。命內侍奉駕還乾清宮下。遺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恨。但念朕遠奉列聖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慘慘。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邇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誣惑禱祈。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違。成憲亦負。初心。邇者天啓朕衷。方圖改轍。而遽嬰疾。疾補過無由。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茲愆成美。端仗後賢。皇子裕王某。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宜上遵祖訓。下順群情。卽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殷勤。禮儀舊制。以日易



月二十七日釋服祭則素饌毋樂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簪屏爲重不可擅離封城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閱書之日各止于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并土官並免進香郊社等禮及朕躬祥禱幸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卽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廢者卹錄見監者卽先釋放復職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肅職工作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兼善爲孝臣以將廟匡救兩盡爲忠尚體至懷用欽末命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國朝典彙卷五

遺詔類命

九

初上不豫欲自西苑思成宮還御乾清宮以官中丹履淪落不稱路寢更命飾之至是上疾甚還宮遂崩是日輔臣徐階及文武大臣啓請皇子祔王入主喪事王果哀具黑翼善冠青布袍袖帶由東安門步入發喪次命內外官謹宿衛發喪明日以大行皇帝賓天告奉先殿報訖于宗室諸王頒遺詔于天下

按史臣曰世宗神功盛德不可殫指大要以嚴取吏以寬治民以經術爲師以法律爲輔以明作修內治以安靜飾邊防具于稽古考文之事尤爲謹備而皆發之孝思本之敬一故功成制定華夷向風中興大業視之

列聖有光焉辛國四十餘年追慕獻皇皇后如一日每遇時節忌辰侍臣竊窺聖容慘怛享獻精虔無不泣下耄耋年雖不御殿而批決頗問且無停晷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柄不移升遐一詔文餘尤茂真可謂不世出之主矣

隆慶六年五月上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卽趨至宮左右奏召輔臣至上倚坐御榻上中官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邊東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負先帝付託

國朝典彙卷五

遺詔類命

十

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頭而出是時上疾已亟口不能言而熟視諸臣領之屬其益自孝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得見也



國朝典彙卷之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輯

朝路大政 六

廟號尊諡

洪武元年正月 上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詳開

二年製太廟四代帝后冠服成命各以二襲賻以金飾木  
槨藏於各廟仍用八襲祝告焚之

十五年八月諡 皇后馬氏爲孝慈皇后

三十一年六月上 大行皇帝諡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

國朝典彙卷六

廟號尊諡

一

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追諡 孝慈皇

后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建文元年正月尊 皇考懿文皇帝太子爲孝康皇帝廟號

興宗 皇妣懿敬皇太子妃呂氏爲孝康皇后祔廟

四年六月 成祖遷 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

皇太子 呂后爲皇太子妃

按皇太子既諡懿文 帝諱又曰允炆及皇子生復命

名文奎識者曰此臣下儒生之常稱耳不類天子氣象

又改建文年號 成祖聞訝曰胡乃重複至是使臣民

遍呼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欺

永樂元年六月文武百官進 太祖高皇帝及 孝慈高

皇后尊諡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廟號太祖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

皇后

二十二年九月禮部同文武群臣進 大行皇帝尊諡曰

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太宗 仁孝皇后徐氏尊諡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

齊聖文皇后

洪熙元年七月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敬天體道純誠至

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國朝典彙卷六

廟號尊諡

二

宣德十年正月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憲天崇道英明神

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正統七年十一月尊諡 太皇太后張氏曰誠孝恭肅明

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

天順元年正月 英宗復辟復以 景泰帝爲郕王未幾

薨諡曰戾

六年十月尊諡 聖烈慈壽皇太后孫氏曰孝恭懿憲慈

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

七年閏七月追諡 宣廟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誠

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修葺陵寢不祔廟



八年二月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

文憲武至德廟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咸化三年五月荆門州學訓導高瑞上言正統已巳之變

先帝既已北狩 皇上在東官房騎馬于都城宗社

危如一髮使非 邸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而

平豈與何由而還追夫 先帝復辟其貪天之功以爲

已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賸祀未稱典禮

伏望特勅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事下禮

部議之

十二月禮部等衙門會議高瑞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會

同朝典彙卷六

廟號尊諡

主

謂 邸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

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

八月冊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群臣又奉 邸王即

帝位改元景泰綠陛下爲皇太子在前邸王即帝位在

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 先帝復位敘遵 聖

烈慈壽皇太后懿旨仍以景泰爲 邸王詔告天下人

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瑞建言乃欲加 邸王

廟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

太子也曾未半月群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

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

之時姬且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速取天位若曰神器久

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

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爲君親王爲臣天經地

義民事物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若誤聽高瑞之

言一加 邸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社

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啓梓宮改造山陵而加殊福玉匣

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

之人所行之政且高瑞此言誣 先帝于不明陷陛下

于不孝昔魯隱公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

諸大夫扳而立之是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

同朝典彙卷六

廟號尊諡

副

正月而削公即位正大倫也 邸王之即位內承國于

何君上稟命于何主不過群臣扳已以立而遂立耳律

之臨公允合無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崇

首惡之名是故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既

廢未聞復爲漢某王誠不敢倖追奉秋移不明之過加

于先君而欲全孝道于子孫也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

言順誰得私議 邸王乃敢廢之易以已子至使 先

帝久遭幽閉此非 邸王所自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

循等貪圖富貴密運奸謀從諛爲之也至于天順元年

邸王有疾陳循自當迎請 先帝復位却乃率領群臣



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 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又皆貪圖富貴之人是故高爵厚祿尊顯于元年者實其迎駕之功也嚴刑峻法誅戮于後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陛下即位之初有罪群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然後自以爲得計又皆希進求用臣謂高瑄此舉非欲尊禮 卽王特爲群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入主使之者亦豈可不察乎疏入 上曰景恭已往過失朕不介意意臣下所言言頗是獻諫希恩俱不必行

國朝興業卷六

廟號尊嚴

五

四年七月尊謚 慈懿皇太后錢氏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

舊制頒詔皆置詔于楹以繩懸之自承天門頒下是年頒 慈懿皇太后尊謚詔執事者不恪以致繩斷橫裂爲御史所劾竟宥之人皆誦 聖度之寬云

十一年十二月尊 卨戾王爲恭仁康定景皇帝 上嘗召見閣臣商輅從容議及 卨王監國時事言景泰有功社稷當復帝號聞者皆泣 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謚二十三年九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十一月追謚 聖母恭恪莊僖淑妃紀氏爲孝穆慈恭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

弘治十七年四月上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周氏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睿皇后

十八年六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達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徽皇帝廟號孝宗

正德二年十一月上 卨王妃汪氏尊謚曰貞惠安和景皇后

十三年二月上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王氏尊謚曰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

國朝興業卷六

廟號尊嚴

六

十六年五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

嘉靖元年三月遣官詣安陸上 興獻帝尊號 詳議大體二年正月上 壽安皇太后卨氏尊謚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顯協天祐聖太皇太后

七月加上 興獻帝尊謚曰恭穆獻皇帝

七年六月加上 獻皇帝尊謚曰恭肅淵聖寬穆純聖獻皇帝

十二月尊謚 皇后陳氏曰悼靈皇后  
九年二月錦衣衛千戶劉溪有事于安陸乞給驛以行疏



中稱 恭睿獻皇帝兵科給事中張潤身等言 皇考

尊號本 恭穆獻皇帝漢乃稱爲恭睿宣下法司治其  
妄誕之罪 上曰 皇考尊諡已于七年加上 恭睿

潤仁寬穆純聖獻皇帝漢奏所稱正爲遵奉詔旨潤身  
等職居言路何乃顛倒是非妄行恭駁其各對狀于是  
潤身等上疏伏罪詔等俸五月

十四年正月上 莊肅皇后夏氏尊諡曰孝靜莊惠安肅  
溫誠順天僭聖毅皇后

十五年九月上 孝靜皇后爲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  
天僭聖毅皇后 記后

國朝典彙卷六 廟號尊諡 七

改諡 煒靈皇后曰孝潔皇后

十七年九月上 獻皇帝尊諡曰睿宗知天守道洪德  
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

十一月朔加上 太祖尊諡曰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  
至神仁文義武峻德成功高皇帝 高后曰孝慈貞化

哲仁順徽成天育聖高皇后 太宗曰成祖啓天弘道  
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十二月上 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蔣氏尊諡曰慈  
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

十年八月尊諡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張氏曰

孝康肅廟莊慈哲懿昭天贊聖敬皇后

二十六年十二月尊諡 皇后方氏曰孝烈皇后

三十八年九月錦衣衛指揮劉歸以病疏乞致仕內叙其  
父鐸會隨侍 恭睿獻皇帝 上曰 皇考尊號已定

如何以 恭睿稱之諡詞悖謬革職開任以兵部侍郎  
江東等不行參治切責而宥之

四十五年十二月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欽天履道英毅  
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

隆慶元年正月尊諡 孝潔皇后曰孝潔恭懿慈睿安肅  
相天綱聖肅皇后 孝烈皇后曰孝烈端慎敏惠恭誠

國朝典彙卷六 廟號尊諡 八

順贊天開聖皇太后 妃李氏曰孝懿皇后

六年六月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昇天隆道淵懿寬仁顯  
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七月加上 孝懿皇后尊諡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僊天  
襄聖莊皇后



皇妃誌

高廟成穆貴妃孫氏

莊靜安榮惠妃崔氏

文廟昭獻貴妃王氏

昭懿貴妃張氏

恭和榮順賢妃王氏

忠敬昭順賢妃喻氏

初諡昭順  
改諡忠敬

昭肅靖惠賢妃氏

恭獻賢妃權氏

端靜恭惠淑妃楊氏

恭順榮穆麗妃陳氏

康惠莊肅麗妃韓氏

昭惠恭懿順妃王氏

惠穆昭敬順妃錢氏

康靖莊和惠妃崔氏

康穆懿恭惠妃吳氏

康懿順妃李氏

惠穆順妃郭氏

恭懿惠妃趙氏 安順惠妃龍氏

國朝典彙卷六

廟號尊諡

九

恭榮美人王氏

莊惠美人

恭惠美人盧氏

仁廟恭肅貴妃郭氏

貞惠淑妃王氏

貞靜敬妃張氏

恭靖充妃黃氏

恭傳順妃譚氏

惠安麗妃王氏

貞靜順妃張氏

貞靜順妃張氏

宣廟榮恩賢妃吳氏

端靖賢妃肅貴妃何氏

純靖賢妃趙氏

貞順惠妃吳氏

莊靜淑妃焦氏

莊順敬妃曹氏

貞惠順妃徐氏

恭定麗妃袁氏

貞靖恭妃諸氏

恭順充妃李氏

肅傳康妃何氏

英廟昭肅靖賢妃王氏

莊靜安榮淑妃高氏

恭莊昭惠懿妃魏氏

恭和安靖順妃樊氏

端靜安和惠王氏

莊傳端肅安妃楊氏

端莊安穆宸妃萬氏

貞順懿恭敬妃劉氏

安和榮靖麗妃劉氏

惠和麗妃陳氏

昭靜恭妃劉氏

榮靖貞妃王氏

恭安和妃官氏

恭靖莊妃趙氏

恭傳成妃張氏

傳恪充妃余氏

端惠昭妃武氏

景帝恭靖賢妃李氏

憲廟恭肅端順榮靖皇貴妃萬氏

恭恪莊傳淑妃紀氏

昭順麗妃章氏

恭懿敬妃王氏

恭忠和妃梁氏

莊懿德妃張氏

國朝典彙卷六

廟號尊諡

一

莊靖順妃王氏

康順端妃潘氏

榮恩恭妃楊氏

靜傳榮妃唐氏

靖順惠妃郭氏

和惠靜妃岳氏

端傳安妃樂氏

端順賢妃柏氏

端榮昭妃王氏

睿廟端靜淑妃王氏

世廟端和恭順溫傳皇貴妃王氏

懷隱恭妃文氏

榮和惠順端傳皇貴妃閻氏

昭靖敬妃王氏

莊順安榮貞靜皇貴妃沈氏

恭傳麗妃王氏

恭淑安傳追封榮妃楊氏

榮安貞妃馬氏

榮淑康妃杜氏

榮昭德妃張氏

端惠承妃徐氏

懷榮追封賢妃鄭氏



穆廟昭榮恭妃 氏 恭惠莊妃劉氏 昭靖懷妃 氏

昭順英妃 氏 恭靜和妃趙氏 莊傳榮妃 氏

榮仲安妃 氏

神廟恭順榮莊端靜追封皇貴妃李氏

莊靖懿妃許氏 溫靜順妃常氏



廟朝典彙卷之七

東宮記

懿文 皇太子標 懷獻 皇太子見濟

悼恭 皇太子祐極 哀冲 皇太子戴基

莊敬 皇太子蘇極 憲懷 皇太子錫錢

公主記

淳簡 德安公主 仁廟第四女奉天

貞懿 永嘉大長公主 世宗愛女特設 世宗時刻以公郭勛請建諡高祖

貞懿 永嘉大長公主 世宗愛女特設 世宗時刻以公郭勛請建諡高祖

臣朝典彙卷之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輯

太子太傅工部尚書 臣 黃克纘 訂正

朝端大政 七

陵寢

熙祖葬祖陵在泗州基運山 德祖 懿祖就祖陵盟祭

按基運山設泗州祠祭署奉祠一人以朱氏世官朱本

宗入壻也陵戶三百十四家長至正且太牢三清明中

元孟冬朔少牢三奉祝行事

洪武二年二月詔立皇陵碑加 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

國朝典 卷一

陵山名朗聖山

四月更英陵曰皇陵立衛守之

三年 月 上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 上追念 仁祖

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

葬典禮當何陳有仁等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總麻葬畢

除之今當如其禮 上惻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

恩豈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絰皆以粗布爲

之起居注王禕曰比總當爲重矣 上曰與其輕也寧

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啓葬但增土以

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於 上有舊召至慰撫之



遂令招致隣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

八年三月命 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皇陵 上惻然

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

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爲天子富有四海欲致

敬養盡孝爲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同極

令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禮孔

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

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十月詔翰林考議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學士樂韶鳳等

奏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至日用太

則朝典卷十七

入陵寢

二

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著官行禮如

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

十一年二月命 皇太子詣中都祀皇陵中書左丞相汪

廣洋從

四月重建皇陵碑 上以前所建碑恐代草者有文飾至

是復親製文命江陰侯吳良督工刻之

十九年八月命禮部制 德祖玄皇帝玄皇后 懿祖恒

皇帝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裕皇后褒見冠服命 皇

太子至泗州府昭縣修繕祖陵葬衣冠祭告

按皇陵置中都留守司皇陵衛皇陵祠祭署奉祀二人

劉氏汪氏祀丞二人汪氏趙氏劉義惠侯繼祖孫二汪

氏皆汪氏老母孫陵戶三千三百四十二家長至正且

太半清明中元孟冬少牢奉祀行事朔望少牢留守行

事弘治元年勅內官一人監護

三十一年閏五月 高皇帝葬孝陵

按孝陵四十妃嬪稱葬陵設孝陵衛孝陵神宮暨孝陵

祠祭署清明中元冬至聖旦太平正旦帝后忌忌酒果

黝成大臣一人奉祀事國有大事遣大臣祭告孝陵東

有 懿文太子陵祀禮祀孝陵四孟歲暮忌辰加牲署

官行事

國朝典彙卷七

入陵寢

三

建文四年 成祖駐師龍潭顧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

曰今禍難垂定何以悲爲 成祖曰吾往日渡江卽入

京見吾親比爲奸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

安在瞻望鍾山仰懷陵寢是以悲耳言已益泣不止諸

將皆泣

永樂二年五月綿衣衛奏明日 上詣孝陵請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而已顧侍臣曰明日

皇考忌日正陽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爲辟除道路則

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七年五月嘗山陵于昌平縣遂封其山爲天壽山



按 成祖擇壽陵久不得吉壤七年 仁孝皇后尚不

葬禮部尚書趙鼎以江西衛士康均卿至昌平縣徧閱

諸山得縣東黃土山最吉 上即日臨視定議封爲天

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等董役役均卿官或曰定長陵者

王府尹也以其名亦不知何許人

十三年九月昌平壽陵成

十七年十一月甘露降孝陵松柏三日

二十二年十一月 太宗葬長陵

洪熙元年八月遣鄭王瞻埈還南京謁孝陵 上謂之曰

太祖開創鴻業以遺子孫陵寢所在如何能忘今卽位

國朝典彙卷七 陵寢 四

之初政務所係不遑躬謁汝其代行其酒掃有弗皮封

樹有弗勤周衛有弗備皆嚴飭之必恭必慎以稱予意

九月 仁宗葬獻陵

初 仁宗賓天 上命有司擇葬地得吉兆于天壽山

之陽召尚書樊養義夏原吉等諭之曰國家以四海之富

葬其親豈惜勞費然古之聖帝明王皆從儉制凡孝子

思保其親之體魄于永久者亦不欲厚葬秦漢厚葬之

患足爲明戒 皇考遺詔移從儉約天下所共知今建

山陵予以爲宜遵先志卿等知之如何義等對曰聖見

高遠於孝誠萬世之利于是命成山侯王通工部尚

書黃福總其事其制度皆 上所規畫三月告成

宣德元年二月乙酉初 上謂侍臣曰朕自幼鍾愛于

皇祖未嘗一日不待左右弘謨偉略隨事訓教 皇祖

妣同歷艱難弱成國家撫育備至我 皇考德紹先烈

仁覆蒼生不期年而遽上賓仍勞之痛終身山陵在望

霜露之感尤切將以清明日展謁至是車駕啓行丙戌

至天壽山 上遙望二陵松柏鬱茂因嗚咽流涕詣陵

行禮不勝哀慟左右亦感泣

五年二月乙未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謁長陵獻陵

車駕發京師三月壬寅駐蹕陵下謂侍臣曰 皇祖嘗

國朝典彙卷七 陵寢 五

言古帝王陵寢有崇齋麗及藏寶玉者皆無違慮吾子

孫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語朕恒記憶不忌今所建陵寢

皆 皇祖當時規畫不敢有所增益戊申還京師

十年六月葬 宣宗景陵 按天壽山七陵惟景陵規制

獨小至嘉靖十五年稍大之

天順八年二月 英宗葬裕陵

按舊制祭陵惟遣駙馬一員而各衙門官隨行陪禮是

年秋祭禮部言今加裕陵爲四相去隔遠各官往復奔

走不無倦怠失儀乞遣駙馬二員率陪祀官分謁行禮

從之遂爲定制



成化四年亦月詔禮部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陵寢

太后 上嫡母也司禮監傳旨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

莫敢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

葬祔陵神主當附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

太監夏時曰不可 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

宜別葬彭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爲臣子者

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

世諸內臣不以爲然彭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

使 上有失德也而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

至前面議 上曰 慈懿太后葬禮當如何彭時對曰

國朝典喪卷七

不陵寢

六

聖

只令候正禮行庶全聖孝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

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會議務要處得合

宜高謚曰外誠洵海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於聖德

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 聖母有言亦不可

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令葬固是孝若因失 聖母心

亦豈得爲孝乎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爲

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虛

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 上雖未允而玉色甚

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 皇上

申詢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領之

彭時等上言臣等仰惟 大行皇太后作配 先帝正位

中宮及 皇上嗣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茲 先帝

全夫婦大倫 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

今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附于祔陵奉神主附于太廟

此古今不易之理亦 先帝與 皇上之初心也今聞

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謂 皇上所以若是者

必以今 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當與 先帝同尊于

陵廟自嫌二后並配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

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所生母薄太后然于

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于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

國朝典喪卷七

不陵寢

七

聖

長陵無所改易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

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眞宗同

祭太廟無所嫌忌 皇上於 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

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附祔

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

今 皇太后與 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碍且

愈足以見 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

美無窮此臣等深願也伏聖體 先帝之心稽前代之

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等所言下禮部會文武羣臣議

務令天理允愜人心則天下幸甚又謂夫有出妻之理



子無棄母之道此事關係綢常不可有失貽議爲世言其愷切 上命禮部會同臣定議以聞

七月姚夔及文武大臣集議以爲 慈懿太后宜與今

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俱合葬祔陵 慈懿居左 皇太

后居右一體祔廟 上答詔云卿等言固正理但 聖

母在上事有窒碍朕屢請命不蒙允又今內臣往返

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若此違逆

致有他虞豈得爲孝今當於祔陵左右別選吉地安葬

崇祭如禮庶幾兩全卿等其體朕意夔會群臣復奏云

上所有者祖宗之天下當守祖宗之成法祖宗成法卽

國朝典彙卷七

不陵寢

八

先皇帝與母后猶不敢違况 陛下乎若今日之禮稍

失則非 先皇帝之心損母后之德 皇上不得爲至

孝當起敬起孝以諫而號泣隨之可也若母后猶持不

從則當用尊無二上處親以大義之道斷而行之 上

猶未從於是內閣復請會議詔下群臣再議夔等言益

切謂或者曰 上爲 皇太后所出不可薄於此而厚

於彼殊不知 慈懿與 皇太后他日並合祔陵並享

太廟略無輕重何謂有厚薄哉或又曰 慈懿無子宜

與 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 恭讓在 宣廟時已薨

遙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 慈懿在當時未嘗退

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乎况 宣宗晚

年追復 恭讓徽號悔恨無及自矣曰此朕幼年事豈

可知矣又况 皇上繼統承緒卽同其子而可謂非其

所出而別議乎復繼以危言及群臣伏文華門以待

上悉覽其奏懇請於 皇太后自己至申稍見從遂出

數素同辭批云卿等所言皆合朕意合葬之禮蒙允行

矣於是文武群臣皆呼萬歲而退

九月祔葬 孝莊睿皇后於祔陵

二十三年十月 憲宗皇帝葬茂陵

十一月 聖母孝穆皇太后祔葬茂陵

國朝典彙卷七

不陵寢

九

弘治元年四月天壽山大風雹 上遣官祭告戒諭群臣

修省

十八年六月葬 孝宗於泰陵

正德十三年四月朔 上以 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親

詣天壽山祭告六陵

祔葬 孝貞純皇后於茂陵

十六年五月 武宗葬康陵

嘉靖三年三月定安陵松林山名爲顯陵

八月顯陵司香太監楊保上言陵殿門牆規模狹小乞照

天壽山諸陵制更造工部尚書趙璜等言陵制舊與山



水相稱恐難概同今殿增以黃瓦覆但宜添設明樓石牌及改司香衙門爲神宮監並護衛口顯陵衛其餘未備房屋應創新者另爲添造應仍舊者止加修飾不必大爲改作 上從部議

九月錦衣衛革職百戶賈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子數希旨言 獻皇帝梓宮改葬天壽山下工部尚書趙瓚等以爲改葬不可者 皇考體魄所安不可輕犯一也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二也國家根本所住不可輕動三也昔 高皇帝定鼎南京而 仁祖之陵遠在鳳陽 文皇帝遷都北京而孝陵遠在鍾山皆不敢遷 國朝典彙卷七 不陵輟

十

改陛下之視顯陵猶 太祖之視 仁祖 太宗之視孝陵也若如全等言則上啓寶山下瞰金井梓宮揭懸聖靈震驚今數千里外跋涉山川蒙日霜露非仁人孝子之所忍言者爲陛下謀不忠其矣請以臣等言下廷議 上乃命禮部集將臣會議以問時五官廳奏郎吳昇嘗與事顯陵亦上言以爲不可遷疏下禮部議議禮部尚書席書等上議由陵乃 先帝體魄所藏事體至重我祖宗陵窺未嘗遷動是以國家百六十年來皇圖鞏固帝德重光也臣等伏聞顯陵勢如伏鳳氣結盤龍此寶山川之形勝帝王之幽宅也今隨全等乃肆妄議

乞治其罪 上曰山陵遠在安陸朕瞻望哀切命再議十月席書等再議臣等感陛下哀切之言仰聖人孝思之至但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泄人心如此陛下不可不信從也 上命罷議于是定顯陵祭如七陵儀遣省臣行禮

六年十月初御史虞守隨罷官家居乃撰述 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 上以爲陵寢重事守隨爲言官不聞獻議而以考察罷去乃奏議政人有希進心下御史按問因論大學士張璠曰守隨奏進 皇陵正議蓋此舉非常前已下廷臣及內閣兩議皆以爲不可地道尚靜體 國朝典彙卷七 不陵輟

十一

瑰貴安宜宜輕舉我 皇考葬已八年一旦妄動豈勝震恐若於萬年之後奉護慈宮以附陵室何不若也卿與寡密議何者爲嘉擇而行之璠言廷臣之議謂 太祖不遷皇陵 成祖不遷孝陵皆正論也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葬此祀葬之禮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聖慈萬歲之後奉祔顯陵在情禮爲俱盡矣惟聖明無二焉 上嘉璠之已歸衣百戶張得錦復上疏請遷陵 上諭所司詳議十一月 上諭輔臣張璠曰今日朕倦 聖母垂泣論遷陵一事且有謂曰他日必以吾南陵可也朕欲將復日



之計作一文書藏之世廟以示前年奏歸之意今審與卿計可否堪對此乃當歸之事不宜預言 上復諭曰朕昨奉 聖母所云五六年間只想啟請 先帝梓宮來京不想今日重加修造已定不易之禮但後日將吾以南遠泣下朕惟思復奉 皇考安葬已八年一旦輕舉恐震驚雲駕子初命禮官詳議近又下百官議皆云陵與廟不同實難遷也 聖母復慰諭朕曰先帝奉遷之事委實重大亦授百姓但他日必將吾隨先帝南歸則吾無憂也朕復奏曰子豈敢不記之中心聖母既如此子當與大臣圖之此等事非 聖母之慮

國朝典彙卷七

大陵集

十一

尤非子所宜言也但慈訓及之敢不奉對朕因如此重事故昨語卿此言似輕發其實不得已也朕說謠於世廟又恐那時朕不在也故告卿欲卿記之聽云今日聖母福德方升誠不宜務及後事若以慈心尚未釋然姑俟顯陵工完 皇上可代 聖母親告世廟期以萬歲後同居于陵則幽明之情兩無所憾矣

七年 月禮部右侍郎嚴嵩以顯陵工成因言天眷陛下靈異非一恭 上冊寶其展煥雲璽雨及改題之際靈風飄然祥雲彷彿而來下奏安神牀前夕慈霖微霽及行禮之際祥輦散彩群臣歡慶而動色至于白石崖

舉陽有群鶴繞集之祥碑如入漢江有河流驟漲之異此兩事尤為殊特昔 太宗建碑孝陵得美石于陽山學士胡廣有記營建北京得大木于蜀有巨石當道夜間吼聲如雷石刻自開水山中出勸潮廣勒神木山之碑今奇應靈輿事適相類不有紀載後世何述臣謹輔臣撰文行令工所立石以紀天眷聖孝昭示萬世與茲山無極而營建歲月工費諸臣執事微勞皆附著之俾後有考焉禮部尚書方獻夫請從嵩奏 上曰修建顯陵本以伸朕追孝之情今嵩所奏靈異實我 皇考聖德隆至格于上天致此祥應于朕何預弟嵩言出自忠

國朝典彙卷七

大陵集

十二

赤誠不可泯依擬撰文為記立石垂後八年 月營 悼靈皇后陵度用鄉民尹甫園地六頃已而守陵內臣郭鑑又度其地十五頃餘將為果園給事中張潤身言此地為民恒產且上有墳墓節餘所宜仍還民便 上令給民種住其陵城占墾者仍於遙地如數撥補

二月以 悼靈皇后安葬大學士楊一濬請設陵寢題主因得展寬孝武三陵 上報曰卿前足見追戴朕惟祖宗朝凡清明躬率群臣謁陵後遂命官行禮朕以藩服入承宗祀其時當謁見諸陵亦無為我計者題主事因



重卿係首臣况高年所不欲勞遣者朕心未安也夫前日更題 皇祖妣 皇考神主則用惠壽今用首臣恐弗宜後別有事卿住無不可一清謝弗及因言 聖駕謁陵係追遠至情容臣查例待來春舉行 上報曰昨卿以朕言又謁陵一事爲可朕嘗覽 宜廟實錄內或清明謁陵及季秋巡遊爲常年之例某年清明常奉母后謁二陵一次至成化以後止而不行昔命親王庶臣代爲行禮卿云待來春行之今且備查停當儀注一清言 宜廟時曾謁陵一次途間勸農歸民之事居多巡遊雖有舊例非今日所當行 母后中宮亦不宜往

國朝典彙卷七

不陸藏

十四

上復報曰卿昨備查 宜廟實錄內謁二陵事宜來聞夫 宜廟時正當海內平康黎民安福故一切舉事無所擾者今方災變之時民不聊生惟當務所以安民之計可也豈復敢侵以事乎但朕所欲一展拜謁陵以伸追感之情耳今歲不足且暫已俟來歲議行

時有伐孝陵旁古墓者南京科道以聞 上諭刑部曰陵寢禁山何乃不謹巡邏縱人樵採以致掘伐古塚其餘南京法司逮問守護指揮并巡山巡捕守把內外官校若宜緝捕掩埋者南京禮部會官看議以聞于是刑部參劾南京守備魏國公徐鵬舉南和伯方壽祥兵部尚

書王憲 上責鵬舉壽祥辭狀以憲任事未久責之九年四月禮部奏定安陸州官員謁陵廟禮請家廟尋感闕不宜輕發請如泗州祖陵鳳陽皇陵南京孝陵俱惟湖廣鎮巡及三司等官有事地方者至日即拜謁陵廟其餘公差經過官員止謁陵不必謁廟者爲令報可長陵等陵神官監傷賔奏乞將各陵園等戶盡復其家戶部覆言陵園等戶供役輕省豪民避重就輕每多投充民力坐此重因故先朝斟酌損益載在會典每戶連本身止免三丁况今差占庫夫柴夫等役繁多如繁籍園陵者全戶優免則遺下差役必更加派小民恐致負累

國朝典彙卷七

不陸藏

十五

流徙宜令有司止優免如會典例 上從部議十年 月皇陵祠祭署土民田學等上言臣等三千六百餘家編視皇陵專供醴案直汛掃視其征賦宜體增置視陵太監恣肆箕歛陵戶逃以有誤祠祭乞革太監以蘇子遺下部覆奏當革 上不從第命內臣勿預民事三月 上諭內閣昨因議祖陵皇陵二山名朕思孝陵在鍾山亦宜同體 文皇既封黃土山爲天壽山今文復顯陵爲純德山而獨鍾山如故于理未安朕惟祖陵宜曰基運山皇陵宜曰翔聖山孝陵宜曰神烈山並方澤從祀以基運翔聖天壽山之神位設于五嶽之前神烈



純德山之神位次于五鎮之序其示禮官知之

十月光祿寺周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請改顯陵迎葬天壽山以全大孝而緣事監生詹啓溫州武舉杜承美爲民兵馬司密湖廣生員蕭時用致仕僉事甯河相輝具奏事下部議覆言此奏與昔年隨全錢子勳之說相同尚書庶書已備論于前大學士李時又極論于後況先皇帝衣冠之藏歷歲已久顯陵之役建造經年封其山爲純德名其府爲承天表章丕顯事體已定而一旦議遷老成慮者多爲駭愕乞重降嚴旨禁絕細人無得妄議顯陵重事傷國大體上從部議勅再奏撥決

陵寢

十六

國朝典彙卷七

不輕有

十三年十月詔更祖陵黃瓦先是洪武中建泗州祖陵令江南造黃瓦以道遠未至先以黑瓦覆之既而殿廡告成遂不復更瓦至皆積不用至是奉祀米光道具疏請用故所積黃瓦更正殿廡及增設陵前石儀與鳳陽皇陵同制禮部覆如其議上從之

十五年三月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去歲已與卿擬定特廟工告成方舉謁陵之典然朕惟因小就大即議山陵之建一面徵他工辦物料及至廟工之完正接而興造之庶不虛曠人力其會勘時品臣贊庭鼎五臣計

國朝典彙卷七

陵寢

十七

四十七

弱支人上戴皇天隆養嗣緒祖宗大寶仰列聖陵寢禮當躬謁皇祖皇考道所不及各命官奉朕孝意祭告天壽山長陵等七陵朕躬叩拜西山皇高祖妣恭讓章皇后皇曾叔祖景皇帝陵所亦展拜一次庶幾朕追感之情既又諭茲修謁陵之禮必一同奉聖母行又后妃宮眷當從俱令禮部具儀以請于是二十一日聖駕發京師出德勝門次沙河次日至天壽山上初至陵下立行宮門首祇候聖母駕至親侍降輿以入百官咸觀仰贊聖孝之至云明日謁長陵登長陵朝禮拜陵碑次謁獻陵景陵諸從臣武定侯郭勛等曰景陵



國朝典彙卷七

八陵寢

十人

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 宣宗功德之大殊爲崇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又明日謁靜陵茂陵恭陵康陵又明日駕發詣西山謁 恭讓章皇后景皇帝陵還御行宮又召郭勛及輔臣李時等論之曰七陵多有損壞當并功修飭長陵神道宜用石甃其石像等項宜各護以石臺勛等請傳示禮部議舉從之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諭曰遠過沙河一帶見居民甚少野無農事此地祖宗園陵所在甚切朕心今日昌平州官率耆老生徒來見宜有詔諭是夕即自草勅寫漏下二鼓復召李時捧出因問曰七陵在此須人守護卿等何如處之時曰昔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濟爲南昌平爲北分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若於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爾軍民稠密上曰卿等可勸議以聞初上至行宮奉 聖母觀九龍池岩下設一黃瑾殿以奉 聖母上坐胡床岩樹下在 聖母帳殿之側張小盞召勛時言侍左右復命中官引觀龍池泉竇久之是日賜助時言乘馬各服新賜蟒衣飛魚以從上祀陵回奉 聖母泛舟西湖觀玉泉山上製行舟次序圖諭示言等御舟居中左一舟櫓背少保文臣二員

國朝典彙卷七

八陵寢

十九

賜時言共之右太傅武臣一員賜助舟共二十五艘聖母以下至宮眷侍衛皆序列有差旣而賞應從功賜工部尚書林廷楊侍郎甘爲霖銀幣郎中劉應校張問員外郎郝守正勞傳相潘瑞左傑主事皇甫劉聚等俱鈔幣從爲霖之請也按夏言進御詩曰百年不覩朝陵駕父老歡呼識漢儀泰川沙河河水上千村花柳映龍旂蓋謂本朝謁陵之典自 宣宗後五朝不復舉歷百二十年也李時夏言各恭和 上御製謁謁七陵并奉 聖母觀玉泉山詩暨恭紀應驛詩十三首以進 上嘉納之詞判典彙卷七四月 上以展謁七陵還乃遣成國公朱鳳往祭孝陵英先是 上恭謁七陵召郭勛李時夏言及欽天監正夏祚等侍從 聖駕親詣天壽山相看進東十八道嶺風氣翕聚堪爲大吉之地 上猶諭言訪求精知地理之人不拘此山博選吉壤言曰 太宗營山陵於昌平縣命禮部尚書趙郡以明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于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爲天壽卽今七陵所在是也今宜訪廖氏等子孫必有秘授祖術得其真傳者旣而謁告諸陵畢率欽天監官觀擇吉地復諭曰



廟制典彙卷七

八陵寢

二十

適觀吉地咸司爲陵惟祖宗所遺本諸天錫既越 別聖之地恐朕未可當今日既定宜勿他適還京可即議營造否則必貽前爲也卿等可力贊之助等言山陵之事前古帝王皆所諱言惟我 太祖 太宗嘗預修陵寢至今相傳以爲非常之聖乃有非常之舉言罔上言禮若卽位爲梓宮漢文帝自表瀝西唐太宗詔營九陵則是古者皆預造山陵蓋既造始終身復親見且省子孫經營不煩費人力此高世之見也我 太祖 太宗悉先有事故二陵地理疏捷純吉福澤無疆今 皇上因謁天壽山陵親覽十八道嶺可爲萬年壽宮遂勅臣等以預建之事仰見睿用明達真出恒情萬萬臣等敢不勉從聖志謹將營造事宜條列以請翌日復論曰預建陵墓大臣已諍但恐家有未與可行可止爾百官以及因之耆民可一言之於是掌宗人府事駙馬都尉京山侯薛元掌吏部事左侍郎霍福等并寺院科道及宛大耆民高輔等合辭勸建 上從之

上詣天壽山祭告修飭七陵并預建壽宮時部議祭告惟太宗長陵合請 皇上躬詣行禮諸陵宜遣大臣代告其興工吉日并駕發吉期宜行欽天監選擇 上曰不必擇日二十一日卯時興工修理陵殿預建陵墓卽本

廟制典彙卷七

八陵寢

三十一

日申時朕于十九日發行提告 皇祖 太宗遺告

六聖獻陵英國公張瑄景陵武定侯郭勛裕陵遂安伯陳鏊茂陵輔臣李時奉陵禮部尚書夏言康陵駙馬謝詔天壽山之神尚書顧鼎臣后土司工之神工部尚書林庭槐各行禮至日駕發京師次沙河行宮明日駐蹕天壽山諭曰朕昨恭謁 列聖諸陵仰瞻玄居享殿歲久傾圯宜加修飭及朕法 皇祖故事預作陶官于太宗之左側下勅諮問臣民今歸以爲當建所宜從之俱已擇日興工惟茲事體尊崇功程重大仍特命卿太得輔輔臣時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少保言同知建造總督工程卿等宜竭誠殫慮督理是勅務俾工作完美建造如式以爲永久之圖斯副朕意祭告禮畢二十八日車駕還京

七月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曰陵禮制故嚴廟堂一帝二后陵則二三后配葬今別建奉慈殿不若奉主於陵殿爲宜且梓宮既葬而主乃別置近于廟之非親之也此開典禮其會議以行言乃令內閣覆奏 上曰然此與崇先朕不同同人祝后乃始祝之母今奉慈殿但名存耳四時之祭舞樂俱無於是定議奉 孝肅太皇太后



神主于祔設 孝穆皇太后 孝惠皇太后于茂陵  
十六年召大學士夏言等面諭前在陵上曾諭卿獨長陵  
有功德碑而六陵未有無以彰功德今宜增立示所司  
行

郭勛提督陵工諭勅太監溫璽王朝椿建陵工部置車職  
開住朝下御衣衛

五月同知建造事夏言進壽宮圖式言璽臣等見從聖駕  
至天壽山祭告召見行宮議及壽宮規制欲遷避祖陵  
節省財力享殿欲用磚石爲之示儉樸地中官殿等制  
以虛文勞費且空涸不實非承岡之岡欲盡釐去仰見  
國朝典彙卷七

陵寢

三十一

聖德謙光聖慮久遠敕不將順但恐過于減損無以稱  
臣子尊崇之禮其寶城門樓亭殿門廡一切之制所宜  
比照長陵少存尊避以垂萬年之觀前蒙面投欽齒壽  
宮圖式比諸長陵減殺太多臣謹督令匠氏參酌議擬  
壽宮圖貼說進請施行其東山口小山俗呼天壽改名平  
臺以正其謬又諭建天壽亭以識 皇祖聖蹟此實大  
孝之舉謹併進建亭圖其皇妃從葬之制 列聖以來  
或陪葬或別葬具載會典竊謂帝后令葬諸妃陪葬乃  
古今經常之制倘幽明依附之禮但義不當由隱似宜  
于外垣之內寶山城之外別建之前左右相向以次附

焉庶合體制亦謹書圖貼說以進 上從之曰未盡者  
當親往定示圖留覽

九月 上如天壽山祀陵諭秋祭七陵于十八日祭京長  
陵朕躬拜獻陵以大臣郭勛景陵李時裕陵徐德茂  
陵夏言奉陵崔元康陵衛輝陳后陵謝詔各行禮二十  
五日回京時宜府管報日至兵部請遣防禦從之

十一月 上諭 景皇帝陵碑偏置門左非宜可建亭于  
陵門外大門內朕稱尊崇又諭 太宗東西井二妃墳  
并 宣廟十三妃墳宜各立石碣表識金山各妃墳所  
之祭宜併入天壽山各陵殿配祭金山墳祭能免部議  
國朝典彙卷七

陵寢

三十一

覆乃令建亭立碣諸妃移祀陵殿者爲令  
十七年 月工部度衡司員外臬甫游以山陵運石墊道  
稽遲爲郭勛所論刑部議贖罪還職 上不從特旨降  
川由爲黃州府推官

巡按直隸御史楊紹芳擬論盜伐 皇陵樹木孫紀等罪  
如盜大祀神御器物律斬家屬仍遵 英宗聖旨發遼  
東邊衛充軍都察院議謂大祀神御物皆指神御在  
內祭器張強之物而言今山陵樹木陵寢護衛之物在  
野所產毀之有間所以得擬盜圖林樹木罪止杖一百  
徒三年正以此也且 英宗聖旨云處以重罪未有定



名今紀等本以山野愚民趨利陷禍比擬前罪不經過重 上曰天壽山 祖宗陵寢所在培養林木關係甚重故我 英宗特降嚴旨禁治近年法令縱弛肆伐無忌賊人敢於率眾屢犯今既御史論奏爾等却欲寬縱又不察究巡視之人其以狀封條紀依原擬監候處決家屬發遣東邊衛充軍未幾嚴行捕緝期于必獲更揭榜申禁已而都御史王廷相引罪詞俾一月首領兩月四月聖蹟亭成初 上以平臺山爲 文皇帝駐蹕之所命構亭名曰聖蹟至是成 上欲躬祀之庚戌駕發京師壬子祀 文皇帝于亭中癸丑御淨河宮顏食從臣

廟制典彙卷七

不陵寢

二十五

甲寅還京御史沈翹上言聖駕屢謁山陵孝思惟永因條法祖六事曰務學曰勤政曰攝躬曰崇正曰納言曰曰親賢上之 上嘉納之

御史陳讓上言頃者陛下定大禮擬合葬 睿宗皇帝于天壽山大塔之陽此固以體 慈闈之念然臣聞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出 聖考玉輿于華嚴之地雖封累莫能無疑哉黃帝承冠之陵在陝西延安府中都縣名爲橋陵舜葬九疑二女不從則古人事求之禮先前後墳重現輕魄益知鬼神之情狀者也臣以爲宜奉 睿宗皇帝遺冠被奉以合葬于顯陵梓宮于大塔

山側顯陵之在承天者當爲二聖衣冠几杖之藏以崇刺義莊氣疏入 上曰朕奉遵遵 皇考顯陵乃據理義事國家重典屢經群臣集議成命已下矣陳讓輒引渺茫不經之說收于阻撓或亂中間言詞展轉矛盾甚爲欺妄且建二陵用示親友葬從古所無尤見乖謬其從實以對已而議引罪狀且自辯詔黜爲民

十一月 上閱長陵碑欽更 成祖謚號命較木加碑上郭勛上疏以爲宜盡虛舊字更書之可以垂永久 上不悅曰朕不忍琢傷舊號顧不如爾心命禮部翰林院議禮部覆勛言非是請遵奉聖諭如式刊製得吉奉安

國朝典彙卷七

不陵寢

二十五

詔可 十八年二月望 上幸承天府三月己卯至承天謁顯陵辛巳駕至純德山及紅門降輦稽首遂乘騎登陵山立表于 皇考寢陵之北周覽久之命改營焉御製純德山喜而自得之詩曰南幸湖襄地陵寢切東陽周祝親國內迴旋四五岡茂茂鋪茵厚森森列障長龍高生意廣虎伏世傳昌抱懷羅玉砌繡繞布金牆黼冥土色壯允矣稱玄鄉拔聲戒夷險平坦免隄防鎮靜資山祇尊安奉先皇自是神靈悅屢致朕心益爲此自得吟庶幾永不忘又製再謁顯陵小歌茂茂今純德山慈愍今王



氣接雲霄上兆允茲吉且豐慶視慎秋毫恭惟皇隆既孔安伊何必復嘈嘈祗有思親獨苦心幾番血淚洒黃袍命輔臣等屬和壬午詔增顯陵園垣遂定新玄宮之式自是遷附之議始寢

詔改吏部右侍郎顧璘于工部時顯陵肇工命璘領山陵事璘長于料簡而程省費調攝有制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

巡撫江西都御史王聯上言臣句容人句容朱家巷爲

聖祖摩跡之鄉明載玉牒陵碑可徵與周之漆沮有邵比隆去縣治可十數里地名龍爪樹下卽古朱家巷地

國朝典彙卷七

八陵寢

二十六

今其樹尚在宜封職顯以隆本始上可其奏下所在

守臣訪求實跡竟莫有據已之

五月詔設典都留守司統顯陵承天二衛比中都焉建聖

諭碑于永天府樹其城樓曰顯親達孝之城

甲子駕幸大略召禮部尚書嚴嵩論曰大略地勢空婁豈

如純德山完美謹奉慈宮南附于是大略之役始罷

獻皇后梓宮發京師初上還自大略乃定議稍葬獻皇

后于顯陵卜以是月甲申發慈宮往葬承天命禮部尚書溫仁和等及詣內侍謀從由會通河過舟南去旣而

至漢口江沙淺流有司懼議所以疎通之策適西山大

雨漢水增漲梓宮得順流而下撫臣以聞上喜曰朕仰荷天休慈神孔安朕心寧悅

閏七月庚申獻皇后合葬於顯陵新寢旣而勅輔太臣以神主升稍廟享大禮告成上言奉慰上曰朕冲昧

稔愆累及父母今者遷移禮畢孤惟永慕轉覺不堪卿等陳慰其悉忠悃個人子之情未盡莫如朕甚奉天勤民恐亦冒昧卿等其悉心匡朕不逮時少詹事孫承恩

獻慈孝獻皇后山陵禮成頌一通上留覽十九年二月詔增顯陵陵戶二十名其校恩殿每年供用

國朝典彙卷七

八陵寢

二十七

顧璘因上言修顯陵陵官殿計銀四十六萬兩有奇請

派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兩淮兩浙鹽司協濟又言承

天大工並興軍夫匠役日食米四百石兼以荒旱不給

宜將借用承天用餘糧先行支放及漢陽等府所通南

根八萬五百餘石悉留接濟詔俱從之

二十七年二月上以孝烈皇后陵名未定諭輔臣曰

朕思太祖成祖俱是二后先安玄宮其陵名定在

河時可令禮臣查故事以聞禮部尚書費家奏言洪武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孝慈皇后葬孝陵永樂十一年

二月十六日仁孝皇后葬長陵皆命名在先卜葬在



后載兩朝實錄中於是 上定 孝烈皇后陵名曰永陵仍御製祝文命成國公朱希忠告太廟

五月 孝烈皇后葬永陵先是 上命后禮與 孝烈皇后

后啓安禮併舉 孝烈居左既而 上以 孝烈皇后

已久安不宜妄動罷啓安禮至是部臣以玄宮規制請

乃更令 孝烈皇后梓宮入山陵居中之右虛其左云

三十年正月給事中何光祿奉詔清理陵衛軍士因條上

事宜曰廣召補飭營務守官守革占役設險隘定邊戍

社積獎疏下兵部覆言召募軍士應募者少得用亦難

招待遊食之民復與解來戶丁何異加以軍裝貼銀必

國朝典彙卷七

陵祭

三十九

長詎目之鑿建立營室必數千間時方財譎興作不易

陵寢根本之地土脈風氣所關添墩築藉未可輕議此

三事宜已其餘可行 上從部議而營房仍准建立

三月 上諭輔臣顯陵不異天壽事體當同少文武二人

奉守大學士嚴嵩言二聖陵寢所在委宜從重聖廟極

當但鳳陽祖陵止內官守備武臣留守顯陵設官創制

恭惟于此大壽文武奉守近因防虞添設事宜省革惟

聖明裁之 上是其言遂不果

六月禮部左侍郎程文德奉詔相陸妃何氏塋域因言金

山一帶地無餘宜與故妃包氏陳氏同寔且二妃之

遊已奉聖諭令同一地爲墓又言 憲廟諸妃皆同處者且有民力一分仁言惻怛聞者感動今塋域甚廣附造爲便 上曰祖宗成法當守王制亦當遵古世婦御妻數俱用九其日今以九妃同墓共一享殿而中爲七室所司如議奉行

三十四年十月掌太常寺徐可成言寺丞王守一祀長陵

至昌平知州衛錫不備鼓樂夫役送迎香帛亭又責械

其樂舞生非朝廷重陵寢之意 上怒命速詣京訊治

四十二年二月詔修鳳陽祖陵及楊王墳起撫都御史毛

愷等言二墳工費一切取民今地方兵荒大役難于並

國朝典彙卷七

陵祭

三十九

奉請命先營顯陵其楊王墳類墳已久役巨費多請暫

罷以俟豐年報可

四十五年十一月重修顯陵感思殿成更碑題曰 大明

睿宗獻皇帝陵先是顯陵明樓碑題曰 恭睿獻皇帝

之陵十七年始上廟家工郭左侍郎領奏請更題如長

陵碑裂 上報可既而上之至是都督蔣華謂碑題與

廟號不合不可示萬世疏請更定乃更今號云

隆慶元年八月 上欲躬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大學士徐

階以舊制惟太廟躬祀山陵遣官重祀禮也不從階反

覆言地近東西二虜不可冒險乃止



二年二月丁未 上詣天壽山謁陵

三年三月南京神宮監太監王采以盜伐孝陵樹木論斬

州總督劉應節等劾報提督昌平都御史栗永祿所陳

二事一山陵重地欲修築墻垣以固封守而風氣所關

不便興作宜令內外守備多植樹木以助保障一昌平

舊有天壽山守備自移駐守備于灰頰口以永安管生

營官帶管而本城防禦遂疎宜仍令天壽山守備還駐

昌平專防戍旅罷灰頰口把總改設守備總居肅關泰

將節制兵部機奏從之

卷七

八 陵

三十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馬氏葬孝陵 在南京神宮監

四十妃嬪惟二妃葬度之東西餘俱從葬 同葬金山

成祖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徐氏葬長陵 以下諸陵在昌平天壽山

十六妃俱從葬

仁宗昭皇帝 誠孝昭皇后張氏葬獻陵

七妃三葬金山餘俱從葬

宣宗章皇帝 孝恭章皇后孫氏葬景陵

八妃一葬金山餘俱從葬

英宗睿皇帝 孝莊睿皇后錢氏葬裕陵 以後無從葬者

帝貴妃孝肅皇后周氏 憲宗生母也合葬一恭讓章

廟號興業登七

八 陵

三十一

皇后胡氏葬金山十八妃一葬綿山餘俱金山

按英宗道昭皇妃他日宜合葬恩妃亦須遷來以後諸

妃次第附葬今止 睿皇后合葬裕陵諸妃皆葬金山

惠妃尚葬桃山竟無從葬者

景皇帝 景皇后汪氏葬金山

憲宗純皇帝 孝貞純皇后王氏葬茂陵

帝淑妃孝穆皇后紀氏 孝宗生母也初葬金山 孝

宗即位遷合葬 帝宸妃孝惠皇后邵氏 獻皇帝生

母也初葬金山 世宗即位遷合葬 十四妃一葬陵

之西南餘俱葬金山 廢后吳氏葬金山



懷寧廟十三妃始同爲一墓嘉靖十三年以古世婦御妻皆九宜九妃爲一墓同一享殿內作七室兩廂等各備於是金山預造五墓墓各九數以次葬焉

孝宗敬皇帝 孝康敬皇后張氏葬泰陵

睿宗獻皇帝 慈孝獻皇后蔣氏葬顯陵 在承天純德

山都督蔣奉奉祀

武宗毅皇帝 孝靜毅皇后夏氏葬康陵 二妃葬金山

世宗肅皇帝 孝烈肅皇后方氏葬永陵 前奉孝潔皇

后陳氏初葬便見降慶初遷今葬 繼后張氏葬金

山 孝穆皇后杜氏 穆宗生母也初葬金山隆慶初

廟廟典彙卷七

八陵葬

聖

遷合葬 二十六嬪惟五妃葬襖兄餘俱金山

永陵諸妃陪葬不出庭迫列于外垣之內實山城之外

明棧之前左右相向以次而附

按國有大事遣大臣祭告諸陵天壽山諸陵各置陵衛

神宮監祠祭署如孝陵正旦酒果清明中元冬至聖旦

太牢分遣勳戚大臣祀愍思太牢專遣勳戚大臣祭承

天顯陵置衛神宮監祠祭署如諸陵祀亦如之

金山又有懷獻太子悼恭太子哀冲莊敬二太子後遷

祭其母 憲懷太子俱祭以牲醴遣內官行禮惟悼恭

用素羞哀冲莊敬遣皇親行禮肅獻王越靖王貞惠妃

吳氏肅懷王衛恭王貞烈妃楊氏許悼王秀懷王妃黃

氏忻穆王岐惠王妃王氏雅靖王妃吳氏壽定王妃徐

氏繼妃吳氏汝安王妃李氏次妃晉氏渾簡王妃曹氏

廟廟典彙卷七

八陵葬

聖

申懿王妃項氏蔚悼王景恭王額傷王威懷王薊哀王

均思王靖悼王惟新廟二王葬福山雅甲祭以牲醴及

諸殯公主諸阿保夫人祭以素羞惟永清公俱遣內官

行禮又郭靖王梁莊王岳懷王常寧善化二長公主葬

承天又國初追封壽春王妃劉氏霍丘王妃翟氏下蔡

王安豐王妃趙氏蒙城王妃田氏寶應王六安王來安

王都梁王英山王俱葬鳳陽西北二十五里地名白塔

南昌王妃王氏盱眙王妃唐氏臨淮王妃劉氏出勝王

招信王俱附葬鳳陽皇陵咸以時祀諸王葬其封國者

其子孫祀之外戚楊王墳在盱眙設祠祭署奉祀陳氏



墳戶二百一十家徐王墳在宿州設祠祭署奉祀祀丞皆武氏墳戶九十三家滁陽王墳在滁州廟首省氏墳戶十九家皆歲時祭祀

國朝興業卷七

八 康家

三

國朝興業卷之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蘭霽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入

東宮

吳元年八月 上祀山川畢出齋次頒胙於群臣將還宮顧謂諸子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怠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體衆情斯爲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敏而德業盛歷觀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

國朝興業卷八

東宮

一

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今甲士中夜而起庖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諸子趨至衛士聞之莫不感悅

十月遣 世子標次子棟往麻濠謁陵墓諭之曰人情習於宴安必生驕惰今使汝等于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卽 祖宗陵墓之所訪求故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擇官輔導以行

園丘初成 上山觀時 世子從行因命左右導之徧歷



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畝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于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洪武元年正月立 世子標爲 皇太子

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于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欲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

廟朝典彙卷八

東宮

十一

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古通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今啓聞何必微彼作中書令乎乃命取東宮官制觀之謂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勲有典則若漸進之賢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材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李善長等兼東宮官事

四月命工肅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

圖以示子孫 上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詹同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知之以此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十月 上諭太子賓客梁貞王儀等曰範金碧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傳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于高明然後于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謠言使

廟朝典彙卷八

東宮

三

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十一月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上時臨幸商確古今評論文字是日 上命諸儒作鍾山龍璫賦自作時雪賦故有是燕賜上御文樓 皇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且言景帝爲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爲帝又聽董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爲諸子



譜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十二月定三師朝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皆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雖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議二年四月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笈臣子弟亦令入學 上諭之曰人有特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裨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四

三

之寄教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其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九月 上嘗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唯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導常之君不以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屢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能不愛天命苟生怠慢危必至可不畏哉

三年四月 上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指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先必正已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銜鑑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明其善惡使知趨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間導贊助乃能成德朕擇爾等爲官僚各宜盡心又加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爲鑒戒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以廣智識亦有助於輔導羣臣頓首受命而退復顧劉基等曰朕視古聖賢之君雖治平之世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于驕奢必至于荒縱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五

四

未有荒縱而無顛覆者故書戒太子諸王以爲士不能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爲士且然况於爲君爲王者乎基頓首謝曰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七月 上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康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請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



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其官惟其賢朕以  
廷臣兼東官官者非不欲專任責成慮廷臣與東官官  
屬有不和能遂成嫌隙或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漢江充  
之事可鑑也朕今立法令廷臣兼東官贊輔之職父子  
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四年 上以諸子年漸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令內  
侍製麻履行勝凡出城稍遠則令馬行其二三步趨其一  
閏三月諭省臺曰朕諸子日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  
兼官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高養德性博通古今  
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  
國朝典彙卷八

木東官

六

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不為偏陂所惑若與邪  
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  
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亦未易辨 上曰尊德樂  
義斯為正也便佞柔慢斯為邪也故駑駘擇佚群不出  
於桑慢而端非中正必皆本於好德

六年五月初訓錄成其日有十三日錄成曰持守曰嚴祭  
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  
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親為之叙於是頒  
賜諸王且錄於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  
於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

九月 上謂 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將物理必在  
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甲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  
理民事無不盡心忖慮處事未嘗故常深念古人為帝  
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  
思經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處事貴明處事貴斷  
庶幾不貽況汝生長官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  
聽不廣且日雖能視所見不驗於國耳雖能聽所聞不  
越於庭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  
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通已之言必求其善願已  
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  
國朝典彙卷八

木東官

七

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怠朕訓  
上嘗謂泰府左相文原吉曰著業所以防病積實所以防  
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為諸子擇賢以為之輔導等居左  
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  
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始息小過大德必至  
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俟其大失然後規之政有  
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隳身爾等  
宜盡心所事

七年正月 上召 皇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  
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



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發焉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遑諒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加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祿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

十月己未 皇長孫雄英生

十一月 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侍讀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尚深草

屬朝典彙卷八

東宮

八

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上

宜各旋歸歸即適至母久淹也仍命左右給內府錢以爲道途費

宋濂以疾告詔還家發給有白金文衡之賜濂奉書 皇

太子勉以孝友恭教對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進絕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詔 皇太子語以書

意且賜答書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調是爲不佞也以聖人之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流通也所守者

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伯書

八年四月 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

九月 皇太子生于允攸

十月命 皇太子秦王楚王靖江王講武中都詔太子贊

善宋濂長史趙瑄等從旣行 上問輿地志得深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 皇太子

至池河得 上所賜示濂濂曰臨濂古蹟惟塗荆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荆

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修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

皇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處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九

進說其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

九年正月 太子詣王侍 上顧謂之曰汝等間修德進賢之道手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

於外者可知其內古之君子德充於內而著乎外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

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榮進而不肯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

財聲色爲戕德之斧斤讒佞爲泐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好則必爲其所陷矣

十年六月命詳臣大小政事皆先啓 皇太子處分



奏聞 上聞 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

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歷涉勤勞建於人情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學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苟無權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爲玉當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如其爲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欺吾欺若信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國朝典彙卷八

入東宮

十

其權度矣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如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托之意然星而朝夜分而晷日未有善般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

十二月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于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騁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効事已多前者令 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啓於東宮者卿等二三

大臣更爲參決可否

十一年三月 上訓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于內禽荒于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于上民離于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爲吾子孫者當取法于古之聖帝賢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鑒彼荒淫勿蹈其愆可以長享富貴矣

十二年三月戊辰朔 上御奉盤殿 皇太子侍 上問

曰比日講官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上曰看書亦知古人爲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

國朝典彙卷八

入東宮

十一

爲重具本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係于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惟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勸教吳伯宗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 皇太子嘉納等收典籍

十三年二月 上諭 皇太子諸王曰吾特身踐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附近之狎無離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卽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



稽於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若燕聞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故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水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十二月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以孫宋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漣至京上怒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

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侍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意宜若是慈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至夔州以疾卒

十四年十月給事中鄭相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十二

四三

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詔下羣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沉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相同之言非是請凡啓事東宮者稱臣如故從之

十六年十二月

上諭

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

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爲國造嗣殘暴者爲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登弟雖才有不逮者亦不致於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有何謂殘暴恣睢搏擊遇事風生鉅鍊刑獄拾施聚斂雖若

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爲深鑒

十七年四月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於治道每批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鑒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易悟真有國之龜鑑也

二十四年三月上諭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終始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救強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十

四三

東征西討混一華夷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當克謹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業

八月上以內地薄有遷都之意命皇太子巡撫陝西諭之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爲險固向命汝弟分封其地已十數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羣民於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給道里費仍命經通府縣以宿頓聞遣使勅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此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而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兆也



然一句之間久懸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奉勸節  
飲食嚴衛衛親君子遠小人移在存仁養性施恩布惠  
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

十一月 皇太子還自陝西以洛陽歸獻

二十五年四月丙子 皇太子薨 上哭之慟命禮部議

喪禮侍郎張智等議曰喪禮文爲長子服齊衰三年又

云葬之喪達乎大夫今料酌其宜 皇帝當以日易月

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 皇太子生子五一曰雄英

早薨追封虞王諡曰懷次允攸九嬪九嫔九嫔女一

上御東角門泣諭群臣曰朕老夫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

國朝典彙卷八

大東宮

十四

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賢明仁厚英武

似朕欲立爲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陛下言

是但置秦晉二王於何地 上不及對因大哭而罷

八月庚申祔葬 皇太子于孝陵之東諡冊曰朕惟先王

之典生既有名說必有諡名以彰懿德以表行故行有

大小則諡有輕重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

皇太子標在儲位者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實多

今焉永逝特遵古典從公議諡曰懿文鳴呼德以名彰

行因諡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九月庚寅立 皇孫允攸爲皇太子 皇太子薨 上御

東角門對群臣泣諭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當  
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皇上無過憂 上曰魯

至是立爲 皇太子詔曰曩者列聖相繼取字者首建

儲君朕甲辰卽王位戊申卽帝位於今二十五年前者

選將練兵奠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強用

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九月十三日冊嫡孫

允攸爲皇太子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

以修典責子澄侍東宮講讀

二十八年十月冊光祿寺卿馬全女爲 皇太孫妃

二十九年十月甲寅 皇太子薨九攸長子曾孫文奎生

國朝典彙卷八

大東宮

十五

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命內庭勿賀

建文元年正月立子文奎爲 皇太子

三年十一月 皇太子文奎生

永樂元年正月羣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不允

三月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 皇太子勅曰欲正元良宜

預成其學問始緩之

十月 上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

于太子者爲書以授長子且曰昔堯試舜自慎徽五典

至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乃命以位舜生長民間躬親稼

穡堯尚試之如此朕今令長子守北京親庶務雖史策



奏讀皆躬閱之以知爲臣之難他日庶可爲人君也歷  
少時嘗居鳳陽民間細事無不先知後受命鎮北方經  
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其他所未經歷者則博考  
於載籍每覽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  
書所以有益于人然人資稟有強弱泛而不切亦未有益  
益故欲令爾等輯此救之先定其尺度權衡使中有所  
主也書成名文華寶鑑

二年四月册立 世子爲皇太子

七月命翰林春坊分撰諸經講義送內閣閱過有未當處

悉與改正然後呈御覽允當赴東宮進講時內閣解經

國朝典彙卷八

入東宮

十六

五

閱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楊士奇閱易一日侍讀  
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貳爲說講  
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  
達不合議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  
本宋儒胡瑗之說也 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  
又亦舉此說乎士奇曰殿下此問最好乃舉程子云凡  
升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  
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  
以對 皇太子悅

時楊溥爲翰林編修時雖後侍東宮爲洗馬兼編修東

宮觀漢書稱張釋之對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亦未  
得行其志因采文帝事編類以獻東宮大悅

五年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 上召姚廣孝常璵鄭禮

等諭之曰人於學問常以先入之言爲主朕長孫天安

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

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不必如儒生釋字

句工文詞爲能也廣孝等頓首受命

七年二月聖學心法書成命刊印賜 皇太子

上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間講官今日說何書對

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

國朝典彙卷八

入東宮

十七

五

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  
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  
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人  
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  
已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上巡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

命吏部尚書詹事府等官蹇義金忠黃淮楊士奇聯導

皇太子監國諭義等曰若守重令文臣中簡留汝四

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

識朕此意敬恭無怠



四月賜書諭

皇太子曰朕命所歷國凡事務寬大戒嚴

急文武羣臣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亦不可偏

聽以爲好惡有德義聖政在此時天下幾務之重悉宜  
審察而行稍有所忽累總不細其敬之慎之時 上聞

皇太子諫刑部尚書劉觀觀也

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學因覽文章正宗論揚士

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士奇對曰  
德秀是道德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

書大有益 皇太子即召翰林典籍取閱既大喜曰此  
爲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

閣朝典彙來入

東宮

大

部命調刊以賜諸子

贊善王汝立以詩法進 皇太子 皇太子問楊士奇曰

古人主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殿下欲樂意文  
字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特文辭高妙簡古其間亦可

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爲也 皇太子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 太祖聖學

之大在尚書註詩書作詩其餘事今殿下當致力於重  
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

七月 皇太子喜誦易凡決疑必者而以易斷命士奇取  
朱子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直指士奇因進曰易固

爲卜筮作然文王周孔所繫辭凡修齊治平之道悉具  
諸篇概以備觀覽書成以進

上初營天壽山 皇太子偕漢王趙王登 皇太子孫往視

之過沙河凍王詩御步登就行 太子素苦足疾中官  
製之猶或時失足漢顧道曰前人失腳後人把滑 皇

長孫卽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聖漢王回顧怒目者久  
之此雖出一時而後來武定事已兆於此矣

八年二月 上親征虜酋本雅失里命 皇長孫留守北  
京戶部尚書夏原吉等進所議附守事宜從之

命夏原吉輔導 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雖幼幼齡而克  
閣朝典彙來入

東宮

十九

勅學問正當涵養德性充其大器爾奚勉盡乃心朝夕  
輔導俾智識益廣道德有成紹成有賴爾亦與有光榮

欽哉賜原吉米二十石鈔一千貫

上諭 皇太子曰前命爾觀審重因爾奏乞貸其灰見爾  
重惜人命然十惡不可宥其餘雖犯灰罪以下悉准所

言國家用刑貴在得中過則濫不及則疏自今尤宜盡心  
十月 上以 皇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

幸北京命之侍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  
之事且舉 太祖創業之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爲鑒  
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



九年十一月 上御奉天殿立 皇太子嫡長子爲 皇

太孫冠於華蓋殿

十年八月 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太孫年長有

志略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

及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

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

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十月命 皇太孫演武于方山是日甘露降方山遂採以

建羣臣表賀

十一年二月 上幸北京 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黃淮

廟朝典彙卷八

東宮

二十

論德揚上奇及洗馬楊溥輔 皇太子監國

五月 上命禮部侍郎儀智侍 皇太孫講讀先是 上

命吏部翰林院簡擇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蹇義

楊士奇共舉智 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

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旦日舍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

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是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 皇

太孫授經焉智山東高齊人溫重端慈山教官累遷至

今官遇事務別自是非不少附會云既而智以年老薦

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爲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十二年三月議覲征瓦剌 皇太孫從行先是 上謂侍

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

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

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廣等曰每日營中聞取爾等即

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時駐驛宣府 上坐帳中 皇太孫侍側 上從容語以

前代得失事及君臣相與保全之難 皇太孫所對皆

合 上意 上喜顧謂侍臣曰人必務學乃能增長智

識道與長孫語其所對悉有權度非尋常意見所及亦

其比來學問進矣侍臣叩首賀曰 太孫殿下資識超

越他日必爲太平天子宗社生民之福也 上曰朕嘗

廟朝典彙卷八

東宮

二十一

命東宮官屬協心輔之爾等皆須盡心

四月車駕發清水源 皇太孫從行 上於馬上指示山

川險易及將士之勤勞且曰汝知吾所以爲此者乎對

曰陛下登爲國其土地利其資畜而勦遠略裁顯此虜

禽獸之性難施以天地大恩不知感戴暫服而遠叛非

獨難之久亦難制昔禹之征苗文王之伐崇密皆非得

已也陛下尊居天位享四海之奉豈不自樂而仰勞

聖躬跋涉遠外者無非欲驅除此虜於絕漠令不敢近

塞下使子孫臣民長享太平之福 上歎曰孫之語吾

之心也



五月 上駭駭楊林戍閱武之暇 皇太子孫侍講及創業  
守成之難口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  
不遇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此  
者朕嘗以之爲戒茲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  
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  
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  
而不差矣

閏九月先是 上以 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奏書

失辭曰此輔導者之不職遂徵黃淮等是日淮先至詣  
司交奏其罪遂下獄後二日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

國朝典彙卷八 入東宮 王主

閏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議金國何以得侍

東宮命法司鞠之已而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

叩首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 上悅

而罷於是行在部院諸司交章奏士奇罪不宜獨有乃

下錦衣衛繫之未幾特宥復職遂徵楊溥蔣普相繼下

獄皆以金國幹運之也

是時 上北征還高麗日夜謀奪納復造飛語動搖監  
國并中傷淮等故皆逮下獄  
十五年三月 上巡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令吏部尚書  
蹇義翰林院楊士奇侍讀梁潛輔導

是時北征有所宜制 天子用虞選之實曰竊太子用  
皇太子賀曰論選武臣選符御前亦用虞選實東宮用  
功懋之記

七月賜 皇太子 皇太子孫務本之訓復各勅諭之

十六年六月遣禮部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濬陸辭 上

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之不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

觀何如審奏來奏字須大晚至我即欲觀也濬至南京

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善退即記之住稍久鄰居學士

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濬權詞謝曰綿衣數程未

完耳至安處始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

國朝典彙卷八 入東宮 王主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皇太子

七月贊善梁潛以輔導有關逮下獄潛初以文學簡侍

皇太子監國南京有陳千戶者害民取財 皇太子薊

安耻立功後念其舊有軍功宥之或言陳千戶不常有

潛及司諫阿是預聞之而不諫止遂逮下獄後見在獄

不謹遂併潛皆死

十七年八月朔 皇太子孫曰爾年已長宜讀書明理以成  
大器克勤學問他日用之不窮宗社可以永安爾其勉  
之

十二月朔 皇太子孫曰立身之道莫先孝弟忠信四者之



行立於身明君臣之義爲父子之親厚兄弟之愛盡長幼之序信以服衆仁以撫下恕以待物非正言不發非正道不履親仁賢遠好佞節嗜慾戒荒暴振綱紀別取惡明賞罰以佐宗社悠久之証爲天下生民之福爾其勉之

又勅 皇太孫曰比聞山郊圍獵一軍營民卽憊之以法使田畝皆安毫髮無犯人傳爾之善至於北京朕聞之甚喜此可驗爾勤學之效矣大抵兵民相須撫恤惟均苟有所偏必爲所怨今爾於此一事使百姓知感德軍士知畏法是爲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爾雖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三十四

不自覺而善名自然播之天下將有不令而從不言而信者矣

十八年九月北京宮殿成欽天監上言明年正月初一上

吉宜御新殿遂遣夏原吉賁勅召 皇太子太孫期十

二月終至北京

十月 皇太子過滁州登琅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陳倉

亭故址也因歎陳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

文而知其忠者鮮矣益 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曰

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

直辭命川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

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 皇太子過鳳陽謁祭 皇陵畢周步陵旁頌張

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進

謂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者爾從容與語賜勞優厚

前一月夏原吉自京師先馳奏 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

緩行原吉迎見 太子于鳳陽道上 太子因手書付

原吉與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

皇太子過鄆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

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 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

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電金領介歎曰民隱不上聞至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三十五

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

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賁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

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

年秋稅 皇太子曰民饑且歲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

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

母懼擅發倉廩吾見 上當自奏也

十二月 皇太子及 皇太孫將至行在夏原吉先入奏

上問東宮來何速原吉對曰陛下慈孝之深東宮孝思

不得不切 上喜賜鈔二百錠命諸臣先期分官出候

於良鄉



皇太子太孫至北京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

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

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之赤子乎

十九年正月 皇太子初至北京禮部尚書呂震曰殿下  
前在南京數道中官江保進奏牘每至輒以殿下過失  
上聞今宜疏此人 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  
不信之我又可與此人計較耶

二十年三月車駕北征命 皇太子監國諭之曰軍國之  
務重當明恕勤慎以處之明則能照物恕則能體物勤  
則無怠事慎則無敗事修是以率下庶幾其可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王十六

五月

上駐蹕威虜鎮

皇太子遣人馳進蔬果賜者諭

曰爾以朕躬勞在外遣人遠進蔬果固由於孝心然朕  
此行本爲安民顧以口腹勞民非朕志矣且朕付爾宗  
社之重但桑普親賢杜護主依以保民爲務稱朕付託  
之意爾孝至矣奉養之物雖今勿進

九月遣楊士奇呂震襄義下錦衣獄以士奇輔導有關

廢

堵戶部主事張鳴朝失儀 皇太子以震故曲宥之

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尋釋士奇復左春坊大學士

按洪武中 太祖嘗召泰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

燕世子闕皇城衛卒還於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夜

士方食候食既乃闕以故遲 太祖喜曰善孺子知恤

下人乎又令閱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曰 太祖喜

日見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嘗聞堯九年

水湯七年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特聖人有恤民之

政耳 太祖又喜稱善 文皇即位立爲 皇太子漢

趙二王巧譖 文皇又路左右恣奚及從征諸大將凡

所以中傷太子及東宮官相糾結肆奸巧必欲易太子

太子危者數矣 文皇以 太子妃有賢德 太孫又

英武故得不廢 太子間內侍黃殿江保數造危語召

楊士奇至文學殿語之故因歎曰天可欺乎非顧至尊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王十七

聖明尚得在此哉士奇對曰殿下益宜自處盡道 太

子曰盡心子職而已他有何道

二十二年七月丁亥 上以親征車駕次舉微岡御帳殿

應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顧問內侍海壽

日計程何日至京對曰八月中 上頷之既而論榮等

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

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

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 上喜頷太監馬雲賜榮幼孜

羊酒而退

十月 仁宗立 皇太子爲皇太子



上在東宮時日記萬言 太宗親釋爲昭帝聖學綱目  
翰並精尤舉業官中每得試錄輒指摘瑕病手標疏  
之以示官臣往往確當因語之曰使我應舉豈不堪作  
狀元天子耶

上御恩善門選東宮官以安遠侯柳升等爲太子保傅等  
官

洪熙元年四月賜 皇太子圖書并書諭曰爾朕嫡長子  
皇考太宗皇帝嫡長孫也自幼岐嶷祥美 皇考故所  
鍾愛鞠育提調朝夕膝下誠以爾爲遠大之器而可付  
以社稷人民之重者也故隨事垂訓皆聖人之王道帝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三

王之大經思德廣厚譬諸天地之化豈易名言乃永樂  
甲辰之春親征北虜車駕將發于孫成在天顏穆清願  
爾謂朕曰古之令主於盤盂錫几皆有銘用自警也人  
之行莫大於中正況爲人之上者乎吾以人主中正四  
字爲寶押師選製以賜之俾之自勉逮六師凱旋不幸  
皇考賓天朕已承遺命正大統册爾爲皇太子皇太子  
者天下之本係主器之重必有令德用克欽承惟中興  
正爲德之本謹遵 皇考成志製爲寶押以授爾懋敬  
之其篤念朕 皇考與朕所親愛朝聖之心而敬服膺  
之以係宗社生民之望於永遠哉

宣宗卽位進擢 東宮舊僚以庶子陳山爲戶部侍郎沈

馬張瑛爲禮部侍郎兼給爲兵部侍郎中允徐永達爲

鴻臚寺卿贊善闡從善王讓爲翰林院侍講惟中允林

天慈出爲鬱林州知州既而遣戴給出鎮交趾 文皇

欲 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給與長

慈不知本 文廟意素強諫不少詭隨凡 上有慈違

多聞於 文廟以故二人最爲 上所不樂而陳山張

瑛以每事順旨欲寵未幾長慈因上言宮臣陞擢同異

祈得言秩坐怨望下錦衣衛獄并出其弟刑部主事遊

簡爲慶遠府通判又勒令扳指給証以罪械給至京師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三

上親詣給所奏編抗聲辨論激切 上怒善之竟放焉  
長慈生禁繫者十年正統初始赦出之仍守鬱林州給  
諸父河南知府希賢太僕卿希文其親族被逮大小男  
婦百餘口家產籍沒希文幼子被宣賜名懷恩成化中  
爲司禮太監

宣德三年二月詔册立 皇太子大赦天下

九年三月羣臣以初朝 皇太子賀 上於奉天門奏曰

皇太子能姿鳳表天命人心所在國祚隆長之慶天下

生民之福謹以爲陛下賀皆五拜稽首 上曰太子聖  
美天資允頤學問尚類卿等贊輔以成其德



正統十四年八月 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

景泰三年四月 上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於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等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爲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黃珪者思明土知府珪庶兄也珪老于鈞鑾知府珪欲殺鈞鑾知府與其子塋軍門今徵兵思明令其子糾諸心腹曉悍數千人去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報府城珪家支解珪父子納堯中楚後嗣即引衆還寨明日府中報至佯不知驚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珪急捕賊復此家門大警方珪子繼珪時珪有僕福童藏屏處見珪子并識其左右人福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官

三十

童得脫走憲司訴珪父子殺珪父子狀郡中人亦皆知珪本珪父子也巡撫廣西侍郎李紫左副總兵武毅疏聞於朝珪大懼謀於侍郎江淵遣子戶哀洪走京師上奏請廢太子立見濟爲太子疏曰太祖百戰艱難取天下斯傳之萬世往年 上皇輕身禦虜文武將吏十喪八九駕陷虜庭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 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且儲未定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 皇上即稍遲讓之美復全天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及覆靡常語曰天與弗取及受其咎近日仰觀天象上星逆行入太微垣與諸災變皆可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官

三十一

畏憚願早留意萬一羽翼長參權勢轉移委愛子於他人空寄名於太寶增除之下變爲寇仇肝腹之間自相殘廢陛下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人 上閱之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珪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瑄鄒幹徐集文武羣臣廷議王直于謙等相顧莫敢發言久之司禮監太監與安屬聲曰此事不可已卽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於是胡濙暨魏國公徐承宗寧陽侯陳德安遠侯柳潯武清侯石亨成安侯郭晟定西侯蔣琬尚書王直陳循高綬何文淵金謙于謙俞士悅左都御史王文王翔楊善等六科都給事中李讚李侃李春蘇震林聰張文質等十三道御史王震朱美余謙丁大亨張宏劉瑛陸厚等上言父有天下必傳於子陛下解天命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珪奏是制曰可朕上請 聖母上聖皇太后太后言予老矣願宗社安天下得太平人心旣如此不可拂朕敬承慈命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卽日簡置東官官享懋謙四人太子太師溥循毅謙四人太子太傅軫文淵謙銘士悅石瑄文淵九人太子太保淵一寧鑑三人太子



少師金山太子少傅錫維顧金綱釋過四人太子少傅  
五月甲午立見濟爲皇太子廢汪皇后立見濟母杭妃  
爲皇后后見杭聚爲錦衣正千戶詔曰天佑下民作之  
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大  
赦天下先是日陳儀仗奉天門有男子執赤挺直入  
擊香亭香呼曰先打東方甲乙木諸內使急縛男子詔  
付錦衣獄乙未以東官令大實文武官吏軍士丙申禮  
部言太子冲年百官朝朔望丁酉柳溥于謙充正副使  
持節更封 皇太子見深爲沂王

初事下禮部會議陳隋等送承上意覆奏及署名王直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官

主

有難色猶持筆半跪奉直直因而署之惟給事中李佩  
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亦言不可然皆不  
能出一語爭之也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後聰尊顯  
諛者遂附會云

時王直得所賜金寶扣案頓足數曰此何等大事乃出  
一臂夷耶吾輩愧矣矣累疏求退李佩陞詹事府丞林  
聰陞右春坊司直皆倥然受之不辭武毅以事降黜李  
棠致仕

按南城之銅已昧于藏之節易儲之來益滋於臂之謀  
王直猶知鬼來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頗獨無一

言天順丁丑之及禍恐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  
四年十一月 皇太子見濟卒  
八年正月 上不豫羣臣會議請立東官 詳親征  
天順元年正月令翰林院官有帶東官官銜者俱改別號  
以景恭易儲故也  
四月復立 元子見深爲 皇太子

二年正月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李賢等謂  
曰東官讀書當在文舉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  
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  
官且日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官

主

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  
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  
須用心朕初習字待書者不會開指下筆法任意寫畢  
令其看視又不按正以此寫字不佳賢曰寫字亦不必  
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爲善 上曰然及定擬講讀  
等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  
成化五年四月 皇太子生賢妃柏氏出禮部奏春秋子同  
生卽書於策重國嗣也

共年七月初三日 皇太子生於西宮母妃紀氏初 上幸  
昭德宮妃在御妻之列既有娠萬貴妃百方苦楚胎竟



不墮

上令託疾出居安樂堂以病報而屬門官照會

至是 聖嗣誕焉妃孔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

之彌月西宮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七年十一月立 皇子祐極爲皇太子萬貴妃所出也

十一年五月倬恭太子神極薨內庭漸傳西宮有一 皇

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

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

紀氏擇吉日召 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從紀氏於永壽

宮中外臣僚喜懼交并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 皇太

子史禮二部遂具奏御批覽奏其悉卿等忠愛但儲貳

國朝典彙卷八

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意欲請 皇子與

母同處庶脫虎口又恐相激未敢商幣因獨對上疏曰

皇子聰明岐嶷固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

撫育保護恩隆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

比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

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令

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

雖朝野之公論 上手勅曰朕皇太子年已六歲未有名

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題冊張張四字以

進皆不用復論再擬乃定帝名曰祐極

上命 皇太子至文華門召文武大臣進見數日

華殿召商輅萬安劉珣劉吉至座前問曰 皇子既出

將何如處之輅等對曰 皇上卽位十年儲副未定天

下人心屬望久矣當立爲太子 上曰卽舉行乎對曰

今天氣尚炎俟秋涼舉行 上曰然輅復曰 皇子儼

飽寒暖之節須勞聖慮 上領之曰已命太監懷恩單

昌侍矣輅等退賜酒飯於文華門外命懷恩單昌侍之

國朝典彙卷八

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意欲請 皇子與

母同處庶脫虎口又恐相激未敢商幣因獨對上疏曰

皇子聰明岐嶷固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

撫育保護恩隆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

比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

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令

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

雖朝野之公論 上手勅曰朕皇太子年已六歲未有名

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題冊張張四字以

進皆不用復論再擬乃定帝名曰祐極

上命 皇太子至文華門召文武大臣進見數日

華殿召商輅萬安劉珣劉吉至座前問曰 皇子既出

將何如處之輅等對曰 皇上卽位十年儲副未定天

下人心屬望久矣當立爲太子 上曰卽舉行乎對曰

今天氣尚炎俟秋涼舉行 上曰然輅復曰 皇子儼

飽寒暖之節須勞聖慮 上領之曰已命太監懷恩單

國朝典彙卷八

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意欲請 皇子與

母同處庶脫虎口又恐相激未敢商幣因獨對上疏曰

皇子聰明岐嶷固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

撫育保護恩隆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

比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

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令

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

雖朝野之公論 上手勅曰朕皇太子年已六歲未有名

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題冊張張四字以

進皆不用復論再擬乃定帝名曰祐極

上命 皇太子至文華門召文武大臣進見數日

華殿召商輅萬安劉珣劉吉至座前問曰 皇子既出

將何如處之輅等對曰 皇上卽位十年儲副未定天

下人心屬望久矣當立爲太子 上曰卽舉行乎對曰

今天氣尚炎俟秋涼舉行 上曰然輅復曰 皇子儼

飽寒暖之節須勞聖慮 上領之曰已命太監懷恩單

國朝典彙卷八

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意欲請 皇子與

母同處庶脫虎口又恐相激未敢商幣因獨對上疏曰

皇子聰明岐嶷固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

撫育保護恩隆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

比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

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令

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

雖朝野之公論 上手勅曰朕皇太子年已六歲未有名

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題冊張張四字以

進皆不用復論再擬乃定帝名曰祐極

上命 皇太子至文華門召文武大臣進見數日

華殿召商輅萬安劉珣劉吉至座前問曰 皇子既出

將何如處之輅等對曰 皇上卽位十年儲副未定天

下人心屬望久矣當立爲太子 上曰卽舉行乎對曰

今天氣尚炎俟秋涼舉行 上曰然輅復曰 皇子儼

飽寒暖之節須勞聖慮 上領之曰已命太監懷恩單



朔望日文武百官於奉天殿朝奉後合赴文華殿行禮  
上令以四月朔日爲始

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皇子生詔諭天下

五年三月冊立 皇子爲皇太子

七年正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 皇太子姿表異常質  
性聰睿垂教預養正惟其時伏望選擇醇謹老成頗知  
書史宮人保抱教之以正如內庭曲宴元宵驚山端午  
龍舟不使之觀及設立宮僚仍慎選才德老成學問該  
博之士以充其任浮躁淺薄心術不端者不使之與如  
此則內外輔導咸得其人而德日進矣 上嘉納之

國朝典彙卷八

八 東宮

三十六

六月南京御史郭維上疏下禮部議謂維所言與馬文升  
意合深得古人教養太子遺意我朝 列聖繼統率循  
此道建儲後出閣之際必慎選名德以充講讀輔導之  
任左右僕從之職亦必遴選平昔志操端潔威儀謹恪  
以充羣典具在皆可舉行 上命禮部記之待 皇太  
子出閣以聞

十一年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命侍讀學士等官劉機

楊廷和梁儲劉忠江淵張燦王華田鉞等日侍講讀

四月大學士謝遷上疏劾 皇太子親賢遠佞動學戒遠

上書內之

十二年十月 皇太子講學少間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  
曰竊惟東宮講學自衆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  
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歌人生  
入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  
且然況有天下者乎惜日習讀於內終不若出就外傳  
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爲多也

十四年正月南京食都御史林俊疏乞錄正人以教東宮  
因薦謝鐸儲璫楊廉等堪爲輔導

十五年二月建昌伯張延齡奏 皇太子正位東宮已經  
十載宜勅隨侍儒臣朝夕輔導以善道 上曰輔導

國朝典彙卷八

八 東宮

三十七

儲德誠爲重事 皇太子年漸長成正宜及時進學卿  
言具見忠愛今後輔導等官務宜逐日進講毋得虛曠歲  
月

正德六年九月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率部院尚書等官柴  
昇齊字李潛劉鏐孫需等以儲位久虛盜賊紛起人心  
洶洶請建儲宮言甚剴切不報

國子監祭酒石瑄疏請擇宗藩親且賢者育宮中代行溫  
清盥書之禮不報

十四年 上巡幸南北禮部尚書李通學等廷議欲建儲  
居守時未寧陰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 太



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孫儲屬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

矣邪謀豈可聽狗王璉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棄

嘉靖七年七月福建漳州府推官黃直以科飲爲巡撫都

御史所劾送部降叙叙用行至中途上疏請早定儲議

上怒命錦衣衛逮問已而釋之命仍前降用

十二年八月 皇子生薨賴國氏出也

九月召禮部考 皇子廟見命名諸儀因諭曰 皇子令

名本朝皆有勳諡夫方未一歲尚不知事而賜之勳是

虛文也藉令向後識之得以顯名思義不如待知事後

國朝典彙卷八

入東宮

三十九

教之又禮曰父命之名朕又思之必當告於 祖考然

後可以命子禮部尚書夏言奏臣等初以累朝故事及

禮記欽有師記有成二語爲命名之詞今反復內則篇

二月之末擇日剪髮以下二節乃知欽有師爲夫對妻

之語令敬教子循善道也記有成爲妻對夫之語謂記

識夫言訓子成德也原非命子之詞茲奉聖諭誠大哉

聖人之言非三代後帝王所及臣謹遵議擬命名之日

做古人見子之儀特發一二天誨而賜之名不用降勅

至若告于 祖考而後命子亦宜創制以備一代典禮

垂法萬世俟 皇太子出閣然後降勅斯古人所以爲

垂法萬世俟 皇太子出閣然後降勅斯古人所以爲

教也 上報曰覽奏具見執禮從古之正朕意所同其

卽具儀以聞

十月 皇子卒諡曰哀冲太子

十五年十一月以 皇子誕生頒詔天下暨詔諭朝鮮諸

國先是十月六日 皇嗣誕生例當詔告天下 上諭

福月之期舉行既而面諭禮官夏言皇子初生既詔告

天下何獨外國至冊封日始遣使詔諭況已告聞天地

百神當使華夷一體知悉他日冊立再行詔告卿宜議

擬舉行因著爲令

十六年 月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夏言疏請冊立

國朝典彙卷八

入東宮

三十九

東宮禮部尚書嚴嵩等亦上疏懇請 上曰卿等以冊

立元子大禮請朕以爲嬰弱茲卿等謂一國本定人心

勉從忠愛已知之矣

五月禮部請冊立東宮 上曰卿等請冊立具悉忠愛可

少待之先是御史余光上言今者聖嗣誕生異日正位

東宮統臨大寶宗廟社稷天地生靈所關非小而其本

則在於養論教而已祖宗設東宮官屬如詹事府左右

春坊司經局等官皆爲輔導而置諸傳選鴻儒充師保

賓客之任以立教於豫部議皇儲爲天下本當慎養

請以充官下吏部預訪人材俟冊立舉行報可

請以充官下吏部預訪人材俟冊立舉行報可



十八年正月吏部上言冊立東宮在邇宜慎選官僚以裨聖學 上命輔臣夏言顧鼎臣遴選勿論卿丞臺諫郎官致仕閑居一體拔用一時奉覲之徒內外踴起已而選定溫仁和等三十七人中多不愜人望者給事周琬力以爲言章下吏部以將巡承天姑緩未覆許詹事府二月庚子朔冊立 皇子載堦爲 皇太子封三子載堉爲裕王四子載壘爲景王是日丑刻 上躬詣南郊祭告皇天上帝旋詣 太廟告 皇祖遣大臣郭勛等分告北郊 列聖及 睿宗獻皇帝廟 太帝社稷朝日夕月等壇出御奉天殿命公郭勛朱希忠張洛持節充國朝典義卷八

八東宮 四十一

正使大學士夏言顧鼎臣尚書許瓚嚴嵩張璠李廷相捧冊寶充副使行禮 時五子載堦六子載壘七子載堉八子載堉俱賜已封爲類陽王威懷王肅哀王均恩王矣 皇太子年四歲命監國務以夏言傳之是日當午日下有五色雲見長徑二丈形如龍鳳是爲卿雲大學士夏言顧鼎臣以聞 上命禮部擇日昭謝尚書嚴嵩請於翼日祈禱禮畢御奉天殿受賀 上曰慈寧凡席未除其免稱賀

閏七月南京禮部尚書霍輅吏部郎中鄭守益共爲聖功圖一冊上之 皇太子幼未出閣未可以文辭陳說

也惟日聞正言見正事則可爲養正之助乃繪圖十三事一日文王爲世子問安二曰視膳願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三曰文王世子齒胃願其有古聖王謙德也四曰漢桓榮授經見東漢猶存古風也五日神堯茅茨土階六曰大禹非飲食惡衣服願 皇太子崇儉也七日大禹卑宮室力溝洫八曰周王稼穡艱難願 皇太子胥身勤民默祭古帝王心法也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願 皇太子知綉綉之難得十日宮中墮地種蔬知我聖祖之同符堯禹也十一曰西北稼耕十二曰西北蠶桑願 皇太子家法即成周家法是關雕麟趾之風也

國朝典義卷八 八東宮 四十二

十三日尙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聖學也 上謂圖冊中語多回隱實假公以行諄誨無人臣禮下禮部恭奏禮部言輅等性資多僻議論好高徒知陳善納諫之爲敬而不知述類諄誨之爲非奏入詔宥輅等罪冊疏報覽

十九年二月革職錦衣衛百戶費洪上疏言臣嘗三獻微言奏補九嬪以廣 聖嗣今 東宮已定覃恩天下臣獨廢黜不與乞復原官詔許之

羽林前衛指揮同知劉永昌言伏聞 皇上御命 東宮監國誓願聖躬此懋德事何不可而諸大臣乃固爭之



如此則當幸承天時監國亦非耶且太子年當正宜  
歷試朝政惟皇上折群謬思遠圖幸甚上以監國  
重事朝廷自有處分責永昌非所宜言下鎮撫司拷問  
十二月左贊善羅洪先右司諫唐順之抄書趙時春各疏  
請來歲當天下朝觀之期元日奉天殿朝賀禮成請  
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朝賀禮部覆洪先等所言謬妄  
不達大體上曰朕入繼天位將二十年不敢一日不  
敬因南方生長稟受素弱自十三年春遘病聖母憂  
朕成疾不治朕因病求生宮中靜理猶親諸事自前冬  
慈親升遐登輿執哀未可盡言近忽得疾不能動履至  
國朝典彙卷八

八東宮

四十二

今體氣未復豈可不自愛以達生育元且未克御殿爾  
內外百司各宜盡心贊主分理天工竭誠秉公愛民佐  
國勿曰君上放逸我其下效朕果放逸此實達速退親  
之才朕豈遽爾東宮日上視未愈安得行步且朕方疾  
後未全平復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羅洪  
先等在悖浮躁不道姑從寬俱黜爲民  
二十三年五月南京禮科給事中游震得奏請東宮出  
閣講學因條陳五事一大明集禮皇太子加元服叅  
用周文王成王冠禮之年近則十三遠則十五若出閣  
講學皆年八歲則猶未及元服也今東宮出閣未及

冠期宜加便服以從安適俟年十二以上始行冠禮則  
講學不過時一出閣講學之後宜習官庭朝參之禮及  
臨見群臣奏決機務等事一皇太子始出就學禮文  
宜從簡便令講讀儒臣更番陪侍隨事納忠不必盡拘  
講筵之禮庶可使之好學不倦一因初所定皇太子  
各拜禮非人臣所敢當宜延聘有德望大臣致仕年七  
十以上者使爲賓客不須以職事優之禮拜乃爲得宜  
一仁宗宜宗在東宮皆監國視事故備諸官屬及  
憲宗孝宗皆八九齡故司直以下皆不備官今皇  
太子猶冲年講讀之外似不必備設宜漸簡正士儲之  
國朝典彙卷八

八東宮

四十三

翰林察其德業修舉者以次推補事下禮部言諸侯出  
閣之日備查累朝舊典參酌諸事宜以聞上然之  
二十四年二月上諭禮部朕皇太子當冠并習講讀  
一應禮儀宜查照祖宗時舊例一一舉行即各擬至當  
不必漬奏已復奉聖諭東宮冠禮朕復三思二千各  
當行此祖宗舊典具在卿當會讀壁案承恩查擬一  
一奉行尋禮部進擬聖諭以原奉御筆爲旨上曰  
傳帖內侍書耳何以爲抑若等爲禮部乃不諳事體姑  
置不究  
禮部尚書賈家等既上皇太子冠禮禮儀奉旨允行矣



至是復言前項儀飾繁多 東宮未易盡習儉之周制  
文王年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大明集禮恭用文成  
冠禮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在今日 東宮加冠似爲太  
早乞將冠誓勅停止先以章服出就講讀則事爲有序  
而禮不難行奉 聖諭東宮冠讀服非不知爲早但今  
廟工將成用同堂之制自是 祖宗久行典禮因作昭  
穆古制正謂居今好古與害必至所以朕思弘治間  
東宮冠禮 皇兄方數歲若效之文成用時又是好古  
了故內而僕侍外而臣工懷憂持祿一事不言朕不得  
不早言方下令禮部之初元輔物賜驚傷在理 太廟  
閣朝典彙卷八 木東宮 中四

自安石座卽有火星之變時十九日來連辰陰晦亦非  
全美禮部所奏必謂知禁中連日習禮之意故有誓儉  
之請況東宮雖長朕二三子一歲而行立生拜祝壽言  
動却不如之茲行冠讀不過勉聒耳夫臣僕皆非君主  
念朕今不言將來又必曰君父未命非我罪也且作誦  
誦爾等會朝見大臣諭其誓止之議仍預習內讀之儀  
以聞已乃令勳輔大臣言 東宮尚在幼齡而冠禮儀  
節繁重必須習演久熟方可成禮相應停止其習讀事  
宜 皇太子既未便出閣乞令司禮監慎選老成端厚  
知者內侍恭伴讀書習字兼演習禮儀俟睿性漸開禮

節日熟然後出閣講讀疏入得旨冠讀禮儀仍俟自行  
上乃諭輔臣嚴嵩等曰朕先與卿等計定東宮冠讀選  
祖宗法制舉行既而禮官不知受人指使或謂知禁中  
習未可行者不言于下制之時肆沮于既命之日且引  
文成之年歲不同累朝之令典謂爲未可卿等從而同  
之今既有另候旨之令朕不得不言另下之旨不必候  
只令輔臣該部俟當行之年具奏行禮百執事不許作  
欺誦之爲亦不許推遲謂朝廷不理者卿等錄示禮官  
遵行高等因言 皇太子數歲而冠原無定期不必過  
泥文成之年臣等一特愚昧或於禮官之言同擬誓止  
閣朝典彙卷八 木東宮 中五

聖諭以臣等從而同之伏乞 聖明宥其冒昧之愆俯  
從原定吉期或移取通利之辰遵奉舉行得旨覽奏足  
見敬畏朕已知矣已而禮科給事中周宗等言禮官徒  
知誓止而不求誓止之義殊不知禮有以少爲貴者苟  
以其繁多也斟酌簡要另具儀節俟 聖衷之自擇可  
也若以爲時令未可也另擇吉辰明布中外可也不能  
將順以奉揚休命此臣等所未解也 上以其言爲然  
言輔臣也不敢當定擬之命義順理正費來等乃違理  
拂義不諳事體令從實置對家具疏引罪 上切責而  
宥之仍奪該司俸一月嵩因言 東宮時已十歲今完



讀之論一出中外欣傳合無是日稍緩冠禮或以重服出就備臣特習講讀得旨冠乃成人禮首太子繼體承命之重必典禮具備方可行

三月 上諭輔臣嚴嵩東宮冠讀已聞中外只可移取遺利之辰不宜暫罷復問冠禮內儀物有絲巾何爲嵩言被在束髮乃婦禮內物此誠執泥之者不用爲當又問廟見重服當是何服色嵩言次日之見係在內殿家人禮也此與宗廟大禮不同似應常所用吉服行禮已奉諭東宮廟見等儀非一節卽令將入夏令恐難勉行特秋爽早未遲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四十六

十月 皇太子千秋節賜百官宴于午門外先是詹事孫承恩等言遇者 皇上以 皇太子冠讀且近習禮禁中固慎重大禮至意臣惟近侍左右朝夕與居易于玩狎不可不慎惟 皇上有君之尊有父之親誠進 皇太子於前躬爲肄習賜以面諭祝聖德之至一言一動莫非親法尤易速化至近侍諸臣又勸諭之俾各事以正道使便言樂語不入於耳戲侮玩好不接於目斯可端 皇太子榮養之功嗣 皇上佑啓之意 上納之二十五 年御史周見奏請 東宮出閣講學吉往歲春伏覲陛下演發給音欽令 皇太子 裕王 景王行冠

諸禮甚盛心也中外臣民方切慶忭以禮習大臣不能仰承德意矣有所奏中止痛恨之臣聞賈誼保傅篇有曰天下之本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番諭教與選左右

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誠哉是言萬世有天下所共鑒也陛下以天縱之聖養潛藩邸人倫物理罔不周知尤加意於二帝三王之學運志時敏未遑暇務今 皇太子生長春宮不行間安親勝之禮聞事親之孝其諭之不得接士大夫於左右則陛下之禮時其啓之不得親稼穡之艱難安知有無益之譚不得見閭閻之疾苦安知有愛養之仁故蒙以養正在今日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四十七

所不容緩者伏望聖明蚤定 皇太子出閣之儀舉二王冠讀之禮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又必精選端人正士使之日與居處庶輔導得人大本豫正爲宗祀無疆之休疏入 上怒以典禮自上出非外事可得建白見輕妄奏竇令降雜職極邊用有再言者加罪之乃譴冕爲雲南通海縣典史二十七年 皇太子千秋令節免百官賀禮部以宴請上曰母之几筵未撤子生辰禮宜從殺其罷之二十八年禮部奏故事 皇太子朝賀設座文華殿中今易用黃氏則 東宮受賀之位似應避尊 上曰東宮



受賀位當設文華門之左南向然今侍衛未備已之

按冊立 東宮次日百官上表稱賀畢即請文華殿上

箋賀 皇太子典聖官陳設 太子座於殿中自嘉靖

十五年殿易瓦及 上御經筵已設賀座正中於是

皇太子受賀不復設座殿內乃設於文華殿東廊西嚮

二月 上諭輔臣欽今春 東宮行冠禮至是因問輔臣

三當可行與否諸言典禮嘉重進行恐未開熟請命內

侍官同臣等先期演習 上從之今本月二十五日演

習初次後五日一演至期當因奏臣等欽遵詣席保室

敬侍殿下演習諸儀節俱安願惟拜跪起伏間有未熟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聖人

初次如此再演必勝矣 上悅乃以乙酉日行冠禮

三月 皇太子冠 太子諱載堅 上第二子也母皇

貴妃王氏娠時夢神人星冠羽服以一嬰兒與之遂生

太子十八年正月 上將享承天冊立焉 皇太子遂

命監國至是 上以太子年浸長當出閣讀書命先行

冠禮越二日晨興疾作遣醫診之不治忽北窗拜日見

去矣正坐而薨年十有四歲謚莊敬太子生而靈異不

喜紛華靡麗小心齋慎嘗見 上叩頭曰兒不敢時時

舉手口天在上 上奇其不凡及薨痛悼殊甚禮部具

儀以聞已嗣臣及府部侍從諸臣各上疏奉慰兼一真

人問仲文亦具疏慰 上獨批荅曰覽卿奏慰朕復何

言早從卿勸立便有此太子非常人不識耳然厚宛片

時中輩諱訪朕躬一日久不教誨我等一日輔臣不可

諛悅皆謂朕既不早朝又不教習太子朕受天明命承

太道運咎為小人所誣因思太子年十四或可漸舉儲

儀故令所司如例先行冠禮豈期太子起立遂爾畏往

且其于人世紛華不一好玩動有仙氣今果乃爾何不

任其素性朕思身已受誨又累太子豈可久藏禁中須

如 祖宗故事一一舉行寧為不慈終不失正嗟令失

矣彼紙上虛誦之物能療之乎太子舍我亦非 者知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聖人

朕心之不得已但仰思當日 聖母愛之甚至今未久

而歸是朕之不孝耳

三十年二月禮部尚書徐階言建儲國家大典臣嘗具疏

兩請仰惟聖明慎重其事久而不下今 皇子年已十

五選婚講學實惟其時宜先具名號乞 容臣等遵例擇

吉表請 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對言恭建太子所以正

國本繫人心 祖宗之制東宮諸王年至十五則舉選

婚之典出榜差官各地方選擇必得一年則成婚在十

六歲矣但婚禮東宮諸王不同須名分先正斯禮節可

行今二王年已及時選婚習讀皆所當舉者臣等愚得



帝王之福莫先於子孫之盛我 成祖時 宣宗已冊  
爲皇太孫仰惟 皇上茂膺天祚萬壽無疆卽今盛典  
舉行將來子孫千億祝 成祖而念光此臣等祝頌之  
同情也伏乞聖明鑒允奉旨卿等如此過庭已酉春卒  
可思萬復言已酉春事盛久舉宿疾行坐爲難天授元  
良自有定數此不可耗同也仰惟聖見高明洞達天人  
之理伏望釋去思念以逆天庥階所請舊典實行仍望  
俯允於是 上下階疏曰已知階仍擇於本月七日奏  
請因列上其儀既而掌詹事禮部尚書孫承恩亦以爲  
請 上竟不行

閣朝典彙卷八

入東宮

五十

五

大學士嚴嵩言前禮部奏稱二王選婚等禮 皇上謂古  
今固不同時而所舉亦有厚薄此君父保愛之情臣等  
仰知未卽舉行乃聖意有在非凡是所及二王年已長  
成選婚實惟其期若京府國建營造工役又非一時  
可成伏候欽定吉日命禮工二部查例舉行臣等又惟  
選婚重事東宮諸王禮數不同名分所宜先正方可下  
勅伏乞聖明裁定詔候旨行

三十一年命翰林院編修高拱等充二王講讀等官 裕  
王府侍讀拱拱計陳以勸作讀改國子監助教尹樂  
舜鄭守德俱翰林院侍讀侍書中書舍人吳昂吳應鳳

景王府請官翰林檢討孫世芳沈瀛伴讀改國子監助  
教潘靜澐邢臺縣教諭李秀俱翰林院侍讀侍書中書  
舍人叢懇吳自成

三月癸未朔 裕王景王行冠禮命駙馬都尉鄭景和告  
內殿公朱希忠張溶持節掌冠大學士李本尚書徐階  
贊冠大學士嚴嵩宜勅成禮成 上諭輔臣日卿等以  
朕二子當婚請今已冠矣當先舉讀有半載正合婚期  
列聖垂範亦是此程其示禮臣知之

禮科給事中章道奏二王年當志學冠禮已成宜及時出  
閣講讀禮部請從廷言 上曰此事朕與卿等計今舉  
閣朝典彙卷八

入東宮

五十

五

行何待廷言

上諭輔臣嚴嵩曰近議朕二子出閣一事久未見部疏何  
也於是禮部尚書徐階疏請選官備具儀節以欽天監  
所擇四月二十五日吉期上 上初許之已而復諭曰  
又過夏月能行幾日不如七月末旬行爲實用時尚書  
孫承恩掌詹事府事自以宮臣職在輔養乃援前旨因  
請 上不悅曰雷久不聲占云臣下專政章廷不來君  
命卿又此附阿未可也

禮部尚書徐階等言臣聞周人愛君拳拳子孫千億之頌  
廷命官諄諄典樂教育之訓今 皇子年十有六選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五十五

婚講學實維其時然必先行冊立大典使名位素定而後冠婚諸禮可以次及臣等職掌所司謹昧夙情大率士嚴嵩等請允其奏 上報曰二子各以本禮舉行冠婚何害今乃逼君不已謂何今階具儀奏階等授言舊例親王冠禮行於奉天門前之東應婚禮行於出府之後今若二王同日行禮恐執事人衆不便周旋請以長幼爲序冠先 裕王次景王婚期亦然出府一節且暫於皇城內先行婚禮俟建有府第乃更議之疏入 上問嵩曰出府成婚例也豈宜暫舉宮內嵩言先年五王同冠俱出府成婚以名位相等他日俱當之國耳今事則非前此難冊禮未行倫次已定諸凡事體須從愼處上曰二王同體如何又欲分別其俱以三月行冠禮遲婚俟勒行府第即修二所不許違慢

禮部奉旨爲二王選婚得良女一二百人 上命司禮監官同宮人選擇於是錦衣衛千戶李錦女順天府民王相女入選部復奏親王婚禮不嫌詳愼乞更遣官於近地傳訪得旨不必又擾民已入選二人擇日進內乃定以十一月朔日進

三十二年【月】禮部言親王成婚先設置王府文武職例應本部轉行各衙門照選及照 裕王景王節奉有

國朝典彙卷八

東宮

五十六

聖諭朕二子將舉婚禮一王爾京一王封國仰惟 聖諭明析二王事體不同臣等竊惟王府官僚恭建國奉藩則拜進表奏開讀詔赦又廟社祭祀官員朝賀刑名聽斷等項必須專官職掌而長史典寶典儀奉祀審理儀衛等官皆不可缺若留在京師一應禮儀儀衛等事統於朝廷自有本部及鴻臚寺錦衣衛等衙門分掌比之建國奉藩須備官以行者事體不同也前項府僚似不必一概設置今婚禮將舉勅諭將頒伏乞留神裁定上命執事官役且在各衙門取用

二月 上諭大學士嚴嵩等曰二王講讀朕聞昨秋止將尚書讀過二三章成學業還要自書入經先讀大學熟記微講方以中庸接讀將去卿等點字若何昔仰荷 皇考恩教於至慈之中朕不用力今日何事克善茲不令力學可不又悞矣嵩等對曰 皇上追念 皇考訓恩欲令二王及時力學臣等不勝欽仰臣等切惟先書入經乃古昔聖賢教人爲學次第臣等昨秋所進書程據舊儀以大學與尚書每日並讀並講茲謹當遵諭而行殿下所書字微臣等每日圈點筆畫端楷日有進益臣等又惟 皇上聖資本由天縱而 皇考慈教兼至是以聖學夙成動爲世則今殿下正當務學之年蒙



皇上恩教之功奉質酒食自然日就月彰益進高朗矣  
禮部言二王講讀舊規間以二月初旬暫輟以五月十  
一月初旬今有間三月講於四月輟講不爲例內侍書  
官每日啓王溫肄仍日書百字送內閣圖註講讀等官  
每半月恭詣各府啓請因致勤學之意如王更欲授書  
進講及質問疑義字法各官亦得以自效詔可  
十二月大學士嚴嵩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爲首  
務臣叨奉密詔屢以爲前聖表訓遂久未施行中外臣  
民引領瞻望謂此大事宜舉而不講臣等何以辭其責  
嵩及閣議之首陳言舉行 上曰卿此疏自解是矣恐

國朝典彙卷八

不東宮

平西

五

非安上之計之近雖奉命次日何物奸邪遂造言朕躬  
弗豫久已弗豫諸公謂事皆仲文與嵩爲之如立太子  
第二人不肯即一言朕心無不行者故敢爲此數天欺  
朕奸官卿等專因玄修之情已甚明矣速日不聞訪獲  
上使者安得不重治朕承天眷卿等安心力任毋休細  
邪敢有借此欺慢者重加以刑所司知之  
二十四年十月 裕王長子生禮部請告於郊廟社稷詔  
告天下令文武群臣得賀 上曰此所議太孫之禮也  
豈可不依君命第遣官奉告極寶殿及奉先殿群臣  
不必再賀爾無謂已之

三十八年四月 裕王長子薨大學士嚴嵩等言親王之  
子曰世子今若稱長子是與郡王之子同也乞特賜追  
封庶於典禮爲合 上命追封爲世子其葬祭視世子  
已封者例

三十九年二月中允郭希顏疏論安儲棄市 詳見言

四十四年四月時黑氛擾宮 上疑慮之因諭輔臣欲禪

位 裕王徐階上言 皇上百神之主也妖何敢干或

左右事有過誤談諸邪逆以倖免罪責故証似爲臆耳

聖明察之當自見也我 朝原無禪例前代亦非美談

所不必言若擬行政事與禪無異亦所不當言也惟有

國朝典彙卷八

不東宮

五

舉行冊立爲本朝盛典此必斷聖心使恩出自上乃可

耳 上不許而釋議亦中止矣

十月 上因海瑞疏諭輔臣徐階曰今人心恨不新其政

端可見也朕今病久不如甲午前矣安能視事惟傳繼

爲第一計卿等擬旨行之階言增誠在矣然未嘗一言

及於傳繼臣等不敢聞命 上復諭曰朕仰承天眷不

自譴息致此病弱如能出御政豈受此人詬訾也此不

可並處誰別行計議耳階上言臣聞主聖則臣直竊誠

不可與並處惟聖度如天地無所不容况能容所難容

然臣見所容之大也 上悅曰朕聞不可並處者乃以



號新其政其君御此如忌尊無二上別於南京建一宮  
宇居朕何此豈謂海瑞耶階上言此天下古今必無之  
理必不可行之事臣等萬萬不敢聞命乃止

隆慶元年正月禮臣奏請冊立東宮 上諭曰 皇子年  
尚幼且先賜名徐議冊立

二年正月禮部尚書高儀等請冊立東宮不報

禮科給事中張貞言 皇子方在齋齡外庭講讀事尚有  
待惟內侍之臣所係尤重宜勅司禮監慎選左右口授  
書史陳說民情利害動作舉止必導以正他日親賢講  
學基命成德之助端在於此 上是其言

國朝典彙卷八 八東宮

五十六

高儀等復上疏請立東宮乃引宣德成化弘治間冊立

皇子皆六齡事例為據言 皇上篤生元嗣已踰六齡

士望得人臣民歡鼓舞建豫養宜在此時必冊立之儀

既行固敬養之道可舉惟 皇上蚤從眾心擇日行禮

賓宗社萬年無疆之休晚入 上許之命擇日具儀以

聞

三月 上御皇極殿傳制冊立 皇子為 皇太子命成  
國公朱希忠為正使持節大學士徐階為副使捧冊寶

誥文華殿行禮

三年正月高儀等疏 皇上蚤建皇儲海內欣戴已逾一

載今 東宮宮人滋長英邁漸開正趨向未定之時非  
肄習詩書近習賢不足以收飲身心薰陶德性且臣  
庶子弟年及七齡無不延師就學習讀章句胡天子之  
元子係國家大本固可不及時就學以隆教養之功哉  
疏入得旨待十齡來說

五年二月百官謁見 皇太子於文華殿先是大學士李

春芳等言先朝故事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  
行謁見禮即今春和乞命臣等舉行如例不惟臣等獲  
遂仰瞻之私而東宮亦可開習禮儀養成儲德且今歲  
來朝官員咸願一觀容容謁於二月上旬之吉請臣等

國朝典彙卷八

八東宮

五十七

微率諸臣於文華門朝見以慰天下臣民之心 上許

之

十二月 上諭禮部言 皇太子明春講讀先行定禮

日具儀以聞

六年正月禮科都給事中張國彥御史李永非南京禮科  
給事中張崇倫御史楊邦憲等以東宮出閣各疏陳情

導事宜章下禮部尚書潘晟等覆言諸臣獻議雖殊大

意有十日慎選宮僚日久任輔導日精擇近侍日親近  
師友曰內崇孝敬曰外敦尚讓曰仁體天地曰儉法祖

宗曰欽宗正訓曰躬垂聖教宮僚在閣臣吏部遴選得



人上請久任左右近習在司禮監審擇賢疑同類親楊儒臣一切孝敬仁儉有開儲教者在 皇太子遵修古誼以光睿德至於燕閒之際贊問所業時加誨迪則惟皇上加意誦上報可

禮部尚書潘晟等以 皇太子出閣在選請令所司預擇講讀官及計處應用官校儀仗典籍之類報可

御史張克家等言教 太子之道莫先於尊師重傳宜下禮官考古世子齒學之制兼准大明集禮裁定禮儀毋冀近日常規俾不失古意因引朱備程願生講之說爲請 上覽之怒曰東宮講讀禮儀 祖宗自有成規克

國朝典案卷八

東宮

五十八

家等乃敢輕議變更殊爲正肆乃令降克家二級調外任餘各奪俸二年

以東宮出閣命禮部尚書高儀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司經局洗馬余有丁右贊善陳棟充侍班官少詹事馬自強內太監編修陳經邦何洛文檢討沈鍾張秩充講讀官檢討沈淵許國充枝書官制勅房辦事太理寺正馬繼文徐繼申充侍書官先是大學士高拱等請選東宮輔導官僚會同吏部推舉有旨宜加慎選不必備員於是拱等疏名以聞 上從之仍諭俱居正提調各官著議

三月 皇太子行冠禮令駙馬都尉許從誠告 廟成國

公朱希忠持節掌冠禮部尚書潘晟贊冠太學士高拱宜勅戒禮成賜諸臣銀幣有差 上御皇極殿文武羣臣入賀仍賀 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四月東宮輟講禮科都給事中陸桐德言自四月至八月爲時曠遠除大寒大暑餘日尚宜講讀禮部官官中暇日宜加溫經不離正業庶得存養之道作習之宜 上是之

禮部覆都給事中維遵等奏 東宮輟講之月除宮中溫

國朝典案卷八

東宮

五十九

習外宜於朔望日令輔導講讀等官恭誦文華殿啓詩半月內課程疑義庶於正之功緝熙無間 上是之



國朝典彙卷之九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

工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劉東星 訂正

朝端大政九

后妃

洪武元年正月册 妃馬氏為皇后初 上幸師渡江

后親幸安殿完輦衣戰助給將士謂 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難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上謂侍臣曰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舍卒自忍饑餓懷恨餌食我昔唐太宗長孫皇后嘗臨太子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上

構隙之際內能盡孝朕素為郭氏所疑后輒為寬縱卒免于惠殆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忌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為楊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忌之罷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克勤為法耳

三月 上命翰林儒臣修女訓謂學士朱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于嬖嬙之屬不過備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官

闕政由此起鮮不為禍能夫內嬖惑人甚于嬖毒惟明主能察于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五年六月 上命工部造紅羅飛輪后妃之詞懸于宮中其牌用鐵飾字以金其詞不可考也

涿州胡家有女守寡 上欲納之其母不從後聞隨軍在淮安未過人 上遣人以書達平章趙君用求之君用以胡氏同其母送至 上納之立為胡妃

九年正月册魏國公徐達長女為 燕王妃

十五年 皇后開元府庫輸其貨寶至京師問 上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二

曰得元府庫何物 上曰寶貨耳 后曰元有是貨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寶帝王自有寶也 上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寶為寶耳 后曰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生時命顧則逸生家國不顧其理無二故世傳技巧為寶臣斧斤珠玉為寶心為寶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下即大寶也

八月 皇后馬氏崩 后世家肅州閭子鄉新豐里生元至順壬申七月十八日母鄭氏早卒父馬公素與定遠郭子興交厚父卒子興育 后同已女 后自少貞靜端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既并續于



上誠敬感乎內外咸慕之及上卽位冊爲皇后后初未育子嘗有上兄子文正嫡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已出及太子諸王生恩軀替焉接妃嬪以下有恩被寵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焉勉令務學諄切懇至諸王有以器皿衣服相尚者必切責之上以武治天下后常諄以寬仁上每前殿決事后必潛聽如聞上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陛下已生衆子正好積德不可縱怒致殺來者寬任人命上從之文正鎮江西荒淫無度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歇罪之后諫曰文正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三

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多有戰功死骨肉妃姪縱有罪亦常宥之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怨言上欲廢之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上嘗因事欲殺之后諫曰彼國富可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遂得不死但流之雲南而已上幸太學還后問太學諸生有撓發學者無所仰給勸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爲永利至是后病劇不肯服藥上慟之終不肯曰疾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效陛下以愛妾之故殺諸醫妾不忍其無罪而死也上曰弟服之萬一無效吾當爲汝贊之

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上痛悼終身不復立后九月葬於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永樂元年正月十七年七月册李氏爲淑妃攝中宮事之妃也建文元年正月尊母李氏爲皇太后后齊州人父本事太祖累官吏禮二部尚書終太常卿懿文太子始娶開平王常遇春女繼選李氏册爲皇太子妃是生帝至是尊爲皇太后壬午以焚崩册妃馬氏爲皇后光祿少卿全之女也四年六月崩于火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成祖立妃徐氏爲皇后中山王達之女也后弟增壽靖難時陰有朝戴功爲建文帝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四

所殺上正位將追命之爵以諱后后力言其不可后嘗問上陛下日與共國政理誰何上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論思典詞命皆朝夕左右者也因諸悉賜其命婦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于衣服飲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于詩歌有載于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人易入君在宮中且夕侍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上所以共國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故也命婦承不有以贊贊于內乎百姓



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貴澤被于孫矣

永樂五年七月 皇后徐氏崩諡曰仁孝文皇后葬長陵

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冊妃張氏爲皇后

洪熙元年五月郭妃以中宮之長越過其宮上壽 上亦

往妃進扈于 后后不卽飲 上曰爾又多疑耶遂取

飲之妃失色無及俄而 上崩妃自縊成時適雷

七月 宣宗尊 皇后張氏爲皇太后冊 妃胡氏爲皇

后孫氏爲貴妃

宣德二年十一月 皇子生 孫貴妃所出也

十二月 皇后胡氏上表讓位先是 上召張輔塞義夏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五

三

原吉楊士奇楊榮論之曰有一大事與卿等議誠出不

得已然吾亦火矣吾年三十未有子中宮屢產而不育

日者言中宮祿命不利子息今幸貴妃生子必立爲嗣

母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今中宮如何處置因舉中宮過

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 上曰古人廢后有故事

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佛妃 上問輔原吉士奇爾

三人奚獨無言士奇對曰古人有言臣於帝后猶子事

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登當議廢毋榮曰 上

命廢之登羣臣所得專士奇曰固出 上命亦須處之

得當 上問輔原吉云何皆對曰須處之得當原吉又

曰此大事容臣等退詳議以聞 上聞此舉得不勝外

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謀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

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爲

恥何謂無議既退榮謂原吉士奇曰 上有志久矣非

臣下所能止原吉曰只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

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議未決明日 上召士奇

榮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

十事進呈皆極詆譭曰卽此是廢之因 上覽二三事

遂絕然變色曰渠身嘗有此言宗廟無神寧乎遂補之

願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六

三

非國休祿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愾願 陛下慎重之

上不釋而罷他日又詔問五人輔原吉言願 陛下慎

處必在得當士奇請曰 皇太后在上必有主張 上

曰太后有旨令我與爾等議之是日議未決一日獨召

士奇至文華殿升陛屏左右論曰若何處置爲當上有

因請問中宮與貴妃相處若何 上曰甚和睦但朕重

皇子而念渠祿命不宜子息之說故欲正其母以別之

中宮今病踰月貴妃每日往視慰藉甚勤士奇對曰母

若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間處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

衰 上曰此說可行益兩人德性皆好能諫下今導之



議必從然貴妃必不肯受汝姑勿言吾試入尋之數日  
獨召士奇曰汝前說甚善中官果欣然辭貴妃報不受  
太后尚未聽辭然中官必堅辭士奇對曰若此則願  
陛下待兩官兩家均一昔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  
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明且以諭義等皆對曰善其  
議遂定

三年二月賜皇后朝氏號靜慈仙師退居別宮命驛馬  
部尉宋英大學士楊榮爲正副使持節冊貴妃孫氏  
爲皇氏既而太后憐朝氏之賢仍命人居清寧宮進  
膳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居孫氏之右焉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七

按故事皇后金冊金寶皇貴妃而下有冊無寶獨孫氏  
以有容德請于皇太后制金寶賜之以後貴妃授寶  
遂爲故事

上奉皇太后遊西苑上尊事太后極其孝敬每且  
暮詣西宮朝謁顏色未承惟恐弗及太后慈仁隆至  
每見上則忻然從容詢及政事及所平次上數陳  
明達太后喜動顏色凡軍國大政必稟命而行四方  
貢賦雖瓜菓之物必先以奉太后太后或時召上  
雖有急務必促駕而往至是請遊西苑皇太后起皆  
侍行上親掖太后與上萬壽山奉觴上壽賦詩

聖德太后悅酌酒賜上且諭曰今天下無事吾母  
子得同此樂皆天與祖宗之賜也天下百姓皆天與祖  
宗之赤子爲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于饑寒則吾  
母子斯樂可永遠矣上拜稽首曰謹受教是日樂甚  
及晚還宮

五年二月上以清明節近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太  
子少傅楊榮等諭之曰皇太后篤念祖宗朝夕弗置  
每讀朕日祖宗之鴻業惟勤負荷祖宗之成憲惟敬遵  
承朕不敢怠忽昔漢明帝奉太后謂陵者於史冊今朕  
將奉太后謂長陵獻陵庶可少慰聖心禮敬義等對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八

曰太后聖孝陛下敬承之天理人心之正也上以  
問于太后太后曰是吾心也遂命欽天監擇日朔五  
軍嚴備有司供具越二日上朝泰輦騎導太后禁  
至清河橋下騎扶輦既渡橋上復乘騎時畿甸之民  
迎拜滿道瞻望咸悅山呼之聲震動林野是日駐蹕沙  
河上侍太后膳退召義士奇等諭之曰母后天性  
至孝今日朕隨侍於道中指天壽山言此下卽二陵所  
在母后望之感愴今日天氣清和人心歡悅亦是母后  
誠孝所感義等對曰太后聖孝陛下奉承之足以感  
格天人既而上惻然曰朕昔侍皇祖往來兩陵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九

令朕遇農家問其疾苦蓋欲知稼穡之艱難自爾此以  
來凡昔 皇祖教詔之言未嘗敢忘今出都門望村落  
居民及其田作追思往事儉嗟之情自不能抑義等對  
口陛下聖孝久而不忘祖宗在天之靈應當永佑事  
至陵下 上易淺淡服先詣闕陵畢 太后召慈慶官  
張輔妻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入見 太后曰皇  
帝數言卿教人輔贊多用心今國家清寧生民無事同  
是祖宗垂福亦卿等之力輔等叩頭對曰 皇上聰明  
睿知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 太后  
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 太后曰吾何德所以致令  
日者上出 祖宗積善垂慶卿等皆先朝舊人自今更  
須協力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  
效佑卿等俾卿子孫安榮永世遂命賜六人酒饌及白  
金文綺時度僧居民老稚迎拜了道 太后顧問 上  
曰百姓愛戴君上以能安之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  
孫令問長世千載之下人猶仰慕亦惟能安民耳國家  
恒賴綏薄賦以存恤為壽庶幾為民父母之遺于是  
太后退視道傍農家召其老婦問所業及安否其婦女  
老稚皆歡喜踴躍應對質樸如家人然 太后喜賜鈔  
幣布飲食皆歡躍貳貳民有進蔬食酒漿者 太后嘗

之舉以與 上曰此農家食也當知之

十年正月 上崩 皇太子方九歲 張太后取金符入

內浮言有欲立襄王之說楊榮楊士奇哭臨畢請見

皇太子叩頭呼萬歲群臣隨呼萬歲浮議乃息

八月起贈 皇庶母惠妃何氏為貴妃誼靖趙氏為賢

妃誼純靜吳氏為惠妃誼貞順焦氏為淑妃誼莊靜曹

氏為敬妃誼莊順徐氏為順妃誼貞惠袁氏為麗妃誼

恭定諸氏為恭妃誼貞順李氏為充妃誼恭順何氏為

成妃誼肅儀其冊辭曰茲委身而蹈義隨詔取以上賓

宜薦徽冊用彰節行皆 宣廟廟非官妃也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十

尊 聖祖 聖祖 皇太后 張氏為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

為皇太后 正統二年正月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英國公張輔大學

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尚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

佩刀劍侍 上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輔等五

人願謂 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皇帝凡有行必與之

計非五人所贊成者則不可行也 上受命頃間宜太

監王振平僭伏 太后顏色頗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

不律今賜汝威于是女官加刀振頓 上覽為之請諸

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幼宜如此輩自古誤人家



國多矣我且聽皇帝諸臣留振此後不得再令于國  
事初 宣廟崩 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  
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政在臺閣委用三楊 上初  
卽位詔凡朝廷大政必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令  
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  
商確卽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  
太后乃以帖所開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  
召振責之正統數年天下休息 太后之力也  
七年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諡曰誠孝昭皇后今葬獻  
陵 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向有何大  
國朝典彙卷九

太后妃

十一

事未果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  
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 太  
后額之共二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  
者論成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 太后  
然終未終士奇等卽趨下叩頭辭受制命而出  
八年四月冊立 皇后錢氏  
十一月宣德故后靜慈仙師胡氏卒葬金山之原  
十四年十二月 景帝立尊 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  
后尊生母吳氏爲皇太后册妃汪氏爲皇后册 上皇  
宮嬪周氏爲貴妃卽皇太子生母也

景泰三年五月立子見濟生母杭氏爲皇后廢 皇后汪  
氏居別宮

天順元年二月戊戌命 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爲  
宣廟賢妃 皇后汪氏復爲郕王妃廢 皇后杭氏  
四月命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 景帝崩 上欲令汪妃  
殉李賢奏曰汪后雖立爲后卽遭幽廢若令之殉所  
不堪况兩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制然曰卿言是一  
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  
如此誠便但衣服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  
豈可減乎其原侍官人悉隨之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  
國朝典彙卷九

太后妃

十二

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竟獲考終  
按汪妃其賢初 景帝欲立懷慈時妃執不可語 帝  
曰恐礙監國之稱 帝不從汪殊不悅及 英廟復辟  
汪猶存宮中時 憲宗在青宮意極感之曰當時事我  
國誰知嬖倖信聖哲所以禮之甚恭而奉養極厚汪與  
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 憲宗言嬖倖悉除此甚好但  
居處不相宜嬖倖不安乃言於 上遷之外王府汪至  
弘治中猶存本丁未生與景泰齊年 太皇太后歲節  
亦時邀入叙家人禮汪既出而郕王尚在宮中至 憲  
宗初命遷駙馬王堅不肯行言當一生不嫁 上曰妹



不肯嫁志雖好然終不了後去恐無結果處乃強下懿  
王氏汪山未久 英廟一日入內帑問太監劉桓日記  
得有一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 景帝取入今當在  
汪所 上遣問汪汪曰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開於  
上言汪之出所携甚夥 上命往檢取得銀二十萬以  
入茲汪由時宮中物 憲宗爲護持令醫一官所有悉  
取自隨故所蓄甚厚自是還索然矣迨 英宗崩後汪  
猶稍言千人帶寶有之當時索太急吾謂 景帝雖廢  
亦奔爲天子七年一繫腰何不可清受必欲迫取耶且  
景帝天下尚遙而踏之何有于數片玉其一番索時實  
則朝集案卷九 不后妃

十三

怒而擊碎況之井中也正德元年十二月薨合葬金山  
謚曰貞惠景皇帝

二年正月郊天後 上親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  
之際實賴 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做前代  
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  
歲覽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 太后  
兄弟五人長孫繼宗應令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  
皆爵祿之

六年九月 皇太后孫氏崩謚曰孝恭章皇后合葬景陵  
七年七月追謚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  
果至是 孝恭皇太后既崩 錢皇后爲上言胡后賢  
而無罪應爲仙師其戚也人畏 太后廢葬皆不如禮  
勅 上復其后號 上命李賢舉行之

八年三月 憲宗尊 聖母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生  
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先是 上卽位之明日議上兩  
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 錢皇后久病今止尊所生母  
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卽位四海輿望宜選  
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何不可法彭時曰然  
朝廷所以服天下但正綱常今若止尊所生恐損聖德  
則朝集案卷九 不后妃

十四

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  
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宜德時有側彭時曰今  
日事與宣德年不同胡后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  
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阿諛順  
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飲全 皇上  
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  
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再三勸諭已蒙  
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宜須  
側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于 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  
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同議者懼作內



自有後思皆隱默不言惟李賢副端而彭時極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典禮

冊吳氏爲皇后

九月廢皇后吳氏詔曰朕惟皇后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母儀天下非德性醇淑禮度簡習者不足以當之先帝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太監牛玉陳願奏請將選退吳氏于母后前奏請立爲皇后奉勅輕浮禮度粗率略無敬謹之意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初尚不謹何以克終翌其共承宗祀表正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十五

六宮母儀天下難矣今不得已請令母后廢吳氏退居別宮間住牛玉本當處死但念在先帝時曾效微勞與太監吳喜俱免死押發南京孝陵種菜后父都督同知吳俊及子吳雄亦免死發山東登州衛充軍王親家懷寧侯孫鏗開往在太常少卿給賜吏部員外郎除名

十月立皇后王氏

成化元年二月 皇太后壽誕令僧道建設齋醮禮部尚

書姚夔會大臣欽香相率詣寺觀祈禱給事中張寧

止之

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册禮部及廷臣會議

冊吳氏爲皇后

居昭德宮父貴授都督同知兄通授錦衣都指揮恩禮隆赫朝士多附之

九月六科給事中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拂白短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求者外間傳聞陛下於中宮或有泰汰之者姚夔嘗以爲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豈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連勝不祚中宮不曾官增臨深而視聽甚近莊肅雖微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十六

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官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從優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于此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爲言

上曰所言有理官中事朕自處置

六年七月 皇子生母紀氏初有娠萬貴妃知而忌之

上令別居至是誕育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

十一年五月立紀氏爲妃徙居永壽宮

六月 皇妃紀氏薨初妃受萬貴妃賜遂有疾上命太



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延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十八日覺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蓋不能無疑云贈溫為恭恪莊僖淑妃葬西山

初葬恭太子墓 上方以國本為憂 皇子在西宮已二歲顧左右其敢言者既正位東宮 孝貞王后恩育如已出而萬妃名保護之是時輔臣商輅疏云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久居久不得見請令就近居住俾皇子便于接見庶遂母子至情逾月而紀淑妃薨矣輅來求李宸妃故事故葬皆如禮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十七

二十三年正月萬貴妃卒妃諸城人父貴為縣吏謫居福州生妃四歲入掖庭及笄侍 上青宮 上卽位遂尊寵 皇后吳氏之廢實由妃及 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發帑之妃皆敏善迎合 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未非而覺自是不復振凡依幸如錢能單動汪直梁方希典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攝禍甘妃主之 孝穆皇太后以妃故遷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 上還宮忽報妃卒 上震悼翌朝七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額 孝宗仁厚置之不究云

十月 孝宗尊 皇太后周氏為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后王氏為皇太后立 妃張氏為皇后

十一月尊諡 聖母淑妃紀氏為孝穆皇太后稱茂後建奉慈殿宮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祝並如奉定殿之儀時縣丞徐項疏請究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仇當賜賜脫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覆請拘萬家戚屬曾經出入官闕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奸懷其私謂尹直日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慰之曰事宜寬處大獄株連豈 先帝之慈安等善日是也乃擬旨以為外西浮議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十八

已之惟訪求親屬在廣西者或云 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李為紀訪求數年不得 上孝思不已 吳后保抱恩命進膳如母后禮 弘治二年七月時 上不置妃嬪繼體未立禮科給事中韓鼎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今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敬福于神不已惑乎不悛 上平生無別幸與 后張氏相得甚惟二弟封爵勢傾中外有忝其侵民業為庄田者命司禮監諸敬別部侍郎居勲等勘之俱秉公將二張家奴數人依律問罪敬復命內庭追 上與 后方對膳 后聞甚怒曰外邊官



人勢無然可決約奴亦若是耶 上亦悍怒 后  
退呼敬曰是所言非我本意汝得無泄此語耶恐外  
官人聞之驚破膽也敬力辯未嘗聞于外 上稍不信  
遣人各以白金五十兩賞二勳官且云偶與 后有怒  
言特戲耳恐聞等驚怖以此壓驚

十七年三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諡曰孝肅睿皇后  
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 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  
等議合葬祔陵時已有 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  
矣至是 周太后崩隨上尊諡曰 孝莊之朝大學士  
劉健等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委曲將順之  
廟朝典彙卷九 后妃 十九

意今當再議于是詔禮部會議以聞 上御便殿召廷  
等出示略陵闕一紙言 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  
室相去數丈間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曰  
此輩臣等初不知今欲釐正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高  
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服 上曰此事皆內臣所爲內臣  
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萇輩奏章先朝  
大臣俱忠厚爲國四諍耐廟之禮健等曰先年奏議已  
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 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  
陵配享 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再  
議其首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有二后宋亦有三后

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乖禮肅還軒曰  
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宋  
世節棄之事不足學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  
髮得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  
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 皇祖母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墳起恐後來  
雜亂無紀極耳且 孝穆太后辰生身母止尊稱爲皇  
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位寬意欲奉 太  
皇太后于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  
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

廟朝典彙卷九

后妃

二十

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  
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意又違群臣議違  
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回重  
而 祖制尤重卿等其詳議之健等曰客臣等出議奏  
聞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禮事府東推寬言寬曰魯頌  
姜嫄閭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自漢唐來亦然  
至宋始有並祔祭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  
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宗  
悲憫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實爲非禮不足爲法衆  
議疏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停改祔 孝穆大



皇太后祀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以祀 孝穆太后至是令晨其祠中室奉 孝肅左奉 孝穆中

外咸稱合禮云

十八年八月 武宗尊 皇祖母王氏爲太皇太后尊

母后張氏爲皇太后

正德元年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

五年二月上 太皇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

后 皇太后張氏曰慈壽皇太后居仁壽宮

十三年三月 慈聖太皇太后王氏崩諡曰孝貞純皇后

十六年四月 世宗論閣臣曰朕入繼大統雖未敢顧私

國朝典彙卷九

太后紀

三十一

恩然母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切慈慕可勅遣官奉迎并

宮眷內外員役咸取來京于是遣司禮太監秦文等捧

箋詣安陸奉迎 聖母初 上在途思難 聖母輒涕

泣故登極三日卽有是命

禮部奏請奉迎 聖母用王妃儀仗 上命錦衣衛治母

后駕儀

八月 聖母至通州聞朝議曰安得以我子爲人之子乎

不肯入 上涕泣啓 慈壽皇太后願避位恭奉 聖

母歸藩群臣惶怖遂用皇太后禮

嘉靖元年三月上 慈壽皇太后封尊號曰昭聖慈壽

皇太后 武廟皇后曰莊肅皇后上 聖祖母賢妃邵

氏曰壽安皇太后 典蘇后壽氏曰興國太后邵告天

下太常丞周璧奉詔南京誦張璠曰昭雖下聖心未

四月 昭聖皇太后誥諭禮部選婦

八月 昭聖皇太后懿旨大婚選到女子宜選官簡選先

是司禮監官傳諭內閣以大婚禮取到女子赴宮簡選

欲從 壽安皇太后傳旨大學士楊廷和等再疏言其

不可云去年宜論禮部舉行今春分遣司官選取皆由

聖母昭聖皇太后誥諭在廷之臣與天下之人皆知之

今日傳旨收從 壽安事不歸一禮不由正何以昭示

國朝典彙卷九

太后紀

三十一

中外乃傳奉 昭聖懿旨行之

九月立 皇后陳氏元城縣生員萬言之女也

十一月 壽安皇太后崩楊廷和等議哭臨一日喪服十

三日而除文穆兩京不以詔天下 上不從命仍二十

七日禮官奉請素服御西角門視朝 上曰朕哀慕方

切豈忍遽從所請迨司禮監戴永詣安陸以 太后崩

告 興獻帝又遣監丞蕭洪告峻慈王雍靖王壻 一王

皆 太后山也上尊諡曰 孝惠太皇太后

二年二月 孝惠太皇太后附葬茂陵先是楊廷和上言

茂陵左右不可興工致有震驚之虞 遂祖在天之靈



其能安乎既而遣侍郎賈詠相地是和復以爲言詠曰當附雖有之難免不當附雖無之難爲至是附葬十一月祀主於奉慈殿

三年二月 昭聖皇太后聖旦先期傳旨免命婦朝賀翰林修撰舒芬言 昭聖皇太后聖誕之日乃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者也遂得免賀恐疑人心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上以芬出位奏言奪休御史朱淵馬明衡亦以爲言淵言 皇上孝事兩宮如一今 典獻太后聖誕既已朝賀 昭聖誕辰乃開報罷禮數頗殊關係不小 昭聖

國朝典彙卷九

八后妃

三十一

手携神器親授陛下母子之恩天日昭鑒今日之禮母后雖或回辭 皇上尤宜敬請以明大孝明衡言暫免朝賀在平時則可今當議禮紛更之時人心匆懼之日忽聞報罷安得無疑使此旨出自 太后必有因事拂抑之懷今昔存殁之感若出自聖意則母子至情有隆無已可以聖母嘉節禮重禮茂 上怒曰命婦免賀本奉 皇太后懿旨朕奉奉兩宮安有開越豈得奏言各逮訊侍郎何孟春疏救不報御史陳迺季本員外林惟聰言陛下以宮闈之故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又不

能爲所忤忤忠臣義士將杜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

上怒其頌贊亦遠訊大理卿壽岳申救不報四月上 昭聖慈壽皇太后冊寶尊號曰昭聖康慈慈壽皇太后 興國太后曰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大學士蔣冕言 皇上恭詣仁壽宮加上尊號聖母昭聖皇太后遂有懿旨免命婦入賀此故雖非臣等與知但今令席書爲禮部尚書總掌復取來京聖駕取回中外不能無疑竊恐 聖母聞之亦不能無疑也宜追寢前命不聽逐移疾乞罷許之御史王泮等疏固不報七年十月 皇后陳氏崩諡曰悼靈先是 后有疾恭和伯陳萬言請乞容妻龔氏入宮視之 上以疏示輔臣

國朝典彙卷九

八后妃

三十二

曰朕惟外戚自古未有入宮禁者觀言視疾委宛何朝廷在彼爲得計在君爲墮計皇后作配朕躬良醫妙藥豈無忌府之具何謂不見親人不能痊愈朕不敢徇私縱外戚入宮夢不如是恐無以範後世也悼靈皇后發引次日 上命經筵官俱吉服侍班尚書方獻夫言山陵未畢臣子之情不忍遽從請于經筵罷講之後仍令百官淺色衣服朝參 上不許曰朝廷禮儀自有定制卿等餘哀未忘許于退朝後行之無何會遣官冊封故事當鳴鞭作樂百官朝服侍班獻夫復言今新有 皇后之喪大樂一作恐聖心增感宜暫令輟樂



上怒其違旨命照舊行

十一月冊 順妃張氏爲皇后先是 上與大學士張璉議冊立中宮事璉以天子有后所以其承宗廟不宜久虛 上曰君子所配必求淑女而君長之配尤宜慎擇前者初婚之期皆是宮中久惡之婦所專主日夜言之聖母聖母未之察耳今復與此事則不如不繼朕所愛者德與賢耳非有偏寵尚色之私卿等密與同官議來至是立 后于元年冊順妃鍾衣金事樹女也

九年八月詔諭刊布 聖母章聖皇太后女訓張璉言

皇上發下女訓一卷首貫以 獻皇御製序次以 聖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二十五

母自序之文爲日凡十有二宜刊布以示中外更乞親灑宸翰序之卷末以垂永久 上從之既而復以 孝慈皇后傳 文皇后內訓飲同女訓頒布璉亦請御製後跋 上曰朕惟時俗大不古若況女子至爲難教欲正其本當自宮中始凡當行事宜令議以問禮部因奏言宮中事宜令翰林院撰諸書關女教者撰爲詩必明白易曉內訓女訓宜撰成直解證以 高皇后傳內事實今女官記誦每月 皇后率妃夫人詣 聖母前聽講一次于坤寧宮進講二次仍令女官將二南之詩成之管弦以備宮中宴樂一切俗樂悉行斥去而大學

士桂萼亦因女訓一聿上推行之序行之宮中者三事曰胎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慎行之天下者三事曰女訓之學璉特之教媒氏之正事下詔諭言宮中三事宜書御屏爲官闈先事之備其行之天下者宜令天下各崇陰教以敦女習不許璉特記誦淫詞蕩敗人心止將女訓等書勸誘風俗婚姻一遵祖訓嚴禁指腹結襟之弊

上親製 聖母女訓序內有王后姜班之句張璉疑姜班字詭疏問 上曰卿以姜爲太姜更作姜任取太任朕所用姜班乃以周宣后姜氏及漢班婕妤耳夫宣王以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二十六

姜后脫珥之賢克自勵稱中興主漢君欲與班婕妤同輩班曰明君之側當有賢臣未聞同妾勝居一顰使主上失德乃止夫此二人足以爲賢矣使今後世能學此二人等而上之庶可求姜任之至也朕望于今后者如此初未敢以太姜太任聖之未審果否若何卿其再詳議來更錄可耳璉謝不及遂用之

十三年正月廢 皇后張氏立 德嬪方氏爲皇后進信

嬪沈氏爲宸妃麗嬪陶氏爲麗妃  
十四年正月 莊肅皇后夏氏崩禮部以益諸 上命會議大學士張孚敬曰 莊肅皇后與累朝事體不同其



冊益之文宜二字四字尚書夏言曰今在廟 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稱大學士李聯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乎敬曰禮官如何言曰請設者禮官之職定議者翰林之事今衆議未協當請 上裁都御史王廷相曰 莊肅作配 武宗今日之謚似宜一體史部侍郎霍韜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乃上議言古人尚質謚法尚簡嚴故稱美之言無幾後世帝后之謚始有不一其書者亦臣子尊崇之情生今之世則當行今之祀我朝 列聖元后謚皆十二字恭大行盛名帝后燒人妻以大尊禮宜與並今

后妃

二十七

武宗廟謚既與 列聖相同則 莊肅謚號似亦不宜稍異且今日加謚祇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不相涉 上曰事嫂如事母人道有此乎非朕自尊 兩宮在上 耶聖皇太后有母道宜再會議議上宜且據謚法止用二字候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前典上日用六字謚 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教既用半且陰六又合也十五年四月 上坐天壽山行宮南諭夏言選用全繼庶令典禮九月御筆定徽爲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僖聖毅皇后

十五年八月先是禮部言 悼靈皇后正位中宮上佐宗

祀者七年禮宜祔享太廟但今九廟已備唐宋故事后於太廟未有本室對別廟祀之禮喪服小記婦祔于祖姑祖姑三人則祔于親者 孝惠太皇太后實 皇考獻皇帝生母 悼靈皇后主請祔奉慈殿 孝惠太皇太后側制曰可至是 孝惠神主遷于陳殿禮官言初擬奉遷 悼靈皇后于奉先殿旁室今殿無旁室惟斜廊兩廡非奉安元后地且不足以容鼎俎惟殿東西一室空虛清閑宜遷奉殿時享祀或有事祭告 列聖宜一體設饌但不啓匱不定視稱斯爲合禮稱曰可九月改謚 悼靈皇后曰孝寧皇后先是禮部尚書夏言

后妃

二十八

言 先皇后謚稱悼靈考之謚法在悼雖協年中早天之義而常義有六類非大美之稱 皇后奉主宗祀贊理內治已及七年懿行純懿足以母儀天下揆之前謚未稱表行之實宜更定褒稱垂示後世至是改謚詔禮部進封宸妃沈氏麗妃閔氏俱爲貴妃端嬪曹氏首降淑祥進封爲端妃安嬪沈氏進封爲安妃康嬪杜氏進封爲康妃原選淑女四盧氏封爲靖嬪江氏爲恭嬪任氏爲順嬪趙氏爲榮嬪同日發冊

初 上于沙河行宮諭禮部尚書夏言曰 三后神主皆



稱今既奉遷殿實同帝后之例極之名實于禮未宜似當更定卿其會議以聞至是言會多官于東閣集議上言三后神主奉安二陵當各從夫婦之義不當仍襲子孫之稱故皇太后太皇太后之號在奉慈殿則可在陵殿則不可請以孝肅太皇太后神主題稱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太后不用尊字孝穆皇太后神主止稱孝穆慈惠恭恪莊穆崇文承聖皇后孝惠太皇太后神主止稱孝惠康靖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后俱不用純字則嫡庶之稱可別夫婦之分無嫌尊尊親親之道兼著上然之

國朝典彙卷九

后妃

三十九

閏十二月 上諭夏言宗廟告成將布詔覃恩海內兩官皇太后未隆徽號朕心未安卿等宜議擬以聞既而內閣復傳諭兩宮徽號並加二字于是言奏兩宮皇太后尊同行輩名分不殊徽號字數並宜一體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原六字今宜加二字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原四字今宜加四字曰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上曰兩宮行輩同尊本長相等非始婦也皇伯母原係皇兄所上六字故今似多耳昨輔臣及今卿等既以爲宜并用八字其如擬行之

廢斥張氏崩改曰繼后葬金山

十六年四月 上諭禮部曰朕恭進郊壇廟寢所以上事天地祖宗今復思太皇太后皇太后二宮我皇

祖原未有廟今日清寧者乃青宮所居雖無其人可無其所是非則后所居也曰仁壽者乃統于乾清宮者非

母后之宮今朕擬將清寧宮存儲居之地後即半作

太皇太后宮一區仁壽宮故址併除釋殿之地作皇

太后宮一區以備皇祖一代之制復諭禮部命建慈

慶宮爲太皇太后居慈寧宮爲皇太后居今工有

次第以慈寧奉聖母章聖皇太后以慈慶奉皇伯

母昭聖皇太后一應供帳悉取給內府如祖宗例行著

爲令

十七年十二月 章聖皇太后崩諡孝慈獻皇后合葬

顯陵

二十年八月 昭聖皇太后崩諡孝康敬皇后合葬泰陵

二十六年十一月 皇后方氏崩 上即日發喪諭禮部

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與同洪春相朕始終不意

遽逝痛切朕情其以元后禮葬諡曰孝烈皇后葬永陵

二十七年六月 孝烈皇后山陵畢禮部郎具疏請立皇

后 上報曰卿等以后共承天地宗廟育理萬民不可



一日虛故爲是請念已立太子仰承 天佑亦既有年  
昨幸烈廟朕卽諭輔臣嵩毋復請亦已再示卿等矣適  
宗室有以系武宋徵比朕者朕思欲退閒后不復立即  
當傳位太子卿等忠愛其爲朕考前代故事及 成祖  
訓典以聞至是部臣齊宋等復上疏曰 皇后居體承  
乾贊成內治撫塗爾殿宜久虛雖衆再示不允臣等  
狗馬之心實切慙慙至于傳位之旨尤所未喻我 皇  
上選際休明春秋鼎盛天與人歸古今莫及將億萬年  
爲民物主而遽欲退閒豈所以承天心而答衆望歷考  
前代唐高宗傳位與中宗是在垂暮之年間雖有一二

十一月議 孝烈皇后崩太廟尋廢

三十二年正月大學士嚴嵩言故值春陽紀序淑景融和  
二王殿下婚禮宜以時行 上曰以朕意擇在仲春爲  
美可諸監臣遵行嵩又言昨歲奉有明旨着于各府行  
禮此固先年親王舊例但臣等思府第淺窄出府未免

易與外人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若俱出在  
外臣等再三計之實有未安今 二王合無俱暫留在  
內成婚亦于保護爲便 上謂嵩搖于外議命舉冊立  
事當對此舉天下臣民久所仰望但今婚期已定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所請且于宮內成婚其冊立大禮另候  
欽示舉行 上批答曰出處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  
及朕卿等明說來嵩對言諸派各分未正而又出居于  
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府第連接僅隔一輪從人衆多  
情各爲主易生嫌隙此在 二王不可不慮者也先朝  
有 太后在上有中宮東宮體勢增重主上尊安今  
列后不在至親惟有 二王却俱在外此在聖躬不可  
不慮者也臣等屢請冊立之意蓋亦爲此 上謂皆不  
足恤人無能勝天者二子只依本分待朕余處分方可  
勿再瀆

禮部擬上 二王婚禮儀註言會典所載臨戒之詞有二  
其一云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爲承宗者言也其二云往  
迎爾相用承厥家爲承家者言也今留京將以承宗封  
國所以承家戒命之詞伏候裁定廟見古以三月後世  
以三日蓋首日告祖考而親迎合巹成其爲妻明日夫  
率以見舅姑又明日親饋于舅姑成其爲婦又明日始



國朝典彙卷九

入后妃

三十三

論疾有明命處分臣等不敢復瀆 上乃詔部曰豈有  
朝史錄改之理其遵朕初諭二王一體行禮勿復違擾  
三十三年正月康熙杜氏薨<sub>杜氏薨</sub> 皇上二女乃李氏生可冊封  
爲皇貴妃江氏可冊封爲賢妃  
禮部言自昔天子體元御極必先首立皇后以主天下之  
內治我朝 列聖皆于登極之初卽舉冊立中宮之典  
今 皇上嗣登寶祚百度咸貞冊立大禮所宜亟舉敬  
惟 皇配出自名宗天作之合已受封章于潛邸宜崇  
位號于中宮予以佐奉宗祧庶儀天下此實邦家之大

慶中外之具瞻臣等忝備禮官請遵奉制惟 皇上早  
賜施行以備朝廷之盛禮

加上 皇太后陳氏尊諡曰孝恭肅皇后遷葬永陵 皇

太后方氏尊諡曰孝烈皇后遷主祀別殿尊諡 生母  
杜氏爲孝恪皇太后遷葬永陵

加 元妃李氏尊諡曰孝懿皇后

二月冊 繼妃陳氏爲皇后

二年正月御史詹仰庇題親皇城遇賢官自禁中出言

皇后遷于別宮寢疾危困上疏曰臣聞天子有后所以  
分理陰教正位六宮故宮闈之教修而後陰陽之理順

國朝典彙卷九

入后妃

三十四

今 皇后乃 先帝所擇以配 陛下爲宗廟社稷之  
主四方家人之明者也臣昨聞道路流言 皇后移居  
別宮已近一年脊體抑鬱成病 皇上 略不省問有如  
一旦不可諱是上累聖德而貽天下萬世之議臣實  
之入朝之際嘗竊謂大小臣工亦無不憂慮泣下者事  
涉宮禁不敢明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歟言而  
犯忌諱亦成臣今日固決然願 陛下下一聽臣言復  
皇后于中宮時加慰問則臣成誓于生靈入 上曰后  
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乃移居別宮與安適却疾耳爾  
不曉宮中事多言始不究初卽此疏上衆謂禍且不測



仰鹿亦自分重譴及令下中外聞者翕然稱聖德焉  
禮科給事中王之垣等復奏請還 皇后于本宮調理得  
旨待后疾稍愈卽還本宮

御選彙卷九

八 后妃

三十五

國朝典彙卷之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十

官闈

洪武三年五月 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官闈之政至官  
嬪女間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番  
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靡邪  
風禮法蕩然以至於此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爲令典俾  
世守之 皇后之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卽宮門之  
國朝典彙卷十 一 官闈

三十五

外者髮事不與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大小衣食  
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  
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關領若尚官不及奏而牒  
牒發內官監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威  
或以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官嬪以下遇有病難醫者  
不得入宮中以具訟取藥而已群臣命婦於慶節朝聖  
朝見中宮而止無故卽不得入宮中人君亦無有見外  
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官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  
聘焉戒勿受大臣所進恐其貪緣爲奸不利於國也至  
於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祓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



國朝典彙卷十

官制

二

五年六月命禮部議官女職之制禮部具陳周制後官設內官以贊內治漢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良家女充上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命重加裁定遂立六局曰尚官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俱正六品一司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又尚寶局總行六尚之事凡出納文籍皆印署之如六局徵取於在外諸司尚官領一旨署牒用印付內使監受牒行移在外諸司後重定者仍六局每局四司改女使爲女史尚官局尚官二人掌導引中官總四司官屬凡六尚事

國朝典彙卷十

官制

三

四

典贊二人掌賓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司贊二人掌朝見宴會贊相之事典贊二人掌贊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又形史二人掌后妃嬪妾御於君所書其日月尚服局尚服二人掌供內服用采章之數總四司官屬司贊二人掌寶璽符并圖籍典贊二人掌寶二人佐之女史四人司衣二人掌衣服首飾典贊二人掌衣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司飾二人掌膏沐巾櫛器玩之事典贊二人掌飾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司仗二人掌羽輿仗衛之事典贊二人掌仗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尚食局尚食二人掌供膳進品齊之數總四司官屬凡進食先嘗之司膳四人掌割烹煎和之事典膳四人掌膳四人佐之女史四人司醢二人掌醢醢飯之事典醢二人掌醢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司藥二人掌醫方藥物之事典藥二人掌藥二人佐之女史四人司餽二人掌給官廩餼諸炭之事典餽二人掌餽二人佐之女史四人尚寢局尚寢二人掌燕寢進御之次序總四司官屬司設二人掌帷帳帟席灑掃張設之事典設二人掌設二人佐之女史四人司典二人掌典輦織扇羽儀之事典典二人掌典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司苑二人掌園苑種植蔬菜之事典苑二人掌苑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司燈二人掌燈



燭膏火之事典燈二人掌燈二人佐之女史二人  
功局尚功二人掌女功之程課總四司官屬司製二人  
掌衣裳縫製之事典製二人掌製二人佐之女史  
四人司珍二人掌金玉寶貨之事典珍二人掌珍二人  
佐之女史六人司練二人掌練物緡錦泉之事典練二  
人掌練二人佐之女史六人司計二人掌度支衣服飲  
食薪炭之事典計二人掌計二人佐之女史四人每局  
官秩如尚功正五品其司官司記正六品次典記正七  
品又次掌記正八品餘局倣此其女史掌執文書 官  
正司官正一人正五品掌糾察官閣責罰戒令之事司  
國朝典彙卷十

按初衛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遣行吳江有吳家婦陸  
氏以例入內子遣於家至宣德丙午陸從某王封廣  
徙封江而子已長往來二藩屢求見母不允迨正統丁  
卯復懇啓于王王憐而許之入見於養瞻所陸已病  
不能言子則股食陸赴王問益潤召見賜金幣勞遣  
子遂引出至旅舍而卒陸則先募士大夫多作吳孝子  
傳記詩歌子名璋生子洪官至刑部尚書  
上選官人知熊宣使有妹年少欲進之員外郎張來碩諫  
曰熊氏已許參議楊希勝取之於理未當 上曰諫君  
不當如此令壯士以刀碎其齒後參議李飲水與希勝  
弄權不法希勝李善長奏之 上將二人鞫而云奸計  
百端論許萬狀宜此刑劉飲水之乳卽成劍希勝之鼻  
淮安安置後希勝兄楊憲任江西參政來朝 上謂憲  
曰爾弟弄權我已黜之仍給熊氏與他意叩頭曰臣弟  
犯法當萬死焉敢納之 上曰史之熊氏隨往  
三十一年七月建文以張鳳等爲錦衣衛千戶等官有差  
初 太祖崩於西宮宮人殉葬者若干人張鳳等皆殉  
葬者之家故以官俾世襲至永樂初議革建文陞授官  
員 太宗曰他每這幾家都是好職事不動通調孝陵  
帶俸世世承襲至今人謂之 太祖朝天女戶

曰養瞻所此王國也若內廷未嘗何如



宣德元年九月封乳母李氏爲奉聖夫人保母張氏爲宣

聖夫人其族夫皆贈都督僉事 上謂吏部尚書張瑄

曰古人云無德不報李與張其勞皆多亦皆純實謹厚

今茲之報非曰私恩亦出公義若其如王聖繼志則朕

不取

天順八年以翊聖夫人劉氏男李通送翰林院習字授中

書舍人後累陞太僕少卿

成化二年以恭聖夫人男胡恭送中書習字授中書舍人

後累陞尚寶司卿

嘉靖元年八月司禮太監傳諭封乳母劉氏爲奉聖夫人

閣朝典彙卷十

入宮闈

太

宮嬪魏氏爲輔聖夫人孫氏高氏顧氏邢氏各爲夫人

給事中底蘊上言宜寢孫氏等封不報

九年十一月大學士張璁奏古者天子立后並建六宮三

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所以廣儲嗣也

中宮正位有年前星未耀嗣緒未蕃臣願 皇上當此

春秋鼎盛之年廣爲儲嗣兆祥之計宜勅禮部果慎選

之典惟貞淑之求以充妃嬪以備侍御 上曰覽卿奏

其悉忠愛誠切至意朕大婚將十年元配又失永承嗣久

虛深用憂懼俯惟 聖母之念禮部速擬應行事宜以

聞禮部覆請遣本部官二員司禮監官二員往直隸南

京鳳陽等處選求 上曰朕思此舉專爲廣嗣續止遣

司馬官四員以往勿得因而騷擾百姓以稱朕爲宗嗣

至意內官不必遣因命員外李瑜主事屠應峻王汝孝

吳龍分往南北直隸河南山東選取

禮部奉旨擇選淑女於京城內外得一千二百五十八人

請行欽天監擇日送赴請王館令司禮監或皇親夫人

二三人先行選擇然後引見 聖母得旨令禮部選送

赴館俟內夫人女官選舉引詣 聖母前擇用著爲令

十三年 月錦衣衛百戶費洪以皇嗣未生請于京城內

外慎選賢淑以備九嬪禮部請遣官於南北直隸河南

閣朝典彙卷十

入宮闈

七

山東廣求之 上曰朕選淑女本爲廣嗣誠恐遣官四

出重擾百姓又恐不識者謂朕好色第如洪奏于京城

內外選擇果無人再議奏請

十四年十月禮部尚書夏言請慎選賢淑補嬪御以廣儲

嗣乞命夫人女官出諸王館選擇從之

十一月延津民李拱臣白通政司右女端麗堪充下陳轉

送禮部尚書夏言以請 上曰此非大臣獻當從所

願後拱臣送女至京言請擇日選視 上曰此淑女至

京適值郊享殆天意也不必擇日送館徑進大內可也

十五年戶部主事賈士元等奉命選取山東河南北直隸



等處地方淑女劉氏等八十八人到京詔由東華門引入大內賞土元等各衣帶二表裏其淑女父隆慶期等各加授冠帶賞賚有差

二十一年十月官婢謀逆伏誅及端妃曹氏時上幸曹

妃官妃嫁官婢楊金英等共謀伺上寢燕以組經

上頸以銀服制其囊組誤爲夾結得不夾監官張金蓮

知事不就亟走自皇后中夜聞變與張隨至解項

組上得陳不能語后令太監張佐高忠捕訊之言

金英與薊川藥楊王香那翠蓮姚淑翠楊翠英關楊秀

劉妙蓮陳菊花王秀蘭親行弒逆寧嬪王氏首謀端妃

### 宮闈

八

曹氏時雖不與然於亦有謀張金蓮事露方告徐秋花

鄧金香張春景黃玉蓮皆同謀者詔不分首從悉磔於

市仍劉屍梟示并收斬其族屬十人給付功臣家爲奴

二十人財產籍入官以異姓收繫者審辨出之時事起

倉卒曹妃實不知上後加憫其冤無及已諸婢爲謀

久聖躬幾危賴天之靈逆謀不成當時群臣震惶次

日午始知上體康健乃以計定官受勅諭中外

二十五年十月河南延津人李應時奏獻其妹初應時父

拱臣進獻長女封敬嬪獲陞錦衣衛千戶二十四年九

月應時又以父次女獻詔如前例進入禮部爲請日華

留中不報是歲應時凡五上疏請釋日進獻至是始得旨以冬日慶宴日自東華門入供饌賞賜如前例

二十六年三月 上諭內閣朕官中應役數少雖有官女

近年官御所用不足又多老疾將來二子四女出府王

府三十餘公主二十餘此祖制也不預教數年何以取

用卿等會來計聞下是禮部尚書曹家奏請詔差官選

義內女子年十一以上十四以下者三百人

四十二年十一月 上諭禮部曰祖宗之制官中設六尚

省預教誦書習於禮法今缺久矣其選民間女子三百

人入官

### 宮闈

九

國朝典彙卷十 四十二年三月河南扶溝縣民盧欽請闕獻其孫女詔納

入官賜欽父子銀幣復其家

隆慶二年正月江南訛傳朝令內臣選官女子各省每三

十女以一寡婦領之於是民間室女縮縮就求婚配多

務苟合有司知而不禁說者謂元至正丁丑及正德間

嘗有此事

論禮部選民間女子年十一以上十六以下者三百人進

入尚書高儀請差官選取京城內外併順天府等八府

州縣得旨各府太遠止於京城內外選取



朝典彙考之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參次

朝端大政十一

駙馬公主

洪武三年正月以駙馬都尉王恭爲福建行省參政

九年定公主歲供之數元公主未受封每歲支紵絲紗羅各一十疋絹及冬夏布各三十疋綿二百兩已封賜莊田一所計歲收米一千五百石鈔二千貫

七月以韓國公李善長子祺爲駙馬都尉尚 皇長女

國朝典彙卷十一 駙馬公主

驊安公主

十七年十一月以牛誠爲駙馬都尉尚 皇第三女宗寧

公主

三十年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陝西

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私茶出境者斬開監不覺察者處極刑時倫奉命使以已茶私出境貿易暴橫所

在不勝其擾濫關大臣奉順不敢違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軍載茶渡河州家人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推不堪以其事聞 上大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倫賜死保等皆伏誅茶貨沒入官以

河橋吏能不避權貴遣使齎勅賜之

建文元年二月進封江都郡主爲公主以儀賓耿瑄爲駙

馬都尉

七月封駙馬都尉李堅爲漢城侯

十二月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幽于其家

永樂元年五月進封駙馬都尉袁容爲廣平侯李讓富陽侯 按駙馬無封侯伯例漢城富平富陽及西寧侯宋

晟永春伯王寧皆以軍功封又國初駙馬多功臣子弟如韓國公李善長子祺尚臨安東山侯胡海子觀尚南

康西寧侯宋晟子統尚安成侯瑛尚咸寧吉安侯子陸仲

國朝典彙卷十一 駙馬公主

亭子賢尚汝寧汝南侯梅思祖姪尚寧國鳳翔侯張

龍子麟尚福清武定侯郭英子鎮尚永嘉長興侯耿炳

文子瑋尚江都西平侯沐英子斯左都督袁洪子察皆

尚公主

三年五月左都御史陳瑛劾奏駙馬都尉胡觀強取民間

子女及娶娼婦爲妾請不法事宜正其罪詔罷其朝請

故駙馬李讓家人有中監虛買寶收者錦衣衛鞠之言告

者不實 上命六科給事中孫琳等審之實錦衣受賄

上日富陽侯子服外孫執收証之朕但慮錦衣衛故抑

告者初不慮其納賄付都察院鞠之于是侯之子懇謝



過焉免 上曰法度與天下共豈爲私親廢爾曹政常  
奉法保恩豈可恃恩撓法夫欺慢以苟利與賄賂以逃  
刑雖爾曹亦不可得免况爾家人乎召都察院臣論曰  
宥罪可施於疎賤而貴近不可僥免行法必先于貴近  
則疎賤可以知警富陽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十月駙馬都尉梅殷暴卒

詳前

四年八月賜趙王高燾書曰比聞都指揮款台乘馬過駙  
馬袁容門怒其不下筵楚幾欲款台踣雖功臣豈當非  
禮凌辱爾非不知亦不以聞自洪武以來往來駙馬之  
門何嘗有下馬之令晉王敦爲駙馬縱恣暴橫卒以背  
國朝典棄卷十一 駙馬公主 三

逆賊呂巖轍在前可再蹈乎此書觀畢仍以示容其受  
令辱款台之人械送京師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諭禮部戶部曰朕 皇考同氣至  
親惟諸叔諸姪今諸叔之子皆已冊封諸姪在南京朕  
卽位之初雖嘗有分養而名號未加朕心有歎其加寧  
國長公主及懷慶大名南康永嘉合山汝陽寶慶七長  
公主皆爲大長公主仍議增寧國大長公主歲祿三百  
石通前二千三百石南康大長公主原祿米一千二百  
石加懷慶大名永嘉合山汝陽寶慶六大長公主各祿  
米二百石通前一千二百石

宣德三年五月 上命吏部曰駙馬不務詩書通古今曉  
忠孝仁義之道必至怠惰驕縱何以保富貴須使親近  
儒生先朝駙馬家有學錄講記經史訓飭禮義今擇端  
重儒者與井源吏部言訓導李鳴鶴可用遂以爲學錄  
十二月寧王權言慶賀行禮進表箋三司官員皆品秩序  
別獨儀賓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定考其儀尚書胡濙  
奏禮制郡主儀賓秩從二品縣主儀賓秩從三品郡君  
儀賓從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行禮  
宜序于同等官員之左 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當  
守定分此爲定制頒行遵守

國朝典彙卷十一 駙馬公主 四

正統五年四月駙馬石璟家人訴領璟銀鈔借與軍衛取  
索不還乞爲追理 上命行在戶部援例言洪武舊制  
凡公侯內外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放債承樂中亦嘗  
禁約今璟家人放債狀官爲追理于法有違 上命行  
在都察院執問懲治仍得楊申嚴禁約其權要仍前故  
違及有司聽囑同害百姓者俱罪不宥

景泰時 駙馬趙輝貪財好色在 南京至天順改元  
乞來朝 上許之既見厚有所獻賜左右求封爵一日  
上召輔臣李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  
可求左右亟欲成之 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與



若朝廷念其舊德自加恩命則可遂從之已而釋以贖

賂事發特免其罪封爵竟亦不行

天順六年七月遣太監藍忠齋送舍山大長公主珠翠九

翟博簪冠一頂白金三百兩鈔一萬貫各色紵絲十疋

鈔十疋綵十疋生熟絹三十疋以公主用度有缺也

成化十年四月駙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兄諱爲國子監生

詔許之後不爲例都給事中霍貴等言國學乃首善之

地教化之原惟科貢及大臣子弟得與而誠爲兄乞恩入監

祖宗以來未聞弟爲駙馬而兄得錄用者也誠之得恩

竊政諱之貴錄求進俱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

國朝典彙卷十一

駙馬公主

嘉靖元年三月駙馬都尉崔元以迎立功封京山侯給誥

券當上表謝恩禮部以本朝無故事上言奉迎之勞分

所當爲封爵之典與不宜濫若以迎請封侯世襲元誠

內不自安故臣等遑遑數月銷冀皇上追廢成命酌

勞定賞以安崔元之心 上曰永樂初年 太宗皇帝

入繼大統駙馬都尉王寧以朝戴功進封永春侯何得

言本朝無故事元表即如例引進勿復延遲給事中底

藹等御史高越等連章論其不可皆不納

二年駙馬都尉崔元以關說獄情爲刑部主事陸溥所劾

且并元帖封入 上曰刑官執法不聽囑托是其職分

何必以帖封奏置之

七月永福長公主于歸時 孝惠皇太后尚未小祥而

震卜以是月甲午禮部上初見儀狀謂駙馬當四拜主

坐受其二給事中安鑾等上言昔唐衛山公主適長孫

氏時太宗之服未除于志寧以爲不可高宗從之今

孝惠皇太后几筵未撤是高宗能以禮處其妹陛下不

能以禮處其姊也問問小民有期之喪其女猶不敢冒

禮而婚況聖人以禮治天下作極四方垂憲萬世者乎

臣等區區之私不欲聖朝有一闕美論俟終期然後下

嫁且駙馬器賤使主坐受其升夫屬于婦其禮亦爲乖

國朝典彙卷十一

駙馬公主

謬至于主見舅姑之禮未聞開具乞併下禮官詳議以

復古道之盛疏入不聽是歲次長公主亦歸游泰

六年三月禮部尚書吳一鵬言近選子弟謝品雖家世清

白資性明敏然驟致富貴恐驕驕盈之戒請于尚主時

成後責其講明居處倫義寫習微書請解小學記誦故

事仍赴稽考其左右使令皆擇民閒謹厚者充之不惟

爲永澤長公主國萬世之安允足爲勸戒之勸詔如議

陸助教金克厚爲禮部主事校詔經書仍聽禮部提調

稽考論續序遷

上定永清右衛軍餘陳寧男陳鎮爲駙馬都尉論禮官具



儀聽選官余德敷奏劉公李勇士李世孫等并再陳  
不可尚主章下禮部郎中李漸以德敷奏請選治之  
德敷奏浙黨惡人輕國典請侍選浙 上諭禮部點制  
別選侍郎劉龍引罪有旨切責龍奪俸六月  
十三年二月禮部言駙馬謝諸原奏論講習大學今已去  
業更請欽定一經仍講讀四書及古人字法及詩句得  
旨令部先讀易經俟如所提教之

十四年駙馬都尉蔡震卒賜祭葬如例贈太保諡康僖  
尚淳安大長公主在咸寧中最稱醇謹無過當劉瑾其  
約時每遇訊及即斥其人平日附已陰事群臣遠避無  
國朝典彙卷十一 駙馬公主 七

敵前者震厲色河曰我 皇家至戚當不附爾趙獄卒  
嚴拷掠之瑾乃服是日微震幾不能成獄以是知名于  
時

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卒諡榮恭元代州人尚 憲宗女  
永康公主以迎駕功封侯已坐張皇親事下詔獄得釋  
元好交文士流聲譽 上寵信得與內閣大臣及郭勛  
朱希忠訪召見燕語元得乘間發劾奸惡勛坐死第允  
嘉靖二年進士官至副使其子不肯盡破其家

二十三年九月華駙馬都尉鄧景和職回籍爲民初景和  
本有入直會當撰文景和以不諳玄理辭 上不允

有事清馭殿在直諸臣俱進香行禮聞有旨罷景和入  
直景和即不候成而出已而賞資諸臣景和與焉景和  
心不安疏辭臣無功受賞懼增罪戾乞容辭免使臣得  
洗心滌慮以効他日馬革裹屍叩環結草之報 上大  
以爲恨乃摘疏中裹屍字謂以不祥語詛 上怒訕失  
人臣禮法司遂擬戮章從之

十一月禮部奏選新尚寧安公主子第李和請如故事于  
內外教職中選補教習官一員量授主事職銜以本部  
侍郎督教之詔可

三十五年九月鄧景和自原籍崑山縣詣闕入賀 聖誕  
國朝典彙卷十一 駙馬公主 八

畢四言臣自五世祖寄籍錦衣衛世居北方今被罪南  
徙不勝犬馬惡主之私扶服入賀退而私省公主墳墓  
于西山見丘封巽然荆棘不剪臣切自念狐威尚正首  
丘臣屬爲生人託命賈主獨與成者冤鬼相吊于數千  
里外不得展春秋祭掃之誠捐心傷悔五內崩裂臣之  
罪重不敢祈恩惟 陛下幸哀故主使臣得寄籍原衛  
長與雲影相依死無所恨 上憐而許之

隆慶二年二月復鄧景和職以科道官張南等疏稱景和  
前室親臣素負忠貞無罪被撥公論惜之遂復其官  
駙馬都尉鄧景和卒 上輟朝一日賜祭葬如例贈少保



證蒙船景和性佑雅好文處居崑山十餘年被服儒者  
既召用後時時爲上稱引 祖宗視朝故事多見採納  
盛感嘆之賢者云

十一 六 謝馬公主

九

國朝典彙卷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 十二

戚畹

徐王裕州馬公 高后父也配鄭氏無子初立廟太廟東

後卽王居立廟命有司春秋祭之禮部尚書陶凱撰文  
立石仍設祠祭署以王鄰家武氏世爲奉祠守王墳麗  
掃戶九十家

潞陽王定遠郭子興首事濠梁徐王避兵以 高后託之

國朝典彙卷十二 戚畹

一

遂育爲己女卒於和陽葬滁州夫人張氏三子長義沒  
次陷沒幼以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一女爲 皇妃生

蜀王豫王如意王豫王卽代王洪武元年建廟濠陽

洪武元年正月 上訪得 皇后親欲官之 后曰國家

官爵當用賢能之士矣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且聞  
前代外戚之家多驕淫奢縱不守法度有致覆厥者

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賜予使得保宇足矣若其果賢自  
當用之若庸下非才而官之必恃寵致敗非妾之所願

也 上乃止

二年五月 上遣使封外王父爲楊王妣爲楊王夫人皇



國朝典彙卷十二

八 威儀

二

外舅爲徐王外姑爲魯王夫人立廟京師御通天宮登絳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宋濂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楊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宋李祿籍軍伍從張世傑恩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戰歿士卒多溺歟王幸脫水達岸親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聞爾蠻山有蛟焉共烹食之不識可乎王未及行蹇蹇輒置仆地墜夢一白衣人謂曰汝慎勿食焉此今夜有舟來載也王恍惚中未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于元將元將畏舟壓凡附舟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孤藏之舟板下日取乾饌從板隙投之王糊以食又與王約渴則以足舐板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安忽颶風撼舟元將大恐徧求榮新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維揚避居盱眙津里鎮以巫術行無子生二女長適李氏次卽 皇太后嬖以李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卒

四年正月詔工部改建楊王廟于盱眙之墓所徐王廟于

國朝典彙卷十二

八 威儀

三

三

宿州之墓所墓次得神道碑令儒臣宋濂撰文仍設祠祭署及靈壽五家

二十八年六月詔 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惟謀逆不赦

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賞其袖日第歸勿宜出德成敬謹比出宮門納轄中伴醉脫露金關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關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如 上不以此相試衆乃服

水樂二年四月春坊官奏都督李諱文奉慶早朝百官班

退獨進啓事有違禮法請治罪 上姑宥之勅諭諱曰朝廷之法公於天下不以親疎有間朝儀凡百官講東宮備進退不許獨爾私見乃謹始防微之道令行之初爾首犯之帝王行法先於貴近朕念親親之故曲宥不問其戒之儆之非分之恩不可再得爾其飲哉

九年十一月建陽衛鎮撫武振 高皇后戚屬時守徐王墳縱恣不法逮至 上以先后之親特宥之戒曰古賢外戚皆務守法法者防制於未然違之則吉違之則凶朕爲天下主一遵 皇考成憲不敢違爾乃敢恃恩縱肆藏匿逃逃輕犯國法今念 皇妣之親姑曲法宥爾



自今宜改行爲善庶幾享福若復不改國法必誅慎之  
十年八月皇親徐赫遜逃民法司請罪之上召赫論曰  
疎遠小人向相戒守國法不敢違汝敢御恩先衆犯法  
背中山王勳戚大臣謀守法度不敢縱越分毫故能流  
慶于孫汝今縱肆如此豈是受福之道赫惶恐叩頭  
上顧法司曰不可以私廢公治之如律

十一年九月指揮使張景奏事畢辭歸南京上諭曰皇  
親故當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開平王永城侯德  
慶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戚臣前鑑不遵汝今  
富貴但常不忘貧賤時自然驕逸不生若窮富貴而忘  
國朝典彙卷十二 八 戚院

貧賤者故縱以凌虐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恕爾  
慢之是顧首謝命禮科賜鈔六十錠又諭曰此賜非多  
尚能守法保富貴何密萬倍於此果皇太子妃兄也  
宣德元年十月漳州衛千戶甘斌初以外戚排恩爲錦衣  
衛指揮生罪降千戶至是經赦乞復舊官上曰貴戚  
豪橫難不至欺如爾耶亦所不免斌豪橫多矣強奪民  
田詐傳詔旨無所不至爲御史劾奏皇考天地之量  
不實於公俾降黜之以全其生今尚敢希恩求進耶法  
不可以私縱恩不可以倖付仰押赴漳州

三年二月 皇后父孫忠爲合昌伯

四年二月勅都督張昇日卿舅氏至親而日理劇務不遑  
暇逸矧兵政之重更以欺誣逆遠不問則廢法問則  
傷恩朕夙夜在念罔善始終可輟都督府事官職休廢  
悉如舊庶稱朕優禮至親共保富貴於無窮之意  
十年二月 太皇太后諭彭城伯張景都督張昇尚其循  
禮度修恭儉率子孫毋作過愆自今惟爾聖公朝有政  
議悉不令預聞

正統三年彭城伯張景卒景永城人父麟洪武間以女爲  
燕世子妃授兵馬指揮景從文皇靖難屢有功歷  
陞都指揮永樂二十二年妃正位中宮陞左都督尋封  
國朝典彙卷十二 八 戚院

伯贈鎮彭城侯謚恭靖宜宗奉母后謂二陵景兄弟  
從左右特召見行宮諭令謹飭保家辭宜宗厚母家  
禮景兄弟舉卒孫理嗣成化十六年卒子信嗣正德三  
年卒子欽嗣景弟昇靖難時以舍人守北平有功陞義  
勇中衛正千戶歷左都督正統五年封惠安伯世襲  
九年閏七月令彭城伯張理惠安伯張琮均分家產初理  
祖景景伯張壽琮祖昇爲都督昭皇后以昇稱解家  
產令與之多後昇封伯兄弟俱卒理琮懷之琮乃求多  
分上謂琮曰昔爾祖祿薄故多與之今爾兄弟俱祿  
相等產當均分琮頓首服



十二年二月論府軍前衛指揮孫繼宗等曰裔族人孫繼宗父下屢特玩法恣肆兇暴陵人至執法司制明高貴以重法服念聖母皇太后在上特推恩屈法寬貸始令成遵俾其追悔自新用蓋前罪朕嘗觀前代外戚族屬子弟憑藉聲勢肆為橫暴卒致禍敗歷歷可證況我祖宗法度嚴明尤非前代可比爾等務守禮分戒約族屬毋仍縱肆庶幾永保爵祿

金吾左衛指揮汪泉景皇后之祖也正統中后父瑛授兵馬指揮景帝立后泉累進左都督瑛右都督復辟之歲瑛仍為兵馬指揮尋進錦衣僉事

國朝典彙卷十二 八 戚屬

六

天順元年削安平伯吳安爵安景帝生母吳太后弟也二年正月加贈太后兄第五人長孫繼宗廢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為其宗親求恩澤者上謂輔臣李賢曰外戚孫氏一門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第官請干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何功於國家滛受祿秩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排若開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為侯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感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曰侯為人淳謹不

後不可為側耳 上曰然

四月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塵肆專利病商事聞上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曰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塵肆家人抵法顯宗姑免罪陳傍繼忠為其弟乞恩上謂賢曰繼宗不知自責為弟乞恩朕終不允賢曰真可謂王者不私

四年二月孫繼宗以子第家人冒假功陞官者二十餘人其奏辭免上召賢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之當革去但念國戚於親子孫存之革其家人冒假者盡全恩義上曰然但此事若自於太后必

國朝典彙卷十二 八 戚屬

七

盡革去孫侯爵未可保也賢曰惟陛下裁之上不失母后之心幸甚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後允當特命親子弟存之其家人冒陞者盡革按國朝自成祖而後后妃不選公侯家正統初太皇太后下詔禁彭城九弟不得與議朝政自後雖爵至公侯位為師傅亦優游食祿奉朝請而已惟孫繼忠以元舅總開營兵馬監修國史知經筵迨八十告老猶掌後軍都督府事此亦政體一大變也夫以張壽寧兄之寵方安平后父之重李武清外祖之尊而皆不得此千古所當法也



成化元年科道合奏會昌侯孫繼宗叨居戚職掌提軍兵  
又命其子璫理錦衣衛事內外之權歸於一門非所以  
保全之也 上曰朕念 皇祖妣遺德故特用璫今爾  
等陳保全之道深得治理其即罷之

會昌侯孫繼宗卒繼宗人父忠初名愚貢入太學校  
上第陞序班宣德初以女配 宣宗賜名忠陞督府會  
事尋封會昌伯與世券忠長厚好施年八十五卒贈侯  
祿康靖五子皆錦衣衛指揮十孫皆千戶景泰三年繼  
宗嗣伯 英宗復辟進侯逾年贈忠安國公改諡恭獻  
五年繼宗總兵討曹賊加太保卒贈郊國公諡榮襄孫

昭朝典彙卷十二 八 康晚

八 三

鎮嗣侯正德十五年子景嗣十六年景卒不繼嗣  
三年四月封 太后弟周壽爲慶雲伯周或爲長寧伯拉  
歲祿一千石尋加世襲壽進爵爲侯壽子璋璫璫瑛或  
子璫璫皆授錦衣指揮

十七年十二月加贈 太后父慶雲侯周能爲太傅寧國  
公諡榮靖

弘治二年二月封 后父張幹爲壽寧伯

三年治紀貴紀旺等許目 皇親罪初 孝穆皇太后嘗  
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辨祝族太監郭璫  
聞而識之 上在東宮時太監陸愷者本姓李自言爲

太后親兄璫心知其偽弗發愷嘗托鎮守兩廣太監顧  
恒訪其叔李福邊與兄以來愷嬌婿章父成知其家無  
人乃目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成晚日之名其里  
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於田主郭璋曰章  
而目李猶致富顧我真李姓不可乎璋因與偽族宗系  
圖上之府縣且許父成之爲會 上卽位遣太監蔡用  
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舉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  
守太監章春等聞 上取至京改今姓名授官賜第并  
金帛田奴婢其泉父成體之至京爭辯 上命郭璫  
偕陸愷審驗乃兩爲解今父成馳驛歸會 上命璫祭

昭朝典彙卷十二 八 戚晚

九

紀氏先望且焚黃監生蔣灝等挾僮人李友廣許父貴  
等許不勝擬坐友廣戌 上命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  
不得其情及還科道孫祥騰牒往廉之得實爲具 詔  
以父貴祖旺論新處決璫本知其偽黨比蔡用欺罔不  
言俱當誅姑斥爲小火者陸愷致起僞端法尤難宥但  
嘗有奉侍陵寢勞勛發茂陵司香章春老疾免罪降少  
監閑住後父貴竟減威論戍

八月戶部會官上議 孝穆皇太后宗親在昔兵燹之餘  
人民亦京歲月悠遠往事已無踪跡求之恐愈久愈蹙  
况前日已誤今日豈容再誤請徹 高皇帝卽宿州爲



高后父徐王立廟事例爲 太后父母定擬封號立祠  
府西附郭春秋造布政司官致祭卽以沒入李父貴等  
田八十畝爲奉祭之資 上曰 太后早棄朕躬朕每  
念及此戚然如割初謂宗親尙可求訪故寧受百畝有  
所不恤今卿等既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歲時  
致祭以仰慰 聖母在天之靈是或一道期 皇祖既  
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奚能違其悉准所議

四年九月 上欲封后弟伯固命大學士劉吉標語恭吉  
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實無慎重實意  
不過藉進侯貽耳 上惡之使中官手家勅令致仕

國朝典彙卷十二 八 戚畹

十

十二月封 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爲崇善伯  
王清爲安仁伯源等進爵爲侯

五年八月高寧侯張壽卒追封昌國公尋命于鶴齡襲侯  
十八年二月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大略謂今天下爲害  
者二爲害者三爲漸者六而終之曰水防惟土國防惟  
禮水決則潰禮決則廢昔者 高皇帝置親今日皇親  
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數息以爲聖主不易之論是所  
謂禮之防也此國保全而使之安也陛下至親莫如壽  
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今招納無  
賴同利賦民頗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漸且有日矣

中外側目而視切齒而譏皆飲恨于壽寧者上陵下規  
勢將必潰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安得乎臣竊  
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  
剪萌之道也疏入 后母金夫人及鶴齡前恨之日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  
金夫人猶在 上前泣訴求加重刑 上不聽既而鎮  
撫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李夢陽若復職罰俸三月

他日 上召南宮二張夜入侍酒 皇后金夫人亦預  
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弟遙見大張免冠觸  
地盡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既而劉大夏被召便殿  
國朝典彙卷十二 八 戚畹

十一

奏事畢 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

外體呼 上曰夢陽本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

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作

何批行一人曰此人在矣宜付錦衣衛杖以釋之朕揣

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欲以快官中之忿朕所以卽釋

復職更不合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

事堯舜之仁也夢陽下獄數日 上召大學士劉健議

事畢健從容請曰李夢陽不知有何大罪 皇上怒之

甚 上曰他無禮直呼 皇后爲張氏健頓首曰張氏

鶴齡非謂 皇后也 上曰人謂婦人爲氏健曰此則



不同昔漢人曰爲劉氏者左和宋人曰趙氏安而皆

危蓋謂劉家趙家也若曰張家耳 上大悅命復其官

正德元年八月 夏皇后父備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

德妃沈氏父傳賢妃吳氏父謙並授錦衣衛千戶尋進

指揮僉事

二年十月慶雲侯周壽卒壽昌平人父能 孝肅皇太后

父也官錦衣千戶壽以天順元年嗣父官八年陞都督

成化三年封慶雲伯十七年進侯弘治元年加太保卒

贈宜國公益恭和子瑛嗣侯

十年閏四月慶陽伯夏儒卒儒上元人 毅皇后父也稱

國朝典彙卷十二 八 戚晚

禮畏法質與小心子姓滅獲皆遵約束不取特恩澤爲

驍縱門庭闊然

嘉靖元年八月命元城縣生員陳萬言爲鴻臚卿以將冊

萬言女爲后也既而勅兵部陞中軍都督同知妻萬氏

封夫人

二年二月故昌化伯邵喜妻何氏奏乞贈諡及遣官造墳

史工二部覆議喜無功德不合贈諡且欽實莊田亦足

營葬或量割沒官地一項給之詔與地八頃仍賜贈諡

八月詔進張鶴齡爲昌國公陳萬言泰和伯子紹祖爲尚

書司丞加陽伯夏臣太子太保王田伯將輪從于泰

清泉俱鎮衣千戶吳振威百戶給事中張原御史王瑄

言鶴齡不宜封公萬言封伯太驕其子不宜世官尚寶

夏臣不宜兼官保將輪一門二指揮三千戶而振威以

戚里瓜爲冒官錫衣非祖法也不報

禁動戚及閹宦家婚姻初正德間太監李宜提督京儲嘉

靖初革之宜令其弟姪與戚晚連婚實錄中自復得提

督京儲給事中孟奇吉宜在先朝出入逆璫門下遊往

江西勦事得賂巨萬還館逆璫珠寶入斗駭人心月宣

府馬氏女得幸先朝宜獻私第一區謀督京儲陞下印

位幸沐然之人心大悅而乃諂賂戚晚娶結婚姻實錄

國朝典彙卷十二 八 戚晚

左右復有從督之命上累新政罪不容誅然其所爲豈

無效尤蓋先朝奸黨有魏彬者其弟魏英三女一嫁江

彬之子二配長寧義城二伯張銳兄張明一女適豐潤

伯之子至若錢寧之子配王驕馬之孫男廖鵬之弟以

泰寧伯爲子婚彼數大家者其先或連婚帝室或結體

太帝乃納米於帝庫之人同穴於典臺之鬼惟利是求

曾無限顏幾先辱親於是爲其皇上中典以來除舊布

新而奸黨弟姪斷養猶居都城布列禁地親視伺伺

無所不至若其謀遂成爲禍不細乞將李宜取還閣住

一切姦黨斷養盡行驅逐其勦戚之家敢有仍故連累



者卽係姦黨許臺諫官糾舉緝捕庶使已汚之族知所愧懼而方婦之黨革心於將來矣 上曰李宜姑用督儲其姦黨弟姪廩養先年盛感亂政未正厥辜其家老幼發南京諸監局供役弟姪廩養勿得擅入禁中其姦戚諸家勿得賄利與諸黨連帶違犯者重罪不貸

詔賜皇親陳萬言黃花坊宅萬言辭不肯卜之西安門外工科給事中鄭璧等言西安門外新宅已官鬻之民不宜奪與萬言時方修省亦不宜妄興土木且近所籍入第宅皆可予何必新宅萬言復以爲請工部尚書趙瑣等議以西直門內張雄宅給之可節省財力 上竟賜

國朝典彙卷十二

八 戚畹

十四

第西安門外於是給事中安磐余璵等御史屠世等交章言寵過戚里不宜太過疏皆報聞

命工部亟與陳萬言修葺第工部言其地逼近宸居高廣踰制宜裁其半旨未下萬言恐不全給伴其疏辭且言丈量規畫皆郎中葉寬員外張璘主之上怒命下詔獄既而萬言以言者衆又具疏辭且乞貸寬璘上曰寬璘俟所司問報卿宜安心供職萬言再疏乞宥寬璘隨奉詔釋之後璘以緝訪事復被逮謫信陽州判官十一月建昌侯張延齡強占宛平民孫各地土名訴法司未理給事中張原諱廷獻忿橫不法因言定國公徐光

祚子并玉田伯昌化伯家各張皇聲勢擅作威福乘乞痛加裁抑章下所司刑部覆言延齡事先已行都察院問理玉田伯昌化伯事無指實惟徐光祚之子宜察提究問從之

三年陳璘言家奴何璽等陵威平民人范通事連萬言上令法司逮鞠璽等而置萬言不問萬言復爲璽陳訴上遂釋璽等刑科給事中劉濟等執奏萬言縱奴敗人得免爲幸乃并璽等釋之是朝廷公法不行於戚畹家奴非 高皇帝所以創制貽則之意也疏入得報有旨太傅瑞安侯王源卒源上元人父鎮 孝貞皇后父也天

國朝典彙卷十二

八 戚畹

十五

順六年爲中府都督戚化二十年源以嗣都督封瑞安伯與世祿弘治元年進侯加贈鎮阜國公諡康穆十六年源加太保明年加太傅卒贈太師諡榮靖子橋嗣伯四年九月陳萬言弟姪在元城橫奪民田知縣張好古收而筆之復爲璽獄萬言以聞 上命逮好古詣京考試御史李高等言宜將好古行撫按按殿或至京下吏勿付詔獄庶守令之氣不摧而戚畹之恩亦全矣報聞玉田伯將輪卒輪先徐州人籍京師父敬以 獻皇后家授兵馬指揮從之安陸無子以輪爲後嘉靖初封伯伯食祿千石與世祿卒贈太保諡榮僖子榮初爲奉祀順陵



嗣伯榮弟肇爲奉祀令爲都督守顯陵

六年昌化伯邵喜以孝惠皇太后封傳子蕙卒無嗣喜

夫人何氏請繼其裔支子蔡錦衣千戶邵茂則請以伊

子杰繼何氏言茂父安本義男目邵姓喜從弟子萱又

疏請封吏部覆言蔡與杰俱當襲論世次當及萱但令

甲無旁支繼襲之支萱亦非喜子孫不得封請量與一

官以奉喜祀上以萱既次當及許襲一輩以衍世襲

錦衣指揮使

十二月邵萱已奉旨許其襲爵居杭州召未至而其姪錦

衣指揮邵輔千戶邵茂各上書言萱非嫡派不當襲惠

國朝典彙卷十二

戚疏

十六

母何氏又疏言輔匪蓋不出讓久不決有旨下禮部都

察院查勘時左都御史胡世寧爲杭州人與輔家比鄰

先是世寧以發宸濠反事誅戍繫獄時輔父千戶琪營

救之甚力及世寧發遣宸濠使人要於路殺之琪又爲

指授方輦從間道抵戍所世寧甚德之至是乃自陳其

故言與輔父故舊不敢勘問上曰卿旣與輔父舊則

其家宗圖知之必真况職總風紀是非曲直正當分辨

以杜爭端無可引嫌辭避其秉公勘問其實以聞

七年二月令邵杰襲昌化伯爵初邵氏爭襲邵下都督桂

勇嚴狀報都謂莫與茂俱不當襲於次當及萱乃推萱

繼爵有成命矣輔等復言堂亦乞養子事竟廢上意

必欲爵邵氏不置屢起所司上所當襲者至是吏部會

法司審核言據封典則宜及本枝子考碑文及都府則

安非異出故以杰嗣

邵杰幫俸後府當給明倫大典武定侯郭勛時掌府事遺

其職名不得給又不爲支沐米杰疏請有旨詰問勛乃

錄邵氏前後爭襲章奏言杰異姓不當襲得并引尚書

胡世寧疏爲証且言吏部會議時臣不署題宜仍下所

司覆勘上曰勛却杰不當襲爵何不早言世寧知前

情何不預奏皆非大臣之體使杰與異姓我皇考爲

國朝典彙卷十二

戚疏

十七

邵安乞恩意旨稱爲母弟皇伯考意肯許其授官吏

部查據明悉列聖成命不擅易其勿復勘仍命該府

卽與關支祿米大典照前旨給賜已而勛又言大典乃

朝廷所以正風化明孝道以傳萬世不當賜異姓襲爵

願陛下更下法司會議追奪所賜大典以服人心不聽

八年十二月革外戚封爵世嗣先是府部科道等官奉旨

會議外戚封爵事宜言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洪熙

初都督張景始以外戚封彭城伯景弟昇亦以都督乞

封惠安伯外戚之封自此始其後孫忠肅王源周疏

王清王濟皆援景例其後錢承宗張鶴齡復援王源例



循習至今有一門而並公侯者有一時而並侯伯者有兄弟三人而並侯伯者曾養無章轉相承襲祿米族增國用愈滿往時開國靖難之勳者不過五十人未幾罷去者十有九人後雖旋復收錄不過授以指揮使耳後托屬掖庭一門數傳而襲三四世不已除分乎況益虛消息盛滿離居漢樊陰二氏之言足爲明鑒臣等謹議得親定二公雖在戚里皆一時佐命元勳彰城惠安印以恩澤封而軍功居半其除外戚見封襲者第宜終身毋得請襲自今新 皇駟馬并如祖宗舊制毋得資緣請封有出特恩一時賞賚者第如故事並授指揮千百

國朝典彙卷十二 威範

十八

戶部官終其身有美引洪熙以後例請者聽吏部科道糾舉實之重典以爲貪冒不知止者之戒 上曰外戚封爵既無古典原非 祖制擬定彭城惠安既有軍功其襲如故降以戚里禮庶月爵名器無輕人不加勳俱當其革念係先朝恩命及今已封始與終身並俱不准承襲者爲令

十年大學士張孚敬聘景寧潘氏爲假室錦衣衛僉事潘餘慶初聞 憲廟端妃族榮王泰得官至是又言與景寧潘通請令甲第如王官官不得官京師字敬因疏列二潘所出皆異章下兵部覆如其言 上令平數不必

避趙且餘慶既非端妃族應日漸官職又妄稱引本當究治公係親上奏保勿問

二年五月部逮建昌侯張延齡下刑部獄華昌因公張鶴齡曾降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帶作閑住鶴齡延齡自先朝恩指寵室頗肆驕橫正德中召曾祖有子曾昇爲延齡家奴祖以星命得幸并嘗語同輩馬景等謂其父傳六甲六丁神術能安見兵景等初信之而祖益神其言後祖父下刑部能每私怨曾而景等亦厭祖謂於延齡述之祖忿怒挾奏延齡與其子昇及景等陰謀不軌詔逮祖下刑部獄而以昇等下錦衣獄昇等下東

國朝典彙卷十二 威範

十九

厥獄時都督錢寧掌衛事太監張銳督東廠皆觀望不窮治會有旨集後官廷鞠祖聞自傷恨服藥臥當時亦以祖暴成爲疑提獄主事陳能巡風主事曹春司獄王子明皆得罪獄亦以解特正德十年九月也延齡德寧銳各僞五百金尋賜天文生董果爲草奏圖曾不允然驕橫如故曾以婢竊金施僧送執婢及僧杖殺焚其屍嘉靖初都督張銳及太監佛保各大用等先後伏法莊田地宅當沒官廷歸擇便美者輒抑價買之爲山池臺榭多僞後驗制奴畜指揮司聽爲之行錢聽負延齡金五百索之急遂謀於果之子至拾曹祖所有事爲疏將



許延齡至陰以奏章示延齡邀期延齡遂遣人執聰登其家檢中得奏狀梅聰幽室中以灰令聰子昇焚其屍乃與昇參實而稍優遇之昇嚙不敢言然常憤憤置至至知終爲昇所仇又別與百戶胡經及校尉阮彪有隙是年九月遂仍拾聰前奏連及經彪等奏之事下刑部逮延齡並諸奴勒勒得其擅買違制田宅及杖灰僧婢司聰事有証其言陰謀不軌歲遠無左驗以延齡係應議親臣請裁於上上怒曰夫謀逆者只論謀不謀登論成否耶因責聶賢等徇私黨背公義欺罔令戴罪會法司及編衣衛鎮撫司從公究詰且謂司聰以筆灰曹

制朝典卷之二

八厥晚

二十

祖以服毒成想當時有主使縱容之者宜併追論其原問奉行法司官吏備列其名以聞屢詔趣具獄賢懼乃勒其奴甘元張輔及馬景等謂司聰以絞灰曹祖及是爲妖言與景等私通祖傳謀不軌延齡逆謀雖無左証而僭侈多端兇殘成性應論成其兄鶴齡居第相連坐視不諫責亦難辭前任刑部尚書張子鎮侍郎張給楊茂元及該司郎中祝澹主事王言陳能曹春等遞延疎慢以致囚於獄中皆宜追問馬景等按律各罪有差奏上上曰延齡犯在十惡其迹甚明宜從重典弟告變人必無憑質証今但以多殺無辜僭肆不法之罪按四

宗法誅之鶴齡同惡相濟姑輩其餘其奴馬景僥倖用共言罪成廿元等十人俱免罪殺邊衛充軍百戶劉經輩職其僭造臺榭山園及強買沒官房屋令該司查奏處分等及子麟等各令巡按御史逮赴京治罪再賢等棄之餘特蒙起用乃不奉公秉法故徇偏私姑輩係一年該司官下錦衣衛拷訊已延齡上疏自明上以延齡罪重責通政司不宜與封進各官奏傳有差時張子麟已致仕王言以山東副使養病陳能以陝西參政閑住曹春以陝西僉事閑住逮至下法司鞠訊勒得曹祖實以畏延齡威勢自服藥成無他尋法司擬子麟率屬

國朝典彙卷十二

八厥晚

二十一

不嚴言等不先覺察罪當杖贖子麟仍致仕言等仍養病閑住上命俱革職爲民十三年七月張延齡論夙初鶴齡延齡下獄按治數月其詛呪怨望大逆事無左証獨延齡殺人有驗一聖聖皇太后意迫莫知爲計令哀冲太子生昭聖以延齡請欲赦原之上益怒將坐以大逆族其家張孚敬言延齡實殺人罪當抵死而坐以大逆族誅於法不可且延齡財賄耳何能爲逆上不聽已而數詰問之具對如初上決意考問引薄昭故事命法司令官集議群臣悉傷聖聖意議從未減上不悅竟坐延齡罪斬



上欲誅延齡命法司論次乎散與李時彭華等言 耶  
皇太后春秋高不聞延齡亦能不內慟萬一不食有他  
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耶 上怒謂字敬曰自  
古強臣令君若愛厥國令我災當自悔不從延和耶乎  
敬持不已會九卿錄因閣下汪鉉以私怨欲論殺馮恩  
左右錄錄恩語對語微以聞 上不釋乃命今歲當論  
諸囚俱免刑

十五年正月春和伯陳萬言卒其嫡孫書乞襲祖爵吏部  
侍郎張邦奇言外戚封爵例止終身宜革除之 上命  
書爲指揮同知帶俸

國朝典彙卷十二

嚴曉

王三

十五年十月復訊張延齡論新始延齡之下獄也刑部提  
獄主事沈椿以威曉故不令人重獄置之別所後代者  
遂踵襲其故脫其桎梏稍益寬假之聽其敝出入扶侍  
因得私通親知往來或置酒獄中令人談諧以爲樂至  
主事羅虞臣有卿人陳邦憲者亦坐成繫獄虞臣因寢  
之延齡所相得甚歡常爲延齡草奏時邊將徐永宋斌  
王祿皆以大同事繫獄亦與延齡常聚聚祿因稱貸延  
齡家八百金延齡在獄嘗爲聖學心法一軸而題君道  
不明實謂六字於其封或傳播於外有罪訟儉人劉東  
山以他罪繫獄鐵肆不受囚拘虞臣因執而掠之東山

恨虞臣欲報之遂搆延齡前事謂惡逆賄結違官爲外  
援招匿國仇爲內黨因誣構多人并延齡妻妾子姪奴  
屬皆入奏言其妻崔氏動引官聞爲主延齡又自謂有  
先朝恩養終不至死又有賜田及別業百餘所令子孫  
家人通賄賂以希脫獄奏入詔逮曉所連及者并下詔  
獄拷訊既而鎮撫司以其狀照 上謂是曉明書君道  
不明之詞非誣上而何其卽用刑鞫問情罪以聞法司  
乃與曉因爲實其問查先後提牢官吏令錦承衛執付  
鎮撫司拷訊責向書唐曉等令從實對狀龍等隨上章  
引罪 上責其欺公審法既引罪姑不逮仍令戴罪以  
聽處分於是錦承衛錄刑部前後提牢官吏主事沈椿  
林允宗陳銳周禮王梅侯寧吳孟祺施雨胡承成劉昂  
沈宏茅宰朱懷幹朱是賀思趙瀛舒繼及已陞郎中蔡  
克廉員外林華高世彥改御史何其高調兵部主事何  
成改光祿寺丞葉泰司獄陳大川獄典張惟及見監主  
事羅虞臣俱逮下鎮撫司獄其公差主事陳公陞徐申  
陶廉王椿饒司總陞山西僉事趙迎先革職曾孔化改  
禮部主事趙維垣方舟張憲革職謝戴給假鍾允謙丁  
憂褚寶俱命各巡按御史執付京師并訊時有奸人劉  
琦因延齡重得罪復圖挾詐又誣構延齡謀附權聞傳

國朝典彙卷十二

嚴曉

王三



通官禁內都金幣路遺其人卽元飾暗結設官王祿等  
贖成大忠等事有旨逮疏所指名者并下詔獄拷訊二  
疏所累百餘人東山所奏多誣因過當而珣所連及或  
不識面事皆無因鎮撫司以其資聞部下都察院從重  
擬罪都御史王廷相會議延齡先生重辟不卽加誅乃  
敦懇望誦防當比罵父者律敘宜仍前罪候斬主事沈  
椿等二十四人及節永俱贖杖椿等還職永仍繫獄內  
椿首級重因置之輕獄處臣不畏國法私其鄉人皆爲  
千紀不宜坐以常例請從重司獄陳大川及吏卒張  
愷等十八人以先受延齡杜法財並坐誦戍陳邦富宋  
城皆先論成王祿先生論戍仍如別案東山珣皆奏事  
許不以實東山發配衡驛珣發遣邊衛餘罪有差 上  
從其議延齡邦憲俱仍原議處決永等付廷評唐龍  
屠僑等以東山罪重請將校關門外吊之不及立旬日  
成東山奏延齡諸事詞連致仕大學士張孚敬鎮撫司  
上請應否行提詔以延齡等事與孚敬無預勿問  
初延齡既以罪論成繫獄其兄鵬齡謝降南京諸子宗儉  
宗說輩席其故貲富厚擅都下諸無賴子及家奴利其  
所有輒縱恣危言以恐嚇之脅取重賄或索不得或得  
而意未慊者則首諸官去年冬有班明于雲鶴者上章

告愛撫及中官戚里鵬齡自南京逮赴詔獄喪明至  
鵬以誣奏充戍而言者且按跡未已其劉東山者以射  
父平夙在逃巡城御史陳讓檄兵馬錢瑠捕獲之東山  
故刁狡嘗誣陳宗儉革銀物無等至是乃上書言延齡  
夫妻父子親戚變鎮 上事皆實班明等奏不諱與鵬  
已罪併陳瑠搆致之仍取永氏奴陳大紳所構奏詞一  
紙連封以進諸奸猾小人脫永洪子良臣劉琦邵文振  
王文正等又群起而和之言張氏詎哩鵬雖事有跡連  
遂安伯陳雲西等六宋良臣京山侯崔元太監麥福趙  
覆賀恩李鶴等諸所牽引無慮數十人章下錦衣衛拷  
訊獨令魏良臣及福候訊竟日奏請錦衣衛推鞠東山  
等所言事皆無實不可聽奏上詔釋元等放覆等三人  
於南京關住餘俱付法司會鞫法司擬東山等枷號三  
月滿日發極邊充軍諱瑠賄杖還職總良臣免究福等  
請自 聖裁因言延齡罪狀多端久留禁獄其子姪驕  
溢斂怨以致奸人垂涎財物紛紛告許動輒指斥乘機  
干犯官禁其於國體所傷匪小乞將延齡早賜處決宗  
說宗儉等調發南京產業查奪奏上詔延齡仍禁內候  
決宗說調南京錦衣衛帶俸并宗儉家口俱隨住諸所  
有田宅戶工二部查舊以奏討得者悉精還官錢分追



奉總良臣如舊管事補等免免錄如故

十七年命皇親指海以下千百戶等官俱得陪祀如肅不  
在武官四品例者爲令

十八年會昌侯宋景泰顧氏爲其孫應龍奏襲爵吏部  
議稱列服舊無襲封之制洪熙以後或以襲襲或以陳  
乞封爵實自茲始歷年既久轉相援引名器益輕今孫  
氏之先孫忠緣外戚進封伯爵其後讓章夫復何辭弟  
其子繼宗者宣德初年累有軍功正統間同與土木之  
變歷陞都指揮僉事今顧氏之奏以此但裁華未有明  
旨不敢輕議而軍功既經查冊或量爲節減以償之奏  
國朝典彙卷十二 成化 壬午

聞得旨會昌侯既先年會議有旨裁章著在令甲仍宜  
遵詔章襲母得受更

二十四年十二月張廷齡陝西市

二十五年二月安平侯方銳卒銳江西人 孝烈皇后父

也嘉靖九年後選入掖庭充九嬪授銳錦衣鎮撫后正

位中官陞銳都指揮使隨幸承天至衛輝陞左都督次

年封安平伯食祿千石尋進封侯至是卒賜祭葬如例

贈太保諡榮靖銳妻侯氏請以其子永祿襲爵吏部言

國朝封爵非功臣不得世襲前恭和伯陳萬言卒其子

書止叔錦衣都指揮承祿事例宜與書同 上曰皇后

朕元配祝嘏受恩未久永祿准襲伯爵一輩後不爲例  
永祿封伯爵三十一年加太子太保

隆慶元年二月封 孝烈皇后父李銘爲德平伯后兄錦  
爲都督僉事祿千石封 皇后父陳景行爲固安伯并  
孝恪太后弟杜繼宗爲慶都伯祿千石累加百石

卷十二 成化



國朝典彙卷十三

都察院右余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修

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鄒學柱

訂正

朝端大政十三

宗藩上

仁祖四子南昌王肝昭王臨淮王太祖其第四子也南

昌王二子長文正文正生靖江王守謙次山陽王肝昭

生招信王仁祖有一弟壽春王壽春四子霍丘王下

蔡王安豐王蒙城王霍丘一子寶應王安豐四子六安

王來安王都梁王英山王俱無後惟靖江王分國桂林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府禮數如親王

洪武二年四月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之制

三年四月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群臣於奉天門及

文華殿上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

而久遠奉疑之而速亡漢晉以下莫不肯然其間治亂

不齊顧應為何如耳詔冊封諸王子為王第二子棟

為秦王第三子桐為晉王第四子某為燕王第五子楹

為吳王第六子植為楚王第七子椿為齊王第八子梓

為潭王第九子杞為魯王第十子椿為蜀王姪孫守謙

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

靖江王守謙大都督文正子也文正少孤上撫之愛

如已子既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略然素養強戾人莫

敢觸上嘗與諸曰汝欲何官文正即曰爵賞不先來

人而急私親何以服眾且叔父既成大業姪何憂不富

貴上善其言益愛之使守江西遂驕淫橫暴奪民婦

女所用牀榻皆以龍鳳為祥又恐上不先封已前所

對者皆詭辭上遣人責之文正慙懼謀叛降賊士誠

江西按察使李飲水奏之上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

自行無以定之即日往南昌賊舟城下遣人詔之文正

不意上逮至倉卒出迎上泣謂曰汝何為若是遂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二

載與同歸至建康群臣交章劾之請寘於法上曰文

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

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詣之曰爾父不辜吾教

恣肆兇惡以貽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爾爵不以爾父

廢也爾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文正

卒上封鐵柱為靖江王改名守謙

七月詔建諸王府工部尚書張允言諸王官城宜各因其

國擇地請奏用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元舊內

殿苑用武昌王竹寺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用潭州

玄妙觀基靖江用衡秀峰前上可其奏命以明年次



第廿之

六年昭鑑錄成先是命陶凱等采循漢唐以來藩王蕃惡可爲勸戒者爲書會覽以行省編纂未成於是召秦府右傳文原吉修撰王侯等續修之至是書成宋濂爲序以進賜名昭鑑錄以頒賜諸王

七年正月定親王國中所謂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

上曰使諸王能觀名思義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九年五月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室無得過飾省臣言親王宮飾朱紅室飾大青綠亦若不爲過以

上曰惟徐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上

養德惟優蕩心獨不見茅茨卑官竟禹以典阿房西苑秦隋以公諸子方及晚年去朕左右豈可靡麗蕩心

泰晉燕王將之國 上令辭皇陵曰若等親祖宗羣基之地當知王業艱難又命 皇太子率三王祭開國功臣

然後行

平遙訓導葉伯臣應詔上萬言書言分封太侈用刑太煩求治太速其論分封曰 主上有天下掃除羣雄如騷

草莽包絡豪傑如臂使指公卿大臣數十萬衆戰勝攻取者一介使召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

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阿

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強幹弱枝愚亂源崇治本也

國家製土分封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覲之弊然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

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以甲兵衛士之盛悉數世之後尾太不捍然後

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七國晉諸王石符陰爭衡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漢者曰諸

王皆天子親子皇太子親骨肉所謂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

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連帝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上

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何不撫漢晉之事觀之乎景帝高帝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同祖父兄弟子

孫也一削其地遠構兵西向晉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後迭相構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分封

踰禍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蚤分諸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易使又國小

無邪心使帝盡從其言必無七國禍顧及諸王宋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

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聖德行者人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 上大



怒曰小子敢聞吾骨肉吾見且切齒可使吾兒見乎速

取來吾將手射之且啖其肉遂至度戎刑部移

十一年正月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護衛

十三年三月 燕王之國北平

六月遣使諭勅諭江陰侯吳良等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

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皆停罷時良等重違齊

楚各王府故諭之

十九年冬詔王國慶賀惟國城官致禮在外文武官不得

赴府賀有事遣人啓聞不得進將官

二十二年六月問王萊國之鳳陽遷雲南尋遣還國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 肅 上

二十三年正月詔 燕王及晉王分道伐虜

命顏國公傅友德等赴北平訓練軍馬聽 燕王節制時

上欲諸王知軍旅之事故令友德等從征

勅定遠侯王弼以山西兵聽晉王節制出兵

二月 燕王率傅友德及列侯趙庸曹興等出古北口伐

虜

三月 燕王率師至遼都山拔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

住忽哥亦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

晉王薨王生一歲而王二十歲而卒卒之歲生一子曰肇

輝有賢名王聽敏好學蚤卒 上以其好內服丹而益

之荒

晉王梓母建定紀與民家坐事王不自安 上遣使慰諭

且召王入見王大懼與妃自焚吳王幼聰敏好學善屬

文嘗召府中儒臣設醴賦詩爲品高下出邸中貴爲貴

無子國除

二十四年二月封皇子樞爲慶王松爲韓王樸爲藩王經

爲唐王改封豫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衛王爲遼王

三月命齊王禕率護衛騎兵於開平近里圍獲

五月詔漢衛谷慶寧峽六王練兵臨清

二十五年正月靖江王守謙平初文正有罪謫戍桐城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 肅 上

上有守謙官中教訓甚篤既長樞之靖江而陰賊險狹

押比小人肆爲淫虐國人苦之 上未忍置於法召還

京師戒諭之守謙不知悔復肆怨望作詩譏刺 上復

容貸使居鳳陽力田冀其知稼穡艱難而思所以保富

貴也既七年 上以其久歷艱苦必克自新復其爵鎮

雲南又推本親愛之意諄諄訓戒守謙既至雲南復奢

縱淫佚掠殺不辜軍民怨咨 上猶不忍置罪仍召還

安置鳳陽雖在貶斥猶恣自如強取牧馬暴擾一鄉乃

召至京省而禁錮之至是卒以其子贊儀爲世子

二十六年正月命永定侯張瑄調山東沂州衛將士以充



齊府護衛

二月命晉王德宋國公馮勝等所統河南山西馬步軍出禦北虜勝及傅友德常昇王弼孫格馳驅還京其餘將校悉聽晉王節制

三月詔併西安右衛爲秦王護衛

八月徙慶王楊於章州

十月徙封岷王榘於雲南初岷王定都岷州 上以雲南土驛人悍必親王往鎮之故命岷王改都焉

二十七年三月命韓王濬王分道省視秦晉燕周齊王

上以韓濬二王年幼欲其遊觀諸王國都以傅友德之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七

情因命省視秦晉燕周齊王二王同日啓行至廬州分

道韓王由周歷秦晉抵燕齊濬王自齊歷燕晉抵秦皆

至秋八月而還

二十八年正月初 燕王發北平并遣東屬衛精銳騎兵

命都指揮使周興等往三島等處勦捕野人

四月詔停造遠王宮室

諭禮部尚書任亨泰議秦王世子襲爵禮 上曰秦王既

沒國事無統世子長成宜命襲爵爾其集議以聞亨泰

同翰林諸臣議漢諸王薨遣使者立嗣子爲王則玄扈

哀經素服以承詔事反喪服又諸侯受天子之命亦宜

服其命服使者反喪卽位而哭既合於禮且協人情詔依服命服禮行之

按吾學編泰監王傳及愍王碑言王嚴毅英武 上委以關西兵事得專賞罰歲秋巡邊大將皆聽節制御軍嚴整所過秋毫無犯二十七年征降西番捷聞聖喜嘉獎賞賚以億萬計而國史俱略之變而立傳僅叙其生平封爵而已至謚冊文云開年長首封於秦期在永保祿位藩屏帝室夫何不長於德竟頹厥身又云哀痛者父子之至情追諡者天下之公議義之所在朕何敢私然則當其時 高帝不滿於王著矣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八

八月更定宗人封爵冊寶之制親王金冊金寶王妃金冊

無寶皇太子之庶子年十歲封郡王塗金銀冊銀印親

王嫡長子年十歲封王世子塗金銀冊銀印庶子年十

歲封郡王冊印亦如之凡王世子必以適長以庶奉適

降庶人重則遠竄王年三十妃未有子庶子止封郡王

侯王與妃年至五十無適子始封庶長子爲王世子凡

嗣封受封納妃朝廷遣使行冊命禮郡王次子授鎮國

次孫輔國次曾孫奉國皆將軍凡三等次玄孫鎮國次

五世孫輔國次六世孫奉國皆中尉凡三等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縣主郡王孫女郡君郡王曾孫女縣君郡



王玄孫女鄉君凡五等靖江王府親郡王降一等宗人  
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名聞考驗陞轉如常  
法有犯宗人府訛問臺罪降等重黜爲庶人罰而不刑  
十月上以子孫蕃衆命名之際慮有重複乃於東宮諸  
王世系各擬二十字每一字爲一世以其字爲命名之  
首其下一字則臨時所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  
世後復擬續增下字俱用五行偏傍惟靖江王府不拘  
東宮位下曰允文遵祖訓欽武大君勝順道宜逢吉師  
良善用晟泰王位下曰尚志公誠秉性懷敬誼存輔  
嗣資康直匡時永信惇晉王位下曰潛美鍾音表知  
新慎敏求審心成景慕述學繼前修燕王位下今帝  
系曰高瞻祁見祐厚載昭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趙先  
猷周王位下曰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肅恭紹倫敷惠  
潤昭格廣登庸楚王位下曰孟季均榮顯典華繼盛  
容宏才升博約茂士立全功濟王位下口賢能長可  
慶睿智實堪宗譽性期淵雅實思復會通魯王位下  
曰摩恭陽當健觀願壽以弘振舉希兼達康莊遇本寧  
蜀王位下口悅友申賓讓承宜奉至平慈進派益端  
居務穆清代王位下口過仕成聰俊充廷濟鼎彝傳  
貽連秀郁炳耀壯洪基肅王位下口瞻祿貢真爵緒

神誠烈忠曠辟踴富運凱謀處恒隆遠王位下曰  
豪恩寵致憲新嚴尊歸雲仍祺保合操翰麗龍典慶  
王位下曰秋蓬宴台露倪伸帥倬奇迺完罔巨衍騰香  
發雷昆寧王位下曰磐真親宸拱多謀統議中總際  
支庶闊作哲向親衷祿王位下曰振音膺彥恭定幹  
企瞻雍崇理原謗訪寬銘尊貴從谷王位下曰賦質  
偉雄散叢典闢福昌萬壽懋懋懋懋懋懋懋懋懋懋  
位下曰冲範徵借旭應謨則堪遠置部倫類健介緒份  
蕃維澄王位下曰佑幼齡助胤佑理效迺理湜源謹  
哲聯圭璧澈澄昂唐王位下曰瓊芝彌宇宙碩器率  
琳琚啓齡蒙頌體嘉册協錦圖伊王位下曰顯魁誕  
奇典褒珂乘鳳琛應瞻願胃選昆玉冠泉金靖江王  
位下口贊佐相規約經邦任履亨若依純一行遠得冀  
芳名澤湘安邸四王  
二十九年三月寧王權言近者騎兵過塞見有脫輜道  
於道上意胡兵往來恐有寇邊之患上曰胡人多奸  
示弱於人此必設伏以誘我軍若出軍追逐恐墮其計  
於是勅燕王選精兵壯馬抵太寧全寧沿河南北規  
視胡兵所在隨宜掩擊至是日燕王率請軍北至微  
微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



追至兀良哈城遇哈刺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三十年正月勅蕭王煥及特管軍屯糧遇有征伐親率精

兵與長興侯耿炳文討之

四月詔晉王 燕王各練兵備虜

詔諭 燕王築大同城

五月命楚王幸護衛精銳軍以湘王爲副統都司所屬諸  
衛征古州洞蠻勅之曰尊居王位安享膏貴官室與馬

衣服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鬼神

必怒百姓必怨禍祿將溥矣若能奮武除民患山川鬼

神亦將助順福祿庶可悠久

廟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上

十一

上勅 燕晉代遼寧谷大王勅兵備虜 上以天象示變

占北方當有警勅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幾成

不寧往往必驗不可不慎也爾等所守地方不下六千

里急遽難爲聚會每處軍馬多者不過一二萬而胡人

之馬計有十萬設若南行馬勢必盛自非機智無辜豈

夜然算孰能制之兵法云致人不致於人多算勝少算

不勝況無算乎爾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倘或失機誤事

非惟貽憂朕躬爾等安危亦係於是

八月詔工部移文各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

吾民匠若有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

九月勅楚王湘王幸其軍築銅鼓城曰前命爾兄勞師

征蠻既不親臨戰陣建立功勛宜各以護衛軍一萬銅

鼓衛親軍一萬靖州民夫三萬餘築銅鼓城每回三里

城池宜高深坊巷宜寬正營房列宜齊整期十一月訖

工令銅鼓衛指揮千百戶守之其銅鼓軍士除留一千

守衛餘從總兵征進至耕種時仍還本衛團兄弟可率

築城設衛軍士還國繪圖來奏知

二十一年晉恭王薨 按國史稱王聰明英銳眉目修聳

美鬚髯顧盼有威容多智數又紀其事功甚詳而吾學

編皆略之至 文廟實錄則云晉王亦聞 太祖注意

廟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上

十二

於 上自念兄也遂生嫌隙後與 上皆入朝 上有

疾晉王數以語見侵 上內懷憂懼疾增劇遂懇求歸

國二十三年與 上會征北虜乃兄不花晉王素懷兵

銳行不敢出 上待之久不至遂直抵進都薄虜營獲

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口牛羊無算彙驢數千先晉王

恐 上有功遣人馳報太子謂 上不聽已約東旁師

冒險太子言於 太祖已而晉王旋師 太祖不樂及

上捷至 太祖大喜曰燕王濟沙漠朕無北顧憂矣太

子言晉王未深入然張聲勢有恃角之助 燕王亦未

可獨爲功又言 燕王得善馬不進 太祖皆不聽



四月勅 燕王召西京開平遼東諸將分左右翼代宣

寧谷王德勝

五月勅 燕王總率諸王衛虜曰朕親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思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覺汝實爲長懷外安內非汝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英總遠東都司并邊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又安黎庶以谷上天之心以副吾托付之意其敬慎勿怠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十三

間五月 上崩 燕王自北平入臨至淮安勅令還國

按 太祖二十五子 懿文太子及 文皇帝外爲

秦惠王國西安郡王則永興保安興平永壽安定郃陽

渭南臨潼 晉恭王國太原郡王則高平慶成寧化平

陽開喜和順永和廣昌交城陽曲西河方山陽泉雲丘

寧河徐薊太谷河中襄陰安義站安桂總榮澤緝化

周定王國開封郡王汝南順陽新安祥符永寧汝陽鎮

平宜陽封丘羅山內鄉柘城固始原武鄆陵河陰項城

潁川泌陽義陽臨汝汝丘魯陽臨潁陽陽河清新會義

寧平樂崇善海陽安定曲江博平汾西魯山信陵邵陵

萊陽東會稽陽會稽蒲江麗水應新蓋陽奉新南陵京

山華亭寶坻湯溪溪瑞金商城臨安祁城修武安吉汝寧

彰德順慶保寧儀封安昌遂寧 楚昭王國武昌郡王

巴陵永安壽昌崇陽武陵黔陽通山通城景陵岳陽江

夏東安大冶稽雲保康武岡 齊王國青州尋廢郡王

樂安長山平原 遼王國長沙自焚國除 魏王未之

國絕除 魯荒王國兗州郡王安丘鉅野鄒平樂陵東

阿東臨鄒城館陶翼城滋陽陽信高唐歸莘新蔡東原

鄆獻王國成都郡王華陽崇寧保寧崇慶永川羅江黔

江內江通江德陽石泉汝川慶符江安南川 湘獻王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十四

國荊州自焚除 代簡王國大同郡王廣慶歸城山陰

襄垣靈丘宜寧懷仁臨川昌化定安博野和川寧津東

強饒陽樂昌吉陽溧陽進賢河內富川寶豐陽山新寧

永慶 肅莊王國甘肅州移蘭州郡王淳化鈔山汾川金

壇會寧延長開化會昌延安 遼簡王國遼東移湖州

八傳以罪除郡王長陽遠安巴東潛山宜都松滋益陽

湘陰衡陽應山宜城枝江沅陵麻陽衡山新水蒲寧長

垣光澤廣元靖寧真寧安化岐山安塞弘農豐林華昌

壽陽延川華陰 慶緒王國章州移寧夏 寧獻王國

大寧移南昌四傳以逆除郡王臨川宜春新昌信豐瑞



呂樂安石城代陽鍾茂建安

郡王 江川廣通南渭安昌充城兼山沙陽唐年南安

南豐建德送安長壽絲寧南漳祁陽廣濟青林

國宜府移長沙慶郡王醴陵

陵樂平臨汾藥城通渭平利漢陰高平西德隴西寧遠

長泰永福建寧長洲昆山長樂高淳休寧慶陽崇明長

吉

山靈川沁水沁源德平遼山內丘廣宗唐山永年宜山

宿遷吳江定陶雲和鎮康安慶保定德化

平涼絕

國朝典彙卷十三

城承休滿陰淅陽郟城衛輝

唐王國河南六傳罪除郡王光陽方城西鄆萬安

七月廢周王為庶人人告王反

詔之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反逮至京

諸子流放已而召還南京

二月封弟允熲為吳王允熲衛王允熙徐王

四月湘王柏偽造寶鈔及殘虐殺人

兵討之王怒焚其宮室美人已而執弓躍入火中

日吳王明敏好學能文章猶喜道家言自號紫虛子

衛王

衛王

一方遇人握弓矢刀槊上馬奮如飛

以喉王鞭所為兇悍與西平侯楊烈降勅切責之

衛誅其等惡指揮宗麟

召齊王樞至廢為庶人府人曾名深上奏告拘留京師與

周王同繫誅殺衛指指揮柴真等

幽代王桂於大同繫賊王樞於雲南俱廢為庶人

八月谷王德自宜府還京

召遼王樞寧王樞還京遼王至徙封荊州寧王不至詔削

護衛

十月 燕靖雖兵破大寧寧王樞降燕

國朝典彙卷十三

十二月肅王樞乞內徙遷於蘭州

三年十月徙廢王樞於寧夏令歲一至韋州度夏

四年六月靖難兵至金川門谷王樞與李景隆開門迎入

城安王樞及文武學臣奉迎來與勸進

燕王即位復周王樞齊王樞爵土降封吳王允熲為廣澤

王居漳州衛王允熙為懷恩王居建昌徐王允熙為庶人

惠王隨母居懿文陵尋復降允熲允熙為庶人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詔修周齊二王府宮殿

改謚湘戾王曰獻王吳氏曰獻妃遣官祭於荊州墳園

上以盛著論在京諸王三旦一朝



八月遣勅符召秦王尚朔

以岷王梗與西平侯沐晟交惡賜書諭王召戒仍還鎮

晉王濟煥來朝賜書慰安之

命昭德王濟煥居平陽

九月從封谷王德於長沙

徙封遼王植於荊州王以遠地荒遠經涉海洋僉運爲難

請改國荊州且以廣寧重鎮就留三護衛於彼以益邊

防欲於荊州別建一衛衛使令上從之

十月寧王權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南土初欲得蘇州

上曰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上曰五月初封錢

國朝興業卷十三

宗憲

十七

三

塘爲吳王皇考以爲不可改封開封建文無道封其

弟允頤爲吳王不克享建寧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

弟擇焉王得書遂出旗旗令有司治馳道上大怒王

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疾臥城樓乞

封南昌上不得已卽藩司爲府封之

十一月禮部奏親王儀仗合增紅油絹銷金雨傘一紅紗

燈籠紅油紙燈籠各二對氈燈一對大小銅角一對從

之

永樂元年正月宴諸王於華蓋殿

復周齊代岷四王舊封

二月命郡王高煦率兵往開平衛操

賜代王桂書曰聞吾弟在國縱殺戮取財物人甚苦之夫

天下之人皆皇考四十年辛勤保奏以遺子孫豈得

輕有所傷害使其罪當殺猶當請命於朝况不聞有罪

乎吾弟縱恣暴戾如此獨不記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

耶其審思之

三月初秦王尚炳弟永興王尚毅以年長令暫居鞏昌講

誦詩書練習武事過鳳陽自留守官下至指揮小校皆

被華楚上貽書秦王切責之

四月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諭已之

國朝興業卷十三

宗憲

十八

五

岷王梗擅拘諸司印信虐變夷人詔降其王府職官奪王

冊寶

五月諭天下諸司事于王府者違祖訓啓王有司合行事

務不許擅啓若王府事有相關卽遣人馳奏不待報而

擅承行者論以重罪

賜岷王梗冊寶并勅諭之曰爾在建文時被收冊寶拘囚

困辱益已極矣朕卽位之初篤念親親復爾封爵召還

京師爾宿留不至乃恣行威福擅拘方面諸司印信殺

戮官屬及至京又出語悖謾略無敬君事長之禮且當

有事宗廟之日沉酒酣醉無顧藉至對闕豎則僂首下



氣言之可傷而實焉無憾如此尚可存爵土耶今以  
象至親特略爾過仍賜冊寶俾守舊疆尚改行易慮毋  
作匪彝以貽後悔

六月代王桂有罪賜勅諭之曰爾所爲傲狠悖慢上違

祖訓下虐軍民無君無兄大逆不道朕以同氣之故不  
欲遽絕特遣人召爾冀面訓誨庶其改過以全親親之  
義爾違命不至及再召始就道然今天氣已熱道途遠  
遠朕心不忍勅至即日歸國其本府三護衛官軍悉革  
去惟留校尉三十人隨從其文職官俱存輔導爾宜省  
愆改行毋貽後悔

廟朝集案卷十三

宋濂上

十九

八月晉王濟煥弟濟炫數以圖書擅給驛馬 上胎書晉

王戒諭之

十一月先是有首寧王權誹謗慶鎮事者 上曰此不出  
王益小人爲之以陷王譬如愛水必去其蠹凡再遣人  
捕之王皆掩蔽不發至是賜王書曰兄弟河氣至親兄  
數年躬履艱難亦爲保全骨肉豈有他意近者之事既  
悉置不問但欲去二三小人以示警爾而固爲遮蔽易  
曰爾國承家小人勿用益用小人必害國家所以決欲  
去之者爲賢分計也書至更不必蔽亦不得有所蓄疑  
年正月召世子高煦還京

三月封第二子高煦爲漢王第三子高燾爲趙王靖難時  
世子居守高煦從行頗有功已而議建儲藩府舊臣其  
國公丘福驛馬王寧皆善高煦時特稱二殿下 上曰

居守功高於扈從儲戚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真社稷  
主汝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  
高燾趙王國彰德高煦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  
里改青州又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 上不  
悅太子力解得管爾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  
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  
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

廟朝集案卷十三

宋濂上

二十

改封懿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鑑爲臨寧王奉太子祀

九月周王橚來獻驕虞

詳祥瑞

晉王濟煥奏上護衛及所畜小轎輶 上勅令修德行善

豈可因一二小人爲非輒自懷疑所上護衛不允其小

轎輶護衛有缺者補之

三年二月 史謂高煦奏稱高燾王高燾留守北京當則

六月湖廣都司言楚府鐵牌一面遺夜差人驗此開門

上以書諭曰舊制在外城門鎖鑰屬都司單衛今王自

出此牌視非所宜卽停準以副倚重之意

七月賜書周王橚曰比各府縣錄周府長史司協文來奏



夫朝廷與王府事體不同長史司專理王府事豈得過行號令於封外其朝廷等卑不踰尊古之制也若奸人造此離間卽其實以聞當究治之如實賢躬所令則速遣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體毋貽人議議

九月賜周王植昔以擅調官軍及用箭鏃燒烙無罪之人凌駕有司虐害百姓成飭之王遣人貢奏深陳悔罪改過之意上喜命侍臣封王所奏遣人貢示齊王穆

賜周王樹等皇明祖訓肅子衆特賜十本

有告齊王傳不軌事者遣人密察之還奏皆實乃封告詞

示之且賜書曰王此爲悖逆之事屢矣但兄弟至情不

顯朝典彙卷十三

宋藩上

王

四十一

欽顯暴夫人孰不知善之當爲而惡之不當爲王舍其當爲而從其所不當爲果何恃而然屢以書戒而恬不知悔恣肆日甚非分之恩不可數得王其省之毋貽後悔王上表悔過謝罪上復賜書慰諭之

四年二月趙王高燾居守北京

五月廢齊王棹爲庶人初棹之國上而論曰無忌患難

既復驍縱陰謀命奉刺客辭帝號爲詛咒卽用護衛

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後園築牆垣截往

來守吏不得登城夜遇李瑛會名深等上發告棹匿其

人滅口上賜書索瑛及論棹改過棹來朝而謝廷臣

勅棹罪前論如法棹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救楚文時殺我今當盡斬此輩上聞之益怒曰此其心可知已

命留棹京邸奪其護衛誅指揮柴典等罷遣罪斥齊府

諸僚盡出王繫囚及諸不法器械羣臣又以教授柴垣

等不正教請罪之上曰齊王凶性縱恣性習使然朕

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國間寵以尊祿恩禮渥洽誠心溫

詞開諭至六七不悛教役奈王何况垣等皆先自歸發

其事可勿論棹聞京益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

並奪爵爲庶人安置廬州

泰王尚炳歸上召其從臣論曰王前在國言勅勝謬朕

顯朝典彙卷十三

宋藩上

王

四十二

書成論頗聞省改今王應對進退猶循合度甚過朕意

此皆爾等輔導之力長史以下叩首曰此王天資之美

克本陛下聖訓臣等庸愚無所効力上曰美玉非

資良工不適爲器嘉木非得良匠不適爲材人之成德

亦然爾等宜益盡心輔王小過必規小德必助謂小過

無害馴至於大過謂小德無益馴至於無德不可因循

但和平以導從容以入藉以誠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

修善行汝曹亦有令名其往勉之賜衣倍道里費

十二月罷王允燾暴卒王未適之國忽邸中火起警作

地覺時年十六歲曰哀簡



六年五月 上以濟安唐郭伊魯六王將之國命戶部族

給祿米各一千石免其護衛軍屯田三年仍勅王府文

武官屬令竭誠匡義各賜鈔有差

八月平陽王濟橫與兄高平王同母兄番公歲祿例常罷

支 上以王能養母特與兄歲祿內存米二百五十石

以益供母之資

七年正月初谷王德以開門功改封長沙既之國驕橫不

遵藩職時忠誠伯茹瑤請告歸道出長沙不滿王王以

爲言特方重藩王禮都御史陳瑛遂劾瑤違 祖訓

上重違王意下瑤錦衣獄卒獄中摠益無忌憚矣

南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上

三十五

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信用邪說恣行不法 上聞大怒誅

其長史顧晟罷王衣冠擇司業趙亨遣童子莊爲長史

二人輔導王稍改行

有告言肅王輒百戶劉成言輒罪平涼衛軍者 上曰王

居深宮豈聞外事皆由左右小人作威福所好惡造飾

毀譽王與卿體有素更不察其言是非而一意從之過

則歸於王矣譏倭德之肅也不可不去

八年二月命趙王高燧整理北京城池軍馬令廣平侯袁

容泰寧侯陳珪輔導之

九月魯王學舉奏護衛給月糧已三年當罷乞以六分屯

田四分守城從之

十月 上聞周王橐駝於國中作戲奉祀 太祖賜書曰禮

支子不祭 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 太祖

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祀於國中備矣孔子曰祭之以禮

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十二月楚王楨寧王世子磐來朝宴楚王於華蓋殿賜

世子宴於前三公府其從官皆賜宴

周王橐駝來朝隨從軍士在途擾民往往空室逃避命錦衣

衛執軍士送王自治

九年二月初戒秦王尚炳曰 周天子賜祿公胙下拜登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上

三十四

三十五

受春秋書以示褒貶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情使者歸

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比屢遣人至

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監取人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

一此皆王不學之過致王於此者皆長史紀善典儀之

失職也其誠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

秦王尚炳來朝首服不親出迎勅符之罪 上宥而勉之

齊庶人樽之妃鄧氏卒禮部言當以庶人禮葬 上曰樽

雖以罪削爵親親之誼寧過命仍以王妃禮葬之

十年正月趙王高燧還北京 皇太子親送之江東門

二月初戒靖江輔國將軍寶億用錢債繁人妻子寓居以



償械左右小人送京師

遼王植有罪削其護衛及儀衛司止給軍校尉役三百人  
備使令

六月巡按山西御史

劾訓導

經遇平陽朝王王

免見遂遣王府官飲酒當遣問

王曰王自免禮非不

往見王府官必其交親故造飲叙散亦人情無罪今

外夷來朝私與人交易尚不禁之况與王府官往來乎

不聽

十二月諭各王府免來京送

仁孝皇后葬但遣官來祭

降安定王尚赫為庶人安置泗州

國朝典彙卷十三

太宗

上

王五

十一年正月禮部言長山王賢俊薨

上制然曰皇考

之孫也其父有罪不得相及其遺官賜祭命有司治喪

葬賢俊庶人樽第二子也

伊王禕在國荒於政其母舅葛某暨其屬數輩奏王無道

上命御史察得實召王入朝訓戒之厚遣還國王廷辭

請罪葛某上不答及退朝謂近臣曰伊王誠風漢也

勅朝廷罪其母舅昔漢文帝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貶

議况無罪乎今王回國必加罪於彼矣遂急差人及王

未至取奏王者數家還朝王回索之無得乃已

十二年十一月降晉王濟煥為庶人濟煥奏王長子洪武

中嗣王爵上承大統而其弟平陽王濟煥慶成王濟

炫承和王濟煥並奏濟煥心懷忿恨圖為不軌上屢

勅訓諭而濟煥等言之不已上遣人察之華濟煥及

其長子美圭爵俾同守恭王墳園

十四年三月改趙王高燾封國於彰德時漢王高穀奏願

常侍左右不之國賜勅曰既受藩封豈當常侍前封雲

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托故果誠心欲侍去年何

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八月遣勅符金牌召谷王禕至京命中官送王至邸

九月上聞漢王高煦於各衛選壯士及有藝能者以隨

國朝典彙卷十三

太宗

上

王六

侍為名教習武事造作器械心益疑之遂有還京之意

先勅典漢府兵事都督歐陽青曰親王護衛自有常數

各衛隨侍漢王者今還原伍不許稽留

十一月周王橐楚王植來朝宴於奉蓋殿

周王橐楚王植遇節謁

孝陵命

東宮

皇太孫及小

皇孫陪謁遣鴻臚寺丞周昇齋欽定位次偕行之

十五年二月谷王德諤逆廢為庶人德諤不好學多智爾

初封固宜府靖難師起還歸京建文帝親信之令守

金川門靖難師渡江開門迎上賜資無算改封長沙

特寵縱橫蔽匿凶叛造作器械教習戰鬪與指揮張成



官者吳智劉信等日夜祕謀捏造圖讎謂有十八子云以已 高皇第十八子也製巧姬上獻擇壯士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欲乘隙爲變長史盧廷綱屢諫遂殺廷綱隨侍都督張與因奏事北京白其狀上未信又啓 太子曰臣月永上聞 上顧不信顧他日得無連坐德又遣劉信給蜀王爲援蜀王嚴書切責已而蜀王子悅得得罪投德所德納之說衆曰建文君今在我官中我舉事爲復辟將殺蜀王上受 上見疏歎曰朕待德厚不宜有此張與書言我不忍信命中官持勅諭德令逆悅燔還蜀且假德入朝德至京入見

關朝典卷十三

宋藩

王

上以蜀王章示德頓首伏罪諸大臣廷劾德曰大義滅親 上曰朕且令德兄弟議楚王積等議德謀不軌罪誅 上曰吾寧生諸劊德及其子賦灼賦燔爲庶人安置廬州宣德三年以徽賜葬

三月 上巡北京漢王高煦前壯士造兵器習水戰偕用天子車服縱護衛官軍劫掠聞之大怒促蜀王還召高煦視衣冠繫囚西華門內脩其罪惡數十事且誅之東宮伏地涕泣力救削兩護衛誅其御軍使封樂安侯卽之國 上顧 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卽聞變告朝發可夕擒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著東宮數書戒

不敘

上嘗問楊士奇曰汝與楚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盡言之朕既知矣汝何慮士奇對曰漢王始封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朝廷將徙都彼欲留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乃改封樂安九月庶人允燭卒允燭 懿文太子第三子母妃常氏間平忠武王遇害女 上命以禮祭葬之

十一月楚王棖進馬二千疋 上喜受百匹賜書報曰畜焉其勞已受百匹餘悉還還可分遺諸姪也

十二月勅成承和王濟娘曰凡朝廷儀物制度等差裁然

國朝典卷十三

宗藩

王

不可違越開闢擅造印章借用龜紐龜紐惟親王之寶用之越禮分矣以爾年少及念爾父同氣之故姑有不問自今宜謹遵禮法

十六年五月書諭代王桂曰王前違背 祖訓屢爲非違所以罷革王府官屬者茲欲王深圖省改比聞王能悔過改行守法特勅所司每歲加王祿米二百石增隨侍軍士五百人復除長史紀善等官爲王輔導

二十一年五月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糾合羽林前衛指揮彭旭等聚兵將推趙王高燾爲主而謀不利於 上及 皇太子 上命急捕



賊既得遂召 皇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 上御右順門親鞠之先是 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移 皇太子處分 皇太子往往裁抑官寺貴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譏於 上且素厚趙王常吟爲之地因偶言謂 上注意趙王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起邪心欽天監官王射成密言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護衛老軍馬慈田子和高正鎮撫陳觀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謀官中進壽於 上侯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偽撰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三十九

從禁中謀以御寶領出廢 皇太子而立趙王布孟已定正密以告其甥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 上覺偽撰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賴趙王曰爾爲之耶王猶保不能言 皇太子爲解曰高疑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 上令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鞠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具有顯實當道實極典上曰即日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連誅之更加窮鞠毋令途成遂下錦衣衛研治導併其黨悉誅之八月 車駕北征虜次沙城召晉燕人濟煥及其子美圭至 上念至親將封美圭文武大臣交章劾奏其罪不

宜封 上曰仁者不絕人之祿矧吾至親其能忍哉遂諭濟煥曰昔守謙有罪 皇考不得已廢之而不絕其後仁義兼盡矣爾父朕親兄朕豈有惡於爾哉爾懷不減屢戒不聽義不可容故免爾王爵亦朕心所得已也然十年之間朕未嘗忘爾今封爾子爲郡王俾爾享祿養以終身其毋以恩爲怨遂封美圭爲平陽王諭之曰爾其事德改行以益爾父之愆盡忠盡孝用不忝祖宗終保祿位遂賜冠帶鞍馬金銀鈔幣牛羊等物遣中官護送往居平陽命錦衣衛提校尉護衛從衛吏部除官屬禮部給儀仗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三十

二十二年九月寧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仁宗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但 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 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賜晉濟煥書曰念昔與兄朝夕同侍 皇祖同學講習又同飲食起居兄弟之懷風夜愴愴茲特送異善冠履賜親及令戶部歲給米三千石用伸親觀之情從封韓王冲城於平涼十月遣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烜誣告其父有不軌謀上



論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皆免爲庶人

從趙王高燧請去常山左右二護衛

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費佩贊偕來朝班朝臣之下

見之論鴻臚寺臣曰贊侃兄弟雖朕姪然宗親宜過

列疎遠其令班於駙馬都尉之次者爲令

成祖四子自 仁宗外爲漢王郡王濟陽臨瀛昌樂蕭川

齊東在城海豐新泰 趙簡王郡王臨漳涉陰襄邑洛

川南路平鄉汝源廣寧昆陽廣安江寧光山秀水咸阜

皇水子天未受封

洪熙元年二月遣漢王高煦子驥圻於恩陽守皇陵

國朝典彙卷十三 太宗

皇寶駕驥圻在北京九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

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 上固

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費萬計先是驥圻恨父殺

其母屢發父過惡 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

遷上驤圻前後覲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

安 上召驥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乎

釋子不足誅遣守皇陵

韓王冲斌襄陵王冲祿樂平王冲焚各獻詩頌 上歎而

賜勅褒諭比之東平河間仍各白金鈔幣有差

王權奏請以河南都司署與汝南王家居 上曰

祖宗建置都司總制一方所繫非輕不敢移易

今趙王高燧之國彰德以王護送山陵功賜白金鈔幣

四月魯王肇輝奏本府居室損漏欲令護衛官軍修理請

今歲護衛屯田免其子粒賜書屯田子粒以充本衛軍

糧豈可廢易俟農隙修之

漢郡王驥圻紀善李遜以離間伏誅

初蜀獻王立友墳爲世孫其次子華陽王悅輝謀奪嫡王

怒斥去不悅因而禁之又不得怨詆友墳罪於朝 上

察其誣世孫得嗣王之國本幾悅輝又走京師誣友墳

上怒抵泰地下曰逆庶大倫十分誣親獨不畏鬼神乎

國朝典彙卷十五 太宗

謂侍臣悅輝窮忠孝懷奸謀使歸蜀終亂其國徙武岡

州

以朕王概居武岡州改華陽王悅輝居澧州武岡無王宮

寄居州治久之始建王宮

七月 漢王高煦陳利國安民四事 宣宗命有司施行

仍復舊制之額侍臣曰 皇祖嘗諭 皇考及朕謂汝

叔有異志宜備之然 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所言果出

於誠則是舊心已革可不顧從

趙王高燧奏彰德軍民之家多有開地而護衛軍無地置

營請令有司勸買優賜 上從之諭戶部尚書夏原吉



曰親民有不得所朝廷當與處置况親王乎且裁有以補不足亦是均平之道

時寧王權以大父行輒復恣橫請於封內選于女不許重違其意賜女婦八十四人王令省中官服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于秋節習儀鐵柱宮副使石瑛聞於朝罪其長史王堅

仁宗十子 自宜宗外 鄭靖王國鳳翔移懷慶郡王

新平涇陽朝邑盟洋河陽信陽宜章繁昌廬江丹陽真丘東垣德慶崇德 越靖王國衛州未行絕除

斷麻王本國無子 義憲王國長沙移襄陽郡王寧鄉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三十三

棗陽鎮寧郿城永城 荆憲王國建昌移蘄州郡王都

昌樊山富順永新德安都梁 淮靖王國邵州移饒州

郡王鄧陽永豐南康德興順昌崇安高安上饒吉安廣

信嘉興紹興建昌金華華容 隆懷王國雲南未行無

子 梁莊王國安陸無子除 衡恭王國懷慶無子除

宣德元年正月 上以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

謝有言於 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視朝廷之事

特以進獻爲名 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

三月以舊制諸王子女婚娶皆用 朝廷選授以宗室蕃

戚選之難悉得人至是始命諸王婚娶悉自行選配

後聞之 朝廷授以冠服冊詔儀物諸王便之

五月永興王府鎮國將軍志舉奏請從人令秦王於西安護衛量給秦王奏護衛官軍俱有他役而永興王府自有校尉五百人請量給與之 上曰是秦王不愛弟也擁三護衛不肯分乃欲五百人中分之何其不推慈心命兵部於西安三護衛以五百人給之

慶王讎言寧夏旱濕水泉惡乞仍居韋州不許許歲一往來韋州如 文皇時未幾護衛人告王閱兵造兵器購天文書 上書諭王小人誣叔祖量之法慎勿疑內臣馬安住歸自寧夏言王以謫故不自安 上又書慰王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三十四

眠世子徽煥輒赴京奏事勅止之途不止乃徽煥與喬謫

其弟徽煥也 上爲斬卷遣煥歸

六月定宗室將軍中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郡君儀賓品

級冠服儀式若其封爵婚禮則祖訓已有成法凡世子

及郡王嫡妃郡王嫡長襲封者當先上聞 朝廷遣人行册命之禮今後王國自鎮國將軍縣主以下婚禮但

頒諸命冠服其儀仗粧奩諸物皆王府自辦

八月漢王高煦反 上即位賜高煦親他府特厚高煦日

有請及言朝政 上曲徇其意索駐馬袍服又與之益

自肆遂反約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應立五軍都督府



指揮王贊章達于戶盛堅如州朱恒分領諸子贈李贈  
城贈平昭輝各監一軍高顯車中軍世子贈垣居守指  
揮韋賢章典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傳授王  
斌朱恒等太師都督等官御史李濟樂安人詣京上變  
遣中官侯泰賜書高顯泰至樂安高顯傲倨不拜勒南  
面坐跪奏大言曰太宗信謠創我護衛使我樂安

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  
豈能久居此欲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上

急縛奸臣來徐議我所欲泰懼唯歸上問高顯何  
言泰對無所見上曰泰二心已而錦衣官從泰往者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三十五

具陳所見上大恚泰高顯遣百戶陳剛進疏言朝廷  
過又斥大臣奸佞竝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  
詆污蠹乘輿上曰高顯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輔  
臣楊榮力言不可曰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立召  
張輔論親征輔對曰高顯素怯今所據非有謀能戰者  
願假臣兵二萬獻闕下上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位  
小人或懷二心行失矣今大索樂安奸謀勒遣指揮  
黃謙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今指揮萬勵  
守居庸關合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命定國公徐景  
昌等守京師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璉郭敦李昶督軍

例鄭王驥坡襄王瞻墻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等尚  
黃淮等直隸守大臣養義等扈行陽武侯薛祿為先鋒  
發京師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顯計安出武對曰樂  
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武對曰彼要不肯離南  
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  
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顯  
外多誇許內實怯懦臨事狐疑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  
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誘餌幸成事今聞朕  
行已落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獲樂安歸正人言賊初

約新榮取濟南山東布按官覺之防禦不得發又聞人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三十六

軍至不敢出朱恒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  
京大事成矣眾不從曰爾顧起家奈我輩何又曰高顯  
初聞陽武侯等將兵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上  
仍書諭高顯祿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令  
大軍無食兼行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武義  
伏百里趨利不可上曰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海何  
暇設伏行至陽信特慶雲陽信吏人告入樂安城無  
一人來朝者既駐蹕樂安城北諸將請攻城上不許  
勅諭再遣皆不答城中多欲叛獻高顯者次日高顯從  
間道出見上頓首言臣罪萬死赦城中罪止同謀陰



從者不問。王斌等下錦衣衛。令其本領守樂安。與  
樂安爲武定。遂班師。緊高順父子歸京師。斌等王斌朱  
恒盛堅與仗候海長史錢熙教授錢常百戶井校至京  
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成濟口北爲民。誅榮榮  
子義都督孫勝。指揮張傑。賜雲鄭典誠。鎮撫溫興。劉志  
皆約舉賊應者。先納軍馬糧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  
十餘人。其故縱與賊匪生火成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  
邊民者。七百二十七人。高順至京。鎮緊大內道。就一  
日。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熱視久之。高順出  
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卽扶起。上大叱。亟命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三七

力士昇銅缸履之缸重三百斤。高順有力。頂負缸起。積  
炭缸上。如山。然炭火熾。高順戒諸子並戒。

先是高順指夏原吉徵款。祖爲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

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

耳。令坐屏左右。竊議楊榮首勸親征。上難之。頗原吉

計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諸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

兵貴神速。卷甲起之。所謂先聲奪人之氣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師臨城。高順猶介絰城。罵原吉。

上還師駐蹕。獻縣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見。上言宜

乘勝師向彰德。贊執起王。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

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塞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  
異議。榮言。請先遣勸趙王。詰其與高順連謀之罪。而六  
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旨。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  
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爲辭。榮厲  
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士奇曰。錦衣衛責所繫漢庶人狀。  
云與趙連謀。卽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  
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塞。夏言之。士奇  
往見二人。塞曰。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公何中沮。夏曰。  
萬一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有變。如永樂孟指揮之  
衆。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時異。永樂中趙擁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三八

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爲。王實不與聞。不  
然趙王。豈至今日乎。塞曰。卽如公言。今若何。士奇曰。爲  
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

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榮言。

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太宗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之。庶

衆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駁。則我當以

聞。特惟楊溥與士奇。意令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兵

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卽趨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

者止。二人不得入。已有旨召塞。夏義以士奇言白。上



意不憚然亦不復言於兵遂還京

十二月壬午李儼言高麗作逆今已討平趙王高麗背與同謀宜去護衛以絕後患上謂侍臣曰漢趙雖兄弟亦有不同德者今事未著何名而奪其兵且朕惟此叔當厚以待之誠以感之彼心獨無天理耶宜廢勿言二年正月趙王高麗奏辭護衛官投歸之朝廷初朝議請執趙王不已上問楊士奇士奇請遣駙馬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齊璽書往開諭之上從其請高麗又言帝遣駙馬與趙通謀上以其書及羣臣章持示之王得書大喜即獻護衛官校且上表謝而言者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三十九

四

頓息自是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輩召士奇諭之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有事當悉忠謀勿以見忤為嫌

四月廢晉王濟熒初晉王濟熒弟濟熒恨戾失愛憾其父并憾濟熒不為解因熒慶成諸王日訴濟熒之過於朝竟奪濟熒王爵濟熒遂得嗣王又誣承奉左徵佐濟熒為逆逮治京師濟熒益驕橫與濟熒父子恭王有老相走訴文皇立召左徵於獄中令馳驛召濟熒父子濟熒四已十年徵至空室解緹綬父子見文皇行在見之惻然不直濟熒遂封美圭為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

恭王故有田在平陽文皇以與美圭美圭謝之去美圭以聞仁宗再三諭還不從仁宗書諭濟熒曰美圭父子因頓多年許曰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毋用吟咏威命無已綽惟賢弟同吾此心又書諭美圭曰朕已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久當修汝濟熒得書益廣致款至進咒詛事仁宗崩不廢帝上即位儻濟熒父子時時問分濟熒咒詛事益露自度罪不可解遣人結高麗謀不軌日夜遣兵移寧化王濟熒告變上擒高麗得濟熒與交通書其所遣詣高麗人走京師首服內使劉信奏濟熒擅取屯糧給護軍欲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四十

五

應高麗寧化王又言濟熒毒弑其母上以勅符召濟熒至示以諸所察奸逆狀濟熒伏地頓首上書諭諸王去歲高麗及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與謀于未忍信今晉府人屢上變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熒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遵祖訓免為庶人屏之風陽詠其同謀及妖巫數人復濟熒晉王

二年閏四月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府附近隴城一鄉田土俾眾子耕種為自給之計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土有富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自養不



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勸待報處置

五月廢汝南王有勳新安王有暹爲庶人先是有勳有暹惡祥符王有勳爲與趙王書刻祥符印記封識置彰德城外遺傷指揮王友得書聞上上疑有離間逮友訊無跡召有勳至曰必有勳也爲此書者又召有勳訊服詞連有暹有勳志行故不減少與高顯善建文中嘗告父定王及定王竟囚繫除國靖難後始釋遂乞諒有勳文皇遣有勳居大理後定王老始歸河南有暹喜生食人腦肝膽薄暮每伺人過門輒誘入殺而食之以故其邸前日未曉即斷行跡上惡有勳有暹免爲庶人面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廟上

聖

有暹居京師已復爵

福建侯男于樓謙誦稱七府小齊王建陽人製王冠服謀不軌惡殺其事械至京誅數百人齊庶人釋及賢樂三子暴卒

漳王親以諸子婚諸處府垣外盡民廬也上日毀民

廬以展王府不可令工部往問繪圖來聞

先是朝廷嘗命洛陽中護衛左右二所軍建伊厲王享堂及修葺官宇免其下也至是河南都司應虧子粒取軍回屯種伊王順焚以聞上謂工部曰伊府軍士朕已免其下也虧子粒與虧宗親之恩孰重軍官不識大體

將使朝廷失信於王其移文止之

七月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上命工製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濫也所以濫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十月宣諭各王府長史戒戢下人勿爲非明日諭鄭王驎坡等曰在下小人所爲王當戒之吾與王同氣有至愛存焉人情愛木者必去蠹愛武者必去莠小人爲害甚於蠹與莠也戒之於早可以消患於未萌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廟上

聖

俟之長沙之論

宗廟上

聖

先帝威命在上不敢踰越又言居第隘上遣主事毛俊經度并建襄陵樂平二邸及岷州廣福寺陝西守臣言歲歉令緝王宮罷廣福寺又允王請蠲護衛三年屯種境內無鹽王請鹽詔罷王身鹽四年二月鄂靖王無嗣命內官楊福移其官眷居南京舊內勅太監王景弘等每歲時衣食百需皆內府給之四月寧王權奏曰布政司移文謂太祖子孫以祿米定品級臣惟祖訓所載祿米蓋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是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



班不論等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許多俗戾  
上覽奏謂侍臣曰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忽有此語其  
意益未可量乃復書大略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  
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欽定靖  
江世子與郡王文武官相見禮儀武答拜或坐受過於  
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創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若  
臣禮之說必如所云行君臣禮大教子孫越禮犯分矣  
若羣臣與府將軍前行行君臣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  
往者逆賊高煦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祖時  
未嘗頒給郡王誥勅以為擅改舊制具本指斥及被執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四三

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照愧悔不及今叔祖輒有  
不避斧鉞乞赦免之說何冤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文  
武大臣咸謂未論差托此以為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  
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羣臣之言尚望謹  
之若復不謹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 訓  
五月寧化王濟煥奏婚禮在通乞免大同衛禦官軍三百  
餘人歸以備使令 上曰大同當極邊虜寇出沒衝要  
之路各郡王皆有官軍守備故太原一路得以無虞若  
從所言罷歸則別府亦援例來言難於處置矣  
九月鄭王瞻埈請安王竹園韓王以安王舊邸得竹園

上曰園在鳳翔去平涼遠與鄭王便  
梁王瞻埈承奉孔勳傳旨王 上曰梁王朕親弟奴放如  
是違勅王又為解 上曰羣奴傷王耳竟誅勳未幾上  
表不來有司請治長史 上以王故特不問  
五年三月平江伯陳瑄遣其子儀密奏楚王兵強國富又  
衛所之官多結姻親或有異圖乞盡選其精銳運糧北  
京就留操備剪其羽翼 上曰從來楚國無過 祖考  
待之皆厚朕尤加意禮之瑄何其過慮也調兵運糧一  
特權宜運軍則違歸拘留操備上失宗親之心下失軍  
士之心鄧蒞瑄也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四四  
四月蜀王友埈府中忽舉炮號總兵陳懷聞 上罪府官  
上還護衛三之一已而請王府官屬留軍中兩人為匠  
從之  
慶王梅請入朝不許王遂請移家寧夏如永樂洪熙得往  
來章州許之  
六年六月建昌知府陳鼎奏荊府承奉蕭韶占民土地護  
衛指揮文斌縱軍牧馬傷民田稼又生事禁押軍民掠  
取財物 上諭都御史顧佐曰王安分守藩凡此害民  
皆小人之罪百姓歸怨於王令德悉為所累其取韶至  
鞠之令江西按察司執斌治之凡所侵奪即令退還承



錄給債遂連勒諭王使知小人之罪

十月河南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禮之求臣不敢曲從內官校虐害百姓者稍爲禁戢自此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爲遲繫執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王府自前過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紫恩牛土遭王推辱不敢不奏上謂顧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此必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謹守祖法勿信謾邪府中承奉長史與僕悉械送京師治之

明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上

畢五

八年四月御史王紹等劾奏應城伯孫傑往蜀府行喜禮受文綺白金工部主事張魯爲藩府治墳受鞍馬金幣又聞比者朝臣以嘉禮詣王府者皆受饋遺當明正典刑以勵廉恥上曰御史言是皆皇祖嘗言凡朝臣以事至王府惟酒食待之不與財貨豈當索聞有向寶司丕至楚府王已賜與鈔幣又求白金王執禮不與朕聞此語於一人更候詳察而後罪之今御史所奏者始宥其罪凡所受皆進入官禮部仍移文各王府長史司使啓王今後朝廷凡遣人至勿與財物

九年 月代王桂欲率諸子孫來朝不許王與其子遜封

遜箱囊衣冠遊市中袖鏹斧傷人上與青忒劾

十年正月 英宗封皇弟祁鈺爲郕王

七月山西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奏晉府千戶周禮出城詐稱晉祠行香實赴京奏事上命晉王治其詐僞之罪王引咎自責上復書慰諭之

張王樞奏請給符驗上特與之

九月書復慶王樞曰承諭按尉徐丁及護衛軍人譚福海等赴京告府中調馬造甲之事朕備燭其虛詐已寘之於法矣曾叔祖爲國至親素循禮法此非小人所能誣問萬冀勿以此介懷也

明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上

畢六

正統元年七月從封襄王瞻塋於襄陽淮王瞻塋於饒州肅王瞻塋於甘肅舊邸改都司而先王園墳尚在乞留近邸林木從之時府中管被盜劫樹墓告捕者賞馬銀御史以聞罪其長史楊威

二年八月寧夏總兵官史耶等奏慶王每值恭將等官朝見必賜酒還留出非度語且常詛誦邊務煽惑士達官民刺探遠近事情盡占靈州草場放牧草苗遣使不從正道反由綏德草地往還類此非法者甚衆上以昭言不可盡信然有當從者致書諭王

四年三月巡按湖廣御史陳祚奏遠王不軌事上怒遣



官械繫下獄論成未幾王事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  
七月戶部奏靖江王府輔國將軍佐義妻廖氏俱故遣女  
年八歲乞賜祿米奉贍上曰孤王政大端况於慈  
親義當加厚歲與米三百石

十月廢遠王貴齡為庶人先是府臣為貴齡乞加祿  
日簡王得罪朝廷太祖特加原食制其儀衛止與枝  
尉三百人仁宗令今王嗣倍加祿得支二千石宜  
宗又與軍旗三百人朝廷親親已至王於庶母諸弟  
寡恩府臣不聞匡救直為王請加祿不允至是絕滅天  
理憤亂人倫廢為庶人守簡園第貴媛嗣

國朝典彙卷十三

太宗

聖主

十二月徙封荆王聘壻於新州

五年五月書諭永壽王志堃曰得奏因疾書許三年皆以  
六月十五日往南五臺觀音寺行香聽王如期前彼但  
境內災荒糧糗未稼長育之時須戒飭從行勿擾民傷  
農已王與弟引火者官按四十餘人於南山寺觀遊覽  
三宿於外上聞貽書戒諭之

六月書諭靖江王佐敬并各輔國將軍曰宗室祿米已有  
定制曩因歲徵下縣不收本色加倍折錢民因訴告  
先帝由貸諭令改迓勅廣西布按二司通核御史再犯  
者執送京師今據察司奏靖國將軍費億復令家人杜

勝收與安等祿米加倍折錢民何以堪已令將勝等  
解京處分宜嚴戒下人謹守法度以副朝廷親親之意  
七年三月鄭王瞻埈有疾上遣醫視之仍賜書慰諭并  
書諭王子祈禱曰近聞叔王忠疾官中事無統屬內官  
內使人等有擅出府中財物及將錢銀妄費爾為叔嫡  
長子今特令爾整治一切府中之事須同母妃謹事叔  
疾勿致驚疑蚤覲勸進藥食不可頃刻怠忽  
七月楚王季兒奏欲於昭園莊園立碑表揚先德從之  
九月王又奏已故鎮國將軍季增祿米往支妻子無以養  
應詔歲給與食米一百二十石

國朝典彙卷十三

太宗

聖主

八年八月書復慶王秩堃曰得奏安化王內使陳福等用  
言抗拒曾叔祖母已令御史同按察司官執問分封地  
方所司官係祖宗時封建亦念叔祖與安化真寧二  
王同氣至親豈可以小忿遽欲分處又得所屬高安肅  
驛打草等情及安化王亦奏前事俱命御史等官通行  
問理待御史等官奏來果有干礙再為處治  
徙封鄭王聘壻於懷慶

九年月襲垣王遜輝誣奏大同巡撫年富請不法事富  
請老戶部言富廉威為奸豪所忌不可許上為勅王  
守法度勿得汗風憲大臣



十年七月真寧王秩焚乞往章州祭掃先塋從之

九月秦府紀善陳彬等奏承奉劉全等從史不法

認提全等至法司審實奏王志察具奏悔罪賜書戒諭

十一年九月趙庶人貴齡長子授維先塋欲赴自新趙府

及防守衛官以聞上命三司及延按體之御史蔣誠

等言長子自以男女年及成人居第狹隘貧無以卒日

欲陳訴乞恩上曰貴齡初平祖宗大法已謫為庶

人俾守先塋家李隨住今其情如此朕甚憫之其即以

書遠王及勅荊州府衙令審其男女成人者王府即與

婚配誠實之家給第宅荊州城內聽屬王府其官卒防

廟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四九

守如昔勿令交構無賴以違罪紀

十二年上諭禮部尚書胡濩等曰宗室國之至親近

開以事至王府者多方需索以致窘迫自今使臣至者

止許待以酒餚餘物勿與有仍前需索者三司并延按

御史體實來聞不分大小內外官員正犯處決全家登

戍邊方其三司御史知而容隱者治罪爾即移文知悉

十三年九月先是岷王奏府中蘇氏盜金銀與子陽宗王

徽惜追取未完蘇氏自縊至是又奏徽惜擅出赴京意

在垣詞陷李湖廣三司官亦奏陽宗王乘馬從人欲來

京奏事已差人止回上書諭王謂彼母私取愧無所

容已致身或地微歸其母復追其野窮追無奈故私來  
伸訴亦情之不得已若再以法繩之彼何所容宜推父  
母愛子之心以寬寬待

景泰元年慶王秩燧以虜數人寧夏與其弟安化王秩終

上書乞徙內地不許又言罷服以紗製請易紵絲上

曰祖制朕不敢易

三年岷王徽乞徙封湖廣善地不許

岷莊王璽子鎮南王徽燧嗣王王弟廣通王徽燧謀反以

蒙能陳仔李祥為總兵事覺廢為庶人

十一月許王見淳卒王

英宗子北狩後生禮部請養用

廟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五

親王禮內批王幼殺其禮益曰傳

五年五月齊庶人賢懋谷庶人斌燧發置南京勅守備太

監參贊尚書防察之賢懋得少子也尚幼谷庶人紀齊

庶人因請得谷庶人第歲給食米二十石

諸王佶淳奏臣見文武官員得褒封先代臣生母潘簡王

夫人亦乞照例頒封妃號上從其請曰母以子貴其

贈章氏為潘簡王次妃以無發冊例令自具儀告知

時岷王徽燧奏蒙對臣子音近為世子臣等最願為江川

王允遇節令及家庭行禮班次不定輪禮部議以宗子

法言之則以嫡長為重以家人禮言之則以尊卑為先



凡遇公禮則當依宗子法重在世子家處私禮則當依家人禮尊歸叔伯

七年三月先是寧府自獻王已恣橫犯分 宣宗切責稍飲載正統十三年卒子盤斌未嗣卒孫莫培嗣王韓雍巡撫江西劾王不法 上遣大臣即訊奪王護衛罪諸官倖

潘王父子與州官數置酒大會巡撫米鑑上聞 上令詣王非時令萬壽節不得輒合有司飲酒者爲令

天順元年二月唐王瑄煥新野王芝城相計奏 上曰二

王親叔姪如何變奏擾念親親之故不同新野王無人

廟朝典彙卷十三

入宗藩

五十五

供給令官撥護衛堪用旗軍三百各與之原體勛官俾將儀賓張鳳擬置之請奏未處治

三月命襄王瞻墀入承 上手書曰姪 奉書叔父襄

王承諭具悉尊意所以惡 之憎分而喜姪之復位

曩有陳言慰安章初未嘗達 皇太后所蓋爲 帝之

所蔽匿也今已於 宮檢而得之姪親覽之再三深

見叔父忠誠發於議論無非爲宗廟社稷計惟叔父之

心卽局公之心也 皇太后聞之戚歎不已承昇彩雲

捧日玉帶已頒訖叔父云欲親行朝見本不敢煩遠來

第念 先帝同氣至親惟叔父宗室至賢亦惟叔父於

情於趙不可不重得一見以篤親親今遣太監賈壽奉勅符及書迎請卽時氣候清和叔父 從容就道宮眷世子郡王宜留藩邸其常從行之人亦隨尊意帶來

坊俟具至惟叔父亮之

後有宣德初止漢趙二郎入臨 大行以後親王無人

朝者惟襄憲王爲 上叔父王於景泰中薨奏 皇太

后問 上起居及勅 景帝朝 上於南城俱雨中

上見之大感悅特許入朝後躬至內殿行家人禮宴賚

加渥親送至大明門而別再朝復如之爲覲山漢水賦

萬恩特置一護衛衛王護衛時不置久矣又詔王春秋

廟朝典彙卷十三

入宗藩

五十五

得遊觀田獵不爲例

四月襄王瞻墀來朝朝見甚歡宴便殿王避席請曰臣遇

升升父老慈遺言按察使王概賢誼下詔獻願 皇上

加恩 上立命法司雪脫王歸歸 上送至午門王伏

地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聖治如饒

滿願 皇上省刑薄斂 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十月安化王秩仲素母喪甫除次女縣主府施復殿家用

艱窘乞有所賜以助養儀 上特命給銀布絹以助

二年正月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帝之次子 上

復位後因思建 八輩無辜淹禁謂李賢曰親親之



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鑒之太  
祖在天之靈實臨之竟舜存心不過如此尚書陳汝言  
曰恩賜切近南京倘有謀欲立之將如何上曰有天  
命者任自爲之左右皆愧服遣中官往恩賜造屋畢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勅軍衛有司供給柴米一應器用  
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聞者二十人輝妾  
十數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喜且悲  
不意聖恩如此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愛尚有庶  
母姐奶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  
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上召賢謂可發旨賢曰此非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廟上

李三

細故宜諭文武百官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歎以  
爲真帝王美事既而有沮之者上悉不聽未幾庶人  
卒自是建文帝及懿文太子皆無後矣

九月荆王祁鎬爲妃魏氏乞照母妃殊冠用博贊上曰  
祖制親王妃冠用九翟而無博贊傳贊惟皇后及  
東宮妃得用爾母妃乃一時特賜豈可爲例不許  
三年四月襄陵王冲煥奏母故欽蒙營葬令將說工臣年  
就衰老乞勅有司卽以原修造工料爲臣及妃預爲生  
墳則事易成功殺後免重勞人力上以舊制郡王無  
預造生墳不允

四年四月襄王來朝  
命諸宗室凡無子者方許請繼室生子至八歲者方許請  
名女至十五者方許請封著爲例

閏十一月代王仕彜奏邊地狹隘乞將定安王博野王稔  
居廣裏不許

五年月錦衣衛指揮邊果行弋陽王真璽與母妃姦事  
嚴之而虛上怒使更嚴之以實報勸母子俱自盡且  
於其尸曰毋汙我玉璽既緝知事涉虛上謂李賢曰

宗室中查願有此醜事彼初成以爲實今却謂虛以此  
觀之其餘所將任人多矣遂召法司成飭之史謂當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廟上

李四

焚尸時天大雷平地水數尺以爲寬臨之語云

楚府岳陽恭僖王冕無嗣其弟鎮國將軍李輝嫡長子均

鍾請嗣以奉恭僖之祀禮部言稽考近制惟親王無嗣

有以郡王進封者郡王無嗣有以鎮國將軍進封者無

輔國將軍封郡王例事遂止

英宗九子自憲宗外德莊王國濟南郡王泰安濟寧

臨朐高唐臨清寧海堂邑利津許悼王未之國絕除

景簡王國改寧郡王瑄安慶元懷安歸德晉簡王國

長沙郡王長沙縣城所移王未之國絕徽莊王國

鈞州四傳罪除郡王太和遜昌景寧建德陽城嘉定新



昌慶雲歷年任城太康陽夏德平樂陽懷慶咸平延津  
孟津上蔡安陽禹善 皇第三子天未封

成化元年晉王鍾鈺保陞承奉副張泰等二十員爲承奉  
正等官皆預定其職以聞 上以書戒諭王

三年秀王見淵之國汝寧左長史劉誠獻王千秋日鑒錄

王大喜之國時淹於途民以爲援長史爲言王輒急行

抵國官監言王居盛請移先師廟廣王居王不聽一日

兩長史譚書西伯戴黎左長史主吳氏說曰散黎者武

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文王實戴黎兩長史辯

大爭王徐曰 先王簡二先生輔予經義卽未有定論

商朝典彙卷十三 宋書 上 五十五

何續往復乃兩勅色兩長史皆頓首謝

六年二月晉府悼昭王子奇澤奏乞留先王時私自淨身

二人在府任使 上曰王擅留淨身人教授不行諫阻

當建問始宥之所司卽以其人送京仍行各王府及公

侯駙馬伯家凡有淨身人卽送京母隱避者罪之

七年六月勅諭鄭王祈饒曰 祖訓有言王國文武官有

能正守規諫勸王保全其國者毋得輕易凌辱長史輔

導之首其所勸諫自當聽納豈有貴辱之理人之大倫

莫重於君臣父子夫婦隔隔愛不明追咎前妃迷惡其

子因長史等官勸諫屢行責望 祖宗違朝命三綱

何如特遣駙馬石琚齊勅或諭爾宜深自警省教育世  
子不可倚寵驕言仍其選婚俾有樂嗣不然敗名失德  
爵位難保

八年九月代府鎮國將軍仕望跪坐罪削冠帶祿米送往  
絳州靈丘王堀銓請宥其罪 上命靈丘王促之還仍

戒其毋再違法仍敕襄垣王仕瓚責其友愛

九年三月鄭府長史江萬程等奏鄭王祁鏐疎薄世子屢

諫不從怒移臣下 上命太監王允中英國公張懋齋

勅往諭且諭允中等曰爾至可諭王若能改過絕愛世

子禮待輔臣庶可永保富貴如或不悛將有不測之事

商朝典彙卷十三 宋書 上 五十六

允中詣府宣諭勅旨王遂具奏謝罪

十年六月建撫湖廣都御史劉敷以荆襄分封日滋營造

民力日困奏玉馬第宅大小工價多少給頒各府從宜

修繕朝議是之因命通行天下

十月襄垣王仕瓚子鎮國將軍成銘所爲多不法又奏其

市仕聖藏紙書等事令官往勘所奏皆誣賜劾切責

十三年七月襄安王泰寧王條齡貪淫不職等事命太監

馬祥侍郎杜錦等往勘多實 上曰寧王所爲不法本

當削爵但念家支姑從寬典革祿米一半襄安王所奏

虛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二仍下勅切責及移



書報各王知之

十四年十月追降韓府漢陰王殺錐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主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妾子皆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問疾俱以托之王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妻之嫺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鞠實刑部具獄覆奏詔從之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十七年七月汾川王貢鎔奏求書籍上以勸善書爲善

解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五十七

陰陽書孝順事實與之

十八年四月賜晉王書該府永和王儀賓劉欽奏要將故東勝縣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未支祿米四百石并已祿米二百石俱解入官以爲軍國教荒之助連例奏授標美蒞名王印拘欽貢以前失顏書達王其防範之九月遣少監孫端肅勅諭晉王茲巡撫等官奏慶成王府奇洞抗拒父命打成平人姦占樂婦王印拘慶成并奇洞到府令其型關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不啓不奏之過奇洞以前項罪惡降奇洞爲庶人

十一月河南巡撫孫洪請禁諸王府以親屬爲婚姻上

曰婚姻人道之始禮之大者不可不謹藩府朝廷親屬宜通行以先天下著爲令

十九年六月寧化王府輔國將軍鍾繼軒奏山西布政李益貪淫諸罪遣官按之多誣鍾繼乃賂益左右俾證其事上上曰鍾繼飾辭害人又賄求誣證此未俗奸人所爲而宗室爲之可乎降勅切責俾知愧改

十一月禮部奏武岡民劉善初等告岷府選用孔婦爲軍民害請王府孔婦止本府所隸軍校家懸用從之

東垣王見演家奴吳安童誘王淫戲與同臥起因欲毒殺王妃事覺勸責上謂見演狎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

解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五十八

大義下勅切責令藏民巾讀書改過安童斬

二十一年二月德王見濟請葉南莊溺以湖開漕渠不許八月鄭王祁鐸之子盟津王見澠以罪革爵降爲庶人以鄭王不能教子降勅切責之

二十三年八月寧王莫培以皇太子婚禮成遣官表賀其表文中稱大婚上言婚禮不賀今庶民之家尙然况朝廷乎王不據理違例乃遣人奉表來賀雖云敬所謂事之不以禮也况表中又不審輕重稱大婚可乎宜降勅諭王俾知此意仍令巡按御史嚴治長史等官



憲宗十四子 孝宗及未名二子外 悼恭太子 （勇王）

國安陸後尊帝號 （威） 惠王國德安親 （益） 靖王國

昌郡王崇仁金谿玉山安東舒城阜平銅陵黎丘浦陽

浮河華山鈐溪羅川安仁 （德） 恭王國青州郡王玉田

新樂高唐齊東邵陵漢陽武定平度寧陽樂昌壽張商

河 （雍） 靖王國衡州絕 （定） 王國保寧移德安親

汝安王國衡輝絕 涇簡王國沂州絕 （榮） 莊王國

郡王福寧惠安永春富春貴溪 （申） 懿王國叙州絕

弘治二年三月徽王乞陞釣州爲府尚書王恕言臣等竊

惟肅府見在蘭州藩府潯州朔州朔州武岡州立

廟朝典彙卷十 （宗） 蕭上 （王） 尤

國多者八九十年少不下四五十年未嘗改爲府今嚴

府欲改州爲府又欲將汝州祁縣等一十二州縣改隸

所轄不惟異乎仍舊之撰且陟皆爲之端况今各處災

荒軍民凋敝欲興此役實非所宜兼且州之與府於王

頗無所與改與不改於王似無輕重仍舊爲善 上是

其言移書諭王

九月大同巡撫許進勅武邑王聖慨不律賈跡詔諭爲庶

人徒太原

三年二月晉王乞爲世子府王恕力諭止之

四月崇王見澤乞入朝禮部尚書耿裕集廷議言王雖至

親於朝不宜況茲歲所過供役民何以堪從之

四年二月晉王乞晉生王王傳奉陞太醫院判吏部尚書

王恕力言止之

襄王祁鏞與興王爭地灘遠七十二家獄久不決大理寺

卿江給兩解得已

五年六月荆王見蕭坐不法命太監蕭發駙馬都尉恭侯

都御史戴珊召王至并其長子祐舒廢爲庶人徙置武

昌尋賜裁以弟之子都梁王祐嗣嗣國

八年六月有旨 聖祖母年老念叔崇王欲得一見便寫

勅差官取來禮部尚書倪岳言二年間三王之國郡縣

廟朝典彙卷十 （宗） 蕭上 （王） 尤

供需兵民皆困崇王往來往返勞費民何以堪兼水陸

旱蝗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王來朝雖有故事已難舉

行宜勿召之便尋止

九年七月河南巡撫陳道奏嚴禁光棍出入王府檢登害

人等解詔下部議行之時宗室分封河南爲繁衛疆無

籍之徒出入其第肆爲擾置貽患甚大乞嚴加禁緝以

爲親親尤人所難言迄今地方頗之

諸王府多奏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部尚書周經言

國體非便民力不堪力止之

十一年四月江西宗室有宮人逃出藩臬執詣奏誣以宮



劉職乃命大理少卿王鑑往鞠之坐王以用刑過嚴  
臬檯留官人之罪各相奏 上更命刑部侍郎戴瑋再  
鞠之反案奏聞因其異遂提取來京觀御閣下訊鞠  
上悟曰古人待宗室甚厚蓋從前擬

十二年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寧康王親錫庶子  
日宸濠其母馮氏兄故婿也弘治八年宸濠封上高王  
至是覲錫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  
利徇色度宗室貴戚無禮養炙士為盜江湖間及劫郡  
邑府庫財萬萬計衛士卒自然李日芳吳言宸濠骨相  
天子也宸濠喜時詢中朝事聞言輒喜聞言 上明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上 李一

聖朝廷治即怒不應因以罪削護衛  
十四年七月工部尚書曾鑑奏定造減王府房價及開墾  
造墳價銀有差詔從之

按天順前各王府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為營造成  
化中始定為則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遠岷荆吉襄等  
府房價郡王一千兩鎮國將軍下至中尉遞減至五百  
兩各省王府房廬同其造墳夫價物料郡王三百五十  
兩鎮國將軍下至中尉遞減至百二十餘兩又有開墾  
明器銀及齋糧麻布俱各有差因各處災荒故奏遞減  
十五年七月溼王祐樞之國御用太監金輔等奉 命護

送長史張顯范兆祥承奉章瑒張賢等歷途參所征索  
驛官不勝榜官有自竊歎者行經天津與黃船夫貴舍  
納錢繫掠二人歎其家訴於輔輔謂得內使李顯家人  
行杖者執之瑒等以輔受賂專制請於王王與輔逆有  
言輔奏顯瑒等貪暴王感其言不之禁王亦奏輔至府  
僱僕在途專擅前後各數疏而東廠緝事者亦發繫  
役夫事有旨捕李顯等至京拷治遣給事中周璽刑部  
郎毛實往按之得輔取賄不獻鼓吹先行二事及瑒顯  
等罪狀以聞又言天津散夫時王止令如何蓋上體  
聖明作愛用入之心下防左右生事擾民之弊奏有不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上 李一

實終非本心必承奉長史掩蔽之過且瑒常匿輔邸  
王前稱呼爾我其縱肆可知諸逮繫瑒等至京鞫鞫  
等令司禮監奏請處置餘人連逮坐罪有差

十七年正月朕發寧夏慶恭王墓

七月總王見濟乞漢庶人牧馬草場濟南知府趙墳執歸  
於民從之

十二月先是代世子以酬酒軍費及卒 朝廷葬以世子  
禮其子嗣王以追封請且欲祔廟下禮部集議不可少  
詹劉機曰葬以世子其葬已原追封固宜也不可廟享  
乎 上以其言為是



十八年寧王宸濠請易琉璃瓦江西巡撫林俊言臣日見寧王累乞琉璃瓦。聖諭於引錄內支二萬兩給換。觀鎮撫奏議欲候年豐定奪是與言不當與也工部以奏請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寧王又奏工部又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老公論謂寧府多此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謂明理應察議事斷不爲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瓦寧王義不當以用琉璃瓦今王依

宋書上

宋主

三

國朝興業卷十三  
聖明爲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各若允厥母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師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幸甚  
八月初雍王祐懷奏衡州地卑濕宮殿朽漏不可居又蒙寐不安時見怪異乞移山東東平州屢集廷議以擇地別建勞民傷財但宜修理至是王復上奏詞甚懇切下廷臣議以四川敘州見有申王空新府宜徙居之詔可既而王不欲遷乞仍修本府。武宗重違其情遣太監梁文工部郎中張謹往修之  
九月韓王旭懷奏襄陵王欲鈴請齊守禮歸於孝友調恤

軍校年七十七猶扶筇北向拜。聖壽等節不肯廢。請褒崇之以式宗藩。上致書獎諭。

十二月魯王賜鑄泰鎮國將軍陽銖陽鑒李行友誼又斌常祿以助賑饑。上命賜坊曰彰善嘉義以褒揚之。晉慶成王南陽郡君儀賓李實以包攬錢糧獲罪郡君私入京擊登聞鼓訟寃。上以郡君出城訴訟有奉禮法合會法司議會慶成王亦奏郡君及將軍奇誦等諸不法於是禮部會法司請申明禁令凡越例私奏者俱獲其事詔移文各王府嚴禁之。

孝宗次子。嘉祥王未之國。親

國朝興業卷十三

宋書上

宋主

三

正德元年正月榮王乞朔州信安鎮莊田益牧馬草場地也戶部言永樂間設立草場蓄育馬匹以資武備至成化中近侍始陳乞爲莊後咬齋二府相沿吳之改正暨孝宗皇帝兩神戎務差官治理特勅退還此不以私恩廢公義也今榮王之國有期其所乞宜勿與。上乃諭王曰此。先帝意也。已之。  
七月德王奏莊田在兗州等處者就發子粒二斗惟清河縣千粒成化七年用少卿宋冕議以畿內役重民貧畝止五升近又來詔凡莊田畝徵銀三分臣將無以自給乞如舊徵二斗有旨從之戶部言稅重民不堪故多違



負今山東水旱相仍百姓凋敝意外之虞不可不慮宜如詔旨起科便上曰朕不知也且王何慮貧其勿許

二年四月宸濠遣內官梁安載金銀萬計納內官劉瑾腹

臍泰乞先朝護衛又所與南昌河泊所奪民利

五月河南守臣奏各處王府銀國將軍以下房領俱官給

惟河南將軍府益趨率用已費工部會議勢同事異誠

有不均若概與之民勞財傷難於經久自今以後凡將

軍授封出關者按季類奏每銀國給銀二百四十兩補

國視鎮國六分去一奉國視輔國五分去一中尉視奉

國四分去一俱布政司給與自行修葺者爲令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本五

三年四月賜勅立安化王寘鐸母妃楊氏坊貞節楊氏故

恭和王寘璉妃王薨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死

宸濠謝喪告孝行復前追獎先德特部翰林院撰文論祭

其先王

六月益王祜橫自遣詣金山口祭掃生母懿妃張氏墓詔

以朝廷歲時自有祭祀已之

十二月慶成王泰赴奉國將軍表樣先聘典仗所餘丁田

林女以祖喪未婚至是服闋疏請上曰王府子女禁

於本府軍校之家選配奈何違之其別行選配後自違

者禮部查出停婚被逐之家戍邊

遣榮王祜極之國常德王弘治四年封正德初留京邸劉

瑾惡之與吏部尚書張霖謀逐遂王就國

四年十二月禮部奉旨檢詳累朝政令尼涉王府者條例

上請上批答曰諸事議處詳審累朝舊制及見行例

申明禁約郡王將軍而下卒無嗣及郡王進封親王者

其宗支止許奏請奉祀不得營求請封繼嗣各目親郡

王生母授封者從簡葬祭王府不容僧尼女寇出入宮

禁及私建寺觀違者長史承奉以下俱罪餘如議

五年四月安化王寘鐸反寘鐸慶靖王會孫時劉瑾擅權

寘鐸遂起逆謀謂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我有帝王骨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本六

相親王九兒降鸚鵡神吳言禍福每見寘鐸呼老天子

寘鐸益真望非分會大理少卿周東慶田寧夏倍益頃

畝畝索厚租徵馬也租甚急景文謂寘鐸曰殿下欲圖

大事此其時矣寘鐸遂召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

謀反以誅奄瑾爲名矯旨榜入塞急呼壯士南居敬推

虜執兵械跨馬呼噪儀賓韓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

安化府樞門入序中伏兵起殺錦兵江漢鎮守太監趙

弼遠走行臺殺趙弼安化推學都指揮楊忠又殺周少卿

縛侯泰議放獄囚劫庫藏召逆黨平虜城千戶徐欽引

兵入城偽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爲偽檄言瑾盡欲朝



廷受亂祖法屏棄忠良收棄兇狡阻塞言路括歛民財  
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與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賜  
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  
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益宜響應傳布  
邊鎮以錫爲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  
徐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一人總管  
五月以涇陽伯神英爲平胡將軍起右都御史楊一清提  
督軍務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師討冀鑄

劉瑾矯詔改戶部侍郎陳震爲兵部侍郎兼金都御史先  
討冀鑄暫行總制事雲素附理會冀鑄反衆推楊一清  
勳朝典彙卷十

宋肅

李七

瑾柏於公治然度一清必歸故差震將柄用之

遊擊將軍仇鉞領兵洗冀驕并殺逆黨周昂等餘黨悉平  
初總兵曹雄令家人持書約鉞內應冀鑄出城祭祀社  
稷旗幟等神使人招鉞鉞稱病不出昂來問鉞密令胸  
斌執昂擊死開門吹號招呼原約遊兵親信官軍楊真  
等百餘人到冀鑄府將朱環等十餘人俱殺或遂執真  
鑄及宮眷逆黨

張永楊一清至賊已就擒陳震將冀鑄等械送京一清以  
事于宗室豈可投登且人心未定處置少疎恐生他變  
又原謀皆從齊詢未實一概解京將無可活者乃遣官

賞鈞幣馳往止之如已渡河則收繫靈州以特  
上以慶王台法通安化之亂特勅遣行人慰諭且賜之金  
豐林等詣郡王亦各賜金張永楊一清論其稱臣安化  
逆行人還賜勅切責革護衛及祿米三分之一

八月張永楊一清械冀鑄錦廣等至京詔繫冀鑄於諸王  
館錦廣等下錫衣殺廷鞠伏誅命冀鑄生當廢庶  
人將軍嘉村俘至京既論成後有大子和尙者蓄財變  
同類同類殿之憤曰我皇帝家人也來異其言聞於朝  
逮下刑部獄衆不能辯安化官人左寶琨在浣衣局召  
驗寶琨吃曰此嘉村殺下得免死送高牆竟不能知當  
國朝典彙卷十

宋肅

李八

時代嘉村成者誰也

詔革寧王護衛仍爲南昌左衛以逆璽事敗兵部因言奏  
革之

十月禮部會議 祖訓親王之子不分嫡庶郡王言嫡而  
不言庶其後郡王無嫡者亦得襲封至於兄終弟及係  
出一時特恩宗室之中援此爲例故凡族屬疎遠者莫  
圖承襲累煩延議以致逆璽得以假借網路變成法示  
私恩而秉樞秉檄誠激側不該襲皆許襲封至殿欺侮  
傷化革爵如鍾鏡者亦復原爵今已奉旨改正復各將  
獎封親王郡王俱以嫡繼無嫡以庶如果無庶許應奉



記者以本職奉祀其諸勞姪不得遠引祖父先爵爲詞  
不許親屬擬置徑行奏請如有仍前朦朧奏擾者奏詞  
宜格不行內外輔導官參奏究治議上詔如議保安王  
誠澈承興王秉樸皆應查革業已有成命姑仍舊封以  
後子孫并已故鄧陽王秉徽子孫悉如議鍾鏡敷傷倫  
理情罪深重仍革爵降爲庶人

八年四月宸濠盜陽春書院僧號離宮濠恨不軌以術士  
李自然李日芳等言本城內有天子氣穴遂蓋書院當  
其氣

九月魯鄒平王陽鏞子當涼既革王爵猶與當興爭襲奏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濬

本

訴不已復命司禮太監賴義刑部侍郎黃鉞示指揮  
陸宜往勘還奏當興當涼皆庶子而當興爲長禮部尚  
書費宏等前議以當興襲封革當涼封號其事已明遂  
已正矣而當興爭稱未已者由其父陽鏞徇私溺愛爲  
其母子請封費王陽鏞亦依違爲之代表而先任禮部  
尚書周洪談倪岳等皆爲所惑不能據體以折之使冒  
長云繼祀之封已二十餘年故當涼得藉以爲詞羣下  
包慶等利其復立皆從史之請實慶於法違罔長史以  
下詔當涼景疏強辯有違 祖訓當重治姑從輕令以  
齊民中服習禮滿三載以聞仍奪其母原封金冊魯王

既引咎舉正停祿兩月洪濠岳已故者宥之長史以下  
俱逮治謫慶等五人戍邊

九年三月宸濠乞復護衛屯田許之陸完先爲江西按察  
使與濠通及爲兵部尚書濠喜曰完爲大司馬護衛可  
復得矣遂遣完書謀乞完答書須以 祖訓爲言時伶  
人臧賢有寵於 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內閣部  
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濠固賢之壻司銀以通於  
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爲良之賢好良之賢字也至是輩  
戴金寶藏於賢家分餽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  
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營復護衛苟聽其所爲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濬

本

吾江西無咄類矣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於朱寧楊廷  
和特廷試進士內閣部院大臣東閣讀老中官盧瑄以  
震疎下閣擬自言只請楊師傳諸公不勞廷和趙出票  
旨准與言官交論不聽

魯府歸善王當泣好武善射流賊入境射却之事聞特賜  
諭以是益自喜令鄉人衰貨趙嚴亦善射與當泣厚而  
吏部主事梁穀微時亦相狎既貴而內厭之有西鳳竹  
者言於穀謂質嚴必反及則當罪若而穀亦訪于戶高  
乾乾報書如鳳竹言又有劉昇者與千戶王璣有隙穀  
復訪昇則報如鳳竹言且謂璣亦與謀穀遽告吏部尚



書楊一清一清信之客以諸陸完裨發輕騎屬總兵劉  
輝以濟南伺變事稍稍露盜放使酒管厚長史馬  
魁至是魁密以啓王謂質等之反當盜質主之王奏問  
部司禮太監溫祥大理少卿王純錦示指揮韓端往統  
之發總兵御永桂勇等兵爲繼當盜殊不知也併質等  
俱就執於是巡按御史李齡臣具劾毅而一清等主之  
更請韓臣於外下法司訊問無反狀質等僞戍鳳竹亦  
諸口外而論馬魁斬猶不當盜風陽而牆既至而後知  
之大說哭曰天乎冤哉以頭觸牆而死  
四月宸濠行文牒自稱國主妄傳護衛爲侍衛令旨爲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濂 上 三

宋

六月宸濠密令承奉劉吉等招慣熟武藝強賊楊青李甫  
王儒等百餘人入府號把勢又招鄱陽湖賊首楊子喬  
等領賊徒與楊青等不時出外  
八月宸濠令撫臣以下朝服見撫臣余諫報不可又去其  
左右爲惡者濠怨甚屢欲殺之  
鄧王祐釋爲其父奏請追封入廟凡三上疏禮部屢覆王  
以旁支入繼親王不得願其私親詔如議

十年三月宸濠聞舉人劉養正有才名讀兵書進審理蕭  
宗歲處至府諭宋陳橋事長正贊濠有叛亂才即受白

金密約舉事

十月時宸濠蓄異志謗聚以令威嚴方面守令賄結朝中  
權貴在位者皆觀望畏懼莫敢發胡世寧爲江西副使  
上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護衛兵以來威勢日甚朝官遠  
及於開闢三司多被其鈐束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  
地方之事益有可憂乞簡命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  
俾兼提督巡撫之任以弭變於未形勸王遵依 祖訓  
止治其國勿干撓有司庶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紆南  
顧之憂矣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治之時世寧  
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濠又囑其黨巡按浙江御史潘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濂

上二

三

鵬發卒搜捕其家世寧乃開道赴京投繫詔獄再經冬  
掠梅備至幾瘦成獄中御史徐文華蕭鳴鳳等咸訟其  
冤乃得減戾謫戍濠陽

十一年三月代府鎮國將軍聰滿國將軍聰泥魯泊管  
出邊賊奪人財物爲代王所奏已革祿米三之一至是  
王又奏其交和率小爲惡滋甚下撫按官勘實 詔滿  
泥再革祿米之半泊三之一仍命王戒約之率小生或  
者二人滿成者八人

宸濠以東宮未立陰遣萬銳林華等賄錢等以長男大  
哥假上廟號香迎取東京學受銀三萬賊賢受銀萬陰



許納先令林華歸報許稱欽賜金帶寶石帶絲段傳令本府穿紅衣四十餘日俟寧傳取

九月宸濠奪官池賄李士實左布政張嶺執不可濫違承奉劉吉饋以四果啓視之則棗梨薑芥也遂呼吉曰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界也吾恐臣子受命於天子行止非人所能與濤聞之默然良久

十二年七月泰王繼輝三疏請開中田爲牧地米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皆受其賄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有旨勿爲聞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稱疾不出梁儲曰如肯引疾如國事何上悉令促草制儲遂

國朝典彙卷十三

六 宗藩

七 上

四

上制草曰甘太祖皇帝著令藩封不當益以土地土地既廣將多蓄士馬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侯度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姦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毋與事遂廢

十四年三月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日夜與宸濤謀恐事起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晏駕大位未定乘輿即起一事成益造奸黨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決旬往返踪跡大露顯野皆知巡撫孫燾日夕

防遏托勦賊名置郡邑城郭兵食事甚悉嘗數日即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所處分速滅又連上七疏言濤反在旦夕請奸逆諸途不得達諸權奸得濤金銀多恐事泄并誅又幸冀非聖往往不聞

副都御史吳廷舉奏勦勦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奏六事陰備宸濤不報

五月宸濤居母喪賜有司求崇賢孝巡撫孫燾欲嚴其選謀而徐爲可圖且謂忠孝一道稱其孝或可勸其忠與是按林朝王金具疏以聞時江彬寵幸日甚太監張忠欲陷彬以傾朱寧及燧保奏濤疏至上見奏驚曰保

國朝典彙卷十三

六 宗藩

七 上

四

官奸陞保王賢孝欲何爲且將置我何地邪忠聞乃密言於上曰誠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奏內稱王孝行議上不孝也稱早朝譏上不朝也上頓之東廠太監張銳初亦黨濤助楊廷和爲濤復護衛知其有反謀且上入忠言乃與廷和言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上知濤差人留京師令太監韋霖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忽期者今故違非制應治之先是宸濤謀召其子入京既而寧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上受告濤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倉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遍遺諸權奸幾殺順等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宋濂

十五

於是逆謀益急。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羣盜，凌十一閭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時，卷畢真鎮守浙江約起事，為應。又結江西土官狼兵及南贛峒蠻。十三年，江西大水，素所蓄賊凌十一等出沒鄱陽湖，行切疑與副使許達議先召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幾欲捕，此剪羽翼出不意。自江外掩捕夜大雨，風不克濟。三賊走匿濠林墓中，竟不可踪跡。疑大集舟師會城期，勦逆賊亦以防變。濠恐賊獲妨已，乃謀去疑。令人載金寶於賊賢處，分餽權要，命之曰：「急去孫疑，別用一鄉紳史來，架辰可涉沐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

史顏頤壽仕論革還漢術

詔發兵大索偵卒於賊賢家，不獲。

六月丙子，宸濠反。初，京師知權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為必擒治濠。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即報報濠是月十三日，值濠生日宴饗。巡三司報權駙馬等官兼程至濠，大驚。既罷宴，密召劉養正夜議所處。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伏府中，遣人急召士實入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及旦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各官入謝拜畢，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瘡，自召我監國巡撫孫從發，然應曰請密旨。」親曰：「天祥。」移汝獨不知耶？疑益憤，應曰：「安得吳言求叔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疑益怒，張目厲聲曰：「天弘二日，民弘二王濠遂縛疑副使許達奮起爭曰：巡撫朝廷大臣汝安得辱侮無禮？」又縛達曰：「汝何言曰：惟有赤心耳。」竟從汝反。且縛且罵，賊捶折疑左臂，併送殺愚民門外。時烈日，陰暄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遂執鎮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井公差戶部主事馬恩聰金山布政胡廉泰政陳果劉乘泰議許效廉黃流金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並械鎖於獄，偽置官屬以劉吉徐欽萬銳等為太監。李士實為太師，劉養正為國師，王春為尚書。凌十一

宋濂

十六



等爲都指揮急走人令畢真反杭州爲應已而馬思聰黃宏皆憤慨不食成金事潘鵬師襲叅政王給季檄布政使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俱聽役使其所親曹伯等四出收兵

逆濠令賊閔廿四吳十三等帥黨五萬餘人奪官民船萬餘艘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遁走城遂破進攻九江知府汪穎及兵備副使曹雷亦遁走九江人開城門納賊兵濠令師慶守之

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以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欲往福建勦事十五日至豐城知縣顧泌告濠反守仁易服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主七

潛至臨江知府董德濡聞守仁至喜買入城謂度守仁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抵吉安爲宜又濠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尙易爲也及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計謀奉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廣都御史楊旦泰金及南京兵部各奉密旨令將出師贍伏要需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取侵人數輩各帑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飛報竊發日期公文各銓置裕衣絮中將發聞乃又捕

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親之即存怒令牽岸上處已乃故縱之令其奔報濠邀獲侵人果於裕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敢即發

丁亥王守仁移檄遠近暴逆濠罪惡起兵討濠守仁集兵糧乃傳檄四方度兵家以決勝之道急衝其鋒攻其備皆非計之得我始示以自守不攻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揭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之未出乃先發兵出取南康九江諸處猶自居省城以俟禦進賢知縣劉源清聞受統所遣親屬葉伯殿之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主八

七月壬辰朔逆濠會李士實劉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謂上以旨減鄧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難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事靡不樂爲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爲宋裏驛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謂常縣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婦婦稱劉娘娘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爲也

泰政季茂南昌教授趙承芳等齎偽檄論吉安鄧守史



王守仁執縛軍門固封上達

逆濠屬宗技拱樞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自與拱樞  
李士實劉養正閏廿四等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  
軍王綸爲參贊指揮葛江爲都總督一百四十餘隊分  
五哨出鄱陽湖艦鼓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

癸卯王守仁率知府伍文定等起兵會於陽江樟樹鎮守

仁身督文定等兵徑下於是戴德儒引兵自臨江知府

徐璉引兵自袁州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通判胡光元

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睥徐文英新淦

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得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

關朝典卷十三

宗藩上

王九

四

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

文定爲一哨攻廣順門入邢珣爲二哨攻順化門入徐

璉攻惠民門入戴德攻永和門入胡光元童琦攻童江

門入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談儲

王睥李樹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雲從旁

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逆濠伏兵千餘新舊墳廐以備

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

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

戊申我兵攻南昌城逆黨聞我兵已破新舊墳廐敗潰之

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聞我師四面聚集皆震

駭奪氣我師呼噪並進梯組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進

奔城遂復擒其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十人逆

濠宮中眷屬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乃令各官分道

放火撫定居民釋放其屬從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

門印信九十六顆其勝從布政使胡連泰政劉斐參議

許效廉副使唐錦命事煩鳳都指揮王玘自投首罪

王守仁上江西捷音仍分兵四路蹙逆濠

逆濠率賊黨趨安慶欲直犯南京守備都指揮楊銳知府

張文錦等令軍士鼓噪登城大罵之濠怒遂駐師督衆

運土壘壘攻城上矢石如雨賊多成虛數日不能克

關朝典卷十三

宗藩上

今

四

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宋人持書入城諭降鵬安慶人也

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賊勢遂法

南畿巡撫李充嗣飛章告濠欲犯南京下兵部會議尚書

王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告亂不足爲慮有王

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頃刻覆十三疏詔制濠屬降賊

名次請命將出師趣南京勅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

謙率淮兵湖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王給餉都御史秦

金率湖廣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廷光

浙江嚴蘭鎮鎮真慎防瓜州壩傳檄諸路俱有忠臣義

士能倡義旅擒反者封侯如此則賊如釜中魚何能爲



乎且今南京守備孫江諸武職并五府掌印僉事自  
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

辛亥逆濠攻安慶十有二日城守益固不能下聞南昌已

破欲回舟李士實阻之勸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

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圍引眾歸援

乙卯王守仁擊逆濠賊黨於黃家渡十三日濠先鋒已至

惟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守仁分督各兵乘夜趨進

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

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

鼓噪乘風而前其氣驕甚文定恩倅北以致之賊爭逆

閩朝興彙卷十三

宗藩上

八十二

起利前後不相及琦從後備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

恩督兵乘之捷德孺合勢夾攻鼓噪竝起賊不知所爲

遂大潰奔走十餘里

丙辰賊并力盛氣挑戰而風勢不便我兵少怯死者數十

人守仁急令斬先怯者文定奮督各兵殊死戰并逆砲

及濠舟濠遂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莫計其數

丁巳賊退保樞合聯兵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賈士守仁

乃夜督文定爲火攻之具琦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恩

等各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濠方頓羣臣集

所統三司官責其間不致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

之論未決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濠副舟遂奔

散濠與妃嬪泣別官人皆赴水或遂執濠并其世子郡

王將軍僉賓及偽太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等官李士

實劉養正劉吉徐欽王給熊璵盧行羅璣丁璫王春吳

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勛何銓王信吳國七火信等

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

按察使穆璋僉事王驥潘鵬參政陳臬布政使梁宸都

指揮鄭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

約三萬餘衆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屍積聚橫亘若洲

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復遣官分勦毋令逃入他境爲

閩朝興彙卷十三

宗藩上

八十二

患濠既擒衆執以見濠呼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

爲庶民可乎守仁對曰有國法在遂低首無言令載至

四所行數步回向曰貴妃常勸我不要爲此事是我

不聽實非其罪今或於水壁先生收其屍一葬守仁曰謹

領送爲收葬守仁得濠交賄大小遠近臣僚賈賂手籍

及往還私書悉焚之

王守仁既擒濠將欲令人獻俘應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解

赴京闕因初在吉安兩上疏報報乞令將出師朝廷

差安邊伯朱希平廖伯朱彬朱璉爲總兵等官太監張

忠張永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督糧餉江西



征討中途聞捷計欲奪功乃密請 上親征

八月 上下詔親征大學士梁儲將見恩從時王守仁請

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捷

上亦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忠等見錢寧滅賢事敗又

欲因此邀功於是 上與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

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欲往江西親征廷臣歷

僚皆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求者

邊將江彬許泰劉則太監張忠張永魏彬先領兵由大江

至江西詎王守仁始同濠反因天兵猝臨始擒濠脫罪

欲并擒守仁爲已功見守仁持正不撓以永誦其忠陰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八十五

四

解其謀各引至南京候駕

王守仁上疏力止親征其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

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都湖擊其情歸今

宸濠已擒逆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

方驚擾之民已定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罪視神器陰謀

久蓄招納叛臣黨敵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奸細臣下

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通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

沿途伏有奸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還已

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發付之下部下各官誠

恐滑布之徒乘隙竊發或慮意外臣亦有遺憾矣蓋時

事方艱賊難擒亂未已也 上令還回待至南京另奏

上至良鄉得捷音大學士梁儲將見恩屢請回鑾不聽

王守仁登南昌將獻俘闕下太監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

都湖侯 上親與遊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

信守仁不聽乘夜逃玉山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杭

州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經今大亂繼以旱災又

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者尚

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率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

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

爲奪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上

八十六

五

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稍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

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

以濠付之未及交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踰

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

威德指示方略所致歸功總督軍門以止江西之行說

而江彬許泰張忠又至武林奉功守仁仍會浙江巡按

三司商交付彼轉解復應彬等害已乘夜渡江遁越印

日至浙江驛欲回江西

十一月張忠江彬等欲自獻俘襲功以張永言止之

上以大將軍釣帖令巡撫江西都御史王守仁重上捷音



守仁節略前奏入江彬張忠等姓名於內上之始謂北庭

宸濠及逆黨宗室拱樞皆伏誅濠賜自盡乃殯屍揚之

十五年 月法司覆治宸濠逆黨太監畢其以朝廷腹心

爲宸濠羽翼在江西則密謀內助在浙江則陰作外援

其奈隨張浩助殺忠臣有肘郡守俱官叛逆律凌遲

永錫衣指揮廖鵬會事奔在都督同知王獻或托逆

帳以蠱惑 先朝武代幹鎮守而規圖厚賄俱官斬家

口緣坐財產沒官內臣盧明商忠與謀護衛而附忠良

秦用趙秀福泄事機而貪貨利尚書陸完交外藩而違

綱

宗藩

八五

金不却處護衛而執奏不堅錦衣指揮陳善薛璽或因

貿易而寄財或因勘事而受賂律亦當斬其餘緣坐者

宜竄戍極邊知情藏匿及冒功者黜罰有差皆從之

法司會議江西參政王給偽授參贊軍務戎服祭江九江

兵備副使曹雷據兵坐視宜磔於市金事潘鵬爲淫誘

降安慶論斬參政李敷齋殺廣東等處鎮守大監王宏

按察使楊璋甫至任不及偶被執情可原免戍邊

初逆濠之亂太監張忠聞濠已就擒圖其功乃提兵急

趨南昌至則王守仁已執濠赴南京矣忠失望甚志按

察使伍文定迎謁遂叱縛之曰吾且藉沒汝文定罵曰

吾拼九族爲朝廷討賊報誓於法當籍汝忠念愈以銅

鉞擊之文定昏仆觀者無不駭憤文定與其兄始屢求

解任不報至是始以執聞且言忠始與許泰劉璉至江

西自稱天子十弟兄泰稱威武副將軍與朝廷同僚耶

稱總兵官朱保 朝廷見子迫脅天子令更稍弗其意

輒窮辱之又誣指黨逆招起軍民詐稱進貢需索萬狀

計所罔利不下百萬比又脂膏殫竭倉庫罄懸然三人

者始盱睢而去以致餓殍遍野盜賊縱橫雖判三人萬

戾不足謝江西百姓 聖明御曆大慙知錢寧江彬皆

已伏法三人者實其黨與尚滿於天討使觀其禍福無

綱

宗藩

八六

厭之心而處於反側不安之地恐異日爲國家大害乞

亟行誅滅以快人心消隱憂又請發宸濠賊銀還之江

西以需後用矜釋濠黨父兄子弟在屬州地方及不同

居與謀者併忠泰璉所憂廷註誤中多無辜亦請釋釋

之章下所司議聞

先是遼岷二王府以軍校缺人僉補民投因而索求無厭

民不能堪湖廣總理賑濟都御史吳廷舉劾狀以聞兵

部議各以本府軍技餘丁僉補不得別食擾民從之

臨漳王府輔國將軍祐招聚奸徒劉得趙節等多爲不法

藩維大吏亦往往有被誣訐者遂按河南御史江淵



列狀以聞詔捕得等治罪目今奸徒投入各王府擬置  
爲非者擬按官徑自捕治毋貸

六月庶吉士王邦瑞有姑配伊府光陽王王慶無嗣苞制  
文職有王親者不得陞除京職已亡故無出則不禁那  
瑞亦援例自理所司仍外補知廣德州

七月禮部言弋陽等王府將軍中尉及所生子女例應襲  
爵及請名請封選婦者皆因廢濫挾私不爲奏請遇期  
不得受封婚配失 朝廷睦族之意宜亟議處令江西  
鎮巡官毀賁奏行從之

十月崇王福樞奏世子厚勳第二子福寧王厚喜念其亡  
嗣朝典卷十三 宗藩上 今七

母劉妃欲每歲兄弟更番出城祭掃 上以 祖制有  
限不得願其私情姑令各出祭掃一次

十一月 襄陵王府鎮國中尉祖繼遣盜盜襄城王府輔  
國將軍借溶而私售之奉國將軍借派及儀賓賀儒所  
隨置酒妓館召輔國將軍借旭儀賓陳真與飲事覺韓  
王旭繼以聞下陝西巡按等官治各伏罪會赦 上以  
祖繼等不遵 祖訓特革旭繼等祿之半借溶借派借  
派各三之一陳真賀儒各奪職

命諸王府將軍初生子女已經奏報請名而後亡者白之  
王王以聞行宗人府除其籍其未請名者即與本府之

籍除之

給事中朱鳴陽等上疏曰竊見宸濠之亂宗室與始謀者  
據王守仁奏只拱樞等一二人而已其餘俱出舉逆之  
後爲所有從今身伏重典已無可爲而緣坐妻孥盡催  
幽閉中間冤抑或可哀憐其未曾與逆者甚多皆以濫  
故削祿特罪已及三年頃見顛連殆瀆九成若不亟爲  
處分非所以安 太祖在天之靈嗣 皇上隆重親親  
之意也會瑞昌榮安王妃袁氏等亦各爲其子憐之故  
促鎮巡官速勘以聞

十二月先是晉府臨泉榮穆王卒庶長孫知烱襲爵未封  
國朝典卷十三 宗藩上 今八

亦卒至庶第二弟知桂請襲禮部議無弟繼兄爵例請  
以本等官職奉祀命以輔國將軍管理府事



宗藩下

嘉靖元年五月禮部請以崇仁王襲封典獻王主祀不報  
靖江王經林言本府凡遇正旦冬至初度各該官慶賀以朝  
服行八拜禮係洪武舊規今各官改易常服止行四拜  
禮乞查先坐以更改舊制之罪 上曰王府慶賀行禮  
祖訓及諸司職掌開載甚明又有弘治年間奏准儀節  
靖江王如何妄奏姑不究禮仍通行申明與各王府知  
之

六月代王俊杖奏昌化王等府宗室以祿糧缺乏聚謀赴  
京請乞戶部覆議得 旨命山西布政司以庫銀借支

關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補給仍戒諸宗室務恪遵 祖訓勿得擅出赴京自取  
罪戾所司各宜以禮曉諭嚴加防禁

停止魯王陽壽鄒平王常瀛真城王富蔭食鹽舊制王府  
俱無食鹽後以親王初封奏請間有所與遂緣爲例至

是戶部以舊制奏章悉廢之  
諭禮部各王府宗室應奏事情止許啓王代奏不許私自

奏陳先朝明有禁例近多越關妄奏甚至子許其父敗  
倫莫大今及犯者原詞一切不行遣官送回止給口糧

脚力不許沿途需索轎夫俱應通諭各王府知之

司禮太監張欽左都御史金獻民端云指揮使周傳奉命

會勘壽王祐齋楊按知府李重事回奏 上以重降

激怒親王因公結怨官校奪官五級承奉長史等有造

謀擬置因辱守官各降調發遣有差壽王賜書戒諭

初泰府保安王誠演卒無嗣庶弟誠漢襲封亦卒復以庶

弟誠澈繼襲禮部會議謂郡王庶弟襲封 祖訓不載

今保安王無嗣誠澈誠澈繼以庶弟傳襲於 祖訓不

合奉 武宗聖旨封爵重事今後郡王無庶子止許親

支以本職奉祀不許冒請襲封如有朦朧奏場內外輔

導官治罪不宥保安王誠澈既已受封姑准終身以後

子孫不許再襲至是誠澈率其子秉棧請襲王爵泰王

關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惟悼代奏禮部以累經會議不准襲封該府輔導不能  
以禮陳阻請治罪如例得 旨棄棧止冷以本職奉祀

該府輔導官姑宥之

魯府歸善王富浚有罪革爵爲庶人卒於鳳陽魯王陽錫

爲其子健楠請襲封禮部備查富浚原犯及節年庶人

子女事例以聞得 旨富浚情罪深重其子不准襲封

晉府輔國將軍表叔祖方山王鍾傑先旣以罪革爵表叔

止襲今封而妄設典仗民校違按御史沈俊張英列其

罪狀都察院議請削奪祿米收銷典仗印信革去民校

得 旨如議仍貽書晉王切責之



禮部上言各王府郡王將軍有事必恭親王代表除機密重情及請封王爵外其春秋類奏之聘長史司止許批差一人實進不許一事輒差一人在京潛住營求幹事本府仍將類奏事件送禮部收貯逐一造具各郡王奏本封數及批文數目差人名數送鴻臚寺收候但有王府差來人役挾帶空本在京填寫者緝事衙門即訪察擒獲追究用印之人從重治罪得旨允行

一年三月初禮科給事中朱鳴陽等言宸濠與其逆黨既誅緣坐妻孥宜有處分適瑞昌營安王妃袁氏懇其子孫宸濠構構等寬而省府庶人表稱又乞人高齡代其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下

三

父奇激罪上俱下法司因詔高牆庶人數多法司其通查情罪輕重以聞已而總督都御史俞謙奏稱高牆庶人有繫至三四世者遺孽日增情既可憫而供應不貲亦非風陽所能辦送俱下廷臣會議刑部尚書林俊言已故成銀等五人做孽二人家屬及庶人奇激宜放歸各藩給束衣板婚配仍高牆倒成斬等情鑒等及寘鑄親屬罪重不可赦宸濠親屬情罪請專遣官往江西會勘上是其言命給事中刑部郎中各一人奉勅會鎮巡三司至審核以聞其餘庶人如故仍勒鳳陽守備太監加意檢恤無克衣板以負朝廷矜恤至意

故違奉王世子致格後德王孫裕何請不待服滿冊封上不許令免喪後行

六月崇陽等府諸宗室二十餘人歲祿不充請借藩司帑金預用楚王爲代表從之有承奉藩朝者在京買頒關符還楚需索各宗謝金百餘兩方爲投符而費泰百戶童剛亦索謝金二百餘兩各宗不能具金朝嘆慕少凌轅之且日代表非王本心朝慙慙爲之爾奈何得請不德朝也各宗不任其愚悉營食具合金與之延接御史何繁奏於朝請置朝於理戶部覆奏從之因勅楚王凡例外之請勿得代表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下

四

先是楚王榮洙及湖廣撫按官奏承奉藩朝等挾勢要求肆言譴毀指斥親王面忤聖子命遣官會鞠之至是都察院覆議朝等十三人情罪比依謀叛宜置重刑其脅從者當論戍如律得旨如赦仍賜書慰諭王戶部言鎮國將軍成鐸等子女並樂婦所生於例不得封今復比庶人例請給食米實於祖訓有違請自正德十二年以後凡非例請給者並議罷革親王不得代表違者並罪其輔導官上是其議

禮部侍郎賈詠以災異陳言一議禁宗室濫娶妾媵得旨各王府自郡王而下妾所生子女每歲造冊類報



劉遷委者奪其祿子女不得封輔尋官匪不罪者罪

蓋王祐橫秦軍校餽糧原派撫州等處隔遠不便關支請

行有司改派別項錢糧以建昌豐盈倉米補足其數

上從部議令楚撫便宜處補仍嚴核本府解納人員侵

欺那借等弊治之毋得改派分更有違 祖訓

初安惠王封平涼無子國除蓋革唐檢及樂戶留典使校

尉百人守固洪熙初封韓恭王平涼襄陵莊穆王冲休

者恭王子也支封附王國中 英宗令官校韓長史

供安王祀暇日給襄陵王使令景泰五年冲休乞承祀

安王正德十二年嗣襄陵王徵鈐遂請得樂戶祀安王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 藩

下

五

明年樂平王徵鈐援鈐亦請樂戶國初言親王有樂

戶郡王別城居者有事假詠吹有司其附親王國者假

樂戶移長史因請革安王供祀樂戶至是徵鈐及韓王

旭繼又請 上以安王故特允徵鈐徵鈐卒韓王祿

又令長史革祀安王樂戶徵鈐長孫旭繼再請韓王不

許旭繼上言禮樂自天子出王不得擅予奪祿疑亦言

親王郡王禮樂宜有降殺事下撫撫不能失條奏請制

曰與樂戶爲安王祀也

二年二月給事中毛王勘覆平濠功因言內外官不宜交

通藩府 上從之命有宗藩地方大小官員但有交通

結賄者盡按官指實奏聞

八月督府西河王奇湖有孝行母病渴王仰視大池中甘

泉湧出飲之病愈又嘗建醮祈禱雙鶴飛鳴遠壇後母

卒王哀毀骨立古柏生奇花二朶異香襲人命勅葬諭

大同叛卒通脅代王俊杖索金帛王懼微服率子弟潛出

居於宣府至十二月亂始定 上遣諭王還國

先是寧化王府奉國將軍奇誠以僞印盜官銀二千兩事

覺詔以祿糧扣除抵還至是償過半矣奇誠訴官奉無

食乞歲扣祿米之半入官以其半自養 上憐而許之

泰王惟焯奏始祖分封之國欽蒙 高皇帝勅賜潼關西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 藩

下

太

鳳翔東谷河灘地牧馬高原山坡牧羊今豪民劉仲玉

等占種仲玉等亦奏祖額殺糧民地奸人捏作荒閒按

獻恭府俱下戶部議撥撫按查勘原賜牧地止有河灘

今泰府實欲侵奪民地况潼關西鳳翔東渭河西岸有

華陰岐山等一十七州縣如王所奏近河牧馬近山牧

羊則一十七州縣之地盡屬泰府矣 上曰已之

寧津懷康王妃史氏聽技尉姚賢擬置杖殺儀賓王槐代

王上其事得 旨駕按問發遣其子寧津王俊祿以不

能諫阻其母降勅切責

工部覆魯府輔國將軍富濟議停卹典以避民因謂各王



府郡縣君已葬歲久仍給祭葬之資從富親屬耳自今未給者宜官附地用其官所造房宜改給宗室之應與料價者所領各儀仗宜附之官俟新封者給之此體國惜財之意請通行各王府奏可

四年二月慶王台滋既爲巡撫都御史張璠告變諸除事盡漚且見按急自危一日率官屬奮關馳馬出欲走關下自訴宗室儀賓有從者璠皆逆還之閉王別館其疎以聞吏部侍郎溫仁和言王淫亂不法事固有之然未必圖危社稷今見閉恐志懼而求尊狀未白而卽有殺王之名朝廷將何辭以謝宗室且萬一有微脫王者廟朝典棄卷十三

宋藩

七

稱兵與難是迫之反也宜慰王歸府以待變問燕璠又言王關出恐變不測請逮王及宗室官屬從王者至京師上令廷臣集議命王居府待按

六月睿慶王台滋降爲庶人初王爲張璠所論行賄於鎮守太監李斯總兵神勛求所願助拒勿納王銜之會寧夏指揮楊欽包錦朱保等各以事獲罪璠因藉資於王共謀殺璠及斯勛而奉國將軍台滋與謀未發而璠覺捕欽等下都指揮常世臣按察僉事劉淮訊治欽等遂誣台滋爲不廉狎具奏聞上遣司禮太監扶安副都御史王時中錦云指揮劉宗武往訊獄上台滋

台滋他罪有之無謀爲不軌事璠所奏與世臣淮所獲各失實刑部尚書趙鑑合議覆得旨楊欽等各論或發成如律斯璠世臣淮違京究問台滋革去祿米之半台滋事再會議聞刑部再議台滋昔嘗屬事實錮辛家寬宥今依終無忌謀戕守官罪在不宥宜照弘治三年處代王聰殊例革爵責令改悔詔如所擬

赦高橋已故庶人成銀府銀恩銀恩銀安泛襲錐等家屬八十八人見在庶人成銀恩銀家屬及各親屬五十九人故久無人緝獲嚴始家屬駢兒等百四十三人勅內官分送各王府隨住口糧有花婚配等項給如高橋例廟朝典棄卷十三

宋藩

八

仍勅各王府鈴東戒諭令改過自新從御史葉忠言也吉王見凌奏討湘潭商稅門攤戶部謂係額辦錢糧所以備官吏旗軍折俸之用先齊奉旨不准給上特與之七賜王拱楨言臣祖獻王惠王乃四服子孫所共祀非獨宸濠一人所自出也前以宸濠故覆祀今其孫如臣等俱蒙聖恩獎別職守如故而二祖不獲廟祀臣竊痛之乞賜立廟致祀下禮部議逆濠之罪不及祖父二王無罪祀不宜絕當如所請以廣孝思從之

起府補國將軍祐祿數饑家人蕭祿等賊殺不辜憾如府張惠捕治其家人撫惠微事私詣闕上之其姪奉國君



軍厚煥厚卿爲之助趙王厚燮亦疏庇祜祿有詔逮同  
法司具獄詞上詔革祜祿祿米三之一厚煥厚卿各奪  
祿二月以勸切責趙王諸肅祿等咸遠張惠亦以行事  
不當降運同

初襄王祜樹病廢不能理國事永來邵亨因竊弄威福往  
往詐爲王旨以行鎮寧王府縣主選儀賓業已納聘亨索  
賄不厭誣王舅受財拷掠索賄王祜樹謀代理府事不  
得恨之誘執亨扶其兩目祜樹亦放矣不法自是轉相  
奏訐鎮寧王長子祜樞亦劾奏亨詞多誣罔上遣大  
理少卿袁宗鑑偕中官歸云往訊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濂

九

五年興府庶人彥泥妻李氏以罪發高牆乞以子崇標等  
隨往禮官議彥泥子女在未革爵前所舉者乃無罪之  
人今使陷於有罪之地將來難以請封得旨崇標等  
仍留本府育所親屬撫養之

詔出高牆岷庶人家屬時留高牆者甚衆上憐而出之  
以備楚王鈴束仍令所在有司嚴加約束

楚王榮誠重修靜寺疏請賜額禮部言祖制各王府不  
許私創寺觀楚王之請不可許上是其言

宣寧王府輔國將軍威羅夫人李氏事姑盡孝姑前小敬  
叱婢姑疾愈成禱神祈以身代灸則先灸臂試齋姑在

祜祿親扶持盟柳食飲草院者十年夜不解帶居喪哀  
毀過禮幾絕而薨王上其事爲諸詔賜坊曰旌孝

五月詔宗室有闕山百里之外者所在有司遮留卽遣官  
護送回府仍奏開發鳳陽高牆安置并嚴治輔導之罪  
六年靖江王奉國中尉約修及經說違例出城經說至南  
京被獲守備以聞禮部言約修於四年嘗潛出詔送回  
府乃怙終不悛復誘經說以出今經說已得而約修不  
知所在宜嚴行訪捕上令送經說回府已而約修詣  
關告承奉潮奸利事上以約修送繫高牆所奏事  
情遣刑部司官會撫按訊鞫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濂

十

初藩王銓鍾嫡孫胤檀生六歲而王病革恐諸郡王爲患  
預奏以橙主府事令母妃郝氏保護長史承奉等輔導  
以俟其成及王薨宿遷王詮鑄請命靈川王胤樞攝國  
郝氏奏請如王意禮部言王國宗祀嫡孫承重固爲正  
禮母妃與事亦當預防請令胤檀主喪禮統府母妃止  
令在宮保護府事皆聽長史等官檢束郡王將軍及宗  
人不得奏授長史等官宜盡心輔導有不奉職者巡按  
及守巡以下察舉從之

禮部尚書性壽等言各王府進封襲封王爵者以後子女  
照今封號遞加其追封者所生子女封號加否不一擬



以違行查得弘治中樂安王宸滿襲封郡王追封父明  
益爲樂安溫陵王母夫人黃氏加封爲妃不遵官冊封  
其餘子女原從鎮國將軍所生俱不准追封以後各王  
府悉照此例今陳乞紛紛部旨數易莫知遵守請以親  
錄事著爲令報可頒行

慶應人台滋既革爵役累疏奏稱且誣捏張瑄私盜府  
藏及首前鎮守太監李斯總兵神助饋送馬匹等事法  
司請罪其廢置儀賓毛偉等斯助違問庶人從置部降  
勅切責滋瑄事令提督官詳切具奏

十二月帝丘王總滿奏鎮國將軍成鐵孝行親沒結廬墓  
廟朝典彙卷十三

宋濂

十一

側負土壘塚晨夕號泣不絕上歎實賜勅諭獎賽以  
銀幣羊酒且諭禮部自今宗室中有孝行卓異如成鐵  
者令撫按官奏聞獎席

七年正月降泰府鎮國將軍誠深及其子輔國將軍秉椿  
秉粉爲庶人安置柵柵屬羣誠深請于秉椿等照參  
三之一初誠深父子驕恣不道數爲泰王所禁恨之及  
與卿官給事中孟奇子莊構訟有司不能決各上疏自  
理上遣司禮太監刑部郎中錫永指揮各一人卽訊  
之獄具誠深父子不直乃盡逮繫其黨令泰王切責之  
派父子怨望出不遜語泰王以聞深又哈嚙勘官及莊

他事且誣王招衛士與談禍福違乘椅潛走京師奏  
上又遣太監戴永都御史張潤錦示指揮張琦往覆  
深奏事多無驗而父子前罪皆實上惡其怙終不貸  
故有是命

禮部方獻夫言王府事例成憲俱存而奸人假請托以給  
物使宗室長求越分無辜妄費求達利歸羣小不遵憲  
歸公朝請將正德四年本部題准累朝政令及收元來  
事于宗室議奏可爲定例者併錄刻成書頒行王府凡  
襲爵請封請名夫人儀賓故絕王爵乞封妾媵等奏乞  
者長史教校查例行春秋二季遣官類奏不合例者卽

廟朝典彙卷十三

宋濂

十一

爲陳阻得例奏擾則坐長史教授并撥置之人其差人  
誣帶財物俱聽緝獲送回照例發遣內府各監局應造  
冊封冠服儀物如期丞辦毋令遲候爲奸藉詔如械行  
七月以章聖太后加上尊號詔上謂王府結親者其  
子弟仕宦不許選任京職致令故家世族俱不敢與王  
府結親恐爲子孫之累此何祖訓大明集禮大明律  
令俱無開載不知何年准行然成化前多不拘至弘治  
各衙門纂修問刑條例載入遂爲定例不敢復犯甚非  
帝王親睦之道吏禮二部便會查前例果係祖宗典  
章該載照例遵行若係先年臣下因事楚白准者具奏



革去

代府臨川王府輔國將軍成鎮服詣鳳陽高瞻視父  
人士測之喪上疏自劾乞骸骨歸葬不許願留歲時  
祭掃以全私情 上憫之許於葬所祭畢則歸後不得  
例其輔導及守衛官仍下巡按治之

八年二月鉅野王府輔國將軍常清請以父子應支祿  
賑濟封內饑民且勸 上以祖宗爲法以國本爲重祿  
不急之費息土木之工章入 上嘉其意在卹民且以  
節儉獻規特勅褒之不聽辭祿

瑞昌王府軍器監人宸清等先生濠脅從獲發高瞻已而  
國朝典彙卷十三 太宗下

十三

法司勅明放還至是援例請復原爵禮部議祿米係干  
大典違難輕議第尚於編民阻苦可憫宜行布政司於  
應得口糧布花外量加優恤

大學士楊一清言王府婚姻不得除授京職 祖宗初無  
此例惟宣德間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進京官然亦止爲  
漢府言天順以後始有倡議以漢爲例者然布政雍泰  
得以泰府之親陞巡撫都御史至弘治十二年三法司  
遂以入問例中沿襲至今遂爲定制以致詩禮故家衣  
冠世胄俱不願與王府結親惟閭中白丁扳援宗戚轉  
相引誘遂究不禁弊實坐此且年以來宗室構逆如

與儲宸濠者亦何嘗借京官親戚之力哉 上曰覽奏  
具悉卿意朕惟帝王防閑之道固不可無恐亦不可失  
推誠之意所奏下吏禮二部亟爲議處奏請裁奪已而  
該部覆議累朝以來不許王親除授京職蓋亦防閑之  
道宜然且左右布政使其官皆二品與在內尚書堪仕  
者濟時行道之類乃可以自盡矣有 旨王親事查正  
德肆年題准分別放歸遠近事例以聞吏部覆言正德  
四年事例屢奉 武宗旨改正今當如同刑條例行詔  
從之

九年先是臨川王俊柏以其父請成高瞻乞骸骨歸葬  
國朝典彙卷十三 太宗下

十四

上許其往奠葬所至是復請每歲春秋得遣人行禮因  
進其所著太文錄 上允其請以所著下禮部看詳  
弋陽王拱衡請得主山川社稷之祀禮部言逆濠不道變  
置社稷存諸有司拱衡不過約束宗室代理府事豈得  
與有司之事所請不宜聽許 上然之  
十年十月詔冊靈川王胤棖爲藩王初藩莊王有庶子七  
秦王保庶第一支傳至胤棖故絕例應庶第二支承襲  
王妃邵氏及合府陵川等王長史韓宗孔等同奏推胤  
棖攝理府事而吳江王勛消宜山王詮鑄爭立 上切  
責之胤棖嗣王



省王知祥性至孝事嫡母郝妃生母彭氏甚謹母妃薨號痛幾絕執喪盡禮有素乏生親官白鶴進祭所

十二年大同軍叛代王充權東走宣府上遣官問王王

父子再遭禍變忠憤自檢得不爲諸逆榮嘆

韓王旭挺上言褒慶王五世同居乞比齊民褒旌輔

國將軍偕濟奏亦如之命撰勅遣官旌表其門

勅山東巡撫邵錫奏謂查革德府莊田爲王所計錫亦疏

其諸撥置官校罪比莊田事竣而相計奏詞猶未結德

府儀衛司軍校額一千七百餘人中有逃絕相襲以餘

丁私補錫謂其非制行長史司覈狀久不報錫乃檄濟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肅下

十五

南知府楊撫俟軍校支領月糧按籍名給之其非正役

補充斬勿與軍校乃大譟不支糧而散一日儀衛副薛

寧率官校軍旗等千餘人以巨石毀濟南府署殿管糧

通判劉知之曳入王府良久釋去撫按官劄上薛寧等

橫狀併輔導官罪王亦計錫及撫知之等証以悖悞詔

遣給事郭應奎令按臣賜之具以狀聞上以長史葉

綬楊孟法輔導無狀下巡按御史逮問薛寧調邊衛軍

校陶榮等發邊遠衛分充軍錫以處事乖方調外任撫

奪三月仍諭王謹守候度勿徇羣小致滋多事

慶應人台法以罪廢長子蔡檣幼未封誓勅羣昌王實

錫理府事錫襲承奉劉永及羣小裁損流官幣薪米及

慶儀王妃王氏供膳取慶府貲產以萬計滋淫虐其故

官婢往往畔歸於錫復溺愛幼子薄饋內使王羨故怨

法乃誘檣逃之錫欲報其府事謀陷不測乃僞撰口

號托言法所爲謂欲殺錫令永教檣誦習省長史等官

錄報撫按論奏然錫嘗淫其故長子台清妻王氏生二

女又貪刻失宗人心豐林王台瀚陰覬撫府事瀚內使

齊文明求錫保奏冠帶不許文明乃募李仁正私雕羣

昌府印偽爲保奏又爲錫辭理府事奏欲奪羣昌柄歸

豐林台法亦爲懷王妃王氏上疏言錫絕其供膳無以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肅下

十六

自存瀚役疏錫林第諸職輔國將軍台涉放允淫瀆及

承奉劉永長史長違言等語不法事內使劉實亦許發

錫陰私俱下撫按官會勘乃言事涉宮壺非外臣所可

按問遂詔遣司禮太監宋與會鎮守大監劉玉完詰官

中事其錫報子婦生有二女及芳宮張氏孟氏女爲妾

俱有蹟乃會撫按逮永及文明進言等推勘之盡得其

情遂論仁正及承罪俱廢餘坐有差錫瀚涉法以應議

請裁且言台法父子乖離難於同居奏上上以算錫

貪淫狂悖傷化違訓下法司會議台瀚爭權奏擾革爵

爲庶人台涉姑奪祿米半年台法遷廢并羣檣冊封宜



令禮部會議除如勘議法司集議請 上劉恩正法得旨真銷姑從輕革爲庶人押鳳陽高牆禁住王氏勒令自盡所生二女有司以庶人子女例處之已禮部會議上乃安詔台法於陝西會城封墓槨爲世子勦管府事後十八年墓槨自漸能自悔過復爵

慶世子慕積乞恩留台法故邸禮官執議不可至十五年以 兩宮徽號詔許台法還邸與冠帶

祇府多沐以幽囚嫡母致威逼令多官稱臣革王爵世子崇榮乞令冠帶管理府事至是復請封號不許

十三年七月御史張惟恕查勘高牆庶人情罪輕重言上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肅下 十七

鑒聰渾聰陳秉份秉份并家眷人口例當釋放乃遣內臣伴送各歸藩府仍月給薪水養贍管備太監王德言高牆庶人有兄弟同居不分嫡親者有子女繁衆房屋窄狹盛暑炎蒸貧婦不避者請將已釋庶人空宅移令分住使宗室倫理有序無衰解之失部覆從之

十一月限川王府輔國將軍成俱計奏澤州知州鍾英等贓罪且請自今州縣官有好貪不法者許其舉察以聞章下都察院都御史王廷相言國家優禮宗藩寵以祿秩而不暇事權誠有深慮且諸宗室奏事例令長史登王參問然後使人齎奏入成俱違例長賁既乖政體又

挾持有司短長欲許之糾察州縣是明竊國柄而陰奪人心大失 祖宗防微杜漸之意此風一長宗藩皆爲效尤所係非細請寢其奏令長史啓王切責之并逮齎奉人員及輔導官治罪鍾英服罪後大計核實而明黜之以一政體 上從其言

十五年正月韓府以祿薄人衆往往凌劫有司平涼知府吳世良等皆被窘辱枷梃等百五十人至關總制尚書撫按黃臣周缺上言韓府宗室充滿實多弄肆不法乞勅下韓世子省諭各郡王府宗室務遵祖訓仍前不悛者從實奏處治從之仍詔天下王府一體曉諭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肅下 十八

八月勅諭天下諸王府約束宗人特晉府高平王廣輔國將軍表檢擅離王府赴關奏擾故有是命有男子朱學自言爲宸濠子母趙氏育於鍾氏濠敗時甫四歲舅氏趙賢負之亡命私名學聖之往來河南山陝間稍長自恣賢懼爲累棄之去聞母在高牆詣霍丘縣陳狀欲見母守臣以聞詔下驗實太監王德訊趙氏鍾氏其庚甲及體中癰痔良是法司議宜如濠弟宸潛例禁住高牆從之

十六年晉王新填言宗室有事具啓所屬說王轉奏項各宗多徑自奏擾請申嚴禁例刑部議宗室私奏屢禁不



止蓋田自奉者開得施行又奸徒在內檢置以是雖禁不止今宜通行天下凡宗室遠邇自奉但非機密又與王無干者俱不題覆第行各長史司及教授啓王轉啓奏另行詳勘若奏勘未結重復奏授者文案不行其致役及資奏撥置人等嚴加究治從之

初荆府親王厚燁正德中擅婚附時蘄州人黃佐女生子女六黃氏例應革退有詔姑免革所生子女不許請名請封其後屢請不得至是王復懇請辭爵分封子女禮部議古者罪人不孥王子女俱長情非得已乃詔聽封初襄垣恭簡王長子仕樞嗣封生莊革爵次子仕聖仕堪

國朝典彙卷十

宋濂

十九

亦各以罪廢爲庶人第五子鎮國將軍仕環奉勅管理府事至是疏請襲爵禮部引郡王無嫡子者許令庶子襲封例詔多官會議會謂仕環管理府事亦足以世蕃簡之祀所比魯府樂陵王使樞視府南渭王彥演係一時特恩難以爲例詔環管府事如故

晉王觀婉卿比典膳秦信等淫戲無度府故有東園離宮蓋崇飾之複屋曲房狹榻爲樂羣小晝夜灌飲其中或男女裸體羣浴於池無復人禮左右有陰譏及色忤者必立斃之或加以炮烙而信等因恣行其胸臆嘔啐殺人其家有挾腰截唇歟者初魯莊王有北子割莊之半

均給之而以儀衛司餘丁供諸郡王役觀婉恣奪之諸宗人皆怨館陶王當恩兇暴淫縱先以他事革祿三之一與觀婉不相能及奉親王約東宗人勸處爲觀婉所奪乃糾宗室有憾於觀婉者共以觀婉淫虐狀聞觀婉亦許奏還等朋惡禽獸行及諸戕殺無辜事詔遣刑部侍郎楊志學錦衣指揮袁天章給事周琬等勸之列上罪狀請上割恩正法上曰觀婉等違祖訓法當革爵念其幼穉姑從輕革祿米三分之一令國省改當還仍革今祿米三分之一觀婉等住祿半年秦信等處決發還如疑離宮姑勿毀

國朝典彙卷十

宋濂

二十

禮部尚書嚴嵩言鄭王厚燁奏建慶賀謝恩四疏俱稱第不稱臣稱皇兄臣惟君臣之分等於天地故國家制宗室懿親雖伯叔尊行亦必稽首稱臣所以嚴大分遏僭踰不可違越者也今鄭王乃輒用家人之禮開議君臣之分皆長史等官不諳典制有失輔導法宜參究仍通行天下王府奏進章疏表文務恪循典制毋妄意稱謂以乖禮法上是之奪長史等官俸三月仍通行是守

十七年武定侯郭勛奏請令天下王府新生子女皆如期奏聞若年歲未及倫序不明及婚嫁等弊皆不得晏請



有司應奏不奏者罪之禮部覆議深可

初徽王之國

憲宗賜給鹿邑莊田後管莊人與佃戶辨

訟事聞戶部尚書梁材等議請革去管莊人役第令有

司徵租上奏以爲不便上從其請至是嗣王厚燾復

請給勅鐫碑以示永久部議仍執前奏上怒責其故

違明旨抑勅宗室時府已去位令材以待郎開往侍郎

吏封等各奪俸半年該司官錦承衛逮治

十八年七月徽王厚燾以用緇陳乞引鹽戶科駁止已復

請戶部以餉不宜予上重違王意予長蘆鹽二千引

第不許爲創

國朝典彙卷十三

入宗藩下

三十一

三十九

徽王厚燾建樓乞額名并乞賜文房器具與奇香異品實

其中上賜名發德而所乞之物所司查無例不可

以恩部釋高誦輕罪庶人并所遺妻妾子女共四十五人

祇王彥恭以慈孝徽皇后之喪請恭請闕下奉慰陳中

稱敬惟字上怒禮部議謂免諸王來赴不知遵守又

稱敬惟無人臣禮宜治輔導官罪詔巡按御史逮問

初周世孫朝闕援楚世子顯容例乞卽於服內冊封禮部

駁寢其事至是復奏許之

崇昌王乞從代州給事丁湛言崇昌以威城秩監物價賤

貴得從代上亦以是爲請何以應之天下宗藩類皆

處一城亦皆以是爲請又何以應之代藩北控遼郭南

輔圻甸比之他藩尤爲最重數年以來叛者繼起爲害

不淺皆積弊所致近甫少寧正宜休息示以安靜無故

改遷播成衆志不可已而禮官議竟徙朔州

代府吉陽王聽注言臣妃已故無嫡出而臣年老乞以庶

長男機機改封爲長子禮部引武宗時東河王改封

庶長子當境例爲請上曰改封非祖宗舊典而正

德時多資緣濫恩自後俱不許爲例報罷

周府鄆陵王府鎮國將軍安瀾潛詣闕下獻修煉還丹書

且乞擇名山立壇以試其術禮部以安瀾說幻妄不可

國朝典彙卷十三

入宗藩下

三十一

四十二

信賴其意猶以永聖壽爲言宜免罪而該府輔導官及

開津司察者下撫按逮治報可

詔切責慶成王表來革輔國將軍奇澤等奉國將軍表桃

等鎮國中尉知博等祿米三之一山西布政司歲解麻

糧汾州給散諸宗室奇澤等聚衆入州劫取五輜帑以

節年拖欠之數啓表衆代爲之奏撫按請重降革以懲

不法遂有是命

是府儀賓沈寶怨楚王疎之疑王幸臣總旗甘玉游擊羅

乃誣奏玉海軍衆爲王壽呼萬歲且謗王演武設水機

如水戰狀撫按官言王年少未有過舉當壽日時以文



端王奎免賀賀以私念誣王詔黜實爲民

禮部尚書嚴嵩奏魯府都平王長孫觀燈應襲轉國將軍健柯爭之臣議不許健柯誣臣得賄欲威衆聽以遂爭奪上曰觀燈倫序應襲健柯果爭嘗下勅戒諭乃浮辭汗殿大臣大忤詔訓令錦衣衛捕其營求之人不得違校詣府捕得劉廷爵王朝卿詎服承成邊衛制健柯全祿

十二月崇王載境爲父恭王請墓表禮部言韓府襄陵莊穆王憲宗嘗九其子範址請令詞臣撰銘崇王曾祖皆嘗賜墓表請如王奏上曰宗室給墓誌此祖宗典

廟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壬壬

制安得有賜表事襄陵王立石已非例崇兩王表墓皆光朝誤恩後有乞請立考累朝體例議覆

二十年交城王把輔國將軍表樹謀襲爵遣校尉至京以黃金千兩白金二千兩賂嚴嵩復以白金滿箱賂儀制司令史徐旭王府科胥人賁璫純忠嵩爲題賈表稱宜襲從之東廠邏卒得知行賂執以奏聞法司鞠實論旭璫忠各戍邊又奏府水壽恭和王庶子惟德與通孫懷培爭立以白金三千兩賂嵩亦受之永壽莊僖王紀遣人擊登聞鼓奏訴御史葉經劾嚴嵩貪污顯著賈恩國典項者表樹謀襲祖王爵惟德與懷培爭襲嵩納重賄

各爲題請乞勅該部同都察院公議應否并斥薦以爲大臣貪墨之戒上曰邇來各王府奏事賁賄爲弊嚴禁不復其舊事衙門不時指摘表樹下撫按官查核惟寬俱俟勒報處分嵩因上章辯理求去乞下廷臣會議以明心迹詔事已有旨安心供職

十二月蜀王讓相唐王宇溫各上黃金千兩白金萬兩助建宗廟詔各加歲祿二百石王帶一蜀王受帶辭讓汝王祐祔自修佛剎度弘治中賜崇府清戒寺額制請各上不許曰寺額近未有賜崇府制未可擬王自名之二十一年正月初虜犯太原寧化王府輔國中尉知煥享

廟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壬壬

家出避還賊執其子女巡撫陳謙置不報晉王疏問上切責宣大鎮巡官強行訪取請俟勘報論罪因諭諸宗室遇警宜率衆固守毋輕舉城府自取棄辱四月秦王惟焯進銀萬兩問王朝綱及諸宗人進銀六千兩助建宗廟詔加惟焯祿米歲二百石賜玉帶一朝綱玉帶一衣一襲周府南陵王惟楨亦奏獻祿米三歲助工詔以宗室多貧常祿自給止之六月河南諸宗人缺祿米三百萬石周府鎮國中尉安滋糾諸宗數百人凌逼撫臣欲於例外加銀出袖中狀勸令此下有司撫臣魏有本愆違劾還到狀上聞上曰



宗室梅家凌通無臣不守法度本當通行究治但罪重首倡安流革爵爲庶人餘令周王遼熙勅旨嚴加約束仍給其輜導官葬

堂丘王聰滿奏絳州城池平淺勝報特警乞徙避平陽詔王不得擅離本土搖惑人心城池命有司勸諭增展二十二年六月奉諭府金墮王與河所親張瑞犯外罪洩小衣持刀宰妾婢官校四十餘人自州獄劫出之御史伊敏生以聞詔切責與洩奪職一年令所司捕瑞驗治詔革恩府未國將軍觀瞻爲庶人發鳳陽高牆禁住初禮部以宗室越關赴京者請嚴爲禁例以後有故者輕則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三十五

革去爵秩重則送歸高牆原詞仍止業不行詔著爲全乃來京廣奏者不絕先是靈丘王府中尉儀錫以刁詞至京上惡之詔自今宗室來京不分事情輕重俱發高牆至是觀瞻復以誣詞來奏遂有是懲

詔按河南御史趙繼本言永寧王府鎮輔奉國尉令郡縣主君三百餘人數洩迫布政司署此轉導等官誨訓不先所致宜罪詔宗室儀賓擁入官署男女誹謗輔官不啓王禁止失職令開住儀賓奪俸半年

十月初伊敏王薨勅世子興模攝理府事法當隱服周封典模按楚世子例請冊封不待服滿詔可

二十三年初肅城王府故奉國將軍安治嘗娶樂婦生子女及妾班氏所生皆稱嫡出至是故人張氏具奏發其事給事中周宗言近例宗室妾媵將軍不過三人中尉二人今一切廢格而諸王府奏過妾媵不言嫡嗣有無奏報子女不言母妾歷月滋滋甚宜詳議條例著爲令甲禮部覆請令各王府奏請娶妾皆明着年齒幾何有無嫡子及妾必例得選娶所司奏實乃許之諸凡庶生子女應請名封者皆明着誰氏女第幾妾所生不得以庶目嫡以庶生目庶出違者究論如法詔允行之十月初七陽王拱衛攝府事請以審理兼輔導上怒其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

三十六

賈奏無已部議俱憤恚陳乞漸不可長且郡王府止教授典膳前所增設諭制得旨裁撤奪職三月續外增設審理等官俱削去

十二月禮部言郡王之請封長子猶親王之請封世子均之欲正名分以俟承襲也親王與妃年五十未有嫡子得立庶長子爲世子載在祖訓則郡王自可例推若郡王長子不得改封恐繼襲之分未定而爭奪之禍由起乞聽部王之請亦得改封詔准改封著爲令

二十四年三月詔慶成王府奉國將軍已革爵庶人載敏於高牆開住降奉國將軍表誠表奏表律爲庶人



數等坐糾率羣盜肆毒宗枝俱爲擄掠所劫而表微尤以爲惡不彼違訓戾法故特加重焉

敏王厚燭以鈞州徽解祿權不時悉讓知州陳吉言不爲理又嘗以他事拘答本府軍校於是長史李應時等遂率衆毆辱吉言不勝貶與應時等各相訐并發王所爲不法事王其疏自訟上起趣命械吉至京以撫臣羅昂按臣王三才不早具奏并逮之

九月楚世子英懼伏誅英懼解比羣小徐景崇等先以匿姦宮人方三兄事覺楚王杖殺其所使陶元兒等英懼恨之端午王置酒召諸宗室葉戶宋公兒傷觴英懼見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藩下

二十一

四

而悅之今劉金階約之則節王知之復款杖殺金金聞大恐乃衛自英燄曰王怒甚且欲廢立不知先發逆謀以上元遜王貢堅固舉事集其黨曰先謝六兒張貴等分統銅瓜木挺伏堂後約舉砲爲號日哺而王至時武岡王亦以事至酒數行乃款武岡王於西室王左右從者以次設食稍引去英燄舉手令張貴放炮金等卽率衆從王座後擄出六兒手以銅瓜碎王額田光等惟挺亂下立成衆皆驚走武岡王聞變往救亦爲亂棍所傷王既歿英燄怒未已令六兒以鞭鞭王徐昇入內殺昇日乃驗長史孫立等謀稱中藏暴發計於擄按各衙門

武岡王告變事遂泄巡撫車純巡按尹敏生以聞英燄遣人追襲其疏不及謀自爲辯使指揮甘玉海等勒取崇陽等王顯林等保奏又爲辯疏使承奉王憲多費金錢上之獨通山王英欽不肯從陰奏英燄縱逆狀并勒

印安保事詔司禮大監溫祚駙馬鄧景和刑部侍郎俞茂監錦衣指揮袁天章會鎮巡等往勸武岡王具揭英燄大逆不道如通山王言於是昨等奉勅收其冊寶拘之輓城會撫按驗治徐景崇等各詞服論罪具奏上復令法司集廷臣雜議議入制曰英燄悖逆弑父罪惡無前既經勘實朕不敢赦命公朱希忠祭告 皇祖斬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藩下

三十九

五

之於市焚棄其屍不許收葬景崇等二十六人變遇成灰長史孫立等皆斬顯林等各奪祿米三之一英欽顯梃俱賜勅獎諭恩及銀幣仍以書諭各王府禮科給事中查秉彝條陳宗室事宜一議封祿言衡南山東山西王府祿根多於國初已數十倍今當區區善後之策或擇隙地而散處之毋使專在一方或量減該省運解上供之數補充祿根或令數省通融協濟以寬民力乞勅當事者熟計其便一重恩典言各王府每當請封尊聽內使官校藉口苞苴淹延歲月啓倖冒之端請悉按大明會典勘定其法外特恐不係故事者毋得援



以爲例一肅闕教言各藩設有樂院導飲長最近者英  
羅逆節雖自婦人宜申明私婚和親之禁而嚴禁同勸  
結之律奏報必稽其實際妄必核其數歲登玉牒必以  
其期庶端本清源亂端可弭一杜交結言國初分封自  
一二遠藩之外不給莊田防其與民爭利而生事端也  
今土蒙托蘇鄂小構結王莊之田在在有之及白蓮彌  
勒之教盛行民間皆詐稱王莊佃僕漸不可長宜嚴禁  
之一飭藩度言春秋之法王人不得外交諸侯法簡相  
繼以克長久今藩臬之司岳牧之長皆天子命吏而與  
諸宗郡王以下能相相道飲食相綴接御馳成風旋  
國朝典彙卷十三 六 宋藩 三十 四

誰李紀數人助之已而充灼等以胡奎大同劉知府賄  
物誣奪其祿心懷怨望遂造反謀充灼邀各宗室及文  
清等飲充灼曰我等奉祿代王又不爲聖奈何因成若  
引勝國大同賊我等內應開城門納之殺代王及鎮撫  
大臣舉事則不憂不富貴矣必先發草場兵馬不得也  
收爲善衆皆從之張淮告其黨妖人仲太仲太曰我師  
羅廷聖若來無事不濟廷聖者應州人與其黨王廷榮  
許誦入見充灼稱其有天命充灼大喜告以謀廷聖乃  
爲畫計令告小王子毋野掠三路進兵直抵大同城奉  
小王子居之遣兵攻馬門關納王廷榮爲內應平陽立  
國朝典彙卷十三 六 宋藩 三十一 四

充灼爲主遂將胡兵四討然後計殺小王子則大事成  
矣充灼以爲然乃使廷聖出納王廷榮刻一印文曰天  
子師造旗牌火器充職受充灼密謀令其黨門四等持  
後兼後掖所造火器出燒城外各草場總督翁萬達疑  
二日之內六處失火必有大奸謀令下緝捕獲門四等  
驗治未決次仲太和衛奉者曉諭誘會引虜得計遂使  
奉抵小王子所誘之奉出邊至威寧海子北所遇小王  
子所部察罕兒等與之約多置一色旗半箇府半送小  
王子所用爲識還遣充灼充灼使文博爲表文與小王  
子中皆述語賄以大同城約同舉事仍使奉等持偽表



旗幟出邊旗者調兵乎會總兵周尙文使人出邊哨探詢問守者知有四人挾傘出怪而追之及奉等榆林同索得其通虜表物敗奉等至尙文所鞠之具得充灼等謀狀萬達密啓代王敗充灼等而分捕叛者羅廷璧取叛籍沈之仰藥水餘悉捕獲奏聞上命絀充灼等友形已具充灼首倡逆謀後桐贊言助逆罪惡深重充灼充燧俊傑倭播倭振次之俊傑倭被造火筒又次之奏上詔如所擬以充灼等所犯應夾不待時但今歲歲之初未可行刑姑繫詔獄至是法司復請上乃報曰充灼等世受國恩不遵祖訓違逆天道背叛朝廷甘心

翻朝集彙卷十三

宗藩下

三十一

三十一

降虜勾引寇兵圖危宗社謀燒各邊草場兇謀大著國法難容充燧等交謀燒草倭標等亦編隨同聽難分差等充灼復制及充燧充燧倭標倭案倭標機振俱令自盡焚棄其屍倭案倭標雖不與聞逆謀而親造火筒意欲何爲降爲庶人送高牆禁錮張文傳等十人俱依謀反律棄市梟首代府長史孫質等論劾餘悉如議二十六年鄭王厚烷言各宗室赴京事非得已皆出親郡王爰方規利沮泥不行故有十歲未名終身未嫁娶者宗子之家益盛支子之家愈窮且宗室犯罪祖制縱有大過亦不加刑各府有筴楚慘酷者請勅各府一體

遵守毋得妄爲及宗室有犯不必究輔導戒下人將所統親郡王量罰祿米以示懲上曰宗室越關赴訴禁制已詳慮有情非得已每從寬處乃玩法不悛自今如此者巡按御史勒限勘奏于朕親郡王一體寬治嚴部將行勅未報者查惟具報仍通行各王府知之

六月靖江王邦寧奏臣祖奉御書全支本邑祿米嘉靖六年戶部奏照弘治十六年制本折兼支臣屢奏未奉前旨未敢支祿者二十餘年緣此草場破侵軍校竄匿前後御史按察使執臣侍衛筆水獄中實由賊祿之故體恤度與伏乞給臣全祿仍正諸便臣者罪臣謹叩

翻朝集彙卷十三

宗藩下

三十一

三十一

服避居城外若不得請當削髮披緇不敢入府矣上曰邦寧奏爲祿米牽雜紛紜詞多忿激跡涉要脅部會戶兵二部都察院問議以聞已延按御史徐南金以邦寧聽信姦黨趨相等擬誣違法害人諸事上聞詔刑禮部等衙門一併參議刑禮戶兵部尚書都御史屠僑等恭覆祿米已有弘治定制擬難輕議邦寧所奏與南金所奏情節互異事于宗室宜速給事刑部錦衣各一員捧勅去同都御史接管巡按秉公核治詔依擬一十七年四月岷府鎮國將軍恭林以父彥泥故南安王也初與其兄岷靖王彥汰相告言不法事坐廢嗣高竊



至是老病爲之陳情乞釋令生還不則願棄爵入高齋  
供養 上以彥泥罪重且入高齋養父無故事皆不許  
周府鎮國中尉勳發前以奏其祿糧奪祿一年至是復潛  
至京上疏曰臣前以是言得罪遂失常祿資身無策且  
夕將填溝壑然與其成於溝壑不若成於闕廷惟 陛  
下哀憐裁察 陛下躬上聖之資當以古帝王爲法乃  
厭棄萬幾謂意長生之說以齋醮爲計謀以典作爲意  
務獨不思奉皇漢武樂武末微之所就竟如何耶數年  
以來朝儀既缺委任匪人遂至賄賂公行刑罰倒置齊  
競成風公私殫竭脫有意外臣將不知所終矣通者天  
監朝典卷十三 太宗 下 王 四  
心仁愛災異迭見朝廷不聞有罪已之詔大臣不聞有  
引咎之章而祥瑞慶賀之疏紛然日上恐非所以承天  
受也伏願念 祖宗創業之難敬謹天戒復朝儀屏邪  
枉罷土木之工聞忠諫之路下詔求言以資治道 巡  
巡按以清貪濁則天意可回不惟名與亮昇特高將壽  
與亮昇並永矣臣非不知言出禍隨然得與劉向李勉  
趙濟恩同遊地下歎且不恨 上大怒曰勳發本求補  
祿米顧乃違制起關浮詞誦誦上年周王奏其才激發  
從寬處今又蔑視君上狂悖彌甚情無可原其降爲庶  
人押發高橋安置仍令巡按御史治其輔官之罪

寧化王府奉國將軍奇漢爲其姪表榮等請冠帶康給及  
婚嫁費 上不許仍令各王府嚴禁宗室婚嫁相近俱  
優之禁所生子女毋得冒請各封輔官不諫者重究  
詔兵科給事中王國順刑部郎中張芷等至廣西同撫按  
勘核靖江王邦章具得諸倉廩不法狀以聞 上仍令  
法司會官嚴實乃詔責邦章考祿米半年請遣趙相等  
如律仍令本府宗室毋得私入郡城違者治輔導官及  
守門人罪  
寧成王府鎮國中尉知總病其恭人賀氏知必不起即潛  
自縊家人救之既而復吞水銀家人又救之賀氏曰妾  
已入厥賄不可救即可救吾將復求成所矣遂閉口不  
飲食亦不復言竟與知總同時卒慶成王表奏以聞體  
部謂恭人命婦無旌表例具疏請裁 上嘉其節特  
許之不爲例  
七月鄭王厚烷薨 上修德講學并遷居敬廟理克已  
存誠四德演聯珠十首以簡禮忌戒飾非惡諫神仙土  
木爲規 上手批曰爾探知宗室有誦誦者故該赦尤  
彼勤獎一無賴子耳爾與今之西伯也請欲爲請爲之  
會典親郡王故其子應襲爵者給勅會府事俟服闋日冊  
封自伊王典模等以養贍官眷爲詞往往於服內襲爵



送奈初制至是蜀王讓相堯僅半年其子永倫亦嗣國  
貨請以今歲冊封禮部以近例爲獲得 旨報可

二十八年伊王典樸奏府第比連洛陽縣并縣之東又新

設察院非所以隆體貌并等威也願將本府外東北  
空地移蓋縣治并學察院舊有公署請勿再設科臣訪  
上愆意紛更妄行奏請乞諭責之仍移算長史得 旨  
舊設衙門不必更長史姑宥之

四月河南撫按官奏徵王修理府第約費十萬金此於  
封府支銀萬兩送府自行修理其九萬兩如崇 府  
每歲派役一萬兩期以九年完送部覆徵府官規制此  
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三十六 四十一

會典稱修宜行撫按官覈勘具奏從之熈王厚燾奏言  
臣修理府第行撫按官再勘御史張坪奏議李洛餘事  
李延康遲延三年得臣厚燾方與會議布政紀常求索  
不遂將臣造報府第改爲修墳陰爲呪咀 上怒諸臣  
欺慢鄙悍常俱革職開往洛庭康各奪俸三月該府料  
價令新任撫按官速行給處

初崇陽王顯休及奉國將軍榮濟鎮國中尉蘭桂顯纂阿  
附楚愍王多爲不法奉國將軍顯樞欲詣關奏聞爲愍  
王所侵辱復欲赴京顯休知之與榮濟等率同顯樞出  
亂擊之立成顯樞長子英猷等奏訟之數年不得白寢

王遇變孫國武蘭王顯槐暨各宗儀百四十人登其狀  
題衆以聞詔司禮太監黃錦刑部侍郎傅朝鼎永指揮  
鮑珪往按獄具法司覆請得 旨顯休陵成從兄罪惡

深重勒令自盡榮濟顯樞顯纂榮錫高錦  
十二月以奉府承壽恭和王承槐庶長孫懷塔襲封承壽

上初恭和王正妃無子宮人張氏先生子惟燿內助邵  
氏生惟煥因進封妃惟燿封鎮國將軍先恭和卒子曰  
懷塔襲王長孫王薨懷塔上喪邵氏因奏臣進封爲妃  
惟燿封鎮國將軍惟燿同嫡子也授吳江王例爲請懷  
塔亦授邵平王例奏乎十年不央奏王懷塔奏懷塔恭  
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三十七

和長孫令攝行府事惟燿王際明開庶生邵氏以生子  
方封九卿議邵王妃卒但有庶子不得遞娶內助所生  
亦爲庶子比累朝定制惟燿之生在邵氏入府前邵氏  
封妃出一時特恩則惟燿惟燿俱當稱庶庶則當歸  
長 上曰懷塔既稱庶長准承襲以復邵王妃故不得  
封繼妃著爲令

二十九年降鄭王厚烷爲庶人禁住高牆嚴管理盟津王  
府事庶人佑椿冠帶間往奪東垣王厚燾繁昌王祐枋  
祿祿三分之一厚烷讀書能文折節下士好傳詭秘不  
惜之事欲以釣奇取譽大爲諸宗所忌盟津王子祐椿



以請復父爵不行尤恨之會進萬壽表厚斂失稱臣龜仲文建隆天聖臨繕遣使進香而厚斂不與上怒下其使者於獄祔繕遂許奏厚斂招集臣命私造兵甲與妖人宋剛等謀爲不軌厚斂亦許祔繕擅稱長子僭繫玉帶及通殺良民等事詞連厚斂臨訪部遣官會勘至復厚斂謀反無驗然信惡郡小多爲不法嗣二仙廟有十等館皆上僧無狀而梓章句規切至尊法當首論祔繕縱惡殃民厚斂等偏黨亂法宜以公治罪上命法司再勘乃降詔數厚斂驕浮欺慢不臣無親等罪降發高嶺仍株其罪惡各王府祔繕等制罰有差

國朝典彙卷十三

入宗藩下

王九

先是王府諸宗室起闕赴京皆得重護以去而來者不止給事中思忠等言此實小人總惡其中事戚則自爲稱伏法則不與其憂註誤宗室爲罪不細宜窮治以警將來禮部亦言國家待宗室各封婚嫁給予如制優厚之若此有冤欲言則令親王轉奏輔導官不得阻抑體念之若此而擅離封域則有革爵高嶺之例所以禁制之若此今屢創不悛不與法出左右不得人而羣小煽綱者衆也請申飭各王府各撫按諸司凡宗室奏訴事情啓王轉聞或過抑不行者許撫按爲之代奏有越關奏擾者皆禁治如法其撥置與俱來者所司逮捕以重

論所過有司驛遞嚴加稽察不得容隱詔悉如議二十年四月代王廷琦獻銀五千兩汰王祐得獻銀三千兩德王載堃獻銀八千兩一千兩殺王載堃寧化府輔國中尉知泉各獻銀一千兩助邊俱賜朝書獎諭三十一年昌化王府庶人侵濫以貧無賴許遣其妻楊氏質富人趙輔家因誣輔以奸夜率誘成王府中尉俊登陵陽王府庶人充俊等襲劫其家輔先知避俊情達與俊俱共殺楊氏事聞下法司按驗得實上以其敗倫傷化勸懲權自盡發充免禁住高嶺命撫按治教投買鎮等罪

國朝典彙卷十三

入宗藩下

王九

給事中王鳴啓言王府買田有禁載在會典屬者宗室賄收民田爲己私業而陰以勢力把制有司使不得編差徵稅即累報里請行巡按御史嚴查侵佔均派里甲莊田之稅即充本府祿糧有司阿縱者罪之報可宸濠國除以府事督令郡王管理而不冠某府二字於上於是宗室遂起爭心計奏弋陽王子多燧不宜世襲管理禮部因援山西交城襄垣康成府例請令建安樂安弋陽三府分管建安以鎮陵一府附之樂安以石城瑞昌二府附之弋陽以臨川宜春二府附之凡事轉奏行慶賀禮轉次從尊仍更次弋陽王印革管理舊名從之



三十二年詔革韓府樂平王府輔國將軍旭桐襄陵王府  
鎮國中尉旭植爲庶人發高嶺禁往降襄陵王府奉國  
將軍旭松旭楠鎮國中尉旭桐爲庶人停韓世子讓與  
長洲王融發等將軍偕進等祿米各一年半襄陵王融  
焚祿米三分之一仍勅諭韓王融延改過守法督東宗室  
初融與同旭植等謀逆迎宗室二百六十餘人奏許韓  
王兼并山田市肆虐殺無辜招集無賴諸奸利隱忍事  
上以事干宮壺道內監官張朝往同撫按官會勘各得  
其狀旭桐嘗囑父傷指指倡議誣許家朝黨惡行私禍  
亂朝典案卷十三

宗藩

四十一

主刀等融發等及偕進等各不法狀融焚林私送給誣  
及說王而亦多爲不義韓王貪得嗜利任用匪人暴橫  
暴橫事各有蹟徐誣妄則奪罰成有差其所占官民山  
田等地各給主人官諸侵置黨惡俱論罪如律

七月晉王顯祖文端王病嘗業前神請以身代及薨臥黃  
茨喉溺者期月破脫扶輿哀往三年又捐千金及湖數  
頃賑饑有司以聞詔旌其賢孝

八月晉王新猷奏西河王長子未相孝行感雙鶴之祥詔  
賜勅褒諭

禮部以歲終當遣官冊封宗室而饒州吳陽驛遭賊匪清

積來年四月應古者孟夏封諸侯之禮詔可著爲令  
三十三年二月初帝葬王元妃吳氏生嗣王厚恭繼妃周  
氏生紹興王厚祚周氏別葬青山波比厚恭益長以母  
妃不壽葬歸怨厚祚因許其陰事厚恭亦指摘厚祚諸  
不法狀上以繼妃別葬非禮今卽還祚王墳仍諭監  
辦改行親睦

三月初代府統陽王充熙數以事侵代王廷琦恐得罪乃  
詐以陳言邊事爲名先舉揚鎮起官之惡上爲逮繫

巡撫何恩總兵徐仁等充熙益驕遂與王互相奏許王  
奏充熙暴悍險賊挾私凌長及毀銷金冊占愆罪因段

宗藩

四十二

四十一

母公差充熙亦將王陰事累疏自訟前後勸者畏充熙  
口及其黨鎮國將軍使倖等終未能決及巡撫侯執奏  
奪其祿充熙怒不肯承出上還語上乃遣司禮少監  
王臻卽訊確與撫按三司官會問祖洩金冊果失所在  
而問官前後爲充熙所抑辱者公命惡少匿充熙府中  
者至是皆發其代府陰事稱侍衛左右與民權節爭  
及霸占山場王不能禁他皆誣臻等自狀因言大同極  
邊之地宗室繁衍俗習刁悍所賴廷琦一人約束之而  
充熙自負其才猜黨與足以鼓煽是非搖惑觀聽大猷  
屢與連年不解使得行其計各府效尤貽禍不淺疏下



三法司會鞫 上命革充照舊送高懸禁住奉俊梓履  
一年仍勒諭廷增令改過守法

三十四年九月宣寧王府鎮國中尉俊傑以爭嬖婦殺其  
兄俊樞部勒令自盡奉國將軍聰汎以黨惡降庶人宣  
寧王俊相鈐束不嚴奪祿一年

閏十一月初魯府歸善王以罪貶高密王無子爵除二府  
將軍或裁故王所遺銀印占用民投不以還官至是東  
院王建樞具疏白之且言近年詭詐宗人多以妾媵所

生膝朮開報輔導等官受賄欺罔今年六十無子待  
身後所受臣祖莊王修建府弟也願盡歸營府其他邵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聖十二

王絕嗣宗支不得膏祿請封府弟也願宜以臣爲例盡  
歸親王牧管轉給新封邵王免請府價以省民財萬一  
請者爲例禮部覆如王奏報可

三十五年八月初 上以繼恭王厚禮敬奉玄修特從其  
請使得佩真人印至是嗣王戴倫所爲多不法 上謂  
僧美之原皆由假借父印得以肆行乃令錦衣衛遣官

敕之

九月廢繼王戴倫爲庶人王國鈞初王喇其知彌業衛  
命執而塞之至城延接御史劾王大不敬 上謂御史  
庇其部官逮請京廷答之王益橫日嘆護衛卒使士民

美田園及木石異者輒沒入之民間子女稍嬌麗者俱  
強昇入府爲官婢不可則以予衛卒其官婢小有冒輒

垂臥焚其屍或生啖虎豹或生鋼棺中瘞斃或痛哀聲  
徹道又庇其伶人使凌轢指紳士捐紳士道遇伶人輒  
辟易不則必遭唾罵或有欲都檢者問以白王王仍伸

伶人不爲問又架飛稅數百丈自北城女牆上進府中  
後苑命伶人爲械激潏水入杞輪後苑池沼內其棍柱  
所植處無論士民等令即發屋翼之不可即遺壞或沒

其地士民皆重足立先是王好方術士煉女嬰爲鈴服  
之云能延算有梁散人者以羽客出入王門下散人知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聖十三

上好方術乃竊王鈴走京師賣緣獻 上上服之喜後  
索鈴散人不能繼貽書求王王謂吾鈴當自獻何爲假  
彼爲彼市龍也乃不與散人嚙之初王好微行嘗從其

食客之留都及鳳陽遊數月乃返一日 上從容問散  
人還遊散邸知王何似散人以前却奏曰日者猶未論  
事自之留都還乃大晚暢 上愕然自是疑王而州民

取安者有女在王宮以過榜外變其髮安勸女非或走  
京師上變告王謀不軌且指其潛窺留都及鳳陽驛恥  
非望諸罪狀下河南撫按勘覆不妄 上怒命削王爵  
廢爲庶人禁錮鳳陽於是撫按督衆圍王宮王懼命妃



妾四十人嚴粧自經王亦經灰貨貨役入官初王庭鍾  
敏自鳴後施見羣羊出沒占者曰當亡國王不使故及  
三十六年四月鉅野王奉國將軍健樞有罪發禁高禱降  
其子鎮國中尉觀矩爲庶人樞父子淫虐會歌行雁實  
奪人子女爲奴不從則支削之焚其屍矩強娶其祖姑  
之女孫華爲其妻殺之魯王顯矩以其事聞故有是命  
五月往年河南盜師尚詔起謀劫鳳陽高禱庶宗不果於  
是當事諸臣言高禱有五防守雖周宜併而爲二且繁  
累滋衆請量釋其情罪之可原者事下禮部會法司議  
罷釋庶人聰淑等五人及已故庶人宇淳等九人妻孥  
歸朝與案卷十三

宋肅下

聖旨

四十六

其歸併高禱事下鳳陽集巡官議之  
三十七年三月山西寧化等王府宗儀以索求祿糧不遂  
聞布政司門毀傷左布政使劉璽之下禮部都察院核  
狀以寧河王奇法主使革祿米三之二降爲首領國將  
軍表監中尉表繼爲庶人餘各罰祿一年令晉王亞加  
戒飭仍行巡按御史治其輔導官并撥置人罪  
十一月樂平王府輔國將軍背湖長子旭桐背父出遊莫  
知所之既而聞有詔追治乃遣使獻助工銀二百兩許  
言詣闕病留中途得命上初不知其詐受之及是旭  
桐歸府禮部奏發其背父誣君之罪給事中監發等亦

言宗藩越關創至嚴不當受其詐獻以虧國體上然  
之命送高禱禁錮還其所獻  
三十八年十一月懷仁王府庶人聰淑先以罪發高禱遣  
其母張氏及子俊稅居府母以貧故嘗其府第聰淑尋  
宥歸忿怒其母幽之澗厠損其飲食妻竊與之食聰益  
怒操挺逐母希擊之致斃事聞詔撫按勒令自盡  
三十九年二月詔徙山西汾州慶成永和二王府宗室於  
關內命有司妥發祿米爲管造府第之資以撫按官言  
二府宗室各散居村落不便關防故也  
路成王府中尉使彙謀殺宗人巡撫李文迪以收聞上

宋肅下

聖旨

四十五

以復彙罪重有違祖訓勒令自殺  
四月詔遣官資勅褒勉靖江王邦響先是邦響侍諸宗人  
少恩名封多不以時請宗人怨之遂各持險事相訐聰  
按御史龔愷不直邦擊上疏極言其淫縱狀上切責  
之令自省改情治諸僕從與典由是邦響勢阻不復  
能鈴轄宗人各宗無賴大爲地方害官府無如之何乃  
復謀重邦響權以彈壓之遂疏稱其情過宜降勅褒諭  
令統治諸宗如故故有是命  
五月燭世子宣圻進黃金千斤白金萬斤助大工賜金幣  
降勅褒諭



詔旌慶成王府故鎮國將軍奇澤夫人王氏節孝初奇澤卒時夫人年甚少養姑育子備嘗勞瘁及是年八十餘遠見孫曾四世山西撫按疏請旌表從之

十月詔遣刑部侍郎趙大佑同錦承衛官往勘伊府不法事時給事中龔情至河南問訊左右被劾罪狀皆服還白奏之王執辯守藩修謹所造府第未嘗違制陪臣者乃僉事林騰蛟等疏下禮部會法司議請追覈勘江西瑞昌王府鎮國中尉多炫多炮各指祿米銀買田五百餘畝輔之南昌學宮又創書院一所以待士之無居食者撫按以聞詔各賜勅獎勵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四十六

荆王湖鉅請封繼母壽氏爲荆王繼妃不許令甲親王元妃有子者不得立繼妃卽繼妃復有子止封夫人無進封繼母爲妃例

十一月趙王厚煜有賢聲嘗屏姬妾獨處一室以二蒼頭侍養天明見王自經牀下大驚呼妃成氏子成阜王入視翼日長史以病覺計哭臨如儀而中外洶洶言變起宮闈且及成阜王王懼乃以自經聞蔽其罪於彰德知府韓汝礪通判田時雨詔械至京卽訊汝礪成極邊時雨以咸通論成械至河南斬之長史以下咸罰有差先是潞川王與民爭田時雨治其奴王爲解不聽竟以成

遣既湯陰府將軍就汝礪索糧不與又囚其奴王令厚煜詣府辭不見乃見時雨復以語侵之然亦無大忿深宮祕密波及重典時論寃之

四十年二月代府奉國將軍聰浸等以祿糧積欠數年詣闕自陳且言臣等身繫封城動作有禁無產可蓄無人可依數日之中曾不一食老幼嗷嗷艱難萬狀有年踰三十而未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殮埋有行乞市井有備作民間有流移他鄉有餓殍道路名雖宗室若甚窮民請下所司將積逋祿米共二十二萬清查確補俟父母妻子得活一飽冒罪而歿亦所甘心 上覽其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四十七

疏簡之下山西撫按官核報

三月刑部侍郎趙大佑等題稱伊王典樸不法事還報言王聰承奉葉全蔡朝及奸使吳希周等誘以修理府第爲名將方城王府桐城郡主第宅洛陽縣獄儒學文昌祠及法藏寺佛殿盡行迫害仍開占官舍五道抑買民房百餘家又遣軍校下洛陽等縣催徵別第價銀括洛陽寄居民一千餘人逼令作工府中擅立東廠緝事鈞索小民過失關府第爲碑城一座重城一座各有重門環城紅鋪十座自王正宮外建槐椿清和營卷勝光宮殿百花亭康風御氣閣凡十一所皆上僭不道又遣內



使軍校大索軍民婦女入府選鬻不中令以金贖繫永寧知縣謝晉移按過縣殿門傳令旨責問俱有實狀如撫按官言第知府張桂指彈李夢孫不能委曲善處以激怒王致令爭辯不服亦不能無罪詔下禮部三法司會訊言伊王會縱淫虐大違祖訓法當重處請嚴加戒諭令其述回自新府設劍門樓重城改正其過奪官民第令俱各退還添設廠舖及私建樓櫓等宮殿盡行撤毀強娶婦女應給上并給價者俱各查給仍令長史司將王改過事蹟開呈撫按具奏詔從之張桂李夢孫等俱降調吳希周蔣朝等各逮治廢遣有差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聖本

四十四

九月山西巡撫孟津劾太原知府於惟一嘗調晉王新樂疏辨其潔已愛民上諭王毋得憂有所干仍下巡按逮問長史承奉等官

寧夏撫臣秦慶王羅榜讀書好喜居家孝友尤能幹求宗族以禮法乞表以勸詔遣官勸諭給坊扁銀幣羊酒四十二年九月故肅王福杭妃吳氏奏乞世孫神堵不候服闋即賜冊封禮部議非常之典不取擅擬詔特許之自後宗藩非在過者不許陳乞

十月御史林潤奏伊王典樸前以宮室僭制肆惡虐民爲撫按所劾上敕勿誅第令有改前過而王恬惡不悛

日甚一日洛陽生靈如在湯火臣請嚴飭撫按如明貴刑期改正諸所侵奪悉還主者盡損額外軍校以明王心跡王奏辯以謂風聞妄言快私報復疏一時三上禮部科劾奏王帖終各改符制言官宜罪輔導等官罪禮部言王體越侈恣擅作威福事皆有驗今又抗違明旨違延歲月爲官校所免漸不可長當如科臣言以法治之上曰典樸不違祖訓敢行僭擬奉旨改正又抗違宜懷始恕不問撫按官其以前旨切責之若仍不改只以狀聞已王不奉詔屢疏自辯擬爲言官所劾禮部議宜削爵上亦怒王益惡不悛奪其祿米三之二革其護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聖本

初淮王厚熹以白鴈進有白金文綺之賜歲餘始還人議仁等玩視詔旨各奪俸半年

思又表文失格禮部劾奏王違慢無藩臣體降勅切責王而今巡按御史治其輔導官罪

四十二年二月進封肅王府鎮國將軍弼叔弼棟爲郡王弼叔兄弟之父肅靖王貞淑係受後追封其庶子例不得王叔等乃援周王庶弟朝暉朝暉例以請禮部執小可上特許之

九月廢伊王典樸爲庶人王既奪歲祿益怨望詎既而



訛聞世蕃父子有篡立意乃行白金十餘萬兩賄世蕃  
爲援世蕃受之王意嚴氏父子戴已益跋扈私遣軍  
陰養戰馬國大舉又爲九五當乾輝置宮府中而強逐  
民間女子十五以上者數十百人不得則閤門樓攻怨  
聲載路有仕人陳大壯者居與府鄰王欲得其址不予  
令校卒執大壯至府粹而筆之拔其髮髻殆盡大壯忿  
恨成世蕃敗王惜其賂遣役人三十餘走分宜索所賂  
金世蕃不得已還之使其黨還於吉安監盡殺其役人  
劫其金以故事頗彰聞有河南參議耿隨鄉者廉知其  
狀白巡按御史顏錦上之章下禮部法司供請寔重典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肅

五十一

上不允命廢爲庶人崇綱之沒其所有九五牌尙存遂  
黜其國乃命騎馬謝罪告太廟仍以書諭各王府知  
之其極置人等論次發遣者一百五十餘人

十月禮部言王世子已故追封王爵者其次嫡庶子止封  
鎮國將軍不得有王封此弘治間例也至武廟時晉  
世子奇源之子表據表樹始資緣封郡王自是奏請紛  
紜行止靡一請酌定著之令甲以便遵守上命照弘

治間例行

初荊州府有沙市綰綬要路商民多占宅其中以居貨物  
於是景府諸官校欺王強收爲業渠輩入市殺屋租知

府餘學讓禁勿與弟議每歲以銀三千兩給之分封之  
如索租使者相壘於道皆橫甚佃農漁戶因利屬本府  
往往棄業以逃汚陽州同阮自當等不能禁王怒因馳  
奏新民抗違省官吏隱爲之主下法司覆劾部學該目  
高等俱赴部調用

四十三年二月韓府宗室一百四十餘人越關至陝西會  
城索通祿環巡撫陳其學鼓譟詆罵其學不敢啓門者  
數日諸宗室掉臂奮腕橫肆閭里間公行搶奪長安爲  
之罷市其學檄布政司借發各項銀四萬七千餘兩及  
疏下得旨復括各項銀三萬一千兩解送該府而各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肅

五十二

宗益強暴擅擊留會城不肯去其學與巡按御史鮑承  
應疏言其狀上怒降勅戒諭嚴禁令嚴加鈐束發首  
惡率回將軍繼燭爲庶人禁住閑宅同惡鎮國中尉旭  
渠等各奪祿一年

十四年正月景王載堯上第四子母靖妃盧氏嘉  
靖十六年生十八年封爲王四十年二月之國湖廣  
安府年二十九妃王氏無嗣計聞上報朝三日諭曰  
恭遣誠意伯劉世廷往諭祭有司治喪葬如禮加祭二  
壇遣中官王孫往經理其府事迎柩歸葬西山處其宮  
眷於京邸



二月御史林潤疏言宗藩積弊請行各王府及廷臣集議處之之策得旨允行會南陵王睦株條陳立宗學以崇德教設選科以省祿費嚴保勘以杜冒濫革冗職以除素養戒奔競以息繁費准拜掃以廣孝思立受制以省祿糧七事禮部因請并下其疏於各王府令雜讀以上仍聽本部會定擬請上茲因集議處事宜六十七條上之詔爲書頒行賜名宗藩條例

四月融燭既啓聞宅禁住韓王奉詔遣官押送之燭格不服遂與其弟融煥庶兄融獎融燦融輝等各持刃逐押者大誅詣平涼知府祁天叙閉門不納乃踰牆越天叙殿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五十二

五十三

之煥復潛走關爲燭代許王及巡撫陳其學各疏聞詔降煥等俱爲庶人煥燦送發高牆苑等拘禁閉住

九月襄垣王府使川縣君儀賓義禹鄴地震歷歲縣君自經事聞下禮部議旌表例不許請坊而許請勅益爲生者說也若成者雖有勅號受之且庶民家節烈俱得表揚況出天潢不加旌異何以風示羣宗自今宜合生者給勅沒者建坊從之

文城王表袖奏進白鹿言特之平陽府貌姑山仙洞之側并撰頌以歌詔賜白金百兩大紅金彩表龍服三裝先是文城王以無子絕封當嚴嵩用事時表袖以孽宗網

重貽繫之至是宗藩條例頒行奢革表袖知不免乃以是希寵冀保其封爵云

十二月永寧王府鎮國中尉睦株以與妖賊通謀賜死四十五年正月先是唐王宙休覺無嫡子庶長子方五歲王母丁氏後趙世孫常清例先請名封而以國事屬承休王宇淵管理俟庶子壯而立之禮部言親王于五歲請名十歲請封祖宗定制常清事不可爲訓且托孤諸事嫌改易生亦非承休之例今宜止賜庶子名其府事始令丁妃經理免進慶表箋各府名封聽徑自具賀奏不必關白本府候庶子年長嗣爵然後一遵舊例報可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五十三

四十六

三月賜靖江王邦卓勅令歸東各宗申明祖訓其有抗拒不服及公門鬻托劫掠強橫者指實奏奏是時邦卓威望既損朝廷雖嘗降勅獎其改過而各宗不復稟畏如故甚者十五成羣白晝剽奪脅持府縣號嘯里井間閭郡公私不獲安業禮科給事中辛自修言粵西地曠絕微諸宗不靖且隴地方大患宜重邦卓事權俾嚴加禁戢以銷亂萌故有是命

五月給事中張憲臣等言臣前奉命冊封藩王長子胤樞爲王比入境則胤樞卒已贈年該府爲之朦朧請封然後報喪茲欲援郡王之例以求卹典兼爲子女加封地



耳今宜止學長子故事給與祭葬所生子女亦不得引加封原實冊文完服仍行進繳以杜將來非分之舉從之仍命延按御史治其轉導官罪

命襄垣王成錄曾孫允燾辦府事成錄之先以罪廢得官嚴氏用事時員封及是宗藩條例查革員封故爲允燾請會長孫封以嘗試朝堂且希爲異日日襲地耳

周府鎮國中尉勤劉先年以越關奏求祿未因言事生制爵禁錮時其子朝增已賜名以罪人子無敢爲請封者家貧丐貸無行有爲之畫者曰王子建言不過禁錮乃更得衣食縣官是汝父虛名得罪實受賜也今汝貧且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五十四

五十一

私就與祭憤上書從汝父俱生乎乃代爲草二疏其一請寬父罪其一陳中興四事一親宗族以固本支二來真賢以正風俗三定國本以安天下四辨邪說以回天意朝增如其言自詣關陳之果得禁錮其轉導等官俱下御史治罪穆宗登極詔釋歸本府仍令有司存恤慶成王生子一百俱成長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皆隆準穆

異事也

世宗六子

莊敬太子

穆宗外

賴瑪王

威愷王

額駙王俱天追封

景恭王國德安無子國降

隆慶元年正月復鄭王厚烷爵管理國事如舊仍歲加祿米一百石

禮部言宗室庶人請給婚資必待各府勘奏本部覆議然後給與惟南京庶人不待奏請徑自支給而數又尙多事體不一請自今南京庶人生子南京吏部保勘登冊待及婚娶之年乃爲查奏照各處事例給與表裏猪羊及首飾銀二十兩往時一婚析銀八十兩之例原非成憲當改正從之

先是代王奏大同知縣朱可進督學輔國將軍復柳而撫按官張志孝蒙詔又言諸宗室輒傷可進先命給事中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五十五

五十五

嚴從簡往勘至是勘報實復柳以私恨誣可進皆辱已而奉國將軍復柳復據及俊柳男增福等宗室數百率校尉羣毆可進又輒加鎖縛請治俊柳等罪而謂可進他縣因言代府宗室倡立大會有事則率衆鼓譟凌暴官府漸不可長請諭王鈴束宗室解散私會毋令逞惡不悛事下禮部都察院以役柳等犯在赦前覆請寬宥而勅治請校尉充邊衛軍從之

六月釋高橋禁錮庶人充篋等并庶人聰濟等家屬還本府有司給養贍米如例

瑞州府有男子傅子忠者稱爲未封王子名載璽入京陳



徑馳禮部通道請給祿米禮部覺其詐移法司問坐詐  
爲制書論成得 旨如擬

肅定王妃吳氏奏以孫懷王無嗣請令定王妃管府事輔

國將軍額爾齊承襲王爵仍賜給丁土以供祭禮部言  
往者籍煩請封 先帝宸綽訓越世無相繼之理成命

昭然孰敢違越宜令籍煩安分守職毋得輒假王妃名  
再三贊請 上曰 皇考宸斷倫理明正籍煩不准繼

襲但將該府衛所等項一切裁革同於犯罪國除恐非  
先帝意且傳睦之道不如此其再議以請於是禮部又

言籍煩既爲將軍則與親王統體自別衛所所以備親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宋藩

五十六

五十六

王也不容得越王及世子金寶非將軍所宜用自當於

繼或量摘衛丁以資耕牧土田之用而王妃金冊容其  
身終泰徽國朝廷傳睦之仁制裁之義庶幾兩盡愛之

二年十月遼王憲輝有罪廢爲庶人禁錮高牆國除憲輝  
性酷虐淫縱惑信符水諸奸黠少年無賴者多歸之恣

爲不法隆慶元年以巡按御史陳省給事張嶺先後論  
劾之逮奪嘉靖中所賜真人名號金印及祿米三分之

一既而巡按御史部光先復上疏數其十三大罪命刑  
部侍郎洪朝選等往勘具得其實以藥竭之子所兒冒

請各封以亂宗統因而逼成承差等官罪一 先皇帝

哀詔至越五日不舉哀戚服更繼飲遊獵罪二淫亂從  
姑及叔祖等妻逼姦婦女或生置棺中燒死或手刃割

其骨肉罪三毀成儀寶禁錮縣君勒許宗人踐殺官校

收人之妻僕人之產攝人之塚婦人之屍不可數計罪

四用炮烙剗割等非刑錮人日炙人面錮人耳罪五縱  
伶人賣亂宮禁罪六創立離宮私造符璽罪七寵信私

人借用侯伯金吾等官名賜蟒衣玉帶罪八凌辱府縣  
等官蔑視 天子之命吏罪九濫請金印刑刻妖書與

徽王通謀不軌及奉詔追奪罪十不肖獻罪十茲追天花

等院罷職惡少罪十一違例收買應禁器物罪十二假

宋藩

五十七

名遊獵陰濟濟陣圖震驚遠近罪十三 上下禮部會同

多官雜治凡再覆告如其言 上曰憲輝僭擬注虐罪  
惡多端皆違 祖訓干犯既多官核實奏奉本當盡法

姑革爵禁錮削除世封其遺駙馬駙景和告 太廟仍  
以書示各王府知之嚴置羣小俱下御史按問

期世子帝冷坐殘賊淫縱降爲庶人問宅禁錮長史陳如  
恩等三人爲民及內使何山千戶厲德恭等罪各有差

趙王常清請捐祿歲千石以濟貧宗 上允之賜勅褒獎  
改封襄垣王府曾長孫充煜爲輔國將軍管理府事革鎮

國侯梅爲庶人禁錮高牆奪鎮國中尉俊泉祿三之一



先是襄垣王士曜既坐罪死國廢在瑤以資錄目封襲  
三傳至是充煌會襄垣王府及山陰王府諸宗互相告  
許下巡按御史驗問具得充煌冒封及俊梅等驗縱不  
法狀故有是命

三年五月先是靈丘王府奉國將軍聰淵長子鎮國中尉  
俊叔次子俊妹父子兄弟並以爭財相告言不法事於  
王鎮鎮所王貪索俊叔助不告過之以刑俊叔語侵王  
王怒使人撲殺之於是俊叔父聰淵弟俊等共告王  
王知懼俊妹素兇狡乃計誘入府因殺其中官王成物  
以相抵償事聞下撫按嚴奏得實有旨鎮鎮處刑  
宗藩下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崇陽王府奉國將軍宗征妻封淑人邵氏通其表姪肅不  
木父詔知之欲舉肅木與邵氏遂毒殺詔事發木生突  
遲獄獄中御史具邵氏獄奏上上以宗征治家不嚴  
奪祿半年邵氏論成

時新定各王府有支不許襲爵之例於是泰府隆德王敬  
懿襄府安福王載堯俱以先世冒封法當革襲禮部以  
爲請得旨敬懿載堯伊父既以前承襲並准襲封  
周王在集疏舉宗室尉武王睦頗有賢行禮部覆請

樊論從之

七月交城王表楠以弟襲兄爵例當革奪乃選部自首  
辭職中秋禮部爲請命以本爵終其身

山西撫按官新學顏等請如禮部議命督府藩府及慶成  
永安和寧隔川陽曲西河交城靈丘山陰襄垣懷仁等  
王府各建宗學延請師儒教習宗室子弟從之

降慶成王府奉國中尉表楠知縣爲庶人閑住禁表楠  
等俱奪祿二月先是虜犯汾州宗室多見殺掠者下  
司勛議優恤表楠等越關自陳勸驗無狀罪之

慶成王府奉國將軍新瑞殺母及幼弟并殺其妻自縊  
事聞下撫按官勸實上以新瑞極惡雖未盡其事  
仍令斬首焚屍

命肅府輔國將軍緒煥襲封爲王仍支鎮國將軍祿先是  
緒煥以慶請襲封不許乃令延長王真澆等代奏謂  
王統不當絕且封爵選降品秩益卑內不足以於東宗  
支而外無以鎮邊方杜番夷伺事下禮部覆言緒煥  
以懷王從父例不得繼襲此先帝舊斷皇上親裁  
成命赫然孰敢違越而緒煥復使是長等王列名陳請  
是條例不足憑而明白不足信也其謂親王統不當絕  
則高皇帝之子澤趙湘安鄧五王憲宗之子岐雅



新汝唐五王皆以無嗣國除當時何嘗繼統惟念 祖  
 宗之深意修 先帝之明法堅賜 宸斷杜其請求以  
 定經制 上以極邊重地必須王鎮護特令緡續襲封  
 爲王於是禮部執奏宗藩條例一書乃廷臣集議 先  
 帝臨決勅成令典以抑目益萬世不可易之成憲也緡  
 續請襲自 先帝及 皇上皆報罷此萬世當守之明  
 旨也緡續茂成憲玩明旨肆然貢奏若復總之則宗室  
 效尤人人欲行其私事事欲更其制立聖世所宜有  
 且肅府始封甘肅今徙蘭州在內地不必變更條例  
 皇上卽欲聽詩宜下廷臣集議之使朝廷大信可全宗  
 廟朝典彙卷十三 入宗藩 六十  
 肅大分不越然後可 上曰已有旨不必阻撓既而禮  
 部請封緡續爲郡王 上不許竟封爲肅王給車馬詩  
 等御史劉良弼等爭之皆不聽蓋太監陳洪入其賄力  
 主之部議不能奪也  
 命肅王緡續次子止校本等官爵者爲本從大學士李春  
 芳等請也仍令自今繼絕者悉視此例  
 冊封皇子冊鐸爲郡王 上告內殿畢出御皇極殿傳制  
 遣成國公朱希忠持節大學士李春芳捧冊寶行禮  
 安丘王府奉國將軍觀燧以奸淫事手殺弟婦縱火燒其  
 家明滅口事覺詔撫按官勘令自盡

肅江王府奉國中尉經訊經議以私忿持刃擊殺其兄經  
 設基其屍於市給青經設茲迴繼母奉母命撲殺之宗  
 長規征爲經設訟寃下法司勘議得實有 旨經訊排  
 刃親兄情罪源重令撫按勘令自盡降經議爲庶人  
 降宗四子 神宗外 靖悼王殤木之國 潞王國衛輝



王世貞同姓諸王表曰昔武班固之引詩曰介人維藩  
 太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夫豈直以昭展即收睦  
 之義恭首廣衛肺腑以夾輔王室有源長思焉然天子  
 之號僅爲王王幾不過于里諸侯之殺也十之故以至  
 親勛德無兩周公而實新九命地裁百里衛鄆以下可  
 推已自秦始私天下孤立自雄諸公子無尺寸之地拱  
 手以成關東諸侯之勢漢祖大鑒其失故哀王王齊元  
 王王楚海王王吳如意王趙文帝王代皆分州兼郡連  
 城數十宮室百官埒制京師議者譏其矯枉過正焉易  
 世而後勢不得不分其地降其官屬苛責以法而削其  
 權至東平憲王遂兼驍騎將軍雖以王故位三公上而  
 隱然臣庶之列矣魏晉而後入爲常伯出領岳牧積資  
 累聖始遷臺司當是時一字二字皆同國封無所軒輊  
 隋唐之世始以一字爲國王天子之親子猶爲之正一  
 品二字爲郡王屬之稍疎者爲之從一品以逮於宋大  
 抵因之蓋國邑不及兩漢而事寄不及六代養之以祿  
 食崇之以虛器如是而已元起沙漠其自太祖以下咸  
 分師西北成爲行國以畜牧自娛樂或控西番賦城郭  
 爲食邑又增府庫之金帛綿鈔以資之至世祖之聖穆  
 始約略如唐宋時而爵秩稍崇事寄亦稍重明興高

皇帝損益百代以成算典而其大指在封是本支卽係  
 之元年立 皇太子三年封諸王秦王都長安晉王都  
 晉陽 燕王都燕岡王都汴楚王都武昌齊王都青州  
 王都長沙燕王都兗從子靖江王都桂林皆據名藩控  
 要害以分制涉內至十一年復封蜀湘諸王國帶相傳  
 以下官屬與京師亞漢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匹  
 其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僅下天子一等靖江歲  
 祿雖薄冕服亦大而設官置衛宗廟社稷禮儀若親王天  
 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議分禮伏而拜  
 謁可謂隆崇之極矣親王之支子尚得爲郡王郡王之  
 支子始爲鎮國將軍從一品鎮國之子爲輔國從二品  
 輔國之子爲奉國從三品皆將軍奉國之子爲鎮國中  
 尉從四品鎮國之子爲輔國中尉從五品輔國之子爲  
 奉國中尉從六品自是雖文庶皆得稱中尉不爲齊民  
 而親王之女稱郡主尚之者曰儀賓從二品女自郡主  
 郡君縣君鄉君儀賓自三品至六品皆得襲冠帶享祿  
 奉推恩可謂廣矣 高皇帝既厭羣臣太孫御歷而二  
 十三王者皆叔父行以意行國中自如禮樂刑政幾不  
 自上裁之則傳恩繼之則傳法於是齊黃以寵大夫之  
 謀進而掩襲時下膠牒繼之諸如僭竊人不保文



皇因燕之成資奮戈南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神武經  
倫猛獸力盡亦有天助焉高懸荏苒前勝宸漢采罔暇  
用其螳螂之斧蛙鼃之鼓而當伏軾不旋踵而糜碎雖  
順適之理應亦強弱異也所以云弱者護衛不設不得  
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宜一切不預百口之命仰給於縣  
節小有淫汰越志者片紙旦下而夕繫於請室百世

之社稷不危矣然而麟趾振振蠡斯日蕃殷之子孫其  
靡不億壽萬古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浮繁一城祿請  
不給仕宦承絕農商莫適於是禪王不知南面之倫支  
子更處齊民之慕雖大司馬之九伐可以無施而可慶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六十四

宗伯技輝策困而無所指手乃有請減歲祿者有限官  
祿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使損天子親親之名而無  
益於大計愚竊以爲海內大省十有五其得封者獨  
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西而已獨僅有一王不足  
累自兩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地不可以開朱邸其  
他若閩若廣若澳若貴若蜀之重順漸之東南諸聖郡  
可以舉周晉代韓郡王而下其困不給者分徙而居之  
官爲量給道里居室之資所從非大國則其民易文所  
徙皆因宗則其人不戀土奉國中尉而下止以策室收  
婦官給資裝而別立屬籍不予冠帶不乘歲祿不限城

野材者總其補博士弟子科不材者習四民之業以自  
給年至六十始與本品服役之諸儀賓自樂國以上以  
品爲冠服而公奉輿輔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路  
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疎不聞親下無議上此在  
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此又不可含照弗觀念也

按隆慶萬曆之際宗室著衿可謂極矣宗伯奇爲革削  
司寇嚴其條禁以故時損時益而其見在者得而志之  
高皇帝子泰親王一位郡王一位將軍一百七位中尉五  
百七位郡縣主二百四十二位庶人一百四十九名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六十五

晉親王一位郡王十二位將軍一千八十五位中尉二  
千二百位郡縣主君一千五百十一位庶人一百七十  
名 周親王一位郡王四十六位將軍一千三百名  
九位中尉二千五百五十九位郡縣主君一千二百六  
十五位庶人一百五十五名 楚親王一位郡王六位將軍  
一百九十八位中尉六百四十四位郡縣主君四百四十  
位庶人七名 魯親王一位郡王八位將軍一百六十  
位中尉一百七十位郡縣主君二百四十四位庶人六  
名 蜀親王一位郡王七位將軍四十六位中尉七十  
一位郡縣主君五十六位庶人無 代親王一位郡王



十八位將軍一千二百七十九位中尉一千三百四十  
位郡縣主君一千三百三十位庶人百五十名  
王一位郡王五位將軍六位中尉一位郡縣主君八位  
庶人一名 遠親王奉郡王九位將軍一百八位中尉  
一百五十位郡縣主君一百二十位庶人十名  
王二位郡王六位將軍六十二位中尉五十六位郡縣主君  
五十七位庶人六名 寧親王奉郡王三位將軍一百  
七十六位中尉二百六十五位郡縣主君三百二十四  
位庶人四十四名 暎親王一位郡王十二位將軍九  
十位中尉十五位郡縣主君七十三位庶人無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宋末

王一位郡王十七位將軍四百三位中尉五百八十六  
位郡縣主君六百四十三位庶人二十九名 濛親王  
一位郡王十六位將軍二百四十二位中尉二百二十  
位郡縣主君二百七十六位庶人十三名 唐親王一  
位郡王三位 將軍二十二位中尉十五位郡  
縣主君三十五位庶人無 伊親王奉郡王二位將軍  
二十八位中尉二位郡縣主君二十二位庶人二名  
文皇帝子趙親王一位郡王八位將軍一百八十六位中  
尉一百七十七位郡縣主君二百八十三名庶人三名  
昭皇帝子鄭親王一位郡王四位將軍六位中尉五位郡

縣主君三位庶人三名 襄親王一位郡王四位將軍  
十二位中尉十位郡縣主君十位庶人無 肅親王一  
位郡縣主君二十八位庶人一名 淮親王一位郡王  
十三位將軍三十四位中尉二位郡縣主君三十一位  
庶人無  
睿皇帝子德親王一位郡王五位將軍七位中尉無郡縣  
主君五位庶人無 崇親王一位郡王三位將軍七位  
中尉無郡縣主君七位庶人無 吉親王一位郡王二  
位將軍四位中尉無郡縣主君四位庶人無 徽親王  
奉郡王十五位將軍三十七位中尉無郡縣主君二十  
七位庶人無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藩下 宋末

純皇帝子益親王一位郡王十二位將軍九位中尉無郡  
縣主君十一位庶人無 衡親王一位郡王十位將軍  
十二位中尉無郡縣主君十四位庶人無 榮親王一  
位郡王四位將軍九位中尉無郡縣主君十五位庶人  
無 靖江郡王一位將軍十五位中尉七百十二位郡  
縣主君七十四位庶人十四名  
共郡王二百五十一位將軍七千一百位中尉八千九  
百五十一位郡縣主君三千七百七十三位庶  
人六百二十未封未名者與齊府商賈之庶皆不與焉



附藩祿

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歲支米五萬石鈔

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疋紗羅各一百疋絹

五百疋冬夏布各一千疋綿二千兩鹽二千引茶一十

斤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其段疋歲給料付王自造

靖江王歲支米二萬石鈔一萬貫餘物比親王減半馬

匹草料月支二十匹

公主未受封每歲支紵絲紗羅各十疋絹及冬夏布各

三十疋綿二百兩已封賜莊田一所計歲收米一千五

百石鈔二千貫

國朝典彙卷十三 入藩祿

親王子男未受封者歲支紵絲紗羅絹冬夏布綿同公

主未封側女未封者減半男已封郡王者歲支米六十

石鈔二千八百貫錦一十疋紵絲五十疋羅二十五疋

絹及冬夏布各百疋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

匹草料每月支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者歲支米一千

四百石鈔一千四百貫具段絹於所在親王國帶地

皇太子次子既封郡王之後候出國歲支與郡王同女

及嫁者與郡王已封女同

按是時親藩既少物力方茂故所定如此及查會典所

載國王二萬石襲封萬二千石秦晉楚蜀慶魯寧懷魯

趙襄荆淮德秀崇吉徽典岐益衡雍齊汝涇榮王各一

萬石代王六千石唐王五千石遼韓伊王二千石吳土

千五百石肅王一千石與前迥異豈非宗支蕃衍爲式

貢之地耶然中間差等不一如岷如肅反不如他府之

初封郡王尚有二千石而寧府之郡王五百石更不若

本府之鎮國尚一千石其他如代府之六十府之五

千韓府之三千遼府之二千或係轉餉之難或係著作

行糧俱不可曉也又惟周府本色二萬石或係太宗

母弟之故至其子孫尚存萬二千則秦晉二王獨非

太宗之母兄乎

國朝典彙卷十三 入藩祿

九年再定諸王及公主歲供之等

二十年秋詔給親王歲祿五萬石停茶鹽布絮勿給

二十八年閏九月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

盛原定親王歲祿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亦多俸給

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於是

定親王萬石郡王二十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

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

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十石郡王及

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

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郡王嫡長十



襲封郡王者歲賜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 上重定  
訓錄名 皇明祖訓遣使召諸王至京諭以減祿米之  
故且以 皇明祖訓賜之

戶部尚書鄒新言親王歲米既有定議請令有司如數給  
之 上曰晉燕楚蜀湘府祿如數遠慶寧谷府遠在邊  
民少賦薄歲且給五百石嗣秦王幼應用米有司月進  
其能給及多寡異者並出一時權制云

永樂時戶部言比年早祿少收諸王歲給祿米各宜斟酌  
上命遠寧伊秦及靖江王府皆循舊例藩唐即魯土府  
俱依 祖訓萬石內歲給米三千石餘支鈔安王府歲

國朝典彙卷十三

藩祿

三

給米千石順陽王五百石餘皆支鈔

永樂二十二年 仁宗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  
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於外朕旦夕  
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朕親嗣大位於此尤當  
加意其增諸王歲祿於是問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萬  
石悉支本色慶府原祿一萬石悉支本色寧府加米九  
千石通前一萬石悉支本色代府加米千五百石通前  
二千石悉支本色藩府加米七千石通前萬石本色六  
千石餘折鈔唐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  
色魯府加米二千石通前五千石悉支本色遠府加米

一千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肅府加米五百石通前  
一千石悉支本色秦府原祿一萬石內加米四千五百  
石通前五千石支本色餘五千石折鈔伊府加米一千  
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靖江王加米七百石通  
前一千石悉支本色漢趙二府各加米二萬石通前三  
萬石仍歲加鈔十萬貫晉王給米三千石明年又命戶  
部給韓王歲祿米三千石內一千五百石支本色餘折  
鈔襄陵王秦平王各歲祿一千石內五百石支本色餘  
折鈔致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削國而趙王亦辭所加  
之祿矣

國朝典彙卷十三

藩祿

四

洪熙元年三月趙王高燾奏王府舊存祿米十二萬石在

京乞為遷赴彰德 上命戶部於彰德府附近倉內支  
稅米十二萬石給之

正統八年興平王尚辭奏長子志堞蒙恩賜一品冠服  
乞并給與祿米供贍戶部言 皇明祖訓縣郡王長子  
支給祿米例 上曰祖訓所當遵守吾豈儉於親親邪  
遂止不給

皇明祖訓郡王歲祿二千石後以邊境用糧浩煩止給  
千石 英宗復辟諸王以情自陳各量增之如河東王  
給一千三百石內五百五十石折鈔



天順元年趙王瞻瑞奏 皇祖仁宗原定歲祿三萬石景泰減去二萬致乏用度乞復原額 上以趙備王爲皇親同氣至親功在帝室事異諸藩理宜加厚勅所司報還

弘治七年山西巡撫張敷等乞增解池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多缺故也十四年八月戶部等衙門奏定宗室祿米減折例從之弘治初以宗室日繁支費日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減半支給至是復奏准於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齎糧蘇布通革免其郡王以下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國朝典彙卷十三

入 嘉祿

五

主而下祿米俱本色四分折鈔六分

正德元年十月榮王奏弘治十六年內奉 先帝命將之因而未行應侍官故已一載先行其衣與食皆仰給於臣而臣在京祿米止三千石無以給之乞歲加二千石庶可供兩地之費戶部執奏 上曰朕念王寡於用特加千石俱本色以慰其意

三年時王府祿米多預支及病故輒乞免運官有旨今後祿米俱按季關支未及期而支者巡按御史究問以聞十六年九月戶部覆大同巡撫楊志學奏代府宗支繁衍大同一府常賦不足以供藩祿請宗往往告匱惟官店

銀一萬二千九百一十餘兩見貯大同庫者可以給發如復不足則借山西布政司所需餘鹽銀一萬補給從之

嘉靖四年山西巡撫江潮言宗室蕃衍祿米日增歲徵不足用乞將各府祿糧徵收每石夏稅六錢秋糧八錢而收支則折銀五錢擇其餘數以補不敷并節年拖欠之數戶部謂其能量入爲出得節得宜請著爲令從之九年六月禮部覆豐林王台諭疏議處宗室事 上曰爲書賜諸王欲將朝廷皇子皆封郡王親王次子皆封鎮國將軍書成未發以示少傳張璉璉言諸王封爵原有國朝典彙卷十三

入 嘉祿

六

定制遇一旦減降有失親睦之道以臣愚莫若量減祿而不降封郡王以下凡全支俸米者照依京官事例米鈔或四六或中半折支其有米鈔兼支者亦量爲遞減以示體節 上遂不果行 嘉靖末禮部議上宗藩祿例於是秦晉周楚蜀趙慶義准德崇歲祿萬石歸一千石魯益衛歲祿萬石歸二千石榮王萬三百石與唐王六千五百石俱辭五百石而郡王以下至中尉皆有所減削矣

十一年靖江王邦彥數請祿米欲全支本色戶部謂近例不許王請益堅且求親詣闕廷奏狀部言郡王祿米自



弘治十六年會議裁減本折中半兼支進行已久王乃  
奏意請乞詞復僭慢殊非肅臣之體 上乃嚴諭邦寧  
禁其奏擾仍令巡按御史逮其輔導等官罪之

十三年山西災涉連年宗藩祿米缺乏巡撫都御史王德  
明與鹽法御史王昂計出運司鹽分給宗屬准糧米各  
疏言之戶部尚書許讚覆議不可乃已

十四年遣減王府房價及開墾造墳銀天順以前各王  
府郡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爲營造成化中始定  
爲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遠峽荆吉襄等府房價  
郡王一千兩鎮國將軍七百兩輔國將軍六百六十兩

國朝典彙卷十三

八 藩庫

七

奉國將軍六百二十兩中尉并郡主五百兩縣主四百  
六十兩縣君三百六十兩鄉君三百四十兩至各省王  
府房價又頗有不同其造墳夫價物料則例郡王三百  
五十兩鎮國將軍二百四十五兩輔國將軍二百二十  
五兩奉國將軍一百四十七兩中尉一百二十三兩郡  
主二百二十五兩縣主二百一十五兩鄉君一百九十  
六兩縣君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開墾銀京縣銀及  
齊糧麻布俱各有差弘治初以宗室日蕃支費益廣官  
銀不敷遂令皆減半支給至是復奏准於減半數內每  
一百兩仍減二十兩齊糧麻布通革免其郡王以下祿

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主而下祿米則俱本色四分折  
鈔六分矣

十八年趙王厚煜奏言臣府諸郡王將軍本色祿米折直  
太輕且累通未償乞改支米麥仍賜補給戶部覆言諸  
王府祿米皆因地里遠近折價不同酌爲之制趙府折  
直當有前例意容獨輕請下所在撫按官稽查故賸議  
奏果通之數別爲處補 上以祿糧折色既有定則遲  
守何又因時價增減徒滋刻弊虧累宗室詔戶部從寬  
酌定數通行永爲定例仍移所司督還通欠之數毋緩  
戶部更請下撫按官議處并通行天下諸有王府折銀

國朝典彙卷十三

八 藩庫

八

者一體遵行從之  
二十二年六月令會議王府庶人口糧禮部尚書歐陽德  
上議如成化十三年例則過多如嘉靖四年例則過少  
今宿視中尉歲米減三之一歲給米七十石妻妾子女  
使女皆永食其中不必計口更給庶人口糧託定則糧  
婚者減庶人三之一得五十石傳生者減庶人之半得  
二十五石庶增損適中 上從部議  
三十五年河南缺藩糧請開布政司軍衛銀五萬九千九  
百餘兩共續收事例銀合七萬兩給之因查南販漆集  
之所撫按收稅解司以補



四十一年冬十月御史林潤疏議宗藩言今天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如宗藩未有建不易之策者懼拂宗室之心而重違祖訓也臣觀河南開封與武中惟有周府今郡王增至三十九府將軍至五百餘中尉儀賓不可勝數舉一府而天下可知距嘉靖初至今四十餘年所增之數又可知天下財賦歲供京糧不過四百萬而各漕祿米凡八百五十二萬卽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萬而祿米三百一十二萬河南存留米八十四萬三千而祿米一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已不足祿米之半况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自郡王而上伯仲

國朝典彙卷十三

藩祿

九

厚享將軍而下至不能自存饑寒困苦號呼道路聚而詬有司守土之官不惟懼辱且懼生變奈官司困於難供而宗藩病於不給天下無可增賦之理而宗藩正當拮据之時可不寒心哉今議者或云當今天下親王如國初遼韓岷肅皆二千石或云郡王而下半支如京初官例儀賓而下如外有司例或云親王祖免而下則從庶人之例月支米三石或云不宜遽削於今日而惟定制於方來或云定子女之數以杜詐冒或云開應舉之途弛商賈之禁令人人殊臣以爲宜令集議於朝仍頒示諸王示以弊窮極弊不得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

額以十年爲準大約兵荒蠲免存留費用幾何王府增封幾何祿米及諸費幾何令宗藩曉然知賦人有限費用不經其陳善後之策然後通集衆議斷自宸衷以垂萬世不易之規疏下部議

四十四年五月衛王厚嚳奏祿米之半以補宗祿不敷之用衛府歲祿萬石王奉宗藩條例願辭五千石爲請宗倡詔准辭二千石賜勅褒獎

隆慶三年五月禮部郎中戚元佐言高祖重建親王擁重兵據要地爲國家屏翰此一時也靖難後兵權盡解朝廷無懿親之迹府寮無內禘之階此又一時也嗣是

國朝典彙卷十三

藩祿

十

而後人多祿寡乃有其建而居分餅而啖四十未婚數載未娶強者劫奪街衢弱者竄入輿皂此又一時也國初親王郡王僅四十九位今入王祿者見存二萬八千有奇視國初不啻千倍卽盡減賦不及其半十年之後何以待之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段疋茶鹽亦以萬計不數年而止給以米又數年而減爲萬石至滿代遼慶云且給五千石是國初已通變矣謹備僉五事一請限封二議繼嗣三別疏屬四議員費五議擅婚限封者如親王嫡子襲親王其次許封其四郡王嫡子襲郡王其次許封其二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三無



嫡子止許以世于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止封一子以上如有生子數多不盡封者止量資給親王子年至十六給冠帶賜六百兩郡王子年二十給冠帶賜四百兩將軍中尉子有志入學賜本等衣巾銀二百兩如此則不至失所繼嗣者惟親王無嗣得以親弟姪繼至郡王止許奉祀者不異其香火而已不必嗣封疏屬者祖廟祧遠則祧祿亦不必及於祖免今奉國監親王七世不必再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一百兩使爲貴本至五世止自費有查得擅婚子女與革爵子女一應庶人但許其生理罷其口糧或有年長廢棄家貧無業者將以前俱各照舊自今以後所生者任其從便生理口糧免給擅婚者查得婚禮俱待部覆今擅婚者令自售照例給以本等口糧以後生子止許賜名口糧不給六月何起鳴言玉牒所載四萬五千有餘見存者二萬八千有餘費米八百六十餘萬石欲親王分祿則割創已屢不忍復裁欲宗室自育子姓則生息日蕃後將不贍欲將分封數多之城分散各城使不病民生計然所分之城豈獨無民欲弛出城之禁使士農工商各營生業而強暴之禁格於祖訓乞破拘牽之格復宋家之法疏下禮部尚書高儀言所奏鑿鑿可行但事體重大

仍行各王府虛心詳議以聞 上從之

禮部覆河南撫按臬永祿楊家相禮科都給事中張國彥等奏其略言臣等歷考前代未嘗有宗室而坐食縣官者我聖祖獨厚宗親世授爵祿恩至渥也然聖祖當天潢發源之始故奉以數郡而易供至於今日當宗支極茂之時則竭天下之力而難給以天下通論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今則玉牒內見存者共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四位歲支祿八百七十七萬石有奇郡縣主君及僕賓不與焉是較之國初殆數百倍矣天下歲供京師者止四百萬石而宗室祿糧不啻倍之然此特論平時耳萬一遇水旱凶荒征輸無出將何以處之此特論目前耳將來傳世萬億生齒無算又何以處之上下公私兩受其困良以恩施寡節而輪供之策窮禁縛太嚴而資生之路絕今日之勢有不容不變通者也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而襲封之典曾不稍變是待祖宗者薄而待子孫者厚恩禮不幾於倒施乎今之禮者動曰祖制不敢輕議然觀洪武初親王祿米五萬石不數年後以供給難繼減至萬石其後代肅遠廢寧谷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高皇帝祿制已無定矣永樂間泰魯唐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



一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於數內撥給過  
文皇帝頒祿已變更矣爲今長計國家財既已無措則  
不得不限服制以殺其祿給祿既減則不得不難自便  
以開其生路生路既開則不得不嚴法制以禁其爲非  
蓋養時酌受莫過於此者伏望 皇上咨求長策務求  
定論本部仍以先後諸臣條議通限各王府一併議置  
如違限者治輔導官罪候各王府議至之日本部卽請  
大衆廷議恭候 聖明獨斷以成一代章程以定萬世  
法守從之

按會典載宗藩每歲支撥之數云 親王唐制歲該銀四  
千八百石親四千八百疋綿四百五十斤宋制領節度  
使歲該銀二千四百石錢四千八百貫絹二百疋綾一  
百疋羅十疋綿五百兩今定米一萬石 郡王唐制歲  
該米七百石田六十頃宋制領觀察使歲該粟一千二  
百石錢二千四百貫絹二十疋綿五十兩今定米二千  
石 鎮國將軍唐制歲米六百石田五十頃宋制郡王  
子以下量材授官照其官品高下給祿今定米一千石  
輔國將軍唐制歲該米五百石田四十頃今定米八  
百石 奉國將軍唐制歲該米四百石田二十五頃今  
國朝典章卷十三 十  
定米六百石 鎮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三百石田十四  
頃今定米四百石 輔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二百石田  
八頃今定米三百石 奉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一百石  
今定米二百石 公主及駙馬食祿米二千石郡主及  
儀賓食祿米八百石縣主及儀賓食祿米六百石縣君  
及儀賓食祿米四百石縣君及儀賓食祿米三百石鄉  
君及儀賓食祿米二百石 皇太子次嫡子併庶子旣  
封郡王之後必俟出 閣每歲撥賜與 親王子已封  
郡王者同女侯及嫁每歲撥賜與 親王女已嫁者同  
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其歲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



給按會典所引唐宋制爲比不知當時修會典諸臣何  
齒莽不學至此唐親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國公從一品  
郡公正二品蓋言其班位與幹力防閑之類視之耳非  
爲祿也何以言之凡王公必有封邑當武德時公卿大  
夫皆以功起無不受封邑者以故不給祿秩至貞觀而  
始定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六千八百從一品米六  
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六千以至九品三十石外官  
降一等後又改公田十二頃至二頃其幹力及防閑庶  
僕別給今所謂親王穀絹錢數何據也郡王視從一品  
止應六百石不當言米七百石田六十頃也考之太宗

國朝典彙卷十三

藩服

十五

爲秦王功大至三萬戶齊王元吉亦二萬而諸王少者  
千戶至中宗時相王太平安樂公主各實封滿萬戶太  
府卿韋嗣立奏食祿之家用六十萬丁一丁絹二疋通  
於國家本數又御史宋務光言太平安樂多割貴高丁  
多者爲民累至開元初始定戶不過三丁親王封止千  
戶然則食千戶者大約可得絹六千疋或爲職官始有  
兼祿而幹力防閑視品秩爲定耳然食貨志又有親王  
公田百頃郡王公田五十頃地當是食祿而戶則兩絹  
其郡王及郡王太子以下却無封爵或有恩澤特封或  
量材擢用今擬引至中尉何所據也宋制皇子節度領

侍中皇族節度平章事及節度錢穀絹綾羅數雖同而  
無穀石且親王初出間止領觀察而郡王支久有轉至  
使相者殊不以親郡王爲等也其下明祿領節度置後  
者歲錢千六百貫加絹五十疋錢十疋春羅十疋冬絹  
百兩領觀察者錢千貫絹二十疋綾羅同綿五十兩以  
下又有領防禦團練六軍統軍諸衛上將軍名項而其  
封亦有國公郡侯郡伯之名又謂郡王之子卽量材授  
官抑何外也蓋唐制王公以食邑爲準而有官則有祿  
宋制食邑真食皆爲虛而以兼官制祿與本朝之制  
異不可強而引也

國朝典彙卷十三

藩服

十六



附優賜親藩

天子卽位而賜親王者歷朝可考 太宗賜周楚齊代諸王餅靖江王各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鈔五千錠文綺四色色或十疋至四十疋 四色者曰紵絲曰錦曰綺曰羅此定規也 仁宗賜漢趙二王各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萬錠文綺四色色各百疋或二百疋 文馬百疋 胡椒蘇木各五千斤以同母弟故也賜周慶寧代藩唐魯晉蜀九王及平陽王美圭晉燕人濟鎔白金五百兩至千兩鈔六千錠至萬錠文綺四色色或六疋至二十疋胡椒蘇木各三千斤廐馬二十疋周王加黃金百兩其公主白金鈔綺有

順朝興業卷十三

優賜親藩

十

差 宣宗賜諸王白金三百兩至五百兩漢趙二王加黃金百兩鈔二萬至三萬貫綺四色色或三疋至二十疋或外加虎羅錦西洋布二色色各數疋公主亦有差英宗賜諸王白金二百兩至五百兩鈔萬貫至三萬貫綺四色色或三疋至二十疋公主亦有差 景帝賜諸王白金二百兩至三百兩鈔萬貫綺四色色或五疋至十疋公主亦有差 憲宗賜諸王白金二百至三百兩鈔萬貫至二萬貫綺四色色或三疋或至十五疋公主無聞 孝宗 武宗賜諸王大約視 憲宗略同 以宗以後史略其數不可考大抵 宣宗時數已薄於

仁宗自是而後差次減削益懸絕矣

之國而賜者僅洪永二朝可考 洪武時楚王楨之國武昌賜黃金千六百兩白金二萬兩鈔二萬錠 永樂時汝南王有勳之國雲南鈔二萬錠海肥十萬索綿布五百疋寧王權之國南昌鈔二萬錠周王橚之國大梁鈔萬錠又以朝鮮加二萬錠紵絲紗羅絹千餘疋馬百匹谷王穗之國長沙銀五百兩鈔三萬六千錠紵絲紗羅絹二百餘疋馬二十四匹金鞍二副 末年趙王高燾之國彰德黃金一百兩白金五百兩鈔二萬錠綵幣九十表裏馬十四匹金鞍二副

國朝興業卷十三

優賜親藩

十

來朝而賜者僅 成祖朝可考 永樂元年楚王楨鈔二萬五千錠綵幣二十表裏代王桂鈔七千錠晉王濟煥鈔五千錠永興王尚烈鈔千八百錠平陽王濟熿鈔八千錠周世子有燾鈔二千錠 二年周王橚鈔萬錠又追賜羊百牽酒千瓶及外國貢物 九年谷王穗白金千兩鈔三萬錠紵絲百疋袞龍袍服三襲絹五百疋白兜羅錦十條 被也 西洋布三十疋檀香三百斤降真香五百斤胡椒蘇木各千斤馬十四匹羊百控酒五百瓶椰子三百枚火者百人 十四年周王橚鈔二萬錠紵絲五百疋紗羅各百疋絹千疋兜羅錦五十二條火者二十



八人馬百匹楚王楨鈔三萬錠紵絲三百疋紗羅各百疋絹千疋白兜羅錦五十條及紅撒哈刺獅子尾等物胡椒千斤椰子千箇馬百匹鞍一副蜀王椿銀三千兩鈔六萬錠米萬石紵絲五百疋紗羅各二百五十疋絹千疋兜羅錦六十條蘇木五千斤胡椒三千斤馬一百五匹金鞍二副火者百人肅王楙紵絲五十疋紗羅各三十疋絹三百疋 末年漢府世子瞻坦織金紵絲紗羅衣各三襲文幣二十表裏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馬十四匹臨淄王瞻域昌樂王瞻埤淄川王瞻瑒俱織金紵絲紗羅衣各二襲文幣十六表裏黃金八十兩白金

國朝典彙卷十三

褒賜親藩

王

四十五

四百兩馬八匹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贊侃贊偕各鈔二十萬貫是時鈔

王生旦而賜者僅 成祖於周肅二王可考 永樂二年

賜周王櫛布五十疋襪絲將樂布各百疋日本扇二百

疋 四年又賜金象龍紗三疋織金鸞鳳靴衣材二疋

素暗花紗十三疋高麗布二十疋襪絲布十疋又紵絲

紗羅各二十疋絲絹四十疋鈔萬錠馬十四匹及羅帕金

帛等物 九年肅王拱來朝日適誕生旦賜絲幣十

表裏羊五十粒酒百瓶仍命光祿供膳羞 又按十四

年周 王櫛誕辰賜通天冠一犀帶一絲幣三十疋金

香爐金各一玉觀音金銅佛各一鈔八十錠羊十粒酒

百瓶 又立春賜周王櫛絲幣三十疋珠翠春花各四

十枝酒十瓶羊百牽馬十四匹金鞍二副 按我朝諸王

於此二節例無虔賜獨定王以同母弟得之至王薨而

後已益特恩也

有功而賜者僅 洪承可考 洪武二十年賜楚王楨秦

馬二十匹黃牛二十頭楚牛一千頭羊九千隻并陝西

草場一處以征雲南阿魯克等處功也賜晉王桐及燕

王各鈔一百萬錠以征遼北功也 永樂元年賜谷王

穗樂七奏衛士三百金銀槍大劍金三百兩銀三千兩

國朝典彙卷十三

褒賜親藩

四

絲幣三百疋鈔三萬錠良馬四匹金龍鞍轡二副歲加

祿米三千石以金川門功也 十四年賜蜀王椿黃金

二百兩白金千兩鈔四萬錠玉帶一金織袞龍紵絲紗

羅衣九襲又紵絲綾羅紗各五十疋絨絹十疋絲絹千

疋兜羅錦十條高麗布百疋米千石胡椒千斤良馬十

匹金鞍二副以發谷府反謀也 二十二年賜趙王高

燧白金三千兩鈔三萬貫絲幣二百表裏馬十四匹以護

送山陵勞也

特恩而賜者僅 成祖時可考 永樂元年賜周王櫛鈔

八萬錠齊王椿鈔二萬錠 四年後賜周王櫛鈔又六萬



國朝典彙卷十三

優賜親屬

五

錠楚王橫鈔二萬錠蜀王禧珍珠一百九十二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二萬錠各王穗紗羅絹布各三十疋鈔二萬錠慶王縐紗羅絹布三十疋鈔二萬錠慶成王清炫織金袞龍絳絲袍服十八表裏各色絳絲一百疋表裏微哈刺二疋兜羅錦衫一條金箱腳蓋一鈔五萬錠末年賜寧王權黃金百兩白金三百兩錦十疋絳緞二十表裏紗羅各十疋周王縐無黃金白金絲幣同鈔二萬貫晉王濟煒白金百兩絲幣六十表裏鈔十萬貫火者六十人什器香案咸備又按二十二年賜晉王濟煒翼善冠二金環珥珥帶一龍文袍服絳絲紗羅衣

國朝典彙卷之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纂

廣西布政司左布政使臣沈修 訂正

朝端大政

巡幸

太祖在發州夜出微行遇巡軍阻之小先鋒張鍊從行謂巡軍曰是大人巡軍曰我不知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執之言之再三得釋次日太祖賞巡軍米二石後不復夜出

洪武元年四月癸亥

上以大將軍達等定河南山東有

國朝典彙卷十四

巡幸

勸都汴梁者躬往視之是日以衛兵十萬發京師

五月癸酉駐蹕邳州庚寅至汴梁辛卯敗汴梁為開封府

左右副將軍平章常遇春都督馬宗吳師還入謁癸巳

置中書分省于開封

六月庚子朔大將軍楚率師還入謁壬寅躬親開封府諸

神仍遣官祭境內山川癸卯遣辭行在還次河陰乙丑

賜北征諸將夏衣

七月壬申上親晝征進陣闕校大將軍達辛卯上將

登開封寇復自陳橋入附丙申上發開封命右副

將軍宗興留守



閏七月己亥朔遣師謁北征將士丁未 上至自開封

八月己巳朔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以春秋往來

巡狩

五年三月詔車駕出入有司肅清道路官民不許開門觀望行立所在官員父老合避駕者於仗外路左叩頭俯伏候車駕前行方起

八年四月辛卯 上幸中都鳳陽府是日發京師抵滁州

遣官祭滁陽王廟甲辰至中都祭告天地于園丘謂臣每詢儒者言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臣心不忘漢武初年定中原臣即至汴意在建都以安天下

開朝典卷十 四 不舉幸

十

及觀生民凋敝轉輸艱難恐益勞民遂令群臣會議皆曰濠北古之鍾離于此建都庶合古今之宜以此兩更

郡各令爲鳳陽府立都城土木之後實勞民力功將告成惟上帝后土是鑒乙巳 淳皇帝忌日 上躬詣至

陵致祭是日遣官祭開平忠勇王常遇春祠兩午遣國

公李文忠祭外祖楊王墓辛亥 皇妣淳皇后忌日

上詣皇陵致祭丁巳還京師詔罷中都後作自是上

不復巡幸矣

命 皇太子諸王出遊中都以講武事 詩東宮

永樂六年八月詔巡北京詔曰成周舊洛肇啟二都有山

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祇率彙典統極之初已唯

順天府爲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

以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

七年正月命學士胡廣諭德楊榮金幼孜修撰王英等扈

從將榮喪毋陞爵特留之

命禮部遣使于巡狩所經郡縣存問高年賜八十以上者

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者加帛一疋

二月辛巳以巡狩北京告天地宗廟社稷壬午遣官祭承

天門及旗幟京都諸廟祀典并大江之神

車駕發京師祭未駐蹕滁州遣官祭司馬豐山栢子龍潭

對影對來十 四 不舉幸

三

滁陽王泰山龍河之神

庚子車駕至濟寧州嗣魯王肇輝迎于道傍周旋進退儀

度可觀 上嘉之召至行殿賜酒餽錫賚甚厚仍勅山

東布政司賜王米一千石

三月甲辰駐蹕東平州望祭泰山辛亥駐蹕景州望祭恒

山及北京山川王成 車駕至北京于奉天殿丹陛設

壇告天地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諸神 上御奉天殿

受朝賀

八年十月丁酉 車駕發北京先期于奉天殿丹陛設壇

告天地遣官祭告北京山川城隍旗幟諸神其所經陵



寢神祠祭禮如初

甲寅 車駕次濟寧州魯王榮輝來朝賜綵帛等物勅戶部加賜米千石丁巳 車駕次臨清時賢妃權氏侍行以疾薨權厝嶧縣

甲戌 車駕次京師遣官祭告天地太廟社稷 孝陵承天門及京都祀典旗幟諸神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群臣

十一年正月壬午 上將巡北京勅諭天下文武群臣凡親王及官吏軍民朝見與道途宿項俱給悉準永樂七年之令命五軍及錦承等十二衛各選精銳將士息從

廟廟集衆來十四

入遷幸

廟

二月甲子以巡狩北京告天地宗廟社稷辭孝陵乙丑遣官祭承天門旗幟京都諸廟及大江之神 車駕發京

師皇太孫從 命禮科給事中監察御史所過存問高年賜幣帛酒肉辛未 車駕至鳳陽祀 皇陵賜耆民

年八十以上者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者如帛一疋三月乙酉 車駕次濟寧魯王榮輝來朝賜鈔幣并未于

石

夏四月己酉 車駕至北京 上于奉天殿丹陛設壇告天地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諸神遂御奉天殿受朝賀

十四年十月 上還南京

十五年三月壬子 上還北京 皇太子監國命胡廣

榮金幼孜扈從

十八年 皇太子過鳳陽謁祭 皇陵畢周步陵旁顧張

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進

謁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宿與語賜勞優厚

宣德三年八月甲辰 上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

府諫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密

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夏務將畢朕將親歷諸

邊警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

丁酉命英國公張輔上扈從士馬之數命行在戶部每季

國朝典彙來十四

入遷幸

五

給一月行糧加麥三斗爲軋餼行在工部給膳餼諸

戊戌命行在太僕寺選民聞所畜官馬給騎系壬寅命

行在兵部凡扈從文武官及將軍悉準永樂中例給脚

力馬驛及其僕從悉給行糧 勅通州三河薊州遵化

軍衛有司諭以將親巡邊并科撥軍民以爲進獻道路

可通行足矣毋勞民修治 勅都督陳景升修濠河橋

命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太傅楊榮禮

部尚書胡濙兵部侍郎王驥刑部侍郎施禮工部尚書

吳中郁御史凌宴如太常卿兼學士楊溥太常卿姚友

直大理少卿王貴等各率其屬扈從仍諭諸將師行須



嚴紀律申寔令益中必鮮明兵部必鋒利軍容必整肅  
毋縱士卒擾百姓 勅駙馬都尉表容隆平侯張信尚  
書張本張瑄郭敦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丙午告太廟丁  
未發京師渡潞河駐蹕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  
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為此行今日渡河道路  
所經皆水塗之後秋田無穫朕念民艱憫焉于心爾將  
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  
察

九月 車駕入瀋州境駐蹕州西之五里橋文武官吏耆  
老朝見 上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遼陽郡也昔張堪

題朝與奏卷十四

八巡幸

本

為政民有樂不可文之歌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  
之又進耆民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它虞善訓顯子  
孫務禮義廉耻之行無安于溫飽而自棄也眾叩首而  
退

辛亥至石門驛喜峰口遂親征兀良哈

詳觀征

五年二月己未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謁長陵獻陵

駐天壽山 上請 皇太后令張輔襄義楊榮金切牧

楊溥見行殿命 上賜酒饌白金文綺

詳后

三月己酉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還京師道中

上 遙見耕者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命隨至營各賜鈔

詳上

九月 車駕還近郊

十月 車駕發京師駐蹕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  
收雖畢而未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此是役官軍  
不許人民家有求索過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悉知  
之

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切牧楊溥問曰  
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眾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  
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費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  
山崩于順帝時人幸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為如何眾對  
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

題朝與奏卷十四

八巡幸

七

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  
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戊子回鑾駐泥河 壬辰 車駕至京師

六年七月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西騎出臨

楊士奇宅報者曰范太監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

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奈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何

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遂屏左右語竟士奇叩頭

曰車駕今夕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宜慎出事變不

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

幸豈不謝對曰車駕夜出臣迫令中心惴惴不已豈敢



言謝數日又遣弘開士奇曰今天下平寧上時時微行何足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兇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每日錦衣衛獲一盜常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挾弓矢伏道傍茶中作亂時有捕盜移尉雙服如盜入盜將中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爲所獲上既誅盜嘆曰士奇之言不虛即日遣范弘賜士奇白金文綺士奇入謝上諭密語士奇曰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先是憲義常以天下太平勸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故有是云

關朝典集卷十四

入建幸

八

九年九月上率師巡遊命憲表楊榮楊士奇胡濙楊濟吳中等扈從癸未車駕發京師乙酉度居庸關丙戌獵岔道辛卯駐宣府丁酉駐蹕洗馬嶺巳巳大獵庚子回鑾十月丙午還京

天順三年上幸南內初上在南內悅其幽靜既復位復數幸焉因增置殿宇其正殿曰懋德左右曰崇仁廣智其門南口丹鳳東曰蒼龍正殿之後鑿石爲橋檢南北表以牌樓曰飛虹戴盤左右有亭口天光雲影其後壘石爲山曰秀巖山上正中爲圓殿曰乾運其東西有亭曰凌雲御風其後殿曰永明門曰佳麗又其後爲圓

殿一引水環之日環碧其門曰靜芳端光別有館曰嘉樂昭融有關跨河曰潏輝皆極華麗至是俱成後又雜植四方所貢奇花異木于其中每春暖花開命中貴陪內閣儒臣賞宴

四年上幸西苑舊有太液池池上有蓬萊山山嶽有廣寒殿金所築也西苑有小山亦建殿于其上規制尤巧元所築也上命即太液池東西作行殿三日旋和進翠太素行亭六曰飛香樓翠澄波殿寒會景映暉軒日遠趣館一曰保和時或臨幸召文武大臣游賞

正德九年二月上始微行

關朝典集卷十四

入巡幸

九

十二年正月上獵于南海子五月癸未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還上幸焉八月甲辰朔上微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

辛未上度居庸關遂幸宣府今太監谷大用守關無縱出者是月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游獵邊將江彬輩導之也先是彬與邊將許泰劉瑾等皆有寵于上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上在豹房同卧起狎近而彬龍猶盛屢導上出宮游戲近郊至居庸關迴開御



史張欽閉關上既不聽遂遠出關外大學士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鑾且言居庸臨邊北虜不時出沒爲寇正統末年之事未遠可爲明鑒不聽

九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水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達賊以衆圍陽和轉掠應州而去

南給事中孫懋上疏乞急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險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遊行驛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

國朝典彙卷十四 入 巡幸

十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妄至尊流聞海內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致引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輕輿之戰當時使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奮來幾何不隨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願上不惜江彬宣府人欲挾 上自恣始誘爲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遂營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子是富民厚賂彬以求免久之軍士焦蕪不繼至毀民屋廬以供費市肆蕭然白晝尸聞

十一月戊子 上還至宣府

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開請駕有禁不得出關而還

閏十二月壬申朔 上留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以次出視郊祀牲如常儀有旨勅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出城 丁亥立春 上迎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偕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球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墜 上視之大笑以爲樂

十三年正月庚戌郊祀畢 上復幸南海子

辛亥 上自南海子還官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慶成禮以所獵獐鹿賜文武大臣及科道官

國朝典彙卷十四 入 巡幸

十一

辛酉 上復如宣府

二月己卯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崩越三日壬午 上至自宣府乃發喪

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因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客雲等處遊幸五月還京

六月庚辰 孝貞太皇太后梓宮轎引先期結平臺與順天府交衛相值 上晨出北安門迎 皇太后及 皇后御平遙候頒復入至清寧宮半番僧梵呪乃轎引遂親奉梓宮朝祖百官衰絰徒步送至德勝門外其送葬官騎送沿途皇親群臣命婦各祭如儀祭時 上戎服



馳馬適願侍郎馬適爲選卒所獲牽至上前迷乘之是夜宿清河

癸未梓官至山陵遣驛馬都尉崔元等分告諸陵上忽

馳馬至山下陪祭官皆驚散上飲于帳殿遂宿焉

七月己亥太監蕭敬傳言近年以來虜酋犯順屢害地方

且承平日久誠恐地方兵戎廢弛其遼東宣府大同延

綏陝西寧夏甘肅尤爲要甚今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

將軍總兵官朱壽純率六師隨布人馬武攻或守卽電

各地方制救與之使其必掃羶羶靖安民物至于河南

山東山西南北血隸倘有小寇各給與勅書使率各路

國朝典彙卷十四 人題幸 十二

人馬剪削朱壽 上別名也

是日復召內閣大臣及九卿科道官至左順門諭意衆皆

泣諫不納 丙午 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群臣

知而送者五十二人 丁未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

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 上千宣府治行宮越歲

乃成糜費不可勝紀復築豹房所貯珍玩及巡遊所收

婦女實其中 上其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

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 上遂出

及再度居庸關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 上厭

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

八月乙酉 上自萬全左衛歷天城陽和至大同

九月戊戌朔駐蹕大同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

第爲獻遂爲總督府居焉又奪指揮關山楊俊宅置店

二所爲酒肆楊曰官舍

庚子 上至偏頭關時 車駕至貴近多先掠良家子女

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掠者左右不敢聞

十月戊辰 上度黃河已邪駐蹕榆林

十一月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欽女

戊申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

州縣

國朝典彙卷十四 人題幸 十三

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

楊勝妻劉良女嬖之及是復召見大得幸

十四年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

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犛却帶御

二月壬午還京文武群臣具蟒帳銀幣羊酒迎于德勝門

外如先年儀

乙酉太監蕭敬傳言 上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

師鎮國公朱壽純幸南北血隸奉安神州以朱彬爲威

武副將軍扈行命內閣草勅楊廷和語毛紀爲疏連名

上之曰此詔一頒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爲人君承天



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陛下假設之詞姑以爲戲焉耳不知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爲哉通者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視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言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殺身以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起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精心

國朝典彙卷十

十甲

疾首而不敢以自愚也疏上不省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于是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不可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下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察其誠擲劍而起更命廷和草之議以三月壬子督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復自浙江浮江漢登武當時宸濠久蓄逆謀江彬朱學等與宸濠交

通或果露而發人情洶懼將相大臣多從諫不敢諫武選郎中黃華曰上起遊本起江彬誘惑彬方庸寵擅權無敢斥言彬者吾不可合彬爲支語恐上不悟乃獨離六事其一曰崇正學其二曰通言路其三曰正名號其四曰戒遊幸其五曰去小人其六曰建儲武車駕員外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成爲首別知友托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置之死于是修撰舒芬等約諸同志上疏雷車駕俱會閣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詣上殿者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爲割狀今且撤輅矣其容色瘳氣盡歸咎于上以沮

國朝典彙卷十

十五

言者一時言官又多其黨遂爲所沮是日吏部員外夏良勝禮部員外萬潮太常博士陳九用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陸偉等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俱連疏入又有醫士徐堅獨疏以醫諫上遂大怒乃壬子不果出癸丑黃華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州徐泰下錦衣衛獄舒芬張衍慶陸偉姜龍孫鳳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甲寅華等六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周叙等十人行入司副余廷璘等七人各連疏入明日俱下獄亦械繫跪五日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誅



罵辱瓦礫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至請命禮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諷恭勸屬吏吳言者

上怒遂不可解戊午集溢南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根齊折如斬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驗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挾兩紫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卽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惡汚帝廷泥上擦血耳頭命獄中是日繫舒芬等一百七人捷午門外各三十疏首謂外任餘奪俸半年 四月己卯繫黃華等六人于午門前各捷五十餘鑿戍邊章震良勝湖九川俱爲民林大帟周

國朝典彙卷十四

入題幸

十六

叙余廷瓚俱捷五十降三級調外任餘十七人俱捷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余于捷者員外陸震主事何遜劉杪林公福行人余廷瓚詹獻劉概孟陽李紹賢李惠王餘刑部照磨劉珏凡十二人也車駕遂不果出後嘉靖初禮部主事件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扶勢凌人趨權擇便交游費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關失群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水如歸或拷或罰廷武流竄楚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許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人諫就厥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褒

卽忠諫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殺之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見從時都御史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江彬等各逞所見獻椅炭漆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游太監張忠等見錢寧獻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 上出師駐蹕良鄉守仁提音至奏人 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梁儲蔣冕以宸濠滅擒江西已寧屢請回鑾不聽

九月癸未 上發京師丁亥至涿州詔太監張忠私第十月壬辰朔駐蹕保定張安後堂與巡撫都御史伍符蔣闔醉之酒以爲樂癸巳發保定戊戌至臨清山東鎮巡

國朝典彙卷十四

入題幸

十七

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宴宴具草略 上視之笑曰復我何甚竟不怒及宴都御史王珣獻觴步緩 上目之總兵神周因休珣謂 上意不測明日復宴都御史與弘趙進自言姓名恐 上誤以爲珣也江彬從有厲聲叱之與并罪兩人 上不爲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歛得罪者鑑盡出所有以獻復取償于有司珣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忿爭鑑泣訴于 上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語塞癸丑 上自臨清北還初 上之南征與妓劉氏有約劉獻一簪且以爲信過蘆溝馳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得至臨清使使召劉



劉以無信辭 上乃乘單舸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  
俱戰而南道遇湖廣參議林文繼入其舟奉其妻乃行  
十月壬午餐臨清

十一月辛卯發濟寧

丙申至徐州

辛丑御龍舟

已至淮安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集漁人夫魚爲樂時  
江彬僉橫縱旗牌官拷掠縣長吏通判胡琮懼而自  
經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即長跪總兵鎮遠侯顧仕  
隆稍不爲屈即解屏之又遣官炒四州縣 上有索民  
家鷹犬珍寶古器無得免者 壬子 上在清江浦群  
臣于張陽第稱賀 甲寅 上至淮安却待衛步入城  
國朝典彙卷十四

趙幸

十八

幸總兵顧仕隆第 丁巳楊管朱寧于臨清 已未至  
寶應縣換于沁光湖

十二月辛酉至揚州太監吳經前選民居壯麗者爲總督  
府婿 上有副處女寡婦因取其金無金者悉送入府  
正戌 上以數騎觀城西遂幸上方寺命總兵神周搜  
括泰州廣大 辛未傳有正月于南京郊祀天地大學  
士梁繼蔣冕力諫而止 戌寅大閱諸妓女于揚州撫  
按官具宴却之命折價以進 癸未渡于儀真之新閘  
因視大江令江彬攝祭明日幸民黃昌家閱太監張雄  
守備馬昊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 乙酉渡江 丙戌

至南京 丁亥祭南京太廟

上在南京禁約人民不許養猪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  
衛分充軍以偕音同國姓故也旬日之間遠近居民皆  
皆畏其直費之略盡

十五年正月庚寅朔謁 孝陵

丁酉 上迎春于南京

備滿朝戲如宜府 戊午傳 有執太監畢真劉瑄劉  
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獻等下錦衣衛  
獄坐通謀賓澤及朱寧輩也

時江彬等統邊軍數萬起從恃恩跋扈無人臣禮下視  
公卿潛懷不睦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

國朝典彙卷十四

趙幸

十九

諸司倚之爲重鎮之以靜辦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一  
日彬遣官兵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謀于  
字字口守備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就敢索亦執敢與  
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字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  
有所求索日或數事字每得自必請而奏彬計遂不行  
三月 上在南京楊廷和毛紀疏請回鑾謂大祀之禮行  
于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太后大祥在二月  
二日禮應即時附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宜天下初  
觀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定奪各官離任已久政務  
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逾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



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  
望聖賜頒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  
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

六月丁巳朔後數日辛牛首山宿焉諸軍夜驚左右皆不  
知 上所在大擾久之乃定

七月 上駐蹕南京久復欲游蘇杭泛江浙游湖湘登武  
當嶽內都察院給繁輝梁儲蔣晃自執章奏懇請回鑒  
絕泣于行宮門外自木至酉 上遣中官取奏人目諭  
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  
目下便要回鑒儲等乃起

國朝典彙卷一

經幸

二十

閏八月壬辰 上詣 孝陵 癸巳受江西俘丁酉旋  
蹕發龍江 辛丑至儀真 壬寅漁于江口次日如瓜  
洲避雨民家夕宿翌江樓 癸卯自瓜洲祭江登金山  
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入其書  
室取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去又明日飲于其第樂甚  
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為易數字一清厚有所  
獻 上大悅及駕還北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  
時樞在堂 上臨撫嗟悼之命所從番僧為誦經薦福  
庚戌發鎮江壬子復宿翌江樓 癸丑 上至揚州仍  
寓總督府 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

軸一施帳錄帛若干其餘折價以進 戊午發揚  
申 上至寶應復渙于汜光湖鎮守太監丘得索貢物  
不得以鐵索繫知府蔣璠 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  
蘭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綵帳 上戌服  
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儒學入取學官通鑑諸書以  
由進宿故尚書金澤第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  
第踰三日 上汎小舟遊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  
之而山自是遂不豫

十月戊寅至天津 庚辰至通州

十一月甲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至行在是日復執太監商

國朝典彙卷十四

經幸

二十一

忠杜祿少監盧明泰用趙秀錦衣都指揮薛慶陳嘉御  
史張贊山東布政使林正茂等下錦衣衛獄令司禮監  
太監蕭敬李英問住忤以與宸濠交通也丁亥傳旨釋  
日詔告仍命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鴻臚寺錦衣  
衛六科十三道每衙門止留佐貳官一員在其餘併內  
閣皇親公侯駙馬伯俱赴行在  
十二月己丑提督贊肅機密軍務兼提督官抄辦事後軍  
都督府平虜伯朱彬奏未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  
官掌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略擒獲宸  
濠逆黨明正其罪奉旨褒諭賞賚是日賜宸濠死



初 上在南京群黨欲自獻俘獻功張永曰昔永出冰宸  
深已携奈何爾于是以大將軍鈞帖令守仁重上捷  
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甲午 上還京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南是日大耀軍容  
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軍東西 上戎服乘馬  
立正陽門外閱視良久乃入以親征凱旋道官祭告天  
地宗廟社稷

嘉靖五年先是 上奉 兩太后觀騎泛舟至是端午復  
欲觀標賜宴給事中高世魁上言竊作漆器諫者十人  
恐爲辱伐之漸至于十人而不止陛下之德無愧于舜

國朝典彙卷十四

入 苑幸

二十二

上

近有此舉將爲逸樂之漸矣此必左右有緣先朝故事  
以諸者不則豈能遂移聖心耶臣見近者輒引故事如  
鎮守浙江太監鄧文之請易勅書太監張忠之乞陞官  
臣俱依敕先朝事例近習附會欺陛下以濟其私陛下  
入其機而不悟也始而漸漸而化而成矣般鑒不遠  
可不加意疏入報聞

十二年四月 上幸南內御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麒麟白  
玉馴碧玉騶照夜壁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凡七乃召  
大學士張孚敬及李時方獻夫翟登共閱之賜茗飲又  
命至嘉樂館觀花木 上乘玉麟飛青蓋至重華殿進

孚敬等于左室賜酒餽膳衣飛魚服因御製古樂府七  
言律各二章出示令和之贈三日復幸西苑御寶月亭  
召孚敬等同遊御清稷殿翠芬亭賜茗酒錫農詩扇紅  
藥花亦製古樂府七言絕五言絕各一章命和

十三年五月 上幸南內御重華殿雨後新涼遣內侍召  
武定侯郭勛大學士張孚敬李時吏部尚書汪鉉禮部  
尚書夏言入日記器新成陳諸殿中爾往敬觀因賜扇  
及酒俱復以若臣同遊對時育物爲樂甚大事須有記  
乃命各作記樂賦以進既而復留孚敬時出 宣宗興  
地圖詩及御和詩各一章示之

國朝典彙卷十四

入 苑幸

二十三

上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大學士費宏李時至曰今日暇朕出  
遊召卿等來庶幾君臣同樂之意因命出觀東壁書無  
逸篇北壁則 皇考所作農家俗詩 上跋其後幽風  
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 上所咏幽風圖長句 上  
曰朕志在恤民即今工作亦非得已奉天奉祖當常營  
建過此卽無事矣 上又言恤民在用賢宏曰聞 上  
昔與李時夏言評品群臣甚當 上曰朕在內僅得其  
似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簡用或未嘗仍須執奏時  
曰頃宏至京舉朝欣幸 上委在舊舊至治可成 上  
曰舊臣止卿及宏在時等謝衰朽不足副眷用乃命賜



酒飯以出

十五年三月辛酉

上如天壽山

上以文皇帝曾駐

蹕平臺山欲作亭祀之乃躬自相地大學士李時禮部

尚書夏言講官顧鼎臣謝丕張璧廖道南蔡昂武定侯

郭勛從壬戌祀文皇帝于平臺山是日回鑾駐沙

河行宮驛時火起言行帳上延燄郭勛李時房帳俱盡

言所收奏章五通俱焚之翌日還沈舟西湖上製沈

舟賦命從臣和至京李時郭勛俱具疏謝被火罪言獨

不謝上切責之言乃輪罪

十六年九月

上幸天壽山給事中李充弼等言近視

閣朝與案卷十冊

入述幸

二十五

聖諭竊知陛下欲親詣山陵躬行大祭甚盛舉也但臣

愚犬馬微忠竊思皇嗣綿綿佳氣充溢雖保養孔喃成

備其人今大駕一出相違百里恐天性之愛不能不動

于聖慮若奉慰之心未盡特遣重臣以攝其事則大孝

以盡大慈以全天下臣民拳拳仰祝之心少安而祀事

亦無不隆矣上曰春秋陵祀祖宗舊典茲方初舉充

弼等即爲阻撓所言不識人情父子之間豈待人勸耶

駕發京師是日宿沙河丁水

上駐蹕沙河視文皇

帝行宮遺址而諭大臣復建無廢前規仍宜築城設守

禮部尚書嚴嵩因言沙河爲聖駕展祀陵寢之路南北

道里適均文皇帝肇建山陵之日卽建行宮于茲

統時爲水所壞誠宜修復且居庸白洋近在西北若無

建行宮于中環以城池設官戍守駕車駕駐蹕爲便

而分守慎固而設神京北衛陵寢東可以備密雲之衝

西可以扼居庸之險聯絡崇朝居然增一門戶重鎮矣

乞卽命勅輔大臣總督其事諸所計畫各飭所司分理

若地屬軍民者除其稅上是其議命卽日興工

十七年上至沙河昌平州官吏多失朝者爲御史余坤

等所劾上曰此外官非朝官比爾等因懲前事自生

虛妄前日皆朝官且卿官之長乃不言何耶自今查核

閣朝與案卷十冊

入述幸

二十五

宜分別以聞

十八年正月詔幸承天府初錦衣衛百戶隨全光祿罷

歸錄事錢子鄭建議欲遷瀕陵大學士張孚敬等力阻

而止又光祿庖丁王福錦衣千戶陳昇聽理國子生唐

啓溫州武舉杜承美削籍兵馬周審湖廣諸生潘時川

致仕會事郭和先後具奏請改顧陵迎

蘇皇帝梓宮

入葬天壽山至謂當日安厝土壞非吉又謂歲位久虛

咎在顯陵欲以感動上心

上命禮官集議尚書汪

欽亦以爲言併下禮部夏言抗疏力諫以爲不可上

不聽已而上如天壽山見長陵西南大略草木叢茂



以爲吉壤還京卽勅禮工二部移建顯陵于其地俟陵  
成日卜還梓宮以何 章聖太后崩復勅武定侯郭瑾  
知山陵事大學士吳育顧鼎臣同知山陵事兵部尚書  
張瑄提督軍卒工部尚書蔣瑤調度工作都督陳寅監  
督工役內官太監高忠總甲山陵速完大略陵功欲速  
則焉又勅湖廣巡撫都御史陸杰等迎設梓宮防備周  
密勅具將下有謂顯陵山川之勝不宜遷柩者 上乃  
欲遷承天躬閱其地下諭曰朕性孝子事親送終爲大  
皇考陵寢日者建造狹隘雖管增修猶多未稱朕將恭  
詣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玄宮  
顯朝典彙卷十四

八 巡幸

二十六

以安 皇考 皇妣之靈擇于二月望日子夜發京師  
中外其悉知之

九卿大臣吏部尚書許瑄等各上疏諫止南幸 上曰朕  
恭詣顯陵爲親計度孝心已發出自朕心既非無事空  
行又非人言所導卿等既有此諫何不早言今事已定  
而乃云云想感于群議非實有諫止之忠宜思之勿爲  
此沽名之舉左都御史王廷相復特疏曰伏自 聖諭  
下議南巡以來議者衆矣然其說不過有三有謂筆路  
所經災荒特甚人相嘆食盜賊肆興恐有荏苒不逞犯  
屬車之清塵者有謂近邊虜酋若花當等部落日伺邊

警倘乘鑾輿遠涉鼓衆深入如往年癸至昌平致京師  
戒嚴者有謂扈衛軍抄及內外從官人役不下數十萬  
糧草車馬供應不貲而郡縣倉庫空虛百姓竄避有司  
無所措手者此皆衆人所深慮然在外處置得宜尚可  
保其無虞臣之所慮乃不在此仰惟 皇上玉體清勝  
常加靜養善攝持猶時小有不伏今登歷長途經涉旬  
月衝目風塵隔殊水土六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致聖  
體達和聖心不暢誰其任之登頓于山原不如深宮大  
庭雍容之爲安燭冒平風塵不如逸神靜志逍遙之爲  
樂今乃去逸就勞舍靜而動臣安得不爲 皇上慮也  
顯朝典彙卷十四

八 舉幸

二十七

且巡幸一事所關甚大蓋居中可以制外事勢機權盡  
由之我也處外必假付托事勢機權盡由諸人也況勞  
人勦衆之餘加以以苦急無聊之故變生倉卒患起不  
測又理勢之或然者乎臣叨任股肱義同休戚所有款  
款之愚不能自忍惟明主裁之時 上以孝思深爲南  
行之議已決雖知其患不及用也第以有自答之御史  
劉士賢等疏諫 上曰此輩實忠取譽幸爾資糧再言  
不宥給事中曾挺等復言之 上怒責令置對各停俸  
二月南京禮部侍郎呂柟言舜葬蒼梧二妃未從禹葬  
會稽塗山未祔 獻皇帝道同舜禹陛下固不啻敬承



如啓而已故今南郊園丘北祀方澤義正如此又韓可  
搖動靈輿合葬承天以昭非古之義乎章下所司工部  
侍郎岳倫上言梓宮南柩未足以遂陛下孝思之誠請  
堅北遷之舉不惑群議聽從歲貢監生陳良暴言陛下  
之孝在于愛養斯民以衍億萬年無疆之慶不在乎躬  
親送喪之末上怒俱錦衣衛建訊已而章倫職爲民  
良鼎命吏部選授邊方雜職

上南巡意突念邊防事重命兵部大臣總督戎務復傳諭  
起前大學士崔鑒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充行邊使

奉命以往因發帑金五十萬付鑒分勞沿邊將

太宰幸

二十人

士又特設都護將軍左右副將軍臨軒頒印以爲前驅  
遠近震動

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輝爲留守使大學士顧鼎臣  
同留守使兵部尚書張瓚參預機務與太監麥福協守  
及分守京城官十八人賜鼎臣勅曰朕幸承天已冊東  
宮監國特爾卿贊輔協董文武重臣居守內自掖庭外  
而都城遠及邊鄙百司庶務悉以付卿事須入告者以  
賜印密啓

時有軍人孫堂由西關門闌入至午門從御路中橋至奉  
天門下登金臺坐之守門官役莫有知者及天明堂從

上呼呼方覺捕之堂言聞沿途搭坐席殿累次軍民大  
半因此我來攔駕事聞有旨令錦衣衛嚴行根究謂堂  
實病狂法司奏擅入御座所在者律絞及諸門役防範  
不密之罪報可

丁未命威寧侯仇鸞東寧伯焦棟掛左右副將軍印忌駕  
尋詔左右將軍翼行參將二人爲前鋒後衛以朔國公  
郭勛等掌中軍成國公朱希忠副之仍給勛希忠旗牌  
各六面尋以內府所貯行在印信關防給忌從官員無  
者鑄給巡閱營官軍六千人忌駕

甲寅以少師夏言學士陸深侍讀屠應埈胡經等尚書許  
國朝典彙卷十四

大憲幸

二十九

璽李廷相嚴嵩楊志學侍郎袁宗儒張衍慶江曉高韶  
等扈從又命高韶偕郎中六人齎銀三十萬備途中供  
億勿令缺乏其扈從諸官命兵部印給關符鈔同署官  
各一備列供需事目以速開發紙悉具備

乙卯車駕發京師居守大臣及文武群臣送于宣武門西  
辰以失候迎命錦衣衛捕治順天府治中潘瓚章駕至  
其定府壁于北嶽癸亥至趙州執行宮外稱寬者以  
錦衣衛官陳寅等不在切責之乙丑趙州臨洛鎮二

處行宮駕發後火逮治所司至磁州趙王厚煙道迎入  
朔行殿降旨慰勞賜宴遣公張濬尚書嚴嵩送還國賜



王褒焚及金帛歲增祿米三百石

丁卯 上次衛輝府汝王祐梓來朝初 上勅止汝王勿  
出遠近及 上至衛輝御行宮王乃來朝王 上叔父  
行也由東閣入御前行朝見禮 上避座受之詔餘禮  
如起王加歲祿五百石時彰德知府王旒失朝有旨逮  
治戶部侍郎高部以聞供奪俸半年河南巡撫易瓚巡  
按馮震皆有旨切責之是夜四更行宮有火燄起延發  
御發 上倉卒起避莫知所之錦衣指揮陸炳排闥入  
負 上出燄火中官婢內臣焚燬者十數人法物內傳  
寶玉幾毀殆半行在諸司各上表奉慰 上命都御史  
周朝與葉卷十冊

卷十冊

三十

王廷相拾括遺物三日乃去衛輝之變 上已感怒及  
抵亢村行殿復災

上諭行在錦衣衛服祇爲 二聖而幸刺楚沿途所仰之  
處及凡事各該有司官全不放懈服勞昨衛輝行宮之  
虞官吏無至者亦無匪夫勾水之備張衍慶亦不守護  
殊爲欺慢其印差官抄將該府知府等官吏止留一人  
護印餘俱械繫送都護軍門縛付前驅使監押前行示  
衆守巡并布按二司掌印官俱建什鎮撫司拷訊各員  
缺行在吏部印于附近選補于是逮衛輝知府王鳴汲  
縣署印官侯鄧驥縛駕前至承天廷杖之發遣方爲民

逮衍慶及河南巡撫易瓚巡按馮震布政姚文清按察  
使龐洪恭政樂護僉事王格俱下鎮撫司鞠送法司擬  
贈杖還職得旨各官不供王事違慢廢職悉照爲民  
三月己巳朔渡黃河 庚午至鄭州鄭王厚烷周世孫朝  
朔來朝 辛未次鈞州徵王厚烷來朝各部加歲祿三  
百石賜金幣 前少保賈誼自臨賴來迎失朝奪其散  
官 乙亥次南陽唐王宇溫來朝賜宴加祿如儀  
以諸王所獻馬匹金幣頒賜扈從大臣期園公郭勛駙馬  
都尉崔元大學士夏言禮部尚書嚴嵩自英國公張溶  
吏部尚書許贊以下各賜果殺牲品而已咸寧侯仇鸞  
周朝與葉卷十冊

卷十冊

三十

上疏陳謝言臣班在洛下而恩賜惟均臣感 聖恩至  
厚 上曰人臣爵有定序恩數出自朝廷豈稱謝則已  
而引洛爲言何意其具狀以聞覽復引罪乃宥之時伊  
王許淳失郊迎及朝見下禮部議特宥之  
令祭撤濟及古帝王聖賢祠墓初 上命禮官朕經過道  
途凡有附近撤濟及古聖賢祠墓預奏遣祭于是次真  
定聖祭恒嶽衛輝祭濟南祭澤祭河均州聖祭嵩嶽俱  
用太牢古帝王聖賢遣祭用少牢忠臣烈士祠用脯醢  
乃遣駙馬都尉鄧景和如潞州祭漢世祖南陽祭諸葛  
亮襄陽祭羊祜均州祭武當山之神



已卯 上至承天府入御舊邸雲宮翼日奪尚書李廷相侍郎詹璧學士陸源傳二級以失送親王也

壬午 上謁顯陵夜祀龍飛殿及社稷山川賜扈從大臣金幣

是日定新顯陵玄宮之域賜扈從大臣金幣 甲申宴上

帝于龍飛殿奉 皇考院祭告 皇考于顯陵由左門

入詣峻恩殿行三獻禮扈從及所在鎮巡官各吉服陪

拜 上悲恩賜散再製獻殿之歌 丙戌楚王顯係來

朝宴勞加祿如儀 戊子以大祭禮成御龍飛殿受群

臣賀頒詔天下 時侍講學士廖道南居憂在家以排

國朝典彙卷十四

入 聖幸

三十五

衣朝 上蘇南巡江漢賦及景雲頌四章 上命行在

光祿寺給以酒食已而怒其居喪衣緋奪官不叙 上

問陵畢御製宣諭文示群臣而還謝之議始寢

是日召承天父老子第百餘人命禮官宣諭曰爾輩我故

里人我與爾言我二親分月此地精德累仁爰生我牙

承受大位今日我為親來此爾輩有昔年故老與我同

時者得一相見但只是我無大德行我父母俱已仙去

我情甚苦爾輩知否我今事完回京說與爾幾句言語

各要為子盡孝為父教子長者撫幼幼者敬長勤生理

作好人依我此言亦不濫文以此諭爾欲不知文理者

易省也爾輩其記之宜諭畢復賜父老子第酒食

御史胡守中劾湖廣布政使徐乾扶挾私使吳九祿私饋銀

五百兩于公館剝民膏脂裝誣風憲乞重治以儆官邪

上命行在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杖治之

庚寅以起鑒辭告 顯皇帝后神位于隆慶殿以扈從後

期降學士張治傳二級念所過供膳繁累賜免承天府

田賦三年湖廣諸府明年田賦什之四河南什之三

壬辰發承天製恩恩之賦起拜御史胡守中為余都御

史 丁酉崇王載境請朝于裕州 上以起鑒日迫免

朝因賜王書徧諭諸王

國朝典彙卷十四

入 聖幸

三十五

四月朔至鄭州伊王許淳來朝宴勞如儀 己亥次榮澤

時釣州至河大饑野殍相望學士陸源勸巡撫都御史

胡纘宗請賑纘宗唯唯及 上濟河御舟大學士夏言

及京山侯崔元同以為言 上為動容命發白金二萬

賑之復問曰能活萬人否言奉命傳示于外

癸卯 上論行在禮部張德山聖靈安悅流慶子孫三處

視地悉已行之行宮道路止勿淨 辛亥奪葉縣知縣

李浦職以阻扈從官員公館令吏持牌道上迎候也

壬子將還京師留守大臣率文武百官俱吉服奉迎關外

不至者千一百四十二人奪俸有差



初 聖駕早旋比達行在 上已

同登中道矣覽疏大怒乃併前誅止南幸給事中曾挺

李逢周疏謝廷臣俱下鎮撫司拷訊降遠方雜職

上命于良鄉琉璃河陽建立離宮至是適成庚戌

上命于良鄉御離宮 壬子 上至京師 上出宣武門

還宮往返凡兩月云 上入御文華殿命禮官奏告

太廟及奉先殿已御奉天殿受朝大略之從始罷

時內外訛言 上將復巡承天有司爭欲民財備供億柯

執車馬廢民生業禮部尚書霍韜奏請禁之工部請急

橫治途行宮訛言自息有司不得藉口 上命急行之

閣朝集彙案十則 上幸

壬子

霍韜言 陛下南巡時諸文臣多齎請不法人傳文官惟

袁宗儒武官惟郭勛不受僭耳即今訛言復播有司因

而科獄衆心震懼有他變宜禁之 上既下其事

都察院而詔諸劄曰昨朕南巡卿不在行文官受賄事

情得自何人可據實明言朕將處焉韜對請問諸郭勛

宜可知者 上責其文詞推測務令察實具列以聞韜

乃言扈從諸臣無不受饋通折夫隸者弟問之大學士

夏言等令其自述當不敢隱其各官取賄賄郭勛具

悉始末當不敢欺如必欲臣言請使臣風憲職體遂按

之當備列其實以奏章下所司韜懼不當 上旨尋以

赴京所遇進鮮船內臣食積狀極辭論列 上亦不

四十五年承天誌成

上覽之因欲南幸諭輔臣曰朕疾

久不痊茲大誌成欲一視承天拜顯陵取藥服氣此原

受生地也必能奏功諸王不必迎從臣免朝朕用臥輿

以行七月終可還京矣大學士徐階上言聖躬未復宜

加意靜攝而乃欲南幸遠涉長途不惟失崇讓之道亦

非所以慰二聖之心其取藥一事未知 皇上欲取何

藥宜開品味論行巡按取進則聖躬不勞而坐致上藥

矣 上曰自朕取龍飛詣殿閣閱視遠近謠傳南幸已

旬俾科取小民等免也願天下福一行必獲焉康但先

閣朝集彙案十則

上幸

三

理途居爲要耳階又言前奉諭南幸不敢仰贊者一爲

聖躬計一爲國事計蓋已亥至今二十七年矣皇上自

度精力較彼時何如雖皇旁下祐必獲萬康然釐行不

及宮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庭之適皇上崇讓之道自當

避勞而就逸也且已亥以前邊陲無事彼時且命大臣

行邊及增內外城關守禦之備今之邊警時聞官兵未

壯而六飛遠狩京師空虛役逆之謀倘或竊發聖駕在

外能無憂驚此所當慮者至于有司科取小民誠如聖

慈之所軫念而湖廣兵荒撫按節次奏陳猶未覈及伏

乞聖明俯亮下憫毋致輕舉以貽後悔議始罷



隆慶元年五月諭禮部以十二日幸舊邸尚書高儀

幸無名恐開逸遊之端疏請停罷御史王好問上言

皇上孝思純篤先帝上賓日侍几筵徬徨若失大統

既經毀傷過禮靈駕既發臣等願聖情不自勝此皆天

性至孝中外傾慕今山陵既畢哀痛漸遠若乘時遣幸

動成違禮對景娛樂言或波淫皆足以伐天和而虧盛

德夫以日月雖仍近俗而三年醴嘉寶本天經亮陰

之禮豈容踰越今輔臣既無由入侍而特御不皆正人

惟皇衷深自抑損以全至孝誠人不從

八月 上諭內閣欲親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大學士徐階

等上言皇上重祖宗弓劍之藏切歲時霜露之感欲躬

修陵祭此乃聖孝所發觀他遊幸不同但天子之孝以

保安社稷爲大放累朝舊制發引之送止于午門而祭

祀之禮惟太廟親奉其山陵皆止遣官卽在常時尚未

輕出以重社稷也乃今東西二廡日夕窺伺動遠宣大

警報時聞皇上願欲冒危而往萬一稍有震驚悔之亦

復何及此不獨臣等不願皇上有此舉動竊惟祖宗在

天之靈愛護聖躬記念社稷尤不樂皇上有此行也乞

亟爾聖意特賜停止 上令如前言行階等極言今邊

報方急重以塞雨爲災外虞內憂皆當詳計遠慮不宜

幸

三十七

四

月此二患決于一行 上不悅責階等違旨煩言

復奏臣愚不能奉行 上命無所逃罪所以再疏勸止

不避煩責者爲皇上計爲國家計耳志天壽山之役卽

黃花鎮黃花之外卽虜地今虜既結聚萬一猝人何以

禦之近據邊報東虜土蠻等欲犯喜峯口西虜犯都兒

等欲犯古北口此繫警輕小者臣等不知皇上何所見

聞何所倚仗而堅欲爲此行也臣等亦知順旨可以阿

悅但計度利害實不敵以國家之事輕試于危險 上

怡乃止命事寧日奏行

二年二月 上詣天壽山展謁諸陵命輔臣諭宣廟二鎮

國朝典彙卷十四 幸 三十七

諸臣備邊

三月 上諭兵部以二十六日幸南海子止用京營官軍

扈衛輔臣徐階等言 聖駕行幸事體重大上林苑游

子雖設自先朝然止畜養鹿兔而已非如視學耕藉有

開治理不足以領臨視且近日陵寢同鑿未久不宜復

出惟 上特加慎重卽賜停止 上不允尚書楊牌等

給事中王治等御史郝杰等各疏請罷遊幸皆報聞至

日遂幸南苑先是左右有言南海之勝者 上欣然欲

觀至則荒蕪沮濕宮館不治 上亦悔之遂命還蹕



國朝典彙卷之十五

都察院右舍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次

朝請大政十五

郊祀

吳元年命有司建國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

十一月上沐浴出觀國丘顧謂起居注熊鼎等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也上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

用匏陶以示儉樸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創立斯壇雖

國朝典彙卷之十五

郊祀

三〇四

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刻怠也曩爵曰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既斟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誠敬此誠前代所未及上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爲天下生靈祈禱予安敢不盡其誠上御樂門與侍臣論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時有赤鼠大如馬之異太史成公綏占之以爲信用奸佞殺害賢良賦歛太重所致是則妖孽之召實由人興我嘗以此自警如公孫五樓之輩吾安肯用之熊鼎等頓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故貿良退而奸佞附之今主上明聖所用皆賢良公孫五樓之徒何從至哉上曰汝等宜

勉之苟有所見毋隱也

洪武元年正月

上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

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棄其機驛息不敢私

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

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迥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

自不容于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二月壬寅朔

上勅禮官翰林太常諸儒臣曰自昔聖帝

明王嚴于祭祀故常有事同致誠敬外備儀文所以交

神明也庚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

國朝典彙卷之十五

郊祀

二

三〇五

事願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何以交神明致靈脫卿等宜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于是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議其國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于祀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司樂冬至祀天于地上之國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事禮之見于遺經者可考也秦人燔書城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因之又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吳天上



帝之祭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先武聖太乙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靈蒼帝威靈仰赤帝靈威仰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于四郊王者各稟五帝之精而主天下謂之感生帝于夏至之月祭于南郊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是也宗王肅者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大抵參參二家之說行之而至唐爲尤詳武

事天明事地祭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矢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則祭社乃所以祀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敬皇天履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爲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體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惑于緯書而謂夏至于方丘之中祭崑崙之祇七月于泰圻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歲二祭自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于汾陰雖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祠天地于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祀北郊者惟魏太和周建德隋開皇唐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地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從之

定圜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壇及太廟于臨澤



二年正月禮部尚書崔亮言按禮運曰禮行于郊則百神受職沈括援唐制云凡有事上帝則百神皆預今擬圖丘方丘大祀前期遣使預告百神如圖丘則曰某年月日帝后有事于圖丘咨爾百神以相配事方丘亦如之乃增天下神祇壇如圖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題曰天下神祇詔從之

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禮成上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騶縱淫佚之庸主豈有不敗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每念及此中心惕然

國朝典彙卷十五 郊祀

五

八月上以郊社諸祭壇而不居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諭禮官考求前代壇宇可以便于行事者禮部尚書崔亮奏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則就太尉廳壘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皆建屋以備風雨請依此制于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于此壘祭上從之

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奉仁祖配位禮成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既畢出御奉天門謂群臣曰祭祀在乎誠敬不在乎物之豐薄物豐矣而誠有未至神不享焉物雖薄而誠至神則享之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嘗聞以德受福未聞以物微福者也昔陳友諒服衣冕乘玉輅豐牲帛而行郊祀之禮彼恣行不道毒虐生靈積惡于已而欲微福于天可乎朕凡致祭其實爲國爲民非有私求之福有誠意未至徒尚虛文而欲微福于已豈不獲罪于天耶

三年二月禮部議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同長故祭以二分爲得陰陽之義也稽古者正祭之禮宜各設壇專祀朝日壇築于城東門外高八尺夕月壇築于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附祭于月壇從之

國朝典彙卷十五

郊祀

六

四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禮成一上謂群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圓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禮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威冀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群臣咸頓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五年著令皇帝郊祭太子留宮居守親王戎服從六年九月築太和鐘成建樓于圓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雉鳴則鐘聲作登壇則止禮畢升駕又擊之十七日增圓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圓丘第一成設吳



上帝正位

仁祖淳皇帝配位如舊第二成東設大

明位西設夜明位內壇之內東西各三壇星辰一壇分

設于東西星辰之次東則太歲及五嶽壇西則風雲清

雨及五鎮壇內壇之外東西各二壇東西海壇西四清

壇天下神祇二壇設于海濱之次方丘第一成設自地

祇正位 仁祖配位如舊丘第二成東設五嶽位西設

五鎮位內壇之內東西各二壇東西海壇西四清壇天

下山用壇二分設于海濱之次內壇之外東西各設天

下神祇壇一

上以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爲未當命學士詹同與學

士宋濂議乃改定初獻莫正帛將畢即分官行初獻禮

亞獻終獻皆如之又謂古人祭用香燭所以達道陰陽

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罷之

八年四月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始用親祭樂章初

十年春 上慰齊居陰雨寬京房災異之說始定合祀禮

八月詔改建國丘于南郊初國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

山之陰 上以分祭天地人情有所未安至是舉合祀

之典乃命即國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令曰大祀殿

十一月命翰林院議郊祀祭壇脫易之禮學士樂紹鳳議

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籍地設御幕于壇東

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屣之次于壇門外西側祭日大

駕臨壇入幕次脫屣爲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讚禮祀并

分獻陪祭官皆脫屣于外以次升壇俱事協律郎樂舞

生依前脫屣就位祭畢降壇納帛從之

冬至始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祀文日禮以義起貴乎情文

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周禮分祀天地于南郊周旋

九年于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

恩一也及其嚴奉禮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

事親易取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

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大

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落成時當冬至謹合祀于殿庭

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爲定禮謹奉 皇考仁祖淳

皇帝配惟 上帝皇地祇鑒之

十一年十月大祀殿成命太常每歲合祭天地于春首

十二年正月合祀于大祀殿吳天上帝后土皇地祇南向

仁祖配位如故從祀丹墀四壇曰大明曰夜明日星辰

又曰星辰內壇外二十壇曰五嶽壇五曰五鎮壇五曰

四海壇四曰四清曰風雲雷雨山川曰太歲曰天下

神祇曰歷代帝王各壇一大臣分獻禮成 上喜作大



祀文并歌九章其辭曰朕聞太極之化也天開于子地開于丑位極既定虛其中而爲寰宇是時人生于寅樂居兩間人生既多非聖莫取天生君主爲民立命然洪荒之時莫知誰始今載于書始自伏羲相繼而至唐虞以及夏商周斯數君者開天立極首典彝倫者乃前伏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益損禮樂文飾其事者獨夏商周也下至秦漢以及宋元亦然嗚呼天惟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昔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特不逆其性務從其善未嘗有異此道而爲人君者也每聞昔君欽若昊天莫敢有怠朕

祀以奉二神神乃我咎人情歡悅後洪武十一年命三公率土工部役梓人于京城之南創大祀殿合祀皇天后土是年冬十月三公奉告工成朕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朕度古人之祀南北郊彼此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就不知至陽祭之于至陰之月至陰祭之于至陽之月于禮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祀天地尚質不尚華固執古不變至今天地之享與人大異朕以斯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乎若人執古則污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今可行乎斯必不然因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于首春三陽交泰之時遂于洪武十二年正月十有一日令祀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仁祖三日正齋風和日暖及夜陞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息波輕雲縹緲于昊穹獨見太陰于中天纖塵不動銀燭舒光香烟繚繞斯必神之臨降合祀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述其事而歌咏之文多不載

時自齋誓至祭之夕天宇澄霽星緯輝煥祥風慶雲光彩燁煜上大悅勅中書省臣曰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爲先祀事之禮起于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進退饗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



督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文太煩乃以義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今合祀天地而上下悅若有盼饗咨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儒臣紀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昭格

二十一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仰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國朝典彙卷十五 大郊祀

號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于已實為天下蒼生也

三十一年三月增修南郊壇遺于大祀殿丹墀內奉石為臺四東西相向以為日月星辰四壇又于內壇之外亦東西相向疊石為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欄陟降為殿道臺之上琢為山形鑿龕以置神位以為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并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諸神及歷代帝王之壇壇之後樹以松柏外壇東南鑿池凡二十畝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鎮鎮海濱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

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日祭之日月星辰既已從祀其朝日夕月鎮星之祭悉罷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祀禮儀著為常式

十二月朔建文帝如郊壇明年將有事南郊故特至省牲祔器嚴飭百史禮畢還宮

建文元年正月庚辰大祀天地于南郊撤仁祖配饗太祖高皇帝方孝孺進郊祀頌

洪武三十五年成祖南郊省牲還御奉天門進公卿大臣

諭之曰祭祀莫大于郊古者犧牲粢盛不備不潔不敢祭而帝牛滌三月其敬如此明日以始耕等繼朕省牲

國朝典彙卷十五 大郊祀

十一

三九三

便應乘對越之誠不可忽忽自古天子之祭皆公卿助相國家生民受福卿等亦預享之不可不謹

永樂四年正月 上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

適覽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壇側階煬帝祀閼丘忌風未

成禮而退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夫不德亦

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各以類應又曰祭祀時固

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昔所行及

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八年正月丙子以將祀南郊百官受戒于文華殿 已卯

大祀天地于南郊 皇太子代命禮部尚書呂震復命



自是起幸皆命代行

十八年北京壇成 上歲親祀南京壇有事則遣官祭告

十九年正月甲子朔 上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命

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

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黜國公沐晟詣

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

洪熙元年正月初禮部太常寺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

地神祇奉 皇祖 皇考配仍著典章垂憲萬世

上以大祀南郊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得臨事之

際則致誠敬愛其奉天子民之心積累于平日者皆已

國朝典彙卷十五

入郊祀

十三

乎遠鬼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非德上承 祖宗主典

神天所與協恭承 天休者公卿百執事也尚體朕心

敬亮天工仁卹斯民庶幾克享天心風雨調順年穀豐

稔使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

宣德元年正月以大祀天地 上致齋武英殿命禮部太

常贊禮殿上 上觀之既諭尚書鑒義等曰祭享之禮

莫嚴于此朕承大統躬祀天地爲天下蒼生祈福不敢

不敬卿等亦宜秉誠相朕庶幾感通之道義等叩首而

退

主事李順等金吾衛指揮官莊等大祀天地皆不出宿爲

御史所劾 上曰大祀不敬謹豈可容命都察院治之

三月鄉縣民充郊壇戶者有司責令養官牛又俾充通運

夫民訴于朝 上謂侍臣曰國家重祭祀而郊祀最重

舊制郊壇戶悉免他役者慮其不能專有司不如所請

不惟民難可責也姑宥之遂令行在禮部申明郊壇戶

免雜役之令

行在太常寺奏天地壇每歲皆自十月撥軍掃除今

已及時 上曰祖宗敬事天地故立法如此朕謹守成

憲卿等亦當恭體此心躬親臨視務令潔淨

八年正月 車駕詣郊壇自祖宗以來皆朝百官後乃行

國朝典彙卷十五

入郊祀

十四

至是 上先日諭禮官明旦早行不視朝既至南郊躬

詣神厨凡諸祭物一一問視召太常官諭之曰祭物因

應稽察典祭之官皆以皮誠爲本宜秉實清以率百執

事分毫無慢庶幾神明歆享晚御香官旗手衛奏詣暮

夜知故事放烟火不從謂侍臣曰朕早來不視朝之故

蓋一心對越無暇他及今又觀烟火乎是晚陰雲四合

至夕雨雪行禮之際星月朗霽天氣融和助祭事咸

中禮度 上人悅

天順初年 上自復從嚴祀事至是南郊大祀學士呂

原侍郎制祥等十九人猶循舊制至西天小門不下轎



馬抄尉所伺察禮科之命姑客仍令禮部張梅禁約後凡過西天小門者必下

七年正月 上因足疾致不視朝是日以將大祀天地誓

成文武群臣乃力疾視朝至期謂閣臣曰朕足疾未愈欲自行禮但拜下艱于起今人扶可乎對曰陛下若能力疾行禮足見敬天之誠扶何妨遂自行禮

弘治六年十二月禮部尚書倪岳等奏明年正月初七日大祀天地前期三日以孟春享太廟值大祀齋戒之始宜免行休福受辟醴 上是之

正德十一年正月大學士靳貴言比歲郊祀駕出同鑾或

廟朝典彙卷十五 郊祀

十五

至暮夜切惡風塵據說不能精潔禮樂儀容不能整備且警蹕不嚴兵威不肅百官失趨避之節班行無等級之分甲馬或交馳于辮道群衆或喧呼于御街况塵埃昇翬之中慮有不測禁門出入之際尤難開防伏願駕出鑾回俱在清晨 上諭知之

十五年正月 上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大學士梁儲

等言南北祀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止之

嘉靖五年有盜南京天地壇銅盤漆器百餘件太常卿登貢等以聞 上曰郊壇重器且失數多典守官不得辭責該署官吏法司逮問內外守備官嚴緝盜務在得後

七年正月 上諭禮部曰朕檢會典郊祀齋戒內一條云當日本部官同太常寺官于城隍廟饗客仍于各廟焚香三日所開止云各廟未及官觀寺宇朕惟各廟亦非

與者兩宮觀寺宇尤非也不但為妨郊祀恐于誠意反致消亂鄉等亦以為不經之禮豈不損神今可預諭禮部太常寺自今年郊祀始不必于各寺官觀廟宇燒香朕致精純以欽祀事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伏聞 皇上每辰拜天于宮中臣等

切謂 上帝至尊故凡大祀必齋戒乃敢對越若宮殿之中原非祀帝之所且且祀拜似煩且廢此禮考之古

廟朝典彙卷十五 郊祀

十六

典祖訓皆不載惟 英宗肅閣臣李賢等曰朕自復位以來每日五鼓初即起拜天已乃聞奏瞻廟則拜天之禮是時始為之未嘗者為令也事不師古謂已之上曰茲事朕雖舊行之實懼煩費卿等謂非 祖訓不必行朕知已

八年十二月 上諭禮部朕惟尊祖配天莫大之典近來

郊祀告祖止就內廟非郊聖祖初制來春大祀天地告

祖配天當于太廟行禮禮部具儀以上自是歲以為常九年三月定南北郊及春日夕月禮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言我國家以天地合祀于南郊又為大祀殿而屋之



設主其中是制疎展古史所應經義謹按禮書古者祀天子國丘祭地于方丘國丘者南郊地上之丘丘屬而高以象天也方丘者北郊澤中之丘丘方而下以象地也南郊之壇曰太壇以之燎柴北郊之坎曰太圻以之瘞埋此分祭天地古制也又壇于南郊坎于北郊雖以就陰陽亦因高下之義豈有崇樹榦字擬之人道哉古之王者敬天有加豈昧營構凡以義不當爲耳至于先祖一宗之祀及諸壇之從祀舉行不于二至而于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 上嘉之

國朝典彙卷十五

八郊祀

十七

詹事霍翰見夏言以郊壇議令乃疏言親蠶爲亂成法分祀爲紊朝政 上置不問復爲書遺言甚言祖制不可更易周禮王莽僞書宋儒議論皆夢語皇后出郊親蠶壇門之法游男女之防且曰今祭南北郊之說將自是而東西郊建矣將自是而更九廟矣郊社宗廟之禮皆因而盡革之矣可不慮哉又爲劄函追遺三法可使收藏備稽言得書即飛章并其書上之因言簡誦周禮背經朱熹棄其學殆不可取且數其無君七罪惡浮正卿豈可置而不問 上大怒謂翰非詭先儒議論朕躬煥軒蒼許要名賣直命錦衣衛械送都察院議罪既而

南京御史鄧文憲言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霍翰未必非陛下實言而罪翰是焚諫而惡直也 上責文憲附和狂邪降邊方雜職中允廖道南上言 太祖初年建國丘方丘分祀天地十年歲齊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始合祀至于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 懿祖 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神祇有定時至九年十月毀建太廟用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衣冠于陛而祀之以功臣配享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兆于東郊兆月于西郊我 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今之大祀殿

國朝典彙卷十五

八郊祀

十八

正徹古明堂之制宜法 聖祖初制兆圓丘于南郊以祀天兆方丘于北郊以祀地尊 德祖配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 太祖 太宗于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兆大明于東郊兆夜明于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太廟大禘之祭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于兩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復見于今矣下禮部議時贊善蔡昂修撰倫以謂姚崇祭酒許誥學士張潮修撰修撰歐陽德給事中陳俱趙廷瑞御史陳講輩續皆以合祀爲宜而漆言尤爲激烈俱下禮部夏言復議不當以 二祖並配言周人以



后稷配天子郊以文王配帝于明堂今日宜奉 太祖配于園丘奉 太宗配 上帝于大祀殿亦下禮部會議都御史汪鏞等八十二人主分祀大學士張聰等八十四人亦主分祀而謂成憲不可輕改時謂不可更作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壇爲方丘尚書方獻夫李承勛等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爲非英國公張嘗等百九十八人無所可否上命再議于是張聰等引五經諸史條析合祀之非仲分祀之是命曰郊祀考議上之 上從其議方獻夫上疏輪罪 上置不問霍韜亦乞恩輪罪 上曰爾既省

熙朝典彙卷十五 郊祀

十九

改過顧自效忠亦准復職不問五月作園丘于天地壇稍北爲臬等字作方丘于北郊稍南爲皇祇室園丘吳天上帝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方丘阜地祇北何 太祖西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山朔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漠東向孟春祈穀祀上帝于大祀殿 二祖並配

沒朔日夕月之祭

按朝日壇在東郊西向春分之日祭大明之神神西向用太牢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甲子戊戌壬午皇帝親祀祭服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文大臣攝祭夕月壇在西郊東向秋分之日祭夜明之神神東向樂六奏牲玉獻舞如朝日從祀二十八宿木火土金水五星周天星辰南向用太牢丑辰未戌年皇帝皮弁親祀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武臣攝祭國初有朝日夕月之祭洪武二十一年罷至是復

十一月躬親園丘冬至有事于南郊先是 上製園丘祀器金鐘玉爵錦幕圭璧及建磬賁鼓諸樂器既成陳于

熙朝典彙卷十五 郊祀

二十

文華殿召大學士璵閱視是日 上親祀于園丘奉太祖西向配各駢犢一用豎三獻九奏樂舞用八佾從祀四大明夜明各駢牛恒星五曜群星及雲雨雷師各牛一羊一豕一明日布詔天下頓恩錫于庶官布寬綏于小民列款皆親定云

十年三月建大神殿于南郊初南郊撤屋爲壇祭之時奉上帝神牌園丘上既祭而神牌莫之所藏 上命建大神殿以藏之已而 上念舊存齋宮在園丘北是路視園丘也欲改建于丘之東南尚書夏言言向者大神殿之建乃 皇上竭誠事天此制爲可若更起齋宮園丘



之類似于古人掃地之意未爲允協且秦漢以來壇無  
營室者實誠尊天不自封樹以明謙恭之意故惟大火  
之設爲今古典 陛下前日考據精審豈今偶未之思  
耶况財用缺乏工役頻煩盛夏之後民以勞止伏望  
官竊建仰答太靈報可

夏至 上祀地于方澤用騂牛一黃犢一三獻九奏樂舞  
八佾 太祖西向配騂牛一從祀四壇五嶽及北巡狩  
聖神烈山爲一五嶽及天壽純德山爲一四海四瀛爲  
二各太牢一

十一年正月禮部奏往以正月之吉大祀天地人觀臣僚  
闕朝典彙卷十五 入郊祀 壬子

四品以上皆得陪祭今大報之禮行于冬至而肅饗之  
典舉于孟春諸臣當親各見集闕下請令四品以上皆  
得陪祀祈穀如昔年大報例從之

四月令定東西郊神祇增親祀之期和新穀之禮 上因  
建和遣官代行至是將祀北郊禮部尚書夏言請暫遣  
大臣代行因言陛下啓延郊壇禮成之初俱以躬行祀  
事竊惟陛下父天母地宜躬祀典朝日夕月卽遣官行  
亦不爲越禮 上是之因令朝日壇間歲一親祀以甲  
丙戌庚壬年夕月并神祇壇三歲一親祭以丑辰未戌  
年著爲令典

十二年三月夏言撰四郊禮儀上之賜白金永幣名之爲  
郊禮通典

十四年四月詔以祀天重器使輔臣重華殿瞻拜命各賦  
紀之曰奏明紀樂仍親背紀樂同遊詩一章序一篇汪  
錄請命名刊布欽定爲御作詩

五月以禮神用黃白玉令多方訪求務期必得以稱朕意  
十七年九月大享 上帝于玄極殿奉 睿宗配享初  
上議舉明堂秋報禮于奉天殿既而改議撤南郊大祀  
殿建大享殿行之是秋大享殿未成乃就官右玄極殿  
行之以 睿宗配享享成宴群臣于謹身殿布詔天下

闕朝典彙卷十五 入郊祀 壬子

詔曰朕緝承寶位十有七載于茲追繹我 太宗文皇  
帝以有功而祖報 皇考獻皇帝宜以有德而宗稱茲  
以九日躬祭闕丘遣官編告方澤宗社辛巳恭上册寶  
尊 文皇帝爲成祖 皇考獻皇帝爲睿宗附享太廟  
辛卯大享 上帝于玄極殿奉 皇考配禮典忻成慶  
同民物故詔

十八年 上幸承天享 上帝龍飛殿 皇考配  
二十一年四月諭禮部曰季秋大享于明堂此周禮重典  
與郊祀並者也數歲以享地未定特舉祭于玄德寶殿  
朕誠猶未盡惟茲南郊舊殿原爲大祀之所今禮既是



正則致攝不當發開昨歲已今有司悉撤之朕自作制  
象立爲殿恭薦名曰泰享用昭寶奉上帝之意

二十八年四月禮部尚書顧司學上言皇太子加冠日風  
壞北郊泰折街坊越二日東宮仙遊按韻會泰與太同  
曲禮正義謂未始日折前名當避忌爾雅曰闕丘大壇  
祭天也方澤泰所祭地也以折易折似令祭義上曰  
坊名朕所定也如何擅改第如故修之

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寺請修理天壇詔會官計處工費以  
間給事中謝登之言闕丘乃祀天之所誠不當惜費但  
今四郊並建財力已窮未及大壞不宜遽興重役從之

國朝典彙卷十五

郊祀

二十三

四十一年冬至大祀天子闕丘命成國公朱希忠代祀太  
常寺奏郊祀百執事各宜加慎毋怠及祭之日天風  
和霽星河澄朗上喜甚乃諭禮部曰朕仰荷皇穹眷  
祐大報禮成代者忠敬百執事效勞宜加恩齊乃加布  
忠太師餘各賞銀幣有差

隆慶元年正月禮部遵吉會議郊社諸典禮言天地分  
祀助予周禮闕丘方丘之文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  
諸儒議論不一我太祖定鼎之初與一時儒臣議配  
考訂首建分祀之禮其後因感齋居陰雨始改合祀至  
我皇考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蓋太祖始分

而後合皇考改合而爲分然皇考之更制即太  
祖之初制也分祀已久似難紛更宜照例南北二郊于  
冬夏至日恭請聖駕親詣致祭仍奉太祖配至于  
西苑帝社帝稷之祭不無嫌于煩數臣等竊以爲止宜  
奉大社大稷之祭其帝社帝稷宜能上以會議允當  
命如議行之

十一月壬子朔禮部上大祀闕丘及出入告廟儀注詔俱  
如擬自嘉靖中親郊之典久缺不講上初嗣服乃命  
祠官綴舊舊章具上其事一時稱快觀云

國朝典彙卷十五

郊祀

二十三

二年二月祀南郊上馬捷馳有犯駕者命賈之  
年冬至大祀闕丘太常寺官以期請會上有微疾遣  
成國公朱希忠代給事中張國彥等言聖體違和誠  
當順養但禮莫嚴于祭天不宜委之臣下况祠官奏請  
在數日之前皇上躬親御齋戒可保康寧若遽允命  
代恐中外聞者疑陛下之懈心從此生也御史張克  
家亦以爲言俱報有旨



按周禮言圜丘方澤之制甚詳列在燎壇壝次禮樂樂舞之數亦各有別則知天地分祭之說在成周已然矣秦漢之初去古未遠皆主分祭自是而後則分合靡常而論議不一然大抵主分祀十之六七主合祀十之二三程頤朱熹號稱大儒一則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一則曰天下有二大事一是天地不當合祭則分合之當否概可見矣太祖定鼎之初一時廷臣斟酌考定建國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澤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蓋亦倣周禮而爲之至洪武十年偶歲陰兩始改合祀世廟應運中興乃集廷議更定四郊如洪

國朝典彙卷十五

郊祀

十五

武初年之制當時諸臣亦多辨論世廟折衷群議斷自聖心非作而爲之實遵聖訓初制穆廟嗣登大寶遵奉遺節凡一應郊社等禮下之廷議令參稽舊典斟酌改正中間如大享之禮所敘之祭與上帝社稷之祀原不係祖宗舊典及與古禮不協者俱已釐正惟四郊二祀原爲聖祖成制禮臣請如舊行從之國初郊廟社稷先農爲大祀已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先師旗幟爲中祀諸神小祀世廟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爲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祀有牲牲四等曰犧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尚騂或騂天地日月加玉

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牲大祀入勝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殺禮不用牲用果脯饌其族也或用素羞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師用制帛制帛五等曰郊祀曰春先日禮神曰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禮佛帛王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奏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官八份份有文有武先師六份份去武小祀則否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嘉靖中給事中乞得助祭帝社稷無助祭大臣五六人陪拜焉小祀則否

國朝典彙卷十五

郊祀

十五



都察院右會都御史臣徐學聚 續次

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臣曾士彥 訂正

朝端大政十六

祈禱祠醮

洪武二年正月 上以水旱相仍祭告考妣曰伏見去年

四方水旱災傷民命顛危今春風雨不時豐荒未卜四

念發時 皇考 皇妣凶年嘗取草可茹者雜米以炊

艱難困苦何敢忘之今富有四海而遭時若此咎實在

兒生民何辜因具草蔬糲飯與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

艱以答天譴

國朝典彙卷十六

十一

祈禱祠醮

十一

上以天久不雨祭風雲雷雨錄鎮海濱等神一十八壇中

五壇親行禮爲文以告其略言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

至于失所朕不敢煩煩天地惟衆神主司下土民物黎

特天地化機顯神以民物之疾苦聞于上天后地乞賜

風雨以時以成歲豐泰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報

二月詔定齋戒之期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齋戒經文曰

凡祭祀必先齋戒乃可以感通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

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

疾不吊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

謹愼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

日前四日爲戒後三日爲齋中祭齋戒五日前三日爲

戒後二日爲齋既建覽 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

山川等神是爲天下生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

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

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敬可于臨祭齋戒

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者爲令

三年六月 上以天久不雨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

設饗席露坐晝暉于日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國朝典彙卷十六

十一

祈禱祠醮

令 皇后與妃親執饗爲首日農家之食 皇太子捧

協維麻麥菽粟以進凡三日始還官仍齋宿于西廡出

內簪紗絲一萬四千疋賜將校千常例外給軍士薪米

令法司夾獄復命有司訪求天下儒術深明治道者遂

大雨四郊霽足

五年夏至祭地祇于方丘禮畢還宮 皇后妃嬪見 上曰

天久不雨禾未入土朕恐民之失墜甚憂之汝等宜皆

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于是宮中自后妃下

皆蔬食是夜大雨詣旦水深尺餘 皇后具冠服賀曰

妾事 陛下經年每見愛民之心拳拳念慮今茲大旱



陛下誠意所孚天心感格遂致雨澤之應民得足食矣敢進賀上曰人君所以養民也民與君同一體民食有缺吾心何安乎上天垂念獲茲甘雨吾何德以堪皇后能同心憂勤天下國家所賴也

十年十月上諭中書省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文于神明賁出已祭神必故之如庶人箱紙餅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費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力所致也若令庖廚庫所積乃生民膏脂以爲料醑俎饌充實神庭徵求神祇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因國爲民祈禱如木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國朝典彙卷十六

新禱祠醮

三

水樂元年五月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凡忌日于佛殿誦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今後宜依宋制于天禧寺朝天宮命僧道誦經上曰子于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爲人君者奉天令爲天下主祖禮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護身修德漢體天心恪遵成憲爲經國遠謀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社莫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修齋誦經抑未矣八年八月命行在禮部集僧道于慶壽海印二寺及重

三晝夜資薦北征區故軍士

濟宮各建楊大齋七晝夜

洪熙元年二月久旱禱不得雨或言盧師山潭有大小二青龍時時出沒每旱禱輒雨上令禱焉雨應時大注上喜命成國公身論祭封神飭祠宇名其山曰紫微正統元年四月大旱遣官詣雨于嶽鎮海濱十年四月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疫疾甚衆乃遣禮部侍郎王英賁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病英至紹興大雨水漲二尺灌縣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塍沿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爲御祭成應記刻石于廟

國朝典彙卷十六

新禱祠醮

四

成化元年二月給事中張寧疏言通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誦齋醮此見皇上善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大臣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親懿親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禮部尚書姚夔等乃于各衙門欽會財物收辦炷香約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爲此深惜竊惟臣之于君願其福也當勤以修德善願其壽也當勤以去惡欲願天心向順也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同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保小民受天永今不能盡所當爲徒以滿香尺楮列名其



上宜楊木偶之前相率而拜曰爲朝廷祈福祝壽爲後世笑昔 英廟復位屢有足疾時一二大臣不察古人行時之義亦嘗爲此舉非以扶名教全治體也得百所言有理今後齋醮不許百官行香

六年正月以湖廣地震遣官祭告境內山川

九年四月總理河道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

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朔月土

乾麥稿民不聊生乃三月四日山東地方忽黑霜如夜

乞詔廷臣講恤惠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 上曰

山東旣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

國朝典彙卷十六

八 祈禱祠醮

五

禮部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東鎮及東海以祈雨澤

十二年八月大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爲郊祀歲一舉行

極爲慎重邇者傳聞 皇上又于宮北建祠奉祀玉皇

取郊祀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

內臣習之欽于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

計 皇上爲此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

之古禮未協自傳說之告高宗曰肅于祭祀時謂弗欲

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况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

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

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惴惴誠

不專 皇上爲天之子其于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與

故致有紙毫之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

致聚費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矣謹入 上令

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十三年四月禮部言自去春以來各處災異迭見或因山

川鬼神有所不寧以致之其緣鎮海濱并鎮山之神俱

宜遣官致祭從之

十九年正月定給太嶽太和山香至二十一年止蠲二萬

三千四百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于

襄陽府夏稅折收給之

國朝典彙卷十六

八 祈禱祠醮

六

二十年六月畿內及陝西河南山東皆旱遣禮部侍郎徐

渢代祀嶽鎮河濱諸神

嘉靖二年閏四月太監崔文以禱祀導 上大學士楊廷

和等上疏曰頃條奏慎始修德十二事其一謂齋醮必

須豫絕其端不可輕信累千百言具書殿廡今乃無故

修設齋醮日費不貲至屈萬乘之尊親歷壇場此皆先

年亂政之徒妄劬未盡妄引香醮借道試管 上心夫

齋醮之事乃異端詭惑假此爲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

家三清名雖不同同一虛誕聖王所必禁也昔梁武未

徵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殍盈城一則粟帛金匱



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又如近日劉瑾錢寧輩崇信佛道  
建造寺宇極其華美皆設身出家略不蒙祐則其無益  
有損不待辨矣然則行香拜錄之勞孰若移之以御講  
筵設醮修齋之費何不移之以周貧困臣等職在輔導  
不敢不盡其愚惟陛下降神未納斥遠左右奸人及  
遠方僧道罷停齋醮清查一切冒濫賈賜實萬世無疆  
之休齋宇亦宜登極詔書正佛子禪師之罪時日幾  
何乃昭覆敕詔口覽奏具見忠愛朕已知之已而給事  
鄭一鵬等御史張珩皆以爲言詔歲荒齋醮暫已之

六年七月 上諭輔臣曰朕思每年初度請于朝天等宮

國朝典彙卷十六

八 祈禱祈禱

七

建齋祈禱夫人君欲壽非待醮能致果能敬事上天凡  
戕身伐命之事一切致謹則必得壽矣齊醮爲今將內  
三經祿與外二寺齋醮悉行革去止朝天宮如故夫準  
三祿二寺之齋者省一分有一分益之意存一官之醮  
者蓋爲春秋祈報意耳此意欲言已久恐人議朕偏向  
待于卿等言之庶見崇正之意

詔行祀高禪禮先是大學士張璠言頃者生員李時鵬監  
生張岑各疏請舉祀高禪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  
生祈于禋孔子之生亦禱于尼山乞禱之說古禮有之  
公大雅既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錫福也  
皇上仁孝誠敬天地神明明日鑒在茲况祖考之親者乎  
臣願當茲慎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于太廟  
世廟以祈祖考之祐以慰聖母之心上嘉其請令  
禮部擇日具儀于是以是月二十四日行禮

先是 上諭禮部曰春夏交而雨澤少四方多災皆係氣  
數未有人能叩上玄者勿謂不經理宜敬奉其停刑止  
屠仍告六官廟未幾雨降 上悅大學士嚴嵩等率百  
官表賀建謝典三日

十一月 上以災異親製祝文祭告天地

詳錄

國朝典彙卷十六

八 祈禱祈禱

八

八年二月詔以災異欲親祈禱尚書方獻夫謂禮宜從簡  
以答天成  
上親詣郊壇告謝靈雪吏部尚書方獻夫等侍講學士張  
潮於小丘孔廟等各奏獻靈雪賦及詩歌 上優有報  
聞

吏部都給事中劉世揚等以 上禱雨未應上言竭誠致  
禱上下宜同今陛下勞形焦思以身爲民請命而能  
祀群臣或駁奔不時拜起失次甚者酒飲無忌慢天容  
神無過于此宜令臣等得過劫之其見監罪因建言論  
成諸臣怨咨之氣亦足上干天和請盡行疏釋以絕大



易雷雨作解之義 上曰亢旱不雨參聯朕躬不德無以格天方朝夕憂懼不甯務過于下但祀天國之重典執事諸臣各宜竭誠盡供以匡不逮果若所云豈佐朕事天子元元之意禮部看議以聞其清審刑獄信辭與要務內外各衙門並如議處分勿令久滯

十一月 上以深冬無雪欲親禱天地社稷山川等神禮部具儀言駕出親禱百官陪祀 上曰雨雪愆期實朕所致罪在朕躬朕宜自禱百官不必陪從禮部再疏懇請乃聽仍戒各加敬慎以祈上回天意

戊申 上躬禱雪于南郊明日禱于社稷壇是日雨雪

廟朝典彙卷十六 八 祈禱祠禮 九

上喜擇日告謝用玉帛樂舞

九年 上欲于奉天殿中行秋報禮丹陛上行大考禮具言言秋報于大祀殿奉 文皇帝配以申 上分配祖宗之敬弗舉祈報之義大學士丘濬嘗欲于郊祀備擇地爲粵壇歲孟夏後行粵祭禮 上既以孟春上辛祈穀于上帝自二月至四月雨暘時若則大雩之祭可遣官攝如雨澤愆期 上時焉

罷祈穀之配 按祈穀以驚蟄行于南郊大饗殿祭 上帝川驛嶺蒼玉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粵祭以孟夏行如祈穀禮而去玉

十年二月 上以甘露降于顯慶殿謝 帝親于闕丘十一月上諭大學士李時等曰卿等以朕建隆祈天求生哲嗣爲國重典朕聞聖人有日不孝之罪無後爲大令朕大婚十載近冊九人昭祥未兆乃還 祖宗故事修醴以祈碩君臣一體况卿等愛國之心甚切昨有請已分遣廷臣禱之欽鎮但恐擾民耳茲又欲待行禮醴壇其悉聽之禮部尚書又言今在廷文武百官各致齋以格高穹報可

十二月禮部侍郎湛若水言 陛下以皇儲未建稽經祈禱求之于神至矣臣愚以爲又當修其在已者以協應

廟朝典彙卷十六 八 祈禱祠禮 十

之所謂在已者修欽精神是已夫二氣儲精而神生焉精神者天地欽之以生成萬物聖人欽之以生聖德而成大業是故欽之則全用之則數目多觀五色則散于五色耳多聽五聲則散于五聲心多役于百爲則散于百爲是以聖帝明王以耳目股肱之用託之于五臣而使翼爲明聽焉諫願 陛下凝神定慮不役精于耳目不勞神于思爲以爲生育之本 上曰爾既欽朕收欽精神便不必如此煩擾

禮部侍郎顧鼎臣上言 皇上設祈嗣醴先日陰雲解駁化暑意微至二之日朔風不興雲物一色復降瑞雪且



夕未已萬口喧傳以爲 皇上精誠格天之所致也因  
進步虛詞七章復言七日奉進青詞尤爲至要臣恐恐  
諸道派及執事者或慢易不潔幸戒諭之仍列五事奉  
上報曰朕覽奏足見忠愛步虛詞畱覽祈天求嗣朕已  
竭誠先嚴諭致一真人及百執事矣諸臣亦宜仰體朕  
心各秉丹誠以承天鑒其五事悉如擬舉行是不言五  
事之詳第以爲皆壇中香水供獻道家部議之語而二  
十年齋醮撰文皆此爲之作備云

十一年二月大學士李時上言皇嗣天子之儲武宗廟社  
稷萬民之所係屬今日所最重而至急者乞于新春之  
國朝典彙卷十六 八 祈禱祠醮 十一

首親製祝文分遣廷臣禱祀嶽鎮 上曰卿奏忠懇不  
當已者但遣使遠出未免擾吾百姓但令道士貴捧香  
帛令彼處官員行禮而建地祇壇卿等往詣祈告禮部  
尚書夏言因言虞書盟秋于山川周禮男巫掌望祀望  
衍說者謂衍進也山川在遠不能一一就祭故延進其  
神造望而秋祭之也聖諭誠與古合但輔臣之請止于  
嶽鎮而海濱山川宜一體致祀 上依擬行

十二年五月時自春徂夏亢燥不雨 上減損服御飲膳  
臣下青衣朝參辦事令順天府奉屬祈請至是役傳諭  
禮部道尚書夏言祭北極佑聖之神侍郎湛若水祭東

嶽泰山之神席泰祭都城隍之神陳道瀛祭漢前將軍  
壽亭侯之神裕秉憲誠以格神祝嘏而雨降四野沾洽  
乃服御如故

尚書夏言上零壇禮儀言 皇上肇建零壇于園丘之傍  
以祀天禧雨爲民祈福而儀注彙章未經擬定日今亢  
燥欲恭請 聖駕出郊致禱但恭擬未定未可舉行謹  
條具請又言大雩之祀宜奏雲門之舞塞門者乃周官  
大司樂以祀天神之舞取其雲出天氣雨出地氣也禋  
取以名樂亦本此耳 上納之

十七年四月時自正月不雨已命有司竭誠祈禱賑恤郊  
國朝典彙卷十六 八 祈禱祠醮 十二

外流民至是 上諭輔臣曰近多旱朕方以爲憂禮部  
已請所司致禱矣又聞近郊小民踣蹙心加憂之朕處  
人上罪在朕躬卽以十八日爲始與卿等齋心潔慮禁  
屠宰青衣辦事二十一日朕躬禱郊等于是禮部具上  
定擬等祀全儀 上曰茲禱甘澤乃修省事祇宜青衣  
上香進帛三獻八拜成禮百官陪拜未可用全儀亦不  
必奉祖配祭用酒果脯醢牛一以熟薦

二十二年八月趙王厚煜汝源王厚焄等建醮祈祝奏聞  
上曰諸王修建醮醮保安朕躬其各賜金帛勞之  
上以萬壽聖節建朝天宮醮壇七日命成國公朱希忠分



祭先是召論禮部曰朕生且至因思去歲宮變非賴天地洪恩垂護安有茲辰將與大報典供事諸臣其體朕誠勿怠至期建醮英國公張溶奏有白雀四十餘隻空中飛舞上溫旨勞之各賜白金彩幣有差

二十七年十二月永天府耆老劉源等疏請歲時詣舊邸元祿宮聖拜禮詣時源等年皆八十餘自楚中走數千里伏闕上書上嘉其懇誠報可仍賜金帛遣之

二十九年三月禮部以九旱請令順天府官祈雨上曰去冬無雪今春不雨凡百五十日如再及半月麥禾皆失潤朕朕躬禱為民卿等以上下相關百官亦當修省

國朝典彙卷十六 入祈禱祠醮

十三

恐應天不可以虛文第令該府官竭誠以禱至是上

躬蒞于禁中命英國公張溶等分告各宮廟

三十年五月 上以時久不雨乃宣諭禮臣命祭告郊廟

編于群祀既而以雨未霑足風霾間作復詔諸司祈禱

至是得雨遣成國公朱希忠告謝

先是陶仲文請設玄府鎮虜法壇嚴事之以禱虜鬼令勿

窺我邊圉至是 上以虜酋款塞欲撤之忽又報虜有

異謀欲窺邊塞 上諭廷臣曰朕于十有九日欲撤鎮

虜法壇二十日即有警報玄感所禱不可忘也遂止勿

試

三十一年十二月諭修歲終謝典于內殿 上命禮部傳

諭百官曰朕欽承天祐崇奉玄修今歲恭獲非常感恩

莫報凡爾內外諸臣宜盡一體大義勿欺勿慢乃分命

文武大臣成國公朱希忠等祭告各宮廟百官俱吉服

齊集辦事法司停刑五日

三十五年正月農慶王府儀賓杜道常請于泰山建醮保

安 聖躬 上以其疏違式又禁封時擅進下道常于

巡按御史問

三十九年二月遣官祈穀于玄極殿自己亥後 上不視

朝諸祀多代攝是月朔驚發遣官祈穀

國朝典彙卷十六 入祈禱祠醮

十四

四十年四月禮部尚書袁舜言題者 皇上建興祈雨靈

浮隨降中外無不欣躍但霖霖于連朝未沾足于四野

既而旱勢復作風霾竟日上厯宸慮遣官祭告宵旰焦

勞靡神不舉是宜 上帝降靈玄渥聖應然陰雲屢合

而不雨早霽決旬而未解此皆大小臣工不能靖共職

業致此早災平時既無屬翼之修以謹天成遇災又乏

寅恭之協以贊聖謨君父憂勤于上漢蒸生視豈臣子

服勞之義哉乞令大臣分詣各宮廟百官齊集修省

上曰卿等所言一體之義也其加議行乃命英因公張

溶等分詣各宮廟行禮百官青衣齋宿以得雨為期罷



行屠九日尋論禮部曰昨遣官驗雨應祀神祇得無有  
違乎其議增之河海雨澤所資且開漕不聞請禱何也  
因遣禮部侍郎李春芳董份等分祭神祇壇金海等神  
令河道御史胡植督大河之神

四  
十三年三月 上諭禮部曰旱已見土雨風僅不止

其示所以明日致齋始二十五日告南郊二十四日

告朝天等六宮廟遣定國公徐延德等各行禮是日天

陰雨忽霽大風揚塵 上復諭禮部曰今旱固未如前

歲貴糧土雨災疫過之其令所司申嚴祈禱各青衣致

齋如修省例九日每日遣府部大臣輪告各宮廟既而

制典彙卷十六 八 齋禱祠廟 十五

命尚書嚴訥李春芳督祭諸執事官不度者

國朝典彙卷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次

朝議大政十七

較閱

己正月 太祖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

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

敢士賞銀有差且備給酒餼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

諭云白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

素習而欲戰攻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

國朝典彙卷十七 八 較閱

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

爾起居注唐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

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爲戒之冀得精銳

庶幾有用也

吳元年九月 上御戟門閱試將士諭千戶趙宗等曰軍

士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營廬舍亦必部伍

嚴整遇有調發易于呼召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必以

總旗爲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別屋而居凡有出征

驍騎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亦如前法若則

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有智謀不戰則已戰



則必勝

洪武元年三月 上閱武鷄鳴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上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欲令布散倏忽往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速已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其敢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受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六年三月 上親閱武于教場既罷諭諸將曰畜兵所以

陶朝集卷十七

八 轍閱

二

衛民勞民所以養兵爾等無耕耨之勞而充食無織紉之苦而足衣皆出于民也無知之徒不知扞禦之道橫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于困斃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爾等宜戒其恣縱之心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發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二十一年 上閱列侯諸將于西苑

永樂八年二月 上親征駐蹕典和閱武營外

上宿澤

將士坐作進退折旋無不知旨顧尚書方賓學士胡廣

傳譚楊榮金幼孜曰節制之師庶幾可用然教練貴熟孔子曰教民七年可使即戎朕每御師未嘗恃其已得而輟操練故往往得用

三月大閱督師於鳴鑾戍

二十年四月 上親征駐蹕雲州閱兵

二十一年八月大閱宴勞五軍諸將

二十二年三月 上親征大閱

宣德四年十月 上巡近郊閱武

正統元年二月令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

臺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 上閱武將臺在朝

陶朝集卷十七

八 轍閱

三

吉幸

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金事紀廣爲第一遂超陞都指揮廣爲人庸儒常以衛卒守片庸往役關門遂大見親昵後累官都督鎮守宣府

十月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

萬餘人惟騎馬都尉井源善馳射三發三中一軍驛呼

上亦大喜徽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正太監閱武紀

廣驟陞三級今萬乘閱武但一杯酒耶然竟無殊擢

十一年十月閱武于近郊

天順二年十月 上抄獵南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



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本朝開四門綠以周垣獐鹿雉兔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亦所以訓武也是日上親御弓矢命勲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俟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四年十月 上閱射于西苑令內閣學士李賢彭時呂原尚書王軻馬昂隨觀時五軍三千神機三營自總兵而下坐營把總管操官亦千數百人悉召入西苑與御馬監勇士頭目俱馳馬試箭閱其優劣而品第之閱畢進李賢等曰爲國莫重于武備練武莫先于騎射爲將領

國朝典彙卷十七

八較閱

四

者必皆騎射精熟而後可以訓練士卒否則衆無所取法矣今所閱精熟者多而不及者少姑存之以勵將來若再試不進則黜陟加焉賢等頓首曰 陛下留意及此國家幸甚

成化九年四月 上以武備懈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勅諭總兵官撫寧侯朱永等曰朕親閱公侯伯都督等官騎射于西苑其間所中四矢者英國公張懋等四人中二矢者二十三人中一矢者九十九人餘皆全不能中問又有止發一二矢者甚至馳驟失節不能開弓發矢及墮弓于地者此皆爾等不嚴訓練之過抑恐人才

高下萬有不齊其最下者雖加訓練終于無成使此輩總統部伍安能遇敵軍士爾等其令議簡別察其才力可向進者姑存留之其果不可進者罷黜隨操以警將來既而永等會同請罷京營把總都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 上又諭之曰此輩尤皆爾等選補何不精若是自後有缺務宜精選以補之

正德十二年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嘉靖十五年五月諭改大典隆寺爲講武堂禮部尚書夏言因條事宜上言國家大事在祀與戎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因時教武惟冬農隙則大閱之漢有會都平樂

國朝典彙卷十七

八較閱

五

觀之講席有都外驪山之講宋有近郊西郊之講我高祖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 文皇靖難之餘亦時加簡練通者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宜厘聖慮講武之事誠不可緩謹條上四事一營造殿堂一專教將領一尊崇廟享一時加勸懲 上皆納之令命兵工二部議行二十二年 月禮科給事中陳榮請行大閱大射禮言二祖開國時常躬肄將士而大明會典有教練軍士率請御前試驗之文洪武中定制郊廟之祭令文武百官前期行大射禮而令甲所載自天子以下射禮各有等射射器諸器甚具今虜數入寇日夜爲朝廷憂宜有制



治保邦之略請以冬十一月車駕幸閱武大教場躬肆  
將吏大加誅賞用以張皇六師布昭聖武擇都城中外  
地做古澤宮制爲圖數區總在京大小文武官辦事進  
士分曹更日射簿多寡課殿最章下禮部議覆謂通者  
麗虜跳梁上履宵旰敵臣所佩固臣子分當自効然必  
精神武之威戎舞于上乃可以作新士氣誕布皇靈矧  
今京營戎政偷弛已極尺籍徒存而戎伍則缺操練有  
名而簡閱無實將帥去本業老弱耗軍資如蒙法駕親  
閱大講武事視其舉廢以施賞罰則聖意所加可以生  
旌葆之色而先聲所暢尤足以破大羊之胆此實國之  
國朝典彙卷十七 入教閱 六

大事今之當務也其大射儀式既不應古誼且與今政  
體不便請先舉大閱禮詔兩罷之  
隆慶二年九月兵部議覆大學士張居正所陳飭武備事  
宜其一議整飭京營言大閱之禮 宣宗嘗行之免兒  
山 英宗嘗行之北郊又嘗行之西苑成憲具在今  
皇上聖性英姿同符 列祖當戎務廢弛之秋正四方  
改觀易聽之會伏望自隆慶三年爲始于季冬農隙之  
後恭請 聖駕親臨較閱一以甄別將官驗其教練多  
寡以爲陟黜之次第一以考察軍士視其技藝高下以  
爲賞罰之等差但有老弱即行汰易以爲閒茂一舉如

此不惟京營卒伍可受弱爲強卽邊塞諸軍亦望風思  
奮矣 上曰大閱既有成憲允宜修舉兩都中與夫政  
官先期整飭候明年八月內來閱餘悉如議務實行之  
三年大學士張居正疏言北省南京給事中駱問禮言大  
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 聖駕親臨蓋臣于去  
年七月間條陳六事其一飭武備中議及于此伏蒙  
聖明採納原臣本意止以京營戎務廢弛日久雖屢經  
言官建白疊疊整飭迄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愚竊  
以爲國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非假借 天成親臨  
閱視不足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 皇上

國朝典彙卷十七 入教閱 七  
御極以來如藉藉以示重農之意視學以彰崇儒之美  
一一大典皆次第舉行則大閱之禮亦古者聖王誥兵  
治戎安不怠危之意且稽之 則聖實錄在祖宗朝亦  
間有行者是以冒昧具請其意但欲暫一行之以整飭  
戎務振揚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  
中之一事其慷慨納忠之意誠不在此按之當今時務  
亦非所急今問禮欲乞 皇上先其所急而神萬幾以  
勵庶職此誠根本切要之論又謂嚴端宜防延幸宜謹  
尤爲計慮遠近非臣淺陋所及臣聞人臣建言于君不  
必其說之盡行事有至當之論不必其飾之爲是况臣



職奉輔導一言一動務合天下之公尤不宜拂衆論而執已見以爲是也夫始以爲可行而行之繼以爲當止而止之唯求便于國家耳輔臣科臣之言何擇焉疏入上命兵部看議以聞尚書霍冀等覆言大閱之禮具載周官而我朝洪熙宣德間亦嘗舉行成憲具在固不可廢且國有大事詢謀僉同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自閣臣建議後禮官考訂儀注科道條畫事宜屢勤章奏使一旦停罷若四方觀聽何況茲禮一舉不惟京營生氣而邊海之區咸知朝廷銳意武事喁喁然亦思所以自效矣故臣等以爲大閱決不可罷伏惟 皇上斷然行

國朝典彙卷十七

大閱

人

之以後仍照舊例三歲一舉容臣等題請差司禮監官會同閱視中飭賞罰不敢致煩聖駕庶典禮明而臣等亦獲免于煩責之咎矣謹題前行

九月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閱畢命總督戎政等官及將士日詰戎講武保治弘圖訓練有方國威乃壯爾等其勉之駕遂還樂奏武成之曲其詞曰吾 皇閱武成簡戎旅壯上京龍旂耀耀虎豹營六師雲擁甲冑明威靈廣播發夷震驚稽首頌昇平四海澄清是日 上戎服登壇軍容整肅六軍之士各效其能無敢譁譁違令者京師老稚莫不挾纓稱慶以爲曠典云

終

國朝典彙卷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 十八

耕蠶

洪武元年十一月御史尋近請耕藉田享先農以勸天下上諭廷臣曰古者天子藉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幣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蒞維以來悉修先王之典而藉田爲先故首欲舉而行之以爲天下勸遂命以來春舉藉田禮行之禮官議 上躬祀先

國朝典彙卷十八

耕蠶

農禮畢躬耕藉田以伸春擇日詔從之

二年二月 上躬耕藉田於南郊先祀先農 上耕畢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各退就位應天府尹上元江寧

二縣率庶人終已而奉 仁祖配先農

八年二月草先農躬耕藉田範應天府尹祭不設配

二十年二月躬耕藉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上曰耕藉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卽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便民知勸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胙於此豈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群臣皆頓首謝



洪熙元年二月 上躬祭先農耕藉田

宣德元年二月禮部進耕藉田儀注 上謂侍臣曰先王

制藉田以奉粢盛以率務農天子公卿躬耒耜賁有

實心爲君者念創業艱難受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

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窮苦終歲不免饑

寒國家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樂於耕稼

不待勸率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

禮有耒有文 陛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丙辰 上躬祭先農耕藉田

五年三月 上自陵還道中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

國朝典彙卷十八 八耕蠶

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願謂侍臣

曰朕三耒耜未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言勞苦莫如農

信矣耕者初不知爲 上也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呼

萬歲命隨至營各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

賜鈔如之 見通志

正統五年二月 上躬耕藉田畢宴兩大學士楊士奇楊

榮有喜雨詩

成化元年二月行耕藉田禮田在山川境之南 上是日

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耒耜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

耒耜後隨京民耆老二人擊牛二人曲躬按犂教牧坊

樂工執彩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颺旗而行 上乘耒

三往三返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

九推各用耜耆老一人傷犂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承應

用國家典故觀畢賜宴而退

弘治元年二月 上耕藉田禮畢宴群臣時教坊司以耕

制承應或由御語都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

稼穡艱難豈宜以此潰亂宸聽即斥出之

戶部尚書李敏言天下之勞苦者莫如農夫今 皇上躬

耕藉田若不親見其事則稼穡之艱難何由而知乞勅

禮部於耕藉儀注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

國朝典彙卷十八 八耕蠶

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畝或賜食賜布以慰其勞

見重農之意 上曰朕正欲觀農夫艱苦其終畝數人

只常服從事仍人賜布一疋

正德元年二月 上耕藉田

嘉靖元年三月 上耕藉田禮科給事中李錫言南郊耕

藉田之大禮而教坊承應則然喧笑殊爲褻瀆古者份

官隸工亦得因事納忠請自今凡遇慶成等宴例用教

坊者皆預行演習必使事關國體可爲監戒庶於戲謔

之中亦寓箴規之益命禁之

九年二月建先蠶壇於北郊先是給事中夏言清理皇莊



事竣請將員郭宮莊改爲親蚕殿公桑園種植桑柘以備宮中蚕事仍令禮官考禮經耕酌皇后親蚕儀戶部覆議不可而止及是月郊祀言來命分獻南海壇因有獻遂請東親蚕禮言按祭統天子親耕南郊以供來盛皇后親蚕北郊以供純服漢則皇后蚕於東郊後漢皇后帥公卿列侯夫人蚕唐立先蚕壇長安北苑中貞觀文德皇后帥內外命婦有事於先蚕宋景德詔禮先蚕元豐詳定享先蚕之儀宣和皇后親蚕於延福宮紹興初猶復舉行後因太常丞王湛言如廢我高皇帝躬耕耤田水及親蚕臣以爲農桑之業不宜獨缺耕蚕之

國朝典彙卷十八

耕蠶

四

禮不宜偏廢疏入上喜勅戶部建壇尚書某材言宜建皇城內或西內上曰周禮耕蚕分南北郊蚕於禁中唐人便安之制不可爲法禮部尚書李時等請行於北郊酌治蚕禮定壇壇之向嗣擇桑器擇掌壇官翟車出入從東華門或玄武門其壇制殺先農什一建具服殿蚕室兩館俱如古制仍營織室於西內以終蚕事勅禮部耕桑王者重事古者親耕親蚕以勸天下朕每親慕自今歲始朕於祭社稷畢即往先農壇行躬祀禮皇

后親蚕禮令官考古具儀大學士張璠等請於安定門

擇建先農壇其制準先農壇勿設株桑壇制倣先農壇

耤田之處其別嚴量如南郊齊官制而少減其數躬起蚕室二十七間爲浴蚕之所做耤田制皇后採桑三條後三宮夫人採五條列侯九卿夫人九條仍擇民間婦數十人受桑浴蚕於內以終事詔如議行

詹事霍韜言皇后不宜出郊乞擇近便地上曰耕蚕衣食之本王化之先天子耕於南郊皇后蚕於北郊萬世不易之典爾索諸禮制何有此言且出郊古禮非可以遠近計若就禁內行之恐不可垂法於後今襲古非時之說甚切而此言實啓其端爾其審思之已而戶部言安定門外近西地雖寬平而水源不通無浴蚕之所宜

國朝典彙卷十八

耕蠶

五

從禮部初議於皇城內南城西苑中行之械霍韜於都察院請郊上復諭禮部曰疑謀勿成謂必疑未決事不必成昨夏言請行親蚕禮及卿等奏議已詳此事朕心決之久矣得言奏甚悅竝無毫末之疑已有成命茲霍韜之奏一出必有藉彼爲言破政害事勢所不免夫言之奏有云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宜獨缺耕蚕之禮垂法萬世不宜偏廢此言已盡朕所納者以此今非朕者有五曰我太祖範則已定列聖守之汝何增加一也我太祖未嘗有是制列聖不敢議汝何擅創二也皇后門尚不敢出而乃遠出北郊此



祖宗朝所無之事今日何以是爲不有于成憲乎三也  
制禮作樂出自開創之君我太祖豈不知此神謀聖  
慮自有定見何待汝爲亦非汝之當行斯非作聰明而  
何四也宮中聞之人稱其難且有累朝未聞之語或有  
楚額者五也斯時邪說必不出此者合是必又以禍福  
爲恐外無可造爲言者故申飭卿等熟計來聞仍以此  
刻布中外各以其所見具疏上陳

三月始立先蚕氏之祭歲春擇日 皇后祭用少半禮三

獻樂大奏去舞公主內外命婦陪祀先期內尚儀奏祭  
祀 皇后內執事皆致齋慈宮令陳祭物樂女生陳樂

國朝典彙卷十人耕蠶

六

器至日 皇后乘肩輿出宮至西華門升重翟車女官  
米鉤僮前行出郊至壇 皇后易禮服拜跪瘞奠飲福  
受胙如禮畢 皇后易常服詣采桑臺采桑三公命婦  
五采列侯九卿命婦九采桑成內命婦一入行三金手  
禮遂布於織婦獻織於蚕宮令

禮部言親蚕之禮出於創見一時命婦倉卒入境恐至愆  
度請以所給采桑圖授之俾各如式演習至於北郊壇  
殿原闕外命婦房在內隨侍房北以有內壇隔別故也  
今既省去內壇常即改外命婦房在內隨侍房仍請定  
采桑之所 上因其名采桑臺餘皆如議

以耕蚕禮成賜吏科都給事中夏言四品服降勅褒諭  
禮部以蚕事告成請行治鹵禮令蚕官於蚕婦中選能絲  
絲及能織者各十人欽天監預定繅絲吉日先期蚕官  
令送織婦入織室應用繅絲及織造器具工部造用至  
期 皇后出宮警蹕侍從如常儀至織室內命婦一人  
行三金手禮禮畢遂布於織婦以終其事其所繅完蚕  
宮令令織婦於織堂量織堪用絹幣完日蚕官令徑送  
尚衣織染等絹局具奏製造祭服詔如議仍命查編實  
織婦例以聞

十年正月兵部尚書李承勛言耕繅親蚕之禮三代以下  
國朝典彙卷十人耕蠶

七

非無行而草率不足稱述獨漢文帝詔開籍田又賜民  
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望 皇上取  
以爲法因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  
末爲主察中外臣工實心愛民者進之虛浮無實者黜  
之又藉田際地皆可耕種官道之傍皆可植桑近京遠  
海推而廣之至於天下申勅有司田地荒蕪者召人承  
佃而寬其租賦逃移失所者招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  
益農桑者必果有妨農桑者必去則衣食足而禮讓興  
教化隆而刑罰措矣 上嘉納其言下所司議行

三月建土穀祫先蚕壇於西苑初部議北郊親蚕不便至



是名大學士張學敬尚書李時詣西苑相地建土穀壇乃併建先蚕壇於仁壽宮側而毀北郊蚕室采桑所定土穀壇名曰帝社帝稷時 徧幸西苑亟召二臣趣者相璽二臣時至太液池使中官操舟濟之入見於舊仁壽宮賜以酒饌珍餽出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蚕壇位賦手授字款 許隆選

四月 皇后行親蚕禮於西苑先是禮部以 皇后親蚕仰行於內苑復具儀以請 上覽之曰親耕無害此安得賀第行叩頭禮教坊司女樂止筵宴用勿前導餘如所擬仍命賜蚕母王氏等二十七人各布一疋

國朝典彙卷十人 不耕蠶

人

十二年五月禮部上郊廟桑盛支給之數因言南郊耕田皇上躬執三推而公卿共宜其力較之西苑爲重西苑雖屬農官督理而 皇上時省耕斂較之耕田爲勤則二倉之儲誠宜分屬兼支以供郊廟祭祀請以耕田所出藏之南郊闕里神倉若闕丘所設先農神祇壇長陵等陵歷代帝王及百神之祀皆取給焉西苑所出熟之恒裕倉若方澤朝日夕月太廟世廟太社稷帝社稷祫禘先蚕及先師孔子之祀皆取給焉庶稱 皇上敬天地神明至意 上從之

十五年正月 上以偶日風寒暫輟親耕之禮從夏皇也

十六年諭凡親耕則戶部尚書先祭先農 上至止行三推禮四十一年二月詔罷親耕蚕禮時耕蚕禮久不行然每歲禮官猶以故事請 上常命戶部官祭先農女官祭蚕祇及是復請祭蚕祇 上諭輔臣曰耕蚕二禮昔自朕作卽親耕亦虛瀆耳必有實意爲是遂俱罷之

隆慶元年禮部奏 先帝於西苑隙地種植麥穀命戶部侍郎同司禮監督理農事收子粒貯恒裕倉以供大祭桑盛且知稼穡艱難具盛舉也但苑內禁地農夫出入事體非便請罷部臣兼督止今該監督理種植以存重農省艱之意其戶部侍郎督理農事銜宜省從之

國朝典彙卷十人 不耕蠶

九

二年二月 上詣先農壇祭先農之神禮畢詣耕田所秉耒三推公卿以下助耕畢御齋宮賜百官宴并宴耆老于壇旁賜農夫布是日以禮部言增上中下三等農夫各十八人 言老農如弘治中例



國朝典彙卷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譯

朝端大政 十九

莊田 附勸成田土

天順八年十月 憲宗初立宮中莊田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額地一十頃十三畝初太監吉祥佔軍地二十四頃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頃沒入官至是撥爲宮中莊田皇莊之名始此

成化十六年十二月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

國朝典彙卷十九 莊田

莊官莊內侍欲冒佔且子粒十倍公衆民甚寃之訴于朝遣戶部員外官廉僧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耍廉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迹卒以所佔田盡歸於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作廉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弘治二年六月詔百官陳政事闕失時皇莊屬民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於民不當有莊宜捐以與民否亦宜革管莊與民佃種貧民入租有司解進疏入 稱中七月戶部尚書李敏奏歲內官莊者計地四萬五千餘頃

請令有司輪納罷革管莊人不報

十三年四月命大理寺少卿張泰會武臣勘皇莊時皇莊與牧馬草場爭地界日久累勘不明泰訪得永樂中開設闕本按之權貴始服

十七年十一月保定巡撫王璵奏請免立皇莊名目等六事 上納之

十八年十月建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窩店皇莊曰石鑾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時內官用事皇莊始盛後至連州跨邑三百餘處歲內之民愈困矣

國朝典彙卷十九 莊田

正德元年巡撫眞定都御史王璵請革皇莊未有俞旨其在眞定等府寧晉等縣者太監夏穀請歲加草場之稅又欲勿聽小民爭訟其在永清隆平等縣者小監傅琢等請遣官屢畝覈實以便管理小河在寧晉莊前太監張峻等又欲稅往來客貨皆從之又以莊田故磨駕輶建捕民魯堂等二百餘人環及科道官極言其不便戶部會官請悉予小民議上有 旨卿等意在爲國爲民所言良是但朕奉順慈闈事非得已管莊各留內官一人抄尉十人餘悉召還子粒如擬徵銀不許分毫多取沿途往來廚傳俱止勿給政有仍前生事爲民害者巡



接御史具實以聞時大學士劉健等亦言管莊內官管托威勢逼勒小民科索必於常額所領官收其爲民害致蕩家鬻產怨聲動地遂移藩路京畿內外盜賊繼興亦由於此且利歸辦小怨歸朝廷事極勢窮變生不測所以群臣合辭奏請伏乞俯從不報

三月戶部覆大學士劉健等所奏皇莊田土不必差官往勘請令巡撫官查明召人領種每年子粒有司如例徵完解部轉進兩宮其內庫金銀等項請依太監龍毅所奏非其本傳取者勒下司禮監令同內閣查究用餘之數貢令還官 上曰莊田第令巡撫官勅明于粒有司

國朝典彙卷十九 莊田 三  
徵完交管莊內官進納內庫金銀等令該庫經管官員查奏

七年巡按直隸御史李嵩言兩宮寧晉新河隆平管皇莊太監劉祥等先後十數人專肆剝削民甚苦之恐相率爲盜乞將祥等取回以侵地歸民稅歸有司永平諸府莊田亦如之戶部議覆得 旨皇莊奉順兩宮仍舊解等取回以太監馬昂左少監范禮代母跪前雙

八年四月詔設開皇店  
八月立皇莊五處一昌平州懷子村一靜海衛河南岸一青縣孫兒莊一安州靖馬廟一清苑閭社

十六年五月時畿內通逃民田多爲奸利之徒投獻近倖徵租倍起民甚苦之給事中底縉以聞戶部覆奏行各守臣查數沒官田上外但係近年投獻豈爲皇莊者給還本主仍照原額充稅 世宗從之

武宗嘗于大寧都司設總督府以備巡幸又置安樂堂等房舍數千間有仁字店及南關廟米果等房者往巡撫馬中錫所劾聽民間賃居歲租以備公費時亦改爲皇店至是規畫邊務兵部侍郎馮清疏請查處戶部覆奏安樂堂等房舍令守臣酌議變價仁字店及米果等房仍委官徵租貯萬億庫充軍餉總督府名係公署應賣

國朝典彙卷十九 莊田 四  
與否宜令撫按官再議從之

六月通州知州劉繹奏近京皇莊田地付軍民耕種輸課管莊內臣承爲裁革或皇莊建立已久遠難議革先將內臣取回凡皇莊田地明開冊籍所在官司管理別差戶部主事管理租稅俟期解部轉送內府其勸賦田土亦乞差官查理果舊額賜聽令管業依舊制起租外不許侵削若係近來包占奪買等項責令退還章下所司議聞

八月工部侍郎趙璜言劉璣營玄明宮侵發居民田塚甚多璣既伏誅遂當還主郊臣獻皇莊之說幾惑先帝



陛下登極初有部改正未幾內傳仍舊臣等駭愕謂聖明在上豈有是事必太監王鈞買友仍持皇莊邪說以誤陛下耳一莊之利甚微而皇言所係甚大開詔未數月而遽更恐非示天下以信宜以其地獻歸戶部房屋歸本部改拆有原被侵佔而願贖者聽得旨悉依擬行戶部侍郎秦金等近傳奉內旨各營置皇莊及差管各莊校臣等聞命不勝驚疑夫以萬乘之尊下與匹夫分田以宮壘之費下與小民爭利非盛世事也昔漢高帝令民得田故秦國池武帝罷養馬苑昭帝罷中牟苑均以賜民下至元帝亦三輔公田及苑田可省者業

國朝典彙卷十九

不莊田

五

五

貧民後世以爲美談趙宋之君亦知以京城四面禁圍草地令開封府告諭百姓許其耕牧是前代之主無不以畿內之名爲重者我太祖以應天等處爲興王之地夏稅秋糧不時全免列聖相承比意有隆無替何正德以來奸猾無賴之徒乘時射利始息買實多將畿內逃民田投獻近倖奏爲皇莊樊源一聞無有窮極況管莊內官收租官校侵欺擄奪爲害萬端利歸食役歸朝廷爲新政之累不淺乞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分詣查勘自正德以後係額外侵佔者給還其主管莊人員盡數撤回又實源吉慶二店該納課程弘治以前

係順天府批驗茶引所官橫收按季解部進內府復太監于經奏爲皇店科取擾害人皆懇咨乞將二店課額依弘治年例行庶軍民樂業上下俱利上曰畿內根本重地祖宗朝屢有侵恤禁約邇來姦猾侵將軍民田土設謀投獻管莊人等因而乘機侵害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其卽如所議行之

嘉靖元年十月勅嚴畿內皇莊及勦戚田土初給事中底羅疏請查處皇莊下戶部議行擬按官按嚴已而特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會同撫按官親詣勘覈凡正德元年後投獻侵佔盡數還民管莊

國朝典彙卷十九

不莊田

六

六

人員悉取還京租稅照例折納管屯倉事兼理之係皇莊者解部類進勦戚者解部關領不得自行收受已而吉等會同順天保定各巡按孟春周季鳳巡撫王瑞宋趙等勘出各項田莊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其侵佔民田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俱令還民言等又以原勅係皇莊者解部類進猶非因體設疏詳連皇莊創立之始及莊甲措配之害因及皇店皇

監同利之事併掃除以洗累朝之弊垂百代之休從之改皇莊爲官地云

印綬監各嗣正德中差管楊村皇莊科擾生事侵佔民田



爲有司所發下言官嚴實有驗 上命逮其家人各經  
等鞫候問明併地畝當入官者召民開種徵銀解部

二年正月戶科給事中張漢卿等言曰者 皇上念畿輔

莊田之害命又言樊繼祖張希尹會勘安州應易草場

涿州蓋皮廠勘自正德以後侵廢及侵佔者盡給原主

管莊人取回大哉王言民切仰戴及言等勘報戶部

請而兩奉 旨曰仍舊曰爾用該部執奏再三竟不之

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 先帝時群奸擅政八當

爲惡故蓋皮廠起於馬永成馬房草場制於谷大用今

馬俊趙錫恃藩邸舊恩妄乞免查是蹈永成大用故轍

廟朝典彙卷十九 八 莊田

七

聖

也漸不可長乞察諸臣查勘之明從部臣執奏之正革

應房場廠并罪後爲開欺之戒不尤

御馬監開洪請外豹房永安莊地戶部言地故永清右衛

屯田洪照開以半爲仁壽官莊半以給太清觀道士弘

治中改給指揮趙良至 先帝以豹房之故遺禍無窮

幸 明詔革除而洪等仍欲修復開游獵之端非臣等

所願聞也請悉還原衛教屯子粒以助軍餉庶永除禍

本詔以地十頃納豹房餘令道士及趙愷分佃如故

先是 上命御馬監以牧馬草場折舊冊冊給發科道官

自行查勘本監開洪等請更遣內臣賞冊至勘所群從

公計收 上復許之於是給事中解一貫等言臣等奉

詔查勘十已得六七今若添差內臣如益薪止沸舉前

功而溫棄之若必不得已宜別遣一二大臣令體統相

當以便行事 上特納之命內官大臣俱不必遣仍行

該監給與原勘官圖冊從公嚴實具奏

三年內官監太監陳林以蘆葦地不應盡行開耕御馬監

太監閻洪以子粒地不應概徵蘆葦各疏爭下部勘草

場子粒本屬御馬監弘治十二年內官監始以營造借

採蘆葦奉 旨春夏御馬監收秋冬內官監採而子粒

地缺頃又有新籍局御馬監歲收詔二草場照弘治年

廟朝典彙卷十九 八 莊田

八

聖

間側行子粒仍歸御馬監管理

十四年十二月戶部言承天府潯縣莊田湖地共八千一

百三十餘頃 皇上賜司禮監太監張佐等止二百六

十頃其餘租銀頻年所入當以爲計宜下所司計其已

徵或未徵或因災免未及者計數報上至於所賜佐等

田租亦宜考其勤惰量爲裁抑以示勸懲 上從其議

仍命司禮監查內侍中不恭供事者奏聞定奪

二十五年十月守備太監廖斌遣長隨夏忠進皇莊子粒

銀至新鄉縣爲盜所切奏聞 上怒令憲撫柯相嚴罪

捕盜速巡按御史侯度及守巡府縣衛官下錦衣獄度



斃杖下餘各降二級久之獲賊或以爲非其實云

三十九年五月戶部覆劉世曾查理莊田一曰清隱地謂

丈量昔嘗行而卒不能清者以委非其人不盡法耳宜

選廉幹有司核原數外立界以防侵佔拋荒者開墾以

增課稅之半二曰恤貧戶謂查出地土將以裕國恤民

苟不給小戶耕種則終歸勢豪宜盡與貧民或復籍人

戶有冒名私占者重治三曰誠收解謂舊設莊頭徵解

侵匿殊多今後公私租稅解徵戶自納四曰清冊籍謂

田數文冊遺漏日久僅存者又略而弗詳今後宜備細

登錄別廣狹定高下折肥磽分荒熟載佃戶郡縣憲司

國朝典彙卷十九 莊田

九

屯田戶部各有一冊以備稽查五日責實效謂申飭有

司定期畢務毋以彼此推諉恩怨規避遷延歲月徒煩

虛文者治之命如議行

隆慶二年八月先是湖廣巡按奏革永天元祐官仕持沒

入莊田八十七頃以備漢江修隄之用已得旨允行至

是守備太監張光又奏稱前田保碑載舊數乞甯徵租

進御戶科執奏租銀以之進御於國用不加多以之築

堤則拯萬民之溺而且以保護陵寢輕重較然宜如撫

按議上命遵前旨聽有司徵收不得奏擾

司禮太監張綱等奏裕府莊田累年增稅太重宜如舊額

畝徵銀二分五厘實源和遠二店及煤窯樹株等條稅  
止遵正額徵解不得復徵房課從之

國朝典彙卷十九

莊田

十



按正德間皇莊及皇親功臣各莊田順天等府內共三百八十餘所每所地土各數千頃共計九萬餘頃弘治末興濟縣皇親免役產當十國初天下田土稅糧與有定額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開墾永不起科宣宗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國法有戾至景泰尋亦追復舊例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蓋列聖有見于沮洳瘠薄之地不能爲生故以此厚之使特隨處耕墾助糧差不致坐窮何嘗有各官莊田哉自天順八年抄沒太監吉祥地緣爲莊田爲官開莊田之始而數十年

國朝典彙卷十九

莊田

十一

辛

間權倖之臣妄聽授獻輒自違奏討侵占之數遂過原額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幫助爲虛多方掊剋輸官開者一二而私囊橐者八九小民脂膏吮剝無餘掣較之下生理寡遂道路嗟怨邑里蕭條皇之一字奸倖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開墾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爲皇

鹽

附勸戚田土

洪武年詔賜功臣田土

二十三年四月令戶部奪吉安侯陸仲亨臨江侯陳德舊賜公租入官

二十五年鎮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九頃餘以爲田園上曰爾貴爲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

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慙而退

八月令公侯各歸舊賜田于官仍歲給其廩

二十六年三月賜趙萬侯俞通淵公田

七月免武定侯郭英令輸稅糧仍撥賜佃戶

國朝典彙卷十九

勸戚田土

一

三

十一月曹國公李景隆奏還莊田六所田地山塘池湧二百餘頃

承業七年陸平侯張信強占練湖八十餘里又占江陰縣

官田七十餘頃爲都御史陳瑛所劾上曰昔中山王

有沙洲一區耕農水道所經家僅療之以擅利中山王

聞之歸其地于官今信何敢貪縱屬民如此命法司嚴

治之

宣德五年二月魏按直隸御史白圭奏武定侯郭瑄令家

人強奪民田指揮呂昇阿附奪官軍屯田千餘畝與瑄

請治罪上曰勸戚之家當守禮法庶長享富貴乃敢



縱恣貪暴此非朝廷少恩致姑有之昇及家人執治之  
景泰元年正月都督汪全恃威晚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  
朱英等劾之詔責全歸其田於民

成化三年慶雲伯周壽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乞農都清  
苑清河地共五千四百餘畝長寧伯周政受奸民魏忠  
等投獻奏乞景州東光地一千九百餘頃作莊田

五年八月周政奏請武強武邑空閒田地事下戶部主事  
欽王會巡按御史黎福按視募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  
之餘皆沒為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或不滿復言于

上改命刑部郎中彭韶督御史李瑞覆按部往不復步  
國朝典彙卷十九 勅嚴田土 二

田但言田皆民恒產近在京畿之內不當動擾以失民  
心況土多瘠薄尤當使民廣耕培養地力豈可耕而奪  
之且自勅不能步田之罪詔以田歸民因責部等選名  
方命昧大體下錦天獄治之

戶科給事中李森等言昔奉 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強占  
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責成國敢犯  
法近給事中丘孜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家聖諭會  
允中外慎勿鼓舞長寧伯周或朔聖夫人劉氏殷康給  
賜田土今或又求武強武邑地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  
州武清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

露整之欲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于  
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皇朝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  
得尚有不耕種之閒田名曰未討實則強占伏望特勅  
有司仍將二家田地與民爲業今後有投獻奏求者許  
科道官劾奏治以重罪則宗強畏法小民被惠宗社之  
幸也 上善其言命酌報區處

弘治十年九月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四百頃欲併得其  
旁民田千餘頃且乞獻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言  
河間地方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  
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賦稅三  
國朝典彙卷十九 勅嚴田土 三

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  
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無以爲  
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復有  
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 上因經奏皆抵之罪  
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斂不得肆  
十三年二月令戶部左侍郎許進往勘河間貴戚莊田進  
會巡撫高幹勘究聲稱抵野至陵州縣吏不得行進遂欲  
執以復命餘曰若是因爲民至意萬一不測如民重得  
罪何請勘實以聞 上雅愛小民必不忍奪其生業以  
利左右遂以爲然逐一勘實遂疏實係民承買納稅養



馬地。宜照舊管業。得不行。

正德元年二月初戚晚乞和買民田戶部尚書韓文力論止之。

御用監太監張永奏求已故太監黃忠辭退七里海等處

莊田戶部言其違禁當究治。詔仍令永管業。

二年十月賜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

讓妻厲氏泰河間靜海莊田一處係河淤退灘田土乞

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蓋奸民李良等種稻投獻

也事下戶部查河間莊田冊並無靜海河淤退灘地及

差官勘前地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舊奏

國朝典彙卷十九 勅諭田土

上不從卒賜二家爲莊田永業

四年九月兵部侍郎胡汝礪丈量過公侯伯指揮等官張

懋等莊田地共一千八百餘頃得。旨各官既有常祿

在外莊田徒使利歸佃戶家人今邊儲缺乏各官豈無

憂國足邊之心查出土地宜照例起科革去管莊人役

各家願自種者聽不願者撥與附地空開令餘種納還

量地厚薄以定則例令各邊查出地土視此今行之

十六年七月戶部覆巡按御史范永鑒奏言靜海縣瀕海

地多閒曠小民自行墾闢納稅百有餘年近皇親沈傳

吳讓受奸民投獻冒請奪之因委食延袤百里侵畝而

稅貧民採捕魚蛤者皆令輸租不堪其擾又天津諸衛

逆瑾受獻爲莊田者不下千頃墮敗人官而諸內既又

一切傳奏號爲皇莊雖屢奉詔查覈而不令主者得還

故產日以流移宜令擬按查勘二皇親田係目佔者卽

以予民請勸賦莊田皆宜如何案勿多取遇災則蠲之

不來誦者罪如律。上曰可。

八月工科給事中田賦勸壽寧侯張鶴齡受獻莊田及慶

陽伯夏臣占據僧寺之罪。上以二臣係戚晚俱切責

而宥之惟逮治其黨仍命都察院楊榮中外

戶部侍郎泰金等以錫永衛指揮伊邵喜奏討莊田言今

國朝典彙卷十九 勅諭田土

日爲地方之害莫甚於求討莊田。祖宗時凡山東河

南北直隸空閒之地任民開墾永不起科皇親等家人

強占軍民田地及妻報投獻者永成邊衛今邵喜貴職

戚里不思不富乃乘時開利違禁奏討宜究治以示戒

有投獻者依律問遣仍請勸都察院申明舊例以警將

來。上然其議第喜以因戚故宥之。

初慶雲侯周壽弘治中得賜寶坻把門城李子沽地及額

買田宅地二千餘頃故會昌侯遺產在焉建昌侯張延

齡爲會昌侯塔管受地二百餘頃與壽接壤數爭訟時

延齡勢盛壽乃悉讓其地而自請來安務地八百頃正



德永年並奪爲皇莊 上登極部以皇莊給主兩家各請其地事下給事中夏言等勘實議以把門城地一千二百頃予廷齡壽所贖買地七百七十頃予壽子英而

來安務地仍歸官召民佃種戶部覆請從之

嘉靖元年六月康陵神官監劉某奏討天壽山空地並九

龍池草園栽種果菜以備四時供獻命戶部給之

十二月詔給還淳安大長公主故崇文門外莊園先是其地爲劉瑾侵佔連敗皇店官校復規爲官園公主上言言之固有是命

二年司禮監右監丞王敏請以宛平民地一項三十四畝

國朝典彙卷十九

勸戚田土

太

爲順義郡主墳園戶部言非制不當與 上從部議

兵科給事中夏言勘明戚里沈傳吳讓莊田係民產請給還各主別以沒入罰田給之戶部覆如擬報可

三年三月陳萬言疏乞武清東安地各千餘頃戶部言地

皆歲輸入未與官非萬言所請前不當許 上令查地

與官莊無異者給之戶部又言臣等止按籍交閱有無

因難遙度當令所遣主事王鈞言勘上 上命亟勘以

聞而別給萬言兄莊地四百六十三頃餘曹村橋四十

頃重樓莊青塚等村地二百五十頃餘于是保定巡撫劉麟仰史任洛咸言前地皆明詔所清查豪強并吞應

給還小民者不宜又奪與萬言疏下所司知之

九月永福長公主請實底武清地千餘頃事下戶部尚書

秦金等言公主前已給有莊田未及每月復有此請

戚里之家互相倣效則畿內之地不足以供之且所請

地今勘未報難以處給 上命勘實以聞

四年王田伯齊請故宜興大長公主田千頃言官部臣

皆執不可 上特許割其半畀之詔自今但係先朝給

賜戚畹田土不許妄爭以傷朝廷大義

六年十一月大學士楊一清言八府土田多爲各監局及

國朝典彙卷十本

勸戚田土

七

旨八府軍民徵糧地土多爲奸人投獻勢家請乞還取

地租雖有勘斷終不明白民失常產何以爲命京畿如

此在外可知宜令戶部推侍郎及科道官有風裁者各

一人領勸往勘不問皇親勢要凡係產薄及佔奪民業

曾經奏訴者查冊勘還各項草場亦有肅軍民地土混

佔者一體清理外省令御史按行諸王府及功臣家惟

祖宗欽賜有籍可據則已凡近諸乞餘侵佔者皆還軍

民各處勢要亦有指軍民世業爲拋荒棄而有之皆宜

處置事竣具上其籍戶部移給其實以副朕恤民固本

之意承委官有畏避權勢保私蔽公者以狀聞



十二月天津鹽地六百餘頃 憲廟慶皇親鍾衣千戶郭

勇正德時入爲皇莊 上卽位詔革尋賜承嗣長公主  
勇恭欽奏請不已駙馬都尉郭景和亦具奏事不決命  
部官往勘之尚書鄒文盛言地在先朝既賜郭氏今日  
又賜景和請兩家分有之上曰查勘既明其如議給  
毋容爭擾自今貴戚之家第宜安分循禮如妄爲奏討  
或恃勢衆併所司奏聞處治

八年四月戶部侍郎王乾言臣奉命查各處莊田勸戚之  
家多有數百千頃估據背朕跨連郡邑此侵勸戚日增  
有限之田豈能應無已之求乞如成周制隨其官品級

國朝典彙卷十九

勸戚田土

人

而定擬多寡別其世親疎而量爲裁章其自置田土不  
報納糧差者俱追斯如功臣田土律應幾爲經國裕民  
可久之道下戶部議尚書梁材言成周班祿而有田土  
益祿以田出也非於常祿外復有田土之賜今勸戚高  
爵厚祿已踰涯分而陳乞地畝動以數千非 祖宗立  
法之意宜申明請旨不許妄爲奏討侵漁小民其欽實  
有成命者仍與管業有世遠秩降或非一派相傳者量  
存三之一爲基祭費餘皆入官以備邊儲 上然之因  
諭曰已貢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強佔者俱給原主其  
今勸戚大臣務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九年正月駙馬謝詔陳乞於近地列肆召商如皇親例得  
旨皇親列肆以漁民利在所當革詔國親臣固宜讀書  
遵禮奉公家典憲豈可效尤牟利所請不允

黔國公沐紹勳以有清查勸戚田土之命具奏乞免 上  
以紹勳世守邊陲優詔許之戶部尚書梁材等執奏曰  
聖明御極首納輔臣言特詔清查勸戚田土欲正王法  
恤民窮固國本也紹勳世膺厚祿宜首先將順乃設詞  
規避抗違明旨今荷聖慈免其查勘命令所關漸不可  
長宜遵旨按籍清查 上曰朕念邊鎮勸臣推誠待之  
彼必益加自勵不負朕恩可如前自行

國朝典彙卷十九

勸戚田土

尤

十四年駙馬郭景和驤廝養孫惠等受小民投獻田三百  
八十九頃隸安州三角從諸處事聞命給事中蔣宗鑑  
按實請奪其田募民承租佃銀歲解太倉 上從之收  
孫惠等法司鞠訊景和戒勅

二十八年十月定國公徐延德請給真定府無極等縣空  
閒地又言本家莊田雖遇災傷不宜蠲租戶科給事中  
王德恭論延德世受國恩坐享厚祿乃妄意希求厚自  
封殖請降旨禁德並論勸戚之家今後錫典一聽 上  
泣不許違例陳乞下戶部謂凡功臣田土俱以嘉靖八  
年爲準徐氏莊田額載四百七十頃難以增給本



部近題災傷不免租稅原係官莊子粒之數於勸戚莊田無異俱不可從得 旨令也田御史勸嚴以聞

先是戶部奉 旨酌議裁革勸戚冒濫莊田勸臣傳派五世者限田百頃戚晚限田七百頃宗支已絕及失爵者奪之奸民影射者徵租入官至是延接御史劉世曾查奏勸戚傳派五世田逾百頃以上者成國公朱希忠田千三百餘頃定國公徐文璧英國公張濬惠安伯張元善田各五百餘頃泰寧侯陳良弼錦衣衛指揮李光先等田各百數十頃戚晚受賜太濫者駙馬李和田二千八百餘頃許從諫一千五百餘頃錦衣衛指揮謝守模

勸戚田土

林薦張謝陳曹文龍鄧輔千戶夏賸際等田各千數百頃宜酌量裁減恭順侯吳繼爵盛城侯李儒寧陽侯陳大紀安鄉伯張錦崇信伯曹甲金武進伯朱永勳寧晉侯劉斌錦衣衛指揮魏輔等皆傳派五世田不能百頃玉田伯蔣榮安平伯方承祿駙馬駱景和都督谷事沈至等皆戚晚田不能七百頃宜令承業如舊支派已絕爵級已革者與濟郡王保聖夫人賜武侯薛倫承順伯薛敬京山侯崔元瑞安侯王源駙馬李名熊敬王彝錦衣衛指揮錢昂蔣秉正等田約三千五百餘頃名為缺賜莊田而冊籍不載者武定侯郭大誠武安侯鄭昆彭彭

城伯張繼成山伯王惟熊等田約二千餘頃勸戚本無其田而奸民隱種者若陽武侯薛倫平江伯陳王謨指

揮周世臣百戶郭勇故都督陸炳等莊田約三千餘頃宜悉追奪部覆勸臣係元勳裔戚晚至親不當概擬定限宜稍寬其數示優禮之恩其冊不載若武定侯等田宜令覆嚴陳書母后親姓准置五百頃謝守朴林薦而下宜遞減守朴薦三百頃張謝二百頃文龍五十頃內宗絕及失爵者如有先世丘墓其田二百頃量置五頃百頃以下量置三頃以資供祀費餘如世曾言疏入上曰傳派五世勸臣及公主見在駙馬各莊田仍會同

勸戚田土

屯田御史議定應置頃數規則以開部元夏繼元勳書裔限以百頃勸戚半者限田五十頃駙馬李和千原議七百頃外益以三百頃以足千頃之數部如擬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陽等清查畿內莊田奏官指出隱冒莊田之數應量給者一萬六千頃有奇應入官者二千五百頃有奇其戚晚支系未遠而嫡派已絕本身見存而爵級已革及太監寺觀自貢民田而乞買糧差與歸順達官先期給賞住劄地土共二千九百餘頃俱宜追奪從之

隆慶二年二月玉田伯蔣榮以大興縣賜田有司代為徵



租不便疏請自徵語侵知縣申嘉瑞於是御史謂延饒  
傳孟春謂榮違例資奏侵辱奉公有司交章劾之戶部  
亦謂延饒等言是當罰淨榮而戒有司之爲勸戚微租  
怠慢者得 旨榮賈勿治餘如部議  
以籍入陸炳莊田一百二十二頃八十七畝賜皇 旨錄承  
指揮李姪

戶部覆御史王廷瞻奏勸戚莊田請乞太監或木宗已絕  
爲異姓所冒或身後度喪爲勢家所奪使國家優恤之  
典爲奸究射利之資宜於初給時酌爲定數不得過多  
仍限以世大違爲裁減其無宗無得者悉歸之官至于  
勸戚與養子九

入勸戚田土

十二

各衛屯田必擇官之賢者任事有司查盤得并嚴其勸  
惰仍以屯糧完負分爲三等以行勸戒得 旨如議其  
勸戚初給莊田令部臣酌議擬則數降時奏請

國朝典彙卷二十

泰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次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袁一驥 訂正

朝端大政二十

御製

洪武六年十一月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侍 上

燕于乾清宮之便開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果在館  
技對日曆同賦一詩贈之俄而奉御傳宣召同等赴右  
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 上謂同  
日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心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國朝典彙卷二十

入御製

一

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 上顧謂宋濂覽悉取之  
濂取以進 上笑謂濂曰朕卽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  
濂苦詬乃以賜果

七年十二月御製道德經註成 上諭儒臣舉老子所謂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託之空言于養生治國之道亦  
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註之以發其義

八年二月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朕統一寰宇  
思所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者是書以示訓戒侍臣皆  
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凡十



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凡十有七事又其次曰民用土用

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八月上親川流不息歷尹程秋水賦乃更爲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令亦各撰一篇奉獻率同列次第獻賦

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愆干禮上曰

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濂辭上曰一觴

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

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面頰行不成步上復笑曰卿

宜自進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上賦成賜濂濂頓首

國朝集卷二十 御製

謝上仍命群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十八年十月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初元氏以戎狄入主

中國大抵多用典法典章疏闊上下無等政柄執于樞

臣任官重于部族斷獄迷于賄賂黜陟混于賢愚奢而

僭上者無罪奸而犯倫者不問辯變左衽相率而爲夷

至天曆時雖稱富庶而先王之制蕩然矣至順帝荒淫

昏弱紀綱益廢內之奸臣亂政外之強將跋扈典兵者

崇空名牧民者無善政仕進者尚阿附而輕廉恥讀書

者重浮華而乏節行庶績不凝四夷失序加以異文之

史玩法于上豪強之家兼并下事無統紀民無定志

一遇凶荒亂者四起由法制不明而幕倫之遺壞也

上嘗歎曰華風淪沒導道傾頽自卽位以來制禮樂定

法制改衣冠別章服正綱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使

民曉然知有禮義莫敢犯分而撓法萬機之暇著爲大

誥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親治人修己盡在此矣能

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收以取禍頒之臣民永以爲訓

十九年二月御製大誥續編成頒示天下上既作大誥

又慮諸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因續爲一編以申其

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

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辭益加詳焉每編成

國朝集卷二十 御製

上親序之被誅貪職官吏一切作奸犯科姓名具列誥

中凡臣民務要家藏人誦以爲鑒戒倘有不遵違干化

外其有大誥者偶有所犯減等科罪

二十年二月御註書洪範成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于

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爲註至是成誥贊善劉三

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叙彝倫立自

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原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

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爲朕每

爲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觀三吾對曰陛下留心且

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



二十一年八月宴征北諸將于奉天殿 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群臣和之

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 上謂兵部曰曷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擢取軍士武路覆轍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意益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中論之俾成誦習遵守毋怠

二十四年十一月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

永樂初福建陳寧縣紀錄軍丁江陰年六歲能記 御

御製集錄卷十 御製 四

製大誥詣闕陳誦賜衣及鈔驛送建寧府儒學讀書

三十年五月大明律誥成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

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道還

永樂元年十二月 上御謹身殿閱 太祖御製文集類

解編等日 皇考文章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朕官中

編尋不得有言建文自焚時并賀聖皆毀朕深勵之命

禮部道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敬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資之

四年二月 上以 太祖御製嘉禾詩勒石裝潢成軸賜諸王及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祭酒司業

五年十一月以 仁孝皇后內調賜群臣俾教于家

七年二月 上出一書示學士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爲卷四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布八年十月移本之訓成時 上以 皇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艱難因巡幸北京令之侍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永舉 太祖創業之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爲書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御製集錄卷十 御製 五

十八年正月 上御午門觀燈宴百官賜群臣御製詩學

士楊榮等恭和以進

二十二年五月車駕北征大昌平鎮宴隨征文武大臣命

內侍歌 高祖御製詞五章因舉爵論諸大臣曰 先

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酣之失也朕嗣

先帝鴻業兢兢惟恐失墜雖軍旅之中君臣盃酒之歡

不敢忘也尙相與共圖之

車駕次威遠川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體 皇考之心

自製五章以述奉天法祖勤政恤民之意亦將垂示于

孫俾有所警飭遂命內侍歌之



十一月 仁宗命司禮監判印祖訓賜諸子及第姪謂侍

臣曰守成之主勳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暨于先王成

憲其永無愆後世嗣君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至衰

敗不救可爲鑒戒朕十餘歲侍 皇祖側親見作祖訓

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是時泰晉周世子皆在 皇祖開

殿卽召太孫及諸世子于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

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爲天子爲藩王能事事

遵守豈不幅祿永遠哉朕寤寐不忘侍臣對曰陛下此

心卽 太祖皇帝之心也

上在東宮雅好詩賦御製甚富問侍臣曰世之儒者亦作

詩否楊士奇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

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爲人主

尤當致辨于此

十二月冬深無雪 上作愛民吟命戶部牒書夏原吉和

之兼賜玉帶

宣德三年二月御製帝訓二十五篇曰君德曰奉天曰法

祖曰正家曰睦親曰仁民曰經國曰勤政曰恭儉曰儉

戒曰用賢曰知人曰去疾曰防微曰永言曰祭祀曰重

農曰興學曰賞罰曰黜陟曰恤刑曰文治曰武備曰舉

夷曰榮餽親序其首復題其後

五月 上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酹酒相繼改武

請遂禁酒 上不從故作酒諭其文曰天生穀麥黍稷

所以養人人以麴藥投之爲酒周官有酒正以武法投

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以借國用書柜宅二商曰

明禮詩既載酒醕養我思以享祀神則也厥父母慶洗

醢致用酒以事親也登樂飲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維醴

酌以大斗醴酒有衍遷豆有醴燕父兄及朋友故舊皆

其大者酒易可廢乎而後世耽嗜于酒大者公國壘身

小者耽德廢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儀狄戒甘酒成

湯至帝乙罔敢崇飲文王武王戒臣下曰無彝酒曰德

將無醉曰剛制于酒孔子言不爲酒困禮有一獻百拜

然則酒易爲不可有乎夫非酒無以成禮非酒無以全

歡惟謹聖人之戒而禮之字焉庶乎其可也

十月大雪 上喜謂侍臣曰今年四月多言水旱生民艱

食朕以爲憂惟冀天地垂祐雨暘及時庶豐稔可望今

冬初卽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天心朕當

日加警惕因賦雪詩以示不忘

四年三月 上作衙前賜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衛反

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托

爲此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



生齒谷兮穉穉其芳賢人在野今其道則光嗟蘭之茂  
兮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又論之曰薦賢爲  
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志

四月南京進鱗魚薦奉先歲獻

皇太后畢

上御文華

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公幼孜特賜鱗魚醇酒加賜  
御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第醉獻和章 上嘉  
之曰朕與卿等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祖宗  
付託

五年二月

上御左順門召寒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

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

附錄卷之十

不御製

人

九

史治得失

因錄其詳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怠

也所錄語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家  
耕者悅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何若是之勤哉農曰勤  
我職也日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子田春則耕夏則耘  
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  
饑及之奈何敢息曰冬其逸乎曰冬然後熟力役于縣  
官亦我之職不敢息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  
何不易圖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  
皆業農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  
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奔走負

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

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

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荷

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

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不顧易業也朕聞

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平居所賸惟知買之勤乎抑

尚他有所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于縣竊觀

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

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

弗忘也其一人率直出坐廳事日未晏而人民休戚不

附錄卷之十

不御製

九

一問竟生

是謫去後嘗一來民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

睹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數息思此小人其言實而

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遺之而遂記其語

六月永平等衛及河間府靜海等縣奏蝗蝻生尚書郭敦

請遣官往捕 上從之是日晚出御製捕蝗詩示敦等

曰蝗之爲患此詩備矣卿遣人往捕當如採焚極涸不

可緩也

十二月朔 上示群臣喜雪之詩復賜賞宴宴甚久未

雪至是大雪盈尺 上喜而成詩群臣遂進和章 上

親擇其有警戒語者別錄而爲之序其中有曰冬雪消



毒疹疹遺癰滋茂宿麥迨冬不雪民心則憂民之憂民之憂也乃十二月巳卯之夕大雪盈尺徧于寔邇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又曰古之明君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于其德其臣亦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于其君唐虞三代皆然也又曰朕以涼薄之德嗣 祖宗大業爲天下生民主恒懼不克負荷而所望于羣臣戒警輔翼者惟日不足今是詩之所望所望戴十一二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朕安得不表章之以朝夕自益哉

六年二月召鑒義楊士奇楊榮胡濙至文華後殿論之曰

閣制集卷之十 御製

十

十一

昨日恭侍 太后建壽觴太后甚歡朕及奉還宮不覺亦醉既覺而思仰荷 上天眷祐 祖宗慶澤 太后之訓教今田穀屢豐天下粗安得朝夕侍奉 聖慈遂天倫之樂可謂幸矣又念國事艱難等且夕同心協贊遂出御製詩賜義等并賜特宴云

上屢詔求賢虛尚有遺逸作招隱詩以示大臣又自爲序略曰朕聞君子之學將以致于用也故其未仕則汲汲以明道道既明矣則汲汲以措之天下伊尹耕于莘以堯舜之道自樂然致君澤民未嘗忘也其後聖莫如孔子賢其如孟子觀環天下亦欲行其道豈以獨善爲高

哉又曰士君子當以伊尹孔孟爲法顧乃卷而懷之逖于溪山窮谷與麋鹿爲伍而廢人之大倫豈得爲賢哉六月賜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詩賜群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逖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愚山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示卿等

上御左順門出御製閱農詩一章示吏部尚書郭璉曰朕昨宵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使之得所則在賢守今因作此詩卿嘗爲朕擇賢毋使農民受弊也詩曰農者國所重八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憂勞且晨昏豐年僅能

閣制集卷之十 御製

十

四十三

給欽成安可論既無糠粃肥安得糴糞溫恭作 祖宗法罔悉今具存遐邇同一視覆育如乾坤嘗聞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當慎所擇庶用安黎元

十一月以御製述祖德詩賜楊士奇等諭之曰朕念我仁祖積德累善篤生 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宗迅掃奸回再安宗社我 皇考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大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九章揭之座上朝夕觀覽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人以刻石特賜卿等摹本卿等亦與阜榮士奇等稽首受命



十二月賜寒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喜雪詩勅曰臘後五日之夜大雪迫旦而霽益豐年之祥也因作喜雪歌與群臣同樂士奇恭和以進已命光祿賜宴其悉醉以歸七年元夕召寒義楊士奇楊榮等觀燈于內苑賜御製小重山詞

六月御製官箴戒以示百官上諭之曰朕承大寶臨撫兆民實賴中外文武群臣同心協力以興起治功昔舜命九官十二牧皆孜孜訓誨虞史書之夫以大舜爲君禹皋稷契爲之臣猶致微如此况朕非薄敢不究心然遠臣既不得數見而人論之近臣雖朝夕相接亦不

御製

十一

得數以言譴因取古人箴儆之義凡中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揭諸廳事朝夕覽觀庶幾有儆然古之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

歲凡三十五篇

七月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七月圖謂侍臣曰此足以見周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其先王教民耕桑以禦饑寒皆豫爲之計委曲詳盡必收成然後役之所以當時軍民相親如父子周之王業由于此傳世歷年永久也又曰非周公此詩後世亦何由知之周公所以爲名世之臣也萬世人君皆當鑒

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因出所爲古詩一章曰幽詩以示使書之

九月上作織婦詞示侍臣曰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採桑育蠶練絲製帛累寸成匹亦甚勞苦因作此詞賦非好爲詞章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紅女耕耨勞勩之狀作爲歌詩使人識于前又繪爲圖揭于宮掖布之咸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自朕所以賦此也

八年六月上以久不再禘祠未應憂之作罰農詩示群臣

御製

十三

上朝罷出思賢之詩以視群臣曰予嗣守祖宗大位夙夜兢惕思惟致治之道必有賢臣相與贊輔雖屢詔求賢然恭默之思未已乃作詩以著予志詩曰天命赫赫什畀萬方肆予承之夙夜弗遑亮天之工其責在予亦惟求賢以永厥國堯舜大聖咨于臣鄰湯武致治敷求哲人稷卨皋夔周召伊傅同德同心以匡以輔惟時區輔百工允釐治效之隆臻于皞熙悠悠我心念之弗置惟欲得賢以弼予治告言倦倦東帛爰命彼皇掌歷手近輔庶幾多才拔茅連茹奮其功庸冀我王度維



天昭昭維嶽降靈篤生賢哲車馳駿聲啓予沃予以迪  
先德揚其耿光有永無斁

九年十二月

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

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曰論政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  
士奇等對曰聖諭真得古人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

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  
賴惟願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正統五年九月御製觀天之器銘

六月固始訓導舉人黃俊請頒 太祖御製孝慈錄于天

下令士民講讀 上命禮部行之

御製

十四

成化十四年五月翰林儒臣編輯御製詩集成凡四卷五  
百八十九首

十八年十二月御製文華大訓成其書綱凡四日進學曰

養德曰厚倫曰明治目二十有四以授 皇太子進大

學士萬安劉羽翔劉吉詹事彭華王獻講讀楊守陳倪壽

嘉靖四年十一月

上謂周書無逸一篇與 聖祖御

洪範一篇皆治天下之法因命輔臣撰序刊布大學士

賈宏等言 皇上勵精圖治真與 聖祖同一心茲

刊布亦宜依 御註洪範體式因經分註直屬言

寫成書以便觀覽二書並傳誠萬世聖子神孫治平聖

範也已復有旨再註尚書伊訓併 聖祖所註洪範註

與近日御註無逸分爲三冊共成一書宏等言三篇之

序當以御註洪範居首次伊訓又次無逸蓋洪範九疇

雖演于箕子而其原則出于夏禹實在商周之先又其

註出 聖祖故其序之先後宜然也已乃上製洪範序

草略一篇命大學士宏等再加潤色復奉 聖諭將阜

陶漢伊訓無逸等篇通加註釋名曰書經三要

五年三月 上製詠春詩命輔臣賈宏廣和并樂爲一快

題曰詠春同德詩又親序其首

御製

五月刑部尚書趙鑑致仕 上製詩一首書于龍宴賜之

六月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賈宏楊一清石琚賈詠入見

各作一詩賜之詩皆長篇因人褒誦俱有新意

十月頒賜 獻皇帝恩紀合春堂詩于群臣 上親製序

曰 皇考所著有恩紀詩集乃受命分封之國戚 皇

伯考孝宗皇帝錫予之恩而紀之者也詩凡七卷有合

春堂稿則未之國時在大內西館及出府所作凡百三

十餘首緒寫重刻以傳仰思 皇考之教不可復得然

心聲固存手澤斯在朝夕誦讀庶幾有得也



學士費宏等宏等疏謝因言此帝王傳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奏請勅工部於翰林院益亭壁立以垂永久仍勅禮部通行南京國學并在外提學官墓刻于府州縣學天下人士服膺 聖訓知所典起 上命如議行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間與費宏討論詹事桂夢以爲詩詞小技勞 聖躬且使宏遠伺意指竊思遇以壓朝士益其招權納賄佑終不俊畏 陛下察之姑假是結納以自救于目前耳 上曰朕學詩自娛不妨政務爾言固見忠愛但宏居輔導職在講論朕有所疑亦必諮問八月 上頒示輔臣御書十二字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

御製

御製

十本

福善禍淫且諭及 皇考昔年垂訓之功今日勉學之勤宏等疏謝

六年正月大學士楊一清以所擬元宵詩呈覽內有愛看水輪清似鏡之句 上以爲類中秋詩復云愛看金蓮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爲兩盡情景不問可知其爲元宵作矣 聖資超悟殆非臣下所能及也

上以大學衍義寫刻不精欲將經文并題語大書諸儒并真德秀所註細書令司禮監并題語序一篇以申重刊之意大學士楊一清等因請 御製序文完諸卷首用彰帝王之學以垂來世他日 上以親經筵官講大學

衍義五言古詩一章并序一首爲示內閣一清等依韻恭和以進 上覽畢賜璽書有忠誠懇禱之褒及勉以愉恭輔導因命以御製并一清等詩章集成一冊題其名曰翔學詩云

閏十月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易爲 出示輔臣刑部尚書胡世寧因推廣 上意爲疏解上之 上嘉納焉

十一月初 上親製顯陵碑文召楊一清張璠崔鑒于文華內閣諭曰朕建 皇考顯陵碑文賴卿等潤澤特茲酬勞卿等用心輔導楊一清璠承麒麟衣各三襲玉帶

御製

御製

十七

一總麒麟服玉帶如一清鑒雲鶴衣三金花帶一一清等各疏謝 上手答曰覽卿等奏謝稱頌甚過聞之再三朕深自愧比因追念先德祖述數語又賴卿等贊成特酬勞績耳鑒奏有放勳二字朕尤不敢當云

上以災異親製祝文祭告天地

十二月 上不豫大學士楊一清上疏問起居 上無聞并示以除夕五言律詩一首一清疏謝因率同官大韻和之 上悅命名爲輔臣贊和詩集親爲之序

七年十一月 上諭閣臣曰前者講官童珪等奏討書籍及 皇考睿書朕昨奉 聖母云聞 皇考所書真美



大小字有數千百幅今傳官陳請未蒙給下 聖母謂  
先帝手書豈止數千百紙因未親查收內使陳得都將  
焚了朕聞心切痛恨今有數紙欲分賜但須用寶記方  
明前次文曰 恭穆獻皇帝睿筆而今加上尊謚似不  
宜用朕欲于幅上親書 皇考手澤四字用欽文之璽  
蓋之下仍用嘉靖年製圖書一未知可否與卿等議行

八年二月御製禱雨不應自咎說

十月 上親製文華大訓刊帙序

十二月 上追和 宣宗建祖德詩九首仍爲之序

九年 命工部建敬一亭于翰林院講 御製敬一集註

御製

十八

及論札四通于石列置亭中仍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  
儒學一體摹刻立石先是 上製五箴註示閣臣故有

是命且命建亭禁中亭成賜儒臣宴各爲詩以獻

御製敬一等箴于長沙府獄麓書院從知府孫從奏也

十二月 賜節以御製暗樂詩賜大學士張璉

十年二月 上以甘露降于顯慶作欽天記頌

八月無逸殿幽風亭成 上命翟聖李時及講官進講

宴群臣于郊風亭命儒臣書周書無逸篇于殿壁自

爲文記之又御製詩賜諸官

定帶官李武上 獻皇帝所賜陽春臺北聖詩一軸且乞

宜付史館禮部言詩文備載思紀合春臺集內宜選其  
原軸仍令收藏以彰恩賜 上命以詩序建亭刻石于  
從咭山以紀 皇考所游之地詩軸仍付武收藏寶表  
真一禮部又請 上親灑宸翰以識歲月許之乃御製  
文識其後又原任引禮舍人傅貞復進 獻皇帝陽春  
臺賦 上命并刻于石仍爲文識之

十一月 上在南郊齋宮製大報歌一章示大學士張璉

等曰朕肅懷大報此數言聊以見意卿等可與言疊

臣道南及分獻禮官一觀其各以贊佐戒進之辭和之

十一年 上幸西苑先是方獻夫薦王道張珩可大用

御製

十九

上命吏部量于翰林春坊官至是幸西苑御迎翠殿召  
夏言論舉所知備翰林選製詩及秋日書懷詩以賜言

十二年四月 上遊西苑召大學士張璉等入出御

夏日與輔臣同遊古樂府一首又五七言絕各一首命

璉等和之越三日 上復幸南城演御馬召璉等

入見諭曰今日朕以演馬出與卿等同游卽以其事爲

題卿等人各作七言律二章古樂府二首于是璉等

退各具草木成 上先成樂府一章七言律一首次日

諸臣和章始上因請鏡梓以紀一時同游之盛命名曰

春遊詠和集



八月御製作字詩示輔臣命張季敬等和之

十三年五月 上召張季敬李時郭勛汪鉉夏言等觀祭器以黃紙御書 宣宗御製閱典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恭和 宣宗詩一章以示次日五臣疏謝仍命各爲賦以紀厥樂命之日奉制紀樂賦 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輔臣集錄成帙繕寫進呈汪鉉請命名刊布 上欽定爲御作詩詔工部刻梓頒布兩京文武群臣

上諭內閣張季敬李時郭勛鑒曰朕數歲前于宮中閱子內座之上中奉祖訓一帙上左奉以皇考手澤一幅日疑

御製

二十

思問每于元宵之夕設一綵燈卽燈蓋輪懸五言一絕卿等其和之乃各製二章以進

上諭輔臣張季敬李時曰茲文華殿飾新且九五齋書軸未成精一堂額未懸朕念此冠裳所在欽更定其名今日卿等可與禮官往視東室繪教一字及誠意正心四字并取漢文帝止聲而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爲圖于是乎敬時及禮部尚書夏言侍郎黃綰黃宗明恭詣文華殿周回縱觀因意恭點至贈龍馬神龜丹鳳三圖退各上疏稱謝而言綰宗明復撰賜觀文華殿頌賦詩以進 上皆優詔答之

學士康道南進九五齋恭然室額二通因請以御製詩文如欽天記頌大報歌之類宜增入郊典如享 太廟示輔臣謁 世廟示禮官諸篇宜增入 廟典宸章歌詠以類聚宜付史館會爲大全從之

十四年正月朔 上御文華殿召張季敬李時郭勛汪鉉夏言至示以所製元旦詩一章命廣和之

上以瑞雪諸閣臣禮官曰今日飲卿等一見蒙天賜時玉耳夏言曰時玉語雪前所未道足爲文訓乃作賦以獻上嘉之曰卿賦以重君言具見忠愛

四月初賜輔臣等御製喜雨述懷詩命和夏言言莊誦御

御製

三十一

作御見 皇上欽天幸祖愛民重儒憂勤惕厲之意朕恭讀 聖訓仰見 皇上思親好學謙已諄人不自滿假之心甚盛德也乃恭和一章以進

十五年三月 上躬視宗廟工程召見李時夏言于龍德殿示以御製躬視廟工記繫以三絕句詩皆卽事紀實一議罷免講官溫講一議宗廟廢廟門戟設置之宜一議葬禮之正宜有附從時等各依願恭和三章以進十六年襄府儀賓王拱辰奏進 獻皇帝御書雍熙世三字 上喜悅命工部取貞石摹勒永傳賜拱辰金幣十八年致仕大學士夏言先奉旨編御製詩歌及諸大臣



廣和者并爲序記以紀其事成帙以進下所司知之

二十年七月都督陳寅進所編 皇考聖母御製事蹟及

上龍飛禮儀詔留覽寅潛邸扈從臣也

二十二年久旱 上躬禱寧壇是日大雨大臣侍從各具

疏賀答曰天降甘澤朕心仰感卿等其竭誠輔贊速製

感雨吟以示儒臣學士賈宋撰頌奏獻詔褒答之

二十五年十二月江西省祭官繆建賢奏 睿宗就封之

日舟過小孤山製詩紀勝書于神祠臣道經其地恭錄

以獻 上喜賜建賢絲幣乃命工部製碑書勒仍勅巡

按官建亭貯覆

題 御製 大御製

壬子

將

二十六年署南齊翰林院事呂懷泰先年 皇上從大學

士楊一清言以御製敕一箴并所註五箴刻石翰林院

仍行兩京國子監南北直隸十三省各儒學一體模刻

南京翰林院失于題請未經建立乞行南京工部照規

制建亭立石恭勸 聖製以垂不朽從之

三十一年六月湖廣巡撫都御史屠大山巡按御史胡宗

憲等恭刊御製承天府廟碑進 上覽之喜賜聯稱

四十二年七月崑山生員管費同獻家藏 睿宗獻皇帝

賜湖廣左布政使管琪三省微垣扁聯費周會祖也詔

以 皇考御筆寶藏天府賜費周銀二十兩給緡一襲

國朝典彙卷二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

朝端大政二十一

國史實錄

久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

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令直書

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

非善惡汝等當錄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

其實也

國史實錄

三

尚書陶震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

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

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

稽考從之

又爲起居注論之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

也而忠納謫致主于無過之地而後爲盡職

也左右可不盡言

時李至剛與修國史偶因事 命罷去冠服上服士人衣

巾每旦暮出入禁門門者詰究至剛既不敢褻其職銜



欲但稱史官又冠服不相宜乃自稱爲修史人李至剛而至剛據卿音史如成時館中諸臣聞之大笑見之遂呼爲蓋成人李至剛

六年九月宋旨詹同等請繕日曆 上命學士宋濂樂韶

爲纂修官凡與王出治之典命將行詔之續宋章文

範律曆刑法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必商確而進書之

七年五月纂修大明日曆成日 上起兵臨濠踐天位以

至六年癸丑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器章刑政施設

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表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詹同宋

國朝典彙卷二十三 國史實錄 二

濂率諸儒上進命藏之金匱其副藏于秘書監濂等又

言于 上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

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于天下

後世 上從之于是分爲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

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 皇明實錄自是

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宋濂序曰史

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濫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

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

也况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還不易常無以究

夫聖德之高深臣詹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閒十有餘年

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願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于首簡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擇庶幾傳信于萬世也

是文元年正月勅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董倫

上景彰爲總裁官太常少卿廖昇侍講學士高拱志爲

總裁官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

副楊士奇崇仁縣學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長官

程本立等爲纂修官

成祖以知府葉仲惠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九卿以爲逆黨論成籍其家

典彙卷二十一 國史實錄 三

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以曹國公李景隆監

上以 太祖高皇帝實錄將成命禮部預定

尚書李至剛以修元史例進 上以朕繼 皇考

勿聖德昭範萬世豈述前代者可比遂親定實格

解縉等上表進 太祖高皇帝實錄

九年十月命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上以前監修總

裁官李景隆茹瑄等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

迺幸北京之初命胡廣等重修至是命姚廣孝夏原吉

爲監修官胡廣黃淮楊榮爲總裁官楊士奇金幼孜爲



纂修官皆賜勅勉勵

十六年五月夏原吉等上表進 太祖高皇帝實錄 上

其皮弁服御奉天殿受之賜原吉等鈔錠絲幣有差

洪熙元年五月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史

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爲監修官大學士少傅

工部少保黃淮太子少傅楊榮少保金幼孜太常寺

學士楊溥爲總裁官

宣宗勅修 仁宗昭皇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

太子通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爲監修官大學士

楊上奇黃淮金幼孜楊榮學士楊溥爲總裁官

史實錄卷二十一 國史實錄

宣德元年五月以纂修實錄勅召金幼孜楊溥錢習禮

陳循劉永清等時幼孜敬宗永清以憂溥習禮

有視

月 上臨文淵閣與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溥

錢史遂咨政務已而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論曰國史

主許實卿等宜盡心賜士奇等及學士以下鈔有差

五年正月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等

進 太宗實錄一百三十卷實錄十五卷 仁宗實錄

一卷實錄六卷賜金張輔蹇義馬有差宴於中府

十年九月勅修 宣宗章皇帝實錄

正統三年 宣宗章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與

進少師楊溥進少保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錢習禮

爲翰林學士劉球爲翰林侍講其餘進秩有差廷臣以

實錄成進官始此凡上事御史評事皆入翰林參對僅

累歷錄等官皆陞各一級布衣騰錄者皆授中書舍人

八年八月學士陳文等進 英宗睿皇帝實錄

年進士盧瑛建言自古帝王皆設左右起居注之

以紀人君言動朝廷政事百官賢否我朝法古因

各綱設此官宜命執政大臣因附以立之遽選以

左右左右勅其直書無諱則非徒備我清朝之史

史實錄卷二十一 國史實錄

可兼持上下之良心殆見百官朕曠皆欲以忠而

以賢而見錄稔惡之人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命所可知之

年間正月勅修 憲宗實錄

十八年 憲宗皇帝實錄成總裁大學士劉吉進少師

徐溥進太子太傅劉健進禮部尚書副總裁禮部尚書

丘濬加太子太保少詹汪諧進禮部侍郎

十八年編修何瑄上疏臣以非薄得異史官伏瞻內外百

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奉之餘退安私

室于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月受俸錢日支廩給既夫



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勝愧懼謹考古  
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 祖宗設修撰編  
修檢討謂之史臣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 太祖時  
劉基修答天象之問 上悉以付史館在 太宗時王  
直以庶子兼記註凡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  
建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  
之墮始于何時沿襲至今未克修舉方今山陵既畢  
伏望 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既廢勅令  
檢討番直史館凡 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  
政事之因革強張大臣傳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  
與彙錄二十一 關史實錄 六

止用據事直書不煩立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藥  
殿散以待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備上則聖  
之謨亦有所懲戒不取縱恣爲惡公則明朝廷無  
私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  
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貴以職守臣所謂養才之  
道當世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之用今諸人  
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今史館  
供職庶固紀錄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任用不至  
疎脫是于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 上命所司知之

正德元年十二月初大學士劉健等修 孝宗實錄  
四年五月以實錄成進焦芳少師梁儲復吏部尚書兼學  
士

六年六月勅修 武宗實錄  
月御史劉貞奏乞復國初設起居注之制命 弘治等官  
日直史館凡有章奏悉下覽閱使之隨見輒書類次成  
纂述之內閣以備纂述

修 武宗實錄發正德間閣中不報疏八百  
付史局

仲史馬紀請如國初之制設起居注館使隨時  
卷二十一 關史實錄 七

而纂修下所司知之

史筆之公取信萬世竊觀 景皇帝當也先  
正位守國計危疑以定國體以全而修實錄  
五 邸戾王附 孝宗以始終典學之聖爲太平守文  
令主深仁厚澤浸漬人心而實錄成于焦芳手未免賢  
否混淆是非顛倒恐將來無所據以爲信乞及今令備  
修撰 上曰景皇帝事已附載 英廟實錄 孝宗  
實錄雖出自焦芳間有筆削任情不足取信處但當時  
大政大議及人才忠邪天下自有公論後世亦不可欺  
不必改修其餘係一人一事者令纂修官因事辯白之



四年三月大學士費宏等疏言 獻皇帝享國長久嘉言

善行舊邸承奉長史等官必有成書堪備採擇宜

取付史館并促張元恕兩進長史張景明原撰日錄詔

可乃命太常寺丞周璧詣舊邸訪取事實

第寺少卿趙銘吳大田等光祿寺署丞陳璧等各錄

考獻皇帝嘉言善行以上詔宜付司局復命故大學

丞景明家取所撰 皇考日錄

等言 皇考之國謝恩曉陳存心敬天預教

潘王久任老成嚴修武備五事宜勅該部備

送史館編纂從之

二十一 國史實錄

八

席春劉葵與纂修實錄加恩以係改除館職

事春禮部尚書席書弟也書因是有憾於大

上疏言歷積

累朝實錄陞官未有朝陞外

上以書言特令陞春修撰并陞義繡修已而學

桂舉張璉上疏求去語亦侵宏於是宏疏奏辨明前

秋陞春副使 御筆改爲僉事實出宸斷因乞休致

上優詔慰留之

八月光祿寺丞王錦言頃修 獻皇帝實錄臣故府僉事

先帝十有三年願得供事史館以效微勞且有 錄

文簿畢備採錄詔以篤述史館

五年六月大學士費宏等言 皇考實錄成於聖謨睿

紀載頗爲詳實然臣等不敢自以爲功蓋累朝實錄所

有章奏可據今 獻皇帝三十餘年之事臣等所賴以

考據者則有司禮太監張佐黃英戴永編實錄一冊最

獻帝容製文序及各年章奏爲詳功當首論後又得司

禮監馬保陳清錫承千戶翟勝陸松所纂以爲纂修助

爲折論 上從其言命陸佐等各第姪一人彈其勞

等纂翟勝陸松俱陞指揮僉事

八月命編纂御書文札時大學士張璉言近奉 皇

文札諭臣等者臣懼日久散逸宜命官編序昔

二十一 國史實錄

九

士吳兢有貞觀政要國初有洪武聖政記楊士奇

一朝聖諭錄是編宜各爲嘉靖政要 上曰古存左

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我 聖祖創翰林之職亦有編

修修撰之官未見居此職者蓋乃事夫史之可否一出

於公非公則鬼神亦察之乃命張璉張潮編纂而以張

璉總領其事

九年禮部覆御史周禪所陳明史職一事言祖宗設修撰

等官以專史職六科以掌章疏府部寺院以掌典章上

之所行見於章疏之批答詔令之敷布者皆藏之內府

存之百司纂修之日萃集類送分館編序至於 宸翰



容崇有內閣珍藏學士彙集是史職未嘗廢也若復兼  
官設局恐滋煩擾乃寢其議

十三年七月命建皇史成 上諭內閣曰祖宗御容實訓  
實錄宜有尊崇之所因命建皇史成於文華殿西廊館  
閣諸臣重書九朝實訓及實錄奉御容於閣上閣下祇  
訓錄

十四年以吏部主事唐順之爲編修授閱實錄實訓顧之  
修疾請告下吏部議注鉉謂請應否放還 上曰唐順  
之方改史職見校訓錄輒自移疾其以原官致仕

五年重刊 列聖實訓實錄成大學士李時等言訓錄  
朝典彙卷二十一 國史實錄 十

所載皆 列聖嘉言懿行偉烈神功體實崇重請如實  
錄例令禮部具儀擇日於奉天殿進呈詔可

三十六年九月江西參議王喬齡奏 獻皇帝始封之國  
舟泊龍江關慈烏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江西提學副

使李夢陽恭述文集可考其事祠具宜錄付史館詔可  
隆慶元年五月勅修 世宗實錄以成國公朱希忠爲監  
修官大學士徐階李春芳郭棧陳以勳張居正爲總裁

禮部尚書高儀等爲副總裁論總姜金和等爲纂修官  
禮部奏具修實錄各省提學官採輯彙賫送史館免  
差官採訪從之

耶陽巡撫孫應龍言及今纂修實錄宜勅六部將嘉靖四

十五年間見行事例詳加采輯送史館編纂以續大明  
會典之後禮部覆言會典已經續修至嘉靖二十八年

進呈 先帝未蒙刊布宜命輔臣俟實錄完日將二十  
八年以後事例彙輯成書以垂一代之典 上是之

給事中王之垣斬承天大誥奉命紀錄事實三十卷曰敬  
天曰法祖曰正心曰修德曰講學曰勤政曰任大臣曰

選庶職曰求賢才曰嘉直言曰辨忠邪曰明賞罰曰崇  
節儉曰戒玩好曰審幾微曰郊民隱曰重民命曰弭災

異曰嚴武備總十九日七十一條題曰奉命紀錄疏上

朝典彙卷二十一 國史實錄 十一

報聞錄留覽

廣東東莞人陳建私輯皇明實治通紀具載國初至正德

間事梓行四方內多傳聞失真者給事中李貴和言我  
朝 列聖實錄皆經儒臣奉旨纂修載在祕府是以草

莽之臣越職僭擬已犯自用自專之罪况時更二百年  
地隔萬餘里乃欲以一人聞見臧否時賢褒貶衆聽若

不早如禁禁惡將來難以得此爲國是累也疏下禮部  
覆議請焚其原板仍爲史館毋得採用從之



都察院右舍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二十二

編輯諸書

乙巳六月 太祖命起居注滕毅楊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始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集進曰往古人君所爲善惡可爲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其知書亂之由以爲戒耳

丙午十月修公子晉及務農技藝商賈者成先是徵儒士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上

三十四

熊恭朱夢炎至建康謂之曰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

不能通曉典義今集古忠奸好事實以相詞直解之

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今行事可以觀戒

民間商賈子弟亦不讀書宜以所當務者直辭解說作

務農技藝商賈書使週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是書成

命頒行之賜鼎等白金各五十兩及衣帽靴襪等物

洪武元年四月 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

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

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

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袁章六

經開闢聖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觀孔

子之言如卽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

言誠萬世師也

命工書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國以

示子孫

詳后妃

二年正月 上以祭祀爲國家大事念慮之間敬戒或怠

則無以交神明乃命禮官及諸儒臣編集郊祀宗廟山

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爲鑒戒者爲書

以進名存心錄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二

三十五

二月詔修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

錄元雖公國事當紀載况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

乃詔李善長爲監修宋濂王禕爲總裁汪克寬胡翰宋

禧陶凱陳基趙璜曾魯顏增高啓超訪張文海徐尊生

黃範傅恕王鐫傅者謝徽爲纂修開局於天界寺取元

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

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于後世故一代之

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始將百年其初

君臣機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

之道而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至其季世尉



君荒淫權臣數寇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聞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不見信於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不善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有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 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皆宋濂王禕主之

四月詔中書編祖訓錄

七月遣儒士歐陽佑國子監掌儀呂善等十二人往北平等處採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蹟增修元史時宋濂等修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缺者俟續采補

國朝興業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三

八月詔儒臣修纂禮書各省舉儒士徐一夔梁寅劉子周於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瑛孫公瓊至京時曾魯以元史方成共奏留之因命與諸儒同纂修

三年二月儒士歐陽佑等採摭故元元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宋濂王禕等續修元史

七月宋濂王禕等進續修元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有六凡前書未備者補之授儒士張宜等官惟趙壘朱右朱世廉乞還田里從之

九月大明集禮成凡朝會燕享樂舞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詔頒行之

十一月大明志書成命刊行之先是命儒士魏俊民黃憲副儼丁鳳鄭思先鄭權等六人編類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書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至是書成命送祕書監鈐梓頒行俊民等皆授以官

四年正月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覽之親加刪定七月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間歷代賢君事

神祇肅故休徵類應衰世之君逆天慢神感召災譴朕爲是懼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欲示鑒戒

國朝興業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四

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爲法守後復命贊善劉三吾編類漢唐以來異典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頒行之六年正月詔孔克表劉基林溫取諸經要言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知聖賢之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註釋之格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等受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群經類要

三月昭鑒錄成先是命禮部尚書陶凱等採摘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命凱出奉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泰府右卿文原吉翰林修撰王侯等續修之至



是成宋濂爲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王

五月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日歲戒日持守日嚴祭祀日

謹出入日慎國政日禮儀日法律日內令日內官日職

制日兵衛日營繕日供用 上旣爲序仍命宋濂序之

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蓋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

故創業艱難常憂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

具悉周至細釋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

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

七月學士宋濂奉詔授卒歷代奸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

進太子諸王各分賜之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六 編纂諸書

七年十一月孝慈錄成詳禮制

八年正月學士宋濂取 上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書

名曰洪武聖政記

三月洪武正韻成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命

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

秋然有序賜名曰春秋本末

十三年六月臣戒錄成時朝惟庸事覺 上乃命翰林儒

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

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旣成賜名臣戒錄頒布

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十五年十月令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於天下學校

十一月諭禮部命諸儒考補國子監舊藏書 以令工部督

匠修治

十六年二月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齋

於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聞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六 編纂諸書

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

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

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之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

書成 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沉爲之序

十七年十月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十八年三月詔禮部選年紀小秀才將尚書陳氏蔡氏二

傳并古註疏三考是非定奪去取編成新書將來看學

了時刻板印去各處教習下次科舉便用他於是禮部

行取博學通經教官將陳蔡二傳并古註疏悉改編類

成書進呈



十九年十月頒志戒錄其書采輯秦漢唐宋爲臣悖逆者

凡百有餘事賜群臣及教官諸生講讀使知所鑒戒

二十年 上嘗好觀說苑韻府道德經心經解經上言

說苑出於劉向之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

之論壞人心術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蕪穢略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願命一二儒臣集唐虞周孔之

言勸成一書以備勸戒且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

儒秦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更訪求審集之儒作樂書以

承唐虞以惠萬世

二十一年十月頒武士訓誡錄 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

顯朝與彙卷二十二 編纂諸書 七

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鑑龐參

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

劉闢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寵武職

者日親譴說使知勸戒

二十三年十月詔刊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盡當令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三

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末黃公紹古今

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歸一因以其書遺上

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二十四年六月命禮部印通鑑史記元史以賜諸王

二十五年八月頒醒食簡要錄於諸司先是 上諭廷臣

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最貴者何讀書明

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

起驅牛乘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

憔悴秋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旱垂理則舉家逼遑

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民艱刻剝虐害無仁心甚矣

於是令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祿米之數以

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山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

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食簡要錄頒布中外俾

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顯朝與彙卷二十二 編纂諸書 八

二十六年三月諸司職掌成詔刊行頒布中外

頒示稽制錄於功臣 上即位以來封奏功臣皆稽考前

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漢宋之制其間因

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學往往恃功驕

恣甚或肆情廢法及監玉以罪誅籍其家服舍器用借

修飾制 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

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爲書名曰稽制錄凡

勛舊居室墳塋貨殖皆有定制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

之朝夕省覽遵守以遵其奢侈

十二月永徽錄成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惡悖逆者以



類爲編直叙其事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爲臣書惡爲勸懲者別爲書名曰世臣總錄以頒示中外群臣

二十七年四月詔徵儒臣定正蔡氏書傳 上觀蔡氏書

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書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鄒

陽鄭季友所論開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

九月正定蔡氏書傳成初詔徵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等

至 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

不知 上曰朕每觀天象曰洪武初有黑氣變於奎壁

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

文運自此興矣爾等宜考古正今懷遠作以稱朕意由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韓諸書

是命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時

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繪衣被等物又御製詩命次

頤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宴享則次生殿中時酒

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 上大悅復遣禮部尚

書任亨泰諭官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衆皆願爾

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

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書傳會選

命禮部刊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俸馳驛而還

修宸宇通志書成 按此書分爲八目東距遼東都司又

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距雲

南金齒南聯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

平太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爲驛九百四十浙江福

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兩廣

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爲驛七百六十六凡

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

夷之驛不與焉

二十八九月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勅諭

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

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創微備歷世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韓諸書

諸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獨權

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

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

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

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者朕少遭

亂雖賴皇天眷命剪除群孽混一天下卽位以來勞神

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

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祖訓

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

朕有言更改祖法者卽以奸臣論無赦

史 264—605



十一月禮制集要成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其書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載詔刊行之

三十年正月頒爲政要錄其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會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三條

永樂元年十二月解縉等奉勅修古今列女傳成上親製文序之其傳分爲三卷命刊印賜百官仍賜解等文綺各一襲鈔有差

閣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十一

二年四月文華寶璽成先是令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以授太子至是書成名文華寶璽上親解縉等曰朕皇考訓戒嘗集經傳格言爲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充廣之昔秦始皇欲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非聖之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速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十一月解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典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宴禮部

三年十月禮部進覽服函箚儀仗圖併洪武禮制禮儀定

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損益固宜參考祖宗成憲不可改更卽命頒之所司永爲儀式

四年四月上視朝之暇輒卽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籍尚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况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者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閣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十二

五年永樂大典書成先是上諭翰林臣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繁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觀廣韻玉篇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擇不廣記載大略爾等其如朕志凡書帛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六藝之言編輯爲一書毋厭浩繁至是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賜名永樂大典上親製序文賜姚廣孝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鈔有差檢討王偁與修永樂大典五年有旨



或市修書既而以日疾不能到館

十二年十一月論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

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兩等采

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

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

書未有統會兩等亦聚類成編二書務極精備庶垂後

世命廣等總其事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

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饌

十三年九月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成命禮部刊

刻頒行天下賜纂修官胡廣等鈔幣有差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十三

十四年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 上以疊書論

皇太子令翰林儒臣黃淮楊士奇等采古今名臣奏疏

彙錄以便觀法至是書成 上覽而嘉之謂侍臣曰致

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

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群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

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

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令刊印以賜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

按此書無序亦無監纂編纂等官職名是時西楊在南

京佐 太子監國正危疑之際也

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南京國

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

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

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

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

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爲虛文也

十六年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命夏原吉楊榮金幼

孜總之仍命禮部遣官徧詣郡縣博采事蹟及舊志書

十七年三月爲善陰薦孝順事實書成先是 上閱載籍

遇爲善獲報者令近臣輯錄得百六十五人名爲善陰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十四

薦復輯錄古今孝順事可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名孝順

事實 上皆製序賜諸王羣臣及國子監天下學校命

禮部自今科舉取士准大詔例於內出題試諸士

九月 上嘗覽列仙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輯至是成

名神仙傳 上親製序

洪熙元年三月賜三公及兵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有二有欲必

應朕少侍 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

言簡理富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令刊布 上親製序

上在東宮卜筮專用樞書而隋以周易世俗占法皆不用



嘗命楊士奇纂卦爻朱氏本義要旨一編既述

名曰周易直指士奇曰易固爲卜筮作然文王周孔象

象十翼之辭修齊治平之道悉備請編輯簡覽從之踰

年輯成以進上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士奇繒

衣銀帶先是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

以進上諭士奇曰凡此皆書數本于齊閣書殿殿室

各置一本得備觀覽

宣德元年四月上以載籍所記前代外戚及臣下善惡

足爲鑒戒乃采其事製外戚事鑒歷代臣鑒至是書成

頒賜群臣及外戚諱之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親親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纂諸書

十五

始至於文武之臣亦欲同歸於善然前事之不忠後事

之師也故於暇日采輯前代近戚及文武群臣善惡之

述與其所得之吉凶類爲此書用示法戒其擇善而從

以保福祿於悠久

正統四年十月刊布憲綱於中外諸司曰朝廷建風憲之

在耳目綱紀之寄所以肅百僚而負百度也憲綱之書

摩於洪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因而改畫而中外憲臣

往往有任情增益者我皇考宣宗章皇帝臨御臣下

屢以爲言遂勅禮部同翰林儒臣考洪武舊文而申明

之并洪武永樂以來祖宗所考風憲事體著在簡冊悉

在其中永示遵守而益之以訓戒之言凡出臣下所自

增者已削去之書成先皇帝上賓未及頒行朕嗣位

之初切以風憲爲重勅有司嚴選務在得人今外之憲

臣復以憲綱爲言朕今於先朝所考之中以見行事宜

兩禮部即刊印頒布中外諸司遵守爾都察院其下

各道御史及在外按察司官欽遵奉行其洪武以後憲

綱各係臣下自增者不用敢有故違必罪不恕欽哉

十三年五月五倫書成凡二十二卷

景泰五年七月勅儒臣纂修宋元綱目復勅禮部纂修天

下地理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下蒐採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纂諸書

十六

詔頒君鑒錄於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可爲法者二

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鑒古錄上之

奏言前代聖賢之君事蹟浩漫難於備覽今特錄堯舜

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

帙臣於每君之後略爲解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而

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比堯

舜而尤祖宗矣上覽此疏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

何爲誠對曰欲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領之

天順二年正月勅內閣翰林修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

令夏原吉楊榮等纂修天下郡縣志未成景泰中重修



寰宇通志僅成未刻而 上復位遂命李賢等重修三  
載而成凡九十卷

成化三年九月侍讀尹直請萃成「聖朝儀文法制集」  
全書 上是之

四年五月山西提學僉事胡謐請頒大明一統志於天下  
禮部乞於司禮監開領原本付福建布政司書坊翻行  
九年十一月 上諭大學士彭時編修宋元綱目時因奏  
翰林春坊等官劉珣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黎淳請一  
變鄭環劉健汪諧羅璟程敏政陸簡林瀚等爲七館編  
纂明年丘濬起復令同編纂再加一館分爲八館云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十七

二月 上命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令刻梓以傳  
編修謝鐸上言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  
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 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  
可爲二君之徒好 上嘉納之

十年六月兵科給事祝淵言大誥律令及諸司職掌洪武  
禮制等書頒布中外俾臣民遵守然民生日繁庶事百  
出制書有未備載者武朝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請  
遂因之以爲條例乞榜在京文武大臣備查內外新舊  
條例務歸至當以類相從取旨裁決刊行遵守詔議行  
十二年十一月續資治通鑑綱目成 上爲之製序

十三正月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陞王獻少詹事丘濬  
一變俱陞學士徐陞實有差

十八年八月司設太監杜福友傳 上旨着國子監生湯  
榮軍舍孫智前去常州府府署落府縣拘集民人段銓家  
小取要截江綱古書一部盧岐僧院要取刻蘇作羅漢  
十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跡書畫尋來進用趣撫江南  
尚書王恕上疏曰帝王之學與章布不同章布之人隱  
而未用多聞強記將以待聘故其學貴乎博帝王者身  
兼治教之責而爲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  
要大經各有其要能知其要則足以盡博矣佛氏之書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十八

臣不知其幾千萬卷也其要不過慈悲而已老氏之書  
臣不知其有幾也其要不過清淨而已曰慈悲曰清淨  
自是出家人之事皆非治天下之道也其餘神仙之說  
黃老之術盡妄誕耳非惟治天下不可用且以惑世誣  
民而爲斯道之害尤非帝王所當留意者也儒者之書  
發明三綱五常之道修齊治平之理如布帛粟穀之在  
天地間有不可一日而無也然而諸儒論說紛紛簡編  
浩繁亦豈帝王所能遍觀而盡讀之今陛下勵精圖治  
自朝至於日中晏不遑暇食若復博覽羣集玩索章句  
不無有勞宸衷非所以保養天和也如於退朝之後清



燕之騎取書之二典三謨與夫太甲說命無逸旅獒諸篇而讀之復取漢唐有關於治亂成敗者三二策而涉獵之儘可以開廣聖心資助化理何必遍求諸家之書觀之手不報

弘治五年二月大學士丘濬言經籍圖書載萬年百世之事後世賴之以如今者太祖於未登寶位之先即求遺書于至正丙午之秋一時儲積不減前代永樂中嘗遣修撰陳循往南京取本閣所貯古今書籍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如故是兩京皆有儲書也今歷年既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乞勅開臣委學士以下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十

九

官一一比校要見實在的數明白開具奏報仍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銜爲記識於每卷之末永遠存照仍勅南京禮部翰林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內府書籍有無多寡全欠具數奏知量爲起取存留分派漢滿又請於文淵閣近地別建重樓不用木植但用磚石將累朝寶錄御製玉牒及于原國家大事文書盛以銅板皮於樓之上層如詔冊制誥行禮儀注前朝遺文舊事與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鐵櫃皮之下層每歲錄書先期奏請量委翰林院堂上官一員照查查算事畢封識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欲有

稽考者必須請旨不許擅自開取 上嘉納之

十年正月命修大用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合於一乃勅大學士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祇爲目類以類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於職以備一代之制十五年八月南吏部右侍郎楊守壯考績至京內閣以會典修久未完守壯精於史事奏留校閱與吳寬同事勅訂精審居五月書成賜宴禮部請還在許之錄校閱功遷左侍郎食正二品俸賜寶纓羊酒

十六年五月 上諭內閣儒臣曰通鑑綱目并續編添切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二十

九

治道朕欲便於觀覽爾等撮取節要纂次一本仍添卷帙陸續進呈翼日可禮監傳旨欲自三王五帝以來歷代事蹟遍爲一書且令名曰歷代通鑑輯要

止德四年四月降吏部尚書梁儲爲右侍郎劉瑾以權等在弘治中纂修大明會典懷祖宗制舊雜以新例恐愛之庶子毛澄論總傳珪等皆降職大學士王鏊致仕免究惟李東陽如故

內閣藏書甚多然歲久不無殘闕十年來大學題請令中書舍人胡熙典籍劉偉與原督主事李繼先查對校理由是其書爲繼先等所盜亡失愈多矣



嘉靖五年時福建建陽書坊刊刻蔡虛宇妄說釋學者病之巡按御史楊瑄提學副使邢銳請專設儒官校勘經籍禮部覆請上令母設官第於翰林春坊中遣一人往尋遣侍讀汪制行部校畢還京勿復差官更代編修孫承恩以先奉守勅命儒臣摘取前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譜以爲法因康唐庚至宋元人君事蹟可爲法戒者彙括成詩六十韻歌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譜六年正月兵部尚書張璁上大禮要略先是上諭禮部曰獻皇帝尊號已定世廟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一全書特命館閣儒臣重加編纂以成一定之典以昭一代君臣之行應遂自纂大禮要略二卷以進因言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矣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矣皇上之改非改今日也改漢宋諸臣也臣等之爭非爭今日也爭漢宋諸臣也是宜皇上之欲爲全書以昭一代君臣之行也夫前之集議成於禮部猶從衆臆之文有司之書也今之全書出於史館宜從典則之體天子之書也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多制度儀文而已曾有如今日嘉靖之禮爲經緯立本之大典哉臣自建議以來屢歷所議無敢自欺卽爲要略誠有不得已焉者上命付史館纂述

纂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三

史

初上命張璁桂萼等纂修大禮全書既親定名曰明倫大典仍諭璁等曰爾等所輯果於理合則亟進之使後人有所守謬者貶黜之亦使後人無所惑璁等乃上府書註論四條上復命增錄古人歌謠修諸儒之論於父子君臣大倫有所發明者於是璁等先撰稽進呈上曰覽所撰具見爾等盡心典禮綱常所係但諸臣所奏或奏疏或進名或會官亦自謀或費亂破禮儀皆一直書以明是非邪正之辨爾等乃會總裁官詳議用心纂修璁等疏請該科於殿內奉凡關係大禮者逐一查出發府采錄庶便可據上命查進館

纂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三

史



之於後也 上曰會典我朝之制應宗建造如此之誤可乎朕每親覽不能無疑卿謂今不圖之後愈無考也誠宜修復以成一代之制

詹事霍翰上言土田戶口藩封祿米文武職官內臣監局官員之數乞勅所司查核若累年匠役之制官府供需之式四方料物之準律令異同之宜自有 太祖定典惟弘治間庸臣舞智更爲新例多壞成憲乞勅廷臣共加酌議俱從制器用訂積年之謬又言修書舊例應憑各部造送冊籍多致訛謬若令各衙門官一員共事編纂則事例源委微自能稽仍得算術二人以備數算則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輯書書

十五

五十五

訛舛實賦按籍履屬可尋源察也疏入從之

十一月復申勅纂修明倫大典以楊一清謝遷張璠翟奎爲總裁官桂萼方獻夫副之共領其事

七年十一月初錦衣衛千戶沈麟奏請命官校勘歷代史書刊布天下 上嘉其志下禮部議至是尚書方獻夫等言史書多殘缺翻刻而後可垂之久遠若五代以上諸史惟宋板爲工多蓄於富民之家宜令官購索付之梓 上曰翻刻書籍雖係右文之事但差官購索民間古板未免騷擾及滋奸弊姑已之第令南京禮工二部將南京國子監所存留板用心翻修補以便傳布

詹事霍翰言臣先辭免日請欲以餘力擬述古今治亂以爲 聖學之助今甫閱八月修輯未備仍乞辭免新命庶得專力以成初志因薦修撰康海檢討王九思副使李夢陽魏校知州顏木王廷陳及侍郎何塘自代不允六月明倫大典成 上親製序文命宣付史局刊行天下加張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禮身殿大學士久之 上享太廟數目璠賜以御詩及銷褒云

按璠後序曰斯禮之議也起於 皇上登極之六日而爭之凡五六餘年也始而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止稱帝后既而加皇字稱本生父母終而去本生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輯書書

十五

五十五

字稱皇考聖母此先後凡三詔也始而爭考帝爭皇既而爭廟及路終而爭廟諱及樂舞此先後凡七爭也其爭也出言盈廷或自疏或連名先後攻擊凡三百有餘章也無小大無遠近先後交構凡七百有餘人也臣等憤不得已抗言於庭或自疏或連名先後建明凡數十餘章也無小大無遠近先後陳力凡數人也兩議相持衆寡不敵揆之以天理人心定之以中正仁義 皇上一人而已典禮既定乃命儒臣編纂成書以貽典則使後之君臣父子各止其所此謂聖人人倫之至也此所以爲明倫大要也



十二月詔以明倫大典賜建議諸臣及發明典禮者仍發  
福建書坊刊行禮部尚書方獻夫言襄府襄陽王祐題  
楚府儀賓沈寶代府長史李錫前給事中史道陳洗郎  
中王宗明同知馬時中百戶陳全紀巡檢房涪郎中畢  
廷拱經歷金述生員秦堂儒士張少連葉幼學皆嘗於  
此書有所發明請皆預賜併及先大學士席書子尚寶  
司丞席守中 上從之

八年禮部尚書李時等言大明集禮本 祖宗親令儒臣  
纂集制書百六十年以來未及刊布遂致謬言日多考  
論禮儀無所憑據請正刊布以備參考報可

顯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三五

九年六月大明集禮梓成禮部言是書舊無善錄故中關  
章句圖書類多殘缺臣等以大鈐補因爲傳注進覽乞  
命史臣纂入以成全書 上曰大明集禮具載我國家  
一代典章汝等宜取善本并參考原籍古典校正謬誤  
補足缺文頒布天下

十一年七月重校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  
等請校刻史書 上命將監十七史舊校攷對修補仍  
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還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  
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

十五年禮部覆御史徐九皋奏請博採歷代遺書及 皇

明名儒著述儲之中秘因請 上於萬幾之暇召見講  
讀侍從諸臣諮論經史 上曰書籍充棟學者莫知所  
用心亦虛名耳苟以經書所載者躬修歷踐致治有餘  
何以多爲且此心不養以正卽召見無益也其已之

二十年二月命承天府督工尚書顧璘修典都志承天知  
府吳 請纂修承天府志禮部尚書嚴嵩言禹貢並叙  
九州而尊統于帝都今日承天宜總爲典都一志但總  
裁分纂貴在得人今顧璘文學素著足任筆削宜令監  
督有司聘委文學官儒分纂璘爲總理草成進覽下內  
閣看詳纂請裁定後刊布四方詔如議

顯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王太

二十一年三月顧璘進所輯典都志書 上曰覽所進志  
亦見諸臣纂輯効勞顧璘方遠宜魏良輔柯喬及王格  
顏木王廷陳等賞銀幣有差但朕 皇考妣聖蹟自有  
國史實錄備載實藏金櫃有此不當借書者且其體例  
不合而所紀事實多誤命部重加刪訂進覽璘因陳典  
都禮制三事一定舊邸之官職言當與南京內府相同  
一正廟祀之樂章言當以 皇上大狩山陵聖製詩歌  
製爲樂章以享陵廟一謹祠祭之供事言當以陵寢供  
事貢之奉祀祀丞隆慶殿晨夕上食貢之司香報可  
二十三年十二月 上諭禮部 皇考躬集醫方選要仰



體大地生德壽聚至仁之心歲久傳有未廣卽重錄梓  
行以濟民生 皇考御製外科集驗方一併重刊之  
二十四年正月史館進所重錄諸書先是 上令錄 列  
聖御製文集并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  
一史諸書至是俱完奏開進覽賞賚總裁等官有差  
大學士嚴嵩等請續纂大明會典除先年纂輯已完外自  
今嘉靖八年至二十三年止一應事宜照前凡例續收  
附入以成全書報可乃命大學士嚴嵩許讚張璧爲總  
裁官吏部侍郎孫承恩張治副之  
四十年十二月詔重刊衛生易簡方書前禮部尚書胡濙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三七 四  
所進也 上好醫藥置一部凡案間時加檢閱間有脫  
簡命禮部繕印全帙進覽時故板亡失過半禮部乃諸  
購民間善本重刻以廣其傳詔可  
四十一年八月詔重錄永樂大典禮部侍郎高拱中允張  
居正各解務入館校錄拱仍以侍郎兼學士同諭德羅  
景淳充總校官居正仍以中允兼編修同修撰林燦丁  
仕美徐時行編修呂旻王希烈張四維陶大臨檢討吳  
可行馬自強充分校官初 文皇帝輯永樂大典書貯  
之文樓其帙甚鉅 上初年好古時取撰討凡案間每  
有一二帙在焉及三殿災 上聞變卽命左右趨登文

樓出大典甲夜中諭凡三四傳是書遂得不燬 上意  
欲重錄一部貯之他所以備不虞解爲閣臣言之至是  
諭大學士徐階曰昨計重錄永樂大典兩處收藏茲秋  
涼可處理乃選善梓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百餘人就  
史館分錄而命拱等校理之  
四十二年四月禮科都給事中丘岳請刊定典都志其略  
言今之典都寶藏 二聖宸宥爲 皇上龍飛之地卽  
我 聖祖之中興也乃一統志內猶列安陸先年雖允  
守臣之奏纂修典志竟以體裁不合未貽成書使 先  
帝之盛德我 皇上之大孝間而不章乞下禮部重議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編輯諸書 三八 四  
纂輯凡昔所未備與今所宜錄者咸據實悉書仍增入  
一統志以成一代盛典詔從其議乃以吏部左侍郎趙  
份爲副總裁諭德張居正洗馬林燦修撰諸大綬檢討  
吳可行爲纂修官  
四十四年三月大明門內西千步廊火 上諭大學士徐  
階曰昨火處乃文積近地他日纂修何稽當預計之階  
言據官監左錄據曰正德十六年來內外題奏及四方  
番文計八十三萬餘本俱貯六科廊內其千步廊所積  
乃先朝遺疏已經纂修者不必別有計處 上然之  
四十五年二月史館纂修官進呈承天大誌百官侍班



上不御殿命司禮監官奉入已禮部請刊布中外并以其都新名及典都事蹟纂入一統志改安陸州名詔可三月太常少卿丘岳先請修承天大謠至是書成上諭吏部曰承天大謠書成二親功德昭布請修之臣岳添註禮部右侍郎忞等恩云其修諸臣以紀中謬有脫簡第各濟銀幣有差不復入叙

國朝典彙卷二十二 大編 諸書

主九

國朝典彙卷二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纂

朝錄大政 二十三

獻書

洪武八年十二月陝州人獻天書勅之

十七年七月肝胎人獻天書伏誅

二十三年十二月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獻古史初上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至是三書先成進之

國朝典彙卷二十三 八 錄書

十

二十七年三月陝西有士人上仁政書上覽之謂侍臣

曰既言仁政則必當愛民何故所言皆勞民傷財之事自相悖戾彼山林儒生不深究事體然亦盲有嘉惠不必指摘殺戮以杜言路

二十八年七月有道士以道書獻上却之侍臣論賢聖之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成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政治之術將跡天下生民于奇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若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毋為所惑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通政使趙彝等引奏山東男子獻書



臣者 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聖人以  
目刀刃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亦幸也朕每親當  
矢石見處於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今天下無事惟  
當休養斯民修禮樂教化豈當復言用兵此輩狂戾  
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者盛德  
事其斥去之

二年六月青田縣民劉賴進 高皇帝所賜其祖誠意伯  
墓手詔八道祭文一道賜鈔五錠

三年七月都陽縣民朱季支進書詞理謬妄請毀聖賢李  
至剛解縉等請置干法 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將邪說

國朝典彙卷二十三 獻書

二

有誤後學即遣行人押送鄉里會布按二司及府縣官  
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焚之

十五年八月通政司上言歐寧人進金丹方書 上曰此

妖人也秦皇漢武二主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灰之藥  
此人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  
毋令別欺人也

十九年大學士楊榮撰皇都大一統賦以進

宣德五年九月有獻歷代紀年圖者 上覽既顧侍臣曰  
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  
英武觀其進取之略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

年不承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  
及 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  
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  
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上稱兵  
爲逆劫掠京城會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  
子繼之歛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  
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草創季之兵禍子孫享  
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時有進幽風七月圖者 上喜受之顧侍臣曰此見周家  
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當是時君民相親如父子

國朝典彙卷二十三 獻書

三

以故周之王業歷年最永

八年正月少傅楊士奇進太平聖德詩十章 上嘉納之

正統元年八月副都御史吳誦進性理辭書補註納之

天順二年漳州布衣陳真晟備關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  
成化十五年五月禮部侍郎周洪漢進所纂疑辨錄三卷

言五經四書雖經朱熹註釋間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誤  
者乞勅儒臣考訂仰取聖裁 上曰五經四書漢唐宋

諸儒之誤者永樂間儒臣纂修悉取其不悖本旨者輯  
錄之天下學者誦習已久洪漢乃以己意糾更不准

二十年五月無錫處士陳公慤刪改朱子四書集注進呈



命製之仍返國有司治罪惟以孟子鴻臚章士則之  
句亦人所傳云

二十三年十一月掌國子監禮部侍郎丘濬進所著大學  
衍義補 孝宗覽之喜甚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  
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進尚書掌詹事府事  
仍令禮部下所司刊行

弘治元年十二月徽州府儒學教諭周成進治安備覽詔  
少詹程敏政看詳敏政其中多竊宋趙善瑛自警編  
元張養浩牧民忠告或襲用其標目或全剽其語言然  
此之糺不及被之精況以治安爲名而不及若德心學

國朝典彙卷二十三

人獻書

四

謂秦商鞅有見于孔門立信之說則又墮王安石之故  
智其息異端等說亦非拔本塞源之論卽便而無雅馴  
之言近矣而非經久之策詎以成狂妄置不問還其書  
十六年十月初南兵部郎中吳性上所編 皇明政要四  
十篇

嘉靖五年三月天台縣起復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頌內  
外六十四圖五百段一萬四千章敘蘇惠織錦迴文體  
上以其文字縱橫不可辨識使開寫正文再上  
七年南京吏部侍郎湛若水進所撰聖學格物通一百卷  
上以書留覽

學士許誥上所撰通鑑綱目前後編書皆見太極圖論  
留覽

八年同安縣儒士李如玉纂集周禮會註十五卷令其子  
詣闕奏進詔如玉究心禮書今有司以禮樂勸給典章  
帶榮身

太僕寺丞陳雲章進所著書傳六枚大學發一帙中庸疑  
一帙夜思錄一帙 上曰大學中庸經傳先儒具有定  
論我 祖宗已表章頒示天下通時造邪說者又有旨  
禁約雲章輒敢調竊謬言淆亂經傳何等狂瀆夜思錄  
卽毀之有應此者罪毋赦

國朝典彙卷二十三

人獻書

五

初太僕寺丞何淵以太廟世室之說希圖進用及張瓚等  
纂修大典開而不錄淵乃私集其說爲五卷進呈具疏  
謬引漢哀廟廟京師故事冗複萬言 上厭惡之以淵  
屢廢煩瑣且違制進書法當重究始降一級調外任謫  
永州衛經歷

十二年八月朝天宮道士張振通奏言臣籍係閩之福安  
臨江唐上柱國端國公之後葉少游泮水蚤失父天保  
息本宮譯曆今職祝釐之暇作國朝中興詩二十一首  
及寶露白鵲白兔金臺八景武夷九曲皇陵八詠諸詩  
謹錄上進乞賜宸翰序文部議振通猥鄙塵庸辭翰任



特呈技職名希圖叙川法當究治俾在晏小人庶知所警部下法司提問

十三年六月太康縣儒士安都撰十九史節略四百七十卷劉選固之失正蜀漢之統斥武后之奸明充昭之獄六朝惟存本號朱溫特去尊稱削舊祖以國名附遠金於宋紀至是成進呈 上曰歷代史書已有定論何得擬拾妄議部議焚其書從之

十五年南京吏部尚書張若水進所纂二禮經傳測大略以曲禮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禮部尚書夏言謂其立論以曲禮爲先似與孔子之言相戾不可以傳示後學惟國朝典案卷二十三不獻書

本官好學之心老而不倦宜加薦獎 上曰既展孔子之言何以傳示後學罷其書不省

十七年定遠縣生員黃淮獻大明中典頌有旨令厥衛五城禁各處游民及罷黜生員潛居京師建言希用者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樂書

二十年江西進賢縣民熊恩榮奏進所撰敬一箴註解欲頒布並行又欲以在野之人典科目並用 上怒命就下法司拷訊比以妄生異議變亂成法律坐斬部可同仕學士廖道南進所撰顯親達孝頌清北八箴平南九歌報聞

二十二年尚寶司丞桂典因 九廟災乃私擬增建廟餉偷大繪圖上之併進所撰頌聲格辨等書高自稱許禮臣恭其在晏希進疊叠觀聽詔逮法司鞠之法司擬納贖選職 上特命冠帶開住典導之子也

二十五年陝西安保縣歲貢生員任時上所撰學道察兩貞明國禮部議其說不經詔法司訊治之贖罪懸爲民二十八年十一月開往廣東會事林希元改編大學經傳定本及著四書易純存疑奏乞刊布詔於其書下希元於巡按御史問尋罷其冠帶爲民

二十三不獻書

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徐學聚 編輯

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臣 袁茂英 訂正

朝端大政 二十四

論道議政

戊戌十二月儒士范祖幹初見 太祖持大學以進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上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雖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議政

甲辰三月 上朝罷退御白虎殿問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上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也 上曰咎將誰執克仁曰責在高祖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爲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孝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爲與無其時而爲之者皆過也三代之主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四用

上與起居注詹同等論及時事因言三國時孫權

題諸葛子瑜於壘面與其子恪諸誰 上曰君臣之聞

以敬爲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

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戲

狎狎其臣而繫其父失君臣之道恪雖機敏有口才不

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譴遂而君臣父

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大抵君臣言動之際不

可不謹

九月 上坐便殿問侍臣石勒苻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

雖不學而豪爽脫略料敵制勝果無遺策苻堅窮兵黷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議政

武不量己力泥水敗後身爲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爲優

上曰不然石勒嘗晉室初亂不達勁敵故易以成功苻

堅當天下戰爭日久智勇相刃故難爲力夫親履行陣

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勅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勅亦不如

堅然勅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驅致石季龍之禍堅

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

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者也

廷臣上疏勸 上淵默以怡養神氣 上曰汝等所言知

常而不知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爲此固可以

保養神氣願今世亂未定軍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



易作補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

乙巳正月 上問房曰孫武殺吳王二龍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武有之 上曰夫以吳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官人與之試此闔閭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何必婦人哉且其父吳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對曰春秋載相舉之勝楚一敗之後遂有吳入郢之師此其效也 上曰不然太宰部伍負皆楚人先已在吳其欲報怨於楚者非一日矣故有人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爲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殺楚而有覆之敗要之殺龍姬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議政 三

之事亦可爲遷好奇之論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四月 上謂孔克仁曰漢高祖起自徒步終爲萬乘何也克仁曰由其知人善任使 上曰卿言漢高止此乎對曰然 上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陳涉作難豪傑竊起項羽矯詐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強忍而承以柔通知暴虐而濟以寬仁卒以勝之及羽成東城天下傳檄而定故不勞而成帝業譬猶羣犬逐兔高祖則張罝而坐獲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衆庶非一皆爲幼敎我守江左任賢撫民同

時而難若徒與之勇力則猝難定

八月 上御左閣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房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

丙午三月 上誥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剝殘今上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完甚切於心基對曰取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上曰書亂之後法度縱弛當有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然必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爲本也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議政 四

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敘彝倫 主上之言誠昭今于前古也

吳元年四月 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爲要對曰粉國邪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上曰孟氏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

九月 上諭羣臣大丈夫有志於功業者必親賢以廣德蓋正直相親則善日聞讒邪相近則惡日衆如王保保所信多非正人有傳賴陽者專爲苛察細事甚張威福一僧略不相禮陰譖毀之信謠如此豈持久之道乎爲



人上者最忌偏聽所謂偏聽生姦誠有是也信任姦邪假聲勢以濟其愛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離心離德功業豈能成立

十一月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以追逐殺見此武臣發從指示此文臣譬喻雖切而語則偏重矣朕謂建立基業猶構大厦剪伐斷制必資武臣募給粉餼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勦鑿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墍二者均失之爲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廢

洪武元年正月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

闕朝典彙卷二十四

五

論道議政

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 上曰堯亂之源由於驕佚太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伏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以今日開卿等論此漢有警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與

閏七月 上諭宋濂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服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優心縱弛鮮克有終至秦皇漢武好神仙以求長生疲精神卒無所得使釋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無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

食熙熙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冊名垂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滅也夫德之華難遇幽怪之說易惑在體其所好尚耳朕夙夜兢業以圖天下之安危敢辭心於此

上與侍臣觀古帝王畫像因歷論其賢否得失至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則展玩再三諦視久之至隋煬帝宋徽宗則速閱而過曰亂亡之主不足觀也至後唐莊宗笑曰所謂李天下者其斯人歟上下之分濟至於此安得不亡

上謂丞相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最難點檢朕起兵後年二

闕朝典彙卷二十四

六

論道議政

十七八 上諭方剛軍士曰朕嘗不自覺察任情行事能禁我有因惡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若兩敵將時自備受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雖廣大義令每遇恭祝以爲當齊整心志剋起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茲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

二年正月 上御奉天門召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馮異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聞遠



阿私民急則開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利寡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樂猶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上謂學士詹同日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蓋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爲法秦之暴虐可以爲戒若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长而舍其所短若概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則得失混淆矣

三月 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七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人論道嚴敦  
民 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及厲其民何補于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

六月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權慨然創制禮儀於煢煢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三月必世變亦因時制宜之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上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輒侍臣對曰陛下日覽萬機未免有勞聖處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甚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懈怠安而忘艱難哉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請諸客室自裁未嘗節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羹醢及買醢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顯嚴臨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泫然之

三年七月詔於午門公擇空地立亭建碑刻國家政事可爲定式及政令之善者著以爲法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人論道嚴敦

八

四年六月 上嘗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日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於往古卿儒者宜知先古帝王爲治之道誠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可以爲法也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益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進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甚矣得術不可不慎也

九月 上觀大學衍義補至憲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稱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儒者之言其所談者皆實民



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劍刃成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濫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五年十一月 上嘗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其盛於堯舜然親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

綱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議政

九

之際欲求其一至當難矣 上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于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

六年 上坐西廡賜大臣坐命宋濂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帝嗜神仙好邊功民力耗竭譬以重刑幾至大亂人主能義理養性則邪謔不能侵與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 上曰朕上提天下畏先民統統業業不敢自逸濂離席頓首

上謂唐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爲害甚于鴆毒

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康曼之色窮寵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况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周髀曰陛下此言乃緒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九年十一月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本必衰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關寺之權唐無藩鎮

綱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議政

十

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親往古漢用爲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戒于聲色嚴宮闈之禁貴戚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于私愛惟賢是用苟于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數虜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未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皆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



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首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十年五月 上諭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主于至公故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爲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上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九月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使佞小人又遂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舜何爲曰老期倦於勤禹何以惜寸陰文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十一

論道議政

王何以日昃不食人君日理萬幾忘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常以勤勵自勉永旦臨朝夜臥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傷或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卽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朕既旣情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業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羣臣皆朝首受命十二年 上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曰君之於民猶心于百體心得其養不爲淫邪所干則百體皆順矣矣苟無所養爲衆邪所干則百病生焉爲君者能親

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諫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若戒於儉邪荒於酒色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

八月 上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十一月 上親漢武帝紀謂待詔吳況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十二

論道議政

者父子而異貲其家必亂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上與吳況論持身保業之道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微終貽大患不防于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況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況曰人主治天下遠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況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

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



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于忠已何有不熱  
惟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已難人若誠能好賢則不待相  
俟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況  
詔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與治之要

十三年六月 上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怠博  
施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即天  
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  
天下生民受其福 上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  
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  
人君之明求之大過則虧人君之量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議政

十五

十四年十一月蘇州民有上治安六策者 上覽之以示  
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于理道未明耳蓋人  
上之心當以愛物爲至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爲先致治  
在得人不得人不專恃法令此人首言用法不知務矣  
十五年七月 上謂學士宋訥曰朕每親尚書至教授人  
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教民之事則鮮  
有知者茲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  
嚴日重而恩禮衰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  
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  
資則必無蔑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

后何歟后非衆國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  
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十六年二月 上親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  
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而盡物情使其子孫  
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  
恩有乖建親誼誼進有乖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  
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于天下閭閻  
小人朋比于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  
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三月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曰前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議政

十四

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漢謀議大夫唐錄進  
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陛下而  
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霸而不絕陛下草胡元  
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  
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親親親親親親親  
卓然典與漢調諸相表裏陛下登漢高所能及哉 上  
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劉后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  
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  
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書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親後世子孫皆如成康則



之臣昔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億昌侍臣頓首  
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四月 上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奸尚要常慎之茲好勿  
則貪名者進奸財則言利者進奸術則游談者進奸說  
則巧佞者進夫偏于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  
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  
夫好得其正末有不治好失其正末有不亂不可不慎  
十七年四月 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於治  
道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  
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議政 十五

人觀之易悟真有國之龜鑑也  
七月 上御東閣侍詔朱善等侍 上曰人君能以天下  
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又曰  
人之常情多於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  
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  
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  
善等皆悚躍

河南吏人上書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謬拾陳言 上  
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宜徃於近俗  
者當計遠患苟泥古而通今泥近而忽於遠者皆非也

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可貽於後世不可苟  
且惟事目前益國家之事所係非小一令之善為四海  
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患不可不慎也

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  
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  
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  
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政不過  
輔禮樂為治耳苟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  
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  
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資樂刑政者救弊之藥不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議政 十六

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能以禮樂為虛文也  
十一月 上謂侍臣曰責難之詞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  
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為易入朕觀唐虞  
君臣廣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欺如陳  
後主江總輩汗穢簡策貽笑千古此誠可為戒費善董  
倫對曰誠如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慎擇 上曰責難  
不入于昏君而諂諛難動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  
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十八年二月 上嘗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  
有之矣至於用人益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幸立



之自代邸入卽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舍而將相副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貫誼而不能使用使憂鬱憤懣而威實廣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爲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善人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上謂侍臣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此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疎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開治亂所由生也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人倫 進議 欽

上

三月 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 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九月 上御恭慈殿與羣臣言及治天下之道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茲任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智爲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于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

必生奸也是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始終惟始終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臣許似信惟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追慕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懸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嘗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之福但聖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估安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人倫 進議 欽

上

者天冷去留人心向背皆決于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善劉三吾對曰賴陛下處綏四方無虞民皆安樂 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自安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人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吏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臣如公輪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使吾不足以爲政也上又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之存亡係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



杜因之至於亂臣朕恩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於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樸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十九年正月 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有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服勞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典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欲而不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遇鰲將非其性也

二月 上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篤於仁國朝典彙卷二十四入論道議政 十九

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 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濫不可儉者實資然實不可濫

八月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卽第六國印 上曰高祖聞一善言卽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爲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爲治亦有可稱 上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二十年八月 上謂侍臣曰人若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爲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滓皆翳汙濁意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

二十一年三月 上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資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侍臣對曰誠如聖訓上召考試官陳宗廟等論之曰今日觀列子鄉子竊笑之國朝典彙卷二十四入論道議政 二十

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于心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信所當信疑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讒形似之惑矣又論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負不可謂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上謂侍臣曰朕非親史見前代人君好惡疑信者公攷定



亂茲國有說依忠賢之害也賢者事君必以正初若落  
落難合終實有益議依檢巧之人善承人主意人主多  
爲所惑始若無害終實無所不至其妨賢病國可勝道  
哉是以人君國治須保賢哲去讒佞

二十二年十一月 上御謹身殿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  
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南可以德化北可以威  
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  
此哉謂南方風氣柔弱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當以  
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  
各有攸當焉可概以一言乎三吾悚服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入 論道議政

三十一

上謂侍臣曰典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兵部尚書沈積  
對曰君子小人實未易識 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  
正直之節必不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污泥其色不變君  
子雜于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籍又曰自古君子常  
少小人常多亦不易去 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  
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群陰消賢者舉而不仁  
者遠夫何難去哉

六月 上與侍臣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貽危常  
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  
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禦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二十三年十一月 人有上書言申明善惡以勸懲天下  
上覽之以示廷臣曰好善惡惡人之常情彼上書者言  
此亦知爲政之道夫旌善則善人勸懲惡則惡人息朕  
往今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爲此也數年以來有司奉  
行不謹致令廢弛甚失勸懲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  
再申明使天下遵守

二十四年二月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  
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遇有  
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徙與子甚無謂  
也夫爵所以令有德禮日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入 論道議政

三十二

下之人無賢不肖概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  
帝詔謀若此誠未盡善

三月 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  
鑑容貌多失與召治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殺一人言  
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  
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  
邪正審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舛正心之  
功其可忽乎

五月 上御奉養殿謂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  
理但人識見不同夾雜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朕



之於理則無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  
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  
阿比以爲同母嬌許以爲異九執厥中以副朕所託  
十二月 上御武英殿親書至恩趙吉從違因謂劉三  
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僥  
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者何益也三吾對曰如此者亦  
當聽命於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  
於天何預

二十五年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上  
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  
則朝典彙卷二十四 不論道藏敢

主主

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惠撫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  
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二十七年三月 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  
蔽壅蔽則耳目聳於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劉三吾對  
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  
蔽若信任儉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聽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  
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于聲色外蔽于權姦以養成安  
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離田夫野老皆能爲言  
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

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  
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六月 上燕閒謂侍臣曰昔趙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  
違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違朝而有  
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趙莊  
也夫喜者於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於其所長則志  
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伏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  
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  
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  
觀之人君當遠志納善人臣當以道事君君臣之間各  
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主主

上又嘗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于天下體天道順人  
心以爲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  
故未有不由于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  
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生民則可以保茲天眷卿與  
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事天有弗至  
者卿卽以爲言使之有所警苟謂已安不以爲意治亂  
繫焉鐸頓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  
序敢不盡心

上嘗論群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



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爲之事武經此則識見未至故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謬戾者此特故爲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故無所回至小人巧於修飾故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辨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以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已當兼取於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爲進退開上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

同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藏政

二十五

同於俗而得譽者亦有諂媚和昵同乎流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肖而譽者未必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誣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如其譽者果不肖則偏蔽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于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爲所毀者問小人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唯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實故知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上因退朝謂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漸也漸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屬故曰懷

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

二十九年正月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皆安業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

四月 上謂侍臣曰朕觀古人於聲色之好亦不能無如公劉之於貨太王之於色好之不遇其度也若太康之

同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藏政

二十六

盤游樂射之內變恭儉以下耽於宮室苑囿及政獵聘祠奇伎淫巧之類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其度所以政必要之不遇聲色不殖貨利惟成湯得其正也

永樂元年七月 上諭侍臣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於先生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嗣君改易祖法至於國敵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可不以爲戒

二年 上謂侍臣曰我朝大經大法皆 太祖皇帝所立



以傳子孫昨有餘人爲朕言朝廷法太寬非所以爲治  
朕已斥之今朕常守成之日正安養生息之時乃嚴法  
爲治豈不反有傷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  
曰位守位曰仁何嘗謂嚴法也

三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人君進一人  
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服衆衆心若進一人而天下皆  
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惡則誰敢  
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徇私而  
行將何以服天下

四月勅諭文武群臣曰天下雖安民未蘇息而郡縣豪猾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議事 三十七

遇其征徭因緣爲奸細民不勝盜賊滋起汝等其悉心  
政務結除民黨毋橫斂一錢毋妄興一役存恤軍民勸  
課農桑慎固封守輯寧邦國臻於治理以稱朕憫念元  
元之意

六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人  
以官不若賞人以財 上曰此語蓋爲濫官發以朕論  
之亦未盡善若人君一心愛民則二者皆重蓋知財出  
於民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必不肯輕授  
上因與侍臣論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官中  
秉燭夜生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

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且則出與羣臣計議  
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  
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八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胡元興廢皆曰天運 上  
曰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曆數過之蓋周之  
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  
後不遇桀紂未遽亡也元始以有德興傳其子孫知修  
德保民亦未遽亡若順帝不恤軍民不理國政荒淫無  
度安得不亡

四年正月 上謂侍臣曰朕昨閒暇援筆書畫愛其制作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議事 三十八

精妙甚稱人意因歎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  
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正由自怠之過前代大儒  
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尚勞朕煩用力未至便  
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獲乎

七月 上燕閒與侍臣論及人之壽夭 上曰壽夭在天  
人貴勉其在己者人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沒無聞  
顏子三十二令名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  
閏七月召武周文爲學士 上語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  
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  
亦有拘滯處蓋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



之說最得要領唯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十月 上退朝顧謂侍臣曰若等無事家居時亦不廢觀書否對曰有暇亦時觀書自適 上曰常愛孔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朕視朝罷宮中無事亦恒觀書

漢有啓沃若等皆年富力強不可自逸大禹尚惜寸陰朕與汝等何可不勉

上問侍讀胡廣曰關江西民東而田少農家亦給足否對

三十九

曰勤者可給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當盡士工商皆當盡至於人君尤不可不盡人君則當致勤於心朕每退朝靜生必思今日所行幾事某事於理如何於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有不合宜雖中夜必命左右記之俟旦改之蓋一事失當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上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侍臣請曰聖躬勤勞請少息 上曰朕常在宮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卽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民生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勤之爲道細民不敢廢况君乎

五年四月 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事無不覺坐久

或謂朕曰語多傷氣非調養之道當務簡默爲貴朕語之曰人君國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舜無爲而治然亦好問好察選言責難不責簡默哉 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聖情

九年二月 上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御筆劍將陞給事中趨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難安不可怠也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

三十

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謂大學士楊士奇曰近日覺得群臣意思多好朕或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慙朕意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 上曰然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恒存此心聞許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 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於改此卿所知也

宣德元年 上謂侍臣曰夷狄爲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



之甚者靖康之禍論者以爲不當通女真攻葬丹取雲之地亦非根本之論是時天祚失道內外俱叛取可也女真以方強之勢乘葬丹之弊後日必與我爲鄰蓋雲之地太宗百戰不能克乘時取之亦不爲過若究禍之根本蓋是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十人小人用事交易法度民苦征徭軍無紀律國家政事日凌月替遂爲夷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渡中原陷于夷狄民心思宋政宜臥薪嘗膽委任忠良恢復舊疆洗雪大恥乃復用小人力主和議爲偷安之計以岳飛之忠卒成於秦檜之譏小人之敗人國家如此又曰自古無中國清明而

國朝興業卷二十一

論道議政

壬子

有外夷之禍者

五月 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祗奉 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 皇曾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况歷涉世祚緣遠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

六月 上退朝御便殿翰林儒臣侍因進致治在用人之說 上曰易否泰二卦畫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情通斯謂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情不通斯謂否泰之時

人君大有爲以成泰贊之功否之時君子退不可以有爲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人君之用含有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得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當者卿等亦宜直言無隱

一年八月 上燕間與少保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 上曰讒惡小人真能變白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望謏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爲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若有其萌必杜絕之不免使姦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解律光國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所宜務也原吉等頓首曰

國朝興業卷二十一

論道議政

壬子

幸遇聖明臣等敢不竭盡愚直

上謂侍臣曰聞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爲有司沮格者識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 上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于民豈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責任事之臣負 陛下惟 陛下明斷耳

九月 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 上曰朕昨觀宋太祖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俾賴南劉鑑太宗并有吳越觀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



足以混一而南裔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  
自石晉以關南諸郡歸契丹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爲胡  
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蕃漢共之用兵不易也

上曰禦狄之道引備爲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况當聘  
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  
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  
寧至宜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至金虜之禍尙宗南  
渡奔中原而契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

十月 上御武英殿觀唐玄宗所書孝經顧謂侍臣曰  
堯和萬邦本于親九族舜紹堯致治本之克諧以孝恭

剛朝集卷二十四 論道議政

王圭

帝王之治皆自親親始

三年七月 上與侍臣論及封建曰周秦享國長短非但  
封建也周自后稷公劉以農事啓國至文武積德累仁  
乃有天下繼之以成康保恤庶民克紹先業秦自孝公  
接峭函以窺周室惠文武昭象其故業至始皇吞二周  
滅六國專力刑罰以制天下繼之以胡亥殘忍刻薄周  
得之以忠厚守之以忠厚故其祚長秦取之以詐力守  
之以詐力故其祚短非但封建也

四年二月 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數曰  
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恩道渴賢輔而龍興

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  
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  
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  
之理况一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  
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  
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  
以識用王業豈不誤哉

四月 上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  
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 上曰漢武好大  
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

剛朝集卷二十四 論道議政

王圭

久而恣慾遂致禍亂實身失國武帝猶爲後善於此又  
曰善心生則明德心生則闇武帝以用千秋爲賢玄宗  
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十一月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  
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  
更之不免生亂亂如唐府兵其制近古後一變爲彍騎  
再變爲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公宋之  
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變爲新法民不勝擾自是  
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



曰子孫慎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知  
宋常得李沆其人任之豈有改祖法之事

五年三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  
侍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  
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  
借權力篡取天下唐太宗慈德尤多漢高帝及我 太  
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背政  
而禮文制度不修我 太祖剪除羣雄章前元敵俗中  
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爲至論  
上宴問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服大應  
翻朝興業卷二十四 論道讓政 三五

人除暴安民功加於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  
子孫歷世長久 上曰天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弊  
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  
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  
川集大命有不可辭者其于孫承國長久亦惟仁義道  
德足以培植之也

六月 上罷朝御武英殿與侍臣語及禮記月令 上曰  
古人爲治之道大概可見於此侍臣對曰是篇雜舉三  
代及泰事如勸農講武祭祀刑賞皆國之大計貴能順  
乎天時 上曰爲治之道敬天勤民爲本堯 曆象日

月星辰辨齊七政周禮五紀皆爲民事計國家之政不  
以時修舉則漸至廢弛又如稱兵動衆不以其時則人  
受其弊月令大意上觀天象下驗庶物以修人事耳  
九月有獻歷代紀年圖者 上覽既謂侍臣曰唐之後不  
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  
進取之略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  
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與自有人天命非人謀所及 上曰  
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  
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  
遠所以傳之子孫皆久長若後周之主稱兵爲逆劫掠

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  
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變令之間秋毫  
無犯拯生民於淪溺草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  
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六年九月 上與侍臣論漢唐諸君知人孰優或曰漢高

帝用蕭曹唐太宗用房杜皆稱得人 上曰太宗非漢  
高比也其論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後皆如所言太  
宗道令李世勣最爲失當漢高優矣自古人君知人爲  
難信哉

七年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語因論漢唐間刑罰甚得



臣對曰：蕭蕭房杜雖皆常才，亦當時無遇之者。今天下之廣，未必無才，但係於遭際何如耳。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爲難也。

五月，上御便殿，親朱史領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卒流於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七月，上登萬壽山，坐廣業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同覲都閣，制典卷二十四，論道議政。

三十七

歲山川形勢既畢，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位之初，興學校，勵風德，清中書，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法，足爲賢君。英宗果于殺戮，好竄異，禍建構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急干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字順帝存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成侍臣叩首曰：桀之跡，周之鑒也。上曰：然。

八年七月，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皆開創之主，侍臣有盛稱太宗英武，過高帝者。上曰：太宗才盛，高帝義盛，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九年三月，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之弊，欲矯以仁，於及平吳之後，廟事遽宴，忘於政事，掖庭始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閉閣，馴致戎、弼之亂，元帝繼統，江左秦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庸弱，寄命於強臣，意

論道議政

三十八

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荒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信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連，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方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而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九月，上巡邊，駐蹕洗馬林，觀柳，極殿學士楊榮輩侍上，問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爲重榮等對曰：命德計罪二者是也。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爲好



惡也齊威王封卽墨大夫以爲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誠如聖諭

嘉靖六年二月 上親朱儒朱熹著南劍州九溪學明倫堂銘有得述一篇內云今世降理微人欲微盛無怪彼之附和者但可惜者師生兄弟朋友或一氣而分或相交爲友亦有不同焉少師楊一清爲喬宇之師宇受學于一清有年矣一旦被勢利之逼則師之言不從矣桂華爲少保桂萼之兄則弟不親矣湛若水爲尚書方獻夫之友則友而疎矣吁信勢利奪人之速可垂世永楊

閣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議政

五十九

一清因言喬宇不聽臣言湛若水肯獻夫之論是誠然矣若桂華能持正論且聞萼之學多自其兄啓之未可盡非也 上報曰朕閱大典有得而過因歎兄弟雅正殊途桂華桂萼之如此方鵬方鳳之如彼吁嗟之餘揚抑不平近日多事未暇檢讀候卿言朕將原稿更之

九年三月 上諭大學士張璉曰朕近以新刻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每卷之首記之曰格致誠正之方修齊治平之道用以識是書所以教人之方茲特賜卿於輔導贊政機暇時爲翻閱當以是書及二典三謨之言朝夕陳之此朕賜書意也璉疏謝因言臣嘗稽二典三謨以

至於大學綱領條目其道一以貫之若愚其要只在整矩 皇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戒守命令示儉約省冗費蠲租稅發倉廩以賑貧然猶頻年四方告凶百姓流移失所以至于父子相食有人心者所不忍聞夫上有明德愛民之君而下無輔理成化之臣臣宜首被誅斥而餉養貧有加任無任愧懼孟軻氏曰堯舜之知而不徇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徇愛人急親賢也典謨治道要不外是臣感恩陳謝敢併及焉 上曰閱卿疏朕當勉之

閣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議政

四十



國朝典彙卷二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 十五

經筵日講

吳元年初創設博士廳令博士許存仁等日講尚書等書及定天下令文學侍從之臣每於御前講說經史無定日亦無定所專設華蓋文華武英等殿說書以儒上沈德華爲之其後惟本院及殿閣大學士專其事罷諸殿說書官

國朝典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十

命許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乘輿迭災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爲君人者之警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首特爲人上當勉之爲人臣者亦宜修省以輔其君上下文修斯爲格天之本

召儒士許元璣王胡翰吳沅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萃載良童翼吳履張起敬孫履哲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

洪武三年二月 上御東閣學士宋濂侍側王禕進講大學傳之十章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德厚則人懷人懷則國固國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上召宋濂講春秋左氏傳畢濂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實符適中天下可定也 上御端門論黃石公三略其口釋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爲要濂請讀真德秀大學

國朝典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十一

衍義 上覽而說之今左右大書兩廡之壁時時觀之十六年六月 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沅等進講周書國則固有立政用勸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人有人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沅連曰書言去邪勿殺所以深致其戒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欺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已意任其所爲而不問以爲德將任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沅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假知人主所樂



爲者不顧非義乃率合傳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率合傳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十八年五月 上御華蓋殿朱善進講心箴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被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波之心消蓋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起忠熱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我之累矣

九月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

國朝典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主

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罔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二十年五月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威召亦有不得其常者 上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禍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未至耳二十六年七月選秀才張宗濬等伴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間陳古今字第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二十八年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自昔有

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勵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憂怨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誼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嘗於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懼朕心聞之愈益警惕建文元年二月以侍講方孝孺爲學士同董倫侍經筵獨顧問

國朝典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四

永樂二年六月楊士奇進呈大學講義 上稱善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對曰誠如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修諸躬施於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理 上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兩等於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爲證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益勿用八月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論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又思



爲人君但於宮室居處衣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四年 上譚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二三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蓋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唯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宣德二年三月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離婁章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

國朝典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五

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 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上問侍臣講貞觀政要曰唐太宗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實本於此子嘗反覆是書謂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形正而影曲上聖而下亂者謂治國猶栽樹根本不搖則枝葉茂君道清靜則百姓安樂皆要語也

十月儒臣進講易觀大象 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泰尊君抑臣斯禮遂廢 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

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過天下五年又巡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况後世乎予以爲治貴有實効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漢魏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舉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淑若以後世待衛之康桓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三年二月講官進講舜典 上曰觀二典三謨則知萬世

君臣爲治之道不出乎此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天道以明治水土莫高山大川分別九州任土作貢

國朝典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六

地道以成克明峻德以至協和萬邦人道以建九官十二牧所掌禮樂刑政及養民之道後世建官繁簡雖不同大要不出乎此當時君臣都俞吁咈更相告戒用圖治功氣象肅然何後世之不能及也講官對曰明負相過政治化之盛如此 上曰天生聖人爲後世法孔子刪詩斷自唐虞使人知有堯舜所謂萬世帝王之師也十月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壞廢亂臣賊子接踵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爲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



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爲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

逸哉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茗

六年三月 上視朝退御便殿命翰林儒臣進講大學平

天下章竟 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卽如生之

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

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

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爲厲民此聖

賢之言豈非萬世龜鑑哉

國朝典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十

九年十一月翰林侍臣講周書畢 上由論周之王業及

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卽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

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

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遠

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

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

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歷年八百則

知始之所虞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

守成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承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正統元年正月 上御經筵開講以英國公張輔知經筵

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  
王英謙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  
穀修撰馬愉曹鼐並充經筵講官九卿掌印官侍班給  
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三月少傅楊榮進講堯典克明峻德章賜白金五十兩絲  
幣回表裏宴於禮部

十一年修撰商輅經筵侍班 上廉知其論學士曹鼐

口尚整着於書宜選一人典輅爲對初選修撰王玉弗

輅旨再選編修陳文乃允未逾月復論竊曰商輅陳文

者講書

國朝典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八

十二年二月 詔選翰林院講讀以下官十八人東閣習

制誥讀中祕書與選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杜寧謝璉

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臣原李紱劉俊仍命侍

經筵

景泰元年正月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

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命

山俞綱祭酒蕭鑑侍講學士劉欽論衡趙珣皆兼經筵

官進講相傳是時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

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不便俯仰無所得有

一講官嘗拾以遺按宣德中李時勉爲侍講學士景陵



徵金錢至史館藏之於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重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餘錢金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者謂臣曾講到君使臣以禮一章否

八月八年八月 憲宗御經筵以金昌侯孫繼宗大學士存賢知經筵事侍郎陳文彭時同知經筵事學士之等兼經筵官

附錄給事中張章請經筵講大學衍義從之

成化三年洗馬楊守陳充經筵講官進講武成篇曰論舜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肯能致治後世人主有受洪禁中委政內侍者召閣樂之禍高居無爲惟對變聽

附錄與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九

者啓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能果相除凶俘信明善愛勞於先逸安於後後世直安危和災以逸居逸以故危以時中官梁方及昭德萬紀有寵故牛陳及之四年十二月賜經筵儒臣七人襲衣冠展時柯潛已聞文

書 上命卽其家賜之時有樂舞生李希安積官加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經筵侍班爲科道所劾得旨經筵之設所以講明道學關係甚重故侍從皆用文學之臣希安既非儒流可罷侍班十四年十二月 上御經筵講中庸二十章退宴左順門弘治元年二月少詹楊守陳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略

曰 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逸奇袤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稍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汲外資勿博銳志少懈愈心漸滋有初解終古今大戒乞開經筵御午朝聽講未明輒賜清問必求明悟不憚咨高午朝政事口奏略節而備裁斷其有軍國重務卽召大臣從容面議仍許諫官隨事彈駁大抵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清宮之時少俾賢才常接於耳目視聽不偏於左右則內外交修始終如一若但如近日日講午朝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司禮諸臣測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 上是之

附錄與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十

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守陳奏後數年 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閣章奏皆自守陳發之也三月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次日文華後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以爲常諸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以後屢賜桃杏梨藕等果敘政等具表稱謝且記之以詩有云黃封盡帶乾清字朱實平分上苑香

七月文華殿進講 上顧中官賜講臣冠帶轉袍面謝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成對曰此職分當爲頓首而退時上最重儒臣學士張元楨短小每進講 上俯几聽之



五年二月諭德王華進勸學疏其略謂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經籍之功無乃有間歇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上然其言

六年閏五月侍講學士李東陽言講官官不必高所貴實任苟非其人不宜濫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近日講官小有過誤遽遭糾劾荷蒙聖恩時置不問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奉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伏觀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御史二

廟朝典彙卷二十五

十一

員給事中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先帝臨朝極嚴御史等官奏對不敢毫髮縱貸卽如大學士陳文侍講周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幼之官請自今凡進講差錯者勿得糾劾以仰成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上從之

七年七月南京給事中楊廉奏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講書宜用大學衍義不報

九年閏三月諭德王華日講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拓權納賄華特以詔上上樂聞之命中官賜食

十年二月侍講學士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終于遊田時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及鏊講畢出召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輩好爲之竟罷遊四月二日當會講以享太廟有旨改是月之三日至期遇雨又改四日

十七年九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刻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

廟朝典彙卷二十五

十一

諸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阮是輔導之職皆所賞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漸盛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語偶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

十八年三月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



住理諸書東官兼講孝經小學

上嘉納之亟索太極

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奉命元帥督內閣前勅

正德二年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畢因致訓諫語是

日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

筵講書耳何又添出說諸瑾因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

去遂以廷和爲南戶部忠禮部各侍郎

八年四月修撰何瑄以經筵進講忤旨請開州同知

十六年十月 世宗詔免經筵日講輔臣楊廷和等奏曰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講學爲先務者 皇上

臨席之初日御經筵在廷群臣皆欣然相慶以爲復見

輯與彙纂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十三

太平氣聚行之未久忽聞傳免一暴十寒古人所戒雖

先朝於隆冬大寒之時亦暫免今孟冬寒未甚仍乞日

御經筵庶聖學繼而德政修舉得自明年二月行

十二月戶部尚書孫交請經筵日講官請 皇明祖訓仍

取一本令內閣圈點句讀另貼字義置之便殿朝夕看

覽以內閣見有真解陸續進呈

嘉靖元年二月經筵御史馬紀請如閣初制設起居注官

使隨時紀載以便纂修

六月楊廷和言五月二十二日經筵甫畢傳旨併日講暫

免臣等官叨輔弼略不與聞心實不安人主一心關係

甚重聲色貨利一動於中卽妨政事乞官中無事不廢  
詩書以養此心 上曰善

編修湛若水見 上以暑月撤經筵上疏陳戒遊逸以謹

君德且日願聖明常以端居靜思爲本以溫習尋求爲

業以敬親事天爲職分以勤政親賢爲急務隨處操存

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於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卽

爲禁止又曰舊德老臣如楊廷和等宿望如孫交林俊

等及九卿大臣時賜召問以興其微長之心尤擇內臣

之老成忠厚者給侍左右以取承弼之益 上嘉納之

給事中安磐等奏 仁宗忌日適值經筵承辦恩毅請

閣朝與彙纂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十四

則廢學如儀則忌孝請移經筵前一日 上下其議禮

部言經筵禮儀其日累朝未之有改考之祭義曰君子

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此專指父母而言祖父以上

禮經未載伏聞 孝宗在位遇 憲宗忌辰仍御經筵

凡侍班等官俱系青絲花樣賜宴宜做此行 上特旨

暫免

上御經筵修撰呂梅講尙書夙夜惟寅章是日 仁祖淳

皇后忌辰梅以書義相關因口奏乞存忌辰加孝以

納進講之言奏未竟 上曰已知梅備伏不及承旨已

而上疏請罪命姑宥之



十一月大學士王鑒以存問上疏云經筵最爲盛典

歲中風雨寒暑停歇頗多上下未見親密若日講時親

然體分過嚴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未嘗獻似冰炭具

高皇甫定天下卽開禮賢館與宋陳劉基講論仁宗

設弘文館召文臣入直孝宗講筵外復玩太極西華

等書陛下春秋鼎盛乞復弘文館舊事妙選文臣更

番入直命一大臣領之如楊溥何萬機暇從容經史政

事有疑則問有見必陳奏上嘉納之

二年給事中安磐以旱災請御經筵吞輔弼報可癸亥御

經筵次日日講時久旱禮臣請止廢罷省浮費

國朝典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十五

四年給事中鄭一鵬疏上經筵三事一言起復尚書羅欽

願諸告祭酒魯鐸被調修撰呂柟皆有行誼通經術可

侍講輒一言上心有疑無恥下問官中所覽書史俱

賜延訪且無諱亂以存鑒戒一言功貴有恒肯改

皇帝御經筵至十二月乃暫輟今率十月而輟時未甚

寒願少留聖心章下所司

五年時上御經筵大學士費宏不至張璠遂劾宏倖慢

不敬因言宏用廢人張仁出入私第關通賄賂又縱燃

賢慙良御雅娼優又言在正德時有注試錄領門僚友

徇其醜詆上置不問

六年二月舊制經筵講官及執事官失儀者出班請罪得  
面宥之至是鴻臚寺卿黃紳等奏經筵乃聖主講學親  
賢之地非視朝聽政比一切差誤宜令侍儀科道等官  
退而其疏請免其面奏詔從之

命詹等方獻大霍詣俱充經筵日講官輒自以南人語言

多爲辭免日講請擬古今政要及詩書叙略直講以進

上嘉其忠盡許之命經筵如故

四月講官顧鼎臣講洪範稽疑卜兆與蔡傳異上問輔

臣楊一清對蔡以驛爲金克爲土鼎臣以驛爲土克爲

金五行序金木水火土五事序視聽言思庶徵序雨

國朝典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十六

賜煥寒風思通土風亦土則克亦土驛居四地四屬金

克居五位五生土聖諭以五行概五事皆以土終之

足破講官之疑矣

六月諭內閣命講官詞臣日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有關君

德治通錄之以問一清言使書詞微通鑑浩博難於研

究將大學衍義日輪一員講舉時務治平之要

上曰逐日進講恐不能過五日一講寒暑無間可也一

清請三十八日輪講詔一清免侍班費詠等日輪一員進

講如召問則不在此例一清等復言進講大學衍義以

五月十三日爲始一如日講於御案上背講切近



天顏忍汗氣薰噴合無於地屏下設一小案照經筵側  
令講官看講 上從之已乃命侍郎溫仁和桂萼張璁

詹事董玘侍讀學士徐緒宗酒嚴嵩庶子穆孔噩勢德  
頗昂臣張璁許成名洗馬弘瀚贊善謝丕更直進講是  
日講畢令工重刊大學衍義親製序文冠首御製五言  
古詩一章示一清

部侍郎董玘侍講讀進退不如儀

上命內閣諭旨玘

惶懼加惶數日 上復謂內閣曰玘自承諭後二三月  
間似加恭謹身容退讓已知有改其令安心供職如故

玘疏謝 上曰爾職司講讀位列大臣豈宜失恭謹之

十七

節朕未忍斥言特諭內閣傳示爾當欽體朕意勉修職  
業以副任用

十月日講畢日今論語又越一篇以曾子將歿之言也成  
何必諱照仍寫來

十一月以霍爾爲詹事兼經筵館言臣聲日講欲撰述今  
古治亂以助 聖學今尚未完仍辭新命以終初志

七年二月 上御經筵以大學士楊一清侍班咳嗽命今  
後凡遇日講免入侍經筵日如小疾亦免若有召問不  
在此例

八年正月侍講學士許誌陳四事一謂河圖洛書萬世文

字之祖宜同五經四書進講以明斯道之本原一謂孔  
門授受專在治脩後儒倡爲靜坐養性之說言愈多而  
義愈晦目今講筵顧問諸無及此一謂各經注疏互  
得失宜令儒臣直陳所見以求予古之是不當牽於師  
說及略聖經一謂進講經書務明大旨凡諸家小道一  
切屏絕然後有益於治 上嘉納之

祭酒陸深言臣昨以越禮幸 皇上不加譴責俯賜慰詞  
是誘臣使言也諫言之大經進講章必送內閣裁定  
是其後盡出於閣臣而講官不過口宣之耳此於大  
深有未安而感孚之道亦甚相遠幸容臣等各陳已見  
國朝典彙卷二十五經筵官講

十八

因以觀臣等淺深更請自訓詁衍釋之外凡天下政事  
舉得依經比義條列類陳以仰裨聖學 上曰深等詐  
險惡敢於欺罔茲疏首獻諛詞豈人臣謹忠事君之道  
且其進講已三語悖謬詔美大臣意在行私吏部奏究  
以聞已吏部言深不敬當罪詔降一級調外任遂請更  
平府同知

四月 上御經筵左庶子盛端明講孟子詞氣迫促侍班  
給事中劉世揚等糾奏之 上曰講官須慎選以充如  
端明者誠無益也今吏部前用遂調南京尚賢司卿  
八月祭酒魏校經筵進講書經罪疑惟輕章 上批曰桂



葛應叔著解經義朕昨觀其講章竝未有過人者且其前後率多諛詞難居近侍者吏部謂南京用技本以大理少卿改祭酒至是改太常少卿

十月講官劉龍進孟子至誠章上批云龍於至誠能動乃云通者黃河清是至誠之驗未免近諛但其末云諫以履盈約以保泰此二句却好又倫以訓進論語陽虎章上批云以訓諫京稔云是慈悲憐憫大慈悲二字是釋氏之教也朕所傳者二帝三王之遺所習者孔孟之學也非釋氏之教也

九年除夕上親製開講詩御書賜夏言先是言講中庸國朝典彙卷二十五經筵日講

至聖至誠章致聖於上故有是賜

上御文華殿西室諭大學士派璵卿可示專空時稍坐臣請孔釋等數人各以經書大旨一章講解之尤要交修之實啓沃之誠切於身心政事風俗民情爲目前緊要者來陳勿相通謀人各自獻其誠虛不負朕所望勉數日諸臣乃各撰大講章以進

十年吏部左侍郎徐縉唐事顧鼎臣左庶子穆孔暉失職日講各疏引罪詔切責宥之獨孔暉以是日輪講調爲南京尚寶司卿既而給事中秦紱疏劾孔暉不聽

八月西苑蘭風亭落成上御無逸殿命大學士李時雍

臺生講時進講書無逸篇鑒進講詩蘭風七月之章講官顏景臣謝丕張潮度道南分選無逸而風講章進覽武定侯郭勛及九卿大臣皆侍講畢上復御蘭風亭賜朝臣勛等及翰林儒臣宴亭下退而勛等奏講上日朕以無逸殿蘭風亭雖親耕之所亦勤學所寓昨奉落成之禮因令輔臣進講賜卿等協心匡輔以靖太和禮部侍郎嚴嵩進蘭風七月詩講章湛若水進尚書無逸篇講章及君臣同遊雅詩太常少卿張驥上白鶴辨上嘉其忠愛命以講章及白鶴辨留覽詩付史館

十月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頌以誦國朝典彙卷二十五經筵日講

等皆侍從經筵日講特命賜和

十一年講官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既退上諭輔臣李時等曰講官惠言省無益之費停得已之役維藩言去操切更張之弊務俾厚博大之體者云柯鼎等以朕意問之有可補採時宜者令條列以對於是惠疏言方今民窮財竭而宮殿興作不已採木燒磚大爲川廣蘇杭之患此宜停罷各省歲辦物料宜勅有司准以折色解京從宜置辦毋使民困於徵解之苦此宜節省且謂鹽法阻壞諸邊積貯空虛宜減價惠商疏通餘鹽其輪邊預草改折諸邊積貯空虛可仍復本色以爲足國



經久之計維新疏言今者士風漸薄一切好更張以取聲譽以講張爲變通安靜爲迂腐嚴急爲才幹寬厚爲無能好惡任情不以爲恥如此則俗薄而政亂非細故也宜申飭臣工崇本實修職業乞於各衙門條陳之言擇其警覺應濟大者可經久者方賜施行毋徇標切之論求人過甚立法太嚴庶幾養成博大之俗且復庶吉士之選以育人才停選貢之制以疏壅滯 上各報聞二臣頗有所指切 上亦不罪也

十二年五月講官廖道南輪講論語高宗諒陰以下三章時汪鉉拜冢宰懇祈張孚敬改題以其有君薨句也道南朝典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三十一

南執不改孚敬卽上榻 上批云舊者俗稱講孟敬子撤去二節人之將歿不講夫成人人道之常何諱之有如卿等言則忠諫之論何由得聞還著照舊講

七月 上視朝畢御文華殿講大學行義講官顧鼎臣奏不至大學士張孚敬等上疏請罪因言臣等入班時見鼎臣不至遂令學士廖道南代講道南以當捧勅辭又屬學士蔡昂昂亦固推夫進講係朝廷重事又學士本職舊規講官不到者除日講不能代其餘俱可代講今鼎臣故日失誤進講朝廷自有處分道南昂互相推選亦宜併治詔鼎臣姑奪俸半年道南昂各降一級調外

任道南判徽州昂判潮州

十三年三月 上祀帝社稷至壇門顧諱官曰五人也何止於三耶命司禮官嚴名以聞張孚敬曰道南昂外出未補宜以祭酒王徽補之 上以待從乏人命道南昂仍復原官勿更推

十六年給事中沈瀚言文華殿修飭將完秋氣漸爽請上時御經筵日令儒臣進講商確治道 上以瀚有所欲言何待經筵責令對狀瀚具疏伏罪詔降調外任用滿浙江布政司照磨

隆慶元年三月給事中王治請定朝講之禮謂經筵有禮國朝典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三十二

日講有儀梓官雖未行禮議宜預定

四月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李春芳面奏事聖容和悅禮部尚書高儀奏山陵已畢經講宜舉 上嘉納之

五月命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徐階知經筵事大學士李春芳郭樸高拱陳以勤張居正同知經筵事

六月給事中何起鳴張鹵言 皇上邇來視朝太晏講讀暫行輟爾卿佐既未有召對之期諸司庶僚日疎於堂陛之隔非所以隆聖治光新政也請自視朝之時必以日出爲度經筵雖以盛暑暫輟尤宜徹先朝故事仍御日講卽以軍國大事與輔臣面計處斷并召見六卿科



道本訪政務疏下禮部覆請施行而御史鍾繼英亦請於擬講之期令內閣儒臣撰講章進呈上於官中檢閱以資聖學疏上俱報聞

八月司禮監傳旨暫止經講王治謙不聽

十月 上日講畢問大學士徐階以石州陷故諭令選將調兵加意防守於是給事中魏時亮上言比者陛下因閱御史奏而憂及虜寇又於日講之後問輔臣以石州事此二事仰見我皇上之加意勤政乃安撫之大本也願益推此心遠法帝舜之無怠無荒近法 孝皇之詔問大臣司馬強兵司徒足食宗伯教民以禮令親上國朝典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三十一

成長而冢宰揀拔真才以任學治如古六卿之職而陛下獨以神運之則順治威嚴而虜患不足平矣給事中吳時來亦言聖情留意邊防如此虜已在我目中更望歷召吏戶兵三部問以督撫得人若何幾種接濟若何庶令當事臣工人人惕厲永保無虞 上皆嘉納之司禮監傳旨天氣漸寒令擬經筵日講徐階言故事弘治元年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始停日講嘉靖元年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擬經筵即今天道尚未嚴寒視前日期似為太早宜以聖學為重 祖宗為法給事中魏時亮等御史王如問等疏請如閣臣言俱以有旨報罷

二年正月石星請聖學經筵慶請未見舉行伏乞俞允命吏部侍郎林濂為日講官祭酒王希烈編修王錫爵為經筵講官趙貞吉侍講時年六十議論侃侃及還南禮部以林濂代詔濂謝南京貞吉選派註協詹事府給事中查鐸上言近奉 聖諭恭仲九日日講十有二日御經筵是日偶以風雨停止繼是二次又皆以他故停止暴少寒多非日就月將之義臣惟帝王之學與章布不同得旨趣則嗜好自篤循故套則厭教易生今者講臣進講未及移時輔臣屏息侍左右 皇上肅然而降儼然而退若有矜持之勞未獲開悟之益不遇視為故

國朝典彙卷二十五 經筵日講

三十四

常循往跡而舉行之耳宋儒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殆是之謂也臣願諸臣之進講者務求開導之意而不徒束縛于禮節 皇上聽講之際亦務求體見驗之實效而不徒取具於滿文如其義未了然時賜清問輔臣從而發明之則意趣可得而欲罷不能自茲始矣給事中周詩亦以為言 上俱報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廣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臣劉 毅 訂正

朝端大政 二十六

召對

洪武七年學士宋濂等 上久多所陳說直諫不務文飾  
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  
事 上一旦受職任事不效負 陛下頓首力辭每  
見坐賜茶詢舊章諱治道其條析至問廷臣祇不第  
其善者詩文每寓忠告 上喜濂善諫濂深密不洩  
國朝典彙卷二十六 召對

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

指二字不對

永樂中 上嘗與解縉論群臣御筆書奏義等十人名命  
各疏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亦多與縉善縉具以  
實對曰寔義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  
而不遠小人劉儼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鄒陽可爲君子  
頗短于才李至剛諛而附勢雖才不端責縉秉心易直  
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趙直而苛人  
怨不惟陳瑛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實得善之才縉俗  
之心既奏 上以授 太子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

徐驗之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  
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  
所奏十人者示楊上奇且曰人率謂縉狂士向所論皆  
定見也

宣德二年十月 上臨觀文淵閣少傅楊士奇等侍 上

命典藉取經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討論已詢以時政  
從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饌賜士奇等并賜  
纂修實錄官士奇等叩首謝 上曰朕聞有道之治願  
治之主崇禮備儒講求治道卿等爲朕傳休與諸學士  
皆處祿閑朕躬至訪問真有所聞耳稍暇當復至

國朝典彙卷二十六 召對

二

五年三月召楊士奇獨對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  
后退 太后爲朕言 皇考往年任官中談汝等姓名  
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問才學孰優孰劣孰  
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識評言輔雖武臣而遠大義寔重  
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斷汝等持正言不避忤意議事之  
際 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  
之失 先帝甚悔不從汝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  
之言爾不可以爲迂而不從謹之謹之士奇對曰 太  
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 陛下常奉聖訓  
景泰元年四月御史程吳請 上法祖勤政遇有軍國重



務卿召保傳總兵執政文武重臣及翰林儒碩同至便殿計議親賜裁決施行 上嘉納之

天順二年

一月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輔臣李賢從容言

政治得失賢因極言錦衣官校出提人勢如狼虎所逼必使其欲而後已動以千百金計有司不勝其擾請罷之 上初不許且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時差者委左右貴近所囑因而諧賢言犯者本當罪 上聽之

賢初不之覺已而知為左右所謂越旬日復召賢待上前益聖鑒孔昭也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賢

國朝典彙卷二十六 召對

三

商議可否且嚴旨祥石亨等干預嘗於靜中召賢獻

曰為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

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悔

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 上

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卿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

頻沮其勢必怨惟 陛下明見以為不可庶幾漸能革

之上曰然

三年正月 上召李賢于靜中屏人告之曰吾早疑拜天

拜祖宗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即批出有可

議送與先生處余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望

陛下再加審詳斟酌罷常施行如此則庶幾其疑矣

上深以為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

又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

如此賢曰惟 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地之重五更

二點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章奏都決訖復具服滿率

先嚴行禮畢視朝循此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

武政事有闕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

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省奏章暇則聽內政至

晚而休若 母后處每日一朝有命則兩日一朝隆冬

盛暑五日一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

賢君修德勤政莫不肯然今 陛下敬天敬祖宗孝

母后親攬政務則修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 陛下持

此不衰可以馴至堯舜之道而為堯舜之君矣又曰如

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

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五年十一月 上顧問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

慮吏部王翱老矣時期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

說謂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牛

富不易得賢曰繼嗣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曰然朕意

亦如此惟體部石瑄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

國朝典彙卷二十六 召對

四



早朝宜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

陸瑜甚佳都御史李賢亦可如工部趙象亦能辦事賢

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及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死兵非

已任誰肯出前惟象自忖被甲躍馬呼於市日好漢肯

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

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陳前鼓舞獎勵士

卒賊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上曰是亦忠

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

尚書之選上曰然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曹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

國朝典彙卷三十六

名爵

五

吉祥敗稍收飲近來又放縱亦每或曰汝等不可如此

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而矣且朕在南

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

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如賢

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忌患難之時又以

此戒左右之人最善上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拜天

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畢司禮監進奏本一一自

看朝廟行拜禮八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母后畢

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操擇去取衣服亦

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

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矣惟耳目玩好不

必爾意自然節儉上曰然如鐘鼓司承應無事不觀

聽惟時節奉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書或

觀射賢曰前聖經書如書經尤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

法最宜熟玩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過賢曰此時正

好玩味况聖賢聰明一見便曉最有益也上曰二典

三謨真是嘉言賢曰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

政事皆在其中貴體而行之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

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

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上因言景泰全然不理政務

六

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

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

臣相接商確治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

妾之時少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

成化七年十一月彗星見廷臣諫言皆謂君臣懸隔情意

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機務大學士彭時亦對司

禮監言其謂上不得見雖請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

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上御文華殿召見眾先生但

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語之

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



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臧京官皂隸與作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安之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安遂叩頭呼萬歲特與商榷皆同聲叩頭遂令賜酒飯而退自後不復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常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因方回傳爲口實曰萬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懼有言故相成約至見後喜無言反見譏消爲所誑侮矣然先是御史所建言皆承太監黃高鳳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洵洵致憾欲刺言者一時莫能殺解及此召見得旨批出如舊人情始大安而言者亦自相慶

國朝典彙卷二十六 召對

七

弘治元年三月吏部尚書王恕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遇奇聰明于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於奸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宜召諸大臣與之議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專對或問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

十年三月令司禮太監章恭至內閣召問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上令左右取羣臣章奏付溥等

看詳相與擬定批詞以大陳奏上武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及禮部諸疏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退李東陽謂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算之周詳庶幾都俞吁咷之氣象云

八月上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於平臺議政事

十三年六月上御平臺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出諸營提督官辭本各議去而健等請上我決上出英國公

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鼎惠安伯張偉皆然

國朝典彙卷二十六 召對

八

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對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何如益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管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健等皆應曰甚好即令換手勅既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點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

十四年七月虜寇大同威遠京師戒嚴上親親宸翰賜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尚膳品具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



十五年十二月 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  
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  
治亦難，太急尤用。人行政與內閣執政計議行，所當行  
久之，天下自治。」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其所  
與之人太雜耳。渠嘗獨薦一人，甚不輕厭，意內閣亦豈  
可？蓋聽亦不言其姓名，明日大夏詢之內使，陳寬竟曰：『劉學士曾薦閣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上不答。劉學  
士再言之，上亦不答。當時已服。上之知人云。」  
十六年五月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  
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

國朝興業卷二十六 名對

九

者，卿可以揭帖密達。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  
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鑒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骨  
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達朝廷，以揭帖行  
是亦前代科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近  
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各之閣臣。  
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冒居要  
職，亦以此行之，豈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爲後世法？臣不  
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刑部尚書閔莊猷重獄，作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大夏入  
對，便殿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

珪所爲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如此對？」  
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卑問爲士，皆史殺人，卑陶  
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領之，明日九珪所擬  
六月劉大夏應詔陳言，盡罷光祿寺無名供億歲百萬計  
又議革騰驤四衛士內臣恨之。上召大夏密議，又及  
裁抑內臣事。大夏至，榻前上左右顧近侍解。上意  
將有密幣，卽退避。大夏侍上語久，欲起不能。上命  
司禮太監李榮等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請曰：「吾  
輩大過失，聖於上前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  
聰明，吾於政事外未嘗敢毀譽他人。』今日以求退。」

國朝興業卷二十六 名對

十

上曰：「李榮每在朕前說，是奸官吾與君，賄賂遠不  
知，何以有此？」榮曰：「嘗朝大臣公爲第一樂，何敢蔽賢也？」  
十七年六月有自榜中進回者，報房有異謀，內閣具揭請  
會官譯審。是日 上朝退，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至，燭  
閣。上曰：「虜情諱詐，可審切譯審。」又曰：「邊關糧草須與  
劉大夏說，用心整理，皆應曰：『諾。』健曰：『京營總兵須要得  
人，必曾經戰陣者。』上曰：『亦要有謀略。』東陽曰：『有謀略  
與經戰陣須兼用，乃可。但京營官軍有名無實，前年選  
聽征一萬，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數矣。』上曰：「軍士須  
管軍官撫卹，不可剝削。」東陽曰：「誠如聖諭，但近年官軍



做工太多外衛輪班皆過期不至正為此耳 上曰宜  
德以前軍士皆不做工內官監自有匠人東陽曰陛下  
明見朝廷養軍本以拱衛京畿豈爲工役今後工程乞  
爲減省養其銳氣庶幾急有濟 上曰然又曰礮上強  
盜猖獗可令劉大夏設法擒捕北山又有葬山王據險  
爲寇葦藪近地不可不除此慮東陽曰昨兵部奏差指  
揮三人領官軍五百正謂此 上曰先生豈是腹心大  
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說時如何得如健等  
皆諾而退

七月令工部侍郎李燧大理寺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叅議  
國朝典彙卷二十本八 名對

上生燧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至出大同鎮總官本謂之曰  
金幣鈔錠

我邊墩臺賊乃敢它掘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彼被  
殺者苦何可言朕當與敕主京軍已選聽征二萬須再  
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行健等對曰  
皇上重念赤子社稷之禍然京軍亦未宜輕動謝還曰  
邊事固急京師尤重若重駟輕亦須內顧根本 上猶  
未釋然李東陽曰北虜與朵顏交通湖川古北口甚爲  
可慮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

待其定徐議所向耳 上曰此說固是亦未便出單  
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發免致臨期失機皆對曰聖慮  
甚當乃趣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尚論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  
輕出 上曰 太宗頻年出兵迭虜數百里未嘗不利

大夏對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  
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敝將官難得  
其人軍士玩於法令不能殺賊亦且因而害人徒費財  
物有損無益大章與內閣議同 上納之師乃不出

八月早朝畢 上起立召吏部尚書馬文升侍郎焦芳都  
國朝典彙卷二十本八 名對

御史戴珊史琳退至燧閣前尚論曰明年春天下官員  
朝覲卿等宜預先訪察務乘至公以行黜陟御史聞報  
賢否揭帖不可盡信往年嘗有奏擾者卿等仍須用心  
斟酌期於至當 上又謂文升曰卿嘗得否茲以文升  
年老重聽又復申論文升對曰陛下留心政務宗社蒼  
生之福也 上命左右扶文升下階而出自是每有政  
務時召諸大臣面論因事論事從容詳悉動數十百言  
不能悉記蒙延接皆感激奮勵

九月 上御燧閣召輔臣議事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  
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急恐



邊將輕易辱兵殺之漸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  
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何以取勝 上曰雖  
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勸書內方有軍法從事  
之語各邊總兵官親領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  
以軍法重治如此方可李東陽曰此事不奏尚可今既  
奏請若明言不許恐號令從此不行 上復申前論健  
曰昨日兵部擬奏值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者  
不許似止侯所奏是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  
既奏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為重外邊觀奏詞亦不若  
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為重耳謝還曰今遇聖諭批答  
國朝典彙卷二十六 召辭

十一

仍用一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殺輕重各有法決  
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

十八年四月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還至懷閣袖出數疏  
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蕭賢所奏地方盜賊事  
須加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實 上曰然  
凡一應事務當與富華者皆責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  
更須加緊皆應曰諾 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  
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  
不敢輕擬 上曰彼自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  
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曰固然 上曰彼言周李

鄭養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曰季麟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荊州時以潮河開山致損人命故人  
論之不已健曰洪鍾亦好 上曰彼言畢諂大臣要剛  
正有氣節若果有早諂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退  
耳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  
臣有職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  
皆留辦事耳健等曰臣等每見留者辦事之文竊有未  
安大 宜甄別賢否若梁云留者辦事即係該退之人  
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生  
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 上曰

國朝典彙卷二十六 名辭

十四

然又指一疏曰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  
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為處置務使  
通行健等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  
如贖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  
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是日昨令查議  
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  
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即盜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  
皆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曰今須嚴禁東陽曰臣  
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肖  
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退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



亦是此意

上曰然使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弊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關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使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是誠有之使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難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國朝典彙卷二十六入召藩

十五

近多不與使等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改奏矣使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朔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皇帝曰我纔一行法乃首壞之遂置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動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還等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關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是中外稱慶如

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復召輔臣至暖閣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佩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挨巡夫役若干名倘為御史奈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曰勅奏詞恐所寄即是則例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為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佩已見如今回話縱不誣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曰凡係

國朝典彙卷二十六入宿對

十六

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上曰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既明習國事論議皆出或累數十百臣下欲盡一二語至無聞可入或竟其辭而退

嘉靖二年八月刑部尚書林俊請老因言自古未有親大臣若孝宗者加劉健對選空與劉大夏輩時宜



召帳前李議棲時方退乃歎曰豈知軍民貧至是又問安得太平如帝王時大夏曰凡事皆如近日與臺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孝宗信用其言自是大治今大臣如使如夏者不少陛下宜召果如孝宗事者皆與之議當而行大治未有不孝宗者若徒取文具何裨政理伏望聖明用臣之言遂臣之去上獲允之六年時方有事郊壇大學士張聰桂專以督秩候請廷謝畢乃敢受命上曰古者人君接大臣無時上下乃交翼日屢從齋官即可出謝不必陛見

十一年九月 上以星變召見輔臣李時等於文華西室

召對

十七

論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人才上曰過猶不及於是時等退而條三事上之一曰務安靜二曰惜人才三曰慎刑獄上報曰卿等恰忠體國朕具知之近來臣工議論頗多國是靡定今各加循省務安靜以成中正和平之治其事關所司者俾從實舉行以稱朕意十四年大學士李時請舉午朝之與上曰先朝有晚朝之儀朕嘗思之如鴻臚寺奏謝恩見辭是朝儀若政事另行爲是今通政司奏事全是行政非朝也張學敬曰午朝舉難復不若時常宣召大臣于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宣召不但質問政事亦可知人臣賢否皇上天

資英明臣下有一言敢蔽無不覺者臣等亦在側侍班上曰也者科道官侍候廷試後舉行之

上曰講畢召張學敬李時見於文華殿西室諭以莊肅皇后喪改廷試貢士於四月初二日另傳示禮部因言今年選庶吉士只用翰林一人教習等即舉堪任者時曰此任須擇德行不必專重文學上曰有德行方可爲人師範文章是末藝學敬因薦學士蔡昂上俞之復問前顯鼎臣教習何如時曰老成停當上因言內閣缺人卿等以爲孰可乎敬請上自擇上曰古人薦賢內不避親外不避管卿等知而不舉即是蔽賢

國朝典彙卷二十六人召對

十八

不忠乎敬曰內閣之任與他司不同謂之機務者機乃發動之由一有差失爲害不細所以此官必須慎重上曰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爲緊要因評諸臣謂王廷相好舉材甚正語賢例從秦金覺已棄矣復言汪鑑事無定見昨考察恐未免虧人乎敬曰鑑近在部時與霍箱爭辯上曰若是爭辯鑑終違時宜若箱作尚書則部事須盡壞了張學敬以疾給假上召李時問學敬何疾時以痰火對上曰學敬求靜養非盡屏諸事其何能靜時曰此未疾也刻日可愈上曰學敬閣中專決卿不與爭時曰機



務至重臣豈敢不爭第乎教性剛一時難入比奉詔講  
究卒亦未嘗不從 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如此且如  
莊肅皇后謚號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辯如  
此時日乎敬正以弟嫂與子母不同亦是忠愛 上曰  
忠愛固然不無執拘且彼不愛惜人才所以多怨茲內  
閣缺人朕欲取舊老賈宏來與卿相處何如時趙鼎稱  
善 上因問太倉積貯時日聞頗充贏由草完貝多  
上曰此是即位詔書所華乃揚廷和之議不可誤者延  
和殊有才第非補弼弼耳

八月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大學士賈宏李時至曰今日  
閣朝典彙卷二十六 君對 十九

聞朕出遊召卿等庶幾君臣同游之意因令出觀殿  
宇規制諭宏等曰朕在恤民即今工作亦非得已如四  
郊七廟奉天奉祖兩宮奉親皆當營造此即無事時因  
言遼東時定湖廣賦天下亦無事 上曰遼東本撫臣  
行事不當以致擾亂宏曰例推巡撫內地者吏部止令  
戶部邊方會兵部恐不盡得人臣請令九卿如京堂例  
上曰善其語吏部若爲令宏曰三邊今缺總制臣敢薦  
一人 上問爲誰曰姚鏞往在延教甚得士心時言鏞  
處兩廣亦是後來王守仁却不是 上曰守仁徒虛名  
耳因令宏等語吏部惟鏞語未卒曰既青用安事惟卿

傳諭行時言遼東項川馬永基好宏曰聞永基丁八十  
餘人皆學騎射甚驍勇 上曰將須文武兼賢不專在  
勇時對 聖諭允當 上又言西海水神祭於道側非  
禮令宏等相北開口設祠宏曰 上無一事不教與竟  
舜同 上曰堯舜生知豈朕可及敬者聖學始終之要  
朕猶未盡因諭宏等盡心匡輔朕納可否宏等勸 上  
保養 聖躬 上曰在清心寡慾宏曰須靜養以凝神  
聚氣爲要 上曰神氣充足百體自安宏言黃帝問道  
廣成亦專在靜 上曰道書中亦云但凝氣必有法卿  
等可爲朕斟酌以聞又諭恤民在用賢宏曰聞 上肯

國朝典彙卷二十六 君對

二十

與李時夏言評品被劾諸臣甚密 上曰朕在內僅得  
其略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簡用武未嘗仍須執奏  
時曰頃宏至京果朝欣幸 上委任舊舊至治可期  
上曰舊臣止卿及宏在時等謝衰朽不足以副眷用命  
賜酒飯出  
二十四年閏正月大學士嚴嵩言臣每欠駕乘宜召人情  
未免嫉讒竊不安臣思在慶夏言惡與郭勛同列以致  
生隙大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豈宜有此嫌異今  
臣布忠臣元臣謨臣璧凡有宜召乞與臣同應事體相  
安在 祖宗朝慶夏三楊每並入侍乞與故事一體奉



預疏入報聞

四十三年正月 上召大學士徐階問鎮遠侯顧寰可用否階曰寰雖非將才然一時亦難其代 上問侯伯外他有何堪用否階請論兵部于侯伯外公舉以聞 上曰寰在京戎只可令惟練兵卒耳衝鋒破敵須將選一二入備緩急如舊例且三營兵總似多今於副將擇而用之何如階曰聖裁允當請傳兵部撥行 上曰京營一總督今亦不必添即以副將各目選用亦可又邊卒不肯用令何能得力且總十路未至十萬人今令戶部取銀二萬兵工二部各一萬發劉燾給備官軍一次不爲國朝典集卷二十六 名對

主

例可即與之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則適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銀賞則待有功上溪然之

隆慶元年三月御史龐尚鵬請御文華殿延見宰輔不報五月禮部尚書高儀疏言我朝 列聖接見輔臣燕對同遊造膝陳情上下交泰 皇上御門遞漸復舊規而朝者尊嚴情禮不洽今山陵已畢經筵日講咸宜舉行便殿面議尤不可緩乞時召六部大臣各奏章疏以決可否 上嘉納之

鈔事中張國彥言 皇上臨御以來典章政務煥焉可述

綢召對一節尚未舉行近聞輔臣面奏荷蒙天語優容一時臣工傳頌以爲曠典臣等伏觀先朝大學士李時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郊壇視工終于十五年文華殿議事中間一政令之興革一人才之進退同不召問臣僚向決可否與家人父子無異蓋 先皇所以生致四十五年之太平實基於此乃今日所當繼述者臣等謹以前錄刪去繁文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聖神親省銳意遵行以光先朝盛事得自報聞錄留覽

國朝典集卷二十六 名對

主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輯

· 朝端大政 二十七

隆慶

國初 上時與劉基訪軍國事其書多自製皆稱御名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而不名又嘗稱曰吾子房也洪武九年十一月以宋濂爲學士永旨諭之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以子璉爲中書舍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隆慶

十

人孫慎爲儀禮司序班復以濂艱於行步選良馬賜之上親作馬歌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濂素寒飲嘗侍宴 上強之醉賦楚辭一章以賜

詳御

十年正月宋濂致仕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何時復來見朕乎茹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

二月宋濂辭歸瀕行賜楷幣文綺及御製文集 皇太子

又賜衣二襲 上諭曰朕最懷於實嘉卿忠誠故以賜

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載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 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濂感恩詩歲一來朝

抵家上表謝

九月宋濂來朝越十有四日見於端門 上見大喜 皇

太子諸王皆喜 上遣儀曹備膳羞諸物抵寓館以賜

自是日侍 上游恩禮備至

十一月宋濂在朝七旬餘以歲暮辭還 上曰方今四災

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謝不敢當復遣中貴人賜上尊

道所經行皆爲指畫既行數日 上謂其子璉曰朕時

昔之夜夢見汝父汝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

璉叩頭謝

十二年十二月宋濂來朝 上曰卿多積德以致高壽雖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隆慶

二

致仕而懸關甚切不憚那寒每歲斯時來朝特賜酒被及日用之物卿其領之

十五年十月朔朝罷召侍從諸臣訪論古道嘉興籍吳沈

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者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

十八年魏國公徐達病瘡愈 上賜勅曰方今九夷八蠻

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忠誠耿耿以勞爲逸何由

臻茲將軍功昭上下澤及兵農而於人欲之私秋毫無

犯此其明智者乎邇者將軍有瘡疾朕初聞之於心恐

焉今喜疾愈特遣將軍子諭朕意將軍其悅且安故勅

按 太祖聞達計至被髮徒步往哭又親至龍江迎祭



常開平遇春鄧寧河念國初優禮大臣如此後惟 武宗臨祭張英公懋每一奠酒其家進五百金允允其南巡幸斯文傳貴第今胡曾德座儀也

十九年左春坊司直郎任仲魯以脚疾于歸明日召入賜坐謂之曰汝昨日以疾告期秋後來見朕知汝疾劇宜休養以延壽考汝平生力爲善今鬱然龐眉乃壽之徵更與起居精藥物以終餘齡無庸再至也

永樂二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璉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卽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隆慶

主

情係初易保終難朕固當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籍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七年十一月刑部侍郎張本疾 皇太子監國南京諭曰本具能視國事如家事爲臣盡心如本難得命太醫院遣醫馳往視之仍賜鈔五千貫及貂帽貂裘

八年四月廣西總兵官韓觀以疾聞 皇太子曰觀在廣西久亦克盡心疆夷畏服命太醫院遣醫往視仍遣行人牛肆問疾賜鈔二千貫

九年七月吏部尚書蹇義患背疽 上命御醫劉觀往視

之曰速與善藥不可緩視病深淺及用何藥明且來報次日觀言病淺已敷善藥不足慮 上曰勿謂深淺不足慮宜謹視之又諭之曰醫者視人病當如救焚拯溺母俾寒暑暮夜況爲國家祭一大臣是亦有功於國不可忘忽是日遣中官賜我鈔千貫且諭之曰有疾之人能靜定其心亦易得痊須戒勞煩也

十五年十二月學士楊士奇有疾 皇太子賜諭并以寶鈔酒白熟米等物給之

十八年四月 上御西內園殿召都督薛祿尚書呂震李慶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殿外命坐賜上尊珍饌

隆慶

副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賜少傅蹇義少保楊士奇太子少師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繩愆糾繆銀國書各一諭曰卿等皆國家舊臣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官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未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卿等皆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洪熙元年四月 上蚤朝罷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諭之曰監國二十年爲寵恩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 皇考仁明得迷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士



奇對曰今已脫險卽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孝誠之  
效更不煩聖明多慮 上曰卽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

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之義曰塞忠貞印士奇  
曰楊貞一印

宣德二年二月 上御文華殿召塞義及原吉楊士奇楊

榮朝漢諭以匡正之意各賜鉅銀問昔義曰忠厚克宏  
原吉曰舍弘貞靜士奇曰清方貞靖榮曰方直剛正漢

曰清和恭靖

八月大學士黃淮請老時淮父八十有九淮喪事畢拜恩  
闕下 上留累月賜遊西苑與公侯伯師傳尚書十一

朝朝典彙卷二十七 隆慶

五

人俱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比筵又宴太液池諭准曰

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如期至寵賜有加

三年正月召塞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等觀燈於萬壽山

士奇等應制撰詩

三月召塞義等十有八人同遊萬歲山中官傳旨前乘馬

及將從者二人既入東上北門乘馬及就寧門下馬步

出渡橋中官導引登山周覽 上指御舟曰以漈以濟

羣卿之力君臣之義欣成是同義等皆叩首稱萬歲

上大嘉特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於安逸  
而政務之暇命卿至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遊豫之

樂不在拘檢也復命乘馬遂小山中官出酒饌皆珍奇  
及歸醉出西安門天已暝朝旦傳旨免謝

七月召塞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東苑 上御殿中

召義等與語政務良多乃曰此中復有草舍一區乃朕

致齋之所非敢比古人采茨不剪之意然庶幾不忘乎

儉矣卿等可往觀 上臨河舉網取魚連得數尾令中

官具酒饌以魚賜食既而召義至前賜以金幣繼環玉

鈞等物遂賜宴於東廡復被旨盡醉而歸

十月勅諭塞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等曰古者師保之職

隆慶

六

論道經邦實亮燮理不煩以有司之政今塞義等皆

先帝簡畀以遺朕者而年皆高今兼有司之務禮非攸

當於是賜勅諭義等可輒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

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等其專精神審

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

四年三月命塞義夏原吉凡禮部等衙門遇大事會議如

故時義等蒙恩優待不親部事而國家決大事定大議

仍令會議  
八年正月命致任大學士黃淮與英國公張輔及少師塞  
義楊士奇等十八人同遊西苑賜宴於萬歲山之麓淮蒙  
恩賜以一品禮差其父赴闕謝恩故預焉



黃雅歸 上宴饗之於西苑太液池親運宸翰製詩走之仍賜金縷衣一襲

四月命成國公朱勇豐城侯李賢新建伯李王少師養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郭璉胡濙吳中侍郎蕭驥少詹事王英王直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遊西苑首至新構圓通殿臨太液池池之中多佳魚殿之左右多名花東去十步又有嘉蔬奇果 上每躬自採摘以奉 聖母甘旨繼至清暑殿此亦奉 聖母遊覽之所規制宏敞花木森鬱既而登萬歲山池水環之如盤磴道遠逾奇石森列千形萬狀不可備述勅賜羣臣內苑酒果

朔朝典彙卷二十七

隆慶

七

五九四

朱素陽賜少傅胡璉圖書曰忠貞惟貞少保王文刊忠誠匪懈衍聖公孔弘緒曰謹禮崇德

七年正月少保于謙以疾在告 上遣太監與安舒良更

香米視見謙居止朝房一養子侍自奉過儉因以上聞

報尚略隨薛蕙葉之屬賜之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籬昇

謙和樂諸臣言寵用過重與安曰謙日夜與國家分憂

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此等人今要再尋一箇來換于

謙恐未使得衆皆默然

謙有疾 上賜勅曰昨聞卿偶序重疾朕心惕然念卿

風痺重托旦夕不可或無已令近臣攜醫往視茲復賜

卿白金五十兩爲湯藥費并賜羊酒白米卿其勉扶病體副朕惓惓之意

天順三年十一月賜閣臣李賢第宅費上章惠粹 上曰

卿輔導有勞特賜近居以便官召所辭不允

四年四月 上御南薰殿召尚書王剛李賢馬昂學上彭

時呂原五人入會 上令內侍三人撫琴 上曰琴音

和平足以養性情曩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厭矣所

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程華先朝精於琴賢等進曰

願陛下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愷幸甚 上喜賜賢等銀

鶴頂博帶

朔朝典彙卷二十七

隆慶

八

弘治五年五月致仕禮部尚書鄭幹上疏言浙西水旱相

仍民窮盜起請行蠲恤之政 上曰幹雖受仕年老尚

能爲國憂民忠愛可嘉浙江布政司其具羊酒探段仰

其家慰勞之

八月大學士丘潛乞致仕 上慰留之令凡大風井雨雪

日俱免登朝

十八年正月 上召劉大夏戴珊而議政事既畢令中使

出白金二錠以賜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

不與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以賄賂通

乎以故賜卿二人且命口勿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



候便也

十月

武宗奉朝退御文華殿召內閣三人總兵官六人六部尚書都察院至前諭之曰國有大慶加以邊事卿等久勞各賜文綺三襲仍賜飲候而退

光緒

六年張聰以兵部侍郎掌都察院事會李福達獄解賜二品服金束帶及入閣復賜玉束帶又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褒獎殊至

十一月

上諭大學士張聰朕有密諭卿勿令他測知以泄事機又諭朕與卿帖皆親書雖不甚楷正恐代寫有泄事情壞疏謝因與先朝楊士奇故事請給圖書爲密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陸題

九

封奏對之用

上許之乃諭大學士楊士清曰凡朕與卿等可議事情除軍國重務卿等同官三人議奏外或有密訪事機欲法

祖宗故事各賜印記一以封所來帖子又朕所送下文皆亦不可無封記令制一套正面

畫一雲龍上批諭某官中用政事文劄驗記一顆背封

口上用御封二字朕出納有驗不致有漏事機朕無可

誅者用與卿預計可否通議來聞并賜印記字樣也勞

拱用密之一清言先朝仁宣二廟嘗賜近臣圖書今此事誠宜修復但印文止可作責望語不必過爲褒美又當因人而施不可太濫時上已擬賜三輔臣印

記及得一清奏遂欲去翟鑾之賜以桂萼代之

一清復奏鑾小心慎密況在閣同事乞併賜以安其心上報

允乃賜一清等各銀圖書二一清文曰耆德忠報曰繩

愆糾繆德壽曰忠誠靜慎曰繩愆糾繆德壽曰清謙學士曰

繩愆糾繆德壽曰忠誠靜慎曰繩愆糾繆德壽曰清謙學士曰

今所賜卿等四人封號印記又欠徵驗其真凡所上密

詔可以幅後小書某字號自一至若干朕上下方如親

見朕處時人荷詐僞一失之我君相必被他人相間也

夫君者天下之主可親者二宗室支屬私親也忠良賢

佐公親也親其私者以夾輔王室也親其公者以治理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陸題

十

朝政也今編四字仍勞卿密說他三臣以朕意鄂周持

字璉用忠字寧用秉字鑾用正字既而諸臣各上疏謝

上手詔褒答之

賜輔臣楊一清等五經四書各一部諭曰朕惟大臣事君

必有其道曰道者載諸簡冊君不知道無以修身出治

而福澤生民臣不知道無以輔君納諫而成就有德卿

乃者德舊人博學宿儒自後召居政府輔導朕躬朕念卿

朕學賢襄治運展布忠誠沃心之遠良有賴焉朕念卿

甘所學者必孔氏典籍是典籍也乃市行書肆所傳惟

恐或有差舛今特以祖宗朝所刻官本五經四書各賜



一節卿其益堅乃志覺厥古典或朕政事法効有違於道有乖於理當執此言以告正朕躬乃律朕之不納爲無言嗚呼聖人修齊治平之道盡諸典籍朕有所聞聞必賴卿其善舉之朕豈敢遏其身心以爲無益負皇天及祖宗付托乎惟卿其欽承之

十二月 上以楊一清病目未出諭問之曰日前奏請給假調養目疾今已數日未知可否特茲爲問朕聞目主肝肝經受熱或勞所以傷目卿可用心憂養使肝氣清和而目無疾弱卿每以此言朕欲卿治之奈無術耳欲令醫治之亦無術耳况耳目之際非可以按摩爲術也

賜勅與葉奉二十七八 隆慶

十一

但能使臟腑清和則百脈流通又非專以藥餌爲術耳而醫者之術亦恐不過此朕初幼孩至今恒以目爲患去年常大作之是以略識此意不在他術惟肝氣平自安矣卿如稍可便即赴閤辦事况當新春過還不必報名叩謝以某日赴閤具疏來聞卿朝見陳情也

七年正月時享太廟 上見兵部尚書李承勛班在張璉桂奉之上意願不悅楊一清因請量加二臣一品散官使與承勛相等時 上正陳視紙寫帖于諭內閣而一清跪至 上嘉悅不盡手詔報答并作詩賜瓊

六年大學士楊一清言臣自登極以來歷事 憲宗 武

宗康被褒封誥勅獎勵望書頒賜書籍今又蒙 皇上賜書賜詩賜勅諭褒答賜御製諸箴謹於居室之東擇地構樓五楹奉藏宸翰乞賜樓名以彰歷朝恩遇 上嘉其情賜名寶聯令工部制扁懸安

九年 上召大學士張平敬尚書李時於西苑視蠶壇地賜酒飯珍饈御製西苑祝穀祇先蠶壇位賦授手敕等勅淵因命和以寓警戒乎敬請 上手書各賜以爲子孫世寶許之明日二臣進和賦 上遂各賜手書御製賦後數日併裝成帖名曰咏和錄賜之復諭之曰惟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廷當慎他處則猶家禮然

賜勅與葉奉二十七八 隆慶

主

如漢文前席賈生今亦稱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况朕在冲昧世事未經無一識見卿之於朕無異周公愛戚王首以孝訓於朕他特餘事耳卿夙夜在公敬君盡禮昨見退還太過恐非大臣之於君者夫何謂輔弼大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教訓傳以德義保其身體此則不可以不在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凡會議或卿有所奏無拘時而來面相計處交修俾朕性志有定方可廣接他人庶有所酌別賢否耳近朕又欲奉兩宮春游後與卿輩一遊以仰遵我 聖祖丕訓亦以見幼孫之率由祖道當有宴樂預爲卿言之



十一年大學士李時以 上所賜銀圖書藏內閣為盜  
所竊具疏言狀得旨令麻術五城刻期捕盜務在速得  
三月賜尚書王瓊王憲等合奉堂詩傳訓二篇御書御製  
祖德詩敬一箴欽天記頒及內府書籍

十二年四月 上幸南內召大學士張子敬等問馬賜宴

御製樂府詩章示字敬等命各和以獻

十月禮部尚書夏言新構尚書燕署成手書奉紀天語以

為堂名曰贊治因作記刻石基榻進呈 上令閱覽

十二年 上嘗賜大學士張子敬書院額名員義字敬建

樓其中奉藏聖製至是復以樓名請 上嘉其尊敬君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隆慶 十三

言之至賜名實給令工部製扇遣署丞朱守宜齋懸

十月吏部尚書汪鋐建樓以藏御製諸額賜名昭恩絳扇

禮部尚書夏言請建書院樓堂於里中以藏御製宸翰及

所賜書籍并乞名額 上從之書院名忠禮堂名愛恩

樓名寶澤令有司繕造工部給扇仍賜言銀圖記一文

曰博學優才識令凡手疏上封用此識記

上諭大學士張子敬李時曰朕覽江西所進青蔚其色甚

佳以為殿陛祀天之用此重器也今者雨霖稍爽可與

助鉉言三臣吉服入觀其以酉刻至南宮之重華殿於

是 上御重華殿先祀祭器畢等曰伏觀祭器制度

精美仰見 皇上事天之誠 上選御右室宣字敬等

入見 上曰朕咳疾靜養久不接卿良用歉焉茲已調

養平復時與卿等一見字敬等頓首曰臣等瞻仰天顏

不勝慶幸 上命內使以御案所置牙邊檀扇分賜五

臣 上曰天氣炎熱茲扇與卿等共涼字敬等復頓首

謝 上命賜酒饌既退復召字敬時入見 上以黃紙

書 宜宗御製閱東園詩示之次日字敬等跪謝報聞

十四年四月張子敬以疾在告 上遣中官齎藥餌又手

札諭之曰昨以係李時具言卿病苦狀朕惟近古之君

有憂難療大臣疾者朕居常令藥數味自飲輒效茲為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隆慶 十四

卿擇清心安神藥火保肺者為一服以並得愈疾慰朕

念服後一二日可告朕何如

十六年江西撫臣以大學士夏言所請建忠禮書院成奏

聞詔有司食編人役看守毋至傾圮

二十年二月大學士夏言以廷試諸卷有疾 上遣醫視

之復命中使齎賜上等品物言疏謝請俟疾少間詣鴻

臚寺報名謝恩 上特遣中使諭止之

二十二年賜大學士嚴嵩圖書一曰忠勤敏達

嚴嵩家起室室藏宸翰為名奏請 上賜名額詔賜堂曰

忠弼樓曰瓊翰流輝供奉玄殿室曰朝陽延恩之閣



二十四年九月工部尚書甘爲霖構書樓藏欽賜書籍及  
給勅御札疏請名額 上嘉其敬君事賜令名曰尊恩  
勅所司制扁給之

三十年五月咸寧侯仇鸞以疾在告

上遣太醫院診視

仍賜羊膳諸物既而鸞又以在告不得以祭神祇疏請

上曰大將或時不與卽令副將代之者爲令

三十八年正月嚴嵩年八十詔賜苑直出入乘肩輿

按賜苑乘輿 宜廟時西苑諸游命黃淮張輔等肩

輿乘騎嘉靖中郭勛夏言等前後以入直西城賜乘馬  
言及翟鑾乃私以小輿使人腰之而行 上聞不善也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廢題

十五

萬以老特許乘輿至年八十加恩賜肩輿俱禁中古  
今所未有之典

八月嚴嵩新建長安街居第并南昌府堂樓成請賜觀名

上命長安堂曰忠正南昌樓曰寶翰堂曰省德仍令工

部製扁懸安

按文臣賜第京師若 高帝時有之以後養義夏原吉

楊士奇楊榮胡濙吳中至於詞臣曾榮王英在 宣廟

俱有賜士奇力辭而止于謙陳循高穀王文商終在

景廟亦有之袁彬所請則祇賜第也天順間李賢王翱

馬昂俱有賜第又爲對造第原籍鹽城嘉靖間張孚敬

治第京師 上聞以銀幣羊酒落之今人不考遂以爲  
賜第非也其原籍始以書院請特令有司給夫假資管  
遣後夏言亦繼之然不召賜也萬曆元年張居正築第  
故里 上特親御前白金千兩遣官齎送

嘉靖中旣爲真人邵元節陶仲文治顯宮於內閣法局

而宮外復起大第其盛端明頗可學俱有賜第乃至通

狄散人方士段駕千亦有之不足爲異也

又賜崇苑直舍 上在西城田賜籬入直大臣處於無

逸殿之左右廂然頗隘而受日至丁巳特建一舍於殿  
東官道之左以居嚴嵩應事皆南向明館庶官皆具又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廢題

十六

出百金以制一切器用嵩遂以居餘階亦希曠之典  
四十四年大學士徐階有疾 上遣御醫徐倬觀之中官

賜猪羊甜醬風茄酒米如例已復出尚方珍劑二瓶令

司禮王本賞手札諭云幾火一疾惟須自慎既不可用

寒劑又不宜多降火又有謂痰隨氣降此非治法也但

仍以涼平性品用之便消順耳又青州白丸子真者亦

効非其本地令者無益至於牽扯背肩痛當以祛風順

氣之劑間服之亦少資云

隆慶二年賜大學士高拱專藏宸翰樓堂名額據曰寶謨

堂曰鑒忠從拱請也



〔板〕武中大臣如魏國公達等不時賜宴預坐及學士  
宋濂等隔生講論至 仁宗亦然正統以後廢矣雖  
孝宗之敬禮閣臣 世宗之寵眷張夏即頭長跪不問  
坐論也惟嚴嵩賜坐一次陶仲文召對坐無算乃至仲  
文南西嚮 上北東嚮以仲文坐儲城 上亦坐殿不  
設御坐入則迎於廷出則送至門握手乃別  
自弘治後內閣體重故取復位者必遣行人以示優異  
若尚書雖吏部亦不爾惟嘉靖初取總制三邊尚書王  
瓊回京別用自原籍取吏部尚書方獻夫別用俱遣行  
人瓊補吏部獻夫進閣而其時自原籍召大學士桂萼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隆慶

七

却遣官同官張璠為請之亦不許隆慶中自原籍召  
大學士高拱亦不遣官拱頗以是不樂其同事云  
英宗自李賢獨見稱先生其稱王郭多曰老王 孝宗  
自丁巳後召見劉健等必稱先生馬文升劉大夏稱老  
尚書萬曆初 上敬禮張居正稱先生雖官中亦稱然  
嘉靖末命官中不得名徐階稱徐閣老皆異數也  
天順陳汝言弘治馬文升俱以兵部尚書為怨家所中  
詔持給衛驛護之陳五十人馬二十人嘉靖給兵百人  
為大學士楊廷和夏言直宿出入衛從  
賜銀圖書自輔臣外 憲廟賜方士李汝復銀圖書二

日妙悟通玄曰忠貞和直得密封言事又鄭常恩圖書  
一日索齋陰陽蕭崇一圖書二日至真玄妙日月霞歲  
月 世廟賜勳臣郭勛仇鸞勳未致仇日翔卿又曰朕  
所重惟卿一人賜真人邵元節白玉印文曰關教護國  
烏玉印文曰太和子陶仲文白玉印文曰凌虛子烏玉  
印文曰林隱銀記曰秉一保國宣德時太監金英范弘  
天順時覃昌嘉靖時張佐泰福皆得賜不足異也  
太祖與劉基宋濂書稱伯溫老先生景濂先生時尚為  
國公也 世宗手札夏言為公議嚴嵩為惟中然不過  
三四而已張孚敬家藏御札百餘道內二十餘道稱元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隆慶

十八

輔張羅峰或大學士張羅峰或少師羅峰又而呼羅出  
送有御札少師張羅山最後一札稱茂恭 神宗御書  
與張居正自萬曆元年十一月以後居正沒几張四難  
申時行亦多不名  
國朝賜名者 太祖時靖江王韓柱賜名輝再賜名守  
謙衛國公邵友德賜名愈曹國公李保兒賜名文忠左  
丞楊畢賜名憲御史大夫陳亮賜名寧江陰侯吳國興  
賜名良魏國公徐允恭賜名輝祖及諸弟增壽添福增  
緒皆賜名又賜署令汪名文 上親書義字賜寒容賜  
齊德名恭都督賄事錢鉉以奏對稱旨賜字曰鼎有



建文帝易胡廣曰靖 太宗命仍故名永樂間楊子榮  
入關 上爲改曰榮徐輝祖子釋迦保與再賜名欽欽  
元李馬開榜日 御書其字於榜遂名驍河南護衛軍  
施丁三發周王反謀陞錦衣衛事賜姓名趙誠洪熙間  
賜魏國公徐長孫名顯宗夏和入中秘 宣宗親其名  
丁可從旁子改置上曰吳大學士王文初名強熙國  
公沐斌初名傑布改胡德勝 憲宗以時有虜患改曰  
德盛會昌侯孫鎮以犯 莫廟諱 上爲改曰錦少師  
張璉以嫌名請 世宗爲改曰早敬賜字茂恭賜與人  
間仲文字曰獻道號曰林隱又曰凌虛子

隆慶

十九

賜姓者 太祖有義子數人如國公李文忠沐英都督  
何文輝徐司馬及元帥文剛文遜等皆賜朱姓正德五  
年義子武德<sup>一</sup>七年都督錢寧安許國賜朱姓又  
賜都督朱福朱剛都指揮朱謙朱春朱蒼朱增朱斌<sup>朱</sup>  
政朱海朱岳朱昇朱崧朱彪朱鏞朱劄指揮千戶戶鎮  
撫旗舍朱欽等百二十人姓十二年賜舍人朱山朱準  
朱容朱淮朱涓朱義朱大禹朱甲朱珂姓尋詔都督江  
彬許恭劉輝張洪神周李琮指揮焦廣俱賜朱姓又改  
指揮楊瑄曰瑄焦格曰琮桂曰松張天佑曰海廷鸞曰  
璧馬定曰培俱賜朱姓

終

國朝典彙卷二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徐學聚 編輯

朝端大政 二十八

賜養

洪武元年以徐州參政陸聚稱職賜白金三百兩絲幣三  
十四疋酒三尊部曲文綺銀梳各二百  
給陣亡將士四百十五人百戶鎮撫人給米二十石麻布  
十疋軍士人給米五石錢一千二百麻布二疋又指揮  
孫靖家米三十石布十五疋鈔二百錠織金文綺及帛  
國朝典彙卷二十八 賜養

各十疋千百戶 貴俞清嚴整家米二十石布各十五

疋鈔二百錠又千戶王仲家鈔一百六十錠百戶鄭禮

家鈔一百四十錠龍虎衛指揮第胡斌第文綺帛各二

十疋鈔二十錠千戶俞賢家米二十石布二十疋又綺

帛三十二疋 又征南侯事家屬指揮米三十石麻布

十五疋鈔五錠千戶米二十五石麻布十二疋鈔四錠

百戶米二十石布十疋鈔三錠

三年三月給賜朝臣袍帶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

八年以浙江按察僉事解敏科職賜白金百兩文綺廿疋

十三年七月賜魏國公徐達以下六十四人米五百石



十四年三月賜翰林及諫院茶祿與權等六十人羅永各一襲

十六年十二月賜禮部侍郎朱同會都御史詹徽左通政參政等十二人襲衣

二十一年賜信國公湯和夫人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五百錠絲段三十表裏仍賜勅曰婦之道專內政而無妬勤勞啓家夫婦同心若此古有之今之人少見惟朕臣湯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當天下大亂之時人各望家避難依衆雄所在如之獨爾信國夫人秉內政以助和啓家信國立勳業於大廷今也功成名遂攝國朝典彙卷二十八入賜賚

長幼而歸故鄉嗚呼昔爾夫婦墨髮而來今歸故鄉皆蒼顏皓首夫人淑德令婦如之鮮矣特賜助和之功啓家之勞如數夫人傾之

七月江夏侯周德興還鄉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千錠文綺三千疋

年光祿寺卿徐典祖致仕賜白金百兩鈔百錠上念致仕泰府長史文原吉勞特賜敕獎勵賞白金百兩鈔二百錠絲幣八表裏

上以丁晏布政使鑲鑑祿徐中知府李亨居官勤慎即喪所賜鑑將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中亨米五十石鈔

二十錠諭以服滿來朝分理庶政

河南按察僉事王平行部至孟津有司徵財爲賄平執其人以聞賜勅獎勵文綺襲衣被褥鈔百錠書吏半之太原衛軍林莊韓伍兒以發劉原利叛陞百戶賞白金各三斤文綺十六疋

千戶張豫以登莊成黨進賞白金二百兩鈔四百錠襲一襲良馬一全帶一問後陞陝西都指揮賞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絲段十表裏牛馬各六匹

軍人王三以隨征獲馬入官身故賞白金百五十兩鈔五十錠

國朝典彙卷二十八入賜賚

王

民蔣公達王剛甫散蘭秀山盜各賞白金一百二十兩黃再文破長陽盜賞白金一百五十兩

軍章不花執叛僞右丞燕海雅賞白金三百兩

永樂二年賜致仕太醫院使戴元禮白金五十兩鈔一百錠絲幣四表裏

四年十二月賜番僧哈立麻賞金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二萬貫絲幣四十五表裏及法器酒褥鞍馬香果米茶等物并賜其徒眾白金絲幣器物有差

五年正月賜哈立麻牙杖二金瓜骨朵二幡幢二十四對香金二拂子二手爐三對紅紗燈籠二靛燈二傘二銀



交椅一銀腳踏一銀水罐一銀盆一銀馬四鞍籠二銀  
靴一青蓮扇一紅圓扇一帳房一紅紵拜褥一尋命哈  
立麻於靈谷寺建大齋爲高皇帝后資福事或賜資  
金百兩白金千兩鈔二千錠絲幣百二十表裏馬九匹  
灌頂大國師哈思巴爾等各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絲  
幣十馬三匹餘從衆賜賚有差尋封哈立麻爲法王賜  
玉印詔命金銀紗羅絲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  
又命哈立麻於山西五臺寺資度仁孝皇后賜白金  
千兩絲綾羅絹布二百六十疋大國師等賚有差  
六年四月哈立麻歸降仍賜白金絲幣佛像

國朝典彙卷二十八 賜賚

四

八年遣行人余吳敷涼州都督吳允誠妻曰比韃寇以兵  
脅爾爲叛爾夫及子從朕征討而爾能守節勵志與三  
管者謀叛叛者戮之以婦人而棄丈夫之節忠以報國  
智以脫患朕甚嘉焉今賜爾絲幣十表裏米百石鈔四  
千貫羊百腔用示褒嘉陞其子管君爲指揮僉事其所  
部都指揮保住等各賜絲幣八表裏米八十石  
十年四月賜在京文武百官夏布有差命庫內閣學士胡  
廣等五員賜同尚書

二十一年賜征安南成事一品米六十石麻布六十疋二品  
米五十石麻布五十疋三品四品米四十石麻布四十

疋五品六品米三十石麻布三十疋

總旗靖西京驢告叛陞百戶賜白金各五十兩鈔百錠絲

幣二表裏衣一襲

寧夏都指揮韓成預言叛虜謀賜鈔二百錠羊十腔酒五  
十瓶

致仕百戶王欽以發盛庸罪賞銀百兩鈔四百錠陞指揮  
同知

羽林前衛千戶王以發都督梁銘罪陞指揮同知賞鈔  
三千貫衣一襲及靴馬

指揮僉事馮傑以發王倫妖言陞一級賜鈔二百錠衣一

國朝典彙卷二十八 賜賚

五

襲

洪熙元年賜太子太師致仕郭資白金百兩鈔二百錠絲  
幣八表裏

賜英國公張輔羊四百牽酒六百瓶米二百石逾月復賜  
羊二百牽酒四百瓶

以尚書夏原吉丁憂賜米十石鈔一萬貫胡椒一百斤

景泰三年皇太子令旨賞文武百官公侯伯各銀五十  
兩給緡四表裏一品二品四十兩三表裏三品三十兩

二表裏四品二十兩二表裏五品十五兩二表裏六品  
七品十兩一表裏八品九品庶吉士五兩一表裏不係



常朝其各雜職及僧道官二兩絹一疋將軍一兩監生升順天府學生員絹一疋軍校勇士力士厨役各五錢辦事官吏當該吏與人材知印承差樂舞生軍民匠醫生樂人陰陽生養馬小廝坊廂里老人等各布一疋各官軍在京操備者官各銀二兩絹一疋旗軍五錢又賜各處內外守備總兵督撫等官太監袁誠等各銀二十兩絳絲二表裏少監蒙泰等各十兩一表裏都督沐璘等各銀三十兩絳絲二表裏都督尚書侍郎等官方瑛等三十兩二表裏都指揮陳達等十五兩一表裏給事中劉清等一表裏特以易保推恩非例也

國朝典彙卷二十八 賜賚

木

賜大學士陳循高穀各白金一百兩學士江淵王一寧蕭

鑑商裕各五十兩尋各賜黃金五十兩

天順初賜錦衣指揮袁修居第白金三百兩絳幣十二表

裏以娶妻賜黃金三十兩銀二百兩絳幣八表裏生子亦如之而金殺其一

成化二年吏部尚書王翱致仕遣太監黃高賁勸諭賜白

金三十兩織衣一襲紗三千緡

賜大學士劉吉絳幣四表裏銀五十兩米十石鈔十塊羊

四蹄酒十斛

弘治十五年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玉帶一束大

紅纓金衣三襲詹事等官吳寬等各帶一束大紅衣三襲三品以下各視品級遞加服色以東官議尚勞也十六年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大紅蟒衣各一襲內閣賜蟒自此始

正德元年承運庫太監奏 大行皇帝喪葬用度浩繁又

今方將舉行徵號并大婦等禮須用金五千餘兩給賞內外官員人等須用銀一百八十萬兩有奇庫中所儲不多宜預行區處下戶部集議言戶刑二部都察院收貯贖罰等銀贖罪銅錢并太介銀總計不過銀一百五十萬餘兩即今給散在京單官奉李俸銀十萬餘兩遠東

國朝典彙卷二十八 賜賚

七

宣府甘肅各邊年例及奏討銀又四十八萬餘兩矣據支贖罰贖罪銀錢行令順天府收買金千兩其實見在銀則留備各邊糧草之用益今北方大旱房勢猖獗不可不慮給賞之數宜先支承運庫所有不足則於各衙門備補議上詔更議處會給事中李貫御史李良祿願有裁減查覈之疏因言選因宜府等處傳報賊情數日之間已用銀三十八萬餘兩財用匱乏莫今為甚惟京庫及各邊官軍勞苦窘急須如舊給賞此外一切禮儀賞費宜如李貫等所言悉遵遺詔減省且查成化二十三年則例重加裁定親王則銀鈔相半在京官員如公



國朝典彙卷二十八 賜賚

八

候駱馬伯儀賓都督指揮鍾示衛堂上見在并帶俸官及支職各官各給鈔有差武職指揮以下則遞減給銀其銀以戶部十五萬兩太倉二十萬兩及內庫見收司業用不足則取內府歷代舊錢 國朝通寶二萬一千萬文准銀二十萬兩以補前數又不足則於天下歲報在冊錢糧酌量充取三之一或四之一備用之金宜令四川產有之處收買四千兩此後實用則待各處解到折糧銀及查解淮浙等運司各項鹽銀以漸給之又先年所賞 皇親駙馬功臣內官寺觀莊田將八萬餘頃每畝徵銀三分歲約得銀二十萬兩宜遣官查解內庫以備給賚俟庫藏稍充仍歸業主此皆因時權處以應目前之急而邊方意外之需又有當慮者宜令承運庫會同司禮監將老年所積金銀查盤見數仍會內閣計處今後支用務守 祖宗成憲計算庫藏盈縮量入爲出加意撙節不經之費無名之費并無益工作不得妄支本庫每年終具數開奏聽戶部戶科查考如御史李良議者仍以齋醮等項爲名浪費支用宜追究引誘之人從重問擬庶 國計可充 命再審議乃言 親王賞賜宜仍舊典各項莊田子粒銀兩量借一年其南京內外守備參贊及各處鎮巡分守兵備等官賞如在

國朝典彙卷二十八 賜賚

九

京公侯等官例俱給鈔 上日賞賜顯成化二十三年則例銀兩以漸措置支給莊田已之餘如所議十六年以迎駕安陸賚太監谷大用章壽張錦大學士梁儲定四公徐光祿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滂各白金一千兩綠幣二十表裏嘉靖十八年 上南幸賜高士陶仲文綉輝錦囊金銀事件又賜林謙玉印一顆黃金洪鈔一金銀水盂各一又賜金帶一圍大紅金紵絲紗羅孔雀衣三襲雲鶴紵絲紗羅衣六襲進真人賜大紅金絲膝襦飛魚紵絲紗羅衣三件絲段四表裏十九年元旦賜陶仲文玉帶一圍斗牛蟒龍衣各一襲二十四月賜官詹金玉環舞獅玉帶一紗蟒衣金鶴雲縐四八月賜大紅五線織迤地金八仙雲鶴紵絲紗羅三件金冠一貂皮八十張又賜大紅雲紵絲二宮花四御筵法酒二十年二月賜陶仲文斗牛蟒衣等物銀盤五執又伏齊金冠一頂簪匣 三月賜玉帶一圍三色銀鍍銀筋二十四年賜陶仲文金嵌寶石冠一頂翟簪金珮玉寶石法劍珠總鞘金嵌寶石水盂酒綉紗衣一二十五五年賜陶仲文金絲寶石冠一如意簪一公嵌寶石



香水盂一道永三大紅紗羅段各一又賜玉簪一團大紅金絲雲鶴絳羅各一襲

二十七年賜陶仲文玉帶一銀幣蟒服酒俵

二十八年賜陶仲文銀葉百兩

二十九年賜陶仲文銀幣珍寶金冠如意特納紗法服一金玉玳瑁嵌金釧金水盃銀數先後不可考然乞休之際再進賜銀萬兩其數之多見矣

宋卷二十八 賜賚

十

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而不言相爲容隱非事君之道於已亦有所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無隱

丁未十二月 上嘗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

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君

雖未聽言必再三入君威情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

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佞邪處置當

法而人不敗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

成之事其心雖必輔國而胸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

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

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國乃

綱朝典彙卷二十五 忠賢列傳

二

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

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

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

者不可行蓋其謀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

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聽其言既無益於國家

徒使人君有罪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遠安事

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洪武元年正月 上謂群臣曰忠臣愛君謹言爲國益愛

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

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



臣竊謂臣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  
以聞今宜盡忠諫以匡朕之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  
君之義也

二月 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靜登  
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默然乎爾等以  
言爲職所貴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  
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  
曾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下居能言臨對  
之際或畏懼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盡其意故常齊  
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略而不  
聞

國朝典彙卷七十九 人求言勸諭

三

完顏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蔑視忠諫誅戮直人懷  
自保無言爲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測矣日月之行猶  
有薄食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矣原  
吉對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  
心也言而無實略不之究尤見天地之量 上曰有其  
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  
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上諭羣臣曰吾親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武聰明之君樂聞  
忠諫而臣下循默奸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  
能抗顏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

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  
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功於  
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  
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  
九月 上手詔中書省曰昨有張冲上書言時事其所言  
有可取者二一謂在廷之臣令各言朝廷得失庶上有  
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  
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貴簡當選其練達剴切不避忌諱  
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  
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

國朝典彙卷七十九 人求言勸諭

四

多則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  
隋煬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

年十二月以日中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

詳見

上覽儒士嚴禮等上言治道書謂侍臣曰元氏之亡由委  
任權臣上下蒙蔽今禮言不得屬越中書奏事此正元  
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  
創業之初正當使下情通達於上而猶欲效之可乎  
六年三月 上謂羣臣曰昔唐太宗謂人主自賢臣不匡  
正欲不危殆豈可得也此言甚善朕觀湯以從諫弗咎  
而興紂以飾非拒諫而亡與亡之道在從諫與不從諫耳



大抵自賢者必自用自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不亡何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儉人日遠號令政事必應於善故未有不與者朕於卿等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不盡言

八年五月 上謂侍臣曰人君處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為賢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難保祿之臣或緘默

御製文集卷二十九 求言納諫

五

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九年六月 上嘗諭侍臣曰舍已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箴箴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鐙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鉞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為治事無缺失羣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上曰朕日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

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閏九月詔求直言曰朕本布衣因元多故遂與羣雄並驅險阻艱難更歷備至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奏報五星赤道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於人君思之至此皇皇無措惟爾臣民許言朕過海州學正曾秉正上修官疏 上嘉之遂詔赴京師擢為恩文監丞

上于詔論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而賢人入夢得傳說於版築殷藉以興周文王起磻溪之釣與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之業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此

御製文集卷二十九 求言納諫

六

之後如是者蓋鮮昨天朕元鶴群雛並起朕於是推強撫順網羅海內以主繫繫已九年矣其間尚有不遜於教而罷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勝誅姑緩其刑俾之輪作冀其向化期於無刑頃者天變於上朕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數露肝膽而陳國計朕以至意諭卿卿若風夜如此為國為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

十年正月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朕其江河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誤毀罪當誅 上嘗之而怒未嘗學士承旨宋濂曰臣



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茂罪乎已而 上覽中  
有足舉者召問意者詔曰吾恐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  
諫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諫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上論羣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既行而又存相妨者  
以一人之智慮豈能周天下之事情左右之人於此能  
竭誠盡忠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何乃使國容愷然  
而不肯自諫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逢清議如張禹  
孔光之徒成何人哉羣臣皆頓首

十二年 上聽政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  
國子學官李思迪馬鑑誠懇不言 上惡之勅諭國子

朝朝集卷二十九 宋言納諫

師生曰學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有裨於國家無愧於  
所學俾善名立於兩間斯成其爲賢也若懷詐自私上  
無助於君下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鴻進馬鑑者朕  
以其學官召同游期在直言善行啓朕求明補朕不  
足乃終日緘默苟有諫說者固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  
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酬耶抑朕之  
福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盡得東宮欲其  
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錫輔贊而獻謏淑故無異事朕  
之時其懷訂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  
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能令思迪等發身草野一

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獻駁如此  
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  
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  
乎且思迪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  
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育聖之  
意慎毋如李思迪馬鑑之爲也

十五年九月儒士沈士榮應聘至上疏曰皇上恭勤求治  
於今有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耶所用臣宰豈皆不賢  
耶恐言之不能拔其本用之未盡展其才故重勞宸慮  
也况今智者自爲身計甘溺於暴棄愚者不思自守累

朝朝集卷二十九 宋言納諫

犯於憲章皆由進言者無拔本之論選官者無量才之  
實昔魏徵隨事立諫不能格君心之非是無拔本之論  
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無量才之實也况賢之難  
遇如淘沙中之金脈沙中而不淘則金不可得也用人  
而歷試之如鑛之鍊銀若不鍊而用之則鑛而不能  
成器願皇上詳加採擇勿謂儒者皆賢而盡用之或一  
士不稱餘士皆棄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猶金之未  
淘也進用之初或不當其職其人雖有才能先已敗事  
此猶鑛之未鍊也此姑論用人之事耳然所謂拔本者  
堯舜雖聖求諫不已况未及堯舜者哉如蒙特賜優容



給以筆劄條列事宜或入侍左右劇論庶事臣之職也  
上手詔褒諭曰卿八閭志士守儒者之道久矣一旦應  
召而來傑然特出於衆人掩藏納忠欲罄所懷非但朕  
愛卿聞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古人  
名垂後世卿其勉之尋擢爲翰林待詔

十七年四月 上謂譚鑑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  
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誦諛諛言近於  
忠諫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諛言則聽日聰而謬人自去  
不眩於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諛言之  
難從古爲然惟不爲所眩威則護自達陛下聖諭深得

國朝典彙卷二十九

上言劄議

九

其情 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實人言何由  
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  
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說佞而諛者決不可容也

十八年十二月 上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間雪雹以膏  
雖時氣不和亦人事有以致之乃諭中外凡軍民利病  
政事得失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  
祭酒宋訥上守邊策 上嘉納之

三十一年四月以言事稱旨陞刑部侍郎兼昭爲左都御  
史天策衛經歷周瑋爲左倉都御史龍江衛經歷黃福  
羽林衛經歷邊昇爲工部左右侍郎

十二月 建文帝視朝稍晏御史尹昌隆諫曰昔 太祖  
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孚  
天下乂安陛下嗣今大業正宜追繼祖武兢業萬幾未  
明求衣日昃忘食常知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  
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  
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 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  
過禮部可編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  
天下庶官咸能勤於趨事也以奏疏頒示天下  
太宗初卽位甘州中衛左所軍張真上言便民及守邊數  
事 上覽畢顧禮部侍郎宋禮曰雖堯舜禹之聖亦衆

國朝典彙卷二十九

上言劄議

十

取人言以爲治朕卽位以來首下詔求言而言者無幾  
此成卒能上言雖不肯可采然爲國之憂則善宜嘉養  
之其賜衣一襲鈔千貫又顧禮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  
恥之卿等亦毋默守位而已

永樂元年十二月義烏縣教諭高澤言自古帝王必虛心  
納言今臣民有所論奏願假以辭色使得各盡其情善  
者采之不善者置之則貴臣不得蒙蔽下情得以上述  
忠言日聞天下之事無壅滯矣 上嘉納之以示六部  
臣曰疎遠之臣猶能存心國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托  
者當思正直自奮用副委任



四年六月

上嘗謂近臣曰早來在官中偶忘一事問左

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

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念一一處置不悞拾遺補

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雜者爾等當悉記之以備

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

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上曰言果可用當施諸天下果不可用宜不陳於朕何

獨不示近臣親政惶恐退 上顧侍臣曰此人言爲治

不必盡法祖宗意欲紛更其人也若聽其言即如矣

細觀集案卷二十九 宋言納諫

人療病本證未除他證又作矣豈可用也

十一月戶部人材高文雅陳言時政自舉建文事次及救

荒恤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都御史陳瑛請罪之 上

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可恕其中言有可採勿以直而

廢之又召尚書鄭賜諭曰不罪直言則忠言進諫言退

自古拒諫之事明主不爲卿當體朕心今後言事者但

觀其可用與否人所見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刻

薄非助朕爲善者卿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十九年閏十二月令百官條上軍民利病

十九年四月以三殿災詔求直言

五月給事中柯選御史何忠鄭惟祖羅過等應詔言事頗

訐直 上嘉納之然其詞倭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

能平敷請於 上罪之 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

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欲聞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

今汝數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

若諫有即因而改之豈不有益果若無之於汝何損今

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矣慶等慙而退然

上猶慮慶等或害之命選等皆陞知州

二十二年九月平江伯陳瑄上言七事 仁宗覽奏以付

翰林臣曰瑄言皆當今所司速行又曰大臣能用心如

細觀集案卷二十九 宋言納諫

此亦難遂降勅獎諭之左右或言瑄亦常談無足煩聽

褒者 上曰武臣能言及此難得且今皆懼言由得罪

所當獎掖以導之古人尚買成骨吾此舉豈不遠過之

十月勅五府六部等衙門求直言

十一月大學士楊士奇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劄獎諭

賜白米鈔幣

上諭楊士奇曰近覺羣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輒有封章

進來士奇對曰此由陛下聖德容納昔富弼有言願不

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 上曰朕志正如此

朕每聞羣臣言退未嘗不反覆思之或朕言有過退亦



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願陛下常以古人爲法

洪熙元年正月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論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賢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衆所請今惟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視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母以不從爲慮各賜鈔一千貫文幣一襲呂夔請正旦受朝賀士奇等奏止

四月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楊士奇進對流徙未歸瘡痍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在休息二三年庶幾人

國朝典彙卷二十九

宋言納蒙

十五

皆得所 上嘉納之因諭憲與夏原吉楊榮曰廉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繆國書切劘臣輔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從所言末一章言周王未棄事不曾從後亦悔之義三人皆無一言登朝廷果皆無關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慙色既退復召參義還諭曰爾與士奇吾監國舊情原古賢良皆吾所倚任各與圖書自吾本心士奇懇言待人宜均亦聖與榮幼孜既與之後往往聞榮有怨謗語義對曰然之不足於義者爲官品在臣等之大其怨謗語臣實未聞左右之違惟陛下慎察縱其或有不聖容之久當自定 上曰吾

亦不信此語但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爾三人事未有當皆須直言勿有疑諱

上嘗謂翰林儒臣曰爲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比來朝野物議何如凡軍民中利有當與害有當革者卿等悉爲朕言當審其可否悉行之庶幾少紓民困閏七月漢中府訓導李蕃進歸本策十六事 上嘉納之擢兵科給事中

宣德元年 上嘗諭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數千里常應

驛使往來或有暴掠或水旱災傷疾疹民有饑窘不安皆朕所欲聞者朝臣往還御史經歷皆以不告故遺王

國朝典彙卷二十九

宋言納蒙

十六

彰選視其聞其實今其所言乃毛舉細故不切大體大臣如此予復何望爾等朝夕左右當悉朕意凡所見聞皆須詳陳君臣同體勿有所疑

都督府史及衛軍士有言民間利病者 上謂禮部尚書

呂震曰聖人不棄芻蕘之言前下詔書凡軍民利病諸人陳言朝廷但當察其言之善否不必計其人之貴賤果有可行者即與施行

二年 上居衛官召學士楊濟從容論曰滄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所以克致太平號稱明良在爲君者不責於臣爲臣者不贊輔其君欲求善治



未之有也然比來臣下往往好進諛詞今人厭之卿亦宜勉輔朕於事道薄對曰臣受國厚恩敢忘報稱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爲報也薄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陛下樂聞忠言如此臣等敢不盡心

上嘗謂諸大臣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對闕而立則一座爲之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爲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於國朝典彙卷二十九宋言辭類

十五

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執官違言卿等宜悉此意也言之善者即以聞庶幾有補於治

上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上頗厭其繁稠尚書呂震吳中丞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費直沽名遂召上奇等至榻前語以謙之進分士奇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上雖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上卿奉天門士奇獨奏事因進曰陛下頒詔求直言不愆者不罪戈謙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懷不相與以言爲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爲等

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譴上惕然曰此事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等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諫朝奏專坐司視事自是月餘朝臣言事者少上召士奇諭曰爾料事不虛自免文謙朝言者不至登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執不欽違言納忠惟在上寬容以

來之上曰朕非怒謙言但其言亦有驚激過實者爾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信必得聖書親諭之乃見聖德之實遂令士奇就榻前書勅引退命文謙如舊朝奏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惟爾知朕國朝典彙卷二十九宋言辭類

十六

心無吝於言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虐民者於是召謙諭曰爾本清鯁之臣朕今用爾遂陞副都御史賜鈔千緡馳驛詣四川罷伐木之役并糾察安等四年時有建言請設諫官者上曰祖宗建官有定制但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諫而納之不爲是豈不所得者多歟因謂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不以爲恥不若已不爲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就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爲優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



若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弗改過不吝禹猶取善於人况其下者乎朕以爲人君者當以太宗爲法

景泰四年六月災異求直言

成化初南京給事中王徽言事有開言路一款大略言

皇上下求言之詔始命諫官直言復許諸人直言是以施言日進於朝然發下所司施行者多因不便已私託以他故奏奏不行或有施行亦虛應故事言者見其如此皆曰言既如此不如不言此言路所以不開也至於奸佞在位尤懼直言故於進言之人多方鉗制或指爲輕薄或目爲狂妄或尋其瑕說或幸其差失凡有更張獨朝與彙卷二十九求言納諫

十七

則曰變亂成法凡有屬舉則曰專擅還官凡有彈劾則曰排陷大臣明則加以重刑暗則私懷怨恨言官見其如此皆曰非徒無益於國實足自禍其身此言路所以不開也

十二年大學士商輅因災陳言內一款臣聞天下之治亂係下情之通塞太祖臨御之時自羣臣以及民庶於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所以廣耳目達下情也皇上承嗣以來詔諭直言而人多顧忌不肯盡言意有聽言之道未至于乞明詔在廷羣臣此致災之由禍災之策悉陳以聞

十六年正月給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實錄而納諫章以懲御覽不報

弘治元年三月壽州知州劉榮奏兩國之言猶身之職言路通則天下安塞則天下危凡黜陟固寵者乃依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禍古之有天下聖不諱過存不諱亡而汲汲以求言者爲是故也臣願凡百缺失利病許諸人皆得直言至於臺諫之職宜加寵重聽其彈劾糾察或有小過宜優容以壯直氣復時御便殿召博通經術之士講論當世之務益直言之路廣則寒謬之士充焉班行盡忠如趙利治政如諸冤有過必知有獲必見上國朝與彙卷二十九求言納諫

十八

下情洽而朝廷清明矣上納之

二年六月大雨水溢詔百官各陳政事關失

三年十一月彗星見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

十年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詔求直言

十八年二月上諭禮部朕方圖新理政樂聞謫言除廟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但有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來說嘉靖初給事中顧濟言陛下首開言路羣臣莫不因事納忠以贊成新政然高遠者似涉於迂闊切直者或過於犯顏若怨其犯顏則言必不入視爲迂闊則計必不行



如此而欲忠言日聞不可得也

六年正月時災異疊見大學士楊一清疏請寬恤以宜修省之澤上曰朕思民間疾苦情狀不一一時所見或有未盡匹夫匹婦容有不被其澤者其令諸司四品之上及六科十三道官各將利民事宜條疏具聞以備采酌施行所言務切政事合民情忠誠明勵足以消弭災變副朕敬天恤民之意光祿少卿余才上言拘以四品則求言之道尚為未廣不報

八年正月上以災異間楊一清等令條畫弭災急務一清等因上四事一恤民窮一修武備一惜人材一飭言

國朝典彙卷二十九 求言納諫

九

官上曰卿等所言具悉忠愛恤民窮修武備戶兵二部其為議處務臻實效惜人才前已有旨科道官以言為職其各以所聞見條奏朕自求擇不得隱默畏罪及挾私誣枉負朕求言之意

隆慶元年七月上諭內閣曰朕即位以來賴卿等輔弼乃引道官不論事體虛肆欺言卿等宜有以處之於是給事中馮成能上疏極言聖明之世不當以言為諱宜發德音明示天下使曉然知前日之諭乃一時有為之言而非皇上本意庶忠言日聞無壅蔽之患上報曰諫諍朕之素心若所言當理無不嘉納所論乃謂矣

言失實者此後爾等進言各宜審擇以稱朕意

國朝典彙卷二十九 求言納諫

二



國朝典彙卷三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沈 蒸 訂正

朝端大政三十

建言

洪武元年五月漳州府通判王椿上疏曰臣聞帝王新承天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者在乎修德而已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其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成四百載之業欽惟 皇上艱難十載大業已成今日

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一

急務宜法天道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當寒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動靜之間務令平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儆戒之君能修德天意自回天眷自永臣願陛下法天道者此也夫君民一體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民心咸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順人心者此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所天永命之遺未有

起此者也 上嘉納之

三年三月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其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其二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其三招徠耕種以實中原 上謂琦言可采中書其參酌行之

十年正月工部承差張致中上書言三事一日御史趙朝廷耳目之寄清要之司宜精擇老成審諤公明廉正者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清以佐治化二曰京師通天下都會之地趨者未假閉關百物騰騰蓋出年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欵散則物價自平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

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二

守令往往責里甲增報額數以爲功蹟罔上損民甚無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定稅糧庶不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 上覽而嘉之擢宛平知縣十五年十月督府長史致仕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脈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取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正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十七年七月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



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生民均賦役以  
聽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被簡卒以社安貴與武舉以  
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義以教萬民立平準以  
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  
通民情減公朝之廢縻以絕後禍暨前代之興公以壽  
國脈伏願陛下以此數者時時省察乾乾惕勵慎終如  
始則天下治安萬世子孫無窮之福矣 上善其言  
十八年二月國子博士陳潛夫奏上幾直臣簡師儒勵廉  
恥審用人四事詔納之

十九年十二月盧氏縣主簿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

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三

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業爲天下之都會洛陽爲中  
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於  
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  
郡守實民之師帥得其人則政舉民安非其人則政頹  
民擾選廉能之士可任是職者授之夫一州一縣設官  
不必數多如州有守如縣有令以專其政設一佐貳以  
贊治足矣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污不才則黜  
之賞罰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用  
之朝廷秦之郊廟則天神格人鬼享自周之末郊衛淫  
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

盛典創優俗樂不可復用 上嘉之

二十四年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願奏聖節  
以爲民社之福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二曰慎擇老成  
之臣以爲諸王之福願各王府官正色直言巨敢王失  
三日接夷狄以爲中國之福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  
遠得勞四曰精選有司以爲民生之福願擇廉正之士  
任以方面俾察其所屬五日褒封祀典以勵忠烈願於  
歷代忠臣烈士有功德於民者量加封諡六曰減省官  
宦以防內權願鑒諸史籍裁擇冗員勿令干政以防異  
日美權之患七日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凡守邊之將必

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四

察其可託腹心然後假以兵權必時還歲調不使久居  
其任八曰採訪廉能以總貪墨願廣布耳目之臣公聽  
並觀以明黜陟九曰增置關防以章奸弊願請各設勸  
合差遣事畢隨即繳報 上覽之曰堅之言關於政體  
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爲左倉都御史

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工制民之衆

三典舉社學四選賢授職 上嘉之命參贊清平

二十六年二月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一曰

遼東二十一衛定遼等七衛已有都司儒學金提海蓋

四州已有州學其間濬陽廣寧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



其可者行之授名廣太和縣丞

三十年正月右春坊司諫袁寶建言三事一府州縣歲貢宜照定制一命修理工部國學廂厨舍室房一命史官摘取自古忠臣烈士成書使將軍侍衛據報命史官陳說使知報國之義從之

永樂二年十一月撫安湖廣給事中何海條陳三事一祖訓條章諸司職掌行移體式諸司焚毀不存乞重刊頒行中外俾知遵守一乞命吏部今後宜選通曉文理識達政事者爲各都司衛所經歷吏目一乞令兵部查各衛所歲歲幼官多者選老成舊官一人相兼管事從之

六年五月蘇吉士將升上言五事一言安不忘危宜朝五軍各衛以時訓練軍士毋致廢弛二言巡幸北京宜增扈從軍士以整觀瞻備不虞三言預備倉在鄉村難於守視莫若移府州縣城內委老人及有丁糧者守視四言師範庸常難以成材宜勅吏部精選經明行修之士以充教習五言鄉薦多大義未通宜勅各布按二司精選實學之士毋食多滋舉仍勅禮部會試亦皆精選上覽之曰其言皆是令所司施行

十七年十二月學士楊榮上疏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御史郭真傳入奏衆皆股慄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悔改怙終者不赦

十九年四月侍讀李時勉侍講鄒緝等應詔言事其略曰天下有司官吏不能皆賢屢蒙勅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然陟而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達迤阿陷者多考平常而食墨姦諂善於趨媚者多考稱職人無勸懲宜歲勅按察司廉正官偏歷郡縣察其治行仍命監察御史覆覈具奏果勸慎廉能政績顯著者請加資階秩以勵其志貪黷惰怠怠政廢職者請即時黜陟以



嘗其餘如有普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日廉潔  
得出罪生所考之官又言連年四方變革朝貢之使相  
望於道實罷敵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三年遠者  
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兩便又言江西湖廣浙江并  
直隸應天等府縣秋糧每年運赴北京道路險遠因敵  
不堪宜於淮安徐州濟寧濱河置立倉廩量地遠近分  
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少紓民力又言近年營建北  
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不得生理衣食不給有可  
憐憫宜勅軍官加意撫恤增給月糧寬餘丁差徭使給  
其家又言比來兵政不修武備廢弛宜勅內外武臣各  
圖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七

整部伍以時操練用備不虞從之

李時勉條上十五事未幾說捕下獄尋出獄復其官仁  
宗初即位時勉有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  
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肋賜死明日改監察御史  
又明日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上恨時勉言讒劾  
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鞠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  
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瑞西旁門時勉已爲先輩使  
者縛入瑞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時勉入亟  
走還縛時勉送西市時勉已得見上上頗憐時勉忠  
臣能直言立脫時勉桎梏復其官

三十二年九月御史金岸上言四事一令在內五品以上  
在外四品以上文官各舉所知嚴懲舉之罪二言皇  
祖陵寢所在宜命皇子之賢者率重兵鎮之三講武  
四選廉幹官恤民仁宗嘉納之

十月大理寺卿虞謙上言七事其一用人日用得其人則  
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墮人主之職惟在擇人而已其  
二興學校曰教育之道本於師範不在於備而在得人  
庶有成效三曰都察院耳目綱紀之職用以激濁揚清  
今專任治獄非設風憲本意四曰廣儲蓄今國用空乏  
宜預爲備五曰北京八府之民困於養馬宜分給無馬

建言

八

都察院以蘇圻內六曰欽法不通由於出多而收少  
今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民艱於得鈔則自流通七日  
京師盜賊之多宜於軍民工匠每十家編爲一甲使互  
相覺察出入一家有犯十家連坐有能捕者免其連坐  
之罪名議行之

禮部侍郎胡濙上言一事一曰勤政二曰任賢能三曰務  
節儉四曰篤親親五日精諫六曰明賞罰七日親經史  
八曰守成憲九曰嚴祀事十日精武備上嘉納之  
洪熙元年十一月雙流知縣孔友諒言六事一曰汰冗員  
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目五曰厚俸讓以



養賢六曰薄征徭命禮部會議行之

宣德四年九月巡按山東御史包懷德上言四事一請於曹莊驛東湯池設一衛七站各設千戶所置軍半護行者半屯田一請開武科一請令兵部取勘各處旗軍不及八十人者處補之一請移撫順通遼所與驛並置命禮部會議

六年二月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上疏勸上穆帝王之實學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治道無所不載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歌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今若

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本

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進義輔上德者愈見於佞任邪佞以奇巧蕩上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覽疏怒曰贊嘆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投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悉下錦衣衛獄繫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經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辭若上未嘗學問者遂觸怒云

正統三年東平州知州傅霖言皇上學登寶位却珍奇之獻罷不急之征命巡撫侍郎督糧儲命御史清軍政一切內臣悉取回京天下官民莫不沐浴聖澤歡欣

願以爲堯舜之治復見於今日然臣切見徐州臨清等倉仍用內官收糶淮浙等處鹽場仍遣內官并錦衣衛官校緝捕以臣愚見各處收糧自有州縣官員巡鹽已有御史凡有規避律具明憲又何用內臣并錦衣衛官校以病民膏血而駭民耳目乎上嘉納之

四年六月編脩劉定之應詔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實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

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十

宜徵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略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選僧尼疏置中不下

八年四月侍講劉球應詔上言十事詳中中官王振大怒逮球并編修董璘下錦衣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廟前一校推獄門入球與璘同臥小校前持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速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穽從旁壓球血裙數日密送歸球家家入



始知珠死乃以血裙爲襯歸壘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  
疇爲鄉鄰九疇素愛其年少倭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  
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  
有疾乎狀貌乃頗異如此小技吐實且曰馬順將舉事  
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蚤來至期令僕刃相隨  
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  
天理事吾歿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  
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疾代球數順罪  
謂爲球所惑云

十四年九月都察院歷事舉人練綱上中興夏務八條一

國朝典彙卷三十

一

十一

曰謹天受二曰悉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日  
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援古証  
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惟在  
君心一轉移之間 皇帝命所司知之

署南京翰林院學士周敘上言八事一曰嚴肅明二曰親  
經史三曰修軍政四曰選賢才五日安民心六曰廣言路  
七日謹微漸八曰修荒政 上嘉納之

景泰元年二月侍讀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宜增兵  
士繕亭障塞謀隘一曰降胡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遣使  
共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嫁變其衣服不

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  
制之或以爲民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編以樂化之庶  
可省全俸之給減漕稅之勞一日練兵宜備羣月餼之  
樂作新操練之政一日議政宜日御便殿近臣侍於側  
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  
以示勸懲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幾也蓋以熟察  
於百官也蓋以明聖政益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  
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官皆切時務 上嘉納之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勸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

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責近振士風結民心大

國朝典彙卷三十

一

十二

略言朝政闕遠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  
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爲 陛下下一身國家天  
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  
之必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簡中以  
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儒等以災異上疏謂李  
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繼爲置諸左右  
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  
殆欲下淚也時 上頗事綠色奢僣嘗以銀豆金錢等  
物撒地令官人及宦侍爭拾爲開笑竊修楊守陳風銀  
豆諸未及上京師傳之



四川編修周洪漢上言十二事一察吏治以示勸懲言  
茂各處巡按御史乞差二員其一罰守司其一巡歷郡  
縣一撫流民以防奸宄言各處流民聽其遊食所到郡  
縣概與荒閒田地任其耕種免徵稅糧一興學校以悖  
風化言各處提調學校命事無督教之實乞教事及學  
官有缺不許監生充選一餉科舉以求異才言科目惟  
以得人爲要不必鄉貢是均宜令遊學之士隨其所在  
卽許應試一止苛斂以恤貧窮言各處有司科斂民財  
或餽送上官或交通使客宜加嚴禁一均賦役以延涸  
瘵言四川所屬郡縣差徭不均乞令每里各置一耨專

國朝典彙卷三十

奏言

上

書戶口多寡驗丁科派一糾武職以足兵食言各處武  
職或治產業宅第而私役軍丁或貸錢以賂上司而賈  
以軍糧宜令巡按御史糾察嚴加降黜一肅軍令以止  
切奪言各處征討軍士有沿途劫財害民者乞許諸民  
殺死無論一謹防巡以禦寇賊言各邊守備軍士併處  
檢縱放軍上弓兵致有賊盜之患乞令巡按御史糾察  
治罪一恤吏員以廣仁惠言各處吏員兩考赴部因文  
書差訛送問重律自今乞皆停免一革虛費以節民財  
言各處驛傳什物極其華侈及使臣往來多用馬匹并  
需索酒物宜加禁治一設方略以遏橫暴言近歲四川

吏民聚衆爲盜今有行人劉瀚保本處人深知山川險  
阻諳曉方言乞借一職協同僉都御史李匡調度殺賊  
詔率臣會議奉行

六月蘭州舉人段堅上言二事一曰遠閣寺言王振竊柄  
之禍并西寧陝西等處悉令宦官監軍乞各徵回二曰  
聞異端誦銷天下道佛銅鐵像補造軍需并天下僧道  
之少壯者實軍伍

九月給事中倪信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教天求賢納諫謹  
安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降師而敬天一事則言天  
象屢變請上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不報

國朝典彙卷三十

奏言

上

十月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  
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  
及言北虜來朝宜舉置於南方下科道看視以聞給事  
中毛玉爲奏稱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  
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  
路未嘗罪一言者罪觀猶令我曹看視蓋其盛德也  
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  
恨雷寔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  
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玉意解乃稍  
易數語奏入上詔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進言



錦衣二鎮撫諸及杖觀事皆曰彼何可添罪惟具數耳  
武臣猶知事體毛玉言官顧獨規望云

四年三月南京工部尚書王來條陳時政十二事其目曰  
敦教化以厚民俗勸農桑以立本業棟瓦員以省濫費  
罷造作以甦民力明賞罰以勸事功崇師道以育人才  
脩武備以振兵威抑奔競以勵士行嚴選舉以進賢能  
選清帥以寧邊鄙增屯田以紓民運救荒政以備旱潦  
下所司議行之

七月禮部郎中章綸因災異條陳七事上崇徽樂減膳之  
教下推指休教荒之仁節濫賜之費罷機輔之條愼差  
閏制典彙卷三十 一 建寧

遣之優備義倉汰會徒諸事皆剴切

八月給事中徐廷章條上七事一重官爵部增尚書一人  
左右副金都御史至三十餘人人加師保名器擬濫二  
擬師儒今教官多歲貢監生及山林儒士素無問學輒  
爲人師受經且句讀不明問難則汗顏莫對宜用副榜  
舉 上三嚴科貢近科舉開列陝西山西百各三倍於  
會試禮部百無一中歲貢亦四倍於昔此及入監卽  
以存省京儲悉遣還家請依宣德正統例四部珍奇暨  
夾展貢金銀寶石火雜白鹿諸物未爲國瑞而傳道和  
氏納侮庚戌清一切謝絕五國封守河南山東湖廣浙

江內地可省巡撫官遠東永平紫則諸邊鎮不可缺宜  
定選二人更代無使然當備事六禁誦讀京師每節序  
男婦雜沓寺觀淫穢敗倫乞懸榜禁約七誅阿附吏部  
尚書何文淵以奸邪免官許資王薨汪庭訓陳鉉何澄  
王遠皆依附文淵並宜治罪 上曰朕卽位初加秩舊  
臣資臣補其如故餘下有司議報聞

五年五月御史韓同儀制司郎中章綸疏陳言 詳後大  
聖火卿廖莊在憂中亦上疏言後儲事 上怒命何服  
開治之既而陞見卽令於朝堂以大杖杖之八十瀕死  
貶定羗驛丞命錦衣衛封巨梃六桿六壯卒就獄中痛  
閏制典彙卷三十 一 建寧

杖同綸二人各一百每五杖易卒同充瘠杖至三十

建寧

十六

不動杖畢頃之乃魁衆以手昇入獄又禁不與酒既而  
三人皆不死

莊蘇云仰惟 上皇被爾誘延 皇上屢降詔書以參  
與未復勝簪未報爲意賴郊廟神靈 皇上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宮伏望爲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或  
請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亦得朝見以慰 上  
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  
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 太子者天下之  
本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介親近儒臣誦讀



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  
天下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為此  
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  
思所以保屬天下之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前  
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  
爲殫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

天順元年二月召廖莊爲南京大理寺少卿出章給於獄  
擢禮部右侍郎莊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 上憐  
莊忠特并與祭塋除服陞南大理給在獄 上嘆給好

國朝典彙卷三十

忠言

十七

臣子爲厥家事受苦毒出獄中起拜之

成化二年閏三月禮部尚書姚夔上封事略曰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托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於宴  
安肆於逸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制儉用官費無濫授金  
帛無妄費土木無妄興齋無勿頻出入有防巡遊有  
度節嗜慾養天和留心萬機無怠正務 上慰諭之  
二年十二月修撰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以內庭燈火下  
詞臣賦詩同上培養君德疏曰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  
遺郎中韓定特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  
學士吳節等各賦詩臣等各受一帖內開花果烟火

等項面帖詩讀題目仍令依舊格撰進及觀舊格俱是  
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 陛  
下卽位之初下溫詔赦田租絕貢歲停不急之務與民  
息肩大開言路天下欣然承望太平及觀去年以來如  
遣人造精園家舊制一聞大臣之言而遽廢節令宴樂  
身處常例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羣臣  
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目擊未嘗不頌 陛下從善  
如流改過不吝矣知 陛下之不樂於此今日之舉或  
兩宮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然大孝養志不  
徒玩好 毋后恭儉慈仁德著天下豈在烟火之樂哉

國朝典彙卷三十

忠言

十九

況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  
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勞不  
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又知 陛下不暇爲此至  
於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  
詞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聖賢而曲引蘇軾宋郊爲  
比自取僇慢罪復何辭又嘗伏讀 宣宗翰林箴曰啟  
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  
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 陛  
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 陛下之前  
且知其不可猶願而爲之是不忘也知不可爲而不以



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伏願 陛下寬宥  
獻之誅誅備楚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  
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親民如傷大舜之聞善  
若決江河者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實征伐勞役  
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  
賓服億千年享太平無疆之休 上憲杖三人闕下蕭  
懸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吳桂陽判官  
四年正月給事中毛弘等疏教章懋等違召章懋黃仲昭  
爲南大理評事莊景爲行人司副時羅倫已復南修撰  
人稱爲翰林四傑

國朝典彙卷三十

奏言

二十

給事中白昂以災異上言六事一日謹命令以全大信二  
日修治化以正流民三日禁科征以聽民訟四曰專委  
任以革民姦五曰立期限以乘庶物六曰止虛僞以息  
刁風詔下諸司處之

四月禮部尚書姚夔率羣臣上災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  
盛而宸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繫子嗣然此事自陛下  
身上國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  
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逐其餘府庫  
金銀採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  
役未爲重大勤勞不宜黜典官爵仍乞每日視朝之後

依 祖宗及 英宗皇帝初年故事爲御文章嚴留心  
講筵兼夾政事關誠心布公道以來尊言親君子遠小  
人以國治化凡一衣服一言動悉依 祖宗舊規以回  
天意又言持僉用人正家防微杜漸克終今日之治不  
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 上嘉納之

給事中魏元等言四方旱潦民困日急盜賊日盛荆襄流  
民所在劫殺人心搖撼君者民之父母子有饑寒疾苦  
父母必爲之慮不安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饑之衆不  
蒙省體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覲奏報視  
爲泛常持尋常活套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

國朝典彙卷三十

奏言

二十

饑寒而父母若不聞假若棄父母而不顧何以處之乞  
罷征稅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徒  
過於信待每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之  
齋醮而西番喇嘛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貨養隆厚出  
乘輿轎母用金吾乞草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同賞  
賜以賑饑民仍勒寺觀不得請建無修齋又言天下之  
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俱困由實資無節玩好太多  
印施經誼或填寫佛經或爲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  
及雲南等處鑛場採辦悉宜停止又言大臣者君之冢  
子而群臣則衆子也若冢子懷姦衆子效尤爲父者祐



不之治國家必敗矣南京文武大臣多違命家藏之使  
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遠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  
寬容宜令自陳休致以全大體食戀不去者令科道糾  
舉而臣等滋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以成不職者  
御史康韶等亦以爲言 上善其言令所司操行

十一月南京給事中王謨言南京戶部收糧委官同恤民  
困每於收受正數之外又行加增甚至縱容橫斗肆害  
百端民困於下怨歸於上召災致禍未必不由於此乞  
勅部察院轉行總督糧儲都御史嚴加禁革具實奏聞  
既處今年春夏南京處決重囚甚衆非法天刑刑之意  
國朝典彙卷三十 吏部

乞勅刑部等衙門凡遇該決重囚除謀逆不測外其餘  
務使秋後會審處決詔下其言於所司

十二月給事中彭序上疏言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  
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  
虛名而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降  
午朝以謹治理謹門禁以防不虞辭給考以通選法清  
職籍以均賦役制治保邦莫此爲要聖訓安濟樂莫此爲  
急 上曰所言有理係朕躬行者自處其餘所司舉行  
御史戴明上言六事曰勵實行公薦來情考察均得實與  
盜賊革宿弊 上嘉納之

五年閏二月給事中白昂與黃霧之哭上言六事大略謂  
陛下卽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不絕嘗罷織造矣而  
織造自如嘗禁樵採不得中鹽矣而不得求鹽矣京城內  
外不得創寺觀矣而皆不爲禁止願勿失大信勿以親  
倖而易其度其餘亦皆當世急務不報

十二月大學士彭時言自古災旱皆由下民怨苦感動天  
變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抬越太甚而摩珍珠  
寶石者倍估增值規取萬舉以萬民膏血克奸倖衆  
伏望懲革以惠生民

六年三月編修陳音言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  
國朝典彙卷三十 禮部

莫先於好問今 陛下雖問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  
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儒臣  
有學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  
日皎則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  
之業基於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  
號佛子法王真人者無片善寸長可采名位尊隆賢與  
濫盜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恩賞繼今凡有請修建寺觀  
者悉置於法永爲定制則妖妄絕正道明而民興行矣  
上曰此事累有人言俱已處置  
七年四月進士盧瑋言自古帝王皆設左右起居注之官



所以紀人君言動朝廷政事百官賢否我朝法古獨治獨缺此官宜命執法大臣斟酌以立之遴選以兄之置諸左右勅其直書無諱則非徒備我清朝之史事實可維持上下之良心殆見百官庶職皆欲以忠而書以賢而見錄慈惠之人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上命所司知之

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見於天四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 皇上憂切於心戒諭羣臣同加修省臣等備員近輔無以少補實深愧懼謹采修德大端安民大綱朝典彙卷三十

建書

三五

三九二

要一日正心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曰慎賞罰五日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日恤軍民伏望 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政以正心爲修德之本以力行爲修德之助總修於上則羣臣咸知效職而而善政皆次第舉行矣轉災爲祥莫切於此 上曰具覽所言事皆切實卿等宜勉力佐理以副朕懷  
諭德謝一奏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日正官闕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日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日謹妄費以足財用上怒斥之

十六年正月給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合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章條制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知府每於歲首卽開條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展考覈其有偏徇不公遞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廩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廩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 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官究治始恕之時汪直開博奏漢西廩事怒甚呼而加譴責人皆爲博危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書

三六

十二月廣東布政使彭韶上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育之繁田野之辟簡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必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需無創作營造之費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質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朴今百役侈靡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士風淳實今人情皆奸騙野矣初民用節約今閭閻皆競奢華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



時十分愛惜加意傳節節恐無以爲繼况又更歷他端而益以難用其何以善後哉

十九年四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鄧時上保國利民五事曰

盡誠教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

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上怒謫貴州參議時中官梁芳用事時雖專爲芳發故諍而諍之

二十年十月刑部員外林俊上言太監梁芳引用妖僧羅曉以左道惑上請誅二人以謝天下下令下錦衣獄杖

二十降雲南姚州州官

後府經歷張繼上疏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軍民愁苦

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三十七

萬狀凡有世道之憂者惟恐陛下不得盡聞人臣不敢盡言耳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遠近相傳以言爲諱

豈朝廷之福哉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益張謫

論無隱詔責數回護井逮於獄杖三十調師宗州知州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其畧曰通聞刑部員外

林俊陳言通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繼爲林俊陳言

亦蒙逮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爲國家

天下慮矣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

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

此事之非而不言獨俊言之人皆知俊之是而不言獨

敬言之今志實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邪謀

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

兵荒康宗社可殫周天命可永保矣疏留中先是太監

恽恩諷兵部尚書余子俊救俊子俊謝不敢至是恩見

恕上疏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二十一年正月復林俊爲南京刑部員外張繼爲南京左

府經歷時梁芳等以星變謂俊微禍由已作恐言者及

之謫乞內降復其官

戶部主事周軫上言八事勸上誅元惡以快人心戒內

臣以清朝政兵部郎中崔陸錄章各上疏言星變因閣

整干政妖僧壘惑援正餘子竄逃忠良所致尚書王恕

不宜置之南京皆不報

時言者漸及宮闈上怒因書言者六十八姓名於屏史

部皆不敢推陞

給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近倖干紀大臣

不職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成一

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

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餘罪或投獻奇巧如梁芳輩

與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福柱錦李本

劉俊張澄田景陽張鼎尹直李溫贊或老嫗無爲或清



論不惟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方士  
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  
革去庶天變可回 上批曰采芳輩與陳喜姑已之既  
謀等令各修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輩為民  
御史汪奎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芳建寺又給典度錢  
五百江南富僧一隊可售數金當此凶荒需賑饑民不  
猶愈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芳之罪取回  
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臣等負販之  
徒工藝方術之輩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  
等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鎮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  
福胡興業等三十人 建官 主九 三

恒之任也有何勲勞而俱陞錦衣指揮千百戶與撫之  
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官似  
此之類難以悉數係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司悉覈  
以去冗濫 勅各處課事官姑不究繼曉廢去度牒令  
巡按御史覈收繳來

工部主事桑吉上疏斥妖僧繼曉等罪惡勸 上親賢圖  
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不報 詳族  
中書舍人丁璉上言十事勸 上正心修身斥絕方士釋  
老不報

進士敖煥元上言四事勸 上與選大臣臺諫去佛老僧

名澤不報

內旨請派官察東府通判丁璉曾安判判於敖煥元陽西  
縣丞後統元德制故時既就選得知橫州未幾太監章  
泰傳旨降縣丞調雲南邊方

二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陳言有曰端人正士何代  
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近者林俊張獻蒙召復職繼  
曉亦被還歸此固以彰天地之量日月之明矣竊惟諸  
司之中固嘗有先覺而後論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  
繼曉而肆情者宜勅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降  
調開仕者悉令復職仍許直言無隱及勅都察院行委  
關朝興業等三十人 建官 主九 三

巡按御史嚴加禁治如有奸妄播弄邪術之徒不許潛  
往京師敢有藏匿者併罪都佑御史則崇正黜邪史實  
可詳而歸氣交應矣附所司知之

五月陞御史汪奎於懷州府給事中盧瑄於提學新各  
判給事中宣祝於興國州奉典於廣安州各同知諸人  
因災異言事切直吏部承審自陞之亦陞起之變制也  
二十二年二月王恕再上疏曰臣伏聞近有 聖旨禁約  
今後不許擅便奏討陞官及遷轉各人名下發支武外  
官違帶及奏討蟒衣及替人討職衣及不許驛要在外  
將驛馬支開自此之後諸色人等俱不敢違貢物件重



莫臣實朝政肅然小大之臣罔不畏天之威發誓承事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惟忻鼓舞稱頌聖德夫此數者不禁止則官及私昵而政事不立利歸權門而邊儲不足豪右兼并而小民困敝名器混淆而上下無別得諱日肆而禮法蔑如紀綱廢弛而教化不行人皆知此數者之爲聖政累久矣但恐禍及身家所以多不敢言者皇上不因左右之言臣僚之諫而有此禁約是蓋皇天眷祐國家將隆萬年無疆之祚故嚴宸衷而爲之此臣民間之所以懽舞而稱訟也伏望 皇上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仍將節次 聖旨禁約事

聖旨

三十一

意傳與在京各衙門并科道知道今後但有故違勅旨奏討前項恩澤者俱照勅旨內恭恭其奉特旨批出得奉無異者亦要執奉不可有失大信如此則紀綱振肅而教化大行億兆歸仰而宗社靈長矣謹上宣威閣部左通諸人皆不悅不報

二十三年十月庶吉士鄒智應詔陳言曰伏觀今月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巨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 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披丹官官無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故珍禽奇獸凡天下

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宜其克享天心而受異若此其故何哉無乃陛下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 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未至與且如水師萬安持祿飾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同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茲秉節剛勁可察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宜無自裁大抵官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

聖旨

三十一

嘗任陳俊卿劉瑛矣一關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賢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 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 太祖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臣睹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熱視無一人敢爲 陛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惟 陛下爲 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盛長之統一開意焉則天下幸甚不報尋請石城吏目



進士李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極立法進賢補奸廣言納諫  
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薛中興再進等語以  
爲不祥文祥從容辯對而出萬安素欲引文祥謂已不  
得銜之選舉旨令吏部除文祥縣丞著歷據違補以章  
郎中夏崇文上疏乞容文祥以勸忠義不報

弘治元年正月給事中賀欽陝西參議賀母病上疏懇  
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  
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當訪求真儒以克其任不  
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監  
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  
國朝典彙卷三十 三十三

任內閣傳參大政或任經筵使兼攝三曰遺祖訓以  
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衛門執之祖訓職掌不過應  
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曹章舒良王誠曹  
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廷或勸易  
儲嗣或謀誘易后妃或違功敵棄或納賄不肯或引用  
左道或導進滿巧此其陷君誤國蔽政殃民陷罪在人  
耳目者宜深鑒已往之鑒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  
奏議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  
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禍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  
陛下紹承之初經點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

之正禮典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收之施方發  
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花未行淫穢之風  
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  
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雖入允舜  
御史姜洪陳言八事一曰正君心二曰務聖學三曰納諫  
諍內言進士李文祥不宜斥逐四曰辨邪正五日崇近  
習言內侍不宜干政事六曰黜異端言內府有佛道精  
舍胡鬼塑像宜撤毀并天下僧道宜清奸偽七曰省選  
奉言內官鹽運貢物多載私貨用餘十餘號宜令文職  
押運八曰慎始終言守初節不變不報

國朝典彙卷三十 三十四  
三月南京吏部主事儲璫上疏薦舉簡籍遺才言中書舍  
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五人者既  
以直言殉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濤濤瘴氣  
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實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  
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遠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  
之人 上付吏部起用之

左都御史馬文升條時政十五事一曰選賢能以任風憲  
曰禁濫拾以戒莊官曰擇人才以典刑獄曰申命令以  
修廢務曰逐衛士以防扇惑曰責成勸以革奸弊曰擇  
守令以固邦本曰嚴考課以懲勸曰禁公賄以勵士



風日廣備積以足備用曰恤士人以防後患曰清俗道以杜遺余曰救懷柔以安四夷曰節費用以蘇民困曰足兵戎以禦外侮悉見施行於內節用乞查內府衙門自洪武至正統年間一應供應之物如油蠟猪羊雞鶩及搭柴夫工價銀兩等項某年用若干斷自聖度量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就爲定例不許各衙門具奏增添尤望皇上凡百用度更加撙節上嘉納之

四月給事中曹璘上言皇上身逢災異況在諒陰願避服素撤樂減膳日御經筵有疑垂問恩慕二親服淺色視事毋輒貴衰求直言不可爲奸佞所蔽內官在內

國朝典彙卷三十

奏章

三十五

者止是守門傳令不得干預國事章罷散書翰林官在外者一切取回別用典史清理西北各總軍餘查盤各處倉庫服食稅糧銀兩上納之

二年二月先是李文祥出爲咸寧縣丞王憲重其才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嫌章文祥前長議朝政者并違詔職誦與隆衛經歷吉人爲民未幾文祥進表南還迺奏至商河城與河決溺死時年三十人皆惜之

大理寺評事夏鎮上言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廉吉士鄭智等皆以言得罪失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

有補使之若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懼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疏留中遂謝病歸湖南京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因各處水災并天鳴地震動上命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靈常恩今日守成之不務而人心之罔定退朝之後爲幾之暇節應集慈以顯表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見儒臣或講說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政要通鑑綱目等書曲爲辨新義爲道心義爲人心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

國朝典彙卷三十

奏章

三十六

能存此心而不治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禁之珍寶禽獸之貢必却之政事之施必召內閣大臣議而後行文武大臣有奏必召該部正官詢問而後用左右譽一人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必詢其所使如於母后之家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不任之以事與夫齋醮不修設言防壅蔽之類下所司議行之

三年十一月刑部侍郎彭韶上言近侍侍儀官皆厚贖本減役錢四事正近侍曰內官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懼今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利治農更相假借虛名亡實遷轉外觀誰能諒之此見凡



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而行不復整處及至有犯多從寬有第宅除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懼於斯極矣可不亟爲懲戒乎 上嘉納之

禮部尚書耿榕率羣臣條時政七事一預節親藩一懲究欺弊一均平銓選一照例附遞一咸造軍器一追復舊制一裁抑侵犯大意謂用土有服藩封日增國賦日消乞開示條件之國之際不許生事擾人在國之時不許輒行奏討又人臣事君以不欺爲本如雲南之木邦貴州之都勻江西之南頓以至兩廣三邊南北兩畿之間侵犯者不爲尅復之計盜竊者不聞捕剿之策甚者殺

御制集卷三十

建書

王七

良民以爲賊假敗績以爲功捷奏率爲虛聲掩護邀功良策宜一一從公究理以懲欺蔽又兩京官職出身既同而遷轉之際乃至懸絕及監生考勳選除先後互異須料酌通融庶事體歸一又南京兵仗局前廠運造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戊戌字庫聽候應用今地早年久朽壞朽爛有名無實乞暫且停止以後減半造成造至於鈔關收稅乞免戶部差官照舊制勦鎮撫鎮巡委府官管理及曾經抽分去處給與執照不許重複抽分 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嘉納之

上諭尚書王恕等以星變奏詔陳言 上曰經筵講學朕

自當勉供應品物今已裁減元宵燈火筵宴卽令罷之保聖夫人等祭祀太常寺查議來奏獅子等歌止饗生肉不用活羊看守人役減半番僧除原存窗外餘查數開泰各處添設內官及織造官員俱不動軍廚井尚寶監幼丁開刑參語亦仍舊軍廚月糧各減二年其餘如議行之

禮部侍郎倪岳上言時政八事大意謂當今時日既民日貧宜務節儉以爲天下統文宗室分封日增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 上嘉納之

御制集卷三十

建書

王八

五年四月大學士丘濬疏陳時政大略謂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歟 陛下紹休烈祖也邇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弊風俗日薄紀綱日弛由是驕至於不可振起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於尊享豫大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爲敗俗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



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今災  
異迭見幸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於禁中  
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釐庶政重復舊規以應天意  
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於異  
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  
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儉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  
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畏也因擬  
爲二十二條以爲朝廷御道查言杜塞奢求節財用重  
名器之端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爲切中時弊命  
議行之

國朝典章卷三十

聖旨

三十九

六年三月吏部侍郎張悅條陳災異五事遵舊章恤小民  
崇食素裁冗食禁虛爵并修德開治二統上嘉納之  
閏五月給事中夏邦彥言邇者皇上昧爽臨朝早視聽  
務凡臣下言事即令所司着詳次第舉行又節省冗  
寺供用等物皆勤儉之盛德但一日二日萬幾惟常缺  
於目而不忘斯有奢於必而不節病朕我聖祖嘗取  
古帝王嘉言普行書實殿廡伏望皇上以聖祖爲  
法命翰林儒臣歷考前代帝王以至我祖宗勸儉德  
或爲銘爲箴或爲說爲文或直錄其事務在明白香  
之屏間寘之便殿以警於朝夕上納之

八年二月吏部尚書耿恭等條陳災六事不報時諸司以  
災異言事疏出侍郎周經革內云吏部諸署視朝勤聽  
政節修費省游幸止貢獻內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經  
手後有疏跡爲此事者以問尚書耿恭經曰宜以實對  
秋曰吾爲尚書不可他語時論兩賢之

十二月戶部主事胡燏燾上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  
西北旱熒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陛下  
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嗣引川劉  
良輔輩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  
吞噬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

國朝典章卷三十

聖旨

四十

咸文相爾托不以爲恥言官有所舉劾瞻顧後荷且  
塞責陰盛陽微災異爲由彈爭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  
陰惡消矣竊入未下人皆爲懼危既而廣等果以賊敗  
由燏燾之也

九年五月六科履泮等十三道副紳等以武岡州知州劉  
運件候王繫錫衣袂交章論救上震怒并逮繫之視  
史張泮公差日陷不得與向上疏申救泮等以全國體俱不報大  
議理編修羅祀各上疏申救泮等以全國體俱不報大  
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運情輕重言官爲國慮忠而  
無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禍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



十年五月調解郎中王雲鳳陳修德再安急務大略納忠  
言罷左道齊照孫辦傳來 上納之

禮部等衙門尚書徐璣等疏再安二十三事曰動聖學按  
羣臣者漸斷復舊朝廷軍餉軍士清軍匠重名罪崇  
私歸借財用崇儉德減妄費停跡助節供應停齋醮專  
巡邏寬馬價惜夫役儉工作謹服用修式備疏淹禁閑  
言路皆郎中王雲鳳代草

十一年十月給事中華果應詔陳言一日廣言路以開天  
下之壅蔽謂今日致災之由若貪婪之未去闕失之未  
修生靈困苦之未蘇邊境憑陵之未息諫官得言之庶  
國朝典彙卷三十

臺官

甲子

官亦得言之大臣得言之小臣亦得言之必使天下無  
不敢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又勸所司考諸數十年之  
前一二年之內有直言獻於朝廷有直聲動於天下而  
解職調官者悉復而還諸可爲之位又當明示條章俾  
凡在臣工無得以言爲諱

十一月御史胡獻疏指時弊召天變滿降外任  
十二年四月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士風之邪正係  
天下之安危今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泰養狃於因  
循廉節掃地趨趨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謬  
以推恭遜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尤爲忠厚其羣居言議

所及心志所存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靜及國事嘗  
憂民疾當恤者則衆怒羣怨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  
奸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所過地方則論有司  
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同還原籍則觀官府屬托行  
石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  
不安皆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五月吏部尚書屠滽疏請禁內降再安變大憲言天下士  
事詩書而躬業賾矣鉅錄而竭筋力積數十年不可得  
而白身之人乃或因奔競乞餉或緣技藝驟幸如拾芥  
然不可以爲訓又曰今日之傳奉即漢所謂西邸之爵

建官

甲子

國朝典彙卷三十  
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內批之降其爲敗體之累  
陛下當遠宗堯舜近守 祖宗豈可襲漢唐宋之弊政  
乎

給事中叢蘭疏言今日之務在惜人才慎無惜恒幾民瘼  
邊成警急玩世貪殘元惡如中官汪直輩之陰圖復用  
奸貪如侍郎林鳳輩之未見罷黜左道如太常寺卿建  
玄端之紊亂舊章皆宜懲處以順上天遏惡之命下所  
司知之

八月南京御史洪遠上言弊政一抑異端以守勅命一  
人懇以全責成一辨邪正以定國是一勤修省以回天



變下所司知之

十三年禮部郎中蔡濟時疏陳以彈天變言通賄左廣者  
尚在朝班是紀綱廢弛放士風日壞甚至宦官願養宅  
舍擬公侯金銀動萬計而蠲錄取民者多克庸將之家  
轉運權倖之門民力屈兵力弱尚忍言哉今欲採之必  
先正心用人下所司知之

格討劉璠疏弭災八事曰崇聖德親儒臣嚴近習全孝恩  
旌直言勵士風畏小民御戎狄 上嘉納之

吏部侍郎王鏊上禦虜事內言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今虜一入寇則中外憂惶以爲患在不測一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葉全

●

旦稍緩則泰然以爲無事是與古異矣臣謂大隋小工  
子不足畏而今之嬖倖亂政功賞不明委任不專法令  
不行將不用命邊圉空虛民心離散深可畏也

十四年二月禮部尚書傅瀚以京師地震南寇四方日臻  
災異疏言今賦重役煩民窮財盡宜節行節儉以先大  
下庶民因可蘇又以陝西地震異其復率諸公卿條奏  
三十一事如敬天勤民法祖修德汰冗官罷工役減俸  
樂省上供尤拳拳焉奏聞中不報復言民心易惑在統  
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老所陳謂當如拯按  
猶恐不及而側聽朔月未賜宸旌何以回天意哉

却堪可

三月吏部尚書林瀚率九卿上彈劾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弊定莊田折邊鈔處監生嚴軍政者俱應收不望禁奸食停不急寬民力下部議行之

五月戶部尚書侶鍾以四方多災報陳時政十二事曰  
重京儲備庫藏實內帑省供應度邊餉清鹽法均禁創  
備易科節香蠟戒抬尅處存罰恤災傷詔從之

十五年二月吏部尚書馬文升上弭災三事一口裁冗官  
言近年以來傳奉等官將有八百餘員每歲實支米不  
下萬石而折銀折絹又不止數萬若能裁一官則省一

國朝典彙卷三十

卷之五

四十一

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二曰杜奔競言朝覲既已去之又復留之故胡孝之後王瞻繼之以致邵晔方詠未璜繼任穀之使檮告而來陛下以此不羈之數人可惜則天下數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乎三日革滯進言胡虜犯邊許生員納馬入監有七千餘名川陝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糧入監通前共有數萬餘人大墮遇法人民受害

十八年春南刑部郎中胡世寧應詔條上十事其一言用人宜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恕



以大聖寺正殿爲御史今一切改轉專泥科條以故才  
賢抑塞朋類引拔乏人佐理其來有漸出爲廣西太平  
知府

戶部李夢陽應詔上書言二病三害六漸其一曰元氣之  
病竊觀當今士氣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添指口喃喃不  
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員巧而委曲則以  
爲善處是以口無公是非後進示說雖弊不復知有言  
行之實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嬰  
微官也受屈曲明白耳及直矣又恬懣作官有說之速  
服除自起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二曰服心之  
病竊與衆卷三十

建書

四五

病夫內官者陰性而懷貪其地逼近又朋比舞勢今某  
某有司繩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且數月矣猶  
罔而不行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  
不可赦有缺不可補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  
陛下又勅禮部選用閹割親兒絕滅人類戕天地之和  
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一日  
兵官在京之兵帶甲控弦者數十萬以強本也然至正  
統已已拔之乃僅得十二萬至今又不滿三萬腰號弓  
刀不全廢置輟廢狼狽若此何也官不加罪豪勢多占  
使遠者逃近者落城司不以假糧爲不問添又壯丁各

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矣  
夫屬驍四衛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補其數征役又  
不用其丁故其人率富家而氣驕內官率之其害可忍  
言哉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閹  
營兵之精也內官率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  
罔而不爲之寒心耶二曰民害夫內府供用有常數宜  
有常薄今油蠟皮張諸料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下  
者効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則部派  
又倍之州縣必又倍之百姓輸納有稱頭又經內官行  
賄路益又倍矣民日貧而數日積富道不苦言以聞有

建書

四六

司乘稅而肥其家如此而鶴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  
耳三曰庄場農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  
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  
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侵畝主使謂  
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  
家乃輒遂白奪其田土矣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  
木剽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凡分而寸割之  
大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墾育之心  
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一日蠶之漸今各  
處用兵將庸卒罷廢時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擾民吏



餽首供給其取如何是故倉廩不足有和買之議和買  
不足有空運之例空運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  
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消耗且過半矣夫  
錢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則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  
觀萬寺被左右侍臣造寺者動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  
出今彼巨萬出則其入不止於巨萬明矣夫智者察微  
公貨入而歸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卒有水旱之警  
兵甲事興內取則已既外取則民窮臣不知計所出矣  
二曰盜之漸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  
死也欲以爲往回無食無衣今盜而得夫得食即死不

揭朝典彙卷三十

雜言

四十七

猶論於陳軫乎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足之國  
又無水旱之災然而哨索殺人劫奪燒村剽掠婦女者  
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千里水旱之災武庫  
乏兵大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邊境內有警則事  
勢又何如矣三曰壞名器之漸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  
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意謂此  
耳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其父者蔭其子顯其祖者  
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  
示勸也大學生萬安前侍先皇帝醜儀彰露陛下  
齊令內官通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蔭其子爲丞臣不

知報耶勸耶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憚此一官則所  
謂敵將之藏繁縷之惜者皆非耶四曰弛法令之漸夫  
律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曩者犯人王體擅捨典  
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微案已具法所不赦陛  
下從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半政半  
則民死此古之所大忌也諺曰勿謂及五後且不補臣  
故以王體之赦爲弛今之漸五曰方術欺惑之漸夫自  
古帝王享國長久者非以奉佛而事仙也梁武唐憲其  
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  
止也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法

揭朝典彙卷三十

雜言

四十八

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臣固知有誘之有也  
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廩匱乏  
信如真人國師彼能設一醮喫一法使天變息而嗷  
者安乎此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此臣之所以日夜  
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詳前疏入下詔獄已釋  
罰俸三月

十二月南京祭酒章懋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大略謂紀元  
以正德爲名當求其實必如漢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  
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必如唐劉蕡請居正  
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臣已具疏乞



敬請歸死有丘而大馬之誠耿耿不能自已敢以正德  
之所當務者條爲五事一日勤聖學二日隆經筵三日  
謹大婚四日重詔令五日敬天戒 上優詔答之

正德元年六月大學士劉健等上疏曰 皇上視朝太遲  
免朝太數泰事漸晚游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并  
輟日講不知 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侈荒蕩災  
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鈞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  
爲大抵免田野之畜不可有於宮庭弓矢甲冑戰鬪不  
詳之衆不可施於禁御大使朝講久曠正人不親直言  
不問下情不達而此數者文雖於前臣竊憂之六月中  
旬風雨驟發雷霆震驚正殿鳴吻太廟春獸天壇欄木  
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燒燬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  
望 陛下惕然修省悔悟咸可上回天意下慰民心報  
聞復上疏曰近兩月以來日高數丈尚未視朝侍衛離  
披兵仗委棄萬衆共見有傷國體文武百官又何關延  
不惟精神困倦抑且妨誤政事况茲天變民窮正宜恐  
懼修省怠荒若此禍患將至又報聞健等復上疏自劾  
曰 先帝顧命優渥以 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創骨皆  
以死報及當初改易力匡扶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  
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興併在一

國朝典彙卷三十 奏書 聖批 四十六

時京城道路殺人西北諸邊剽掠猖獗損軍折將戰則  
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頹頹紀綱廢  
弛實不當功罪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充濫諸司弊政  
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  
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圖寵任情作弊濫訪公行  
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  
於上而不畏禍嘗歷觀載籍備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  
亂者也 陛下卽位之初詔書一降天下延頸望太

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  
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度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  
事涉於近侍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思樂百  
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達滿朝之公論而  
不恤臣等叨居重地使機虛銜或旨從中出舉不預聞  
或衆所振議徑行改易累有論利多不允臣等深憂極  
慮寢食靡寧亦知內告外誨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皆  
歸臣等們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若委  
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  
代茲重任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  
盡無遺澤矣奉 旨卿等切切爲治的心朕已知之言

國朝典彙卷三十 奏書 聖批 四十七



事待斟酌行着用心照舊轉運

七月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等會陳彈災十一事曰隆大幸以先天下集羣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份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聽民困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區役以甦民力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役容以廣言路下所司知之

十月給事中劉淮疏極陳時政略曰近日權奸預政事勢異常聰明漸墮弊端日滋各處地方太監及各省鎮守內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固不若用舊人秦懷虎回

劉朝與秦卷三十

建書

五十一

不如秦飽虎盡舊人猶或知事飽虎猶或易厭也又云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兩理財無良謀費及廣東之庫藏浙江既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又奏歲入不發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斂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疏數千言言皆切切遂下詔獄

二年正月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純等劉瑾怒廷杖五十滿龍場驛丞

許中宣

三月給事中陶諧前後上疏若戒違遵以保治安遠疏仗以一改令修人事以弭災異停止不急工作以杜奸謀

停止差官賣鹽織造等疏皆直指羣奸欺蔽之罪劉瑾等大憾之誣逮廷杖為民

二年南畿提學御史陳琳上言老成不可不惜任道不可不有忤旨謫荆陽縣丞

二月給事中王承裕疏言時政謂永三百石輪運

五年六月大學士李東陽上彈災疏曰近時威令大行中外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和雷電之後必有甘雨此天道所當法也臣謹條上一日寬遊軍務馬之罪二日寬貪書職員之罪三日寬套盤熟草之罪四日禁官役羅織之罪疏上不報

劉朝與秦卷三十

建書

五十二

八月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上疏請上還內宮釋宗室之賢者養於別宮收召先朝故老劉健謝遷林瀚王鏊等文以修後舊政又言劉瑾雖死權柄猶在宜暨安知後無復有瑾者不報

十一月大學士李東陽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稱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臨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則聖相承統兢兢業業固有息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養嗣大位遂成大婚先帝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慈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上念上天



托付者重恩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創奏  
講讀之暇安處宮闈博施恩澤起居有節遊豫以時保  
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不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  
六年六月南京吏部侍郎羅珙上言大盜並興過布天下  
縛殺方面射死將官剽劫舉將王果執殺都御史馬炳  
然或至有如劉盆子者一二入馳驚中原引誘不逞自  
是二三大臣雖欲竊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  
之黨如數年前恐未可也 陛下向欲與數十近習爲  
講武之舉寧有暇哉伏望立召親王公侯驛馬伯府部  
寺院大臣翰林科道多方考司馬先范鎮韓琦文彦博  
劉範與集卷三十

建言

平王

四十一

呂薛包松趙朴之議順昭穆之宜而無卽真以俟前星  
之耀不報  
八月吏部尚書楊一清言 陛下每月朔望之外視朝不  
過一二使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窮苦四方  
盜賊亦謂 陛下未曾有意剪除不可問於外夷不可  
訓於後世伏望蚤視朝收權綱以決壅蔽又言前星未  
耀龍舉晉幸豹房日訓兵後苑非官禁所宜恐無以安  
宗廟神靈伏望居禁密戒嬉遊以消意外之處又言經  
延講期甫臨輒聞報罷伏望仍舉行日講故事天下至  
樂無以逾此而百凡好尚皆不能奪之矣不報

九年正月 清上言五事一謂親朝太遲二謂郊祀太  
慢三謂不宜創梵宇於西內四謂不宜調邊兵於禁地  
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不報

御史張士隆疏言 陛下前有逆瑾之禍後遇劉益之亂  
既不之警方且典居無虞雖近非人獲戎隴於禁中戲  
于戈於臥內徹夜燕遊外見烟燎內庭大土木權家競  
華侈親信內臣取貨於外又扣軍糧皆名進貢織造龍  
衛科害靡極部殺無聞巡撫使之鉤銀指揮投之政事  
盜伏而虜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  
張璠則死詔獄間問之苦禍機之盲皆不知也今宜痛  
劉範與集卷三十

建言

平王

四十一

慈前樊危假絕淫番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還光精  
一之傳考典以之故以表天下褒衣博帶之雅執與市  
井狡穢之羣廣履細絛之衆親與邊徼困危之隙不報  
大學士楊廷和疏請蚤視朝御經起履邊兵西僧市肆等  
項得 旨番朝番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  
兵只照前旨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  
鄭中吳嚴上言求言之旨雖下而納言之實未聞 陛下  
若日常理曰舊制豈有他哉不越三孤九卿以至科道  
各陳所謂誠格九廟也孝奉兩宮也蚤朝望龍也經筵  
日講也建皇儲也遠義子也接偏臣也絕番僧也革中



市也邊邊兵也是則所謂常理也是則所謂舊制也舍此數者而別求常理定制抑末矣不報

中書舍人何景明應詔上言聖駕單立皇儲未建后妃不得常御公輻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前朝未聞也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廣設細旂之上夾狄和服之教不如備道談詠於前樂彼服此臣所未嘗若義子尤要為裁抑不報  
憲撫四川都御史王鎮曉彈災四事一日正本以安天下  
下一日省內臣以慰民望一日處驛遞以蘇民困一日廣延納以開壅蔽不報

國朝典彙卷三十

奏言

五十五

四〇

十年二月御史王廷相言時政忤旨下獄修撰崔兢請就政申林出之

十二年正月給事中毛憲言臣於去年十月奉命往遼府冊封今始入境見沿途老幼男婦攜食野草僅服呻吟死者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絕荒而督征部使方日終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望勅下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征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實費以惠困窮不報  
十六年四月給事中徐之聲言陛下入自瀋陽國機才不基正天命啓聖之辰人心望治之日然內外臣工方

惛於天下之久矣祖宗法制過紛更於小人之惛惛今日補救之道惟在先定聖志於中次廣言路於外庶克有濟若或姑息遲疑復令墮於小人之手則天下之事愈不可為矣伏望皇上獨秉乾斷內外文武大臣及非軍功而冒得封拜者各令自陳察其不肖即賜斥罷令科道查劾向來罔上誘惑奸佞之輩實之典刑還年小人所變亂一切變政奏請改革用彰義皇上中與無前之烈上曰大臣自陳已有詔旨無功封拜之人亦令自劾其內外引誘蠱惑者科道官查舉其各衙門弊政俱遵詔旨改正以行

國朝典彙卷三十

奏言

五十六

四〇

五月戶部主事劉漳疏陳正朝廷等十四事謂天下之勢猶之一身朝廷元氣也中國榮衛也邊鄙四肢也三者兼舉如元氣周流一身而治安可保其言以稽祖宗親耆德輯工樂彰公道嚴宿衛為正朝廷之要點食吏腐賑濟代邊租彈盜賊為樞中國之要點偵師查邊備清士伍防虜患復邊境為固邊陲之要上嘉納之下其章於所司

嘉靖元年御史沈灼疏四端一經筵經講二誥實言官三數違有司四偏信內侍且曰朝廷刑獄內付刑部都察院外付巡按按察司婦衣官校非機密重情不輕遺達



意在主事陳嘉言又誤以陳爲李 上整其黨獲下黨  
部摘所誤以聞部議灼意在效忠言涉輕率臨文偶誤  
未足深罪宜宥之以彰聖德乃奪俸三月

二年六月給事中周瑯上言 陛下紀元以來車火晦冥

烈風暴雨地震江溢不可殫述乃者又有星孛宵震之  
變夫災祥者禍福之應也得失者災祥之感也 陛下  
亦思所以自省乎臣請以時政之大者言之曹鼎以彈  
擊過當 陛下當置而不問乃奪一階以竄之而連及

傍助之閣閣李隆以私情謀殺撫臣 陛下不卽軍中  
斬之乃淹特報勦若將爲之地者崔文縱斯奉刺氏卽

廟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五十七

四十八

當付之廷議以嚴有惡之誅乃追易成命歸之鎮撫司  
陛下入繼大統以公義則當專意於正統以私恩則當  
置役於安陸此不易之定論也乃日討尊崇之典而欲  
目擬於名號至使禋祀無主不擇親賢以爲之後則公  
議已失而私恩亦未爲得矣人事失於下天變動於上  
未有有其事而無其象有其象而無其應者伏望饗遇  
宗廟以嗣安陸復嘉問以啓言路黜崔文誅李隆以明  
典刑則一德格天而災異不足弭矣不報

御史秦武言 陛下嗣登大寶召喬宇於南起林俊於野  
而寄之以命德討罪之權中外效算皆稱得人今獲

一衛士耳侵害部官宇言之而不聽李鳳陽一僮僕  
幸制法司俊言之而不聽臣竊以爲此二舉動關係風  
體甚大不可不慎 上下其章於所司

七月給事中李學曾言賞罰者人君之柄也近來以藩

乞賸子以咸晚乞田宅以官監家人乞武階職事與其  
家屬有犯或免提問或竟不查究甚則奪法司所問而  
委之錦衣衛與撫司使得以高下其手命令者人君之  
批也近來批答未必盡由內閣票擬臣下有所區裁則

曰已有旨了有所論建則曰該衙門知道成命一下自  
以爲是如不善而莫之違臣願 陛下慎之凡有賞罰

廟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五十八

必勅該部議其功罪差等凡百命令悉付內閣票擬又  
令改擬精切然後批答如此則大柄不移大體不苟宗  
社大業可以永隆而無替矣 上以爲妄言命奪俸一  
月

修撰唐舉言自古今上下同心則治不同心則亂故 太  
祖大誥首言君臣同遊之盛而 孝宗起朝之嚴時御  
便殿延問賜茶賜饌一時除過聲施至今尚書林俊勉  
雷未幾而繼以詰責上下乖離何以爲治伏願 聖  
祖之言與先朝之典咨謀輔弼隆禮大臣養 聖主遷  
善之勇全老臣誅法之忠格天召和莫切於此下所司



知之

修撰呂柟疏言輟講之後深宮燕居易生褻念請以諸進  
過講章時時省覽編修湛若水疏言 陛下初政漸不  
克終左右近習爭以聲色異教疊惑 上心大臣不得  
守法爭自引去宜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  
柟得報聞若水下所司知之

給事中張嵩疏陳謹天戒三事一保聖躬言 皇上春秋

方富屢見違和願親幸有節二崇正道言 太監崔文盛

上齋醮拜奏青詞諸火其書斥其人而親近儒臣三務

實惠言 竊祖訓下征求如故願責有司以從實獨免報

國朝典彙卷三十

聖旨

聞

八月吏部侍郎汪俊上言 皇上入繼以來昭德塞違勳

無過舉宜足致祥而頻告災者以臨馭未幾政漸弗

終故天心仁愛特示警懼可不愾然慎終以移天意請

試言之 陛下登極一詔百度惟貞邇來舉措皆馳節

令不能如初也初罷逐庸回任用者舊邇來師傳重臣

蒞詢疎闊任賢不能如初也初聽言如流邇來事涉威

官九卿臺諫執奏不從聽納不能如初也初釐革倖位

邇來成官之家藩邸之臣侯伯錦衣陳乞日多慎各器

不能如初也初蠹蠹巨惡下三司鞠詳邇來事非机密

悉付詔獄臺諫法司執奏不從法守不能如初也初命  
科道查覈御馬監馬匹牛羊照數會計繼因閩廣奏  
遂寢前旨邸民不能如初也初禁出左道邇來修設詩  
祀濶費官庭禁和不能如初也初神氣精明邇來聖躬  
違和天類異舊保固不能如初也有一於此足以干和  
未可諉爲適然之故而不加之意也不報

十二月吏部侍郎何孟春劾漢魏相族不登條奏故事引

漢以下諸臣奏記列爲八事一引魏韓麒麟之言請崇

止修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

奏請減百官俸一引范鎮奏請裁革冗費一引蘇轍

國朝典彙卷三十

聖旨

本

奏請廣聽納上下交泰咸召和氣一引范仲淹奏請遣

使勞來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禁諸州縣不許過額

一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請免來歲稅錢疏下吏戶二

部覆議宜悉從施行 上日制祿養廉朝廷常典文武

官俸卑勿減餘俱如議行

二年二月給事中劉繼曾言近日中旨多失經典和說諂

媚則賜褒俞師保抗言漸加放黜正德可謂極弊亦未

有如今日之可駭可嘆者若出自聖諭亟宜收回尋小

所爲遽加顯戮 上大怒逮繫鎮撫司考訊給事中蔣

鶯御史林有孚申救不聽繼而命勿具獄滿備外



五月修撰呂樞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內以聖學未忘  
聖孝未廣大禮未正詔祀日崇忠諫受禍元惡失刑貴  
倖澄澤以及軍民利病數事皆災變所由致而引以爲  
已不能獻納之罪 上謂大禮已定樞振拾妄言事涉  
忤慢下鎮撫司拷訊

御史盧瑛言腹心之深憂四根本之深憂三咽喉之深  
憂一君身不修言路不通命討不當財用不足腹心之  
憂也京庫虛匱補衛貪因太倉之儲根本之憂也宜大  
浹岷房惠並起內地民窮迫而爲盜恐生他變則咽喉  
之憂也疏下所司

調朝與聚卷三十

奏旨

本十

十月禮部尚書肅書條上十二事言 皇上入憲大親名  
綱未正孝德未伸因心鬱志三載於茲今幸大禮告成  
天下拭目以觀新政謹條十二事一曰清心寡欲二曰  
讀書觀史三曰接見賢臣四曰納聽忠言五曰恭行節  
儉六曰裁減冗濫七曰預儲邊餉八曰戒抑貴戚九曰  
禁佛法十曰薄用人十一曰務安靜十二曰肅憲法御  
史藍田復卽書奏條論其欺 上切責之

十二月大理評事章商臣言臣以延平庶獄爲職臣自七  
月受官以來見以大禮伏闕觸犯聖怒大臣改任者何  
王孟春一人編成者學士豐熙等八人廷杖死者編修王

鳳等十七人以忤內臣而遽繫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  
玉以縱逆抗內使下獄者布政馬卿知府查仲道二人  
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爲  
所屬許奏下獄者樂護華湘二人此皆國家大政上千  
天和下駭民俗臣聞皆左右陰主之願 陛下大奮明  
斷復成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逮繫者釋之而正許者之  
罪 上怒謫攝外

四年正月吏部侍郎胡世寧服闋上言臣衰病不能赴闕  
先陳治道急務以效愚忠且臣竊日急恐一朝溘死是  
以盡言至此惟 陛下憐之其中有曰內臣不無姦佞

調朝與聚卷三十

奏旨

本十

然亦有忠勤體國者惟時察而慎檢之可無前代之禍  
數年以前內臣鎮守剝民膏血自 陛下降取以來鎮  
守無剝削者而江淮以南父子相食無乃臣等文職營  
私所致今藩臬守令皆不得行其職唯唯承命於邸按  
一人而耳目有限將若之何又曰言官不可不擇宜勅  
吏部選內外郎官忠直公慎識治體者爲之又曰席書  
以達禮受知擢居禮部或相驚訝此因材而受秩何嫌  
之有 上嘉納之起爲兵部侍郎御史曹弘劾世寧姦  
諂道諛大負平生乞賜罷斥不報世寧至京復上講義  
三章乞開中省覽其一大學永時章詳釋崇賢懷賢之



利病而極言仁君近惡之嚴其二尚書惟辟作福章其言大臣擅威福之患在英君必察而討其罪且曰我太祖獨秉全智幸去丞相以爲子孫萬代之法太宗簡用儒臣恭訪政治不拘內外新舊執事仁宗宣宗間選尚書夏原吉等尚雄擬旨亦絕無偏重之勢英宗選用重臣必召吏部面商可否憲宗始令吏部會推材望孝宗簡用下位不用崇職俱得人今內閣日隆華臣尊仰翰林院官原係內閣教養門生方得選用吏部不得擬其陞除不許擅授外職其餘內外官員雖有文學材智不許再入私說相傳謬稱舊制以欺後進下視六卿若其屬吏後先相承必其門生子弟凡身後贈諡恩卹不論忠佞一皆預爲已施至於纂修國史私其黨類褒貶任意而威福予奪盡歸於一官矣必得其人如先朝楊士奇等及今石琚之忠清楊一清之才識可也使有冒嫉者濫其位則排斥忠賢引用兇邪國事日可憂矣陛下昔用席書爲禮部皆攻擊不已今召用一清言者又多方計沮而首相用賈詠寧諱避遂入內閣用於陛下者如此用於首相者如彼然則今之威福出於誰乎易戒履霜識者深憂惟聖明垂加省悟其三朋易不出戶庭无咎章反覆於君臣不密失

臣失身之旨職入閣中給事中余經管律勅世掌議請簡中將教告密之風乞賜罷斥世寧不得已乞歸不聽而言者益亟章十數至乃改世寧爲南京吏部御史劉翀上言十事一經聖學二近正人三遠佞人四畏天發五恤民隱六容諫諍七立紀綱八平賞罰九廣恩威十設總制皆有所規勸不報

遷撫江西都御史陳洪疏上言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不聽號泣隨之前廷臣因議大禮號泣殿陛誠亦有罪然探之於禮則亦臣子事君父之常耳况何孟恭豐然等操履醇固宜寬左右呂構楊慎等論思有體宜出入禁闥張原毛玉等身後無以爲殮妻孥流落尤爲可憫值皇上曲賜優貸使還諫者得以效用物故者可以自慰謂書所謂有裨政理者莫急於此不報

御史劉獻上言近日大禮已成詔示中外人心悅服夫何在廷之臣不能仰體聖懷共成化理一有論劾輒以朋黨形之章奏如楊旦汪偉俱先朝舊臣不聞有過而給事中陳沈一旦操拾拍爲朋邪擊之使歸近日議禮之臣各執已見幸賴陛下明斷事情翕然席書言事欲有紛更屢蒙聖諭量必知檢陳沈事有衆積衆合退避鳴殿公道自明方獻夫乞歸又蒙特旨諭以安靜聖心



於此已洞見羣下之情矣然常人之情不隱則不知所  
警望賜天語戒飭使百寮師師以成嘉靖之治可也臣  
又聞陸贄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受諫者直示我之能賢  
諫者狂誕彰我之能好諫者直漢示我之能察然則法  
祖親賢聽言納諫此君人之體也伏望 陛下察忠邪  
明理亂舊章成憲不宜妄更老成者舊不宜遽遠楊旦  
汪偉察其無過悉召還之以言得罪及議禮謫戍之臣  
宜並移內地復其原職死事者祔卹其家以示大造之  
仁不報

五月四川副使余瑄效魏徵陳十漸曰紀綱漸頹言官府

廟制集卷三十

集言

本五

五十二

吳體陟爵永公而政多苟簡曰風俗漸壞言名檢日薄  
廉恥日消而士多諛佞曰國勢漸輕言叛卒殺撫臣妖  
胡賊主事而庫督官縣官曰夷狄漸強言車胡騎踰於  
遼東馳驅蹂躪於沙漠而土魯番驛逐小王志吞洮河  
曰邦本漸搖言充食橫征織造需索而江雁困於水旱  
充豫困於剝掠曰人才漸凋言呂佛鄉守益去而館閣  
空汪俊頗滑去而部臺空張原胡瓊死而臺諫空曰言  
路漸塞言朝奏一封而幕投千里三木囊頭而九泉銜  
恨曰邪正漸消言飾六藝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奪漢法  
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入相之初仰有周

孔誰其辨之曰君臣漸厭言大禮議起載鬼張祗邪佞  
相窺巧發奇中大臣願望小臣畏懼曰災異漸臻言東  
南洪水傾城西北赤地千里遼陽軍婦生子兩頭無極  
赤風晝晦如夜以 陛下上聖之資乘中興之運宜與  
堯舜比隆而乃有此皆相臣奸佞所致願去此臣更求  
應變機神如楊一清木石厚重如石珣者置諸左右報  
聞

五年二月南京御史仲選上言今之災異蓋聖學未敦政

權下移小人未遠忠直未錄百官未勵民生日戚武備  
廢弛有一於此皆干天和 陛下用一人而制行材器

廟制集卷三十

集言

本六

未盡知識一事而鉅終利害未盡知是亦聖學之未敦  
也或以奸黨復官或以巨惡宥罪或奏選職官或陳乞  
朝命無不立遂人言噴噴皆謂 陛下左右秉其喜怒  
公爲之地是亦政權之下移也崔文以邪術侍左右璫  
奪以寵夫預經筵劉榮以白衣廁館閣秦亨蔡錦果大  
田以匪人居華職是小人之未遠也或覆庇匪人玩愒  
公事私通關節公納賄賂文雖屢而大節有虧外可觀  
而內行不足是臣職之未勵也諫成如豐熙等削籍如  
馬明衡等遠遷如馬卿陳近等外補如呂柟等不幸而  
死如王思表紹宗等皆抑鬱不得其志是忠直之未錄



也水旱癘疫民死什五加之權豪翦毒酷吏肆威十室九空而徭徭日增催科日煩是民困之未蘇也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不識戰陳士卒莫辨什伍籍壯者私役於守備府營之家操備者水刀竹矢全無聲利是武備之不振也臣特罪言官不能隨事納忠致有災異皆臣等不職之所召萬一謠言可乘必賜施行仍將臣罷黜以應天變報聞

三月御史謝汝儀上言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斷 陛下復給事中衛道御史洪養浩官天下翕然稱 陛下之至明龍顏崖文天下翕然稱 陛下之英斷乃御史張哀

南朝興業卷三十

建書

本本

請錄用豐熙等 陛下始然而中止豈聖心不無芥蒂於中耶臣以爲 陛下之仁諸臣當被其休光但恐鬱鬱卒使之中依依下察編氓之內歲損月失他日雖欲憐而用之將何及乎此張哀之言當亟從也御史喬臚論各大用不當取用 陛下報聞豈聖心不無眷戀於中耶臣以爲 陛下之聖好惡固有所擇而不顧爲然王臺守備南京矣亡何復有大用之命但恐此輩招置愈巧根據日深他日即欲毅然去之不已晚乎此喬臚之言當亟行也不報

六月給事中管律言大禮之議出自 陛下至性爲臣子

者不遇釋順其美以成孝治之義耳邇來言事者每假借爲詞以譏禮本不相涉而務欲援引牽附乞嚴諭諸司言事者止緣事直陳毋得比附迎合有所希覲 上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禮既定內外羣臣正當據誠共職以贊成嘉靖之治自今言事者慎勿徇私假借議禮希恩報警都察院其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

十月御史吳仲言和氣致祥妖氛致異理之自然 陛下

卽位初誅逐宦官今大監鄧文達制諸勅而監織市泊之差漸次增復矣卽位初誅逐權姦今武定侯郭勛驕恣剝削而貴富賈通之徒亦驟騰傳乞矣卽位初查革

南朝興業卷三十

建書

本本

軍匠今託名投入坐費月糜卽位初起用諫官今議禮諸臣舍寬負屈此所當修省也先年大臣同寅論奏今招權樹黨如張璠之排賈宏肆無忌憚矣先年大臣退多自引今持祿固寵如賈宏之家醜已露幣不爲怪矣先年士人多廉恥今權要之家共門如市矣先年有司多循良今剋剝相效惻惻廢棄矣此羣臣所當修省也不報

六年五月編修廖道南以日食陳洪範九事言一曰五行伯陽文曰陽伏而不能出陰道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連歲連鄰地震者數是土失其性也臣願順五行以



法大運二日敬用五事五事人君之大德而思又聖功之本劉向傳言思曰齊厥咎寡厥罰恒風近來掌書文作大風楊雄是思之失可徵也臣願順五事以修君德三日農用八政八政經國之大要而食與師尤今日之急務今水旱頻仍饑饉相繼吏伏相欺於邊門盜賊充斥於郡縣是食與師皆可憂也臣願修八政以行王道四曰五紀夫日爲君象又衆陽之宗通者災咸留度內庫被災而五月朔日有食之陰長陽微不可不慎臣願協五紀以若人時五曰建用皇極夫皇極大中至正之道曰民無有滯朋人無有比德比年以來朝廷無和衷之美昨歲有胥賊之風臣願建皇極以臨治本六曰日用三德夫剛柔爲民性之備而剛克柔克爲人君威福之權惟不可下移臣不可上僭臣願明三德以肅邦紀七曰明用稽疑蓋謀之鬼神機難測謀之卿士庶人理顯易知是非大同卽卜筮不能易臣願求稽疑以定國是八曰庶徵蓋時與不時係人君之威召邇來民庶物孽及草木之妖歲時疊出臣願審廣教以感休祥九曰五福曰六極夫五福者天之所畀六極者人之所招詩書載成高宗之事曰封建厥福曰壽考且寧卽福與富壽康寧也要本於做好德耳臣願定福極以立世則

則嘉靖之治允垂萬世卽高宗不足侔也 上嘉納之時 上講尚書又留心謀能與諸官類舉臣內閣楊一清論稱桑卜光之說故道南朝陳之十一月御史張祿言頃者張黃之儼始則勅官刺於用法繼則言官誤於吹聲致 陛下震怒令官耗窮各以輕重請罷此微成 陛下茲疑言官言官以言爲諱今陛下不少霽天威溫旨開諭恐忠貞之士解體也願無以聽納爲煩令舉臣據實上陳仍請以至誠求助之意作臣子敢言之氣且待從臺諫各有攸司彼此侵越殊弊國體 陛下仍諭二三大臣各專職守勿得侵越上曰言官以言爲職但須忠諫公直近來言事者多沽名要譽要正附邪假公爲私當同類擢朝廷不得不將示懲戒使人各改悟以盡乃職前大獄已處分亦未嘗禁戒言者祿乃擅造奏請欲揚君過姑不究七年二月詹事霍朝龍言親相在漢展陳先朝故事宜帝東行漢治中典我 太祖舊章臣未得悉陳謹錄一二切於時政及近年行令有合 太祖者爲劄以獻一言洪武中今天下多裁桑棗而北方尤宜一禾桑中牟賣派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一言懲綱以農桑爲生民衣食之源責成迫按一言洪武小道監生及人材分諸天下督修水利一言諸司職掌所載各處壩開陂池



可引水灌田者不時修復一言職掌所載內外軍職俱有頒敘一言永樂間交趾之平謂多陞不如重賞一言洪武中令天下生員悉讀詩律一言洪武間僧道度牒當與封冊各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併處其徒一言永樂中軍民子弟私自剃髮爲僧者併其父兄發北京爲民種田一言景泰中令各寺觀田土止畝六十畝爲業餘皆給民佃種認下所司知之

八年正月 上以災異令大學士楊一清條畫弭災急務一清等陳四事曰恤民窮修武備惜人才務言官已報旨因復審疏薄恩澤寬請成二事除爲議應言事諸臣

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七十一

乞恩寬宥 上不允既而右中允廖道南應詔陳言言昔 高皇帝今天下勿泰祥瑞若災異即時奏聞一念敬畏上林皇天而敬畏之實約之有四一任大臣如論六部以允執厥中論中書省以振舉大綱二崇儒術如論朱書以常持此心至公無私論泰祿伯以聖人之學以天爲準三重守令如諭來朝官以約已利人論侍臣以治民猶治水四擇將帥如謂擇將當兼用謙謀仁勇備邊常存戒心 上嘉納之

給事中陳守愚言今兩京崇階懸缺不補四方剝地推代難給良以近來黨賁過多長養其雄即今災異頻仍饑饉

僅連年盜賊昌熾 陛下屢詔求言以爲弭災之助臣願大施願湯以振流淪聽諸臣陳 薦 次第錄

用化災爲和諧在此上怒曰既說被黜諸臣自當指名薦奏如何假諸災異恐有且屢論不遵事務泛論取崇治名本當速問始從輕罰俸五月

給事中王汝衡等條陳弭災三事其一謂比年章奏多事迭迎請分別忠佞無信甘言其二謂大臣章奏近多爾中不出是非不辨宜悉付公論無惑於一人一偏之見其三謂宋儒有言人主之學以實務爲急今一事之施屢煩宸諭宜少賜減省依 祖宗故事親御平臺召見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七十一

宰相次定大議既省筆削之勞且絕壅蔽之害 上謂恣情奏擾近於附和非常朝廷求言弭災之意下所司知之陝西倉事猝之驚言臣承乏寧及自七月中由鉅野途汝罕目擊光息蔡賴聞蝗食禾穗殆盡及經陝閭閻凋敝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穫喜而問之答曰遂也有繭制二種子可爲飽饑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麵食者取而啖之盤口溢腹嘔逆移日則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達子封題齎獻乞頃臣工使知民疾因陳大可憂之事三深可惜之弊四言國家真賦稅運上



游服或道途有梗錫之梗而東南之漕一再歲不至何以處之此大可憂一也天潢日衍祿食匱乏而俸於收絃不思尾大之患此大可憂二也邊疆歲設將驍平情而大同甘肅之變屢特姑息異日有患必自邊境此大可憂三也八九年間大禮一謁曼引不休好惡于奪一主乎足其不合者擠之其合者擢之此可惜之弊一也大臣之不肯諫諍爲甚今修祥銜異見之章牘啓簡導欲漸不可長此可惜之弊二也初章冗濫歲費萬計費綠日久聽其陳請戚里漸復僭倖日親此可惜之弊三也內臣鎮守非太祖立法之意天下臣民以爲陛下

制與衆卷三十

建書

主書

下御極當不旋踵拔去病根乃今因循久而不議此可惜之弊四也章下所司

十一月御史劉安上疏曰人君如天以梯履包舍爲德君法天以梯履包舍爲心故人君貴明不貴察以察爲明天下始多事矣伏望陛下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略繁文先急務簡細故弘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爲喜愠不以一言之順忤爲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臣難應太平之治可復也上曰安嬰名實直煩噴奏擾不遵前旨專務私論欲姑容以盡待言之體然此輩奸巧不可輕縱其下錦衣衛故已而給事中胡克時疏致安

言陛下寄耳目於言官欲忠者安之心也忤旨者安之患也伏願矜其愚而鑒其心上怒其回護未實併下錦衣衛通問役請安爲餘干典史兄府飲縣主簿九年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通者各處災傷舉心隱惻勸華臣各陳所見而趙言諸臣類以虛語浮辭面諛君父應災求言之詔未訖而慶賀祥瑞之奏屢上往年靈寶縣官言阿清受賞繼而都御史汪鋐遂進甘露矣今則都御史徐瓚及訓導范仲斌又進瑞麥矣指揮張祥又進嘉禾矣汪鋐楊東又進鹽花矣禮部又再請得賀矣范仲斌之流假瑞舉微不足責也汪鋐徐瓚楊東等

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書

主書

明初憲臣尚書李蔚等官居八座亦殊義微禮同上畏君若不嚴加禁遏此風漸長正氣銷歇大非國家之福伏望皇上申令百官各直言無隱以饒敢有依託符瑞巧說諛詞獎成聖聽者即加誅誅有旨詰責時春安言且既云大臣科道皆無陳奏伊必有諫言營策其終具以聞時春惶恐引咎上怒必令具陳於是奏言當今之務其最大者有四曰崇治本信號令廣延訪勵廉恥其最急者有三曰惜人才固邊圉正治教上責其條奏不明惟擬拾陳詞以實忠直下錦衣衛拷訊之

給事中薛甲上言四事一曰廣茹納以來忠諫二曰



正習以明體統三曰勸訪問以進人才四曰養和五曰必  
凝天休中多阿媚語 上以其奏下所司看詳部  
甲言悉當可采行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大臣反噬尋  
僚自永昌肆言以彼無復有言官議大臣得失者得夏  
言議黃卿等之詞孫應奎議沈光等之擢用趙漢震臣  
等之不職未聞有及環麻夫矣甲之所言明爲二臣禁  
以杜塞言路不忠爲甚 上命吏部再議甲復上疏自  
理 上怒其不俟部議輒先奏辭令降二級調外吏部  
以甲已奉旨處分不復更議 上責其延緩令置對乃  
奉尚書方獻夫等條述稱甲湖廣布政司照磨

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七十五

九年八月順天生員張紳上七疏言朝政得失其一薦大  
學士翟望吏部侍郎董玘禮部尚書李時都御史汪鋐  
及布政吳山太僕卿張鼎明兵馬胡綱馮錫宋道延陳  
謙太監賴義晏宏呂憲張景昌芮景賢乞加旌勞報聞  
都給事中夏言引上言大臣德政律乞將紳勘究奸欺  
置之重典乃繫獄訊之

十一年御史郭弘化疏言按天文志井居東方其宿爲木  
頃者豈出於井必土木繁興所致臣聞四川湖廣貴州  
之採大木者江西浙江之採礦木者勞頓萬狀應天蘇  
松常鎮五府又以成造大輓民間耗費不貲而密戶之

逃竄過半至於廣東以珠池之役激窮民爲盜攻劫屠  
戮逼近會省凡此皆有戾天和上千星變者也請停不  
急之工罷採木採珠之令則蠲減而前星耀矣章下戶  
部尚書許瓚等言近以工興採木燒造之役半天下物  
力易屈民困日深弘化言宜聽 上怒曰採珠舊制非  
朕所增弘化之言泰擾如曰蠲減前星耀則朕未立嗣  
專以採珠致爾等不以爲非乃更附和其說何故責弘  
化對狀照爲民詬吏部劾勿用

十月編修楊名上言陳愚見以禪修省謂 上喜怒失中  
熱陝未當宜奮力自省 上曰覽奏見新忠至意第云

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七十六

齊力自省朕忍不能如曰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可明言  
之名遂上疏劾汪鋐郭勵陳道蘊金寶仁御元節及欲  
釋議禮得罪諸臣停各工役 上怒命錦衣衛收送鎮  
撫司嚴刑鞫訊追嘆使者鎮撫司承聖風旨榜掠僭至  
死而復蘇者再兵部侍郎黃宗明上言楊名已經兩訊  
死而復蘇瘡痍甚復當嚴懲萬一斃死固恐爲仁  
明之累 上大怒曰楊名罪惡處有餘辜方究讞使堅  
不吐實想宗明是矣令收送鎮撫司一同鞫訊 初名  
置對汪鋐卽上言乞寬郭言以彰國法 上曰卿弘化具  
盡忠朕心簡在小人浮詞勿以介意楊名所言必有據



使者令潘振等嚴刑根究卿宜安心辦事副朕倚毗  
元節亦上言楊名謂有昏夜乞哀臣門者是何主名既  
無指據証罔爲甚乞罷臣封以謝人言 上曰卿辭具  
見恬退且卿專領道教用布玄風原與政事無與楊名  
狂悖之言勿庸介意已而潘振等詢名再至名不勝楚  
誣服編修程文德同擬草奏下刑部論罪尚書主時  
中以皮邊上請 上謂楊名指斥朝廷誣害忠賢准令  
以邊程文德私相朋比謫邊方雜職黃宗明在奉諭教  
訓補外任

二年十月御史郭宗皋言邇者上天垂戒星變異常惟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建書

七七

皇上敬天之心不知當何如恐懼何如審度以思防思  
於未然夫變生無常有先事而爲兆有後事而爲應舉  
莫如其端大抵天遠理微難以人度深求人君惟反躬  
自責側身修道斯得其要伏望 皇上視變若由已當  
兢兢業業祇奉天意廣包涵覆覆之量隆謙冲虛度之  
德崇易簡寬平之政如是而猶有不盡之防備求之患  
臣不敢信也 上謂宗皋職居言責自當明白款陳何  
乃疑君欺上隱約其詞命錦衣衛逮下詔劾審其情以  
聞於是宗皋對狀謂始因星變竊意朝廷必思天意之  
所在而防患於未然尋乃有大同之變及 皇于之薨

事恐朝廷以二事爲足以當云而遂弛修省之念又素  
聞諸書見古人推測天度其說多妄意不根欲朝廷刻  
意修省勿盡信前聞而求之事應且順 主上惇尚寬  
厚細察忠言不專以嚴明爲政 上命廷杖四十而釋  
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書

七十八

於狂誕以獲罪譴乞省其既往與之維新仍令大小臣  
工並得直言時政以作其敢諫之氣三韓舉動以存大  
體動若大臣與國同休戚張延齡惡寵爲非法固難貸  
然亦一孝宗待之過厚釀成此禍今一旦置之於罪何  
以慰 孝宗在天之靈而安 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情  
乎又神御閣啓祥宮之建視 太后親爲緩急時調舉  
事當以其漸此皆應天以貴之道也 上以世龍訓上  
庇逆悖慢不教命錦衣衛械索來京尋  
十六年五月御史桑喬以殿廷被災條陳三事一禁奸弊  
以節工役如沙河行宮部議用銀七百餘兩 皇上



湖察始改二百餘兩，他可知。一重邊防以銷隱憂，請遣才望大臣歲一行邊，開閱發弱調度糧餉，以便條奏施行。一去匪人以重大任，如尚書嚴高林、廷樞張寶張雲四人，不職之尤，宜速罷以肅應天之責。上納之。有戊邊諸臣還籍，楊慎、王元正、劉濟、豐熙、邵經邦、馬錄為恩，呂經不宥給事中田浦奏請，廢戊之赦，下刑部議。尚書唐龍復言：「慶年戊邊諸臣，楊慎等三十三名，馬錄等一百九名，遇蒙恩宥，本部題請多已放還，未有者獨楊慎等八人耳。田樞所借正在於此。今查慎等俱為大禮錄為大獄，呂經激變，遠平為恩，進言狂率，俱編行在。」

戊字遼荒固彼自取之罪，但慎、錄等編纂俱已十年，類沛既久，創艾實深。況豐熙年近七十，劉濟已死，戊所呂繼草弊垂張，既已旋定，馮恩進言狂誕，心亦無他，乞俯從衆請宥。此七人各與生還，或將慎、錄二人量移近地實。皇上浩蕩同極之恩，諸臣望外再生之幸也。上曰：「楊慎、馬錄等仍不放宥。」

十七年十一月，給事中顧存仁條上五事：一、廣職，窮之恩欲放滿，戊諸臣楊慎、馬錄、呂經、馮恩等二宗安靜之吏，謂守令徒為新政而實擾民，恐後將效尤，宜令近日條陳利弊，類梓給付，以便省覽。三重撫按之責，謂不當指

深刻為名，流目循良為庸品，而數易長吏，復輕議以調繁簡，四精考察之政，謂今日所舉，即往年所黜，與其舉於既黜，孰若精於未黜？近者明堂大禮，吳璋何人而議之？雍氏嘗義葉，葉秀何人而乞度牒？請加嚴禁，五嚴流民之寓，謂四方流民潛住京師，希圖挾制官府，甚至匿名投書沿門黏帖，積習成風，漸不可長，宜加訪緝究治。上怒，廷杖之，發口外為民。

十八年，上諭禮部：「日東官權命監崗重務，仍奏請裁決。火進一二年，靜無調養，或可親政如初。大僕卿楊啟聞論，即上言：『聖諭何為至此？誤候所由，不過得一方士。』」

欲假調攝修養耳。夫堯舜性之湯武身之，非不知修養，可以至德，以不易得，所以不學，豈堯舜之世無堯舜之智，不知學堯舜哉？孔子謂老子猶龍，即德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德，不可學也。臣聞皇上之諭始則驚而駭，繼則感而悲，大馬之謙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皇上端拱清穆，恭默思道，不遑聲色，保復元陽，不求德而德不期壽而萬千歲矣。黃帝之術金丹之藥服之，恐傷氣與性也。至於監國重事，臣不敢及。自有大臣及九卿、臺諫官主議，陛下自有定裁。上覽之大怒，逮繫鎮撫司拷訊久之，曳死獄中。



十九年九月御史劾鳳翼奏言近歲以來災異頻仍醜虜猖獗所恃以輔翼二三大臣今乃不問恐懼修省顧陰相攻擊虧損聖明竊意必有譏邪之人往來傳播分曹爲黨引類藏奸論說煽惑此臣之所大恐也伏望皇上勅諭嚴密嚴加緝訪明正典刑以爲保全善類優禮大臣之助仍降諭二三大臣俾各同心輔政得旨二三大臣陰相攻擊者爲誰今指名以聞鳳翼言臣昨見尚書霍韜節國公郭勛大學士夏言奏疏俱語涉攻訐相爲排擠獨以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見几杖則式之況責臣近主久在陛下監觀之中是以不敢斥名者以

降山西布政司檢校

遂寧縣訓導蕭時芳奏言霍韜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議騰騰心跡未一宜召此三人賜坐杯酒以釋其心語皆不經詔下鎮撫司逮問具罪熟爲民二十年二月御史楊鼎上言今天下大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無不受病大抵因仍有且兵戎廢

弛奢修德除公私因時奔競成風賄賂通行遇災不憂非辭稱賀士俗民風於此大壞請舉目前之事爲陛下言之去年自夏入秋恒賜不雨歷冬不雪人心目急中外渙散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方士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今乃紫金赤綬遍於羽流假此妖誕邪阿之術列諸法禁森嚴之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體所損不小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陛下臨御之初延訪羣謀虛心納諫故人得以直言而致治得失足以上聞往年太僕郭楊最言出而身已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臣恐忠臣納舌謔語盈庭而上下之情不能相通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願陛下念祖宗創業艱難思今日守成不易覽臣所言賜之施行上怒甚逮送鎮撫司拷訊已詔禁禁衛獄

四月南京祭酒鄭守益因災投劾言先王克勤天戒人臣克有常憲凡厥臣工休戚一體其能者宜洗心盡瘁共濟艱難而不能者宜引咎求退每竊祿位廉民脂膏大學士夏言謂言辭乖刺擬旨削籍上從之五月御史克承賜請勅所司各條時政缺失上請裁擇上曰今茲災變朕心震驚宜痛加修省所司條上務切



民獲國體毋得爲彌文應故事於是給事中李鳳來奏言六事曰統治體明治功正紀綱慎刑獄禁暴敘重水利上皆採納

十月巡按陝西御史浦鉉上言近見高將疏劾郭勛陛下加時祿俸速助於理天下快心大姦元兇聞風震疊切思暢爾春初所奏舉劾事陛下置爵於伏盜因爵之言觀助之行察之真而後發也臣初不知爵爲何如人今行部至富平察其平生兄以而挂冠養母母逝而廢慈與恩足跡不濡於城市請謁不通於郡邑何陛下錄用而積思陳諫乃移事親之孝而爲事君之忠

建言

全三

也時既蒙嘉許亦當有庶開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上怒遣官校逮繫詔獄

二十二年四月給事中周怡上言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有違言之愆則諛諂之衆生於人忾臣有勸色之爭則攻訐之禍流於下由今邇昔未之或易陛下臨馭以來二十三年於茲矣求治嚴矣民切宜乎太平有象四夷來王也乃日事禱祀而水旱災傷未消歲開輸納而府庫未克歲蠲租賦而百姓未蘇則何以故未有將命之臣耳今大學士鑒焉恐藉寵靈而風謫無聞在內聞逆言失色入見陛下私懷背

詆是大臣已不和安望其同寅和衷以事上而風下也嵩之威靈氣焰凌逼百司凡有陳乞罔不奔走其門先受其意而後聞中外之臣不畏陛下而畏嵩崇尚音訢譏世拿銓衡小心謹畏而直氣正色不能銷勢權要求之心陰擠陽排互相詆訐視陛下爲何如主臣恐大臣不和則愉邪乘間竄比媒孽非國之福日者抗論輔臣如御史謝瑜董漢臣皆以他事罪謫去矣伊敏生喻時等亦已露於聲色臣恐自是無言者矣今邊警方急而文武大臣各立門戶不相和同則臨敵決機甲可乙否其不愼事敗謀吾不信也伏乞陛下下明離照齊

建言

全四

乾斷戒輔臣毋修怨戒吏部毋依阿戒撫臣毋辱將佐戒將佐毋緣小卻以敗大謀陛下更優容言官博采羣策則大臣自爾公忠草臣胥讓而百姓泰和矣上曰怡謂羣臣不和負君兆禍其言良是第其心主誹上謂朕日事禱祀不務和德於上爾夫朕事天禮神多荷庇祐至於四方之廣豈得都無水旱若爾有位果能秉公竭忠修和盡誠同心贊主何患不治安也諸臣不和卽時奏劾至今方言何也其輸心復奏以聞怡復奏命下怡詔獄

十四年御史馬思先上言大臣德政論斬繫獄會廷



審以有制部更訊法司謂恩惠詔陳言欲殺張字敬章  
因而過舉李時輩意在伸此抑彼初非專頌大臣德政  
坐新情實可矜當比奏事詐不以實者律准贖徒杖還  
職上命再議法司謂恩情重律輕即非常法可議請  
成邊得旨發烟瘴地面克軍不許朦朧起用  
八月詔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於錦衣衛獄赦其罪放  
回原籍大學士嚴嵩因言二臣荷蒙聖慈寬放誠天  
地好生之仁但原監犯人尚有工部郎中楊魁與爵等  
事體相同乞一體寬宥上從其言并赦之已復遣官  
杪達爵鄉獄

明倫彙編

卷三十一

八十五

二十六年十一月詔釋楊爵出獄爵前後繫獄凡七年人  
無敢爲言者是夜宮中火傳詔急赦爵歸家有犬烏  
巢其舍爵曰吾殆將死乃自爲墓誌未幾果卒爵性狷  
介清苦自甘勇於爲義以忠諫得罪沒齒無怨言隆慶  
初贈爲光祿少卿

十八年五月給事中沈東爲故總兵周尙文疏請卹典  
言尙文爲將忠義自許邇者虜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  
先登多所殺獲虜遂彷徨宵遁此亦一時奇功也雖幸  
蒙聖恩褒之望書陞之官殊然尙文有不戢之功朝廷  
有未盡之典請命該部閱實先後功伐從公會議贈以

封爵延之世實又重賜江瀚屠北虜之衝地南奔之勞  
援兵不至繼之以死是社稷之衛也雖尸崩屍腐贈仍  
宜特賜諡祭以彰死事之功今邊方未靖每屢聖憂誠  
宜厚死以激生卹一以勸百上覽其疏大怒曰尙尙  
文連陳自伐功勞又肆言甲辰未得酬報怨望多端寬  
而未治不知何故即死東言官也乃不行重劾反肆欺  
狂毀謗朝廷擅權市美吏部都察院參看以聞於是吏  
部尙書聞淵左都御史屠僑言東心本無他第狂近當  
治得旨人臣之罪結黨欺君爲大屬等何不重參各奪  
俸三月東令錦衣衛執付鎮撫司究問已解刑部擬罪

明倫彙編

卷三十一

八十六

刑部坐東奏事不實者律杖徒納贖上符部廷杖四  
十錮鎮撫司獄凡二十餘年至四十四年始釋  
三十九年二月原任中允郭希顏先以請兩浙運則大計  
削籍家居十餘年至是上驟曰臣往歲恭讀聖諭欲  
帝立儲者臣謂立儲難莫若安儲何者君相信信則儲  
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遺釋疑  
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遺總攬是也三者安  
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皇上至愛莫如二王至重莫  
如元輔其初固無嫌疑也蓋自言者倡爲二王而限眾  
嵩之說臣恐領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尙可談



也猶差遠也二王奏而不自安則雖與承說此大可慮也尤最近也皇上何不降德音諭二王以母恩恭敬使知萬終無他使知王初無他也諭二王以母恩恭敬使知萬終無他也夫然後王心無所惶惑大臣無所忌忌臣故曰釋疑而君相相信而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二王親則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寶也顧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議院所由成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況於親子乎今親藩遠離禁閑臣仰窺天慈為王鍵總但官府不宜久虛大臣畫計聖明憂斷及府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

全七

顧天人從容以議建立似無不可臣故曰總攬而安于相體則儲可得而安也疏入得旨這本有是帝之說不明禮科便會科道官看議即回奏給事中監壁御史崔棟等言仰惟皇上玄旁默佑聖壽罔天內外大小臣工悉心仰戴何乃有此悖逆之臣妄為建帝之說以干天聽謹按希顏本以伶壬久遭擯斥心懷怨望陰行欺誘之私志在傾護肆為狂悖之語此其罪不容逭而法當重究者也乞勅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臣欺罔之戒奉旨爾每看謂依物特逆理法俱所不容者三法司按律議罪來看刑部尚書鄭曉左都御史周延大理卿馬森等議希顏所犯合依逆狀言惑衆者律斬秋後處決奉旨這逆犯依律便着彼處巡按官即時處斬發各省告示時希顏疏奏閑臣嚴嵩等票擬下部看詳上不悅曰汝等擬下部看欲何爲若用其言只管都崩告行何如於是嵩等復言希顏疏意可疑當令禮部會三法司議上復諭嵩曰汝昨一見彼疏豈不悶怒但以疑字一端却未見彼懷逆之意在本內建帝立儲四字夫立于爲儲帝誰可建者其再同一輔票來是日復降手諭曰細邪必無可赦之理今不忠之臣不義之民皆惡不速行新政以君相久位不攻君即攻輔相衆可



見東郭東皆大臣又多阿諛可問之耳目官乃調離中  
建書之說令禮科會科道集議云

按是時 東宮雖未正位然 上已知人情所屬定議  
分封希顏無故發憤欲以片言之間列諸君臣父子兄  
弟自古邪臣以死博功名未有如希顏者也希顏初倡  
立四親廟議為公論所激及既罷猶爭之至再 止輒  
優容之希顏因自謂難廢退可以危言計徵幸太功  
上即怒必不至死及諸下方從容宴客御史即其第就  
而誅之妻子俱不及款論者謂祖宗所聖神靈陰藉其  
口而降之罰非不幸也而後世乃追議郵錄溫矣

朝鮮集卷三十

建書

金紀

四

四十三年十二月葬事中張岳疏陳五事一辨誠偽以端  
士習一公輿論以蓄異材一遵姦究以作士氣一獎節  
差以肅官等一立開納以藏兵備且言方今艱難將明  
春郭諸臣皆思歸滄海望以清吏治惟兵部最稱遠邁  
不思振刷各司條例雜亂無章有吏朋姦得邀武弁此  
其咎必有所歸兵部尚書楊博聞之甚不平固乞罷歸  
恩賜 上優詔許之已而給事中曹傑因論楊博事未  
竟大臣體國與言官論事當如和羹相濟不嫌異同言  
官之無忌益見大臣之有容大臣之休休乃有言官之  
謬謬近乃有小臣盡忠言事而大臣為之悻悻不平者

不知天下國家之事果一人一家所能辦否乎其謂蓋  
彼得也

十四年十一月建按山西御史張禮言往者嚴嵩與逆  
子世蕃奸惡相濟須 皇上納言官郭應龍議悉真之  
法而籍其家復顯陟應龍以旌其直一時無不翕然稱  
快郭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傳策張鼎王宗  
茂等或雜列戎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赦過錄用  
以勵直臣之節 上大怒命錦衣衛逮繫至京問

四十五年二月戶部主事滑瑞疏言昔漢賈誼陳政事於  
文帝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 陛下初年刻

朝鮮集卷三十

建書

金紀

四

陳幾焚與然與天下更始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推  
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賢君 陛下則  
銳精求久妄念牽之而去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  
膏肓修典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亂矣數行推  
廣事例名器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  
爵秩排諍職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  
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  
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遠不及漢文帝天下之人久不  
直 陛下內外臣工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今日所親  
以臣救而歸之正者諸臣責也乃焚修齊藥相率違背



天統天樂相率表賀與建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買青  
市璧則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爲之諸臣誤順之無  
一人爲 陛下正言焉諛之甚也 陛下之誤多矣大  
端在玄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堯舜禹湯文武未有能  
久於世者亦夫見漢唐宋方士有存至今日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今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 陛下獨  
奈何求之若夫天賜堯桀怪誕尤甚此左右奸人肆其  
欺侮玄修之無益可知矣 陛下誠知玄修之無益翻  
然悔悟日親正朔幸輔九卿侍從謀議相與講求天下  
利害流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文武之上使

綱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九

四十六

其臣亦流數十年阿君之寵置其身於皇商伊傳之列  
明良喜起都倉吁嗟民物熙洽黨爲太和道與天通命  
由我立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奮矣若區區於厭食  
超舉之說庶幾一過之其可得乎惟 陛下留神省察  
厥入 上初覽之怒甚抵其章於地已而復取置御案  
日再三讀之爲感動嘆息而中數月餘會 上有疾煩  
憊遂下詔曰海瑞管主毀君不臣侍進歸衣收訊法司  
乃擬大辟獄上獄詞竟留中不下  
五月御史張九功以突具陳言五事曰禁賭賭以絕僥倖  
簡督撫以肅邊鎮省工銀以禦侵漁平盜賊以安地方

恤管軍以蓄國威 上俱納之

七月給事中周世選疏陳時弊四事一曰治水言國初夏  
原吉以重臣治水江南功施至今後止以文移塞責臣  
觀震澤澤漲潮沙壅塞沒爲東南大患宜亟令修治舉  
行原吉故事庶根本要地可以無虞二曰通賊言通賊  
之弊起於糧額不均奸人包占及巨家貴族投靠倖免  
影射詭寄宜令有司定爲優免則倒而糧長收頭一切  
利弊咸汰除之三曰議將言南北將帥多貪緣通顯如  
京營遊擊韓濟文遣家人何君表投千金於權門以求  
美遷延緩總兵趙奇假託公差挾金入都城以圖大柄

綱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九

四十七

宜嚴治之四曰勸盜言各省巡撫有司官如傳舍故事  
多隱匿如川湖閩廣學盜紛紛不即捕滅宜坐姑息奏  
亂之罪徵寧贖賦尚織而秦州史家莊鹽徒復起此江  
淮咽喉乞令守臣勸平仍通行天下各舉保甲之法約  
束齊民以消禍本疏下所司  
十月巡按陝西御史方新言臣惟黃河與北虜之患自古  
有之然而有甚不甚也今豐沛之區間碑爲河而又興  
都有陵寢之憂風宿有水雹之厄河南等處有饑饉流  
移之苦臣意堯之澤水不烈於此矣各邊將情平糶處  
至輒蠲避觀望而又寧武有軍士之變南顧有土兵之



叛微章等處有礦從竊緊之虞臣意舜之三苗不棘於此矣夫澤水三苗唐虞何時也而不足爲治累者以堯舜兢兢於上而禹皋諸臣日孜孜分憂慮也今司獻納者日以蘇奇祥言瑞應而尸疆場者惟以報虛捷隱實砌陛下試歷數中外諸臣爲公家分憂慮者誰也臣以爲儼戒斥野之法在今日不盡廢而陛下於此亦宜鑑古察今咸然自責昔漢武振于一歌遂因以過衝決之患周宣雲漢一詩其興也勃焉况陛下自視爲何如主豈使宣王武帝專美於前哉上怒其狂瀆妄言黜爲民

顯朝典彙卷三十

建書

九

戶部司務何以尚疏請寬有建言主事海瑞上覽疏大怒詔鑄衣衛杖一百下隸撫司獄晝夜用刑錮禁不許罔上行私因命出給事中沈束於獄發爲民按以尚揣知上無重罪瑞意欲沽之以爲名疏中所言修怨誅誣無可採者又自敘奉命購買龍涎香以供上敬事玄修之用今已得四十兩云云是又欲以龍道希合爲自解之地惟上聖明深獨其好故重聽之如此

十二月穆宗釋海瑞於獄中

隆慶元年正月詹事陳以勳上議始十事一定志二保位三畏天四法祖五愛民六崇倫七攬權八用人九接下

十聖言 上嘉納之

吏部尚書楊博遵遺詔上言先朝建言得罪諸臣如通政使樊深給事中丘樛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賡吳時來周怡沈承顧存仁趙乾張選袁世榮御史何性柏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積慶備申仲王時舉湯思郎中徐學詩周冕主事張鼎董傳策劉世龍唐樞寺正母德純等三十三人宜遵遺詔錄用上命俱還原官以次推補其年七十以上例得引年者陞秩致仕吏部又言諸臣中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戮死者爲一等應復官贈賡加諡祭若員外楊繼盛中允郭希顏錦衣

顯朝典彙卷三十

建書

九

衛歷沈鍊給事中楊允繩凡四人其次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賡若太僕卿楊最編修王恩給事中薛宗鑑何光祿裴紹張原御史蒲鑑會辦葉經主事周天佑伍德威應奎殷承欽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戍邊斥死關下者應復職贈官若侍郎唐胄都御史李璋學士豐熙參政楊慎編修楊名檢討王元正贊吾羅洪先大理少卿文華給事中張鼎張假劉濟劉琦御史馬錄程啟元盧理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翔方一桂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員外劉魁會事張倫凡二十八人至如尚書熊浹諫止仙箕印史楊爵彈擊權倖二臣



難罪止黜斥然其忠義風節世所共仰又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 上從其議

三月給事中王治疏上四議一日議宗廟之禮以歷聖孝言 先帝追崇 獻皇大備尊稱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古者宗廟始祖百世不遷其次昭穆遞祧 先帝擬周文武世室尊 成祖如 太祖此義起之禮若 獻皇雖爲天子之父而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親爲 武宗之叔父而實嘗北面事 武宗况 先帝於 獻皇附廟之後世室之祀尚並舉之是 先帝之心亦有未安者聖慮淵微仰待今

建書

九十五

國朝典彙卷三十 日蓋進享太廟於分若尊而不免於祫若別祀世室則爲萬世不泯 先帝遺詔祔享 孝潔皇后而別祀 孝烈夫婦之義既正廟宗廟大禮可沿一時之成跡乎乞勅廷臣詳議以求至當於以先 先帝大孝二日議朝講之禮以國治安言 祖宗創制御殿御閣各有成規養朝午朝皆有定式經筵有禮日講有儀左右妙選英賢題奏面相可否今雖梓官未行哀慕方切而朝講之規所當預定三日議親輔之禮以成德業言今皇上之御輔臣恩數徒隆而接見疎爵實雖崇而情旨隔必信老成如善恭倚謀斷如師模披閱疏章面商事

理以奮治功四日議燕居之禮以歷化原言入主深居禁掖閑退外庭左右便侍貌伺百出或以宴飲聲樂或以遊嬉騎射或以技藝貨利使人主接之不以時用之不以禮近則蔽損精神久則妨累政事且聞人言噴噴謂官中舉動有非詭陰所宜雖聖明必無此事而臣子防微杜漸不敢不乞謹服御惜精神優禮中宮使簡近習奏入納之

四月吏部主事郭諫臣上言六事一正一真人不當復疊世襲一皇親玉田伯蔣榮安平伯方承祚宜止本身照奉和伯陳萬言例著爲令甲一行聖公遇有親喪宜令

建書

九十六

國朝典彙卷三十 守制其襲封所司代奏候服滿起送承襲服內免其入賀一太常鴻臚禮樂之司正卿宜用進士令其承襲禮儀約束官屬別途出身者太常至少卿而止秩滿止許加俸其制誥兩房中書官不得陞列九卿一兩司方面員缺宜於本省或都省就近選轉奉朝請赴任一府縣官賢能者宜久任其治行卓異者知府歷二三考得陞參政知縣歷二三考得陞左右給事中得旨 允行御史王得春疏陳八事一日養正母后之位而 先帝宣入未經進御者宜放出以消陰邪二日祀典甚大而鍾宗祀嚴職太常宜罷黜以正昭格之禮三日名器甚重



徐果以匠役而叨部卿服鮮爲藝世祿不可爲訓四日  
繕納白體物料當令部科收驗勿委內侍以因增解及  
禁奸諛俟題覆重貢選恤災傷皆切時獎奏下所司  
八月吏部議卹先朝建言諸臣以光祿寺少卿馬從謙戶  
部員外申良給事中周達常恭清紀鄧周徽上請上  
怒不許部復引詞抗奏亦不許給事中王治御史盧尚  
鵬上言馬從謙張達常恭清成周徽編氓申良杖死  
或以大禮或以大獄或指斥時政力持國是無非爲宗  
廟社稷計今雖死填溝壑而孤忠助氣豈容遂絕於生  
成上以從謙所犯比于罵父例終不允惟贈申良爲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建言

本七

太常少卿張達常恭清周徽俱光祿少卿先是從謙以劾  
中官杜泰得死部臣首議卹錄故中官沮之  
太常少卿周怡疏陳五事一定君志以修德業二畏天命  
以消災異三敬大臣以尊師道四擇左右以慎近習五  
勤朝政以飭臣工上以爲抗違命降二級調外任然  
其言亦迂誕

十二月鹽山縣縣丞王邦直應詔陳十事一減賦役以招  
流移二實倉廩以備凶荒三戒有司以去奢儉四清驛  
通以革冒濫五禁勞家以除橫暴六正仕途以塞奔竄  
七重功績以明考課八齊作養以訓繁冗九嚴簡舉以

修武備十振紀綱以勵風俗上以其言多切時獎令  
該部看議以聞勿以官卑廢言

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言

本八

二年正月給事中石星疏陳開政理以慰人心條上六事  
一曰養聖躬言養之道以節飲食寡嗜慾爲要上  
下爲養山之樂縱長夜之飲耽聲色之慾萬一起居失  
調聖躬虧損悔將安及二曰講聖學言經筵久輟屢請  
未復乞及時舉行使聖學日就於光明三曰勤視朝言  
正月以來視朝稍倦恐奸謀之徒迎合聖意以先朝二  
十餘年不出官闕天下晏然欲陛下效尤世廟寅  
天之詔亦追悔初諱之廢朝日出視朝以周知民隱總  
理萬幾四曰速俞允言陛下降旨有允不允不允者  
固未審何如而允者亦違常期言涉聖躬則留中不下  
事于內官則稽遲不行甚且因而獲戾尋常章奏稍緩  
猶可慮報軍機呼吸立變稍緩禍且不測五曰廣聽納  
言陛下求諫未幾少卿周怡一觸忌諱而謫外給事  
中陸鳳儀偶違聖旨而削籍使二臣俾還舊職則忠言  
至計日陳上前六曰察讒諂言方今公道昭明讒諂聞  
有項錄內臣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顯深察其奸悉  
置不行則保全善類而天下稱明號入上怒其訕上  
無禮命廷杖之黜爲民時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中



官戒關吏毋納船事從人部郎穆文熙恐以杖斃先以義白還師身自被賊中官共置之文熙且言且掖以出得不死王嘉賓脫救不報

南京船事中張應治等以災異頗仍條陳修禪七議一勸政二親賢三立信四足兵食五平寇盜六復軍儲七察幽枉大要謂天心仁愛人君修德禳災不當專責臣下而前三議勸上華內批罷遊幸召還織造內臣語甚切直上意頗不懌第下其章於所司已而復謂兵部不當過覆切責之

八月大學士張居正疏臣六事一省議論一振紀綱一重

期朝典卷三十

一 建言

一 本元

詔令一嚴名實一固邦本一飭武備上曰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看議以聞

十二月給事中魏時亮上三劄一曰先憂言今天下可憂者在民瘼能爲民紓憂在郡守今宜慎重其選果有治行超卓者卽陞南京京堂或徑轉巡撫都御史以示旌異一日養士言各省直隸提學官通朝廷文教所係須擇學行兼優輿情推服者任之不必限以三年五年俟其資深望重或徑陞祭酒或量改翰林院相應職銜以示風勸一日久任言官必久任乃可責成自今內外官有能修舉職業者宜一切久任不必數易以滋煩擾史

部覆前二事當如亮議其久任之法雖屢經言官建議本部裁覆第以諸司員缺數多需次人衆不能盡行宜先得職務緊要如南京府尹祭酒在外巡撫各左布政使兵備提學及守令有聲稱者皆久任之而責其成功齊望既深仍宜加職級以示風勸議上從之

三年三月船事中吳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戒懼言天令人心去雷無常視朝憂息宜教畏二曰端遊幸皇上好遊但當召輔臣同遊講學議政以通下情三曰戒嗜好聲色寶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以回寵人主罔之庶邪四曰整飾官視朝御政一發皇言庶幾臣子知所惕勵

揭朝典卷三十

一 建言

一 本元

五日習奏事祖宗朝設寶座於會極門遇有章奏面陳批答今宜漸習以練政體六曰嚴票旨自七月以來旨多錯謬皆云不經察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閣臣內批未始聽從就奏七曰慎傳奉昨太和山事旬日間六更明旨必有舞文之徒假以行私宜令一切傳奉皆補本覆奏以防奸僞八曰弘虛受謂臣下建議當虛心以聽有優容無爵滿九曰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遠抗指爲誹謗不可不察以安善良報聞五日御史詹仰庇上言陛下前取戶部銀在廷諸臣將謂充足內帑以備緩急乃盡以供造養山修理宮苑花



樞龍鳳輪輿案堅橫玉盤之費使舉小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不小伏願念生財有限國計甚難毋作無益以害有益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延迎者悉屏罪之上怒責仰庇累次不悛命錦衣逮治廷杖爲民大學士李泰芳等九卿楊國等科道鄭大經等各跪救仰庇大經等因并論尚書司禮監乾近亦以言受罰二事俱駭聞恐天下後世妄疑爲中貴洩忿詭入報聞

閏朝典彙卷三十

建書

一百一

閏給事中張由上言用人理財誠爲急務願言不當實或反基禍大垂綸者一日而協下扣角者經宿而授政以知明而用當也乃促往退期知之不審偶據傳聞執以意見按者登籍何以責實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不加賦而上用足矣弘羊所以欺武帝也今國儲既虛民力亦竭妄持說不本經常道聽途說何濟實用乞勅臣工務秉至公勿事苛削報聞

南京吏部尚書吳狀疏陳六事一日勅召對言經筵進講悉循故事無裨啓沃莫若時召近臣考驗古今以期實效二日限令對言宜令部院堂官班立便殿依次面奏

軍國事情以廣聖聰三日答直言之旨意或稍偏詞或過激宜少霽天威以倡敢諫之風而防壅蔽之患四日崇節儉言邊方急用仰給司農一或不繼患生肘腋宜卑宮城食爲天下體費不宜虛外庫以實內帑五口正題覆言凡諸臣建議事有可行宜卽爲題覆不則明則是非毋待兩可以大事機六日復執奏言祖宗朝凡內批下所司稍有干礙大臣卽引義固爭務以回聖心而培主德疏入上自採前四事以後二事下所司看詳左都御史王廷相言獄疏皆係國體請發所司實舉行報可

閏朝典彙卷三十

建書

一百二

十一月南京給事中駱問禮條陳十事其一宜酌用羣臣不執已見其二宜日御便殿非爵祿不入宮闈其三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其四風紀之臣當備員久任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如六科不能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其五廣言路令匹夫皆得以自効其六臨朝決事毋使中官參與其七議國事誰論是非不拘好惡其八朝廷渙號擬則必當言則必行以挽積弊之習其九面奏儀節宜省文求實務在易簡可行其十修撰編修等官宜更番直日乘輿言動奏報直簡備書修爲日曆上以其言任妄命降三級於是吏部



備問禮南國子學正有旨改邊方用

十二月尚寶司丞鄭殷淳上言今之最急莫如用賢

陛下恭默三禩寧會召問一大臣而賢一講官實約一練

士忠言重折檻之辭儒臣處納諫之功姬姜連脫簪之

規周召拂同舟之義因話既懇趙普奚從補闕內批徑

出蘇轍何自封還善類既失既陷陰謀言涉官府諷諄

阻撓權在私門堅不可破伏願查英斷決大計勿為小

故之所淆弘辭詰在君子勿為群昵之所惑以美色奇

珍之玩而保恭養以昭陽和穆之勤而和庶政以蠶災

為關門勁敵以幾發為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官

二百三

流省納殿士詹翁大立等疏經史講廷臣民章奏必與

所司而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材之邪正自知察

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得旨殷淳假借陳言妄議

朝廷懷奸生事命杖一百繫刑部獄

四年九月先是原任刑部主事唐樞在先朝以議大獄得

罪故給事中王俊民以議大禮得罪上登極詔錄建

言之臣樞得復職聽用俊民贈官樞子至是浙江撫臣

谷中虛以樞老請加秩致仕而俊民孫秉禮適赴部承

蔭掌吏部大學士高拱以為非宜人臣歸過先帝反

其所為以行己之私聽憑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為當然

願下問臣議諭告天下以醒久迷之人心以昭久塗之

耳目上曰大禮斷自皇考可垂萬世諫者本屬有

罪其他建言亦豈皆無罪者今不加甄別盡行邱錄何

以仰慰在天之靈覽奏具見忠憤諸陳乞並罷吏部仍

通行曉諭自後有借刺市恩歸過先帝者重論不宥

五年正月御史汪文輝疏陳治體四事以責言官一觀望

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苛刻當戒四短護當戒水言大臣

意見稍殊嫌隙遂起觀望者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所

忌或鄉黨故舊意氣激成致傷國體論人不先大節乃

捨其已往揣其將來陰私影響言詞疑似形諸章奏彼

國朝典彙卷三十

建官

二百四

此相誦人已兩失總之在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夫希

旨之人難保其終信而不吾叛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

機械以中傷善類況宰相不以林時為賢當以格心為

本格心之要在去謬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願陛下

慎選言官申飭大臣清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章下所

司不十日外補命事去

六月尚寶司卿劉會庸疏條五事一曰保安聖躬二曰總

攬大權三曰慎乃給德四曰肅心章奏五曰起用忠直

按會庸疏詞有所指斥頗中時宜阿意者以為久不獲

官有快快心更相與詆訾之未幾竟見黜云



國朝典彙卷之三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臣來三聘 訂正

廟端大政三十一

勳臣考

吳元年十月 上宴功臣於西樓既罷諭諸將曰自古英雄開基創業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於布衣賴諸將相化家爲國但累歲征伐跋涉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計張氏始不復親行陣大將軍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縛將以成厥功爲一代元勳光著史冊名垂不朽吾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一

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佐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陳友諒既滅惟誅其首惡餘有才者悉用之盡往待以不疑雖剖心與語而終日懷疑間有英難一見與語卽復輪心出入左右待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反側自安又若張氏之臣不思爲國盡力惟貪金帛子歟以肥其家一旦摧敗萬事瓦解此近事明鑒也及張氏既滅惟大將軍於貨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其深謀遠略蓋謂中原未平民未蘇息豈可遽恃爲安乎爾等當如大將軍所存共圖大勳康濟宇內於是諸將皆頓首謝

洪武二年正月命立功臣廟鳴山勅中書省臣曰元末

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齊世繼率矢留漢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

六月功臣廟成論次諸功臣之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祜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咸者塑像于廟祀之仍虛生者之位時大海國用德勝再成德興通海德勝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二

成八人已卒

按胡大海虹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謁上爲前鋒從上定金陵取徽嚴金衢等府以爲江南行省泰政守婺州王寅爲苗軍元帥蔣英所刺以降張士誠李將軍下杭縛英至京上命懸大海像市曹刺英血以祭贈越國公諡武莊子德濟聞父難奔計以浙東行省參政統重兵守諸暨後爲都指揮使鎮陝西

馮國用定遠人淮南兵起與弟勝從器少年數百人立若以自固屬上以兵略地至妙山國用舍衆來謁上謂國用儒服謂曰昔書生耶武爲我計安出國用曰



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自古記之幸而近我其帥懷  
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踞以號召四方事微仁義勿  
介子女玉帛若羣豎子者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  
此吾心也遂召至左右俾預進止機宜既從 上定金  
陵取鎮江寧國權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  
全軍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卒 上親臨奠哭之輟賜  
葬江寧贈鄂國公予諡積功雲南累官左都督  
趙德勝以陽人狀貌魁偉臂力過人馬上運槊便捷如  
飛甲午開母在滁陽軍中遂棄妻子來歸爲候前鋒  
從克和陽儀真陞總管先鋒累功陞統兵元帥會江南

段朝興集卷三十一 勳臣考

三

行樞密院事癸卯漢國南昌攻城急梅勝先詣將成戰  
巡城至東門敵發驟張弩中腰臂箭深入六寸即拔出  
拊髀歎曰命也奈何大丈夫恨不能從土上掃清中原  
耳子獻頌其衆曾孫輔立功封武靖侯  
耿再攻五河人癸巳來歸從征授百戶歷功陞元帥壬  
寅而陣叛再成方與客飲聞變上馬收戰卒不瀟二十  
人迎賊馬曰俘虜奴國何負汝乃反急解甲降不降立  
斫汝萬段揮劍連斷數衆兵不繼賊刺再成墮馬大罵  
不絕口賊子天竺斜父部曲殺賊比至王師已誅賊體  
再成高陽郡公加贈泗國公諡武莊

丁德興定遠人授萬戶陞管軍總管吳元年八月卒贈  
指揮使追封濟國公

俞通海巢人父廷玉弟通源通淵江淮妖賊起時父子  
結寨巢湖自守聞 上駐兵和陽走歸款時 上欲渡  
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率師至巢湖拔出寨雙刀越  
謀切 上通海審白 上挾兵歸營蠻子海牙陳兆先  
之戰皆火攻敗其衆通海功多陞泰淮翼元帥從 上  
征友諒有功班師還賜田金帛攻陳璘降陞中書省平  
章政事已從征浙西克湖州轉戰至滅渡橋中流矢卒  
贈豫國公改號國公諡忠烈

段朝興集卷三十一 勳臣考

四

張德勝合肥人才略豪邁沉毅剛果集義衆結水寨自  
保與左君弼趙普勝戰不利以舟師來歸 上悅謂李  
丞相曰方欲渡江之舟楫而德勝至殆天意也授萬戶  
歷功陞泰淮翼元帥再陞倉樞密院事友諒犯龍江呼  
諸軍力戰敗走友諒降其將追至采石戰殲贈豫國公  
諡忠毅子宜幼養子同嗣職宜長 上命宣嗣復姓  
名爲汪典祖以開國功封東勝侯

茅成定遠人攻張士誠歿于蘇州追封東海郡公  
九月初製鐵券 上欲封功臣議爲鐵券以賜之而未有  
定製有言台州民錢九一吳越忠肅王鏐之裔家藏唐



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平其式而加損益高廣有差第爲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其制如左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鑄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每副刻而爲一分爲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諸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仍以舊券還九一厚賜而遣之按開國功臣封侯世襲者券云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免嗣二父子免一或若封公侯而子孫世襲指揮使者則云其餘免二死

三年四月 上將劉符封功臣下學士宋濂議五等封爵召省大本堂討論達旦歷歷揀汰唐以來故實於其中

而奏之

十月勅拜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于鍾山之陰遇春懷遠人性剛直臂力絕人乙未來歸乞前部先鋒自効 上曰爾來就我食我安得爾爾遇春前部三涕泣伏地不起上曰從我渡江侯克太平委身事我未晚從 上拔采石取太平授總管先鋒累功陞都督大元帥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以征虜副將軍從大將軍北伐 上親征之歲知上柱國象太子少保從下山東汴梁進攻河南定燕都金歸還次柳河川卒年四十喪至龍江上爲文于石曰天開石之功遇春十居七八宋濂爲神道

碑文侑享太廟遇春謙慎不矜有功無過遂著決賜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謹聽約束及秉銳專征即能制節將校所向克捷時在 上前屢有直諫

七月定功臣守墓人戶各以封爵官品差等給之

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 上以武成告于郊廟遂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貨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 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諸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李文武百官列于丹陛左右 上召諸將諭之曰汝等其體朕今日定封行賞非由已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當之二年以征討未

調利與裴本三十一勳臣考

太

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羣雄並起當時有心于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閭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鼎從手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壞園法度承安殿爾等身爲功臣而自視朕視見之可謂



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士竟朕意衛以邀封爵金都督郭子興不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其過此四人止封爲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遠遁沙漠復其皇孫紀順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宜別公爵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之時卽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別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

關朝興集卷三十一 人事

七

賞不酬勞卿等宜在廷正論之無得退有後言諸將咸領首悅服遂班爵行賞封公者六人宜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並賜帛百匹嗣平王常遇春子茂封鄰國公馮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大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陽昂各八千十四封侯者二十有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平侯

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瑄封濟寧侯耿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子興封章昌侯王宗原封六安侯鄭遇春封榮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禎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湯瑄封營陽侯康鐸封斬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順川侯胡均美封豫章侯韓正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宜寧侯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賜服各有差地賜給命銀券

關朝興集卷三十一 人事

八

戊戌大宴功臣宴罷上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月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宴安也明有能獨于未形疎者猶嚴乎已著事未形猶可謂也患已著則無及矣夫扶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患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等諸將詣闕謝上退御幸慈慶賜進食



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于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無救民之心徒爲生靈之患若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其財富強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有功朕率卿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機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則奸生事卿小則無堪國故友諒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奸生事卿小則無堪國故友諒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何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

國朝興業卷三十一 勅臣考

九

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量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龍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燕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恩遣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宜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龍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胆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

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固難斷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于是達等皆頓首謝

按公侯伯爵凡三等以封功臣皆有流有世世給鐵券

高廣凡五等號凡三等佐 高皇定天下曰開國輔運

云 仿 成祖曰奉天靖難 云 餘曰奉天靖難 云

其武臣曰宣力功臣文臣曰守正文臣歲祿視功有差

多不過五千石已封而又有功者仍爵或進爵加祿其

才而賢也充國營三營提督總兵生營官五府掌印金

國朝興業卷三十一 勅臣考

十

書留都守備出充總兵官鎮守否食其祿其襲替徵祭

爵論功過殿過孽功而嗣者學于國子監有過革冠履

平中學于國子監坐罪奪祿重奪爵

十二月封右丞薛顯爲永成侯謫居海南 上召諸將諭

之曰爾始自肝貽來歸朕子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以

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

賈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

嘉之然其性剛忍朕累戒飭終不能俊至于妄殺將吏

殺賊屠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

戶吳庸此尤不可恕也當自幼從成有功無過顯因利



其所獲亭高侯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  
于途率馬哭馬且訴究于朕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  
下甫定卽殺將帥欲宥之則或者何辜今仍論功封以  
侯爵諸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  
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撓而  
國法不廢也若顧所爲卿等宜以爲戒諸臣皆頓首謝  
上諭魏國公徐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臨  
危決機成生以之天下既定宜少休息日今或三日五  
日一朝有大事則召卿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陛下威  
靈仰奉成算遂剪孽孽雖臣等愚陋大馬微勞何足齒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十一

錄伏蒙 聖恩特加優禮探之于心實深愧悚登敢自  
逸 上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于  
外思有以慰卿耳達等復固辭弗許

上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橫肆召徐達等論曰爾等從我起  
身艱難成此功助匪朝夕所致比聞所畜家僮恃勢驕  
恣不可不治小人無忌他日或生釁隙爲其所累我輩  
將臣共濟大業同心一德保全始終故與爾等訂此輩  
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爲身害  
五年正月 上召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  
勝各賜文慰弓五十彤弓百謂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

功則賜弓矢卿等宜力四方克著勳勞故有此賜達等  
謝曰臣等賴陛下威靈獲效微勞豈足齒錄而寵恩屢  
降何以當之 上曰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  
賞雖貴罰也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也賜以此不爲過  
六月作鐵榜申誡公侯曰朕起布衣賴股肱宣力平定  
天下既以論功行賞封爲公侯錫以鐵券頒以重祿令  
傳子孫共享太平尚慮公侯之家奴僕人等習染頑風  
目犯國典今以鐵榜申明律令朕諭卿等體親屬別議  
外凡奴僕一犯卽用究治于爾家無所問敢有恃功藏  
匿犯人者比同一處斬罪爾等各宜謹守其身嚴訓于  
家以稱朕始終保全之意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十二

八月 上召諸勳臣諭曰雖成者功難得者爵卿等相繼  
從朕百戰有功非成之難乎因功以定爵高下等倫非  
得之難乎知成之難則思以保之知得之難則思以守  
之保守之道惟敬謹而已不以功大而有驕心爵降而  
有怠心故能享榮盛延後世大抵敬謹受福之本驕怠  
招禍之原惟知道者可以語此

七年淮安侯華雲能卒雲能安豐人年二十討 上于臨  
濠命爲帳前小校從攻金陵定中原取元都所至有功  
積官進爵淮安侯雲能勳逢罪惡日事逆燕召還南京



卒故事生封侯者沒必贈公茲止侯禮以示潤  
宋濂撰神道碑銘濂不用誌墓常法特取春秋褒貶之義歷述其過以爲戒云

上幸鳳陽使誠意伯劉基居守基志在澄清天下乃言于上曰宋元以來寬縱已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基按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基不聽遣官賞奏行在上從基議處彬外刑基承旨卽斬之由是與善長大忤致致仕

召劉基還京師 上手詔曰爾昔從朕于羣雄未定之秋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十三令

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指示三軍往無不克彭蠡之戰爾同患難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歟冊庶不負昔之多難基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奪劉基祿先是基言于 上溫處之閒有地曰談洋僻絕昂險民多負販私鹽率通逃爲梗宜設巡檢司流之又言都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書特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有旨逮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林吏誣基善相地以談洋距山西海

有王氣欲圖爲基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爲成案以奏 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璉下獄 上皆不聽移書諭基曰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又曰明哲保身觀貌作慚今念卿功但奉卿祿伯爵如故基得書大懼走詣闕謝罪乞削京師 上疑猶釋

十一月詔中書省都督府爵功臣庶子以流官後有能捍大患禦奸傳者仍入世襲不在流官或有不恭忌事律有常憲

八年誠意伯劉基卒基字伯溫青陽人元至順癸酉進士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五

廖高安丞有鄧祥甫者通術數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安未幾辭去尋起爲江浙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字文公諒等遊西湖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今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爲狂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浙上元行省辟基爲浙東元帥府都事俾圖國珍基與參政石林宜孫守處州 上旣取婺州聞基名遣使徵之基遂與章溢葉琛等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嘉納之旣而 上決策取張士誠北收中原以定天下基爲謀居多吳元年拜御史中丞洪武三年加弘文閣學士



封誠意伯四年賜老 上手書問天象基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尋賜告歸上手書慰籍未幾疾作胡惟庸以留來視其飲其藥不愈 上以基久病令給驛遣使送還鄉基至家一月卒年六十五基剛毅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與人交開心見誠至義所不可無少假借 上察其誠任以心膂基自謂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家居飲酒奕棋未嘗言功 上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 上亦禮重之嘗稱焉老先生不名又曰卿吾子房也基與同郡葉瑛胡添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勤臣考 十六

章溢金華宋濂友善同出處各行其志並以功名顯於世基與濂文章尤著

十年二月復永成侯薛顯食祿顯先有過減其食祿至是全給之

五月命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議軍國重事

十月封大都督沐英爲西平侯賜諡恭

十一月江夏侯周德興有罪下獄 上特赦之

命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藏石室中伺服闋上進

及鐸至璉即日山諸石室悉取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 上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御史復攝江西叅政

衛國公邵愈卒愈虹人狀貌魁梧有勇力智略過人父順與兄隆聚衆臨濠相繼卒衆推事愈時年十六每戰挺身破敵乙未率衆來歸克管軍總督從渡江克采石太平與徐將軍以奇兵擒陳也先丙申從定金陵破鎮江陞元帥守廣德敗陳友諒進江西石丞加湖廣行省平章吳元年陞右御史大夫洪武元年兼太子左諭德封衛國公五年爲征南將軍討溪洞蠻夷九年上蕃川藏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勤臣考

七

遮掠烏斯藏使者收征而將軍進討十年督副將分兵三道并力殺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功多獲馬牛羊二十餘萬召還至壽春卒年四十一贈寧河王諡武順侯享 大廟愍至三山門 上臨奠爲視葬地歎曰愈事朕二十二年歷鎮八州有功無過命朱廖炎爲文刻神道碑愈器量宏偉沈毅簡重謙恭慎密孝友純備臨敵不懼有功不矜禮賢下士覽惠愛人長子璉改封忠國公次錦西安護衛指揮備旗手指揮使女妃恭王十一年正月追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近封劉繼祖爲義惠侯給曰朕昔徵時淨雅親喪難於宅



兆爾孫祖以已沃獎慨然惠朕朕得安厝

皇考 皇

妣聯茲大恩云何可忘而歲月易流厚德莫報慨念實

深茲特賜爾爲義惠侯爾其有知服茲寵命

十二年封督府僉事吳復爲安陸侯世相輝使復令配人

甲午率衆討賊領前驅從克泗滁采石太平歷陞萬戶

定遠康悅總兵歷功遷督府僉事從西平侯再征土番

至是封侯後以征蠻卒於廣西追封黔國公諡威毅

十月論征西功封藍玉永昌侯葉昇增寧侯王弼定遠侯

曹聚景川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典宣德侯

仇成安慶侯謝成永平侯張龍鳳翔侯張溫會寧侯並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大

世襲

永嘉侯朱亮祖以鎮廣東多不法事罷職令居京師

十二月忠勤伯汪廣洋敗海南死於道

并輔臣

十三年正月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

二月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奏還所給儀仗二十家

從之

詔以永衛軍士克公侯儀仗初以京民克近因李善長炸

儀仗戶故以軍士給之善長徐達皆二十戶公皆十九

戶侯十五戶

詔定公侯爵脫禮部奏定開國世襲追封其式爲三

四月改封楚國公廖永安爲鄖國公豫章侯胡廷美爲臨川侯

十五年二月以營 孝陵功封都督僉事李新爲崇山侯

十七年四月論平雲南功大將賴川侯傅友德進封賴國

公副將藍玉仇成王弼先爲有功身受侯封今功著南

征官爵及子孫偏裨都督僉事陳桓胡海張眞兵興以

來屢效勤勞今從征雲南功勳尤著亦當加以封爵桓

普定侯海東川侯眞鶴慶侯俱令子孫世襲仍各賜鐵

象其餘將校遇陞有差

晉國公李文忠卒文忠府始人初名保孫父貞尚隨西長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十九

公主以驛馬都尉封思親侯文忠生十二子母甲午驛

馬攜至滁見 上上見驛馬且泣賜姓各朱文忠丁酉

以舍人統兵援池州下太平取嚴州授帳前總制親兵

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尋陞浙江行省左丞屢建奇

功 上即位大封功臣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

督府左都督晉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與世祿

命鎮撫成都復佐大將軍北征召還參贊軍國重事祿

額國子監至是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諡武靖伯卒

太廟文忠帝量流寓人莫測其際臨陣顯爵奮於過大

敵讎氣益壯好學傍行釋兵家居召問若儒士于三



上賜名長景隆嗣公次都督增枝次正留守芳英

十八年正月魏國公徐達病瘳愈 上以聖書勞之至二

月尋卒達屬陽人幼偶鷹流雄有志略年二十二從

上起兵投鎗撫周旋二年達諸將 上託爲股肱心膂

戮力行陣四征羣醜驅逐胡元重開華夏其在軍中日

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帥行事親研其是非成敗莫

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漢唐名將等而忠謹仁厚過之

故能輔成帝業爲開國功臣第一 上卽位加中書右

丞相信國公大封功臣進魏國公與世祚 上以達亮

較朝慘然不樂曰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手

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遠遁其命朕思盡心國家安得

復有斯人

十九年封都督俞瑄事郭英爲武定侯其年十八從 上起

義渡江定金陵敗吳漢臨陣常負傷殺力戰漢陳金

同者驍將善禦馳入中軍 上方坐胡床呼曰郭四爲

吾殺賊英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斃 上解赤戰

袍衣之日唐尉遲敬德不汝過也 上尊妃英女弟也

達觀之第英素清儉賜白金二十兩脫馬二十四匹以累

功封武定侯克靖海將軍總遼東討納哈出征達北新

獲功多建文時從取炳文李景隆用兵靖難後罷歸第

卒贈信國公謚武襄于十二人鎮尚永嘉公主女二歲

第二王妃長孫女 仁宗貴妃

十月封湖廣布政何真爲東莞伯

二十年九月封都督張赫爲航海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

襲赫以軍功歷陞都督命將遼東海運至是每歲一行

折衝風波勤勞備至軍食賴之同祥都督朱壽亦以督

運糧解功封船廠侯食祿世襲與赫同

十月宋國公馮勝以罪召至京 上以其勳舊不加譴命

建第鳳陽奉朝請

二十一年六月勅賜信國公湯和還鄉先是和以年高乞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手

歸 上念之俾建第鳳陽謂曰日本小夷屢擾瀕海卿

雖老強爲朕一行視地要害築城增兵以固守備和歷

闕越泅海之地築城數十而歸至是第成故有是賜

賜信國公湯和夫人胡氏金銀軟幣勅曰婦道專內政而

無如勤勞起家夫婦同心若此古有之今之人少見惟

朕臣湯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當天下大亂人各率家

避難朕依衆雄所在如之獨爾夫人秉內政以助和誠

家信國立勳業於大廷今也功成名遂攜長幼而歸故

鄉嗚呼甘爾夫婦黑髮而來今歸故鄉蒼顏皓首夫婦

淑德壽命人知之歸矣特賜助和之功故家之勞如



夫人頤之

七月起贈故金山侯漢英爲襄浪公封其子璵爲西涼侯  
八月以征胡功封都督孫格爲全寧侯

十月命徐元恭襲封魏國公常升襲封關國公

十二月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玉定遠人其姊歸常遇

春因緣遇春帳下

上以遇春故特寵擢之歷拜征虜

大將軍破故元主於故魚兒海歸論功擬封梁國公適

有發其私元主妃者

上怒特念其功始從寬假改封

涼國公錫過於衆

二十二年正月以衛國公邵愈次子錦爲西安護衛指揮

國朝興業卷三十一

勳臣考

三十一

三十一

食事

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

上勞之賜宴賜金幣令

起第於鳳陽尋遣還鎮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心服於

爾宜亟回以安之

詔南安侯俞通源還鄉未行卒通源吳人與父廷王兄通

海通源從上渡江破盤子濬牙又破陳兆先定臺城

鎮江復池州陞廷王俞樞院事攻安慶戰超昔勝沒追

封河間郡公通海卒通源領兵衆從大將軍征中原下

山東河南北山西諸郡封南安侯祿千五百石復伐蜀

征甘肅有功改鎮雲南征廣南諸蠻俘斬萬數至是卒

逾年生黨事以死不究

封胡顯梁國公與世參顯臨淮人父泉立功開國府歷官

都指揮同知昭敬皇妃泉姊也妃生楚王岐泉武昌護

衛致仕顯嗣官從王征胡故諸營功歷督府命事二十

一年從普定侯征東川龍海肅營得城邑馬畜珍寶獻

上至是封梁國公建文中坐交通楚王革爵父子並徙

臨襄山安置

二十三年正月信國公錫和自鳳陽來朝得風疾留京師

是日 上幸其第視之

以故肅恭侯庶長才次子鎮孫爲大宰右衛指揮使

國朝興業卷三十一

勳臣考

三十一

三十一

五月太師李善長自縊

上命以禮葬之厚恤其家子視

爲駙馬都尉後卒於江浦孫茂爲指揮命事明年御史

解縉代真郭郎中王國用爲稱冤上疏曰善長與陛下

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爲勳臣第一一生封公死封王男

向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

若謂其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大

謬不然夫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

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善長於胡惟

庸則猶子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

過勳臣第一而巳太師國公封王而已尚主納妃而已



豈復有加於今日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  
塵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  
以衰倦之年身陷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營急變大不  
得已父子之間或至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祿備陞  
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  
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欲哉天  
下聞之孰不解體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  
下作戒將來耳 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善長定遠人 上略潯陽善長謁道旁留幕下掌書記  
謀議軍機畫饋餉甚見親信嘗陪公務輒和諸將成功  
賜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二十四

初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善長爲帥府都事院奉 上  
爲吳王陞右相國 上卽位大封功臣進封韓國公太  
師左丞相食祿四千石參文比爲蕭何洪武四年正月  
致仕十三年以胡惟庸罪連善長舉臣請逮獄 上曰  
朕初起兵善長謁軍門曰有天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  
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命掌簿書贊計畫功成爵以  
上公以女與其子此言初起時朕心腹吾不忍罪勿  
問善長奏還僱戶既而仍給二十三年春蕭清逆黨榜  
列勳臣五十七人善長猶在上列未幾坐罪不問會有  
星變其占爲大臣災御史再劾之遂暴卒年七十七

部遣公卿還鄉各賜金銀鈔幣有差 詳前表  
詔贈部製公侯伯屯戍百戶印先是 上以公侯伯於國  
有大勳勞人賜卒百十有二人爲從者曰奴軍至是以  
公侯年老賜還鄉設百戶一人率其軍護衛之給屯戍  
之印俾其自耕食復賜鐵冊曰曩者朕與羣雄並驅於  
諸將中拔其出羣者爲帥首以統軍自渡江來平定天  
下今三十餘年念諸將老矣令其綿衣還鄉特命爾爲  
百夫長各率兵百 有二人以護衛其家侯其壽老子  
孫承襲則兵皆入衛 其屯戍爾尚欲哉於是魏國開  
國曹國宋國信國穎國 亦國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  
賜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二十五

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川普  
定鶴慶東川武定濟陽航海全寧西涼定遠永平諸侯  
皆給以其時號錄冊軍  
七月召涼國公監玉還京尋詔還鄉賜金銀鈔幣 詳前表  
命正部具舟送之  
九月詔自今開國功臣死後俱追封三代皆襲爵子孫生  
死止依本爵著爲令  
十月詔封劉基長孫劉萬爲誠惠伯增祿二百六十石其  
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給以詔券尋卒  
弟封永義侯衆世傑子都督會事敕爲敘先伯食祿一千



七百石子孫世嗣世無爲人有開闢功殲於戰陣  
封都督食事張銓爲永定侯以從征雲南有功也

二十四年九月宋國公馮勝子諒與家奴謀殺人事覺法  
司論當死從者二十人 上以功臣子特免死餘如律

二十五年五月陞寧夏衛副千戶何忠爲指揮食事忠以

軍士缺伍制官以副千戶郭德代之忠詣闕自陳 上

問曰爾非萬戶何勝孫乎忠對曰是也 上諭兵部曰

忠之祖勝昔爲萬戶克濟和二州與有功及渡江父震

亦從征有功後勝父子俱死行陣今忠雖坐軍律當免

然念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陞爲本衛指揮食事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七十六

事子孫世襲

六月丙午侯沐英卒英字文英定遠人年八歲遭兵父母

相繼歿 上憐之撫爲子賜姓朱年十八授帳前都尉

累功封西平侯征雲南諸蠻下之置鎮守至是卒年四

十八贈寧王諡昭靖脩享 太廟英寬弘洗殺謀慮

深遠臨事果斷凡得 上賜悉給將士饗雲南間官僚

別奏蠶撫農興學墾田治水嚴城堽謹斥帳通盟井來

商旅軍食盈足思威遠施愛請通鑑綱目大學衍義不

釋卷子四人春嗣侯卒無子弟最嗣昂以都督守雲南

贈定邊伯所騎馬都尉

八月江夏侯周德興伏誅德興濠人甲午來歸從定潞和

歷功陞左翼大元帥再陞行省湖廣泰時左丞封江夏

侯與世參爲征西左副將軍討明昇蜀平尋理軍務福

建討五溪恩州諸蠻以惟薄不修論死

二十六年二月頒稽制錄於諸功臣 見編輯

涼國公藍玉伏誅初玉以開平王妻弟屢從征有功胡陳

之黨玉嘗預焉 上以開平之功及親觀之故宥而不

問後擢爲大將總兵征伐所向克捷特功恣橫 上聞

之不樂玉漫不省總兵在外擅升降將校黜刺軍士征

西還意觀陞爵橫袂大言吾此回當爲太師乃以我爲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三十七

太傅趙語所親曰 上疑我矣時鶴慶侯張翼曾定侯

陳桓景川侯曹震恤恤侯朱壽東莞侯何榮都督黃鉞

吏部尚書屠徽及諸武臣嘗爲玉部將者晨夜會玉私

第錦衣衛指揮將徽告變命舉臣訊狀皆伏誅玉定遠

人長身頗面言動異常每戰先登前驅獲功至都督進

京國公至是以謀反誅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功臣大

吏編裨將卒坐黨死者二萬人

三月會寧侯張溫瀋陽侯察罕坐與藍玉同謀伏誅

四月賜諡國公傅友德第於鳳陽

五月遷國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泰考稽制錄所載公侯



陽穀籍爲民

詔工部自今凡功臣卒不建享堂其墳塋葬具皆自備惟殁於戰陣者官給之

帝信國公涉和入覲明年卒和鳳陽人幼有奇志嬉戲常  
 習騎射指揮犀兕及長身長七尺偶僅饒智略壬辰率  
 壯士從藤陽王時 上在甥館和委心推胡爲萬夫長  
 攻滁校管軍總管乙未 上取和州諸將多諗勝貴客  
 部曲驕顧望不肯用命和獨恭謹受約束下采石定太  
 平擒陳也先 上定建業從俞將軍取鎮江陞統兵元

海國圖志卷之二十一

三

神傳同書推府院事奏請大破蒙古賊還拜中書左  
陞左御史大夫添陞德武二年封中山侯四年  
升五年徙大將軍北征還封伯爾哈明年巡撫西河州  
十五年經理四川討平五關山賊還朝乞骸骨賜弟恩  
賜二十一年新第成率妻于葬去至是 上思和特品  
與人親卒年七十贈東陝王祿襲武和沈毅戰直勇而  
善斷不妄發言入閣國論一語不洩行師受任奉詔卽  
行不以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求常挫衄有裨及兵書有  
戲笑曰臨敵決機在智識敏達何泥古爲家嘗歷妾百  
餘享年皆資道歸實賜多恩鄉鄰父老及孤寡無告者

六月命禮部申嚴公侯制度奢侈之禁

七月偕國公湯和男燮奏以原給家奴儀從四十八人環  
官隸籍爲民

越巂侯俞通淵坐罷以家人還鄉

二十七年據國公傳友德卒友德宿州人初從明玉珍不得志走從陳友諒卒丑率衆來歸從征友諒鄱陽湖被數創戰益力殺數百人甲辰從征武昌先登面膺中矢擢揚武衛指揮使吳元年拜江淮行省叅政三年封穎川侯尋以征虜前將軍伐蜀十四年以征南將軍統兵征雲南還進封賴國公再征雲南沙漢兼太子太師自

關西樂集卷十二

勤臣考

去

玉敗夷德與馮勝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論宋國公鵬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適以不  
足奉有餘嗚呼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朕命卿子由鎮西  
鄴近以家人違令聞朕朕察言觀色良由不得其所故  
爾然小人略無怨言良可愛惜朕念卿昆弟相從開國  
有功且聯姻親不忍不爲卿言自後殺人傳得從容足  
衣食無虧迨自然効力下無怨咨則家道昌矣

二十八年宋國公馮勝卒勝初名國勝又名宗異甲午與兄國用謁上於妙山從克恭和乙未渡江取太平擒也先累功授元帥以平吳功臣都督洪武三年封宋國



公奉軍國事四年錄陝西河南二十年授征虜大將軍  
北征臨金山降納哈出衆二十萬人歸高麗百餘里班  
師入關以常茂許軍中事召還奉朝請二十五年加太  
子太師勝爲偏將時勇悍善戰及爲大將稍廢紀律金  
山之役有大功上頗不悅卒之日贈卹不及諸元勳  
九月崇山侯李新有罪伏誅

二十九年二月鄧戶部仍給故東廩襄武王湯和加祿米  
二千石

三十年十一月武定侯郭英自陝西還御史裴成祖勅英  
私養家奴百五十人又擅殺男女五人請治其罪上

勳臣考

三十

以英勳臣詔勿問左僉都御史張泰都給事中馮璉等  
執奏不已又命諸戚里大臣議其罪使知所警已宥之  
建文四年鎮遠侯顧成歸靖難師於真定朝廷殺其子指  
揮使範靖難後太宗命範子典祖襲父官令讀書習  
武藝侯年十五任事

太宗下魏國公徐輝祖於詔獄贈徐增壽爲武陽侯

詳前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制曰昔元末兵興衆傑競起剗披土  
地糜爛生民天命我父皇高皇帝龍飛淮甸東征西  
討掃除禍亂華夷一統身致太平父皇膺天建文嗣  
位頭銀昏昧專任奸回內作色荒改更成憲殘宮宗親

將及朕躬朕不得已起兵自救身親戰陣已歷四載賴  
天地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臣奉天征討將士以雪  
恥霜掃風冰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太祖之深恩  
弘濟艱難宜力其多補成大功仰稽太祖開闢功臣  
賞賜等第參酌得宜給功高下稱之爵賞朕不敢私在  
爾諸將亦自知之今封都督丘富爲淇國公都督朱能  
爲成國公張武爲成陽侯陳圭爲奉寧侯鄭亨爲武安  
侯王善爲保定侯火真爲同安侯右都督顧成爲鎮遠  
侯都督俞事王忠爲靖安侯徐忠爲永康侯張信爲陸  
平侯李遠爲安平侯郭亮爲安成侯房寬爲恩恩侯徐

勳臣考

三十

理爲武康伯唐雲爲新昌伯陳旭爲雲陽伯陳瑄爲平  
江伯都指揮徐祥爲興安伯都指揮同知李潛爲襄城  
伯張輔爲信安伯譚濤爲新寧伯都指揮張玉爲榮國  
公譚淵爲崇安侯孫燧爲應城伯房勝爲富昌伯劉才  
爲廣恩侯都督同知王佐爲順昌伯駙馬都尉王寧爲  
永春侯封兵部尚書茹瑄爲忠誠伯

上既封功臣因諭羣臣曰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如於不相  
信苟不相信臣父子將爲秦越况君臣乎吾於諸功臣  
報之厚而待之誠常見其善不見其不善惟其才而在  
之報功用人可以兩得



永樂元年九月，歷城侯盛庸暴卒。庸安戰山東，致仕于戶。

王赦上庸罪狀，陞指揮同知，賞銀百兩。都御史陳瑛復劾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請誅庸。遂削爵，暴卒。

十月，長興侯耿炳文、基卒。炳文老將，洪武初，擒張士誠，破北虜有功。子瑋尚懿文長公主，至是，鄭賜陳瑛等劾其僭侈，命籍其家。炳文自盡。

二年，上以靖難時武臣賞未酬，功者下丘福等議，福等言都督陳瑄及都指揮同知張興、陳志王友皆以前鋒摧敵功，與廣恩、伯劉才等於是封陳瑄、榮昌、伯張興、榮鄉、伯陳志、遂安、伯王友、清遠、伯陳亨之子，悉為寧陽伯。

國朝典策卷三十一 勳臣考

三十五

王直之子通為武義伯。

封駙馬家察為廣平侯，都督王聰為武成侯，李讓為寧陽侯，李彬為豐城侯，與世祚。

遂安伯陳志卒，二子袁良、生法，嫡戌死，次春立功，為指揮。使先志卒，奉子瑋嗣指揮，金事良子瑄與瑛爭嗣，伯吏部上請。上曰：瑄父洪武中獲罪無勞於國，然志通孫也，春有功，授指揮。瑛已嗣父官，今與瑛伯泰、趙孫何瑛又不宜讓下廷臣議。議上瑄適孫應嗣。上曰：瑄與瑛也，令瑄見朕二人者見。上曰：二人者皆可嗣朕與洪。國朝得伯者嗣瑛得陶。上曰：乃汝瑛也，竟得伯者。

贈徐增壽為定國公子孫世襲。

十二月，周王言李景隆於建文時嘗至邸，即訊索賂。卒臣又劾景隆與弟增枝、舊公命華爵沒其家，下獄四十五年而卒。

三年，信安伯張輔以父王功進新城侯，加祿三百石。

子瑋將軍左都督，宋晟為西寧侯，未幾卒，贈鄆國公諡忠順。

五年十二月，魏國公徐輝祖卒。

詳前

上曰：輝祖與齊泰輩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令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令

以朝典策卷三十一 勳臣考

三十五

襲公。

以高皇帝戒飭功臣鐵榜及勅旨頒賜武臣，復以謹守憲度諭之。

六年七月，以平安南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西平侯沐晟為黔國公，清遠伯王友為清遠侯，封都督，柳升為安遠伯，追贈都督，高士文為建平伯。

上召駙馬朱瑄見武英門諭兵部曰：號父有功，可嗣西寧侯與世祚。

七年正月，忠誠伯瑄瑋下獄死。瑋衡山人，身長八尺，面骨深峻，相者謂封侯而不終洪武中貢入太學，累官兵部。



尚書靖難兵起遣瑞往龍潭見 上瑞望風納款歸本  
郡城先率臣勸進封伯以泰王第二女嫁其子繼禮遇  
優渥賜養不可勝美後乞致仕尋以事遷至京死於獄  
官廟徵其子鋪官之不致受

先是瑞既以罪除名回原籍既而家人茹與安告其不  
應事都察院行提至京久之得釋還道經長沙不朝各  
王都御史陳瑛奏瑞違 祖訓當償重典復逮之下錦  
衣獄瑛知不免命子銓市祝霜藏水中送入服之而死  
既而法司以銓下毒殺父奏聞依謀殺父母律全家同  
擬死罪幼男皆斬數營局冒匠婦人送院承局後以銓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三五

承父命非謀殺實罪輕成邊

八月洪國公丘福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

安平侯李遠征木雅失里俱死之 詳前

以北征功進封安遠伯柳升為侯

九月諭何福早事 皇考嘉慶年典兵督府小志謹錄  
朕初卽祚遂聯戚好寄任干城撫輯會虜命楊榮督軍  
中封福寬遠侯祿千石明年福從征沙漠數建節度歷  
臣交勅 上念福舊人有才畧曲赦福已而有然言都  
御史陳瑛又劾福怨望福懼死追奪侯

十月序陽伯陳懋備虜赤保連師軍中進封為侯加祿米

三百八

八年十二月西寧侯米琥出鎮河西輒遣人出塞 上切

責之曰禮臣子無外交昔中山王守北京十餘年未嘗

輕遣一人出塞外當時邊關無事中山亦安享實賞今

名無庸爾能遠朕訓則邊境可安爾之實貴亦永遠矣

九年以征虜功封都督同知吳允成為恭順伯允誠本胡

人賜姓名先是允誠父子從 上出塞爾家涼州虎保

勝允誠部衆初允誠妻及其少子管者叛去妻急召部

將都指揮保住卜顏不花等出兵盡擒殺諸叛者 上

遣行人勅勞允誠妻賜織米羊鈔陞管者指揮僉事允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三五

誠卒贈鄧國公諡忠壯子伯客嗣賜名克忠洪熙間以

城里恩又有功進侯與世券

十一年封都督薛陽武侯以從北征胡有功也 一云從

十二年江陰侯吳高以罪免初高守大同多不法及 上

北征班師至興和高稱疾不朝召同京親家人給驛度

私役有司車牛又擅以守邊官軍千百戶張玉等百餘

人隨行所過騷擾為御史成務等所劾免為民

十三年以壽陵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為成山侯與世券加

祿歲千石

十四年應城伯孫盛有罪免初應城通州衛千戶蔡



元與金吾右衛千戶馬俊圖嚴赴嚴陳訴嚴怒俊言不遜殺之事實 上召問嚴嚴不以實對給事中陳敏勅之命法司會同公侯鞫問之有驗免死安置交趾

十七年以平倭功封左都督劉榮為廣寧伯與世券

十八年封都督郭義為安陽侯金玉惠安伯薛斌永順伯

三月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安遠侯柳升奉命征勦山東妖賊唐賽兒等聖諭諄諄指授方畧升受命不即就道賊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皆坐困之升全不謂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砍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不為

綱朝興業卷三十一

勳臣考

三十七

等追之所迫發擾不可勝言升及僞倭指揮衛青蘭賊以安丘急躬率所部晝夜兼行敗賊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擊之人臣不忠請治其罪 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籌度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於獄尋赦出之

四月廣寧伯劉江卒諡忠武江號果善戰所向無敵取士卒明紀律有恩信於諸夷款塞者輒輒傳至既卒人咸思之

二十年恭寧侯陳倫以北征失律下錦承獄死

封都督朱榮武進伯

二十二年八月定國公徐景昌官賜侯李茂芳居 大行

皇帝聖不出宿公所為給事中劾 仁宗召二人論

日景昌 皇親之姪茂芳 皇考外甥孫 皇考景天

臣民如獲者此兩人安處私室顧情禮何如此不學之過

命受學於國子監 是年茂芳竟奪券卒

九月加隆平侯張信少師子孫世襲

十月復徐欽魏國公

命吏部公侯伯襲爵者並封贈其父母及妻如何例

洪熙元年西寧侯宋琥坐不報奉費以弟驛馬珠嗣侯後

綱朝興業卷三十一

勳臣考

三十七

宜廟念琥功臣子又懿親與駙馬祿千石

復徐景昌定國公命徐顯宗襲魏國公

封都督同知梁銘為保定伯李言忠勳伯吳管者廣義伯

都督吳成以征虜功封昂平伯明年復以功進侯

十月 宣宗命問顏為教授魏國公徐顯宗 上謂吏部

尚書蹇義曰勳戚家有敎官此 祖宗所定大抵勳戚

子弟生長富貴不知艱難難律驕奢度棄禮法故特選

儒者敎之中山王開國元勳其家尤須擇老成有文章

者 皇考在御懷德督魏國公學其令顏日與講論評

知大運



宣德元年正月 上罷明御左順門兵部尚書張本等特  
語及世祿本日唐虞實延於世間特仕者世祿皆先王  
忠厚之意 上曰我國家禮待勳臣萬厚 太祖開國  
太宗靖難子孫世襲其爵年幼給全俸養之置武學教  
之稍長俾習武藝成人方任以事者為本典視舊制尤  
備朕嗣位以來謹遵成憲錄用功臣子孫往往亦能修  
勳職業是皆 祖宗教養之功若其不念先世積累之  
勞不體朝廷優待之意則自暴自棄矣 上又曰古云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驕淫矜誇將由惡終由教之不正  
耳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三十九

進封安順伯薛貴為侯封都督費璽為崇信伯

三年二月吏部奏照磨等官四千八百餘例應辦事 上  
問有才能出衆者否對曰昔中才有劉韜者誠意伯  
伯溫曾孫 上曰昔蕭何魏徵之後皆見顯用伯溫開  
國各臣朕於爾豈惜一官即令復職

上謂左都御史劉觀等曰自昔功臣子孫安於素養承襲  
爵位少有才能一旦委用多致狼狽今新襲者未朝廷  
念前人功豈徒使之長享富貴亦欲成其才歸德幾克  
繼而觀已令吏部察其人情惡勞喜安若稍寬縱必  
至怠惰宜遣副正御史察之慢令不至者具以聞

四年封都督滕定奉化伯以出塞征胡累有功也  
都督金順從巡北邊有擒虜功 上又以順遠歸功勞  
事 皇祖封顯義伯

以擒寇滑邊功封李英會寧伯尋削

五年成安侯郭晟應驛先入德勝門歸私第勅下錦衣衛  
六年十二月南京錦衣衛指揮徐景瑞及其弟子戶景瑞  
得繫會處者徑送北京守備要城伯李隆泰其違令不

聞 上命都察院責景瑞等罪俾戴罪還職瑞等有  
倍慢語法司奏大不敬應斬 上諭羣臣曰朕念關國

勳者且 皇祖母族姪宜忌重罪姑誦戊俾自懲庶幾  
細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三十九

保全之道蓋二人皆中山武寧王孫也  
八年五月勳衛陳昭生同父寧陽侯懋敷官糧鹽入已既

宥罪罷關法司請革冠帶 上曰昭安於養養習者使  
朕以天災命光祿賜勳衛酒肉賜獨以不登潔掃之狀

目視之固知其非今又以身獲得罪革冠帶良是  
但念勳戚姑與之令其有過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贈侯誼恭襄瑄國奏弘度談論盡聲

公餘批閱諸載籍喜近邊被時相譏議善文際能推齊  
而又通治漕渠有功江淮

所掌伯譚忠卒于境乞賜吏部言忠以失律論死子不得



嗣 上曰恭有死文與孫嗣

正統元年都督同知趙安以鎮守甘肅出塞降虜捕斬有功封會川伯

三年十月以破虜會同台梁兒功封都督將書西伯任

諡寧遠伯趙安會昌伯並食祿千石

五年九月封張昇為惠安伯

六年以捕虜功封譚廣永寧伯

七年三月論龍川功進封定西伯將書為侯總督尚書王

驥為靖遠伯 貴江都人起卒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出

境倚賊示糧蓋仗身自裹負陣陣冒險敵皆披靡于弟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四十

士卒追隨向敵雖目不識爭短於謀畧然天性朴實忘

已下人故所向有功為一時名將卒贈陞國公諡武勇

九年封都督陳懷平鄉伯馬亮都遠伯

十三年封都督楊洪為昌平伯洪以漢中百戶調開平累

功陞都指揮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於宜府大石門甕

昌州斬首功二百封昌平伯亮總兵官鎮守宜府虜畏

之呼為楊王

十四年土木之難英國公張輔參軍侯陳濂平鄉伯陳懷

襄驍伯李壽遂安伯陳瑄修武伯流榮死焉

續以來歷功建內公加太師位掌臣上 宣廟時漢府

塞遣人與謀輔縛其人自於 宣廟得以早覺易於撲滅 宜廟自此愈重之泊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

臣雖去其兵權而寵養無虛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榮

貴二十餘年天下倚重四夷知名其餘勳戚文武莫敢

與抗殿者即王振專權輒動戚大臣如屬吏猶加禮綽

而不放假仍戒子姪致微補家既衰老亦頗節振以避

禍沒於土木之難以衣金莖為輔為人寡言笑臂力過

人重章繼之士為本朝武臣冠贈定興王諡忠烈

塏歿無子其叔紹與瑄爭嗣 景帝曰先朝言二人者

皆當嗣今國家急人總兵石亨移洪尚書于謙擇嗣一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四十一

人必有功與世嗣謙等言瑄老部壯詔令紹嗣伯

十一月以禦虜功封都督石亨武清伯尋與昌平伯楊洪

進封侯

景泰元年正月封大同守將郭登定襄伯

以侯

四月封都督同知董興海寧伯

以平燕

十一月封都督方瑛南和伯朱謙撫寧伯

二年四月錄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為翰林五經博士先

是 上命錄基後守臣言璉七世孫祿勿不堪授官璉

四世孫文謙可詔用祿

三年封總兵毛勝南寧伯世襲勝正統間以都指揮從征



龍川有功歷陞都督復充左副總兵征湖廣貴州苗凡  
下百十餘寨兩前夷之患遂息在鎮號令雖嚴而御軍  
撫夷率以仁恕宵長聞風歸附無梗化者

天順元年正月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都  
督張軫太平侯張觀文安侯石彪定遠伯孫鏗懷寧伯  
衛輝宣城伯都御史徐有貞爲武功伯楊善興濟伯拉  
世襲軾視皆英固公張輔弟也軾尋改名賜

南和伯方瑛以征銅鼓五開苗功進封侯三年卒諡忠襄  
太平侯張賜卒景泰初賜貴州征苗召還于諫勿其失機  
不可用 景帝宥之自是賜與石亨皆恨諫訥奪門復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四十五

辟首謀殺諫以謙信任范廣併謀殺之廣既死賜一日  
遇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死  
八月華定襄伯郭登爵請居甘州初 上旣虜也先以復  
駕爲名徑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竊宗廟社稷之靈  
國有君矣駕可勿復及至大同郭登言亦如之 上旣

之故諫  
以擒苗賊五開銅鼓功封都督陳友爲武平伯明年以擒  
虜功進侯

以援大同功封都督楊能爲武強伯

以破虜功封都督曹義豐潤伯施聚懷柔伯崔禮東寧伯

二年撫寧伯朱謙以征荆襄有功進流侯尋充平虜將軍  
出榆林禦虜有功卽軍中進侯與世恭

十月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 上召李賢諭  
曰主將畏縮不懲何以警衆且有罪不謂人誰畏法卽  
命言官彈劾罷太傅聞往越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

擢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涼之人被虜寇掠頭畜殆盡  
復爲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況無功戴罪朝廷復受  
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懼而退

四年以征虜功封都督楊信彰武伯

五月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諡忠毅驥承鹿人承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四十六

樂四年進士爲給事中歷陞兵部尚書沈毅宏偉有表  
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初督兵敗北虜阿台朵兒只  
酋再敗雲南思任督軍卽罷等屢建軍功世襲伯爵

五年七月以誅曹欽功 進懷寧伯孫鏗爲侯  
恭順侯吳璉以死曹欽之難贈涼國公諡忠壯

八年五月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團營  
登事母孝有文武才所上章疏皆自爲之

十月章太平侯張璠與濟伯楊宗等爵 詳見前  
成化元年崇信伯子費淮費澤爭嗣 上命淮母朱氏封

夫人淮仰嫡子余淮嗣



左都督和勇以征漳州叛苗功封鎮安伯

二年以征兩廣蠻封都督趙輔武靖伯明年以征延州吳功進流侯後輔辭流侯乞世伯與世奉

以平荆襄功進撫寧伯朱永爲侯

三年以征番功封都督毛忠伏羌伯

四年以征貴州功封都督羅秉忠順義伯

六年以破虜也烈封都督劉聚寧晉伯

七年七月應城伯孫繼先多不法事覺下兵部多詰有之

尚書程信執事奮然曰侯伯乃武臣領袖懲一戒百抵盡奪其食冠諸事詔釋繼先黨與皆戍嶺表

勳勳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四十

十年二月靖安伯和勇卒勇進北人祖阿魯台初爲瓦剌

馬哈木所敗率其部落臣附永樂初封和寧王仍居漠

北復背叛宣德九年爲瓦剌脫脫所殺其子阿卜只海

郎勇之父窮蹙歸附命爲中軍都督賜第宅尋卒勇襲

指揮使帶帶錦衣衛累軍功歷官左都督成化初陞鎮

安伯食祿中府至是卒賜祭塋如例勇雖出夷虜天性

廉謹嘗從征兩廣一時文武大臣多肆縱勇循理守

儉衆視有愧焉

寧晉伯劉豫慶父得次年三月卒上以祿勿且襲爵未

久雖賜祭不子楚且危輒朝命有司著爲令

十一年都督李震以清水江斬捕功多封興寧伯

十二年奉寧侯陳桓坐與僧如欲酒淫罷奪祿一年

十四年興寧伯李震革爵閒住震鎮湖廣時與參將吳經

有隙經弟綬從汪直刺事欲甘心震適有道人以黃白

術得罪即附會震嘗問道人私習讖緯且有反謀迫人

籍逮之途遇直震呼冤言一介武夫蒙恩儲爵富貴已

極更欲何爲此響家經所爲直不聽下震錦衣鞬問無

驗得不死二十年復伯爵乞請券不許

撫寧侯朱永以破建州夷功加太子太傅進封保國公

十五年二月南京禮部請修勳臣墳墓上勅工部修治

勳勳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四十五

無子孫者復其墓隣一人守護之

十六年三月封左都御史王越爲威寧伯御史許進等言

越原兼左都御史今蒙以靖虜功封伯乞照先年兵部

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例仍令本官兼職管事

命兼左都御史掌印提督勳營

十九年封都督趙勝爲昌寧伯

二十二年命陳精嗣寧陽侯初天順間寧陽侯陳懋卒長

子晟勳衛坐罪謫戍晟弟潤嗣尋卒無子弟瑛嗣晟爭

瑛不宜嗣革瑛祿十五及晟生子情晟上言臣罪廢臣

男宜優給瑛本情臣爵宜還臣男內批候輔壯至是輔



年十六矣命朝俟與英爲勳衛

弘治元年寧陽侯陳輔坐殺人會赦革爵編氓

五年三月詔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佐 太祖

高帝平定天下勳勞之人今其子孫不沾寸祿與編民

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查看明白以聞蓋給

事中吳仕偉建言也於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

貞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玄孫李豫東甌王

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

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

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

勳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四十六

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後並爲翰林博士以吳仕偉

言改是職

十三年三月初忠勇伯特信永樂中累功受封子春襲爵

無嗣有旨給其母夫人王氏贈米月十石原賜莊田仍

與其子孫耕種至是王氏亦令家人姚言等以信前賜

誥恭恭甲等物建徽因請仍存莊田以供祭祀 上命

所司量給之

止德四年閏九月奉平江伯陳熊爵龍總督漕運劉瑾索

金錢不得遂以惡詞水等項報爲賊欲害之死李東陽

力言得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非姑息熊

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濟河通漕運有功

金書鐵券子孫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壞之

竟坐奪爵追諡恭簡成海南瓊謀復爵

五年四月封都督神英歷陽伯成弘開英屢充總兵官守

寧夏延綏宣大歷四鎮累官都督是年給事中殷崇

英年老不任金華致仕英賂劉瑾得旨英居官五十

年有戰功欲封英爵下兵部議尚書曹元阿璉書錄上

英前後功中律理欲符衆口下廷臣再議其取異同

封伯與世泰理敗言官交章劾奪爵爲都督

八月以平竇鍾功封總兵仇誠威寧伯又明年以勳流賊

勳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四十七

功進侯爵始與鍾建謀既而見鍾起事倉卒度其無

成遂反戈攻之因而成功拜爵其孫驍嗣侯竟以逆謀

封太監張永兄富泰安伯弟容安定伯魏彰弟英鎮安伯

馬永成弟山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珰永清伯封義子朱

德爲永壽伯給誥奉世襲

六年九月奉惠安伯張偉爵閒住以征流賊不進也

七年正月以征流賊失事罷伏羌伯毛銳歸第

九年詔贈誠意伯劉基太師諡文成

十二年十二月以應州無庸功封左都督江彬平虜伯許

泰安邊伯



十六年十一月封樞密使王守仁新建伯

嘉靖元年給事中張原劾南寧伯毛良手殺其子侍醫良  
自陳死非仲器乃長子主器實爲繼死 上曰毛良既  
有過合開住

五月錄開國功臣韓成恭鳳翔爲冠帶舍人月食米一石  
黔國公沐紹勛乞置父沐昶原給廕甲腰刀仍賜披戴以  
鎮服諸夷許之

七年處州府知府潘潤言誠意伯劉基有佐命功乞如徐  
庭陽和例令其孫瑜襲爵并將該府舊祠稍加修飾以  
藉錫報元勳之意章下所司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昭入

三

十年五月復誠意伯世爵及郭青衡信四公後刑部郎中  
李瑜上言陛下明聖斥去姚廣孝配享萬世須仰第臣  
鄉人劉基顯運有功宜卹食 高廟世其封爵與徐達  
同下廷臣議吏部侍郎唐龍等上言 高帝收攬羣豪  
創建鴻基一時佐命諸臣並執宜翼而廟堂大計每征  
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創封發孔明之喻基匹孫  
嗣爵應順遂繼主崇甘武王典滅天下歸心成卒無後  
何以勸善基宜配享 太廟其九世孫指揮瑜可嗣伯  
爵 上從之以瑜爲誠意伯歲祿七百石四命吏部行  
前遇李李文忠即念湯和子孫各與族爵以副

報功之意

十一年吏部尚書王璉會誠當李鄧湯四王皆勳力中原  
廟清方夏魯不再傳而子孫微替當在 孝宗詞焉下  
詔錄其裔孫四人爲錦衣衛指揮達我 皇上格遵

祖法特詔誠意伯劉基裔孫世爵又推念四臣之功俾  
悉如基議從事貴祖宗崇德報功之仁修聖王典滅繼  
絕之典臣等愚昧謂四臣宜世其爵嗣曰可封常玄振

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寧遠侯各  
食祿千石與世奉

二十六年命故黔國公沐朝輔子融襲爵與半祿優給以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昭入

朝輔弟朝弼爲都督會事令暫攝印充總兵官代鎮雲  
南一應重大事務仍命巡撫官協同處分先是朝輔卒  
夫人陳氏奏融甫四歲乞賜先世沐琮沐璘例准令繼  
承襲祖爵賜以優給而量授朝弼職銜代鎮待融出幼  
日具奏定奪撫按官應大猷等奏保亦同事下吏兵二  
部議謂宜如所請朝弼亦弱齡未堪專閫宜命都御史  
協同管理故有是命 此係錯簡  
二十年四月給事中庚賈劾鄧國公郭勛還肆兇狂假  
威福田園甲第奉駕京師水運陸約赴及天下勦疏辭  
乞罷 上優答之已六科給事中李鳳來等以勳災陳



言內言動威廣置店房同利害民疏下都察院都御史  
王廷相等復奉旨禁傳旨今指責陳泰於是下巡城御  
史嚴勘御史車邦第殿上京城內外諸勸戚店舍詳舉  
惟郭助事跡為多餘則吳國張澤惠安張綱皇親錢維  
垣夏勳方士段朝用等因奉勸警恣驕恣并及其黨孫  
洪孫准等 上曰國家權貨有官課等司係祖宗舊制  
先朝權姦假託朝廷開立皇店同利害人朕即位之初  
已經著治郭助等乃敢蔑法廣置店舍濫收無藉擅用  
官刑阻絕經商暗損國課既經御史奉參明白妻內孫  
濬等悉違策撫司拷訊張濬等依問明併參究今助從  
副朝典彙卷三十一 勸臣考 五十一

遂盡發勸奸利事 上曰朕承天命以倫序入承天位  
張廷齡謀為不軌人誰不知助敢復為之令錦雲虧逮  
遂鎮撫司一併究問科道官何通無一言俱當追究姑  
記之高時能進諫言加等一級時御史董漢臣等亦疏  
許助惡章下所司尋有旨諭衛司念勸賢贊大禮并刻  
太和等勞令釋刑即問太處分已鎮撫司參劾奏上  
詔法司擬罪於是法司奏勸罪當死係應議人犯請  
廷議報可隨鎮撫司訊實孫洪等職罪奏報命錦雲三  
月發瘴地永茂以張濬張綱併付法司項之 上復諭  
法司錦雲衛和號人犯中未必無可矜者朕體好生俱  
免枷號即行發遣郭助先該言官論列及經坐城御史  
勸報累旨追問乃各該問刑衙門全不遵奉以致情詞  
不明今三法司錦雲衛及科道官查照言官前疏會審  
明確奏治於是御史呂亮等因奉鎮撫指揮孫綱納賄  
曲庇刑部尚書吳山督皂依違郎中錢德洪不諳刑名  
主事馮煥仔意俱相與撫司掌印指揮倪曼扶同推鞠  
故將助結黨亂政張廷齡代管家店蕭敬等棄毀先朝  
勅碑及於西山潭河陵寢龍脈所在取土開窩等項重  
情俱隱極不究乞治綱等及孫法等所受賂物請嚴追  
入官得旨下綱煥法司逮問德洪鎮撫司拷訊寧山爰



律濫等職俟會問明白奏治已給事中劉大等復勸助  
未盡奸惡致其變亂朝政者凡十二事詔併下法司究  
問已擬上德洪罪有旨刑官不習法律必致誤情冤枉  
昨法司所擬但知置人重典全不審究獄情何以厭服  
人心有旨命節司寬刑散放如何又敢違旨即而不顧  
勅者同德洪仍再拷訊於是法司集各官會問盡依科  
道諸疏所指郭勛坐交結朋黨亂朝政律論死孫綱  
論絞餘各擬罪有差得旨郭勛令法司議詳孫綱典司  
詔獄乃敢貪受巨贓實放罔法非刑殺二無辜處絞如  
律家產沒官梟殛降邊方雜職德洪爲民孫潛孫淮郭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勸臣考

五十二

助等俱遵地永遠充軍未獲張維等百二十餘人行所  
司補治張添張綱等各輸贖還職餘如議比法司再令  
官詳議郭勛仍依前律論斬妻子給付功臣家財產入  
官併追一應贓銀百有餘萬追奉辭誅命其罰占強  
奪店舍庄寺等俱給還原主疏留中久之勛死獄中  
二十八年十月黔國公沐融病發融叔都督朝弼以夫人  
陳氏認請立誡弟輩輩時甫三歲朝弼代領如故仍命  
朝弼及撫按三司官護視葬成立奏請領領木幾輩亦  
賜撫按官勸實以聞請令朝弼設計之  
二十九年三月錦衣指揮使郭守乾故武定侯助嫡長男

也以祖功乞襲 上曰郭英勸戚未可因克嗣於祖功  
准續封

三十五年正月賜黔國公沐朝弼勅令其節制土漢諸軍  
撫按官不得擅調諸司白事及移文謁見禮儀俱先鎮  
守後撫按違者以名聞初朝弼自都督襲封又以先事  
被勅有司薄之稍奪之事權至是援父祖例請許之

四十四年十月先是雲南巡撫都御史王諱劾奏黔國公  
沐朝弼這詔僭肆奪兒產而囚其嫂宜革其任湖總督  
能領鎮事疏下廷臣議重加戒飭令其改圖其嫡母太  
夫人李氏嫂夫人陳氏勸撫按官護送南京給產養贍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勸臣考

五十三

上從之詔切責朝弼不遵禮法事多僭肆念其貴勸慈  
從輕罰住祿米二年不復撫按官指實奏聞  
四十五年 上諭輔臣徐階曰沐朝弼帖終不慢此地當  
預擇代者卿以爲何如階言臣觀朝弼實無改過之意  
且其威權太重今爲久遠計誠當一處但彼世守已久  
亦難輕動往歲加巡撫贊理以陰分其權而土官猛寬  
等近奏軍務當歸總兵此必朝弼嘖使意甚可惡爲必  
得材良撫臣然處得宜然後奏請易之斯爲上策叔人  
素富多有爲之耳目者乞 皇上勿露幾事不密自古  
所深戒也



隆慶二年八月復諫意伯劉世延爵世延坐罪廢後南京科道官來用賈等文章薦之世延亦上章訟過俱下吏部集廷臣議謂世延先祖基有開國勳運功世延前以奏事任誼非有大過可棄創值天恩曠蕩之日議功赦過亦惟皇上上從之故有是命

給事中歐陽一敬等劾奏黔國公沐朝弼殘忍暴橫抗違明旨拘留母嫂占愆惡黨蔣旭等不服聽斷又用調兵火牌遣人人伺京師乞責以抗違之罪與諸佐使爲奸及伺京師者捕勒如律其火牌卽行革罷以川貴調兵事宜添入巡撫勅中以稍折其奸萌兵部覆如一敬議

朝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李鼎

從之

誠意伯劉世延以復爵謝恩來朝因陳始祖基開國勳勳著在社稷而身後卹典出魏國公徐達及新建伯王守仁之下乞改給祭葬享堂儀物及爵終勳階給事王之垣等勳世延挾祖勳要君寵悻悻不收禮部尚書蔣儀等言世延當罪廢之餘幸見收用不當遽有陳乞但伊祖基係佐命元勳果丘隴蕭然儀物未備宜行撫按勘覈有司量與修葺以答殊勳從之

追錄故新建伯王守仁平宸濠功今世襲伯爵先是守仁授討分忠者據孽其事遂見削奪上卽位始命江西

撫按官勘覈至是以聞下吏部會廷臣議皆謂守仁戰定禍亂較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請建威寧其積勞傳當時爲忌者所抑大功未錄公議咸爲不平今宜稍然給券令子孫世勿絕從之

南京御史傅寵等言新建伯王守仁以乘藉機會除滅寧藩而討符賜券至此於國初勳舊人心未服乞改應錄永衛吏部尚書楊博等覆議曰國朝討晉之勳終功有八日開國靖難禦胡平番征蠻捕反所開討伐輕重方輿安危非細宸濠謀反一旦殺撫臣走南都令逆謀得成其禍可勝言哉守仁首倡義兵三月成擒社稷之功也

朝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考

李鼎

往者安化之變比之逆濠難易迥絕仇讎以功封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同一捕反何獨於守仁而疑之上以爲然命守仁封爵世襲如故

二年三月勳黔國公沐朝弼開住侯劾以其子昌符督餉缺事時朝弼以抗違明旨屢受論劾勳常稱疾不視事幾陳氏以疾爲解不願前行詔書召捕蔣旭等不獲事未及竟撫按官陳大賓等奏乞罷朝弼令其子昌符暫領鎮事遣寧陽侯夫人張氏親至滇中張南言朝弼罪惡多端其大者拘留母嫂匿起等不出今兩事俱不如詔而徒以襲舊一事遷就塞責則朝廷法紀安在宜仍行



撫按勘結必朝請之情罪既明處分已定乃許伊舅承襲不得復持兩端兵部是其議請革朝請任而以昌祚領鎮事

魏國公徐鵬舉夫人張氏早卒無子庶長日邦瑞嘗襲封鵬舉愛其嬖鄭氏子邦寧欲立之先使人貨嚴世蕃誑為鄭氏請封魏國夫人已而讓邦寧送監謀於兵部尚書劉采采正色曰立子以長即愛少子宜置之安毋貽悔鵬舉默然卒送邦瑞邦寧知事不就乃由其金寶邀誠意伯劉世延潛謀於鸞峯寺世延遂以客書招祭酒姜寶言邦寧當襲故實疑不決會助教鄭如埏者故頑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勅部考

五十六

四十七

薄無行至是亦以邦寧賄諂世延語於寶所寶遂戒吏毋納邦瑞駁還禮部行五府勘結禮部怒不為報鵬舉亦因留邦瑞不遣無何副使馮謙私候寶盡飯邦寧相結狀且言外議及寶寶大驚送劾如境章下而京法司於是世延事亦發及穆驥刑部言已與徐氏世營未嘗與鵬舉廢立事辭倨悍吏不敢詰惟如瑾華職鵬舉奉祿一月鄭氏追詰命邦寧及其黨罰治如理既得罪候寶察其奸乃密使邦寧黨揚言寶與世延同父居為馮謙所許而嫁禍如埏於是為科給事王積疏鵬舉買妾鄭氏在張夫人未死十年前而鄭氏生于邦寧在重氏

生邦瑞十數年後嫡庶長幼較然世延受邦寧重器為之責莫姜寶受世延容諂為之駁查皆管私亂法罪賞首論而刑部尚書孫植訊報不詳止至如瑾葉責乞并罷以徹吏部覆請植實世延俱回籍聽勘如之

雲南撫按官陳大富等稟泰寧陽侯夫人張氏至滇中會沐朝弼嫡母李氏嫂陳氏於公館俱自慙年老多疾願留終養莊田已屬有司每歲納租為侍姑養老實其素助朝弼惟蔣鑑未獲餘俱會逮於是吏部以朝弼子目昨襲職請上許之命自昨襲國公樹印充總兵官開制初已而給事中溫純論蔣鑑未獲朝弼罪狀猶屬未明其子不宜遽襲上謂自昨已有旨矣朝弼第令就逐蔣鑑自贖如更不悛聽撫按官參治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勅部考

五十七

四十八

五年十一月經撫雲南都御史曹三陽言沐朝弼姑惡不悅屢害地方請因其乞假葬母留南京不遣兵部覆朝弼事已前決因其自至留之非所以明威昭信上然之令還前旨還鎮聞住或以病自省改不得生事虐民



勳臣表									
里氏	封爵	祿	贈	世系	里氏	封爵	祿	贈	世系
徐達	初封信國公	五千石	贈中山王	世	徐達	初封信國公	五千石	贈中山王	世
李善長	初封信國公	四千石	除	世	李善長	初封信國公	四千石	除	世
常遇春	初封信國公	四千石	除	世	常遇春	初封信國公	四千石	除	世
李文忠	初封信國公	三千石	贈	世	李文忠	初封信國公	三千石	贈	世
馮勝	初封信國公	三千石	贈	世	馮勝	初封信國公	三千石	贈	世
勳臣表									
鄧愈	初封信國公	三千石	贈	世	鄧愈	初封信國公	三千石	贈	世
常茂	初封信國公	二千石	贈	世	常茂	初封信國公	二千石	贈	世
湯和	初封信國公	二千石	贈	世	湯和	初封信國公	二千石	贈	世
唐勝宗	初封信國公	二千石	贈	世	唐勝宗	初封信國公	二千石	贈	世
陸仲亨	初封信國公	二千石	贈	世	陸仲亨	初封信國公	二千石	贈	世
周德興	初封信國公	二千石	贈	世	周德興	初封信國公	二千石	贈	世
華雲龍	初封信國公	二千石	贈	世	華雲龍	初封信國公	二千石	贈	世
顧時	初封信國公	二千石	贈	世	顧時	初封信國公	二千石	贈	世

勳臣表									
耿炳文	長興侯	五千石	贈	世	耿炳文	長興侯	五千石	贈	世
陳德	長興侯	五千石	贈	世	陳德	長興侯	五千石	贈	世
郭子興	長興侯	五千石	贈	世	郭子興	長興侯	五千石	贈	世
王志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王志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鄭遇春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鄭遇春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賈聚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賈聚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吳良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吳良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吳禎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吳禎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趙庸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趙庸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勳臣表									
廖承忠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廖承忠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俞通源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俞通源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李高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李高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楊璟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楊璟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康鐸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康鐸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朱亮祖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朱亮祖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傅友德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傅友德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胡美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胡美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韓政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韓政	長興侯	九百石	贈	世



黃彬	宜春侯	九百石	生胡
曹良臣	宜春侯	九百石	忠壯
梅恩祖	汝南侯	九百石	後生胡
陸榮	河南侯	九百石	生胡
汪廣洋	忠勤伯	三千六百石	生胡
劉基	誠意伯	二百五十石	正德間贈大
薛顯	永誠侯	千五百石	永國公
冰英	西平侯	二千五百石	永國公
國朝典	卷三十一	勳臣表	王
仇成	安慶侯	二千五百石	忠壯
藍王	伏誅	二千五百石	伏誅
謝成	永平侯	二千石	生黑
張龍	鳳翔侯	二千五百石	子麟
吳復	安陸侯	二千五百石	子麟
金朝典	宣德侯	二千五百石	子麟
曹典	懷遠侯	二千石	生胡
葉昇	靖寧侯	二千石	生胡
曹震	景川侯	二千石	生胡

張溫	會寧侯	二千石	生黑
周武	雄武侯	二千五百石	生黑
王弼	定遠侯	二千五百石	生黑
陳相	普定侯	二千五百石	生黑
胡海	初封東川侯	二千五百石	生黑
郭英	武定侯	二千五百石	生黑
張真	鶴慶侯	二千五百石	生黑
李新	崇山侯	二千五百石	生黑
汪典	東勝侯	二千五百石	生黑
張赫	東勝侯	二千石	生黑
朱壽	船艙侯	二千石	生黑
孫恪	金寧侯	二千石	生黑
張興	西涼侯	二千五百石	生黑
桑敬	越先伯	二千七百石	生黑
俞通	越先伯	二千五百石	生黑
張鉉	永寧侯	二千五百石	生黑
胡顯	梁國公		生黑
常昇	開國公		生黑
右洪武年封			



盛庸	歷城侯	一千石		
李堅	涇城侯	一千石		
右建文年封				
丘福	洪國公	二千五百石	中丞	
朱能	成國公	二千五百石	東平	
張玉	追榮國公			
張武	成陽侯	二千五百石	孫加封河間	
陳珪	恭寧侯	二千二百石	孫	
鄭亨	武安侯	二千五百石	孫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五善	保定侯	二千五百石	孫	
火真	同安侯	二千五百石	孫	
顧成	鎮遠侯	二千五百石	孫	
王忠	靖安侯	一千石	孫	
徐忠	永康侯	二千一百石	孫	
張信	隆平侯	一千石	孫	
李遠	安平侯	一千石	孫	
郭亮	成安侯	二千二百石	孫	
勳臣表				

房寬	思恩侯	八百石		
王寧	永春伯	一千石	孫	
徐祥	興安伯	二千石	孫	
徐理	武康伯	一千石	孫	
李濟	襄城伯	一千石	孫	
張輔	信安伯	三千石	孫	
譚忠	新崇伯	一千石	孫	
唐雲	新昌伯	一千石	孫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孫岩	應城伯	二千石	孫	
房勝	富昌伯	一千石	孫	
陳旭	雲陽伯	一千石	孫	
劉才	廣恩伯	九百石	孫	
茹瑄	忠誠伯	一千石	孫	
王佐	順昌伯	二千石	孫	
陳瑄	平江伯	一千石	孫	
袁容	廣平侯	二千五百石	孫	
李讓	富陽侯	二千石	孫	
勳臣表				



千茂芳嗣侯生事	李彬定遠	陳懋	王通	王友	陳賢	張典	陳志	徐景昌	王聰	趙翦	宋晟	沐晨	柳升	郭義	何福	薛祿	劉榮
千茂芳子興嗣伯	寧陽伯進侯	長子景罪次子嗣	武山侯進	清遠伯進侯	榮昌伯	安鄉伯	遂安伯	定國公	武城侯	忻城伯	西寧侯	黔國公	安遠伯進侯	安陽侯	寧遠侯	陽武侯	廣寧伯
一千石	一千石	二千石	二千石	二千石	一千石	一千石	一千石	三千五百石	千五百石	一千石	千一百石	三千石	千五百石	千二百石	一千石	千一百石	千二百石
國茂國公	增濟國公	繁欽考奉	繁欽考奉	繁欽考奉	贈侯	贈侯	贈侯	國公誥武侯	國公誥武侯	國公誥武侯	國公誥武侯	國公誥武侯	國公誥武侯	國公誥武侯	國公誥武侯	國公誥武侯	國公誥武侯
子賢	世	子琮	子琮	子琮	子琮	子琮	子琮	子琮	子琮	子琮	子琮	子琮	子琮	子琮	子琮	子琮	子琮

于滿嗣無子弟安嗣天	朱榮	高士文	金玉	薛斌	薛貴	吳九誠	北伯克	梁錦	吳成	吳管	李賢	費謙	李玉	滕定	李英
武進伯	建平伯	惠安伯	永順伯	安順伯	恭順伯	子克忠	子克忠	保定伯	清平伯	廣義伯	忠勤伯	崇信伯	新建伯	奉化伯	會寧伯
千一百石	千一百石	八百石	九百石	千一百石	千一百石	千一百石	千一百石	一千石	千一百石	千一百石	千一百石	千一百石	八百石	八百石	八百石
子賢	子賢	子賢	子賢	子賢	子賢	子賢	子賢	子賢	子賢	子賢	子賢	子賢	子賢	子賢	子賢



金順	元刺人務阿	順義伯八百石	壽邦敬
蔣賁	江都人	定西伯	侯進
趙安	侯道	會川伯	一千石
任禮	臨漳人	寧遠伯	千二百石
沈清	潞人	修武伯	千二百石
譚廣	丹後人	永寧伯	一千石
陳懷	合肥人	平鄉伯	千二百石
鞠嗣與	生來三子	鞠應泰	九
馬亮	洪人	招遠伯	千二百石
王驥	東鹿人	靖遠伯	千二百石
蔣信	北台人	忠勇伯	一千石
楊洪	六合人	昌平伯	進侯
石辛	澤南人	武肅伯	進侯
石彪	武定侯	定遠伯	進侯
郭恭	美諸孫	定襄伯	千一百石



右天順年封

劉聚清宣寧晉伯

一千石

同弟無

毛忠涼州伏羌伯

一千石

同弟無

趙輔鳳陽武靖伯

一千石

同弟無

趙勝遼寧昌寧伯

一千石

同弟無

王越都人兵威寧伯

一千石

同弟無

李燾南陽興寧伯

一千石

同弟無

羅秉忠順義伯

一千石

同弟無

和勇台驛靖安伯

一千石

同弟無

右成化年封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表

十一

仇鉞江都威寧伯

一千石

同弟無

汪英京師涇陽伯

八百石

同弟無

右正德年封

王守仁餘姚新建伯

一千石

同弟無

右嘉靖年封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陞奏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陳德元

朝端大政三十二

輔臣考

吳元年正月置中書省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

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

洪武元年正月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為左右丞相左右丞

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

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臣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一

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空工掌於司空故王

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

益簡而政不紊故治泰用簡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

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鄰等任居宰輔宜振舉大綱以

率百僚贊朕為治

二年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勛舊且

前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乃為之地耶上欲

以楊憲為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旌之基曰

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

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在卿



何如曰此禍淺觀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蓋曰  
此小懷將傾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險於先生  
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爲之且  
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  
臣未見其可也

九月以楊憲爲中書右丞

三年六月侍郎史剡炳劾右丞相汪廣洋事母不孝罷之  
七月以右丞楊憲爲左丞賜改名曰華尋以罪伏誅憲美

姿儀有才辨爲人深刻妬忌善人倭已徇利者多出其  
門稍有拂意者輒以計傷之累遷左丞專恣日甚以御

廟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二

三

史剡炳爲鷹犬劉基發寤奸狀遂與炳皆伏誅

四年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以汪廣洋爲右丞

相胡惟庸爲左丞相

六年正月右丞相汪廣洋奏急政黜爲廣東行省參政

六月以胡惟庸爲右丞相

七年四月以丁玉爲右丞相

九年八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章劾奏韓國公李善長位

以太師得以上公禮命之榮冠乎文武近令其子尚公  
主復會於主第之左以居之聖訓諄諄命公主謹懷

端慎長幼以敬典倫 陛下法古先聖王盛心允爲

至矣善長受厚恩祥爲愚愆 陛下以疾不視朝者將  
旬日亦無問候之教孤恩失禮古昔所無駢馬李驥六  
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此可知善長家法之不修  
凡此所爲探之事君之道果安在哉請付法司以正其  
罪賊奏善長父子免冠待罪 上曰大罪不治則法無  
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  
教子勅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  
是年罷參知政事

十年九月命胡惟庸爲左丞相右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改右

丞丁玉爲右御史大夫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三

三

十二年九月以重慶知府殷樞爲中書省右叅政尋晉左

丞

十一月以李素爲中書右丞

十二月右丞相汪廣洋貶海南死於道廣洋字朝宗高郵

人少從余問學游寓太平乙未歲 上渡江 廣洋入

見雷爲元帥府令史洪武三年歷遷中書左丞時楊憲

爲右丞惡廣洋軋已嫉御史剡炳奏罷之憲恐其復入

復令炳奏遷海南 上覺之誅憲召廣洋進封忠勤伯

尋拜右丞相居胡惟庸之次至是御史中丞徐節言劉

基乃胡惟庸毒死 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是事 上



以廣洋欺結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責之廣洋  
慚懼遂自縊

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伏誅自楊憲誅而惟庸總中  
書之政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  
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縱匿不聞私羅奏  
差胡忌爲巡檢營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  
下及諸武臣諛佞者多附之受命昂名馬玩好不可勝  
數覲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非常從容言於上惟庸忌  
之達有間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爲已用冀得其力以圖  
達爲禍書所發誠意伯劉基亦嘗爲上言惟庸奸恣  
圖朝與英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四

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詔惟庸視之往  
以毒中之基竟死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惟庸益無  
所憚與李善長等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祚貪賄弄  
權無所畏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竹笋出水高  
數尺諺者事官爲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昔  
夜有火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邪謀矣帝是時吉  
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上怒責之曰中原  
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甚矣使皆效爾所  
爲民雖盡鬻子女買馬走遁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  
平涼侯費聚常命往蘇州撫級軍民聚不任事惟嗜酒

色召還責往西北招降達達無功上亦責之二人懼  
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慙勇又見惟庸當朝用  
事強盛因與往來久之益齎嘗過惟庸家飲酒酒酣屏  
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爲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惶  
懼計無所出惟庸乃告以已意且令其在外收輯軍馬  
以俟二人從之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  
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公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  
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  
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  
驚悸曰爾言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

圖朝與英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五

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動後十日又令存義以告善  
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爲王善長雖有才德  
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伴驚不許心頗以爲然遇嘆息起  
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爲存義還告惟庸庸因過善長屏  
左右款語良久惟庸欣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濬州  
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兵爲  
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於市馬奔入輓轡  
中傷死焉惟庸卽殺是輓轡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  
乃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惟庸乃與善長及中丞  
余節御史大夫陳寧等謀起事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



之從已者 上一日親朝覺惟庸等舉指有異惟之徐節恐事覺上變告時商高貴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來告 上曰朕不負惟庸輩何得至是命羣臣更訊惟庸窮窮不能隱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徐師本爲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諫何以戒人臣之奸宄者通并誅節餘黨皆連坐羣臣又請誅善長陸仲亨等皆勿問

詔罷中書省官

九月始置四輔官告太廟以王本李祐薨敷爲春官杜牧

趙民望吳源爲夏官勅曰昔之耕莘者爲政社稷永安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廟臣考 上

六

六

築殿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繼出於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則一朕政有未周化有未洽訪近臣而求士故召爾等來朝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火必衆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

十四年正月興教趙民望杜牧吳源並致仕

九月以李幹何顯周爲四輔官

十五年七月王本論斬李祐何顯周致仕李幹降知府並

四輔官

十一月徵朱制置殿閣大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厚爲學

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泌爲東閣大學士訥嘗寒附火燎脅下衣傷背 上聞之爲文勢訥曰脇者脇也聞火焚汝脅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怒耶訥頓首謝

禮部主事劉鼎舉者儒飽饒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恤等以老疾固辭賜還鄉里 許敬召

十六年正月降劉仲質爲御史仲質字文質分宜人洪武

初舉爲宜春訓導有葛仲質好學博通經史者召對稱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廟臣考 上

七

七

旨授翰林編修官至禮部尚書已命爲大學士 上親製語文至是黜卒

八月降吳泌爲翰林侍書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勅之故也

沈字汝仲浙江蘭谿人富貴遠覽嘗因奏對誤還涓源

敕諭未行改與肅陸大學士終博士三仕三已無甚異

人以此多之

十二月降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爲翰林檢討明年卒伯

宗金谿人洪武四年第一人擢禮部員外郎與學士宋

訥同修大明日曆時胡惟庸用事欲人附已伯宗性剛

直不肯相屈下竟爲惟庸中傷謫居鳳陽尋召還居官



大學士坐弟仲安爲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伯宗至主  
遷伯宗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  
玉堂諸集

十七年十二月以翰林待詔朱希爲文淵閣大學士

十八年九月朱希以疾賜歸尋卒善字備萬豐城人元季  
隱居者起以理學爲已任洪武初爲郡學教授薦爲修  
撰以奏對失旨放歸尋復徵爲待詔晉文淵閣大學士  
卒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頤集

二十八年六月 上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羣臣曰自古三  
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八

凶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  
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類類不取相歷事皆朝廷總之所  
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  
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三十一年六月建文帝詔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  
並以本官恭預國政

建文二年八月改進身殿爲正心殿置學士一人罷華蓋  
文華武英殿文淵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

九月 成祖方建內閣以待詔解縉爲侍講中書黃

淮爲編修修撰胡靖爲侍講編修楊榮爲修撰吳府等  
理楊士奇爲編修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爲給  
討並直文淵閣

按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  
規諍獻告謨獻點抄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  
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曰凡上所下  
一日詔二日詔三日制四日制五日冊文六日給七日  
書八日符九日令十日檄凡下所上一日題二日奏啟  
三日表箋四日講章五日書狀六日文冊七日揭帖八  
日會議九日露布十日譯旨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九

四

之凡 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敎其官而授之職業凡  
修實錄史志諸書凡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  
凡宗室諸名前封及諸臣請誣並擬上焉凡圖書經寫  
筆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凡行凡累朝御文  
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辭而藏之凡會制稽其  
由狀而敎述上諸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  
課歲貢生廷試夾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勅房書辦  
制勅詔旨諸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碣題奏揭帖一  
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諸勅房書辦文官詔勅  
番譯勅書并庚書揭帖紀功勅令皆稽按典故起草進



畫若漏洩稍緩遺失妄誤皆有罰蓋詔中書丞相此直  
文淵閣者即虞揆股衡周宰之職也治亂安危恒繫於  
斯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永樂二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  
榮楊士奇金幼孜論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和輿朝  
夕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  
情係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  
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  
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  
出胡儼爲祭酒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十

十二月賜六部尚書侍郎參織文綺衣各一襲特賜解縉  
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與尚書同縉等入謝  
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  
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助益不在尚書下故賜衣必求稱  
其事功何拘品級

四年三月出解縉爲廣西參議先是 上與洪國公丘福  
等二三大臣議建儲諸臣咸謂高拱有恩從功 上不  
以爲然召縉密議事遂定加縉爲學士兼春坊大學士  
水幾福等初議世於外高拱知之憾縉獨深遂請於  
上曰藩邸舊臣無洩者其縉洩耳乃坐縉廷試讀卷不

公罪出之既而禮部尚書李至剛誣縉怨望改支趾八  
年入京奏事時 車駕北征 太子監國縉伏謁徑歸  
高拱聞之又譖縉私親儲君攝人臣禮復竄交趾之化  
州檢討王綱在謫所邀與同趙廣東之化州縉復上言  
請用數萬人鑿賴江 上大震怒徵逮詔獄拷掠備楚  
詞連大理丞湯宗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純檢  
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經歷高得賜及李至剛相繼死獄  
中舉家俱戍邊

五年十月令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

進胡廣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黃淮右春坊大學士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十一

楊榮有族子楊士奇金幼孜左右論德仍兼侍讀侍講  
六年六月楊榮薨去明年正月起復

十年十一月命楊榮經略甘肅軍務

十二年閏九月黃淮楊士奇下錦衣獄尋釋士奇

十四年四月以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

楊榮金幼孜翰林學士兼族子諭德

十五年二月以楊士奇爲翰林學士兼諭德

十六年五月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廣字光大吉水人建  
文庚辰廷對策以斤廷親善爲言程進士第一賜名靖  
永樂中幼復舊名聖孝瑞應有頌達通媚悅以希恩寵



卒贈禮部尚書陸文裕

十八年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爲文淵閣大學士

十九年正月改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

二十年九月詔建楊士奇及尚書呂震塞表下錦衣獄以

士奇輔導有闕震婦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皇太

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例不言故也尋釋士奇復職

二十二年八月仁宗以楊榮爲太常寺卿金幼孜爲戶

部右侍郎並仍兼文淵閣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

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釋獄以爲通政使兼武英殿

大學士榮幼孜士奇並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務

九月增設謹身殿大學士其序次華蓋殿謹身殿文華殿

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凡六大學士而文華殿則不常設

左右春坊亦時設大學士云

加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

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

十一月進楊士奇少傅

上初監國時御史舒仲成與李祥嘗奉勅理木植稅課之

弊王汝玉與焉上命削其名二人力言不可忤旨至

是仲成爲湖廣副使吏部奏其他事上命捕治楊士

奇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爲

太子時召衛綰稱疾不赴卽位進用綰前史趣之上

覽疏喜卽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且賜米及

缺幣又面諭之曰有知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十二月進楊榮工部尚書

洪熙元年正月楊士奇黃淮俱奏辭尚書一俸從之楊榮

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上曰卿等事皇考屢經

扈從勤勞多矣况皇考質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

維持今與三倖豈爲過茲榮等復叩頭請曰臣等祇事

先帝莫非職分所當爲受此厚祿實所不安上曰朕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非有私與三倖其勿固辭

進楊士奇兵部尚書黃淮少保

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左以太常卿楊溥掌閣事上手弘

弘文閣印授溥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

知民事爲理道助卽有建白封識以進

三月陞光祿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滁州人以儒

格身居家事母孝有司上其行舉召至京上曰能孝

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遠陞是職

閏七月罷弘文閣命直閣楊溥等各還原任乃命溥與楊

士奇等同治內閣事



改權議爲通政司參議令致仕謹翼者據履而文學非其所長又年老故也

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憂去任尋起復以張瑄爲禮部

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直內閣

二年二月進張瑄禮部尚書以戶部侍郎陳山爲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八月黃淮致仕

四年八月楊溥丁母憂尋起復

十月上幸文淵閣閱在奉天門東廡深嚴禁衛故事不得舉火閑老退食於外上令於庭中隙地置庖自是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十四

得會食中堂

上再幸文淵閣會贈直字設飲饌器用翌日楊士奇等上

表謝恩降勅褒答曰朕念卿等節亮之勤斯夕勿置閑

因暇日至文淵閣微有賞餐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卿等

乃以表謝覽之備悉衷誠深用爾嘉因賦一詩以識予

懷詩曰天命予躬撫萬方丹心切切慕虞唐退朝館閣

詢容處回有文星爛有光

上一日朝罷士奇侍於左順門遙望見陳山

上曰汝試言山爲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

久然其人家學多欲而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

王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涸內閣也益上初聞碑以山及張瑄

東官舊臣俱入閣視事二人行相類浸聞於上數日

有旨調瑄南京禮部山尋致內閣俱罷內閣之在

五年三月進楊榮少傅仍兼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尋大學士依允之

六月一日上於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召楊士奇諭曰

楊榮家畜馬甚富初聞之張瑄不信今察之皆得之邊

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士奇曰榮與

諸將交益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命掌兵馬之數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十五

以此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知邊將之強弱才否邊境

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安否惟榮一人臣等皆所不

及今用人之際榮未可輟他用且在密地凡制勅中子

參高下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

專臣與同官久亦嘗觀其脫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

畜益芻秣未易辦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即繫於市

朕知之審矣榮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軍官朕詔兵部

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士奇

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尚有他長可用幸姑容之上

曰朕初聞位若惟信榮言而不聽奏反則士奇不得在



此久矣今士奇乃力佑榮乎士奇曰陛下曲榮臣天地之恩也臣今日亦願陛下容榮使之改過自效此在陛下今日所當行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六年十二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卒幼孜名普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庚辰進士擢給事中永樂初由檢討陞侍講太宗巡狩北京及親征北虜皆預扈從累陞前官至是疾作不起贈少保諡文靖勅有司給驛歸其喪幼孜爲人簡易沈默論事必正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臨終家人屬求恩澤於子正色曰君子所恥年六十四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十六

九年九月命禮部尚書張瑄仍直文淵閣

十年正月命楊溥復入文淵閣溥丁憂起復爲禮部尚書

至是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

屢諫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靈鑒如臨皇上肇登

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蚤開經筵預擇

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

人以供其職及選官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

輔成德性 太皇太后喜

正統元年九月文淵閣大學士張瑄卒瑄字子玉直隸邢

臺人由鄉貢授懷西寧州訓導永樂中擢給事中宣

廟爲皇太孫與選伴讀洪熙間遇春房中允歷洗馬宜廟登極入內閣卒年六十二瑛性寬厚喜愠不見於人接物一以真率爲本推讓賢能僚家協和平居婦嬪然若無所介意臨事處設毅然不可奪人以此稱之三年四月進楊士奇楊榮少師楊溥少保武英殿以宣廟實錄成

四年二月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歸省墓差內使護行賜璽書金幣米酒厨料牲脂咸備上諭之曰省墓畢即來毋久戀鄉土士奇敬叩首退四月還京

五年二月命侍讀學士馬愉侍講曹無並入內閣參預機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十七

務先是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

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

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

行當擇後生堪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

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

易榮曰彼輩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己乎一旦內

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楊榮請告展省允之命馳驛還鄉遣中官阮江護歸趣行

七月以師工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楊榮榮初各于



樂 文廟改今名字勉仁建安人建文庚辰進士榮德

裁四朝實錄經理 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旨無

顧計逆軻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處應變端重

不撓辭訟詳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察謀而善斷內行修

謹習度國融祿厚財豐歸賑宿院賁賤賢愚皆歸心焉

以展墓還至武林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敏

八年楊士奇于楊授殿役人命數多違繫法司至是審實

斬之士許以疾在告御劄慰之曰前歷事 祖宗以及

朕躬敢沃爾勞勛實多比卿以疾連朕左右者數月

朕心拳拳惟懼于華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十八

自處勉進藥石愈間康復以副注望士奇感泣次年三

月士奇卒贈太師諡文貞

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士奇久在朝廷惟以忠誠結

主屢進密疏所言周王求藥等事與修建文實錄及施

收方孝孺文字之禁三朝史事皆任總裁是是非非悉

徵諸實每與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

心處之所舉賢才列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己恤民

蓋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博詢於衆而信乃舉不得

者怨誹不恤也嘗省展自江西還朝所遺餽送一切不

受耿九疇時爲兩淮運使魏維四鼻茹一盤即受之且

攜手而行其激揚之義默寓於交際如此當士奇計聞

時 上適有事時祭聞之震悼不已急諭禮部賜祭工

部營壘遣行人護喪歸一切贈賻悉加優渥

九年三月進曹鼐翰林學士自楊榮沒後惟鼐明敏識大

事多決於鼐王振亦曲加敬禮超陞馬倫之上

四月命學士陳循入內閣辦事

十年十月進學士曹鼐吏部陳循戶部馬倫禮部苗衷兵

部高穀工部並左侍郎兼講讀學士直文淵閣

自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

上嗣位幼冲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十九

議大政具本奏決

十一年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贈

太師諡文定溥字弘濟石首人先是 太皇太后聽政

三楊士奇榮溥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自閣下處分數

年間政治清明爲本朝之極盛王振每承命至文淵閣

三臣與之言振必立受自 張太后崩楊榮繼卒士奇

以子璽堅臥不出溥惟一入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

者皆不能自樹於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復生殺予

奪盡在其手矣三楊士奇爲西楊榮爲東楊溥爲南楊

西楊王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斥遊刃遇事立斷南



楊安貞履節調羹讓醢泰合成名並稱賢相

按渚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歲久數紀糧不能繼又上命巨測日與死爲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日勢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閹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軀於獄中之功

十二年九月直內閣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馬倫卒倫字軌和山東臨朐人宣德丁未進士第一授修撰累遷侍讀學士預閣機務侍經筵性資淳篤論事務存寬厚嘗奏謀疑獄經年不決者遷前職贈尚書諡襄敏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輔臣考

二十

十四年五月以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六月前少保大學士致仕王淮卒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授中書舍人靖難時淮同百官歸順簡入內閣宣德二年請老以襄事畢拜恩賜下寵遇有加晉典會試家居二十餘載壽八十三卒贈太保諡文簡

八月學士曹鼐張益綏於土木被字萬鍾晉寧人舉鄉薦以乙榜授代州學官號舜不受鉅曹銜之任奉和典史中會試第二廷試第一授修撰轉侍講簡入內閣上親征扈從死之贈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襄復辟後加贈太傅改諡文忠 益字子

吳縣人舉進士改庶吉士授中書拜評事進侍講學士知制誥贈學士諡文僊

太后懿旨命翰林修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

九月進陳循爲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彭時並進侍讀

按是年秋虜逼京城朝廷以內閣政機重繁欲增一二入而未得時錦衣劉揮司素善徐理薦於金太監乃召至左順門問計徐甚言城不可守必須南遷衆內臣皆叱噤之而徐力主前議至泣下語瑣瑣不已金乃命人扶出之江淵值於左順門問曰如何徐曰吾主南還不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輔臣考

三十一

合矣江入昌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命入閣既而徐屢被薦皆不允一日徐爲陳循推一命狀伯以玉帶一束謁循曰推先生命玉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循納之乃教徐易名庶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於是更名有貞他日張秋河決徐欲欲假往治進官商輅託王公農商內閣舉之遂陞金都景泰丙子十二月修河功訖還 上詔詣御前慰勞給賞陞副都有貞又求循舉其入閣不得乃潛告石亨等 上有病答圖舉事除歲春正月遂以迎復功進閣坐循等以不執榜示天下且私報商云我無奈何回互只得置足丁於末耳



景泰元年正月大學士彭時乞終養母喪不許忤旨去

二月命兵部右侍郎龔兼翰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無

他才能以生員薦入翰林騰爲宣廟實錄除郎府審

理至以從龍恩驟進密勿一月仍出佐部事

進苗衷爲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八月致仕

八月以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九月進商輅翰林學士

初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名內閣移司屬書孔目名

二年五月以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十月以祭酒蕭鑑爲戶部右侍郎與禮部左侍郎王一寧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王

俱兼翰林學士並入內閣參預機務鑑固上幸學受

知一寧嘗教太監王誠因併薦入

十二月加陳循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兼東閣

大學士

三年二月進江淵爲吏部左侍郎

三月前直文淵閣侍讀彭時起復止補翰林院

四月加陳循高穀太子太傅江淵王一寧蕭鑑太子少師

商輅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

絕可愛弟以教授中官遂致顯榮非上諭所與贈太子

太保禮部尚書益文通

四年二月命左都御史王文人閣參預機務文初與中官

結納謀入閣嘗私以語高穀穀亦察陳循獨見寵任恩

有以聞之乃疏請增閣臣數員且云不拘繁劇衙門部

下內閣推舉陳循曰既不拘繁劇衙門則法司亦可乃

舉都御史蕭維禎授遂舉文尋改文吏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直文淵閣

五月江淵王文以憂去尋復任

五年正月遣江淵撫安山東河南尋還京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二十三

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

七年正月出江淵爲工部尚書

五月竄宇通志成進陳循華蓋殿高穀王文謹身殿各大

學士蕭鑑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原左右春

坊大學士

按殿閣通進不相兼時高穀王文並以謹身兼東閣亦

曠典也

天順元年正月 上皇復辟詔逮陳循王文蕭鑑高穀江

淵下獄獄成文乘西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循蕭鑑死

戍邊鈕格原籍爲民高穀落傳保致仕詳復辟



正文初名強 宣宗改今名來鹿人承榮辛丑進士授  
御史歷官左都御史人問爲人嚴毅廉介寡言笑然知  
國家典故每延議百官會集其政先發文以一二語裁  
決衆自帖服屢舉大藩兩總憲紀振綱維無敢干以  
私者及人問毅然自任知無不爲事有可不多所匡正  
時石亨等以文學院時會劾之乘機報復設計誣陷而  
死四方冤之成化間復原官弘治中特贈太保謚毅  
以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爲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大理卿  
薛瑄爲禮部右侍郎並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  
二月以禮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院學士入閣辦事等進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壬酉

吏部尚書仍兼舊職

按 上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貞等三人  
衆論李賢宜入閣石亨聞之竊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即  
固辭曰不可亨時言於 上曰吏部尚書王鼎老矣可  
令致仕即報稱上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賢曰卿已休  
致君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如卿雖老精力  
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任亨曰事已成矣爲  
之奈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 上曰李賢以卿不  
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賢入閣則賢  
謂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固公者非

爲公計爲朝廷慮也已而賢爲亨輩絀出爲福建泰政  
上召卿曰李賢非其罪不可釋去卿曰既不去而遂令  
往南京去也 上曰南京亦遠問爲吏部左侍郎則不  
得已而從之卿之欲賢遠出非惡賢也恐亨輩害之幸  
彼離此庶免其害爾

三月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按內閣爲輔臣預機務特避丞相名耳實始於建文四  
年 長陵即位之初閣中有文淵閣印文玉篆篆惟封  
上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諸司以翰林院印凡人  
內閣云直文淵閣即官至三殿二閣二坊大學士始入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壬戌

內閣官不得與機務也雖編修贊善等官有入內閣官  
亦得預機務矣文淵閣在禁中徐武功署銜自稱掌文  
淵閣事可乎

六月薛瑄懇致仕許之瑄居內閣數月見石亨等竊美成  
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遂引疾求致仕

遣徐有貞李賢下獄有貞降廣東參政賢福建參政尋留  
李賢爲吏部左侍郎 許復辟

命通政參議兼侍講呂原贊善兼修撰岳正並直文淵閣  
七月復下徐有貞獄免死綱發公譴爲民

時內閣諸臣盡得罪死徙落籍去有貞爲首相欽立功



名自異稍與石亭相左李賢旁助有貞凡用人行政稍持正亨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上事須經內閣意籠絡內閣附已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阻吉祥固不悅適御史楊瑄劾曹石曹石疑出有貞意見之盛氣乞逮御史初曹石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令牽上表哭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遂下有貞賢詔獄即日雷雹交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二凶家大木皆折水雹尤甚不自安上遂釋賢諡有貞行至德州會有校尉名書序

兩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三十六

朝政者曹石以爲出有貞復逮詔獄拷治無驗命取有貞諄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遂劾有貞詐撰制文稿弄國柄自謂治水希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上會災變得有編置金齒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調進旨綦爾閣中號絲綸簿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於內徐有貞既得權龍乃告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改許彬爲南京禮部左侍郎尋降陝西參政

降岳正爲欽州同知尋謫戍肅州鎮夷所初正以進士及第授編修上皇復位改修撰吏部尚書王翱薦正寧

相才召對文華殿神采秀發上遙見遂曰好正登殿

又曰好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

曰鄆縣又曰朕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曰是

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

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恃汝爲朕努力

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軏傍然問

曰何爲至此正不對二人者忌正才名比見上上

又言朕今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者請爲誰上曰岳

正頓首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人者陽

頓首賀陛下既得人侯果稱職進官未晚上默然然

兩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三十七

時時召見正正威知遇銳意功名正又言曹石驕橫不

盜制恐禍起肘腋上諭正汝往告朕意正竟造亨所

謾令朕做二人者謂正許我短賴以上意初我益大

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爲草歷數政弊詞極切

直二人者造飛語岳正草出時時對人言此非上意

我欲颺上改過也正賣直誦君父不數日內批降正

欽州同知欽並南海毒正便過家辭毋數日兵部

尚書陳汝言者黨二人又憾正嘗言其不可用遂嗾

者中正私事逮詔獄拷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

鐸都督遂奪正虛



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人文淵閣辦事時內閣惟呂原一人石亨等薦其私人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上不聽與王郭謀仍復賢入閣

九月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入內閣參預機務時景泰初召入內閣辦事既而以憂制去起復不預閣事至是上御文華殿召人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赴文淵閣治事

十二月進彭時呂原兼翰林院學士

置先師像於文淵閣閣舊無交椅公座之設惟東西兩凳耳自李賢出吏部入欲備品秩設公座如部堂彭時不

閣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天 三十一

可曰宜德間駕嘗至此中坐以此不敢南面設座賢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禁中不宜南面坐賢曰曰鳥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坐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何如耶益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偏頗問無正坐之理賢語塞然意猶未已既而上遣太監傳送銅範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置閣中賢乃止自是閣老每晨入必對像揖朔望率翰林官行四拜禮

四年正月少保謙身殿大學士高穀卒穀字世用興化人

永樂乙未進士初內閣諸臣皆流放竄跡惟穀以忠謹故寬上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它腸可致仕穀歸杜門不接賓客有問及英景兩朝事輒不應官至台鼎家業蕭然敝屋瘠田僅足衣食其方穀瑞靖康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風贈太保諡文毅二月致仕又淵閣學士兵部尚書商表卒表字秉彝定遠人永樂辛卯及第授編修歷侍讀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卒贈少保諡文康表爲人溫厚簡重外和內莊諱於世故樂道人善脩然有塵外之意

十二月部徐有貞還原籍

閣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千九

五年七月加李賢太子太保賢懇辭上召賢問曰先生何故懇辭賢曰臣實不敢受此加秩乞容臣辭免今再進本上曰先生勞國事非他人比雖進本十次亦不允賢不得已受之

八月秋岳正原籍爲民正既滿戌及曹石敗上恩正言乃放還爲民正字季方順天鄆縣人中會元及第天順初入內閣參預機務以曹石誣謗坐貶謫戌吉祥等敗旋復修撰入史館尋改兵部武選貶黃李賢嫉之陞興化知府至成化五年人覲乞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五贈太常少卿諡文肅正剛方正直博學多才慨然



樹功名勢與人言恒自許若得稍用必開世太平竟至顛覆不偶君子謂正沒恒起凶不勝失身處得善終已爲幸矣世道固如此云

正爲修撰時 上甚重之嘗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後誦成還自題其像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性不能容人或謂之曰不聞宰相腹中撐撐乎曰順水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十二月陳循免戍爲民

六年八月直文淵閣通政司叅議兼學士呂原以憂去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原字達原秀水人在內閣六

閣朝典集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三十一

年端潔不苟取子性儉約身無統絳篋中惟賜衣幾襲

輒分祿贖宗細貧賸者子憲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七年二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直文淵閣

亦預機務

初景泰中高穀薦錢溥與陳文可入閣王直在吏部格不行呂原卒 上問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潛可賢出

吏部尚書王翱問內閣之缺爲誰曰已於 上問舉潛

也翱曰潛固好然陳文年亦皆深用潛置文於何地賢

曰然業已舉之翱曰復見 上言之何妨明日賢見如

翔言 上曰汝昨已舉潛賢固陳乃許及文入閣與賢

入爭事曰吾非汝所爲也

八年三月 憲宗加李賢火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達

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六月直文淵閣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卒贈禮部

尚書諡文清瑄字德溫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爲學貴

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身心不安凡辭受取與

必於諸義一毫不苟晚年游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

而悟者其出處大都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

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

奇僻之說其平日奏疏削其稿俱不存一日檢閱舊書

及讀書錄數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頓覺

性天通忽遽疾痛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震屋白霧

達室時六月十五也隆慶間從祀孔子廟庭

八月李賢等言近科道官言舉官須會內閣計議但先

帝有旨保官密因不必會同翰林院遵行已久宜仍不

預爲是 上曰內閣備臣所以輔朕其處爲幾者如舉

官謝就令亦參與事有可否誰更商確卿等言是

成化元年三月進陳文禮部尚書彭時兵部尚書

二年三月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以終制不允命太

監林典護送賢還鄉視塋



十二月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賢字原德鄆州人宣德八年進士初使山西見御史薛瑄益好學沈潛授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景泰辛未起擢兵部侍郎尋改吏部天順元年入內閣至是卒於賜第年五十九贈太師諡文達賢恭莊端重練達政務不屑爲小廉曲謹薦用耿九疇軒輊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主許皆頗彰馮宗儲文武大吏皆得其人天順四年上諭選廉吉士必其方賢曰立賢無方何限於南政務任九和議擬不相侵奪時於上勦恭酌可否爲行止時王翔馬昂在吏兵部皆上信任賢又能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三十一

調護以是兩尚書皆得行其志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參政機務

二年三月復尚輅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八月加陳文彭時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劉定之工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以英廟實錄成也

四年四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陳文幸贈少傅諡莊靖文字安簡蘆陵人奸行鄙事晚遭柄用與李賢同事雖倫之貶文有力焉賢卒首秉國鈞益恣意不顧大體縱子與僕隸大通賄賂初及第時頗事修飾至是人皆鄙之

九月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御史林誠疏劾尚輅俱廷鞫職杖還職尚輅乞致仕不允

十月進彭時吏部尚書尚輅兵部尚書劉定之禮部左侍郎俱兼翰林學士

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參預機務安庸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若寬恕長者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猶子永昌素以爲後累遷至少詹事時內閣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熱疾死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三十二

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屬托食贖爲事時昭德寵冠後官安認爲同宗又交結宦官爲內援見所屬無間言惡惟有內援者則敬之用之時內閣三人劉珝劉吉劉珪皆陰刻皆爲天下所輕時昭德恣橫好珍玩中外嗜進者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溢三人不出一語正救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語吏部尚書尹旻都御史王越與珝皆山東人爲一黨安與學士彭華爲一黨互相傾軋久之安以計排珝去之越旻亦相繼罷去山東人在朝者去之一空八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定之卒定之字主靜永



新人正統丙辰會元及第授編修歷前職卒年六十一  
贈禮部尚書諡文安定之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  
色溫和氣惟恐傷之過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  
若任憊然至其居官論事則招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  
者有弗及爲編修嘗因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爲  
侍講當北虜構難以十事上陳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  
邀使之時羣議未決又陳言以爲宜遣使以答其意三  
疏皆援古證今事理明辨文氣壯偉居內閣再進密疏  
皆國家大計凡事必從公論而潔已勤事視青有加  
九年五月進商輅戶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

輔臣考 上

三十四

十一年正月加彭時少保

三月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贈太師諡  
文憲時字純道安福人端讓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  
年公退未嘗語子姓朝廷事每有大政事大議論持正  
居多雖不立赫赫之名亦隱然一代人望云

四月進商輅文淵閣吏部侍郎劉珝禮部侍郎劉吉俱轉  
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十二年二月加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書  
十三年四月進商輅謹身殿萬安太子少保劉珝劉吉禮  
部尚書

六月商輅乞休致詔加少保賜給驛歸先是董瑛爲楊學  
送金帶一腰於輅輅卽峻斥不容入門汪直因以誣輅  
有司禮太監至內閣議他事輅因自白曰輅縱貪盜豈  
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得轉達有旨安慰然心不自  
安同列又從旁切排之輅遂請老加少保致仕輅去萬  
安遂爲首相

進萬安文淵閣

十四年三月進萬安吏部尚書謹身殿劉珝劉吉各太子  
少保文淵閣

十月加萬安太子少保仍兼原職

萬朝集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上

三十五

十八年加萬安太子少保華蓋殿劉珝太子少保謹身殿  
劉吉太子少保武英殿以御製文華大訓成也

二十一年九月劉珝致仕珝鄙薄萬安安閑積恨百計中  
傷一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  
珝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紙朱書封字乃御筆也或  
視之謂劉珝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越銀謀  
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珝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伴驚曰此  
卽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冀太監扶持  
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且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  
得已珝視老侯親終守制何如曰日不能待也曰不無合



其自陳休致厚加恩典以全君臣始終之義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即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仍加歲夫祿米除爲中傷而外若從厚云

十二月進劉吉戶部尚書謹身殿以詹事彭華爲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天順中彭華爲編修以多支康祿生除名賴李賢救屏追李孜省得幸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結爲腹心以故肆譏投閒亟亟若狂一時正人斥逐華力居多乃得入閣

二十二年七月致仕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商輅卒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宣德乙卯鄉試又十年始登國輿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上 手本

進上鄉會殿試俱第一卒年七十三謚文毅輅簡重寬厚錢溥嘗爲禿婦傳譏之亦不與較及除名再起輅淳以景泰中易儲事專歸咎於輅上章攻之輅待之無異平野君子謂其有大臣之量云

九月以兵部左侍郎尹直爲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機務

十月加萬安少傅兼太子太師劉吉少保兼太子太傅進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加太子少保仍兼學士俱在閣辦事司禮太監懷恩嘆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矣

二十三年三月彭華乞致仕許之史稱華爲人險諂用繁深機莫測阿李賢張御史劾李秉排邪懷陳鑑捕尹龍之獄附李孜省以進人至今猶謂三千館閣非彭華大爲恥笑自成化丙午至弘治丁巳風靡十二年而卒人以爲陰險無將之報蓋出焦芳筆也焦以尹龍事坐誅桂陽云出華意故怨之刻骨而謗晉任口若此華雖由李孜省薦生平之與尹直俱在是非間不應至此

七月萬安以一品九載滿詔加少師兼職如故降勅獎勵十一月萬安罷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援之與已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 孝宗在東宮聽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 憲宗崩內豎於官中得贖一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取至閣下曰此大臣所爲乎安涕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以諸贖示安安跪泣乞哀無去意恩令摘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惶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劾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贈太師謚文康子與南京禮部侍郎孫弘雙翰林編修俱淫恣不檢卒

國輿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上 手本



無嗣家資鉅萬皆爲妾媵子弟僕奴竊散

以吏部侍郎徐淳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十二月科道文章劾尹直附李汝省嗜利無恥罷之

進劉吉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吉與萬安尹直同摺清議善駕御科道致慙與之交通曲意扶持科道故皆被其籠絡不効

弘治元年正月以左庶子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辦事

四月左庶子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寶有大本有急務大本

輔臣考

三十一

在心急務在政在陛下固當無時而不謹畏矣政以人

才爲先人才以輔臣爲先可不慎乎初科道首以萬安

劉吉尹直爲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偃然獨存知今

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取賢

能不論方類吉來依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無復言

言而羣臣靡然附之臣思陛下方日御經筵虛心聽納

吉以患失鄙夫爲講官傾袖臣與之旅進旅退實汗顏

也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宮闈兒婦薰灼吉

與繕題請托公府賄入私門李林甫之密口劬腹賈似

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固數吉十罪請悉誅斥

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劾劾昇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二年二月先是御史湯鑑以甲馬詣內閣會勅萬安劉吉

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

增之耳輩卽以其語劾奏之謂其不當稱異而且歸過

於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宣衆人傳旨謂鑑已置

中衆大言疏如不出將併劾諸中官遂昂然而出以疏

草示人已而安直皆免官衆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

則君子進雖劉吉尚在不忌也吉使門客徐鵬昭御

史魏璋以殊寵使何孫輩家齊州知州劉榮考滿來京

三十九

與榮往返論時政榮嘗遺書與衆言慶一人騎牛背上

陷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

人謝而去林人騎牛皆正我朝姓氏惟五色石子不可

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爲彈之第一義耶憚內閣者

發其事御史魏璋卽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衆與齊州

知州劉榮妄言朝政嫉辰吉士鄭智者因入智名下詔

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官苦

訊智智書詞曰智與今湯鑑等來往相會或論經延不

宜以大寒大暑緩譴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

或論紀綱廢弛或論世宗浮沈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



之策或論遠境空虛無儲積之具當事者懷智生智銀  
築妖言成衆論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吏部尚書王  
恕上言築之書詞固爲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原其  
心不過與人爲善之意初無惑衆亂民之情今比擬妖  
言論死使囚死於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吉璽旨云  
劉梁造妖言引喻非類法司比擬未爲不當你如何這  
等來說且監着後衆及築竟發兄軍都督滿廣東石城  
所吏目殺然就道衣結履穿費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  
不受

三年正月致仕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劉珝卒珝字叔  
國朝興業卷三十三

輔臣考上

四十

溫山東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授編修歷官殿學尋談  
論遇入無矯飾景泰初議迎樂成化初議廢皇后喪禮  
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卒定儲位有大臣  
之節而 憲宗實錄乃多隱詞云

珝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最久當時講官稱爲第一受  
知於 上入內閣持廉秉公無所阿私又嚴於嫉惡以  
是小人多怨忌凡所建明入告於 上出不語人鮮有  
知者 上雅重之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曰嘉謨  
贊卒贈太保諡文和

四年七月 憲廟實錄成總裁劉吉進少師華蓋殿徐溥

進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劉健禮部尚書丘濬  
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先是入閣者皆自侍郎以下以  
尚書入閣者自濬始

五年八月劉吉罷初吉屢被彈章仍進官加秩市人嘲之  
稱爲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至是瀕行京師人闕指  
曰綿花去矣明年卒贈太師諡文穆

吉在內閣專以報怨爲務 上初即位言官論薦大臣  
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必指斥萬安及吉南京科  
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及安既  
去吉當國專政與恕內外不合恕所行吉必從中沮之

國朝興業卷三十三

輔臣考上

四十一

時中官將琮等守備南京訐奏給事中方向等言暴旨  
貶謫殆盡琮獨自如王恕言官府一體防閑誠否不宜  
異同怒薦給事中陳壽爲大理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諱  
刑名改南光祿少卿怒又薦太僕少卿白恩明爲延保  
巡撫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諱人望兩知府恕忿吉  
沮抑屢脫未退人皆知恕爲吉所媚嫉而畏其威嚴不  
敢言惟太監懷恩在 上左右知恕賢吉雖嫉怒亦不  
敢加害云

七年八月加徐溥少師吏部尚書謹身殿丘濬少保戶部  
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武英殿



八年二月火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丘濬卒濬字仲深瓊山人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給阿訥悅商確往來時山意見自高奇辯衆論能以經傳濟其說人莫能難如論秦檜於宋有再造功與廢和不爲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說可駭者其絕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言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勅使旁午頗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璫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變濬實敬之則皆正論也好著述雖老手不釋書性

廟朝典彙卷三十一

純臣考上

聖主

剛福不苟取信於仕進年七十猶滯於學士上卽位進大學衍義補復進尚書因得入內閣與同僚爭每事欲有紛更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範儀節朱子學約諸書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文莊命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並入內閣參預機務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少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南十六舉順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至三官官謝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狀元特內閣缺人命

吏部會同各部院科道官推舉堪任六員上用東陽遷同徐溥辦事

九年十月致仕大學士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侯部之

致仕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華卒贈太子少傅諡文思華文憲時弟也字彥質自少警敏入翰林才名頗著平居寡言笑及論辭古書疑義事當成敗多奇中嘗嘆羅倫疏論李賢滿補外任及劉羽王怨馬文升輩相繼斥逐皆華之謀也

十一年二月進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劉健少傅

廟朝典彙卷三十一

輔臣考上

聖主

謹身殿李東陽文淵閣謝遷東閣並太子少保

七月徐溥乞致仕許之

十月劉健李東陽謝遷以乾清宮災各乞罷不允復舉學士吳寬王恭自代亦不許

十二年三月監生江瑛奏劉健李東陽枉絕言路掩蔽聰

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健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類多可採而乃沒無可否築下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綱倘徒與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攻人心惶惑物



議游騎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 上不許下衆  
詔獄健等又上疏救瑋得釋

九月致仕少師諱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徐澤辛淳字時  
用宜典人在相位數年間六部多得其人當是時災異  
屢見旋復消滅廢寇跳梁亦竟過去天下稱平澤能任  
人凡弘治中所上章疏皆屬李東陽而澤因事納忠隨  
才器使屢遇大獄保全善類從容調劑再謫消謫雖無  
勇功智名而培養國家元氣多矣卒年七十二贈太師  
諡文靖

有旨諭內閣今後凡擬票文書卿等自行書封密進不許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輔臣考 四

令人代爲於是劉健等言內閣之職輔佐朝廷裁決政  
務中間事情誠爲秘密在 祖宗朝凡有咨詢論議或  
親賜臨幸或召見便殿或奉天門或左順門屏開左右  
造膝而諭如 宣宗屢幸內閣御座所在至人臣等不  
敢中座 英宗視朝辭罷不時而召李賢 竇宗霄召  
李賢陳文彭時有密旨則用御前之寶封示下有章疏  
則用文淵閣印封進直至御前開拆今朝參議讀之外  
不得復奉天顏朝廷有命令必傳之太監太監傳之管  
文書官管文書官傳之臣等內閣有陳說必達之管  
文書官管文書官達之太監太監乃進至御前至於密

寫制委之制勅房中書耳目大賈不無漏泄緣臣等不  
習楷書字畫鈍拙不能一一自寫除事理重大者自行  
書寫封進其餘乞容中書代寫 皇上若有諭議乞照  
祖宗故事或詔臣等面諭或親賜御批數字封下使臣  
等有所遵奉朕情得通達事無泄漏 上嘉納之  
十六年二月進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李東陽謝還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謙身武英殿以大明  
會典成也

十八年七月 武宗卽位加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還並  
少師兼太子太傅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輔臣考 五

正德元年十月劉健謝還致仕先是劉瑾等嘗言內閣專  
執朝綱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  
於戲劇 上久信之至是遂命健還致仕惟劉瑾李東  
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衆哭還亦訛瑾等不依惟東陽  
不出一語遂得獨爾東陽亦上言臣等責任同而獨爾  
臣將何以謝天下疏屢上竟不允健還既罷頗行東陽  
祖饌飲戲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  
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默然無以應

十一月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不妨部事入  
閣辦事尋加太子太保進謹身殿解部事專在內閣以



吏部左侍郎王鑒兼翰林學士同入閣辦事

按詞林記稱芳性陰險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魯澤學士鎮桂陽州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輝除璵雲芳清通於璵由是健等相繼斥罷璵勢益熾璵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姦凡變素成憲極臣工杜塞言路除詹軍民皆芳導之暨克 孝廟實錄總裁官奉制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詆詆授意粉討段及以快私忿

按永樂初雖建內閣皆翰林官居之楊士奇楊榮在閣二十年終永樂之世不過學士五品拘於官制不可除仁宗嗣位以三楊東宮舊臣特加超擢士奇初陞禮部

綱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四十六

侍郎後至少傅榮濟皆初陞大常卿後至尚書曹鼐華蓋殿大學士榮兼護身殿大學士蓋輪常格非可以為制也楊溥仍兼翰林學士終身曹鼐以修撰為楊士奇所薦入閣景泰間蕭鑑以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弘治以來多由尚書侍郎入閣若先已陞尚書則不得入閣矣及劉瑾用事焦芳以吏部尚書交結進入閣楊廷和以南戶部尚書入閣自是遂以尚書為入閣階梯矣

十二月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學士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文淵閣

二年八月加焦芳王鑒少傅兼太子太傅芳護身殿學士英殿

十月以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兼文淵閣大學士三年八月進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

四年四月王鑒致仕整見焦芳專事誇阿劉瑾駭悼日甚無可奈何居常戚戚至是力求去瑾猶欲中傷之鑒臨端至家瑾敗得免

時劉瑾彥流精神整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璵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聞耶璵曰求去璵意遂拂泉炭禱且不測璵曰吾幾當去不去乃禍耳璵使伺鑒無所得

綱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四十七

且聞文費亦絕乃笑曰過矣整懇疏三上許之賜璵香乘傳歲支月米以歸時方危鑒之求去咸以為異數云五月以 孝宗實錄成進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六月命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劉宇加少傅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五年二月進楊廷和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曹元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五月焦芳乞致仕許之

六月劉宇曹元焦芳及宇子編修劉仁芳子侍讀焦貴中並除名為民時劉璵誅也



李東陽疏言臣誤蒙 先帝及 陛下委托扶衰力疾強

勉強馳驅以駑劣之才綿薄之力誠不足以動物衛不

足以救時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

累本擬旨撰寫勅書或聚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回

私宅假手他人或逕由磨黃通令落底真假混淆無從

辨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

蒙荷淵衷明見謂不干內閣然玉毀憤中亦難辭責理

宜罷黜更復何言伏望特降俞音放歸田里 上曰卿

以宏才碩德佐政先朝嘉謀嘉猷播在天下 先帝顧

命輔攝朕躬四五年來劉瑾恣爲蒙蔽卿委曲匡持朕

固與卿策卷三十二 輔臣考 上 卑小

已具悉宜安心辦事不允所辭瑾亂政害人事件即令

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

九月以南京吏部尚書梁儲掌詹事劉忠並爲吏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進楊廷和少傳謹身殿劉忠少傅梁儲少保並武英殿

十月南道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

諂承順不能力爭及 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却久

機以爲功冒膺恩寵乞賜罷職不聽

六年四月劉忠有疾累疏乞歸未允強出爲會試主考官

揭曉後即乞省墓時費宏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將會試

所刻文字指摘其疵謬以白紙票粘於文字之旁托中

官入奏 上召李東陽等至暖閣命太監張永以所進

會錄授之曰今欲別有施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卿輩

知之耳東陽捧錄叩頭出是日忠適以首卷辭聞之抱

快而去抵家遂具疏乞休 上已有先人之說遂許之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致仕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尹直卒贈少保諡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上 卑小

言不可啓發疲民爲人踈後不拘小節頗以才氣自負

以是多招物議云

七年進楊廷和少師華蓋殿梁儲少傅謹身殿費宏太子

少保武英殿

十一月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罷猶歲時賜

眷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九年二月以李唐事府禮部尚書斬貴爲文淵閣大學士

五月費宏罷先是江西總兵李鈐以疽死本兵議遣劉

住代與鄧同薦者以萬金謝錢寧求行世陰詎中使

黑擬用宏詎不可竟用彈劾因銜之既而寧當得詰

史 264—795



三代欲假交權乃具百金飲第三進所親貨夜入魏宏拒之既又魏馬復拒如初宏亦慚志無何宸濠請護衛路寧鉅萬金爲內援且通結納諸當路獨宏執不可與時濠使在京知宏沮濠而錢寧又恨其奸思有以絀之乃遣使日夕伺間冀有所得而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摺會同刻有嫉宏而思窺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月忽傳旨詰責宏宏引咎自歸力請休遂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編修家亦罷職五月南歸舟至清源濠黨又陰遣人入舟中縱火行李皆爲燬燒竟無餘貲以歸云

十年三月楊廷和丁憂去

五十一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輔臣考上

閏四月以少保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

十一年七月致仕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李東陽卒贈太師諡文正東陽悲悟風成文章流麗代言數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儒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 恭陵稱忠勤 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師寺人朝思之

如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

八月楊一清罷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垂言不盡用乃因疾異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輟政日減宋寧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致仕歸給事

中毛憲上脫畧之謂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交侵正宜上下一德圖謀治理在一清當審人臣之大義不宜托疾而求去在朝廷當惜老成之難得不宜因請而遽允詔吏部知之

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

十二年四月新貴罷蔣冕

五月命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

七月加蔣冕太子太傅武英殿毛紀太子太保文淵閣

十月召少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爲首相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輔臣考上

五十一

十五年八月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靳

貴卒貴字克道升徙入朝鄉解會魁及第素靜重簡默不輕爲臧否對客論事恒不盡其辭人或以爲過慎比居密勿似侃侃正言略無避忌事關宗社同事有所論諫從與甚力及卒 上南巡幸其第爲嗟悼之贈太傅諡文信

文信

十六年正月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毛紀少保武

英殿

五月梁儲致仕

以與府左長使袁宗臣爲禮部尚書英文淵閣大學士



月辛宗皇石首人弘治庚戌進士選充

典

久勞陞修加秩按察使迎立危從遂入內閣宗正清  
介入居台衡大小師承京師苞苴無敢至門者贈太子  
少保謚榮襄

十一月召費宏照舊入閣辦事復其學案官給事中徐之  
賢等紀功江西言宏謀國盡心而家亦未聞大過不宜  
終棄吏部覆允故有是命

御史熊相言故大學士焦芳黨附逆瑾禍亂朝政生禍位  
位死保首領天下人心含憤未雪宜奪其官爵命夷  
其墳墓以誅奸雄於既死垂常憲於將來章下所司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輔臣考

五十一

南京給事中孫懋等言邇者大學士楊廷和以弟廷儀被

劾將見石瑄亦因言者皆相繼乞休三臣才德學行俱

一時重望乞特降溫旨勉副使務察位行志至於大學

士謝遷尚書韓文雖嘗奉旨起用而未有員缺惟稱今

遷年踰七旬文亦踰八表必待腐齒而用將無及已臣

聞宋致仕少師文彥博居緱陽八十有一司馬光言其

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乃詔平章軍國重事庶宰

六日一朝兩月一起經筵今起用二臣宜依彥博故事

不必拘員缺煩以職務但優其禮遇列之上班朝參經

筵日月一至或大政大事時令參所必有居漢嘉試裨

益新政 上嘉納之

嘉靖元年十二月給事中史道外補山西食事因上疏力

忤楊廷和 上以道挾私妄言推辱大臣命下詔獄

二年正月楊廷和請釋史道言道有老母隨奉京邸今道

冒不測之罪臣切憐之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俾改過

自效 上云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私誣罔取

罪卿更爲陳乞具見奉公任怨休休有容之量俟候明

自有處分復遣中使賜以羊酒廷和跪謝仍溫旨慰之

八月楊廷和十二載 續加太傅疏辭不受

致仕少傅武忠殿大學士劉忠卒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輔臣考

五十三

戊戌進士性峻行方寡合一介不苟時譏瑾惡其於經

筵指斥近倖乃改南曹久之及瑾誅始召入內閣復與

張永不合遂乞致仕至是卒贈太保謚文肅

十一月楊廷和致仕廷和以大體不合時又以不稱職抗

織造勅 上怒其執拘切責之遂移疾乞休允之給事

中房鳴素乞慰罷不報

三年五月將免罷初建室議起見言 皇上既受命於

武宗卽嗣 武宗後以奉宗廟今欲於本生父立廟將

置 孝宗 武宗於何地乎顯屬罷歸 上曰朕方倚

任共圖洪理建室禮儀朕自裁定之既而復以請發廢



青瑣志言召令不報遂移疾乞去從之御史王澤等疏置不報

致仕少傅武英殿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諡文恪鑒字濟之吳縣人鄉會皆舉第一廷試及第授翰林修撰歷侍讀學士日侍 孝廟講讀會東宮將出閣尚書馬文升請簡正人以端國本首薦鏊遂兼左諭德已歷少詹事吏部侍郎房傳火師入寇鏊條上八事多見採用正德改元召入閣典機務時尚青瑣文率諸大臣伏閣請降逆璽等中官傳 上意詰問衆相頗莫敢發鏊獨言璽等亂國不可不亟除璽以是憾鏊鏊自度不能久於位遂

閣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上

五十四

力未去閣居十餘年潯內相望其丰采嘉靖初特遣使存問鏊旋謝因陳講學親政二事詔嘉納之至是卒鏊幼穎悟不羣問學磨礱爲文春容爾雅當世式之其立朝大節卓有可觀士大夫惜其用之莫究云

六月進毛紀費宏並吏部尚書文淵閣

以掌詹事府吏部尚書石琚爲文淵閣大學士

七月毛紀致仕時適逮繫言事諸臣紀乞養天威收人心上降諭切責有信結朋奸背君執邪之語紀復跪言大禮之議臣等所陳愚見未蒙允納至於管詞廷臣動至數百臣等皆不得與聞是知宜只徒動扞格如故慰爾

雖切詰責隨加况聖諭所謂朋奸背君罪不止於罷黜而已乞賜矜察特允休致 上責以歸咎朕邪非大臣忠厚愛君之意遂致仕去

八月以吏部侍郎賈詠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十二月詔起楊一清爲兵部尚書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一清馳至陝道經陽明故大學士劉健等以疾不見旣而疾轡短相出曰感寧昔而入相矣今出將乎一清曰偶承乏爾因命孫輩欽以隲若他無一語

四年二月致仕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卒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成化戊戌會試第一沈重博雅接人和易立

閣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上

五十五

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故事邪邪用事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鬱州集贈太師諡文康

十一月以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恭預機務初御史吉棠以費宏與席書有隙因薦一清宜召還內閣以滿漢聖躬清融朋比復起彭澤代一清總制章下吏部費宏奏召謝還席書言一清宜復入閣而宏舉謝還所以沮一清耳吏部外牽於臺諫內掣平宏惟斷自聖心可也 上從之乃召一清加少師兼太子太傅給事中章倚疏言棠輕視三邊危視朝廷其言若有爲而發者獨不聞一清先年自三邊而吏部而內閣乎即其



所爲錢至狼狽豈云今日克蓋前愆况左右前後延類  
抵掌豈無誤一清以誤朝廷者安在其護聖躬而消朋  
比也臣謂內閣可無一清而三邊不可無一清今商之  
於邊所以愛朝廷亦以愛一清也給事中鄧一鵬亦言  
一清初在三邊雖稱其賢其在吏部內閣時通賄賂壞  
選法交結廖鵬發寧不可用也章下所司以而兵部郎  
中楊儀言西陲方議調官征勦西海邊寇及處置土魯  
番事未定一清未可動且三邊重任茲會推彭澤王守  
仁不足以當上心則三邊提督莫宜於一清者召用  
內閣殆非陛下用一清之意亦非一清所以自用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五十六

意也上以儀妄言輕率切責而責之後御史侯秩亦  
上疏諫止且欲廣求將相謝遷彭澤其人乃可上曰  
朝廷召用輔臣自有酌處候秩狂妄撓情必有朋使之  
人頗誣謬薦故亂成命始降二級邊方用尋補富順縣  
丞

翰林學士張璠言致仕大學士謝遷以先朝顧命大臣  
附權奸宄名求去迄今幾二十年陛下登極之初言  
官交薦而當國者忌其歷已卒至真才不用夫遷宿德  
重望雖垂老之年實台輔之望昔宋哲宗之時太師文  
彥博年八十一猶六日一朝一月再赴經筵有益於國

雖老何嘗陛下有願治之心顧置斯人不用耶儻有  
以老爲言者皆忌嫉之徒也時學士桂萼亦以爲言云  
今天變未消民勞未息實由所與國治者非其人也大  
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乃依附投托乞憐不去豈不可  
則止者耶雖以爲遷而實以攻內閣諸臣章俱下所司  
於是石瑄引疾求去上優詔留之

十二月進費宏少師謹身殿石瑄賈諫太子太保武英殿  
五年二月楊一清三上疏引疾乞休言至邊之日經營土  
馬防禦邊寇不敢自怠期收安攘之功然後乞骸歸故  
里今未及期年一切邊務盡舉其繁而未究厥用方謀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五十七

諸始而未要其成乃遽蒙召還臣心猶且自駭無惑乎  
羣議之紛紛也夫樞要之地未免招嫌流言之傳易惑  
難解而臣年益衰疾益甚安能驅難強之筋力以冒未  
明之物議哉上復優詔慰留趣令赴召

五月楊一清入閣辦事疏陳五事曰聖孝聖政聽言有過  
和衷上優詔褒答

六月進費宏華蓋嚴楊一清太子太師謹身殿石瑄賈諫  
並少保先是禮部尚書屠書言國家大學士故事凡少  
師必兼太子太師少傅必兼太子太傅俱謹身殿少保  
必兼太子太保武英殿今一清以少師乃兼太子太傅



武英殿非制也乞改正以存盛典一清言臣見書疏惜其典章未明發言太易也 太宗初置閣臣以學士爲首餘皆諫讀修檢而黃淮以中書預焉自三楊始進公孤而士奇火師兵部華蓋殿梁少傅工部謹身殿薄少保禮部武英殿未兼青宮保傅之官也梁之自景泰始至 英廟委任李賢止以吏部兼翰學而已後乃加太子少保 憲廟始進少保華蓋殿成化以來始有少師兼太子太師等官耳書之典章果何據乎且書以費宏抑臣於後故爲此以先臣然宏爲少師一年矣臣得入卽使官秩盡同亦當敘其下書意雖厚臣實不知臣也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五十八

書之學識才猷臣素稱許但其性氣直率任情自遂凡有所見輒形奏聞不盡其說不止終失大臣渾厚之體乞戒諭之母出位輕言以傷治體 上曰此事已有旨了卿第安心輔政不必引嫌深辯

費宏再疏乞休言臣嘉本杯孟所受已踰於沼沚用宣模

摘其材負中夫棟梁豈盈滿之難居念止足之當戒此

臣自揣不可不去一也況地居禁近位微英豪過被寵

榮如女入宮而難免於妒嫉久妨賢路如蘭常戶而必

見於鋪張若力爲爭勝之謀豈得爲盛德之事此臣密

察事機不可不去二也且衆口難調人言可畏挾私仇

者既合毒而巧於射影持公議者又聞風而抑於同聲則是臣貪戀以致嘖有煩言其於俗化所累不小此臣顧情固體不可不去三也伏望特賜俞旨容臣養歸以全晚節 上優詔慰諭促令出視事

時天方入貢譯使胡士紳奏主客郎陳九川陳邦解索其玉璞 譚建鎮撫司拷訊既而錦衣邏卒聞費宏命玉工製帶疑爲九川所索物遂挾宏舍中兒去封簿宏因言日者臣遺故尚書鄧璋以詩璋酬以玉璞重若而斤爲束帶者三今天方失玉重若而斤與臣璞輕重不倫若之何疑臣受九川獻 上不問以溫旨慰之九川竟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五十九

論皮遼

詹事桂夢張璠奏費宏實受陳九川所獻貢玉又嘗納鄧璋彭豐之賄及居卿不法事宏上疏自辯以爲九川之玉已奉明旨處分可以勿論若鄧璋總制實由九卿會推起用而其饋玉乃在一年之前璋不能預知臣不專主也彭夢衡謹廉平年力可用第以科場與御史爭席致招讒毀故臣與同官公議雷非爲私也桂夢等所以攻臣者緣近日選取庶吉士例有教書官二員而二人皆不得與故有憾於臣乃遂陷臣以職罪夫璠夢之來私而攻臣者屢矣不得爲經筵講官則攻臣不得與



修 獻考實錄則攻臣不得爲兩京考官則攻臣今不得與教書則又攻臣臣多病無才豈能復興與新進爭勝久履危機勢璫又誣臣先坐徵發從兄受禍皆以爲居鄉不檢所致不知此皆逆濫復護衛臣沮議陰嗾鄉人爲之惟 陛下憐察 上曰卿所奏事情業已處明白不必深辯宜即出視事以副重託

御史鄭洛書言據璫勢劾宏受玉納賂是宏爲貪夫不可司政本矣而宏之罰人無非之者以其裁垢納汙之量可以敵璫勢之橫議也以璫勢之言宜可秉國柄矣而人無下之者恐其罪睨代宏迨至流毒天下也乞諡宏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上

李

四十三

以止足之義戒璫勢強暴之非各令乞歸別選賢能以副任使不報給事中解一貫亦言宏大節無損璫勢生干邪險特以議禮偶合聖心憑恃寵靈凌轢朝士與宏積怨已久不過欲奪其位耳非真爲國家也章下所司時璫勢屢疏論宏俱下所司宏屢疏乞休 上復慰諭於是璫勢恐前疏未經省覽復極論宏并錄前三疏請上詳覽得旨章疏俱朕親覽豈有蒙蔽賢宏內閣元臣予奪朕自有公處爾等亦宜各修乃職贊朕至治璫勢又兩疏論宏專權威福大肆奸貪極言醜詆既而上御經筵宏不至璫勢劾宏僭慢不敬用優人張仁甫

入私第闕通賄賂縱子懋賢懋良狎昵倡優正德時旁註試錄頗陷僚友 上置不同

十一月御史張祿言貴宏以子懋良犯罪繫獄兩疏乞休而陛下慰留及張璫等累劾其不職而陛下又下所司臣竊謂懋良犯法若貴宏以家法不嚴教子無方則懋其乞休可也若念宏先朝耆舊不忍以其子之小過而棄國之大臣則當戒璫等以損授可也夫何溫旨以留宏復常旨以答璫等第二臣之受持兩可之心使宏去志不決璫勢怏心未已乞將宏等並賜罷黜 上曰大臣違退在朝廷費宏乞休已有旨慰留子過自有公法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上

李

四十四

朕方欲廷臣同寅協恭以圖化理張璫等已有旨各修乃職毋輒肆煩責

十二月張璫等力誣費宏疏凡四五上攻之弗克乃具疏乞休有曰臣等既不能濟誠以感動聖德又不能屈意以阿附罷臣有此二罪難復居官 上命各修乃職共圖治理以副簡任毋再責奏

致仕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卒贈太師諡文靖健字希賢河南雒陽人天順庚辰進士性簡靜重風節在翰林閉戶讀書不事交游既入閣練習典章有經濟之才以受知 孝廟盡言匡正多所采納大新之日



召之榻前顧命累十款言述事 武宗冊大婚耕藉田幸太學頒詔天下肅然正始會逆瑾熾 武宗遊岐莊政健康疏極諫請誅瑾皆不報遂謝政歸後每聞武宗數巡邊幸江南輒泣不食曰吾死無以見 先帝矣家居垂二十年卒九十四人稱健進退有古大臣之節爲近世賢輔云

六年二月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席書卒時書爲禮部尚書以目疾乞歸 上念之特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兼官四俸仍令不時疏言時政書受命二日卒贈太傅謚文襄書字文同四川遂寧人蚤自修檢閱朝典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本十

才諸學識又足展其志意所至注厝有書舉以議大猷稱 上意禮遇稱極隆云

府錦衣官有構飛語訐輔臣者併中傷石琚遂遠下廷鞠臺諫皆曰琚無他楊一清爲琚等力辯之琚不自安因力求去言臣一節之士也無他才能亦無實學惟有此心不敢欺君耳今他人間之君父亦因而疑之臣知罪矣 上曰石琚學行朕所素知樞居內閣委任匪輕乃以人言內不自安欲求引避却又歸怨朝廷非人臣事君之體令致仕

四月錦衣衛千戶王邦奇以汰去求度不得怨費宏因誣

奏諸陰私事時 上亦厭宏劾府外廷集多官會訊已

而勒得邦奇誣狀羣臣惶惑莫敢爲宏白者給事中楊言亦同會訊因劾邦奇 上怒爲大臣游說遂下鎮撫司拷掠備至初言被逮時有御史陳察者向陞大呼曰臣察願以不肖軀易楊言羣臣咸駭愕引避去 上曰陳察察不爲動 上亦置不問察退而上言無論邦奇言非是即大臣不自傷杆文網無以消厭入議陛下亦宜體貌終始聽自投劾去邦奇宜別下司寇獄按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 上然之因寬言獄捕外

費宏以王邦奇事屢疏乞休 上慰留不允復爲張璁等國朝典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六三

所排毀言日至乃力求罷歸 上曰卿內閣首臣練達事體輔導朕躬委任至重既有疾推致仕馳傳以歸

楊一清等言內閣參預機務貴在得人而首爲尤重宏既去次當及臣學問空疎行能淺薄歷任雖久在外居多國體未習伏思先朝舊臣惟謝遷尚在遷在 孝廟間居內閣十有二年器局凝重學行精純誠士林之表望正德初年以直道見忤損斥家居十有六年天下想望其風采今其年雖長臣數聞耳目清明步履強健起而用之於舉政必有裨益 上嘉納其言遣行人齎勅召遷也尋來京入閣辦事仍令浙江興鹽官卽遷家敦趣



起程以副朕虛席待賢之意謂十一月至任

以禮部右侍郎程榮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內閣辦

事鑒為滿官久上勅意用之會開臣缺吏部會推尚

書吳一鵬羅欽順朱希周侍郎劉龍四人命再推以鑒

及侍郎領清詹事董璫上特詔用鑒

八月賈詠與御史馬錄同河南人錄以李福達被逮詠遣

書慰之鎮撫司搜得以聞上詰責詠詠投劾乞歸還

致仕詳按事

建初一清華益殿

九月以掌部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張璫為文淵閣大學士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入輔臣考上

六四

參預機務並掌都察院事十月進禮部尚書先是上

以璫平反大獄賜二品服金束帶至是召入閣復賜玉

帶銀圓背并賜一清用特字璫用忠字璫用秉字璫用

正字一清等各上疏謝恩復言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

以正君為功如楊榕相而子儀滅聲樂蔡幹省驛從崔

寬毀第舍泰榆除險納賄禍延國祚二人為相得失甚

明今之內閣宰相職也頃來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

志者聽命是部院為內閣府庫矣今之監司又為部院府庫

稱為常例道益不飾恬然成風是監司又為部院府庫

矣撫字勞心指為政拙善事上官率以名是部院又

為監司府庫矣如何民不窮且盜臣惟皇上欲宣德

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內閣始誠令內閣得人則清明

之治可奏臣見每年進表朝覲官率以餽送京官為名

科索小民怨詈載道宜加禁約犯者勿赦上納之

七年三月謝遷致仕

上降手勅加張璫桂萼俱太子太保璫尋薨葬上皆優

詔答之而更加璫少保兼太子太保

六月加張璫少傳吏部尚書謹身殿以修明倫大典成也

加璫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七月張璫疏言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功仕用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入輔臣考上

六五

非人天下治亂興亡所由閣也我朝太宗始設內閣

至宣宗朝用楊榮楊溥楊士奇而專任之自來內閣

有聲者稱三楊而已以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貪污無

恥習以為常復有開廢有年仍未起用去而復來略不

遷削前非來而復去猶且陰為後計內閣之地雖重而

居內閣之人甚輕且閣中一應事務不虛心博議但以

首者一人所主餘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輒除擠而

斥之故臣自簡命內閣一切陋習竊欲革之而未能焉

伏乞聖明嚴加宣諭令各洗心滌慮改行從善毋懷奸

以欺君毋設險以害正毋說謊以濟惡母親已以從違



若有執私壞法怙終不悛者請卽斥以懲譴刑之風  
上曰輔臣朝元贊化當同寅協恭以期和衷之治庶副  
朝廷倚毗之隆勿得彼此相嫉以負簡托卿等各勉之  
詹事黃維賢朝臣之中有養養無厭如豺狼之不極張  
羅無忌如肯育之敢往變幻是非如化人之莫測狡獪  
閃惑如鬼魅之欺運其輒誘欺如妖狐之媚人機矢中  
傷如射工之密發淪化士習如點丹砂之必變謀寵固  
身如飲九還以起死趨利避害如挾靈犀以入水內侍  
被其深結而交譽言官皆其私人而不言始臣亦以爲  
才方覺之第論其情狀而不指斥其姓名蓋欲 陛  
下回情狀以察羣臣之中孰爲最似者蓋指楊一清也  
上曰人臣告君言當以實今乃朦朧浮泛非忠之意本  
常究治始且不問諸臣宜勉盡忠誠修乃職業勿因人  
言自懷憂疑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輔臣考上

李本

四

主上之聰明聖明大臣之耳目也臣豈敢哉自今春以來  
臣見志驕氣溢御視公卿雖桂萼亦不敢抗其餘顧  
指氣使無不如意百司庶僚莫敢仰視臣嘗以恭遜勸  
之璵曰稱善而心不平也黃維乃璵同鄉故友雖不以  
科目頗有文學項爲水滸補經筵臣以其異音未令進  
講比璵欲用南京鄉試考官臣皆沮之以是怨臣昨奏  
雖苦泛論意實諷臣也臣以老病之軀處嫌忌之地惟  
皇上憐而赦免之 上報曰卿歷陳被人指斥誣害之  
意朕知之矣人君受天付託必資老成以爲來輔朕信  
卿實爲天下卿若果於一去是處國不如虛身一清後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輔臣考上

李本

四

八年正月火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石瑄卒瑄字邦  
產薨城人成化丁未進士爲人沈默不妄言笑有不當  
意者輒憤激見顏色主教南雍以師道自任諸生不敢  
犯累與文衡力去浮怪文體爲之一變云初謚文忠隆  
慶初改謚文介追贈少保  
二月以吏部尚書桂萼爲武殿大學士恭預機務  
七月給事中孫應奎上言臣惟圖治在於知人知人當自  
輔臣始蓋輔臣倚毗大衆庶務必忠厚饒亮純白堅定  
者乃可任今楊一清隳達固陋而情多尚過私其故舊



此可與岑謀難任也張璠學雖博而性偏傷於自恃  
猶飭勵功名當抑其過而任之至於桂萼桑維翰之資  
驚之性作威福而沮抑氣節援黨與而暗授言官大私  
親故政以肅成勢侵大臣事多沮撓上負委任而下賤  
隱憂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特 陛下未之察耳幸鑒  
別三臣爲人之實以委任去雷之舉 上曰一清舊德  
宿望朝廷倚毗近者屢疏乞休朕未之許其安心辦事  
總務同寅協恭不宜偏執自恃尋建言大體多勤勞既  
專恣太甚其洗滌宿過以體朕懷以全君臣始終之義  
俱視事如故已而一清又疏求去言臣等謀議政事者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六十八

四十五

詳奏體協心之見固多離離之愚不免或賜離陰沮意  
測其端或心知其非力不能奪低回適避多務包荒負  
國之罪實在於此 上諭曰卿輔弼元臣高年博學歷  
歷中外練達政體屢疏乞休朕已慰留鴻臚守其再往  
諭朕意退出供職卿宜展布忠誠盡心匡輔秉公持正  
以爲率先庶副倚毗之重慎勿再辭璠等亦各自陳  
上諭璠曰卿性剛直或傷於過宜思所以濟者以協恭  
輔朕實理化機豈可因言求退諭璠曰卿贊任寬平因  
致物論宜加修飾以副眷任有疾善加調理稍愈即赴  
闕其勿辭

楊一清復上疏曰臣年七十有六過大夫致仕之期久矣  
一宜退登第拜官五十八年回視同列無一在者乃至  
門生舊戚亦復淪謝殆盡而臣獨僂然班行來日能有  
幾何二宜退少患自疾老而增劇危懼之軀漸成痿痺  
內閣非養病之地輔弼非苟容之官三宜退自知甚明  
豈得人言且性素疎直難諂諂倖好今之持論者多尚紛  
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獨矯以寬平欲變法臣  
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只宜省事用人則謂才難常  
惜斯獄則謂罪疑惟輕凡若此者其迹則類乎尚通而  
公是所在未嘗敢撓因事納忠有懷必盡此惟 陛下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六十九

四十六

知之非外臣所及知也君臣之間恩猶父子伏望矜其  
愚不錄其罪憫其老俾遂其生 上答曰卿屢懇辭已  
有旨慰留謀身者如是未見謀國如何豈愛朕不如愛  
身也宜即供職副朕眷注之意一清聞命惶懼不敢復  
爲辭遂以尚疾乞免陸謝許之并免外班行禮  
張璠以給事中夏言論劾乞歸溫詔答之 詳論劾  
給事中王準劾張璠所舉參將陳璘桂萼所舉李夢鶴皆  
私人宜罷斥且乞戒璠等勿私偏比以息人言 上命  
所司查奏初萼乞休未允至是復稱疾 上曰卿素忠  
簡在朕心準所言已令查奏卿不必辭不得因事推諉



負朕所托已而禮部兵部言夢鶴以考選播以薦用俱非有所私 上置之仍命所取賢士恐未精太醫院更考以聞毋有所避

張璠以旬日間兩遭輪劾號再乞休曰三讓而進一辭而退大臣之道也今爲大臣者能書百忍甘受萬辱恨惡僚屬以結其心納交科道以滅其口卒之大道不行公議不立有少自樹者則羣謗叢至始臣議禮時言者數百章所以甘犯衆怒而不有去者爲典禮之未成也今聖孝已遂臣宜去矣人雖無言猶將愧之況有言乎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上

七十

端且父子天性方朕冲年寡昧爲人所欺皇天鑒佑梓卿開朕心志贊成大禮卽以此用卿亦朝廷報功之公典未爲害也卿其勉盡輔導之職匡朕不逮不允辭八月給事中陸燾言張璠桂萼兇險之資華僻之學曩居小臣管諫大體蒙 陛下拔真近侍不三四年位至極品恩寵隆異振古未聞乃同上行私專權納賄擅作威福報復攀恩恩雖酬復自用執拘多私而其術猶隲爲害猶淺等外若寬迂中實陰刻忮忍之毒一發於心如蠅此猛獸犯者必死臣請姑舉數端言之尚書王瓊好貪貪惡在正德間交結權奸濁亂海內罪不容誅而等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上

七十

受其賄遺鉅萬連章力薦璠從中主之遂得起用目犯伯邵杰木以邵代養子爭襲伯爵夢受其重賄力爲主張竟使奴隸小人濫膺封爵夢所厚醫官李夢鶴假托進書黃緣授職與居相鄰內開便門往來常與夢家人吳從周及序班桂林囑事過錢又引鄉人周時望爲文選郎中通同竊選時望既去代之者胡森與主事楊麟王激又皆輔臣之鄉里親戚銓選要地盡布私人陸顯子奪惟其所欲夢與選僅逾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尚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而徑入內臺夏尚樸由知府某月而遂

亞卿寺禮部員外張敬而假以結知懷金錢而爲人請託御史戴金永望風旨甘心鷹犬此皆夢之親黨相與爲奸者也得旨周時望李夢鶴桂林吳從周令法司逮問劉麟革去新陞職銜令以原職致仕等在京師所選大小官員除堪用者不問但有私厚不堪用者吏部會同該科官從公查奏定奪李時安心辦事邵杰嚴嵩李如圭罷陞聚既居言官何不棄素望觀至此乃却上言非本心之忠也下法司逮問

夢等如寵言事相左多忿敵不相下各爲惡語交聞上前揚一清衆隙間之風極應奎陸燾初遇夢等亦不



法 上怒下勅恭愍等罪狀曰張聰自用自恣負國負君佳等尤而效之朕以言官屢劾朕不敢私論法當置刑典特從寬貸聰令還家愴惜以需後用等奉散官并學士致仕其餘黨分別區處恭愍奉陸聚王準等言官之別有耳目之寄坐視至今方爲舉奏應奉首論可原王準下法司訊之

府事電報 上言臣謹按聰等二臣雖事多專主然其自視直以爲 主上如此信任我雖粉身碎骨亦所甘心無微顧避禍福其心可亮若楊一清之姦賊罪狀則難以盡言臣與聰等俱以議禮進官聰等既去臣宜獨留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輔臣考上 七十三

乞賜罷黜仍勅吏部法司查澈勅諸臣罪狀果有真跡卽翼之市曹以爲奸黨之戒不者亦爲辯理庶爲善類之勸 上曰所奏事情朕已悉之矣爾者贊議大禮忠誠昭著宜昭舊安心辦事不允彈一潛具疏自明因乞骸骨歸 上曰卿累朝舊臣才望素著比者維持議禮況自邊還臣朕良多朕添衙任宜如舊用心輔贊化理不允所辭 上雖溫旨面之意已移矣

給事中劉希簡言聰者聰等失位雖因言官論劾實出自皇上神武英斷霍韜乃爲欺慢之詞謂楊一清鼓譟有官攻擊聰等夫人之使犬謂之噬言官爲朝廷耳目猶

乃比之以犬其輕侮言官甚矣孔子謂少正卯行僻而堅言詭而辯顯非而澤今 上有曲全輔臣之恩箱乃敬之以衰薄 上有虛心求諫之誠箱乃敬之以猜疑此正少正卯之流也願戒論箱以人臣之禮惟忠惟順毋得放縱私說以眩惑聰明斯不負 上知遇而言官亦無所嫌沮矣 上怒命錦衣衛速送鎮撫司問

吏部尚書方獻夫言近者聰等去位而科道等官論劾其素所與者咸指以爲黨屢下吏部覆奏臣按陸聚奏內二十八人岳倫奏內八人王化泰奏內二十一人六科會奏二十八人十三道會奏三十三人臣竊謂奏內所指奸惡不容清議者固有而善類受誣者亦多一舉以爲黨絕之太過豈不至空人之國乎且昔年攻聰等者既以爲黨而去之今之附聰等者又以爲黨而去之網羅之禍何時而已宜出自聖斷勅下吏部博稽公論甄別善惡不問黨與不黨惟考其爲人平日何如如果奸險有徵足以害事者去之其餘跡涉疑似無有顯過者悉令如舊供職以安人心則事無枉濫而國體少全但臣與聰等二臣同爲議禮之人宜避符命侍郎董珩等會同九卿堂上官從公覈實奏請 上曰卿言良是所勅官多証其虛一舉指以爲黨豈不重傷國體卿職掌鈐衡忠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輔臣考上

七十三



誠直諫朕所倚任不必引嫌求避宜秉公任事備考論人素行務合公論以爲去留

九月詹事霍穎疏乞給假省母因言兩陸榮勳桂萼納賄

薦用王瓊夫萼雖爲環寶爲楊一清沮止陛下因臣

極力奏薦乃遂用之萼爲而不屈臣薦而遂用今言官

不劾臣而誣萼者蓋專任事獨勇任怨獨多爲衆所嫉

故獨誣之使誣萼之計得行則移以誣臣不難矣此臣

僚之心也言官之策也聞刑官今猶威逼吳從周桂林

等構此謀猶可言也今奉再勅陛下蓋已洞知陸榮

所言之誣凡善類多蒙辨雪乃吳從周等猶被威逼行

廟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七十四

也蓋刑官不畏陛下獨畏科道也豈刑官謂陛下

猶可欺侮姦賊柄臣獨不可觸也臣前疏略述一清賍

罪皆有指名皆有實跡今刑官欲過從周等誣萼賍罪

必將瓊與萼逮赴京師同祭面質乃可辯明有無臣聞

具一清賍罪亦乞將一清及賍証人等泰提同臣面質

如一清實有賍賄即顯戮於市爲大臣奸汙之戒臣與

陸榮妄言亦顯戮於市爲百官欺罔之戒如刑部黨附

徇私亦顯戮於市爲百官奸黨之戒如此則法度修明

人心警畏亦致治一大機也上答曰爾所言事朕已

悉知近年法司矣稱寬獄自取禍敗朕疑有旨禁論項

又降勅戒百官勿立黨邪以傾善類桂林等奉旨不問何以彰公道問之既無實情即當奏以俟處斷周倫等乃不從公審鞠屬官陳之良又列通招承任意羅織此事仍令三法司會同錦衣衛鎮撫司訊詳以聞楊一清位居內閣輔臣之首乃大肆納賄不畏人言甚非大臣之體但念係舊法司即會官議處置爾宜即出用心辦事不准給假

刑部尚書許讚等會官議楊一清官居內閣秩首輔臣起

自廢閣受國厚寵正宜清白持身忠誠奉職乃脫節昧

知止之幾衰年忘在得之戒大肆納賄不畏人言張失

廟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七十五

大臣之體但係累朝舊臣內閣重臣其去就實爲國體

所關宜將一清罷削官秩放歸田里或令其休致以示

優之上曰一清歷侍累朝舊臣重望朕即位之初首

先召用身任大臣不顧名節恣其貪婪深負朕懷察之

意法當追究但念事關國體輔臣張璉以爲涉嫌三賍

奏朕寬處今屈法從寬一清者自陳

上以楊一清有罪科道曾無一人言之非附則威令俱從

實自妨以聞於是吏科都給事劉世揚御史吳仲等四

十九人具疏伏罪稱旨我聖祖建置六科以救陳得

失糾正官即謂既居言責自當有問即告乃附和畏避



負朕心今姑薄責以後毋得朋謀徇私害賢竊入違者治以罪各奉俸三月

勅吏部輔臣張璉近有旨着回家今缺官辦事急難得人朕方即位之初首得聰賢識朕孝厥後乃復正天倫之序完父子之親皆璉之力助贊成者也今令復任辦事差行人齊勅守催前來以慰朕眷注之意是時璉始行至天津疏辭得旨卿忠誠素著輔朕愛國効績良多近令卿歸以避言耳其即復任辦事毋得遷延違負君命史館儒士蔡坊上疏諷桂萼功諱召還之上曰事前建言大贊成朕功不可泯頃有人言遂令致在其面召還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輔臣考上 十六

樵樵等官催趨上道  
張璉以楊一清去任請簡永節行道義足以服人者璉之內閣以爲首臣臣當竭力同心共圖報效上嘉其退讓諭以盡心供職下其章於所司

張璉言內閣設官止備顧問後加以代言擬旨選招權勢賄從來內閣之臣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伏乞體念祖宗之制宜有所處或下廷臣集議以建國家長策全君臣之始終上曰覽奏具見克艱至意卿宜安心盡職臣朕弗違

九年二月雲南巡撫僉都御史歐陽重與桂萼同鄉人有目重爲黨黨者重乃疏言張璉桂萼方獻夫霍輅諸臣當議禮之後不能爲上從容陳說使異議諸臣或譴或成罷職去又有以欲明大獄逐之者今言者不敢言及所逐之人以求寬其黨錮而徒於所用之人聚以爲黨而營之不忠孰甚焉且臣雖與萼同鄉萼未曾私臣臣之改用不出於萼其非黨甚明顯錄議禮議獄諸臣而萼臣今職又言得沐紹勛所遣百戶鎮家人秦能私書大抵行賄張璉乞調旨以此紹勛也因指璉爲佞人欲上斥遠之璉上疏自辯言違謫大禮大獄諸臣及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輔臣考上

十七

貴贊紹勛皆出自聖階非臣所與若私書中所言交關事請遠其左證驗問以明心跡上覽奏惡之曰重失位快快故爲此言狂妄欺罔宜真之法念係大臣姑聽爲民又慰諭璉曰重意在怨君誣攻輔臣陷害忠良不必深辯且前事皆出朕意久之自明第盡心供職勿也重又以御史劉泉因回護調官給事中夏言因偏狹奪俸皆以已故復上疏論救願蒙重譴以代言官上曰重意徒怨上疏君子恩取譽耳竟如前旨黜翰林衛指揮劉永昌勅張璉攜其登極詩有少年天子句謝賜書院名額表有偏爲爾德謂爲欺慢不忠璉因降



乞歸且言其句皆經史有據 上溫旨語之永昌又論  
都督桂勇與桂萼同族兵柄太重乞賜裁抑萼亦跪乞  
歸自言不識勇何狀 上曰卿果知勇宜自今絕之耳  
勿復爲聲

四月給事中趙廷瑞劾楊一清初居銓部專擅私黨豫人  
內閣顯結權奸 先帝南巡親幸其第不能諷諫四鑾  
而乃躬衣戎服羅設寶旣至有脫送跨馬之曲欄門勸  
酒之詞游內傳笑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耶其關通厚  
賜賄賂鉅寧之狀則給事中鄭一鵬章儔楊言御史樊  
繼祖候秩屢擢彈文矣仍宜追論以儆官耶 上謂一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止

七十八

一

清不顧名節有負委任奪其官令閑居里中初建安伯  
張泰泰安伯張富俱已奪爵乃假求基第以金繼贈一  
清管復故爵一清不逆其詐受之及一清去位有言各  
官行賄營爵者下刑部按覈不妄尚書許讚劾泰富因  
及一清 上命所在遞按追取金繼沒入官帑

給事中趙漢言桂萼竊鑒稱疾趙三月未嘗懸解去位不  
免驟曠之議張璉久預機務未聞求賢共濟不免專恣  
之失若在萼有覆轍之戒在璉有伴食之消在璉有失  
履之嫌則不暇深論者乞論萼亟以病去仍簡用兩京  
大臣及家居者舊有才德者以分璉之責任庶大臣之

禮重而朝廷體統亦尋 上責漢疏中誤書璉字且論  
璉毋事引避命中使召之璉赴闕跪謝 上復褒其忠  
誠勉其盡職因言閣臣缺員已三奏請臣之心惟聖明  
知之漢忠於君謀當令其就名以進臣之庸劣乞賜退  
避 上曰卿嘗奏請增用閣臣朕已知悉趙漢疏聞之  
辭不必介意即令漢舉其所言耆舊才德者漢言臣見  
陛下日應萬機管理之助尚在多賢是以目昧論列欲  
應引賢共濟因聚及兩京大臣中必有可用者初無私  
主 上復責漢故違詔不以實對仍促其名上漢對如  
前具言輔臣重任簡命出自朝廷即有瞻容亦非小臣  
所敢干預 上乃宥止奪俸一月萼璉亦各引疾求退  
不允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上

七十九

四十四

九月少師史部尚書華益殷大學士楊一清卒一清字應  
寧雲南安寧人徙居丹徒幼以奇重薦爲翰林院秀才  
成化八年登進士授中書舍人歷按察僉事提學山陝  
入爲太常少卿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會虜警急俱  
改三邊軍務以事忤逆璉逮詔獄罷歸璉寢饋反詔復原  
職討賊因竊鎮陝璉召入爲戶部尚書改吏部加少  
保入閣俄致仕嘉靖初虜大入塞掠關隴起鎮三邊未  
幾召還內閣久之致仕尋削前秩卒一清識量宏遠有



文武長才沈樸先物果毅好謀授之

柳有餘蔭某

功烈在陝最著嘗制脩花馬池邊境固河公及雙

逐西海邊虜皆盡有成算事多未竟張永之奏誅劉璣

也謀出一清故以永薦入內閣爲言者所詆嘉靖初大

禮議起一清見張璁大禮或問而是之於是張桂力加

薦引已而一清漸隆委以心膂一清亦盡心贊

明一時廟議殊有可稱是時張桂既柄用新銳喜事之

人爭趨附之所更建一清每引故事稍示裁抑其黨

積不能平比張桂去位遂極力攻之詎以罪既去復

與告訐獄證成其事詔革職且於等而殘殺之謂數日

明朝典彙卷三十一

職臣考上

八十

五

猶爲脫自解言身被污讎死不暇目上聞而憐之令

法司釋罪勿復問十二年以恩詔例復其官至二十

七年始賜諡文襄贈太保

十二月桂瑪以病劇乞歸許之

張璁請選徽名上言臣生三月父命之名仕宦十年而未

之改今密邇君父名屬嫌疑請易之上不許璁再疏

請上乃賜名子敬字之曰茂奉御書賜之

輔臣考

嘉靖十年召吏部尚書方獻夫爲武英殿大學士次年五

月至京加少保初獻夫罷歸尋遣行人蔡發齋勅召還

吏部發及門獻夫潛入西樵山以疾辭上復傳旨遣

官趣獻夫來朕將別用獻夫聞命怡然就道及抵潞河

發復上疏請容旬日攝養上知其意故有是命

閏六月致仕少傅戶部尚書禮身殷大學士謝遷卒遷字

子喬浙江餘姚人成化十一年進士第一人由修撰入

內閣孝宗大漸入受顧命武宗卽位迎璽專政不

得其職乞致仕去適指遷爲奸黨竊上旨榜示天下

明朝典彙卷三十二

職臣考下

一

五

尋削官奪誥命璽復官嘉靖初復入閣年已八十餘

尋乞歸卒贈太傅諡文正遷器宇豐厚丰神秀朗忠誠

端然始終不渝其學以明義理爲尤爲文正大溫厚不

事雕琢可垂不朽

上嘗誦張孚敬曰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之當慎

他處則猶家禮然且漢文之召賈生因語久而爲之前

席今亦稱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鄭風夜在公教君

重禮昨見退邇太過恐非輔臣之於君者夫何謂輔導

大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訓教輔以德義保其身

體此則不可以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凡會議或卿



有所入秦無拘時而來面相計處庶揮交修侯朕性志有定方可廣接他人庶有所附別賢否耳

七月行人司正薛侃上言 祖宗分封宗室留親王一人在京司香俗呼爲守城王有事或爲居守或代行禮列聖相承莫之或改正德初逆璉懷異遂并出封乞查復舊典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選端人正士爲之輔導他日 東宮生長其爲輔王亦不可缺如有一次皇子乃出封大國 上曰侃狂妄漢秦大係奸惡法司會文武大臣及科道官逮至午門前追究明白要見舊典載何祖訓所言親王必有交通及主使者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二

一一據實以聞侃與太常卿彭澤少詹夏言同年時言數以事忤張孚敬孚敬以 上意方向之未有以中也澤以謙禮故結驪張桂孚敬遂與謀所以傾言者侃爲是疏且一年一日出示澤澤懷曰謂言所爲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爲然澤尋語侃張少傳言公疏其亟上當從中贊成之乃與之期日子敬因先錄侃稿以進謂出於言且云編修歐陽德見其疏亦以爲可進又引中允廖道南謂言交結江西王府有跡 上且勿怒以待疏至已而侃猶豫不止澤數趣之疏入 上深怒命官廷訊侃備文拷掠言已所自爲無主者既累日詞不具澤

乃微詞挑之使引言侃顧目曰強吾所自其起我上者謂謂張少傳則然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鋐乃援臂謂言買使之言拍案大罵幾欲毆鋐給事中孫應奎曹汴乃揖孚敬令回避孚敬怒應奎等卽上疏言狀 上俯下言應奎亦於獄復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鑾同司禮監合府部九卿科道御史衛官用刑鞠於廷具得其狀言侃疏實出已意所引夏言歐陽德皆誣實澤附輔臣欲以中言也澤宜重治但侃性本猖狂心猶險詐搖惑人心妄生異議並宜重處言因上疏力詆彭澤之造謠汪鋐之黨惡 上乃釋言出孚敬密疏二示羣臣斥其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三

夜聞於是御史譚繼瑞廷劾唐愈賢各疏劾孚敬鋐澤等明日劾論三法司曰薛侃以猖狂之性發不諱之言據其言似忠謀遠慮但侃非宋仁宗向暮之年原其心實憤欺用罔忍於言若終無建嗣之期妄生異議致惹事端法當重處以杜禍源法司擬罪來看彭澤實非有用性本無良小人狡詐之資奸邪諸詭之行往往構禍煽動是非致使薛侃招稱有干宗室傷朕親親之情侃輔臣急於攻擊害朕君臣之義罪犯深重法當處死姑從寬宥發邊遠充軍輔臣張孚敬初以建大禮朕不次進用旣而被人彈劾有旨令其省改却乃不慎於思罔



梭於性朕以心腹是托矣止服朕而已望以伊傅之佐  
貴惟待遇是隆乃朕休有容之量犯威成媚嫉之科  
殊非朕所倚賴專以忌惡甚失丞弼之任難以優容着  
致仕去夏言既於斯事無干不應拍案喧罵匪徒夫儀  
亦涉爭忿朕念其被害所激故特赦而不問孫應奎曹  
汴職在糾舉豈責彼言但其時未明白遽斥輔臣跡涉  
回護故朕并令今問念係言官亦從赦放其餘見暨人  
犯悉宥之此事既經區處爾在朝大小官員宜革除私  
忿務爲盡忠效古人事君同寅協恭之心守聖人不二  
不欺之訓匡朕不逮以臻王化庶不負其君忝其親而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四

永有譽焉已兵部擬彭澤成福建薛佩納贖爲民給事  
中張潤身等言澤廣東人與福建相鄰不宜以附近爲  
邊遠因勅尚書王時中與孚敬有私疏下法司議澤改  
編山西詔從之

御史張寅論張孚敬自去京至常州止二十日若孟子所  
稱小丈夫去則窮日之力且其譏刺蠹政上千天和下  
失人心如薛佩之謀孚敬實預爲之陛下用其言則  
納交於王府不用其言則嫁禍於夏言其奸險類此  
陛下雖知其奸而去之臣猶以爲不足懲後宜追奪所  
賜御札誥命銀國書毀其堂樓書院徐議其罪而明正

其法又言汪鉉陰賊險狠卑汙荷賤陸聲所謂絕諛諂  
望畏懷三弊鉉兼有之亟宜黜上曰孚敬去位諸臣  
鉉總憲重職已屢有旨矣張寅肆意劾奏明是挾私報  
復始從輕降級調外任尋謫判高唐州

八月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萼卒萼字子實江  
西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升徒知縣被論調青田不  
赴役以言者爲補武庫稍遷南刑部主事以議大禮陞  
翰林學士入閣至是卒贈太傅諡文襄萼精悍矜嚴以  
學術經濟自任既受知遇直躬而行無所顧忌然其志  
遠才疎規畫多迂滯不適於用方議禮時五臣同心排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五

異議相得甚驩而萼與璉尤密比末年二人亦遂相失  
上念議禮功錄其子與爲尚寶司丞輒爲中書舍人  
九月以禮部尚書李時爲武英殿大學士恭預機務  
十一年二月勅召張孚敬復任辦事又以勅促之曰朕聞  
君臣相與自昔爲難卿以赤誠輔朕亦以腹心是託不  
意一時被惑自陷於過舉朕不敢私特令卿致仕以避  
人言自卿去後切軫朕思聖母嗟問者亦數次矣人  
誰無過別臣子於君父義法具在茲以萬機事重爾替  
乏人朕弗類必得卿始終以佐之而後可今遵行人周  
文燭賁勅往趣文燭至日卿即乘程星夜而來急復任



事康慰我 聖母至懷以副朕恩托之至如忘而疑之  
非事君之道卿宜蚤來以匡朕治以符信備驗佇候卿  
來故茲催勅卿其承之慎勿自負

七月詔方獻夫兼領吏部事

八月給事中魏良弼言蜚蜚見東方是君臣爭明蜚蜚  
入井竊臣在則張孚敬藉弄威權驕恣專橫妖星示異  
實惟所召乞亟罷免以消天變孚敬因自劾乞歸遂據  
良弼薦京營材官事謂良弼以節部故構之上怒杖  
良弼於闕廷死而復蘇仍削籍

給事中秦馨劾孚敬強辯飾奸媚惑愈甚頃 上諭以舉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六

賢客衆同寅協恭今言官論列數文致其罪而內閣斯

臣亦欲以危機中之曰曲法媚人藉令其術得行聖心  
稍戢諸臣尚能一日安其位乎且謂天子之權不可不  
移是矣然票擬聖旨豈容不密今引以自歸明示中外  
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有臣如此所以于天和下拂  
人情臣愚以爲不去孚敬天意終不可回也 上覽奏  
曰秦賢之言實出忠讜張孚敬屢疏詞意朝廷豈不盡  
所謂以國家待輔臣當如此耳孚敬令自陳狀遂准致  
仕去李時爲平政請大役月餉勅著諸恩典皆不許復  
疏令得輒傳歸從之

張孚敬家居上表問安并賀冊額遣錦衣衛劉昂往視勅

曰卿朕所倚毗以疾辭歸問賀具見忠愛特遣劉昂視

如愈便來京副朕望不則調攝以慰朕懷又以勅付昂

曰曹王二氏有喜已冊封并封李王二嬪又奉春謁度

夏初命工修飾朕自作幽宮於祖宗常御之地建一平

臺往金山拜 皇祖批拜叔 景皇二陵奉 聖母回

京使昂來視如未愈不煩見小可星夜急來以副朕望

十二月正月遣鴻臚少卿陳瓚召張孚敬復任賜之勅四

月至京

十一月罷鑾以晏去先是 上賜鑾銀圓書二一日肅謹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七

學士一日繩愆輔總至是奏准

十三年正月進張孚敬少師命有司作寶綸樓

加方獻夫李時少保

四月方獻夫乞致仕許之

十四年三月張孚敬在闕日久積憂屢作違疏乞歸 上

謂之愈堅孚敬陳乞數四 上察其真疾手自合藥遣

內使賁賜之孚敬領藥奏謝益稱疾篤 上不得已乃

許致仕遣行人賁勅送還月給與慶命有司以時存問

四月復召賁宏入闕七月至京 上遣中官賁手勅賜之

宏跪謝言臣數年棲息畝畝頗懷願獻之思此後當日



有所陳 上批答曰覽日有所陳之言深慰朕望必如是然後可凡事辦當嚴正罔邪臣朕不及以副朕意十月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於官贈太保諡文憲宏字子克鈴山人生而秀異舉成化丁未進士第一人正德中與李東陽楊廷和輔政時四方聲盜充斥以次削平宸濠以討侯瑞宏遂去 上即位首召宏丁亥疾去張孚敬歸起宏於家宏至見便殿 上親勞之賜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時時燕見密議奏對皆稱旨以何卒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三人政府以功名終云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八 輔臣考

十五年九月加李時少傅謹身殿以監修實訓實錄成也十二月以禮部尚書夏言爲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机務進李時華蓋殿

十六年五月 上以內閣規制未備命太監高思忠等官臣詣閣相計修造事宜乃與李時夏言等議以文淵閣之中一間共設御座旁四間各相間隔而開戶於南以爲閣臣辦事之所開東階前房內裝爲小樓以貯書籍閣西制勅房南面隙添造捲棚三間以容各官書辦於是閣制視前稱完矣

南京禮部尚書霍輅言 陛下總攬朝綱政自己出宜無

所謂權柄下移者乃其疑似之迹則有之內閣之臣止司票擬而外人不知者遂謂朝廷大政舉出其手輅吏部選給事中劉文光等尋忽報罷人皆曰閣臣以恩非已出故抑之也給事中李鶴鳴前以考察降謫尋復原官人皆曰鶴鳴以賄得也臣願陛下明示中外以二臣黜陟之故其或出自閣臣密奏亦宜宣布在廷仍諭吏部以後進用人材務秉公正毋受當事指使俾天下曉然知威福自朝廷俾大臣有如李林甫秦檜者不得擅矣於左右鶴鳴亦上章自理俱下吏部戒諭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九 輔臣考

十七年七月巡按浙江御史張汝言言張孚敬操痺昏貶無復知識其從子郡志窮荒度謀肆吞噬流毒一郡積害十年乞下法司按嚴以彰國典孚敬亦跪許汝員不職狀汝員復言尋好畏罪假托大臣汚議意職仍乞下法司從公勘覈俱下院議事遂獲

八月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顧鼎臣爲文淵閣大學士十二月少傅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時卒於官贈太傅諡文康時字宗易任丘人弘治壬戌進士自入相屢召見平臺西室命坐講書議廟制禮儀及觀祭器以格典禮 上意以謙和得士心雖無大臣弼而論議常在竟平天下稱爲長者



進夏言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十八年正月進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歐武英殿

二月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卒孚敬字茂

恭浙江永嘉人初名璉字秉用今名字上所賜也正

德庚辰舉於禮部明年辛巳上登極賜進士以議大

禮爲衆不悅授南刑部主事尋與席書桂萼輩同被召

至京與衆廷辯竟定大禮陞翰林學士歷少師以病致

仕上手詔趣其還朝至處州疾作不果至詔強起之

至金華疾又作乃止至是卒贈太師諡文忠孚敬深於

禮學泰對倚拔大禮之議乃出所與見非以阿世既以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下 輔臣考下 十

是受上知春驟躋崇顯而一時議禮諸臣咸得重譴

及奉詔勘鞫大獄獨連衆議脫張寅之死而先後問官

得罪者亡慮數十人以是綽紳族之如瞽然其剛明變

潔一心奉公慨然任事不避嫌怨其署都察院不終歲

而一時風化肅清積弊頃改在內閣自以受上特知

知無不言密謀廟議即同事諸臣多不與聞於是清勤

戚莊田罷鎮守內臣百吏奉法苞苴路絕而海內稱治

矣至其持議守正雖嚴論屢下陳詞益剴切不撓上

察其誠久久滋重信之常以少師難山呼之而不名其

卒禮官以易名請上親按古證以能危身奉上特命

諡之曰忠其辭遇之隆始終不渝如此第果於自是退

怨大明休休之量是其所短然終嘉靖之世華相業者

迄無若孚敬云

先是孚敬奉旨建徵一亭寶輪樓而建廟關亭皆以祭

寺爲之凡遇興造陳役民夫衆頗怨望嘗以他事與推

官李夢祥迂巡按張汝員至復稍稍裁抑其家孚敬疑

夢祥爲之乃奏汝員爲夢祥報讐又賄不法汝員坐回

籍上命清理鹽法都御史王臣同浙福二司會勘未

幾孚敬卒其妻潘氏奏辯之於是都察院覆汝員事非

實其所佃廢寺田宅令本主以原值贖之不能則復歸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下 輔臣考下 十

張氏其族人亦不得因而許訟以副朝廷優大臣恤遺

孤至意得旨如擬自後宗黨人等不許衆機構害

五月今夏言致仕尋召還初上命言選官僚以論劾報

寢上幸大峪山內閣以居守勅稿進覽連綴上責

言曰爾職何事此時方呈勅草耶及隨駕承天宮有密

奏不用原賜印記又命錄原進文字句餘未上上責

言欺慢狀言具疏引罪上大怒曰言自徵官朕命張

孚敬示令建贊郊祀之儀不次進官其所倚任皆朝廷

恩眷自當益勵公勸盡忠事主乃每每怠慢不恭昨所

選擬官僚多不稱用資疏既不遵式却借封皮以便私



情既不退奉原賜印記并歷年諭帖可卽進繳御前雖無稿其數尚可查無得隱匿取罪宜痛自省改以供職崇言復自陳言臣一介凡庸迨逢聖明郊祀之儀雖小有翰贊實首發淵衷成以察斷臣實何知何能遂蒙顯擢臣非木石敢不思感恩圖報昨起從南巡偶以疾昏迷時典禮方殷勉強赴閣供事至於錄進舊文併摺后守勅稿既失稽違而竊疏之陳又屢違欽式不遵聖度優弘勉之省改使得自新復欽奉聖諭令以原賜印記并歷年諭帖進繳臣惟印記之文乃特賜嘉獎聖諭南帖皆親洒宸翰已編御集當傳萬世惟是臣之家藏實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十三

臣遭際之榮爲子孫百世之寶今一旦追取臣忍令之乞重加矜念仍以賜臣或別加爵治則臣死且不朽上曰言既實君命手澤可見其實有旨追取數日不繳必有殘壞禮部其亟取以進始念昔日贊議郊典章其動階少師官職以少保兼尚書學士致仕言乃於手勅諭帖九年至十八年共四百餘道印記一顆具跪上之上諭吏部聞臣夏言初出朕簡用首因奉示建贊北郊茲典至大言知之真正克贊成之朕嘗曰昔乎數爲綱常立論正吾父子之名言不足禍患能贊吾復皇祖初禮二臣於我有功不惠言以傲慢之莽起進丞弼之

任身居是位猶不警勵昨已令去之然朕復念言建助大儀力贊陵議其復少傳還閣辦事贊終喪禮宜省思盡忠未可怨尤君上也卽日任事初言既罷政將行有闕弊上遣司禮止之命還家候旨隨降是諭言卽進聞疏謝上曰覽卿已赴閣朕知悅已卿宜益勵初忠盡心輔政事秉公持正不惟副朕任亦免衆忿也卿其思之復疏謝且言自處不敢後於他人一志依立爲衆所忌上覽之不悅隨詰責之并殊塗詆中洗改字數處言乃惶恐引罪得旨報聞

十九年正月以兵部尚書行邊使督鑾爲

禮部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十三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十一月加大保十月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卒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弘治十八年廷對第一爲人性樂易無町畦留心經世隨事獻納多見采用贈太保諡文康二十年八月夏言久以疾在告會慈壽皇太后崩上以皇太子服制之議傳示及言言具疏對誤寫字號被旨切責令從實陳狀言因引咎陳謝并乞假還鄉治疾上怒曰言初以言職朕命亭故傳示令上官郊禮自是異權崇遷眷出舉臣上何肆意放恣一至於此茲方廟災修省之初皇伯母大嘗之際邊圉未靖正卿



主憂之時乃問思無念居出任意病已將平敢於求逸  
大員倚注本當速問葬念任勞始落職令致仕去言因  
邊督奏禦房十四策且曰臣甫解機務之初適有門庭  
之寇事勢孔棘關繫安危一得之愚不敢不獻至於他  
嫌非所當避臣何敢忘 皇上眷遇之殊恩而默冀以  
去也 上曰憂言既有忠謀如何堅於自愛員朕恩耶  
本宜免治姑念昔勞省之既而言入請迎和門辭賜酒  
餞無逸殿仍令還私宅調理以俟後命至九月復命以  
少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

二十一年三月夏言以九年考滿 上遣中使賜銀五十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十四

兩彩段四表裡寶鈔五千貫茶飯五桌傘三隻酒三十  
瓶吏部以先年大學士楊士奇劉健賜勅宴例上請奏  
旨旨輔導朕躬歷官九載懇輸忠盡久著賢勞朕心嘉  
重可復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勳階悉如舊賜  
勅獎諭仍賜宴禮部給與誥命以稱朕褒禮元臣至意  
言疏辭不允禮部以待宴官員詣 上命六部尚書侍  
郎都察院都御史侍

六月 上手諭都察院曰近日人事愆違天垂仁愛雨後  
方禾茂民康今雨下竟朝夫丞相之臣宜忠敬清亮者  
居之故曰災理調和之職也朕承 皇天保命以神王

二道裁理天下非求仙用夷荒昧之爲止是以蚤朝終  
始不一年然君遠臣勞務本抑未失小顧大先賢言之  
朕雖失此蚤以臨門祀多命攝受此身命是父母遺我  
者崇禮 帝神加志天下不曾色荒聲迷於不省人事  
之地無一時不思天下付民上賴爲人君之職所當體  
者奈何世降人浮求一異才作夾輔不可得昨夏言湖  
知東官遷移無故力稱改慈慶爲東宮夫廢母后備制  
以奉子朕必不爲言前稱朕意爲正駁郭勛之非今何  
以用勛言若今謂忠正前亦忠正前謂爲非則今亦爲  
非也蓋族入賢已欲美皆已出亦無歸美君上之意是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十五

其恣肆已成性必不遜於忠謹敬畏之地夫何謂郭勛  
以不傾勅下獄矣猶千羅百緡如何自擬君自謂不必  
用勅言官繫朝廷耳目一犬不如一犬一聽受主使逆君  
沽譽傾人取位以奉所悅或戕人一家以待報復吁是  
爲人乎又凡工所創有內官監官昨撰大享殿興工何  
無高忠勛稿前歲忠代言進玉器祝壽朕已疑其與彼  
同計矣今果通泄朕言不具勅稿果無例耶昨又聞垂  
轎苑中次日朕以香葉束髮巾命用皮帛鞋以便馳驅  
彼謂時人正睨目而視我不可夫無賜而自棄是禮也  
有命而抗違非禮也且朕不奉勅設古不人內閣實



重事徑自家而專裁之王言要密宜宜人臣視如戲具如此大事言官豈無一人知見不聞一言片疏糾發徒知欺謗君上弄法舞文排擠忠直貪生積愆今日神鬼皆怒雨甚傷禾卿具布此論俾中外知之

七月夏言上疏臣獲罪懇哀上干宸怒無地自容旬日閉門席藁待罪今月十六日伏蒙 皇上口宣召臣入拜皇考諱宸御几仍直候內苑恭候禮成仰戴聖慈通天之罪曲垂寬赦感激天恩叩頭流血非臣菲靡所能論報也但臣輔導無狀久玷揆席加以衰年無子憂患傷心百病交侵四肢骨立伏望 皇上憫臣衰殘哀臣孤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十六

昔放歸田里荷延餘齡則生當殞首死當結草疏入言中八日始下 上手批曰言始因朕諭學敏令上疏論郊禮漸階能用出羣臣之首累次放恣欺侮全無敬懼面談退罪深負朕恩過優禮之甚屬當日故太重正坐下懷欺上之咎令章職閑住已乃降勅諭禮部曰今日仰我天眷本朕不才累及太陽正坐臣子欺過君父外陰侵犯內陽之咎夫太子者有臣道焉豈可居母位以匹天子是一失失當則始下 夏言以臣欺凌君上作威作福不下郭勛之罪但五六人累年供事內苑贊成左右獨因此切劘朕心故特免死去之用仰承天威是

二失中華陽外夷陰令夷犯華若蹈荒原可見此時臣工通不愛民如身視國如家是三失若是三咎厥災甚大伏荷皇天降示朕丕感弗勝即於明日為始修省二日初五日躬祇告於玄極寶殿內外大小百官宜各洗潔乃心修舉乃職日即戎務為急司其事者宜盡心圖濟用保吾民禮部刊刻頒布天心敬啟御史喬佑等給事中沈良才等各上疏論劾言負恩謀國法當罷黜仍將臣等并劾以為言官不職之戒得旨 祖宗設科道官為朝廷耳目比來諸臣結合欺罔不思盡職但歸惡於上謂言出禍隨人君不明耳喬佑等為甚沈良才等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十七

部院從公考選分別去留以聞於是吏部尚書許讚等會同右都御史毛伯溫等將各官參論素履分別等第上請得旨喬佑等職任言官寄以耳目專一肅附權力欺蔽朝廷夏言輔導無狀不敢指實料彈及奉有明旨仍懷觀望茲前深固本當重究姑依擬奏喬佑錢應揚楊傑并高時降一級調邊方用何允應張樂白賁朱鏡聚循典焦璉李奉余曠龍遂對職調外任王珩等三十六員姑留用各奪俸半年賈大亨等二十四員選用未久奉條兩月初擬高時對品調外任特旨令降級時嚴嵩為禮部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而夏言沮且積



之遂結怨造謗間於內遂見排斥云

九月遷居盤少傳誼身歿

以禮部尚書嚴嵩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仍掌部事免其奏事承旨給事中沈良才御史董漢臣等劾奏嵩貪婪姦諂屢經論劾一旦首膺簡命恐失天下仰望之心嵩自陳乞休不允

十月南京給事中王燁等亦劾嵩險詐姦回貪婪久著若處以具瞻之地是樹天下之貪標也且其子世蕃受賄役僧同惡相扶在部時封拜掄揀關通苞苴動以千百計矧推國柄何所不至御史陳詔等亦劾嵩比昵匪人國朝典彙卷三十二下 輔臣考下 十八 三十九

貪黷貨賂言官變形論列莫逃聖鑒今以機衡之重界之必不能同心易慮公爾忌私俱不報

時言官董漢臣伊敏生喻時等論劾嵩不已御史謝瑜言天下之人皆謂堯舜相繼百有四十季其至治可省在四罪而天下咸服今郭勛胡守中張璠嚴嵩爲聖世四凶陛下旬月之間誅厥其二而張璠嚴嵩二凶尚存何不投之流之以全堯舜之功嵩跪乞罷 上慰問之嵩復言臣蒙 陛下起而感激涕泣莫知爲處雖聖斷不疑而豺虎爲羣何非聖明委曲保全臣聞門不知死所夫豺獍尚知報本臣豈忍負恩私敢於求去願臣之

心跡雖自信無愧而言者或聽喉使或修舊怨日復一日轉相猜忌恐九重高遠何由盡知獨有一去可塞詠之口 上曰卿安心供事再有清擾者重治不宥

二十二年嵩既入閣即竊弄威柄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及陳乞俱關白嵩許諾然後敢上聞於是剽封苞苴皆爭執其門外羣蠻以位望仍欲先嵩而異張且張不能奔走其羣銳茅以其階軋嵩萬亦銜之二相於是不相能矣先是陝西巡撫賈啟與總兵周尙文不相能勅解不悅御史張光祖劾之奪尙文官誥啟別用總制侍郎崔鵬督餉侍郎趙廷瑞與總兵張鳳周尙文復不相國朝典彙卷三十二下 輔臣考下 十九

能廷瑞奏聞 上俱切責之至是嵩鑒權原給事中司怡言朝廷有違言之際則譴誥之衆生於人大臣有勸色之爭則攻闕之禍流於下 陛下日事禱祀而水旱災傷未消歲開輸納而府庫未充歲調租賦而百姓未蘇則何以故未有將命之臣耳今鑒嵩憑藉寵靈市恩修怨聞在內閣違言失色人見 陛下各私陳肯詆是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同寅和衷以事上而風下也大臣不和則儉和乘間窺比媒孽非國之福今邊徼方急而文武大臣各立門戶不相和同則臨敵決機甲可乙否其不愼事敗謀吾不信也伏乞 陛下戒輔臣無修



怒以竊威福戒吏部毋依阿以忽黜陟戒撫臣毋厚將佐以離士心戒將佐毋緣小節以欺大謀 陛下更優容言官博采羣策則大臣自爾公忠舉后胥議而百姓太和矣 上曰怡言羣臣不和負君此禍其言良是第其心主諛上謂朕日事禱祀不務和德於上爾夫朕事天禮神多荷洪庇至於四方之廣豈得都無水旱若爾有位果能秉公竭忠修和盡誠同心贊主何患不治安也諸臣不和不即時奏劾至今方言其輪心復奏以聞怡覆奏上詔杖之闕下下詔獄如楊爵衡劉鑒之

二十三年九月崔鑒爲二子登第論罷以少保吏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二十

許讚爲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爲東閣大學士進嚴請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

一十四年五月福建巡按御史何惟柏論劾嚴嵩森和宜罷嵩具疏自辯言臣心事有 皇上知之而臣下不及知有在廷臣僚知之而遠方不及知者 皇上聞盛稱明通曉藥石親發玉音詢其姓名而維柏謂臣力薦之顧可學以秋石方書進有旨令其暫住臣家會命之別館居住而維柏謂臣納奏之至論劾制大典以 皇考孝宗同爲一室不若從同堂初制之爲安則臣之長職也而郭希顏則欲立廟與臣言矛盾乃謂臣陰主之乞

將臣罷斥可學放還希顏逮問庶孽疑可釋 上曰維柏雖曰劾卿實奸欺巧詐以伺規朕意豈可中彼之計令錦衣衛官校捕械來京問卿宜益盡忠赤勿得自負六月少保戶部尚書譚身殿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益文簡紀字維之授縣人成化丁未進士器宇凝重輔武廟奉勅居守憂勒衛至受遺詔迎 上入繼大統歷事四朝守正不阿以疾乞歸家居二十載始終一節

七月加許讚少傅張璧太子太保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張璧卒璧字崇象石首人正德辛未進士性醇實周慎鄉行甚篤侍 上講幄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二十一

最久多所裨益而輔政不逾數月故動猷無聞焉贈少保益文簡

九月詔起夏言於家

十月許讚屢疏乞休 上不悅尋具疏引罪 上曰爾文臣之首簡用非衆人所同乃忌君愛身如此且朕不親朝爾等既放逸自如又欲求去忘家忘身之心何在茲因傳示假以罪請臣大臣之道令革職閑住

十二月夏言至復加嚴嵩少師

二十五年八月先是夏言以從一品九載秩滿詔陞俸一級及起用賜復原職仍開領如故至是有旨加賜正一



品俸言跪謝并言前次所支者一時月昧當計數扣除還官上曰復職有常俸此戶部辦罪非難取之歷今復加似涉虛恩更令兼支學士俸奪戶部堂上官俸四月該司一年

二十六年八月致仕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賈誼卒誼字鳴和臨潁人弘治丙辰進士誼性耿介在翰林惟倚門讀書不從同舍宴游在內閣端嚴持大體然數抑貴倖落落不苟居鄉二十年以醇厚聞贈太師諡文靖

十月嚴嵩一品九年滿進華蓋殿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八 輔臣考下

三三

二十七年正月夏言復用嚴嵩忌之又以元臣抑嵩高亦街之於是二相大不相能言服知嵩子世蕃通受苞苴代輸戶轉納錢穀侵牟廢削欲以上聞嵩懼孚世蕃請言求哀言稱疾不出嵩請開人直走言榻下及世蕃長跪泣謝言謂其屈服已也遂置不發嵩父子愈恨之會錦衣都督陸炳先為言所持亦怒言欲傾之見嵩與言有隙欲陰比嵩圖言嵩亦欲佩言有相位乃因山崩分馳之異詆陳缺乏因言總督侍郎曾銑問邊役發餉不可測言從中主之表裏雷同致誤國事上心動言累疏力辯上不聽命廷臣集議於是吏部尚書周潤等

謂言位居元輔政本所關凡國家機宜當熟計利便為之况復委大計乃輕信曾銑之謬擬自必行任意徇情罪不容逭上怒令奪言師傅官以禮部尚書致仕

四月詔逮夏言時言歸至丹陽就逮至京下獄撫司拷訊命法司擬罪言上疏曰臣之罪僅起自尋案一旦卒然死於斧鉞之下不復能自明今幸一見天日澀血上前即死不恨往者曾銑倡議復套仇讐未嘗執以為非既而上意欲罷兵勅諭未行而讐說已至此明係在京大臣偽稱藉驚口以陷臣中間搆譖臣妻父蘇綱與銑交通往來狀皆重文巧誣茫無証據今天威在上審細朝典彙卷三十二 八 輔臣巧下

三三

口在旁臣不自言誰復為臣言者上方怒而不肯既而刑部尚書徐茂堅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朱廷立等議言罪當死但直待多年効有勞勳操符宜在議能議貴之條且詞未引伏或有別情非臣等所敢輕擬上謂言辯疏已報寢不當議覆奪堅等保讓之日爾等任意執法豈不知恩威當出自上乃敢情意朋諂朕視言為腹心言則視君為何物方銑跪上時既密奏強君朕何嘗一言諭答敢動稱有密諭主行及事敗止今致仕又不知引罪故作怨語曰前去因不來戴香巾為朝廷計非以身家是入臣禮歟彼止以西內二三日直候不



得見蘇軾爲薛爾等又爲言直侍內苑堅恣朋護之私  
是何法理其更依律定擬以奏於是竟生言與統交親  
律斬妻子流二千里

七月詔編管夏言妻蘇氏於遠州蘇氏請代言死上言父  
子夫婦均屬大倫昔綏察以女代父臣請以妻代夫願  
就獄身死俾臣夫少延旦夕之命臣誠瞑目九泉也  
上曰蘇氏係流放之人安得代死命原籍巡按官即行  
遣祭勿得畏縱

十月殺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夏言言字公謹貴  
溪人正德丁丑進士 蒙進有俊才縱橫擢初在諫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三四

垣以言事受 上知比賢更郊禮送荷時眷 上性聰  
察不喜臣下雷同言知其旨方張乎敬用事時人無敢  
抵牾者言故每事與之置說 上以爲不黨因厚遇之  
竟至大用然其人才有餘而識不足憑竊傲肆威福自  
由無所忌憚 上寢不能堪稍以旨裁之言不爲懷久  
之 上益厭屢加叱諍屢斥來去無復待輔臣禮言亦  
不以爲恥末年再入政府一意修怨人皆側目而視  
反爲嵩所誣搆或謂嵩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進故  
事 上遂決意誅之天下益以此惡嵩云

原任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許讚卒讀字廷美河

南靈寶人吏部尚書進子也弘治丙辰進士授大名推  
官徵爲御史尋以大臣子引避改編修時逆瑾擅權衛  
其父進不附已矯詔誅歸陽酒知縣瑾誅陞浙江僉事  
歷吏部尚書尋入閣以引疾乞休忤旨落職至是卒諡  
有治才以名臣子練習國家典故在刑部屢上刑法議  
析義甚精性醇厚不伐實自以兩世典銓大懼盈滿每  
拜命之日遠巡遐避不獲已始就職然柔與無大臣節  
居銓司依違權幸間不能自持至爲司屬所制末年頗  
以賄聞潰其家聲云後以子陳情贈少師諡文簡

二十八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爲禮部尚書兼文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三五

溫閣大學士祭酒李本爲少詹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  
二十九年八月加張治太子太保李本吏部右侍郎兼東  
閣

嚴嵩加上柱國尚言臣伏蒙聖恩加上柱國臣不勝榮懼  
傳曰尊無二上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國初雖設此  
官亦不輕授當時左相國徐達爲開國功臣第一亦止  
爲左柱國累朝禮而不置縱使特恩臣子所當力讓者  
唐太宗濬邸時曾爲尚書令唐世臣子無敢爲尚書令  
者至代宗朝以郭子儀大功特拜斯職郭子儀固讓不  
受臣雖識昧古今頗知敬畏乞 皇上特免此官仍著



爲國典以昭臣節 上曰卿教出心臆雖辭其以卿子世蕃爲太常寺卿

特

上以虜患論羣臣令人盡言刑部郎中徐學詩因言外攘在修內治內修在正本源今高位極人臣職司政本除險莫測食對無厭內爲助費之結納外爲羣小之趨承苞苴盈門舟車歲道輸政十年日甚一日釀成虜患其來有漸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猶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誤清問食費如故恬不畏明縱予世蕃受奪職總兵李鳳鳴一千金起補蘄州受皆德總兵郭琮三千金以爲督運索史館吏胥陳世良等千餘金王府科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二十六

輔臣考下

二十六

四

之際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惟御史謝瑜童漢臣等於時亦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

如蛾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禍

也臣伏讀 聖諭有大破逆賊之語竊惟大木大端不

必遠求惟但罷嵩父子 皇上體權於釋清之上而六

卿分治其職天下遂大治矣 上謂其乘間報復下鎮

撫司拷訊斷不自安求去 上慰留之語跪謝仍放其

子世蕃回籍 上憫嵩老令蕃隨侍特親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卒治字文邦茶

陵州人正德庚辰舉禮部第一明年賜進士改庶吉士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二十七

歷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入閣居年餘遂病猶強起直尋

加太子太保卒贈少保諡文隱治博聞強識性亢爽有

氣節言論侃侃臨事不阿是時 上崇尚焚修輔臣悉

供玄機治殊不自得遂怏怏病及卒 上頗不悅詔加

以中謚隆慶改元更諡文毅萬曆初改諡文肅

十二月嚴嵩一品十二年滿考 上賜勅獎諭賜宴禮部

賜應科誥命嵩辭以邊境未寧望上憂勤臣子不當宴

會 上嘉其忠許辭宴仍賜折宴銀四十兩彩段四表

裏

三十年正月錦衣衛經歷沈鍊論嚴嵩十大罪納將官之



賄聞邊陲之釁一也文諸王僉遵今宗藩失職二也搜吏部之糧義隄狼籍官常不立風俗大壞三也宗藩按之常例書使移釋其間而百姓之財日削四也陰制科道官俸不敢言五也妬賢嫉能中傷吾類必斃之死而後已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愆怨天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八也爲內閣滿九載而無一善狀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紓君父之憂十也吏部尚書夏邦彥名爲官保之臣實則私門之史大事面白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始因賄而得官既因官而納賄遂使遠近習以成風不顧廉恥盜賊多起乞勅下廷臣國朝典彙卷三十二八 輔臣考下 三九

將此三人者詳議誅諸則官謂明而賢否則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起爭效死以除害患矣得旨錄先以作縣壞事被調卽今考察自揣不免乃敢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計取直名而去錦衣衛橫紫杖之編管保安州爲民

十一月以平桑顏哈丹兒陳通功以嚴嵩官階已極除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李本進尚書

三十一年三月以少保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仍理部事

十月南京御史王宗茂劾奏嚴嵩久叨國柄位極人臣遷

藉寵靈擅作威福以贖貨爲長策以竊權爲巧圖欺天同人卽聲南山之竹不足書其惡恣肆張之辭不足以狀其奸臣所言者特其梗槩耳考功郎中萬安嵩私人也宗茂并論家附權納賄不可以處銓衡之地 上怒其恣肆發言誣詆輔臣請平陽縣丞

三十二年正月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曰臣先因陳阻馬市下獄逆黨威逼問官必欲置臣於死 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臣思所以捨死國報養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外賊惟胡虜爲急內賊惟嚴嵩爲最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以請誅賊嵩在國朝典彙卷三十二八 輔臣考下 三九

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臣敢以嵩之專政假君十大罪爲 皇上陳之 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有建言設立丞相者罪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必先而稟而後起稿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而先謝嵩蓋惟



知事權出於嵩畏懼奉承而已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有人君所以統御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甫亦不可毫髮僭踰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皇上用一人嵩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曰此人非我親故罷之皇上宥一人嵩曰我救之也及罰一人嵩曰此人得罪於我故報之信朝廷之感思行自己之愛惡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事君之忠也高於皇上行政之善必令于世蕃傳於人曰上固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刊行為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三十一

皇上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取君過臣勞意也嵩何所取而令于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聚會而票機宜豈不漏泄乎所以題疏方上滿朝紛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節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賞罰功罪之不明嵩為輔臣乃為壘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侄歐陽必進為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為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杜為巡按朋奸比黨諸張為患先將長孫嚴劾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

冊繳部其後效忠害病乃今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冊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効忠鵠皆世蕃奏養乳吳子也而假報戰功冒濫官爵以故必遮得入為工部尚書主托疾得掌後府如桂得遷太僕寺以和是為既竊皇上爵賞之柄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炮何之時使嵩有為國家之心豈宜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母兄軍功番亦藉以陞陝嵩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三十一

父子於時嘗自誇以為有鸞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嘆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貽累互相誹謗以張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明是勾引虜者逆驕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情歸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遽治汝夔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紿是嵩以不戰誤國而又以死紿汝夔也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郎中徐



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章任爲民矣嵩乃於考察京官之時通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雷罰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已降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通吏部將汝進罷黜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統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官之陞遷不論人之賢否惟論賄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主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聚於百姓利歸一人毒遍天下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三十二

四

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慝勦者貪如盜賊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耶人耳目具然皇上之聰明而若不知者何哉蓋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黨事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惟乎障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

伺察聖意故先用童鼎結納於皇上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皆預知故得以遂其逢迎之巧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朋謀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微阻塞天下言路故令袁子趙之華爲通政使凡跪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卽爲劾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隔五日方上故嵩得展轉操飾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嚴銜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嚴銜官籠絡追結姻親是皇上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

三十三

四

爪牙乃賊嵩之爪葛其奸三也嚴銜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皇上而不敢於忤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奸四也科道既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又可懼也嵩又令世蕃將各部之右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斥逐各



部堂司大半皆嵩腹心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類此五奸以彌縫之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矣噫嵩提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荷 皇上之知遇宜盡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萬積威所劫然於 皇上亦不可不謂之負也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於嵩畏威懷德固不必問也 皇上或召二王問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果廉其實重則置之憲典輕則令其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三十四

三

致仕以全國體嵩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 皇上之勇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遠其膽矣內賊去外賊平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 上怒謂其因謫官懷怨撻拾浮言恣肆贊奏其本內引二王爲詞意果何謂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訊問官以跪引二王當詐傳親王令自擇絞獄具詔杖之百繫獄待次居二歲竟死西市

嵩授意錦衣詰繼盛何自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畏嵩者且王家事寧不憂爲嵩壞耶獄具送刑部繼盛創甚至夜半始蘇獄吏畏嵩并去藥食繼盛碎礎盤手

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命司郎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司郎史朝賓曰跪內但云二王亦知當惡耳原無親王令旨也今云詐傳令旨其旨云何既非有其事而緣懸空坐以此罪人臣阿私而侮三尺似不宜至此遂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罪竟坐絞繫獄云

嚴嵩以楊繼盛論劾具奏待罪 上賜手勅答謝復跪謝 上口覽鄭陳謝已悉但求去未可尋初黨比明說逆賊勾串其本在卿益指卿贊直玄修不力沮朕顯然可見朕非內色外禽者崇事上玄又與宋徽梁武大不同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三十五

四

同人臣何如諫沮邀譽賣直卿以此乞休是墮邪孽之計宜安心供職奉順天休何可去耶 三月巡按雲南御史趙錦言臣伏見今年正月旦日食災異非常又山東淮徐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變不虛生必以類應臣愚謹以天意驗之人事觀虜騎頻時肆侵陵閣臣怡罷擅作威福真若影輝之不謬頃者夏言以暴之資加跡崇辭今嚴嵩復以奸佞之雄繼登台鼎怙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專於己人有小違必中以禍於是百官望風慄息天下之事未聞於朝廷先聞於內閣白事之官班候於其門請



求之路歸轅於其室如鈐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必先  
白嵩許可而後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  
私人與通略者則不可得邊臣苟失事必扣冠擊櫓行  
賄高所賂入則願指揮諸司曲爲擬議無功者受賞有  
罪者免刑體勘之臣視冒濫而不敢上聞執法之司知  
寬抑而莫能伸理至於宗藩勛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  
贈諡亦惟視賄賂厚薄以爲遲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凡  
中外臣僚或以遷除致謝或以出入僊道大者千百小  
者數十珍奇異彩水運陸輸者則又視爲常例其他希  
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奴顏婢膝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三十六

四

於前而廉恥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 陛下天縱聖  
神乾綱獨運自以爲予奪悉由宸廑所題覆則在諸司問  
臣不過稟擬取裁而已而不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  
其風旨聞臣之稟擬莫非自任其胸臆事臣敢怒而不  
敢言 陛下何由而知之今言雖莫過於天誅而高拱  
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疎淺其惡易見高未佞而  
奸深其惡難知高窺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諂諛側媚  
之態似於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人之動  
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且以厚賂結上左右之人  
凡深宮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或候聖意所發

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  
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  
其事不由於內閣幸而洞察於聖心則諸司代高受其  
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 陛下代高任其咎高之術  
誠巧矣以 陛下聖明所以傾心任高人譽言而不疑  
者豈誠以高爲賢耶自高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  
賄自好政權悉歸於掌握而各司皆不得其職羣臣憚  
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直陳四方習食墨之風而閭  
閻日見其愁急臣願 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  
祖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三十七

四

將高番賜罷黜以應天變則朝廷清明紀綱振肅醜虜  
雖橫臣知其不足乎矣疏入高待罪乞罷 上溫旨慰  
問不允乃手批錦疏曰趙錦此疏可疑且明謗君上情  
罪欺天令錦衣衛急發官校械繫來京問嚴殿前職無  
有違碍昨慰高情非可爲令邪長正沮可乎其仍照前  
行令鴻臚寺官諭高以朕意卽入直贊後錦械至下詔  
獄杖四十擬贖徒降職職用特旨聽爲民  
二十三年八月進徐階太子太傅武英殿李本太子太保  
文淵閣

三十五年二月以李本攝吏部考察



二月加李本少保武英殿

六月嚴嵩一品九年再滿上疏辭位且言國家考課舊典

羣臣歷俸九年者例不引奏復職况臣忝居廷臣之首

再歷九載無尺寸之功以年以例俱當引避 上賜勅

獎諭慰問之

十一月 上勅元輔嵩年逾七袞賜免廷賀惟入直西苑

仍賜肩輿先是賜乘馬入禁至是復加恩寵為異數云

三十六年七月進徐僭少傳李本太子太傅

三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翀重傳策交章論

劾嚴嵩時來疏口嵩攝政已二十年文武進退悉出其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三十一

手又私其子世蕃入直為之票擬章奏納賄相權凡邊

臣其豪先入世蕃後達嵩所遠則題文華王汝孝張經

蔡克廉近則楊順吳夢會皆剝民膏以市私交虛官帶

以資奸竇明主在上已洞見一二而言官如給事中袁

洪愈張登御史萬民英亦屢及之矣顧多旁指微憾無

直攻嵩父子者臣竊以為今邊事之不振由於軍因軍

罔由於官和官和由於謀國之無入所謂去惡務本察

水從源何暇治字密之盜攻標本之疾翦疏曰臣竊觀

國家有三大政皆嚴嵩父子壞之督撫將帥始進不擇

其才行實不論其功修遊築堡不嚴其實但金多而賄

厚者或指敗為功或以人為過而國家儲邊之政壞矣

戶部錢糧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六分餽高父子及其

家奴承年卽承年之富已至數十萬此皆各省水陸之

所供貧軍衣箱之所賴日搜月擾安得不窮而國家理

財之政壞矣嵩既以虎狼之威得世蕃為爪距取朝廷

名器為己驕局故一時無恥之徒如蠅集腐如蛆嘍穢

有以三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八百得典選者公行白

日乞哀昏夜遂至靡然成風如喪心病狂而 祖宗二

百年來所培養忠臣節士之氣又高父子壞盡矣欺天

欺君神惡人怨天下之士雖復懷忠憤散澤國社稷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三十九

憂言而外則藉於才辯之不及內則休於機械之中傷

自非九重美斷盡除此二害則雖有韓白仗鉞桑孔持

籌亦不能為也傳策疏曰臣切痛 陛下登賢金以濟

邊而邊餉日虛設科目以養士而士氣日靡夫天地生

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上不在官下不在民臣

不知安所在乎 陛下試驗之嚴嵩家富有富於內藏

者吏兵二部選官至持簿入嵩之門任其與發故俗呼

文選郎中萬家為文管家職方郎中方祥為武管家採

木侍郎劉伯躍提督尚書趙文華所侵官銀以鉅萬萬

皆航浮卒饒歲時浸潤天下盡果諸司相與則而效之



驛廬爲之騷動公私爲之耗竭以致主憂於上民怨於下  
陛下何愛一萬父子不以快天下之情增三軍之  
氣乎時徐階雅不與嵩同道嵩意忌之時來與卿皆階  
門生傳策與階同鄉而時來又先在松江推官嵩乃大  
疑階密奏三臣同日構陷必有人使之且時來已遣使  
琉球疑其傳行欲藉口自脫得旨遣臣不忠欺君謀國  
已處治已時來原非與忠爲主本懷懷怨朕躬事玄怠  
政故先言一二遠臣次及首輔此必有主使同計者又  
日久奉使不行輒以亡命自待假此沽名錦衣衛共遣  
送鎮撫司嚴行訊鞫同鄉與傳策各追究主使之人以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四

聞已而三臣遠對詔獄百方搆訊備極楚毒竟不言主  
使者曰此 高廟神靈教臣如此言耳鎮撫司乃以神  
傳策相爲主使併時來俱以誣罔成獄獄上刑部尚書  
鄭曉擬進呈實封挾私彈事不實罪如誣告流徒加誣  
三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比照問刑條例凡捏寫本狀扛  
結奏告重事不實發邊衛克軍奉旨各犯都發烟瘴衛  
所克軍但逃殺了初刑部三人都擬徒贖十三司官恩  
重聖怒更加廷杖曉曰吾意欲爲社稷全忠臣耳治一  
時之直孰若完三諫之生以俟他日報天子乎乃引前  
例克軍跪上五日而後得旨云

三十八年正月以歲滿年八十詔苑直出入乘肩輿康支  
伯爵賜銀百兩彩幣八表裏及寶鈔羊酒仍宴於禮部  
先是徐階等言當年八十本朝內閣之臣實未嘗有請  
加優禮禮部亦以爲言 上批答曰當年高佐朕愈盡  
忠勤贊事上玄竭赤匪懈宜加恩獎令所司奉行高  
賚伯祿部宴 上復溫詔答之聽辭舊支二俸及宴仍  
給宴資銀五十兩既而戶部請如向書靖遠伯王璘例  
歲給高祿米千二百石本色八百石於太倉銀庫關支  
折色四百石於京庫關支鈔貫部可

五月徐階改兼吏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四十一

十一月復故大學士程鑾禮部尚書禮身殿大學士職初  
鑾被論削籍尋卒至是其子汝忠援例陳乞吏部覆  
量復原官念其直贊効勞特允之鑾字仲鳴諸城人  
永籍弘治乙丑進士

三十九年二月進李本少傳

四十年閏五月嚴嵩妻歐陽氏卒 上諭閣臣曰聞嵩妻  
某不起夫婦並八十者不多有其示禮臣議卹典後不  
爲制時嵩子世蕃不欲歸而嵩無次子可扶柩旋者乃  
以情告 上設爲兩難辭謂已老耄一日不可無世蕃



在側 上乃特留待養令不必守制令孫鶴護聖歸高  
院謝言世蕃例不敢任官支俸報聞

六月給事中梁夢龍等跪請敕下中有我朝非誦讀史職  
亦得典機務之語 上覽奏不悅曰所奏言非誦讀者  
今爲誰其指實奏聞夢龍等因惶恐陳謝言其一時敷  
陳實據所見言之非敢妄有指擬 上曰此奏原非爲  
國第欲窺測沮聞耳各奪俸有差

十一月以禮部尚書袁煒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入內閣輔政時 上漸有疑葛憲密諭階舉堪  
輔政者階密請斷自宸衷 上特命煒入閣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四十一  
按入閣之命止稱某辦事而已此稱輔政最隆之也亦  
將欲去葛憲也

四十年三月加徐階少師兼支大學士及尚書俸袁煒  
加少保以萬壽宮成也

五月御史鄭應龍劾高子世蕃憑藉父勢專利無厭擅私  
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  
及過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  
市道公行羣醜競趨索價轉鉅賄舉一二如刑部主事  
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一千二  
百金而得知州夫以司屬末職郡邑小吏而賄以千萬

計則大而卿尹方岳又何所涯際耶至於交通賄賂爲  
之關節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孫錦衣嚴鶴中書嚴鴻  
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爲甚卽數人之中嚴年尤爲毒  
疫世蕃奏以腹心諸所醫官實得自世蕃所者年率十  
取其一不才士夫競爲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名也  
過萬生日輒獻萬金爲壽彼一介僕隸其專大富後若  
是則主人當何如耶高父子屢繼廣州乃廣置良宅於  
揚州儀真等處無慮數十所而以惡僕嚴冬主之抑勒  
侵奪怙勢肆害所在民怨入骨夫其牟利無厭在於四  
方者若此則原籍又當何如耶猶有異者在歲世蕃還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四十二

四十三

母喪 陛下以當年老留侍養令其子鵠扶輦南還世  
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押客曲宴擁侍姬妾屢撫高歌  
日以繼夕已爲鬼神所厭決其目矣至於鵠本豚鼠無  
知習聞賊機視祖母喪有同奇貨變援道路百計需索  
其往返所經諸司悉望風承奉郡邑爲空則世蕃威權  
太盛之所煽惑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藁竿以爲人臣  
克儆不忠孝者之戒其父高受國厚恩不思圖報而溺  
愛惡子播弄利權植黨蔽賢賄貨數法亦宜令休退以  
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實請卽斬臣首以謝高父子併  
爲言官欺枉者戒 上曰萬小心忠慎祇順天膺力踐



玄修齊君愛國人所嫉惡既多年矣却一念縱愛悖逆  
醜子全不覺教言是聽計是行不思朕優眷其致在去  
仍令馳驛廣給祿米一百石俸用疏內有各犯錦衣  
衛遠送鎮撫司拷訊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嘉忠禮二  
部其擬官以聞先是 上問世蕃居喪淫縱心惡之會  
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自言能使鬼物應判白內  
上以爲神一日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爲箕仙對  
具言嵩父子弄權狀 上由此漸疎嵩凡軍國大計悉  
諮之徐階嵩不與聞故龍素人遂稱旨尋用史禮二部  
議以應龍爲通政恭議下世蕃等於法司擬罪嵩上疏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四十四 四十五

食安民乃封諭焚告答曰欲除貪官須拔貪木 上復  
以九卿歷問之皆答曰否最後以嚴嵩問答曰然 上  
疑之一日命中使持片楮焚於鼎密告云世蕃惡毒上  
帝何不殛之道行潛匿御札以別楮焚之說作仙筆報  
云世蕃罪惡貫盈固宜殛之以在輦轅下恐震驚皇帝  
欲俟外遣幾爲臺粉耳 上心益動世蕃聞之大懼以  
白金七萬賂道行使於扶鸞挽回聖意道行却不受曰  
聖諭密封非我所知答諭由神非我能預也况神誠一  
不二正直無私豈有先後異答阿私爲庇之理於是鄒  
應龍劾世蕃食狀世蕃遂以前金賂宦侍伴言應龍豈  
敢說世蕃皆道行賄傳箕言與御史知方敢上本 上  
志道行漏泄機密逮下刑部治罪時世蕃黨鄒懋卿爲  
刑部侍郎萬安爲大理卿與世蕃密謀以金十二萬陰  
許道行扳扯徐階乃召他司心腹員外方來崇取問時  
進道行至案前密諭之曰此事汝當說是徐階在直寃  
知箕言遠漏交通主使鄒應龍上本要奪嚴嵩首相汝  
便脫身無事矣道行竟不答一言道行出遂大言曰欲  
食官自出 皇上本意何預箕仙糾劾食罪自是行  
史本職誰與交通教我矣扯徐閣老天理安在問者咸  
爲不平懋卿萬安乃謀賜錦衣量坐世蕃莊銀八百送



刑部擬罪僅殺世蕃雷州之軍道行坐造妖言律斬繫獄

八月徐階等奏內閣辦事舊用三員或四員近嚴嵩致仕乞 皇上簡命一員與臣等共圖實理 上不悅曰卿等知有同心輔政者何不具聞階等惶恐謝不知不敢妄對 上意乃解

四十二年正月 上問徐階同官可增一人誰堪其任者階言知臣莫如君 皇上聖明天縱廷臣才品莫逃聖鑑第此官位高地近不專有才須得平正謹實之人乃不敢憑藉債事 上曰知臣惟有堯舜與我 太祖耳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四十六

若嵩者朕所自簡而不才至此相必君擇古之正理但後世宮生之主不知人耳階又言嵩才足輔政初 皇上用之未為不可乃怙寵而驕宦成而怠過聽其子而子復狼貪特異常人致負聖恩昔堯用四克後皆放殛太祖用李善長胡惟庸終以罪誅 皇上於嵩真與帝堯 太祖先後合轍茲乞簡自宸衷降勅宣示以協正理以崇主權 上諭曰四克惟庸之類非堯與 太祖之不知彼不終慎耳然堯與 太祖尚且如此後世生長宮中者安及萬一能無誤事耶嵩罪非在總子乃經之病國賊民耳階又言自古人心難測大奸似忠大詐

似信此知人所以難也惟廣聽納則窮凶極惡自有入以撲之深情隱惡自有人以發之未用者不至盈進已用者不至倖留不下堂陛而周知天下之情嵩縱子病國賊民誠如聖諭使委有人言豈至此甚故凡人有言必詳加詢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甚者亦薄其責而容之務以來天下之善耳此法行則利在朝廷不利在臣下否則臣下受其利不利歸朝廷臣愛朝廷重於愛身故輒及此 上嘉納之

四月嚴嵩具奏起居并進所繕文符及各宗秘法 上優詔答之仍賜銀幣始嵩之致仕歸也至南昌值聖誕御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四十七

歲柱宮延道士田玉等為 上建醮祈禱王自言能書符召鶴嵩試之良驗會 上遣御史劾法秘嵩乃索玉所藏諸符錄上之

九月嚴嵩疏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鵠俱赴戍所在千里之外臣一旦先狗馬填溝壑誰可托以後事惟 陛下哀其無告特賜放歸終臣餘年 上曰嵩有孫鵠侍養已恩待矣竟不許

四十三年八月進徐階袁煒並建極殿煒加少傅十一月南道御史林潤奏臣巡視上江衛防江洋盜賊多入巡軍經龍文叢世蕃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紫



有負險不臣之志而世蕃自罪誦之後愈排免項日役與龍文誹謗時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眾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登正刑章以絕禍本詔以世蕃龍文等因檄袁州府細具嚴氏諸暴橫狀得之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因欲徧收惡黨言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爲主謀羅龍文爲羽翼惡男嚴鵠家人嚴珍一等爲爪牙窮凶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舍基又併吞宗室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又侵奪平民居房收祀聖之寺爲家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四六

四六

祠祭穿城之池以象西海道欄橫檻峻宇雕牆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則爲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祥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廊房迴繞萬間店舍環巨數十招四方之公命爲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領天下之庫藏莫比其蓄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奴嚴年謀客彭孔家費亦稱億萬間閭膏脂剝削殆盡民窮盜起賦此之由而誇曰朝廷無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羣房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床圍金絲帳朝歌夜弦右斟左舞荒淫無度汗皴綱常而

誇曰朝廷無如我樂養丁壯已踰二千納妓女更倍其數稍悍皆在其中妖妄並藏於內且則伐鼓而聚暴則鳴金而收故鄂寧三劉相誼洪斗文樊錦段回鍾福秀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淫汙婦女府縣擒獲招申明據其家人書二良一等數十人陰養刺客晝夜殺人奪人子女誘人投獻半歲之間事發者已二十有七其他不知何限切思宸濠逆謀亦不過結納賊首誘致人受獻田土今世蕃不法與道濬無異且包藏禍心已著在朝之日伊藩與模矣懷異志世蕃又賂實主其謀及世蕃既返典俱索還原賂世蕃復計殺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四九

索賂之人是世蕃之陰結伊藩何異錢寧輩之交通宸濠乎以一人之身總挾奸之惡雖亦其族猶有餘辜嚴嵩罷絕百僚公然欺主世蕃間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而返嵩乃陳臚請移近鄉既奉明旨復爾在家以明旨爲不足恤以國法爲不足遵惟知私恩不知公議茲非嵩之欺陛下乎世蕃之惡有司受詞數千盡送與嵩嵩檢閱其詞而處分之尚可議於不知乎既知之又縱之不惟縱之又且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也伏乞聖明乾斷少加切責以爲人臣欺君之戒上怒併世蕃等俱下法司鞠訊



四十四年三月刑部尚書黃光昇等會鞠嚴世蕃等成獄  
讞之言世蕃負性悖逆橫恣不道生死朝廷之威刑乃  
敢假之以恐喝於外爵賞國家之名器乃敢假之以敘  
皆於已白中外百司以及九邊文武大小將吏歲時致  
饋名曰問安凡勤毅功罪以及修築城垣必先科起銀  
兩多則鉅萬少亦不下數千納世蕃所名曰買命每大  
選急遞推陞行取等項輒徇索重貨擇地揀官巨細不  
遺名曰講缺及已陞官履任即搜索庫藏剽制小民金  
帛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謝禮甚者戶部解發各邊銀兩  
大半歸之世蕃或未出都而中分或已抵境而還送以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五十

致士風大壞邊事日非都藏空虛閭閻凋瘵貽國家禍  
害迄今數歲未復曩年逆賊江直勾倭內訌罪在不宥  
直隸州人與羅龍文有舊送十萬金世蕃所擬爲授官  
函齎典模陰冀非分世蕃納其重賄公爲說持向非聖  
神威所戒從或誅雷霆不測幾主縱賊殃民貽憂宗社  
南昌倉場一省積貯所繁世將欲於尉官彭孔邪謀謂  
其地乘王氣遂拆毀版圖建府第其中重墉九區制擬  
王者又以揚州財賦地當南北之衝創造違式第宅縱  
家奴嚴冬在彼管業侵佔民產同奪商利諸所專擅借  
越淫佚寬忍之事擢髮難數 陛下曲赦其死尚成實

州不思引咎感恩乃快快愾愾望足跡不至戍所體文  
亦自漳州逃歸相與設言詛覘構煽狂謀招集四方亡  
命姦盜及一切妖言幻術天文左道之徒至四千餘人  
治宅爲名陰延諸曉兵法之人訓習操練厚結刺客十  
餘人專令報警殺人懾制衆口至於蓄養奸人細作無  
慮百數出入京城往來道路絡繹不絕龍文亦招聚汪  
直通倭餘黨五百餘人謀於世蕃班頭牛信亦自山海  
衛棄伍北走擬誘致北虜南北響應而世蕃子紹庭以  
帶俸錦衣在京高隱前項刺客細作朝夕調伺嚴密潛  
變免法置世蕃原籍乃敢崇飾僞辭奏祈釋戾欺罔不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五十

忠莫此爲甚所據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鞅望誅上尤  
爲不道諸同龍文俱比擬子罵父律處斬世蕃量追贓  
銀二百萬兩龍文二十萬兩所授南昌倉地仍沒入官  
楊州地宅責令彼處官司變賣價銀解部其間強占民  
間田產給還原主其子姪通藉在官者逆種惡流法當  
削奪逆黨彭孔等侵匿科索等罪及朋謀反叛等情與  
其家奴嚴珍一等窩藏強盜陰養俠客霸奪人妻女房  
屋田土等事宜悉下江西撫按官嚴提重究獄上 上  
曰此逆情非常爾等皆不研究只以潤臍說一過何以  
示天下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鞠訊具



以實聞於是光昇等復勘實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俱有顯迹前據未盡其辜請亟正典刑以洩天下之憤得旨是迎情既會問得實世蕃龍文即時處斬所盜官銀財物家產令各按臣嚴拘二犯親丁盡數追沒入官毋令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行捕治嚴懲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其孫見在文武職官悉制職爲民餘黨逆和盡行逐治毋致貽患餘悉如擬疏內不言逆本是何法制姑不問已而江西撫臣勒勤彭孔及嚴氏家奴得其蔽匿奸盜推埋殺人及奪民田宅子女侵匿嚴氏工料等銀罪狀論孔等六人坐死繫獄其家奴嚴進壽等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五十一

刑

二十七人各遣配有差

初法司奏上世蕃獄認籍沒其官產解部濟邊至是內承運庫太監崔敏奏先年籍沒逆犯江彬等家金銀及珠玉器皿各色段幣盡送內庫備賞賚供用今內藏鮮錯請如前例上詔戶部滿園大蠹其贓銀宜以一半官用一半濟邊金銀珍寶玩好首飾器皿等物悉收進內庫如無於林間并撫按有司處追補無令縱容諸奸逆作富於是戶部先進在京所沒貨物金四百八十餘兩珠五十兩諸珍玩器皿稱是餘俟江西解到續進該庫驗收仍令江西楊州二處贓物連行追解

遞按江西御史成守節上籍沒逆犯嚴世蕃江西家產金三萬三千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千九百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餘條金箱玳瑁等帶一百二十餘條金銀珠玉帶絲環等項三十三條件金銀壹盤杯箸等項二千八百八十餘件龍卵壹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千三百餘畝若珍珠瑪瑙石併諸好異物不可勝計受寄及借貸者計銀十八萬八千餘兩羅龍文家財銀十四萬二千二百餘兩部戶部會同都察院擬議上請已戶部會議言嚴氏家財銀兩宜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五十一

刑

送太倉遵照前旨以一半濟邊一半另貯候旨取進今寶等件進內庫所占官基盡數還官其餘器物房屋或宜留或宜變賣或解京俱聽本處巡按酌量區處受寄之家如原任大理卿萬宗副使袁應樞通判章澤經原熊克同知趙廉等開比爲姦俱宜革去冠帶行巡按御史追贓借貸者盡數追解至於嚴氏父子餘和濟慈今世蕃雖正典刑而嵩尚爲逆本惟聖明裁斷上曰嵩已處置矣萬宗等依擬田產店房但有租利者俱留與巡撫及南贛軍門爲兵餉邇來有司變賣田產往往徇情作弊所值價不及十之三其分籍送戶兵二部稽



餘俱允行已案應樞以寄頒後各遣成

火傳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袁輝致仕尋卒輝字慈中  
慈溪人嘉靖戊戌進士及第授編修遷侍讀學簡撰文  
甚稱 上旨自是春過日隆歷官禮部尚書入閣前後  
恩賜近臣中斷有其比至是引疾歸行至安山卒諡簡  
賜祭葬如例贈少師諡文榮一云輝受世蕃金力疾爲  
之圖維 上令致仕去

四月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俱兼武英殿大  
學士入閣時階屢請添補閣臣 上欲付之廷推以服  
人心階言羣臣才品無迥聖鑒不如簡自宸衷使改權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五十四

在上猶得取之之契也 上然之乃用訥春芳

十一月嚴訥罷

四十五年三月以吏部尚書郭朴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

尚書高拱兼文淵閣大學士

李春芳進吏部尚書

十一月給事中胡應嘉等論劾高拱不忠二事一言拱拜  
命之初即以直房狹隘移家屬於西安門外黃友藩歸  
無夙夜在公之意二言 皇上近稍違和大小臣工莫  
不額天所祐冀獲康寧拱乃私運直房器用於外似此  
舉動臣不知爲何心高拱疏辯曰臣蒙 皇上隆恩進

閣入直賜以直房前後四重爲楹十有六前此入直之

臣並未由此而臣獨得之方自榮幸以爲奇遇乃諸臣  
嫌其狹隘豈人情乎緣臣家貧無子又鮮健僕乃移家  
就近便取衣食爲久侍 皇上之計不意科臣借此誣  
臣私出 皇上試問內臣官校其有無灼然可知在職  
諸臣每遇紫皇殿展禮必攜所用器物而去旋即移回  
相率以爲故事乃誣臣移之出外尤爲不根今臣日用

常物咸在直房 陛下試一賜驗其有無又可瞞失應  
嘉前此本無怨於臣每見亟稱臣爲大才近因臣親工  
部侍郎李登雲被應嘉劾罷疑臣憾之遂乘間論臣夫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五十五

臣才德淺薄不堪重任若只以不堪論去宜也而爲攻  
之不力則去之不果遂爾汗嘆不遺餘力本思臣之入  
直而反以爲出直昔則稱爲大才而今則論爲匪才情  
態反覆如此惟 皇上裁察有旨令拱供職如故按應  
嘉頗危之士時 上體久不豫而拱本 祿邸講官應  
嘉畏其將見柄用故極力攻之會 上病未省不然謂  
且不測拱自入直與玄與徐階惠顧相左應嘉又階同  
鄉拱以是疑階謂應嘉有所承望兩人齟齬愈甚互相  
排陷小人交構其間致黨禍應嘉一疏啟之云  
隆慶元年二月詔加李春芳郭朴少保高拱少保武



以吏部左侍郎陳以勳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爲左侍郎東閣大學士俱入閣

先是胡應嘉既論高拱及吏部考察族官應嘉復劾尚書楊博考察不公徐階郭朴擬旨黜之於是臺諫諸人疑其意出於拱修故怨階以黜應嘉語侵拱且言拱奸險積惡無異蔡京將來必爲國巨蠹章俱下所司階牽

於衆論乃改擬應嘉調外任而拱又擬歐陽一敬之疏謂階主之兩人之隙深矣拱上疏言往時應嘉劾臣親侍郎李登雲不數日而即入閣以此相防遂謂臣不樂直贊移家具以出賴先帝洪慈不加譴謫而應嘉一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輔臣考

五十六

擊不中相防愈深臣亦時謹避之矣乃應嘉去官而一敬論臣蓋一敬應嘉密友應嘉去一敬恐不得自安遂明爲此言挾臣以自固其言應嘉所奏一敬實與謀可知矣至謂臣奸橫比之蔡京誠何據哉近日人情不一國是紛然即無一敬之論臣亦欲乞身而況有此論乎古人云大臣不重則朝廷輕使傳之四方謂具有蔡京在位臣不足惜豈不取朝廷輕耶主報曰卿心行端慎朕所素知茲方切眷倚豈可因人言輒自求退宜即出視事不允辭

南京御史李復聘等劾奏高拱奸惡五事請罷之上以

其言不實切責復聘等令拱安心供職

給事中李貞元劾奏高拱剛復矯急無大臣體外姑爲求退之狀而內懷患失之心屢劾屢辯屢罷屢出中外指目轉相非笑非盛世所宜有願亟賜罷免或時加優禮以示曲全有旨責貞元資擢拱不自安力請去位上慰留之

三月加徐階少師李春芳郭朴高拱少傅陳以勳太子太保張居正禮部尚書

五月御史齊康以高拱屢被論劾意徐階主之乃疏論階險邪貪穢專權蠹國狀復言先帝欲建儲階堅執不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輔臣考

五十七

可及皇上登極有疑懼心遂詐稱病以嘗上意又與李春芳聲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今階春芳安心視事於是階疏辭言康劾臣過惡皆曖昧之事及謂父子請托則各部當事之臣可以召問俱不必辯至以建儲一事係臣阻撓尤爲妄誕臣昔在禮部曾四疏請立東宮不報及備員內閣先帝嘗問及傳繼於時恐啟他嫌以故不敢贊成而皇上之純孝曾懇懇爲先帝陳之至今繼進御札及臣所藏皆可查入亦何待臣之辯而後明也獨以父子蒙恩明逾已極履薄處危昔人所戒乞罷臣父子官以謝言者上慰留之春芳亦



具疏乞休

上亦溫旨答之於是給事中陳寶箴陽一

款等御史凌儒張樹等文章劾康爲拱門生聽其指授

宜置諸法而大理寺丞海瑞言階事 先帝無能改於

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

勤國事休休有容亦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

類其罪又浮於拱左都御史王廷言拱前後被劾不自

引咎輒復逞辯以故言者不已康懷奸挾私黨邪誤國

不重治無以慰人心定國是尚書楊傳侍郎連鳳翔樊

涿等各奏康妄言 上納其言乃降康二級調外而諭

爾階始康疏上利道諸臣集閣下相唾罵之一敬尤不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壬午

憤首疏論康而康亦論一敬互相指爲邪黨譁然攻訐

無復忌憚至於康疏雖妄然 上旣已洞察宜候聖斷

乃舉朝譁疏攻之亦非政體識者非之

高拱懇疏乞休許之時九卿大臣及南北科道官紛紛劾

拱極言罷疏是章特疏不下數十其持論稍平者勸

上亟賜拱歸以全大臣之體而其他詞不勝憤輒目爲

大克惡寺丞何以尚至請尚方劍誅拱以必去拱爲快

御史經按在遠方者轉相倣效即不言衆共趣之大抵

隨聲附和而已拱既稱病乞休疏屢上 上爲遣醫診

視官諭賜養恩禮有加焉拱終不出求去益堅 上知

不可復留乃設許命馳驛還鄉調治仍賜白金文綺遣

行人護送

御史龐尚鵬論郭朴員才使氣無相臣體 上以朴

先朝舊臣雅稱慎密向賜言妄不聽御史凌儒復言朴

往居父喪奪情赴召爲士論所鄙又言朴有老母病老

殆且死不思乞歸終喪傷敗風化於是朴求去益力章

三上始得允致仕朴爲人長者方徐階高拱兩人相攻

朴與拱同鄉頗懷不平及拱去向鵬等遂併劾朴云

二年正月進李春芳少師建極殿陳以勳少傅張居正少

保並武英殿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壬午

給事中張齊疏劾徐階其畧言階事 世宗十八年神劄

土木皆階所贊成及 世宗上賓乃手草詔屢數其過

階與嚴嵩處十五年締交連網曾無一言相忤及嚴氏

敗卒背而攻之階爲臣不忠與人交不信大節已久虧

矣比者各邊告急 皇上屢屢宣諭階畧不省聞惟務

暴交固寵擅作威福天下惟知有階不知有 陛下

上曰徐階輔弼首臣忠誠體國朕所素鑒張齊無敢肆

意詆誣姑調外任用

徐階疏言臣奉職無狀致遭人言孤負天恩慚悚無地據

奏所論除徐擬玄文雖先後同事不止臣一人然臣既



不能獨辭何所逃責永壽宮之殿臣因見 先帝宸居無所聖衷焦勞又係 成祖舊宮孝子慈孫似宜修復實不能諫止亦無所違罪其餘三端則於臣之職掌未合於臣之心事未克於人臣之大義未明臣不容無辨我朝革丞相設六卿兵事盡歸之兵部閣臣之職止是專擬非若督撫等官親臨邊塞幹理戰守之具也如齊所奏極升一節已經下部覆准施行而臣等恭遇 皇上登極之初擬上詔條先已及於招徠去冬會議邊防又已申明其說中間行之力與不力乃在邊臣非臣等所能代爲也今如齊奏必當使閣臣臨邊若宗祀之舍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卒

樽俎而代庖歟斯則於臣之職掌未合者也輔臣草詔是謂代言前歲 先帝所頒遺詔草雖具於臣手然實代 先帝言也臣於時欲於文字之間成 先帝之盛德贊 皇上之新政是以有恭愍成美瑞仗後賢等語實非敢彰 先帝之失也當遺詔之開讀也百姓萬民莫不感動號哭頌 先帝之聖增遺弓之思此在 皇上可訪而知也然則臣於 先帝爲毀與屬忠與斯則於臣之心事未克者也臣與嚴嵩同官其序在先其齒又長彼所行事臣安能盡與相違然中間難論細難固多其後事敗鄙應龍林潤等據公論以劾奏於外三法

司錦衣衛按公法以擬議於中 先帝秉公道以主張於上或親詣宸翰或親批章疏於時當父子之優罪又何待臣攻之斯則於人臣之大義未明者也職掌心事大義之所存不容不自故敢不避賈煩披瀝上奏伏乞聖明訓奪以謝言者 上令即出視事不必再辯七月餘階再上疏乞休許之特命馳驛遣行人護送以歸有司歲給入夫八名月給粟米六石仍賜階劄諭時李春芳陳以劾張居正皆以階內閣首臣請達政體力勸上留階 上謂階年高且求退再三故卒從所請而安勞賜予之隆一如楊廷和故事稱優備云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卒

兵部尚書霍冀刑部尚書毛傑給事中鄭大經御史郝杰等各上疏請留餘階 上俱假聞已而左都御史王廷等遂發給事中張齊奸利事言齊前奉命賞軍宣大時有鹽商楊四和者故與齊父棧相善齊入其賂數千金還爲言他邊商草餘鹽等數事皆窒碍難行爲徐階所格而四和兄事不遂復抵齊父索金踪跡頗露齊內慚且恐得罪乃借以攻階爲齟齬無狀宜正典刑 上以齊既受賄枉法今錦衣衛逮齊父子及諸疏內有名者送鎮撫司鞫實以聞

三年南京給事中王楨等論李春芳以親老求去再疏即



止因緣爲弟改官冒恩非分且言其父居家不檢恭芳不能幹責上切責賴等輕率妄言誹謗輔臣有失留體姑寬其罪奉芳上疏曰臣自隆慶二年以來乞休數四未蒙俞允及今年二月偶感飢疾復再跪乞骸呈上親酒宸翰鑒臣忠實臣用是感激捐軀不敢再贊乃請改弟職送母南歸若責臣以知止知足之義臣復何幹何至以臣不能勇退詆及臣父弟念臣惟知君命之當遵而不知人心之難測惟知親意之當順而不知物議之隨勝自蹈機穽其誰敢尤伏望鑒臣孤踪危懼即日放歸田里以作言官彈擊之氣示在位察職之警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本主

上報曰卿輔弼元臣忠誠體國朕所眷倚豈可以人言輒求休致宜卽出安心供職所辭不允八月命禮部尚書協詹事府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貞吉疏辭不允貞吉復於講筵陳謝上曰卿其盡心輔佐贊理政事貞吉復言近日朝廷紀綱邊方政務多有廢弛臣欲捐身任事未免致惑惟皇上主張於上臣不敢負任使以干明典上然之十二月起高拱以原官不妨閣務兼掌吏部事務拱辭不允命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俱免奏事承旨四年二月先是趙貞吉與尚書霍冀誠督制不合令其郊

人給事中楊鑾論冀誠貞吉嘖之乃上疏曰臣以無狀忤貞吉積憾於臣不得已而乞休與他無故求去者不同先是嘉靖四十年議歲出入戶部左右侍郎一人駐薊鎮總理糧餉時貞吉爲戶部右侍郎嘗行統不官往衆乃舍貞吉竟以臨事避難吉被劾罷去疑臣使之其私憾於臣一也去年上采輔臣居正議將行大閱貞吉乃倡詆言挾三輔臣與之異議其私憾於臣二也貞吉議處失事邊臣劉寶田世威及趙嵩等輕重任意以臣等不能阿從呼名大罵其私憾於臣三也貞吉欲更營制臣謂祖宗舊規不宜輕改已而廷臣集議皆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本主

如臣言其私憾於臣四也貞吉與臣勢不兩全乞罷臣以謝貞吉貞吉疏辭曰往臣爲嚴嵩所逐起官戶部四十餘日尋爲張益所論罷益乃嵩之親黨使劾臣於冀何與臣方以得去爲幸於冀又何憾大閱有期會近關虜警督綏旬日尋卽舉行此時臣初入閣旁附名疏未安得主之請釋二將意出三輔臣彼皆人傑也何至爲臣所誘趙嵩失律與主將李世忠申繼岳同而與副將劉寶田世威不合臣據法持議何憾之有至於營制之議與臣相忤乃在近日去鑾論冀之時甚遠臣何以預知冀不從臣議而先憾之哉冀益自知賍私狼籍不爲



清議所容而臣兼風紀之司故慮干犯不避之名違無  
端之謗欲俾臣與之俱去臣備員近臣義深責重必符  
辨明然後請散骨耳願將銘奏付法司嚴訊有無仍明  
諭朝堂爲人臣者無若真以貪被劾不知引退肆謬近  
臣以傷國體也 上覽疏不悅降旨責讓真令間住而  
慰諭貞吉

趙貞吉再疏乞休言 上初御極徵用海內人士獨拔臣  
於衆人之中而冀諸輔弼之列此乃臣千載一遇也願  
臣匪適用之才無以仰副錄用之意入閣數日即有大  
同功罪之擬數月又有營制分合之議從此漸生論議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六十四

四

以致被誣紛敗臣以自悼生悲而傷其竟又以他防生  
懼而模其鬼惟 上念臣孤危察臣哀懼比照近日尚  
書愷都御史廷例俾得生還以見丘墓有詔勉留已科  
臣張鹵鄭大經舒化等交章請罷真而戒貞吉言貞吉  
欲以楊銘奏付法司恐非古待大臣稱置豈不飾之義  
且尚書專官事非停逆原無究問之條若言官論入一  
一逮問殊非事體於是貞吉求去益力 上手詔答曰  
卿廉直老成忠誠任事豈可以人言求退其即出輔贊  
以副眷倚毋再辭是日錄辦疏亦下置不問

六月辛未奏復姓呂從之

進李春芳中極殿高拱建極殿趙貞吉 上保  
七月陳以勤四疏乞致仕 上察其誠懇優許之仍加  
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致仕給驛遣官護行有司月給  
與廩以勤子縉脩于陞請送父還鄉許之

十一月給事中韓楫劾奏貞吉庸懶以議改京營爲變亂  
奏保嚴清爲欺罔又謂考察科道時貞吉實已不與始  
倡遊言妄爲歸咎指斥朝政暗邀人心至於得旨會同  
遂逞胥臆稍涉親故即巨蠹元兇極力救解曾絕觸忤  
即端人議論恣意詆排使與大計必且嫉遠貞吉修復  
嫌怨非所以飭吏治重鉅典也請罷之貞吉疏辯口臣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六十五

四

奉公孤立夙夜屢招物議嘗求致仕未蒙俞旨微側目  
於臣日思擠排五月內乞歸屢懇未得方擬再疏會以  
勦先乞骸骨無何又會騰警臣我不當求去今秋防事  
畢大祀禮成計披個誠辭未及撰而韓楫之論劾又至  
矣夫科言官也公朝之臣也今之劾臣果爲公朝誤持  
正論乎抑爲私門排擊異已乎殿內毛舉數事皆先奉  
旨處分臣不敢質辯但其惡臣之深者直爲近日乞止  
科道考察一事與高拱之意不合恭拱欲藉手聖諭以  
報復私憤以張大成權故臣冒死陳情以阻其謀既不  
得命卽至吏部同拱等考察說就焉惟拱言是聽臣謂



臣極力救解恣意詆誹者指何人乎考察之事甚密樞  
亦考察數深何人以此言告之乎臣欲沮拱之擬復公  
乃反謂臣欲爲報復之地可平揖又勅臣爲請廣夫人  
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往奉特旨兼掌  
院事臣不敢辭竊意 上以拱權太重故委臣以彈壓  
之司與之並立以分其權此明君御臣之術也今既十  
月矣健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他壞亂還法縱肆  
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能一言有任負使如  
此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夫樞乃背公植  
黨之人橫臣之門生羽翼也他日助成橫臣勢以至於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下 輔臣考下 六十六

摩天橫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於此已見其端矣臣  
放歸後願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以樹衆黨使後  
來奸臣欲盜威權以行已私者不得援此爲例 上手  
詔令貞吉致仕賜馳驛歸  
高拱上疏乞罷言臣昔病廢草野緣吏部尚書缺荷恩起  
用以原官掌部事是時貞吉亦有兼掌都察院之命臣  
與貞吉同出入且將一轍固未嘗有一言之忤也昨奉  
聖諭考察科道貞吉捧讀亦舉手加額曰此聖政也奉  
行者須從嚴覈勿事姑息乃令 上意其時欲臣邀與  
共事此時臣亦思事體重大不敢專行跪請與都察院

同舉而貞吉不知謂臣且獨行此事遂有請止考察之  
疏及臣得請貞吉即同臣入都變事亦未嘗有一言之  
忤也今忽不意有韓楫之奏貞吉遂以此爲辭夫考察  
科道聖諭也在 上心必有獨見豈故假臣以報復之  
地耶又豈臣之力敢請乞於 上以遂其報復耶此聖  
心所明與臣何預況今考察事舉久矣會否報復其事  
具在不惟在朝之人知之四海之人皆知之矣臣無庸  
辯也至謂臣壞亂還法縱肆大惡不知臣曾壞何法縱  
肆何事如其然國家自有憲典安所逃罪如其不然天  
下自有公論安可厚誣臣亦無庸辯也臣自入朝每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下

輔臣考下

六十七

見縉紳譏及貞吉率多畏苦之辭至側目而視臣每爲  
解曰貞吉剛直慷慨又 上所簡用不宜率爾彈擊以  
故人言火止而貞吉亦自以臣爲知己乃今以韓楫之  
奏果爲臣則前給事中張鹵御史王友賢等皆曾有言  
又何爲乎其理自明臣亦無庸辯也獨念臣與貞吉同  
官翰林三十餘年頃又同在內閣同受簡用分掌都院  
事朝夕相與乃誠意不能感乎其心一旦憤激若此則  
臣之薄德不亦甚乎至又謂臣當復還內閣不得久專  
大權但臣本庸劣分當引退不當但求解權而止願特  
賜罷免別選才賢以代臣任則國家用人允當而德薄



位高力小任重如臣者亦得免於顛危矣 上曰卿情  
政忠勤掌鈐公正朕所倚倚豈可引嫌求退宜即出安  
心供職不允辭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殷士儋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入閣  
辦事

晉張居正少傅建極殿

五年五月李春芳乞休疏凡五上 上察其誠懇乃許之  
優詔褒美特賜馳驛遣行人曹鏡設行命有司月給典  
廩

漢陽知府孫克弘者徐階同邑人也遭其家人孫五至京  
圖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六十八

師政妄傳爲階所使給事中韓楫宋之韓相與計欲尋  
端批根以中階五寄宿民家兩人奄至其臥內襲執之  
大索資裝求階事爲左驗而五所持獨克弘所與親故  
書他無所獲乃更引他事謂階子璫等侵盜本府起解  
錢糧各坐以不法并盡捕階家人圍居京師者據持治  
之御史王元賓受楫等指窮究其事執五等送法司因  
奏克弘爲緣陞還當能黜狀并極言詆階於是克弘坐  
革職閑住而喜事干進之徒益務踪跡階事爲奇貨矣  
十月御史趙應龍論劾殷士儋因太監陳洪貪緣入閣士  
儋疏辭 上慰留不允未幾御史侯居良復論士儋始

進不正求退不勇大畧如應龍言於是士儋請益力始  
允致仕賜給路費銀兩欽幣驛以歸仍令有司月給  
典廩

高拱張居正言機務繁重請簡命賢才共圖治理得旨卿  
二人同心輔政不必更加

六年正月進高拱中極殿張居正少師

三月給事中曹大埰論高拱大不忠十事言前者 陛下  
聖體違和大小臣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若且過姻  
家刑部侍郎曹金飲酒作樂視 陛下之疾若罔聞知  
不忠一 東宮出閣講讀拱當每日進侍左右乃止欲

圖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六十九

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 陛下者事 東宮無人  
臣禮不忠二自拱復用卽以復讐爲事昔日直言拱罪  
如岑用賓二三十人一切降黜舉朝善類一空不忠三  
自拱掌吏部其不次起擢者皆其親戚鄉里門生故舊  
如副使曹金其子女親家也無一才能乃起陞至侍郎  
給事中韓楫其親愛門生也歷俸未久卽起陞通政其  
他不可勝紀不忠四科道官乃 陛下耳目拱乃欲蔽  
塞言路任其所爲故每選授科道卽先於部堂戒諭不  
許擅言大臣過失上蔽 陛下耳目以恣其奸計不忠  
五今科道多拱心腹凡 陛下微有取用卽交章上



至拱罪惡皆隱晦不言故內外皆知有拱而不知有陛下其結黨爲惡不忠六音嚴嵩止總理閣事未嘗兼吏部之權今拱久掌吏部不肯辭退用舍予奪皆其掌握臣等去謂惟其所欲在外撫按之舉刺不計在朝之清議不恤故其權之重過於嵩而其引用匪人排斥善類甚於嵩其專權放恣不忠七音嚴嵩止其子世蕃貪財納賄今拱乃親開賄賂之門如副使董文家餽六百金卽陞河南參政吏部侍郎張四維餽八百金卽取爲東宮侍班官其他暮夜千金之饋難以盡數故拱家新鄭屢被盜劫不下數十萬金雖跡大露人所共知其因

綱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七

權納賄不忠八原任經歷沈鍊論劾嚴嵩調發保安格順路楷乃阿嵩意誣鍊勾虜虛情竟殺之人人切齒痛恨陛下卽位大奮乾斷論順楷死天下無不稱快拱乃受楷千金強辯脫死善類忿怒不平不忠九原任操江巡撫吳時來先帝朝抗疏論嵩今所謂忠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原任大學士徐階受先帝顧命古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乃多方害之必欲盡之死地至於太監陳洪之間住出自陛下獨斷天下皆知其明拱思昔致仕時與洪密常諷小言官欲爲報復是黨洪而謂其不當去也俺答歸順惟陛下神威所致

拱乃揚言於人曰此非國家之威乃我之力也歸功於已不知上有陛下設使外夷聞之豈不輕視陛下哉不忠十語如先帝處嚴嵩故事特賜罷職別選公忠之臣以掌吏部以協理閣事則陛下雖靜養宮中而天下有泰山之安矣上責大璫妄言命調外任高拱上疏曰臣以京總學庸重任未職無狀以致人言引罪負恩安敢置辯但其中有上關大義下關名節者不敢不明其說前月聖體違和臣與同官張居正日夜在朝相對踰踏至廢寢食直待聖體就安乃始還家臣與曹金舉行婚姻之禮亦在聖體大安之後其日月可按

綱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七

也東宮講讀閣臣雖有提調之責而隨侍左右則會典未載禮部未行題請是前此所無也臣既不敢擅自入侍而心不自安所以有五日一叩之請蓋於舊日所無之事有加而非於舊日之事有減其事例可稽也俺答款順臣實與居正爲皇上始終謀畫力贊其成以少盡臣子報國之心既慶荷溫給嘉獎重賜陞陞臣等力辭竟不敢居其功而今謂臣歸功於已此聖明所洞鑒也自皇上召臣還閣兼掌銓務臣卽應操樞太重恐致顛危去歲辭免數四皆不獲請更蒙褒賚臣乃感激恭承竭力從事至今春復具辭疏以皇上方在



養不敢煩瀆而今謂臣專權不肯辭退亦聖明所洞見也此皆上聞大義也臣謹述其實如此臣拙愚自守雖能介深自來門無私謁片紙不入此舉朝廷精神與天下之人所共明知則使董文家終望已深是臣推爲參政官僚必慎擇年深老成之人而侍郎呂調陽等皆是皇上日講官不敢動侍郎張四維資望相應是臣與居正推爲侍班官乃謂文家銀金六百四維銀金八百果何所見又何所聞而不明言其指誣乎隆慶四年臣會審錄見路楷獄辭與律不合擬作有詞其後一年法司擬作可矜與臣無與臣家素貧薄至今猶如布衣時人

圖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卷三十二

皆見之曾未被盜則所謂劫去數十萬金者誠何所據此皆下聞名節者謹述其實如此至於其他指摘與臣謀國之忠偶執事之敬忽用舍之公私恩怨之有無皆昭然在人天下自有公議臣無庸說也但臣力小不足以勝重望輒不足以服人既經言官論列理宜引退幸特賜罷免上慰留曰卿忠清公慎朕所深知妄言者已處分矣宜安心輔政以副朕眷倚不允所辭

九卿諸大臣楊博等及給事中雜選等御史唐鐸等亦上疏請留高拱上俱是其言

四月給事中程文言輔臣拱鳴忠報國萬萬世永賴公司

一日無劉喬庸曹大莖潛構奸謀傾陷元輔有華國罪不可勝誅宜示遠竄或加罷斥章下吏部拱既視事乃覆言喬庸嘗供事潛邸効有勤勞大莖年少輕銳亦係言官未足添咎請宥喬庸復大莖職上不許曰此曹朋謀誣陷情罪可惡宜重治如法以卿奏姑從寬大莖如前旨喬庸降一級調外任於是以大莖判乾州喬庸知興國州

命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

圖朝典彙卷三十二

輔臣考下

卷三十二